国定教科書
尋常小学修身書
巻一 巻二 巻三 巻四
合冊

中国医学大成

（第二册）

原辑 曹炳章

主校 杨金萍　谭　红

协校 李志庸　樊正伦　潘桂娟
张　琨　赵含森　田思胜
高　萍　吴少祯　孔　立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大成 (2)/杨金萍等主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89-650-1

Ⅰ.中… Ⅱ.杨… Ⅲ.中国医药学-全集 Ⅳ.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107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645 千字
印 张:64.2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500
书 号:ISBN7-80089-650-1/R·649
定 价:116.00 元

《中国医学大成》整理委员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川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余瀛鳌　张灿玾　郭霭春　颜正华

主任委员 佘　靖

副主任委员 胡国臣　傅　芳　宋志恒　张年顺
田思胜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居英　孔　立　王　凯　王国辰
田思胜　冯兴中　李东晓　李世华
李振波　李志庸　刘清国　闫志安
芮立新　吴少祯　宋乃光　杨利平
杨金萍　张年顺　张林国　张　琨
胡国臣　赵含森　郭洪耀　夏魁周
高　萍　谭　红　樊正伦　潘桂娟

总 策 划 樊正伦　吴少祯

责任编辑 吴少祯

前　言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近代浙江鄞县曹妙乡人，商人曹显卿之子。炳章幼承庭训，学习经商，拜师于绍兴方晓安门下。时年尚少，即志在医，料理业务之余，则诵读医经，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其师见其可造，赠以《内经》、《金匮》及历代医书。自此，益刻苦自励，晨夕研求，历七载而妙悟医理，声誉鹊起。年二十余，应聘任春成及致大药栈经理，兼行医。此时，财力稍裕，则广收医药孤本秘籍，揣摩研读，学术益精。光绪癸卯（1903）年，浙江名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月报》，邀请炳章任编辑，遂得以同业于何氏，并钻研叶、薛、吴、王四家温暑治法，医道乃大行。先后应诊于同善、同义药局，并创办“和剂药局”，日治近百人，皆应手奏效，危险大症，无不药到病除，名望日隆，病家争先延致。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炳章出任绍兴分会评议，首倡改良药品，并创办医药卫生报，订正丸散方及炮制药物法，以身作则，旨在振兴中医，造福病家。1920年废止中医事起，炳章被公举为绍兴医药学会会长，与裘吉生等代表中医界赴南京请愿，并组织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南京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在此期间，他面对海禁开放，西学东渐，中医衰落之情状。应大东书局之请，奋而约集名医，遍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抄本，进行整理，共同批校圈注，补阙正谬。历三十年，于万种古籍中，精选出365种，编成巨帙，名曰《中国医学大成》。炳章不仅汇编此书，其自著医书亦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刊行外，尚有22种未梓，其手稿仍存。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为中医古籍的保存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在当时倍受中医界的推崇，认为此书是“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原书共计365种，分13类，曰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以及痘疹、推拿、疑难杂症等。每书均写有提要，以明此书之来历、内容之要点；每一类之中均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以便考证。可惜此书刊行未半，日本人侵入，印刷被迫中断，仅有136种问世。199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岳麓书社均将曹氏所刊之书影印出版。之后，岳麓书社又将曹氏已列书目而未刊的医书，稍作调整增补，作“续编”影印刊行，完成了曹氏未完成的大业。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对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秘籍。是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殆有万余种，约集名医，精校圈点，厘订精选365种。其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匮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匮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瘟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其次，系统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曹氏将其所选医籍分为13类，每一类之中则按朝代先后为序，每一种书之前有提要，简介全书要点，这样，尽管全书博大，但条理清晰、系统连贯，阅一书则遍览历代医论，窥一类则尽知各家学说，中医精论全在此书之中。再次，普及

推广了中医学术理论。当时正值废止中医案起之时，中医学术低迷衰微，此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支兴奋剂，使整个中医界振奋起来，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就对提高整体中医素质，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言，此书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治医者，非博览存书，无以阐明医术，医术不精，何谈着手成春？然秦汉至今，医书逾万，即使毕生考校，犹恐不能，况且一般人所购医书，版本不良，校勘不精，错误百出，怎能精通医理？此书一出，实为业医之准绳，医门之法律，而被称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即使现在也同样如此！

鉴于此，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新对此书（仅限于曹炳章厘定刊行的136种）进行点校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需要。

此次整理，在尽量维护原书风格的同时，进行了必要地调整，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几点原则，简述如下：

1. 全书以现代简化字，标点符号横排；

2. 由于版式的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律径改为“下”、“上”；

3. 出于今人的用字习惯，原书“已上”、“已下”一律径改为“以上”、“以下”，量词“钟”径改为“盅”；

4. 中药名称除将“黄耆”径改为“黄芪”外，一律不作改动；

5. 凡属书名，一律加书名号，不出注；

6. 如明显系由刊刻，抄写等所致的错误，则径予改正。如“灸甘草”改为“炙甘草”等等；

7. 原书眉批内容，移于相应章节中，前加“眉批”二字，不出注。

限于我们的整理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1997年6月

《中国医学大成》总目录

第一册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清） 张隐庵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 ……（清） 张隐庵
灵枢识 ……〔日〕 丹波元简

第二册

伤寒九十论 ……（宋） 许叔微
阴证略例 ……（元） 王好古
伤寒明理论 ……（宋） 成无己
（明） 吴学勉
伤寒兼证析义 ……（清） 张倬
伤寒贯珠集 ……（清） 尤在泾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 沈目南
张卿子伤寒论 ……（清） 张卿子
伤寒补例 ……（清） 周学海
伤寒来苏集(附论翼、附翼) ……（清） 柯琴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宋） 赵以德
（清） 周扬俊
沈注金匮要略 ……（清） 沈目南
金匮要略心典 ……（清） 尤在泾
金匮翼 ……（清） 尤在泾

第三册

脉经 ……（晋） 王叔和
玉函经 ……（唐） 杜光庭
重订太素脉秘诀 ……（明） 张太素
（清） 刘伯祥
脉语 ……（明） 吴昆
医灯续焰 ……（明） 王绍隆
脉说 ……（清） 叶子雨
望诊遵经 ……（清） 汪广庵
重订诊家直诀 ……（清） 周学海
临证验舌法 ……（清） 杨云峰
察舌辨症新法 ……（清） 刘恒瑞
脉学辑要评 ……〔日〕 丹波元简
针灸甲乙经 ……（晋） 皇甫谧
巢氏病源补养宣导法 ……（隋） 巢元方
（清） 廖平
针灸素难要旨 ……（明） 高武
〔日〕 冈本一抱子

第四册

瘟疫论 ……（明） 吴有性
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 ……（明） 吴有性
（清） 孔以立
（清） 龚绍林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张畹香
瘟疫明辨 ……（清） 戴天章
温热暑疫全书 ……（清） 周禹载
（清） 薛生白
（清） 吴正功
温证指归 ……（清） 周杓元
温热病指南集 ……（清） 陈平伯
南病别鉴 ……（清） 叶香岩
（清） 薛生白
（清） 薛公望
痧胀玉衡 ……（清） 郭右陶
疟疾论 ……（清） 韩善征
湿温时疫治疗法 …… 绍兴医学会
增订叶评伤暑全书 ……（清） 张凤逵
（清） 叶子雨
伏气解 ……（清） 叶子雨
伏邪新书 ……（清） 刘吉人
伏阴论 ……（清） 田云槎
羊毛瘟论 ……（清） 隋万宁
温热逢源 ……（清） 柳宝诒
随息居霍乱论 ……（清） 王士雄

瘟疫霍乱答问 ……（清） 陈蛰庐
霍乱审证举要 ……（清） 连文冲
鼠疫抉微 ……（清） 余伯陶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清） 吴鞠通
（清） 王士雄
（清） 叶子雨

第五册

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
（元） 葛文久
增订十药神书 ……（清） 周扬俊
（清） 陈修园
（清） 潘霨
痰火点雪 ……（明） 龚居中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
理虚元鉴 ……（明） 绮石
虚损启微 ……（清） 洪缵庵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何嗣宗
症因脉治 ……（明） 秦景明
（明） 秦之桢
周慎斋遗书 ……（明） 周慎斋
医原 ……（清） 石寿棠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
韩氏医通 ……（明） 韩懋
医林改错 ……（清） 王清任
医学举要 ……（清） 徐镛

第六册

一草亭目科全书 ……（清） 邓苑
异授眼科 ……（清） 胡芝樵
银海指南 ……（清） 顾锡
口齿类要 ……（明） 薛己
尤氏喉科秘书 ……（清） 尤乘
重订咽喉脉证通论 ……（清） 许槤
喉舌备要秘旨 ……（清） 佚名
包氏喉证家宝 ……（清） 包三德
重订囊秘喉书 ……（清） 杨龙九
正体类要 ……（明） 薛己
外科证治全生集 ……（清） 王洪绪
外科选要 ……（清） 唐芹洲
外科医镜 ……（清） 张贞庵
疡科全书 ……（清） 梁柘轩
痰疡法门 ……（清） 李子毅
徐评外科正宗 ……（明） 陈实功
（清） 徐灵胎

第七册

盘珠集胎产证治 ……（清） 施澹宁
（清） 严西亭
（清） 洪缵庵
胎产指南 ……（清） 单南山
重订产孕集 ……（清） 张曜孙
（清） 包兴言
女科切要 ……（清） 吴道源
经效产宝 ……（唐） 昝殷
女科经纶 ……（清） 萧赓六
校注妇人良方 ……（宋） 陈自明
（明） 薛立斋
慈幼新书 ……（明） 程凤雏
原痘要论 ……（清） 袁（佚名）
麻疹备要方论 ……（清） 吴砚丞
活幼心书 ……（元） 曹世荣
幼科直言 ……（清） 孟介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 佚名
幼幼集成 ……（清） 陈复正

第八册

眉寿堂方案选存 ……（清） 叶天士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清） 叶天士
（清） 徐灵胎
孙文垣医案 ……（明） 孙泰来
（明） 孙文来
三家医案合刻 ……（清） 叶天士
（清） 缪宜亭
（清） 薛生白
张畹香医案 ……（清） 张畹香
程杏轩医案 ……（清） 程杏轩
何澹安医案 ……（清） 何澹安

邵兰荪医案 ……（清） 邵兰荪
吴鞠通医案 ……（清） 吴 瑭
冷庐医话 ……（清） 陆定圃
柳洲医话 ……（清） 魏玉横
醧塘医话 ……（清） 张景熹
先哲医话 ……〔日〕 浅田惟常
潜斋医话 ……（清） 王士雄
友渔斋医话 ……（清） 黄退庵
对山医话 ……（清） 毛对山
客尘医话 ……（清） 计寿乔

第九册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隋） 巢元方
儒门事亲 ……（金） 张从正
重订灵兰要览 ……（明） 王肯堂
肯堂医论 ……（明） 王肯堂
知医必辨 ……（清） 李冠仙
研经言 ……（清） 莫枚士
医学读书记 ……（清） 尤在泾
读医随笔 ……（清） 周学海
市隐庐医学杂著 ……（清） 王严士
叶选医衡 ……（清） 叶天士
医学源流论 ……（清） 徐大椿
慎疾刍言 ……（清） 徐大椿
医暇卮言 ……（清） 程 林
医学心悟 ……（清） 程国彭

第十册

神农本草经 ……（魏） 吴 普
（清） 孙星衍
（清） 孙冯翼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元） 李东垣
（清） 王晋三
雷公炮制药性解 ……（明） 李中梓
……（清） 王晋三
重刊本草衍义 ……（宋） 寇宗奭
药征 ……〔日〕 吉益东洞
药征续编 ……〔日〕 村井 椿
刘涓子鬼遗方 ……（宋） 龚庆宣
医方考 ……（明） 吴鹤皋
圣济总录纂要 ……（清） 程云来

《中国医学大成》(第二册)总目录

伤寒九十论……(宋)许叔微著述(1)
阴证略例……(元)王好古编撰(25)
伤寒明理论……(宋)成无己撰述　(明)吴学勉校阅(63)
伤寒兼证析义……(清)张倬著述(101)
伤寒贯珠集……(清)尤在泾注(129)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清)沈目南编注(209)
张卿子伤寒论……(清)张卿子参订(283)
伤寒补例……(清)周学海撰著(397)
伤寒来苏集附:论翼、附翼……(清)柯琴编撰(417)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宋)赵以德衍义　(清)周扬俊注(583)
沈注金匮要略……(清)沈目南编注(697)
金匮要略心典……(清)尤在泾集注(819)
金匮翼……(清)尤在泾编集(889)

伤寒九十论

〔宋〕 许叔微 著述

《伤寒九十论》目录

辨桂枝汤用芍药证第一…… (5)
桂枝加附子汤证第二…… (5)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第三…… (5)
麻黄汤证第四…… (5)
大青龙汤证第五…… (6)
阳明可下证第六…… (6)
阳明蜜兑证第七…… (6)
肾虚阳脱证第八…… (6)
脐中出血证第九…… (7)
阴中伏阳证第十…… (7)
伤寒暴死证第十一…… (7)
夜间不眠证第十二…… (7)
大柴胡汤证第十三…… (8)
阳明急下证第十四…… (8)
伤寒自解证第十五…… (8)
热入血室证第十六…… (8)
筋惕肉瞤证第十七…… (8)
阳明当下证第十八…… (9)
桂枝加葛根汤证第十九…… (9)
葛根汤证第二十…… (9)
刚痉证第二十一…… (9)
厥阴证第二十二…… (9)
太阴证第二十三 …… (10)
太阳中暍证第二十四 …… (10)
指甲黑青证第二十五 …… (10)
瞪目直视证第二十六 …… (10)
舌卷囊缩证第二十七 …… (10)
循衣摸床第二十八 …… (10)
邪入大经证第二十九 …… (11)
太阳桂枝证第三十内并论桂枝麻黄青龙用药三证 …… (11)
桂枝证第三十一 …… (11)
少阴证第三十二 …… (11)
少阳证第三十三 …… (12)
两感证第三十四 …… (12)
三阳合病证第三十五 …… (12)
白虎加人参汤证第三十六 …… (12)
发热恶寒证第三十七 …… (12)
结胸可下证第三十八 …… (13)
结胸可灸证第三十九 …… (13)
汗后呃逆证第四十 …… (13)
漏风证第四十一 …… (13)
小便出血证第四十二 …… (13)
妊娠伤寒脚肿证第四十三 …… (13)
风温证第四十四 …… (13)
狐惑证第四十五 …… (14)
发黄证第四十六 …… (14)
湿家发黄证第四十七 …… (14)
黄人清道证第四十八 …… (14)
先汗后下证第四十九 …… (14)
太阳瘀血证第五十 …… (15)
阴病阳脉证第五十一 …… (15)
辨少阴脉紧证第五十二 …… (15)
青筋牵引证第五十三 …… (15)
下脓血证第五十四 …… (15)
刺阳明证第五十五 …… (16)
阴阳交证第五十六 …… (16)
阴阳易证第五十七 …… (16)
叉手冒心证第五十八 …… (16)
伤寒耳聋证第五十九 …… (16)
扬手蹶足证第六十 …… (16)
遗尿证第六十一 …… (17)
舌上滑胎证第六十二 …… (17)
衄血证第六十三 …… (17)
伤寒胁痛证第六十四 …… (17)
伤寒温疟证第六十五 …… (17)
发斑证第六十六 …… (18)
脏结证第六十七 …… (18)

阳结证第六十八 …… (18)
伤寒协热利证第六十九 …… (18)
胃热呕吐证第七十 …… (18)
霍乱转筋证第七十一 …… (19)
两胫逆冷证第七十二 …… (19)
汗后劳复证第七十三 …… (19)
汗后疮疡证第七十四 …… (19)
面垢恶寒证第七十五 …… (19)
伤寒下利证第七十六 …… (19)
伤寒闭目证第七十七 …… (20)
伤寒表实证第七十八 …… (20)
手足逆冷证第七十九 …… (20)
寒热类伤寒证第八十 …… (20)
失汗衄血证第八十一 …… (21)
脾约证第八十二 …… (21)
格阳关阴证第八十三 …… (22)
太阳阳明合病证第八十四 …… (22)
懊侬佛郁证第八十五 …… (22)
两手撮空证第八十六 …… (23)
下利服承气汤证第八十七 …… (23)
湿温证第八十八 …… (23)
血结胸证第八十九 …… (23)
六阳俱绝证第九十 …… (24)

伤寒九十论

宋 白沙 知可许叔微著述

辨桂枝汤用芍药证第一

马亨道，庚戌春，病发热，头痛，鼻鸣，恶心，自汗，恶风，宛然桂枝证也。时贼马破仪真三日矣，市无芍药，自指圃园，采芍药以利剂。一医曰：此赤芍药耳，安可用也？予曰：此正当用。再啜而微汗解。

论曰：仲景桂枝加减法，十有九证，但云芍药。《圣惠方》皆称赤芍药，《孙尚药方》皆曰白芍药。《圣惠方》，太宗朝翰林王怀隐编集，孙兆为国朝医师，不应如此背戾。然赤者利，白者补。予尝以此难名医，皆愕然失措。谨案：《神农本草》称，芍药主邪气腹痛，利小便，通顺血脉，利膀胱大小肠，时行寒热，则全是赤芍药也。又桂枝第九证云：微寒者，去赤芍药。盖惧芍药之寒也。惟芍药甘草汤一证云白芍药，谓其两胫拘急，血寒也，故用白芍药以补，非此症也。《素问》云：溏者阳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伤寒脉溏，身热无汗，盖邪中阴气，故阳有余，非麻黄不能发散。中风脉滑，多汗身寒，盖邪中阳气，故阴有余，非赤芍药不能劫其阴邪。然则桂枝用芍药，赤者明矣。当参《百证歌》。

桂枝加附子汤证第二

有一李姓士人，得太阳，因汗后汗不止，恶风，小便溏，足挛曲而不伸。予诊其脉浮而大。浮为风，大为虚，此证桂枝汤第七证也。仲景云：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三投而汗止，再投以芍药甘草而足得伸，数日愈。

论曰：仲景第十六证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以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盖第七证则为发汗漏不止，小便难，第十六证则为自汗，小便数。故仲景于证候纷纷，小变异，便变法以治之。故于汤不可不谨。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第三

戊申正月，有一武弁，在仪真为张遇所虏，日夕置于艎丹艎板下，不胜蜷伏，后数日得脱，因饱食解衣扪虱以自快，次日遂作伤寒。医者以因饱食伤而下之，一医以解衣中邪而汗之。杂治数日，渐觉昏困，上喘息高。医者怆惶，罔知所措。予诊之曰：太阳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此仲景法也。医者争曰：某平生不曾用桂枝，况此药热，安可愈喘？予曰：非汝所知也。一投而喘定，再投而濈濈汗出，至晚，身凉而脉已和矣。医者曰：予不知仲景之法，其神如此。予曰：仲景之法，岂诳惑后世也哉！人自寡学，无以发明耳。

麻黄汤证第四

乡人邱忠臣，寓毗陵蓦福寺，病伤寒。予为诊，视其发热，头疼，烦渴，脉虽浮数无力，

自尺以下不至。予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予于建中汤加当归、黄芪,令饮之。翌日,病者不耐。其家晓夜督发汗药,其言至不逊。予以乡人隐忍之,但以建中调理而已。及六七日,尺脉方应,遂投以麻黄汤。啜第二服,狂言烦躁且闷,须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

论曰:仲景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亦须顾其表里虚实,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虽暂时得安,亏损五脏,以促寿限,何足尚哉?昔范云为陈霸先属,霸先有九锡之命,期在旦夕矣。云偶感寒疾,恐不及豫盛事,请徐文伯诊视之。恳曰:便可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但恐二年后不复起尔。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以火烧地,布桃柏叶,设席置卧其上,顷刻汗解,以温粉扑之。翌日愈,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后二年果卒矣。夫取汗先期而促寿限,况不顾表里,不待时日,便欲速愈乎?毋见病家不耐三四日,昼夜促汗,医者顾利,恐别更医,随情顺意,鲜不致毙。故书此以为龟鉴。

大青龙汤证第五

何保义从王太尉军中,得伤寒,脉浮涩而紧。予曰:若头疼发热,恶风,无汗,则麻黄证也;烦躁,则青龙汤证也。何曰:今烦躁甚。予投以大青龙汤。三投汗解。

论曰:桂枝、麻黄、青龙,皆表证发汗药。而桂枝治汗出恶风,麻黄治无汗恶寒,青龙治无汗而烦,三者皆欲微汗解。若汗多亡阳为虚,则烦躁不眠也。

阳明可下证第六

一武弁李姓,在宣化作警,伤寒五六日矣。镇无医,抵郡召予。予诊视之,曰:脉洪大而长,大便不通,身热无汗,此阳明证也,须下。病家曰:病者年逾七十,恐不可下。予曰:热邪毒气并畜于阳明,况阳明经络多血多气,不问老壮,当下,不尔,别请医治。主病者曰:审可下,一听所治。予以大承气汤,半日,殊未知。诊其病,察其证,宛然在。予曰:药曾尽否?主者曰:恐气弱不禁,但服其半耳。予曰:再作一服,亲视饮之。不半时间,索溺器,先下燥粪十数枚,次溏泄一行,秽不可近。未几,已中汗矣,澈然周身。一时顷,汗止身凉,诸苦遂除。次日,予自镇归,病人索补剂。予曰,服大承气汤得差,不宜服补剂,补则热仍复。自此但食粥,旬日可也。故予治此疾,终身止大承气,一服而愈,未有若此之捷。

论曰:老壮者形气也,寒热者病邪也。脏有热毒,虽衰年亦可下;脏有寒邪,虽壮年亦可温。要之与病相当耳,失此是致速毙也。谨之。

阳明蜜兑证第七

庚戌仲春,艾道先染伤寒近旬日,热而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如常,神昏多睡。诊其脉,长大而虚。予曰:阳明证也。乃兄景先曰:舍弟全似李大夫证,又属阳明,莫可行承气否?予曰:虽为阳明,此证不可下。仲景阳明自汗,小便利者,为津液内竭,虽坚不可攻,宜蜜兑导之。作三剂,三易之,先下燥粪,次泄溏,已而汗解。

论曰:二阳明证虽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荡涤五脏,为无津液也。然则伤寒大证相似,脉与证稍异,通变为要,仔细斟酌。正如以格局看命,虽年月日时皆同,贵贱穷通不相侔者,于一时之顷,又能浅深也。

肾虚阳脱证第八

朱保义抚辰,庚戌春,权盐务。予一日就务谒之,见拥炉忍痛若不禁状。予问所苦,小肠气痛,求予诊之。予曰:六脉虚浮而紧,非但小肠,恐别生他疾。越数日再往,卧病已五日

矣。入其室，见一市医孙尚者供药。予诊之曰：此阴毒证，肾虚阳脱，脉无根蒂，独见于皮肤，黄帝所谓悬绝，仲景所谓瞥如羹上肥也。早晚喘急，未几而息已高矣。孙生尚与术附汤，灸脐下。予曰：虽卢扁之妙，无及矣。是夕死。故论伤寒，以真气为主。

论曰：伤寒不拘阴证阳证，阴毒阳毒，要之真气强壮者易治；真气不守，受邪才重，便有必死之道。何也？阳证宜下，真气弱，则下之便脱；阴证宜温，真阴弱，温之则客热便生，故医者难于用药。非病不可治也，主本无力也。经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阴胜则身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止。男子二八精气溢，八八止。妇人月事以时下，故七欲损也。男子精欲满，不欲竭，故八欲益也。如此则男妇身常无病，无病精气常固，虽有寒邪，易于调治，故曰二者可调。是知伤寒，真气壮者易治也。

脐中出血证第九

一妇人得伤寒数日，咽干，烦渴，脉弦细。医者汗之。其始衄血，继而脐中出血，医者惊骇而遁。予曰：少阴强汗之所致也。盖少阴不当发汗。仲景云：少阴强发汗，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而出，或从口鼻，或从耳目，是为下厥上竭，此为难治。仲景云无治法，无药方。予投以姜附汤，数服血止，后得微汗愈。

论曰：本少阴证而误汗之，故血妄行自脐中出。若服以止血药，可见其标而不见其本。予以治少阴之本，本用姜附汤，故血止而病除。

阴中伏阳证第十

乡人李信道，权狱官。得病六脉俱沉不见，深按至骨则弦细有力，头疼，身温，烦躁，手指末皆冷，中满，恶心。更两医矣，而医者不晓，但供调药。予往视之，曰：此阴中伏阳也。仲景方无此证，而世人患者多。若用热药以助之，则阴血隔绝，不能引导其阳，反生客热。用寒药，则所伏真火愈见销铄。是须用破阴丹，行气导水夺真火之药，使火升水降，然后得汗而解。予令以冷盐汤下破阴丹三百丸，作一服。不半时，烦躁狂热，手足渐温，谵语躁扰，其家甚惊。予曰：汗证也。须臾稍宁略睡，澉然汗出，自昏达旦方止，身凉而病除。破阴丹方硫黄、水银各一两，结一沙子，青皮半两，为末，面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冷盐汤送下。出《中藏经·方脉举要》。

伤寒暴死证第十一

己未岁，一时官病伤寒，发热，狂言，烦躁，无他恶证，四日死。或者以为两感，然其证初无两感证候。是岁得此疾，三日四日死者甚多，人窃怪之。予叹曰：是运使然也。己为土运，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盖太乙天符为贵人。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除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谓之异也。又曰：臣为君则逆，逆则其病危，其害速 。是年少宫土运，木气大旺，邪中贵人，故多暴死。气运当然，何足怪也。

夜间不眠证第十二

陈姓士人，初得病，身热，脉浮，自汗。医者麻黄汤汗之。发热愈甚，夜间不得眠，头重，烦闷，心悸。此中风证强责汗之过也。仲景云：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燥，不得眠，其人欲得饮水者，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愈。予先与猪苓汤，次投之以当归、地黄、麦门冬、芍药、乌梅之类为汤饮之，不汗而愈。

论曰：《黄帝针经》曰：卫气者，昼行阳，夜行阴，卫气不得入于阴，常行于外，行于外则阳满，满则阳跷盛而不得入于阴，阴虚则夜不得眠也。今津液内竭，胃中干燥，独恶于阳，阴

无所归，其候如此。故以当归、地黄补血，用乌梅以收之，故不汗自愈。

大柴胡汤证第十三

羽流蒋尊病，其初心烦喜呕，往来寒热。医初以小柴胡汤与之，不除。予诊之曰：脉洪大而实，热结在里，小柴胡安能除也？仲景云：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二服而病除。

论曰：大黄为将军，故荡涤湿热，在伤寒为要药。今大柴胡汤不用，诚误也。王叔和曰：若不加大黄，恐不名大柴胡，须是酒洗生用乃有方。昔后周姚僧垣名善医，上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上弗从，服之，遂不起。乃至元帝有疾，诸医者为至尊至贵，不可轻服，宜用平药。僧垣曰：脉洪而实，必有宿食，不用大黄，病不能除。上从之，果下宿食而愈。此明合用与不合用之异也。

阳明急下证第十四

乡里豪子得伤寒，身热，目痛，鼻干，不眠，大便不通，尺寸俱大，已数日矣。自昨夕，汗大出。予曰：速以大柴胡下之。众医骇然，曰：阳明自汗，津液已竭，当用蜜兑，何故用大柴胡药？予曰：此仲景不传妙处，诸公安知之。予力争，竟用大柴胡，两服而愈。

论曰：仲景论阳明云：阳明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谓已自汗，若更下之，岂不表里俱虚？论少阴云：少阴病一二日，口干燥者，急下之。人多谓病发于阴，得之日浅，但见干燥，若更下之，岂不阴气愈盛也？世人罕读，予以为不然。仲景称急下之者，亦犹急当救表，急当救里。凡称急者急下之，有三处，才觉汗出多，未至津液干燥，速下之，则为径捷，免致用蜜兑也。盖用蜜兑，已是失下，出于不得已耳。若胸中识得了了，何疑殆之有哉！

伤寒自解证第十五

闽人李宗古得疾，口中气热，唇干，屈体卧，足冷，舌上有胎。予诊之，尺寸俱紧。或者谓气热口干，疑其阳盛；蜷卧足冷，疑其阴胜，而又阴阳俱紧，是诚可疑也。若不熟读仲景方法，何能治？予曰：尺寸俱紧，是寒邪胜也。仲景云：阴阳俱紧，法当清邪中于下焦。又云：阴阳俱紧，口中气出，唇干舌燥，蜷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来，其人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盖已上证候，皆是阴盛阳弱，故仲景云勿妄治者，诚恐后人之疑也。故予以抑阴助阳温剂与之，紧脉渐退，四体和，不汗而自解矣。

热入血室证第十六

辛亥二月，毗陵学官王仲景妹，始伤寒七八日，昏塞，喉中涎响如锯，目瞑不知人，病势极矣。予诊之，询其未昏塞以前证，母在侧曰：初病四五日，夜间谵语，如见鬼状。予曰：得病之初，正值经候来否？答曰：经水方来，因身热病作而自止。予曰：此热入血室也。仲景云：妇人中风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夜则谵语，发作有时，此为热入血室。医者不晓，例以热药补之，遂致胸膈不利，三焦不通，涎潮上脘，喘急息高。予曰：病热极矣，先当化其涎，后当除其热，无汗而自解矣。予急以一呷散投之，两时间涎定得睡，是日遂省人事。自次日，以小柴胡汤加生地黄，三投热除，无汗而解。

筋惕肉瞤证第十七

乡里市人姓京，鬻绳为业，谓之京绳子。其子年近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脉弱，恶风，医者误以麻黄汤汗之。汗遂不止，发热，心痛，多惊悸，夜间不得眠卧，谵语，不识人，筋惕肉瞤，振振动摇，医者以镇心惊风药治之。予视

之曰：强汗之过也。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青龙汤。服之则筋惕肉瞤者，为逆也。惟真武汤可救之。仲景云：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予三投而大病除，次以清心丸、竹叶汤解余毒，数日差。

阳明当下证第十八

乡人李生病伤寒，身热，大便不通，烦渴，郁冒。一医以巴豆丸下之，下之虽得溏利，而病宛然如旧。予视之曰：阳明热结在里，非大柴胡、承气不可，巴豆止去寒积，岂能汤涤邪热温毒耶！亟进大柴胡，三服而溏利，中夜汗解。

论曰：仲景一百十三方，丸者有五，理中、陷胸、抵当、麻仁、乌梅也。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弹丸，煮化而服之，与汤散无异。至于麻仁治脾约，乌梅治湿蠹，故须小丸达下部。其他皆入经络，逐邪毒，破坚癖，导血，润燥屎之类，必凭汤剂也。未闻巴豆小丸以下邪毒，且如巴豆性热大毒，而病热人服之，非徒无益，而为害不小矣。李生误服不死，其大幸欤！

桂枝加葛根汤证第十九

庚戌，建康徐南强得伤寒，背强，汗出，恶风。予曰：桂枝加葛根汤证。病家曰：他医用此方，尽二剂而病如旧，汗出愈加。予曰：得非仲景三方乎？曰：然。予曰：误矣。是方有麻黄，服则愈见汗多，林亿谓止于桂枝加葛根汤也。予令生而服之，微汗而解。

葛根汤证第二十

市人杨姓者，病伤寒，无汗，恶风，项虽屈而强，医者与桂枝麻黄各半汤与之。予曰：非其治也，是谓项强几几，葛根证也。三投，濈濈微汗解。翌日，项不强，脉已和矣。

论曰：何谓几几？如短羽鸟之状，虽屈而强也。谢复古谓病人羸弱，须凭几而起，非是。此与成氏解不同。

刚痓证第二十一

宣和戊戌，表兄秦云老病伤寒，身热，足寒，颈项瘈疭。医作中风治，见其口噤故也。予诊其脉实而有力，而又脚挛，啮齿，大便不利，身燥无汗。予曰：此刚痓也。先以承气汤下之，次以续命汤调之，愈矣。

论曰：五常政大论曰：赫曦之纪，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痓。盖戊太阳寒水羽也，戊火运，正徵也。太过之火，上见太阳，则天气且刚，故其收齐而人病痓者，过气然耳。火木遇，故年病此证多刚痓。

厥阴证第二十二

里中一人，中表病，消渴甚，饮水不止，胸中热疼，气冲心下，八九日矣。医者或作中暍，或作贲豚。予诊之曰：证似厥阴，曾吐虫否？曰：昨曾吐蛔。予曰：审如是，厥阴证也。可喜者，脉来沉而缓迟耳。仲景云：厥阴为病，消渴，气上撞心，饥不欲食，食则吐蛔。又曰：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今病人饮水过多，乃以茯苓甘草白术桂枝汤治之。得止后，投以乌梅丸，数日愈。

论曰：病至厥阴，若太阳传者，三阴三阳皆已遍。惟恐脉强，则肝邪盛，脾土受克，故舌卷囊缩而死。今脉来迟缓而沉，则土脉得气，脾不受克，故有可喜之道。仲景云：卫气和，名曰缓；营气和，名曰迟；迟缓相搏名曰沉。又曰：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迟则阴气盛，骨髓满，精血生，肌肉紧。营卫俱行，刚柔相济，岂非安脉耶！

太阴证第二十三

曹生初病伤寒六七日，腹满而吐，食不下，身温，手足热，自利，腹中痛，呕恶心。医者谓之阳多，尚疑其手足热，恐热蓄于胃中而吐呕，或见吐利而为霍乱。请予诊，其脉细而沉，质之曰：太阴证也。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予止以理中丸，用仲景云如鸡子黄大，昼夜投五六枚，继以五积散，数日愈。

论曰：予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证阳证。盖仲景有三阴三阳，就一证中，又有偏胜多寡，须是分明辨质，在何经络，方与证候相应，用药有准。且如太阴、少阴，就阴证中，自有补泻，岂可止谓之阴证也哉！

太阳中暍证第二十四

毗陵一时官得病，身疼痛，发热，体重，其脉虚弱。人多作风湿，或作热病，则又疑其脉虚弱，不敢汗也，已数日矣。予诊视之，曰：中暍证也。仲景云：太阳中暍者，身热体痛，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予以瓜蒂散治之，一呷而愈。

论曰：仲景论暍有三证：一则汗出，恶寒，身热而渴，此太阳经中暍也。一则发热，恶寒，身疼痛，其脉弦细芤迟。一则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身热，疼痛重，而脉微弱。不可下，不可行温针，上二证皆宜用白虎加人参汤，后一证宜用瓜蒂散。方治不见于本论，而见于《金匮要略》，其脉证云：治太阳中暍，身热，疼痛，而脉微弱者，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宜瓜蒂散。盖谓此也。

指甲黑青证第二十五

乾明僧人病伤寒，目赤，颇渴，咽干，饮水无算，腰疼，身热，脉沉而微细，此少阴证也。姿纵不慎忌，乃饮水遂致痞气，痞气结聚，身如被杖，数日变为阴毒矣。脉见于皮肤上，大而且虚，鼻中如烟煤，甲青，须臾发喘，是夕死。

论曰：扁鹊云：手足爪下青黑者，死。宋迪《阳证诀》云：阴毒盛则指甲黑青，病至此则为不治。

瞪目直视证第二十六

田仲容得伤寒数日，身热，手足时厥，腹满，瞪目直视，狂言不识人。予诊之曰：不可治也，心肾俱绝矣。夜死。

论曰：仲景云：直视摇头，此为心绝也。又曰：狂言，反目直视，此为肾绝也。目者，五脏精华之所聚。今直视而不眴，则知五脏有死绝矣，故不治。

舌卷囊缩证第二十七

句容县豪子李姓，初得伤寒，手足冷，气上冲心，饥不欲食，脉紧而弦。予诊曰：厥阴悉具，脉有刑克，最忌舌卷囊缩。翌日，卷舌而死。

论曰：《内经》云：厥阴者肝也，肝者筋合之，筋者聚于阴器，络于舌本。厥阴之气绝，故舌卷而囊缩也。

循衣摸床证第二十八

仪真一妇病伤寒八九日，发热，昏闷不识人，手循衣缝，摸床，谵语，不识人事。他医不识，或汗，或利，旬日增甚。予诊之曰：此脉涩而小便不利，不可治也。翌日死。

论曰：华佗云：病人循衣摸床，谵语，不可治。仲景云：伤寒吐下后不解，下大便五六日，发潮热，不识人，循衣撮空，微喘直视，脉弦者生，脉涩者死。又云：小便利者，可治。今脉涩，小便不利，见其两死，不见一生，吾莫能为也。

邪人大经证第二十九

维扬谢康中，任仪真酒官，咽干，烦渴，腰疼，身热，脉细而微急。予诊视之曰：此真少阴证也。六经之中，少阴难治。少阴病传之经络，此证有补泻法，仲景泻者用承气，补者用四逆，误之则相去远矣。此证当温，勿以水证为疑也。予适以事出境，后七日归，则为他医汗之矣。经络既虚，邪毒流入大经之中，手足瘛疭，如惊痫状，其家狼狈求救。予曰：不可治也，予验此甚多，是谓邪入大经。不旋踵，其家已哭矣。

太阳桂枝证第三十 内并论桂枝麻黄青龙用药三证

乡人吴德甫得伤寒，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关以上浮，关以下弱。予曰：此桂枝证也，仲景法中第一方，而世人不究耳。使公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诸苦顿除。公曰：仲景法如此径捷，世人何以不用？予应之曰：仲景论表证，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桂枝则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此三者，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药对证之妙处，故今之医者，多不喜用，无足怪也。且脉浮而缓，中风也，故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仲景以桂枝对之。脉浮紧而涩，伤寒也，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皆疼，恶风，无汗而喘，仲景以麻黄对之。至于中风脉紧，伤寒脉浮缓，仲景皆以青龙对之。何也？予尝深究三者，审于证候脉息，相对用之，无不应手而愈。何以言之？风伤卫，卫、气也。寒伤营，营、血也。营行脉中，卫行脉外，风伤卫，则风邪中于阳气，阳气不固，发越而为汗，是以汗出而表虚，故仲景用桂枝以发汗，芍药以利其血。盖中风病在脉之外，其病稍轻，虽同曰发汗，特解肌之药耳。故桂枝证云：令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风，不可大发其汗，发其汗反动营血，邪乘虚而居中，故病不除也。寒伤营，则寒邪干于阴血，而营行脉中者也，寒邪客于脉中，非特营受病也，邪自内作，则并于卫气犯之，久则侵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热烦冤，仲景以麻黄大发其汗，又以桂枝辛甘助其发散，欲损其内外之邪，营卫之病耳。大抵二药皆发汗，而桂枝则发卫之邪，麻黄并卫与营而治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证云：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又第四十七证云：发热汗出者，此谓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风邪，宜桂枝汤。是知中风汗出者，营和而卫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也。麻黄汤中，并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欤。至于青龙，虽治伤寒见风脉，伤风见寒脉，然仲景云：汗出恶风，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故青龙一证尤难用，须是形证的当，然后可行。王实大夫证治中，止用桂枝麻黄各半汤代之，盖慎之也夫！

桂枝证第三十一

里间张太医家，一妇病伤寒，发热，恶风，自汗，脉浮而弱。予曰：当服桂枝，彼云家有自合者，予令三啜之，而病不除。予询其药中用肉桂耳。予曰：肉桂与桂枝不同。予自治以桂枝汤，一啜而解。

论曰：仲景论用桂枝者，盖取桂枝轻薄者耳，非肉桂之肉厚也。盖肉桂厚实，治五脏用之，取其镇重。桂枝清轻，治伤寒用之，取其发散。今人一例，是以无功。

少阴证第三十二

有人病伤寒数日，自汗，咽喉肿痛，上吐下利，医作伏气。予诊之曰：此证可疑，似是之

非，乃少阴也。其脉三部俱紧，安得谓之伏气？伏气脉必浮弱，谓非时寒冷，着人肌肤，咽喉先痛，次下利者是也。近虽有寒冷不时，然当以脉证为主，若误用药，其毙可待。予先以吴茱萸汤救之，次调之以诸药而愈。

论曰：仲景论伏气之病，其脉微弱，喉中痛，似伤寒，非喉痺也，实咽中痛，今复下利。仲景少阴云：病人手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证，法当咽痛而复吐利。此证见少阴篇。今人三部脉俱紧，而又自汗，咽痛下利，与伏气异。然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须讲熟此书，精详分别，庶免疑惑矣。

少阳证第三十三

市人周姓者，同里俱病，头痛，发热，耳聋，目赤，胸中满闷。医中见外证胸满，遂吐之。既吐后，病宛然在。又见其目赤，发热，复利之，病不除，惴惴然恂栗。予诊视之，曰：少阳误吐下之过也。仲景云：少阳中风，两耳无闻，目赤，胸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惊而悸。此当用小柴胡汤，今误吐下，遂成坏证矣。乃以牡蛎四逆汤调于前，继之以桂枝柴胡各半汤，旬日瘥。

论曰：仲景虽云三阳受病，未入于脏者可汗。然少阳脉弦细，则不可汗，将入少阴经也。若误吐下之，是逆也，且当以救逆，先待惊悸定，后治余证，此所谓急其所当先也。

两感证第三十四

族弟初得病，头痛，口干，烦渴。第三日，予往视之，则已耳聋囊缩，昏冒不知人，厥热，水浆不下矣。予曰：速治后事，是谓两感证，不可治矣。越三日死。

论曰：仲景论伤寒两感云：凡伤于寒，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又曰：两感病具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既云必死，又云治有先后，何也？大抵此病，表里双传，脏腑俱病，患此者，十无一生，故云必死。然仲景岂以已见而重诬后人哉！故有发表攻里之说，以勉后人，恐万世后，遇大圣而得之，不欲绝望于后人，仲景之心仁矣。

三阳合病证第三十五

有市人李九妻，患腹痛，身体重，不能转侧，小便遗失。或作中湿治。予曰：非是也，三阳合病证。仲景云见阳明篇第十证：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不可汗，汗则谵语，下则额上汗出，手足逆冷。乃三投白虎汤而愈。

白虎加人参汤证第三十六

从军王武经病，患呕吐，误为医者下之，已八九日，而内外发热。予诊之曰：当行白虎加人参汤。或云：既吐复下，是里虚矣，白虎可行乎？予曰：仲景云见太阳篇二十八证，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白虎加人参汤。证相当也。盖吐者，为其热在胃脘，而脉致令虚大，三投而愈。

论曰：仲景称伤寒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人参白虎汤主之。又云：伤寒，脉浮无汗，发热不解，不可与白虎汤。又云：脉滑，为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国朝林亿校正，谓仲景此法，必表里字差矣，是大不然。大抵白虎能除伤寒中暍，表里发热，故前后证或云表里俱热，或云表热里寒，皆可服之宜也。中一证称表不解不可服者，以其宜汗发热，此全是伤寒麻黄与葛根汤证，安可行白虎？林但见所称表里不同，便谓之差，是亦不思不精之过也。

发热恶寒证第三十七

人患发热，恶寒，自汗，脉浮而微弱，予以三服桂枝投之，遂愈。仲景云：太阳中风，阳浮

而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宜桂枝汤。

论曰：仲景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明下陷入阴中，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使阳气微，又大下之，使阴气弱，此谓医所病而然也。大抵阴不足，阳从之，故阳内陷发热。阳不足，阴往乘之，故阴上入阳中，则恶寒。阴阳不归其分，是以发热恶寒也。故孙真人云：有热不可大攻之，热去则寒起。

结胸可下证第三十八

维扬李寅始病头疼，发热，恶风。医者下之，忽尔心下坚硬，项强，短气，宛然结胸中证也。予曰：幸尔脉不浮，心不烦躁，非陷胸汤不可。投之，一宿乃下。

论曰：仲景言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于胃，因作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盖恶寒尚有表证未罢，而下之，故阳气内陷，阳内陷，病脉浮者，不可下，下之则死。结胸烦躁者必死。此是恶证，辨者仔细。

结胸可灸证第三十九

城东李氏子，年十八，病伤寒结胸，状如痉，自心至脐，手不可近，短气心烦，真结胸也，医者便欲下之。予适过其门，见其怆惶而无色。予曰：公有忧色，何也？曰：以长子病伤寒作结胸证，医者将下之而犹豫。予就为诊之，自关以上浮大，表证未罢，不可下也。曰：事急矣。予以黄连饼子，灸脐中数十壮，得气下，心腹软，继以和气解肌药，数日瘥。当时若下，定是医杀。

汗后呃逆证第四十

张保义得汗后呃逆，或者以胃虚则哕，故呃逆也。投以干姜、橘皮等汤，不下，命予治之。予曰：此证不可全作胃虚治，六脉尚躁，是余毒未解耳。投以小柴胡汤，两啜而愈。

漏风证第四十一

癸卯秋九月，牒试淮南僧台，同试有建阳彭子静得疾，身热，头痛，呕逆，自汗如洗，已数日矣。召予诊视，谓予曰：去试不数日，而疾势如此，为之奈何？予曰：误服药多矣，此证当先止汗，幸无忧也。予作术附汤与之，三投而汗止。次日，微汗漐漐，身凉，五日而得愈。

小便出血证第四十二

里人有病中脘，吐，心下烦闷，多昏睡，倦卧，手足冷，盖少阴证也。十余日不瘥，忽尔通身大热，小便出血。予曰：阴虚者，阳必凑之。今脉细弱，而脐下不痛，未可下桃仁承气，且以芍药地黄汤，三投而愈。

妊娠伤寒脚肿证第四十三

里巷一妇人，妊娠得伤寒，自腰以下肿满，医者或谓之阻，或谓之脚气，或谓之水分。予曰：此证受胎脉也，病名曰心实，当利小便。医者曰：利小便是作水分治，莫用木通、葶苈、桑皮否？曰：当刺劳宫、关元穴。医大骇，曰：此出何家书？予曰：仲景《玉函经》曰：妇人伤寒，妊娠及七月，腹满，腰以下如水溢之状。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劳宫及关元，以利小便则愈。予教令刺穴，遂瘥。

风温证第四十四

己酉，虏骑破淮阴，疫疠大作，时有王朝奉寓天庆得疾，身热自汗，体重难以转侧，多眠，鼾睡，医作三阳合病，或作漏风证，治之不愈。予曰：此风温病，投以萎蕤汤、独活汤，数日瘥。

论曰：仲景云见太阳病脉篇：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又云：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于风，变为风温。大抵温气大行，更遇风邪，则有是证。今当春夏，病此者多，医作伤寒漏风治，非也。不是火，不可下，不可大发汗，而仲景无药方，古法谓可取手少阴火，足厥阴木，随经所在而取之，故用萎蕤汤、独活汤辈为宜。若发热无下证者，当用知母石膏汤。误汗之，则防己黄芪汤救之。

狐惑证第四十五

句容县东豪子李姓者，得伤寒数日，村落无医，易师巫者，五六日矣，或汗下，杂治百出，遂成坏病。予时自江北避寇，遁伏江左，求宿于其家，夜半闻呻吟声，询之，云患伤寒逾旬矣。予为诊视，其脉见子上下，唇皆已蠹蚀，声嘶而咽干，舌上白胎，齿无色，予曰：病名狐惑，杀人甚急。乘烛为作雄黄丸、泻心汤投之，数日瘥。

发黄证第四十六

五月避地维扬，东面里沙中一豪子病伤寒八九日，身体洞黄，鼻目背痛，两膊及项头腰背强急，大便涩，小便如金。予诊曰：脉紧且数，其病脾先受湿，暑热蕴蓄子足太阴之经，宿谷相搏，郁蒸而不得泄，故使头面有汗，项以下无之。若鼻中气冷，寸口近掌无脉则死。今脉与证相应，以茵陈汤调五苓散与之，数日瘥。

湿家发黄证第四十七

人病身体疼痛，而黄，喘满，头痛，能饮食，大小便如常，或者多以茵陈五苓散与之。予诊其脉曰：大而虚，鼻塞且烦，其证如前，则非湿热与宿谷相搏，乃头中寒湿。仲景云：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而仲景无药方，其方见水气。删繁证云：治天行热毒，通贯脏腑，沉鼓骨髓之间，或为黄疸，须瓜蒂散。瓜蒂二七枚，赤小豆、秫米各二七枚，为末，如大豆许，内鼻中，缩鼻当出黄水。慎不可吹入鼻中深处。

黄人清道证第四十八

夏有高师病黄证，鼻内酸痛，身与目如金色，小便赤涩，大便如常，则知病不在脏腑。今眼睛疼，鼻额痛，则知病在清道中矣。清道者，华盖肺之经也。若服大黄，则必腹胀为逆。当用瓜蒂散，先合水，次搐之，令鼻中黄水尽则愈。如其言，数日而病除。

先汗后下证第四十九

己酉夏，一时官病伤寒，身热，头疼，无汗，大便不通，已五日矣。予适自外邑归城，访之，见医者治大黄芒硝辈，将下之矣。予曰：子姑少待，予适为诊视。视之脉缓而浮，卧密室中，自称恶风。予曰：病人表证如此，虽大便闭，腹且不满，别无所苦，何遽便下？于仲景法，须表证罢，方可下，不尔，邪毒乘虚而入内，不为结胸，必为协热利也。予作桂枝麻黄各半汤，继之以小柴胡汤，漐漐然汗出，大便通，数日愈。

论曰：仲景云：伤寒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拟欲攻之，当先解表，方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坚，实有燥屎，方可议下。若不宜下而遽攻之，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必笃，重者必死。

太阳瘀血证第五十

仇景莫子仪，病伤寒七八日，脉微而沉，身黄发狂，小腹胀满，脐下如冰，小便反利。医见发狂，以为热毒蓄伏心经，以铁粉、牛黄等药，欲止其狂躁。予诊之曰：非其治也，此瘀血证尔。仲景云：阳病身黄，脉沉结，小腹硬，小便不利，为无血；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也，可用抵当汤。再投，而下血几数升，狂止，得汗而解。经云：血在下则狂，在上则忘。太阳、膀胱经也，随经而蓄于膀胱，故脐下胀，自阑门渗入大肠，若大便黑者，此其验也。

阴病阳脉证第五十一

刘中道初得病，四肢逆冷，脐中筑痛，身疼如被杖，盖阴证也，急投金液来复之类，其脉得沉而滑。盖沉者，阴证也；滑者，阳脉也。病虽阴而是阳脉，仲景所谓阴证见阳脉生也。于是再灸脐下丹田百壮，谓手足温，阳回体热而汗解。

或问：滑脉之状如何？曰：仲景云翕奄沉名曰滑。古人论滑脉，虽云往来前欲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曾未若仲景三语而足也。翕，合也，言张而复合也，故云翕为正阳。沉，言脉降而下也，故曰沉为纯阴。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谓奄忽之间复降也。仲景论滑脉，方谓谛当也。

辨少阴脉紧证第五十二

玄华得伤寒六七日，烦昏睡，多呕吐，小便白色，自汗出。予诊其脉寸口尺中俱紧，谓曰：寒中少阴经中，是以脉紧，当作少阴治也。仲景云病人脉紧反汗出，亡阳也，属少阴证，当咽痛而复吐利。盖谓此也。

有难者曰：《脉诀》以紧为七表，仲景以紧为少阴，紧脉为阴耶？予曰：仲景云寸口脉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蜷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白胎，勿妄治也。又云：紧则为寒。又云：昔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又曰：寸口脉微，尺中紧，其人虚损多汗。由是观之，则是寒邪入经络所致，皆虚寒之脉也。其在阳经则浮而紧，在阴经则沉而紧。故仲景云：浮紧者，名为伤寒。又云：阳明脉浮而紧者，必潮热。此在阳则脉浮而紧者。仲景又云：病人脉阴阳俱紧者，属少阴。又云：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则阴常在，绝不见阳。又云：少阴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阴沉而紧也。仲景云：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欲知表里脏腑，先以浮沉迟数为定，然后兼余脉而定阴阳也。若于《脉诀》而言，则疏矣。故予尝谓伤寒脉者，当以仲景脉为准法。

青筋牵引证第五十三

吴德甫戊申春病伤寒，先寒后热，项筋强急，脚蜷缩不得伸。医得欲以麻黄辈除其颈强，又欲桂枝加附除其足缩。予曰：皆非治也。此时行疫气，病为青筋牵引。投以柴胡地黄汤，三服而病已。

论曰：庞安常论四时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湿毒者，春名青筋牵，夏曰赤脉攒，秋名白气狸，冬名黑骨温毒，四季中十八日名黄肉随。毒气在头项，使人青筋牵急，故先寒后热，脚缩不得伸，盖谓此。夫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小则方次一乡，亦有遍着一家者。悉由气运郁结，变成乖戾之气，人命遭之所成病者，能调护将理，庶可免耳。

下脓血证第五十四

远族人患伤寒，他医以阴证治之，硫黄、附子相继而进，旬日大胀，下脓血，或如赤豆汁。医尚作少阴证治，复下桃花汤治之。予因

诊视曰：所误多矣，表里虚，热气乘虚入肠胃，而又投以燥药，是以下脓血也。遂投梅煎散，数剂愈。

刺阳明证第五十五

庚戌五月，李氏病伤寒，身热，头痛，无汗，浑身疼痛，脉浮大而紧。予投以麻黄汤，数服终不得汗，又多用张苗烧蒸之法，而亦不得。予教令刺阳明，少间汗出，粲粲遍身一时间，是夕身凉病退。

论曰：刺热论云：热病先手臂痛，刺阳明而汗出。又曰：刺阳明出血，如大豆，病已。盖谓刺也，阳明穴，在手大指内侧，去爪甲角，手阳明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大凡伤寒热病，有难取汗者，莫如针之为妙。仲景云：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素问》云：病甚者，为五十九刺。其详在注中。

阴阳交证第五十六

里有张姓者，病伤寒，医汗之，汗虽出，身热如旧。予诊之曰：得汗宜身凉脉静喜食，今脉躁，身热，不食，狂言，病名阴阳交，不可治也。《素问》黄帝问：有温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病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名何疾？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能食，而不复热矣。汗者，精气。今汗出而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其寿可立而倾也。果半日死。

阴阳易证第五十七

己巳，邻人王友生以贩京为业，畜一婢，患伤寒，热八九日。予为治之，得汗而愈。未数日，生自病，身热，头重不欲举，目中生花，召予视之。予曰：是必伤寒初愈，妇人交接得之，即今阴头上必肿，小腹绞痛，然是阴阳易也。生曰：前患者婢，予意谓已安，遂与之交，翌日得此疾，良苦。予曰：失所治，必吐舌数寸而死。予作鼠粪，烧褌散等，以利其毒气，旬日安。

叉手冒心证第五十八

乙巳六月，吉水谭商人寓城南，得伤寒八九日，心下惕惕然，以两手扪心，身体振振动摇，他医以心痛治之，不效。予曰：此汗过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又云：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证。予投黄芪建中、真武及甘草桂枝，渐得平复。

伤寒耳聋证第五十九

戊申年，类试山阳，一时官病伤寒八九日，耳聋而无闻。楚医少阳治，意谓仲景称少阳受病，则胁痛而耳聋也。予诊之曰：两手脉弱而无力，非少阳证也。若少阳则渴饮水，心烦，但寐，咽痛，今俱无此证，但多汗惊悸，必汗过多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时，令病人咳而不咳者，两耳聋无所闻也。所以然者，因重发汗，虚故如此。病家曰：医者尝大发汗矣。遂投以真武白术附子汤辈，数日，耳有闻而愈。

扬手踯足证第六十

己酉，王仲贤患伤寒，发热，头痛，不恶风，身无汗，烦闷，脉浮而紧，八九日不退。予诊之曰：麻黄证也。所感多热，是以烦躁，遂投以麻黄汤三服。至暮，烦愈甚，手足躁乱，扬踯不止。或以为发狂，须用寒药。予争之曰：此汗证也，幸勿忧，切忌乱服药。守一时须，稍定，比寐少时，中汗出矣。仲景云：至六七日，三部大，手足躁乱者，欲解也，盖谓此耳。若行

寒剂，定是医杀。

遗尿证第六十一

城南妇人，腹满身重，遗尿，言语失常。他医曰：不可治也，肾绝矣。其家惊忧无措，密召予至，则医尚在座。乃诊之曰：何谓肾绝？医家曰：仲景谓溲便遗失，狂言，反目直视，此谓肾绝也。予曰：今脉浮大而长，此三阳合病也，胡为肾绝？仲景云：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厥冷，白虎证也。今病人谵语者，以不当汗而汗之，非狂言反目直视。须是肾绝脉，方可言此证。乃投以白虎加人参汤，数服而病悉除。

舌上滑胎证第六十二

丁未五月，乡人邢原辉病伤寒，寒热往来，心下郁闷，舌上白滑胎。予曰：舌上滑胎有数证，有阴阳脉紧鼻出涕者，有脏结而不可治者，有温瘴丹田有热者，有阳明胁下坚者。此证属阳明，宜栀子汤吐之于前，小柴胡继于其后，数日汗解而愈。

衄血证第六十三

睢阳张士美，病伤寒七八日，口燥饮水而不咽入，俄而衄血，脉浮紧，身热。医者云：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血者，属麻黄汤。予曰：不可。古人虽云当汗不汗，热化为血，此证亦有不可汗者。仲景云：阳明病，口燥，但欲饮水而不咽者，必发衄。衄家不可发汗，发汗则额上陷，不得眠，不能瞤。此只可用犀角汤、地黄汤，若当时行麻黄，必额上陷，直视不眠也。

伤寒胁痛证第六十四

董齐贤，病伤寒数日，两胁挟脐痛不可忍。或作奔豚治。予视之曰：非也。少阳胆经，循胁入耳，邪在此经，故病心烦喜呕，渴，往来寒热，默不能食，胸胁满闷，少阳证也。始太阳传入此经，故有是证。仲景云：太阳病不解，传入少阳，胁下满，干呕者，小柴胡汤主之。三投而痛止，续得汗解。

伤寒温疟证第六十五

友人孔彦辅，病伤寒，身大热，头痛，自汗，恶热，阳明证也。此公不慎将理，病未除，当风取凉以自快，越半月，寒热大交作。予再视之，则为坏病温疟矣。仲景云：若十三日以上，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病证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变成温疟，脉之变证，方治如法，乃小柴胡汤之类，加桂枝治之愈。

论曰：往来尝见一士人施疟方，以榜睢阳市肆，柴胡白虎之类也。俗人不问是何疟证，例用前方，往往反变大疾。呜呼！将欲济人，反致损人，岂理也哉！予尝谓疟证最多，有暑疟、食疟、脾寒疟，手足三阳三阴皆有疟，脾、肺、肾、肝、心、胃亦有疟，各各不同，安得一概与柴胡白虎汤耶！误治尚可拟议，惟脾寒、中暑二证，若水火不相将。《素问》曰：夏伤于暑，秋为痎疟。又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始因伏暑，得秋气乃发，故先热后寒，或热多寒少，头目昏痛，虚则发战汗出，一时而止。盖心恶暑气，心为君，心不受邪，而心包络痰涎所聚，暑伏于涎中，岂比脾寒而厚朴草果所能驱，温疟而柴胡黄芩所能止也，非砒朱脑麝之属不能入。故暑疟脾寒患者多，而医者不识，妄投以寒药，真气先受病，所以连绵不已也。予尝精究疟证一病，须详审谛当，然后行药，十治十中，无有失者。众人以疟为难疗，予独

以为易治，要在别其证类，识其先后耳。因论温疟言及此，亦欲使患者知药不可妄投也。《素问·疟论》甚详，当精观之。

发斑证第六十六

族有乳媪，患伤寒七八日，发斑，肌体如火，脉洪数而牢，心中烦满不快，俄而变赤黑斑，其家甚惊惶。予曰：此温毒也。温毒为病最重，而年齿为迈，是诚可忧也。仲景云：伤寒脉洪数，阴脉实大，更遇湿热，变成温毒。温毒最重也，故斑疹生，心下不快，痞闷，遂以升麻玄参汤与之。日夜四五服，斑退而愈。

论曰：华佗云：伤寒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则可下也。若热毒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入胃，则胃烂。然热入胃，要须复下之，不得留在胃中也。胃若实，为致此病，三死一生。其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赤斑出者五死一生，黑斑出者十死一生，但看人有强弱耳。病者至日，不以时下之，热不得泄，亦胃烂斑出，盖此是恶候。若下之早，则热乘虚入胃，或下迟，则热入不得泄。须是乘机，不可失时，庶几轻可也。

脏结证第六十七

甲辰，盐商舣舟江次，得伤寒，胸膈痞，连胁下旁不可忍，饮食不进。予诊之曰：此非结胸，乃脏结也，不可救矣。脏结者，寸脉浮，关脉细小沉紧者，尚有白胎，痛引小腹则死。仲景云：痛引小腹入阴经者死。次日，痛引小腹，午时果死。

阳结证第六十八

豫章刘商人伤寒，发热，口苦咽干，腹满，能食，大便闭，医作阳明治。召予视，同坐。予问医曰：何以见证属阳明？医曰：仲景云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又云：阳明病若能食，名曰中风；不能食，名曰伤寒。又曰：少阳阳明者，胃中烦，大便难。是审兹三者，全是阳明证也。予曰：阳明之脉长而实，中风者，必自汗。今证虽阳明，然脉反见数，而身无汗，果可作阳明治否？医无以应。予曰：以仆观之，所谓阳结也。今计其日已十六日矣，来日当病剧，当与公治之。其家疑而不决，来日病果大作。亟召予曰：是阳结证也。仲景云：脉有阴结阳结，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此为实，名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期十四日当剧。今病者十七日而剧者，是其候也。乃投以大柴胡，两啜而病除矣。

论曰：仲景云：脉来蠕蠕如车盖者，名曰阳结。脉来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蠕蠕如车盖，则是浮是数之状，仲景所谓善取象矣。然则阳结何以十七日当剧？阴结何以十四日当剧？盖十七日，老阳少阳之数；十四日，老阴少阴之数也。老阳之数九，少阳之数七，七九计十六，更进一数。阳主动而其道常饶，又阳数奇故也。老阴之数六，少阴之数八，八六即十四日，不进者，阴主静，而其道常乏，又阴数偶也。如此盈虚消长，不能逃乎时数。

伤寒协热利证第六十九

庚戌四月，乡妇吴氏病伤寒，头疼，身热，下利不止。众医多以附子、理中、金液治之，烦躁而利愈甚。予诊之曰：脉迟而沉，若脐下热，则协热利也。投三黄熟艾汤，三服而利止渴除。渐投以解肌汗药，而得汗瘥。

胃热呕吐证第七十

丁未岁夏，族妹因伤寒已汗后，呕吐不止，强药不下，医以丁香、硝石、硫黄、藿香等药治之，盖作胃冷治也。予往视之曰：此汗后余热尚留胃脘，若投以热药，如以火济火，安能止也？故以香薷汤、竹茹汤，三服愈。

霍乱转筋证第七十一

夏钟离德全一夕病，上吐下泻，身冷，汗出如洗，心烦躁，予以香薷饮与服之。翌日遂定，进理中等调之，痊。

论曰：仲景云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而复作，更发热也。此病多由暑热，阴阳不和，清浊相干，饮食过伤，三焦搅乱。腹中撮痛，烦渴不止，两足转筋，杀人颇急，不可缓也。

两胫逆冷证第七十二

江西茶客吴某，病头痛如裹，两脚自膝以下皆冷，胸间多汗，时时谵语，医作阴证，治以附子辈，意其足冷而厥也。予诊其脉，关濡尺急，遂断以湿温脉证。其病先日受湿，而又中暍，湿热相搏，故此证成。急以白虎，三投而解。

汗后劳复证第七十三

有人伤寒，得汗数日，忽身热，自汗，脉弦数，宛然复作，断之曰：劳心所致也。神之所舍，未复其初，而又劳伤其神，营卫失度，当补其子，益其脾，解其劳，庶几便愈。医者在座，难之曰：虚则补其母，今补其子，出在何经也？予曰：出《千金方》论。子不知虚劳之证乎？《难经》曰：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此虚则当补其母也。《千金方》曰：心劳甚者，补脾气以益其心，脾旺则感于心矣。此劳则补其子也。盖母，生我者也；子，继我助我者也。方治其虚，则补其生我者，与《锦囊》所谓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同义。方治其劳，则补其助我者，与《荀子》未有子富而父贫同义。故二者补法，各自有理。医唯唯而退。

汗后疮疡证第七十四

李琛大夫病伤寒，发热，面目俱赤，气上冲，腹满，大小便闭，无汗，脉紧而长。予令服大承气汤，他医以小柴胡汤与之，不验，又以大柴胡汤与之，亦不效，又增大柴胡汤大剂，大便通，下燥屎得愈。乃夸曰，果不须大承气。予笑曰：公苟图目前，而不知贻祸于后，病虽瘥，必作疮疡之证。后半月，忽体生赤疮，次日，背发肿如盘，坚如石，痛不堪忍。渠以为背疽，忧甚，急召予。予曰：疮疡之证也，若当日服承气，今无此患矣。治以数日瘥。或者问何以知其疮疡之证？予曰：仲景云趺阳脉滑而紧者，胃气实，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疡。盖病势有浅深，药力有轻重，治者必察其病者如何。其疾势深，则以重剂与之；疾势轻，则以轻剂与之。正如持衡，锱铢不偏也。不然，焉用七方十剂！今病人毒邪如此深，须籍大黄、朴硝，荡涤脏腑经络毒气，利二三行，则邪毒皆去。今医小心谨慎，又不能了了见得根源，但以大柴胡得屎，因谓大便通行，便得安痊，不知遗祸于后，必疮疡，当时若听予言，岂有斯患。

面垢恶寒证第七十五

一尼病头痛，身热，烦渴，躁，诊其脉大而虚。问之，曰：小便赤，背恶寒，毛竦洒洒然，面垢，中暑也。医作热病治，但未敢服药。予投以白虎汤，数日愈。

论曰：仲景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又云：其脉弦迟芤细，何也？《素问》曰：寒伤形，热伤气。盖伤气不伤形，则气消而脉虚弱，所以弦迟芤细，皆虚脉而可知矣。

伤寒下利证第七十六

吕商得伤寒，自利腹满，不烦，不渴，呕

吐，头痛。予诊趺阳脉大而紧，曰：太阴证也。若少阴下利必渴，今不渴，故知太阴证。仲景云：自利不渴属太阴。调治数日愈。

论曰：或问伤寒何以诊趺阳？予曰：仲景称趺阳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脉经》云：下利脉大为未止，脉微细者今自愈。仲景论趺阳脉九十一处，皆因脾胃而设也。且如称趺阳脉滑而紧，则曰滑乃胃实，紧乃脾弱。趺阳脉浮而涩，则曰浮为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趺阳脉紧而浮，浮则腹满，紧则绞痛。趺阳脉不出，则曰脾虚，上下身冷，肤硬。则皆脾胃之设可知矣。大抵外证，腹满自利，呕恶吐逆之类，审是病在脾胃，而又参决以趺阳之脉，则无失矣。其脉见于足趺之阳，故曰趺阳，仲景讥世人握手而不及足。

伤寒闭目证第七十七

李思顺得伤寒，恶寒发热，口中气热如火不绝，七八日矣，而目闭不肯开。予诊其脉，阴阳俱紧，是必汗之而后下之故也，此坏证矣。病家曰：一医于三日前汗之不愈，一医复下之，而目闭矣。遂投以小柴胡汤，五啜而愈。

论曰：或问何以知其汗下而目闭？予曰：仲景称伤寒发热，口中气勃勃然，头痛目黄，若下之则目闭。又云：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目赤脉多，睛不慧，医复汗之，咽中伤，若复下，则两目闭。此坏证，须小柴胡汤，调之愈。

伤寒表实证第七十八

羽流病伤寒，身热，头痛。予诊之曰：邪在表，此表实证也，当汗之。以麻黄辈，数日愈。

论曰：或问：伤寒因虚，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为表实也？予曰：古人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为病则实。盖邪之入也，始因虚，及邪居中反为实矣。大抵调治伤寒，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何以明之？有表实，有表虚，有里实，有里虚，有表里俱实，有表里俱虚，予于表里虚实百证歌中，尝论之矣。仲景麻黄汤类，为表实而设也。桂枝汤类，为表虚而设也。里实，承气之类。里虚，四逆、理中之类。表里俱实，所谓阳盛阴虚，下之则愈也。表里俱虚，所谓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也。

手足逆冷证第七十九

酒家朱三者，得伤寒六七日，自颈以下无汗，手足厥冷，心下满，大便秘结。或者见其逆冷，又汗出满闷，以为阴证。予诊其脉沉而紧，曰：此证诚可疑，然大便结者，为虚结也，安得为阴？脉虽沉紧，为少阴证，然少阴证多自利，未有秘结。予谓此半在表，半在里也，投以小柴胡汤，大便得通而愈。

论曰：伤寒，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表半在里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也。难者曰：仲景云：病人脉阴阳俱紧，及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今云阴不得有汗，何也？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何以头汗出，则知非少阴？予曰：此说正是议论处。谓四肢冷，脉沉紧，腹满，全是少阴。然大便硬，头汗出，不得谓少阴。盖头者，三阳所聚，三阴自胸中而还，有头汗出，自是阳虚，故曰汗出为阳微，是阴不得有头汗也。若少阴有头汗，则九死一生。故仲景平脉法云：心者，火也，名少阴。其病，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为手少阴，肾为足少阴，然相与为病，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寒热类伤寒证第八十

一尼病恶风，体倦，乍寒乍热，面赤心烦，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时或有汗。他医以伤寒温疟治之。见其寒热往来，时方疫疠大作也，大小柴胡杂进，数日愈甚，转剧。予诊之曰：两手不受邪，厥阴脉弦长而上鱼际，此非伤寒，乃阴动不得阳也。此正与仓公治一绣女病同，投以抑阴等药，数日愈。

论曰：昔褚澄云：治师尼寡妇，则制方，盖有为也。师尼寡妇，独居怨旷，独阴而无阳，欲心萌萌，而不适其欲，是以阴阳交争，乍寒乍热，虚汗倦怠，全类温疟，久久成痨瘵矣。尝记《史书·仓公传》载济北王侍者绣女病，腰背寒热，众医皆为寒热也。仓公曰：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何以知之？诊其脉，肝部弦出寸口，是以知也。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男子精溢则思室，女子血盛则怀胎。肝摄血者也，今肝脉弦长上寸口及鱼际，则血盛欲男子之候也。然则治师尼寡妇，尤不可与寻常妇人一概论也。

失汗衄血证第八十一

里人秦氏子得伤寒，发热，身疼，骨节疼痛，恶风无汗，或者劝其不须服药，待其自安。如是半月矣，而病不除，不得已，召医治之。医至，问日数，又不审其脉与外证，但云已过期矣，不可汗下矣，且与调气药以止气。复延予，予诊其脉，浮涩而紧大，此麻黄证无疑者。但恐当汗不汗，化为衄血，必有是证。言未已，衄血作。予急以麻黄汤与之，继之以犀角地黄汤，血止汗解愈。

论曰：仲景云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或稍迟，病即传变，虽欲除，必难为力。今医不究根源，执以死法，必汗之于四日之前，下之于四日之后，殊不知此惑也。又云：病不服药，犹得中医，此为无医而设也。若大小便不通，必待其自瘥乎？盖前后不得溲，必下部腹胀，数日死矣，又况结胸、蓄血、发狂、发斑之类，未有勿药而愈者。知者知变，愚者执迷以取祸也。须是随病浅深，在表在里，或阴或阳，早为治疗，如救火及溺然，庶易瘥。《素问》云：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扁鹊望齐候而逃，其斯之谓欤！

脾约证第八十二

一豪子郭氏，得伤寒数日，身热，头疼，恶风，大便不通，脐腹膨胀，易数医。一医欲用大承气，一医欲用大柴胡，一医欲用蜜导。病家相知，凡三五人，各主其说，纷然不定，最后请予至，问小便如何？病家云：小便频数。乃诊六脉，下及趺阳，脉浮且涩，予曰：脾约证也，此属太阳阳明。仲景云：太阳阳明者，脾约也。仲景又曰：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者，大承气、大柴胡恐不当，仲景法中麻仁丸不可易也。主病亲戚尚尔纷纷。予曰：若不相信，恐别生他证，请辞，无庸召我。坐有一人，乃弟也，逡巡曰：诸君不须纷争，既有仲景证法相当，不同此说何据？某虽愚昧，请终其说，诸医若何，各请叙述，众医默默，纷争始定。予以麻仁丸百粒，分三服，食顷间尽。是夕，大便通，中汗而解。

论曰：浮者，风也；涩者，津液少也。小便频数，津液枯竭，又烁之以风，是以大便坚硬。乃以大黄朴硝汤剂荡涤肠胃，虽未死，恐别生他证。尝读《千金方》论脚气云：世间人病，有亲戚故旧，远近问病，其人曾不经一事，未读一方，诈作明能诡论，或言是虚，或言是实，或以为风，或以为虫，或道是水，或道是痰，纷纷语说，种种不同，破坏病人心意，莫知孰是，迁延未定，时不待人，忽然致祸，各自走散。凡为医者，要识病浅深，探讨方书，博览古今，是事明辨。不尔，大误人事。识者宜知，以为医戒。

格阳关阴证第八十三

张养愚患伤寒八九日以上，吐逆，食不得入，小便窒闭不通。医作胃热而吐，传入膀胱，则小便不通也。予诊其脉，寸口溢而尺覆，关中伏而不见，乃断之曰：格阳关阴证也。阳溢于上，不得下行，阴覆于下，不得上达，中有关格之病，是以屡汗而不得汗也。予投以透膈散，三啜而吐止，小便利而解。

论曰：或问何谓格阳关阴？答曰：《难经》云：关以前动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又曰：阴气太盛，阳气不得营，故曰关。阳气太盛，阴气不得营，故曰格。阴阳俱盛，不能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矣。《素问》曰：人迎四盛以上为格阳，寸口四盛以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仲景云：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小便不利，格则吐逆。又云：跌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由是言之，关脉沉伏而涩，尺寸有覆溢者，关格病也。何以言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在卦为泰。泰者，通也。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在卦为否。否者，闭也。今阳不降，上鱼际为溢，故其病吐逆，名为外格。阴不得上浮，入尺为覆，故其病小便不通，名为内关。此关格之异也。

太阳阳明合病证第八十四

有豪子病伤寒，脉浮而长，喘而胸满，身热头疼，腰脊强，鼻干，不得眠。予曰：太阳阳明合病证。仲景法中有三证：下利者，葛根汤；不下利，呕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满者，麻黄汤也。治以麻黄汤，得汗而解。

论曰：或问传入之次第，自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何哉？说者谓：阳主生，故足太阳水传足阳明土，土傅足少阳木，为微邪。阴主杀，故太阴土传少阴水，水传足厥阴木，为贼邪。少阴水传厥阴木，安得为贼也？故予以为不然。《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厥阴根起于大敦，名曰阴中之绝阴。大抵伤寒，始因中之气得之于阴，是以此传足经者，是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亦自然之次第也。故此篇因黄帝问三阴三阳之离合，岐伯自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而推之，且以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六经不得相失，则其序有授矣。不特此也，以六气在天而考之，厥阴为初之气，少阴为二之气，太阴为三之气，少阳为四之气，阳明为五之气，太阳为六之气，此顺也。逆而言之，则太阳而后阳明，阳明而后少阳，少阳而后太阴，太阴而后少阴，少阴而后厥阴。伤寒为病，在气则逆而非顺，自太阳而终厥阴也。

懊侬怫郁证第八十五

士人陈彦夫，病伤寒八九日，身热，无汗，喜饮，时时谵语。因下利后，大便不通二日，非烦非躁，非寒非痛，终夜不得眠，但心没晓会处，或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医者不晓何证，但宁心宽膈等药，不效。召予诊视，两手关脉长，按之有力，乃曰：懊侬怫郁证也。此胃中有燥屎，宜与承气汤。服之，下燥屎二十枚，次复下溏粪，得利而解。

论曰：仲景云：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微烦，胃中有燥屎，可攻，宜承气汤。又云：病者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怫郁不得眠者，有燥屎也，承气汤主之。盖屎在胃，则胃不和。《素问》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所以夜不得眠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坚者，必谵语。此所以时时谵言也。非烦非燥，非寒非痛，所谓心中懊侬也。声口叹息，而时发一

声，所谓水气佛郁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阴阳交和，是以其病得除。

两手撮空证第八十六

市人张某，年可四十，病伤寒，大便不利，日晡发热，手循衣缝，两手撮空，目直视急。更三医矣，皆曰伤寒最恶证也，不可治。后召予，予不得已往诊之，曰：此诚恶候，染此者，十中九死。仲景虽有证而无治法，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况经吐下，难于用药，漫以药与，若大便得通，而脉强者，庶可料理也。遂用小承气汤与之，一投而大便通利，诸疾渐退，脉且微弦，半月得瘥。

论曰：或问下之而脉得弦者生，何也？答曰：《金匮玉函经》云：循衣摸床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承气汤与之。余尝观钱仲阳《小儿诀法》，手循衣领，及乱捻物者，肝热也。此证《玉函》列在阳明部。阳明胃也，肝有邪热，淫于胃经，故以承气汤泻肝。而得强脉，则平而和，胃且坚不受，此百生之理也。予尝谓仲景云，不通诸医书以发明隐奥，而专一经者，未见其能也。须以古今方书，发明仲景余意。

下利服承气汤证第八十七

客有病伤寒，下利，身热，神昏多困，谵语不得眠。或者见其下利，以谵语为郑声，皆阴虚证也。予诊其脉，曰：此承气汤证也。众皆愕然，曰：下利服承气，仲景法乎？答曰：仲景云：下利而谵者，有燥屎也，属小承气汤。乃投以小承气，得利止，而下燥屎十二枚，俄得汗解。

论曰：《内经》云：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何谓反治？岐伯曰：寒因寒用，通因通用。王冰以为大热内结，注泻不止，热宜寒疗，结伏须除，以寒下之，结散利止，此寒因寒用也。小承气止利，正合此理。

湿温证第八十八

丙午岁，商人张皓季夏得疾，胸项多汗，四肢时冷，头痛，谵语。予诊其脉，关前濡，关后数，断曰：当作湿温治。盖先受暑，后受湿，暑湿相搏，是谓湿温。投以白虎加参，次以白虎苍术。头痛渐退，足渐温，汗渐止，数日愈。此病名贼邪，误服药则死。

论曰：或者难云：何谓贼邪？予曰：《难经》论五邪，有实邪、虚邪、正邪、微邪、贼邪。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者为贼邪，从所胜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又曰：假令心病，中暑者为正邪，中湿得之为贼邪。今心先受邪，而湿胜之，水克火，从所不胜，斯为贼邪，五邪之最逆者也。《难经》有云：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于阳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于阴部，暑气湿蒸也。故经曰：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是为贼邪也。

血结胸证第八十九

丁未岁，一妇患伤寒，寒热，夜则谵语，目中见鬼，狂躁不宁。其夫访予，询其治法。予曰：若经水适来适断，恐是热入血室也。越日亟告曰：已作结胸之状矣。予为诊之曰：若相委信，急行小柴胡汤等必愈。前医不识，涵养至此，遂成结胸证，药不可及也。无已则有一法，刺期门穴，或庶几愈。如教而得愈。

论曰：或问：热入血室，何为而成结胸？予曰：邪入经络，与正气相搏，上下流行，或遇经水适来适断，邪气乘虚而入血室。血与邪迫，上入肝经，肝既受邪，则谵语如见鬼。肝病则见鬼，目昏则见鬼。复入膻中，则血结于胸也。何以言之？盖妇人平居，经水常养于目，血常养肝也。方未孕，则下行之以为月水；既妊娠，则中蓄之以养胎；及已产，则上壅，得金化之以为乳。今邪逐之并归肝经，聚于膻中，壅于

乳下，非刺期门以泻不可也。期门者，肝之膜原。使其未聚于乳，则小柴胡尚可行之。既聚于乳，小柴胡不可用也。譬如凶盗行于闾里，为巡逻所迫，寡妇、处女，适启其门，突入其室，妇如为盗所迫，直入阴处以避之。盗蹑其踪，必不肯出，乃启孔道以行诱焉，庶几其可去也。血结于胸，而刺期门，何以异此。

六阳俱绝证第九十

一达官乘舟归，四月风雨，饮食不时，得疾如伤寒状，头重自汗，身体悉痛。医作中风湿证治，投以术附、姜附等汤，汗不止。单服附子及灸脐下，亦不止。予往视之，曰：六阳俱绝，不可治也。其汗必如珠，验之果然，半时卒。

论曰：《难经》云：六阳气俱绝者，阴与阳相离。阴阳相离则腠理开，绝汗乃出。汗出如珠，转而不流，夕占旦死，旦占夕死，此之谓也。盖病者之汗，有阳盛阴虚，阴盛阳虚。阳盛者，如骨蒸热病之汗，则流溢如润；阳绝者如此证，则凝聚而止。假如甑楅之蒸物，出汗而散者，阳盛之类也；假如置冰于金银瓦器中，汗出而凝聚不流，阳绝之证也。

昭文张金吾爱日精庐传抄本

阴证略例

〔元〕 王好古 编撰

序

人生天地间，而阴阳命之气，其受病亦不外乎此。医家言视证察脉，则必本诸阴与阳，自轩岐以来诸书可考也。至汉，长沙张仲景著《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其论气脉形声，以测人之脏腑经络之微，亦不过曰：如是为阳，如是为阴，如是为寒，如是为热，如是为有余，如是为不足，以决人之生死之变于朕兆之前，使夫学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详辨而勿失，则思过半矣！然混茫乎疑似之中，胶葛乎毫厘之间，自非精思入神，冥合造化，则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医也，皆聪明有道之士，如孙思邈、陶隐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迨夫叔世末流，多出于粗工庸人间，褒衣峨冠，挟方寸之囊，自命为医工，然试读其书，音读音豆且不知，况能索理于精微之地哉！如赵括之用兵，徒能诵其父之书，旋取覆败之祸。如又不能诵其书，则其为败宜如何哉！夫阴阳二证也，寒与温之味，从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诋訾。殊不知桂枝、承气之一倒置，则毙之患立见。异时承平贵人，挟朔方鞍马劲悍之气，加以膏粱肥浓之养，故糁以刚剂，往往而中。或者遂狃于此，以为人之为病皆然热，黜阴候不论，岂理也哉！且四方风土既殊，而人之禀受亦异，而一律按之，其可乎？盖亦求其至当而已矣。呜呼！中古以降，老寿少而夭阏多，岂真不幸与！盖医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杀人；儒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误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之为害之烈如此。夫窃尝谓受天地中和之性，得圣人公恕之学，不以利欲一毫入于其心，而后可以为儒为医矣！天地万物一理也，圣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况医乎！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后乃精研极思轩岐以来诸家书，驰骋上下数千载间，如指诸掌。予在大梁时，闻其名诸公间籍甚，独以未识为恨，今年秋来晋州，始得候先生于馆舍，观其气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与之游，甚闲暇，日出一编书授予，且谓予曰：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至于脉鼓击有力，加阳脉数倍，内伏太阴，发烦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误，积思十余年，盖考自岐伯，迄今洁古老人摄其精要，附以己说，厘为三十余条，有证有药，有论有辨，名之曰《阴证略例》，将锓以传，以诏后学，且与天下卫生之君子共之，子盍为我题其端。予退而伏读之，善之曰：异乎哉！未有是书也。其于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论阳证见阴脉者死，谓有外阳内阴，若与阳药犹可生。若及阴阳易分寒热，阴阳易随仲景三经用药，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学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书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难行，泛言无实者亦有之。然则是书之出，其知者必以为精思妙用所传，证以古今，不可诬也；其不知者则茫然无考，诋以为悠悠谈甚高难行也。予以为获一人贤者之知，不犹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则是书可以传信行世无疑矣！故内翰王君从之，尝题曰"世所未闻"，真知言哉！比先生过上党，主吾故人文之，疗数阴疾尤奇中，皆书中所可概见者。文之始亦骇，不敢用，及已试，叹曰：误人多矣！昔太仓公所上治验，太史氏列之传末，近代钱仲阳尝所治病，阎孝忠记于论证后。今从先生得所书主治次第，谨编如左方，亦足以证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讳廷圭，长平人，世亦号善医云。

岁癸卯冬十一月中瀚日王官麻革信之谨题

《阴证略例》目录

伊尹 扁鹊 仲景 叔和 活人 许学士 韩祇和 成无己 洁古老人

祭神应王文 …… (33)
岐伯阴阳脉例 …… (33)
问难附 又举言外意 …… (33)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 …… (33)
槟榔丸 …… (34)
煮黄丸 …… (34)
瓜蒂散 …… (34)
备急丸 …… (34)
金露丸 …… (34)
枳术丸 …… (34)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 …… (34)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 …… (34)
伤在厥阴 …… (34)
当归四逆汤 …… (34)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 (34)
吴茱萸汤 …… (35)
伤在少阴 …… (35)
通脉四逆汤加减四 …… (35)
四逆汤 …… (35)
伤在太阴 …… (35)
理中丸品药各从类生 昼三夜一 …… (35)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 …… (35)
问湿胜用丸问难附 …… (35)
理中汤加减八 …… (35)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 …… (35)
伊尹汤液论例 …… (36)
扁鹊仲景例 …… (36)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 …… (36)
仲景阴证例 …… (36)
吴茱萸汤二 …… (36)
四逆汤十一 …… (36)
通脉四逆汤二 …… (37)
当归四逆汤 …… (37)
白通汤 …… (37)
白通加猪胆汁汤 …… (37)
真武汤一 …… (37)
小建中汤二 …… (37)
理中汤杂证 …… (37)
理中丸二 …… (37)
桂枝附子汤一 …… (37)
附子汤 …… (37)
术附汤 …… (37)
姜附汤品 …… (37)
茯苓四逆汤 …… (37)
易老法霍乱吐泻 足阳明总摄六经 … (37)
霍乱与少阴证寒热同候 …… (38)
叔和阴脉例注仲景阴证具载 …… (38)
沉涩弱弦微 …… (38)
阴毒六歌 …… (38)
活人阴证例 …… (38)
三阴论 …… (38)
阴毒三阴混说 …… (39)
阴证似阳 …… (40)
阴盛格阳 …… (40)
阴阳易 分阴阳二 …… (40)
孙兆药 …… (40)
阴毒甘草汤问难 …… (40)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 …… (41)
附子散 …… (41)
正阳散二药无寒佐品 …… (41)
霹雳散 …… (41)
火焰散 …… (41)
论下膈行脏腑不可轻 …… (41)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 …… (42)

丹砂丸品 …… (42)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 …… (42)
肉桂散品 …… (42)
回阳丹 …… (42)
返阴丹品 …… (42)
天雄散 …… (42)
白术散 …… (42)
诸药寒佐品 …… (43)
许学士阴证例 …… (43)
阴毒三候 …… (43)
正元散 …… (43)
元阳丹 …… (43)
退阴散 …… (43)
五胜散 …… (43)
玉女散下血 …… (43)
运阳散 …… (44)
辨少阴紧脉证仲景悉附 …… (44)
破阴丹品 …… (44)
伏阳一证 …… (44)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 …… (44)
韩祗和温中例 …… (45)
三阴总论 …… (45)
温中汤加减 …… (45)
橘皮汤加减 …… (46)
七物理中丸加减 …… (46)
和解因时 寸口脉小 …… (46)
厚朴丸加减 …… (46)
白术汤 …… (46)
橘皮汤加减 …… (46)
二苓汤 …… (46)
灰包熨法品 …… (47)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 …… (47)
阳气下陷躁 …… (47)
阳证下之成阴 …… (47)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 …… (47)
海藏老人阴证例总论 …… (47)
神术汤三阳证加减 吹奶 …… (47)
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 (47)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 …… (48)
神术加藁本汤 …… (48)
神术加木香汤 …… (48)
白术汤 …… (48)
风温证加减四 …… (48)
黄芪汤 …… (48)
总叙阴证初病形状 …… (48)
调中丸附 …… (48)
问三四日后渐重必躁乱不宁者何也 …… (49)
理中丸 …… (49)
论阴证躁不躁死生二脉 …… (49)
问下之而其脉反大者何也 …… (49)
举古人论阴证例 …… (49)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 (50)
论宜灸不宜灸并汤沐四肢法 …… (50)
外接法 …… (50)
脐下六穴 …… (50)
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 (50)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三 …… (51)
论下血如豚肝 …… (51)
论阴阳二络 …… (51)
谵语死脉 …… (51)
论自汗分阴阳 …… (51)
论手足自汗 …… (51)
论四肢振摇 …… (51)
初病形状 …… (52)
论阴证始终形状杂举例 …… (52)
遍身青黑如花厥 …… (52)
伤寒发厥有阴阳 …… (52)
论阴证发渴 …… (53)
论阴证咳逆 …… (53)
阴证发热 …… (53)
论阴证大便秘 …… (54)
论阴证小便不通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 …… (54)
论阴证小便赤 …… (54)
论得后出余气而解 …… (54)
论狂言若有所失 …… (55)
问内感阴证有汗而解有无汗而

解者何也 …… (55)
附正阳丹 …… (55)
论脉次第 …… (55)
用附子法 …… (55)
论阴阳易分热寒 …… (55)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 …… (55)
扁鹊治阴阳方 …… (56)
仲景治阴阳方 …… (56)
《活人》猴鼠粪汤许慎本草说韭久根 …… (56)
竹皮汤 …… (56)
青竹茹汤 …… (56)
当归白术汤治妇人 …… (56)
发明仲景活人 …… (56)
妙香丸治杂病阴阳易证 …… (56)
附:海藏治验录 …… (60)

祭神应王文

窃以济世须医，去疾先药，论江方海，眩目骇心。人皆于此泥小技作当涂，视大经为何物，及其临诊，莫知所措。况夫病者虚实互见，寒热交分，气运加临，脉候不应，苟或圭黍之差，已有云渊之失。故有者甚而无者生，轻者危而重者毙，夭横盈郊，冤枉举世。每怜孑孑之幽魂，谁听嗷嗷之夜泣，痛矣如斯，心乎不已，耽嗜数年，哀成此集。总前圣之嘉言，为后学之法则，虽治伤寒，独专阴例，列古于前，评今于后，区别余三十条，收拾过二万字，不必泛天风、衡海波，尽在乎耳目矣！优而柔之，使自得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深有望于好生之君子，于戏欲广当世，敬以先神，伏冀鉴辉，庶几绵历。王好古惶恐顿首谨言。

圣贤所言阴证，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备矣；活人、许学士、韩祗和、成无己，又甚详矣。后人尚有采择未精，览读有阙，予所以从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内外之异，或不与经符，合之有色脉之殊，或不与方契，形候相若，似是而非，众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从而比类之。非帘视壁听，仿佛未真也，阴阳寒热，如辨黑白矣。使医者不动声色，蠲去疾疴，免横夭以无辜，皆康宁而得寿。予所愿也。每虑浅识，或有所遗，敬俟来贤，幸为改正。

壬辰岁夏四月初十日海藏老人古赵王好古序

岐伯阴阳脉例

《内经》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启玄子云：阳脉法也。少阳，胆脉也；太阳，膀胱脉也；阳明，胃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阳；二盛而躁，在手太阳；三盛而躁，在手阳明。手少阳，三焦脉；手太阳，小肠脉；手阳明，大肠脉。一盛者，谓人迎之脉，大于寸口一倍也。余盛同法。四倍已上，阳盛之极，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论》曰：格则吐逆。

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启玄子云：阴脉法也。厥阴，肝脉也；少阴，肾脉也；太阴，脾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手厥阴，心包脉也；手少阴，心脉也；手太阴，肺脉也。盛法同阳。四倍已上，阴盛之极，故关闭而溲不得通也。《正理论》曰：关则不得溺。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枢》曰：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

问难附　又举言外意

海藏云：岐伯阴阳二脉，王注为足经，却举《灵枢》手经，何也？答曰：正经既言五脏之本，又言脾胃、大小二肠、膀胱、三焦为仓廪之本，营之所居，经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故云仓廪。乃知手足经俱有，故言足经，而次举《灵枢》手经也。若躁为手经，不躁为足经。此王注虽举格阳为吐逆，关阴为不得溺，皆引正理为证以比之。大抵格阳关阴，亦岂止吐逆不得溺而已哉！至于上而不欲食，下而不得便，亦关格之病也，故易老有内伤之阴证，大意亦出于此。云岐子别有关格一转。

上此一条，举古人言外之意。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

论曰：人之生也，由五谷之精气所化，五味之备，故能生形。经曰：味归形。若伤于味，亦能损形。今饮食反过其节，肠胃不能胜，气不及化，故伤为脾。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或失四时之调养，故能为人之病也。经曰：气口曰坤，口乃脾之候，故脾胃伤。气口紧盛而伤者，有多少有轻重焉。如气口一盛，脉得六至，则伤于厥阴，乃伤之轻也，槟榔丸主之；

气口二盛，脉得七至，则伤于少阴，乃伤之重也，煮黄丸主之；气口三盛，脉得八九至，则伤于太阴，乃伤之尤重也，故填塞闷乱，心胸大痛，兀兀欲吐，得吐则已，俗呼为食迷风是也。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则死。宜吐之，以瓜蒂散。如不能，则无治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如伤之太甚，仲景三物备急丸下之。

海藏云：洁古所论内伤三经，盖出于《内经》，《灵枢》岐伯阴脉法。

槟榔丸

治饮食过多，心腹膨闷。

槟榔一分　木香一分　枳实半两，炒　牵牛头末，半两　陈皮去白，秤半两

上为极细末，醋糊丸，桐子大，米饮生姜汤下二十丸。

煮黄丸

治前症，甚则两胁虚胀。

雄黄一两，研　巴豆半两，去皮心膜，研如泥，入雄黄再研匀

上二味，入白面二两，同和研匀，滴水丸桐子大，滚浆内十二丸煮熟，漉入冷浆令沉，每一时辰，浸药冷浆下一丸，凡尽十二时也。不必尽剂，以利为度，否则再服。又治胁下痃癖痛，如神。

瓜蒂散

治大实大满，气上冲，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填塞闷乱者，当吐之。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上为极细末，温水少许，调一钱匕，以吐为度。如伤之太重，备急丸下之，此急剂也。经云：其下者引而竭之。此之谓也。

备急丸

干姜一两，生　大黄一两，生　巴豆半两，去心膜，研泥，瓦新瓦去油，取霜

上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温水下三二丸，无时，以利为度，以意消息渐加。

金露丸

治时疾内伤，心下痞气不降，米不化。

大黄一两　枳实半两，炒　桔梗二两　牵牛头末，一分

上细末，姜糊丸，蒸饼亦得，桐子大。温水下二三十丸，常服减半。内伤戊火已衰，不能制物，寒药太多，固非所宜，故以温剂主之。

枳术丸

本仲景汤也，易老改丸。治老幼虚弱，食不消，脏腑软。

枳实三分，麸炒黄色　白术一两

上为细末，荷叶裹烧饭为丸，或姜浸蒸饼丸亦得，桐子大。米饮下三二十丸，食后。小儿丸小。

海藏云：洁古既有三阴可下之法也，必有三阴可补之法，予欲举此内伤三阴可补之剂。未见仲景药时，人皆不言三阴，即举仲景药分而三之，人皆得知有三阴也。古人曷尝不尽，今人但未之读，而未之知，而不能言耳！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

若饮冷内伤，虽先损胃，未知色脉各在何经。若面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也；若面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也；或面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也。

伤在厥阴

若面青或黑，或青黑，俱见脉浮沉不一，弦而弱，伤在厥阴肝之经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　芍药　细辛各一两　通草甘草各六钱三字

上锉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半，枣一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若其人病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汤内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一两　桂一两　芍药一两　细辛一两　大枣八个　甘草　通草各六钱三字　吴茱萸

七合，汤漫洗　生姜二两半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八分，去滓，温服，日三。仲景法：一剂分五服，清酒煎。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两半，汤洗二次　人参三分　生姜一两半　大枣三个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盏半，煮取七分，去滓，分二服。若急者，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回阳丹、返阴丹。至于阴盛格阳，霹雳散、火焰散。随经部分选用之。

伤在少阴

若面红或赤，或红赤俱见，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肾之经也。

通脉四逆汤又方甘草炙六钱二字半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两，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一两，炮

面赤者，加连须葱白九寸。腹中痛者，去葱白，加白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七分，去滓，温服。未差，若急，更作一剂。其脉续续有力者愈，无力者不愈。

四逆汤上三味是也。

伤在太阴

若面黄或洁，或黄洁俱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脾之经也。

理中丸品药各从类生，昼三夜一

人参一两，腹痛者倍之　甘草炙　白术　干姜各一两

上细末，炼蜜和丸鸡子黄大。以汤数合，和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煎热粥饮投之，微温覆，勿揭衣。丸不及汤。

海藏云：大便结者宜丸，大便软者宜汤。仲景云：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腹满。

以上三经脉皆云浮沉不一者，以其皆似孤亡之体也。

又云：日三夜二，读之极无味，然仔细思之，利害非轻。恐人不识，故有阴阳寒热各从类生一条。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

假令附子与大黄合而服之，昼服则阳药成功多于阴药，夜服则阴药成功多于阳药，是从其类也。况人之疾，独不然乎！若病阳症，昼则增剧，夜则少宁；若病阴症，昼则少宁，夜则增剧。是人之阴阳寒热，从天地之行阴行阳也，寒热之化，以此随之。故前人治阴证用阳药，续于夜半之后者，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身与子所生之阳也。《通玄类证》云：小建中汤后亦举日三夜二，及尺脉不至者加黄芪。

问温胜用丸问难附

予尝云：大便软者宜汤，大便结者宜丸，以丸蜜润也。仲景治霍乱吐下，脾湿大胜，而用丸何也？

答曰：以湿言之，岂有润之之理！此正湿已太过，津液极亡，所以转筋也。筋得血而养，故能屈伸。下利既多亡阴，失血反成枯燥，燥则所以不能屈伸也。故湿剂以润之，只用丸也，与妇人血崩过极不止而用四物汤润剂同意。十剂之法，要当谨察。

理中汤

人参一两　干姜炮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腹痛者，加人参一两。寒者，加干姜一两半。渴欲得水者，加白术一两半。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或四肢拘急腹痛者，或腹满下利转筋者，去术，加附子一枚，生用。

上锉如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七分，去滓，温服，日三。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

海藏云：理中汤加减八法，并无寒药。吐

利后有表者表之;汗出厥者温之;即吐且利,小便复利,大汗出,内寒外热者亦温之;至于吐下后,汗出不解,厥逆脉欲绝者,四逆主之。以是知此候无阳证,皆阴证也。仲景人参桂枝汤,理中汤加桂枝,太阳未除,下之成协热利,心下痞,表里不解者;《活人》此理中汤内加青陈皮,名治中汤,治胸膈病;许学士改《活人》方,作补脾丸,治劳则补子,如子富而父不贫,不特虚则补其母也。

以上三证,若有外感与内证饮冷极者,宜五积散。

伊尹汤液论例

海藏曰:皇甫先生云仲景广汤液为十卷。文潞公云仲景为群方之祖。朱奉议云仲景泻心汤比古汤液则少黄芩,后人脱落之。许学士亦云伊尹汤液论大柴胡汤八味,今监本无大黄,只是七味,亦为脱落之也。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

四顺汤、理中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白通汤,俱见仲景条下。

其余杂见诸方,凡称仲景者皆是。

扁鹊仲景例

生气通天雾露说,在神术六气加减后。

扁鹊云: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洪大者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

仲景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已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邪而病者,皆谓之伤寒也。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

海藏云:霜露雾露,久雨清湿之气,山岚障气等,皆谓之清邪也。有单衣而感于外者,有空腹而感于内者,有单衣、空腹而内外俱感者,所禀轻重不一,在人本气虚实之所得耳!岂特内寒饮冷误服凉药,而独得阴证哉?重而不可治者,以其虚人内已伏阴,外又感寒,内外俱病,所以不可治也。

仲景阴证例

仲景紧脉,俱见许学士条下。

又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于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于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艰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遏,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嘎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腹激痛,命将难痊。

吴茱萸汤

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治上焦。少阴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厥阴干呕,吐涎沫者,头痛极甚,吴茱萸汤主之。

四逆汤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宜服四逆辈。太阴手足自温,脉浮者,桂枝汤。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胃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主之。少阴病,沉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大汗若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下利

腹胀满，身疼痛者，先温里乃攻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宜四逆汤主之。属厥阴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汤主之。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疼痛，急当救里，宜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止，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此属厥阴。

当归四逆汤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白通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白通汤主之。

白通加猪胆汁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眴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小建中汤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服之。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理中汤

胸痹心下痞鬲，气结胸满，胁下逆气抢心，理中汤主之。治脾胃不和，中寒上冲，胸胁逆满，心腹疗痛，痰逆恶心，或时呕吐，心下虚痞，隔塞不通，饮食减少，短气羸瘦，温中逐水，止汗去湿。又治肠胃冷湿，泄泻注下，水谷不分，腹中雷鸣，及伤寒时气，及里寒外热，霍乱吐利，手足厥冷，胸痹心痛逆气，并皆治之。有寒者，加附子。胸痹胁下烦闷者，加枳实半两，茯苓半两。此方自晋宋已后至唐，名医治心腹病者，无有不用此汤，或作丸随证加减，各有其法。

理中丸

霍乱，头痛发热，热多欲饮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中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桂枝附子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

附子汤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术附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桂枝附子汤。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术附汤主之。

姜附汤

若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姜附汤主之。

海藏云：若自汗者术附汤；若无汗，姜附汤。

茯苓四逆汤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易老法霍乱吐泻
足阳明总摄六经

大抵仲景药为主，理中汤、理中丸、五苓散、建中汤、平胃散、四君子汤之类。

假令胃与太阳经并，脉浮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自汗者加桂枝，无汗者加麻黄，以其有

头项肢节痛故也。

假令胃与少阳经并，脉弦者，于前所用药内加柴胡、干木瓜，以其胁下痛故也。

假令胃与阳明本并，脉实者，于前所用药加大黄，以其吐泻后大小便不通故也。

假令胃与太阴经并，脉沉细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芍药、干姜，以其腹痛体重故也。

假令胃与少阴本并，脉沉迟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以其四肢拘挛身寒故也。

假令胃与厥阴本并，脉微缓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当归、吴茱萸，以其四肢厥逆冷故也。厥阴本药，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皆是。

霍乱与少阴证寒热同候

海藏云：霍乱头痛发热，其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寒热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饮水者，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饮水者，理中丸以温之。所以同少阴入里，与手经接为热，大承气汤下之；与足经接为寒，四逆汤温之。

叔和阴脉例注仲景阴证具载

海藏云：仲景阴脉，皆叔和次之，药具见仲景本经条下。

沉涩弱弦微

按之似有举还无，气满三焦脏腑虚，冷气不调三部壅，通肠建胃始能除。右沉脉。

涩脉关前胃气并，当关血散不能停，尺部如斯逢逆冷，体寒脐下作雷鸣。右涩脉。

关前弱脉阳道虚，关中有此气多疏，若在尺中阴气绝，酸疼引变上皮肤，右弱脉。

寸口脉紧一条弦，胸中急痛状绳牵，关中有弦寒在胃，下焦停水满丹田。右弦脉。

微脉关前气上侵，当关郁结气排心，尺部见之脐下积，身寒饮水即呻吟。右微脉。

阴毒六歌

阴毒伤寒身体重，背强眼痛不堪任，小腹痛急口青黑，毒气冲心转不禁，四肢逆冷唯思吐，咽喉不利脉细沉，若能速灸脐轮下，六日看过见喜深。脐下五穴，并见宜灸条下。

活人阴证例

三阴论

太阴、少阴、厥阴，皆属阴证也。太阴者，脾也；少阴者，肾也；厥阴者，肝也。

何谓太阴证？太阴脾之经，主胸膈膜胀。《甲乙经》云：邪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邪中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又曰：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腑，阴受之则入脏。入六腑则身热不得卧，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何谓少阴证？少阴肾之经，主脉微细，心烦但欲寐，或自利而渴。经云：一二日少阴病者，何也？谓初中病时，腠理寒，使入阴经，不经三阳也。

伤寒虽是三阴三阳，大抵发于阳则太阳也，发于阴则少阴也，此二经为表里，其受病最为多。阳明、太阴受病颇稀。至于少阳、厥阴，肝胆之经，又加少焉。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阳证不罢者，但治太阳。有初得病便见去声少阴证者，直攻少阴，亦不必先自巨阳次传而至。

盖寒气入太阳，即发热而恶寒；入阴经，只恶寒而不发热也。三阴中寒，微则理中汤，稍厥或中寒下利，即干姜甘草汤。

手足指头微冷寒谓之清音去声，此未消吃四逆，盖疾轻故也，只可服理中干姜之类。大段重者用四逆汤，无脉者用通脉四逆汤也。

何谓厥阴？厥阴肝之经，主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则利不止也。若阴气独盛，阳气暴绝，则为阴毒，其证四肢逆冷，脐腹筑痛，身如被杖，脉沉疾，或吐利，当急救，可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

气复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发散为阳，谓桂枝、甘草、干姜、附子之类，能复其阳气也。微则用辛甘，甚则用辛苦热。阴极发躁，阴证似阳也。学者当以脉别之。

阴毒三阴混说

问：手足逆冷，脐腹筑痛，咽喉疼，呕吐下利，身体如被杖，或冷汗烦渴，脉细欲绝者，何也？

此名阴毒也。阴毒之为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强咽痛，糜粥不下，毒气攻心，心腹痛，短气，四肢厥逆，呕吐下利，体如被杖，宜服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回阳丹、返阴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阴散之类，可选用之。大抵阴毒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外伤风寒，内既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体倦怠，四肢逆冷，额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俱沉细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

阳证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大抵阳毒伤寒，其脉多弦而洪数；阴毒伤寒，其脉沉细而弦疾，不可不知也。

若误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更须急服辛热之药，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阴毒渐深，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

上此一条服凉药躁渴转甚，当服热药可也。

阳盛则身热而无汗，阴盛则身冷面有汗。岐伯云：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躁而寒，寒则厥。清即冷也。

上此岐伯说阴躁之原。

或时郑声，指甲面色清黑，六脉沉细而疾，一息七至已来。有此证者，速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温和为效，仍兼服正阳散、回阳丹、天雄散、白术散，内外通，遂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

阴毒盛而阳气暴绝，则为阴毒；若阳独盛而阴气暴绝，则为阳毒。大凡阴阳离绝，非大汗不能复正气也。

阴阳则夫妇也，各得中则和，若偏胜则各专以权，至于极，继之以离矣！药石以攻邪，邪去正复，是犹鞭挞以教而欲并生也。

若阴毒已深，疾势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既无，一息八至以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攻矣！但于脐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壮已来，手足不温者，不可治也。如手足得温，更服热药以助之。若阴气阳气来，即渐减热而调治之。

若阳气乍复，往往却烦躁，慎不可投凉药，烦躁甚者，再与返阴丹即定。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问：胸膈不快，膜满闭塞，唇青手足冷，脉沉细，少情绪，或腹痛者，何也？

此名太阴也。近人多不识阴证，才见胸膈不快，便投食药，非其治也。大抵阴证者，由冷物伤脾胃，阴经受之也，主胸膈膜满，面色及唇皆无色泽，手足逆冷，脉沉细，少情绪，亦不因嗜欲，但内伤冷物，或损动胃气，遂成阴证。复投巴豆之类，胸膈愈不快，或吐而利，经一二日遂致不救，盖不知寒中太阴脾之经也。

右膈不快，不可用食药，下之则成痞。

海藏云：阴证胸膈不快，此无病形也，若投巴豆之药，即取有形病也，故轻则转痞，重则成痨，尤重则一二日遂成不救也。故《活人本经》云：丸子巴豆，乃攻食积耳！

问：万一饮食不节，胸膈不快，寒中阴经，何法以治？

答曰：急则理中汤加青陈皮，锉如麻豆大，服一二剂，胸膈即快。枳实理中丸、五积散尤良。

五积散一句，是兼表也，或原有表证，或自内而之外，传至极高之分，则宜是药。若无表则不宜用此也，用理中法足矣！

问：脉微细，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何也？

此名少阴也。少阴之为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虚也，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矣。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四逆汤主之。

举阳证 少阴证，口燥舌干而渴者，须急下之，不可缓也，宜大承气汤主之。若脉沉而迟者，须温之，四逆汤主之。盖以口燥舌干而渴者知其热，脉沉而迟者别其寒也。

少阴病属肾，古人谓之肾伤寒也。肾伤寒口燥舌干而渴，固当急下，大抵肾伤寒亦多表里无热，但若烦愦默而极，不欲见光明，有时腹痛，其脉沉细，旧用四逆汤。古人恐其热不敢遽用，云肾病而体犹有热者，可服黄连龙骨汤。若已十余日，下利稀水，止手足彻冷，乃无热候，可服增损四顺散。

上此一条，虽有肾病，而体犹有热一句，亦当以久暂察之，不可乍见便以为身热也。

不用四逆用黄连，及手足冷却用四顺，亦不甚的当。

举阳证 少阴病，若恶寒而倦，时时自烦，不欲厚衣者，大柴胡汤下之。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常见少阴无阳证者，亦须微发汗，宜麻黄附子甘草汤。此学者不可不知也。

阴证似阳

问：身微热，烦躁，面赤，脉沉而微者，何也？

此名阴证似阳也。阴发躁，热发厥，物极则反也。大率以脉别之为准，诸数为热，诸迟为寒，无如此最为验也。

上此一句，可以为世法。

假令身体微热，烦躁面赤，其脉沉面微者，皆阴证也。身微热者，里寒故也；烦躁者，阴盛故也；面戴阳者，下虚故也。治者不看脉，以虚阳烦躁，误以为实热，反与凉药，则气消成大病矣！《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宜以热药治之。仲景少阴证，而赤者，四逆加葱白主之。

上外热内寒，烦躁，不可用凉热。

阴盛格阳

问：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水者，何也？

此名阴盛格阳也。伤寒阴盛格阳者，病人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者是也。若欲引饮者，非也。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药通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丹砂丸并主之。

阴阳易 分阴阳

问：身体重少气，阴肿入里，腹内绞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内痛者，何也？

此名阴阳易也。伤寒病新差，阴阳气未和，因合房室，则令人阴肿，人腹绞痛，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痛，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差，未平复，而妇人与交接得病，名曰阳易；其妇人病新差，未平复，男子与之交接得病，名曰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甚，毒疫着人，如换易然。其病状身体热冲胸，头重不能举，眼中生花，四肢拘急，小腹绞痛，手足拳则皆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若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血气虚，骨髓竭，便翕翕气力转小，著床而不能摇动，起止仰人。或引岁月不死，烧裩散、猥鼠粪汤、竹皮汤、干姜汤、青竹茹汤、当归白术汤，可选用之。

孙兆药

孙兆口诀，治阴盛格阳，伤寒其人必躁热，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

附子一枚，烧灰存性，为末，蜜水调下，为一服而愈。此通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而汗出乃愈。

阴毒甘草汤问难

治伤寒时气，初得病一二日便结成阴毒，或服药后六七日以上至十日变成阴毒，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气短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

其脉沉细而疾。仲景云：阴毒三候，身如被杖，咽喉痛，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

甘草炙　升麻　当归各一分　雄黄一分　蜀椒一分，去目　鳖甲一两半，醋炙　桂枝二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服如人行地五里，须臾进一服，温覆取汗，毒当从汗出，汗出即愈。若未愈，作再服。

上此一条，举仲景言，至七日不可治，有别说。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

问：活人阴毒甘草汤举仲景云：阴毒三候，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者，何也？

答曰：假令内伤冷物，中焦不和，或显少阴，或显厥阴，二脉无定，内阴之极，阳气逆而上行，至阳明则多错语，至太阳头复微痛，至少阳寒热间作，即非少阳外感正病也。然此经虽有寒热，其实脾先受之，卯酉之间，土居其中，是通胆肺，故如是也。内阳之外，至此欲竭，所以至七日不可治也。阴证舌缩者，知心火绝也，则神去矣。又云：失神者亡。若阳证舌缩者，知少阴无水也。外感传六经，当先表而后下，内感传三阴，则止治三阴，药内增损加减，不复再用凉药也。内阳之外，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但至一经，却便至极高之分，所以七日不可治也。总六经俱尽之意，所以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也。

海藏云：惟附子散明注阴毒唇青面黑，正阳散明注阴毒面青舌黑，二证别无伏阳，故药味皆温热辛甘而无苦寒也。

附子散

治阴毒伤寒，唇青面黑，身背强，四肢冷。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脐　桂心半两　当归半两，锉，炒　半夏一分，姜制　干姜一分，炮　白术半两

上件为细末，每服二三钱，水一中盏，生姜半钱，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衣覆取汗，如人行地十里。未汗，再服。

正阳散

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硬，身不热，只额上有汗，烦渴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脐　皂荚一挺，醋炙，去皮弦子　干姜一分　甘草一分，炙　麝香一钱，另研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五分，不计时候，和滓热服。

霹雳散

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

附子一枚半两者，炮熟取出，用冷灰焙之，细研，入真腊茶一大钱和匀

分作二服，水一盏，煎至六分，临熟入蜜半匙，放温或冷服之。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伤寒恶候。

舶上硫黄　附子去皮，生用　新腊茶各一两

上为细末，先将好酒一升，调药分大新碗口中，于火上摊荡令干，合于瓦上，每一碗下烧艾熟一拳大，以瓦支起，无令火著，直至烟尽，冷即刮取，却细研入瓷合盛。每服二钱，酒一盏，共煎七分，有火陷起，勿讶。伤寒阴毒者，四肢冷，脉沉细，或吐或泻，五心躁烦，胸中结硬，或转作伏阳在内，汤水不下，或无脉，先吃一服，如吐，却更进一服。服后心中热，其病已差，下至脏腑中。表未解者，浑身壮热，脉气洪大，宜用发表药。或表解者，更不发热，便得眠睡，浑身有汗，方可用下胸膈行脏腑药，渐用调和脾胃，补治元气汤散。如服此药，三二服不应者，不可治也。

论下膈行脏腑不可轻

海藏云：表后即解，不发热，得睡，身有汗，方可用下脏腑药，此一句利害非轻。若少有痞结，亦当求脉之虚实，而下膈行脏腑，脉实则可，脉虚只宜和脾胃补元气。下文云：二药不应，犹不可治，可以妄下行脏腑乎？用者宜详。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

仲景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寒，脚挛急。与桂枝汤，欲攻表，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躁烦吐逆，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上此一条，先温后下，不可轻用，内别有消息。

丹砂丸

治伤寒阴阳二毒相伏，危恶形证。

舶上硫黄 水银 太阴石 太阳石 元精石各一两 硝石半两

上件药末，先用无油铫子，以文武火炒，下诸药末，令匀如灰色，研细如面粉，生姜自然汁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丸，龙脑、牛黄、生姜、蜜水下，压躁也。若阳毒，枣汤下，阴毒，桂汤下。慎不得于屋底炒。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

海藏云：此丸为阴阳二毒相伏匿，故用脑子、牛黄、蜜水调下。若明见只是阴证，别无伏阳，不宜用此下之。若有伏阳，当以仲景翕奄沉脉法责之，在许学士破阴丹条下。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肉桂散

治伤寒服冷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沉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

肉桂三分 赤芍药一两 陈皮一两 前胡一两 附子一两，炮 当归一两 白术三分 吴茱萸半两，洗，炒 木香三分 厚朴三分，制 良姜三分 人参一两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中盏，枣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时候，稍热服。

上此一条，以其先是阳证，为服凉药过多，变为阴毒，故内有前胡一味。知少阳不止，乃用药之过也，与泻心汤加附子相似。

回阳丹

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腹气胀，脉沉细。

硫黄半两，研 木香半两 草澄茄半两 附子半两，制 干姜一分 干蝎半两，炒 吴茱萸半两，汤洗，炒

上细末，酒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下，频服，复以热酒一盏投之，以衣盖取汗。

返阴丹

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

硫黄三两 太阴玄精石 消石各二两 附子半两，炮 干姜半两 桂心半两

上件药，用生铁铫铺玄精石末一半，次铺消石一半，中间下硫黄末，著消石盖硫黄，都以玄精石盖上，讫用小盏合著，以三斤炭末，烧令得所，勿令烟出，直俟冷取出，细研如面，后三味捣罗为末，与前药同研令匀，软饭和丸桐子大。每十五丸，艾汤下，频服，汗出为度。重则加三十丸。此方甚验，喘促吐逆者，入口便止。

上此一条，与丹砂丸中药味相似，当从阴阳二毒相伏匿法用之。

天雄散

治阴毒伤寒，身重背强，腹中疠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短气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逆，其脉沉细而疾。

天雄一两，炮，去皮脐 麻黄半两，去根节 当归半两 白术半两 半夏半两，洗 肉桂一两 川椒一分，去目，炒 生姜二钱 厚朴一两，去皮，姜制 陈皮一钱，去白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入生姜半钱，枣三枚，煎至五分，去滓。无时，稍热服，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白术散

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

川乌头一两，炮，去皮脐 桔梗一两 附子一两，炮 白术一两 细辛一两，去苗 干姜半两，炮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六分，稍热服，和滓，无时。

诸药寒佐品

海藏云：仲景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苦寒，人溺咸寒。成无己云：所以去格拒之寒也。孙兆霹雳散用蜜水，活人霹雳散、火焰散用腊茶，返阴丹用消石，许学士正元散用大黄，此数法与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人溺同意，皆所以去格拒之寒气也。以上诸热药等，或用麻黄，或用升麻，或用前胡，皆所以随经而用之也。明汤液善加减者，要当识此。

许学士阴证例

阴毒三候

始得阴毒候 阴毒本因肾气虚寒，因欲事或食冷物，而后伤风，内既伏阴，外又伤寒，或先感外寒而后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眼睛疼，身体倦怠而甚热，四肢厥逆冷，额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沉细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若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急服还阳退阴之药即安。惟补虚和气而已，宜服正元散、退阴散、五胜散。阴证不宜发汗，如气正脉大，身热而未差，用药发汗无防。

阴毒渐深候 或寸口小而尺脉微大亦同。积阴感于下，则微阳消于上，故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或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而一息七至以来。有此证者，速宜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和暖为效，仍服金液丹、来复丹、玉女散、还阳散、退阴散之类，随证选用之。

阴毒沉困候 沉困之候，与前渐深之候皆同，而更加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无，一息八至以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功矣！但于脐中灼艾半枣大，三二百壮以来，手足不和暖不可治也。偶复和暖，则以硫黄及热药助之。若阴气散，阳气来，渐减热药而和治之，以取差也。

正元散

治伤寒始觉吹冻著四肢头目，百节疼痛，急煎此服，如人行五里再服，或连三服，汗出立差。若患阴毒伤寒，入退阴散半钱同煎。或伤冷伤食，头昏气满，及心腹诸疾，服之无有不效。

麻黄　陈皮　大黄　甘草　干姜　肉桂　白芍药　附子　半夏　吴茱萸以上皆可制者制之，各等分。

上麻黄加一半，茱萸减一半，同为末，每服一大钱，水一盏，生姜五片，枣一枚，煎至七分，热呷出汗，以衣被覆盖，汗出候干，解去衣。如是阴毒，不可用麻黄出汗。

元阳丹

乌头、干姜等分，并生用，酒面糊丸桐子大。每用十丸，生姜汤下，食前。治气痛，亦治阴毒。

退阴散

治阴毒伤寒，手足逆冷，脉沉细，头痛腰重，连三服。小腹伤冷，每服一字，入正元散同煎，入盐一捻。阴毒证咳逆，煎半盏，细细热呷之便止。

川乌头　干姜各等分

上为粗末，炒令转色，放冷，为细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盐一捻，煎半盏，去滓，温服。

五胜散

治伤寒头痛壮热，骨节疼痛，昏沉困倦，咳嗽鼻塞，不思饮食。兼治伤寒夹冷气，慢阴毒。

甘草　五味子　石膏各一两　干姜三两半　白术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盐少许，煎七分，通口服。如冷气相夹，入姜枣煎。若治阴毒，入艾叶少许同煎。

玉女散下血

治阴毒气攻上腹痛，四肢逆冷恶候。

川乌头去皮脐

冷水浸七日后，薄切曝干，纸袋盛。遇有

患者，取为细末一大钱，盐一小钱，水一盏半，煎至七分，通口服。压下阴毒，所便后如猪血相似。未已，良久再服之。

运阳散

治阴毒面色青，四肢逆冷，心躁腹痛。

硫黄为末，上用新汲水调二钱，良久，或寒一起，或热一起，便看紧慢，汗出差。

辨少阴紧脉证仲景悉附

有人患伤寒六七日，心烦昏睡，多吐，小便白色，自汗。予诊之，寸口尺中俱紧。予曰：寒中少阴之经，是以脉紧。仲景云：病人脉紧而汗出者，亡阳也。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下利，盖谓此也。或曰：脉紧属七表，仲景紧脉属少阴，紧脉属阳邪属阴邪？予曰：仲景脉寸口俱紧者，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又云：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倦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勿妄治也。又云：紧则为寒。又云：诸紧为寒。又云：或难曰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已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假令咳，坐饮冷水，故以脉紧；假令下利胃虚，故令脉紧。又曰：寸口脉微，尺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由是观之，则是寒邪之气，入人经络所致，皆虚寒之脉也。其在阳经则浮而紧；在阴经则沉而紧。故仲景云：浮紧者名为伤寒。又曰：阳明脉浮而紧者，必潮热。此在阳则浮而紧也。在阴则沉而紧，故仲景云：寸口脉微，尺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出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阴则沉而紧也。仲景云：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欲知表里脏腑，先以浮沉迟数为定，然后兼于脉而别阴阳也。故论伤寒，当以仲景脉法为准。伤寒之必本仲景，犹兵家之必本孙吴也。舍是而之他者，是犹舍规矩而求方圆，律衡吕而正五音，可乎？

活人丹砂丸论阴阳二毒相伏，破阴只是伏阳一脉，阴中伏阳脉，即翕奄沉也。

破阴丹

硫黄　水银各一两　青皮　陈皮各半两，为末

上将硫黄铫子内熔，次下水银，用铁杖打匀，令无星，倾入黑茶盏内，研细，入末二味匀研，用厚麸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如烦躁，冷盐汤下；阴证，冷艾汤下。此一条与杨氏五神丹若。

伏阳一证

此证六脉沉不见，深按至骨则弱紧有力，头痛身温，烦躁，指不皆冷，中满恶心，医多不识。学士脉曰：此阴中伏阳也，脉之当矣。学士却云仲景无此证，非无此证也。用热药则阴邪隔绝，反生客热；用寒药则阳气销铄，愈益毒气。必须散阴导火之剂，使火出水平，上下升降，大汗而解，或躁扰不宁，勿惊可也。活人例后，举前贤诸去格拒之寒，大热药中，佐以人溺、胆汁、茶、蜜、盐之类，虽各随经，大抵与学士破阴导阳之意同。吾是以知仲景有此证也，但言简而意有余矣。明者当识！

有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脐下筑痛，身疼如被杖，盖阴证也。急服金液、破阴等丹。其脉遂沉而滑，沉者阴也，滑者阳也，病虽阴而见阳脉，有可生之理，仲景所谓阴病见阳脉者生也。仍灸气海、丹田百壮，手足温，阳回得汗而解。或问滑脉之壮，如何便有生理？予曰：仲景云翕奄沉。曰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论滑脉，虽云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仲景三语而尽也。此三字极难晓会。然翕合也，言张而复合也，故曰翕为正阳；沉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沉为正阴；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谓奄忽之间。仲景论滑脉，可谓谛当矣。其言皆有法，故读者极难晓会。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

浮大数动滑阳脉，阴病见阳生可得。
沉涩弦微弱属阴，阳病见阴终死厄。
阴阳交互最难明，轻重斟量当别白。

轻手脉微为在表，表实浮而兼有力。
但浮无力表中虚，自汗恶风常淅淅。
重手脉沉为在里，里实脉沉为亦实。
重手无力大而虚，此是里虚理审的。
风则虚浮寒牢坚，水停水蓄必沉潜。
动则为痛数为热，支饮应须脉急弦。
太过之脉为可见，不及之脉亦如然。
荣卫太甚名高章，高章相搏名曰纲。
荣卫微时名卑慄，卑慄相搏名捐阳。
荣卫既和名缓迟，缓迟名沉此最良。
九种脉中辨疾证，长沙之脉妙难量。
阳结蔼蔼如车盖，阴结循竿亦象之。
阳盛则促来一止，阴盛则结缓而迟。
纵横逆顺宜审察，残贼灾怪要须知。
右手气口当主气，主血人迎在其位。
气口紧盛伤于食，人迎紧盛风邪炽。
数为在腑迟为脏，浮为在表沉为里。
脉浮而缓风伤荣，浮坚涩坚寒伤卫。
脉微大忌令人吐，欲下须防虚且细。
沉为气弱汗为难，三者须要当审记。
阳加于阴有汗证，左手沉微却应未。
跌阳胃脉定死生，太溪肾脉为根蒂。
脉来六至或七至，邪气渐深须用意。
浮大昼加病属阳，沉细夜加分阴位。
九至以上来短促，状若涌泉无人气。
更加悬绝渐无根，命绝天真当死矣。
病人三部脉调匀，大小浮沉迟速类。
此是阴阳气已和，勿药自然应有喜。

学士脉歌一篇，即仲景评辨二章也，要当识之。

韩祇和温中例

三阴总论

夫伤寒病之说，始自黄帝已开其端，至仲景方陈其条目，后世肤浅之学莫知其数。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发汗，病在里可下之，或云不可汗，或云不可下，即未尝有温中之说。仲景伤寒例云：尺寸俱沉细，太阴受病也；尺寸俱沉，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厥阴受病也。又辨太阴证云：太阴病，脉浮，可发汗，宜桂枝汤。又手足温，自利不渴，宜四逆汤。又腹满时痛，桂枝加芍药汤。辨少阴证云：少阴证，始得之，发热脉沉，麻黄细辛附子汤。又少阴病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又少阴病，身体疼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附子汤。又厥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吴茱萸汤。又少阴病，脉沉，急温之，宜四逆汤。今举仲景论中数条，最是治三阴病之良法。今世之用，尚有未尽证者。愚尝校自至和初岁，迄于今三十余年，不以岁之太过不及为则，每至夏至以前，有病伤寒人十中七八，两手脉俱沉细数，多是胸膈满闷，或呕逆，或气塞，或腹鸣，或腹痛，与仲景三阴病说，脉理同而证不同，因兹不敢妄投仲景三阴药。才见脉沉及胸膈满，便投下药下之，往往不救。尝斟酌仲景理中丸与服之，其病势轻者，即胸中便快，其病势重者，半日许满闷依然。或有病人脉沉细迟，投仲景四逆汤温之，多药力太热，后必发烦躁。因较量此形证，今别立方以治之，得多对证之药，不可不传焉。

上此一条，非四逆热而不当也，仲景当汉之末，韩氏当宋之隆，时世异也。

病人但两手脉沉细数，或有力，或无力，或关脉短及力小，胸膈塞闷，气短不能相接者，便可随脉证投温中药以治之。此一法甚活。

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缓或紧，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脉短及力小于关尺者，此阴盛阳虚也。或胸膈塞闷，腹中胀满，身体拘急者，手足逆冷，急宜温之。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温中汤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橘皮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此皆随时也。

温中汤

丁皮一两　干姜一钱　白术一钱　陈皮二钱　丁香二两　厚朴一钱，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葱白三寸，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更加舶上丁皮二钱，干姜二钱，炮用。

橘皮汤

陈皮一两　藿香二钱　白术二钱　葛根二钱　厚朴一两，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一块，大枣一枚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不定，加半夏三钱，丁香、桂枝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煎服。

七物理中丸

白术二钱　干生姜一钱　人参三钱　桔梗三钱　葛根三钱　藿香叶二钱

上细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七分，和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者，加半夏二钱，干姜二钱，炮。

和解因时　寸口脉小

病人两手脉沉细无力，虽三部脉力停，亦是阴气盛也，更不须候寸脉短治之，或胸胁满闷，身体拘急疼痛，手足逆冷，速宜温中药和之。

上此一条，不须候寸脉短一句。然当不若曰三部既沉，便是无寸口也。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厚朴丸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白术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橘皮汤主之。

上此一条，李思训举和解因时一说，与韩氏相似。然汤液仲景四时之法，固以备矣，以其后人不识，故韩、李为是丁宁也，此亦大概耳！若应见违时，只可随应见而治之。

海藏云：仲景既言春为温病，夏为热病，长夏为大热病，随经之药，加减轻重，便为因时和解也。正治应见，便是活法，韩、李因时定药，是则然矣！证复违时，定药难用，若用定药，却是不因时也。假令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即岁之主气也。定时也，若岁之客气，司天在泉，太过不及，胜复淫，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岂可定时为则邪？主气为病，则只论主气；客气为病，则只论客气；主客相胜，上下相召，有万不同之变。人之禀受虚实，亦犹是也。以此言之，则仲景大经之言尽矣，但患世之医者不知耳！此亚圣言简而意有余也。后之贤者，辞多而意少，务救一时之弊，云此韩、李为是因时一说也。是说也，又为庸医执方疗病者设，非敢为仲景别立一法也。噫！二公虽不足为汉之仲景，亦足以为今之仲景也。

厚朴丸

当归半两　丁香枝杖半两　厚朴一两，姜制　细辛一钱　人参三钱　甘草半两，炙　干姜半两，炮

上为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六分，和滓热服。三服后脉尚细，及寸脉尚细无力，每服如葱白三寸，同煎者。

此一条言寸脉小者，阳不及九天也，加葱以通经。

白术汤

白术　半夏　当归　厚朴制　干生姜以上各半两　丁香三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枣大，打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未有力，寸脉尚小，加细辛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之。寸口小，加细辛散阴升阳。

橘皮汤

橘叶半两　藿香三钱　葛根三钱　半夏半两　厚朴姜制，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如枣大，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尚小，手足逆冷，加细辛三钱。

病人胸膈满闷，时时呕逆，肢节疼，两胁下痛，腹中鸣。此是有停饮，宜二苓汤。

二苓汤

赤茯苓　木猪苓　白术各半两　滑石一两　通草一钱　白豆蔻一钱　丁皮三钱　陈皮二钱　桂枝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热服。小便未快，加瞿麦三钱。呕未止，加半夏半两。淅淅恶寒甚，每服加葱白三寸。

上此一条，与李思训调小便例同。

灰包熨法

病人服前药，胸膈不满闷者，此上焦有阳也，或药力太过，上焦有热，腹满虚鸣，时时疠痛。此是被阳药消逐，得上焦阴气并入下焦也。虽是下焦积寒冷，上焦阳盛，更难投温下焦药是也。当用灰包法：炭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许，入好醋拌和，干湿得所，铫内钞令灰热，以帛包裹，置脐下熨之，频换灰包令常热，以腹不满痛为度。或初熨时，病人不受者，勿听，但令极熨之，不住灰包可也。如灰包熨后，得下利一两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似有汗，此是阴气外出，或下泄也，勿疑之，病轻者乃得愈也。后出余气而解，举此为例。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

病人三部脉沉，寸脉力小于关、尺，此为阴盛，当投温中药以消阴气。温中药者厚朴汤，陈皮、人参、白术、藿香、当归、干姜、细辛之类是也。

海藏云：霜露山岚雨湿雾露之气与饮冷，寸口脉小，同诊一法，神术汤后举。此韩氏三部脉沉，寸口小于关、尺，为证一体。

阳气下陷躁

病人若因服下药太过，两手脉沉细数，肢体逆冷，烦躁而渴者，此是阳气下陷入丹田，阴气厥逆满上二焦，故令人躁，此名下阴躁也。医者见病人烦躁，又不询其端由，亦不详其脉理，便用凉药治之。凉药既下，病势愈甚，至于困极不救者多矣！

阳证下之成阴

病人因下之太过，两手脉沉迟细而无力，或遍身及四肢逆冷，烦躁而渴，或引饮不休，好泥水中卧者，须用性热药治之。凡投性热药，皆须冷服，可故如是？今谓病人腹中阴气太盛，若投汤剂，即阴阳相击，药下即吐，须候汤剂极冷即投之。投之不吐者，盖腹中阴气与冷饮相逢，即同气相从尔，故药下不吐也。药虽冷，久则必热，所谓始同而终异也。故醇酒冷饮，久即发热。假令投仲景四逆汤之类，一依前说。若病人不烦躁，即热药可温服之，下后躁渴引饮不休，与伤冷只好饮冷同意。

上此一条，本是阳证下之成阴，非阳气上行而躁，乃阳气下陷而躁，即同伏阴脉也。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

海藏云：热药冷服，内有伏阳则可，若脉已虚，按之全无力，或病人素无所养，只可温服，不然阴气必不能酝酿回阳，利害非轻。

海藏老人阴证例总论

神术汤三阳证加减　吹奶

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

苍术制，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炒，一两

上㕮咀，生姜水煎，加葱白三寸，治吹奶如神。调六一散三钱。

太阳证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者，加羌活。

太阳证脉浮紧中带弦数者，是有少阳也，加柴胡。弦为弦而有力。

太阳证脉浮紧中带洪者，是有阳明也，加黄芩。

以上三证，约量每服加二钱匕。不论三阳，妇人服者，加当归尤佳。

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太阳寒水司天，加桂枝、羌活。

阳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

少阳相火司天，加黄芩、地黄生。

太阴湿土司天，加白术、藁本。

少阴君火司天，加细辛、独活。

厥阴风木司天，加川芎，防风。

上神术汤六气加减法，非止为司天之气设也。至于岁之主气，与月建日时同，前应见者，皆当随所应见，依上例而加减之。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

甘华子云:滑石治乳痈,利津液。生气通天云: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王氏云:阳气出则出,阳气藏则藏。晚阳气衰,内行阴分,故宜收敛以拒虚邪。动筋骨则逆阳精耗,见雾露则寒湿交侵,顺此三时,乃天真久远。

扁鹊云:脉一呼一吸皆四至而涩者,邪中雾露之气。

仲景云:清邪中于上焦。又云:霜降已后,春分已前,中雾露者,皆为伤寒。

神术加藁本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神术加木香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问:病人中霜雾山岚雨湿之气,头顶身体不甚痛,但四肢沉困,饮食减少,或食已痞闷,寸脉隐小,与内伤饮冷相似,何也?

答曰:此膏粱少有,贫素气弱之人多有之,以其内阴已伏,或空腹晨行,或语言太过,口鼻气消,阴气复加,所以成病。经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虽不饮冷,寸口亦小。又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故从内感而求其类也。仲景云:浊气中于下焦,以此。

经云: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均雾露也,故寸口小。内伤饮冷,寸口亦小。雾露入腹,虽不饮冷,与饮冷同。内伤饮冷虽非雾露,与雾露同,何哉?脉皆阴而寸口小耳,此云岐子复断浊邪中于下,为饮冷同伤也。韩氏言寸口脉微而小,即不可下,则阴盛阳气不能升于九天可知矣!

白术汤

治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

白术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一两,炙

上㕮咀,每服秤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一日止一二服。待二三日渐渐汗少为解。活人防风白术牡蛎汤,当在此下。

风温证加减四

风温证,面赤自汗,嘿嘿不欲语,但欲寐,两手脉浮而缓,或微弱,此证不宜发汗。若汗之,似令人筋惕肉瞤,或谵言独语,或烦躁不卧。若下之,直视失溲便。若火之,发狂似惊痫,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活人》本方威蕤汤,以有麻黄,故不敢用,宜用上白术汤主之。

头眩汗出,筋惕肉瞤者,加牡蛎。

腰背强硬者,加羌活。

舌干发渴者,加人参。

身灼热甚者,加知母。若内伤冷者不加。

体重多汗者,加黄芪。

黄芪汤

总叙阴证初病形状治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自汗,及手足自汗,或手背偏多,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而赤目红,但欲眠睡,头面壮热,两胁热甚,手足自温,两手心热,自利不渴,大便或难,或如常度,或口干咽燥,或渴欲饮汤,不欲饮水,或少欲饮水,呕哕间作,或心下满闷,腹中疼痛,或时喜笑,或时悲哭,或时太息去声,或语言错乱失志。世疑作谵语狂言者,非也,神不守室耳!始得病,寤寐之间,或恐或悸,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阴气盛阳气走也。两手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无定,便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举按全无力,浮之损小,沉之亦损小,皆阴脉也。宜先缓而后急,缓宜黄芪汤。

人参 黄芪味甘者 白茯苓 白术 白芍药以上各一两 甘草七钱半,炒

呕吐者,加藿香半两,生姜半两,如无,干者代之。

上㕮咀,生姜水煎。量证大小,加减多少用之可也。如大便结者,宜调中丸主之。

调中丸

白术 白茯苓去皮 干生姜 人参 甘

草炙

上等分，为极细末，炼蜜丸，每两作十丸或五丸。每服一二丸，水少许，煎服之。

问：三四日后渐厚，必躁乱不宁者，何也？

经云：阳盛则发厥，阴盛则发躁，物极则反也。《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名曰阴躁，欲坐井中。然阴躁一证，汗下后多有之。仲景云：汗下后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内感阴证，饮冷胃寒而躁者，与汗下后烦躁同。厥阴热上冲胸而发躁者，火独炎上故也。

若病重急治者，宜黄芪汤内每服加干姜重一钱，与仲景理中汤同意。大便结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炮，恐热，以干生姜代之

上等分，炼蜜丸，每两作五丸。白汤化下，水煎服之亦得。缓后失治，急也。

尤急者，若无汗，宜附子干姜甘草汤。若自汗者，宜附子白术甘草汤。量脉证，可宜四逆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宜选用治之。至于用附子，不得已也。若身与四肢俱热，不至于凉，或厥逆不宜用附子，故理中有四顺。理中汤、丸之名四顺者，手足自温不厥逆是也。

急则失治，尤急也。

论阴证躁不躁死生二脉

阴证阳从内消，服温热药烦躁极甚，发渴欲饮，是将汗也，人不识此，反以为热，误矣！热上冲胸，服温热药烦躁少宁，反不欲饮，中得和也。人若识此，续汤不已愈矣！一则始病不躁，药而躁，脉当浮之实大，阳气充也。手足温和则生；若浮之损小，阳气走也，手足厥逆则死。一则始病躁，药而不躁，脉沉之实大，阳气回也。手足温和则生；沉之损小，阳气消也，手足厥逆则死。二证服温热药，阳气不能充与不能回者，经云：责其无火也。

问：下之，而其脉反大者，何也？

答云：下之而脉小者，理所当然。小犹可生，生之则易。仲景云：下之而脉反大者，虚也，阳将走而变。医若不识而复下之，则气消而成大阴矣！亦有阴躁发热不止，大渴欲饮冷，热上冲胸，火独炎上，亦将尽也。以阴遍身皆寒，惟存胸中火，阴独持权，不相管辖，迫而至此，与下之而脉大同意。下之脉大，别不见热处，阴躁发热，但脉小耳！一则见脉不见证，一则见证不见脉。又经云：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咕噜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革为寒，寒虚相搏则肠鸣。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反烦躁，茯苓四逆汤主之。汗下后，白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举古人论阴证例

若病在少阴，则有而赤，默默不欲语，但欲寐，或四肢厥逆，或身表如冰石，脉沉细。

若病在厥阴，则四肢厥逆，爪甲青，面黎目黑色，或自汗不止，脉沉弦无力。

若病阴毒证，身表如冰石，四肢厥逆，体如被杖，脉沉细而微，或六至以至八至、九至、十至而不可数，此等阴证，易为明辨。

惟太阴一证，手足自温，自利不渴，尺寸脉俱沉而弱。仲景云：宜温之，重则四逆汤。若脉浮者桂枝汤。惟此一证，与内感外阳内阴相似。外阳内阴者，即前黄芪理中等汤，理中、调中等丸所治者是也。此等阴证，非古人不言。仲景评脉，首言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非止为外感设，内感之理在其中矣。又云：阳涩而阴弦，腹中急痛者，小建中汤主之，则内外所感明矣！至如所言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此一句即圣人大概之言也。以其阳病见阴脉，故有外阳内阴者，与阳药俱得其生矣。药当从温，不可遽热，黄芪汤之类是也。

上此一条，说古人不尽之意。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或有人饮冷内伤，一身之阳便从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是谓阴证，则易知之。若从外走，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医者不察，便与表药双解等，复使汗出，三焦之气绝，以此杀人者多矣！或自服蜜茶及沐浴盖覆，强令汗出，以致变证不救，如此自杀者亦多矣！身冷脉沉，服调中药，阳自内之外，身体温和而愈。脉浮弦细者，服调中药，阳从内生，唤入外热，复得脉平温和而愈。此证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

上此一条，双解、蜜茶、沐浴，阴证皆不可用。

又经云：脉濡而紧，濡则胃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又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

上此仲景濡、紧二脉，即外热内寒证也。

论宜灸不宜灸并汤沐四肢法

古人谓少阴、厥阴、阴毒三证则宜灸，或用葱熨等法，皆为身表凉故也。若阴气在内，阳气在外，身表壮热，手足大温或热不等，则不宜灸之。若遇前三证，用热醋炒麸注布袋中，脐下熏蒸熨极妙。又云：三阴证陷骨、歧骨间，三三七壮灸，足温生。

活人阴证，诸药不效，并汤水不下，身冷脉绝，气息短，不知人，用葱熨法。本为上热下寒也，二法虽妙。莫若用上醋拌麸炒热，注布袋中，脐下熏蒸，比上二法尤速。若更以葱白煎浆作汤，以沐四肢亦可。若病人服药后，欲作汗时，用汤沐以接四肢阳气尤佳。

外接法

干姜二，炮为细末，石决明一，另研细，秤拌匀，每服二三钱匕，手心中以津唾调如泥，以手奄其阴，至暖汗出为度。以牡蛎代决明亦可，牡蛎烧粉用。

一法丁香、荜拨、干姜、牡蛎。

一法治水癫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牡蛎不以少多，盐泥固济，炭三斤，煅令火尽，冷取二两，干姜一两，炮为细末，二味和匀，冷水调得所，涂病处，小便大利即愈。

脐下六穴

神阙一穴，脐中，禁针，刺之令人出恶汁不止。

阴交一穴，脐下一寸。

气海一穴，一名孝央，阴交下五分。

石门一穴，脐下二寸，三焦之募，女子禁灸，恐绝产也。

关元一穴，脐下三寸，小肠之募，为下纪三阴，任脉会。

中极一穴，脐下四寸，为气原。

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举阳证 《活人》云：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锦文，或下利黄赤为阳毒者，以其脉洪大而实，或滑或促，故用酸苦之药治之。

成无己云：有汗出谵语，有下利谵语，有下血谵语，有热入血室谵语，有三阳合病而谵语，有过经不解而谵语，皆阳证也。惟有发汗过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柴胡桂枝汤主之。此外感汗者多亡阳谵语也。

海藏云：有内感伤冷，语言错乱，世疑作谵语者，神不守舍也，止是阴证，此特脉虚而不实耳！

《内经》云：谵妄悲笑，皆属于热。《难经》谓：面赤，喜笑，烦心，亦属于热。大抵此等证脉皆洪实，按之有力。若此等证按之无力，即

阴气内充，阳气外游于皮肤之间，是无根之火也。阳气及心火，入于皮肤之间，肺主皮毛，故有谵妄悲笑及面赤喜笑烦心之证。岂特是哉！所有胸背两手斑出者，有唾血丝者，有鼻中微衄者，不当作阳证，当作阴证治之。故《活人》辨证，不取诸于他，而独取诸脉，无如此最为验也。其言可谓尽善矣，可谓尽美矣！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

《本草》云：干姜止唾血，硫黄治衄血。孙真人用桂心治唾血。

论下血如豚肝

下血如豚肝者，饮冷太极，脾胃过寒，肺气又寒，心包凝泣，其毒浸入于胃中，亦注肠下，所以便血如豚肝，非若热极妄行下血面为鲜色也。此中气分而下行，故令入便血。若中气逆而上行，故令入呕血吐血也。亦非若阳证上行而溢出鲜血也。大抵阴阳二证，上行者为呕为吐为溢，顺行者为下为便为泻，其名虽异，其实则同。

论阴阳二络

《甲乙经》云：经者所不可见者也，络者所可见者也，外之沟渠是已。然络亦有不可见者乎？曰：六腑连及五脏，是为所不可见之之络也。阳络泛溢，《难经》云宜砭射之。阴络为病，何以知之？黄帝曰：邪热入于阳络，则为鼻血；邪热人于阴络，则为后血。以是知阴络病也。鼻血者在上，溺与后血者在下也，若吐呕者，是知在中也。至于伤寒上厥下竭之证，或从耳目，或从口鼻，血俱出于上窍，然随其脏与经也。

谵语死脉

扁鹊云：病若谵言妄语，身常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脉沉细而微者死也。

又云：假令心病，何以知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何以言之？肺主声，故知肺邪人心，为谵言妄语也。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唾咳。其脉浮大而涩。

仲景云：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又云：谵言妄语，脉涩者死。

以上皆阳证得阴脉也。

又云：发汗多，重发汗者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

上此重发汗亡阳者，变阴也，又得阴脉死也。

论自汗分阴阳

成无已云：伤风自汗，汗出恶风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恶风寒者，表解里未和也。有阳明发热汗出，此为热越。有阳明发热汗多者，下之。

海藏云：内感伤冷，自汗，大恶风寒，汗出身凉不热者，阴证也；汗出身热得阴脉者，亦阴证也。

论手足自汗

手少阳之脉，三焦之经，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云云。手背偏多者，三焦之气脱也。经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硬而谵语，下之则愈。以其热聚胃，津液旁达，故手足漐漐汗出也。成无已云：寒聚于胃，有手足汗出者乎？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海藏云：故内感阴证，有手足逆冷而自汗者，手足自温而自汗者，厥阴、太阴之异也。

上此一条，虽是三焦四逆温和，关他二经，不可不知。

论四肢振摇

成氏责其为虚寒，欲汗之，其人必虚蒸而

振，下后复汗而振者，表里俱虚也，亡血发汗则寒栗而振，气血俱虚也。有振振欲擗地者，有振振动摇，二者皆汗多亡阳，经虚不能自主持，故振也，振栗之可比也。

经曰：若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药皆温经益血助气之剂。

海藏云：惟好饮房室之人，真元耗散，血气俱虚，或因劳而振，或不因劳而振，或因内感阴盛阳脱而振者，皆阴证也。

初病形状

若因房室而得，便有阴阳易条中形状，头重不欲举，目暗生花，热上冲胸，少气，声不出，少腹小腹痛引阴中，或阴入于里，胫寒而痛。此等阴证，四肢故多振摇。始得此病时，脉虽举按有力，不可作阳证治之，若与阴药，变寒必矣！亦不可用太热之药，作阴极治之，热过则转生他证。当以补气温血之药调之，元气渐生，可得而愈。若脉已微，面色眉间变黑，唇吻不收，爪甲微青，当用热药攻之。若经汗下，热药不可热服，当令似温，则阴气不拒。经云热因寒用，此之谓也。

上此一论，自为颇有理，可以发明古人所不言处。

论阴证始终形状杂举例

若病人面赤者，下虚也。手足振摇者，为元气无主持也。腰腿沉重者，三阴经受寒湿也。或恐或悸者，知阴寒之邪在手足少阴也。喜笑则为痴，悲怡则为惨，手少阴、太阴也。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知寒邪之气不在经而在里也。若头项痛者，内之外逆上行而至于经矣！或已有冬伏寒邪，始得内感便发，头项痛亦无定也。或时太息者，《灵枢》云：心不足则心系急，心系急故太息以舒之，是知手少阴心火不足也。前人云去声是已。

以上初病时，多有形状如此等类。

身如被杖者，阳气尽而血脉凝涩，不能荣于身也。色青黑，肾肝子母二色，真脏见也。手足倦而卧者，四肢之阳气尽，而阴气贵收也，卧而而壁者，阴欲静也。恶闻人与语者，阴欲默也。昏昏欲寐者，元气杂绝，邪热攻肺也；或欲寐以自养，及目白睛面赤者，肺受火邪也。三四日之间，或可行步，不甚觉重者，阳犹在外也。五六日阴盛，热药不能回者，阴主杀而暴绝，非若阳气徘徊不已，而欲其生生也。初病面赤胀者，下虚故也。至于死，先青而后赤者，阳气不生，温令不行而就北方寒也，其逆行如此。经云：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或阴阳二毒相匿，或只伏阳，此等阴证，或身半以上经汗死，即不青黑者亦有之。

遍身青黑如花厥

厥阴有遍身青黑如花厥状，何也？

答曰：阳气不能营运于四肢，身表经络遏绝，气欲行而不得行，及其得行而遽止之，故行处微紫色，不得行面止处不青则黑也。所以身如被杖，有有处，有无处也。遍身俱黑，阳气全无也。故《经络论》云：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之谓也。

伤寒发厥有阴阳

夫厥者，有阴有阳。初得病身热，三四日后，热气渐深，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或语言谵妄而反发热者，阳厥也。初得病，身不热，三四日后，阳气渐消，大便软利，小便清白，或语言低微而不发热者，阴厥也。二证入多凝之，以脉皆沉故也。然阳厥而沉者，脉当有力；阴厥而沉者，脉当无力也。若阳厥，爪指有时而温；若阴厥，爪指时时常冷也。仲景云：伤寒二二日、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当下之，宜承气汤。又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仲景云：伤寒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而脉微。微者里有寒也，汗出而厥者同。又云：阴病下利而脉微者，里有寒也，白通汤主之。

一法无脉利不止，白通加猪胆汁，以其咽干而烦也。

以上病急，或尤急，多有此形状等类。

论阴证发渴

举阳证 夫足少阴肾经，其直行者，上贯肝膈入肺中，系舌本，肾恶燥，故渴而引饮。经云：口燥舌干而渴，尺寸脉俱沉，则知肾受热邪，为阳证也，当下之。

阴证口舌干燥，非热邪侵凌肾经也，乃嗜欲之人，耗散精气，真水涸竭，元气阳中脱坎内阳爻是也。饮食伤冷，变为枯阴，阳从内消者，或不渴，阳游于外者，必渴而欲饮也。然欲饮，则饮汤而不饮水，或有饮水者，纵与不任，若不忍戒，误多饮者，变由是而生矣。此等舌干欲饮冷水，抑而与之汤，及得饮汤，胸中快然，其渴即解。若以渴为热，汤能解之乎！不惟不能解其渴，其热从而愈甚矣。以是知为阴证也，夫何疑之有！

论阴证咳一作吃逆

许学士退阴与正元同煎，以治阴证咳逆

夫逆病咳逆，火炎上使阴气不内也。阴气者，即吸入之阴气也。阴证内寒，与吸入之阴同类，当气顺下而无咳逆也。今阴证咳逆，吸入之阴不得内者，何气使然哉？举阳证且阳证咳逆者，胃热失下也。阴气先绝，阳气后亦将竭，火独炎上，逆出阴气而为咳逆也。阴证者，内已伏阴，阴气太甚，肾水擅权，肝气不生，胃火已病，丁火又消，所有游行相火，寒邪迫而萃集于胸中，亦欲尽也。故令人发躁，大渴引饮，并去盖覆，病人独觉热，他人按执之，身体肌肉骨髓血脉皆寒。此火即无根之火也，故用丁香、干姜之类热药温胃，其火自下，咳逆方止。非若凉膈、泻心，以治阳证，自上而下，泻退其火，阴气乃生。阴证咳逆，从呕哕而生，胃寒呕哕不已，咳逆继之，其声怏怅连续不已，声末而作咳逆，古人云烦冤是也。烦冤者，有情不能诉，有怀不能吐，故为怏怅，唯阴证阳脱而咳逆者，其状似之。阳证咳逆，内热与上热相接，渴逆止在喉中；阴证咳逆，呕从内出，或先作去声，或与去声相并而至喉中，故用温胃益肺之药主之。中既温，天五之气与残火自下，又与胃中温药相接，变而阳气生也。殆无异丧家之人，遑遑无依，契昔挽留，故都是反与相并立而干成其事，阴气始退，阳气渐生，脉亦从之而得以获生也。

《灵苑》治阴证咳逆匀气散

川乌头尖者三个，炮裂，去皮脐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黑豆二十一粒，糖沙鸡头实大，水一盏，同煎至六分，乘热细细饮之。

《本事》治阴毒吃逆。

川乌头 干姜 附子以上俱炮 肉桂 芍药 甘草炙 半夏 吴茱萸 陈皮 大黄

上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生姜三五片，煎至七分，去浊滓取清，热呷。

阴证发热

《活人》云：发热恶寒者，太阳也；身热汗出濈濈然者，阳明也；脉沉细头痛呕而发热者，少阳也。

问：阴证有发热者，何也？

答曰：太阴、厥阴皆不发热，只少阴有发热二条，仲景谓之反发热也。少阴始得之，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断云：大抵阴证发热，终是不同，须脉沉细，或下利，手足厥。另有阴躁发热，欲坐井中一条。此例当在少阴条下。

仲景云：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汤主之。又云：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

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不痛，急当救里，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论阴证大便秘

阴阳二结，寒热不同，为躁一也。盛暑烁金，严冬凝海是也。

举阳证 经云：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阳结；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者，名曰阴结。又云：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腹满，宜理中丸主之。叔和云：弦冷肠中结。洁古云：脉沉弦，不能食而不大便，则为阴冷结也。

论阴证小便不通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

举阳证 假令阳病者，太阳之标不解，复入于本，发热恶寒而渴，五苓散主之。是湿热在下，故令秘而不通。余证不通者，随经而治之。若阴证不通者，脉迟细，浮中沉不一，阴气已盛，阳气欲绝，小便当自利，而色白反不通者，阴无以化，凝泣枯涸，如水之结冰，津液不行，故闭而不通也，当用热药主之。阴得阳而化，津液乃行，所以便也。大不可用利小便之药利之，四逆汤加茯苓是也，与仲景硫黄丁香豆蔻散，内有滑石同意。大抵非茯苓、滑石二药利小便也，盖二味引热药下行，不入他经，为效速也。

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与此同意。《内经》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引而下之者，小便自利，收而闭之者，小便不通也。又经曰：肾主大小二便。虽阴阳二证，在其中矣！

成无己云：阴阳相杂为之和，阴阳相离为之结。火亦有下收字处，以其心虚也。

仲景真武汤加减例云：小便自利者，去茯苓一味。四逆散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小柴胡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活人》云：阴证腹痛，小便不利者，真武汤也。

《活人》云：若阴证加以小便不通，及阴囊缩入小腹，绞痛欲死者，更以脐下二寸石门穴，大段急灸之，仍须与返阴丹、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慎勿与寻常利小便药也。寻常利小便药，多用冷滑之剂。此是阴毒气在小腹所致也，当知。

仲景风湿相搏，骨节疼烦，不得屈伸，近则痛转剧，汗出短气，小便不便，恶风不欲去衣，或身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海藏云：加茯苓尤佳。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海藏云：加大黄芪尤佳。若腹痛者，尤宜此汤。仲景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论阴证小便赤

举阳证 伤寒外感，四肢微厥，邪热入里，大便燥，小便赤而涩少，是谓热也。惟阴证内感，阳走于外，虚热在皮毛之间，肺气受邪，下输于膀胱，故令小便如灰汁，兼胃虚不能食。戊与癸合，虚邪所化，赤如灰汁，色虽如此，但尿时茎中不涩而快利也。

论得后出余气而解

病人服温热之药，时有下气者，知阴气出也。韩氏治下焦寒，用灰包熨法，得下利一两行，小便一两次，及少有汗，阴气出而下泄，知其为必解也。予以是知服调中、理中及诸附子等药后，时有下气者，阴化而出，即为解。若遇外阳内阴之证，身表四肢尽热，语言错乱，疑作谵语，阳证者当去盖覆，令胸膛两手微露见风，以手按执之，久之肌肉骨间不热者，即非阳证，真阴证也。

上此一条，后辨谵语形状。

论狂言若有所失

恍惚狂言，若有所遗，妄闻妄见，意有所期，及从而叩，或忘或知，神去而溃，命将何依！世人不识，反作热疾，以脉别之，自然不疑。故经曰：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生，失神者亡。正谓是也。

问：内感阴证，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者，何也？

答曰：有汗而解者，或壮年津液尚全，或温之早而得治，或传不逆而顺经，或素得养而强本，所以俱汗而解也。无汗而解者，或老年血气俱衰，或温之迟而失治，或经过期而不传，或素无养而亏本，所以俱无汗而解也。有汗而解者，间有所遗；无汗而解者，邪岂能尽？故神痴而弱，不能复旧，须待饮食渐增，因食微润，然后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医者不可不知！

《衍义》曰：太阴元精石合他药，涂大风疾，别有法。阴证伤寒，指甲而色青黑，六脉沉细而疾，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腹疼痛，亦须佐他药兼之。《图经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附正阳丹

古方不用，今《活人》伤寒其著者，治伤寒三日，头痛壮热，四肢不利，正阳丹。太阴元精石、消石、硫黄各二两，硇砂一两，四物都细研，入瓦瓶子固济，以炭半斤，于瓶子周一寸愣之，约近半日，令药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腊月雪水拌匀，湿入瓷瓶子中，屋后北阴下阴干，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细研，以面糊为丸鸡头实大。先用热水浴，后以艾汤研下一丸，以衣盖取汗出为差。

论脉次第

外感者，先太阳，次阳明，次少阳，次太阴，次少阴，次厥阴；内感者，先三阴而无定，次少阳，次阳明，次太阳，为极高之分。

阳从内消，从右手脉先陷，左手浮，右手沉。

阳从外走，从左手脉先陷，右手浮，左手沉。

其脉或有不然者，阴阳之变易无定也。许学士云：阴阳交互最难明，正在此耳！

阳脉沉而滑，若浮者，欲升而汗也。

阴脉沉而细，本体也。

若浮而有力者，阳气生也。

若浮而无力者，阳气走也。

若浮若沉，或有力，或无力，阴阳交争而未定也，惟外热内寒者，多有此脉。

用附子法

古人用附子，不得已也，皆为身凉脉沉细而用之。若里寒身表大热者不宜用，以其附子味辛性热，能行经而不止，身尚热，但用干姜之类，以其味苦，能止而不行，只是温中一法。若身热消而变凉，内外俱寒，姜、附合而并进，温中行经，阳气俱生，内外而得可保康宁，此之谓也。若身热便用附子，窃恐转生他证，昏冒不止。可慎！可慎！

论阴阳易分热寒

阴阳各相易证，仲景止用烧裩散，言至简而意至有余也。故朱奉议立阴阳易证为二条，后人始知有寒热之别也。故热者有上烧裩散，而又有竹皮汤、青竹茹汤，寒者有雚鼠粪汤，而又有当归白术汤。至子校正方妙香丸条下，治杂病阴阳易，药中有牛黄、脑、麝之类，是知治热证也，岂可一涂而取哉？学者详之。

圣人立阴阳易条，虽不尽言，特举其宏纲而已，是以后之述者，尽心焉尔矣可也。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

海藏云：若阴阳易证，果得阴脉，当随证

用之。

若脉在厥阴，当归四逆汤送下烧褌散。

若脉在少阴，通脉四逆汤送下烧褌散。

若脉在太阴，四顺理中汤送下烧褌散。

所用之药，各随其经而效为之速也，宜矣！

上此一条，随经药下烧褌散，所以补古人所不完处。

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治阴阳方

扁鹊云：治阴阳易伤寒，烧妇人月经衣，热水服方寸匕。仲景云：伤寒阴阳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褌散主之。

烧褌散

上取妇人中褌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褌裆，烧灰用之。

《活人》�concerning鼠粪汤

疗伤寒病后男子阴易。

韭白根一把　�concerning鼠粪一十四枚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再煎三沸，微温尽服。必有粘汗出为效，未汗再服。亦理诸般劳复。鼠屎，两头尖者是也。

海藏云：经不言�concerning鼠粪，只言牡鼠粪两头尖，治劳复。文具鼷鼠条下，又分鼠也，并不见�concerning鼠之名。晏鼠大兽如猪，分鼠之形，以其肥亦如猪形，�concerning之名想亦出此。牡即父也，雄也，在野难得，在人家诸物中遗下两头尖者，亦可用。�concerning，牡豕也，子路佩�concerning。

许慎云：菜一名久者，谓之韭，园人种之，岁三四割，其根不伤，冬培之，先春复生，信乎其久者也。

《易稽览图》云：政道得则阴物变阳。郑康成云：若葱变韭是也，然则葱冷而韭温可验。

《活人》治阴阳易证，�concerning鼠粪汤用韭白根，非独取其性温也，盖亦取其阴物变阳之意，述类象形，古人以至于此。

竹皮汤

疗交接劳复，卵肿，腹中绞痛，便绝。

竹皮青刮一升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绞去滓，分服立愈。

青竹茹汤

妇人病未平复，因有所动，致热气上冲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风状，宜青竹茹汤。

瓜蒌根无黄者一两　青竹茹刮半斤淡竹是也

上以水二升半，煮取二合，去滓，分二三服。

当归白术汤

妇人未平复，因有所动，小腹急痛，腰胯疼，四肢不住举动，无发热者，宜当归白术汤。

白术一分　当归一分　桂枝一分　附子一分，生　生姜半两　甘草一分　芍药一分　人参一分　黄芪一分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通口服一盏，食顷，再服，温覆微汗差。

海藏云：四肢不住举动，振摇即反覆，皆是。

发明仲景活人

烧褌散灰性虽无寒热，只是推出阴中外来著人邪气，述类象形之法，圣人以至于此。故成无己云：烧褌散导出阴气是也。若阳脉用竹皮、青竹茹汤，若阴脉用�concerning鼠粪、当归白术等汤。此朱公出人意表，而后之述者之不可及也。

妙香丸

辰砂飞研，九两　龙脑　腻粉研　麝香研，各三分　牛黄三钱　金箔九十个，研　巴豆三百一十五个，去皮心膜，炒热，研如面，去油

上合研匀，炼蜜出净黄蜡六两，入白沙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

若男子妇人因病伤寒时疾，阴阳气交，结伏毒气，胃中喘躁，眼赤，潮发不定，再经日数七八日已下，至半月日未安，医所不明证候，脉息交乱者，可服一丸，或分作三丸亦可，并

用龙脑、腻粉、米饮调半盏已来，下此一服，每丸上用针投一眼子。如有余说，尽依局方法。

仲景活人举阴阳易证，若脉果阴，当用烧裩散下之，入三经药内调服，最为的当。其余杂阴证内，但有腰膝冷痛，宜各本经药内加丁香、沉香二味，不惟腰膝得暖，抑亦沉坠峻下入于阴部，为效速也。兼二药本经所言，治肾气壮阳，与诸姜、桂、乌、附、茱萸等药，佐使相助，为效大倍，不可不知。

医书辞藻比之儒书，甚不美于观览，非若嘲风弄月之篇之畅怀也，非若礼义廉耻之典之壮志也，又非若忠节孝行之传之耸动人之奇称也，故士宦恶其技之末而不之学焉。是以世人所重者鲜，一旦抱疾，委命他人，岂非智邪?况伤寒古今为一大病，阴证一节，害人为尤速。予因暇日，集此略例，庶几有望于好生之君子者，或有人焉!读是书也，当反复披玩，前后贯通，但云此非空谈，施于实用可也。若悟则康宁可期，昧则疾横继至，利害天壤，可不畏欤!知乎此，则畅怀之乐，壮志之快，奇称之美，悉备于我，昧孰大焉? 既足以却疾活命，又足以保命延年，其乐宁有涯涘哉! 范文正公云:不为名相，当为名医。意亦不出此耳!

七月十三日再题

予作《阴证论》一书，其本有三，有多寡之异焉，非固如是之不同也。大抵圣贤之言，非一读而能尽，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已足为已定，而不为之增益也。故初本在河南，傅梦臣辈所录，则简而少；次本在吾乡，寄北京时，颇增三二论；自壬辰至丙申几五载，而复增随条，并药后断例。前人所言本意，与其所从来，或为之是，或为之小异，或又有言外不尽之机，一一具陈之。欲质之明者，则求之诸郡而不可得，但读之既笑且嘻，长叹而已，不知何日复得吾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吾之心始可以少安矣！吾之所以书此者，犹恐其未尽前人之意耳！

丙申秋二十有一日再题

附:海藏治验录

外阳内阴

牌印将军完颜公之子小将军,病伤寒六七日,寒热间作,腕后有斑二五点,鼻中微血出。医以白虎汤、柴胡等药治之不愈。及余诊之,两手脉沉涩,胸膈间及四肢按执之殊无大热,此内寒也。问其故,因暑热卧殿角之侧,先伤寒,次大渴饮冰酪水一大碗。外感者轻,内伤者重,外从内病,俱为阴也。故先斑衄,后显内阴,寒热间作,脾亦有之,非往来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而愈。

阳狂

彰德张相公子谊夫之妻许氏,乃状元许先之之女,绍明之妹也。病阳厥怒狂,发时饮食四五倍,骂詈不避亲疏,服饰临丧,或哭或歌,或以刃伤人,不言如哑,言即如狂,素不知书识字,便读文选。人皆以为鬼魔,待其静诊之,六脉举按皆无,身表如冰石,其发也叫呼,声声愈高。余昔闻洁古老人云:本经言夺食则已,非不与之食而为夺食也,当以药大下之而使不能食,为之夺食也。予用大承气汤下之,得藏府数升,狂稍宁。待一二日复发,又下之,得便数升,其疾又宁。待一二日又发,三下之,宁如旧。但不能食,疾稍轻而不已,下之又五七次,计大便数斗,疾缓身温,脉生,至十四日其疾愈,脉如旧,困卧三四日后起苏,饮食微进,又至十日后得安。始得病时,语言声怒非常,一身诸阳尽伏于中,隐于胃,非大下之可乎?此易老夺食之意也。

上阳狂一条,本不当列阴证中,今暨阴狂证并列,其狂则一,其为寒热二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读者至此,其三复之。

阴狂

宝丰阿磨堆候君辅之县丞,为亲军时,饮食积寒,所伤久矣。一日病,其脉极沉细易辨,即阴证无疑。内寒外热,故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语言狂乱。家人惊曰:发斑,谵语,莫非热乎?余曰:非也。阳为阴逼,上入于肺,传之皮毛,故斑微出;神不守舍,故错言如狂,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余与姜、附等药,前后数日,约二十余两后,出大汗而愈。及见庭中物色儿童鸡犬,指之曰:此正我二三日间梦中境物也。然则神不守舍信矣!愈后起行,其狂又发,张目而言曰:今我受省札为御马群大使,如何不与我庆。及诊之,脉又沉迟,三四日不大便。余与理中丸,三日内约半斤,其疾全愈。候公之狂,非阳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阴也,但脉阴为验。学者当审独取诸脉,不凭外证可也。

阴易

宝丰候八郎,外感风,内伤冷,自服通圣散,大汗出,内外阳气俱脱,不及治而死。其子国华,又病伤寒四五日,身微斑,渴饮水。及诊之,沉弦欲绝,厥阴脉也。温药数日不已,又以姜、附等药,微见脉生。因渴私饮水一盂,脉复退,但见头不举,目不开。问之,则犯阴易。若只与烧裩散,则寒而不济矣。遂煎吴茱萸汤一大服,调烧裩散,连进二服,作大汗,两昼夜汗止。何以然?以其至阴,汗从骨髓中得温而出,所以两昼夜方止。

夜服

宝丰弋唐臣,时始冠,平日饮食嗜冷,久遂成阴证,脉迟七八至一止,二三日后脉仅三至。余亟进温热之剂数服,四五日不解,遂续夜半一服,昼三夜一,脉颇生。一夕误阙其药,明旦证遂增剧,复连进前药,七日兼夜,脉生,大汗而解。人问其故,余曰:人与天地同一气耳!阳病昼剧而夜宁,阴病夜剧而昼宁,各从其类而化也。今病阴极,至夜尤甚,故令夜半

服药。何以然？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子后所生之阳，则阴易退而阳易生矣！此一条具见前章。

阴血

潞州义井街北浴堂秦二母，病太阴证，三日不解，后呕逆恶心，而脉不浮。文之与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复与黄芪建中等药，脉中得之极紧，无表里，胸中大热，发渴引饮。众皆疑为阳证，欲饮之水，余与文之争不与。又一日与姜、附等药，紧脉反细沉，阳犹未生，以桂、附、姜、乌之类酒丸，每百丸接之，二日中凡十余服，渴止，脉尚沉细，以其病人身热，躁烦不宁，欲作汗，不禁其热，去其衣被盖覆，体之真阳营运未全，而又见风寒，汗不能出，神愦不醒。家人衣之，装束甚厚，以待其毙。但能咽物，又以前丸接之，阳脉方出而作大汗。盖其人久好三生茶，积寒之所致也。愈后，大小二便始得通利，翌日再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然。文之疑不能判，余教以用胃风汤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所未尝见也，治宜详之。大抵前后证变之不同，以脉别之，最为有准，不必求诸外证也。

鼓击脉

子秦二又病，太阳证悉具，其脉浮数，初为阳证经所受邪也，神术汤解之，未三日变为阴证。何以然？旺火投盛水也，以其素服三生茶及好食诸冷物，数年来脏腑积而为痼疾，一身之经皆凝寒浸渍，酝酿而成太阴，脉亦从此而变其状，非浮非沉，上下内外举按极有力，坚而不柔，非若阳脉来之有源，尺以下至宛中全无，惟三部中独见鼓击，按之触指，突出肤表异常。紧为甚，所禀元阳无一身游行之火独萃于胸中，寒气逼之，故搏而大，有加数倍，往来不可以至数名，纵横不可以巨细状。五日后文之与姜、附等剂而复振摇，又与真武、四逆等汤，烦躁大渴不止，若更接姜、附，其汗必作。其人自疑为热而益饮水，及得水稍苏斯须，脉陷沉而紧，厥逆神愦。至六日晡前后，大便秘结，小便赤色而少，强溲得涓滴，时手冷至肘，足冷至膝，脉将绝而不可救，欲复与四逆等汤，恐烦躁私饮而生变。文之请曰：何法以治？余教以乌、附、姜、桂、良姜等，佐以芍药、茴香之类，酒糊丸，引而下之，而使不僭。急服之百丸，昼夜相接八九，阳气从下复生，胸膈不烦躁，不思水，与温剂则微咽，大便软，屡下气，阴得以出，小便通快，成剂如灰汁，脉微生，服丸至千半，阳气遍体作汗而愈。后神又不全，少气乏力，又与温中等药数服，然后良愈。非平昔饮冷，肠胃积寒之久者，脉不如此之鼓击也。鼓击者何？虽可谓大，非大也，忿怒也。宜详审辨认，世罕有之。大抵此脉属紧，比紧为尤甚，故名鼓击也。仲景云：诸紧为寒。又云：脉浮而紧，寒在表也；脉沉而紧，寒在里也。紧似弦而非，有如牵绳之状，即为紧也，非带洪而有源也。成无己云：累累如循长竿，连连而强直也。通真子歌云：累累如循长竿，连连而强直也。通真子歌云：紧若牵绳转索初。海藏云：牵绳之紧，循竿之直，二者皆近于鼓击，鼓击者，尤甚于二脉数倍。启玄子云：盛脉同阳，四倍已上，阴之极也。

腹痛

潞州提领姬世英，平昔好冷物凉药，自谓膏粱充肥必多热，因眼疾，又并服寒剂，数日遂得阴病，脉紧而无力，自胸至脐腹下，大痛剧甚，凡痛则几至于毙。去岁已尝有此证，求治于宋文之得愈。今复病，尤甚于去年，又亟命文之。文之与姜、附等剂，虽稍苏，痛不已。遂以文之所用药内倍芍药令服之。予谓病者曰：良久痛当自胸中下，节次至腹，或大便得利，或后出余气，则寒毒得以出矣！后果如其言，翌日愈后，令常服神应丸，以断其积寒之根。

后 序

《阴证略例》一册,元·海藏老人王好古撰。以伤寒阴证较阳证尤难辨,故作专书以发明之。审证用药,具有条理,前有麻革信之序。考《四库》著录,海藏医书有《医垒元戎》十二卷,《此事难知》二卷,《汤液本草》三卷,独无此书,盖当时尚未出也,而明人论《东垣十书》者,亦未见此书,知为罕觏之秘笈矣。此本前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一印,又有惠定宇手定本一印,又有孙印从沾庆增氏二印,中有惠栋之印字曰定宇二印,后有孙庆增家藏一印,近为吾友震泽吴君晓钲所得,真旧钞也。好古,字进之,赵州人,以进士官本州教授,自金入元,少时与李杲东垣同游张元素洁古之门,而年辈较晚,其后复从学于东垣,故《医垒元戎》称先师洁古老人,又称东垣李明之先生。而此书麻序但云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册末自题亦云:不知何日复得吾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并不及洁古何欤?然书中首列岐伯阴阳脉例,即次以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乃次以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而伊尹、扁鹊、仲景诸例具论于后,虽不称先师,而尊师之意已隐然见于言外矣!或有訾其用药过于温热者,不知专论阴证,何可杂入阳证治法!海藏著述俱存,岂但能治阴证,不能治阳证者,安得以后人不辨阴阳,偏执诒误,追咎古人哉?自序题壬辰岁,为金哀宗天兴元年,即蒙古太宗四年,册末自题称丙申秋,乃蒙古太宗八年,金亡已三年矣!麻序题岁癸卯,则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之二年也。《医垒元戎》成于丁酉岁,在此书后一年,唯《此事难知》自序题至大元年,则上距金亡已七十余年,岂海藏享上寿,至武宗时犹存耶?抑至大当是至元,刊本之讹耶?并书以俟考。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秋七月鸟程汪曰桢书于上海寓舍

伤寒明理论

〔宋〕 成无己 撰述
〔明〕 吴学勉 校阅

《伤寒明理论》提要

宋·成无己撰。据《四库》提要载：凡五十篇，又论方二十篇。于君臣佐之义，阐发甚明。严器之序，称无己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旨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释"战栗"而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谵语"、"郑声"，令虚实之灼知，"四逆"与"厥"，使浅深之类明云云。张孝忠跋，亦称无己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绍兴庚戌得伤寒论注十卷于医士王光廷家，后守荆门，又于襄阳访得明理论三卷，因即为刊版于彬山。可见当时之重视此书。其价值可知矣。

《伤寒明理论》序

余尝思历代明医，回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圣之经，才高识妙，探微索隐，研究义理，得其旨趣，故无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或死或愈，止于六七日之间，十日以上，故汉·张长沙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为《伤寒论》一十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然自汉逮今，千有余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后人皆不得其门而入，是以其间少于注释，缺于议义。自宋以来，名医间有著述者，如庞安常作《卒病论》，朱肱作《活人书》，韩祇和作《微旨》，王实作《证治》，虽皆互有阐明之义，然而未能尽张长沙之深意。聊摄成公，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该博，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释"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谵语"、"郑声"令虚实之灼知；"四逆"与"厥"，使浅深之类明，始于"发热"，终于"劳复"，凡五十篇，目之曰《明理论》，所谓真得长沙公之旨趣也。使习医之流，读其论而知其理，识其证而别其病，胸次了然而无惑，顾不博哉？余家医业五十载，究旨穷经，自幼迄老，凡古今医书，无不涉猎，观此书义理灿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

岁在壬戌八月望日锦屏山严器之序

《伤寒明理论》目录

卷上

发热 …… (69)
恶寒 …… (69)
恶风 …… (70)
寒热 …… (70)
潮热 …… (70)
自汗 …… (71)
盗汗 …… (71)
头汗 …… (71)
手足汗 …… (72)
无汗 …… (72)
头痛 …… (73)
项强 …… (73)
头眩 …… (73)
胸胁满 …… (74)
心下满 …… (74)
腹满 …… (75)
少腹满 …… (75)
烦热 …… (76)
虚烦 …… (76)
烦躁 …… (76)
懊侬 …… (77)
舌上胎 …… (77)
衄血 …… (77)
哕 …… (78)
咳 …… (78)

卷中

喘 …… (80)
呕吐 …… (80)
悸 …… (81)
渴 …… (81)
振 …… (81)
战栗 …… (82)
四逆 …… (82)
厥 …… (82)
郑声 …… (83)
谵语 …… (83)
短气 …… (84)
摇头 …… (84)
瘛疭 …… (84)
不仁 …… (85)
直视 …… (85)
郁冒 …… (85)
动气 …… (85)
自利 …… (86)
筋惕肉瞤 …… (87)
热入血室 …… (87)
发黄 …… (88)
发狂 …… (88)
霍乱 …… (88)
畜血 …… (89)
劳复 …… (89)

卷下

诸药方论 …… (92)
桂枝汤方 …… (92)
麻黄汤方 …… (92)
大青龙汤方 …… (93)
小青龙汤方 …… (93)
大承气汤方 …… (94)
大柴胡汤方 …… (94)
小柴胡汤方 …… (95)
栀子豉汤方 …… (95)
瓜蒂散方 …… (96)
大陷胸汤方 …… (96)
半夏泻心汤方 …… (96)
茵陈蒿汤方 …… (97)
白虎汤方 …… (97)
五苓散方 …… (97)

理中圆方 …… (97)
四逆汤方 …… (98)
真武汤方 …… (98)
建中汤方 …… (98)
脾约圆方 …… (99)
抵当汤方 …… (99)

伤寒明理论　卷上

宋　聊摄　成无己撰述
明　新安　吴勉学师古校阅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发　热

伤寒发热，何以明之？发热者，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燔燔然散而成热者是也。与潮热、寒热若同而异，与烦躁相类而非。烦躁者在内者也。潮热之热，有时而热，不失其时；寒热之热，寒已而热，相继而发；至于发热，则无时而发也。有谓翕翕发热者，有谓蒸蒸发热者，此则轻重不同，表里之区别尔。所谓翕翕发热者，谓若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故与桂枝汤发汗以散之；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薰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故与调胃承气汤攻下以涤之。其发热属表者，即风寒客于皮肤，阳气怫郁所致也；其发热属里者，即阳气下陷，入阴中所致也。观其热所从来，而汗下之证明其辨焉。若热先自皮肤而发者，知邪气之在外也；若热先自里生而发达于表者，知邪气之在里也，举斯二者，为邪气在表在里而发热也。惟其在表在里俱有发热，故邪在半表半里者，亦有发热之证，何者？以表证未罢，邪气传里。里未作实，是为半表半里。其发热者，或始自皮肤而渐传里热，或始自内热而外达于表。盖邪气在表发热者，则表热里不热也；邪气在里发热者，则里热甚而达于表也；其在半表半里发热者，则表里俱发热，而但热又轻于纯在表者也。经虽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然少阴病始得之，亦有反发热者，盖亦属其表也，特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发汗者，是已发热，为伤寒之常也。一或阴阳俱虚与其下利新汗后，又皆恶其发热也。经云：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下利发热亦死。《内经》云：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此名阴阳交，交者死也。斯亦发热也，讵可与寻常发热一概而论耶？医者更当明辨之。

恶　寒

伤寒恶寒，何以明之？恶寒者，风寒客于荣卫之中也。惟其风寒客于荣卫，则洒淅然恶寒也；惟其荣卫之受风寒，则嗇嗇然不欲舒也；其恶寒者，非寒热之寒也，又非恶风也。且恶风者见风至则恶矣，得以居密室之内，帏帐之中，则坦然自舒也，至于恶寒者，则不待风而寒，虽身大热而不欲去衣者是也。寒热之热，谓寒热更作，热至则寒无矣。其恶寒虽发热而不欲去衣也，甚则至于向火被覆，而犹不能遏其寒也。所以然者，由阴气上入阳中，或阳微，或风虚相搏之所致也。恶寒一切属表，虽里证悉具，而微恶寒者，亦是表未解也，犹当先解其外，俟不恶寒为外解，乃可攻里也。经曰：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也。谓如伤寒，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者，谓继之以发热，此则发于阳也；若恶寒而蜷，脉沉细而紧者，此则发于阴也。在阳者可发汗，在阴者可温里。恶寒虽悉属表，而在表者亦有虚实之别：若汗出而恶寒者，则为表虚，无汗而恶寒者，则为表实。表虚可解肌，表实可发汗。又有止称背恶寒者，背

者胸中之府。诸阳受气于胸中，而转行于背。《内经》曰：人身之阴阳者，背为阳，腹为阴。阳气不足，阴寒气盛，则背为之恶寒。若风寒在表而恶寒者，则一身尽寒矣。但背恶寒者，阴寒气盛可知也。经所谓少阴病一二日，口中和而背恶寒者，当灸之，处以附子汤者是矣。又或乘阴气不足，阳气内陷入阴中，表阳新虚，有背微恶寒者，经所谓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者是也。二者一为阴寒气盛，一为阳气内陷，又何以明之也？且阴寒气盛，岂又能消耗津液，故于少阴病，则曰口中润；如阳气内陷，则热烁津液为干，故于太阳病，则口燥舌干而渴也。二者均是背恶寒，要辨阴阳寒热不同者，亦于口中润燥可知。

恶　风

伤寒恶风，何以明之？《黄帝针经》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风邪中于卫也，则必恶风，何者？以风则伤卫，寒则伤荣，为风邪所中，于分肉不温而热矣，皮毛不充而缓矣，腠理失其肥，则疏而不密，开阖失其司，则泄而不固，是以恶风也。是恶风、恶寒二者，均为表证，其恶风则比之恶寒而轻也。恶寒者，啬啬然增寒也，虽不当风，而自然寒矣。恶风者，谓常居密室之中，帏帐之内，则舒缓而无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当风，淅淅然而恶者，此为恶风者也。恶寒则有属于阳者，有属于阴者。及其恶风者，悉属于阳，非若恶寒之有阴阳也，三阴之证，并无恶风者以此也。恶风虽悉在表，而发散又自不同：若无汗而恶风者，则为伤寒，当发其汗；若汗出而恶风者，则为中风，当解其肌。里证虽具，而恶风未罢者，尤当先解其外也。又有发汗多亡阳，与其风湿皆有恶风之证，盖以发汗多漏不止则亡阳，外不固，是以恶风也，必以桂枝加附子汤温其经，而固其卫。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湿胜自汗而皮腠不密，是以恶风也。必以甘草附子汤散其湿，而实其卫。由是观之，恶风属乎卫者可知矣。

寒　热

伤寒寒热，何以明之？寒热者，谓往来寒热也。经曰：邪正分争，往来寒热者，言邪气之入也，而正气不为之争，则但热而无寒也。乃有热而寒者，谓其正气与邪气分争，于是寒热作矣。争则气郁不发于外，而寒热争焉，争甚则愤然而热，故寒已而热作焉，兹乃寒热之理也。或谓寒热者，阴阳争胜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此阴阳之争也。何则？盖以寒为阴而热为阳，里为阴而表为阳，邪之客于表者为寒，邪与阳相争，则为寒矣；邪之入于里者为热，邪与阴相争，则为热矣。其邪在半表半里，外与阳争而为寒，内与阴争而为热矣，表里之不拘，内外之不定，或出或入，由是而寒热且往且来也。是以往来寒热，属半表半里之证，邪居表多则多寒，邪居里多则多热，邪气半在表半在里，则寒热亦半矣。审其寒热多少，见其邪气浅深矣。小柴胡汤，专主往来寒热，而又立成诸加减法，亦为邪气在半表半里，未有定处，往来不常。又寒热如疟，与夫发热恶寒，皆似而非也。然寒热如疟者，作止有时者也；及往来寒热，则作止无时，或往或来，日有至于三五发者，甚者十数发，其与疟状有以异也。至于发热恶寒者，为发热时，恶寒并不见，恶寒时热不见也，不若此热已而寒，寒已而热者。虽然，应往来寒热，属半表半里，当和解之。又有病至十余日，而结热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亦可与大柴胡汤下之，不可不知也。

潮　热

伤寒潮热，何以明之？若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也，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潮热属阳明，必于日晡时发者，乃为潮热。阳明

者胃，属土，应时则王于四季，应日则王于未申。经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盖邪气入胃，谓之入腑，腑之为言聚也，若府库之府焉。邪气入于胃，而不复传，邪气郁而为实热，随王而潮，是以日晡所发潮热者，属阳明也。惟其属阳明，故潮热为可下之证。经曰：潮热者实也。又曰：潮热者，此外欲解也，可攻其里焉。又曰：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即此观之，潮热属于胃者，昭然可见焉。虽然，潮热为里实可下之证，如或脉浮而紧，与其潮热而利，或小便难，大便溏者，皆热未全入腑，犹带表邪，当和解其外。外解已而小便利，大便硬者，乃可攻之。或谓潮热有属太阳、少阳者乎？少阳王于寅卯，太阳王于巳午，若热于此时发者，为邪未入胃，岂得谓之潮热？必待日晡所发者，乃谓之潮热，见其邪在胃也。遇疾值病，详而验之，始见得真也。

自　汗

伤寒自汗，何以明之？自汗者，谓不因发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内经》曰：阳气卫外而为固也。卫为阳，言卫护皮肤，肥实腠理，禁固津液，不得妄泄。汗者，干之而出。邪气干于卫气，气不能卫固于外，则皮肤为之缓，腠理为之疏，由是而津液妄泄，濈濈然润，蒸蒸然出，谓之自汗也。如发热自汗，出而不愈，此卫气不和，风邪干于卫也；太阳中暍，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暑邪干于卫也；多汗出而濡，此其风湿甚者，湿邪干于卫者也。是知卫气固护津液，不令妄泄，必为邪气干之而出也。风寒暑湿之毒，为四时之气，中人则为伤寒，风与暑湿为邪，皆令自汗，惟寒邪伤人，独不汗出，寒伤荣而不伤卫，卫无邪气所干，则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寒渐入里，传而为热，则亦使自汗出也。盖热则荣卫通，腠理开而汗泄矣。然自汗之证，又有表里之别焉，虚实之异焉。若汗出恶风，及微恶寒者，皆表未解也，必待发散而后愈。至于漏不止而恶风，及发汗后恶寒者，又皆表之虚也，必待温经而后愈。诸如此，皆邪气在表也。若汗出不恶寒者，此为表解而里未和也。经曰：阳明发热汗出，此为热越。又曰：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又非若邪气在表而汗出之可缓也。伤寒自汗之证为常也，设或汗出发润，与其出之如油，或大如贯珠，着身出而不流，皆为不治之证也。必手足俱周，遍身悉润，榖榖然一时间许，烦热已而身凉和，乃为佳矣。此则阴阳气和，水升火降，荣卫通流，邪气出而解者也。《内经》曰：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之谓也。

盗　汗

伤寒盗汗，何以明之？盗汗者，谓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则不论睡与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盗汗者，不睡则不能汗出，方其睡也，凑凑然出焉，觉则止而不复出矣。杂病盗汗者，责其阳虚也；伤寒盗汗者，非若杂病之虚，是由邪气在半表半里使然也。何者？若邪气一切在表干于卫，则自然汗出也。此则邪气侵行于里，外连于表邪，及睡则卫气行于里，乘表中阳气不致，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觉则气散于表，而汗止矣。经曰：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又阳明病，当作里实，而脉浮者，云必盗汗，是犹有表邪故也。又三阳合病，目合自汗。是知盗汗为邪气在半表半里之间明矣。且自汗有为之虚者、有为之实者，其于盗汗之证，非若自汗有实者，悉当和表而已。不可不知也。

头　汗

伤寒头汗，何以明之？头者诸阳之会也。邪搏诸阳，津液上凑，则汗见于头也。邪热内蓄，蒸发腠理，遍身汗出者，谓之热越。若身无汗，则热不得越，热蒸于阳，故但头汗出也。何者？以三阴之经，皆上至颈、胸中而还，不循于

头，独诸阳脉上循于头尔。经曰：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为热不得越而上达者也；又热入血室，与其虚烦，或阳明被火，及水结胸，皆但头汗出也。俱是热郁于内，而不得越者也。此数者，或吐或下，皆欲除其热也。或谓头汗之证，悉属阳明，而为里热也，而有不属阳明，属表者乎？且邪但在表者，则无头汗之证，必也寒湿相搏，与邪气半在表半在里者，乃有头汗也。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及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皆邪气半在表半在里，令头汗出也。湿家但头汗出，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相搏，令头汗出也。兹数者，皆邪气所干，令头额自然汗出，又不谓之逆。其小便不利，则恶见头汗出也；湿家下后，亦恶见头汗出也。兹二者乃为头汗之逆者也。何则？以小便不利而成关格，若头汗出，阳脱也。经云：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生，有汗者死。湿家下后，若额上汗出而微喘者，亦阳脱也。经云：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脉经》曰：阳气上出，汗见于头者，盖阳脱也。则知可治而治，知其不可治而不治，皆得十全之工者，在于明辨而审的也。

手 足 汗

伤寒手足汗出，何以明之？四肢者，诸阳之本，而胃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阳明之证也。阳经邪热，传并阳明，则手足为之汗出。阳明为津液之主，病则自汗出。其有自汗出者，有但头汗出者，有手足汗出者，悉属阳明也，何以使之然也？若一身自汗出者，谓之热越，是热外达者也；但头汗出者，是热不得越，而热气上达者也；及手足汗出者，为热聚于胃，是津液之傍达也。经曰：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必硬也，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由此观之，手足汗出，为热聚于胃可知矣。或谓热聚于胃而手足为之汗出，其寒聚于胃，而有手足汗出者乎？经曰：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瘕瘕，即是中寒者也。且热聚于胃，为可下之证，其寒聚于胃，为不可下，又何以明之？要明于此二者，必曰大便初硬后溏，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是以不可下者也。若大便难、谵语者，为阳明证具，则是可下之证。临病之际，宜须两审。

无 汗

伤寒无汗，何以明之？腠理者，津液凑泄之所为腠，文理缝会之中为理。津液为风暑湿气所干，外凑皮腠者，则为自汗出。若寒邪中经，腠理致密，津液内渗，则无汗。无汗之由，又有数种。如伤寒在表，及邪行于里，或水饮内蓄，与亡阳久虚，皆令无汗。其伤寒无汗，则腠理致密也。风中于卫，则腠理开而自汗，寒中于荣，则无汗，谓腠理闭也。经所谓太阳病恶风无汗而喘，及脉浮紧无汗发热，及不汗出而烦躁，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苦头痛，鼻干不得汗，脉浮尤汗而喘，与其刚痉无汗，是数者，皆寒邪在表而无汗者也。其邪气行于里，无汗者，为邪气在表熏发腠理则汗出，邪气内传不外熏发者则无汗。经所谓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及伤寒发热无汗，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与夫三阴为病，不得有汗，是数者，皆邪行于里而无汗者也。其水饮内蓄而无汗者，为水饮散而为津液，津液布渗而为汗，既水饮内蓄而不行，则津液不足而无汗。经所谓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是津液内渗而无汗者也。其阳虚无汗者，诸阳为津液之主，阳虚则津液虚少，故无汗。经所谓脉浮而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阳明病反

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之状，此以久虚故也，皆阳虚而无汗者也。如是者理之常也，又焉得为异哉？一或当汗而不汗，服汤一剂，病证仍在，至于服三剂而不汗者，死病也；又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黄帝谓阳脉之极也，死。兹二者以无汗为真病，讵可与其余无汗者同日而语也！

头　痛

伤寒头痛，何以明之？头痛谓邪气外在经络，上攻于头所致也。《难经》曰：三阳经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痛。言三阳之经上于头尔。然伤寒头痛者，太阳专主也。何者？以太阳之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经所谓太阳受病者，头项痛，腰脊强；又曰七日病衰，头痛少愈。虽然阳明、少阳亦有头痛，不若太阳之专主也。盖太阳为病属表，而头痛专为主表证，虽有风寒之不同，必待发散而后已。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伤寒也，麻黄汤主之；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桂枝汤主之；虽有伤寒六七日不大便，头痛有热者，而与调胃承气汤下之者；又云若小便清者，知热不在里，仍在表也，当与桂枝汤；以头痛未去，虽不大便六七日，其小便清者，犹为在表。是知头痛属乎表者明矣。头痛一切属三阳经也，而阴病亦有头痛乎？太阴、少阴二经之脉皆上至颈胸中而还，不上循头，则无头痛之证。惟厥阴之脉，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眦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病亦有头痛，经曰：干呕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者是矣。夫头者精明之府也，神明居之。小小邪气作为头痛者，必曰发散而可也。其或痛甚，入连于脑而手足寒者，又为真病，岂能发散而已哉？呜呼！头痛为外疾犹有不可治者，又矧脏腑之疾乎！

项　强

伤寒项强，何以明之？太阳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臂内，俠脊抵腰中。经曰：太阳之病，项背强痛而恶寒。以太阳感受风寒，则经脉不利，而项为之急，颈为之强尔。伤寒颈项强急者，太阳表证也，必发散而解之可也。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是皆发散之剂也。二者均是项背强而发散，又有轻重者。盖发热汗出恶风者为表虚，表虚者可解肌；无汗恶风者为表实，表实者可发汗，是以为治不同也。桂枝加葛根汤方，是桂枝加麻黄、葛根，又葛根汤方，亦是桂枝汤中加麻黄、葛根，深详究之，无汗恶风为表实，正可发汗，则于桂枝汤中加葛根麻黄为当矣，汗出恶风为表虚，表虚者可解肌，恐是桂枝汤中，但加葛根，而不加麻黄也。几音殊，几、引颈之貌。几、短羽鸟也，短羽之鸟，不能飞腾，动则先伸引其头尔，项背强者，动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太阳伤寒项背强，其或太阳中风，加之寒湿而成痉者，亦项强也。经曰：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金匮要略》曰：太阳病，其证项背强几几然，脉反沉迟者，此为痉，桂枝加栝蒌汤主之。虽项背强，然太阳病表证，悉当发散。又有结胸病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汤圆主之。临病之际，审其表里，可汗可下，随证投汤，则万全矣。

头　眩

伤寒头眩，何以明之？眊非毛而见其毛，眩非玄面见其玄，眊为眼花，眩为眼黑。眩也、运也、冒也，三者形俱相近，有谓之眩运者，有谓之眩冒者。运为运转之运，世谓之头旋者是

矣。冒为蒙冒之冒，世谓之昏迷者是矣。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以少阳居表里之间，表邪所传，渐行于里，表中阳虚，故时时目眩也。二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运眩冒者，以少阳与太阳并病，故眩者责其虚也。伤寒有起则头眩与眩冒者，皆发汗、吐、下后所致，是知其阳虚也，故《针经》有曰：上虚则眩，下虚则厥。眩虽为虚，而风家亦有眩者，盖风主运动故尔。伤寒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为阳明中风，是风亦主头眩也。诸如此者，皆非逆也。及其诸逆，发汗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命将难全。呜呼！病势已成，可得半愈；及病势已深，虽神医其能已之耶！

胸胁满

伤寒胸胁满，何以明之？胸胁满者，谓胸膈间气塞满闷也，非心下满者也。胁满者，谓胁肋下气胀填满也，非腹满者也。邪气自表传里，必先自胸膈，已次经心胁而入胃，邪气入胃，为入腑也。是以胸满多带表症，胁满者，当半表半里症也。经曰：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又曰：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是胸满属表，而须发汗者也。盖胸中至表犹近也，及胁者则更不言发汗，但和解而已。经曰：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又曰：胸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本太阳病不解，传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脉沉紧者，小柴胡汤主之。是知胁满属半表半里明矣。大抵胸胁满，以邪气初入里，未停留为实，气郁积而不行，致生满也，和解斯可矣。若邪气留于胸中，聚而为实者，非涌吐则不可已。故华陀曰：四日在胸，吐之则愈。是邪气已收敛而不散漫者，则可吐之。《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胸膈之上为高，越之为吐也。经曰：病在胸中当吐之。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则以栀子豉汤吐之；若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则以瓜蒂散吐之。二者均是吐剂，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客热也，瓜蒂散吐胸中痰实宿寒也。若能审明药剂之轻重，辨别邪气之浅深，对症投汤，不为效者，未之有也。

心下满

伤寒心下满，何以明之？心下满者，谓正当心下高起满硬者是矣。不经下后而满者，则有吐下之殊。若下后心下满者，又有结胸、痞气之别。经曰：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又曰：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攻之。兹二者，为不经汗下而心下满者。或吐之，或下之，看其邪气之高下。高者则因而越之，下者则因而竭之，要在泄其邪也。至于阳明病，虽心下硬满，又未可攻。经曰：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是邪气自表传里，至于心下留结为实者，则不可下，乃吐之可也。若未全为实者，则不可下，故有此戒也。又邪气在表，未应下而强下之，邪气乘虚结于心下，实者硬满而痛为结胸，虚者满而不痛为虚痞。经曰：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但满而不痛者，此为虚痞。盖实邪留结，则为硬为痛；虚邪留滞，则但满而不硬痛也。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明其邪实可知矣。脉浮而紧，而反下之，邪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明其邪虚可知矣。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表邪未罢，医反下之，胃中空虚，客气动膈，阳气内陷，心中因硬，则为结胸，须陷胸汤圆攻之可也。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心下痞硬而满，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而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须诸泻心汤散可也。二者俱是心下满硬，一为

虚，一为实，凡投汤者，大须详审。结胸虽为实邪，众皆共知，当用陷胸汤圆下之。或脉浮大者，则不可下，下之则死。即是犹带表邪，未全结实，下之重虚其里，邪深结则死。设或结胸形证悉具，而加之烦躁者，又为不治之疾。药之所以能胜邪者，必待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汗吐下之，以逐其邪气。邪气胜，胃气绝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布，虽神丹其何能为效也！

腹　满

伤寒腹满，何以明之？腹满者，俗谓之肚胀是也。华陀曰：伤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谓入腑也，是在腹也，犹未全入里者。虽腹满为里证，故亦有浅深之别。经曰：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是其未全入腑。若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谓之邪气已入腑也。伤寒邪入腹，是里证已深，故腹满乃可下之者多矣。如经曰：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少阴病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诸如此者，皆为里证是也。虽曰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去之，然腹满不减者，则为实也，若腹满时减者，又为虚也，则不可下。经曰：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金匮要略》曰：腹满时减复如故，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和之。盖虚气留滞，亦为之胀，但比之实者，不至坚痛也。大抵腹满属太阴证也。阳热为邪者，则腹满而咽干；阴寒为邪者，则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太阴者，脾土也，治中央，故专主腹满之候。又发汗吐下之后，因而成腹满者，皆邪气乘虚内客为之，而所主又各不同。经曰：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伤寒吐后腹胀满者，调胃承气汤主之；伤寒下后，心烦腹胀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三者有当温者，有当下者，有当吐者，何？邪气不一也。且发汗后腹满当温之，邪气在表，因发散则邪去，胃为津液之主，发汗亡阳，则胃气虚而不能敷布，诸气壅滞，而为胀满，是当温散可也。吐后腹满可下之，邪气在胸者，则可吐之，吐之邪去则安。若吐后邪气不去，加之腹胀满者，是胸中之邪，下传入胃，壅而为实，故生胀满，当须下之可也。下后腹满可吐者，邪气在表，未传入腑而妄下之，邪自表乘虚而入，郁于胸中，而为虚烦，气上下不得通利者，腹为之满，故当吐之可也。凡为医者，要识邪气所起所在，审其所起，知邪气之由来，观其所在，知邪气之虚实，发汗吐下之不差，温补针艾之适当，则十全之功，自可得也。

少　腹　满

伤寒少腹满者，何以明之？少腹满者，脐下满是也。少腹者，下焦所治。《难经》曰：下焦者，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其治在脐下。邪气自上而下，至于下焦，结而不利，故少腹满也。胸中满，心下满，皆气尔，即无物也；及腹满者，又有燥屎为之者；至于少腹满者，非止气也，必有物聚于此，而为之满尔。所以然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阳，清阳归之；身半以下，同地之阴，浊阴归之。清者在上，而浊者在下。《内经》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当出不出，积而为满，是在上而满者气也，在下而满者物也。所谓物者，溺与血尔。邪气聚于下焦，则津液不得通，血气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滞于下，是生胀满，而硬痛也。若从心下至少腹，皆硬满而痛者，是邪实也，须大陷胸汤下之。若但少腹硬满而痛，小便利者，则是畜血之症；小便不利者，则是溺涩之症。经曰：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又曰：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谛也。其小便利而少腹满者，

为太阳随经，瘀血在里，太阳自入腑者也。经曰：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未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桃仁承气汤主之。是少腹硬满，为物聚于下可知矣。渗之利之，参酌随宜，可为上工。

烦　热

伤寒烦热，何以明之？烦者热也，与发热若同而异也。发热者，怫怫然发于肌表，有时而已者是也。烦者为烦而热，无时而歇者是也。二者均是表热，而烦热为热所烦，非若发热而时发时止也，故谓之烦热。经曰：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曰：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再与桂枝汤；又曰：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即此观之，烦为表热明矣。故又有烦疼，即是热疼；又有烦渴，即是热渴也。以烦为热，又何疑焉？至于胸中烦，心中烦，内虚烦，须皆以烦为热。设伤寒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与脉和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又皆为欲解。所以言大烦者，以肌表大热，则是邪热欲去，泄达于外也，故为欲解。《内经》曰：谨熟阴阳，以意调之。

虚　烦

伤寒虚烦，何以明之？虚烦者，心中郁郁而烦也。有胸中烦，有心中烦，有虚烦，诸如此者，皆热也。若止云烦者，表热也。及其邪热传里，故有胸中烦，心中烦，虚烦之别。三者要在观其热所从来，审其虚实而治，为不同也。如不经发汗吐下而烦者，则是传经之热，不作腑实者，但多和解而已。故经曰：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者，小柴胡汤主之；少阴病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少阴病，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是皆和解而彻热者也。若因吐下发汗后而烦者，则是内陷之烦，但多涌吐而已。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圆药大下后，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是皆取其吐而涌其热者也。虚烦之状，心中温温然欲吐，愦愦然无奈，欲呕不呕，扰扰乱乱，是名烦也。非吐则不能已。经曰：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脉乍结，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瓜蒂散。二者症均是烦也，药均是吐也，而又轻重之不同。吐下发汗后，邪气乘虚而入为烦者，则谓之虚烦，与栀子豉汤，则是吐剂之轻者；不因吐下发汗后，邪气结于胸中，则为膈实，与瓜蒂散，则是吐剂之重者。又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则是烦之实者也，与调胃承气汤下之。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则是烦之虚者也，与小建中汤补之。烦为热也。悸而复烦为虚者，以悸为虚，悸其而烦，故为虚也。少阳之邪入腑者，烦而悸，则为热也。大抵先烦而悸者，是为热也；先悸而烦者，是为虚也。《内经》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诚哉是言也。

烦　躁

伤寒烦躁，何以明之？烦为扰扰而烦，躁为愦躁之躁，合而言之，烦躁为热也。析而分之，烦也躁也，有阴阳之别焉。烦，阳也，躁，阴也。烦为热之轻者，躁为热之甚者。经有烦疼、烦满、烦渴、虚烦，皆以烦为热也。有不烦而燥者，为怫怫然便作躁闷，此为阴盛隔阳也，虽大躁欲于泥水中卧，但饮水不得入口者是矣。所谓烦躁者，谓先烦渐至躁也；所谓躁烦者，谓先发躁而迤逦复烦者也。烦躁之由，又为不同：有邪气在表而烦躁者，有邪气在里而烦躁者，有因火劫而烦躁者，有阳虚而烦躁者，有阴盛而烦躁者，皆不同也。经曰：当汗不汗，其人烦躁；太阳中风，脉浮而紧，不汗出而烦躁，

大青龙汤主之者，是邪气在表而烦躁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此有燥屎也，是邪气在里而烦躁者也。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太阳病二日反躁，火熨其背，令人大汗出，大热入胃，躁烦者，火劫令烦躁者也。阳微发汗，躁不得眠；与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者；及发汗若下之，病仍不去，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者，阳虚烦躁者也。少阴病，吐利手足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者，阴盛而烦躁者也。诸如此者，症之常也，非逆也。设或结胸症悉具，烦躁者死；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少阴病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是数者，又皆为不治之症。呜呼！烦躁为常有之疾，复有诸不治之症，临病者之侧，又当熟审焉。

懊　侬

伤寒懊侬，何以明之？懊者懊恼之懊，侬者郁闷之貌。即心中懊懊恼恼，烦烦侬侬，郁郁然不舒畅，愦愦然无奈，比之烦闷而甚者，懊侬也。由下后表中阳邪乘虚内陷，郁而不发，结伏于胸心之间，故如是也。经曰：表未解，医反下之，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又曰，下之益烦，心中懊侬如饥。即是阳气内陷，为诸懊侬也。其治之法，或吐之，或下之。若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与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而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二者为邪热郁子胸中，当须栀子豉汤吐之，以涌其结热也。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与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二者为邪热结于胃中，当须大承气汤、茵陈汤攻之，以涤其内热也。识诸此者，吐下之不差，汤剂之适当，则无不愈者。一或当汗反吐，疗热以温，则变证百出，斑出黄生者多矣。其为医者，请精究之。

舌　上　胎

伤寒舌上胎，何以明之？舌者心之官，法应南方火，本红而泽。伤寒三四日以后，舌上有膜，白滑如胎，甚者或燥、或涩、或黄、或黑，是数者，热气浅深之谓也。邪气在表者，舌上即无胎；及邪气传里，津液结搏，则舌上生胎也。寒邪初传，未全成热，或在半表，或在半里，或邪气客于胸中者，皆舌上胎白而滑也。经曰：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邪初传入里者也。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是邪气在半表半里者也。阳明病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是邪客于胸中者也。脏结宜若可下，舌上胎滑者，则云不可攻也，是邪未全成热，犹带表寒故也。及其邪传为热，则舌之胎，不滑而涩也。经曰：伤寒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大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是热耗津液，而滑者已干也。若热聚于胃，则舌为之黄，是热已深也。《金匮要略》曰：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若舌上色黑者，又为热之极也。《黄帝针经》曰：热病口干舌黑者死。以心为君主之官，开窍于舌，黑为肾色，见子心部，心者火，肾者水，邪热已极，鬼贼相刑，故知必死。观其口舌，亦可见其逆顺矣。

衄　血

伤寒衄者，何以明之？鼻中血出者是也。杂病衄者，责热在里；伤寒衄者，责热在表。何以言之？《病源》曰：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血得热则散，随气上从鼻中出，则为衄。是杂病者，责在里热也。经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宜麻黄汤；伤寒不大

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小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以此观之，是伤寒衄者，责其表热也。《千金翼》曰吐血有三种：一曰肺疽，二曰伤胃，三曰内衄，既吐血家谓之内衄。则其鼻中出血者，可谓之外衄，是经络之血妄行也。经络热盛，阳气拥重，迫血妄行，出于鼻则为衄。经曰：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又曰：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言衄为经中阳盛也。凡伤寒脉浮，鼻中燥，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是欲衄也。经曰：阳明病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又有不应发汗而强发汗，因致衄者。经曰：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是也。衄家虽为邪热在经，而又不可发汗。经曰：衄家不可发汗，发汗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前云桂枝汤、麻黄汤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发散经中邪气耳。若邪气不得发散，壅盛于经，逼迫于血，则因致衄也，即非桂枝、麻黄汤专治衄也。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是经中之邪，随血而散则解矣。故知衄者，不待桂枝汤、麻黄汤发散之也。衄者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黄帝又皆以为不治之疾。临病之际，审而治之，则不失矣。

哕

伤寒哕者，何以明之？哕者俗谓之咳逆者是也。愔音噎。近于哕。愔者，但胸喉间气，愔塞不得下通，然而无声也；若哕则吃吃然有声者是也。哕者成金也，胃受疾故哕。哕也，愔也，皆胃之疾，但轻重有差尔。虚寒相搏，反饮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愔，言胃气虚竭也。伤寒大吐大下之后，极虚复极汗出者，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又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即是观之，哕、愔皆胃疾可知矣。经曰：趺阳脉浮，则为气愔，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之过也。大抵妄下之后，胃虚气逆，则成哕也。经曰：湿家若下之太早则哕，本虚攻其热则哕，而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诸如此者，皆下之后，胃虚而哕者也。然愔者正为水寒相搏，必曰小青龙汤去麻黄加附子而可矣。至于哕者，则又热气壅郁，气不得通而成者也。轻者有和解之证，重者有攻下之候。经曰：有潮热，时时哕，与小柴胡汤者，即是和解之证也；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即可攻下之候也。伤寒至于哕，则病已极也，非若渴、烦等轻缓之候。如太阳中风，以火劫发汗，阴阳俱虚竭，身体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是言其极也；又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是为真病。其若是者，虽有神医之术，当斯脱绝之候，又何以措其手足哉？

咳

伤寒咳者，何以明之？咳者声咳之咳，俗谓之嗽者是也。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之，使气上而不下，逆而不收，冲击膈咽，令喉中淫淫如痒，习习如梗，是令咳也。甚者续续不已，连连不止，坐卧不安，语言不竟，动引百骸，声闻四近矣。咳之由来，有肺寒而咳者，有停饮而咳者，有邪气在半表半里而咳者，虽同曰咳，而治各不同也。《内经》曰：肺之令人咳，何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寒气，寒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咳嗽者，是肺寒而咳也。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小青龙汤主之；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者，真武汤加五味子、细辛、干姜主之；二者是停饮而咳者也。虽皆为水饮所作，而小青龙汤所主，为水饮与表寒相合而咳者；真武汤所主，为水饮与里寒相合而咳者，又不

可不知也。伤寒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咳者，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加干姜、五味子主之；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者，四逆散加干姜、五味子主之。二者是邪气自表传里而咳者。虽皆为邪气传里，而小柴胡汤所主，为阳邪传里，动肺而咳者；四逆散所主，为阴邪传里，动肺而咳者，又不可不识也。表寒也，里寒也，挟水饮则必动肺，以形寒寒饮则伤肺故也。阳邪也，阴邪也，自表传里，则必动肺，以脏真高于肺故也。咳为肺疾，治之必发散而可矣，而又有不可发汗者。经曰：咳而小便利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四肢厥逆冷。又曰：咳而发汗，蜷而苦满，腹中复坚。兹虽逆也，又脉散者，为心火刑于肺金，鬼贼相刑必死。临病之侧，可不察之？

伤寒明理论 卷中

宋 聊摄 成无己撰述
明 新安 吴勉学师古校阅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喘

伤寒喘者，何以明之？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其气逆而上行，冲冲而气急，喝喝而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滚肚，是为喘也。伤寒喘者，有邪气在表，气不利而喘者；有水气之气射肺而喘者，各不同也。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发汗后，饮水多必喘，必水灌之亦喘；伤寒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喘者，小青龙汤去麻黄加杏仁主之，是欲发散水寒也。经曰：喘而汗出者，与葛根黄芩黄连汤以利之；汗出而喘者，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以发之。二者如何而然也？且邪气内攻，气逆不利而喘者，因喘而汗出，见其邪气在里也，虽表未解，未可和之；若邪气外盛壅遏，使气不利而喘者，虽汗而喘不已，见其邪气在表也，虽经汗、下，亦可发之。此亦古人之奥义。伤寒止子邪气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坚。设或腹满而喘，则又为可下之证。经曰：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为因满胀而喘矣。又或邪气内盛，正气欲脱，气壅上逆，亦主喘也。经曰：直视谵语喘满者死。又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绝。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为命绝。皆为不治之喘也。省疾问病，更宜消息。

呕 吐

伤寒呕吐，何以明之？呕者有声者也，俗谓之哕；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干呕而无干吐，是以于呕则曰食谷欲呕，及吐则曰饮食入口即吐，则呕吐之有轻重可知矣。伤寒呕有责于热者，有责于寒者，至于吐家，则悉言虚冷也。经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又曰：胃中虚冷故吐也。呕家则不然，呕有热者，有寒者，有停饮者，有胃脘有脓者，皆当明辨之。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与其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大柴胡汤主之者，是邪热为呕者也。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与其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是寒邪为呕者也。先呕后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后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是停饮呕者。呕家有痈脓，不须治，脓尽自愈，是胃脘有脓而呕也。诸如此者，虽有殊别，大抵伤寒表邪欲传里，里气上逆则为呕也。是以半表半里证，多云呕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是知邪气传里者，必致呕也。至于干姜附子汤证云：不呕不渴，为里无热；十枣汤证云：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即此观之，其呕为里热明矣。呕家之为病，气逆者必散之，痰饮者必下之。《千金》曰：呕家多服生姜，此是呕家圣药。是要散其逆气也。《金匮要略》曰：呕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则止。是要下其痰饮也。呕多

虽有阳明证，不可攻者，谓其气逆而未收敛为实也。其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已为难治，盖谓其虚寒之甚也。医者必审其邪气之虚实，疾症之逆顺，为施药圆，治则当矣。

悸

伤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是也，筑筑踢踢然动，征征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种：一者气虚也，二者停饮也。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少阴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气虚而悸者也。饮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饮而悸者也。其气虚者，由阳气内弱，心下空虚，正气内动而为悸也；其停饮者，由水停心下，心为火而恶水，水既内停，心不自安，则为悸也。又有汗下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令悸者，与气虚而悸者，则又甚焉。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太阳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发汗；少阳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少阳病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是数者，皆汗后挟邪者，与其气虚而悸者，有以异也。或镇固，或化散之，皆须定其气浮也。又饮水过多，水饮不为宣布，留心下，甚者则悸。《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饮之为悸，甚于他邪，虽有余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气散，则无所不之，浸于肺则为喘为咳，传于胃则为哕为噎，溢于皮肤则为肿，渍于肠间则为利下，不可缓之也。经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与茯苓甘草汤，后治其厥，不尔水渍于胃，必作利也。厥为邪之深者，犹先治水，况其邪气浅者乎！医者可不深究之？

渴

伤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里有热也。伤寒之邪，自表传至里，则必有名证，随其邪浅深而见焉。虽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传经者，又有证形焉。太阳主气，而先受邪，当一二日发，头项痛而腰脊强者是矣。太阳传阳明，则二三日发，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也。阳明传少阳，则三四日发，胸胁痛而耳聋。此三阳皆受病，为邪在表，而犹未作热，故不言渴。至四五日，少阳传太阴经，邪气渐入里，寒邪渐成热，当是时也，津液耗少，故腹满而嗌干。至五六日，太阴传少阴，是里热又渐深也，当此之时，则津液为热所搏，渐耗而干，故口燥舌干而渴。及至六七日，则少阴之邪，传于厥阴，厥阴之为病，消渴，为里热已极矣。所谓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谓其热能消水也，所以伤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饮水，为欲愈之候，以其传经尽故也。是以厥阴病云：渴欲饮水，少少与之，愈者是也。邪气初传入里，热气散漫，未收敛成热，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虽渴，欲得饮水，又不可多与之，若饮水过多，热少不能消，故复为停饮诸疾。经曰：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勿多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使更与人作病也。若大渴欲饮水，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又曰：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至于大渴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皆欲润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差，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大祸，不可复救。然则悸动也，支结也，喘咳噎哕，干呕肿满，下利小便不利，数者皆是饮水过伤。而诊病之工，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振

伤寒振者，何以明之？振者森然若寒，耸然振动者是也；伤寒振者，皆责其虚寒也。至于欲汗之时，其人必虚，必蒸蒸而振，却发热

汗出而解。振近战也,而轻者为振矣。战为正与邪争,争则为鼓栗而战;振但虚而不至争,故止耸动而振也。下后复发汗振寒者,谓其表里俱虚也。亡血家发汗,则寒栗而振者,谓其血气俱虚也。诸如此者,止于振耸尔。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为振振摇者,二者皆发汗过多,亡阳经虚,不能自主持,故身为振摇也,又非若振栗之比。经曰: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汤者,皆温经益阳,滋血助气之剂,经虚阳弱得之,未有不获全济之功者。

战　栗

伤寒战栗,何以明之?战栗者,形相类而实非一也。合而言之,战栗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内外之别焉。战者,身为之战摇者是也;栗者,心战是也。战之与栗,内外之诊也。昧者通以为战栗也,通为战栗,而不知有逆顺之殊。经曰: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者。即此观之,战之与栗,岂不异哉?战之与振,振轻而战重也;战之与栗,战外而栗内也。战栗者,皆阴阳之争也。伤寒欲解,将汗之时,正气内实,邪不能与之争,则便汗出。而不发战也。邪气欲出,其人本虚,邪与正争,微者为振,甚者则战,战退正胜而解矣。经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者是也。邪气外与正气争则为战,战其愈者也;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栗为甚者也。经曰: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方其里气不守,而为邪中于正气,正气怯弱,故成栗也。战者正气胜,栗者邪气胜也。伤寒六七日,欲解之时,当战而汗出,其有但心栗而鼓颔,身不战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证多不得解,何者?以阴气内盛,正气太虚,不能胜邪,反为邪所胜也。非大热剂与其灼艾,又焉得而御之?

四　逆

伤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者是也。积凉成寒,积温成热,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伤寒始者邪在皮肤,当太阳、阳明受邪之时,则一身手足尽热,当少阴太阴受邪之时,则手足自温,是表邪渐缓而欲传里也。经曰:伤寒四五日,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是太阳之邪,传之少阳也。伤寒脉浮,手足自温者,是为击在太阴,是少阳之傅邪于太阴也。是知邪气在半表半里,则手足不热而自温也。至于邪传少阴,为里证已深,虽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温,是四逆也。若至厥阴,则手足厥冷矣。经曰: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四者皆是寒冷之物,而专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证也。又有四逆诸汤,亦治四逆手足寒,方用干姜、附子热药者,厥有旨哉。若手足自热而至温,从四逆而至厥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汤温之。大须识此,勿令误也。四逆与厥相近而非也。经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与厥有异也。吐利烦躁见四逆者死,是恶见其四逆也。诊视之间,熟详究之。

厥

伤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于四逆也。经曰: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谓阳气内陷,热气逆伏,而手足为之冷也。经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是知内陷者,手足为厥矣。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

亦是言发动其热也。先热而后厥者，热伏于内也；先厥而后热者，阴退而阳气得复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则是阳气不足，而阴气胜也。大抵厥逆为阴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进退之别。经曰：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厥四日，厥少热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病至厥阴，传经尽也。当是之时，阳气胜阴，厥少热多，其病则愈；或阴气反胜，阳不得复，厥多热少，其病则逆。厥为阴气至也，热为阳气复也。至于下利，则曰先厥后发热而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厥者复为热，为阳气得复，而利必自止；热者便为厥，是阴气还胜也，故复下利矣。诸阳受气于胸中，邪气客于胸中郁郁留结，则阳气不得敷布，而手足为之厥。经曰：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病在胸中，当吐之者是矣。厥为阴之盛也，若更加之恶寒而蜷者，阴气之极也，则难可制。经曰：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之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郑　声

伤寒郑声，为邪音也。孔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是谓郑声，为不正之音也。伤寒郑声者，则其声如郑卫之音，转不正也。经曰：虚则郑声。今汗后或病久，人声转者是也。以此为虚，从可知矣。又郑声者，重语也。正为声转也，若声重而转其本音者亦是矣。昧者殊不知此，妄以"重"为重叠之语，与谵语混而莫辨，遂止以身热脉数，烦渴便难而多言者为谵语，以身凉脉小，自利不渴而多言者为郑声，如此则有失仲景之本意。兼郑声淫，则语以正之，则郑声不为重叠，正为不正也。况仲景之书，三百九十余证，曲尽伤寒形候，未有脱落而不言者，若是郑声为多言，则于三阴门中，亦须条见。所以郑声别无证治者，是不与谵语为类也。虽曰虚矣，止为正气虚而不全，故使转声而不正也。明者鉴此，幸详究之。

谵　语

伤寒谵语，何以明之？谵者谓呢喃而语也，又作譫，谓妄有所见而言也。此皆真气昏乱，神识不清之所致。夫心藏神而主火，病则热气归焉。伤寒胃中热盛，上乘于心，心为热冒，则神昏乱而语言多出，识昏不知所以然，遂言无伦次而成谵妄之语，轻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语言差谬。有谵语者，有独语者，有狂语者，有语言不休者，有言乱者，此数者，见其热之轻重也。谵语与独语，虽间有妄错之语，若与人言有次，是热未至于极者也。经曰：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是病独语未为剧也。狂语者热甚者也，由神昏而无所见觉，甚则至于叫喊而言语也。言语不休者，又其甚也。至于乱言者，谓妄言骂詈，善恶不避亲疏，为神明已乱也。经曰：诸逆发汗，微者难差，剧者言乱，是难可复制也。谵语之由，又自不同，皆当明辨之。有补火劫谵语者，有汗出谵语者，有下利谵语者，有下血谵语者，有燥屎在胃谵语者，有三阳合病谵语者，有过经谵语者，有亡阳谵语者。经曰：大热入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又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是因被火劫谵语也；汗出谵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是汗出谵语者也；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是下利谵语者也；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是下血谵语者也；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是谓燥屎在胃谵语者也；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是三阳合病谵语者也；过经谵语者热也，当以汤下之，是过经谵语者也；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是以有通津

液后自愈，是亡阳谵语也。诸如此者，脉短则死，脉自和则愈。又身微热，脉浮大者生；逆冷脉沉细，不过一日死。实则谵语，气收敛在内，而实者本病也。或气上逆而喘满，或气下夺而自利者，皆为逆也。经曰：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谓其正气脱绝也。能知虚实之诊，能识逆从之要，治病疗病，则不失矣。

短　气

伤寒短气，何以明之？短气者，气短而不能相续者是矣，似喘而非喘，若有气上冲，而实非气上冲也。喘者张口抬肩，摇身滚肚，谓之喘也。气上冲者，腹里气时时上冲也。所谓短气者，呼吸虽数，而不能相续，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者，短气也。经所谓短气者众，实为难辨之证，愚医莫识之，为治有误者多矣。要识其短气之真者，气急而短促，谓之气短者是也。短气有责为虚者，有责为实者，要当明辨之。经曰：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此为短气之虚者也。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此为短气之实者也。又有属表，又有属里者，要当审视之。经曰：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与其风湿相搏，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汤主之者，是邪气在表而短气者也。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与其太阳病，医反下之，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是邪气在里而短气者也。虚也、实也、在表也、在里也，皆作短气，又何以辨其虚实也？大凡心腹胀满而短气者，邪在里而为实也；腹满满而短气者，邪在表而为虚也。大抵短气为实，《金匮要略》曰：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又水停心下，亦令短气，《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微者短气。即此观之，短气之由亦众矣。必审其形候，使的而不惑，必审其邪气，在表里之不差，随症攻之，了无不愈者矣。

摇　头

伤寒摇头，何以明之？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阳之脉，皆上于头；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阳脉不治，则头为之摇。伤寒摇头有三，皆所主不同也。有曰摇头言者，里痛也。以里有痛者，语言则剧，欲言则头为之战摇也。有曰独摇头，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以风盛于上，风主动摇故也。里痛非邪也，痛使之然；痉病非逆也，风使之然。至于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又谓之心绝。盖心藏神，而为阴之本，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阴阳相根，则荣卫上下相随矣。绝则神去而阴竭，阳无根者，则不能自主持，故头为之摇矣。王冰曰：滋苗者以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内绝其根，外作摇头，又何疑焉！心绝者真病也；风痉里痛者，邪气也。观其头摇，又当明其臧否焉。

瘛　疭

伤寒瘛疭，何以明之？瘛者筋脉急也，疭者筋脉缓也。急者则引而缩，缓者则纵而伸。或缩或伸，动而不止者，名曰瘛疭，俗谓之搐者是也。《黄帝内经》曰：病筋脉相引而急，名曰瘛疭。瘛谓若契合之契也。行则缓，卧则紧，从则纵。疭疾之纵者，谓若放纵之纵也。以急为瘛，以缓为疭，理至明矣。瘛疭者，风疾也，而瘛痛则瘛疭焉。伤寒瘛疭者，邪热气极也。热盛则风搏并经络，风主动，故四肢瘛疭而不宁也。故风温被火者，曰发微黄色，剧者如惊痫，时瘛疭，言其热气之剧盛也。伤寒病至于发瘛疭者，疾势已过矣，多难可制。《内经》曰：太阳终者，戴眼反折，瘛疭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著身不流，是见其瘛疭，为已过之疾也。又有四肢蠕习，为四肢动而不止，似瘛疭而无力，不得伸缩者也，此为肝绝。瘛疭之证虽难已，若能以祛风涤热之剂，折其大热，则瘛疭亦有生者。若妄加灼火，或饮以发表之药，则

死不旋踵。经曰：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不　仁

伤寒不仁，何以明之？仁，柔也。不仁，谓不柔和也，痒不知也，痛不知也，寒不知也，热不知也，任其屈伸灸刺，不知所以然者，是谓不仁也。由邪气壅盛，正气为邪气闭伏，郁而不发，荣卫血气虚少，不能通行，致斯然也。《内经》曰：荣气虚则不仁。《针经》曰：卫气不行，则为不仁。经曰：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即是言之，知荣卫血气虚少，不能通行，为不仁者明矣。经曰：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言此厥者，是正气为寒气所乘，为厥气也，非四肢逆冷之厥也。何者？盖以郁冒为昏冒，不仁为不知痛痒，得不为尸厥之厥耶！经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其乘寒之厥，郁冒不仁，即此尸厥可知矣。昔越人入虢诊太子为尸厥，以郁冒不仁为可治，刺之而得痊济者，实神医之诊也。呜呼！设或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此又为命绝，虽越人其能起之欤？

直　视

伤寒直视，何以明之？直视者，视物而目精不转动者是也，若目精转者，非直视也。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肝之外候也，精神荣焉。《针经》曰：五脏六腑之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睛，血之精为络，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五脏血气充荣，则目和而明矣。伤寒目直视者，邪气壅盛，冒其正气，使神智不慧，脏精之气不上荣于目，则目为之直视。伤寒至于直视，为邪气已极，证候已逆，多难治。经曰：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以肝受血而能视，亡血家肝气已虚，目气已弱，又发汗亡阳，则阴阳俱虚所致也。此虽错逆，其未甚也。逮乎狂言，反目直视，又为肾绝；直视摇头，又为心绝，皆脏气脱绝也。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濯者死，皆邪气盛而正气脱也。其或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是非直视也，此为内实也，可用大承气汤、大柴胡汤下之。直视为不治之疾，目中不了了为可治之候，二者形证相近，其为工者，宜熟视之。

郁　冒

伤寒郁冒，何以明之？郁为郁结而气不舒也，冒为昏冒而神不清也，世谓之昏迷者是也。郁冒之来，皆虚极而乘寒，则有之矣。经曰：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又曰：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是知因虚乘寒，乃生郁冒。《金匮要略》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又曰：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坚，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即此观之，郁冒为虚寒可知矣。又或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又为死证，盖谓其虚极而脱也。观其郁冒，幸无忽焉。

动　气

伤寒动气，何以明之？动气者，为筑筑然动于腹中者是矣，脏气不治，随脏所主，发泄于脐之四傍，动跳筑筑然，谓之动气。《难经》曰：肝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心内

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肺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肾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是脏气不治，腹中气候发动也。动气应脏，是皆真气虚，虽有表里攻发之证，即不可汗下。经曰：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是发汗而动肝气者也；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蹉，是下之而动肝气者也；动气在上，不可发汗，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是发汗而动心气者也；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是下之而动心气者也；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是发汗而动肺气者也；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是下之而动肺气者也；动气在下，不可发汗，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痛，目运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下，是发汗而动肾气者也；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胀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是下之而动肾气者也。且脾内证，当脐有动气。经特曰：脐之四傍动气，不可汗、下，独不言脾候，当脐有动气者，以脾居中州，为胃以行津液，发汗、吐、下，犹先动脾。况脾家发动气者，讵可动之也？所以特不言之也。伤寒所以看外证为当者，盖不在脉之可见，必待问之可得者。发汗、吐、下，务要审谛。举此动气，类可知矣。

自　利

伤寒自利，何以明之？自利者，有不经攻下，自然溏泄者，谓之自利也。伤寒自利多种，须知冷热虚实，消息投汤，无致失差。杂病自利，多责为寒；伤寒下利，多由协热，其与杂病有以异也。表邪传里，里虚协热则利；不应下而便攻之，内虚协热遂利，是皆协热。已又合病，皆作自利：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太阳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黄芩汤主之；阳明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气汤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发表，一者攻里，一者和解，所以不同者，盖六经以太阳阳明为表，少阳太阴为在半表半里，少阴厥阴为在里。太阳阳明合病，为在表者也，虽曰下利，必发散经中邪气而后已，故与葛根汤以汗之；太阳与少阳合病，为在半表半里者也，虽曰下利，必和解表里之邪而后已，故与黄芩汤以散之；阳明少阳合病，为少阳邪气入府者也，虽曰下利，必逐去胃中之实而后已，故与承气汤以下之。是三者所以有异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热耶？且自利不渴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为有热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此为有寒；恶寒脉微，自利清谷，此为有寒；发热后重，泄色黄赤，此为有热。皆可理其寒热也。凡腹中痛，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自利家身凉脉小为顺，身热脉大为逆。少阴病脉紧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此为欲解。下利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是知下利脉大为逆，而脉小为顺也。自利宜若可温，理中、白通诸四逆辈，皆温脏止利之剂。又有肠胃有积结，与下焦客邪，皆温剂不能止之，必也或攻泄之，或分利之而后已。经曰：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宜赤石脂禹余粮汤。复不止，当利其小便。是湿在下焦，渗泄而聚利者也。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与下利三部皆平，按之心下硬，或脉沉而滑，或不欲食而谵语，或差后至年月日复发，此数者，皆肠胃有积结，而须攻泄者也。《内经》有曰：大热内结，注泄不止，热宜寒疗，结伏须除，以寒下之，结散利止，大寒凝内，久利泄溏，愈而复发，绵历岁年，以热下之，寒去利止，谓之通因通用。下利虽有表证，又不可发汗，以下利为邪气内攻，走津液而胃虚也。故经曰：下利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者是矣。大抵下利脱气至急，五夺之中，此为甚者。其或邪盛正虚，邪壅正气下脱，多下利而死。何以言之？经曰：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发

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直视谵语下利者死；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脉不还死；少阴病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此数者，皆邪壅正气下脱而死者也。《金匮要略》曰：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下禁。呜呼！疾成而后药，虽神医不可为已。气既脱矣，孰能治之？

筋惕肉瞤

伤寒筋惕肉瞤，何以明之？伤寒头痛身疼，恶寒发热者，必然之证也，其于筋惕肉瞤，非常有之者，必待发汗、过汗、多汗，则有之矣。《内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过多，津液枯少，阳气太虚，筋肉失所养，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动也。太阳病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大青龙汤，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头眩身瞤动，欲振振摇地者，真武汤主之。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即是观之，筋惕肉瞤，由发汗多亡阳，阳虚可见矣。兹虽逆也，止于发汗亡阳而表虚，治以温经益阳则可矣。或因吐、下、发汗，表里俱虚，而有此状者，又非若但发汗后所可同也。经曰：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七八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筋脉动惕者，久而成痿。此为逆之甚者也。太阳病发汗，复下之后，表里俱虚，复加烧针，因胸烦，而色青黄肤瞤者，难治。兹为逆之甚者也。发汗、吐、下，庸可忽诸？

热入血室

伤寒热入血室，何以明之？室者、屋室也，谓可以停止之处。人身之血室者，荣血停止之所，经脉留会之处，即冲脉是也。冲脉者，奇经八脉之一脉也，起于肾下，出于气冲，并足阳明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为十二经脉之海。王冰曰：冲为血海。言诸经之血，朝会于此，男子则运行生精，女子则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内经》曰：任脉通，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者是也。王冰曰：阴静海满而去血。谓冲脉盛，为海满也。即是观之，冲是血室可知矣。伤寒之邪，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传。以冲之脉，与少阴之络起于肾，女子感邪，太阳随经，便得而入冲之经，并足阳明，男子阳明内热，方得而入也。冲之得热，血必妄行，在男子则下血谵语，在妇人则月水适来。阳明病下血谵语，此为热入血室者，斯盖言男子，不止谓妇人而言也。妇人伤寒，经水适来，与经水适断者，皆以经气所虚，宫室不辟，邪得乘虚而入。《针经》有言曰：邪气不得其虚，不能独伤人者是矣。妇人热入血室，有须治而愈者，有不须治而愈者，又各不同也。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和，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二者是须治而愈是也。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须治而愈者也。谵语为病邪之甚者，何不须治而愈耶？且胸胁满，如结胸谵语，是邪气留结于胸胁而不去者，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寒热如疟，发作有时者，是血结而不行者，须小柴胡汤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须治之可也。若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此则经水既来，以里无留邪，但不妄犯，热随血散，必自愈。经曰：血自下，下者愈。故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谓妄犯者，谓恐以谵语为阳明内实，攻之犯其胃气也；此无胸胁之邪，恐刺期门犯其中焦也；此无血结，恐与小柴胡汤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汤解散，则动卫气，卫出上焦，动卫气是犯上焦也。刺期门则动荣气，荣出中焦，动荣气是犯中焦也。《脉经》有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岂谓药不谓针耶？此其是欤。

发 黄

伤寒发黄，何以明之？经曰：湿热相交，民当病瘅。瘅者黄也，单阳而无阴者也。伤寒至于发黄，为疾之甚也。湿也热也，甚者则发黄；内热已盛，复被火者，亦发黄也。邪风被火热，两阳相熏灼，其身必发黄。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是由内有热而被火，致发黄者也。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是由阳明热盛，致发黄者也。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是由寒湿致发黄者也。湿亦令黄也，热亦令黄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有异，而色泽亦自不同。湿家之黄也，身黄如似熏黄，虽黄而色暗不明也。至于热盛之黄也，必身黄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着衣正黄如檗，是其正黄色也。由是观之，湿之与热，岂不异哉！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之经也，脾者土，黄、土色也，脾经为湿热蒸之，则色见于外，必发身黄。经曰：伤寒脉浮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者是矣。热虽内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则不能发黄必也。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黄家为热盛，而治法亦自有殊。伤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满者，茵陈蒿汤主之，此欲泄涤其热也。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此欲解散其热也。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此欲解散其热也。此数者，泄涤解散，乃治之不同，亦皆析火彻热之剂也。一或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畜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必须抵当汤下之而愈。黄家既是病之已极，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无脉、鼻气出冷为不治之疾，又若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是为心绝，环口黎黑、柔汗发黄是为脾绝，皆不治之症。医者更详视之。

发 狂

伤寒发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谓其不宁也。《难经》曰：狂之始发也，少卧不饥，而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贵倨也，妄笑好歌乐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阳盛致然。《内经》曰：阴不胜其阳，脉留薄，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暗。《难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脉经》曰：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癫。《病源》曰：阳邪并于阳则狂，阴邪并于阴则癫。即诸经之狂为阳盛也，明矣。又阳明之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其所上之处，皆非素能者，是谓阳邪并于阳明也。伤寒热毒在胃，并于心脏，使神不宁，而志不定，遂发狂也。伤寒至于发狂，为邪热至极也，非大吐下则不能已。又有热在下焦，其人如狂者。经曰：热人膀胱，其人如狂。谓之如狂，则未至于狂，但卧起不安尔。其或狂言，目反直视，又为肾之绝。汗出辄复热，狂言不能食，又为失志死。若此则殆非药石之所及，是为真病焉。

霍 乱

伤寒霍乱，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挥霍而撩乱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而若邪在中焦，胃气不治，为邪所伤，使阴阳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呕吐，而利经止，得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扰烦乱，乃谓之霍乱。其与但称吐利者，有以异也。伤寒吐利者，邪气所伤；霍乱吐利者，饮食所伤也。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者，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也。经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是霍乱兼伤寒者也。霍乱头痛发热，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圆主之。以其中焦失

治，阴阳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阳则多热，偏阴则多寒。许仁则曰：病有干霍乱，有湿霍乱，干霍乱死者多，湿霍乱死者少。盖吐利则所伤之物，得以出泄，虽霍乱甚，则止于胃中水谷泄尽则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干霍乱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则所伤之物，不得出泄，壅闭正气，关隔阴阳，烦扰闷乱，躁无所安，喘胀干霍乱而死。呜呼！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者，岂得致霍乱耶？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丧身之由，实自致尔。

畜　血

伤寒畜血，何以明之？畜血者，血在下焦，结聚而不行，畜积而不散者是也。血菀于上而吐血者，谓之薄厥；留于下而瘀者，谓之畜血，此由太阳随经，瘀热在里，血为热所搏，结而不行，畜于下焦之所致。经曰：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当汤主之者是也。大抵看伤寒，必先观两目，次看口舌，然后自心下至小腹，以手摄按之，觉有满硬者，则当审而治之。如少腹觉有硬满，便当问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则是津液留结，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则是畜血之证，可下瘀血。经曰：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又曰：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皆须抵当圆下之愈。阳明证，其人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是畜血之证。畜血于下，所以如狂者，经所谓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者是也。血瘀于下，所以喜忘者。《内经》曰：血并于下，乱而喜忘者是也。二者若有其一，则为畜血证明矣。畜血之证，又有轻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畜血之甚者，须抵当汤、圆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结者，则为畜血之轻也，须桃仁承气汤以利之。医之妙者何也？在乎识形证，明脉息，晓虚实，知传变。其于形证之明者，众人所共识，又何以见其妙？必也形证之参差，众人所未识，独先识之，乃所以为妙。且如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当汤主之。当不大便，六七日之际，又无喜忘、如狂之证，亦无少腹硬满之候，当是之时，与承气汤下者多矣，独能处以抵当汤下之者，是为医之妙者也。若是者，何以知其有畜血也？且脉浮而数，浮则伤气，数则伤血，热客于气则脉浮，热客于血则脉数。因下之后，浮数俱去则已。若下之后数去，其脉但浮者，则荣血间热去，而卫气间热在矣。为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也，及下之后，浮脉去而数不解者，则卫气间热去，而荣血间热在矣。热气合并，迫血下行，胃虚协热，消谷善饥。血至下焦，若下不止，则血得以去，泄必便脓血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则血不得出泄，必畜在下焦为瘀血，是须抵当汤下之。此实疾证之奇异，医法之玄微，能审诸此者，真妙医也。

劳　复

伤寒劳复，何以明之？劳为劳动之劳，复为再发也，是伤寒差后，因劳动再发者是也。伤寒新差后，血气未平，余热未尽，劳动其热，热气还经络，遂复发也。此有二种：一者因劳动外伤，二者因饮食内伤。其劳动外伤者，非止强力摇体，持重远行之劳，至于梳头洗面则动气，忧悲思虑则劳神，皆能复也，况其过用者乎？其饮食内伤者，为多食则遗，食肉则复者也。《内经》曰：热病已愈，而时有遗者，何也？以热甚而强食之，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留薄，两阳相合，故有所遗。经曰：病已差，尚微烦，设不了了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夫伤寒邪气之传，自表至里，有次第焉；发汗吐下，自轻至重，有等差焉。又其劳复则不然，见其邪气之复来也，必迎夺之，不待其传也。经曰：大病差后劳复者，

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黄。且枳实栀子豉汤则吐之，岂待虚烦懊恼之证！加大黄则下之，岂待腹满谵语之候！经曰：伤寒差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亦是便要折其邪也。盖伤寒之邪，自外入也；劳复之邪，自内发也。发汗吐下，随宜施用焉。呜呼！劳复也，食复也，诸劳皆可及，御内则死矣。若男女相易，则为阴阳易，其不易自病者，谓之女劳复，以其内损真气，外动邪热，真虚邪盛，则不可治矣。昔督邮顾子献不以华敷之诊为信，临死致有出舌数寸之验。由此观之，岂不与后人为鉴诫哉？

伤寒明理药方论序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热、温、凉四气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是以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矣。主对治疗，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参合为用。君臣佐使，各以相宜。宣摄变化，不可胜量。一千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而始矣。其所谓君臣佐使者，非特谓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三品之君臣也。制方之妙，的与病相对。有毒无毒，所治为病主。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择其相须、相使，制其相畏、相恶，去其相反、相杀。君臣有序，而方道备矣。方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所谓远近者，身之远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阳，其气为近；在内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阴，其气为远。心肺位膈上，其脏为近；肾肝位膈下，其脏为远。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肾肝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剂大而数少，取其气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数少则其气急，不能发散于上，必剂少而数多，取其气易散，可以补上也。所谓数者，肾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为五脏之常制，不得越者。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随其攸利而施之，远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数少，以取迅走于下，所谓下药不以偶；偶方之制，少而数多，以取发散于上，所谓汗药不以奇。经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处方之制，无逾是也。自评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二方之内，择其医门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几少发古人之用心焉。

伤寒明理论 卷下

宋 聊摄 成无己撰述
明 新安 吴勉学师古校阅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诸药方论

桂枝汤方

经曰：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盖桂枝汤，本专主太阳中风，其于腠理致密，荣卫邪实，津液禁固，寒邪所胜者，则桂枝汤不能发散，必也皮肤疏凑，又自汗，风邪干于卫气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为轻，以发汗为重。是以发汗吐下后，身疼不休者，必与桂枝汤，面不与麻黄汤者，以麻黄汤专于发汗，其发汗吐下后，津液内耗，虽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须桂枝汤小和之也。桂味辛热，用以为君，必谓桂犹圭也，宣道诸药，为之先聘，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者也。姜枣味辛甘固能发散，而此又不特专于发散之用，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麻黄汤所以不用姜枣者，谓专于发汗，则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诸方者，请熟究之。

桂枝君，三两，去皮　芍药臣佐，三两　甘草臣佐，二两，炙　大枣使，十二枚，擘　生姜使，三两，切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使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麻黄汤方

《本草》有曰：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实为寒邪在表，皮腠坚实，荣卫胜，津液内固之表实，非腹满便难之内实也。《圣济经》曰：汗不出而腠密，邪气胜而中蕴，轻剂所以扬之，即麻黄葛根之轻剂耳。麻黄味甘苦，用以为君者，以麻黄为轻剂，而专主发散，是以为君也。桂枝为臣者，以风邪在表又缓，而肤理疏者，则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为臣。寒邪在经，表实而腠密者，则非桂枝所能独散，必专麻黄以发汗，是当麻黄为主，故麻黄为君，而桂枝所以为臣也。《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辛苦者，是兹类欤。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温，用以为佐使者，《内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者荣之主也，伤寒荣胜卫固，血脉不利，是专味甘之物以缓之，故以甘草杏仁为之佐使。且桂枝汤主中风，风则伤卫，风邪并于卫则卫实而荣弱，仲景所谓汗出恶风者，此为荣弱卫强者是矣。故桂枝汤佐以芍药，用和荣也。麻黄汤主伤寒，寒则伤荣，寒邪并于荣，则荣实而卫虚，《内

经》所谓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者是矣。故麻黄佐以杏仁，用利气也。若是之论，实处方之妙理，制剂之渊微，该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见功焉。

麻黄君，三两，去节　桂枝臣，二两，去皮　甘草佐使，二两，炙　杏仁佐使，七十枚，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渣，温服八合，覆取微汗，并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大青龙汤方

青龙东方甲乙木神也，应春而主肝，专发生之令，为敷荣之主。万物出甲开甲，则有两歧，肝有两叶，以应木叶，所以谓之青龙者，以发散荣卫两伤之邪，是应肝木之有体耳。桂枝汤主中风，麻黄汤主伤寒，二者发散之纯者也，及乎大青龙汤则不然，虽为发汗之剂，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风脉浮紧，为中风见寒脉，是风寒两伤也；伤寒脉浮缓，为伤寒见风脉，是风寒两伤也。风兼寒，寒兼风，乃大青龙汤专主之也。见兹脉证，虽欲与桂枝汤解肌以祛风，而不能已其寒，则病不去，或欲以麻黄汤发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风，则病仍在，兹仲景所以特处大青龙汤，以两解之。麻黄味甘温，桂枝味辛热，寒则伤荣，必以甘缓之，风则伤卫，必以辛散之。此风寒两伤，荣卫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为发散之剂。表虚肤缓者，则以桂枝为主，此以表实腠理密，则以麻黄为主，是先麻黄后桂枝，兹麻黄为君，桂枝为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为助，佐麻黄以发表；大枣味甘温，生姜味辛温，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风则伤阳，寒则伤阴，荣卫阴阳，为风寒两伤，则非轻剂所能独散也，必须轻重之剂以同散之，乃得阴阳之邪俱已，荣卫之气俱和，是以石膏为使，石膏为重剂，而又专达肌表者也。大青龙汤，发汗之重剂也，非桂枝汤之所同，用之稍过，则又有亡阳之失。经曰：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即此观之，剂之轻重可见矣。其用汤者，宜详审之。

麻黄君，六两，去节　桂枝臣，二两，去皮　甘草佐，一两，炙　杏仁佐，四十枚，去皮尖　生姜佐，三两，切　大枣佐，十枚，擘　石膏使，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止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一作逆，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又温粉方

白术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上捣罗为细末，每末一两，入米粉三两，和令匀，粉扑周身止汗，无藁本亦得。

小青龙汤方

青龙象肝木之两歧，两主两伤之疾。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则为荣卫之两伤，故以青龙汤主之。伤寒表不解，则麻黄汤可以发；中风表不解，则桂枝汤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气，则非麻黄汤所能发，桂枝汤所能散，乃须小青龙汤，始可祛除表里之邪气尔。麻黄味甘辛温，为发散之主，表不解，应发散之，则以麻黄为君。桂味辛热，甘草味甘平，甘辛为阳，佐麻黄表散之，用二者所以为臣。芍药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温，二者所以为佐者，寒饮伤肺，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药、五味子为佐，以收逆气。干姜味辛热，细辛味辛热，半夏味辛微温，三者所以为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以干姜、细辛、半夏为使，以散寒水。逆气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气散行，则所传不一，故又有增损之证。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水畜则津液不行，气燥而渴，半夏味辛温，燥津液者也，去之则津液易复；栝蒌根味苦微寒，润枯燥者也，加之则津液通行，是为渴所宜也。若微利去麻黄加芫花。水气下行，溃入肠

间,则为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麻黄专为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苦为涌泄之剂,水去利则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经曰: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又曰: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蚘。噎为胃气虚竭,麻黄发汗,非胃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热,热则温其气,辛则散其寒,而噎者为当,两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气。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水畜在下焦不行,为小便不利,少腹满。凡邪客于体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内者下之,在上者可涌之,在下者可泄之。水畜下焦,渗泄可也,发汗则非所当,故去麻黄。而茯苓味甘淡,专行津液,《内经》曰:热淫于内,以淡渗之,渗瀹行水,甘淡为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喘为气逆,麻黄发阳,去之则气易顺;杏仁味甘苦温,加之以泄逆气。《金匮要略》曰:其形肿者,故不内麻黄,乃内杏子,以麻黄发其阳。故喘逆形肿,标本之疾,加减所同,盖其类矣。

麻黄君,三两,去节 甘草臣,三两,炙 桂枝臣,三两,去皮 芍药佐,三两 五味子佐,半升 北细辛使,三两 干姜使,三两 半夏使,半升,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

大承气汤方

承,顺也。伤寒邪气入胃者,谓之入腑,腑之为言聚也。胃为水谷之海,荣卫之源,水谷会聚于胃,变化而为荣卫。邪气入于胃也,胃中气郁滞,糟粕秘结,壅而为实,是正气不得舒顺也。《本草》曰:通可去滞,泄可去邪。塞而不利,闭而不通,以汤荡涤,使塞者利而闭者通,正气得以舒顺,是以承气名之。王冰曰: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言酸收而苦泄也。枳实苦寒,溃坚破结,则以苦寒为之主,是以枳实为君。厚朴味苦温,《内经》曰: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泄满除燥,则以苦温为辅,是以厚朴为臣。芒硝味咸寒,《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人伤于寒则为病热,热气聚于胃则谓之实,咸寒之物,以除消热实,故芒硝为佐。大黄味苦寒,《内经》曰:燥淫所胜,以苦下之。热气内胜则津液消而肠胃燥,苦寒之物以荡涤燥热,故以大黄为使,是以大黄有将军之号也。承气汤下药也,用之尤宜审焉。审知大满大实,坚有燥屎,乃可投之也。如非大满,则犹生寒热,而病不除。况无满实者,而结胸痞气之属,由是而生矣。是以《脉经》有曰:伤寒有承气之戒,古人亦特谨之。

枳实君,五枚,炙 厚朴臣,半斤,炙去皮 芒硝佐,三合 大黄使,四两,酒洗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渣,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渣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大柴胡汤方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此言所共知。至如峻、缓、轻、重之剂,则又临时消息焉。大满大实,坚有燥屎,非峻剂则不能泄。大小承气汤峻,所以泄坚满者也。如不至大坚满邪热甚,而须攻下者,又非承气汤之可投,必也轻缓之剂攻之。大柴胡汤缓,用以逐邪热也。经曰:伤寒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宜大柴胡汤。又曰: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可大柴胡下之则愈。是知大柴胡为下剂之缓也。柴胡味苦平微寒,伤寒至于可下,则为热气有余,应火而归心,苦先入心,折热之剂,必以苦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味苦寒。王冰曰:大热之气,寒以取之。推除邪热,必以寒为助,故以黄芩为臣。芍药味酸苦微寒。枳实味苦寒。《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泄实折热,必以酸苦,故以枳实、芍药为佐。半夏味辛温,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辛者散也,散逆气者,必以辛;甘者缓也,缓正气者,必以甘,故半夏、生姜、大枣为之使也。一方加大黄,以大黄有将军之号而功专于荡涤,不加大黄,恐难攻下,必应以大黄为使也。用汤者,审而行之,则十全之功可得矣。

柴胡君，半斤　黄芩臣，三两　枳实佐，四枚，炙　芍药佐，三两　生姜使，五两，切　半夏使，半升，洗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件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名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方

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溃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即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半成热矣，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彻然发表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表邪未已，遮遍内传，既未作实，宜当两解，其在外者必以辛甘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辅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合，两解之剂当矣。邪气自表未敛为实，乘虚而凑，则所传不一，故有增损以御之。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烦者热也，呕者气逆也，胸中烦而不呕，则热聚而气不逆，邪气欲渐成实也。人参味甘为补剂，去之使不助热也；半夏味辛为散剂，去之以无逆气也；栝蒌实味苦寒，除热必以寒，泄热必以苦，加栝蒌实以通胸中郁热。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栝蒌根。津液不足则渴。半夏味辛性燥，渗津液物也，去之则津液易复；人参味甘而润，栝蒌根味苦而坚，坚润相合，津液生而渴自已。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宜通而塞为痛，邪气入里，里气不足，寒气壅之，则腹中痛。黄芩味苦寒，苦性坚而寒中，去之则中气易和；芍药味酸苦微寒，酸性泄而利中，加之则里气得通，而痛自已。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大枣味甘温，去之则硬渐散；咸以软之，牡蛎味酸咸寒，加之则痞者消，而硬者软。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心下悸小便不利，水畜而不行也。《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坚肾则水益坚，黄芩味苦寒，去之则畜水浸行。《内经》曰：淡味渗泄为阳。茯苓味甘淡，加之则津液通流。若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加桂。不渴则津液足，去人参，以人参为主内之物也；外有微热，则表证多，加桂以取汗，发散表邪也。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干姜。肺气逆则咳，甘补中，则肺气愈逆，故去人参、大枣之甘；五味子酸温，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气逆不收，故加五味子之酸。生姜、干姜一物也，生者温而干者热。寒气内淫，则散以辛热，盖诸咳皆本于寒，故去生姜，加干姜，是相假之，以正温热之功。识诸此者，小小变通，触类而长焉。

柴胡君，半升　黄芩臣，三两　人参佐，二两　甘草佐，三两，炙　半夏佐，半升，洗　生姜使，三两，切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栀子豉汤方

《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治伤寒之妙，虽有变通，终不越此数法也。伤寒邪气自表而传里，留于胸中，为邪在高分，则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证，亦自不同。如不经汗下，邪气蕴郁于膈，则谓之膈实，应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实邪者也；若发汗吐下后，邪气乘虚留于胸中，则谓之虚烦，应以栀子豉汤吐之，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者也。栀子味苦寒。《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涌者吐之也，涌吐虚烦，必以苦为主，是以栀子为君。烦为热胜也，涌热者必以苦，胜热者必以寒，香豉味苦

寒，助栀子以吐虚烦，是以香豉为臣。《内经》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所以为治，依而行之，所谓良矣。

栀子君，十四枚，擘 香豉臣，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煮栀子，取二升半，去渣，内豉，更煮取一升半，去渣，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快吐者，止后服。

瓜蒂散方

华陀曰：四日在胸，则可吐之。此迎而夺之之法也。《千金方》曰：气浮上部，填塞心胸，胸中满者，吐之则愈。此随证治之之法也。大约伤寒四五日，邪气客于胸中之时也，加之胸中烦满，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则为吐证具，乃可投诸吐药，而万全之功有之矣。瓜蒂味苦寒，《内经》曰：湿气在上，以苦吐之。寒湿之气，留于胸中，以苦为主，是以瓜蒂为君。赤小豆味酸涩。《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分涌膈实，必以酸为佐，是以赤小豆为臣。香豉味苦寒，苦以涌泄，寒以胜热，去上膈之热，必以苦寒为辅，是以香豉为使。酸苦相合，则胸中痰热涌吐而出矣。其于亡血虚家，所以不可与者，以瓜蒂散为峻剂，重亡津液之药，亡血虚家，补养则可，更亡津液，必不可全。用药君子，必讲究焉。

瓜蒂君，一分，熬黄 赤小豆臣，一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渣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大**陷胸汤**方

结胸由邪在胸中，处身之高分，邪结于是，宜若可汗，然所谓结者，若系结之结，不能分解者也。诸阳受气于胸中，邪气与阳气相结，不能分解，气不通，壅于心下，为硬为痛，是邪正因结于胸中，非虚烦、膈实之所同，是须攻下之物可理。低者举之，高者陷之，以平为正。结胸为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结胸，曰陷胸汤。甘遂味苦寒，苦性泄，寒胜热，虽曰泄热，而甘遂又若夫间之，遂直达之气陷胸破结，非直达者不能透，是以甘遂为君。芒硝味咸寒。《内经》曰：咸味下泄为阴。又曰：咸以软之。气坚者，以咸软之；热胜者，以寒消之，是以芒硝为臣。大黄味苦寒，将军也，荡涤邪寇，除去不平，将军之功也。陷胸涤热，是以大黄为使。利药之中，此为峻剂，伤寒错恶，结胸为甚，非此汤则不能通利之。剂大而数少，取其迅疾，分解结邪，此奇方之制也。《黄帝针经》曰：结虽大，犹可解也。在伤寒之结，又不能久，非陷胸汤，孰可解之矣！

甘遂君，一钱匕 芒硝臣，一升 大黄使，六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渣，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半夏泻心汤方

凡陷胸汤攻结也，泻心汤攻痞也。气结而不散，壅而不通为结胸，陷胸汤为直达之剂；塞而不通，否而不分为痞，泻心汤为分解之剂。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痞与结胸，有高下焉。结胸者，邪结在胸中，故治结胸曰陷胸汤；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泻心汤。黄连味苦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味辛温，干姜味辛热。《内经》曰：辛走气。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为助，故以半夏、干姜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甘草味甘平，大枣味甘温，人参味甘温。阴阳不交曰痞，上下不通为满，欲通上下，交阴阳，必和其中，所谓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补之，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以补脾而和中。中气得和，上下得通，阴阳得位，水升火降，则痞消热已，而大汗解矣。

黄连君，一两 黄芩臣，三两 半夏佐，半升，洗 干姜佐，三两 人参使，三两 甘草使，三两，炙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茵陈蒿汤方

王冰曰：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发黄者，热之极也，非大寒之剂，则不能彻其热。茵陈蒿味苦寒，酸苦涌泄为阴，酸以涌之，苦以泄之，泄甚热者，必以苦为主，故以茵陈蒿为君。心法南方火而主热，栀子味苦寒，苦入心而寒胜热，大热之气，必以苦寒之物胜之，故以栀子为臣。大黄味苦寒，宜补必以酸，宜下必以苦，推除邪热必假将军攻之，故以大黄为使。苦寒相近，虽甚热，大毒必祛除，分泄前后，复得利而解矣。

茵陈蒿君，六两　栀子臣，十四枚，擘　大黄使，二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陈蒿，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渣分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则黄从小便去也。

白虎汤方

白虎西方金神也，应秋而归肺。热甚于内者，以寒下之；热甚于外者，以凉解之；其有中外俱热，内不得泄，外不得发者，非此汤则不能解之也。夏热秋凉，暑暍之气，得秋而止，秋之令曰处暑，是汤以白虎名之，谓能止热也。知母味苦寒。《内经》曰：热淫所胜，佐以苦甘。又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欲彻表热，必以苦为主，故以知母为君。石膏味甘微寒，热则伤气，寒以胜之，甘以缓之，热胜其气，必以甘寒为助，是以石膏甘寒为臣。甘草味甘平，粳米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热气内蕴，消燥津液，则脾气燥，必以甘平之物缓其中，故以甘草、粳米为之使。是太阳中暍，得此汤则顿除之，即热见白虎而尽矣。立秋后不可服，以秋则阴气平矣。白虎为大寒剂，秋王之时，若不能食，服之而气哕逆不能食，成虚羸者多矣。春沂云：立秋后至多矣四十二字疑后人所加。

知母君，六两　石膏臣，一斤，碎　甘草使，二两，炙　粳米使，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五苓散方

苓、令也，号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克伐肾邪，专为号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为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猪苓味甘平，甘虽甘也，终归甘淡。《内经》曰：淡味渗泄为阳。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渗泄，水饮内畜，须当渗泄之，必以甘淡为主，是以茯苓为君，猪苓为臣。白术味甘温，脾恶湿，水饮内畜，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必以甘为助，故以白术为佐。泽泻味咸寒。《内经》曰：咸味下泄为阴。泄饮导溺，必以咸为助，故以泽泻为使。桂味辛热。肾恶燥，水畜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散湿润燥，故以桂枝为使，多饮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气外泄，是以汗润而解也。

茯苓君，十八铢　猪苓臣，十八铢，去皮　白术佐，十八铢　泽泻使，一两六铢　桂枝使，半两，去皮

上五味，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如法将息。

理中圆方

心肺在膈上为阳，肾肝在膈下为阴，此上下脏也。脾胃应土，处在中州，在五脏曰孤脏，属三焦曰中焦，自三焦独治在中，一有不调，此圆专治，故名曰理中圆。人参味甘温，《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缓中益脾，必以甘为主，是以人参为君。白术味甘温，《内经》曰脾恶湿，甘胜湿，温中胜湿，必以甘为助，是以白术为臣。甘草味甘平，《内经》曰：五味所入，甘先入脾。脾不足者，以甘补之，补中助脾，必先甘剂，是以甘草为佐。干姜味辛热。喜温而恶寒者胃也，胃寒则中焦不治。《内经》曰：寒湿所胜，平以辛热。散寒温胃，必先辛剂，是以干姜为使。脾胃居中，病则邪气上下左右无所不至，故又有诸加减焉。若脐下筑者，肾气动也，去白术加桂。气壅而不泄，则筑然动。白术味甘补气，去白术则气易散；桂辛热，肾气动者，欲作奔豚也，必服辛味以散之，故加桂以散肾气。经曰以辛入肾，能泄奔豚气故也。吐多者去白术加生姜。气上逆者则吐

多，术甘而壅，非气逆者之所宜也；《千金方》曰呕家多服生姜，此是呕家圣药，生姜辛散，是于吐多者加之。下多者远用术。气泄而不收则下多，术甘壅补，使正气收而不泄也，或曰湿胜则濡泄，术专除湿，是于下多者加之。悸者加茯苓。饮聚则悸，茯苓味甘，渗泄伏水，是所宜也。渴欲得水者加术。津液不足则渴，术甘以补津液。腹中痛者加人参。虚则痛，《本草》曰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寒多者加干姜，辛能散也。腹满者去白术，加附子。《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术甘壅补，于腹满者则去之；附子味辛热，寒气壅郁，腹为之满，以热胜寒，以辛散满，故加附子。《内经》曰：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此之谓也。

人参君　白术臣　甘草佐、炙　干姜使，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蜜圆，如鸡子黄许大，以沸汤数合，和一圆，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

四逆汤方

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不足，阴寒加之，阳气不相顺接，是致手足不温，而成四逆也。此汤申发阳气，却散阴寒，温经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内经》曰：寒淫子内，治以甘热。却阴扶阳，必以甘为主，是以甘草为君。干姜味辛热。《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逐寒正气，必先辛热，是以干姜为臣。附子味辛大热。《内经》曰辛以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暖肌温经，必凭大热，是以附子为使。此奇制之大剂也。四逆属少阴，少阴者肾也，肾肝位远，非大剂则不能达。《内经》曰：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谓也。

甘草君，二两　干姜臣，一两半　附子使，一枚，生用去皮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渣，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真武汤方

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属肾，用以治水焉。水气在心下，外带表而属阳，必应发散，故治以真武汤。青龙汤主太阳病，真武汤主少阴病。少阴肾水也，此汤可以和之，真武之名得矣。茯苓味甘平，白术味甘温。脾恶湿，腹有水气，则脾不治，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渗水缓脾，必以甘为主，故以茯苓为君，白术为臣。芍药味酸微寒，生姜味辛温。《内经》曰：湿淫所胜，佐以酸辛。除湿正气，是用芍药、生姜酸辛为佐也。附子味辛热。《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温经散寒，是以附子为使也。水气内溃，至于散则所行不一，故有加减之方焉。若咳者加五味子、细辛、干姜。咳者水寒射肺也，肺气逆者，以酸收之，五味子酸而收也；肺恶寒，以辛润之，细辛、干姜辛而润也。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茯苓专渗泄者也。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酸之性泄，去芍药以酸泄也，辛之性散，加干姜以散寒也。呕者去附子加生姜。气上逆则呕，附子补气，生姜散气，两不相损，气则顺矣。增损之功，非大智孰能贯之？

茯苓君，三两　白术臣，二两　芍药佐，三两　生姜佐，三两，切　附子使，一枚，炮去皮脐作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建中汤方

《内经》曰：肝生于左，肺脏子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左右上下，四脏居焉，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甘草为臣。桂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遽，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药为佐。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黄帝针经》曰：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矣。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或谓桂枝汤解表而芍药数少，建

中汤温里而芍药数多，殊不知二者远近之制。皮肤之邪为近，则制小其服也。桂枝汤芍药佐桂枝以发散，非与建中同体尔。心腹之邪为远，则制大其服也。建中汤芍药佐胶胎以建脾，非与桂枝同用尔。《内经》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谓也。

胶饴君，一升　甘草臣，一两，炙　桂枝佐，三两，去皮　芍药佐，六两　大枣使，十二枚，擘　生姜使，三两，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脾约圆方

约者结约之约，又约束之约也。《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其脾为约。麻仁味甘平，杏仁味甘温，《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麻仁、杏仁润物也，《本草》曰：润可去枯。脾胃干燥，必以甘润之物为之主，是以麻仁为君，杏仁为臣。枳实味苦寒，厚朴味苦温。润燥者必以甘，甘以润之；破结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实、厚朴为佐，以散脾之结约。芍药味酸微寒，大黄味苦寒，酸苦涌泄为阴，芍药、大黄为使，以下脾之结燥。肠润结化，津液还入胃中，则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

麻子仁君，一两　杏仁臣，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枳实佐，半斤，炙　厚朴佐，一尺，炙，去皮　大黄使，一斤，去皮　芍药使半斤

上六味，蜜和圆，梧桐子大，饮服十圆，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抵当汤方

人之所有者，气与血也。气为阳，气流而不行者则易散，以阳病易治故也。血为阴，血畜而不行者则难散，以阴病难治故也。血畜于下，非大毒峻剂，则不能抵当其甚邪，故治畜血曰抵当汤。水蛭味咸苦微寒。《内经》曰：咸胜血。血畜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虻虫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是以虻虫为臣。桃仁味苦甘平。肝者血之源，血聚则肝气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散血缓急，是以桃仁为佐。大黄味苦寒。湿气在下，以苦泄之。血亦湿类也，荡血逐热，是以大黄为使。四物相合，而方剂成。病与药对，药与病宜，虽苛毒重疾，必获全济之功矣。

水蛭君，三十个，炙熟　虻虫臣，三十个，去翅足熬　桃仁佐，三十个，去皮熬　大黄使，三两，去皮，酒洗

上四味，锉如麻豆大，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未利再服。

《伤寒明理论》终

伤寒兼证析义

〔清〕 张 倬 著述

《伤寒兼证析义》提要

清·张倬撰。倬字飞畴，吴江人，张登弟也。是书专论伤寒而兼杂病者，分中风、虚劳、中满肿胀、喘膈、反胃、内伤、宿食、咳嗽、咽干闭塞、头风、心腹痛、亡血、多汗、积聚动气、疝气、淋浊、泻痢、胎产，凡十七种，设为问答，极易明白。案《伤寒论》所谓合病并病，常观六经兼证，而不及杂病，医家亦多不明兼证，往往于临证之际，顾此失彼，为害甚大。此书能一一剖析，使治疫者，不拘于一格，有功于伤寒不少。末附十二经、八脉、运气、方宜等说，极为美备。惟其所用方药稍僻，然亦不足为本书病也。

《伤寒兼证析义》目录

中风兼伤寒论…… (107)
虚劳兼伤寒论…… (108)
中满肿胀兼伤寒论…… (110)
噎膈反胃兼伤寒论…… (110)
内伤兼伤寒论…… (111)
宿食兼伤寒论…… (111)
素患咳家兼伤风寒论…… (112)
宿病咽干闭塞兼伤寒论…… (114)
头风兼伤寒论…… (114)
心腹诸痛兼伤寒论…… (115)
亡血家兼伤寒论…… (116)
多汗家兼伤寒论…… (117)
积聚动气兼伤寒论…… (118)
疝证兼伤寒论…… (118)
淋浊兼伤寒论…… (119)
泻痢兼伤寒论…… (119)
胎产兼伤寒论…… (120)
经脉…… (121)
奇经…… (124)
运气…… (125)
方宜…… (127)

伤寒兼证析义

长洲 张 倬飞畴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中风兼伤寒论

晨窗雪霁，光射四壁，张倬被褐方起，诵雪峤熟煮春风劈烂橼之句。客有量屐过我，面进苦雪篇者，中有冻馁相继倒一语，怃然慨之。因呼从事炉头，相与平章风雅，杯斝内论及医道之难，而伤寒为最难，伤寒而挟杂病者尤难。是以亘古绝无兼该之例，后世不能兼善其术也。余曰：安有滔滔江汉，不通潮夕者乎！苟能纯一其道，则圆机在我，活法随人，何虑兼证之不克哉！客举手称善，请析中风兼伤寒义始。

问：中风经络兼伤寒。

曰：伤寒邪从外入，中风风从内召，虽同具汗下和解之法，而虚实之机，微有不同。伤寒悉从外邪起见，故必分营卫经络，一毫不可混淆。中风外内合邪，故攻表必兼养正，如小续命中芎、归、参、附之类。即兼伤寒者，亦当顾虑正气为主。若率意攻表，则营热转甚，在里之津液，势必随表药外泄，而为燥痒枯竭之证矣。

问：中血脉。

曰：中血脉，即伤寒之半表里证。伤寒邪未深入，但须和解；中风阴血先耗，故必养血，兼除风热，所谓血行风自灭是也。在子伤寒者，和解药中稍加调血之味，以滋血燥，不得任用滋阴凉血药。

问：中腑兼伤寒。

曰：中腑多见闭证，与伤寒之里实胀闭不殊。伤寒邪热入腑，灼烁阴津，故用承气以泄其热，不得杂一味表药，恐引热势上蒸也。中风是里热生风，木邪乘上，故攻里必兼祛风热，如三化汤中用羌活之义。闭证而见痰鸣喘嗽，面赤口张，为正气暴绝，此必不治。

问：中脏兼伤寒。

曰：中脏多见脱证，与直中阴经之自利无异。古法用三生饮治脾肺之中，地黄饮子治肾肝之中，侯氏黑散治心与包络之中。然用以治脏虚受邪之证，诚为圣药。若卒中昏迷，手撒遗尿，真阴失守之脱证，虽有合剂，不能复起，况兼伤于寒者乎？

问：类中兼伤寒。

曰：类中大纲有三：曰气衰，曰火暴，曰痰逆。总皆阳虚，邪害空窍所致。河间之地黄饮子，为下虚上盛，阴火暴逆而设。东垣之三生饮，为脾肺气衰，痰积于中而设。丹溪之星香二陈，为形盛气阻痰盛于外而设。在兼伤寒者，三法俱不可效，惟和营卫中，随证加养气、导火、豁痰药，斯为兼得之法。

问：中风本有六经形证，与兼感客邪何异？

曰：中风六经形证，是指口眼歪斜，肢体麻痹等症而言，与伤寒六经见症不同。然亦间有恶寒发热之候，但中风虽有恶寒，必常时凛凛，或经日不止，不似外感之骤然恶寒发热如燔也。中风虽有火炎痰湿头痛，必时甚时减，或昼甚，或夜甚，不似外感之顿然发热大痛，昼夜不分也。中风虽有肢体烦疼，必麻痹不仁，或久卧床褥所致，不似外感之忽然壮热无汗，骨节烦疼也。中风虽有表虚自汗，必时常濈濈，不似外感之蓦然发热，头痛自汗也。中

风虽有往来寒热，必常常若此，不似外感之发热头痛，三四日而转入少阳也。中风虽有大便枯约，必平昔至圊艰难，不似外感之大热数日，热邪入里而燥结不通也。中风虽有小水短涩，必向来不利，或见频数，不似外感之热结膀胱，烦渴引饮，小腹胀闭也。以此审辨，则中风之本证兼证，可了然心目矣。

问：有年少体肥之人，平素左半身无汗，胁下一片常冷，数日前索逋下乡，是日天气暴寒，舟中食饭一箸，随食随冷，便觉凛凛畏寒，登岸失足颠仆，扶挟解带而寝，是夜即发热头痛，喘鸣胸满，遍体烦疼，腰脊左胁尤甚，左半身不能转侧，仍冷不热，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归。其脉左手弦细，右手迟滑，绝不似外感之候。因见脉弦胁痛，与小柴胡二服不应，又似半肢风废，与小续命亦不应。检方书中半身无汗，例当二陈、四物合用，按法治之亦无效。今舌上有微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黄，得病后大便已去二次，去亦无多，小便略见黄涩，究竟此属何症？当与何药？

曰：此人素有寒饮，结聚胁下，更兼内外感寒，加以惊仆痰逆，则发热喘鸣，头痛胸满身疼，势所必至。其右半经脉贯通处受邪，则从阳而化为热，左半寒饮积结之界，平时尚且无汗，纵有寒邪凑泊，亦必从阴而酿寒。阳气不到之所，自然重著难移，阳气不行于脉，自然弦细搏指。至于右脉迟滑，手足微寒，皆缘脾气向衰，热势不盛，所以舌胎不能干燥，大便不能结鞕。其小便黄涩一证，虽因肺胃气化不行，亦见下焦真阳未艾。斯人向后必夭，目今尚可挽回，当与五积散，昼夜三进。总藉辛温解散之力，可以内消寒滞，中温血脉，外逐表邪，一举面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乌、姜滓，炙热包熨之。俟表邪分解，里气调和，然后用六君子加辛、附、姜、桂之属，徐温中气可也。

虚劳兼伤寒论

问：虚劳之人兼感风寒者，何以知之？

曰：必先明受病之三纲，见证之五常，然后参详脉证以辨客邪。三纲者：房劳伤，思郁伤，医药伤。五常者：骨蒸，咳嗽，吐血，泄泻，男子失精，女子不月。此皆本病之常，他症虽繁，莫如此五者为甚。如平时骨蒸劳热，时重时轻，火炎则面热颊赤，两角隐隐掣痛，忽然壮热头疼，不分昼夜，是感客邪也。平时咳嗽声怯，痰涎不应，忽然鼻塞声重，涕唾稠粘，是感客邪也。平时关尺脉弦，忽然人迎浮盛，是感客邪也。医不达此，每认本病变重，日与调补，助邪深入，伤残之余，立刻告竭。究竟不知其为风寒，而反归咎于饮食居处，不亦冤乎！

问：房劳伤者，先见何症？兼客邪者，当用何药？

曰：房劳伤者，作强太过，而伤其先天也。世俗谓之阴虚，而实兼伤阴中阳气，故败先天。若云肾水受伤致病，则有质之精，依然后天水谷所化，安得谓之先天乎？惟素禀虚寒，阳气不振，恣饵金石，热毒入于肾脏，伤耗真阴者，乃为阴虚。其症皆从下而上，由肾肝面至于脾，或先失血，或见遗精，次见咳嗽骨蒸等症。真阳亏者，乏气少食，后见泄泻而危；真阴亏者，强中热中，必发痈肿面毙。故治本病之阳虚，八味、肾气、异功、保元等药；兼外感者，黄芪建中。本病之阴虚，六味、都气、补阴、虎潜之类。有药毒者，滋肾丸洗涤之。兼客邪者，小建中加丹皮。先吐血者，为营血受伤，黄芪建中加当归。先遗精者，为封藏不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虽有外邪，无逾上法。但须参邪之盛衰，从少从多，以为活法可也。

问：思郁所伤，较斫丧所致者，孰重孰轻？症治与房劳何异？

曰：斫丧是精气受伤，所用填补之剂；思郁是神气受困，七情之火交煎，真阴不久告匮，岂药石之所能疗哉？惟早适其志为第一

义。此病起于肾关乎心，而迫肺伤肝及脾，再交水火，谓之七传。初起骨蒸干咳，继则亡血失精，女子不月，至死而面色不衰，以其阴火蒸腾津液于上，所以肢体日削，神采愈鲜，不似房劳之精气先伤，而形神枯索也。在初趁真阴未耗时，急宜调治，如地黄丸、逍遥散、归脾汤之类。若经闭不行，而气体尚强，可用玉烛散疏涤其热，次以《金匮》下瘀血汤作丸，归脾汤下之。倒经血溢于上者亦然。男子失血遗精，都气丸加鳔胶、与四乌鲗骨一芦茹丸间服。有外感者，通宜小建中加大剂牡丹皮；服后热不除，合当归补血汤自止。若误与姜、黄、升、柴等药，多致昏热痞闷。变害不测，慎之慎之。

问：医药伤者，伤在何经？治用何药？更加伤寒，尚可挽回否？

曰：此皆表邪发散不清，病留肺络而致咳嗽连绵。医者不察，误认阴虚肺热，而与寒凉清肺，降火滋阴，其邪从皮毛入肺而及心胃，为从上而下。亦有因寒凉伤胃，胃输寒气于肺，咸必先嗽而后寒热也。复有风热认作风寒，误投辛散而伤少阴之经者，必先咳唾脓血而后泄利。又有汗下太过，失于调养而成，此则营卫受伤，必先微寒数热而后咳嗽，如此皆能致虚。若于本门求治，百不一效，惟用伤寒搜涤之法，庶或可图。但得形气未衰，脉证相符，纵加客证，亦有成法。如邪留肺络而喘咳不休，脉见浮紧浮数者，大小青龙、射干、麻黄选用。喘咳有血者，和剂、款冬花散之类。服二三剂，而见鼻塞声重，有似伤风之状者，此邪从上泄也，即当以保元、异功少加细辛调和中气，兼六味丸加桂枝滋其下元；若服二三剂不应，反加喘咳，脉疾或腹痛声哑者，难已。如寒凉伤胃而咳，畏寒少食，气口脉见紧细沉弦，大剂桂枝人参汤；服四五剂而见下血，或有积沫，小腹微痛，喜得温按者，邪从下泄也，小剂理中汤和之；七日不止者，难治。风热误用辛温者，麻黄升麻汤、菱蕤汤、消风散，随轻重而施。以上等法，皆是因风寒久获，故与兼客邪者同治。惟汗下太过者，当助正气，如十全大补、大建中、人参养营酌用。倘邪乘虚入而见表证，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柴胡桂枝汤，凉寒热施治可也。

问：虚劳之因不同，而所见之症则一，其故何也？

曰：致病之因虽异，其所受病者不过阴阳血气而已。故凡治疗，必察阴阳。如骨蒸劳热之晡发夜盛，善渴易饥者，阴虚也；昼日烦热，至夜稍安者，阳虚也；咳嗽咽干，咳甚略有粘痰者，阴虚也；嗽多清痰，嗽甚则呕吐者，阳虚也。吐血紫赤，浓厚光泽，或有结块星缕者，阴虚也；血色晦淡无光，吐久不凝，或虽有瘀结，多带痰水者，阳虚也。泄泻臭秽，身热烦渴，或兼脓血者，阴虚也；泻下纯清水，或白沫者，阳虚也。失精，梦寐不宁，二便引急，阴虚也。阴头寒而精出不知，或溺后常有滑精者，阳虚也。经闭，发热，咳嗽，五心烦热者，阴虚也。小腹引痛，而背微恶寒者，阴气有余，循经而乘阳位，必有干血；若经虽不行，但少食倦怠，腰腹不痛者，阳虚也。阳虚则气衰不能生血，经虽不通，必无结血，此病机之最要者，勿以其繁而忽诸。大都阴虚则热，阳虚则寒，阴阳俱虚，则寒热之证错杂而见。又当审其偏胜而为处方。设不知此，日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则偏者愈偏，胜者愈胜，永无均适之期矣。故智者临病，务在调其所偏，察其所变。诊察之际，其脉忽然鼓大，证异平时，便当推原饮食起居，以辨有无客邪之应。又有忽然恶寒发热，脉无常候，乃阴阳倚伏，亢极反害之大虚证，岂可亦认风寒而与开泄，不旋踵而告变矣。历观此证，但阳虚可服参芪者，十全五六；阴虚不服参芪者，十难救一。若年在三旬向外者，其人质干日固，尚可斡旋；如在二十上下，非特筋骨柔脆，抑且情性难制，纵极力图治，终难克效。

中满肿胀兼伤寒论

问:胀满兼伤寒,当与何药?

曰:先察其胀之属寒属热,详其邪之在表在里,方可议药。

问:诸胀腹大,皆属于热,恐无属寒之理。

曰:曷观罐中之水,冰则胀,胀甚则裂,岂非寒极胀闭之一验乎!

问:胀满之寒热,何以为辨?

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水液浑浊,皆属于热。然亦有本寒标热,而大便不实,小便赤涩者。大抵中满当辨痰饮食积,水肿当辨阳水阴水,鼓胀当辨气血虫积,此为大纲。

问:肿胀之表证,寒者何治?热者何治?

曰:中满肿胀之人,痰湿素盛,中气先伤,更加伤寒,未有不先犯胸膈,而为烦扰不宁,喘胀呕逆之患。外证虽有头疼发热,人迎未必紧盛。然往往有气口反大于人迎者,倘医者不加辨察,只认本病变重,而与清热利水,恣邪深入,辗转误药,不死不已。邪在表时,切不可动其痼疾,亦不可恣用表药,惟当和其营卫为主。如寒胀用桂枝加附子汤、五积散,热胀用桂枝加厚朴杏子仁汤、苓苏散之类。咽干烦热者,膀胱津气大亏,慎不可用利水药,惟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葱白最当。若溺闭小腹硬满者,合用春泽汤,以五苓开结导水,四君滋其化源,此泻中寓补之义也。

问:见半表里证何治?

曰:此病本在里,邪复向里,如大小柴胡之类,皆无妨碍。

问:见里证何治?

曰:宿病虽有虚实寒热之不同,若更加外邪乘机内入,虽正气本虚,亦当微导,以泄其热,或通幽门,或疏水道,随其攸利。若以其虚而禁攻,则邪气流连,漫无解期矣。至于真元虚惫者,神丹不可复起也。

问:中满水肿鼓胀,兼伤寒者,治各有异否?

曰:三者皆属里证,咸禁升发。而中满者汗剂中宜加痰气之药,则不至于逆满。水肿则可用开鬼门之法。惟极虚阴水,与阴本阳标者戒汗。若鼓胀则大忌发汗,当理中兼调营卫,多有涣然汗出而解者;若用补剂,则热转剧,胀转甚,必无得汗之理。至其传里,当各随本病之气血痰水,兼以养正药治之,慎勿以其虚而骤进壅补,亦不可因其胀而擅用峻攻,此治虚中实邪之大法也。

噎膈反胃兼伤寒论

问:噎膈反胃,异名同类,倘复为客邪所伤,其治亦彷佛否?

曰:噎者,食即带痰而出,有时屈曲而下。膈者,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反胃者,饮食如常,后必倾囊而出。三证虽各有辨,而致病之由,总不离乎郁结,故其治亦不甚相远。洁古以上焦吐者从乎气,言食则暴吐,心下嘈杂,皆痰饮郁火所致。中焦吐者从乎积,每吐则膈间隐隐刺痛,必有死血,好饮热酒,人每多犯此;若默默如痴者为虫积,《灵枢》所谓虫为下膈是也。下焦吐者从乎寒,食久不消,经曰必吐,乃火衰不能生土,土不制水之候。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久反出,是无火也。观噎膈反胃,证虽不一,其可治不可治,可一言而知。在老人中气久衰,血液枯槁,更加郁结,而成真膈者,即不兼伤寒,百不一疗。惟血气未衰之人,因痰饮死血搏结为患者,纵加表证,尚可图治。其症虽发热头疼,而足必冷。伤于寒则鼻燥身疼,而脉微紧;中于风则鼻鸣干呕,而脉微数。以中气久衰,不能鼓搏其脉,热势亦不能盛,与鼓胀之中蕴湿热者不同,是以辨治尤难。治此者,虽当散邪为急,然必先安中气,如甘草干姜汤加桂枝、姜、枣之类,切不可杂一味耗气破血攻伐宿病之药。若胃虚而逆,大半夏汤、藿香安胃散,皆以人参助胃气,行药力也。胃中痰湿上逆,肠鸣膈痞者,半

夏泻心汤，以干姜、黄连和其寒热，则不致于捍格也。反胃呕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以泽泻汤引桂枝、干姜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于五经也。若肾虚水逆而呕，《金匮》肾气丸减半地黄，倍用桂枝，兼散邪以收摄之。热吐酸水哕逆，橘皮竹茹汤下佐金丸。如见里证，不妨用下夺之法，使气下而不上，正与本病相合，如半夏生姜大黄汤、人参利膈丸，皆可应用；但胃中寒冷者，又为切戒。故仲景有客里不能消谷，胃中寒冷则吐之论，当效理中加枳实加附子等法治之。

内伤兼伤寒论

问：劳力感寒，与伤寒证治何异？

曰：劳力是内伤其气，气伤者补之；伤寒是外伤其形，形伤者泻之。此形气俱伤，内虚外实，有攻补两难之势，复有兼宿食者，尤为扼腕。设医者素无成见于胸中，必致发汗以伤其表，则外热转盛，消克以伤其里，则痞胀益甚，辗转戕伐，计无所施，惟有极力攻下而已，深可慨也。夫内伤一证，因劳动太过，阳气亢极而化为火，火气内盛，阴气先亏，阳愈盛而阴愈衰，乃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阴阳交错，谷气少进，胸中之阳既不能内守，势必上逆外扰，而为身热头痛，有似乎伤寒之证，而实非外感之邪。《内经》所谓阴虚生内热，阳盛则外热是也。后世惟东垣深得其旨，因立补中益气汤，以升举清阳，补益中气，则浊阴不降而降矣。此方虽专为内伤脾胃而设，然邪乘虚入，非兼补则必不解，即于此汤稍加表药，热服取汗最捷。兼停宿食者，桂枝人参汤。若伤寒重而内伤轻，黄芪建中汤。至若始为热中，当确遵东垣补中益气之法；未传寒中，则又不能出仲景理中汤之范围也。

问：仲景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发渴。大脉弱则无热邪，何故发渴？又何以知其为伤寒？

曰：伤寒一科，原以证为主，脉参之，此因劳形作力，而感寒发热，故以形作寒伤目之，今世所谓劳力感寒者是也。夫伤寒之脉，法当弦紧，今因劳力伤其津气，气伤不能鼓运其脉，所以反弱；津耗不能上蒸于咽，所以作渴。虽非热邪灼烁使然，而津液受伤则一也。按切脉之道，古人原合望、闻、问三法而言，今之病家不达此理，深居帏幄，惟以切脉试医，医者又耻于详问，每多忽略。设遇此证此脉，得无误治之失乎？况人所禀之脉，与面目性情不殊，有偏大偏小，纯阴纯阳，反关四出，种种异状，皆生成本脉，岂可悉归之于病候耶？客云：向谓医道之难，莫甚于脉，今闻是言，则知诊法，又不在七表八里，而在活法推详。几几乎难言之矣。余曰：医无难。察脉难，辨证难，用方难。夫察脉虽难于活法，而实无外乎规矩，不过原其人之清浊贵贱，形志苦乐，与脉候之符与不符，便可推测病情之逆顺。譬诸塾师讲学，得其旨者，自然不远于理。用方如儒者作文，人一其旨，能有几人合局？辨证如释氏参禅，未悟已前，举止障外；既彻已后，触处灵通，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然后方可自信而为人司命也。

宿食兼伤寒论

问：伤寒何以见有宿食？

曰：伤寒而见胸前大热，额颅胀，胸腹满，按之痛，或呕逆，或泄利，或腹痛，皆是停饮之候。若右关脉见迟滑，为宿食伤胃；涩伏为脾阴受伤；数盛为食积发热。往往有脉见促结，症见足冷，乃宿食妨碍经脉流行之道而然，不可遂认为代脉阴证。大抵伤寒有发热头疼，虽见脉沉足冷，阳道痿缩，皆是阳证夹阴，合用温中兼消导之剂。宿食一通，胃气敷布，又当从阳证例治也。若误认阴证而与四逆，则热势转亢，真阴立槁，多至亡血躁乱而死；误作实治而与承气，则真阴下脱，虚阳上逆，多致喘胀升泄而死。近有一医，治尤德昭霍乱四逆，烦渴脉伏，误与温中药，遂呃逆发斑，屡更四

医，杂治罔效。第七日，求救于余，余曰：六脉洪滑而促，呃声频并，斑色掀赤，舌本紫肿，证脉俱阳，始先所见厥利脉伏，皆宿食阻塞于中，脾气遏绝之候。肠中之垢虽下，胃中之实未除，与凉膈散去硝，加犀角、黄连，一服斑退呃止而愈。复有少年患夹食伤寒，足冷面戴阳。医用发汗药，致动阴血，而见四逆，呕泄无度，他医用枳实、理中，夜半阳回足暖，前医复用消导收功，极诋参术为非，病家反以为然。讵知此证之生，皆假温中之力耳。一同道之室，伤寒夹食，自用疏表消导，四五日后，邪入里，面烦渴引饮，水道黄赤，用五苓散一服，遂致水逆不人，小便涓滴不通，心中懊恼不安。下问于余，令用大剂五苓散，随吐随灌，继用栀子豉汤，灌吐稠痰水饮数升，二便随下，午夜即得宁寝而安。彼谓与自用之药，未当有异，药力未到，不得收功。安知其为先前误用五苓，引邪犯本，改仍用五苓灌吐，领之外泄。其先后进退之机，难为世俗言也。

问：伤寒食，何者宜消？何者当下？

曰：其法先彻外邪，继除里实，在胃则宜消，在肠则当下。若不分经腑，内外并治，必致引邪内犯。故有外证未除，不可攻里之戒。然人之所禀不无偏胜，所食亦有寒热，不可一途而取。如胃中痰湿素盛，必兼理气豁痰；胃虚不能蕴热，必兼温中消导。有寒食伏久而化热者，当兼清食积之火；有过用消克伤胃者，当温养中气，以资健运之功。若夫下证之缓急，岂特三阳明三承气而已？如虚寒坏病，非借人参之力，则攻之不应。寒积固结，非藉附子行经，则下之不解。湿热胀闭，前后不通，下证最急，非用木香、苓、半开发痰气，则推之愈逆。大约水道不通，肠鸣腹满之证，必无燥结，大黄必须姜制，芒硝断不可施，与夏秋肠澼同法。故有一下即安者，有下后肠空，胃中之实得下而复结者，即制剂之大小，亦当师以成法。如大承气以荡实热，大黄不妨即用两许；双解散分解内外蕴热，和杂药不过二钱，必续续而时，渐取开结之功；枳实栀子豉汤治食复，所加大黄，不过博棋子大五六。故临证处方之际，苟非讲明有素，必难合辙也。

问：伤寒停食证治，四时有异否？

曰：非但四证治有异，病名转变，各各不同，而水火方隅亦是不一。如西北土地高厚，风寒凛烈，患伤寒者，非特冬时，春夏恒多有之。尝有北人在南，感寒二三日，尚恶寒不止，直待服表药后，方发热脉浮者。若岭南炎方濒海，冬月不寒，阳气常泄，四时多患瘴疠，总无伤寒之病。在大江已南，水土卑弱，寒暖不时，伤寒与冬温，常间杂而发。举世不察，概与辛温发汗，致变风温而死者多矣。亦有邪伏经中，至春夏而发为温病热病者。至于春夏非时暴寒之证，与伤寒迥殊，冬月寒水司令，其邪虽必从太阳而入，实由阳维而斜次三阳，阴维而斜次三阴。盖邪气满溢，必注沟渠，所以不从十二经而随八脉也。其有宿食者，则必并诸阳明，以其经上贯额颅，是以必胀，即腑实热蒸头痛亦然。若夫春时感冒，则司令已属风木，必先少阳受邪，少阳在中，阳明太阳在外，受则三经俱受，故治感冒之药，皆不分经络，如芎苏、神术、正气之类，为停食感冒之的方。春时阳气方升，致汗颇易，与蛰藏之令，自是不同。夏月津本外泄，表气先虚，虽或触冒风露，消暑药中，略兼透表即解；若恣用风药，不无鼓动痰湿之虞；如更加停食，必致喘胀逆满矣。大抵停食感寒，无论何时何证，但气口脉显滑盛，而手足温和者，皆为易治；若脉见短涩，而四肢易冷者，必难克效。此为总诀。

素患咳家兼伤风寒论

问：杂病以咳嗽为重，伤寒以咳嗽为轻，请明其故。

曰：杂病之繁冗难明者，莫如咳嗽。究其源，不过胃气不清，阴火上乘，二者而已。《内经》虽分五脏六腑诸咳，而所重尤在聚于胃，关于肺六字。此内因之大纲也。外感之咳嗽，有风从皮毛而人于肺者，有寒从背俞而人于

肺者，有素患咳嗽，复加风寒及形寒饮冷所致者。外感乃暴伤经络之邪，一表即消，故为轻。杂病积久而发，且有寒热虚实新久之不同，即善察病机者，急难获效，故为重。若夫外内合邪，邪正交互，脏腑纠结之证，断非见病医病者之可以克任也。

问：胃气不清之咳，其病在胃，客邪所伤在经，治当从腑乎？从经乎？

曰：胃为脏腑之总司，肺为诸咳之门户，不但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即诸腑之气，靡不本之于胃。故凡脏腑诸咳，咸聚于胃，而关于肺也。所谓胃气不清者，言水谷之气，不能如雾，上濡于肺而转溉诸脏，势必留积于胃，随热气而化为痰，随寒气而化为饮；胃中既为痰饮所滞，则肺之气亦必不清，而为诸咳之患矣。其有六淫外感之邪者，又必兼经而治。如肺胃素有寒热痰饮诸嗽，皆用上焦阳分之药，则与风寒无碍，但虚嗽久嗽之兼风寒者，则难于补敛，稍费周旋耳。外感诸咳中，惟风热、风燥二症，世所难明。如冬时先伤非节之暖，复加风寒外遏，而致咳嗽，痰结咽肿，身重自汗脉浮者，风热也。治此者，当辛润以解其邪，如萎蕤汤之类；切勿误与辛热发汗，致变风温温毒，自利发斑，种种危殆。至于风燥一证，辨治尤难。盖燥为秋气，令不独行，必假风寒之威，而令乃振，咳乃发也。然考之于经，则不曰秋伤于燥，而言秋伤于湿，何也？夫秋令本燥，以长夏湿土郁蒸之余气，渐渍身中，随秋令收敛而伏于肺胃之间，直待秋深燥令大行，与湿不能相容，至冬而为咳嗽也。此证有肺燥胃湿两难分解之势，古方中惟《千金》麦门冬汤、《千金》五味子汤二方，独得其秘，不知者以为敛散不分，燥润杂出，则又置而不用，总未达分解风燥之义耳。喻嘉言先生不明湿气内伏，燥令外伤之意，直云《内经》独遗长夏伤于湿句，致令秋伤于燥，误为伤湿，殊失《内经》精微之奥矣。

问：阴虚咳逆之人，龙火易于炎上，若更感风寒，而用升散之药，则虚火愈炎，为之奈何？

曰：胃气不清之痰，其证类繁多。若阴虚火炎之干咳，惟有房劳伤精，思郁伤脾两途。审系精伤则宜补精，神伤则当养神，一定法也。有客邪加临，而见表证，频与小剂桂枝汤，和其营卫；然必倍芍药以护阴，增胶饴以润燥，使中气有权，则阴火不致于上炎，以共襄建中之功。况芍药得桂，无酸寒收敛之虞；桂得芍药，无妄动阴血之患。如气虚畏寒，手足寒者，则加黄芪。血虚烦热，手心热者，则加牡丹皮。实阴虚感寒之神丹。即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亦不出是汤也。至若夏秋阴虚感冒，莫如葱白香豉汤最宜；兼可以救温病热病时行疫疠之阴虚者。家大人尝言，崇祯辛巳，岁饥民困，江南疫疠大行，凡服发表攻里之药者皆死，惟用败毒散、补中益气汤，多有得生者。冯长年孝廉，素患阴虚咳嗽，而犯时气，遂用葱白香豉汤，加人中黄、童便，三日而安。又一地师，宿有血证，亦感是气，即是前汤更加犀角、丹皮，服后大便下血而愈也。皆时气中之变证也。近王公峻先生，治一孕妇，风热咳嗽，已经发散，后胎上逼心，上气倚息，咳则遗尿，用紫苏饮，去芎劳、腹皮，加萎蕤、白薇，二剂而胎始宁。家昆诞先治一少年阴虚而伤秋燥，常时火炎干咳，五心烦热，妄梦失精，小水时白时黄，秒秋忽大咳嗽，坐间遍地清痰，周身凛凛畏寒，肌表微微发热，咳甚则呕，呕则鼻衄如注，大便结燥，小水如淋。先用异功散，去术加山药，次与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半月而嗽方止。历推诸验，未有不重在本病者。大抵火炎干咳，悉是阴虚，古人虽有肾肝同治之论，然细格病情，多属肾水枯竭，肝脏多火之证，所以只宜壮水制阳。若导火之法，断断不可轻试也。

问：形寒饮冷所伤，与停食感冒何异？

曰：停食感冒，是三阳经受病，食虽停而未尝固结，胃腑未必受伤，故但于解表之中，略兼运痰理气，其食自消。此形受寒气，胃伤冷食，内外并伤，乃致移寒于肺而为咳。邻国

尚然为壑，同气连枝之脾，能无寒中之患乎？此一经一腑二脏同时受病，非桂枝人参汤、枳实理中汤、四逆加人参汤等，不能图治。岂停食感冒之可与比例哉？

宿病咽干闭塞兼伤寒论

问：人有素患咽中闭塞者，复伤于寒，则汗下俱禁。有平时咽喉干燥而患伤寒，则但禁汗而不禁下，何也？

曰：干燥与闭塞，二者轻重悬殊。素常咽中闭塞，是肾脏精血空虚，生阳之气，不能随经上循喉咙，所以汗之则血随虚阳上脱，而厥冷蹉卧；下之则气随真阴下脱，而下痢身疼，水浆不下也。平昔但干燥而不闭塞，乃胃中津液不充，所以不宜发汗。设不知此而与汗剂，重伤津液，不待经传入腑，而为燥结之患矣。故善治者，一见里证，即当微下以泄其热。若待结定而下，则与延寇入室何异哉？

问：虚人不宜发汗者，并用建中以和之。如胃燥而用胶饴之润，愚所易知；若夫肾虚而用建中，反实土以胜水，能无愈伤其阴之虑乎？

曰：方所谓建中者，原在建立中土而堤肾水。方中全赖以芍药内护其阴，使虚阳无泛上之虞，则桂枝辈得以建辛甘发散之功，更加胶饴以滋中气之燥热，而助其作汗。岂香燥助脾，而有伤犯肾水之虑乎！

问：咽中闭塞之见里证，当用何药？咽喉干燥之见里证，当用何药？

曰：仲景猪肤汤，治咽中闭塞之里证，神验。《外编》用童子小便调生白蜜，加猪胆汁，隔汤温服。而戴阳者，去蜜，和葱汤亦佳。咽喉干燥者，用蜜煎导；热甚用猪胆汁导。脐腹按之痛，用小承气急下，以救胃中之津液。所以仲景但禁汗而不禁下也。

问：咽喉痛，非有大热，即为大寒。寒者何以致痛？请明其故。

曰：热则大气郁蒸，血液燔灼；寒则经络闭塞，阳气不通，皆能致痛。其证虽繁，大约不出胃热、阴火、寒犯少阴三种。如痛而喉舌赤肿，痰气壅盛，身热烦闷，前后不通，渴欲饮水，其脉实大有力，或沉伏而滑，皆胃中痰湿，挟心包之火为患，此为实邪。或涌或泄或砭，皆能取效。如咽喉虽赤，而不甚欣肿，面上时有拂郁之色，而手足不热，二便不闭，渴喜热饮，或口中时有清涎上涌，此龙火上腾而汲引阴津于上，最危之兆。若左脉弦数者，阴虚水不制火，惟宜壮水制阳；若六脉数疾无伦，或右尺瞥瞥虚大者，虚阳游散于上也，又当用导火归源之法。此皆杂病，即有壮热，不得以伤寒目之。其骤痛无热，而不肿不赤不渴，舌淡青紫，或呕泄清水，二便清利，脉来沉紧者，此大寒入犯少阴之经也。若二三日而见烦热燥乱，面赤足热，脉变虚大者，阴极似阳，虚阳发露之候，急宜通脉、四逆、白通加猪胆汁汤温之，迟则不救。

头风兼伤寒论

问：有患伤寒者，屡用发散，汗出身凉，而头痛愈剧，彻夜叫号，至夜则有微热，此属何故？

曰：此必素有头风，或血虚风热，而过汗重伤血液，所以其病益甚也。

问：治此者，仍当祛风乎？清火乎？抑宜养血乎？

曰：风火相煽，额与眉棱目珠俱痛，当用选奇汤，兼清风热。久郁成头风者，清空膏、茶调散之类。大寒犯脑，痛连齿颊，郁闭成火者，非兼调寒热则火不散，如本事玉真丸、宝鉴石膏散，随表里而开发之。痛久不除，须防目翳之患。肥人湿上盛者，半夏白术天麻汤、瓜蒂散，清理湿热为要。若两太阳痛连目梢者，为血虚，虽宜养血为主，然有火则兼清火，有邪则兼散邪，如四物汤加细辛、苍耳、芽茶、当归，补血汤加葱、豉、姜、枣，皆前人已验之良法。

问：一妇素禀羸弱，产育过多，常患头痛，背上畏寒之极，夏月必用绵絮裹首，复衣掩背。初冬伤寒，发热头痛异常，周身痛楚，膝下与手臂皆不温，而手心独热，胸膈无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药，热势不减，畏寒转增，胸膈迷闷，二便艰涩。李怀兹先生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微汗而安。愚谓此妇虽虚，然既犯伤寒，法当解表，何乃汗之不愈，补之即安？幸明示以开茅塞。

曰：此妇素常阳气不升，而头疼背寒，复与发散，伤其卫气，所以热不除而转加畏寒也。用补中益气，以升举清阳，卫得参、芪之力，自能祛邪外散，非深得东垣之旨者不能也。

问：一老妇久患偏头风，诸治不效，春间复感风寒，方士用火针刺风池、合谷等穴，针处皆发赤肿，气从小腹上冲，不时头面赤热除，诸医莫解其故，因延疡医治之，用消毒药，肿愈坚大。施元倩先生用桂枝汤数剂而平。细绎此症，似属邪热，而用辛温之药反效，何也？

曰：此即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之成法，赖有施子，能用知仲景之学，尚不至于全废也。

问：今有一少年，形体肥盛，患伤寒昏热，或用表药不得汗，遂谵妄躁乱。愚用凉膈散，加黄连而热除，但头痛经月不止，昼则目珠与眉棱太阳俱酸疼，夜则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风吹状，以热掌按之，即稍觉爽快，寐则头与胸前大汗如漉，左脉紧细，右脉浮缓，服茶调散，用搐鼻法不应，与养血药亦不应，不识此为何病，何药可以收功。

曰：此热邪虽从内泄，而寒痰袭于经中。因体肥不能外泄，所以流年不解。《内经》所谓其人肥则为目风眼寒是也。治当解营分郁闭之火，除经络沉沍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汤，加生石膏半两，数日必能获效。服之果然。

心腹诸痛兼伤寒论

问：凡宿有心腹诸痛，因外感之邪，触动而发。若欲先治表证，里痛势难刻缓；若欲兼治其痛，又恐有碍于表。历考方论中，素无成法可师，幸显示至理，以补昔贤之未逮。

曰：诸痛皆有表里、气血、虚实、寒热之分。其痛在肌表者，中间不无里证。如胃脘留伏痰饮之臂痛，肾虚足不任地之脚心痛，肾衰风袭之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岂非痛在外而病根于里者乎？然病虽从内而发，其实痛在经络，所以治表之药，总无妨于本病。但不可不顾虑血气，以虚其虚，痛必转剧也。其胸胁肩背诸痛，症虽不一，以大纲论之，悉为阳分之疾，纵有伤寒表证，而痛楚不堪者，不妨兼治其痛，并无引邪入犯三阴之虞。即使阴邪上犯，不过先温其里，若肾心痛之与背相控，如从后触其心者，仍无碍于里证也。观仲景太阳例中，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则知内有虚寒者，必当先温其里，而后解表，乃正治也。至于腹胁小腹诸痛，虽皆阴分之患，然既有表证，则可从表治之。如腰痛而兼外感，亦须桂枝汤以分解太阳之邪，则里气亦得疏通，而痛必少缓；寒者则加附子以温之。腹痛用小建中，为土中伐木之圣药，血虚而气散者尤宜；有寒则加干姜，寒甚则加附子，虚寒则用桂枝人参汤；寒极而呕，金匮大建中汤。少腹痛，用当归四逆汤；寒加吴茱萸最妙。此皆兼理外内之良法也。大抵有宿病之人，不得用峻汗峻攻之法，必参其人之形气盛衰，客邪微甚，本病之新久虚实，向来之宜寒宜热，宜补宜泻，宜燥宜润，宜降宜升，或近日服过何药之相安不相安。其间或挟痰，或挟血，或挟火，或挟气，或挟水，或挟积，务在审证详明，授剂果决，自然随手克应矣。故凡智者用古法，法不离古人，而实未尝执古人之成法也。

问：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触秽腹痛，经日不止，因觅土医，刺委中出血如注，是夜即大发寒热，头痛如擂，腹胁满痛，不能转侧，谵语如见鬼状。一馆师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后不时寒热咳嗽，服滋阴清肺之药，两月余，其咳愈甚。近日饮食多进，大便作泻，而兼下血，左右关尺皆弦细而数，未识此证，尚可图治否？

曰：此必刺委中时，感冒风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乘虚入，而为热入血室，如阳明病下血谵语之例，非独妇人经水适来适断，而有是证也。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随利减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后不时寒热咳嗽，脾胃清阳之气下陷，而肺失通调输化之气也。斯时不与调补脾胃，反与寒清凉肺，则脾气愈伤，不能统血，而为下脱泄泻之患。虚损已成，虽可久偷生，恐难为力矣。盖腹痛一症，举世咸谓沙胀，或刮或刺，或饮冷水种种，为害非浅。曾见有阴虚停食腹痛，误饮冷水，吐利不止，周身青黑而毙者；有经水将行作痛，亦饮冷水，经闭不通，而成蛊胀者。与夫痛痹一证，《灵枢》谓之贼风，后世方书，名为痛风，亦曰白虎历节风，近来呼为箭风，例禁汤液，恣用针艾火烨，愚夫无知，被其煽惑，而受非刑，固不足讶。即明哲之士，亦尝以箭风二字，凿凿而谈。且有自任时医者，身有所痛，必倩村中叟妪，挑烨咒水吞符，无所不至。吾将以《灵》、《素》痹论、《金匮》胸痹血痹诸例，请用从火，庶不致与俗全违耳。

亡血家兼伤寒论

问：仲景太阳篇中，有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有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夫亡血是统诸失血而言，何衄家另设一例？且血为阴，血亡则阴伤，阴伤则阳盛，何故汗之，反寒栗而振？衄家何独不然，又为额上陷，脉急紧等证？

曰：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血虽属阴，实为阳气之根，与气相为维附，一息不能相离。凡人身中有气不到处，则血凝不流，而为刺痛，痛处必热；有血不行处，则水饮袭入而为肿痛，痛处必寒。素有血证之人，复发汗以夺其血，寒栗而振，势所不免。血既消亡于内，则阳气无根，所以诸亡血家，骤脱不止，必用大剂人参，敛其神气。气敛则血有所统，无复再脱之虞。斯时虽不敢望其阳生阴长，但得扶定胃气，以进饮食，即是生长之基。设不知此，而用血药，惟有腻膈伤中，而为夺食泄泻之患也。至于衄血一证，皆由阳阴经火气逆行而至，故曰衄行清道。不知者以清道指肺，遂有衄血出于肺之证，大可喷饭。详衄血一证，十二经惟手足阳明太阳四经有之，即使因肺致衄，亦必由手阳明经而至。肺虽清肃之脏，素常少血且经脉不行于鼻孔，其血从何而至哉？盖阳明多气多血，是以患此症者，悟不知怪。然惯衄之人，稍有劳动，或烦心过饮，受热感寒，血必随火而行熟径。盖火即气，气随血散，久之经气并伤，更加夺汗，则血不荣筋，而为两额之动脉收引，眩急不能卒视也。其所以不得眠者，虚火缠隆于胃，胃不和则卧不安，此皆亡血人复发其汗之候。若因伤寒而致亡血，又当随证施治。如太阳证失汗，邪留经中而衄，非麻黄汤汗之不解；有热传营分而为吐血，则当清解其内，如犀角地黄汤、黄连阿胶汤之类。凡此种种，未遑尽述，姑就宿病伤血之人，伤寒表证而言。如衄血则宜小建中加犀角、丹皮，咯血宜小建中加丹皮、童便，吐血则用黄芪建中加童便、阿胶，伏气发温而为吐衄，皆从内而至经络胃腑，通宜凉膈、解毒、三黄、石膏，加葱、豉、童便之属。若感冒风热之衄，则宜葱白香豉汤加童便。若素有便血而兼伤寒，则宜《千金》内补、当归建中，寒加灶七、炮姜，热用白头翁汤。妇人宿患血崩，而感客邪，则宜《金匮》三物旋覆花汤加香豉，或当归建中加黄芪、防风、葱豉最妙。至若邪热传里，而触动阴血，无论宿病新病，皆无表证纠缠，但须详从

何道而至，或稠或清，或鲜或晦，自可直清本病，竟行无碍矣。

问：亡血家、衄家证见于外，尚有发汗之误，其血畜于内，而显发热头痛者，得无误汗之患乎？

曰：凡畜血必有见证，可察而知。其所患处有三：畜于胃脘之内，则胸膈隐隐刺痛，甚则牵引于背；畜于厥阴之经，则胁下痛，引腰脊；畜于膀胱之腑，则少腹急痛。若小便不利者，并伤气分也。其辨治之法，须详新久虚实寒热。大率新者多实，实则宜攻；久畜必虚，虚当兼补。寒则非暖不散，最忌酸寒；热则宜于寒下，然必加辛温而为响导。亦有证显虚热，而所畜属寒者，必畏寒而喜热饮，不可因其假证，而误与寒凉攻血，多致发呃脱泻而死。其治畜血之兼伤寒表证，轻则小建中、香苏叶之类，重则五积散，随上下寒热而为裁酌。至见半表及传入里，皆与本病无碍。但久畜虚人，不可轻动其血，此为切禁。

问：邹孔昭之弟，费仲雪之女，皆患失血，何以知其必死而辞之？

曰：孔昭昆仲，俱患喘咳吐血，肩息不得卧。孔昭之脉，尺部虽弦而寸关却浮，证虽阴火迫肺，脉则兼感客邪，且审其所吐之血，多带涎水，知必从胃而出，故先与小建中加丹皮和其营卫，续与异功去术加薯蓣、丹皮，下灵砂丹收摄阴火，则肺胃自清。子昭之脉，关尺皆弦细如循刀刃，血色正赤如凝朱，为少阴守藏之血，故主必死。费仲雪先生，久患膈塞呕逆，中脘攒痛如刺，或时痰中带血，六脉沉细如丝，自谓六阴之脉，及按至神门，别有一脉，上至阳溪，迢迢应指，知胃气未竭，尚可苟延。其令爱不过咳血一二次，尚能梳洗，出诊脉得纯弦细数，此胃气已竭，安有复生之理？

问：郭孝闻之室血崩，闻用金铃子而愈，何也？

曰：孝闻夫人暑月经行时，卧凉风中，先下淋沥，加以恼怒跌哭，遂崩脱不止。小腹中如线下垂，贯心掣痛，常热头痛，遍体烦疼，服止血诸药不应，而进参、芪，忽然昏愦不省，崩脱愈甚。深夜急遽邀往，脉得弦大而芤，独左寸尤滑，知冲任二脉受病，明是风入胞门所致。久之风从木化，血愈伤而火愈炽，非旋覆花汤、金铃子散兼进，不能清其风热，降其逆气也。况此证多有火淫血室，湿结子户，及郁结伤脾，怒动肝火，惊恐失跌，种种不同。若用通套升发补敛之药，乌能获效哉？

问：兵道李石台内侄之伤寒，更七医而转笃，皆不识为何证。尊大人何以知其为血而下之？

曰：曾公曾于夏月从陆来吴，途中中暍，受伤有之。大暑中何有伤寒之证？医见壮热昏愦，更与发汗，发汗不已，兼之消导，消导不已，继进参术。主见杂出，补泻遍尝，正气转伤，畜积愈固。而见善忘如狂，身汗如油，直视不眠，唇反不收，齿龈腐秽，七昼夜喃喃不休，手足动掉不宁，脉得纯弦而豁大中芤，明是畜血而兼狐惑之证。急与地黄犀角汤加黄连、乌梅清其胃，安其虫，腹中之黑物自下，而神识顿清，从未尝用攻血之药也。

多汗家兼伤寒论

问：汗家不宜发汗，则邪从何解？

曰：所谓汗家不当发汗，是指平昔腠理不固，不时伤风自汗者而言。即仲景例中，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一条。不过营卫虚，营气常泄之人，汗之复伤其营，乃有如是变证，非谓多汗之人，一概不可发汗也。尝见阴虚盗汗者，发汗不得汗，则干热不已；汗出则足冷，面戴阳。阳虚自汗者，发汗则恶寒不食，甚至冷汗厥逆。盖阴虚则血热，其汗亦热；阳虚则气寒，其汗常冷；且有胃气虚寒者，常出淡汗。凡此皆以发汗为禁，惟小建中为主。阴虚加丹皮；阳虚加黄芪；阴阳俱虚，二味并加；胃虚自汗不止，则加人参；又有血虚心痛，则加当归；血虚寝汗热不止，则合当归补血汤。皆万举万当，百不失一者。若夫湿热

素盛之人，举动则浑身汗出，设有客邪表证，亦谓其虚而禁发汗，则表邪与内湿固结难分，当乘邪未入里时，急与表散。但表法与寻常不同，必兼辛凉淡泄之味，则胃热方化，非但无痰逆气满之虞，并可以杜风热内入之患。如越脾加半夏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甘石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之类。若治稍失时，邪一内入，即当随证用泻心汤诸法。复有湿热多汗之人而兼有虚者，汗之则喘汗胸满，上热下寒而上脱；下之则溺闭腹胀，五液注下而下脱。兼阳虚者，汗之则额上与手背冷汗不止而上脱；下之则呃逆呕哕，暴下不止而下脱。所以犯此皆死。余尝用小陷胸合猪苓汤治阴虚湿热，小陷胸合理中汤治阳虚湿热，每多见效。倘阴虚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余粮汤。阳虚下利不止，用桃花汤，间有生者。此皆平时多汗，复感客邪之候。若因外感而见自汗者，则与上法无预也。

积聚动气兼伤寒论

问：积、聚、动气三者，皆腹中固疾，其受病之原有异否？

曰：积则寒气客于五脏之膜，血气不行所生。聚则汁沫积于六腑之廓，溢畜不泻而成。动气为无形之气受病，所以忽有忽无，与积聚之有形质者不同。

问：有动气之人，不可汗下。其有积聚者，亦有所禁乎？

曰：动气是脾衰，气失统运之候，汗下先动脾津，故为切禁。非若积聚初起之可用攻击者。若久病气衰，亦必兼补而攻始应。尝见有积聚误汗，则津液外泄，固结随表药而上升者，误攻则气随下脱。阴邪无制而愈逆者，亦有下之便利不止，水道涩痛如淋者。《内经》所谓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溺涩之病是也。

问：已误汗下者，为之奈何？

曰：误汗，虚阳扰乱而气上冲，或咳吐眩惕，或心烦悲寒者，通宜五苓散去术，多加枣仁降敛之。误下，虚阳不禁而气下夺，或身热蜷卧，或下利汗出者，《金匮》大建中汤、吴茱萸汤、附子理中汤，加桂、苓急温其里，则虚热不治自息矣。

问：三证之表法。

曰：积之兼表者，以温血为主，如甘草干姜汤加桂枝、姜、枣。感冒则香苏散、葱白香豉汤。聚之兼表者，以涤饮为先，如小半夏茯苓汤加桂枝、姜、枣，或四七汤、芎苏散之类。动气之兼表者，以安中为务，如小建中、黄芪建中最当。非若积之芍药，助阴有碍；聚之胶饴，助湿难投也。若营伤无汗者，则合香苏。凡表药皆升，而香苏独降也。

问：三证之和法。

曰：和法总不出小柴胡，然于本方中，宜除去参芩。积加细辛、干姜，聚加茯苓、橘皮，动气但去黄芩，加木香、桂心之类。又须知中虚挟邪之人，胸多寒热不和，常有痞满之患，当于三泻心汤、黄连汤、旋覆代赭石汤选用。若待胀满喘急而治，难为力矣。

问：三者治失其宜，而见里证，当何法以除之？

曰：大约中气久虚，及有宿病之人，先用导法。如积用蜜煎加川乌末导，聚用猪胆加姜汁导，动气用酱姜导。若里热势剧，不下必死者，积用大黄附子汤，聚用厚朴七物汤，动气理中汤去术加桂、苓、姜制大黄微利之，庶免阴气逆上之虞。至于伏气发温，虽有积气，当凉膈散、大柴胡及三黄石膏，加大黄急下之。以热毒从内而发，里先受邪，所以不禁内夺，非导法所能荡涤其热也。

疝证兼伤寒论

问：七疝之名，各有不同。且所治诸药，多寒热错杂之属，何意？

曰：疝瘕之证，因《内经》有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句，致元方、子和各立七疝之名，

咸非《内经》所谓。《内经》以邪留诸经，腹中引急诸痛，通名曰疝。近世惟以睾丸之病为疝；外此皆置而不论也。详经中虽有脏腑诸疝，统而言之，不离任与厥阴。盖肝则任之生化，任之阴气为疝，肝之阳气为风，故治疝多用风药。观金匮大乌头煎、乌头桂枝汤，并不用附而用乌，义可见矣。夫疝之受病，多由寒热不和，所以经脉缓急。即使湿热，必因寒束而痛，伏寒必由火郁而发。但须详偏寒则从寒，偏热则从热。如乌头栀子汤，治本寒标热，少腹中缓，急痛引心胁之疝。苍术五苓加楝实柏皮汤，治癫瘴胀坠之疝，皆寒为热引，热为寒导之法。然其证各有所挟，必非空气作痛，故有血则兼攻血，有积则兼攻积。能识此义，方可与言治疝诸法。

问：疝证多兼风治，表证自可无虑。不识里证有所禁否？

曰：在无客邪时，治其本病，非兼风药，若一有风寒，则表药反难恣用。常见有疝瘕人，服羌、防、柴、葛之类，升动阴邪，每致喘胀呕呃，善治者，必兼桂、苓、楝实等味于香苏、芎苏、小建中、葱白、香豉诸方中，则阳气不致于上逆。若有陈寒，必加乌、附、细辛、姜、桂之属。里气不温，外邪必不得散，倘见里证，切禁苦寒峻攻，与积聚等法无异。

淋浊兼伤寒论

问：诸淋皆肾虚膀胱受热，何古方中多有用热药者？

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方书分膏、石、气、血、劳五种。丹溪谓诸淋皆忌补气，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热得补而愈甚。惟劳淋则宜补气，但须兼利州都，则水道之热方化。热多有肾虚囊中受寒者，证必先寒凛而后溲便。血淋亦有属寒者，其色必瘀晦无光，不鲜不紫，是皆膀胱虚寒，阳不化阴之候。观《金匮》治小便不通，有水气而渴，用括蒌瞿麦丸；消渴之饮一斗溲一斗，溲下如脂，用肾气丸。一属肾气不开，一属肾气不阖，并用附子以司开阖之权，岂可概谓膀胱受热乎！

问：浊带之证，丹溪谓胃中浊痰，渗入膀胱，而所下常有赤色者何？

曰：肥人固多浊带，而瘦人亦恒患此，且多有阴中不洁，败浊袭入精窍者。辨治之法，大约以下掩窍端者为火，不干掩者为湿，小水赤涩而痛，或浊有赤者为小肠湿热，小水不赤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渗利转甚者为脾气下陷，茎中痒痛而发寒热，或有结痛者为毒邪所侵。若此种种，讵止痰湿一端而已！

问：淋浊皆前阴之疾，设有是证，而更伤于寒，其治亦相类否？

曰：淋为精病，浊为气病，安得相类？精病则宜黄芪建中，热加丹皮，寒加附子，下消走精，二味并加。精滑不止，或梦中走泄，桂枝加龙骨牡砺汤。气病则宜香苏散，湿加苓、半、木香，热加葱、豉、滑石，虚加升、柴、参、芪。水气上逆而渴，五苓散灌吐，取汗最捷。此皆治淋浊兼外感之良法。复有兼杂他证者，如苕溪田孟先，久患膏淋，溲中有块如橘核状，外裹血膜，中包黄水，乃醉后入房，酒湿流入肾脏所致，遍服利水固精药不应，溽暑中忽然增寒发热，喘促闷乱，腰背烦疼，脉见浮濡沉细，是淋久阴伤，暑气袭虚之证。先与生料六味加川萆薢作汤，下消暑丸；次用前汤送本事猪苓丸，八服，诸证霍然。又有孝廉蔡允恭，严冬患浊，小腹结硬，大发寒热，头痛自汗，脉得左缓右涩，两尺紧细，乃风痰毒邪，入犯厥阴之经，与当归四逆汤热服，覆汗而热除，即以前方除去通、花、姜、枣，加蝎梢陵鲤甲麝脐丸服之，令作汗，数日硬消痛止，但浊犹未净，或令嚼生银杏而痊。世人有语银杏涩精，殊不知其专涤败浊也。

泻痢兼伤寒论

问：泄泻皆脾胃之疾，何《内经》有风寒湿热之泄？且治泻多有兼用风药者？

曰:六气中除燥气外,皆能为泻。其邪咸从经络入犯中土,所以治泻多用风药,即内因之泻亦常兼用。如脾虚气陷作泻,用补中益气必加羌防以胜湿,乃正治也。其五更肾泻,昔人皆谓肾虚,而用四神五味补敛之药,服之未必悉应。殊不知此皆酒湿入伤水脏所致。余尝用金匮泽泻汤,加姜、辛、五味、茱萸之属,往往获效。又有脾肾俱虚之泻,若小便清利倍常,则泄泻大作,此降泄多而升气少,切不可用苓泽之类;且关门失守,肾气空虚,亦不得用升柴等药;惟宜附子理中,加紫石英、赤石脂、红豆以固敛之。如素有酒积、食积、痰湿、水饮,或积兼气滞顿泻而兼感外邪者,并宜香苏散为主。酒积合泽泻汤,食积合平胃散,痰湿合二陈汤,水饮合五苓散,气滞合四七汤。泻证繁多,聊举一二为例,余可类推矣。

问:滞下以通利为务,若兼感风寒,而与通利,能无妨于表证乎?

曰:痢疾多患于夏秋,本无伤寒之理,然初秋常有非时暴寒,或久痢延至冬时,及休息痢,多有兼外感者,既有表证,自应救表,但须审本病之新久虚实,或气分受伤,或血分受伤,或气血并伤,参酌而治可也。夫痢之通利,不过乘初起湿热全盛时,乃为相宜。然在元气虚人,伤犯胃气,多有呃哕不食,下利不止而危者,当知积滞原系肠中津液,因气不统运,而为败垢,惟当宣通其气,则失统之败垢自下,未伤之津液自安,后重窘迫自除矣。近世但守痛随利减一语,概以通利泻气之剂施之,久痢虚痢,吾未见有得愈者,况兼客邪为治乎?方书中原有胃风汤治风毒下痢,参苏饮治下痢发热,白头翁汤治热痢下重,败毒散治热痢壮热,阳旦汤治血痢身热脉浮,阴旦汤治血痢瘀晦腹痛,当归四逆汤治下痢身热手足清,五苓散治下痢有热水道闭,升麻葛根加犀角汤治下痢身热发斑,调中饮治下痢胸前手足阴斑,三奇汤治久痢后重不除,补中益气汤治久痢元气虚陷及疟后病后一切虚痢。以上治痢诸则,未尝不用伤寒之法也,然非博闻强识者,亦难以语此。

问:一人阴虚发热,下痢赤白,至夜烦渴不宁,或用凉血攻积药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五色,胸中常觉饥状,得食则胀,或用补中益气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不食,郭友三先生用猪苓汤、黄连阿胶汤而痊。二方并非下痢门中药,而用之辄应,何也?

曰:世患阴虚下痢者颇多,古人从未阐发其证。未有不发热,不烦渴,不畏食,不见红,不夜甚者。盖阴气内亡,势必虚阳外扰,故治阴虚之痢,凉血死,攻积死,补气亦死。惟清解热毒,兼滋阴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阴例中救热存阴之法,与《金匮》治产后下痢虚极,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不殊也。

胎产兼伤寒论

问:孕妇百病以胎产为主,若有外感客邪,黄芩、白术仍宜用否?

曰:古人用黄芩安胎,是因子气过热不宁,故用苦寒以安之。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内外诸气,而胎息运化之机,全赖脾土,故用白术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热,运行过疾,而胎常上逼,过动不安者,乃为相宜。若形盛气衰,胎常下坠者,非人参举之不安。形盛气实,胎常不运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虚火旺,腹常急痛者,非归、芎养之不安。体肥痰盛,呕逆眩晕者,非苓、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气之偏胜也。又有父气虚羸,或有宿病而胎禀不固者,则当如父调理自安。若因风寒所伤,而胎不安者,则桂枝汤、香苏散、葱白香豉汤,随所宜而用之。和解则小柴胡、柴胡四物,里证则大柴胡、小承气、凉膈散,随上下轻重而施。伏邪时气,尤宜急下,此即安胎之要诀,《内经》所谓有故无殒是也。下药中,独芒硝切不可用。凡胎死腹中,及误断脐肠,胞衣上升,壮实人并用平胃散加芒硝,虚人理中汤。因外感伤胎者,五积散,并加芒硝服之,胞胎即缩小而下,走血之性可知。其半夏、大黄,虽言孕妇忌服,然用

之得宜，皆安胎圣药。若有客邪而用芩、术，使热邪留恋不解，反足伤胎。观柴苏饮治孕妇风寒恼怒，喘胀腹痛诸疾，即于本方除去芎藭、生姜，而加白术为达生散；瘦胎饮则以芩、术为君，而加枳壳、滑石，岂二味专主安胎，又能滑胎耶？盖瘦胎饮一方，特为奉养太过，胎肥不能转运而设，今人不达此理，无故服之，伤耗其气，临产无力送胎，反至难产，及酿成产后诸患者不少，良由不明虚实补泻故尔。

问：产后以行血为务，若有表邪而与行血，得无引邪伤营之患乎？

曰：产后诸疾，非行血则邪不去，即诸虚证，亦须血行，其气乃复。第行之有方，不可过峻。凡产后危证，莫如三冲三急。三冲者，败血之冲肺、冲心、冲胃也。三急者，新产之呕吐、泄泻、多汗也。其用药则有三禁，禁佛手散，以芎藭能发汗也；禁四物汤，以地黄能作泻也；禁小柴胡，以黄芩能阻恶露也。然皆产后之常法。设有风寒危急，亦将守此，坐令致毙乎？尝读《金匮》产后之例，有大承气汤、下瘀血汤、阳旦汤、三物黄芩汤等方，不能使人无讶。及见家严所治金圣祥妇，产后败血冲肺，发热面赤喘胀，人事不省，用二味参苏饮，倍苏木，加芒硝，恶露即通而苏。宋某次孙媳，产后发热头痛，腹中急痛，死绝复苏者再，与当归内补建中汤得以获安。又长孙媳临产下痢，产后脓血无度，更兼感冒客邪，面发热头痛，此血液大脱，胃气殆尽，非但难胜药力，即益母汤亦伤胃难用，惟借《金匮》黄土汤之法，令以伏龙肝、炒黑查肉、炒焦砂糖、炒焦陈米，入姜枣煎成，不时热服，取枯以去垢，而有温中止痢之功，姜、枣以和营散邪。三日热退痢减，思进糜饮，七日而痢全瘳矣。郑墨林夫人，亦临产下痢，用连理汤加木香，二服而止，止后即产。产后呕吐大汗，以抵圣散去赤芍，加炮姜、黄连而康。徐日升妇，草蓐中发露得风，壮热头痛，面赤胸烦，用香苏散加荆芥、葱豉而热除。但手足心热，不时烦扰，善食易饥，二便不利，与三物黄芩汤而安。以上等治，未尝不用汗下，不用寒凉，而暴病势不得不猛，治者下手稍软，去生便远。其病久气衰者，非但不可峻攻，峻补亦是不可，必缓剂轻调，以俟胃气之复，务在临证权宜。若拘世俗之见，而禁汗下，专事血药以治胎产之疾，我未敢信以为然。

经　脉

经脉出自《灵枢》，本当全篇融贯熟读，为医门之实学。第苦观缕交加，难于诵记，于是稍为裁削，略其繁辞，兼取轩岐、仲景切于经脉之文，参入一二，以为诀诊之捷法。若言笔削圣经，则我何敢？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膈膜遮隔浊气，使不上熏心肺。布胸中，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循膈内，下肘中循臂内，入寸口，循鱼际，出大指。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邪在气，气为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咳，其脉布胸中，故病喘咳，肺宜温润，燥则病寒亦病，胸中痛，缺盆中痛缺盆乃手足阳明脉气所发，肺病则胃气不升，大肠之气不降，故气不行而痛。甚则交两手而瞀。瞀，麻木不仁也。是主肺所生病者邪在血，血为所生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膈臂内前廉痛。气盛有余，则喘渴胸盈仰息，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风寒在表，故汗出中风，邪伤其气，故小便数而欠欠少也。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气虚则阳病，故为痛为寒而怯然少气。金衰则水溷，故膀胱气化不行而溺色黄赤也。气绝则皮毛焦，爪枯毛折。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肺脉出次指，大肠脉即受肺交而起食指。出合谷两骨之间，上人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膈外前廉，上肩出髃音禹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大肠，上接小肠，下接回肠，传送不洁之物，必待肺气下行，故与肺为表里。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是动，则病

齿痛必恶热饮颊肿，是主津所生病者。大肠与肺为表里，肺主气，津由气化，故凡大肠之或泄或闭，皆津所生之病也。口黄口干，鼽衄喉痹，能言。腹中雷鸣切痛，感寒则泄，气常冲胸，疟日发而渴，肩前臑痛，次指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皮肤亮亮然坚肿而不痛，虚则寒栗不复，肩背肘臂外痛。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入上齿，挟口环唇，出大迎，穴名，在面。〔络于目〕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上耳前，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下大迎，穴名在颈动脉应手。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挟脐，入气冲中。气冲穴也。其支者，起胃口，循腹里，下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伏兔在膝上六寸，髀关在伏兔后。下膝膑中，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入次指外间。按：足阳明厉兑、内庭陷谷皆在次指，《灵枢》、《甲乙》、《脉经》俱作中指，误。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颜黑，伸欠颜黑，土胜水也。恶人与火，胃实则热，热则恶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土恶木邪故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肠响腹胀，火盛与水相激，故激搏有声，即肠鸣也。本输篇云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骂詈不避亲疏，土热郁蒸于心胸，神明之乱也。是主血所生病者，阳明多气多血，是主血所生病。狂疟，间日发而不渴湿淫，湿浊下渗也。阴痿足废，冲督带三脉皆聚阳明，阳明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汗出鼽衄，唇漯漯暴难言，甚则不能言，面肿齿痛，必恶清饮，口喝唇胗，人中肿也。面颜黑，颈肿喉痹，不能言。大腹水胀，土病不能制水也。膝膑肿痛，膺乳气街股髀外廉足跗上皆痛，次指不用，腹臌胀，胃脘当胁而痛，上支两胁，膈塞不通，饮食不下，胃中不和，则不能正偃，腹中鸣，身重难以行，胃热则宗气喘数，胃之大络名虚里，出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也。气盛则身以前皆热，消谷善饥，溺色黄，此阳明实热在经在腑之辨也，气不足，则身已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此阳明虚寒在经在腑之辨也。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上内踝音吨循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脾气暖则健而食易消，寒则衰，故食不消而呕逆。胃脘痛，腹胀，善噫，脾脉入腹属脾络胃，故为痛；阴盛而上干阳明，故气滞而为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便后失气则快然，如病衰但倦怠耳。身体皆重。脾湿之气下流也。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气病则强，血病则痛。烦心，心下急痛，寒疟溏泄，瘕泄，脾寒则为溏泄，脾热则为瘕瘕。水闭，黄瘅，不能卧，水气逆满伤气也。善饥善味，指肉，足不收行，善瘛，强立股膝内肿厥，大指不用。寒甚则厥而呴呴然，腹中亮亮，便溲难，心痛引背不得息。实则腹胀，溲便不利，身尽痛。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百节皆纵，腹大肠鸣，飧泄而黄，不嗜食，食不化，怠惰嗜卧，九窍不通，身体不能动摇，当脐上下左右动气。气绝则脉不营肌肉，舌萎，入中满，唇反。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上肺，出腋下，下肘内，循臂内后廉，入掌内，循小指之内出其端。心系有二：一则上与肺通为心包络之系，一则下络小肠为周身血脉之总司。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心火炎则心液耗，故渴而欲饮，善笑善忘，眩仆烦心，善惊不寐。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膺背肩胁满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而啘，浸淫疮疡，舌干焦苦，消渴舌破，心胸间汗。实则笑不休，虚则悲。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气绝则脉不通，血不流，毫色不泽，面黑如漆柴。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间，上循臑外后廉，交肩上，入缺盆〔上冲心，贯肝肺〕，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音拙抵鼻，至目内眦。是动，则病嗌痛，颔

肿不可以顾，痛在颈侧也。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小肠主泌别清浊，病则清浊不分而流衍无制，是主液所生病也。耳聋目黄，颊肿鼻衄，不成流。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皆痛，虐则小腹控睾音高，腰脊上冲心而痛。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睛明穴也。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转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脊间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下合腘中，以下贯踹内，踹，音湍，足跟也。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邪循经上而痛也，目似脱，项似拔，痛在颈后，不可俯仰。脊痛，腰似折，痛上寒。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主骨所生病者，肾主骨，膀胱为肾之腑，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筋所生病者，误。痔疟。虚则痔，盛则疟。狂癫疾，邪入于阳也。头囟音信。项痛，目黄，为蓄血。泪出鼽衄，则成流。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胞痹少腹，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流涕，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循内踝后，别入跟中，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横骨中，挟脐，循腹，上行而入肺，横骨一名下极。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肾脏有二，其用交通水火。左者直上入肺而循喉挟舌，右者直行脐腹而上络心包。越人以右肾为命门，非也。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阴火上乘，虽饥不欲食也。面如漆柴，肾水枯也。咳唾则有血，真阴损而延及其母也，喝喝而喘，肾水不能上通于肺也。〔口干咯血〕坐而欲起，阴虚阳扰而不能静也。目眩眩如无所见，人之明在瞳子，瞳子者，骨之精。肾气内夺，故目眩眩如无所见也。心如悬，若饥状，心肾不交则精神离散，故心如悬；阴虚则内馁，故常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肾在志为恐，肾气怯，故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主肾所生病者，耳鸣遗泄，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厥气走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自利，口热如胶，烦心心痛，痛引腰脊欲得呕。黄瘅，水虚土实故为瘅，其额上必黑。肠澼，肾开窍于二阴，故为肠澼。寒则利清谷，热则便脓血。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泄利下重，足下热而痛，小腹急痛，腰下冷痛，自言腹胀满而实不满，胫肿烦冤，烦为烦扰，冤为冤热。骨痿不能起，眇中清，眇音杪，季胁下也。指清黑清厥，意不乐，四肢不收，身重寝，汗出憎风，气绝则肉软却，齿长面垢，发无泽。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诸邪之在心者，皆心包络受之。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循臑内，入肘中，下臂，行两筋间，入掌中，循中指。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无名指也。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憹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诸脉虽属于心而行太阴肺部，脉之迎动皆由包络之火，故又为心包所主。烦心心痛，痛引腹腋欲得咳。掌中热。脉起心胸入掌中也。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入迎也。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颔。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耳前，交颊至目锐眦。三焦有上中下之名，其形则一，在七节两肾之中。所谓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是言三焦之用，非实有三也。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而痛，嗌肿喉痹，三焦之气通于喉，喉不和则痹肿矣。往来寒热。是主气所生病者，三焦为决渎之官，水病必由于气也。汗出，目锐眦痛，颊痛耳鸣，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则水，留即为胀。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至肩上，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

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手少阳，抵颅，下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即脾枢。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出膝外廉，循足跗，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从足入跗入大指间。是动，则口苦，胆病则液泄，故口苦。呕宿汁，善太息，胆郁则气不舒，故善太息。惊惕心下惮惮，恐人将捕之，嗌中介介然，数唾，心胁痛，不能转侧，足少阳之别贯心循胁里，故病则不能转侧。耳无所闻，甚则面有微尘，体无膏泽，胆病则春升之令不行，如木之枝叶凋瘁，而色枯槁也。足外反热，是为阳厥。病本属火，故为阳厥。是主筋所生病者，肝主筋，胆为肝之腑，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骨所生病者，误。头角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挟瘿，汗出振寒，疟，胆居表里之半，阴胜则振寒，阳胜则汗出，故疟。胸胁膝胫踝前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少阳终者，耳聋，百体尽纵，目系绝。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上循足跗，上腘内廉，循阴股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是动，则病闭目，不欲见人，腰痛不可以俯仰，痛上热。丈夫颓疝，妇人少腹肿，则咽甚，面尘脱色，淅淅时寒热，两胁下痛引少腹，上下无常处，淋溲便难，胁痛支满，手足清，面青唇黑。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作酸，飧泄狐疝，遗溺闭癃，颊肿喉痹，吐酸血。吐血下血，暴涌不止。痿疾恶风，浑身酸麻疼痛，四肢满闷，筋痿不能起，阴缩两筋急，转筋足逆冷，胫酸阴痒。盛则善怒，忽忽眩冒，眩，运也。而巅疾。巅顶痛也。气逆则头痛耳聋，目赤肿痛。虚则目眡眡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善恐如人将捕有三：足少阴是肾脏阳气虚衰，足少阳是胆虚阳涎潮沃，足厥阴是肝虚神魂不宁。一属涎沫，一属血虚，不可不辨。气绝则筋急引舌与卵，唇青。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奇　经

脉有奇常。十二经者常脉也，所见诸证，皆平常无奇。其奇经八脉，交加中外，络绎诸经，所见诸证，皆忽起忽伏，脉亦忽去倏来，故谓之奇。旧说以为奇偶之奇，恐非至当。若尔则不应有阴阳维跷音窍平声之偶矣。所谓督脉督于身后诸阳；任脉在于身前诸阴；冲为诸脉之海，又为血海；阳维维络诸阳，主一身之表；阴维维络诸阴，主一身之里；阳跷得足太阳之别，主一身左右；诸阴跷，得足少阴之别，主一身左右；诸阴二跷，皆起跟中，使人跷捷；带脉横束季胁，约束诸脉，为诸经之别贯，各有专司。盖人身之气血，常行于十二经，而后及于八脉；若受邪，则先伤八脉，而后传次六经。所以越人譬之沟渠，沟渠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督脉起于下极之俞，音输。并于脊里，上至风府，项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入属于脑，阳脉之海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里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少腹直上者，贯阴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内中央。动苦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卒口噤，背反张，痿疒，腰背强痛，不得俯仰，脊强反折，及痛，头重不举，大人巅疾，小儿风痫。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浮，或尺寸俱强直面浮者，督脉也。

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络舌，阴脉之海也。同足三阴并行腹里。其浮于外者，出毛际，循关元石门即丹田气海，而历三脘，循胆中，至缺盆。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动苦少腹绕脐引阴中切痛，入房太过，冲督任受伤多此。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月事不以时下，腹

皮急，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俯仰，拘急。志欲不遂，阴火上乘多此。其脉横寸口边丸丸紧细而长，或弦出寸口，上鱼际而丸滑者，任脉也。

冲脉起于小腹之内胞中，为血之海也。其浮于外者，起于气街，即气冲，在少腹。并足少阴之经，《难经》云：并足阳明之经。以穴考之，足阳明挟脐各二寸，而下行与冲脉会于宗筋，足少阴挟脐五分而上行，《针经》即载冲脉在腹。关元等穴，皆属少阴，非阳明也明矣。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动苦邪气里急，气上冲咽喉，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卧，腹中刺痛拘急，寒气客于冲脉，则脉不通，故喘动应手，有寒疝痛，则上引胸中也。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牢者，冲脉也。凡人两手脉，浮之俱有阳，沉之俱有阴，阴阳皆盛，此冲督之脉也。冲主沉牢，督主浮革。冲督为十二经之道路，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恍惚痴狂，刺冲、督。

阳维起于诸阳之会，诸阳皆会于头。主持卫气，其脉发于足太阳外踝，循膝外廉，上髀关，抵少腹，侧循胁肋，斜上肘，会手足太阳阳跷于膑俞，在背后胛上谷中。上循耳，会督脉于风府，上脑空，下至风池，与诸阳会于头。动苦寒热，阳维为病在表，故苦寒热，而足太阳、少阳始终联属，故二经为病苦寒热。腰痛，痛上怫然肿，又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肌肉瘈瘲，皮肤病下部不仁，汗出而寒，羊痫倒仆，多发于日。手足相引，甚者不能言。若阳维不能维于阳，则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缓纵貌。其脉从尺外斜上，至寸而浮者，阳维也。

阴维起于诸阴之交，诸阴皆交于胸。主持营血，其脉发于足少阴内踝，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会足三阴，上腹里，去腹中行四寸半。循胁，会足厥阴于期门，直乳下一寸半。上胸胁，挟咽，与任脉会于颈。动苦心痛，阴维为病在里，故苦心痛；阴维虽交三阴，实与任脉同归，故心痛腹病多属少阴而兼阴维任脉也。胁满腰痛，甚则悲以恐，癫疾失音，多发于夜。肌肉瘈瘲，汗出恶风，身洗洗然。洗与洒同。若阴维不能维于阴，则怅然失志。其脉从尺内斜上，至寸而沉实者，阴维也。

阳跷起于跟内，出于踝，直上循股外廉，循胁后胛，上行肩膊外，上挟口吻，至目内，上行发际，后入风池。动苦缓纵不收，阴纵而阳急，阳跷脉急当从外踝以上急，内踝以上缓。腰背痛，羊痫倒仆，多发于日。心风偏枯痿瘫，体强，目瞑不得嘿。其脉寸口左右弹，浮而细绵绵者，阳跷也。

阴跷起于然谷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中，上循胸里，入缺盆，出人迎之前，入鼻属目内眦，至咽喉，交贯冲脉。动苦拘急不弛，阳缓而阴急，阴跷脉急当从内踝以上急，内踝以下缓。少腹痛，里急腰痛，相引阴中，男子阴疝，女子漏下不止，癫疾寒热，多发于夜。皮肤淫瘫，风痉瘛疭，目闭不能开。其脉赤内左右弹，沉而细绵绵者，阴跷也。

带脉行于季胁，围身一周，如束带然，与足少阴会于十四椎。自上而下则十四椎，自下而上则七节。十二经与奇经七脉，皆上下周流，惟带脉横束如带。而冲任二脉，循腹胁，夹脐傍，传流于气冲，属于带脉，络于冲脉，冲督任三脉同起而异行，一源而三歧，皆络带脉。动苦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腰腹纵，如囊水状，妇人腰痛，少腹痛，里急瘛疭，牵引季胁下空软处，月事不调，赤白带下。其脉中部左右弹而横滑者，带脉也。

运　气

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节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故余仅取司运规例，详释其

义，以资顾问。其六元正纪中之某岁某气，当见其病，世所最重者，概不采录。

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五运之化有常数，客主之运有代递。盖六气之有主客，五运亦有主客，主运皆起于角，以次相生。如木主春令而为角，火主夏令而为徵，土主长夏而为宫，金主秋令而为商，水主冬令而为羽。每运得七十三日五刻，与六步主气同。但岁气有阴阳，主运分太少。假如甲年为阳土，则主运始太角，而主少徵太宫少商太羽；己为阴土，则主运始少角，而生太徵少宫太商少羽。此主运之气，必始于角而终于羽也。客运亦一年五步。假如甲己为土运，甲属阳土，甲年则太宫为初运，少商为二运，太羽为三运，少角为四运，太徵为终运；己属阴土，己年则少宫为初运，太商为二运，少羽为三运，太角为四运，少徵为终运。太少相生，凡十年一主令，而竟天干也。但主运则必始于角，而终于羽，客运则以本年中运为初运，以次相生，此主运客运之所以有异也。

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

主气者，地气也，如厥阴风木主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少阳相火为三气，太阴湿土为四气，阳明燥金为五气，太阳寒水为终气。君相二火，相随为一岁之主，有常无变，故少阳相火，继君火行令，循序而生湿土，所以太阴土居相火之后，气之顺行者也。客气者，天气也，如子午则太阳为初气，厥阴为二气，少阴为三气，太阴为四气，少阳为五气，阳明为终气。丑未则厥阴为初气，寅申则少阴为初气，卯酉则太阴为初气，辰戌则少阳为初气，巳亥则阳明为初气。盖初气皆起地之左间也，而客气之湿土，居相火之前，乃阴阳先后之数也。按六气分正化对化，如子丑寅卯辰巳为对化，对司化令之虚，则胜而有复；午未申酉戌亥为正化，正司化令之实，则胜而不复。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帝曰：间气如何？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逆顺也。

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大小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在？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矣。

甲子甲午南政少阴司天，阳明在泉，则两寸不应。

初气太阳，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阳，终气阳明。

己巳己亥南政厥阴司天，少阳在泉，则右寸不应。

初气阳明，二气太阳，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阳。

己丑己未南政太阴司天，太阳在泉，则左寸不应。

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阳，五气阳明，终气太阳。

己卯己酉南政少阴在泉，阳明司天，则两尺不应。

初气太阴，二气少阳，三气阳明，四气太阳，五气厥阴，终气少阴。

甲寅甲申南政厥阴在泉，少阳司天，则右尺不应。

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阳，四气阳明，五气太阳，终气厥阴。

甲辰甲戌南政太阴在泉，太阳司天，则左尺不应。

初气少阳，二气阳明，三气太阳，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丙戊庚壬子午北政少阴司天，阳明在泉，则两尺不应。

初气太阳，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阳，终气阳明。

乙辛丁癸巳亥北政厥阴司天，少阳在泉，则左尺不应。

初气阳明，二气太阳，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阳。

乙辛丁癸丑未北政太阴司天，太阳在泉，则右尺不应。

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阳，五气阳明，终气太阳。

乙辛丁癸卯酉北政少阴在泉，阳明司天，则两寸不应。

初气太阴，二气少阳，三气阳明，四气太阳，五气厥阴，终气少阴。

丙戊庚壬寅申北政厥阴在泉，少阳司天，则右寸不应。

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阳，四气阳明，五气太阳，终气厥阴。

丙戊庚壬辰戌北政太阴在泉，太阳司天，则左寸不应。

初气少阳，二气阳明，三气太阳，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司天在泉，四间气者，客气之六步也。凡初气为左间，二气为右间，三气为司天，四气为左间，五气为右间，终气为在泉。故曰司左右者为间气，每气各主一步。又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故曰岁半已前，天气主之；岁半以后，地气主之。

南北政者，即甲己为南政，余为北政是也。谓南政之年，南面行令，其气在南，故寸为上而尺为下，左右俱同。北政之岁，北面受令，其气在北，故尺应上面寸应下，是以司天应两尺，在泉应两寸也。

脉不应者，指少阴所居之处而言，故曰阴之所在。而三阴以少阴居右，太阴居左，厥阴居右，随南北二政以定上下也。故曰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反其诊者，谓南北相反而诊之。北政之年，少阴司天，则两尺不应；太阴司天，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司天，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南政之年，少阴在泉，则两尺不应；太阴在泉，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在泉，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也。

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脏位，命其病者也。

厥阴之至其脉沉，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死。

大寒至春分为初之候，厥阴风木主令，其脉乍大乍小，乍短乍长。春分至小满为二之气，少阴君火主令，其脉浮大而短。小满至大暑为三之气，少阳相火主令，其脉洪大而长。大暑至秋分为四之气，太阴湿土主令，其脉缓大而长。秋分至小雪为五之气，阳明燥金主令，其脉紧细而微。小雪至大寒为终之气，太阳寒水主令，其脉沉短而敦。

方　宜

医以天下民生为己任，当具通天下之才识，非胶执一已之见，固守一偶之法者之所能管窥也。吾吴为五方杂处之地，南北士商云集，苟未明水土之刚柔，风气之强弱，资禀之偏胜，而欲妄治遐方游客，或客游他地治病，则与圆枘方凿何异哉？况客游治病，与治游客之病，其法悬殊。设游艺他方，惟随其地之风土，若遐方流寓，又须详彼此之资禀，此地之风土，方始合宜。故经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之语。圆机之士，能于是触类旁推，匪特行之方内，虽广诸异域，可以无间然矣。

东方发育之地，土膏气泽，冬鲜凛冽之寒，四序常行春令，俗尚华而少实，病多热中疏理，而无真中风寒，即使外感内伤，总由理疏邪入，中热气伤所致。详热中疏理四字，已

道尽东方元气病情矣。按吴越皆居东方，而江南元气最薄，病则虚热居多，温顺为宜，苦寒切禁。江北则接壤东鲁，其间元气虚实兼半，寒热补泻随宜。江左地气稍厚，略觉杂病胜药。江右则南近闽奥，内连荆楚，得火土之余气，是以不任温补，然亦不胜峻攻，惟清理中外为宜。大抵东方所禀孱弱，宜宗东垣、复庵。而丹溪则宜于江之左右。新甫则偏宜江南。若河间、戴人之法，非西北资禀刚厚人，断断乎不可用也。

南方长养之处，阳盛气泄，穷冬恒服绨衣，四序常行夏令。缪仲淳云：阳曦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民虽致理，而雾露不时蒸热，人触之者，未免多挛痹之患。其稍不致者，则有瘴疠之虞矣。即居恒无病之人，气多上壅，而少下降，以故时嚼槟榔，唾皆赤色，是以土人有天蛮不下雪，地蛮不落叶者，则口唾血之语。其患瘴疠之证，亦发热颅胀，胸满呕吐，与伤寒相似，但治法与伤寒迥异。感之轻者，但食槟榔，祛散滞气，胸膈宽舒即愈。重则必需芳香正气之剂，开发中气为主。若误行发表，则阳气愈泄，表气愈虚，邪乘虚扰，发热愈无底止矣。凡岭南烟瘴之乡，天晴亦多雾露，罕见日色，岚湿与晦暖交升，蛊毒与鬼蜮并虐，感之必内应湿土，中气先伤，故瘴疠之治，与瘴疠仿佛，俱广粤正向离明，黔滇斜临坤位，咸多湿热气蒸，闽虽未逾梅岭，已得南方气候，水土皆泄而不收，纵有大头瘟、虾蟆瘟等疫，悉属阳邪。其毒亦易解散，非若北方之地脉坚厚，阴邪积而不发，发则旦发夕死，如疙瘩瘟、黑骨瘟等证之暴绝也。

西方收引之界，金沙之域，地高土厚多风，四序常行秋令。其俗刚毅而不阿，其民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则知西蜀禀赋与关西无异。然蜀直指兑泽，元气与人文俱厚，有三峡倒流之势，关西正当北斗，地气与人材俱伟，有剑倚崆峒之概，以其材质俱俊，表里俱充，故邪弗能伤之也。惟是内气壅盛，故病宜毒药，如西域倒仓，予和涌下等法。观《内经》病生于内，治宜毒药，一方风气主治，了无余蕴矣。北方闭藏之境，阴盛气沉，春夏草木不生，四序常行冬令，民禀坎水而生，故常以水为事，且性好乳食，所以脏寒生满，则内因之证也。至于乐野处，冒风沙，历冰雪，其寒可以断指裂肤，反不言伤寒之病者，以致理惯拒严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即得伤之，其气坚固，不能便入于里，故感之轻者，但需鸡汤而食，助其肝，实其胃，自能祛邪作汗；若伤之重者，竟行辛热表散；里气涌滞，便与苦寒峻攻。非若东南之元气瘠薄，投剂稍重，便致变证蜂起也。惟是肾气素劳之人，邪乘虚入，而为卒中之患者，是必峻用温补。然煤火内蕴，须兼苦降之味，以防火炎竭泽之虞。盖煤为水土之精，人食其馨，长气于阴中之阳，所以力能壮火伤阴，可不预为调制乎？复有车尘马足之劳，不内外因之候，又宜导气和中，不宜升发温补。若以南方内伤劳倦例治之，愈益其壅满矣。然燕与晋鲁皆北，燕则左河右岱，地方最厚，鲁虽偏居良上，风气已北，晋抵关西，惟一河之限，元气之充实，大率相类，其治亦相类。

中央正中之位，水土平湿，万类各得其和，四序各行其令。民虽食杂不劳，而多痿厥寒热者，良由水土平湿使然。以其食杂不劳，元气平治，所伤亦轻，故导引按跷，便可愈之，不必毒药内治，针石外治也。然只言平气所致，若伤寒卒病，其可拘于此例乎？盖中央虽居正位，四维八埏之气，皆得干之。所以仲景有寒热补泻之不同，立法皆随病制宜，以为天下万世则，而于中州更宜。按仲景为南阳圣医，吏治长沙，皆不离洛楚之地。夫洛与楚皆居中央，而楚则交界江右，稍偏于南，所以一切温补，皆为掣肘。以其地气浑厚，民多温饱，是以不须补益。洛则水土平湿，平湿则气柔，气柔则受补矣。经言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伤寒兼证析义》终

伤寒贯珠集

〔清〕 尤在泾 注

《伤寒贯珠集》提要

清·尤在泾撰。嘉庆时人。其首篇言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之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之虚者，寒亦不固。但当分病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如卷一、卷二太阳证，分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卷三、卷四阳明证，分正治法、明辨法、杂治法；卷五少阳证，分正治法、权变法、刺法；卷六太阴诸法，脏病脉证、经病证、经脏俱病证、病愈期；卷七少阴诸法，脉证、清法、下法、温法、生死法、病禁；卷八厥阴病脉证，厥逆进退之机、生死微甚之辨、清法温法、病禁简误、瘥后诸病等法。假如太阳之经，其原出之病，与正治之法，不过二十余条而已，其他则皆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也。假使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急，辨其证之有汗无汗，从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黄等法，则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阳明，或合少阳，或兼三阳者，则从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黄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为正治之法。顾人气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或素有痰饮痞气，以及咽燥淋疮汗衄之疾，或适当房室金刃产后亡血之余，是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竟从麻桂之法矣。于是乎有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及桂枝二麻黄一等汤也，是为权变之法。而用桂枝、麻黄等法，又不能必其无过与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彻，而邪不外散，则有传变他经及发黄蓄血之病，或汗出过多，而并伤阳气，则有振振摇地，肉瞤筋惕等证，于是乎有可更发汗更药发汗、及真武四逆等法也。是为斡旋之法。且也医学久芜，方法罕熟，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以及温针、艾灼、水泽种种混施，以致结胸痞满，挟热下利，或烦躁不得眠，或内烦饥不欲食，或惊狂不安，或肉上粟起，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文蛤散等方也。此为救逆之法。至于天之邪气，共有六淫，太阳受邪，亦非一种，是以伤寒之外，又有风温、温病、风湿、湿温、中暍、霍乱等证，其形与伤寒相似，其治与伤寒不同，于是乎有桂附、术附、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此为伤寒类病法也。六经仿此，详见各经首篇。夫振裘者，必挈其领；整纲者，必提其纲。不知出此，而徒事区别，纵极清楚，亦何能适用。泾独能分析详明，发古圣未详之秘，泾真奇人哉！窃谓方法虽备，而运用尤在乎人，苟非平日从事精研，临症虚心明辨，则闭门造车，仍惧未能合辙，敢告同志，宜细玩是书也可。

《伤寒贯珠集》序

尝读仲景先师《伤寒论》序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俞,阴阳会通,元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安能探其理致哉。医学之难,有自来矣。其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以见病知原,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观此则知其探索钩提,实究天人合一之理,是以立法制方,神妙不测,持脉辨证,不可思议。故后世尊之为医圣。自晋王叔和分为二书,割裂颠倒,冠以序例,后贤有窥其谬妄者,削例辨驳,率意改编各成一家言。虽亦有裨后学,要不能无买椟还珠之弊。况乎立言愈多,其理愈晦,致学者益增歧路之悲,遂不免追憾于叔和矣。饲鹤山人尤在泾先生,所注《伤寒贯珠集》八卷,汇诸家之写者,不无亥豕之误。兹细加校核,用活字版印成,以公同好云。

嘉庆庚午畅月二然朱陶性识

《伤寒贯珠集》目录

卷一　太阳篇上

辨列太阳条例大意……（137）
太阳正治法第一计三十三条
太阳病脉证三条……（137）
桂枝汤脉证七条……（138）
桂枝汤方……（138）
桂枝汤禁三条……（139）
麻黄汤脉证七条……（140）
麻黄汤方……（140）
合病证治六条……（141）
葛根汤方……（141）
葛根加半夏汤方……（141）
黄芩汤方……（141）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141）
白虎汤方……（142）
辨伤寒受病阴阳不同一条……（142）
太阳病愈时日及欲解之候与传经之证六条……（142）
太阳权变法第二计二十三条……（143）
不可发汗例十条……（143）
桂枝二越婢一汤脉证一条……（144）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144）
桂枝麻黄各半汤脉证一条……（144）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144）
大青龙汤脉证二条……（144）
大青龙汤方……（145）
小青龙汤脉证二条……（145）
小青龙汤方……（145）
十枣汤证治一条……（146）
十枣汤方……（146）
五苓散证治一条……（146）
五苓散方……（146）
表实里虚四逆汤先救里一条……（146）
四逆汤方……（146）
阳微先汗阴微先下随脉施治一条……（147）
调胃承气汤方……（147）
伤寒里虚法先补里二条……（147）
小建中汤方……（147）
炙甘草汤方……（147）
结阴代阴脉法一条……（147）
太阳斡旋法第三计三十一条……（148）
服桂枝汤后证治六条……（148）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148）
白虎加人参汤方……（148）
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148）
甘草干姜汤方……（149）
芍药甘草汤方……（149）
发汗后脉证治法十五条……（149）
桂枝加附子汤方……（149）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方……（149）
桂枝甘草汤方……（149）
真武汤方……（150）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150）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150）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151）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151）
发汗吐下解后病脉证治三条……（151）
旋覆代赭石汤方……（151）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152）
太阳传本证治七条……（152）
茯苓甘草汤方……（152）
桃核承气汤方……（152）

抵当汤方……(153)
抵当丸方……(153)
卷二 太阳篇下
太阳救逆法第四计六十三条……(154)
论结胸脏结之异三条……(154)
论结胸及痞之源一条……(154)
论结胸证治十条……(154)
大陷胸汤方……(155)
大陷胸丸方……(155)
小陷胸汤方……(156)
文蛤散方……(156)
三物白散方……(156)
痞证七条……(157)
大黄黄连泻心汤方……(157)
附子泻心汤方……(157)
半夏泻心汤方……(157)
生姜泻心汤方……(158)
甘草泻心汤方……(158)
懊侬烦满证治六条……(158)
栀子豉汤方……(158)
栀子甘草豉汤方……(158)
栀子生姜豉汤方……(159)
栀子厚朴汤方……(159)
栀子干姜汤方……(159)
下利脉证五条……(159)
葛根黄连黄芩汤方……(159)
桂枝人参汤方……(159)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160)
下后诸变证治八条……(160)
桂枝去芍药汤方……(161)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161)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方……(16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161)
误汗下及吐后诸变脉证十三条
……(162)
干姜附子汤方……(162)
茯苓四逆汤方……(163)
黄连汤方……(163)
火逆十条……(164)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165)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
救逆汤方……(165)
桂枝加桂汤方……(165)
太阳类病法第五计三十二条……(165)
温病一条……(165)
风温一条……(165)
痉病七条……(166)
桂枝加葛根汤方……(167)
湿病五条……(167)
风湿四条……(167)
桂枝附子汤方……(168)
甘草附子汤方……(168)
暍病三条……(168)
霍乱十一条……(169)
四逆加人参汤方……(169)
理中丸方……(169)
四逆加猪胆汁汤方……(170)
饮证一条……(170)
瓜蒂散方……(170)
卷三 阳明篇上
辨列阳明条例大意……(171)
阳明正治法第一计四十九条……(171)
阳明脏病证十二条……(171)
调胃承气汤证四条……(172)
小承气汤证二条……(173)
小承气汤方……(173)
大承气汤证九条……(173)
大承气汤方……(173)
白虎加人参汤证三条……(175)
阳明经病脉因证治十一条……(175)
阳明病风寒不同证治八条……(176)
吴茱萸汤方……(177)
卷四 阳明篇下
阳明明辨法第二计二十四条……(178)
表里虚实生死之辨九条……(178)
猪苓汤方……(178)
阳明可下不可下之辨十五条
……(179)

蜜煎导方……（181）
猪胆汁方……（181）
麻仁丸方……（181）
阳明杂治法第三计九条 ……（181）
发黄证治七条……（181）
茵陈蒿汤方……（182）
栀子柏皮汤方……（182）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182）
蓄血证治二条……（182）
卷五 少阳篇
辨列少阳条例大意……（184）
少阳正治法第一计十六条 ……（184）
少阳证一条……（184）
小柴胡汤证九条……（184）
小柴胡汤方……（184）
少阳汗吐下之禁二条……（186）
辨少阳邪气进退之机四条……（186）
少阳权变法第二计四条 ……（186）
柴胡桂枝汤证一条……（186）
柴胡桂枝汤方……（187）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一条……（187）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187）
柴胡加芒硝汤证一条……（187）
柴胡加芒硝汤方……（187）
大柴胡汤证一条……（187）
大柴胡汤方……（187）
少阳刺法第三计四条 ……（188）
刺法四条……（188）
卷六 太阴篇
辨列太阴条例大意……（189）
太阴诸法计十条 ……（189）
太阴脏病脉证治六条……（189）
桂枝加芍药汤方……（189）
桂枝加大黄汤方……（189）
太阴经病证治二条……（190）
太阴经脏俱病一条……（190）
太阴病愈期一条……（190）
卷七 少阴篇
论列少阴条例大意……（191）
少阴诸法计四十五条 ……（191）
少阴脉证四条……（191）
少阴清法七条……（192）
黄连阿胶汤方……（192）
四逆散方……（192）
猪肤汤方……（193）
苦酒汤方……（193）
甘草汤方……（193）
桔梗汤方……（193）
半夏散及汤方……（193）
少阴下法三条……（193）
少阴温法十五条……（194）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194）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194）
附子汤方……（194）
通脉四逆汤方……（195）
白通汤方……（196）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196）
桃花汤方……（196）
少阴生死法十二条……（196）
少阴病禁四条……（197）
卷八 厥阴篇
辨列厥阴条例大意……（199）
厥阴诸法计六十二条 ……（199）
厥阴病脉证五条……（199）
厥阴进退之机九条……（200）
厥阴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条……（201）
厥阴清法五条……（202）
白头翁汤方……（203）
麻黄升麻汤方……（203）
厥阴温法十条……（203）
乌梅丸方……（203）
当归四逆汤方……（204）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204）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205）
厥阴病禁二条……（205）
简误九条……（205）
差后诸病七条……（206）

烧裈散方…… (206)
枳实栀子豉汤方…… (206)
牡蛎泽泻散方…… (207)
竹叶石膏汤方…… (207)

伤寒贯珠集　卷一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太阳篇上

辨列太阳条例大意

伤寒一证，古称大病，而太阳一经，其头绪之繁多，方法之庞杂，又甚于他经，是以辨之非易。然非不可辨也，盖太阳之经，其原出之病，与正治之法，不过二十余条而已，其他则皆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也。假使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急，辨其证之有汗无汗，而从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黄等法，则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阳明，或合少阳，或兼三阳者，则从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黄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为正治之法。顾人气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或素有痰饮痞气，以及咽燥淋疮汗衄之疾，或适当房室金刃产后亡血之余，是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竟从麻桂之法矣。于是乎有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及桂枝二、麻黄一等汤也，是为权变之法。而用桂枝、麻黄等法，又不能必其无过与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彻，而邪不外散，则有传变他经，及发黄蓄血之病，或汗出过多，而并伤阳气，则有振振摇地，肉瞤筋惕等证，于是乎有可更发汗、更药发汗、及真武四逆等法也，是为斡旋之法。且也医学久芜，方法罕熟，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以及温针、艾灼、水噀种种混施，以致结胸痞满，挟热下利，或烦燥不得眠，或内烦饥不欲食，或惊狂不安，或肉上粟起，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文蛤散等方也，此为救逆之法。至于天之邪气，共有六淫，太阳受邪，亦非一种，是以伤寒之外，又有风温、温病、风湿、中湿、湿温、中暍、霍乱等证，其形与伤寒相似，其治与伤寒不同，于是乎有桂附、术附、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此为伤寒类病法也。夫振裘者，必挈其领，整纲者，必提其纲。不知出此，而徒事区别，纵极清楚，亦何适于用哉。兹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纲目于后，而仲景之方与法，罔不备举，然后太阳一经，千头万绪，统归一贯，比于百八轮珠，个个在手矣。六经仿此，详见各篇。

大阳正治法第一

太阳病脉证三条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人身十二经络，本相联贯，而各有畔界，是以邪气之中，必各有所见之证，与可据之脉。仲景首定太阳脉证，曰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盖太阳居三阳之表，而其脉上额交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故其初病，无论中风伤寒，其脉证皆如是也。后阳明篇云：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少阳篇云：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三阴篇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暨本文共六条，递举六经受病之脉证，故柯氏目为六经之纲领，而此则为太阳之纲领也。然阳明

条下无口干恶热之文，少阳证中无往来寒热之目，少阴欲寐，仅举一端，太阴脉阴，多言脏病，学者当参合他条，毋徒执一可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此太阳中风之的脉的证也。太阳篇中，原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中湿、风湿、湿温、痉暍等证，仲景盖以诸病，皆有发热，皆能传变，与伤寒同，其实所受之邪则不同，故特列而辨之，所以清伤寒之源也。王叔和氏分出痉、湿、暍三种，以为与伤寒相似，宜应别论。其中风、风温等病，仍汇太阳篇中。要之中风、风温、温病，虽并得称伤寒，而其病发之状，与治之之法，实与伤寒不同。叔和汇列于此者，又以正中风、风温、温病之始也。然详仲景篇中，每多风寒互举之处，似有不容分别而出之者，岂非以风寒之恒相兼，与阴阳之致可互参耶！余故以中风伤寒，并列于此，而风温、温病，则隶于类病法下，遵先圣之旨也。至于汗出脉缓之理，成氏暨诸贤所谓风性解缓，而卫不外固者，韪矣。兹不复赘。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此太阳伤寒之的脉的证也，与前中风条参之自别。盖风为阳邪，寒为阴邪，阳气疾，阴气徐，故中风身热，而伤寒不即热也。风性解缓，寒性劲切，故中风汗出脉缓，而伤寒无汗脉紧也。恶寒者，伤于寒则恶寒，犹伤于风则恶风，伤于食则恶食也。体痛呕逆者，寒伤于形则痛，胃气得寒则逆也。然窃尝考诸条，中湿、风湿，并兼体痛，中风、中暍，俱有恶寒，风邪上壅，多作干呕，湿家下早，亦成哕逆，故论太阳伤寒者，当以脉紧无汗，身不即热为主，犹中风以脉缓多汗身热为主也，其恶寒、体痛、呕逆，则以之合证焉可耳，不言无汗者，以脉紧该之也。此二条乃太阳病之条目也。

桂枝汤脉证七条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中风者，阳受风气而未及乎阴也，故其脉阳浮而阴弱。阳浮者，不待闭郁而热自发，阴弱者，不必攻发而汗自出。所以然者，风为阳邪而上行，冲为阳气而主外，以阳从阳，其气必浮，故热自发，阳得风而自强，阴无邪而反弱，以弱从强，其气必馁，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者，肌腠疏缓，冲气不谐，虽无寒而若不能御，虽无风而常觉洒淅也。翕，越也，动也，盛也，言其热时动而盛，不似伤寒之热至极也。鼻鸣干呕，不特风气上壅，亦邪气暴加，里气上争之象。是宜桂枝汤助正以逐邪，抑攘外以安内也。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按：风之为气，能动阳气而泄津液，所以发热，汗自出，与伤寒之发热无汗不同。此方用桂枝发散邪气，即以芍药摄养津气，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药之酸，足以安内，生姜、大枣，甘辛相合，补益营卫，亦助正气，去邪气之用也。盖以其汗出而邪不出，故不用麻黄之发表，而以桂枝助阳以为表，以其表病而里无热，故不用石膏之清里，而用芍药敛阴以为里，此桂枝汤之所以异于麻黄、大青龙也。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所以助胃气，即所以助药力，盖药力必藉胃气以行也。温覆令微汗，不使流漓如水者，所谓汗出少者为自

和，汗出多者为太过也。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者，中病即止，不使过之以伤其正也。若不汗，后服小促，及服至二三剂者，期在必克，以汗出为和而止也。仲景示人以法中之法如此。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受邪，无论中风伤寒，俱有头痛，俱有发热。但伤于寒，则表实无汗，伤于风，则表疏自汗，是头痛发热者，伤寒所同，而汗出恶风者，中风所独也。中风必以风剂治之，云桂枝汤主之者，见非他药所得而更者耳。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太阳外证，即头痛、发热、恶风寒之属，外证**未解**，宜从汗解。然必审其脉之强弱而施治，若脉浮弱，则是中风阳浮阴弱之候，治宜桂枝汤，助正以逐邪。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伤寒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下，此大法也。是以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下之是病在表而攻其里也，故曰逆。本论云，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此之谓也。而欲解外，则桂枝成法，不可易矣。仲景于当汗之证，随示不可下之戒如此。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此即前条阴弱者，汗自出之意而发明之。谓营未病而和，则汗液自通，卫中风而不谐，则阴气失护，宜其汗常自出也。夫营与卫，常相和谐者也，营行脉中，为卫之守，卫行脉外，为营之护，何有发热恶寒之证哉，惟卫得风而自强，营无邪而反弱，邪正不同，强弱异等，虽欲和谐，不可得矣，故曰营气和者外不谐，不谐则岂特卫病而已哉！故欲营之安，必和其卫，欲卫之和，必逐其风，是宜桂枝汤助阳取汗，汗出则邪去而卫和，卫和则营不受扰而愈。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人之一身，经络纲维于外，脏腑传化于中，而其为病，从外之内者有之，从内之外者有之。脏无他病，里无病也。时发热自汗，则有时不发热无汗可知。而不愈者，是其病不在里而在表，不在营而在卫矣。先其时发汗则愈者，于不热无汗之时，而先用药取汗，则邪去卫和而愈，不然，汗液方泄而复发之，宁无如水淋漓之患耶！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此即前条卫不谐、营自和之意，而申其说，救邪风者，救卫气之为风邪所扰也。然仲景营弱卫强之说，不过发明所以发热汗出之故，后人不察，遂有风并于卫，卫实而营虚，寒中于营，营实而卫虚之说。不知邪气之来，自皮毛而入肌肉，无论中风伤寒，未有不及于卫者，其甚者，乃并伤于营耳，郭白云所谓涉卫中营者是也。是以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而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而虚者，寒犹不固。无汗必发其汗，麻黄汤所以去表实而发邪气，有汗不可更发汗，桂枝汤所以助表气而逐邪气。学者但当分病证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且无汗为表实，何云卫虚，麻黄之去实，宁独遗卫！能不胶于俗说者，斯为豪杰之士。

桂枝汤禁三条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仲景既详桂枝之用，后申桂枝之禁，曰桂枝本为解肌，而不可用以发汗。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与麻黄之发汗不同。故惟中风发热，脉浮缓，自汗出者，为宜，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则是太阳麻黄汤证，设误与桂

枝，必致汗不出而烦躁，甚则斑黄狂乱，无所不至矣。此桂枝汤之大禁也，故曰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仲景叮咛之意至矣。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本草》云，酒性热而善上，又忌诸甜物。饮酒之人，甘味积中而热气时上，故虽有桂枝证，不得服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而桂枝汤味甘，能增满而致呕，亦一大禁也。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凡服桂枝汤吐者，不必尽是酒客，此其脾胃素有温热蕴蓄。可知桂枝汤，其甘足以酿湿，其温足以助热。设误服之而致吐，其湿热之积，上攻肺中，与表之邪风相得，蒸郁不解，发为肺痈，咳吐脓血，势有必至者矣。仲景因酒客，复申其说如此。

麻黄汤脉证七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足之太阳，其脉上际巅顶，而下连腰足，而寒之为气，足以外闭卫阳，而内郁营血，故其为病，有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之证。然惟骨痛、脉紧、无汗，为麻黄汤的证，其余则太阳中风，亦得有之。学者若不以骨痛、脉紧、无汗为主，而但拘头痛发热等证，必致发非所当发矣。虽本文不言脉紧，然可从无汗而推，犹太阳伤寒条，不言无汗，而以脉紧该之也。

麻黄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人之伤于寒也，阳气郁而成热，皮肤闭而成实。麻黄轻以去实，辛以散寒，温以行阳，杏仁佐麻黄，达肺气，泄皮毛，止喘急，王好古谓其治卫实之药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虽曰佐之，实以监之耳。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二条凭脉以言治，而不及证，且但举浮与数，而不言紧，而云可与麻黄汤发汗，殊为未备。然仲景自有太阳伤寒条，与麻黄汤证，在学者当会通全书而求之，不可拘于一文一字间也。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太阳麻黄汤证也。至八九日之久而不解，表证仍在者，仍宜以麻黄汤发之，所谓治伤寒，不可拘于日数，但见表证脉浮者，虽数日，犹宜汗之是也。乃服药已，病虽微除，而其人发烦目瞑者，卫中之邪得解，而营中之热未除也。剧者，血为热搏，势必成衄，衄则营中之热亦除，而病乃解。所以然者，阳气太重，营卫俱实，故须汗血并出而后邪气乃解耳。阳气，阳中之邪气也。郭白云云：麻黄汤主之五字，当在此当发其汗下是。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伤寒脉浮紧者，邪气在表，法当汗解，而不发汗，则邪无从达泄，内搏于血，必致衄也，衄则其邪当去，而犹以麻黄汤主之者。此亦营卫并实，如上条所云阳气重之证。上条卫已解而营未和，故虽已发汗，犹须得衄而解，此条营虽通而卫尚塞，故既已自衄，而仍与麻黄汤发汗而愈。然必欲衄而血不流，虽衄而热不解者，乃为合法，不然，靡有不竭其阴者。于是仲景复著夺血无汗之例曰，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谓阳气重者，须汗血并出，以泄其邪，其稍轻者，设得衄血，邪必自解，身虽无汗，固不必更以麻黄汤发之也。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太阳病，至十余日之久，脉浮不紧而细，人不躁烦而嗜卧，所谓紧去人安，其病为已解也。下二段，是就未解时说，谓脉浮细，不嗜卧而胸满胁痛者，邪已入少阳，为未解也，则当与小柴胡汤；若脉但浮而不细，不嗜卧者，邪犹在太阳而未解也，仍当与麻黄汤，非外已解，而犹和之发之之谓也。

合病证治六条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胸中为阳之位，喘而胸满者，病发于阳而盛于阳也。邪在阳则可汗，在阴则可下，此以阳邪盛于阳位，故不可下之以虚其里，里虚则邪且陷矣。而宜麻黄汤汗之以疏其表，表疏则邪自解矣。合病者，两经同病，邪气盛者，其伤必多，甚则遍及三阳也。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伤寒之邪，在上则为喘满，入里则为下利，两阳合病，邪气盛大，不特充斥于上，抑且浸淫于里，故曰必自下利，其不下利者，则必上逆而呕。晰而言之，合病下利者，里气得热而下行也；不下利但呕者，里气得热而上行也。夫邪盛于外而之内者，仍当先治其邪，葛根汤合用桂枝、麻黄而加葛根，所以解经中两阳相合之邪，其不下利而但呕者，则加半夏以下逆气，而葛根解外，法所不易矣。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麻黄三两，去节，汤炮去黄汁，焙干称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葛根加半夏汤方　于葛根汤内，加半夏半升，洗。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少阳居表里之间，视阳明为较深，其热气尤易内侵，是以太阳与少阳合病，亦自下利，而治法则不同矣。太阳阳明合病者，其邪近外，驱之使从外出为易，太阳少阳合病者，其邪近里，治之使从里和为易，故彼用葛根，而此与黄芩也。夫热气内淫，黄芩之苦，可以清之，肠胃得热而不固，芍药之酸，甘草之甘，可以固之。若呕者，热上逆也，故加半夏、生姜，以散逆气。而黄芩之清里，亦法所不易矣。

黄芩汤方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于黄芩汤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余依前法。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条叙和录阳明篇中。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此条录少阳篇中。

三阳合病，视诸合病邪气为较大矣。而太阳之腑膀胱，阳明之腑胃，少阳之腑胆，热邪盛满，自经入腑，故腹满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皆为里为热之征也。夫里而不表，故不可汗，汗之则津亡，胃燥而谵语，热而不实，复不可下，下之则中伤气竭，而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句，顶腹满身重四句来，谓有腹满身重等证而自汗出者，则虽三阳合病，而邪聚于阳明者较太阳为多，故宜白虎汤清而解之。若不自汗出者，则太阳为多，白虎不可与矣。脉浮大，上关

上者，病盛于阳经，故脉亦盛于阳位也。但欲眠睡者，热胜而神昏也。目合则汗者，胆热则液泄也。此条盖补上条之所未备，而热之聚于少阳者，视太阳阳明较多矣，设求治法，岂白虎汤所能尽哉。

白虎汤方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上先煮石膏数十沸，再投药、米，米熟汤成，温服。

辨伤寒受病阴阳不同一条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此条特举阳经阴经受邪之异，而辨其病状，及其愈期。发于阳者，病在阳之经也，以寒加阳，阳气被郁，故发热而恶寒。发于阴者，病在阴之经也，以阴加阴，无阳可郁，故无热而但恶寒耳。夫阳受邪者，必阳气充而邪乃解，阴受病者，必阴气盛而病始退，七日为阳气来复之日，六日为阴气盛满之候，故其病当愈耳。然六日七日，亦是概言阴阳病愈之法，大都如此，学者勿泥可也。

太阳病愈时日及欲解之候与传经之证六条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病头痛，所谓病发于阳也，法当七日愈，云以上者，该常与变而言之也。行其经尽者，邪行诸经尽而当解也。设不解，则将从太阳而复入阳明，所谓作再经也。故针足阳明，以引邪外出，邪出则经不传而愈矣。盖伤寒之邪，有在经、在腑、在脏之异，行其经尽者，邪行诸经而未入脏腑之谓，而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是以行阴极而复行阳者有之，若入厥阴之脏，则病深热极而死耳，其或幸而不死者，则从脏出腑而愈，未闻有作经再传者也。此条诸注释俱误，盖于经、腑、脏未审耳。

再按《内经》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云云，又云：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云云，盖伤寒之邪，有离太阳而入阴明者，有遍传诸经而犹未离太阳者，此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正与《内经》之旨相合。盖六日邪遍六经，至七日而太阳先受者，当先解耳。则是所谓行其经尽者，不但未入腑脏，亦并未离太阳，所以当有头痛。所谓作再经者，七日不愈，而欲至十四日也。针足阳明者，以其经多气多血，可以任受针石，且离太阳未远，尤易逐邪外出耳。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止。

太阳经为诸阳之长，巳午未时为阳中之阳，太阳病解，必从巳至未，所谓阳受病者，必阳气充而邪乃解也，与发于阳者，七日愈同意。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风家表解，邪退而正安矣，而犹不能霍然无患者，邪去未尽故也。十二日，经气已周，余邪毕达，故必自愈。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邪气欲解之候，必先见之于证与脉，若其人自烦而脉浮者，知其邪必将从汗而解。盖自烦为邪正相争之候，而脉浮为邪气外达之征也，设脉不浮而沉，则虽烦，岂能作汗，即汗亦岂得解哉。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寒气外入，先中皮肤，太阳之经，居三阳之表，故受邪为最先。而邪有微甚，证有缓急，体有强弱，病有传与不传之异。邪微者，不能挠乎正，其脉多静，邪甚者，得与正相争，其脉则数急，其入则躁烦而颇欲吐。盖寒邪稍深，即变而成热，胃气恶邪，则逆而欲吐也。然邪既传经，则必递见他经之证，伤寒二三日，阳

明少阳受病之时，而不见有身热、恶热、口苦、咽干、目眩等证，则邪气止在太阳，而不更传阳明少阳可知，仲景示人以推测病情之法如此。

太阳权变法第二

不可发汗例十条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病寒之人，非汗不解，而亦有不可发汗者，不可不审。咽喉者，诸阴之所集，而干燥则阴不足矣。汗者，出于阳而生于阴也，故咽喉干燥者，虽有邪气，不可以温药发汗，若强发之，干燥益甚，为咳，为咽痛，为吐脓血，无所不至矣。云不可发汗者，谓本当汗而不可发之，非本不当汗之证也。此所谓之变也。下文仿此。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巢氏云：淋者肾虚而膀胱热也，更发其汗，损伤脏阴，增益腑热，则必便血，如强发少阴汗而动其血之例也。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痓。

身疼痛，表有邪也。疮家，脓血流溢，损伤阴气，虽有表邪，不可发汗，汗之血虚生风，必发痓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额上陷脉紧急，额上两旁之动脉，陷伏不起，或紧急不柔也，《灵枢》云：两跗之上，脉陷竖者，足阳明。陷谓陷伏，竖即紧急，与此正相发明。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皆亡阴之证也。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阴亡者阳不守，亡血复汗，寒栗而振者，阴气先虚，而阳气后竭也。按疮家、衄家，并属亡血，而此条复出亡血家者，该吐、下、跌仆、金刃、产后等证为言也。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

五液在心为汗，心液亡者，心阳无附，则恍惚心乱。心虚生热，下流所合，则小便已，阴疼。禹余粮丸方缺。常器之云：只禹余粮一味，火煅服亦可。按禹余粮，体重可以去怯，甘寒可以除热，又性涩，主下焦前后诸病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有寒，里有寒也。里有寒者，虽有表邪，必先温里而后攻表，如后四逆汤之法。乃不与温里而反发汗，损伤阳气，胃中虚冷，必吐蛔也。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其脉当弦紧而反弱，为病实而正虚也。脉弱为阴不足，而邪气乘之，生热损阴，则必发渴。及更以火劫汗，两热相合，胃中燥烦，汗必不出，而谵语立至矣。若发热脉浮，则邪欲出表，阴气虽虚，可解之，使从汗而愈，如下条桂枝二越婢一等法。若脉不浮，则邪热内扰，将救阴之不暇，而可更取其汗耶！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脉浮数者，其病在表，法当汗出而愈，所谓脉浮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是也。若下之，邪入里而身重，气内虚而心悸者，表虽不解，不可以药发汗，当俟其汗自出而邪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为里虚不足，若更发汗，则并虚其表，里无护卫，而散亡随之矣。故必候其表里气复，津液通和，而后汗出而愈，岂可以药强迫之哉！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脉浮紧者，寒邪在表，于法当身疼痛，而其治宜发汗，假令尺中脉迟，知其营虚而血不足，则虽身疼痛，而不可发汗。所以然者，汗出于阳而生于阴，营血不足而强发之，汗必不

出，汗即出而筋惕肉瞤，散亡随之矣。可不慎哉！

桂枝二越婢一汤脉证一条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无阳与亡阳不同，亡阳者，阳外亡而不守也，其根在肾，无阳者，阳内竭而不用也，其源在胃。发热恶寒，热多寒少，病须得汗而解，而脉微弱，则阳无气矣，阳者，津液之根，犹水之气也，无气则水不至，无阳则津不化，而汗之源绝矣，虽发之，其可得乎！故用桂枝二分，生化阴阳，越婢一分，发散邪气，设得小汗，其邪必解，乃伤寒发汗之变法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论见后。

桂枝去皮 芍药 甘草炙 麻黄去节，各十八铢 生姜一两三钱，切 大枣四枚，擘 石膏二十四铢，碎，绵裹

上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枝麻黄各半汤脉证一条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病在太阳，至八九日之久，而不传他经，其表邪本微可知。不呕，清便欲自可，则里未受邪可知。病如疟状，非真是疟，亦非传少阳也，乃正气内胜，数与邪争故也。至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则邪气不胜而将退舍矣。更审其脉而参验之，若得微缓，则欲愈之象也；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当与温养，如新加汤之例，而发汗吐下，均在所禁矣；若面色反有热色者，邪气欲从表出，而不得小汗，则邪无从出，如面色缘缘正赤，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之类也。身痒者，邪盛而攻走经筋则痛，邪微而游行皮肤则痒也。夫既不得汗出，则非桂枝所能解，而邪气又微，亦非麻黄所可发，故合两方为一方，变大制为小制，桂枝所以为汗液之地，麻黄所以为发散之用，且不使药过病，以伤其正也。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去皮 麻黄去节 甘草炙 芍药 生姜各一两 大枣四枚 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合论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

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并两方合用，乃古之所谓复方也。细审其制，桂枝麻黄各半汤，助正之力，倍于散邪，桂枝二麻黄一汤，则助正之力多，而散邪之力少，于法为较和矣，其桂枝二越婢一汤，本无热证而加石膏者，以其人无阳，津液不足，不胜桂枝之任，故加甘寒于内，少变辛温之性，且滋津液之用，而其方制之小，示微发于不发之中，则三方如一方也。故桂枝汤不特发散邪气，亦能补助正气，以其方甘酸辛合用，具生阳化阴之妙，与麻黄合剂，则能尽麻黄之力，而并去其悍，与石膏同用，则能资石膏之益，而不挠乎权，是虽麻石并行，而实以桂枝为主，盖非滋养营卫，则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耳。凡正气不足，邪气亦微，而仍须得汗而解者，宜于此三方取则焉。后人不能尽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参、归、地之属，立意则同，而用药悬殊矣。

大青龙汤脉证二条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此治中风而表实者之法。表实之人，不易得邪，设得之，则不能泄卫气，而反以实阳气，

阳气既实，表不得通，闭热于经，则脉紧身痛，不汗出而烦躁也。是当以麻黄桂姜之属，以发汗而泄表实，加石膏，以除里热而止烦躁，非桂枝汤所得而治者矣。盖其病已非中风之常病，则其法亦不得守桂枝之常法，仲景特举此者，欲人知常知变，不使拘中风之名，而拘解肌之法也。若脉微弱，汗出恶风，则表虚不实，设与大青龙汤发越阳气，必致厥逆筋惕肉瞤，甚则汗多而阳亡矣故曰，此为逆。逆者，虚以实治，与理不顺，所以谓之逆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石膏如鸡子大，碎　生姜三两，切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按：伤寒分立三纲，桂枝主风伤卫，麻黄主寒伤营，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其说始于成氏、许氏，而成于方氏，喻氏。以愚观之，桂枝主风伤卫则是，麻黄主寒伤营则非。盖有卫病而营不病者矣，未有营病而卫不病者也。至于大青龙证，其辨不在营卫两病，而在烦躁一证，其立方之旨，亦不在并用麻、桂，而在独加石膏，王文禄谓风寒并重，闭热于经，故加石膏于发散药中是也。若不过风寒并发，则麻黄、桂枝已足胜其任矣，何必更须石膏哉！须知中风而或表实，亦用麻黄，伤寒而或表虚，亦用桂枝，其表不得泄，而闭热于中者，则用石膏，其无热者，但用麻、桂，此仲景心法也。炫新说而变旧章，其于斯道，不愈趋而愈远哉。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伤寒脉浮缓者，脉紧去而成缓，为寒欲变热之证，经曰，脉缓者，多热是也。伤寒邪在表则身疼，邪入里则身重，寒已变热而脉缓，经脉不为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犹浮，则邪气在或进或退之时，故身体有乍重乍轻之候也。是以欲发其表，则经已有热，欲清其热，则表犹不解，而大青龙汤，兼擅发表解热之长，苟无少阴汗出厥逆等证者，则必以此法为良矣。不云主之而云发之者，谓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使从表出也。旧注谓伤寒见风，故并用麻黄者，非。

小青龙汤脉证二条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表寒不解，而心下有水饮，饮寒相搏，逆于肺胃之间，为干呕发热而咳，乃伤寒之兼证也。夫饮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壅于上，或积于中，或滞于下，各随其所之而为病，而其治法，虽各有加减，其要不出小青龙之一法。麻黄、桂枝，散外入之寒邪，半夏、细辛、干姜，消内积之寒饮，芍药、五味，监麻、桂之性，且使表里之药，相就而不相格耳。

小青龙汤方

麻黄　桂枝　芍药　细辛　干姜　炙甘草各三两　五味　半夏各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按《说文》云：龙之为灵，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或登于天，或入于川，布雨之师，亦行水之神也。大青龙合麻、桂而加石膏，能发邪气，除烦躁，小青龙无石膏，有半夏、干姜、芍药、细辛、五味，能散寒邪，行水饮，而通谓之青龙者，以其有发汗蠲饮之功，如龙之布雨而行水也。夫热闭于经，而不用石膏，汗为热隔，宁有能发之者乎！饮伏于内，而不用姜、夏，寒与饮搏，宁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药、五味，不特收逆气而安肺气，抑以制麻、桂、姜、辛之势，使不相惊而相就，以成内外协济之功耳。

加减法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

微利者，水渍入胃也。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故去麻黄之发表，而加芫花之行水。

若渴者，去半夏，加括蒌根二两。

渴者，津液不足，故去半夏之辛燥，而加括蒌之苦润。若饮结不布而渴者，似宜仍以半夏流湿而润燥也。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噎者，寒饮积中也。附子温能散寒，辛能破饮，故加之。麻黄发阳气，增胃冷，故去之。

若小便不利，小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小便不利，小腹满，水蓄于下也，故加茯苓以泄蓄水，不用麻黄，恐其引气上行，致水不下也。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者，水气在肺，故加杏仁下气泄肺。麻黄亦能治喘，而不用者，恶其发气也。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内饮外寒，相得不解，气凌于肺，为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如上条之证也，是必以小青龙外解寒邪，内消水饮为主矣。若服汤已渴者，是寒外解而饮内行也，故为欲解。小青龙汤主之六字，当在发热不渴下。

或问水饮之证，或渴或不渴云何？曰：水积于中，故不渴也。其渴者，水积一处，而不得四布也。然而不渴者，常也，其渴者，变也，服小青龙汤已而渴者，乃寒去饮消之常道也。

十枣汤证治一条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此外中风寒，内有悬饮之证。下利呕逆，饮之上攻而复下注也。然必风邪已解，而后可攻其饮。若其人絷絷汗出，而不恶寒，为表已解；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为里未和。虽头痛而发作有时，知非风邪在经，而是饮气上攻也。故宜十枣汤，下气逐饮。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枣十枚

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诸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按《《金匮》云：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吐引痛，谓之悬饮。又云：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此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所以知其为悬饮也。悬饮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并逐饮之峻药，而欲攻其饮，必顾其正，大枣甘温以益中气，使不受药毒也。

五苓散证治一条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太阳风邪，至六七日之久而不解，则风变热而传里，故烦而渴。有表里证，即身热烦渴之谓。渴欲饮水，水气不行，而反上逆则吐。名水逆者，言因水气而逆，非火逆气逆之谓。故当以五苓散，辛甘淡药，导水而泄热也。

五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　桂枝半两　泽泻一两六铢

上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表实里虚四逆汤先救里一条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发热，身疼痛，邪在表也。而脉反沉，则脉与病左矣。不差者，谓以汗药发之而不差也。以其里气虚寒，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故与四逆汤，舍其表而救其里，如下利身疼痛之例也。

四逆汤方

生附子一枚　干姜两半　炙甘草二两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阳微先汗阴微先下随脉施治一条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脉阴阳俱停者，阴阳诸脉，两相停匀，而无偏胜也。既无偏胜，则必有相持不下之势，故必至于战而汗出，而后邪气乃解。振栗者，阴阳相争之候也。但阳脉微者，阳邪先衰，故当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阴邪先衰，故可下之而解，所谓攻其坚而不人者，攻其瑕而立破也。然本论云，尺中脉微者，不可下，此又云，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盖彼为正虚而微，此为邪退而微也，脉微则同，而辨之于邪与正之间，亦未易言之矣。调胃承气，乃下药之最轻者，以因势利导，故不取大下而取缓行耳。夫伤寒先汗后下者，法之常也；或先汗，或先下，随脉转移者，法之变也，设不知此而汗下妄施，宁不为逆耶！

调胃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去皮　炙甘草二两　芒硝半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伤寒里虚法先补里二条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伤寒里虚则悸，邪扰则烦，二三日悸而烦者，正虚不足，而邪欲入内也。是不可攻其邪，但与小建中汤，温养中气，中气立则邪自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可因而施矣。仲景御变之法如此，谁谓伤寒非全书哉。

小建中汤方

桂枝去皮　炙甘草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胶饴一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脉结代者，邪气阻滞而营卫涩少也，心动悸者，神气不振而都城震惊也，是虽有邪气，而攻取之法，无所施矣。故宜人参、姜、桂，以益卫气，胶、麦、麻、地、甘、枣，以益营气，营卫既充，脉复神完，而后从而取之，则无有不服者矣。此又扩建中之制，为阴阳并调之法如此。今人治病，不问虚实，概与攻发，岂知真气不立，病虽去，亦必不生，况病未必去耶。

炙甘草汤方　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两，炙　生姜三两　桂枝三两，去皮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麦冬半升，去心　生地一斤　麻仁半升　大枣三十枚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结阴代阴脉法一条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结者，邪气结滞，而脉之行不利也。又结与代，相似而实不同，结脉止而即还，不失至数，但少差迟耳，代脉止而不还，断已复动，有此绝而彼来代之意，故名曰代，而俱谓之阴者，结代脉皆为阴，故谓之结阴代阴也。凡病得此脉者，攻之，则邪未必去，而正转伤，补之，则正未得益而邪反滞，故曰难治。仲景因上条脉结代，而详言其状如此。以上并太阳权变之法。权变者，谓有汗证而不得迳用汗药也，而其间或取小汗，或待其自解，或兼清热，或兼消饮，或先救里，或建中气，或养营卫，种种不同。世道日降，人心不古，凡所患病，类多兼证，学者于此等变法，尤当着意，故特类列于此，凡二十三条。

太阳斡旋法第三

服桂枝汤后证治六条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太阳病与桂枝汤，于法为当矣。乃初服之，反加烦热而不解者，阳邪痹于阳而不去也。风池、风府，阳维之会，阳维者，诸阳之所维，刺之所以通阳痹，痹通，然后与桂枝，取汗则愈，此仲景法中之法也。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汗虽大出而邪不去，所谓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也。若脉洪大，则邪犹甚，故宜更与桂枝。取汗如前法者，如啜热稀粥，温覆取汗之法也。若其人病形如疟，而一日再发，则正气内胜，邪气欲退之征，设得汗出，其邪必从表解，然非重剂所可发者，桂枝二麻黄一汤，以助正而兼散邪，而又约小其制，乃太阳发汗之轻剂也。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 论见前

桂枝去皮，一两十七铢 大枣五枚，擘 炙甘草芍药 生姜各一两六铢 麻黄十六铢，去节 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脉洪大，与上条同，而大烦渴不解，则其邪去表而之里，不在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府矣。阳明者，两阳之交，而津液之府也，邪气入之，足以增热气而耗津液，是以大烦渴不解。方用石膏，辛甘大寒，直清胃热为君，而以知母之咸寒佐之，人参、甘草、粳米之甘，则以之救津之虚，抑以制石膏之悍也，曰白虎者，盖取金气彻热之义云耳。

白虎加人参汤方

人参二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石膏一斤，碎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邪在表也。心下满微痛，饮在里也。此表间之邪，与心下之饮，相得不解，是以发之而不从表出，夺之而不从下出也。夫表邪挟饮者，不可攻表，必治其饮，而后表可解。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则不欲散邪于表，而但逐饮于里，饮去则不特满痛除，而表邪无附，亦自解矣。

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于桂枝汤内去桂枝，加茯苓、白术各三两。余依前法煮服。小便利即愈。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脉浮，自汗出，微恶寒者，虽伤于寒，而表不实，乃桂枝汤证也。然小便数，心烦，脚挛急，则阴虚而里热矣。是当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顾里，乃反与桂枝汤，治表而遗里，宜其得之而便厥也。咽中干，烦躁吐逆，皆阴虚阳逆之象，设非以温药徒攻其表，何至此哉？夫既阴虚于下，而又阳逆于上，则必先复阳气，而后复阴气，故作甘草干姜汤，甘辛复阳之剂，阳复则厥愈而足温矣。更作芍药甘草汤，甘酸复阴之剂，阴生则两脚自伸矣。阴阳既复，而或胃气有未和，因而谵语者，则少与调胃承气汤，以和其胃，胃和则谵语止矣。盖甘草、干姜，固足以救虚阳之逆，而亦能伤胃气

之和，此咸寒调胃之法，不得不斡旋于阴阳既复之后也。若重发汗，复加烧针，是逆而再逆，其厥逆之象，必有加于前，而补救之法，必非甘草、干姜所能胜任者矣。四逆汤，甘辛大热，乃克复阳气之大药也。此条前后用药，温凉补泻，绝不相谋，而适以相济，非深造自得，卓有成见者，乌能及此。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方

芍药四两　甘草四两，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此知病可愈。

此即前条之意，而设为问答，以明所以增剧，及所以病愈之故。然中间语意，殊无伦次，此岂后人之文耶。昔人读《考工记》，谓不类于周官，余于此条亦云。成氏云，阳旦，桂枝汤别名。

发汗后脉证治法十五条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发汗伤阳，外风复袭，汗遂不止，《活人》所谓漏风是也。夫阳者，所以实腠理，行津液，运肢体者也，今阳已虚，不能护其外，复不能行于里，则汗出，小便难。而邪风之气，方外淫而旁溢，则恶风，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是宜桂枝汤解散风邪，兼和营卫，加附子补助阳气，并御虚风也。

桂枝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内，加附子一枚，破八片，炮去皮。余依前法。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发汗后，邪痹于外，而营虚于内，故身痛不除而脉转沉迟，经曰：其脉沉者，营气微也。又曰：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故以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以益不足之血，而散未尽之邪。东垣云：仲景于病人汗后身热，亡血，脉沉迟者，下利身凉，脉微，血虚者，并加人参，古人血脱者，必益气也。然人参味甘气温，温固养气，甘亦实能生血，汗下之后，血气虚衰者，非此不为功矣。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心为阳脏，而汗为心之液，发汗过多，心阳则伤。其人叉手自冒心者，里虚欲为外护也；悸，心动也；欲得按者，心中筑筑不宁，欲得按而止之也。是宜补助心阳为主，桂枝、甘草，辛甘相合，乃生阳化气之良剂也。

桂枝甘草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按：发汗过多，有动肾中之阳者，以阳为汗之根，而肾为阳之宅，枝伤者，其本必戕也。有动心中之阳者，以汗为心之液，而心为阳之脏，液亡者，气必从之也。救肾阳者，必以咸温，救心阳者，必以甘辛，咸性善下，而温能返阳，故四逆为救肾之剂，甘辛相合，而阳气乃生，故桂、甘为益心之法也。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病人叉手自冒心者，心阳内虚，欲得外

护，如上条所云也。耳聋者，阳气上虚，阴反得而实之也。师因叉手冒心，而更试耳之聪否，以求阳之虚实。若耳聋无闻，其为过汗致虚，当与温养无疑。临病之工，宜如是详审耳。许叔微曰：伤寒耳聋，发汗过多者，正气虚也；邪不出者，邪气闭也。虚之与闭，治法悬殊，学者更宜详审。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眴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发汗过多，不能解太阳之邪，而反动少阴之气，于是身仍发热，而悸眩瞤动等证作矣。少阴之气，水气也，心属火而水乘之，故悸。头为阳而阴加之，故眩。经脉纲维一身，以行血气，故水人之，则振振瞤动也。擗，犹据也。眩动之极，心体不安，思欲据地以自固也。此与阳虚外亡有别，阳虚者，但须四逆以复阳，此兼水饮，故必真武以镇水。方用白术、茯苓之甘淡，以培土而行水，附子、生姜之辛，以复阳而散邪，芍药之酸，则入阴敛液，使汎滥之水，尽归大壑而已耳。

真武汤方

茯苓三两　芍药三两　白术二两　生姜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不足而肾气乘之也。奔豚，肾之积，发则从少腹上冲心胸，如豕之突，故名奔豚。又肾为水脏，豚为水畜，肾气上冲，故名奔豚。茯苓能泄水气，故以为君，桂枝能伐肾邪，故以为臣。然欲治其水，必防其土，故取甘草、大枣，补益土气为使。甘澜水者，扬之令轻，使水气去，不益肾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桂枝四两　甘草三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脉数为热，乃不能消谷而反吐者，浮热在上，而虚冷在下也。浮热不能消谷，为虚冷之气，逼而上浮，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曰客热。是虽脉数如热，而实为胃中虚冷，不可更以寒药益其疾也。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发汗后，表邪虽解而腹胀满者，汗多伤阳，气窒不行也。是不可以徒补，补之则气愈窒，亦不可以迳攻，攻之则阳益伤。故以人参、甘草、生姜，助阳气，厚朴、半夏，行滞气，用补泄兼行之法也。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

生姜半斤，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两，炙　人参一两　厚朴半斤，去皮，炙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者，非旧邪去而新邪复乘也，余邪未尽，复集为病，如余寇未尽，复合为乱耳。脉浮数者，邪气在表之征，故可更发其汗，以尽其邪。但以已汗复汗，故不宜麻黄之峻剂，而宜桂枝之缓法，此仲景随时变易之妙也。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附子甘草汤主之。

发汗不解，反加恶寒者，邪气不从汗而出，正气反因汗而虚也。是不可更逐邪气，当先复其正气。是方芍药之酸，可以益血，附子之辛，可以复气，甘草甘平，不特安中补虚，且与酸合而化阴，与辛合而生阳也。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

芍药三两　甘草三两，炙　附子　枚，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汗出而恶寒者，阳不足而为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治之是已。汗出，而不恶寒，但热者，邪入里而成实也。然不可以峻攻，但与调胃承气汤，和其胃气而已。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邪不在肌腠，而入肺中。缘邪气外闭之时，肺中已自缊热，发汗之后，其邪不从汗而出之表者，必从内而并于肺耳。故以麻黄、杏仁之辛而入肺者，利肺气，散邪气，甘草之甘平，石膏之甘辛而寒者，益肺气，除热气，而桂枝不可更行矣。盖肺中之邪，非麻黄、杏仁不能发，而寒郁之热，非石膏不能除，甘草不特救肺气之困，抑以缓石膏之悍也。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麻黄四两，去节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炙甘草二两　石膏半斤，碎，绵裹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发汗之后，肺气必虚。设饮水过多，水气从胃，上射肺中，必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气，从皮毛而内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谓喘为肺疾是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发汗后吐逆，至水药不得入口者，必其人素有积饮，乘汗药升浮之性而上行也。是当消饮下气，虽有表邪，不可更发其汗。设更发之，重伤阳气，其饮之在中者，不特上逆而仍吐呕，亦且下注而成泄利矣。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病在太阳之时，里热未甚，水液尚通，其外虽病，而其内犹晏如也，故不可多饮水。设饮水多，必停于心下为悸，所以然者，里无热，不能消水，心属火而畏水，水多凌心，故惕惕然跳动不宁也。然使小便自利，则停水自行，虽悸，犹当自愈。若小便不利而少，则水不下行，积于膀胱，必苦里急，里急者，小便欲行而不能，则小腹奔迫急痛也。此以饮水所致，比于汗下之过，而非太阳本病，故附于斡旋法下。以上十五条，并发汗后证，而或伤卫阳，或损营血，或亡心阳，或动肾水，或伤胃阳，及伤脾气，或邪仍不解，或解而转属阳明，及传膀胱，或动饮气，或伤肺气，或入肺中，其变种种不同，其治因之各异，学者谙练在心，亦可以应变无穷矣。

发汗吐下解后病脉证治三条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伤寒发汗，或吐或下，邪气则解，而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胃气弱而未和，痰气动而上逆也。旋覆花咸温，行水下气，代赭石味苦质重，能坠痰降气，半夏、生姜辛温，入参、大枣、甘草甘温，合而用之，所以和胃气而止虚逆也。

旋覆代赭石汤方

旋覆花三两　人参二两　炙甘草三两　生姜五两，切　半夏半升，洗　代赭石一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此伤寒邪解而饮发之证。饮停于中则满，逆于上则气冲而头眩，入于经则身振振而动摇。《金匮》云：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其脉沉紧。又云：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

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是也。发汗则动经者，无邪可发，而反动其经气。故与茯苓、白术，以蠲饮气，桂枝、甘草，以生阳气，所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 炙甘草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阴阳自和者，不偏于阴，不偏于阳，汗液自出，便溺自调之谓。汗吐下亡津液后，邪气既微，正气得守，故必自愈。

太阳传本证治七条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伤寒之邪，有离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府者，有离太阳之标，而入太阳之本者，发汗后，汗出胃干，烦燥饮水者，病去表而之里，为阳明府热证也。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病去标而之本，为膀胱府热证也。在阳明者，热能消水，与水即所以和胃。在膀胱者，水与热结，利水即所以去热。多服暖水汗出者，以其脉浮而身有微热，故以此兼彻其表，昔人谓五苓散为表里两解之剂，非以此耶。

五苓散方 见权变法

按古法从经腑言，则太阳为经，而膀胱为腑，从标本言，则太阳为标，膀胱为本，病去太阳而之膀胱，所以谓之太阳传本也。然膀胱本病，有水结、血结之不同，水结，宜五苓散，导水泄热，血结，宜桃核承气及抵当汤丸，导血除热，具如下文。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太阳经病传府，寒邪变热之候。故与五苓散，导水泄热。

王宇泰云：太阳，经也，膀胱，府也，膀胱者，溺之室也，故东垣以渴为膀胱经本病，然则治渴者，当泻膀胱之热，泻膀胱之热者，利小便而已矣。然府病又有渴与不渴之异，由府阳有盛与不足之故也。渴者，热盛思水，水与热结，故宜五苓散导水泄热；不渴者，热虽入里，不与水结，则与茯苓甘草汤，行阳化气。此膀胱热盛热微之辨也。

茯苓甘草汤方

茯苓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生姜二两，切 甘草一两，炙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太阳之邪，不从表出，而内传于府，与血相搏，名曰蓄血，其入当如狂，所谓蓄血在下，其人如狂是也。其证当下血，血下，则热随血出而愈，所谓血病见血自愈也。如其不愈而少腹急结者，必以法攻而去之。然其外证不解者，则尚未可攻，攻之恐血去而邪复入里也，是必先解其外之邪，而后攻其里之血，所谓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也。以下三条，并太阳传本，热邪入血，血蓄下焦之证，与太阳传本，热与水结，烦渴小便不利之证，正相对照，所谓热邪传本者，有水结、血结之不同也。

桃核承气汤方

桃核五十枚，去皮尖 桂枝二两，去皮 芒硝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黄四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五合，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愚按：此即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桂枝，为破瘀逐血之剂。缘此证热与血结，故以大黄之苦寒，荡实除热为君，芒硝之咸寒，入血软坚为臣，桂枝之辛温，桃仁之辛润，攻逐血散邪

之长为使，甘草之甘，缓诸药之势，俾去邪而不伤正为佐也。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亦太阳热结膀胱之证。六七日，表证仍在，而脉微沉者，病未离太阳之经，而已入太阳之府也。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热不在上，而在下也。少腹硬满，小便自利者，不结于气而结于血也，下血则热随血去，故愈。所以然者，太阳，经也，膀胱，府也，太阳之邪，随经入里，与血俱结于膀胱，所谓经邪入府，亦谓之传本是也。抵当汤中，水蛭、虻虫，食血去瘀之力，倍于芒硝，而又无桂枝之甘辛，甘草之甘缓，视桃仁承气汤为较峻矣。盖血自下者，其血易动，故宜缓剂，以去未尽之邪；瘀热在里者，其血难动，故须峻药以破固结之势也。

抵当汤方

水蛭三十个，熬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　大黄四两，酒浸　桃仁三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身黄，脉沉结，少腹硬，水病、血病皆得有之。但审其小便不利者，知水与热蓄，为无血而有水，五苓散证也。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乃热与血结，为无水而有血，抵当汤证也。设更与行水，则非其治矣。仲景以太阳热入膀胱，有水结、血结之分，故反覆明辨如此。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有热，身有热也，身有热而少腹满，亦太阳热邪传本之证。膀胱者，水溺所由出，其变为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乃血瘀而非水结，如上条抵当汤下之之例也。云不可余药者，谓非抵当丸，不能以治之耳。

抵当丸方

水蛭二十个　虻虫二十五个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愚按：此条证治，与前条大同，而变汤为丸，未详何谓。尝考其制，抵当丸中水蛭、虻虫，减汤方三分之一，而所服之数，又居汤方十分之六，是缓急之分，不特在汤丸之故矣。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有不可峻攻之势，如身不发黄，或脉不沉结之类，仲景特未明言耳。有志之士，当不徒求之语言文字中也。

伤寒贯珠集 卷二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太阳篇下

太阳救逆法第四

论胸结脏结之异三条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此设为问答，以辨结胸、脏结之异。结胸者，邪结胸中，按之则痛。脏结者，邪结肠间，按之亦痛。如结胸者，谓如结胸之按而痛也。然胸高而脏下，胸阳而脏阴，病状虽同，而所处之位则不同。是以结胸不能食，脏结则饮食如故；结胸不必下利，脏结则时时下利；结胸关脉沉，脏结则更小细紧。而其病之从表入里，与表犹未尽之故，则又无不同。故结胸、脏结，其寸脉俱浮也。舌上白胎滑者，在里之阳不振，入结之邪已深。结邪非攻不去，而脏虚又不可攻，故曰难治。

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邪结在脏，必阳气内动，或邪气外达，而后可施攻取之法。若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则内动外达之机俱泯，是以其人反静，其舌胎反滑，邪气伏而不发，正气弱而不振，虽欲攻之，无可攻已。盖即上文难治之端，而引其说如此。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

脏结之证，不特伤寒，即杂病亦有之。曰胁下素有痞，则其病久，而非暴矣；曰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则其邪深，而非浅矣。既深且久，攻之不去，补之无益，虽不卒死，亦无愈期矣，故曰死。

论结胸及痞之源一条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此原所以结胸与痞之故。病发于阳者，邪在阳之经，病发于阴者，邪在阴之经也。阳经受邪，郁即成热，其气内陷，则为结胸。阴经受邪，未即成热，其气内陷，则作痞。所以然者，病邪在经，本当发散，而反下之，里气则虚，邪气因入，与饮相搏而为病也。要之阳经受邪，原有可下之例，特以里未成实，而早行下法，故有结胸之变证，审其当下而后下之，何至是哉！仲景复申明所以成结胸之故，而不及痞，岂非以阴经受邪，则无论迟早，俱未可言下耶。

论结胸证治十条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

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脉浮动数，皆阳也，故为风为热为痛而数，则有正为邪迫，失其常度之象，故亦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复恶寒，为邪气在表，法当发散而反下之，正气则虚，邪气乃陷。动数变迟者，邪自表而入里，则脉亦去阳而之阴也。膈内拒痛者，邪欲入而正拒之，正邪相击则为痛也。胃中空虚，客气动膈者，胃气因下而里虚，客气乘虚而动膈也。短气躁烦，心中懊侬者，膈中之饮，为邪所动，气乃不舒，而神明不宁也。由是阳邪内陷，与饮相结，痞硬不消，而结胸之病成矣。大陷胸汤，则正治阳邪内结胸中之药也。若其不结胸者，热气散漫，既不能从汗而外泄，亦不得从溺而下出，蒸郁不解，浸淫肌体，势必发黄也。

大陷胸汤方

大黄六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匕

上三味，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按：大陷胸与大承气，其用有心下与胃中之分。以愚观之，仲景所云心下者，正胃之谓，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肠之谓也。胃为都会，水谷并居，清浊未分，邪气入之，夹痰杂食，相结不解，则成结胸。大小肠者，精华已去，糟粕独居，邪气入之，但与秽物结成燥粪而已。大承气专主肠中燥粪，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燥粪在肠，必藉推逐之力，故须枳、朴，水食在胃，必兼破饮之长，故用甘遂。且大承气先煮枳、朴，而后内大黄，大陷胸先煮大黄，而后内诸药，夫治上者制宜缓，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黄生则行速，熟则行迟，盖即一物，而其用又有不同如此。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邪气内结，既热且实，脉复沉紧，有似大承气证。然结在心下，而不在腹中，虽按之石硬而痛，亦是水食互结，与阳明之燥粪不同。故宜甘遂之破饮，而不宜枳、朴之散气，如上条之说也。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热结在里，而复往来寒热，是谓表里俱实，不得以十余日之久，而独治其里也，故宜大柴胡表里两解之法。若但结胸而无大热，如口燥渴心烦等证者，此为水饮结在胸胁之间，所谓水结胸者是也。盖邪气入里，必挟身中所有，以为依附之地，是以在肠胃则结于糟粕，在胸膈则结于水饮，各随其所有而为病耳。水结在胸，而但头汗出者，邪膈于上而气不下通也，故与大陷胸汤，以破饮而散结。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汗下之后，津液重伤，邪气内结。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皆阳明胃热之征也。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则不特征诸兆，抑且显诸形矣。乃不用大承气而用大陷胸者，亦以水食互结，且虽至少腹，而未离心下故也。不然，下证悉具，下药已行，何以不臣枳、朴而臣甘遂哉。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痉病之状，颈项强直。结胸之甚者，热与饮结，胸膈紧贯，上连于项，但能仰而不能俯，亦如痉病之状也。曰柔而不曰刚者，以阳气内陷者，必不能外闭，而汗常自出耳。是宜下其胸中结聚之实，则强者得和而愈。然胸中盛满之邪，固非小陷胸所能去，而水热互结之实，亦非承气汤所可治，故与葶苈之苦，甘遂之辛，以破结饮而泄气闭，杏仁之辛，白蜜之甘，以缓下趋之势，而去上膈之邪，其芒硝、大黄，则资其软坚荡实之能。

大陷胸丸方

大黄半斤　葶苈半斤　芒硝半斤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

上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按：汤者，荡也，荡涤邪秽，欲使其净尽也。丸者，缓也，和理脏腑，不欲其速下也。大陷胸丸，以荡涤之体，为和缓之用。盖以其邪结在胸，而至如柔痓状，则非峻药不能逐之，而又不可以急剂一下而尽，故变汤为丸，煮而并渣服之，及峻药缓用之法。峻则能胜破坚荡实之任，缓则能尽际上迄下之邪也。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胸中结邪，视结胸较轻者，为小结胸。其证正在心下，按之则痛，不似结胸之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也。其脉浮滑，不似结胸之脉沉而紧也。是以黄连之下热，轻于大黄，半夏之破饮，缓于甘遂，栝蒌之润利，和于芒硝，而其蠲除胸中结邪之意，则又无不同也，故曰小陷胸汤。

小陷胸汤方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栝蒌实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实，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病在阳者，邪在表也，当以药取汗，而反以冷水潠之，或灌濯之，其热得寒，被劫而又不得竟去，于是热伏水内，而弥更益烦，水居热外，而肉上粟起。而其所以为热，亦非甚深而极盛也，故意欲饮水，而口反不渴。文蛤咸寒而性燥，能去表间水热互结之气。若服之而不差者，其热渐深，而内传入本也。五苓散，辛散而淡渗，能去膀胱与水相得之热。若其外不郁于皮肤，内不传于膀胱，则水寒之气，必结于胸中，而成寒实结胸。寒实者，寒邪成实，与结胸热实者不同，审无口燥渴烦等证见者，当与三物白散温下之剂，以散寒而除实也。本文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疑衍。盖未有寒热而仍用黄连栝蒌者，或久而变热者，则亦可与服之耳。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三物白散方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

上三味，为末，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身热皮栗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噀之洗之，益令热劫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太阳病未罢而并于少阳，治当和散，如柴胡加桂枝之例，而反下之，阳邪内陷，则成结胸，亦如太阳及少阳误下之例也。但邪既上结，则当不复下注，乃结胸心下硬，而又下利不止者，邪气甚盛，而淫溢上下也。于是胃气失其和，而水浆不下，邪气乱其心，而烦扰不宁，所以然者，太少二阳之热，并而入里，充斥三焦心胃之间，故其为病，较诸结胸有独甚焉，仲景不出治法者，非以其盛而不可制耶。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结胸证，原有可下之例，如大陷胸汤及丸诸法是也。若其脉浮大者，心下虽结而表邪犹盛，则不可迳与下法，下之则脏气重伤，邪气复入，既不能受，又不可制，则难为生矣。故曰下之则死。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下利者亦死。

伤寒邪欲入而烦躁者，正气与邪争也。邪既结而烦躁者，正气不胜，而将欲散乱也。结胸证悉具，谓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及不

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所潮热，如上文所云是也。而又烦躁不宁，则邪结甚深。而正虚欲散，或下利者，是邪气淫溢，际上极下，所谓病胜脏者也，虽欲不死，其可得乎。

痞证七条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

此申言所以成痞之故。浮而紧者，伤寒之脉，所谓病发于阴也。紧反入里者，寒邪因下而内陷，与热入因作结胸同意。但结胸心下硬满而痛，痞则按之濡而不硬且痛。所以然者，阳邪内陷，止于胃中，与水谷相结，则成结胸，阴邪内陷，止于胃外，与气液相结，则为痞，是以结胸为实，而按之硬痛，痞病为虚，而按之自濡耳。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按：成氏云：心下硬，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心下痞，按之濡，关上浮者，虚热也，与大黄、黄连以导其虚热。成氏所谓虚热者，对燥屎而言也，非阴虚阳虚之谓。盖热邪入里，与糟粕相结，则为实热，不与糟粕相结，即为虚热。本方以大黄、黄连为剂，而不用枳、朴、芒硝者，盖以泄热，非以荡实也。麻沸汤者，煮水小沸如麻子，即以煮药，不使尽药力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此即上条而引其说，谓心下痞，按之濡，关脉浮者，当与大黄黄连泻心汤，泻心下之虚热，若其人复恶寒而汗出，证兼阳虚不足者，又须加附子以复表阳之气。乃寒热并用，邪正兼治之法也。

附子泻心汤方

大黄一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别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三服。

按此证，邪热有余而正阳不足，设治邪而遗正，则恶寒益甚，或补阳而遗热，则痞满愈增，此方寒热补泻，并投互治，诚不得已之苦心。然使无法以制之，鲜不混而无功矣，方以麻沸汤渍寒药，别煮附子取汁，合和与服，则寒热异其气，生熟异其性，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乃先圣之妙用也。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结胸及痞，不特太阳误下有之，即少阳误下亦有之。柴胡汤证具者，少阳呕而发热，及脉弦口苦等证具在也。是宜和解而反下之，于法为逆。若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和之即愈，此虽已下之，不为逆也。蒸蒸而振者，气内作而与邪争胜，则发热汗出而邪解也。若无柴胡证，而心下满而硬痛者，则为结胸，其满而不痛者，则为痞，均非柴胡所得而治之者矣。结胸宜大陷胸汤，痞宜半夏泻心汤，各因其证而施治也。

半夏泻心汤方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干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痞者，满而不实之谓。夫客邪内陷，即不可从汗泄，而满而不实，又不可从下夺，故惟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结，黄连、黄芩之苦，能泄其满，而其所以泄与散者，虽药之能，而实胃气之使也。用参、草、枣者，以下后中虚，故以之益气，而助其药之能也。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

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汗解之后，胃中不和，既不能运行真气，并不能消化饮食，于是心中痞硬，干噫食臭，《金匮》所谓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令人噫是也。噫，嗳食气也。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上德不及而水邪为殃也。故以泻心消痞，加生姜以和胃。

按上条本少阳病，不宜入太阳篇中，此条汗解后病，亦不得谓之逆，而俱列于此者，所以备诸泻心之用也。

生姜泻心汤方

生姜四两，切　人参三两　半夏半升，洗　甘草三两炙　黄芩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黄连一两　干姜一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伤寒中风者，成氏所谓伤寒或中风者是也。邪盛于表而反下之，为下利谷不化，腹中雷鸣，为心下痞硬而满，为干呕心烦不得安，是表邪内陷心间，而复上攻下注，非中气空虚，何致邪气淫溢至此哉！医以为结热未去，而复下之，是已虚而益虚也，虚则气不得化，邪愈上逆，而痞硬有加矣。故与泻心消痞，加甘草以益中气。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二方，虽同为治痞之剂，而生姜泻心，意在胃中不和，故主生姜以和胃，甘草泻心，意在下利不止，与客气上逆，故不用人参之增气，而须甘草之安中也。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复汗，正虚邪入，心下则痞，当与泻心汤如上法矣。若其人恶寒者，邪虽入里，而表犹未罢，则不可迳攻其痞。当先以桂枝汤解其表，而后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攻其痞，不然，恐痞虽解，而表邪复入里为患也，况痞亦未必能解耶。

按：伤寒下后，结胸痞满之外，又有懊侬、烦满、下利等证。盖邪入里而未集，而其位又高，则为懊侬；其已集而稍下者，则为结胸及痞；其最下而亦未结者，则为下利、结胸、痞满。其如上文，凡十六条。以下凡十一条，则备举侬懊、下利诸证也。

懊侬烦满证治六条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发汗吐下后，正气既虚，邪气亦衰，乃虚烦不得眠，甚则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未尽之邪，方入里而未集，已虚之气，欲胜邪而不能，则烦乱不宁，甚则心中懊侬，郁闷而不能自已也。栀子体轻，味苦微寒，豉经蒸晒，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彻散胸中邪气，为除烦止躁之良剂。少气者，呼吸少气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可以益气。呕者，气逆而不降也，生姜之辛，可以散逆。得吐则邪气散而当愈，不可更吐以伤其气，故止后服。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栀子甘草豉汤方

于栀子豉汤内，加入甘草二两。余依前

法。

栀子生姜豉汤方

于栀子豉汤内，加入生姜五两。余依前法。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烦热者，心烦而身热也。胸中窒者，邪入胸间而气窒不行也。盖亦汗下后，正虚邪入，而犹未集之证，故亦宜栀子豉汤散邪彻热为主也。心中结痛者，邪结心间而为痛也。然虽结痛而身热不去，则其邪亦未尽入，与结胸之心下痛而身不热者不同。此栀子豉汤之散邪彻热，所以轻于小陷胸之荡实除热也。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下后心烦，证与上同，而加腹满，则邪入较深矣，成氏所谓邪气壅于心腹之间者是也。故去香豉之升散，而加枳、朴之降泄。若但满而不烦，则邪入更深，又当去栀子之轻清，而加大黄之沉下矣。此栀子厚朴汤所以重于栀豉而轻于承气也。

栀子厚朴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厚朴四两，姜汁炒　枳实四枚，水浸，去穰炒

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大下后，身热不去，证与前同。乃中无结痛，而烦又微而不甚。知正气虚，不能与邪争，虽争而亦不能胜之也。故以栀子彻胸中陷入之邪，干姜复下药损伤之气。

栀子干姜汤方

栀子十四枚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病人旧微溏者，未病之先，大便本自微溏，为里虚而寒在下也。栀子汤，本涌泄胸中客热之剂，旧微溏者，中气不固，与之，恐药气乘虚下泄，而不能上达，则膈热反因之而深入也，故曰不可与服之。

下利脉证五条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太阳中风发热，本当桂枝解表，而反下之，里虚邪入，利遂不止，其脉则促，其证则喘而汗出。夫促为阳盛，脉促者，知表未解也。无汗而喘，为寒在表，喘而汗出，为热在里也。是其邪陷于里者十之七，而留于表者十之三。其病为表里并受之病，故其法亦宜表里两解之法。葛根黄连黄芩汤，葛根解肌于表，芩、连清热于里，甘草则合表里而并和之耳。盖风邪初中，病为在表，一入于里，则变为热矣。故治表者，必以葛根之辛凉，治里者，必以芩、连之苦寒也。而古法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故葛根之表，则数多而独行，芩、连之里，则数少而并须，仲景矩矱，秩然不紊如此。

葛根黄连黄芩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　黄芩二两　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太阳误下自利，而又表里不解，与上条同。然曰数下，则气屡伤矣，曰利下不止，则虚复甚矣，虽心下痞硬，亦是正虚失运之故，是宜桂枝之辛，以解其表，参、术、姜、草之甘温，以安其里，而不可以葛根攻表，亦不得以芩、连清里，治如上条之例矣。

桂枝人参汤方

桂枝四两 干姜三两 白术二两 人参三两 炙甘草四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伤寒下后，邪气变热，乘虚入里者，则为挟热下利，其邪未入里而脏虚生寒者，则为下利清谷，各因其人邪气之寒热，与脏气之阴阳而为病也。身疼痛者，邪在表也。然脏气不充，则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故必以温药，舍其表而救其里，服后清便自调，里气已固，而身痛不除，则又以甘辛发散为急，不然，表之邪又将入里而增患矣。而救里用四逆，救表用桂枝，与厥阴篇下利、腹胀满身疼痛条略同，彼为寒邪中阴，此为寒药伤里，而其温中散邪，先表后里之法则一也。

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太阳病，二三日，为病未久也。不能卧，但欲起者，心下结满，卧则气愈壅而不安也。脉微弱，阳气衰少也。夫二三日，为病未久，则寒未变热，而脉又微弱，知其结于心下者，为寒分而非热分矣。寒分者，病属于寒，故谓寒分，犹《金匮》所谓血分、气分、水分也。寒则不可下，而医反下之，里虚寒入，必为下利不止。若利止，必作结胸者，寒邪从阳之化，而上结于阳位也。若未止，四日复下之者，寒已变热，转为协热下利，故须复下，以尽其邪，所谓在下者，引而竭之也。总之，寒邪中人，久必变热，而邪不上结，势必下注，仲景反覆详论，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汤药，亦下药也。下后下利痞硬，泻心汤是已，而复以他药下之，以虚益虚，邪气虽去，下焦不约，利无止期，故不宜参、术、姜、草之安中，而宜赤脂、禹粮之固下也。乃服之而利犹不止，则是下焦分注之所，清浊不别故也，故当利其小便。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

赤石脂一斤，碎 禹余粮一斤，碎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下后诸变证治八条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因结胸，而并详太阳误下诸变。谓脉促为阳盛，而不结于胸，则必无下利痞满之变，其邪将从外解。若脉浮者，下后邪已入里，而犹在阳分，则必作结胸矣。脉紧者，太阳之邪，传入少阴之络，故必咽痛，所谓脉紧者属少阴，又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内食是也。脉弦者，太阳之邪，传入少阳之经，故必两胁拘急，所为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其脉循胁络于耳故也。脉细为气少，数为阳脉，气不足而阳有余，乃邪盛于上也，故头痛未止。脉沉为在里，紧为寒脉，邪入里而正不容，则内为格拒，故必欲呕。脉沉滑者，热胜而在下也，故协热利。脉浮滑者，阳胜而阴伤也，故必下血。经曰：不宜下而更攻之，诸变不可胜数，此之谓也。以下并太阳下后之证，而或胸满，或喘，或烦惊谵语，或胁痛发黄，是结胸、痞满、烦躁、下利外，尚有种种诸变如此。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阳邪被抑，不复浮盛于表，亦未结聚于

里，故其胸满，其脉促。促者，数而时一止也。夫促为阳脉，胸中为阳之府，脉促胸满，则虽误下，而邪气仍在阳分，故以桂、甘、姜、枣甘辛温药，从阳引而去之，去芍药者，恐酸寒气味，足以留胸中之邪，且夺桂枝之性也。若微恶寒者，其人阳不足，必加附子，以助阳气而逐阳邪，设徒与前法，则药不及病，虽病不增剧，亦必无济矣。

桂枝去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内，去芍药。余依前法。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佳。

太阳误下，无结胸下利诸变，而但微喘，知其里未受病，而其表犹未解，胸中之气为之不利也。故与桂枝汤，解表散邪，加厚朴、杏仁，下气定喘。然喘之为病，所关非细，而误下之后，其变实多，仲景此条，盖可以互证，而难以独引，亦如太阳病，脉浮者，可发汗，宜麻黄汤之文也，学者辨诸。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病在太阳，而反下之，正气遂虚，邪气则陷，乃其气反上冲者，阳邪被抑而复扬，仍欲出而之表也。故可与桂枝汤，从阳引而去之，因其轻而扬之之意也。用前法者，即啜热稀粥，以助药力之法，盖欲以救被伤之气，而引欲出之邪耳。若不上冲者，邪已内陷，不复外攻，当随脉证而调其内，不可更以桂枝攻其表也。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伤寒下后，其邪有并归一处者，如结胸下利诸候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此条所云诸证是也。胸满者，邪痹于上；小便不利者，邪痹于下；烦惊者，邪动于心；谵语者，邪结于胃，此病之在里者也。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筋脉骨肉，并受其邪，此病之在表者也。夫合表里上下而为病者，必兼阴阳合散以为治，方用柴胡、桂枝，以解其外而除身重，龙、蛎、铅丹，以镇其内而止烦惊，大黄以和胃气，止谵语，茯苓以泄膀胱，利小便，人参、姜、枣，益气养营卫，以为驱除邪气之本也。如是表里虚实，泛应曲当，而错杂之邪，庶几尽解耳。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

半夏二合，洗　柴胡四两　人参　龙骨　铅丹　牡蛎熬　茯苓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大枣六枚　大黄二两

上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病六七日，脉浮不去，恶风寒不除，其邪犹在表也。医反二三下之，胃气重伤，邪气入里，则不能食而胁下满痛，且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所以然者，其人脉迟弱而不数，手足温而不热，为太阴本自有湿，而热又人之，相得不解，交蒸互郁，而面目身体悉黄矣。颈项强者，湿痹于上也，胁下满痛者，湿聚于中也；小便难者，湿不下走也，皆与热相得之故也。医以其胁下满痛，与柴胡汤以解其邪。后必下重者，邪外解而湿下行，将欲作利也。设热湿并除，则汗液俱通而愈矣，何至下重哉。本渴而饮水呕者，《金匮》所谓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也。饮在心下，则食谷必哕，所谓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是也，岂小柴胡所能治哉！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下后成痞，与泻心汤，于法为当矣。乃痞不解，而其人口燥烦渴，小便不利者，此非痞

也，乃热邪与水蓄而不行也。水蓄不行，则上失其润，而口燥烦渴，下迷其道，而小便不利，猪心汤不中与矣。五苓散，散水泄热，使小便利，则猪与烦渴俱止耳。

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

此与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条大同，虽汗下不同，其为邪入肺中则一，故其治亦同。

误汗下及吐后诸变脉证十三条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此泛言汗下之法，各有所宜，当随病而施治，不可或失其度也。如头痛发热恶寒者，本当发汗而反下之，是病在表而治其里也，故曰逆；腹满便闭恶热者，本当下之而反汗之，是病在里而治其表也，故亦为逆。若审其当汗而汗之，或当下而下之，则亦何逆之有。《外台》云：表病里和，汗之则愈，下之则死；里病表和，下之则愈，汗之则死。不可不慎也。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既汗复下，邪气不从表散，而又不从里出者，以其脉浮而邪在外，故虽复下之，而病不愈也。夫病在外者，仍须从外引而去之，今虽已汗下，而其脉仍浮，知其邪犹在外，故须桂枝汤解散外邪则愈。少阳篇云：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与此同意，所当互参。

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下之则伤其里，汗之则伤其表，既下复汗，表里俱虚，而邪仍不解，其人则因而为冒。冒，昏冒也，以邪气蔽其外，阳气被郁，欲出不能，则时自昏冒，如有物蒙蔽之也。若得汗出，则邪散阳出，而冒自愈，《金匮》云：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也。然亦正气得复，而后汗自出耳，岂可以药强发之哉！若汗出冒解，而里未和者，然后复下之，以和其里，所谓里病表和，下之而愈是也。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既下复汗，重亡津液，大邪虽解，而小便不利，是未可以药利之。俟津液渐回，则小便自行而愈。若强利之，是重竭其阴也，况未必即利耶。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振寒，振栗而寒也，脉微为阳气虚，细为阴气少，既下复汗，身振寒而脉微细者，阴阳并伤，而内外俱虚也。是必以甘温之剂，和之、养之为当矣。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不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大法昼静夜剧，病在肾阴，夜静昼剧，病在胃阳，汗下之后，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邪未尽而阳已虚。昼日阳虚欲复，而与邪争，则烦躁不得眠，夜而阴旺阳虚，不能与邪争，则反安静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身无大热，表无热也，而又无头痛恶寒之表证，其脉又不浮而沉，不洪而微，其为阳气衰少无疑，故当与干姜、附子，以助阳虚而逐残阴也。以上三条，并是汗下后小便不利者，伤其阴也，振寒脉微细者，阴阳并伤也，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伤阳而不及阴也，于此见病变之不同。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 一两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发汗若下，不能尽其邪，而反伤其正，于

是正气欲复而不得复，邪气虽微而不即去，正邪交争，乃生烦躁，是不可更以麻、桂之属逐其邪，及以栀、豉之类止其烦矣。是方干姜、生附之辛，所以散邪，茯苓、人参、甘草之甘，所以养正，乃强主弱客之法也。

茯苓四逆汤方

茯苓六两　人参二两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按：汗下后烦躁一证，悉是正虚邪扰之故，而有邪多虚少，或虚多邪少之分。邪多者，宜逐邪以安正，虚多者，宜助正以逐邪。仲景既著栀豉汤之例，复列茯苓四逆之法，其于汗下后烦躁一证，虚实互举，补泻不遗如此，学者所当究心也。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此上中下三焦俱病，而其端实在胃中。邪气即寒淫之气，胃中者，冲气所居，以为上下升降之用者也，胃受邪而失其和，则升降之机息，而上下之道塞矣，成氏所谓阴不得升而独治其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欲呕吐者是也。故以黄连之苦寒，以治上热，桂枝之甘温，以去下寒，上下既平，升降乃复。然而中焦不治，则有升之而不得升，降之而不得降者矣，故必以人参、半夏、干姜、甘草、大枣，以助胃气而除邪气也。此盖痞证之属，多从寒药伤中后得之，本文虽不言及，而其为误治后证可知，故其药亦与泻心相似，而多桂枝耳。

黄连汤方

黄连　桂枝去皮　干姜　甘草炙，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病在表而医吐之，邪气虽去，胃气则伤，故自汗出，无寒热而脉细数也。一二日，胃气本和，吐之则胃空思食，故腹中饥，而胃气因吐而上逆，则又口不能食也。三四日，胃气生热，吐之则其热上动，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而胃气自虚，不能消谷，则又朝食而暮吐也。此非病邪应尔，以医吐之所致，曰小逆者，谓邪已去而胃未和，但和其胃，则病必自愈。

伤寒吐下后，复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吐下复汗，津液耗伤，邪气陷入，则为虚烦。虚烦者，正不足而邪扰之为烦，心不宁也。至八九日，正气复，邪气退，则愈，乃反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者，邪气搏饮，内聚而上逆也。内聚者，不能四布，上逆者，无以逮下。夫经脉者，资血液以为用者也，汗吐下后，血液之所存几何，而复搏结为饮，不能布散诸经，譬如鱼之失水，能不为之时时动惕耶。且经脉者，所以纲维一身者也，今既失浸润于前，又不能长养于后，必将筋膜干急而挛，或枢折胫纵而不任地，如《内经》所云脉痿筋痿之证也，故曰久而成痿。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病在表而吐之，邪气虽去，胃气生热，则为内烦。内烦者，热从内动而生烦也。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知极吐下也。

过经者，病过一经，不复在太阳矣，详见阳明篇中。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者，上气因吐而逆，不得下降也，与病人欲吐者不同。大便溏而不实者，下气因下而注，不得上行也，与大便本自溏者不同。设见腹满，郁郁微烦，

知其热积在中者犹甚，则必以调胃承气，以尽其邪矣，邪尽则不特腹中之烦满释，即胸中之呕痛亦除矣，此因势利导之法也。若不因吐下而致者，则病人欲吐者，与大便自溏者，均有不可下之戒，岂可漫与调胃承气汤哉！但欲呕，腹下痛，有似柴胡证，而系在极吐下后，则病在中气，非柴胡所得而治者矣。所以知其为极吐大下者，以大便溏而仍复呕也，不然，病既在下，岂得复行于上哉！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若，与或同，言或汗，或吐，或下，或温针，而病仍不解，即为坏病，不必诸法杂投也。坏病者，言为医药所坏，其病形脉证不复如初，不可以原法治也，故曰桂枝不中与也。须审其脉证，知犯何逆，而后随证依法治之。

火逆十条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脉浮者，病在表，不以汗解，而以火攻，肌凑未开，则邪无从出，反因火气而热乃盛也。夫阳邪被迫而不去者，则必入而之阴，痛从腰以下，重而痹者，邪因火迫而在阴也，故曰火逆。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脉微数者，虚而有热，是不可以火攻，而反灸之，热得火气，相合为邪，则为烦逆。烦逆者，内烦而火逆也。血被火迫，谓之追虚，热因火动，谓之逐实，由是血脉散乱而难复，筋骨焦枯而不泽，火之为害何如耶。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脉浮热甚，此为表实，古法泻多用针，补多用灸，医不知，而反灸之，是实以虚治也。两实相合，迫血妄行，必咽燥而唾血。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

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阳表病，用火熏之，而不得汗，则邪无从出，热气内攻，必发躁也。六日传经尽，至七日则病当解，若不解，火邪迫血，下走肠间，则必圊血，圊血，便血也。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寒邪在表，不以汗解，而以温针，心虚热入，必作惊也。成氏曰：温针损营血而动心气。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风为阳邪，火为阳气，风火交煽，是为两阳，阳盛而热胜为发黄。阳盛则血亡而阴竭，为欲衄，为小便难也。阴阳俱虚竭，非阳既盛而复虚也，盛者，阳邪自盛，虚者，阳气自虚也。身体枯燥以下，并阴阳虚竭，火气熏灼之征，于法不治。乃小便本难而反利，知其阴气未绝，犹可调之使复也，故曰其人可治。

太阳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反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太阳病二日，不应发躁而反躁者，热气行于里也，是不可以火攻之，而反熨其背，汗出热入，胃干水竭，为躁烦，为谵语，势有所必至者。至十余日，火气渐衰，阴气复生，忽振栗自下利者，阳得阴而和也，故曰欲解。因原其未得利时，其人从腰以下无汗，欲小便不得者，阳不下通于阴也，反呕者，阳邪上逆也，欲失溲，足下恶风者，阳上逆，足下无气也，大便

硬，津液不下行也，诸皆阳气上盛，升而不降之故。及乎津液入胃，大便得行，于是阳气暴降而头反痛，谷气得下而足心热，则其腰下有汗，小便得行可知。其不呕不失溲，又可知矣。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火逆复下，已误复误，又加烧针，火气内迫，心阳内伤，则生烦躁，桂枝、甘草，以复心阳之气，牡蛎、龙骨，以安烦乱之神。此与下条参看更明。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　炙甘草各一两　牡蛎　龙骨各二两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阳者，心之阳，即神明也，亡阳者，火气通于心，神被火迫而不守。此与发汗亡阳者不同，发汗者，摇其精则厥逆，筋惕肉瞤，故当用四逆，被火者，动其神则惊狂，起卧不安，故当用龙蛎，其去芍药者，盖欲以甘草急复心阳，而不须酸味更益营气也，与发汗后，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汤同意。蜀漆，即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结气，此证火气内迫心胞，故须之以逐邪而安正耳。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切　蜀漆三两，洗去腥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五两，熬　龙骨四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

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烧针发其汗，针处被寒者，故寒虽从汗而出，新寒复从针孔而入也。核起而赤者，针处红肿如核，寒气所郁也。于是心气因汗而内虚，肾气乘寒而上逆，则发为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也。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与桂枝加桂，以泄上逆之气。

桂枝加桂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桂二两，共五两，余依前法。

太阳类病法第五

温病一条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此温病之的证也。温病者，冬春之月，温暖太甚，所谓非节之暖，人感之而即病者也。此正是伤寒对照处，伤寒变乃成热，故必传经而后渴，温邪不待传变，故在太阳而即渴也。伤寒，阳为寒郁，故身发热而恶寒，温病，阳为邪引，故发热而不恶寒也。然其脉浮，身热，头痛，则与伤寒相似，所以谓之伤寒类病云。

风温一条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风温之的脉的证也，亦是伤寒反照处。伤寒，寒邪伤在表，汗之则邪去而热已，风温，温与风得，汗之则风去而温胜，故身灼热也。且夫风温之病，风伤阳气而温损阴气，故脉阴阳俱浮，不似伤寒之阴阳俱紧也。风泄津液，而温伤肺气，故自汗出身重，不同伤寒之无汗而体痛也。多眠睡者，热胜而神昏也。鼻息鼾，语言难出者，风温上壅，凑于肺也。是当以辛散风而凉胜温，乃不知而遽下之，则适以伤脏阴而陷邪气，脏阴阳，则小便难，目直视，邪气陷，则时复失溲也。被火如温针灼艾之属，风温为阳邪，火为阳气，以阳遇阳，所谓两阳相熏灼，其身必发黄也。然火微则熏于皮肤，而身发黄色，火剧则逼入心脏，而如发惊痫，且

风从火出，而时时瘛疭，乃所以为逆也。若已被火而复以火熏之，是谓逆而再逆，一逆尚延时日，再逆则促命期，此医家之大罪也。仲景示人风温、温病之大戒如此。

按：伤寒序例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至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又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又曰：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夫所谓冬温寒疫者，皆非其时而有其气，即所谓天行时气也。所谓变为温病者，乃是冬时伏寒，发于春时，阳气即春温也。所谓变为温疟者，本是温热之病，重感新寒，热为寒郁，故为疟也。所谓变为风温者，前风未绝，而后风继之，以阳遇阳，相得益炽也。所谓变为温毒者，前热未已，面又感温热，表里皆热，蕴隆为患，故谓毒也。所谓变为温疫者，本有温病，而又感厉气，故为温疫也。夫治病者，必先识病，欲识病者，必先正名，名正而后，证可辨，法可施矣。惜乎方法并未专详，然以意求之，无不可得，在人之致力何如耳。

痉病七条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此分痉病刚柔之异，以无汗恶寒者，为阳为刚，有汗不恶寒者，为阴为柔，阴性劲切，而阳性舒散也。然必兼有头动面赤，口噤，背反张，颈项强等证，仲景不言者，以痉字该之也。不然，何异太阳中风伤寒证，而谓之痉证耶。《活人》亦云：痉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风得湿而伏也。痉脉本紧弦，今反细者，真气适不足也。攻则正不能任，补则邪不得去，此痉病之难治者也。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痉病有太阳风寒不解，重感寒湿而成者，亦有亡血竭气，损伤阴阳，筋脉不荣而变成痉者。病在太阳，发汗太多，因致成痉，知其为液脱筋急之痉，而非风淫湿郁之痉矣。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既衰，筋脉失其濡养，而强直不柔也。此痉病标本虚实之辨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痉病不离乎表，故身热恶寒。痉为风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头项强，背反张，脉强直，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头热足寒，面目赤，头动摇者，风为阳邪，其气上行而又主动也。

按：以上五条，王叔和本编入痉湿暍篇中，在三百九十七法之外，兹特录之，所以广类病之法也。以下二条，系太阳原文，而实为痉病，故移置此篇，以资辨证，非好为变乱前文也，学者辨诸。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二条本是痉证，而有表虚表实之分，表实者无汗，表虚者汗反自出，即所谓刚痉柔痉也。然痉，筋病也，亦风病也，故虽有刚柔之异，而其项背强几几，恶风，则一也。几几，项强连背，不能展顾之貌。桂枝加葛根汤，如太阳桂枝汤例，葛根汤，如太阳麻黄汤例，而并加葛根者，以项背几几，筋骨肌肉，并痹而不用，故加葛根以疏肌肉之邪，且并须桂、芍、

姜、枣，以通营卫之气。

桂枝加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桂枝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原方有麻黄三两，成氏云：麻黄主表实。后葛根汤证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药性正与此方同。其无汗者，当用麻黄，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葛根汤方见正治法下。

湿病五条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风寒之先在太阳，但风寒伤于肌腠，而湿则流入关节，风脉浮，寒脉紧，而湿脉则沉而细，湿性濡滞而气重着，故名湿痹，痹者，闭也。然中风者，必先有内风，而后召外风，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由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侵于外，外内合邪，为关节疼痛，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内湿，而后可以除外湿，故当利其小便，东垣亦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湿外盛者，其阳必内郁，湿外盛为身疼，阳内郁则发热，热与湿合，交蒸互郁，则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烟之熏，色黄面晦，湿气沉滞故也。若热黄则黄而明，所谓身黄如橘子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温药以通阳，不可与攻法以逐湿，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水，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浮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寒湿在上，则清阳不布。身疼头痛鼻塞者，湿上盛也，发热面黄烦喘者，阳被郁也。而脉大，则非沉细之比，腹和无病，则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头，疗之者，宜但治其头而无犯其腹。内药鼻中，如瓜蒂散之属，使黄水出，则寒湿去而愈，不必服药，以伤其中也。

风湿四条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一身尽疼，发热者，湿也，日晡所剧者，风也。盖湿无来去，而风有休作，故疼痛发热，每至日晡则剧也。成氏曰：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湿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所致者，则先感风而后客湿，风与湿合，故曰此名风湿。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

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虽并为六淫之一，然风无形而湿有形，风气迅而湿气滞，值此雨淫湿胜之时，自有风易却而湿难驱之势，而又发之速而驱之过，宜其风去而湿不与俱去也。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矣，此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欤。

以上七条，亦从王叔和痉湿暍篇中录出，非太阳原文也。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伤寒至八九日之久，而身痛不除，至不能转侧，知不独寒淫为患，乃风与湿相合而成疾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风湿外持，而卫阳不振也。故于桂枝汤，去芍药之酸寒，加附子之辛温，以振阳气而敌阴邪。若大便坚，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自治，则皮中之湿，所当驱之于里，使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阳矣。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而逐水气，此避虚就实之法也。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亦湿胜阳微之证，其治亦不出助阳驱湿，如上条之法也。盖风湿在表，本当从汗而解，而汗出表虚者，不宜重发其汗，恶风不欲去衣，卫虚阳弱之征，故以桂枝、附子助阳气，白术、甘草崇土气，云得微汗则解者，非正发汗也，阳胜而阴自解耳。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而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暍病三条

太阳中暍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而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太阳受之，则为寒热也。然暑，阳邪也，乃其证反身重疼痛，脉反弦细而迟者，虽名中暍，而实兼湿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耸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手足逆冷者，阳内聚而不外达，故小有劳，即气出而身热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热盛于内，而气淫于外也。盖暑虽阳邪，而气恒与湿相合，阳求阴之义也。暑因湿入，而暑反居湿之中，阴包阳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风湿之法，辛以散湿，寒以清暑可矣。若发汗则徒伤其表，温针则更益其热，下之则热且内陷，变证随出，皆非正治暑湿之法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中热，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气也。恶寒者，热气入则皮肤缓，腠理开，开则洒洒然寒，与伤寒恶寒者不同。汗出发热而渴，知其表里热炽，胃阴待涸，求救于水，乃中暑而无湿者之证也。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

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故《金匮》以一物瓜蒂，去身面四肢之水，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此中暑兼湿之证也。

霍乱十一条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此设为问答，以明霍乱之病。谓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为呕吐，复下注而利者，则为霍乱。霍乱，挥霍撩乱，成于顷刻，变动不安，而其发热恶寒，亦与阳明相类也。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此即上条之意而详言之。盖霍乱之病，本自外来，以其人中气不足，邪得乘虚入里，伤于脾胃而作吐利，所以有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之证。或邪气直侵脾胃，先自吐下，迨利止里和，则邪气复还之表，而为发热，今入吐利之后，往往发热烦渴者是也。

伤寒脉微而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矢气，仍不利者，属阳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脉微为少气，涩为无血，伤寒脉不应微涩，而反微涩者，以其为霍乱吐下之后也。本是霍乱，今是伤寒者，吐不止而复更发热，如上条所云也，热则邪还于表，常从阳而解矣。乃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者，邪气不从阳而解，而复入阴为利也。夫霍乱之时，既呕且利，里气已伤，今邪转入里而复作利，则里气再伤，故不可治。若欲大便而反矢气，仍不利者，胃气复而成实，邪气衰而欲退也，故可期之十三日愈。所以然者，十二日经气再周，大邪自解，更过一日，病必愈耳。

下利后，当便硬，硬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下利后便硬者，病从太阴而转属阳明也。阳明病，能食者为胃和，不能食者为胃未和，是以下利后，便硬而能食者，愈。或始先不能食，继复转而能食者，过于前一日亦愈。其不愈者，则病不属阳明，虽能食，不得为胃和，故病不愈也。

恶寒，脉微而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恶寒脉紧者，寒邪在外也，恶寒脉微者，阳虚而阴胜也，则其利为阴寒而非阳热，其止亦非邪尽而为亡血矣。故当与四逆以温里，加人参以补虚益血也。按此条本非霍乱证，仲景以为霍乱之后，多有里虚不足而当温养者，故特隶于此欤。

四逆加人参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人参一两。余依四逆汤法服。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霍乱该吐下而言，头痛发热，身疼痛，则霍乱之表证也，而有热多寒多之分，以中焦为阴阳之交，故或从阳而多热，或从阴而多寒也，热多则渴欲饮水，故与五苓散，去水而泄热，寒多则不能胜水而不欲饮，故与理中丸，燠土以胜水。

理中丸方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白术三两　干姜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碎研，温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脐上筑者，脐上筑筑然跳动，肾气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气，术之甘能壅脾气，故去之，桂之辛能下肾气，故加之。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二两。

吐多者，气方上壅，廿能壅气，故去术，辛能散气，故加生姜。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下多者，脾气不守，故须术以固之。悸者，肾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导之。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术之甘，足以生之。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腹中痛者，里虚不足，人参之甘，足以补之。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寒者，腹中气寒也，干姜之辛，足以温之。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腹满者，气滞不行也，气得甘则壅，得辛则行，故去术加附子。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须桂枝和解其外，所谓表病里和，汗之则愈也。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余，里气已伤，故必消息其可汗而后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汤主之。

此阳虚霍乱之候。发热恶寒者，身虽热而恶寒，身热为阳格之假象，恶寒为虚冷之真谛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阳气衰少，不柔于筋，不温于四末也。故宜四逆汤，助阳气而驱阴气。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虚冷霍乱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虚冷之著于外者也；下利清谷，脉微欲绝，虚冷之著于里者也，而其为霍乱则一。故吐利汗出，内寒外热，与上条同，而其用四逆驱内胜之阴，复外散之阳，亦无不同也。

吐下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下已止，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脉微欲绝，则阴无退散之期，阳有散亡之象，于法为较危矣。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救欲绝之阳。而又虑温热之过，反为阴气所拒而不入，故加猪胆汁之苦寒，以为向导之用，《内经》盛者从之之意也。

四逆加猪胆汁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入猪胆汁半合，余依前法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吐利之后，发汗已而脉平者，为邪已解也。邪解则不当烦，而小烦者，此非邪气所致，以吐下后，胃气新虚，不能消谷，谷盛气衰，故合小烦。是当和养胃气，而不可更攻邪气者也。

饮证一条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此痰饮类伤寒证。寒为寒饮，非寒邪也，《活人》云：痰饮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正此之谓。脉浮者，病在膈间，而非客邪，故不盛而微也。胸有寒饮，足以阻清阳而碍肺气，故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千金》云：气浮上部，顿塞心胸，胸中满者，吐之则愈。瓜蒂散，能吐胸中与邪相结之饮也。

瓜蒂散方

瓜蒂熬黄 赤小豆各一分，即粮食中蟹眼紧细之赤豆是也。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伤寒贯珠集　卷三

清　　钱塘　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阳明篇上

辨列阳明条例大意

太阳病从外入，是以经病多于府病，若阳明则腑病多于经病，以经邪不能久留，而腑邪常聚而不行也，故仲师以胃家实为阳明正病。本篇先列腑病于前，次列经病于后，遵先圣之法也。而经病有传经、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详见各条，要皆不出为正治之法也。此为上篇，凡五十条。其次则为明辨法。盖阳明以胃实为病之正，以攻下为法之的，而其间有经腑相连，虚实交错，或可下，或不可下，或可下而尚未可下，及不可大下之时，故有脉实，潮热，转失气，小便少等辨，及外导润下等法。又其次为杂治法，谓病变发黄、蓄血诸候，非复阳明胃实，及经邪留滞之时，所可比例，或散或下，所当各随其证，而异其治者也，此为下篇，凡三十三条。

阳明正治法第一

阳明腑病证十二条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胃者，汇也，水谷之海，为阳明之腑也。胃家实者，邪热入胃，与糟粕相结而成，实非胃气自盛也。凡伤寒腹满便闭，潮热，转失气，手足濈濈汗出等证，皆是阳明胃实之证也。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太阳阳明者，病在太阳，而兼阳明内实，以其人胃阳素盛，脾阴不布，屎小而硬，病成脾约，于是太阳方受邪气，而阳明已成内实也。正阳阳明者，邪热入胃，糟粕内结，为阳明自病，《活人》所谓病人本谷盛，气实是也。少阳阳明者，病从少阳而转属阳明，得之发汗，利小便，津液去，而胃燥实，如本论所谓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是也。此因阳明之病，有是三者之异，故设为问答以明之，而其为胃家实则一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经邪未变，故恶寒，入腑则变热而不寒。经邪不能聚，故传入腑，则聚而不传，曰万物所归者，谓邪气离经入腑，聚而不行，如万物之归于土也。是以恶寒为伤寒在表之的证，恶热为阳明入腑之的证。始虽恶寒，不久即止，岂若太阳始终有寒者哉。此二条，并论阳明受病之证也。

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

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胃者，津液之腑也，汗、下、利小便，津液外亡，胃中干燥，此时寒邪已变为热，热，犹火也，火必就燥，所以邪气转属阳明也。而太阳转属阳明，其端有二：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者，为邪气未尽，而传其病在经。此太阳病，若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者，为邪气变热，而传其病在腑也。此阳明受病之因也。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脉沉，病在里也，喘满，因满而为喘，病之实也。伤寒四五日，病在里而成实，法当攻里，而反发其汗，津液外亡，肠胃内燥，大便为难，所必然矣。表虚里实，亦即表和里病之意，久则谵语者，热气乘虚，必归阳明而成胃实也。

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脉阳微者，诸阳脉微，即正之虚也。故汗出少者，邪适去而正不伤，为自和，汗出多者，邪虽却而正亦衰，为太过也。阳脉实者，邪之实也。然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为其津亡于外，而阳绝于里也。夫阳为津液之源，津液为阳之根，汗出过多，津液竭矣，阳气虽存，根本则离，故曰阳绝。阳绝津亡，大便焉得不硬耶。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脉浮为盛于外，脉芤为歉于内，浮为阳，谓阳独盛也，芤为阴，谓阴不足也，浮芤相搏，阳有余而阴不足也。胃液枯竭，内虚生热，虽有阳气，无与为偶，亦如上条之意也，故曰其阳则绝。以上三条，乃因阳明受病之因而申言之，其下三条，则申言阳明受病之证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濈然微汗出也。

发热无汗，为太阳病在表。呕不能食者，邪欲入里而正气拒之也。至汗出濈濈，则太阳之邪，阳明已受之矣，故曰转系阳明。太阳寒在皮毛，腠理闭塞，故无汗，阳明热在肌肉，腠开液泄，故濈濈然汗自出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热结阳明，为不大便五六日，为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皆燥屎在胃之征。有时，谓阳明王时，为日晡也。阳明燥结，不得大便，意非大承气不为功矣。

调胃承气汤证四条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发汗不解，邪不外散，而欲内传，为太阳而之阳明之候也。蒸蒸发热者，热聚于内，而气蒸于外，与太阳邪郁于外，而热盛于表者不同。故彼宜外解，此宜清里也。然无燥实等证，则所以治之者，宜缓而不宜急矣。调胃者，调其胃气，返于中和，不使热盛气实，而劫夺津气也。

调胃承气汤方见太阳权变法。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亦邪气去太阳而之阳明之证。过经者，邪气去此而之彼之谓，非必十三日不解，而后谓之过经也。观少阳篇第二十条云：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又本篇第六十一条云，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则是太阳病罢而入阳明，或传少阳者，即谓之过经，其未罢者，即谓之并病耳。谵语，胃有热也，则热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渗，其大便必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医知宜下，而不达宜汤之旨，故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脉微厥，脉乍不至也。言自下利者，里气不守，脉当微厥，今反

和者，以其内实，虽下利而胃有燥屎，本属可下之候也，故当以调胃承气汤下其内热。此条太阳篇移入。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病在阳明，既不上涌，又不下泄，而心烦者，邪气在中土，郁而成热也。经曰：土郁则夺之。调胃承气，盖以通土气，非以下燥屎也。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腹胀满者，邪气不从吐而外散，反因吐而内陷也。然胀形已具，自必攻之使去，而吐后气伤，又不可以大下，故亦宜大黄、甘草、芒硝调之，俾反于利而已。设遇庸工，见其胀满，必以枳、朴为急矣。

小承气汤证二条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若，与或同，病在太阳，或吐或下或汗，邪仍不解而兼微烦，邪气不之表而之里也。小便数，大便因硬者，热气不之太阳之本而之阳明之府。可与小承气，和胃除热为主，不取大下者，以津液先亡，不欲更伤其阴耳。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去皮，炙　枳实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汗生于津液，津液资于谷气，故阳明多汗，则津液外出也。津液出于阳明，而阳明亦藉养于津液，故阳明多汗，则胃中无液而燥也。胃燥则大便硬，大便硬则谵语，是宜小承气汤，以和胃而去实。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者，以津液先亡，不欲多下，以竭其阴，亦如上条之意也。

大承气汤证九条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气汤下之。

伤寒胃热而虚者，能食，胃寒而实者，则不能食，而阳明病有燥屎者，可攻，无燥屎者，则不可攻。谵语潮热，胃之热也，是当能食，而反不能食者，中有燥屎，气窒而不行，法当大承气下之者也。若能食者，屎未成燥而但硬耳，设欲攻之，则必以小承气和之，如上二条所云而已。本文宜大承气汤下之七字，当在胃中有燥屎句下。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二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不利者，其大便必溏，而有燥屎者，水液虽还入胃，犹不足以润之，故大便乍有难时，而亦乍有易时也。若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则热气外攻内扰，而复上逆，知其聚于中者，盛也，故曰有燥屎也。大便虽有易时，亦必以大承气为主矣。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之后，胃气复实，烦满复增者，以其人本有宿食未去，邪气复得而据之也。不然，下后胃虚，岂得更与大下哉！盖阳明病，实则邪易聚而不传，虚则邪不得聚而传，是以虽发潮热，而大便溏者，邪气转属少阳，为胸胁满不去；虽经大下而有宿食者，邪气复集胃中，为不大便，烦满，腹痛有燥屎。而彼与小柴胡，此宜大承气，一和一下，天然不易之法也。小柴胡证见本篇四十一条，宜互参。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吐下之后，邪气不从外解，而仍内结，热入胃府，聚而成实，致不大便五六日，或十余日也。阳明内实，则日晡所发潮热，盖申酉为阳明王时，而日晡为申酉时也。表和里病，则不恶寒，伤寒以恶热为里，而恶寒为表也。热气熏心，则独语如见鬼状，盖肾藏于心，而阳明之络通于心也。若热甚而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是不特邪盛而正亦衰矣。若脉弦，则阴未绝而犹可治，脉涩，则阴已绝而不可治，所谓伤寒阳胜而阴绝者，死也。其热微而未至于剧者，则但发热，谵语，不大便而已，是可以大承气下之而愈也。一服利，止后服者，以热未至剧，故不可过下，以伤其正耳。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此太阳并于阳明之证。然并病有并而未罢之证，虽入阳明，未离太阳，则可汗而不可下，如本篇第三十九条之证是也。此条为并而已罢之证，虽曰并病，实为阳明，故可下而不可汗。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谵语，皆胃实之征，故曰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阳明少阳合病，视太阳阳明合病为尤深矣，故必下利。而阳明土，少阳木，于法又有互相克贼之机，故须审其脉不负者，为顺，其有负者，为失也，负者，少阳王而阳明衰，谓木胜乘土也。若脉滑而数，则阳明王而少阳负，以有宿食在胃，故邪气得归阳明，而成可下之证。不然，胃虚风动，其下利宁有止期耶。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目中不了了者，目光不精而视物不明也。睛不和者，目直视而不圆转也。六七日，热盛而阴伤，故其证如此。无表里证，无头痛恶寒，而又无腹满谵语等证也。然而大便难，身微热，则实证已具，合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其为热极阴伤无疑。故虽无大满大实，亦必以大承气汤急下之，见稍迟，则阴竭不复而死耳。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热汗多者，热盛于内，而津迫于外也。不下则热不除，不除则汗不止，而阴乃亡矣，故宜急下。然必有实满之证，而后可下，不然，则是阳明白虎汤证，宜清而不宜下矣，学者辨诸。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病去表之里而盛于里矣。夫正气与邪气相击则痛，治之者，如救斗然，迟则正被伤矣，故亦宜急下。

以上下法共十五条。然其间，或曰和，或曰下，或曰急下，或一服利，止后服，各随病之大小缓急而异其治，学者所当明辨也。

合论三承气汤方

承者，顺也，顺而承者，地之道也。故天居地上，而常卑而下行，地处天下，而常顺承乎天。人之脾胃，犹地之上也，乃邪热入之，与糟粕结，于是燥而不润，刚而不柔，滞而不行，而失其地之道矣，岂复能承天之气哉！大黄、芒硝、枳、朴之属，涤荡脾胃，使糟粕一行，则热邪毕出，地道既平，天气乃降，清宁复旧矣。曰大，曰小，曰调胃，则各因其制而异其名耳。盖以硝黄之润下，而益以枳、朴之推逐，则其力颇猛，故曰大。其无芒硝，而但有枳、朴者，则下趋之势缓，故曰小。其去枳、朴之苦辛，而加甘草之甘缓，则其力尤缓，但取和调胃气，使归于平而已，故曰调胃。

白虎加人参汤证三条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六七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以下三条，王叔和本在太阳篇中，今移置此。

伤寒若下若吐后，至七八日不解，而燥渴转增者，邪气去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府也。阳明经为表，而府为里，故曰热结在里。府中之热，自内际外，为表里俱热。热盛于内，阴反外居，为时时恶风。而胃者，津液之原也，热盛而涸，则舌上干燥。故既以白虎除热，必加人参以生津，尚从善所谓邪热结而为实者，则无大渴。邪气散漫，熏蒸焦膈，故舌上干燥而烦，大渴欲饮水数升是也。是以白虎承气，并为阳明府病之方，而承气苦寒，逐热荡实，为热而且实者设，白虎甘寒，逐热生津，为热而不实者设。乃阳明邪热入府之两大法门也，故从太阳分出三条，并列于此云。

白虎加人参汤，方见太阳斡旋法。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无大热，表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里热极盛也。背微恶寒，与时时恶风同意。盖亦太阳经邪，传入阳明胃腑，熏蒸焦膈之证。故宜白虎加人参，以彻热而生津也。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前二条，即著白虎之用，此条复示白虎之戒，谓邪气虽入阳明之府，而脉证犹带太阳之经者，则不可便与白虎汤，与之则适以留表邪，而伤胃气也。而又申之曰，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其丁宁反覆之意，可谓至矣。

阳明经病脉因证治十一条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邪气并于太阳则浮，并于阳明则大。云三日者，举传经次第之大凡也。又阳明之脉，人迎趺阳皆是，伤寒三日，邪入阳明，则是二脉当大，不得独诊于右手之附上也。

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彻，达也，汗虽欲出，而不达于皮肤，则邪不外出而反内入。此太阳之邪，传阳明之经，与汗下后入府者不同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太阳脉紧，为寒在表，阳明脉紧，为实在里。里实则潮热，发作有时也。若脉但浮而不紧者，为里未实而经有热，经热则盗汗出。盖杂病盗汗，为热在脏，外感盗汗，为邪在经，《易简方》用防风治盗汗不止，此之谓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无汗而小便利，邪不外散，而气但下趋也。二三日，呕而咳者，邪复从上行也。手足厥者，气仍不外达也，故必苦头痛。所以然者，下趋而极，势必上行，外达无由，上攻必猛也。若不咳不呕，则气且下行。手足不厥，则气得四达，何至上逆而头痛哉。读此，可以知阳明邪气上下进退之机。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阳明口燥，欲饮水者，热在气而属府。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热在血而属经，经中热甚，血被热迫，必妄行为衄也。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亦热邪壅盛于经之证。能食者，风多热迫，安得不胜阴血被衄耶。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二条，乃风寒初中阳明之证，其见证与

太阳中风伤寒相类，而阳明比太阳稍深。故中风之脉，不浮而迟，伤寒之脉，不紧而浮。以风寒之气，入肌肉之分，则闭固之力少，而壅遏之力多也。而其治法，则必与太阳少异，见有汗而恶寒者，必桂枝可解，无汗而喘者，非麻黄不发矣。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此篇从太阳篇移入。

二阳并病者，太阳病未罢，而并于阳明也。太阳得病时，发汗不彻，则邪气不得外出，而反内走阳明，此并之由也。续自微汗出，不恶寒，此阳明证续见，乃并之证也。若太阳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所谓本当发汗而反下之，此为逆是也。如是者，可小发汗，以病兼阳明，故不可大汗而可小发，此并病之治也。若发其小汗已，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而不得越散，当解之熏之，以助其散，又并病之治也。发汗不彻下，疑脱一彻字，谓发汗不彻，虽彻而不足云彻，犹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之文。汗出不彻，则阳气怫郁不得越，阳不得越，则当汗而不得汗，于是邪无从出，攻走无常，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而不可得也。短气者，表不得泄，肺气不宣也。坐，犹缘也，言躁烦短气等证，但缘汗出不彻所致。故当更发其汗，则邪气外达而愈，非特熏解，所能已其疾矣。以面色缘缘正赤者，邪气怫郁躯壳之表，躁烦短气者，邪气怫郁躯壳之里也，按《内经》云：脉滑者多汗。又曰：脉涩者，阴气少阳气多也。夫汗出于阳而生于阴，因诊其脉涩，而知其汗出不彻也，此又并病之治也。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潮热者，胃实也，胃实则大便硬，乃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知其邪不在于阳明之府，而入于少阳之经。由胃实而肠虚，是以邪不得聚而复传也。是宜小柴胡以解少阳邪气。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此亦阳明传入少阳之证。胁下硬满而呕，舌上胎白，皆少阳经病见证，虽不大便，不可攻之，亦宜小柴胡，和解少阳邪气而已。夫胁下满痛而呕，则邪方上壅，而津液不得下行，与小柴胡和散其邪，则上焦得通，而胁不满硬矣。津液得下，而呕不作矣。气通津下，胃气因和，便从里出，汗从表出，而邪自涣然冰释矣。是以胃中硬满，不大便，而无少阳证者，可攻，其有少阳证者，虽不大便，亦不可攻而可和也。

阳明病风寒不同证治八条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阳明腑病，有传经、自受之异。传经者，风寒已变，其病多热，自受者，风寒初入，其病多冷。而风之与寒，则又有辨。此条盖阳明胃腑自中风寒之辨也。太阳主肌表，故有有汗无汗之分，阳明为胃腑，故有能食不能食之辨。风为阳而寒为阴，阳能消谷而阴不能消谷之意也。夫风寒中人，无有常经，是以伤寒不必定自太阳，中寒不必定自三阴。论中凡言阳明中风，阳明病，若中寒，及少阳中风，太阴少阴厥阴中风等语，皆是本经自受风寒之证，非从太阳传来者也，学者辨诸。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手足濈然汗出，于法为胃家实，而寒邪适

中，小便复不利，则是胃有坚积，而水寒胜之，所以知其欲作固瘕。固瘕者，胃寒成聚，久泄不已也。以下四条，并阳明胃腑，自中寒邪之证。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与水则哕。

脉迟为寒，而病系阳明，则脉不沉而浮也。寒中于里，故下利清谷，而阳为阴迫，则其表反热也。四逆汤，为复阳散寒之剂，故得主之。而阳明上也，土恶水而喜温，若胃虚且冷，不能纳谷者，土气无权，必不能胜水而禁冷，设与之水，水与寒搏，必发为哕，哕，呃逆也。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食谷欲呕，有中焦与上焦之别。盖中焦多虚寒，而上焦多火逆也。阳明中虚，客寒乘之，食谷则呕，故宜吴茱萸汤，以益虚而温胃。若得汤反剧，则仍是上焦火逆之病，宜清降而不宜温养者矣。仲景于疑似之间，细心推测如此。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斤，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口苦咽干，阳邪内侵也。腹满微喘，里气不行也。发热恶寒，表邪方盛也。夫邪在里者已实，而在表者犹盛，于法则不可下，下之则邪气尽陷，脾乃不化，腹加满而小便难矣。此阳明自中风邪，而表里俱受之证，是以脉浮而紧。盖太阳脉紧，为表有寒，阳明脉紧，为里有实，前第三十条云：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意可参考。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此条虽系阳明，而已兼少阳，虽名中风，而实为表实，乃阳明少阳，邪气闭郁于经之证也。阳明闭郁，故短气腹满，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少阳闭郁，故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者，脉证少平，而大邪不去也。病过十日，而脉续浮，知其邪犹在经，故与小柴胡和解邪气。若脉但浮，而无少阳证兼见者，则但与麻黄汤发散邪气而已。盖以其病兼少阳，故不与葛根而与柴胡，以其气实无汗，故虽中风而亦用麻黄。若不得尿，故腹加满，哕加甚者，正气不化，而邪气独盛，虽欲攻之，神不为使，亦无益矣，故曰不治。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但头眩不恶寒，能食而咳者，阳明风邪变热，聚于胃而逆于肺也。咽居肺上，故必咽痛。若不咳者，肺不受热，则咽必不痛。不恶寒而头眩者，气方外淫而不内炽，亦何至能食而咳哉。

阳明病，能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此阳明风湿为痹之证，《金匮》云：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又，湿病，关节疼痛而烦者也。奄然发狂者，胃中阳胜，所谓怒狂生于阳也。濈然汗出者，谷气内盛，所为汗出于谷也。谷气盛而水湿不能胜之，则随汗外出，故曰与汗共并。汗出邪解，脉气自和，故曰脉紧则愈。前第四十三条，中寒不能食，所以虽有坚屎，而病成固瘕，此条胃强欲食，所以虽有水湿，而忽从汗散，合而观之，可以知阴阳进退之机。

伤寒贯珠集 卷四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阳明篇下

阳明明辨法第二

表里虚实生死之辨九条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烦热，热而烦也，是为在里。里则虽汗出，不当解，而反解者，知表犹有邪也。如疟者，寒热往来，如疟之状，是为在表。表则日晡所不当发热，而反发热者，知里亦成实也，是为表里错杂之候。故必审其脉之浮沉，定其邪之所在，而后从而治之。若脉实者，知气居于里，故可下之，使从里出。脉浮而虚者，知气居于表，故可汗之，使从表出。而下药宜大承气汤，汗药宜桂枝汤，则天然不易之法矣。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侬，舌上胎白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浮而紧，阳明表里之脉然也。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阳明入里之证然也。是为邪已入里，而气连于表，内外牵制，汗下俱碍。是以汗之而邪不能出于表，则躁，心愦愦然昏乱而谵语，火之而热且扰于中，则怵惕烦躁不得眠，下之而邪不尽于里，则胃气徒虚，客气内动，心中懊侬。若舌上胎白者，邪气盛于上焦，故与栀子豉汤，以越胸中之邪，所谓病在胸中，当须吐之是也。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则邪气不在上而在中，故以白虎加人参，以清胃热，益胃液，所谓热淫于内，治以甘寒也。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邪热不在上中，而独在下，故与猪苓汤，以利水泄热，兼兹阴气，所谓在下者，引而竭之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碎 泽泻

上五味，各一两，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小便故也。

上条于脉浮发热，渴而小便不利之证，既著猪苓汤之用矣。此条复示猪苓汤之戒，谓虽渴欲饮水，而汗出多者，则不可以猪苓利其小便。所以然者，汗之与溺，同出而异归者也。《灵枢》云：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暑衣厚则为汗，故虽清浊不同，其为府中之液则一也。汗出既多，胃液已耗，而复以猪苓利之，是已燥而益燥也，故曰不可与猪苓汤。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阳明下后，其邪既不从里而出，又不因下而结。其外有热，手足温者，邪虽陷而未深也。

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热客胸中，而胃虚不能纳谷也。但头汗出者，胸中之热熏蒸于上，而阳受邪气，复不能降而下行也。是为邪气入里，而未成聚之证。故宜栀子豉汤，以彻胸中之邪，亦高者因而越之之意也。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阳明者，津液之府也，热气入之，津为热迫，故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气内蒸而津不从之也，非阳明久虚之故，何致是哉。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实者，邪气盛也，虚者，精气夺也。邪盛则狂妄多言，变乱不测。正夺者，语不能多，惟平时心事，言讫复言而已，故曰重语，重，犹叠也。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视谵语，为阴竭热盛之候，此为邪气日损，或阴气得守，犹或可治。若喘满，则邪内盛，或下利，则阴内泄，皆死证也。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汗多复汗，阳气重伤，而邪复不解，为谵语而脉短。谵语为邪之盛，脉短为气之少，病盛胜脏，故死。脉自和者，邪气虽盛，而正气犹足相持，故得不死。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申酉戌时，日晡时也。阳明潮热，发于日晡，阳明病解，亦于日晡，则申酉戌为阳明之时。其病者，邪气于是发，其解者，正气于是复也。

阳明可下不可下之辨十五条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伤寒以身热恶寒为在表，身热不恶寒为在里，而阳明病无表证者，可下，有表证者，则不可下。此汗出不恶寒，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潮热，皆里证也，脉虽迟，犹可攻之。以腹满便闭，里气不行，故脉为之濡滞不利，非可比于迟则为寒之例也。若手足濈然汗出者，阳明热甚，大便已硬，欲攻其病，非大承气不为功矣。若汗多，微发热，恶寒，则表犹未解，其热不潮，则里亦未实，岂可漫与大承气，遗其表而攻其里哉！即腹大满不通，而急欲攻之者，亦宜与小承气微和胃气，而不可以大承气大泄大下，恐里虚邪陷，变证百出，则难挽救矣。以下七条，于可攻证，而复审其小便之多少，大便之溏硬，脉之实与不实，经之过与不过，热之潮与不潮，而后从而治之。故知下法，不可不慎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

阳明病，有潮热者，为胃实，热不潮者，为胃未实。而大承气汤，有燥屎者，可与，初硬后溏者，则不可与。故欲与大承气，必先与小承气，恐胃无燥屎，邪气未聚，攻之则病未必去，而正已大伤也。服汤后，转失气者，便坚药缓，屎未能出，而气先下趋也，故可更以大承气攻之。不转失气者，胃未及实，但初头硬，后必溏，虽小承气已过其病，况可以大承气攻之哉！胃虚无气，胀满不食，所必至矣。又阳明病，能饮水者为实，不能饮水者为虚，如虽欲饮，而与水则哕，所谓胃中虚冷，欲饮水者，与水则哕也。其后却发热者，知热气还入于胃，则大便硬，而病从虚冷所变，故虽硬而仍少也，亦不可与大承气汤，但与小承气，微和胃气而已。盖大承气为下药之峻剂，仲景恐人不

当下而误下，或虽当下而过下，故反覆辨论如此。而又申之曰，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呜呼！仁人之心，可谓至矣。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阳明下后，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与阳明下后，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有别矣。彼为邪扰于上，此为热实于中也。热实则可攻，故宜大承气。若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者，热而不实，邪未及结，则不可攻，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谵语，发潮热，胃实之征也。脉滑而疾，则与滑而实者差异矣。故不与大承气，而与小承气也。若服一升而转失气者，知有燥屎在胃中，可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者，此必初硬后溏，不可更与服之，一如前二条之意也。乃明日不大便，而脉反微涩，则邪气未去，而正气先衰，补则碍邪，攻则伤正，故曰难治，便虽未通，岂可更以承气攻之哉！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能食者，为胃热而不实，不能食者，为胃热而实。而胃实之证，小便数者，可攻，小便少者，则不可攻。得病二三日，脉不浮而弱，而又无太阳、柴胡之证，知其病独在阳明之表也。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不解，则里证复具，故虽能食，亦必以小承气微和胃气，至六日，热渐成实，当更与大承气一升，以尽其病也。若不大便六七日，于法当下，而小便少者，则水谷不分，知其初硬后溏，然虽不能食，亦不可便与攻法，须俟其小便利，屎硬，然后以大承气与之。大不大便而津液竭者，不可下，须俟其津液还入胃中，而大便自行。不大便而小便少者，亦不可下，必俟其津液偏渗水道，而后可与下法。盖津液已竭而强攻之，则正虚不复，大便未硬而辄攻之，则邪去不尽，学者不可不审，而轻用下药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太阳风寒外束，令人头痛，阳明热气上冲，亦令人头痛，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证者，知其热盛于里，而气蒸于上，非风寒在表之谓矣，故可与承气汤下之。然热盛于里者，其小便必短赤，若小便清者，知其热不在于里，而仍在于表，当以桂枝汤发其汗，而不可以承气汤攻其里也。若头痛不除者，热留于经，必发鼻衄。宜桂枝汤四字，疑在当须发汗句下。此条从太阳篇中移入。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汗出谵语，谓风未去表，而胃已成实也，故曰有燥屎在胃中。又曰：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见胃实须下，而风未去表，则必过经而后可下，不然，表间邪气，又将入里，胃益增热，而语言错乱矣。表虚里实，即表和里病之意，言邪气入而并于里也。《外台》云：里病表和，下之则愈，汗之则死。故宜大承气以下里实。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天之邪气，中人则同，而人之脏气，虚实则不同。此下三条，乃为阳明病之中虚不足者设也。阳明病，当攻其热，而胃中虚冷不能食者，则不可攻其热，攻之则中寒益甚，而气乃上逆，故必作哕。哕，呃逆也。以下不可攻之证，凡七条。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夫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

阳明虽有可下之例，然必表证全无，而热结在肠中者，方可攻之。若呕多者，邪在膈也，心下硬满者，邪未下于胃也，面合赤色者，邪气怫郁在表也，故皆不可攻之，攻之，则里虚而热入。其溢于下者，则下利不止，其蓄聚于中者，则发热色黄，小便不利，其或幸而不死者，邪气竟从下夺而愈耳，然亦难矣。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者，气弱而行不利也。气弱不行，则谷化不速，谷化不速，则谷气郁而生热，其热上冲，则作头眩，气上冲者，不下走，则小便难，而热之郁于中者，不得下行浊道，必将蒸积为黄，故曰欲作谷疸。然以谷气郁而成热，而非胃有实热，故虽下之，而腹满不去，不得与脉数胃实者同论也。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阳明病，不大便，有热结与津竭两端，热结者，可以寒下，可以咸软，津竭者，必津回燥释，而后便可行也。兹已汗复汗，重亡津液，胃燥便硬，是当求之津液，而不可复行攻逐矣。小便本多而今数少，则肺中所有之水精，不直输于膀胱，而还入于胃府，于是燥者得润，硬者得软，结者得通，故曰不久必大便出，而不可攻之意，隐然言外矣。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前条汗多复汗，亡津液，大便硬者，已示不可攻之意，谓须其津液还入胃中，而大便自行。此条复申不可攻之戒，而出蜜煎等润导之法，何虑之周，而法之备也！总之津液内竭之人，其不欲大便者，静以需之，其自欲大便者，则因而导之，仲景成法，后人可以守之而无变也。

蜜煎导方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饧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浮者，阳气多，涩者，阴气少，而趺阳见之，是为胃强而脾弱。约，约束也，犹弱者受强之约束，而气馁不用也。脾不用而胃独行，则水液并趋一处，而大便失其润矣。大黄、枳实、厚朴，所以泻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药，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伤其脾也。盖即取前条润导之意，而少加之力，亦伤寒下药之变法也。

麻仁丸方

麻仁一升　芍药半升　枳实半升　大黄一斤　杏仁一升　厚朴一尺，炙，去皮

上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阳明杂治法第三

发黄证治七条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

必发黄。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邪入阳明，寒已变热，若更被火，则邪不得去，而热反内增矣。且无汗，则热不外越，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蕴蓄不解，集于心下，而聚于脾间，必恶热，为懊侬不安。脾以湿应，与热相合，势必蒸郁为黄矣。额上虽微汗，被火气劫，从炎上之化也，岂能解其火邪哉！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热越，热随汗而外越也，热越则邪不蓄而散，安能发黄哉！若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则热不得外达，小便不利，则热不得下泄，而又渴饮水浆，则其热之蓄于内者方炽，而湿之引于外者无已，湿与热得，瘀郁不解，则必蒸发为黄矣。茵陈蒿汤，苦寒通泄，使病从小便出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擘　大黄二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煎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屎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伤寒发汗已，热与汗越，不能发黄，而反身目为黄者，以寒湿深入在里，汗虽出，而寒湿不与俱出也。寒湿在里，必伤于脾，脾伤而色外见，则身目为黄，是不可比于瘀热在里之例，而辄用下法也。云于寒湿中求之者，意非温脾燥湿不可耳。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此则热结在里之证也。身黄如橘子色者，色黄而明，为热黄也。若湿黄则色黄而晦，所谓身黄如熏黄也。热结在里，为小便不利，腹微满，故宜茵陈蒿汤，下热通瘀为主也。

伤寒身黄，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此热瘀而未实之证。热瘀，故身黄、热未实，故发热而腹不满。栀子彻热于上，柏皮清热于下，而中未及实，故须甘草以和之耳。

栀子柏皮汤方

栀子十五枚，擘　甘草一两，炙　柏皮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此亦热瘀而未实之证。瘀热在里者，汗不得出而热瘀于里也。故与麻黄、杏仁、生姜之辛温，以发越其表，赤小豆、连轺、梓白皮之苦寒甘，以清热于里，大枣、甘草，甘温悦脾，以为散湿驱邪之用，用潦水者，取其味薄，不助水气也。合而言之，茵陈蒿汤，是下热之剂，栀子檗皮汤，是清热之剂，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是散热之剂也。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

麻黄二两　生姜二两，切　生梓白皮，一升　连轺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粒，去皮尖

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蓄血证治二条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喜忘，即善忘。蓄血者，热与血蓄于血室也。以冲任之脉，并阳明之经，而其人又本有瘀血，久留不去，适与邪得，即蓄积而不解也。蓄血之证，其大便必硬，然虽硬而其出反易者，热结在血，而不在粪也。其色必黑者，血瘀久而色变黑也。是宜入血破结之剂，下其瘀

血，血去则热亦不留矣。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无表里证，与前第二十二条同。发热七八日，而无太阳表证，知其热盛于内，而气蒸于外也。脉虽浮数，亦可下之，以除其热，令身热去，脉数解则愈。假令已下，脉浮去而数不解，知其热不在气，而在血也。热在血，则必病于血，而其变亦有二：合，犹并也，言热气并于胃，为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其血必蓄于中，若不并于胃，而下利不止者，其血必走于下。蓄于中者，为有瘀血，宜抵当汤，结者散之，亦留者攻之也；走于下者，为协热而便脓血，则但宜入血清热而已。

伤寒贯珠集 卷五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少阳篇

辨列少阳条例大意

少阳居表里之间，当肓膜之处，外不及于皮肤，内不及于脏腑，汗之而不从表出，下之而不从里出，故有汗吐下之戒。而惟小柴胡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正治之法，凡十六条。其次则有和解而兼汗下之法，谓证兼太阳之表，则宜兼汗，或证兼阳明之里，则宜兼下，如柴胡加桂枝汤，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等方是也。夫有汗下之禁，而或汗之，或下之，此亦少阳权变法也，凡四条。又其次为刺法，如纵横胁满，合并之病，当刺期门、大椎、肺俞、肝俞诸穴是也，凡四条。

少阳正治法第一

少阳证一条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足少阳，胆也，胆盛精汁三合，而其味苦。胆受邪而热，其气上溢，故口苦。咽门者，肝胆之候，目锐眦者，胆脉之所起，故咽干目眩也。

小柴胡汤证九条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中风者，言或伤寒五六日，传至少阳，或少阳本经，自中风邪，非既伤寒五六日，而又中于风也。往来寒热者，少阳居表里之间，进而就阴则寒，退而从阳则热也。胸胁苦满者，少阳之脉，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故也。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者，木火相通，而胆喜犯胃也。或者，未定之辞，以少阳为半表半里，其气有乍进乍退之机，故其病有或然或不然之异。而少阳之病，但见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之证，便当以小柴胡，和解表里为主，所谓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是也。此条自太阳篇移入。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生姜三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

胸中烦而不呕者，邪聚于膈而不上逆也。热聚则不得以甘补，不逆则不必以辛散，故去人参、半夏，而加栝蒌实之寒，以除热而荡实也。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渴者，木火内烦，而津虚气燥也，故去半夏之温燥，而加人参之甘润，栝蒌根之凉苦，以彻热而生津也。

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二两。

腹中痛者，木邪伤土也。黄芩苦寒，不利脾阳，芍药酸寒，能于土中泻木，去邪气，止腹痛也。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胁下痞硬者，邪聚少阳之募。大枣甘能增满，牡蛎咸能软坚，好古云：牡蛎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痞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饮蓄而不行也。水饮得冷则停，得淡则利，故去黄芩，加茯苓。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两，温覆取微汗愈。

不渴，外有微热者，里和而表未解也。故不敢人参之补里，而用桂枝之解外也。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咳者，肺寒而气逆也。经曰：肺苦气上逆，急食酸以收之，又曰：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加五味之酸，以收逆气，干姜之温，以却肺寒，参、枣甘壅，不利于逆，生姜之辛，亦恶其散耳。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人，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血弱气尽，腠理开，谓亡血新产劳力之人，气血不足，腠理疏豁，而邪气乘之也。邪入，必与正相搏，而结于胁下。胁下者，少阴之募，而少阴者，阴阳之交也。邪气居之，阴出而与邪争则寒，阳入而与邪争则热，阴阳出入，各有其时，故寒热往来，休作有时也。默默不欲饮食，义如上条。脏腑相连四句，是原所以邪气入结之故，谓胆寄于肝，地逼气通，是以其邪必从腑而入脏。所谓其痛必下也，邪高谓病所来处，痛下谓病所结处，邪欲入而正拒之，则必上逆而呕也。至其治法，亦不出小柴胡和解表里之法。服后邪解气和，口必不渴。若渴者，是少阳邪气复还阳明也。以法治之者，谓当从阳明之法，而不可复从少阳之法矣。此亦从太阳篇移入。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条类似太阳与少阳并病，以太阳不得有胁下满，少阳不得有颈项强，且手足温而渴，知其邪不独在表，而亦在里也，欲合表里而并解，则非小柴胡不可耳。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证，如前条所谓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证是也。伤寒中风者，谓无论伤寒中风，有柴胡证者，但见一证，便当以小柴胡和解之，不可谓其不具，而以他药发之也。前条云：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者，与小柴胡，不与桂枝，即此意。亦太阳篇移入。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柴胡证不应下而反下之，于法为逆。若柴胡证不罢者，仍宜柴胡汤和解，所谓此虽已下，不为逆也。蒸蒸而振者，气从内达，邪从外出，有战胜之义焉，是以发热汗出而解也。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阳脉涩，阳气少也，阴脉弦，阴有邪也，阳不足而阴乘之，法当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汤，温里益虚散阴气。若不差，知非虚寒在里，而是风邪内干也，故当以小柴胡汤，散邪气，止腹痛。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

屎而解。

头汗出，微恶寒，为表证。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为里证。阳微结者，阳邪微结，未纯在里，亦不纯在表，故曰必有表，复有里也。伤寒阴邪中于阴者，脉沉，阳邪结于里者，脉亦沉，合之于证，无外证者，为纯在里，有外证者，为半在表也，无阳证者，沉为在阴，有阳证者，沉为在里也。夫头为阳之会，而阴不得有汗，今脉沉紧而头汗出，知其病不在少阴，亦并不纯在表，故可与小柴胡汤，合外内而并治之耳。设不了了者，必表解而里未和也，故曰得屎而解。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痛，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本太阳脉浮头痛恶寒之证，而转为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者，太阳不解，而传入少阳也。尚未吐下，不经药坏者，脉虽沉紧，可与小柴胡以和之，以证见少阳，舍脉而从证也。或去脉沉紧，连上未吐下看，言尚未经吐下，与脉未至沉紧者，知其邪犹在经，可与小柴胡以和之。或云沉当作浮，前阳明篇第四十八条云：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是也，并通。若已吐下发汗温针，重伤津液，胃燥谵语，而胁下硬满干呕等证反罢者，此众法尽投，正已大伤，而邪犹不解，谓之坏病，非小柴胡所得而治者，须审其因犯何逆，随证以法治之。

少阳汗吐下之禁二条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经曰：少阳之至，其脉弦。故头痛发热者，三阳表证所同，而脉弦细，则少阳所独也。少阳经兼半里，热气已动，是以不可发汗，发汗则津液外亡，胃中干燥，必发谵语。云此属胃者，谓少阳邪气并于阳明胃府也。若邪去而胃和则愈，设不和，则木中之火，又将并入心脏，而为烦为悸矣。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此少阳自中风邪之证，不从太阳传来者也。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其支从耳后入耳中，以下胸中，少阳受邪，壅热于经，故耳聋目赤，胸中满而烦也。是不在表，故不可吐，复不在里，故不可下，吐则伤阳，阳虚而气弱则悸，下则伤阴，阴虚而火动则惊。

辨少阳邪气进退之机四条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邪气在表则发热，入里则躁烦，伤寒六七日，外无大热，而其人躁烦者，邪气去阳而之阴也。去又训作往，言阳邪往入阴中也。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谓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当传太阴，《内经》伤寒传变之常法然也。阳邪传阴，则当呕而不能食，若其人反能食，不呕，则邪气不传于阴，将从阳而解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伤寒三日，少阳受邪，而其脉反小者，邪气已衰，其病欲解而愈，经云：大则病进，小则病退，此之谓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少阳，胆木也，从寅至辰，为木旺之时，故其病欲解，必于是三时，亦犹太阳之解于巳午未，阳明之解于申酉戌也。

少阳权变法第二计四条

柴胡桂枝汤证一条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邪在肌表，所谓

外证未去也。伤寒邪欲入里，而正不容则呕，微呕者，邪入未多也。支结者，偏结一处，不正中也，与心下硬满不同。此虽表解，犹不可攻，况外证未去者耶。故以柴胡、桂枝合剂，外解表邪，内除支结，乃七表二里之法也。

柴胡桂枝汤方

柴胡半两　桂枝半两　甘草一两，炙　黄芩半两　人参半两　半夏二合半　白芍半两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擘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一条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王叔和本在太阳篇中，今移置此。

汗下之后，胸胁满微结者，邪聚于上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呕者，热胜于内也。伤寒汗出，周身漐漐，人静不烦者，为已解，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往来寒热，心烦者，为未欲解。夫邪聚于上，热胜于内，而表复不解，是必合表里以为治，柴胡、桂枝，以解在外之邪，干姜、牡蛎，以散胸中之结，栝蒌根、黄芩，除心烦而解热渴，炙甘草佐柴胡、桂枝以发散，合芩、栝蒌、姜、蛎以和里，为三表七里之法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黄芩三两　栝蒌根四两　牡蛎二两，熬　甘草二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愈。

柴胡加芒硝汤证一条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以治其里也。

此少阳经邪兼阳明内实之证。少阳病在经，故胸胁满而呕，所谓柴胡证也。下之而三字，疑衍。凡柴胡证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为医之误，非病之情也。潮热者，阳明之实也。实则可下，而证兼少阳，则不可下，故先宜小柴胡以解其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以治其里，亦如下条之先与小柴胡，后与大柴胡之例也。亦太阳篇移入。

尚从善云：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仲景谓此本柴胡证，医设以大柴胡汤下之，则表里俱解，何至于有下利之证云。

柴胡加芒硝汤方　于小柴胡汤内，加芒硝六两，余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大柴胡汤证一条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而有柴胡证，乃邪气去太阳之阳明，而复之少阳也。少阳不可下，而反二三下之，于法为逆。若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所谓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是也。若服汤已，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邪气郁滞于里，欲出不出，欲结不结，为未解也。与大柴胡以下里热则愈，亦先表后里之意也。此条自太阳篇移入。

大柴胡汤方

柴胡八两　半夏八两　黄芩三两　生姜五两　枳实四枚　芍药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大黄二两，酒浸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大柴胡，有柴胡、生姜、半夏之辛而走表，黄芩、芍药、枳实、大黄之苦而入里，乃表里并治之剂。而此云大柴胡下之者，谓病兼表里，故先与小柴胡解之，而后以大柴胡下之

耳。盖分言之，则大小柴胡，各有表里，合言之，则小柴胡主表，而大柴胡主里，古人之言，当以意逆，往往如此。

少阳刺法第三

刺法四条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腹满谵语，里之实也。其脉当沉实，而反浮紧，则非里实，乃肝邪乘脾，气窒而热也。纵，直也，以肝木制脾土，于理为直，故曰纵。发热恶寒，表有邪也。其病不当有渴，而反大渴，则非内热，乃肝邪乘肺，气郁而燥也。以里无热，不能消水，故腹满而汗出。小便利，则肺气以行，故愈。横，不直也，以木畏金而反乘金，于理为曲，故曰横。二者俱泻肝邪则愈，故刺期门，期门，肝之募也。设不知，而攻其实热则误矣。此病机之变，不可不审也。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节、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少阳之脉，起目锐眦，上抵头角，其内行者，由缺盆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故头项强痛者，太阳之邪未罢，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少阳之邪方盛也。大椎在脊骨第一节上，刺之所以泻太阳邪气，而除颈项之强痛，肺俞在脊骨第三节下两旁，肝俞在第九节下两旁，刺之所以泻少阳邪气，而除眩冒，时如结胸，及心下之痞硬。慎不可发汗，以亡胃液，液亡胃燥，必发谵语，且恐少阳之邪，得乘虚而干胃也。若脉弦，至五六日，谵语不止，是少阳胜而阳明负，亦如阳明与少阳合病之为失也，故当刺期门，以泻少阳之邪。亦慎勿下之，以虚其胃，胃虚邪陷，必作结胸，如本论云：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也。

伤寒贯珠集　卷六

清　　柯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太阴篇

辨列太阴条例大意

太阴者，土也，在脏为脾，在气为湿。伤寒传经之热，入而与之相搏，则为腹满吐利等证，直中之寒，入而与湿相搏，亦为腹满吐利等证，但有肢冷肢温，脉迟脉数，口渴不渴之异耳。又三阴为三阳之里，而三阴亦自有表里，是以风寒所中，不必尽入于脏，而亦留连于经，故有太阴中风之条，与桂枝发汗之法。又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此为经脏俱病之证，故与先里先表之法。乃今之论三阴者，但云直中传经而已，是知有三阴之里，不知有三阴之表也。兹篇先列脏病，次列经病，又次为经脏俱病，凡十条为一卷。

太阴诸法

太阴脏病脉证治六条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此足太阴病之的证也。太阴之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故其病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等证。然太阴为病，不特传经如是，即直中亦如是，且不特伤寒如是，即杂病亦如是，但有属阴属阳，为盛为虚之分耳。而太阴者，脏也，满而不实，法不可下。若下之，则胸下结硬，中气伤者，邪气必结也。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病在太阳，不与解表，而反攻里，因而邪气乘虚陷入太阴之位，为腹满而时痛，陶氏所谓误下传者是也。夫病因邪陷而来者，必得邪解而后愈，而脏阴为药所伤者，亦必以药和之而后安，故须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桂枝所以越外入之邪，芍药所以安伤下之阴。山按《金匮》云：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此亦邪陷阴中之故，而桂枝加芍药，亦小建中之意。不用胶饴者，以其腹满，不欲更以甘味增满耳。

桂枝加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三两。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此承上条而言，腹满而未实，痛而不甚者，可以桂枝加芍药，和而解之，若大实大痛者，邪气成聚，必以桂枝加大黄，越陷邪而去实滞也。夫太阴，脾脏也，脏何以能实而可下，阳明者，太阴之表，以膜相连，脏受邪而腑不行则实。故脾非自实也，因胃实而实也。大黄所以下胃，岂以下脾哉！少阴厥阴，亦有用承气法，详见各篇，所当互考。

桂枝加大黄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大黄一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芍药六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

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此亦承上条，而言大黄、芍药之得以用者，为其胃实而便坚也。若其人脉弱，续自便利，则虽有大实痛证，此法不可用矣。即欲用之，亦宜量减而与之。所以然者，胃气弱而不振，邪气不聚而易动，故可以缓图，而难以峻攻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秽腐当去故也。

伤寒脉浮而缓者，脉紧去而成缓，为寒欲变热之证，如太阳第四十七条之例也。手足自温，非太阴定证，见太阴有寒，手足必寒，有热，手足乃自温耳。又阳明受热，则一身及手足热，太阴则身不热，而手足温。兹寒已变热而手足自温，则伤寒之邪，不之阳明，而之太阴，而其脉仍浮，则其邪亦未尽入，故曰系在太阴，谓以太阳而内连太阴也。于法，太阴受热而汗不出者，热与湿搏，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其热得通，不能蒸郁为黄矣。至七八日，暴烦下利者，正气内作，邪气欲去也，虽日十余行，继必自止。所以然者，脾家本有秽腐当去，故为自利，秽腐尽，则利亦必自止矣。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自利不渴者，太阴本自有寒，而阴邪又中之也。曰属太阴，其脏有寒，明非阳经下利，及传经热病之比。法当温脏祛寒，如四逆汤之类，不可更以苦寒坚之清之，如黄芩汤之例也。

太阴经病证治二条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此太阴自中风邪之证，不从阳经来也。夫太阴，脾也，风，阳邪也，脾主行气于四肢，而风浮为末疾，故太阴中风，四肢烦热而疼痛也。脉阳微阴涩而长者，阳无病而阴受邪，而涩又为邪气之将衰，长为正气之方盛，正盛邪衰，故为欲愈。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脉浮有二义，或风邪中于太阴之经，其脉则浮，或从阳经传入太阴，旋复反而之阳者，其脉亦浮，浮者，病在经也。凡阴病在脏者宜温，在经者则宜汗，如少阴之麻黄附子细辛，厥阴之麻黄升麻皆是也，桂枝汤甘辛入阴，故亦能发散太阴之邪。

太阴经脏俱病一条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此条叔和本列厥阴篇中，今移置此。

此太阴经脏并受寒邪之证，叔和编入厥阴经中者，误也。下利腹胀满，里有寒也，身体疼痛，表有寒也。然必先温其里，而后攻其表。所以然者，脏气不充，则外攻无力，阳气外泄，则里寒转增，自然之势也。而四逆用生附，则寓发散于温补之中，桂枝有甘芍，则兼固里于散邪之内，用法之精如此。

太阴病愈期一条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六经邪解之时，必于其经王之时。太阴者，土也，土王于辰戌丑未，而独于亥子丑时解者，脾为阴土，应王于阴，故其病欲解，必从亥至丑上也。

伤寒贯珠集　卷七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少阴篇

论列少阴条例大意

少阴为太阳之里，居厥、太二阴之间，故有邪在太阳，而已内及少阴者；有寒中少阴，而仍外连太阳者；有邪在少阴，而或兼厥阴，或兼太阴者。大抵连太阴者，多发热，连厥阴者，多厥利也，是传经直中之外，又有不同如此。且也直中之寒，久亦化热，传经之热，极必生阴。兹篇先列脉证于前，次清法，次温法，又次为生死法，欲学者明辨宜清宜温之实，不必但泥传经直中之名也。又其次为少阴病禁，以少阴为汗下之例，亦不得不著汗下之禁云。凡四十五条，为一卷。

少阴诸法

少阴脉证四条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经脉阳浅而阴深，阳大而阴小，邪传少阴，则脉之浮者转为微，大者转为细也。又多阳者多寤，多阴者多寐，邪传少阴则目不瞑者，转而为但欲寐也。夫少阴者，三阴之枢也，阳于是乎入，而阴于是乎出，故虽太阴厥阴，同为阴脏，而其为病，实惟少阴为然。而少阴之为病，亦非独脉微细，但欲寐二端，仲景特举此者，以为从阳入阴之际，其脉证变见有如此。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少阴自受寒邪之证，不从阳经来也。寒初到经，欲受不可，欲却不能，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而实不能寐也。至五六日，自利而渴，则其邪已入少阴之脏矣。然少阴，阴脏也，寒，阴邪也，以阴受阴，法当不渴，而渴者，此非有热，以脏虚故引水自救耳。更审其小便，若色白者，则少阴寒病，全体大露无疑。何以言之？热传少阴，自利而渴者，邪热足以消水，其小便色必赤，寒中少阴，自利而渴者，虽能饮而不能制，其小便色必白也。仲景辨证之精如此。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阴阳俱紧，太阳伤寒之脉也，法当无汗，而反汗出者，表虚亡阳，其病不属太阳，而属少阴矣。少阴之脉，上膈循喉咙，少阴之脏，为胃之关，为二阴之司，寒邪直入，经脏俱受，故当咽痛而复吐利也。此为寒伤太阳，阳虚不任，因遂转入少阴之证。盖太阳者，少阴之表，犹唇齿也，唇亡则齿寒，阳亡则阴及，故曰少阴之邪，从太阳飞渡者多也。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热传少阴，而复还入膀胱之证。膀胱者，太阳也，太阳为三阳之表，而多血少气，热在膀胱，则一身手足尽热。而热气有余，血为

热迫，散而下行，则必便血也。

少阴清法七条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少阴之热，有从阳经传入者，亦有自受寒邪，久而变热者。曰二三日以上，谓自二三日至五六日，或八九日，寒极而变热也。至心中烦不得卧，则热气内动，尽入血中，而诸阴蒙其害矣。盖阳经之寒变，则热归于气，或入于血，阴经之寒变，则热入于血，而不归于气，此余历试之验也。故用黄连、黄芩之苦，合阿胶、芍药、鸡子黄之甘，并入血中，以生阴气，而除邪热，成氏所谓阳有余，以苦除之，阴不足，以甘补之是也。

黄连阿胶汤方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一枚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四肢逆冷也，此非热厥，亦太阳初受寒邪，未郁为热，而便入少阴之证。少阴为三阴之枢，犹少阳为三阳之枢也，其进而入则在阴，退而出则就阳，邪气居之，有可进可退，时上时下之势，故其为病，有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之证。夫邪在外者，可引而散之，在内者，可下而去之，其在外内之间者，则和解而分消之，分消者，半从外半从内之谓也。故用柴胡之辛，扬之使从外出，枳实之苦，抑之使其内消，而其所以能内能外者，则枢机之用为多，故必以芍药之酸益其阴，甘草之甘养其阳。曰四逆者，因其所治之病而命之名耳，而其制方大意，亦与小柴胡相似，四逆之柴胡、枳实，犹小柴胡之柴胡、黄芩也，四逆之芍药、甘草，犹小柴胡之人参、甘草也，且枳实兼攻涤饮之长，甘、芍亦备营卫两和之任，特以为病有阴阳之异，故用药亦分气血之殊，而其辅正逐邪，和解表里，则两方如一方也。旧谓此为治热深发厥之药，非是，夫果热深发厥，则属厥应下之之例矣，岂此药所能治哉！

四逆散方

柴胡　枳实破，水渍，炙干　芍药　甘草炙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

成氏曰：肺寒气逆则咳，五味子之酸，收逆气，干姜之辛，散肺寒。并主下利者，肺与大肠为表里，上咳下利，治则颇同。

悸者，加桂枝五分。

悸者寒多，心脉不通则心下鼓也。桂枝辛温，入心通阳气。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小便不利，水聚于下也。茯苓甘淡，利窍渗水。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腹中痛，寒胜于里也。附子辛温，散寒止痛。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分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泄利下重，寒滞于下也。薤白辛温，散寒通阳气。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少阴中寒，下利至六七日，寒变为热，而气复上行，为咳，为呕，为渴，为心烦不得眠，所谓下行极而上也。夫邪气自下而上者，仍须从下引而出之，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并甘淡下行之药，足胜导水泄热之用。然以阴病而属邪热，设非得阿胶之咸寒入阴，何以驭诸阳药而泄阴中之热，导浮上之气哉！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

咙，其支别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阳邪传入少阴，下为泄利，上为咽痛，胸满心烦。热气充斥脉中，不特泄伤本脏之气，亦且消烁心肺之阴矣。猪，水畜，而肤甘寒，其气味先入少阴，益阴除客热，止咽痛，故以为君，加白蜜之甘以缓急，润以除燥而烦满愈，白粉之甘能补中，温能养脏而泄利止矣。

猪肤汤方

猪肤一斤，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少阴热气，随经上冲，咽伤生疮，不能语言，音声不出，东垣所谓少阴邪入于里，上接于心，与火俱化而克金也。故与半夏之辛以散结热，止咽痛，鸡子白甘寒入肺，清热气，通声音，苦酒苦酸，消疮肿，散邪毒也。

苦酒汤方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枣核大。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瘥，更作三剂服之。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此亦热传少阴，而上为咽痛之法。甘草汤，甘以缓急，寒以除热也。其甚而不瘥者，则必以辛发之，而以甘缓之。甘草、桔梗，甘辛合用，而甘胜于辛，治阴虚客热，其法轻重，当如是耳。

甘草汤方

甘草二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少阴咽痛，甘不能缓者，必以辛散之，寒不能除者，必以温发之。盖少阴客邪，郁聚咽嗌之间，既不得出，复不得入，设以寒治，则聚益甚，投以辛温，则郁反通，《内经》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之意也。半夏散及汤，甘辛合用，而辛胜于甘，其气又温，不特能解客寒之气，亦能劫散咽喉怫郁之热也。

半夏散及汤方

半夏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各等分

以上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两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少阴下法三条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热并阳明之证。二三日，为病未久，而便口燥咽干，热气盛而阴气少矣。盖阳明土，少阴水，热并阳明，则土实而水虚，不特热气伤阴，即土气亦伤水也。故宜急下，以泻土而全水，不然，热盛伤阴，土实亦伤阴，其干槁可立而待。然非心下痛，腹胀不大便，如下二条所云，亦未可以大承气轻试也。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亦少阴热并阳明，而气复下注之证。然虽下注而邪实不去，但水液从旁下转，为自利清水而已，故心下痛而口干燥也。色纯青者，土受水邪，玄黄合色，而色转纯青也。以大承气急下，则胃实去而肾病亦已矣。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胀不大便，土实之征也。土实则水干，故非急下不可。夫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故无论三阳三阴，其邪皆得还入于胃，而成可下之证。然太阴传阳明，脏邪还府，为欲愈也。厥阴传阳明者，木邪归土，不能复木也。惟少阴则肾邪入胃，而胃实复将消肾，故虽并用下法，而少阴之法，视太阴厥阴为加峻矣。

少阴温法十五条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之经，而复外连太阳之证，以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其气相通故也。少阴始得本无热，而外连太阳则反发热，阳病脉当浮而仍紧，少阴则脉不浮而沉，故与附子、细辛，专温少阴之经，麻黄兼发太阳之表，乃少阴经温经散寒，表里兼治之法也。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细辛二两

上二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阳证有在经不在腑者，阴病亦有在经不在脏者，太阳篇云，脉浮者，桂枝汤，少阴篇，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及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厥阴篇，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此皆阴病之在经，而未入于脏者。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少阴中寒二三日，为脉沉恶寒无热之时，故可与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取微汗而散寒邪。无里证者，无吐利心烦不得卧等证也。以二三日，病未入脏，而寒亦未变热，故得用温经散邪之法，如麻黄附子细辛之例。然去细辛之辛，而加甘草之甘，于法为较和矣。所以然者，寒邪不可不发，而阴病又不可过发耳。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口中和者，不燥不渴，为里无热也。背恶寒者，背为阳，而阳乘之，不能通于外也。阳不通，故当灸之以通阳痹，阳不足，故主附子汤以补阳虚，非如麻黄附子细辛之属，徒以温散为事矣。此阳虚受寒，而虚甚于寒者之治法也。

按：《元和纪用经》云：少阴中寒而背恶寒者，口中则和，阳明受热而背恶寒者，则口燥而心烦。一为阴寒下乘，阳气受伤，一为阳热入里，津液不足，是以背恶寒虽同，而口中和与燥则异，此辨证之要也。

附子汤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茯苓　芍药各三两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气虚者，补之必以甘，气寒者，温之必以辛，甘辛合用，足以助正气而散阴邪，人参、白术、茯苓、附子是也。而病属阴经，故又须芍药以和阴气，且引附子入阴散寒，所谓向导之兵也。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身体痛，骨节痛，寒在阴也。手足寒，脉沉，病属阴也。若脉浮而手足热，则为太阳伤寒，可与汗解者矣。此为少阴血气不足，而寒邪侵之之证，故亦宜附子汤，复阳散阴，益精气也。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少阴中寒，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邪气递深而脏受其病矣。脏寒，故腹痛，寒胜而阳不行，故小便不利，于是水寒相搏，浸淫内外，为四肢沉重疼痛，为自下利，皆水气乘寒气而动之故也。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水寒之气，或聚或散或止，三服。

后加减法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

咳者，水寒射肺，气逆而不下也。成氏曰：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细辛、干姜之辛，以散水寒。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者，水已下趋，不必更利其水，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下利者，寒盛于内也。故去芍药加干姜，避寒而就温也。

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呕者，气逆于上也。故去附子，加生姜。二物辛热则同，而生姜善降逆，附子能行而不能下，则不同也。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阴盛格阳之证。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阴盛于内也。身热不恶寒，面赤色，格阳于外也。为真阳之气，被阴寒所迫，不安其处，而游散于外，故显诸热象，而实非热也。通脉四逆，即四逆加干姜一倍，为阴内阳外，脉绝不通，故增辛热以逐寒邪，寒去则阳复反，而脉复出耳，故曰其脉即出者愈。

通脉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

面色赤，阳格于上也。葱中空，味辛，能通阳气。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

腹中痛，阴滞于里也。芍药味酸，能利阴气，止腹痛，故加之。葱通阳而不利阴，故去之。

呕者，加生姜二两。

呕者，阴气上逆也。生姜之辛，可散阴降逆。

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

咽痛者，阳气上结也。桔梗之辛，可开阳结，去芍药者，恶其收也。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利止脉不出，亡血也。故不利桔梗之散，而利人参之甘而能补也。

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肾者，胃之关也，关门受邪，上逆于胃，则饮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温温欲吐，而复不能吐也。夫下气上逆而为吐者，原有可下之例，如本论之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者而利之。《金匮》之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是也。若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胸中邪实而阳气不布也，则其病不在下而在上，其治法不可下而可吐，所谓因其高者而越之也。若膈上有寒饮而致干呕者，则复不可吐而可温，所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故实可下，而胸中实则不可下，饮可吐，而寒饮则不可吐，仲景立法，明辨详审如此。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此不详何证，而但凭脉以论治，曰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然苟无厥逆恶寒下利不渴等证，未可急与温法。愚谓学者当从全书会通，不可拘于一文一字之间者，此又其一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阴伤于下也。呕而汗出，阳虚于上也。阴阳并伤，法必上下并温矣。若更衣虽数，而所下无多，尤为阴亡之验。是但当温其上而不可温其下，即温上之法，亦不可以药伤其阴，而但宜灸以引其阳也。灸法未详。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而复上攻阳明之证。吐利厥冷，烦躁欲死者，阴邪盛极而阳气不胜也，故以吴茱萸温里散寒为主，而既吐且利，中气必伤，故以人参、大枣，益虚安中为辅也。然后条云，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此复以吴茱萸汤主之者，彼为阴极而阳欲绝，此为阴盛而阳来争也，病证则同，而辨之于争与绝之间，盖亦微矣。或云先厥冷而后烦躁者，阳欲复而来争也，先烦躁而四逆者，阳不胜而欲绝也，亦通。郭白云云：四逆而烦躁者，不问其余证，先宜服吴茱萸汤，四逆而不烦躁者，先宜服四逆汤，四逆下利，脉不出者，先宜服通脉四逆汤，此三者，治少阴之大法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寒邪直中，阳气暴虚，既不能固其内，复不能通于脉，故宜姜、附之辛而温者，破阴固里，葱白之辛而通者，入脉引阳也。若服汤已，下利不止，而反厥逆无脉，乾呕烦者，非药之不中病也，阴寒太甚，上为格拒，王太仆所谓甚大寒热，必能与违性者争雄，异气者相格也。故即于白通汤中，加人尿之咸寒，猪胆汁之苦寒，反其佐以同其气，使不相格而适相成，《内经》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是也。脉暴出者，无根之阳，发露不遗，故死，脉微续者，被抑之阳，来复有渐，故生。

白通汤方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生附子一枚，去皮，破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猪胆汁一合　人尿五合　附子一枚，去皮，破八片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人尿、猪胆汁，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亦可用。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脏病在阴，而寒复伤血也。血伤故腹痛，阴病故小便不利，与阳经挟热下利不同。故以赤石脂理血固脱，干姜温里散寒，粳米安中益气。用刺法者，以邪陷血中，刺之以行血散邪耳。刺法未详。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七，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少阴生死法十二条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少阴中风者，少阴之经，自中风邪，不从阳经传入者也。脉阳微者，邪气微，阴浮者，邪气浅，而里气和，故为欲愈，亦阴病得阳脉则生也。

少阴病，欲解，从子至寅上。

少阴，水藏也，少阴之病，阴邪也，水王于子，而阳长于寅。少阴病欲解，从子至寅上者，阴气待子则王，而阴邪得阳则解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止。

寒伤少阴之经，手足厥冷而脉紧，至七八日，邪气自经入脏，自下利而脉微，其病为较深矣。乃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阳气内充，而阴邪不能自容也，故为欲解。虽烦下利，必自止者，邪气转从下出，与太阴之秽腐当去而下利者同意。设邪气尽，则烦与利，亦必自止耳。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寒中少阴，或下利，或恶寒而蜷卧，或吐利交作，而脉不至，阴邪盛而阳气衰之候也。若利自止，手足温，或自烦欲去衣被，或反发热，则阳气已复，而阴邪将退，故皆得不死而可治。脉不至者，吐利交作，元气暴虚，脉乍不至也。灸少阴以引阳气，脉必自至。总之，传经之病，以阴气之存亡为生死，直中之病，以阳气之消长为生死也。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阴气太盛，阳气不振，与前利止手足温等证正相反。盖手足温时，自烦发热者，阳道长，阴道消也，手足逆冷，不烦而躁者，阴气长，阳气消也。且四逆而脉不至，与手足温而脉不至者不同，彼则阳气乍厥，引之即出，此则阳气已绝，招之不返也。而烦与躁又不同，烦者，热而烦也，躁者，乱而不必热也，烦而躁者，阳怒而与阴争，期在必胜则生，不烦而躁者，阳不能战，复不能安而欲散去，则死也。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阴，吐利交作，阴邪已太盛矣。然或自烦发热，或手足不逆冷，则阳气犹在，阴邪虽盛，犹或可治，所谓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也。若更烦躁四逆，则阳气有散亡之象，阴邪无退舍之期，虽欲不死，乌可得耶！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止，非利自愈也，脏阴尽也。眩，目黑而转也，冒，昏冒也，阴气既尽，孤阳无附，而浮乱于上，故头眩，时时自冒也。而阴气难以卒复，孤阳且易上散，虽有良药，亦无及矣，是以少阴病，阳复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也。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气高而喘也。少阴为真气之源，呼吸之根，六七日病不愈而息高者，邪气不去体，而真气已离根也，故死。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细沉但欲卧，邪传少阴之本证，如本篇第一条所云也。汗出不烦者，气外泄而邪不与俱泄也。自欲吐，继后自利者，邪上下行，而气不能驱而出之也。至烦躁不得卧寐，则阴阳尽虚，邪气独盛，正不胜邪，躁扰不宁，顷之离散而死矣，所谓病胜脏者死是也。

少阴病禁四条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少阴与太阳为表里，而少阴亦自有表里，经病为在表，脏病为在里也。浮沉而身发热，为病在表，脉细沉数，身不发热，为病在里。病在表者可发汗，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之例是也，病在里而汗之，是竭其阴而动其血也，故曰不可发汗。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少阴虽为阴藏，而元阳寓焉，故其病有亡阳亡阴之异。脉微者为亡阳，脉弱涩者为亡阴，发汗则伤阳，故脉微者，不可发汗，下则伤阴，故阳已虚而尺脉弱涩者，非特不可发汗，亦复不可下之也。

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少阴中寒，但厥无汗，邪方内淫而气不外达，非可得汗愈者，而强发之，则汗必不出，而血反自动，或口鼻，或目，随其所攻之道而外出也。盖发汗之药，其气上行，而性多栗悍，不得于气，则去而之血，必尽其性而后止耳。然既脏虚邪入，以致下厥，而复迫血妄动，以致上竭，上下交征而血气之存者无几矣，尚何以御邪而却疾耶，故曰难治。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

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少阴之邪，上逆而咳，下注而利矣。而又复谵语，此非少阴本病，乃被火气劫夺津液所致。火劫即温针灼艾之属。少阴不当发汗，而强以火劫之，不特竭其肾阴，亦并耗其胃液，胃干则谵语，肾燥则小便难也。

伤寒贯珠集　卷八

清　　饲鹤山人尤怡在泾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厥阴篇

辨列厥阴条例大意

厥阴为阴之尽，为脏之极，阴极而尽，则必复反而之阳，故厥阴之生死，在厥热之进退也。本篇于厥阴脉证之下，先辨厥热进退，所以明生死之机，次论生死微甚，所以明阴阳之故也。而厥阴有热，虑其伤阴，必以法清之，厥阴有寒，虑其伤阳，必以法温之，一如少阴之例也。盖厥阴少阴，同为阴脏，而俱属阳火，故于二者群分类聚，欲学者明辨而深思之耳。其次为厥阴汗下诸禁，盖欲蒙其利，不可不知其害也。其次为厥阴简误，以厥阴篇中，杂入太阴少阴太阳之文，传误已久，习焉不察，特检出之。其次为差后劳复等法，则去疾者，莫若尽之意也，凡六十二条，为一卷。

厥阴诸法

厥阴病脉证五条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伤寒之病，邪愈深者，其热愈甚。厥阴为阴之尽，而风木之气，又足以生阳火而铄阴津，津虚火实，脏燥无液，求救于水，则为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热，而反为热所消也。气上冲心，心中疼热者，火生于木，肝气通心也。饥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虚求食，而邪热复不能消谷也。食入即吐蛔者，蛔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家重伤而邪热下注也。此厥阴在脏之的证，病从阳经传入者也。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伤寒四五日，正邪气传里之时，若腹中痛而满者，热聚而实，将成可下之证，兹腹中痛而不满，但时时转气下趋少腹者，热不得聚而从下注，将成下利之候也。而下利有阴阳之分，先发热而后下利者，传经之热邪内陷，此为热利，必有内烦脉数等证；不发热而下利者，直中之阴邪下注，此为寒利，必有厥冷脉微等证，要在审问明白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此阳邪入里而作下利之证。寸浮数者，阳邪强也，尺中涩者，阴气弱也，以强阳而加弱阴，必圊脓血。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阴在里在下也。面少赤，身有微热，阳在上在外也。夫阴内阳外而为病者，必得阳入阴出而后解，而面虽赤而未甚，身虽热面亦微，则其阳之发露者，仅十之三，而潜藏者，尚十之七也。藏而能动，必当与阴相争，争而未胜则郁冒，争而既胜则汗出，汗出，而内伏之阴从外出，外出之阳从内入，而病乃解矣。然此证下虚无气，中上不守，

惟藉君主之灵，以收散亡之气，而驱沉伏之阴，郁冒汗出，则心君震怒之候也。譬之澶渊之役，苟非真宗锐意亲征，则契丹大举之寇，必不能却，然而安危反掌，中外震惊，病人所以必微厥也，设非下虚之故，何至危殆若是。然或真阳毕露，则必不能与邪争，不争亦必无幸矣。

病者手足厥冷，不结胸，少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胱膀关元也。

手足厥冷，原有阴阳虚实之别。若其人结胸，则邪结于上，而阳不得通，如后所云，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当须吐之，以通其阳者也。若不结胸，但少腹满，按之痛者，则是阴冷内结，元阳不振，病在膀胱关元之间，必以甘辛温药，如四逆白通之属，以救阳气而驱阴邪也。

厥阴进退之机九条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正阴阳邪正，交争互胜之时，或阴受病而厥者，势必转而为热，阴胜而阳争之也，或阳受病而热者，甚则亦变而为厥，阳胜而阴被格也。夫阳胜而阴格者，其厥非真寒也，阳陷于中，而阴见于外也。是以热深者厥亦深，热微者厥亦微，随热之浅深，而为厥之微甚也。夫病在阳者宜汗，病在里者宜下，厥者热深在里，法当下之，而反发汗，则必口伤烂赤。盖以蕴隆之热，而被升浮之气，不从下出，而从上逆故耳。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伤寒厥五日，热亦五日者，阴胜而阳复之也。至六日，阴当复胜而厥，设不厥，则阴退而邪解矣，故自愈。夫厥与热，阴阳消长之兆也，兹初病至终，其厥不过五日，而厥已而热，亦得五日，是其复之之数，当其胜之之数，所谓有阳则复，无太过，亦无不及，故知其病自愈也。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厥复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热已而厥者，邪气自表而之里也。乃厥未已，而热之日，又多于厥之日，则邪复转而之表矣，故病当愈，其热则除。乃四日至七日而不除者，其热必侵及营中而便脓血，所谓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厥已而热者，阳气复而阴邪退也。乃热未已而复厥，而厥又多于热之日，则其病为进。所以然者，寒多热少，阳气不振，则阴邪复胜也。要之热已而厥者，传经之证，虑其阳邪递深也，厥已而热者，直中之证，虑其阳气不振也，故传经之厥热，以邪气之出入言，直中之厥热，以阴阳之胜复言，病证则同，而其故有不同如此。学者能辨乎此，则庶几矣。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伤寒先厥者，阴先受邪也，后热者，邪从阴而出阳也。阴受邪而利，及邪出而之阳，故利必自止。设复厥，则邪还入而之阴，故必复利。盖邪气在阳则生热，在阴则为厥与利，自然之道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至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至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又下利者，邪气从阳之阴，而盛于阴也。阴盛则当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为除中，中者，胃中之阳气也，除去而尽之也，言胃气为邪气所迫，尽情

发露，不留余蕴也。不发热，不字当作若，谓试以索饼食之，若果胃气无余，必不能蒸郁成热，今反热者，知胃气尚在，非除中之谓矣。而又恐暴热暂来而复去，仍是胃阳发露之凶征也。后三日脉之，而其热仍在，则其能食者，乃为胃阳复振无疑，故期至旦日夜半，其病当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热少厥多，其病当进，兹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适与厥日相应，故知其旦日夜半，其病当愈。旦日，犹明日也。然厥与热者，阴阳胜负之机，不可偏也，偏于厥，则阴胜而得阳矣，偏于热，则阳胜而得阴矣。后三日脉之，而脉反加数，热复不止，则阳气偏胜，必致伤及营血，而发为痈脓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伤寒之邪，见于阳者，不必见于阴，见于下者，不必见于上。厥已而热，下利自止者，阴邪转而之阳也。设得汗出，其邪必解，而咽中痛者，未尽之热，厥而上行也，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者，邪气郁而在阳也，虽下利，法当自止，而反不止者，以无汗出，热仍从里行也，故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邪在下者，则不复在上也。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热少厥微，指头寒，邪气自微也。默默不欲食，烦躁，邪欲传里也。里受邪而热，则其小便必不利，虽利其色必不白，至数日，小便利色白，知其热已除也。本默默不欲食，忽欲得食，知其胃已和也。热除胃和，其病则愈。而厥阴之脉，挟胃上膈布胁肋，若其邪不解，淫溢厥阴之位，则为厥而呕，为胸胁烦满也。凡病上行极者，必下行主血，而病为热，血为热迫，注泄于下，则其后必便血也。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按经脉，足之三阴三阳，相接于足十指，手之三阴三阳，相接于手十指，故阴之与阳，常相顺接者也。若阳邪内入，阴不能与之相接，而反出于外，则厥，阴邪外盛，阳不能与之相接，而反伏于中，亦厥，是二者，虽有阴阳之分，其为手足逆冷一也。

厥阴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条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此厥阴经自受风邪之证。脉浮为邪气少，浮为病在经，经病而邪少，故为欲愈。或始先脉不微浮，继乃转而为浮者，为自阴之阳之候，亦为欲愈，所谓阴病得阳脉者生是也。然必兼有发热微汗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脉该证也。若不浮，则邪著阴中，漫无出路，其愈正未可期，故曰不浮为未愈。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伤寒下利，至日十余行，邪既未尽，而正已大惫矣。其脉当微或弱，而反实者，是邪气有余，所谓病胜脏也，故死。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里为下，弦为阴，下利，脉沉弦者，阴邪在里而盛于下，故下重也。脉大者，邪气盛，经曰：大则病进，故为未止。脉微弱，为邪气微，数为阳气复，阴寒下利，阳复而邪微，则为欲愈之候，虽复发热，亦是阳气内充所致，不得比于下利发热者，死之例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寒，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此二条，亦为阴邪下注者设。微热而渴，与脉数有微热汗出，并阳气内充之象，而脉弱，又阴气衰退之征，故令自愈。夫脉弱者，脉紧去而转弱也，设复紧，则阴邪仍盛，其病岂能遽已耶。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

脓血，以有热故也。

此亦阴邪下利，而阳气已复之证。脉数而渴，与下利有微热而渴同意。然脉弱而数，则阳之复者已过，阴寒虽解，热气旋增，将更伤阴而酿脓血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发热而厥者，身发热而手足厥，病属阳而里适虚也。至七日，正渐复而邪欲退，则当厥先已而热后除，乃厥热如故，而反加下利，是正不复而里益虚矣。夫病非阴寒，则不可以辛甘温其里，而内虚不足，复不可以苦寒坚其下，此其所以为难治也。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者，邪气从外之内，而盛于内也。至躁不得卧，则阳气有立亡之象，故死。此传经之邪，阴气先竭，而阳气后绝者也。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发热甚，下利厥逆，证与上同。而下利至甚，则阴欲亡，厥逆不止，则阳亦伤，虽不躁，犹死也。此亦传经之邪，阴先竭而阳后绝者也。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寒伤于阴，至六七日发热者，阳复而阴解，虽下利，犹当自止，所谓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也。乃伤寒六七日，本不下利，而忽热与利俱见，此非阳复而热也，阴内盛而阳外亡也。若其人汗出不止，则不特不能内守，亦并无为外护矣，是谓有阴无阳，其死必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阴寒下利，而至厥冷无脉，阳气将竭而死矣。灸之所以通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晬时，周时也。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阴先竭而阳后绝也。是当俟其晬时，经气一周，其脉当还，其手足当温。若脉不还，其手足亦必不温而死矣。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伤寒六七日，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之时，乃脉不浮而微，手足不烦而厥冷，是阴气反进，而阳气反退也。烦躁者，阳与阴争，而阳不能胜之也。灸厥阴，所以散阴邪而复阴气，阳复则厥自还。设不还，则阳有绝而死耳。是故传经之邪至厥阴者，阴气不绝则不死，直中之邪入厥阴者，阳气不复则不生也。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脉数为热，脉迟为寒，诊家之大要也。热者清之，寒者温之，医家之大法也。乃伤寒脉迟，至六七日而不变，其为寒无疑矣。而反与黄芩汤复除其热，是以寒益寒也。于是阳气消亡，阴寒独胜，法当腹中冷而不能食，今反能食者，非胃气盛也，胃中之阳，发露无余，譬之贫儿夸富，整诸所有而暴之于外，虽炫耀目前，然其尽可立而待也，故直断之曰，此名除中，必死。

厥阴病，欲解时，从寅至卯上。

厥阴属风木之脏，寅卯为木王之时，脏气胜而邪气解，亦如三阳及太少二阴之例也。

厥阴清法五条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厥阴之病，本自消渴，虽得水，未必即愈，此云渴欲饮水，少少与之愈者，必厥阴热邪，还返阳明之候也。热还阳明，津液暴竭，求救于水，少少与之，胃气则和，其病乃愈。若系厥阴，则热足以消水，而水岂能消其热哉！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伤寒自汗不渴者，为脏有寒，太阴自受寒邪也。下利欲饮水者，以里有热，传经之邪，厥

阴受之也。白头翁汤，除热坚下，中有秦皮，色青味苦，气凉性涩，能入厥阴，清热去湿而止利也。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伤寒热邪入里，因而作利者，谓热利下重，即后重，热邪下注，虽利而不得出也。

白头翁，苦辛除邪气，黄连、黄柏、秦皮，苦以坚之，寒以清之，涩从收之也。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下利后更烦者，热邪不从下减而复上动也。按之心下濡，则中无阻滞可知，故曰虚烦。香豉、栀子，能彻热而除烦，得吐，则热从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也。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寒已变热而未实也，乃大下之，阴气遂虚，阳气乃陷，阳气陷，故寸脉沉而迟，阴气虚，故下部脉不至，阴阳并伤，不相顺接，则手足厥逆，而阳邪之内入者，方上淫而下溢，为咽喉不利，为吐脓血，为泄利不止，是阴阳上下并受其病，而虚实冷热亦复混淆不清矣。是以欲治其阴，必伤其阳，欲补其虚，必碍其实，故曰此为难治。麻黄升麻汤，合补泻寒热为剂，使相助而不相悖，庶几各行其事，而并呈其效。方用麻黄、升麻，所以引阳气发阳邪也，而得当归、知母、萎蕤、天冬之润，则肺气已滋，而不蒙其发越之害矣，桂枝、干姜，所以通脉止厥也，而得黄芩、石膏之寒，则中气已和，而不被其燥热之烈矣，其芍药、甘草、茯苓、白术，则不特止其泄利，抑以安中益气，以为通上下和阴阳之用耳。

麻黄升麻汤方

麻黄二两半，去节　当归　升麻各一两一分　知母　黄芩　萎蕤各十八铢　石膏绵裹，碎　白术　干姜　白芍　天冬去心　桂枝　茯苓　甘草炙，各六铢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饭顷，令尽汗出愈。

厥阴温法十条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痢。

伤寒脉微而厥，寒邪中于阴也。至七八日，身不热而肤冷，则其寒邪未变可知。乃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发躁，阳气欲绝，非为蛔厥也。蛔厥者，蛔动而厥，其人亦躁，但蛔静则躁亦自止，蛔动则时复自烦，非若脏寒之躁无有暂安时也。然蛔之所以时动而时静者，何也？蛔性喜温，脏寒则蛔不安而上膈，蛔喜得食，脏虚则蛔复上而求食，甚则呕吐，涎液从口中出。按古云，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又曰蛔闻酸则静，得辛热则止，故以乌梅之酸，连、柏之苦，姜、辛、归、附、椒、桂之辛，以安蛔温脏而止其厥逆，加人参者，以蛔动中虚，故以之安中而止吐，且以御冷热诸药之悍耳。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黄连一斤　干姜十两　细辛　附子炮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两　当归　蜀椒各四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者，厥阴寒邪上攻阳明也。头

痛者，厥阴之脉上出颠，与督脉会于巅，寒气随经上入于头，故痛也。然头者诸阳之会，以阴邪而得干之，其阳不振甚矣。故以吴茱萸辛热，入厥阴散寒邪为君，生姜辛温，和胃止呕吐为臣，人参、大枣甘温，助正气养阳气为佐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手足厥寒，脉微欲绝者，阳之虚也，宜四逆辈；脉细欲绝者，血虚不能温于四末，并不能荣于脉中也。夫脉为血之腑，而阳为阴之先，故欲续其脉，必益其血，欲益其血，必温其经。方用当归、芍药之润以滋之，甘草、大枣之甘以养之，桂枝、细辛之温以行之，而尤藉通草之入经通脉，以续其绝而止其厥。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必加吴茱萸、生姜之辛以散之，而尤藉清酒之濡经浃脉，以散其久伏之寒也。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细辛三两　通草三两　甘草三两，炙　大枣二十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　白芍三两　细辛三两　甘草三两，炙　通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吴茱萸二升　生姜半斤，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此过汗伤阳，病本热而变为寒之证。大汗出，热不去者，邪气不从汗解，而阳气反从汗亡也。阳气外亡，则寒冷内生，内冷则脉拘急而不舒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虚不足，不能实气于四肢，则为之疼痛也。甚至下利厥逆而恶寒，则不特无与内守，亦并不为外护矣。故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余谓传经之热，久亦成阴者，此类是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阳病误治而变阴寒之证。成氏所谓大汗、若大下利，表里虽殊，其亡津液损阳气一也。阳虚阴胜，则生厥逆，虽无里急下利等证，亦必以救阳驱阴为急，《易》曰：履霜坚冰至。阴盛之戒，不可不凛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手足厥逆而脉促者，非阳之虚，乃阳之郁而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阳外出。若厥而脉微者，则必更以四逆汤温之，岂特灸之哉。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乃是阴气之上逆，热非寒邪，乃是阳气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越，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曰，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挟热下利者，伤在太阴之阴；中寒清谷者，伤在少阴之阳；里寒外热，汗出而厥，为阴内盛而阳外越之象，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温里而胜寒邪。曰通脉者，盖欲使阳气内行，而厥与利俱止耳。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人胃，必作利也。

伤寒寒胜则厥，心下有水则悸，厥而心下悸者，寒中于阴而水聚于心下也。是宜以茯苓甘草汤，先治其水，水去，然后治厥，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先服建中汤之意也。建中者，建立中气，恐其中虚而邪易入，邪入则烦不止矣。茯苓甘草汤，甘淡利水益中气，恐其水渍入胃而作利，利作则厥不回矣。仲景治病，每以正气为虑如此。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

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本自寒下，盖即太阴腹满自利之证，医不知而复吐下之，里气遂虚，阴寒益甚，胃中之阳，被格而上逆，脾中之阴，被抑而下注，得不倍增吐下乎！至食入口即吐，则逆之甚矣。若以寒治逆，则寒下转增，或仅投温剂，则必格拒而不入，故以连、芩之苦，以通寒格，参、姜之温，以复正气，而逐阴邪也。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

干姜三两　黄连三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厥阴病禁二条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气传里，在上则为结胸，在下则为腹满而实。若不结胸，腹濡，而脉复虚，则表里上下，都无结聚，其邪为已解矣。解则其入不当复厥，而反厥者，非阳热深入也，乃血不足而荣于四末也。是宜补而不可下，下之是虚其虚也，《玉函》云：虚者重泻，其气乃绝，故死。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按成氏曰：四逆，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然本篇云，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又云：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其他凡言厥逆之处不一，则四逆与厥，本无分别，特其病有阴阳之异耳。此条盖言阴寒厥逆，法当温散温养之，故云不可下之，前条云，厥应下之者，则言邪热内陷之厥逆也，学者辨之。虚家，体虚不足之人也，虽非四逆与厥，亦不可下之，经云：毋实实，毋虚虚，而遗人夭殃，此之谓也。

简误九条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痈脓者，伤寒热聚于胃口而不行，则生肿痈，而脓从呕出，痈不已则呕不止，是因痈脓而呕，故不可概以止呕之药治之，脓尽痈已，则呕自止。此胃痈杂病，当隶阳明，不当入厥阴也。以下九条，均非厥阴本病，叔和不察，误编厥阴篇中，兹特检出，另列简误。其他厥阴进退，及下利呕逆等证，亦有不必定属厥阴者，叔和以为不便清晰，故总隶厥阴，而实为三阴并有之证，兹仍其旧，学者当以意会之。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伤寒大吐大下之，既损其上，复伤其下，为极虚矣。纵有外气怫郁不解，亦必先固其里，而后疏其表。乃复饮水以发其汗，遂极汗出，胃气重虚，水冷复加，冷虚相搏，则必作哕，哕，呃逆也。此阳病误治而变为寒冷者，非厥除本病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宜瓜蒂散。

脉紧为实，乍紧者，胸中之邪，能结而不能实也。夫胸中，阳也，阳实气于四肢，邪结胸中，其阳不布，则手足无气而厥冷也。而胃居心下，心处胸间，为烦满，为饥而不能食，皆邪结胸中，逼处不安之故，经云：其高者，引而越之。胸邪最高，故当吐之，瓜蒂苦而上涌，能吐胸中结伏之邪也。此证不必定属阴经，即阳病亦有之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哕而腹满者，病在下而气溢于上也，与病人欲吐不可下之者不同。彼为上行极而欲下，此为下行极而复上也。经曰：在下者，引而竭之。故当视其前后二阴，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则病从下出而气不上逆，腹满与哕俱去矣。此热入太阴而上攻阳明之证，与厥阴无涉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邪在少阳之经，非厥阴本病也，故以小

柴胡汤和解少阳之邪，邪解则呕与热俱止。或厥阴病而外连少阳者，亦有之。然亦必以小柴胡先解少阳为急，所谓病自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解其外而后治其内也。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谵语者，胃实之征，下利得此，为有燥屎，所谓利者不利是也。与小承气汤，下其燥屎，屎去腑通，下利自止，经云：通因通用，此之谓也。《金匮》治下利，按之心下坚者，与大承气汤，与此同意，所当互考。此太阴转入阳明之证，与厥阴无涉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清，与圊同，即完谷也，乃阳不运而谷不腐也。是当温养中土，不可攻表出汗，汗出则阳益虚，阳虚则气不化，故必胀满。此寒中太阴之证，非厥阴病也。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肾脉也，趺阳，胃脉也，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阴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此条当为太阴下利而设，亦与厥阴无涉也。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伤寒脉微而厥者，阴邪所中，寒在里也。脉滑而厥者，阳邪所伤，热在里也。阳热在里，阴气被格，阳反在内，阴反在外，设身热不除，则其厥不已，故主白虎汤，以清里而除热也。此阳明热极发厥之证，误编入厥阴者也。

差后诸病七条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阴阳易者，男子大病新差，尚有余热，妇人与之交而得病，名曰阳易；或妇人大病新差，余热未尽，男子与之交而得病者，名曰阴易，以阴阳相感，精气交通，热气从之而传易也。其人身体重少气者，劳伤真气，而热胜之也。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及膝胫拘急者，精虚热入，而脉道不通也。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则热气重蒸，而且上淆清阳矣。裩裆得阴浊最多，以类相入，导其热气，俾从阴而入者，仍从阴而出也。

烧裩散方

上取妇人中裩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七，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裆烧灰服。

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

大病新差，血气未复，余热未尽，而强力作劳，因复发热者，名曰劳复。为其余热之气，因劳而外浮也。枳实、栀子，所以下热，豆豉，所以散热，盖亦表里之剂，而气味轻薄，适宜于病后复发之体耳。若有宿食者，名曰食复，《内经》所谓食肉则复，多食则遗也。故于枳实栀子豉汤中，少加大黄，以逐其宿食。

枳实栀子豉汤方

枳实三枚，炙　栀子四枚，擘　香豉一升，绵裹

上三味，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温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不因作劳，亦未过食，而未尽之热，自从内而达于外也，故与小柴胡汤，因其势而解之。且人参、甘、枣，可以益病后之虚，黄芩、半夏，可以和未平之里也。脉浮者，邪气连表，汗之使之外解。脉沉实者，邪气居里，下之使从里解，亦因其势而导之耳。

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大病新差，而腰以下肿满者，此必病中饮水过多，热邪虽解，水气不行，浸渍于下，而肌肉肿满也。是当以急逐水邪为法，牡蛎泽泻散，咸降之力居多，饮服方寸匕，不用汤药者，急药缓用，且不使助水气也。若骤用补脾之法，恐脾气转滞而水气转盛，宁不泛滥为患。

牡蛎泽泻散方

牡蛎熬　泽泻　栝蒌根　葶苈熬　商陆根　蜀漆洗去腥　海藻洗去咸，各等分

上七味，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杵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

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大病差后，胃阴虚者，津液不生，则口干欲饮，胃阳弱者，津液不摄，则口不渴而喜唾，至久之而尚不了了，则必以补益其虚，以温益其阳矣。曰胃上有寒者，非必有客气也，虚则自生寒耳。理中丸，补虚温中之良剂，不用汤者，不欲以水气资吐也。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大邪虽解，元气未复，余邪未尽，气不足则因而生痰，热不除则因而上逆，是以虚羸少食，而气逆欲吐也。竹叶石膏汤，乃白虎汤之变法，以其少气，故加参、麦之甘以益气，以其气逆有饮，故用半夏之辛，以下气蠲饮，且去知母之咸寒，加竹叶之甘凉，尤于胃虚有热者，为有当耳。

竹叶石膏汤方

竹叶一把　石膏一斤　人参三两　粳米半斤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两，炙　麦冬一升，去心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温服一升，日三服。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脉已解者，病邪解而脉已和也。微烦，微热也，解则不当复烦，而日暮微烦者，以病新差，不当与谷而强与之，胃虚谷实，不能胜之，则发烦热也。损谷则愈者，谓不可以药治之，但损其谷食，则胃自和耳。

《伤寒贯珠集》终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 沈目南 编注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提要

清·沈明宗撰。明宗字目南，为清初石楷临初先生之高弟。先生少攻举子业，旋即潜心禅宗，得大圆镜智，旁通医典。嗣丧偶，不复娶，客游燕都，遍回邗江，抱病求拯者踵相接。暇则与诸及门弟子考论医宗，凡二十余年，其研究功深可知矣。考其自序有云：张仲景阐明风伤卫、寒伤营，为《伤寒论》一书，而括燥湿于寒伤营，春夏温热，该于风伤卫，乃惟寒热阴阳生成之理，难容少间。讵识后人心光无慧，不能鉴察圣贤底蕴，惟见彰著于方册者，即唱论效方，从而和之，隐而未发者，则置之不论矣。余尝以《灵》、《素》、《金匮》、《伤寒》参读，而稽之六气，只有伤寒、伤湿、伤暑，而温热燥病，永隐无传。呜呼！世之临证者，以春夏温热病，皆作伤寒治之也，间有论及温热者，皆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一端，非关于六气时令感冒之温热病，未尝不掩卷而叹，三复兴思，是皆未识长沙风伤卫而括温热之旨矣。故余谨遵少阴少阳之经旨，而撰《方论》二卷，即仲景所谓大邪中表之证，其小邪中里诸病，已经载于《金匮》。惟七情内伤，未经悉具，所以亦述二卷，统附于末。深冀后之读者，以外感内伤合参其理，即得全体大用。故僭证为医学之纲，统其书名曰《医征》云云。炳章觅得先生伤寒书，凡三部，惟卷末皆无《医征》。惟其中一部，附有《医征》目录一页，以下皆阙。可知《医征》一书，确曾附刊于伤寒之后，后印之本，竟将其删去，不知用意何在。

吴　序

国朝以来，刻医书者甚多，吾亦尽得而睹，其意在艺藉书鸣，书行而艺因之以售，故其大半纂集前人，附会成编，足以眩目浅学。识者见之，为梨枣攒眉。如吾目南沈先生，是刻则不然也。先生少攻举子业，旋弃去，潜心禅宗，得大圆镜智，旁通及医典。少失偶，不复娶。客游燕都，回次邗江，因缘缔合，遂止焉。邗之抱疴求拯者，户外日盈踵。暇则与诸及门考论医宗，凡二十余年。岁丁卯，吾游邗江，一见遂订为性命交。后，吾还新安八年，而先生书梓成，问序于吾。曰：先生殆如来释迦，欲吾为阿难迦叶，从旁宣导者乎？夫医之为道，不明由来。儒者沉潜章句，博而罔约，能入乎其中，不能出乎其外，居常谈论，则路路旁通，临病决诊，则此是彼是。故其处方投剂，每多方枘圆凿。售者初知药味，奈彼福缘深厚，加之世法圆通，遇合皆恃情投。设剂间亦取验，病者在在归功，伊亦自谓得道。轩岐之旨，泯焉昧焉。呜呼！医灯之焰，不续久矣。百年之间，数千里之内，亦有闻人。闻者，非吾所欲闻，彼不闻而吾切欲得闻者，又何从而得遘焉。噫！岂世俗之当然，而阴阳之贯混欤！此先生《医征》之梓不容已也。吾昔有志乎此，今为阁笔矣。惟愿世之学者，由斯悟入，得仲景之正眼，至不知有目南，并且不知有仲景。不以一病之不治而致疑，不以众病之能治而快意，明乎天下之正理，即天下之定法；天下之定法，即千百世之定法，则庶乎其可矣。

古歙同学弟吴人驹灵稚氏拜撰

自　序

夫医之为道，轩岐已前，无文可考。惟仰观天之六气，俯察地之五运，正则为发生，邪则为病生。故以五运六气，为民生疾病之本，问答脏腑经络诸病，以成《灵》、《素》之书。张仲景继阐风伤卫、寒伤营为《伤寒论》，而括燥温于寒伤营，春夏湿热，该于风伤卫。乃以寒热阴阳生成之理，难容少间。讵识后人心光无慧，不能鉴察圣贤底蕴。惟见彰著于方册者，即唱论效方，从而和之；隐而未发者，则置之不论矣。余尝以《灵》、《素》、《金匮》、《伤寒》参读，而稽之六气，只有伤寒、伤湿、伤暑，而温热燥病，永隐无传。呜呼！世之临证者，以春夏温热病，皆作伤寒治之也，间有论及温热者，皆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一端，非关于六气时令感冒之温热病，未尝不掩卷而叹。三复兴思，是皆未识长沙风伤卫，而括温热之旨矣。故余谨遵少阴少阳之经旨，而撰《方论》二卷，即仲景所谓大邪中表之证，其小邪中里诸病，已经载于《金匮》。惟七情内伤，未经悉具，所以亦述二卷，统附于末。深冀后之读者，以外感内伤合参其理，即得全体大用。故僭证为医学之纲，统其书名曰《医征》云尔。

时康熙癸酉中秋后五日耦事沈明宗秋湄氏重题于广陵客舍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目录

卷一

重编《伤寒论》大意……（217）

太阳上篇证治大意……（217）

卷二

太阳中篇证治大意……（227）

卷三

太阳下篇证治大意……（236）

卷四

阳明上篇证治大意……（242）

阳明中篇证治大意……（246）

阳明下篇证治大意……（251）

卷五

少阳全篇证治大意……（253）

合病……（256）

并病……（257）

过经不解……（258）

坏病……（259）

痰病……（259）

附门人问答……（260）

卷六

太阴全篇证治大意……（262）

少阴前篇证治大意……（263）

卷七

少阴后篇证治大意……（268）

卷八

厥阴全篇证治大意……（272）

关格……（278）

差后劳复……（279）

阴阳易病……（280）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一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重编《伤寒论》大意

仲景之书，乃医方之祖，今人置之不读，反宗后世方书，讹谈医事，罔识伤寒之真，所以重编注释，征为医者之鉴也。夫寒乃六淫之一，气旺于冬，人感之者，必人太阳司令之经，即发头疼、身热、恶寒、脊强腰痛，随其经络而显本寒标热，或直中阴经，皆名伤寒。经谓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是矣。然春病为风温，夏为暑热，秋为凉燥，惟冬月严寒，谓之伤寒，而篇中犹有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辨。因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在四时则随四时，在八方即随八方，所以仲景辨别营卫风寒、表里阴阳、虚实标本，而立汗吐下和温之法，精备之极。若以六经风伤卫篇，推治三时感冒，表里虚实之病，靡不神效。但文辞古奥，义理深微，读者不能顿升堂奥，视为银山铁壁，望涯而退。只因晋时王叔和编次不明，先以痉、暍、杂病诸篇，冠之于首，湮没主病，更杂已见而为叙例，俾读者如入晦途，莫知其所之。嗟乎！千有余年而读仲景伤寒书者，尽失伤寒之旨矣。即宋成无己顺文注释，欠表明白。惟明代方有执《条辨》、喻嘉言《尚论篇》，勘破叔和之谬，后学始有所赖。奈程郊倩效颦，复作《后条辨》，故骂叔和。究其条释，亦无后学之益。然喻嘉言《尚论》，可谓超越众人之见。但注中间有矫辟前人，自遗本文注释。而篇中精义颇多，忽略处亦未鲜矣。如六经篇目，合并过经不解、劳复、阴阳易病，另列篇名，诚为妥当。然有正治之法，编入误治条下，而风寒两伤误治诸条，或结胸痞硬同见，或失用大青龙，独用桂枝，或单用麻黄诸误，竟不提明分析，此亦失于检点。今余六经篇目，并合过经诸名，仍步嘉言之旧。惟以正治汗吐下，次之于前，误治变端，次之于后，风寒两伤误治诸变，逐段拈出。然虽编次，而仲景以风寒阴阳表里虚实，前后互举繁多，余今不过提其篇中大纲而已，须以三阴三阳参照，始得仲景之意。公诸同志，聊佐高深之助，未识首肯否。

太阳上篇证治大意

太阳一经，仲景明其奥义。而一经之中，分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诸证。故先列风伤卫于上篇，取其脉证正治之法，冠于篇首，误汗吐下温针，悉隶于后。然虽曰伤寒，诚乃风伤卫证。俾观者趋登径路，不致混读。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此互太阳风寒脉证之总纲也。经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巨阳者，诸阳之所属也。其脉连于风府，下行循背腰而至足。故头项痛，腰脊强，仲景以太阳皮毛相合，补其脉浮而恶寒之未备。以后凡言太阳一经，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必具此脉证也。

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属太阳脉证。若浮缓，汗出，恶风，乃同伤卫气而为中风。浮紧而无汗恶寒，乃寒伤营血而为伤寒。若浮紧无汗而见烦躁，乃风寒两伤，寒多风少之证。或伤寒脉浮缓，即风多寒少之证也。或见本证而无本脉，不可直施麻桂青龙等汤，当

察气血阴阳虚实之偏。或挟旧疾致病，当固元气为主。然太阳一经，非惟冬月，而四时皆有，但分风寒火热燥湿之异。若在春月，头项强痛、恶风脉缓，或弦，为风；夏月，脉浮而洪为火；季夏，脉沉而细为湿；秋月，脉浮细紧为燥。若以篇中六经风伤卫证，推治春夏感风温热诸病，易如反掌。但邪入腠理，太阳为先，而当令之经，应接显病，不可不识。奈今庸流，不别风寒暑湿燥火、脉之浮沉紧缓、时之春夏秋冬，一见头疼身热，遂作太阳伤寒发汗，混同施治，诛伐无过，元气顿削，病剧至死。故复表出。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也。

此别阴阳治病之机，则知愈病之期也。《易》谓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而风为阳邪，卫气属阳，以阳从阳，风伤太阳卫分，故发热恶寒，为发于阳。阳以数七，乃七日经气来复而病当愈。寒为阴邪，营气属阴，以阴从阴，寒邪初伤太阳营分，未郁卫气为热，故无热恶寒，为发于阴，少顷郁住卫气，必发身热。阴以数六，则六日经气来复，而病当愈。此互中篇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之义，非阴寒直中无热之谓也。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是该风伤卫、阳数七而言。若寒伤营，则当阴数六而言矣。盖太阳一经，头痛绵缠至于七日而愈者，乃邪伤太阳，本经已尽，阴阳气复，将欲自愈。或邪盛而不愈，势必再传他经，非阳明即少阳，或三阴受之。故当针足阳明，以通胃气，充溢脏腑，杜绝风寒，无有可传之路，势必外出，谓使经不传则愈。然太阳羁留七日，则三阳三阴皆可类推，有谓六日传至厥阴经尽，七日再传太阳，当针足阳明，使邪归阳明，不犯他界。岂有初病太阳而不针阳明，反让邪传，至于六经俱尽，气血尽伤，然后针足阳明者乎！前人注释俱差。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此互风寒欲解也。邪正郁于营卫，犹兵寇之围困，天地之郁蒸。然营卫经气欲复，气机一动，邪不能容，正邪相争，必当先烦，送邪汗出而解。但邪机向外，脉必应浮，设不应浮，要知此烦即是传里之机，不可不识。非但三阳欲解，即三阴亦可类推。盖自解证，有从毗解，有下血而解，有从下利而解，有从小便暗除解者，此即太阳战汗之一端。或从脉辨，或以证参，仲景妙义，散于诸篇，务必合参则备。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此病愈必有时候也。凡病解时，必从经气自旺，而巳午未太阳阳旺，故病得解。此乃阴病而取阳和之义。以上五条，风伤卫、寒伤营总法。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此太阳风伤卫脉证也。第一条言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此加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乃补太阳风伤卫，表证全具，而为中风。但后言中风二字，即括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在内。余皆仿此。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此风伤卫正治法也。风邪属阳而伤卫气，故阳脉浮，阴无邪助而脉弱矣。然风寒伤于太阳，脉必皆浮，但阳缓阴紧有别耳。若卫分受风，其性属温，阳强不固，腠理开发，阴气扰乱不能自守，则汗自出，内气馁而啬啬恶寒，腠理疏而淅淅恶风。此虽风寒互举，义实重于恶风。然伤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伤寒恶寒，未有不恶风者，后人传谓伤风恶风，伤寒恶寒，苟简辨证，岂免贻祸后人。而翕翕发热即气蒸湿润之热，较伤寒于热不同。风邪上壅则鼻鸣，犯肺则干呕，以桂枝汤解肌而为主治。但

桂枝行阳化气，芍药收阴敛汗，姜、枣得桂，则宣和营卫，得甘草，补中而散邪。然药味俱是一阴一阳，相合成方，调和营卫，俾微汗出而肌表自解，与麻黄汤开鬼门驱寒迥殊。

桂枝汤

桂枝去皮，辛，热　芍药苦，酸微，寒　生姜各三两，辛，温　大枣十二枚，劈，甘，温　甘草二两，炙，甘，平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通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犹在身，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凡服桂枝汤，啜热稀粥一升，以助药力，温覆取微似汗者，千有余年，从来不讲，今特明之，业医者不可弃之而不用。盖桂枝汤原为风伤卫气，邪在肌肤，仅取微微似汗而设。但桂枝气味俱薄，服过片时，其力即尽，尝有不及之弊，故病不除。所以仲景巧思营卫同源，出于中焦，非和胃气，则药力不行，非药力，则风邪不去。故以桂枝汤专和营卫，助以热稀粥，补胃气而益气血之源，使胃气长而营卫充，营卫充则药力行，邪气才能得解。此神妙至精之法，非惟冬月，即春夏秋三时感冒，用败毒、香苏、羌防等汤，亦可仿此，则一剂全瘳矣。盖三时感冒，皆是风邪为病，正欲胃气充盛，则风邪散而不传于内，俗医不明，一见头疼发热，不惟不用此法，反禁饮食，肆投苍、朴、楂、曲，消克胃气，何异开门延盗，岂能治伤寒者哉！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主之。

卫分受邪，扰乱营气，故发热而自汗出。欲治汗出风伤卫证，惟有桂枝汤，而无别法也。

病尝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风邪入卫而不入营，为营气和。然不与卫气和谐者，诚是卫气受邪，不与营和耳。故以桂枝汤解去卫邪，营卫自和则愈。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为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此骤宿无他病，即用发表解肌也。病人脏无宿疾，而有头痛发热自汗表证，乃风邪伤卫，卫气不和，当用桂枝汤，和营卫解肌则愈。若有旧疾他病，不可乱施麻、桂二汤。须明虚实补泻，则无误矣。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此服桂枝汤不解，刺后仍用桂枝为定法也。服桂枝汤反烦不解，斯非桂枝汤不当用，乃服之不如法耳。然太阳中风为表虚，必当桂枝和营卫解肌为是。但气味俱薄，务啜稀热粥以助药力，则周身絷絷微汗，其病立愈。此必微汗亦未曾得，肌窍未开，徒引风邪扰乱阴气，邪无出路，内郁生烦，故刺风池风府太阳经穴，开泄风热壅甚之烦，再与前汤，其邪立解。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此阳病解后阴和之也。用解肌面表邪虽解，卫气扰乱，未得遽宁，故不了了。斯伤风乃阳病解后，须得六日阴气来复，和其卫气，则能了了。此表解已过六日，故俟十二日，阴气重复而愈，可知伤寒未和，当取七日阳气来复，和其营气，不待言矣。盖前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与此不符者，何也？前乃但言本经正气复而病自愈，此言阳病阴和，阴病阳和而愈，两者反覆参看，则变化无穷矣。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

宜桂枝汤。

伤风外证未解，脉虽浮弱无力，必欲桂枝汤解肌，此为定法。以上十三条，太阳风伤卫，正治之法。

酒客病，不可与桂枝，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平素多饮，湿热内壅，若以桂枝辛甘，投与酒客，甘能滞气，壅其湿热，得汤则呕也。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前云脏无他病，可用桂枝解肌。此二条平素湿热内壅，卒投桂枝辛甘，壅助其热，故令人吐。而吐后风邪内结，湿热相蒸，必成喉痹痈脓，故吐脓血。然辛甘既不可用，必当辛凉，解其内蓄湿热，兼之解肌可也。斯二条，即脏有他病，余皆仿此。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桂枝汤原因风伤卫解肌而用，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乃寒伤营证，与之则封闭腠理，邪无出路，遗患无穷。当须识此之戒，勿令误也。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

此太阳表里两解也。发热六七日，经病未解而传于腑，腑热冲心则烦，兼犯于胃，津液消耗，则渴欲饮水，腑气不宣，水入即吐。但经腑并见，为有表里证。故以桂枝解表，合四苓以泻腑邪，则经腑两解矣。盖多服暖水，犹服桂枝汤啜稀热粥之法，但歠粥以助胃中营卫之气，而暖水乃助膀胱水腑之津。俾膀胱气盛，则溺汗俱出，经腑同解。至妙之法，可不用乎！

五苓散

猪苓十八铢　泽泻一两六铢半　茯苓十八铢　桂枝半两　白术十八铢

上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七，日三服。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此以小便验里证虚实也。饮水多而小便利，病人心下悸者，属阳虚不能制水而利也。心下不悸而小便利者，无里证也。若饮水而小便少者，膀胱气热消水，里热可知矣。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误汗救逆，兼辨腑证也。当行解肌而反发汗，幸无他变，但伤胃中津液，余邪入内，故烦躁不眠，欲得饮水，当须少少与之滋接，胃中津液和而病自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即经邪并入于腑，膀胱气热，则肺气亦热，故表有微热，而里则消渴，所以五苓洁净府，两解经腑之邪也。

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此表邪而内挟痰也。平素气必虚，痰积于胸，外风内入，合膈胸中，痰气壅满，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若甚者，心下必结，俗云挟痰伤寒是也。凡病痰饮，阳气必虚，故脉微弱。饮积膈间，谓本有寒，即痰也。此当小青龙主治，而反下之，邪气内陷，必作结胸，或下利。若利未止，而以通因通用重复下之，邪陷肠中，则作协热利也。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此表风而挟内饮也。太阳表证而见下利呕逆，即当解表，不可攻下。但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乃邪气内入，与素积痰饮搏结，而侵阳明少阳，故絷絷汗出，发作有时。然不恶风寒，即表解而内热蒸腾，里证已急，所以姑置太阳头痛为表解里未和，当以十枣汤下痰为急。此不用陷胸汤丸者，非因误下

耳。

十枣汤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枣十枚，劈

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

此无躁急之脉，知邪不传也。太阳表证未解，而脉无迟疾躁急，为阴阳俱停，乃邪正之气缠绵，不传他经为病矣。邪既不传，机当外向，必先振栗汗出而解。设不振栗，乃邪正俱虚，交结缠绵，不能传出于外，当责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须察其脉，则知邪之在阳在阴，而以汗下之法。故诊阳脉微者，微邪尚在三阳，必先从汗而解；见阴脉微者，微邪在里，当从下解。然太阳相持日久，必侵胃腑，谓欲下之，宜用调胃承气。或小便不利，属膀胱腑病，当以五苓，亦为下也。

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两，清酒浸　甘草二两，炙　芒硝半斤

上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少少温服。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此邪血搏结于腑也。经邪传入于腑，为热结膀胱。邪热冲心，故病如狂。入血，则血热沸腾而下。血乃正气有权，送邪随血而去，故下者愈。或血不下，而见头疼身热恶寒表证，当先解外，俟表解已，但少腹急结，用桃仁加入承气，破血攻瘀。犹恐经邪未尽，故加桂枝兼动其血耳。

桃仁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　大黄四两　桂枝　芒硝　甘草各二两，炙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入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太阳证而无正脉之辨也。风入于腑，腑热冲心，其人发狂。六七日，头疼发热，表证仍在，反见脉微而沉，是非表脉，当察其变。然脉微者，邪不在阳，沉为在里，里当结胸，而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乃热在下焦结血，故少腹硬满。须验其小便不利，则是热邪壅结膀胱气分，当以五苓导水滋干。见小便自利，乃邪血壅结，当下其血，所谓太阳随经，瘀热在里，即膀胱之里也。盖前谓其外不解，尚未可攻，但如狂血下，瘀结未甚，而重于表，此发狂便利，少腹硬满，乃瘀结至甚，其表必轻，当重于血，故用抵当，峻攻坚垒无疑。

抵当汤

水蛭三十个，熬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此血结与发黄相邻之辨也。身黄而脉沉结，必有瘀滞所致。当验其少腹满，小便不利，乃膀胱气结，发黄之征也。若小腹硬，而身黄如狂，小便自利，即气通而血结，故用抵当无疑。以上十二条，解肌而病不解，正谓传变伤寒，非误治之证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腑邪壅逆，而服发散升提，内动其湿，故水药不得入口。若更发汗，再动其湿，上涌下泻，则吐下不止。前人谓桂枝之禁，麻黄岂独

不禁乎！此服发散风寒之药，皆有此逆。是当五苓导湿散邪为主，与前水逆同治。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此误汗而伤内阳之变也。伤风原为表虚，当以解肌为主，而反发汗，致伤上焦表里之阳，汗出而邪不出，故仍发热。阴气上逆，虚阳无主，则发头眩。肾水凌心，则心下悸。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乃汗伤肤廓胸中之阳，心神恍惚，似乎全无外廓，欲擗地中，避虚就实之义。然阳虚阴水横逆，故以苓、术坐镇中州，宣导玄武之水下行，芍药酸收上逆之阴，姜、附补阳而逐水归源，则不驱邪而邪自去，故名真武汤也。

真武汤

茯苓　芍药　生姜　白术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服七合，日三服。若咳者，加五味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五两。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此误汗而亡表阳津液救逆也。风伤卫，不当汗而汗，伤卫气，表阳不固，则遂漏不止。汗出亡阳，而风邪不去，故恶风。膀胱气虚不化，故小便难。经谓阳气者，柔则养筋，今阳虚失温，筋脉不能轻跷，液脱不舒于筋，故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仍用桂枝汤，和营卫而解表邪，加附子，固护元阳而救漏脱。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此吐伤津液之变也。太阳脉浮而见表证，非桂枝即麻黄，发表解肌，乃为定法。设误吐，而吐中是有发散之义，故表证退而不恶寒，但胸中无邪可吐，徒伤胸膈之阳与胃中津液，微邪反陷于里，内热生烦，则不欲近衣，故为吐之内烦。后人不识用吐的对之证，妄除吐法。假若无形之邪，去表入里，扰乱胸膈之间，而无痰饮相挟，似结非结，此非汗下能除，若不用栀豉涌吐，更有何法能去其邪？如此，则又不可妄除圣贤之法矣。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此为小逆。

此吐后病变脉变也。吐散表邪，故不恶寒发热而自汗出。但关部属胃，见脉细数，要知其病不在胸中，乃吐伤胸胃津液阳气之故也。一二日，病在太阳之表，而吐则伤胸膈之阳，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阳明上脘而吐，则伤胃中津液，而胃伤虚热，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若伤脾中之阳，乾健失职，则朝食暮吐矣。然表里之邪，虽从涌吐而解，但伤脾阳，胃津未复，故为小逆。须当静以待时，阴阳和而自愈。此下皆言误下之变。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外证未解，下之为逆，即括结胸痞满协热下利等变之嘱。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虽误下，脉证尚未变更，仍照脉证解表，乃为定法。此与少阳十七条，互发其义，当合参看。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者，不结胸，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互太阳风寒误下，邪气相随经络脏腑虚处变证也。误下脉促，而不结胸，因伤津液，阳邪炽盛，而脉局促，邪机外向，故为欲解。脉浮者，邪虽在表，机即向里，痰邪相搏，必结胸

也。紧乃寒邪陷入于胸，逼火上逆，故咽痛。脉弦者，邪气不陷太阳胸膈，而传少阳之里，所以两胁拘急。然下则津液虚而邪正气乱，故脉细数，但邪不陷胸，仍在经络之表，所以头痛未止。若脉沉紧，寒邪入里，而挟阴气上逆，故欲呕。沉滑者，沉为在里，滑脉为阳，乃风邪陷于肠胃，逼迫水谷下奔，故协热利。浮滑者，浮属太阳，滑为血实，邪入于腑，膀胱血热，故下血也。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此误下从本证加减两解也。下则徒伤胸胃之气，微邪陷入胸间，壅逆肺气，则微喘。然邪在胸膈，为表未解，仍用桂枝汤驱表，加厚朴以下胸胃之逆，杏仁顺肺气而定喘逆，故为佳也。

太阳病，下之，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此误下脉促，辨阳气虚实也。下则扰乱阴阳之气，则脉促。邪入胸膈，几成结胸，但未结而满也，故以桂枝汤，单提胸膈之邪，使从表解。去芍药者，恶其酸收，引邪内入故耳。若脉促胸满而微恶寒，乃虚而局促，阳气欲脱，又非阳实之比，所以去芍药方中加附子，固护真阳，可为见微知著之权。然伤风下后之恶寒，与未下之恶寒，迥然有别，而汗后之恶寒，与未汗之恶寒亦殊。

太阳病，下之，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此误下邪入阳明之变也。下之邪陷胸胃，内无痰饮燥屎相结，故无结胸下利等变，但邪无定向，即其气上冲。然风邪半入于里，法当上下分消，邪始得除而病得愈。故用桂枝汤，和解太阳胸膈之邪，从上表出，加前所误之药，以驱胃中之邪，而从下出。谓方用前法，其气不上冲者，此法漫无取义，故不可与。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此互风寒误下，增变痞利，皆以此汤救逆也。表证未除而数下，徒伤其胃，风邪陷入肠胃，逼迫水谷下奔，则变协热下利不止，寒邪内陷太阳胸膈，则成心下痞硬，乃结者自结，肠胃中利者自利。外证未解，为表里不解也。然肠胃空虚，若不救逆，则痞利愈笃。但以风伤卫立法，故用理中汤加人参，补助脾胃之气，桂枝以散表风。若寒伤营致变，当加麻黄。乃不治痞而痞自开，不治利而利自止矣。

桂枝加人参汤

桂枝　甘草各四两，炙　白术　人参　干姜各三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入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此误下而辨太阳与阳明也。不解肌而反下，邪气陷入肠胃，气虚下奔，遂利不止。见脉促，则邪机上逆带表。当以救逆之中，兼解其表，即互桂枝入参汤之意也。但邪不陷太阳之里，还入胃腑，邪实气壅，上逆则喘，热蒸则汗出，故用葛根甘草黄连黄芩汤，清解阳明表里之热也。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半斤　甘草炙　黄芩各二两　黄连三两

上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至六升，入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二服。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此互风寒下早而变结胸、痞硬也。病发于阳，即风伤卫，表证未尽而下早，邪陷于里，与痰搏结胸间，位高而痛，谓之结胸，属阳而为实证。病发于阴，即寒伤营，表邪未尽而下重，寒邪内陷，与痰搏结心下，位低不痛而痞硬，

属阴，是属虚也。此示未发表，或已发表，表邪未罢，不可遽下之训耳。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此见结胸之辨也。浮为太阳之风，动为太阳之痛，数为太阳之热与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即风伤卫，表虚自汗本证。反恶寒，即恶风之互辞。但太阳表证，则当解肌，而反下之，诛伐无过，胃中空虚，阳邪内陷，正气壅滞，故动数之脉反变为迟，邪陷胸膈则拒痛，膈间气逆不通，则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与痰搏结，心下因硬，故为结胸。而胸既已结，解肌发汗，漫无取义，惟当大陷胸汤丸，开其结满。或邪虽陷而不作结胸，但内外郁遏，肌表不通，湿热上蒸，则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膀胱表里气郁，所以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大陷胸汤

大黄六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

上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入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此结胸最重证也。邪饮搏结，逼凑胸膈，胸背不得昂然舒畅，故如柔痉状。但陷胸汤入口，溜下胸膈，不能开破胸中坚垒，颈项何由得伸。故取陷胸丸，连滓煮服，加白蜜，留恋胸膈之间，而破上焦之结。因肺气壅逆，故加葶苈、杏仁，下其逆耳。

大陷胸丸

大黄半斤　葶苈　芒硝　杏仁各半升，熬黑

七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顿温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结胸证具，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此结胸之变脉也。结胸而脉见浮大，乃表邪未清，而兼阳邪内炽，津液阴血尽伤。若以大陷胸攻其坚垒，而结胸必不能去，反伤胸胃津液阳气，阴阳俱败，外邪尽并于内，结而又结，卒难解开，所以下之则死。

结胸证具，烦躁者亦死。

此结胸死证也。结胸证具，乃指膈内拒痛，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心下因硬，状如柔痉诸证而言。若见烦躁，乃因邪气在表而误下，诛伐无过，胃气空虚，津精血液，瓮干杯罄，孤阳独露，而无所附，故死。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此结胸之轻证也。痰邪结于心下位低，而按之则痛，不按则不痛，陷内之邪原少，故为小结胸。但脉浮滑，乃属风热有余，故宜黄连、半夏、栝蒌实，清热化痰，开结顺气，缓解热邪则愈。

小陷胸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栝蒌实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此风寒两伤误下，而变结胸、痞硬两证也。风陷胸中，即成结胸，风化为热，故为热实。寒邪陷于心下，故脉沉紧而按之石硬。但心下痛，即为结胸，而石硬则为痞矣。虽然邪有风寒之别，而治则独用大陷胸，荡涤结胸，使心下痞硬亦不能存矣。《尚论》谓伤寒误下，虽成痞，时亦有结胸之候，又谓紧脉有浮沉之别，浮紧主伤寒无汗，沉紧主伤寒结胸，杜撰非理，不可误听。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

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眴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此两伤营卫，寒多风少，汗下之变也。太阳风寒两伤，即当大青龙汤，发表散邪，医单发汗，而伤其阳，故病不解，而遂发热恶寒，乃风伤卫，误汗伤阳之征也。见病不解而复下之，则心下痞，乃寒伤营，邪陷之征也。因汗伤表，误下伤里，故为表里俱虚，阴阳并竭。因痞居心下，为无阳阴独。复加烧针，火邪助其风热，则发胸烦。但面色青黄肤眴，是木气旺而土气衰，故为难治。今色微黄，胃气来复，故手足温，乃胃阳不败，为易愈也。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上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此结胸而兼阳明也。发汗复下，一误而再误，上下表里皆虚。邪陷入里，风热燥结，故不大便。津虚不得溉灌，则舌上燥而渴。然不大便，而日晡小有潮热，不惟太阳邪结，且兼阳明内实，故从心上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病已危笃，二经之药，难以杂投，惟宜陷胸汤，从胸荡涤以及胃肠，破其坚垒，乃攻太阳则阳明亦去矣。然此结胸与阳明胃实互明，而读者须识其意。但脏腑上下诸病，皆有兼证，推效此法，则为良工。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若里未和，然后下之。

此先下后汗，虚而变冒也。不解肌而反下，虽然徒虚其里，幸邪不陷，而无他变，见头疼发热，表病未除，而复发其汗，逆施倒行，以致表里俱虚，邪正两衰，郁遏于上，犹物蒙蔽，神识昏迷，谓之郁冒。然冒家必于汗出，则郁遏之邪得解，表里两和而愈。或涉阳明内实未除，为里未和，然后下之。此汗不过桂枝，下不过大柴胡、五苓之类。

太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未经汗下，小便不利者，邪盛也。若汗吐下后，小便不利者，过伤津液，须俟津回燥润。故二条必须阴阳和而小便自利，慎勿妄用利药，更伤津液，反致小便愈难，而大便艰涩也。以上诸条，皆汗吐下，颠倒逆施之证治也。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此嘱非太阳本脉，当禁火灸也。脉微数者，非伤寒正脉，必因平素阴虚火盛，而感外邪为病。误以火灸助邪，则为烦逆，见火邪虽微，内攻有力，必致焦骨伤筋，阴血难复，为祸不浅，宜深戒之。然非惟戒灸，即汗下亦须顾虑津液耳。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

此风邪戒火熏取汗也。火熏取汗而不得汗，非惟病邪不解，火气反入于内，风火相逼，其人必躁。若到经七日，阴气不复而病不解，邪火转入肝脏，必致清血。清，同圊也，因火致逆，故为火邪。当清火邪，勿治其血。

太阳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而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此以火劫汗致变剧证也。风为阳邪，火亦属阳，以阳从阳，风火相搏，邪热炽盛，则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熏灼，阴血尽消，气郁不疏，身必发黄。阳邪上盛则衄。耗竭阴精，则小便难。上下内外津血皆伤，为阴阳俱虚竭，故身体枯燥而无膏泽。邪痹肺胃，阳气不通于外，郁热上冲，故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而喘，口干咽烂。耗竭津液，故不大便而谵语。胃气将欲败亡则哕。消灼阴水，神识昏昧，故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凶危蜂起。则当验其小便利者，还有残阴一线未绝之征，知其人可治。

太阳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口中水竭，烦躁，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实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又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此误火变病，胃和自解也。太阳病二日反躁，是因风邪盛极，反以火熨其背，逼其大汗，胃中津竭，心火亢甚，故烦躁而谵语。至于十余日，忽然振栗下利，似乎邪从汗利两解，但汗从腰已下不得，而小便又不得，要知此利，即是胃邪逼迫肠中水谷之利，邪仍在胃，上冲则呕，下逼则失溲，而足下恶风，风邪扰胃，故大便难。然大便既难，则当小便数，而反不数及多者，乃邪从小便下渗暗除，津液已回，肠间润泽，大肠之邪，分从便出，则下气通而上行，故大便已。头卓然而痛，上气即得下行，足心必热，即胃气调和，水谷真气下流故也。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注见《金匮》。

火针误治，昔人混次篇中，乃继温针汗吐下法。然针法久湮，观者甚倦，但法中辨别，误伤阴阳表里营卫最精。故六经温针，概列于末。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二

清　穉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太阳中篇证治大意

盖凡经络，气血两分。风伤于卫，卫病而营不病，立桂枝汤，和营卫而解肌。尝有无汗不及之弊，粗工不解，误以麻黄发表，其祸立至，其变最巨。种种救逆之法，悉入上篇。此寒伤营证，营病而卫不病。然寒主阴凝，闭寒毛窍，非大开腠理，营分之邪，何由得出。故立麻黄汤，开腠发表。尝有汗之多少，太过不及，病之解否诸变，种种救逆，列于此篇，俾风寒不致混乱，业伤寒者，始得无失。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重，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此太阳寒伤营之本脉证也。营气属阴，寒亦属阴，以阴从阴，所以寒邪伤营，壅遏阳气，标化为热，谓已发热。若邪始入，未郁阳气为热，为未发热，少顷阳郁，即发热矣。盖邪伤太阳寒水之经，阴凝血滞，营卫不利，故已发热未发热之间，必有恶寒体重。寒应胃关而为呕逆。寒主刚坚，故脉阴阳俱紧，谓之伤寒。无此脉证，不可作伤寒治也。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此互上条证治也。寒主阴凝，感入太阳营分，凝滞经络，营卫不利，故发身热，头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畏寒，无汗，而为伤寒。然太阳之气，与肺之母气相合，邪从皮毛而入，郁逆肺气，以故作喘。寒主收敛，伤营则腠理闭密。故用麻黄甘热之品，大开腠理，桂枝辛热，入营驱寒，炙甘草以补中气为助，杏仁以利肺气之逆，即邪从汗出而解也。

麻黄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　杏仁七十粒，去皮尖　甘草一两，炙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歠粥。余如桂枝汤将息。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方见少阴篇。

此太阳证而见少阴脉也。邪在太阳，则发热头痛，乘虚传入肾间，故脉反沉。此乃阳证而见阴脉，表里双传之虚证也。然虽身疼，太阳表证不差，则当舍证从脉，急救肾中真阳为急，故宜四逆汤回阳，则表里自解矣。盖此与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何异？但彼无头痛，乃邪在少阴，标现为热，病似太阳，故以麻黄附子细辛，温经散邪固阳。但与救阳，乃为异耳。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此凭脉辨证，知邪传与不传也。脉浮而紧，为太阳正脉，乃静而不传他经矣。若颇欲吐，或躁烦，而脉数急，则邪机向里已著，势必传入他经为病。二三日阳明少阳脉证不见，仍在太阳，知不传矣。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此下十条，太阳脉证，虚而又兼旧疾，皆宜建中，不可妄施汗下也。伤寒二三日之间，心中悸者，乃上中二焦，阳虚阴逆之征，更加

之烦，津液亦为不足，而邪渐内侵，故以小建中汤，建中气而和营卫，使心脾健旺，阴不上干，则烦悸止而邪不内传矣。呕家，乃因湿热素盛，建中之药，甘能助满，故不可用。

小建中汤

芍药六两　桂枝　甘草各三两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此尺脉迟者，戒发汗也。脉浮紧，身疼痛，寒伤太阳营分，必当发汗散邪，见尺中脉迟，则知元阳素薄，营血衰微，根蒂不固，敢以发汗而为尝试？必当先建中气，俟根本充盛，然后驱邪，始为良治。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愈。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此内虚误治而戒汗也。阴气素虚，则脉浮数，乃邪气欲传未传之际，宜从汗散。因误下而伤气血，故身重心悸。然尺中脉微，乃肾中阳气亦微，故为里虚。不可再发其汗而伤阳，必俟表里阴阳气实，津液自和，则自汗出而愈。盖伤寒之邪，来如风雨，若不药而待津液元气自和，则邪入于里，顷成败证矣。此仲景意欲先用建中和营卫而补正，不驱邪而邪自去。谓须表里实，津液自和，非不服药也。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咽喉干燥者，真阴津液素亏，若发其汗，更劫胃中津液，致变百出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

盖热在下焦为淋，因肝肾膀胱气热，阴精素亏，若发其汗，重伤血液，气滞热壅，则便血也。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痓。

疮家，一身营血尽伤，寒邪伤营，则身疼痛。若发其汗，重伤血液，膀胱筋脉无养，外风袭虚，太筋软短，则变为痓。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衄家，经络清阳之气素虚，阴血更为不足，若发其汗，气血尽伤，额上则陷，经脉枯燥，寒邪不解，故脉紧急。血不濡于诸经脉络，则目直视而不能转眴，眼不能合，则不得眠。后人传谓伤寒见衄，不可发汗，谬之甚矣。下篇伤寒衄血不解，以麻黄汤发汗，则邪散衄止。此戒素有衄血之人耳。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亡血家，素成阳盛阴亏之体，然阴虚则阳基亦不固密，若发其汗，乃无阴可伤，反致真阳败越，故作寒栗而振。危险之道，可不慎哉！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方缺。

汗乃心液，平素阴虚盗汗之辈，心血必虚，重发其汗而伤心液，神明不宁，则恍惚心乱。然心伤则小肠之血亦伤，阳火内郁，故小便已，阴疼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此脉浮可发汗也。脉浮，乃指无汗脉紧，邪在太阳之表，故用麻黄汤发汗。浮数者，太阳将解未解，欲传未传之际，所以乘其转动之机，击其半渡而已，故亦以麻黄汤发汗。若风伤卫，表证脉浮，则宜桂枝汤，不待言矣。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

此寒解重感风邪也。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则知邪从汗去矣。然复烦而脉浮数，势必重感风邪伤卫，故易其法，为更发汗，所以不用麻黄，而用桂枝也。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互风寒入腑，脉变浮数也。发汗后，经邪已退，但有腑热未清，故浮紧之脉而变为浮数。虽未见小便不利，然烦渴则膀胱里热已具，但恐经中余邪未尽，故用桂枝一味，而解

表邪、四苓以泻膀热也。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此膀证而辨多少也。伤寒汗出而渴，乃表邪已解，若无阳明少阳里证而渴者，是属膀胱气热膀证，故用五苓两解，是无移易。或汗出而不渴，乃表多而膀证最微，但有经中余邪未尽，故用一桂之表，一苓之里，生姜、甘草和其营卫足矣。以上四条，皆太阳正治也。

茯苓甘草汤

茯苓　桂枝各二两　生姜三两　甘草一两，炙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一名复脉汤。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此邪正两虚，而辨脉之促、结、代也。汗吐下后，营卫津液皆伤，邪正两衰，正气不能接续，故脉结代，而心动悸，当养正气，恢复营卫津液，则邪自退，而脉自复，故为复脉汤。仲景恐人不识促、结、代脉，自下注曰：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即一息四至，缓脉而有歇至，乃卫气不充，故为结。若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乃一息六至，数脉而有歇至，是阴血大虚，津液告竭，谓之促，故曰结阴。若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乃一息五至，平脉而有歇至，则脏真之气亏极，不能相续，乃俟他脏之气，代行经隧，而为代，故曰代阴。然伤寒而见结、促、代脉，元气大虚，谓得此脉者，为难治，但当培补元气，则脉自复而邪自退。故以桂枝汤和营卫，去芍药者，恶其酸收敛邪故也。炙甘草同麻仁，能补胃气，以养脾血，而充济五脏。人参、麦冬，以益元气而生津液。以生地、阿胶并补真阴，使元阴有济，则阳气不散。盖结、促、代脉，虽有阴阳寒热之分，而复脉汤乃和营卫，而气血津液并补，则脏腑各受其济，阴阳自和，故能复也。

炙甘草汤

甘草四两，炙　生姜　桂枝各三两　人参　阿胶各二两　生地黄一斤　麦冬　麻子仁各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尽，温服一升，日二服。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此汗伤表气救逆也。发汗而伤卫气，余邪未尽，故身疼痛，而脉沉迟。所以桂枝汤倍芍药、生姜，宣和营卫，人参养正补虚，则不驱邪而邪自散。此汗后暴虚表卫之气，非真阳气虚，所以不藉姜、附回阳也。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此伤上焦阳气，望而知之也。汗伤心气，胸廓空虚，故叉手冒心，乃以实就虚故也。若以声试，教其咳而不咳，因阳虚不能上升，即两耳聋而无闻，以重发其汗如此。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此汗伤心气，水欲上凌也。发汗致伤心阳，肾水将欲上凌，故心悸。而叉手自冒，欲得按者，乃以实而拒虚也。故用桂枝行阳，以伐肾邪，甘草和中，而复心脾之气，俾土气镇逆，肾邪则不上凌矣。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温服。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方注见《金匮》。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此汗伤脾气，微邪内侵也。吐下后腹胀，

为正虚邪实，此汗伤脾胃之气，微邪内陷，引动浊阴痰气上逆，故腹胀满，正汗后不传阳明，随虚传于太阴气虚之证。故用厚朴、生姜、半夏，涤饮下逆而消胀满，人参、甘草补正和中，俾正气实而邪自退。世谓甘草益胀，却不知能除虚胀耳。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

厚朴　生姜各半斤　半夏半升　人参一两　甘草二两，炙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此汗伤胃气变痞也。汗伤胃气，微邪入里，与痰搏结心下，故成痞硬。脾胃气伤，则浊阴上逆冲心，所以干噫食臭。然水饮不得转输膀胱，横流胁下，为有水气，胃气虚而水谷不化，邪正搏击，则雷鸣下利。此汗后而成下利痞硬，乃太阳阳明元气大亏。故用干姜，辛热散寒，姜、枣、参、半、甘草，和中养正，而降浊逆，芩、连能解壅逆之热，名曰泻心者，乃泻心下之痞也。

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甘草炙　人参　黄芩各三两　干姜　黄连各一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恶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此汗有伤阴伤阳分治也。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此伤表阳气虚，故为虚也，以芍药、甘草，和营卫而收阴气之逆，熟附补阳散邪而退恶寒。若不恶寒而恶热，则是汗伤胃中津液，邪气已入阳明之腑，实热内蒸，所以恶热而为实证，当与调胃承气，专泻胃中内热之实也。以上八条，发汗致伤阴阳也。

芍药甘草附子汤

芍药　甘草各三两，炙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此风寒两伤，独用麻黄致变也。风寒两伤，单用麻黄汤发汗，风寒搏聚不散，故风应则汗出，寒逆则喘，但已误而不可再误，所以不可更行桂枝汤。此邪未入阳明之经，已入阳明之腑，故太阳表少，阳明里多，邪热相蒸，故汗出喘而身无大热矣。所以变大青龙，但取麻、杏、甘、石，和解太阳阳明之邪。盖发汗后饮水过多，水气上逆，射肺则喘，若强以水灌其身，欲令汗出解表，水气侵肤，肺气不利，故亦喘也。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四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此风寒两伤，太阳而兼少阳之治也。伤寒六七日，正当邪传入里，但发热恶寒，肢节烦疼，微呕，风寒尚在太阳，而带少阳之界，与合病相似，但太阳证多，少阳证少，所以不与合病同治。此因其人素有痰饮内蓄，相招外邪，结于心下偏旁之处，故为支结。不因误下而成，兼有表邪，故用桂枝、芍药以解太阳之表，合柴胡汤，乃解少阳偏里之邪，俾外邪散而支结自开。此谓支结，即少阳胁下硬满之意也。

柴胡桂枝汤

桂枝　黄芩　人参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炙　半夏二合半　芍药一两半　大枣六枚，劈　生姜一两　柴胡四两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

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伤寒蓄血，较中风蓄血，犹为凝滞。故变上篇之抵当汤为丸，煮而连滓服之，与结胸项强似柔痉，用大陷胸丸同意。盖汤者，荡也，阳邪入阴，一荡涤而即散；丸者，缓也，阴邪入阴，恐荡涤不尽，故缓而攻之，所以求功于必胜也。其曰不可余药者，即汤不变而为丸，不可得矣。

抵当丸

水蛭四十个　虻虫二十五个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二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此三阳俱见也。发热汗出不解，风邪已入阳明。寒邪已传太阳胸膈，故心下痞硬。兼有少阳，则呕吐而下利。但痞结之邪原少，故用大柴胡，仅和少阳阳明，则表里上下无不解矣。

大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　芍药各三两　半夏半升　生姜五两　枳实四两　大枣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黄二两。若不加大黄，恐不为大柴胡汤也。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此互风寒下伤胃阳救逆也。下伤脾胃，里寒弥盛，则变下利清谷不止，故用四逆汤急救脾肾之阳，俟清谷止，而身疼未解，然后用桂枝汤，和营卫而解肌表之邪。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此水结与结胸之辨也。热结在里，即邪入于里，内无痰饮相并，故不结胸。复往来寒热者，乃邪在半表半里，偏于里多，为热结在里，当以大柴胡两解表里，是无疑矣。若是表邪陷内之结胸，应无大热，此见往来寒热，乃是木盛土衰，水饮不行而为水结在胸胁。设真是结胸，隔其阳气不能下达，则当头汗出，宜用大陷胸开其结也。

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此风寒两伤而误下也，仅以桂枝解表，而表不解。误下而不结胸，邪尚在表，但半入阳明之里，故汗出喘而无大热，所以不可再用桂枝汤也，仍取青龙之麻、杏，以解太阳之寒，甘、石以清阳明风化之热。与前二十六条，反覆参看则明矣。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水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此以风寒互痞利言也。下伤胃气，风邪陷胃，逼迫水谷下奔为利，故水谷不化，腹中雷鸣，日数十行。若寒邪内陷，则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也。然不救逆，而复下之，则胃气伤而重伤，客邪陷而又陷，挟并浊阴上干，其痞益甚。此非结热，是胃中虚，客气上逆所致。然痞为虚中之实，利为邪实正虚，所以不用黄连泻心等法，而用甘草泻心汤之干姜辛热胜寒，以散痞结之本，半夏涤饮，而散痞硬之形，甘、枣以和脾胃，芩、连以清标化之热耳。

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两　黄连一两　干姜　黄芩各三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此互结胸痞气，当先解表，而后攻痞也。

下后邪气虽不内陷，里气已虚，若不固中气，复发其汗，寒邪陷内而成痞硬。若有恶寒，表邪未解，当先解表，然后攻痞。经谓从外至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也。此虽伤寒下后，又互风而言，故出桂枝汤，和营卫而解表邪也。然大黄黄连泻心汤攻痞，是无下利而为里实，故以苦寒泻之。如前条下利雷鸣等变，是属里虚，故用甘草半夏等汤，温补散结。而痞虽是一，又当分别虚实治之。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此辨气痞与阳虚痞也。脉浮而紧，太阳表邪未解，则当发表，而反下之，邪气内陷，内无痰饮相挟，惟与膈下胃气凝聚，故按之自濡，而为气痞。所以关上脉浮，不似痰饮结痞脉沉之比，故用大黄、芩、连，专泻心下虚软之痞也。若气痞，而外复恶寒汗出，乃无形邪结于里，护卫之阳亦虚，故煎附子汁，和入三黄汤内。邪陷内实者攻之，外阳虚者补之，各任其事，共成倾痞之功耳。盖上下痞证，于中分别寒热虚实，法法无遗，令读者顿开茅塞，岂不快哉！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此当先解腑邪也。本下而邪陷，则心下痞。但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是因腑邪内盛，故用泻心汤而痞不解，其义甚明。但虑腑邪上冲助痞，邪耗津液，所以用五苓散先泻腑邪，然后攻痞，或腑邪散而痞亦不存有之。《尚论》谓五苓散亦为消痞之良治，然既为良治，何必又立黄连、半夏、甘草等汤之繁，此乃漏谈欺世，甚非理也。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此伤中下二焦之气也。汤药者，即承气荡涤之剂，伤动胃气，邪陷奔迫，而下利不止，与痰搏结，则心下痞硬，此结者自结，利者自利。医不救利，反以泻心汤攻痞之标，故痞未除，又以他药下之，误而又误，故利不止。盖理中汤，但理中焦脾胃之气，此连下焦肾与大肠之气不固，水谷直趋肠间，所以其利益甚。当以石脂、余粮酸涩，固摄下焦之脱。倘服之而再不止，乃水谷顺趋大肠熟路，当利小便，旁通支河，分渗水谷，则下利得止。

赤石脂禹余粮汤

赤石脂一斤，碎　禹余粮一斤，碎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三服。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此少阳风寒误下，亦成结胸痞硬也。伤寒五六日，而无身疼、腰痛、恶寒之太阳，自汗、恶热、鼻干之阳明，见呕而发热。然发热属少阳之表，呕属少阳之里，为柴胡汤证具。而不与柴胡汤，反以他药下之，并无结胸下利之变，谓柴胡证仍在，虽然误下而不为逆，仍当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发热汗出而解矣。若见心下满而硬痛，乃表风内陷，则为结胸。但满而不痛者，表寒内陷而为痞也。但结胸则当大陷胸汤，痞硬则当半夏泻心汤而为主治，

谓柴胡汤不中与也。盖少阳误下，而以小柴胡汤，去柴胡、生姜，君半夏，以和少阳之气，故名半夏泻心汤也。

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升　黄芩　干姜　人参　甘草各三两，炙　大枣十二枚，劈　黄连一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经谓误下成痞，观此发汗解后，亦可成痞。盖发汗吐下，皆伤内气，然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所以微邪从虚内陷，浊阴上逆冲心，则心下痞而噫气不除。故以旋覆、半夏涤饮降浊，独治其痞，参、甘、姜、枣以和脾胃之气，而使机关健运，赭石补心而镇噫逆也。

旋覆代赭石汤

旋覆花三两　人参二两　生姜五两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三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此结胸、脏结之辨也。素有积饮，若遇感冒风寒，而下之虽，内饮外邪相合，则成结胸痞气。或素有寒积血瘕，而遇感冒，内积相引外邪，即成脏结，非似结胸下虽而成也。虽仲景有论无方，但业伤寒者，不可不讲。倘临证认脏结为结胸痞气，则愈治愈难矣。盖结胸与脏结，寸脉同而关脉异，结胸高而脏结低，以此有别也。然结胸，乃风邪凝结阳位，最高而痛，故寸脉浮，中焦气郁，故关脉沉。脏结乃属阴邪凝结阴位，极低，弗拒胸膈胃间之气，所以饮食如故，肠胃虚寒，则时时下利，寸脉浮者，上焦阳位无病，寒邪在下，则关脉小细沉紧。但寒邪深重，搏结于阴，阴邪上溢于舌，则生白胎，滑而不燥。因阴凝气血，非似阳邪结胸峻攻易去，故曰难治。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此由宿疾而成脏结也。盖脏结结于脐旁，痛则气引少腹入阴筋，乃外邪合旧积，结于阴位，牢难开解，所以曰死。此无三阳表证，故不往来寒热；在下而不在上，其人反静；阴气上溢，则舌上胎滑。然阴邪必当温散，不似阳邪结胸，而以陷胸峻攻，故不可攻也。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此风寒两传双解之法也。下后微邪内陷，而无痰饮搏结，故无结胸下利。但风陷胸膈，扰乱于上，则心烦；寒入腹中，在下则腹满；两邪逼凑胸腹，所以心烦腹满，卧起不安。故取栀子涌吐胸邪上出，厚朴、枳实以泻腹满也。

栀子厚朴汤

栀子十四枚　厚朴姜炙　枳实各四两，炒

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此下五条，皆邪入胸膈，当从上涌也。丸药下伤胸膈胃气，以致微邪内陷于胸，内无痰饮并结，所以不变结胸，但有微烦而已。表未罢而身热不去，邪热在胸，乃属太阳部位，非汗下能除。故以栀子苦寒，涌吐胸膈标化之热，干姜辛热，而散本寒，则身热微烦得解。后人不能觑透圆机，妄除吐法，良可叹也。

栀子干姜汤

栀子十四枚，劈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服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大下而身热不去，邪尚在表，但陷胸中有半，故心中结痛，亦将结未结之意，所以未欲

解也。盖邪从上入，须从上出，故用栀豉汤涌吐表与胸膈之邪。后人反以枳、朴下降之品，顺气宽胸，孰知愈降气而邪愈陷，以致病笃不救。悲夫！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汗下之后，表未清而内陷于胸，逼凑心间，外显烦热，而内窒。窒者，俗谓之气闷，较之结痛又轻。然邪在胸膈，必当栀豉涌吐为善。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服之。

此该汗吐下后，用栀豉加减法也。汗吐下而伤胸胃之气，无形之邪内陷，扰乱于胸，而无痰饮搏结，故为虚烦不得眠。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即卧起不安之互辞。然虚邪扰乱于胸，汗下漫无取义，胸居上焦，因其高而越之，故用栀豉涌吐其邪，则去病犹如破竹。若少气者，乃胃气不充，加生甘草清热补虚。呕者，邪聚胸膈胃脘，加生姜宣散余邪，止呕下逆。若病人旧微溏者，是大腑易动，恐邪不能上涌而反下泻；血虚家，乃恐重虚，故亦戒之。

栀子豉汤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此下后复汗致伤气血也。误下伤胃，而表邪未尽，复汗伤阳，病虽去而表里气血皆虚，故振寒而脉微细。窃拟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救逆为是。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此下后复汗伤阳也。误下而伤胃气，复汗又虚卫外之阳，邪未尽而正阳已亏，故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乃阳病而阴不病也。邪未入里，所以不呕不渴。此无太阳表证，故脉沉微，而阳亏已露一斑。身无大热，略有微热可知，虚阳扰越表间。故取生附、干姜，补中有发，阳得补而有所归，则邪自散而躁自安矣。

干姜附子汤

干姜　两　附子一枚，生用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此吐下致伤胸胃之阳，阴邪上逆也。吐下适其宜，以致中上二焦气虚，邪陷于内，此无痰饮相结，邪无定向，而挟阴气上逆，故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寒邪入里，故脉沉紧。此非汗下能除，所以戒云：若发其汗，扰动经络，则有阳虚振摇之变。当以茯苓、甘、术健脾安土，以导阴湿下行；桂枝行阳化气，而去饮中之邪也。

苓桂术甘汤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　甘草各二两，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此吐下后复汗，气虚邪实也。吐下伤阴，复汗伤阳，表里皆虚，邪陷则发虚烦，亏损津液气血，故脉甚微。至七八日，正虚邪实，邪饮相结，故心下痞。非惟太阳，且关少阳，故胁下痛。但结者自结，散者自散，乃因上焦宗气不足，随虚上逆，则气上冲咽喉而眩冒。汗伤表阳，故经脉动惕。久而不复，则成痿矣。以上辨汗下两伤之变。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

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于寒湿中求之。

此表合内湿发黄也。伤寒发汗已，表邪未清，合入阳明湿土之气，郁蒸为热，下流膀胱，上行头目，所以身目为黄。求其所以然者，寒湿在里不解故也。寒湿在肌，故不可下，当求其寒湿之法而治也。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此互上条出方也。盖治发黄，有从表从里不一，此以麻黄汤去桂枝，加生姜、大枣，和中开腠，使膀胱之邪，从表而出，连轺、生梓白皮苦寒，以去心胃之热，赤小豆甘平，除黄而渗湿也。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麻黄　连轺各二两，连翘根也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二两　甘草一两，炙　生梓白皮一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则尽。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此风热发黄，用清解湿热也。身黄而见发热，风邪之机欲向表出，故用栀子、柏皮、甘草，苦寒清解湿热，则腠理自开，黄从表而散矣。

栀子柏皮汤

栀子十五枚　甘草一两　黄柏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伤寒八九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此发黄邪偏于里也。黄如橘色，三阳风湿郁结所致。盖湿邪外应肌肉，内合阳明，膀胱气不疏通，胃浊流于肾腑，故小便不利；脾肾互应，故腹微满，所以茵陈、栀子专清表里湿热。但邪偏于里，非疏导，则瘀热不得清彻，故用大黄为助，非下法也。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此伤寒当禁温针也。针用火温，以此取汗，殊不知邪机外向，则汗出而解。若内走入营，而得火热，反炽淫心，逼迫神明飞越，故必惊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已下必重而痹，名为火逆也。

此阴虚脉浮，宜戒灸也。平素阴虚而受外邪，用火灸之，火气助邪，机无外出之势，阴气不通，故从腰已下必重而痹，名为火逆也。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三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太阳下篇证治大意

盖伤寒一证，有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诚出一经统之。而风伤卫，寒伤营，上中二篇已列，今将风寒两伤营卫，大青龙汤之证，列为下篇。但篇中有风多寒少，寒多风少，或治风遗寒，治寒遗风者，诚非金刚法眼，乌能觑透神机，所以逐段清出，以便后学悟入。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以真武汤救之。

此风寒两伤脉证也。脉浮紧，发热无汗，身疼痛，不汗出者，寒伤营也。烦躁者，乃兼风矣。盖风为阳邪，寒气郁遏不伸，故为烦，而寒为阴邪，风热扰动，寒邪急冽，故为躁，风寒相搏，气郁则为烦躁。故用麻、桂二汤除芍药、加石膏而为大青龙，风寒并驱，石膏辛甘气寒，以散风化之热。若脉微弱而汗出恶风，设非少阴亡阳自汗，即风伤卫证，故不可服。服之则大汗淋漓，亡阳不固，则厥逆，筋惕肉瞤，而为逆也。《尚论》拟真武汤救逆，斯为近理。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 桂枝 甘草各二两，炙 杏仁四十个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发之。

此亦两伤风多也。脉见浮缓，乃伤寒而见风脉也，但寒邪感于肌表，必以无汗、头痛、身疼为的。此风寒两伤，寒气有权，羁滞风邪不行，故不疼但重。若风气有权，运动寒邪，则乍有轻时。如此现证，最难消息，仲景恐隐阴盛阳虚在内，重复叮咛无少阴证者，则当大青龙汤发之。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热，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此寒多风少，风隐后发也。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至八九日不解，乃寒多风少，表证仍在，自当发汗。此服药已，病仅微除，是不用大青龙，反致风寒羁滞而不全解，但汗则寒邪少减，风遂猖扬，扰乱表里之间，其人烦热目瞑。若剧者，必衄。然衄则风从上出，乃为邪解。要知烦热目瞑之所以然者，因发汗而少减其寒，反转风多寒少，阳气深重之证，但衄则风邪自解，而又遗余寒，所以复用麻黄汤独治遗寒也。设不衄而烦热目瞑，俱为未解，当从大青龙，是在言外矣。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此风多寒少也。脉浮紧，发热，身无汗，乃寒伤营证。但风性上行，风邪多而带领微寒从衄而去，谓自衄者愈。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

主之。

此寒多风少也。上条自衄，与此脉证相同，此用麻黄汤何也？盖上条乃风多寒少，风性轻扬，邪从衄去，则寒亦随之而散。此寒多风少，而不发汗，风寒相持，风少则从衄去，而寒多凝滞经络，不能上出，故以麻黄汤，独去其寒也。

再按以上三条，皆风寒两伤，仅有寒伤营脉，而无风伤卫脉，以何辨其风寒两伤之治？然风性轻扬而上行则衄，寒性沉滞下行而不衄，故六经中，但见衄血，则作风治，不言脉也。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热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此风多寒少如疟证也。风寒两伤，羁留太阳八九日，风寒更盛更虚，则恶寒发热，故如疟状。然风多寒少，则热多寒少。此无膀胱腑热、阳明胃实、少阳寒热往来，故不呕不渴，清便欲自可。若是真疟，则当一日一发，无一日二三度发之理也。脉微缓者，邪正两衰，机不内入，势必外出，故为欲解。若脉微而恶寒，此阴阳俱虚，不可更行汗、吐、下法，重伤营卫，即后桂枝二越婢一汤互意。若面反有热色，邪气上郁，故未欲解。因前不得小汗出，而身必痒，须得微汗解之，故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合和营卫，使邪外出耳。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一两十六铢　麻黄　芍药　生姜　甘草各一两，炙　大枣四枚，劈　杏仁二十四个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此风多寒少之治也。脉微弱，即阴阳俱虚，邪正两衰，故为无阳，所以不可更汗，再伤阳气津液。然非汗则邪不能除，故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和营卫而取微汗散邪，与前脉微而恶寒互意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　芍药　甘草各十八铢　生姜一两二铢　大枣四两，劈　麻黄十八铢　石膏二十四铢

上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本方当裁为越婢汤桂枝汤合饮一升，今合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此治风遗寒也。服桂枝汤，汗虽大出，病尚未解，邪已半入阳明，故脉洪大。乘此阳明欲进未实之际，复与前汤，以解太阳阳明则愈。若形如疟，日再发者，乃太阳风寒两伤，而独用桂枝汤治风遗寒，寒气牵连，并及风邪亦未尽散，须得汗出则解，故用桂枝二麻黄一汤，两解风多寒少之邪。若寒多风少，当以麻黄二桂枝一，乃为活法也。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一两十七铢　芍药一两六铢　麻黄十六铢　生姜一两六铢　杏仁十六个　甘草一两二铢，炙　大枣五枚，劈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此表证似里而互风寒也。六七日不大便而有热，似乎胃实热蒸，承气汤证，若小便清者，乃太阳邪合于肺，及大肠之气不宣，故致不大便，知病不在里而在表，当须发汗，又非承气下矣。若头痛，乃属风热上行，所以必衄，宜桂枝汤解表耳。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

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此治风遗寒也。服桂枝汤，或下后，而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乃独治其风，所以表邪不散，故寒伤营之表证尚在。而心下满微痛，邪入于里，将有痞结之变矣。膀胱腑实，故小便不利。但因误治而经气已虚，故桂枝汤去已误之桂，加白术、茯苓，和营卫以利腑邪，俾正气和而经病自解，乃为救逆也。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此治风遗寒，寒郁胃气致厥，次第救逆也。风寒在表而脉浮，但小便数，心烦，邪兼入里矣。微恶寒，脚挛急，是表寒未解，即当大青龙之治，独以桂枝攻表，治风遗寒，故为误耳。但误在桂枝汤之芍药酸收，邪气内郁，胃气不能调达四肢，所以得之便厥。但邪郁于里，气反上逆，则咽中干，烦躁吐逆，故用干姜辛热以散里寒，甘草和中，且止烦躁渴热。若厥愈足温，是复阳矣。然作甘草汤，治伤阳明胃厥阴。故以芍药甘草汤，调和营卫，俾伸其脚。或邪为犯胃而发谵语，则少与调胃承气以和胃。若重发其汗，或复烧针，以致汗多亡阳，必须四逆而救逆也。

问曰：证象阳明，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

此风多寒少，误投阳明致厥也。《金匮》云：中风数十日不解，头微疼，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者，乃太阳中风，胸表有邪，谓之阳旦证。但治表则宜辛温，胸邪宜凉，故桂枝汤内加黄芩，清解表里，谓之阳旦汤。此象阳明而实非阳明，乃风寒两伤，邪居表里之间，正欲大青龙辛温发散，而反投阳旦，治风遗寒，寒郁内气，故病反剧，明明误在黄芩之寒。邪正气郁不达，则厥逆，咽中干，而谵语。表得之寒，则两胫拘急。惟宜救逆，则病可愈，故断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也。然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因虚受风而发热，谓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此象桂枝风证，但阳虚而受风多寒少，且兼误治，所以仍用桂枝汤加入附子，散寒回阳，增桂，令其汗出散邪，谓亡阳故也。然服桂附热剂，厥逆咽干未退，更加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不以为虑，更以甘草干姜汤，辛温和中散寒，使阳外达。夜半阳气即还，厥逆已退，两足已热，但胫尚微有拘急，此由阴气未和，故与芍药甘草汤，调营卫而和阴气，以舒其胫。或邪入阳明，无所复传之地，则用承气汤微溏，泻其内实而止谵语烦躁。层次有法，所以知病可愈。

甘草干姜汤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

白芍药　甘草各四两，炙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此风寒两伤，汗下后，阳虚发躁也。风寒两伤，则当用大青龙解表，而误施汗下，扰乱真阳，阴邪上逆，转增烦躁，阳有顷脱之机，风寒在所不计。惟取茯苓、人参、甘草、干姜、附子，以逐阴邪下行，安和欲越之阳，俾邪热自

退，而烦躁得安。若以散剂，立断其根矣。《尚论》谓不汗出之烦躁，与发汗后之烦躁，毫厘千里。下后之烦躁，与未下之烦躁，亦殊。

茯苓四逆汤

茯苓六两　人参一两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此风寒两伤太阳阳明也。胸中有热，即风伤卫，传入太阳之胸。胃中有邪气，乃寒伤营，传入于胃。而寒气下行，复侵于脾，故腹中痛。风邪犯胃，气逆上行，欲呕吐也。故以桂枝汤去酸收之芍药，调营卫而去风，干姜散寒，以止腹痛，半夏涤饮下逆。木盛土虚，故用人参养胃，以充正气，而送邪外出。黄连苦寒，以清内郁风化之热。

黄连汤

黄连　甘草炙　干姜　桂枝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此太阳厥阴合病也。伤寒腹满谵语，似乎邪传阳明内实，但寸口脉见浮紧，然浮乃太阳之风，紧属太阳之寒，风寒两伤，表邪未解，但太阳表风，通于肝木而侵脾胃，故腹满谵语，不可以阳明内实治之。当刺期门，乃泻肝邪之实也。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此风寒挟木乘肺也。盖肝邪克脾为纵，乘肺为横。发热，啬啬恶寒，皮毛与太阳相合为病。但表病，不当大渴饮水腹满，此因风气通肝，肝木应接外邪，则发热恶寒，内侵脾肺，则大渴饮水。然风水横行，脾胃必弱，不能消水，故腹胀满。或脾肺有权，转输通调，邪气外泄，则自汗出，内达则小便利，所以其病欲解。但木反侮金，故刺期门，直泻肝邪之实。盖此风多寒少之证，因风气通肝，木乘外邪传脾侮肺，纵横变病，可谓太阳相传厥阴。手足太阴，或传手足少阴，义可类明。前人妄谓传足不传手，要知不究仲景之书耳。以上二条，风寒两伤，互相传乘之辨。诸脏仿此。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此风寒在表，内合痰水为病也。伤寒表邪不解，而合内水停聚胸膈胃脘，则干呕，在表则发热，射肺则咳，下行膈燥则渴，注于大肠则利，阳气与水搏击则噎，膀胱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满，上逆胸中犯肺则喘也。盖人身积饮在胃，或表里上下中间，寒热诸证，皆赖肺气通调，而为总司，若见一二证，便作水逆肺气不利治之。故用小青龙之麻、桂，发散在表之风寒，干姜温肺，细辛逐饮下行，能驱内闭之邪，甘草以和中气，半夏涤饮下行，芍药以收阴气，不使上逆，五味子以收肺气之逆也。

小青龙汤

麻黄　芍药　干姜　甘草炙　桂枝　细辛各二两　半夏　五味子各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取五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荛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此里解表未和也。膀胱子母受邪，气逆于肺，则咳而微喘，外邪以挟内饮射肺之一徵也。邪气在表则发热，饮贮于胸故不渴。然服汤已渴者，乃内水已去，外邪未解，故仍用小

青龙汤两解，犹恐余饮未清，而羁住表邪故也。以上二条，风寒在表，内应痰饮。余脏仿此。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服桂枝汤后，脉证俱变之辨也。风多寒少，独以桂枝汤治风，微寒持住风邪，故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然脉反洪大，乃邪气未传阳明之经，已入阳明之腑，入内风邪，猖獗之极，吸耗胃津，将有瓮干杯罄之虞，汗下两法，在所不对，惟宜白虎加人参汤。用石膏甘寒，善解在里风热，同知母、人参、粳米，助胃生津而止烦渴，俾胃津不竭，则邪去而病得解矣，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此风邪传胃化热也。若见单浮，为风邪在表。此伤寒而脉浮滑，乃里热达于阳明表热，谓里有寒，是互风言也。以白虎汤，养胃清热散邪耳。

白虎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两　粳米六两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阳明表微里盛之治也。既无大热，表证已微，但口燥渴心烦，阳明热炽甚矣，不必拘泥太阳背微恶寒之表证，径用白虎加入参汤，急救胃中津液，不致告竭，则太阳阳明邪自解也。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有表，戒白虎也。脉浮，发热，无汗，为寒邪在表，白虎则不可与，因白虎汤但能解热，而不能解表。务必恶寒、头疼、身痛，表证尽除，阳明邪炽，惟有热渴求救于水者，方可与之。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风入阳明里盛也。吐下后，津液已伤，七八日不解，邪传胃腑，为热结在里，腾达于外，故表里俱热。时时恶风者，余风在表，即背微恶寒之互辞也。但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乃里热炽盛，而在表微风，不足计议。况表风不禁白虎，故加人参，解热生津而止烦渴。此上五条，风寒入胃，胃热内炽，但耗津液，而无痞满燥实坚证，大便通利，所以不用承气峻攻，仅宜白虎，解热生津止渴，而退胃热。读者详之。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此风多寒少，火迫致变也。伤寒脉浮，风寒在表，当用大青龙两解表里，反以火迫劫汗亡阳，火邪逼迫，阳神飞越，以故惊狂起卧不安，少缓须臾，神丹莫挽。所以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以为救逆之法。然阳神散越，正欲酸收，而反去芍药者，何也？盖芍药入阴而不入阳，独宜于龙骨、牡蛎之涩，以敛阳神飞越，乃阳病当求之于阳也，故去芍药之阴，加入蜀漆为之主统，赖之以攸宁。缘蜀漆之性最急，前贤谓其飞补，更加龙骨、牡蛎，有形骨属为舟楫，载神而返其宅，是重以镇怯，涩以固脱之妙用也。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　蜀漆　生姜各三两　牡蛎五两，熬　龙骨四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二两，炙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火逆复下致误也。烧针已是火热内攻，误下则重引热邪内陷。此见烦躁，乃表邪未尽，故以桂枝汤去其表，龙骨、牡蛎以收阳复阴。此无蜀漆者，不似阳神飞越之用也。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两　甘草炙　牡蛎熬　龙骨各一两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四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阳明上篇证治大意

太阳与阳明胃经各半，谓之合病；两经连串，谓之并病，另立篇名于三阳经后。此太阳将尽未尽，而渐入阳明，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主治，故列上篇。

问曰：何由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此邪迳转阳明腑，不转经也。始治太阳，从汗吐利小便诸法太过，致伤津液，胃中干燥，所以邪迳入腑，而成不更衣，内实大便难之证，故治太阳，先须顾虑津液，乃为良工。

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入阳明也。

此太阳发汗不及，邪转阳明也。太阳受邪，解肌发汗，未得如法，而汗出不彻，余邪未尽，则转入阳明，或经或腑，是未可定。所以必欲汗彻，使无余邪转入阳明为善。

脉阳微，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此互风寒，皆不可过汗，胃燥，则邪转入阳明也。脉阳微者，中风也，中风而汗出少者，胃中津液不伤，为自和。若汗出多而为太过，胃津已耗，乘虚邪入阳明矣。阳脉实者，伤寒脉也，必当微汗，而汗出过多，伤竭胃津，亦为太过，所以邪气亦转于胃矣。然伤胃津，则为阳绝于里，邪乘热结而胃燥，为亡津液，大便硬也。仲景欲人治太阳解肌发汗，顾虑阳明津液，使邪不传为善。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此辨三阳阳明也。是因证见在于太阳，而见脾约，为太阳阳明；邪传胃实为正阳阳明；病在少阳，发汗利小便，诛伐无过，使胃中燥实，大便难，为少阳阳明，乃邪在他经，而标在阳明为病也。如三阴邪转于胃，遂为三阴阳明可矣。仲景示人，辨识病在三阳三阴而误治，则邪转乘阳明为病，正所谓太阳阳明，少阳阳明，皆有下证是也。夫以上四条问答，指示致得阳明病之所以然，当入太阳篇首，而为治未病之训，但文辞涉于阳明之间，所以不贯于太阳，切莫草草读过。盖治伤寒，司人之命，而关系全在治太阳之始，若不顾太阳之失，邪气旋转阳明，太少厥阴，增诸利害，故予辨服桂枝汤下，谆谆嘱用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者，乃是杜绝邪传阳明三阴之关键耳。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此邪入阳明外证也。经云：伤寒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肌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乃谓阳明经之正病也。盖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邪入于内，热蒸腾达，故自汗出，而不恶寒，反恶热，是风伤卫，传入腑证，诚补《素问》之未备也。

问曰：病有一日得之，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

出而恶热也。

此邪在太阳而不羁留，即传阳明也。一日得之，不发热而恶寒者，乃太阳初受寒邪之表证，然有不发热遂传阳明，故恶寒罢而即显自汗出、恶热之证矣。此示临证者，不可拘定，太阳必有发热，然后传入阳明、少阳、三阴诸经，便是神机活法。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此互风寒传入胃腑，不再传他经之义，又承上章而言也。风寒感于太阳，必显恶寒，传入阳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地，始终只在胃腑，再不传过他经。邪传阳明，则太阳恶寒自罢，而反恶热，惟从下夺一法也。此下皆太阳阳明兼病之治，务宜前后绾照，始得仲景之意。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此阳明桂枝汤证也。太阳风伤卫，脉必浮缓，欲传阳明，则缓转为迟，证必目疼鼻干，不得卧也。此汗出多，乃风邪入而已兼阳明经腑热蒸之故。微恶寒，即恶风之互辞。此乃兼太阳未罢，仍当桂枝汤和营卫，而解两经之邪，故谓可发汗也。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阳明麻黄汤证也。太阳寒伤营证，故脉见浮。必显目疼，鼻干，不得卧，故为阳明病。然无汗而喘，乃兼太阳未罢，故宜麻黄汤发汗也。此二条治从太阳，而不从阳明。即阳明可汗之证也。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恶寒发热之呕，属太阳；寒热往来之呕，属少阳；但恶热不恶寒之呕，属阳明。然呕多则气已上逆，邪气偏侵上脘，或带少阳，故虽有阳明，是不可攻，攻则正伤邪陷，为患不浅。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心下硬满，即结胸痞气之互辞。邪聚膈间，尚连太阳部位，虽有阳明证现，当先治其太阳，故不可攻。攻则诛伐无过，胃气下脱，利遂不止，故死。利止者，胃还未致于伤，故愈。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食谷欲呕，虽属阳明，恐挟厥阴寒邪逆胃所致。先以吴茱萸汤，温肝下逆而探之，若得汤反剧，则非厥阴之呕，乃少阳或太阳之邪，传入阳明腑病之呕，为属上焦也。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此太阳阳明，风寒互言也。口苦咽干，乃阳明中风里证。腹满者，邪入里也。但发热恶寒，微喘，脉浮而紧，太阳表邪未解，是当发汗解肌，若下则外邪内陷，腹满愈甚，徒伤阴津，热闭下焦，故小便难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互太阳阳明，风寒总治也。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虽见阳明风寒里证之多，但内热未实，又见脉浮而紧，太阳表邪尚还未解，而见有阳明，则不可发汗，太阳又不可攻，故明示之。若发其汗，即伤胃中津液，邪热炽盛则躁，心愦愦而谵语。若加烧针，火邪内炽，阳盛阴消，则怵惕烦躁不眠。若下伤胃气，客气内陷动膈，则心中懊侬。而三法皆不可施，邪从何解？故立逆流挽舟之法，以解阳明已结未结之邪也。若心中

懊侬，舌上胎者，乃邪连太阳胸膈，当以栀豉从其高而越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邪已入胃，阳热炽盛，以防津液耗竭，故用人参白虎，生津解热而止渴。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乃阳明邪热，下流膀胱腑病，故以猪苓汤导热滋干，而从下解。盖立此三法，但解太阳阳明，热邪炽盛，而未成燥实坚满之证，惟救胃中津液危急之良图。凡用栀豉、白虎、猪苓汤法，仿此类推，则知胃邪上逆下流为病也。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下阿胶烊消尽，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此明渴与汗，皆禁渗利也。汗多而渴，胃中热蒸，津液外泄，内必枯燥，若以猪苓汤渗利小便，重伤津液，恐有瘀干杯罄之虞，故不可与。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寸缓关浮尺弱，发热汗出恶寒，纯是太阳风寒未罢脉症。不呕者，谓无少阳半表半里之证也。但心下痞，必为医误。如不误而成心下痞，则其机欲转阳明，太阳必自罢，遂显不恶寒而渴之阳明矣。若小便数，乃邪热逼迫胃中津液，偏渗前阴，故大便硬。不更衣而十日无所苦，是非阳明内实之比。若渴欲饮水，须少少与之，滋救胃中津液。然胃热既偏膀胱，当以五苓散，通因通用，随其所得，攻邪下出，则阳明太阳二腑之邪并解，为以法救之。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此阳明证而见太阳脉也。脉浮而紧，太阳表寒未罢之脉，潮热，发作有时，阳明里证已具。但浮者，太阳风伤卫脉，故必盗汗出，即自汗之互辞，乃非胃腑热蒸自汗之比。然阳明里证虽具，尚兼太阳未罢之脉，故不可攻下为训耳。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余证之证字，当作脉字解。

此互言三阳表里风寒，察脉以候邪机外向之治也。夫脉弦属少阳，浮属太阳，大属阳明，而短气腹都满，阳明里证已急，胁下及心痛，少阳亦困矣。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面目悉黄，乃阳明经腑两邪壅郁不通之极。若小便难，非惟膀胱腑邪炽盛，更兼胃中湿热下流，消耗肾水，更为急中之急。但热邪充斥三阳表里上下，而见潮热，腑邪已实，又时时哕，乃邪实正虚，中州元气将欲败亡。然耳前后肿，乃经中邪盛，壅闭气血，势将发颐，虽然刺之小差，但三阳内外之邪，正未易解。此病将过十日，凶危悉起，若欲下之，恐引太少表邪，尽陷于里，其患愈增，若欲汗之，则重伤津液，阴气顿亡，虽然邪人无所复传之地，内津告竭，务必察其邪机向于何脏，敢拟死里求生之法，须候之脉。然热郁于内，其脉必沉，若续见浮起，即是阳明邪机向于少阳，乘此向外之机，可与小柴胡汤，接引阳明之邪，俾从少阳而出。若但浮，而无弦细涩弱，余脉相兼者，邪机是向太阳，故当麻黄汤引邪，使从太阳而出。设引邪外出而不出，更兼不尿，腹满加哕者，乃中州壅逆，胃气败亡，故不治也。以上六条，太阳阳明脉证之辨。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此风热上攻也。胃腑风热上冲，故头眩，不恶寒而能食。或犯于肺，则咳而咽痛。若不

咳不痛不眩，邪不上冲矣。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此阳明津虚无汗也。证见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应当有汗，而反无汗，则邪机内向，胃热津干，不得透于肌表，皮肤干燥而痒，其身故如虫行皮中状。平素津卫两亏，为久虚故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此热邪在胃，上行下渗之辨也。病当有汗而反无汗，此乃邪机内向，逼迫胃中津液偏渗前阴，故小便利。但胃中津竭，欲求汗而达表，更不可得。或其人素禀阳盛阴虚，以挟风邪上冲则呕，冲肺则咳，郁遏中宫，不能四达，而手足厥，上冲则苦头痛。或邪机向下，故小便利，则不咳、呕、厥，头不痛矣。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此必衄。

此风热上行也。口燥漱水，而不欲咽，乃邪郁于经，未入于胃也。阳明经脉，起于鼻颏，风性上行，遏迫经血从鼻而出，故必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此风热经腑证也。脉浮发热，经中风热已盛，口干鼻燥，能食，则腑邪亦炽，风性上行，故断至衄。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此阳明风热上郁也。阳明之脉起于鼻颏交，邪郁于胃，风热上蒸，故面合赤色，即满面通红也。邪既上逆，势必汗解，而误攻则正伤，邪陷于中，风湿郁蒸，身热发黄，在所不免。气郁不下，故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此湿热内郁发黄也。无汗则表气不通；邪郁于中，气不下达，故小便不利；上冲则心中懊侬；湿热郁蒸，邪无出路，必发黄也。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必发黄。

此火邪入胃也。火助风热，周身津液枯涸，气郁内蒸，上冲于额，故微汗出。内郁，则小便不利，必发黄也。以上八条，辨晰阳明经腑，随其所得而攻也。

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此辨津越与发黄也。湿热相蒸，腾达于外，故发热汗出。而汗属胃中津液，出则表里气通，是无郁蒸，故不发黄，而为热越。但胃燥，须当急下，以救津液，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乃肌表之气，郁而不通，里滞不行，故小便不利。胃热津枯，渴饮水浆，为瘀热在里，势必发黄。故用茵陈合大黄、栀子，清热开郁，微利内瘀之热也。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此邪偏膈上也。下后有热，手足温，不结胸，虽下而证不变，阳明经邪仍在，此不为逆。但见心中懊侬，饥不能食，头汗出，则太阳阳明二经风邪，会郁胸膈之间，故宜栀豉汤，从其高而越之。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此阳明表里之辨也。烦热汗出则解，乃太阳之邪已解。又如疟状，即日晡所发潮热，故属阳明。当辨之于脉，若实者，乃阳明内实之应，故当大承气下之；脉浮虚者，乃兼太阳未尽，故宜桂枝汤发汗，兼提阳明之邪，使从太阳而出。此互风而举方也。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半斤　枳实五枚　芒硝三两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

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全文见阳明中篇。

此邪入于里，治分缓急也。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太阳表邪尚未全解，虽有汗多发热之阳明，其热不潮，则知胃中未实，未可与承气汤下夺。若表未解，而腹胀大满不通，则里证又急，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稍杀里急之势，勿令大泄，引邪陷内耳。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　枳实三枚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瘅，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此脉迟胃虚挟邪，欲成谷瘅也。阳明病而见脉迟，乃属脾胃虚寒，不能运化，所以食难用饱，饱则食壅。邪气上逆，故微烦头眩。气化不行，必小便难。食郁湿蒸，身必发黄，欲作谷瘅矣。下之则愈伤胃气，邪未除而阴气上逆，则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见脉迟，即知胃气虚寒故也。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此亦胃气虚寒也。中气虚寒，则不能食。邪正属留，而不下达，故小便不利。然湿不下渗，反走四肢，则手足濈然汗出。虽然汗出，而中宫湿热，仍是未消，流于肠间，欲作固瘕。固瘕者，即大便初硬后溏也。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水谷不能消化分别故耳。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此嘱胃虚不食，不可攻热也。阳明病未至大实大满，即当能食，今不能食者，当责脾胃气虚不运，所以寒药攻热，愈伤胃阳，必作哕矣。究其所以然者，其人本来胃气虚冷故也。今之俗医，不察虚实寒热，一概禁食，妄投攻下，而成败证，司人之命，岂可不察能食不能食之理乎！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此胃虚表热里寒，较上尤甚也。脉浮而迟，胃虚挟寒也，纵有阳明外热，不当纤治其表，急以四逆汤回阳，俟阳回复，见下利清谷止，然后治表。或未显下利清谷，但见脉迟，当知肾中真阳衰微，不能蒸腐水谷，故为胃中虚冷。若以冷水饮而试之，则哕是矣。以上四条，皆胃阳不足，而挟肾阴为病，毋作阳明正治，当宜建中四逆之类也。

阳明中篇证治大意

邪传阳明，自有经腑之分。但传于经，而未入于腑，并属太阳未尽，当从表解，而不从下夺，已列上篇。或传少阳，不从汗下，而从和解者，列于下篇。兹乃已离太阳，未接少阳，却入阳明所辖之地，而不传经，已具痞满燥实坚证，经谓中满者，泻之于内，当用下夺，确无疑议者，列于此篇。但当下之证，而脉见迟疾滑涩虚弱，即是邪实正虚，又当随其气血虚实而治，不可直施攻下。所以篇中多少迟徊顾虑，可不深究者哉。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此言正阳阳明病也。有脾约，为太阳阳明，发汗利小便，胃中燥烦实，为少阳阳明，此邪入胃腑，证具痞满燥实坚，潮热自汗谵语，乃为正阳阳明，惟有下夺，而无他法。故谓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此正阳明之正脉也。经谓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乃传经次第之常，诚非拘于日数而治病也。故仲景另出手眼，谓三日阳明

脉大，因阳明乃多气多血之府，风寒传入，邪盛于中，故脉显大，而为阳明邪实之正脉，但病阳明，务具此脉，方可下夺。或兼太阳之浮紧，少阳之弦细，或迟疾滑涩虚弱，乃属气血阴阳之虚，虽见大实大满，亦当迟徊顾虑，或以小承气试之，或蜜煎导法，或补泻兼行，不得直施攻下，以致变患百出。必欲消息篇中之意，而治阳明腑证，则为把柄在我。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申酉戌阳明自旺，故欲解也。

阳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此胃气王而送邪还表，自解证也。胃中风热炽盛，故初欲食。湿热下流膀胱，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湿反就于大肠，故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者，乃胃气王而邪正相争，正气送邪还表。所以濈然汗出则愈，乃邪不能胜其谷气，谓汗共并脉紧则愈。脉紧，是互寒邪而言也。

阳明病，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

此以能食不能食，分别风寒也。阳明病乃胃为总司，营卫交集于中，邪入于腑，必分风伤卫，寒伤营，治则不误。盖风为阳邪，而能消谷，所以能食为中风，寒为阴邪，阴凝气滞，不能消谷，故不能食为中寒。若邪传三阳三阴，亦可以此类推。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此太阴罢而邪转阳明也。发热无汗，呕不能食，即太阳寒伤营证。若传阳明多血多气之腑，邪正郁结相蒸，肌腠开豁，即显汗出濈濈然者，为转属阳明也。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濈然微汗出也。

此言阳明必有汗出也。邪气转入阳明，热蒸腾达，肌腠疏而濈濈然微汗自出。濈濈者，微微自汗不干之貌也。然阳明多汗为太过，无汗为不及，此濈濈然微汗出者，乃邪入胃腑，邪正两停，而无太过不及，却合阳明下夺之式，故为正阳明也。以上四条，须当前后参照，即识正阳明病。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此重汗伤津，须俟自解也。阳明自汗，而胃津已泄，重发其汗，病虽已差，乃伤胃津，所以微烦而不了了，大便硬也。然胃燥邪微，是不可攻，须待自解，则无变患。故当问其平日小便，三四行者，今仍三四行，则知里气已和，大便即当不久自出。今见数少，乃微邪是从小便暗除，则津液自生，而还入胃肠，故知不久必大便矣。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与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自汗而再发其汗，重伤津液，胃中热邪逼迫津液，偏渗前阴，则小便自利，以致津液内竭，故大便虽硬，是不可攻。当俟津回，自欲大便而解。若燥实而不便者，则宜蜜煎润燥，导而通之，或土瓜根、猪胆汁，皆可为导。

蜜煎导方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饴状，搅之勿令焦，煮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导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此太阳邪犯阳明，而为脾约也。脾胃阴血素虚，而发太阳之汗，致伤胃中津液，太阳未解，则邪侵阳明，津枯血燥，则大便艰涩，所以趺阳脉浮而涩，是非阳明内实之比。然浮为胃邪气强，涩为津血枯燥，胃强，邪气偏于小便下行，故小便数。所谓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乃乾健之阳过盛，约束胃枯肠燥，大便坚干。诚敢攻下，再伤津液。故用小承气加杏、麻、芍药为丸，养血润肠，缓攻里热也。

麻仁丸

麻子仁二升　芍药　枳实各半斤　大黄厚朴各一斤　杏仁一升

上六味，末之，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此辨阳明津竭之脉也。浮为邪气强，芤为阴血虚，阳邪盛而阴血虚，为浮芤相搏，胃气生热，故为其阳则绝，即亡津液之互辞也。若见此脉，当养津液，不可喜攻生事之嘱耳。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此胃燥不可下也。太阳发汗解肌吐下，皆伤胃中津液。邪转阳明，故微烦。而小便数，则大便硬，胃津枯燥，故用小承气汤和之愈。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胃中空虚，邪气径入于腑，故腹胀满，而无痞满燥实坚证，故当调胃承气和之足矣。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蒸热乃属正阳明也。太阳三日，发汗不解，邪传胃中，热蒸腾达于外，故蒸蒸发热，而属胃也。然无痞满燥实坚证，即当调胃承气微下，除其蒸热也。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此阳明攻下之正法也。湿土之气，缓慢迟滞，所以脉迟。见汗出不恶寒，乃太阳表罢，而传阳明。湿盛，故身必重。又短气，腹满而喘，潮热，皆阳明内实之证，当攻里矣。而手足濈然汗出，乃胃中热蒸，津液已随外泄，大便必硬，证属大下无疑。经谓攻里不远寒，故用大承气汤咸寒润下，而除胃中实热，以救胃津。然汗虽多，或微热恶寒之太阳未罢，况无潮热，乃胃热散漫不收而未实，则不可遽用承气泄其胃也。或表证未解，而腹胀大满不通，里证又急，即当小承气，微和胃气，稍杀里急之势，勿令大泄其胃，引邪内陷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可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

此以潮热大便，令验内实也。潮热与大便微硬，皆内实之征，与大承气攻之，是无疑议。见潮热而大便不硬，内热未实，则不可峻攻伤胃。然不大便六七日，胃实燥屎，疑似之间，所以少与小承气，试之转失气者，则确有燥屎，可与大承气峻攻；不转失气，胃热未实，恐隐虚证在内，故虽不便六七日之久，是必初硬后溏，不可攻矣，攻则虚气上逆，而变胀满不能食也。若果内虚，非惟大承气致变，即与水饮，亦作哕矣。若其后发热者，即潮热之谓，才见阳明内实之征，皆因正虚邪衰而不作实，故大便硬而且少，则当小承气和之。若不转失气，仍非内实，慎不可攻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此燥屎闭结腹痛也。五六日不大便，内热已结，加之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肠胃热

结，燥屎壅塞不通，是当攻下也。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此正阳明虽脉弱，必用小承气，无别法也。阳明当据脉大为正，此病二三日，而脉反弱，知是阳明气虚，不可攻矣。但无太阳柴胡诸证，见烦躁心下硬，则阳明内实已显，故四五日虽能食，不可为胃空能食，乃属阳明可下无疑。因见脉弱，而不敢峻攻，试以小承气，少少微和胃气，令其小安，次日再与一升，逐渐除之。若不大便六七日，而小便少者，因脉弱气虚，水谷不能分别下渗。然虽不能食，亦未可据为胃实不食，此必大便初硬后溏，屎未成硬，故不可攻，攻则其便必溏，须得小便自利，屎转成硬，方以大承气攻之。盖此辨证，多少徘徊顾虑，今之方书，概言阳明当下，皆属离经悖毂者矣。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不从吐下，而见阳明病，心烦者，乃胃热上冲使然，故可与调胃承气，微和胃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此无正脉，不可峻攻也。谵语潮热，是属里实，但脉见滑疾，非合阳明本脉。然胃家风热炽盛，而津液必衰，非似脉大邪正两实之比，即当小承气微和胃气。若腹中转矢气，即是结热，更与一升，则病除而津液自长。不转矢气，乃内热未实，勿更与之，攻则津液胃气皆伤，而滑疾之脉，变为微涩，是属正虚邪实，故为里虚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

此谵语、郑声分虚实也。胃中实热上冲于心，神识不宁，故发谵语而为实也。心胃阳微，邪实正虚，而挟阴气冲心，故为郑声而属虚。郑声者，声浊不清而重叠，故谓重语也。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此以谵语辨死证也。胃邪上冲于心，则谵语，下流伤肾，阴水耗绝，则目直视，乃上中下三焦邪盛正败，故主死也。谵语而喘满，胃邪实而心肺受淫，肺金不能生水，而水绝则死。胃邪上冲则谵语，下流则下利，而中焦邪盛，上淫下脱，故亦死也。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此汗多胃燥，非同实治也。热蒸津液外越，故汗多。然汗多，则胃已干燥，大便必硬，胃热上冲，故发谵语，若非攻下，则邪不除。故用小承气，微和胃气。若一服谵语止，则不可更服，伤其津液也。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此误治，胃干谵语也。脉沉喘满，里实脉证全具，应下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胃中干燥，大便为难。误汗伤表，故为表虚。而表虚里实，胃热上冲于心，久则谵语。即调胃承气、蜜导诸法，可以意识。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此风邪入胃，不可下早也。胃中燥屎风热相蒸，则津液外越，故汗出，冲心则谵语，必当下夺则愈。但风性上行外越，不能遽为内实，须俟过经邪实，则可攻下。设下之早，扰动风热上冲，神明不安，语言必乱。经表无邪，而自汗出，故为表虚。邪结于胃，故为里实。当观外无表而内果实，即以大承气下之则愈。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

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气汤。

此能食不能食，皆为实证也。谵语潮热，阳明里实，是无疑矣。然胃热必当能食，今反不能食，此因燥屎热结壅满之故，所谓必有燥屎五六枚。但谵语潮热，是属胃热，此邪未结，以故能食。然虽未结，而胃热已炽，屎必成硬，所以俱宜大承气汤下之。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热蒸津液外泄也。阳明里实，以潮热微汗为正，兹见发热汗多，乃里热炽盛之极，蒸腾胃中津液，尽越于外，务必极夺其邪，而救津液，稍涉迟徊，则瓮干杯罄，故宜大承气急下也。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湿热下流伤肾之急证也。六七日，邪热入胃，下流于肾，则寒清之水，变为浑热，以致精枯不能上供，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矣。但无头疼恶寒之三阳，内无腹满谵语潮热喘逆诸证，为无表里证。惟大便难，身微热，乃邪炽下流，津枯而为实证，故用大承气急下，以救肾家将绝之阴也。《尚论》谓络中之邪且盛，在经之邪更盛，非也。若是经热上壅，何以能害神光照耀，俾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耶。因湿热下流，而挟相火，消耗肾水，阴精枯竭，故用土郁夺之，使肾水得以自宁，目中清慧有日。或元阳素虚之躯，寒湿下流，水湿同类，即变阴寒下利厥逆，反此推治则善。

论曰：邪入胃腑为本，淫于他脏为标也。若邪郁胃中，则为发黄、腹满、燥屎、大便不通等证。热达于表，则自汗潮热。上溢于肺，则为喘咳。淫溢于心，即发谵语烦躁。反乘于肝，则为热入血室，或为眩运。气冲于胆，则为口苦。流入于脾，则腹胀满。下趋于肾，则为消渴，或目睛不和。流于膀胱，则小便不利。溢于大肠，则坚干不通，或泻不止。要知胃邪上溢，则不下流，下流则不上溢，外达则不发黄，若上下内外充满，则为危候。然不惟阳明之邪，而乘他脏，凡属脏腑之病，以此类推，标本洞然矣。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邪向于脾也。发汗不解，而腹满痛，邪已入脾，气结不宣，以致津精血液枯竭，四旁无济，变证百出，故宜大承气急下也。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邪壅结胃气，所以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乃阳明腹满而兼于脾。表里热壅，久则津液涸绝，故当大承气汤急下也。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此下后燥屎未尽，可再下也。大下之后，乃邪去正复之时，此烦不解而腹满痛，本有宿食燥屎，下之未尽，余热未清，其邪重结，所以下后，六七日不大便，故当大承气汤下之。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此下后胃热重结，气逆于胸也。下后，余邪不尽，燥屎重结，气逆于胸，故心中懊侬而烦。若绕脐痛，腹满潮热喘冒，或现一证，则可再攻。若腹微满，乃胃热未实，必初硬后溏，不可攻也。若果属燥屎大满，是宜大承气下之。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六七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此邪转阳明，热极重证也。吐下后，病仍不解，胃津大伤，余邪未尽，邪实正虚，延过二候，邪复猖獗，内热复蒸，故不大便六七日，至于十余日，日晡潮热。但表解，故不恶寒。热

邪冒心，神识昏迷，所以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不识人，欲发狂也。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而阳热炽其，阴津将绝之征。欲求脉大为正，不可得矣。故当察其脉弦则生，盖弦属少阳发生之气，见之乃生气未离，还可疏通困土，所以得生。涩乃金热，水绝木枯，土失疏通，四旁无溉，残阴告竭，故主死也。盖木胜克土，世咸知之，但木能疏土，反为生气，人皆不识耳。若邪热壅土之微者，但发热谵语，即当大承气一服，俾病去而止后服，不可过剂。见剧者，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乃土气告竭，津液无存，而不急下以救津液，何也？然津液既枯，若以承气攻之，顷刻竭绝残阴而死，仲景故不出方，听人临证消息。若脉弦者，乃生机尚存，或以扶元滋阴，而救津液，兼通大便，无不可耳。以上二十条，皆阳明内实，但下法有轻重缓急，当熟玩之。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少阳热入血室四条并注俱附《金匮》女科。

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此血畜上焦也。喜忘，即昏默也，阳明之邪，与血相结于胸胃之间，蒙昧心神，故令喜忘。但屎虽硬而便则反易，其色见黑，知邪不在气，而结在血也。然阳明气血俱多，故用抵当汤下之。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此辨气血两分受邪也。病人无表里证，而发热七八日，恐胃热蒸达于外，故脉虽浮数，亦当下矣。若邪在阳明气分下之，则浮数之脉，必欲自解。若不解，合热则当消谷善饥，而不消谷善饥，反致六七日不大便，知非气结，乃瘀血抟结矣，故宜抵当汤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而反下利不止，此乃邪在气分，而为协热下利，然虽下利，后必邪陷血分，协热而便脓血也。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此亡津液而辨生死也。初病太阳而发汗过多，传至阳明，重发其汗，故亡其阳，即亡津液之互辞也。邪热盛而冲心，则发谵语。脉短者，津液亡而正气亦脱，阴阳不相附贯，以故主死。脉自和者，津液不竭，阴阳未离，所以不死。

阳明下篇证治大意

经云：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肌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也。仲景推广其义，复申阳明胃实可下之证，悉入中篇，或从太阳传至阳明少阳之经，或入于腑，或传三阴，病机无定，活法在人，是不可拘。盖此乃阳明经病未罢，而传少阳，但宜小柴胡汤，不从阳明，而从少阳之治，杜绝传入三阴去路，故列下篇，使治阳明，则无误矣。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利，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阳明机传少阳也。潮热，乃邪已传入阳明。但大便溏，而小便自利，胃腑未实。又见胸胁满而不去，少阳亦受邪矣。汗吐下三法，在所当禁。惟宜小柴胡汤，升提阳明之邪，以从少阳而出，绝其传入三阴之路，故不从阳明，而从少阳也。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此少阳多而阳明少也。不大便者，阳明里热之征。胁下硬满而呕，舌上白胎，皆是少阳本证。然木火之邪，结于胸胁，气不得舒，当以小柴胡和解少阳之邪，不使木邪乘土，胃气自和，则宣五谷味，津液得下，俾二经之邪，是从濈然汗出而解。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注见少阳。

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此少阳病，误施发汗利小便，致伤津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者，邪反转入阳明，故为少阳阳明也。盖邪传原无定限，非惟太阳少阳传入胃腑，即三阴亦传阳明，故治伤寒，须要顾虑阳明津液，否则传变多端，所以谆谆告戒也。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五

清　穆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少阳全篇证治大意

寒伤太阳一经，原有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以桂枝汤解肌，麻黄汤发表，大青龙汤两解风寒，故列三篇。而阳明有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所以亦汇三篇。然少阳主胆，而无出入，气多血少，病在半表半里之间，汗吐下三法皆禁，惟宜小柴胡和解表里，别无他法可施。虽有风寒两伤，表里偏多偏少，亦不越小柴胡汤增减出入，所以汇合一篇，俾读者易会其意耳。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此虽少阳总证，诚偏里也。经云：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仲景另出手眼，以补口苦咽干目眩之里证，乃括少阳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而言也。经云：胆者，咽为之使。邪传于胆，热郁上溢于咽，故口苦咽干。经谓厥阴与少阳为表里，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邪传于胆，内应于肝，故目眩也。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惊而悸。

此少阳风伤卫证也。少阳经络入耳，风邪上壅，两耳无闻而目赤，此邪在经络之表。若邪向里，挟痰传聚胸中，则满而烦矣。然胸中烦满，似乎可吐，但在少阳吐之，致伤胸胃之气，使邪内并，逼迫神明，则惊而悸也。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此少阳寒伤营证也。脉弦而细，头痛发热，乃少阳脉证，而偏于表也。上条中风，而禁吐下，此伤寒而禁汗下也。盖少阳不可发汗，汗伤胸膈阳气，及胃中津液，邪气陷入阳明，即发谵语，故为属胃。或胃津不伤，邪亦不转阳明，则胃和而愈。若胃津大耗，木火燔灼，安得不烦而悸耶。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此以能食不能食，辨邪之传阴不传阴也。若以次第言之，伤寒三日，邪传少阳，为阳经已尽，三阴当受邪也。盖太阴为阳明之里，少阴为胃之关，厥阴为胃之贼，而邪入三阴，则胃气不伸，当不能食而呕，此能食不呕，即知脏气安和，三阴不受邪矣。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烦躁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此三阴受邪之征也。能食不呕，脏气安和，为阴不受邪。而六七日无大热，三阳表证，已罢未罢之间，阳邪入阴，故加烦躁，则知三阴受病，谓阳去入阴故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此辨脉之大小，即知病之进退也。三为木之生数，三日少阳脉小，而不弦大，乃经气复而邪解，为病欲已。若弦大数疾，邪盛病进，是在言外矣。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寅卯辰，少阳旺时，经气复而解也。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

悉具。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栝蒌根；若腹中痛，去黄芩，加芍药；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若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加五味子、干姜。

此乃风寒，皆用小柴胡汤加减而治也。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总括少阳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也。盖少阳主持营卫阴阳往来，区分之界，若邪向躯壳之外，经络为表；邪向躯壳之里，入腑为里；故邪入阴则外寒，出阳则外热，而往来寒热者，乃为少阳半表半里之证也。邪气在里，则气逆上冲，故胸胁苦满。抑郁胃气不伸，即默默不欲饮食。然胆邪无处不乘，故入心为烦，入胃为呕，但入心而不入胃，则烦而不呕。故用小柴胡汤和解表里，而为总司。然胃家无病，当去人参、半夏，加栝蒌实，专消胸膈之痰，以治其烦。若渴者，邪吸胃津，故去半夏之燥，加人参养胃，栝蒌根清热生津而止渴。腹中痛者，邪乘于脾，去黄芩苦寒滞气，加芍药酸寒，以泻土中之木。若胁下痞硬，乃痰邪拂结少阳本经，故去甘能滞气之大枣，加牡蛎咸寒，以软其坚垒。心下悸，小便不利者，邪郁于中，水饮不输，反挟肾水凌心，去黄芩之寒，加茯苓导水，以泻肾邪。若不渴，外有微热，乃邪偏于表，胃津未耗，所以不必补胃，故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汗，而解表邪。若咳者，风寒反侮于肺，去人参、大枣，恐壅肺气之逆，以干姜易生姜，温散肺寒，五味子收敛肺气之逆耳。

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　人参　甘草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劈　半夏半斤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木挟阴邪乘脾也。阳脉涩，阴脉弦者，乃中气不足，阴邪有余，而阴邪挟木乘脾，故致腹中急痛。所以先用建中汤，建中气而制肾阴，且缓木急之邪，俾邪去则腹痛止，而脉不弦涩矣。若中气充而腹痛不差，乃阴邪散而少阳风寒未解，邪乘脾土，故与小柴胡汤，提邪外出也。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头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三阳皆病，惟治少阳也。太阳未罢而兼阳明，故见身热恶风，然头项强，胁下满，则少阳已具，当从三阳合病施治。但手足温而渴者，邪机逼凑少阳已多，若用辛甘发散大耗津液，邪传三阴，将何抵止。故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邪，俾少阳邪出，则太阳阳明之邪，无不外出，而阴津不伤，一举两得也。若用小柴胡汤，当从加减，此不呕而渴，去半夏，加栝蒌根为是。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此太少二阳风寒，偏于表也。伤寒五六日，发汗而复下之，邪陷少阳，故胸胁满微结。然小便不利，乃太阳腑病。渴而不呕，往来寒热，头汗出心烦，乃少阳而偏于表多，故为未解。当以小柴胡，除半夏、人参以去少阳偏表之邪，加桂枝以祛太阳之风，干姜温散在里之寒，栝蒌根清热滋干，牡蛎软坚而消微结，即后条先发汗之法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半斤　桂枝　干姜　黄芩　牡蛎各三两，熬　甘草二两，炙　栝蒌根四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

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此风寒微结三阳，专治少阳为枢也。头汗出，少阳也。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太阳也。口不欲食，大便硬，少阳而兼阳明之里。脉细者，邪正两衰，乃微邪抟结于三阳经络，故为阳微结。但恶寒、手足冷为表，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沉紧为里，所谓有表复有里也。仲景自为注释，以脉沉为寒邪在里、汗出为风邪微结在表，故谓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应当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又辨脉虽沉紧，不得疑为少阴脏病，此乃外寒入里之征，若果是少阴，则不得有汗，今头汗出，与少阴不符，知非少阴矣。但三阳风寒两伤，见证不一，当从少阳而为总枢，故与小柴胡汤，总提少阳，俾少阳枢机得转，则三阳之邪，随此枢机而解。设阳明里实未和，精神不得了了，必须得屎而解。然小柴胡但解其表，不能解阳明之里，是当大柴胡之法也。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少阳经病，服柴胡汤，即当病解。而反渴者，乃少阳之邪，不传三阴，而转入阳明矣。即当随阳明现证而治，故谓以法治之，即随其所得而攻之是也。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此少阳有偏表偏里之治也。少阳虽有汗下之禁，亦有当汗当下，迥然不同。盖禁汗下者，是禁麻黄、承气之法。此云汗下者，乃偏于表多，则当微汗而解；偏于里多，是当微利而解。然论中全是偏于表里，差多差少之证，所以治病，不可拘定半表半里之说也。若少阳而兼太阳，须从表解；或兼阳明里实，须从微利而解。即如少阳本经偏于表多，即柴胡多而群药少，亦为汗解；偏里之多，即柴胡少而余药多，亦为下解。如论中云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即是表解；加大黄、枳实，即为下解矣。谓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当先汗解表，而反先下，或当先下解，而反先汗，耗竭津液，此则为逆。若先汗后下，先下后汗，不为逆矣。此示表里差多差少，治有先后进退，乃璇玑大轮，至圆至妙之理，为治少阳吃紧之枢。非优入圣域者，乌能道只字哉。

再按《内经》，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乃阳明燥气为上，太阴在下为标，标本不同，故取太阴凉为中气。少阳从乎本治者，乃少阳之上，火气治之，火为阳为本，而少阳为标，标本皆同，故以火治为本，此乃以司天运气而言也。后人方书，谬谓少阳从乎中治，不识以何为中而著书。嗟乎！背乱圣贤绳法，不经之谈，而误后贤。读者当知。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注同下条。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全注见太阳中篇痞气。

此呕而发热，至汗出而解，即少阳从汗之表法也。若变结胸痞气，非柴胡汤可疗，当从陷胸、半夏泻心，即少阳之下法矣。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此条《尚论》编入太阳，今移于此。

此少阳误下之变证也。伤寒八九日，邪气尚在三阳表里之间，但少阳居多，当从小柴胡和之而为正法，反以承气攻伤胸胃之气，表邪尽陷于胸，痰邪抟结胸中，心君不宁则烦；伤动少阳之气，而气逆则胸满；邪冲于心，心神飞越，故烦惊、谵语，一身尽重，此非阳明内实谵语之比也。盖心神不宁，而小肠之气亦不下

达，故小便不利。伤犯少阳之气，故身体不可转侧。所以随经取用小柴胡汤，去甘草者，不敢再泻心气，且缓众药之功。黄芩同桂枝，以去太少表里之邪。半夏、茯苓，涤饮而通水道。龙骨、牡蛎，收摄神明返舍。铅丹、大黄，以逐内陷之邪，从下而出。人参养元气，而育神明。姜、枣调营卫，而救误下之逆。此即少阳犯吐下，则惊而悸之见证也。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两　生姜　人参　龙骨　铅丹　牡蛎煅　桂枝　茯苓各一两半　大黄　半夏各二两大枣六枚

上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合　病

《尚论》谓两经之证，各见一半，如日月之合朔，如王者之合圭璧，界限中分，不偏多偏少，而为合病，但以表证而言也。盖观论中，有两经之邪，会合胸中腹里，而不传变，真为合病。若无胸腹表里相合之征，即是传经未罢，不为合病矣。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项背强，汗出，恶风者，太阳风伤卫证，但几几，乃兼阳明矣。用桂枝汤解太阳之邪，加葛根以解阳明之表。盖上下二条，虽然两经各见一半，实非合病。但合病始起，必具两经表证，然后会合胸腹之间，故假此太阳而兼阳明，以桂枝加葛根，而彰合病之治。若太阳少阳，少阳阳明合病，仿此加减，乃为天然不易之法，所以冠之合病篇首。

桂枝加葛根汤麻黄疑误。

葛根四两　芍药　甘草各二两　生姜　桂枝　麻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

此无汗，即寒伤营证也。故以桂枝汤调和营卫，加麻黄以驱太阳之寒，加葛根而解阳明之表。然桂枝汤、麻黄汤，分主太阳之表，葛根汤主阳明之表，小柴胡汤主少阳之表，皆天然不易之法。若三阳合并诸病，各随兼证多少，加减出入，即是神妙圆机矣。

葛根汤有麻黄者。

葛根四两　麻黄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劈　甘草二两，炙

上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须臾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此两经之寒，偏合于胃也。太阳之表，必显头痛、恶寒，阳明之表，必显目疼、几几，两经外合之证，概可类推。此乃寒伤营之合病也。盖寒者，阴也，阴主下降，所以两经之寒，会合于胃，逼迫水谷，必自下利，即此可见内合之情，而为合病。故用葛根汤升发两经之邪，从表而出，则不治利，而利自止矣。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此两经之风，相合于胃也。风为阳邪，其性轻扬，所以两经之风，会合于胃，故不下利，而但呕，乃挟痰饮气逆所致也。仍以葛根汤升散两经之风，加半夏一味，涤饮而止呕逆。此用葛根汤，应去麻黄为是。

葛根加半夏汤

葛根四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甘草炙　桂枝　芍药各二两　麻黄　生姜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麻黄汤主之。

上二条下利、呕逆，乃邪气偏合阳明胃间，此合太阳胸膈也。太阳之邪，内逆于胸，阳明之邪，上逆于膈，两经邪气，会合胸中，壅逆肺气，故喘而胸满。然邪既合于太阳部分，即当麻黄汤发汗，升提二经之邪，以从太阳而出，乃为捷径。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此太少之邪合胃，上逆下利也。太少合病，里证当见胸满胁痛，但本盛则上虚，邪逼胃中水谷，故自下利。此当舍太阳，而从少阳之治，以救胃气为主，况邪机内向，故以桂枝汤，去走表之桂枝，而以甘枣专补脾胃，黄芩能清木火之热，芍药和脾而疏土中之木。若呕者，乃风邪以挟胃中痰饮上逆，故加姜、半涤饮散邪，而止呕逆也。

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去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阳明少阳合病，当辨胜负顺逆也。二经之气，本是相制，少阳贼邪，会合阳明地界，逼迫水谷下奔，故必下利。或见阳明脉大，少阳脉弦，两无胜负，是为顺也。或阳明气衰而脉小，少阳气盛而脉弦大，斯为负矣。负者，正气不胜，故为失也。然非但少阳气盛，乘克阳明为负，即阳明气盛，反壅少阳之气不宣，亦可为负。试观互相克贼一语，义可见矣。所以脉滑而数者，乃外邪与宿食抟聚于胃，即阳明湿热气盛，反壅少阳之气不伸，当下阳明之实，而解少阳之围。若无内结，则阳明气弱，当用小柴胡和解少阳，加葛根而解阳明为是。敢以大承气轻试者乎！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合目则汗。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汤主之。

上言二阳合病之脉，次言三阳合病之证也。脉浮为太阳，大属阳明，浮大在于关上，即少阳也。但欲眠睡，合目则汗，乃三阳里邪，合于阳明，故腹满身重，谵语，而口不仁，少阳则难以转侧而面垢，太阳则遗尿矣。然三阳内外合邪，汗下皆无取义。若发其汗，则伤胃中津液，邪气尽并阳明，而发谵语，下则徒虚胃阳，元气上脱，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惟宜白虎一汤，解热生津，不碍表里，所谓自汗者宜之。不汗出，乃太阳表寒深重，不可用矣。

并　病

并病者，始病两经连串为一，如贯索然，渐露兼并之义也。并则不论多寡，一经见三五证，或见二三证，即为并病。如阳明少阳证少，太阳证多，羁留时日，太阳必将并入阳明之腑，结而不散，故为并病。若太阳证少，阳明少阳证多，不羁时日，顷即传过他经，乃传经之常，不为并病耳。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初病太阳发汗不彻，转入阳明，接续自微汗出，而不恶寒，乃太阳之邪，并于阳明之腑矣；或见阳明证，而太阳尚未全解，为太阳未罢，当治太阳，使邪不传阳明为尚。若反下阳明，则变结胸痞气，协热下利，而为逆也。故谓可小发汗，以解太阳之邪也。设面色缘缘正赤，乃寒邪深重，阳气怫郁，在于太阳阳明，经

表之间，又非汗出不彻之比，乃当汗不汗之故，另当解之熏之。此非小发其汗之治，所以叮咛不可以汗出不彻，泥为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也。然何以知汗出不彻之证？其人必显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乃是汗出不彻，为二阳并病，更发其汗即愈。然何以知汗出不彻？因脉涩故知也。盖先时发汗，邪未散，而津液已伤，气滞不流，则紧脉转变为涩，故知之也。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榍榍汗出，大便硬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太阳之邪，并入阳明之腑，始病两经，终归一腑结局，故为并病，是无疑议矣。故太阳证罢，惟见潮热，手足榍榍汗出，大便硬而谵语者，已显阳明内实，故宜大承气汤，下之则愈。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此互太少风寒并病当刺也。头项强痛，乃属太阳，眩冒，少阳也。太少经邪，虽然连串相贯，未为并病之实，但如结胸，心下痞硬，才见二邪归并一处，不解之征，则为并病矣。但治两经，表里难施，所以针法能解。而欲解太阳之邪，当刺肺俞，使肺气下通，膀胱气化得行，则太阳之邪得解。欲解少阳，必刺肝俞，以泻厥阴之气，使少阳之气亦得下通，气化运行，二经之邪，不能留恋。若发其汗，致伤胃津，木邪乘土，则发谵语。而脉见弦，是阳明虚而少阳实也。若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乃从肝胆实处而泻之。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少并病，上言可刺，而不可汗，此戒不可下也。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此下逆而成结胸痞硬也。前并病未下，尚见结胸心下痞硬，此并病，必并于胸胃之间。若反误下之，则变结胸。心下痞硬，下利不止，水浆不入，心烦等证，全是阳明邪实正虚，将败之候，无法挽回，所以于未下之前，谆谆告戒也。

过经不解

过经不解者，是以阳数七，阴数六之义也。恐人拘疑六日传经已尽，再传太阳之说，故示病过或一六、一七，或十二、或十四日，经气旺而当复之期。然邪尚羁三阳，病犹未痊，故为过经不解。但太阳为多，少阳次之，阳明又次之，及至三阴，外无表证，而日数虽多，仅宜见证治证，不为过经矣。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过经十余日，风邪尚在太阳未解，反二三下之，幸无结胸、下利诸变，而后四五日，邪从太阳，以渐传于少阳。谓柴胡证仍在，故先以小柴胡解其外。但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乃少阳表少里多，里邪乘胃，故与大柴胡汤，两解少阳阳明之邪则愈，即少阳篇，先发汗而复下之互意也。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之。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乃属太阳而兼阳明，当审何经而为定治，故有二辨。若已经极吐下者，是吐下致伤胃中津液，邪气已陷阳明，而为主治，故当调胃承气，而下夺之。若不经吐下，未损津液，而温温欲吐，胸中痛，微

溏，腹微满而烦者，邪气仍在太阳，当治其太阳，故曰：不尔者，不可与之。见但欲呕，胸中痛，微溏，此乃太阳而兼阳明，莫作柴胡证治，谓非柴胡证。然何以识吐之变？盖因呕，乃吐下伤胃所致，故知邪气不在太阳，陷在阳明矣。

伤寒十三日，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此互少阳而兼阳明，治分先后也。胸胁满而呕，邪在少阳之里，潮热，乃兼阳明内实之征。然潮热已而微利，则知阳明内热未结，法当先治少阳之胸胁满而呕。谓本柴胡证，而误下时不得利，过后反利者，知医以圆药缓下不速之故，非其治也，且以潮热姑置。仍用小柴胡汤，先解少阳，杜绝传入三阴之路，后以柴胡汤加芒硝，分涤阳明之热也。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过经谵语，知是胃中实热，当以调胃承气下之。若小便利，而大便当硬。今反利者，必有所误，故当辨脉即能定治。若邪气自入肠胃，气虚而致自下利者，脉必沉缓迟弱，今脉调和，非邪之为利，乃医以圆药缓攻，不动肠胃之邪而利，此非其治，故谓自下利者，脉必微厥。今反和者，则知医误矣。然虽下利，而胃中邪热未除，故以调胃承气下其胃热也。

坏　病

坏病者，乃误施汗、吐、下、温针，而病仍不解，反变病剧，故为坏病。变之大纲，即结胸、下利、汗多亡阳、眩冒、振惕、惊悸、谵妄、呕哕诸证，其脉或弦、数、细、迟、沉、紧、微涩、弱、结、促、代不同，而变证不能尽述，故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然后以法治之。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以风伤卫，致变坏证而言也。太阳三日，但宜解肌，而误施汗、吐、下、温针，病仍不解，又非原证，所变更剧，故为坏病。然证已变迁，桂枝汤是不当与。当观其所变何脉何证，以取一二，随其脉证而治，故曰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以寒伤营，而传少阳，致变坏病也。太阳不解，而传少阳，当与小柴胡和解，乃为定法。反以吐、下、发汗、温针，以犯少阳之戒，而邪热陷入阳明，故发谵语，是非少阳本证，所谓柴胡证罢，而为坏病。要知谵语，乃伤阳明之气而受病，即当知犯阳明之逆，而治之矣。

痰　病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上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诸亡血虚家，不可与。

寒，即痰也。素有痰饮内积，稍涉风寒，引动其痰，即恶寒发热，自汗喘逆，如桂枝汤证，但无头痛项强，知非大邪中表之伤寒矣。斯因肺气虚而受邪，以挟胸间痰饮，内外合结，故寸脉微浮。而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为胸上有寒也。当以瓜蒂散涌吐其邪，此以高而越之之治。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痰属阴邪，阴寒湿重，上中二焦阳气必虚。若发其汗，更伤其阳，以致胃冷，蛔则不安，必吐蛔也。

附门人问答

门人程燮庵问曰：五常政大论谓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是一切动物，皆赖神机而生，一切植物，皆赖气立而长，然在植物为气立，在人则为气血，已知之矣。但未识何为神，何为机耳。请帅开示，以导愚蒙。曰：此理最微，吾只举其要者，以答尔辈。夫神者，即吾身之灵，与参天地之化育，阐物理之阴阳，故谓之神。而附于营卫，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周流不息，循环无端，故为神机。而神去，则营卫不流，其机则息。若营卫受病不能生长，而极则化绝。子若知此，则能体察病之机矣。曰：何谓病机？请悉言之。曰：仲景书中悉具，但汝辈未曾看破此关。仅知六淫感入经络、脏腑、营卫、阴阳，则显经络、脏腑、营卫、阴阳之证，不知证虽显，而机则不停，且有进退流伏不一。试观浸淫疮，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为机之进，从口流向四肢，为机之退矣。百合病，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如寒无寒，如热无热，乃机随营卫流行，旋转脏腑，而气复则愈，故期六十、四十、二十日也。如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为阳毒；而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为阴毒，机留不转，气血几将闭绝，故五日可治，七日机息神去化绝，则不治矣。如太阳阳明之脾约，乃病在太阳，其机先向太阴，而正阳阳明，少阳阳明，机亦如是也。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病系太阴，然不能发黄，而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少阴之一身手足尽热，而为太阳病；厥阴呕而发热，为少阳病，此皆脏机向于腑，但从腑而不从脏治也。如太阳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机向少阴，故当救其里。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痛者，乃太阳误下，而机陷太阴。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七八日，热除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皆腑机向脏，不治其腑，应治其脏也。如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乃太阳之机，而向少阳，应治少阳也。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机乘他经脏腑虚处流行。若他经不虚，何能传乘。惟在本经，或迟或留，或伏或逆，或开或闭，为病不一。若本经气复，则邪往外出，故太阳欲解，必当先烦，脉浮有汗。阳明欲解，则奄然发狂，濈然汗出。所以伤寒之脉浮而缓，至七八日，暴烦下利，利必自止；少阴之脉紧，至七八日下利，脉紧反去；热结之膀胱，而血自下，此数者，乃为自解也。若在本经，留滞不行，则如太阳之热结膀胱，而少腹硬满者，结胸痞气者；太阳中风，下利呕逆，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妄语短气者；太阳之发汗后，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太阳之发汗后，蒸蒸发热者；阳明之脉迟，汗出不恶寒，潮热，手足濈然者，皆机留伏不行，机几乎息，故当随其机之流伏施治。正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也，惟邪入胃腑，无所复传之地，但治其本也。如此随机察证，则治病易已探囊矣。即阴阳二毒，表滞而不流，故用升麻鳖甲汤以升散。百合之邪流无定，清和营卫，而为总持。温疟邪滞于表，须以白虎加桂枝而去表。牡疟在心，故以蜀漆散吐之。疟母之机，留伏难拔，鳖甲煎丸，渐磨其积。但中风有经络、脏腑，随机而发，故不出方。历节诸痹，惟以通散。虚劳机之不定，则用小建中，培土而资生五脏。内有干血者，其机伏匿，大黄䗪虫丸，缓攻其伏。胸痹心痛，有肝脾肺肾之缓急，故随机各处一方。痰饮遍流脏腑，上下内外，所以随机设方而治。水气之繁，但随风寒虚实而治。疸证有三，随机虚实处方。杂证繁多，不能枚举，即如伤寒在表者，观其机之开闭、顺逆、留动，故立麻黄之开，桂枝之阖。机流于腑，故用五苓。伏结血分，定以抵当。结胸痞气，饮留胁下，故用陷胸、泻心、十枣。然攻阳明胃实，机已围困，用三承气以破之。如阳明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

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乃太阳而兼阳明，不能同治，所以随其机显之处而施。故见心中懊侬者，其机上行，则用栀豉涌吐；口干舌燥者，邪入胃腑，机停而消耗津液，以白虎人参而和之；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机流膀胱，以猪苓汤清导。如太阳邪未尽，而机转胸膈，虚烦不眠，胸中窒而结痛者；阳明下之而不结胸，心中懊侬，头汗出者；厥阴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概用栀豉，随机上逆而吐也。阳明病，发热汗多，机停于胃而不出者；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乃病在胃，而机流于肾也；少阴病，口燥咽干，下利清水，色纯青，乃少阴而挟厥阴入胃；少阴病，腹胀不大便者，皆机向阳明，故用大承气，而从阳明之标，不治少阴之本，盖亦随其所得而攻之也。所以太阴、少阴、厥阴、太阳、少阳，转入阳明，若实者，随机而攻之。其机向于他脏他腑，而无出入之门户，即当随机之和解。如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见其阳脉微者，使先汗出而解；阴脉微者，使下之而解。如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机冲于心，用黄连阿胶汤，养水清心。下利咽痛，胸满心烦，阴精燥热，用猪肤汤之润。二三日咽痛，机往上逆，用甘桔以开提。少阴四逆，其人或咳，或悸，小便不利，腹中痛，泄利下重，乃肾邪以挟风木而逆于胃，故用四逆散，而随其标散。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即知邪入本经，撞心入胃，无所不至。邪机贼胃，用黄芩汤以和之。遏郁胃气不伸则厥，而气陷则利，贼木临土，所以四逆散，分解其邪。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本经气血不足，以当归四逆而补，皆和之之法也。若虚者，但治其本，即桂枝人参、建中、四逆诸汤而温补。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故以四逆。自利不渴，属太阴，而脏有寒，则用四逆温之。少阴始得之，反发热，脉沉，乃脏邪而流于腑，故以麻黄附子细辛汤，标本同治。少阴得之二三日，机无他向，仅在本经，则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其汗。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细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干呕，咽痛，利止脉不出，虚寒之机，流而不定，故以通脉四逆，但温其本，则标自定。若随机而攻，则正气必脱，纵有神丹，莫能挽之。但实者之机，有上下左右，前后进退逆顺，迟留伏匿，诸变不一，故仲景立汗、吐、下、和、温诸法，方计二百六十有二，合式其机，当用则用。然机虽转，而方则随其脏腑而定也。有一方能疗数病，或一经之病，而设数方，乃阐机之一动，则成一方，若三五数动，则三五数方，使人见机而立方疗病。故以麻黄汤加石膏，名大青龙，桂枝加芩名阳旦，去姜、桂，又为黄芩汤，而以铅丹、大黄、龙牡加入柴胡汤，且为救逆，葱白加入姜附汤，名为白通，然病变则方亦变也。后贤徒读其书，顺文注释，不能阐发微妙心髓，令业是道者，执法执方，全无变通，不识进退流动，故治疗不灵。后人刻舟求剑，每经每证，各立一方，所以治之多误。故予再引诸法而比类，如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转入阳明为病，然虽无方，而治则是应承气可用。少阴一身手足尽热，热在膀胱之腑，则方应五苓，然经则麻桂宜之。阳明临于少阴，则应猪苓。少阴临于厥阴，黄芩汤则当所用。若少阴而挟厥阴临胃，应之于四逆散也。是因邪感太阳，或入少阴、厥阴、太阴、阳明、少阳，或太阴流于少阴，或少阴流于阳明，或阳明流于少阳、厥阴，互相传乘，原无定理，乃经经如是。故热病，谓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又，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热病也，荣未交，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乃言邪气传乘之无定也。故《难经》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乃明不定之义，而伤寒亦如是矣。故业斯道，须以《金匮》、《伤寒》参悟圆融，得其进退流动之机，则治病如拾芥，方为深入仲景之堂门。门人曰：唯。故记之以为读仲景书法。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六

清 楝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太阴全篇证治大意

传经之邪，若依次第而传，则三阳经尽，三阴受之。或是太阴为先，若从虚入，不依次第而传者，不定传于太阴矣。然三阴为病，邪居于内，是无头疼身热，但有经脏之分，故腹满而吐，自利腹痛，或渴不渴，为三阴受邪。治则不离三阳，桂枝、麻黄加减，领邪外出。设见虚寒当温之证，乃因阴湿之邪，下流肾间，而成阴盛阳微之证，故用四逆回阳。如热实当下之证，即用桂枝加大黄、芍药之类，而无峻攻，反伤胃气，或邪转阳明，即从阳明证治，但有轻重缓急之分。仲景不另出方，听人临证消息也。夫六经中，惟太阴经文简约，辨证九条，方止二道，因其太阴经络在内，传变不繁，故说桂枝，而麻黄证亦互在其中。读者细详，则太阴一经毕矣。

再按太阴诸条，皆言桂枝汤风伤卫证，而无寒伤营主论主方。其意何也？盖太阴湿性属阴，而水湿同类，湿寒下流助水，水阴愈甚，故自利不渴为脏有寒，此即太阴寒伤营证，当遵《内经》寒淫于内，甘热胜之，故用四逆汤温脾燥湿散寒，而为正治。若邪在经，当用麻黄汤发散，义可知矣。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经云：伤寒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素问》脏经并举，此谓太阴之为病，乃风寒互明也。但寒邪传于太阴湿土，寒湿壅滞，经气不通，故腹满；风热上行则吐；脾气不宣，则食不下；寒邪下行，故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然太阴本脏，乃属阴湿，治宜温散。若以误下，徒伤胃阳之气，上邪下陷，与痰抟结，而成胸下痞硬，是同结胸痞气矣。或邪还阳明，以致大便结硬，必俟小便自利，则当下之。

门人刘象九谓夏秋太阴时令，湿邪直入太阴，或从三阳传乘太阴，即显腹满而吐，饮食不下，自利腹满而胀，脉沉细缓，乃太阴风湿化而病热。时流不识，遂作阳虚阴盛，妄投姜附，耗竭真阴而死，不胜屈指，临证毋忽。此生甚明经义，故附之以警来学。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此太阴风伤卫，欲愈脉证也。风气属木，四肢属脾，风入太阴，内郁则腹满，邪逼水谷下奔则自利，走于四肢，故烦疼，即风淫末疾之义也。阳脉微者，邪不在阳，阴脉涩者，邪正两虚之兆。若微涩脉中而略带长，乃正气来复，故为欲愈。但见阳微阴涩，乃邪盛正虚，生气不宣，又是土败欲绝之候矣。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此风伤太阴之治也。风伤卫，传于太阴经络，风性轻扬，机或外向，故脉见浮，当用桂枝汤，和营卫而驱邪外出，其病即愈。若寒伤营，传于太阴经络而脉浮者，当用麻黄汤，不待言矣。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秽腐当去故也。

此太阴自解证也。太阳中风，脉浮而缓，手足微冷，头疼身热，与此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而无头疼身热为异。此属风乘脾土，为系太阴。但太阴主湿，其性迟缓，风邪主温，其性轻扬，传于湿土，湿滞化热，风湿互应，故脉浮而缓。若寒邪传入，脉必紧细而沉也。然浮缓之脉，乃外风内湿，相合熏蒸，故发身黄。或小便自利，湿从小便渗去，不发黄矣。至七八日，土气来复，脾旺有权，送邪外出，故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乃自解之征，非虚寒之比。但风从上出则烦，而利则湿从下去，风湿既从上下而出，乃脾胃气强，谓脾家实，秽腐当去故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此互太阴风寒，邪机转向阳明，为阳明病也。前谓七八日，暴烦下利，乃脾气有权，湿热自去，而为自解。此虽不发黄，乃被湿热壅盛，不能自解，邪从太阴还转阳明，故大便硬，而为阳明病，即太阴攻下之证也。若邪机不转阳明，敢轻下之乎。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此太阴寒伤营证也。太阴属湿，其性阴寒，寒邪传于太阴，湿寒过盛，阳气衰微，则自利不渴，乃脾脏受寒，故谓脏有寒也。经谓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故宜四逆汤，以附子温起肾脏之阳，而生土燥湿，干姜温脾，而驱客寒，炙甘草温中补脾为助，此乃治太阴寒伤营之正法。若自利烦渴，或便结硬，小便黄赤，又属湿热为病，治当转环矣。

再按寒邪传入太阴，必因脾肾阳虚，以挟寒水上逆于脾，故显自利不渴诸证，当以四逆汤补阳燥湿为主。若脾肾阴虚火盛，而风邪入内为病，自当反此推治，则太阴一经无失矣。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亥水和阳，子丑生土，故欲解也。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此太阳风伤卫，误下而传太阴也。太阳表邪未罢，而误下伤脾，其邪不传阳明少阳，乃从虚处而直入太阴，故腹满时痛，俗谓误下传也。然既误下，陷入之邪以何得解，而风性轻扬，邪从外入，故以桂枝汤和营卫，升举风邪，从外而出，倍芍药，以收太阴之逆。不增一药，而救误下之证。非入圣贤神毂，乌能若是哉！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误下则邪陷太阴，阳邪炽盛，兼转阳明，故不大便，而大实痛。然痛则邪已深入，不能尽使表出，所以桂枝汤升举之中，又加大黄，上下分消，即通则不痛之义。设不因误下而大实满痛，效用此意甚验也。

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三两　大黄一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此脉病，不可伤胃也。脉弱自利，乃胃气虚弱，脾阳不健也。误以大黄，先伤胃气，必致下利不止，故为易动。此嘱桂枝大黄汤，不可轻用之意。然不惟脉弱当禁，纵见脉实，亦不可用。盖太阴阳明，虽然脏腑表里相通，必欲审其邪机转动，向里向表之分。若向阳明，而成胃实，则攻之无虑。在太阴而攻药入胃，诛伐无过，胃气全伤，变患无穷也。

少阴前篇证治大意

盖少阴一经，须明阴阳两途，治始有据，否则祸如反掌。且如阴亏者，风邪传里，以挟肾中相火而发，阳邪炽盛，治当养阴抑阳，不然，则邪未除而阴精先竭，遂成死候。若阳亏者，寒邪传入，必挟肾中阴寒水性而发，阴寒搏击，其阳外越，证显里寒外热，手足逆冷，恶寒蜷卧，下利清谷，阳机欲绝等证，急当救阳

抑阴。而从治者，汇列下篇。兹汇风伤卫、阳邪炽盛，存阴止治之法，列于此篇。俾业医者，一目了然矣。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此少阴总脉证也。经云：伤寒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此乃邪传少阴，风寒总证，故仲景补出脉之微细，证之欲寐也。若邪在三阳，脉必浮紧数大。入于少阴之脏，经络在里，故脉微细。然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气入于阴，邪郁于阴，所以不论阴阳两途，必具但欲寐证。若偏于阳者，则显口燥舌干；偏于阴者，则显吐利呕逆。当分脉之浮数沉迟，即随阴阳气血，寒热虚实治之，庶无差误。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此治少阴风热，戒发汗也。证显欲寐，而脉细沉数，乃风热传于少阴，故为在里。当以清解热邪，存阴为务。病既在里，与表甚远，故戒发汗也。

少阴中风，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阳微者，阳分无邪，而病在阴。阴浮者，邪机向表，故为欲愈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此少阴正证正脉，自解证也。寒邪传入少阴，阴阳两不相亏，以故脉紧。所以七八日自下利，乃正气有权，送邪自从下利暗除。故紧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而为欲愈，是同太阴脾家实，秽腐当去之意也。然虽见烦躁下利，乃病解之征，而非虚寒之比，谓必自愈。此当麻黄附子甘草汤固阳，微汗温散，但寒出而真阳不出，其邪立解。若脉见沉迟微弱，乃偏于虚寒，当从四逆、白通，救阳为主。或脉细沉数，偏于里热，当从黄连阿胶、猪肤等法，清热救阴也。盖少阴正治，前人皆不辨明，俾读者茫无头绪，故予拟此而为少阴治寒正法，其余皆属偏阴偏阳。业医者，以前后二篇合参，须分阴阳两途，而脉紧为正，则无失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此互上条治法也。得之二三日，但欲寐，不见吐利、腹痛、烦躁、汗出、厥逆亡阳虚寒之证，又无心烦、咽痛、口燥、腹胀阴虚等证，为无里证也。而寒邪初传少阴，正气未虚，不偏阴阳，惟显欲寐之证，故当以麻黄附子甘草汤，发汗散邪则愈。然治少阴寒水之经，乃真阳寄于肾中，故当炙甘草、附子温经固阳，以麻黄通阳开腠，取其微微小汗，则寒邪散而真阳不出，其病立解。后人方书，但知偏阴偏阳，而用急温急下，不明固阳温散，乃失少阴主治。惜哉！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　甘草各二两，炙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各经解于正气旺时，少阴解于阳生之际，正谓阳进则阴退，阴阳和而邪自解矣。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少阴风热，机向膀胱也。身凉、欲寐而为本证，至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乃肾邪外向，移于膀胱，里病通于表也。此同太阴邪转大便硬，为阳明之义。然诸脏皆有移腑，诸腑皆侵于脏，不可不识。盖膀胱为多血少气之腑，邪入血分，邪血相搏妄行，故必便血。但世不明脏移腑病，谓六日传经已尽，再传太阳，遗误千古，良可叹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此风热灼耗肾阴而心烦也。身凉、欲寐为本证，得之二三日以上，而显心烦不得卧，乃风热入肾，耗竭阴水，心相无制，神志不宁，自焚欲死之征，而与阴寒上逆之烦躁迥殊。必当滋阴清火，急救肾水，而制火为主。故用黄连、黄芩，专清上焦心相之火，芍药养阴，鸡子黄

养阴济水，又清阴分之热，阿胶以滋肺肝肾阴，而祛内伏之风也。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黄芩二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二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此互风寒两伤，传入少阴，转还阳明，挟湿为利也。肾为胃关，风寒传入少阴，则关门不利，反还脾胃，湿热相蒸，不能分渗下达，故腹痛而小便不利。然小便既已不利，肾邪上逆，无所渗泄，逼迫胃中水谷趋向大肠，则下利不止。寒挟内湿凝滞血分，则便脓血。故用桃花汤之干姜辛热，以散本寒，赤石脂味涩固脱，糯米甘凉，调中养阴和阳为助也。

桃花汤

干姜一两　糯米一升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愈，余勿服。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桃花汤主之。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

此寒淫血分便脓血，当刺也。前条风寒两伤，侵扰气血下利，而兼便脓血，故用桃花汤主之。此不下利，但便脓血，乃纯寒凝子血分，化为脓血，但桃花汤不能开其壅结，故当刺其经穴，疏通气血，而泻血分之寒，俾邪去，则脓血止矣。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此肾阴虚而邪入于胃也。少阴风热，循经而上咽喉则痛；肾阴虚而心火无制，气逆不降，则胸满心烦；逼迫胃中水谷下奔则利。然正虚邪实，热邪冲斥三焦，肾水将欲告竭，若以苦寒清热，恐燥肾阴，故不用。而以猪肉，去里之肥白，取皮水煮，和蜜粉熬香服之。盖猪乃北方亥兽，专入壬癸，滋润肾经之燥，此取皮者，兼滋肺金水母之源，俾生肾水，以白蜜粉和养胃中之阴，而上中下得润，则阴阳和而邪自退，利自止矣。盖前条乃寒邪凝滞，下利便脓血，用桃花汤温中散寒，养血固脱，此风热上壅，逼迫下利咽痛，以猪肤汤甘寒润燥，养阴退阳。然固脱止利虽同，而寒热有异也。

猪肤汤

猪肤一斤，味甘寒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分温六服。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少阴风热，循经上逆咽中挟结，故为咽痛。所以甘草一味煎汤，解毒清热，和缓阴阳。而服之不差，乃热结难开，更加桔梗，开提散结，此即随其所得而攻之也。初病未具他证则效，若兼下利呕逆，心烦不卧，肾水告竭，用之无益矣。

甘草汤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一服。

桔梗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此邪循本经，气血两分也。上条风热挟结气分，而致咽痛，用甘桔开提，此风热与痰饮挟结气分，故以半夏涤饮，甘草清热，仍用桂枝以驱在上之风。设咽喉肿窄，散不能服，以故易汤，乃服法之权变也。若伤咽中营血，生疮不能语言，而声不出，仍用半夏涤饮，鸡子壳清润喉中热燥，而滋阳中之阴，藉苦酒消肿敛疮，兼退血分热也。

半夏散及汤

半夏 桂枝 甘草炙,等分

以上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分,内散一两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苦酒汤

半夏十四枚 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服之。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此少阴邪气挟木乘胃也。四逆证,乃有阴阳之别,此等吃紧关头,最当详析。证见寒过肘膝,呕吐,腹痛,下利清谷,脉沉、迟、细,是为虚寒四逆;若口燥舌胎,小便黄赤,脉沉而数,热邪内郁,是为阳证四逆。盖肾为胃关,邪壅于肾,关门不利,所以胃气不舒,又兼木为肾子,风气通肝,肾肝邪壅于胃,则胃气不行四肢,故为四逆。然肝肾之邪,冲肺则咳,冲心则悸,胃关不开,则小便不利,乘脾则腹痛,逼迫胃中水谷下奔,则泄利,胃肠气滞于下,则下重,乃少厥二阴,热邪为本,四逆诸证为标,故谓或咳,或悸也。盖少阴机标已向厥阴,故从机而治厥阴,则少阴亦解。用炙甘草温中散邪,芍药养阴而疏土中之木,柴胡以引厥少之邪,从外而出,枳实以疏胃中已陷之邪,俾得四通八达,则四逆自退。然虽少阴而见四逆,诚因厥阴之标逆胃所致,乃风气通肝,故以母实泻子之义也。此方原系治厥阴热厥主方,后人不识其旨,湮没已久,今表出之。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实 柴胡 芍药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薤白三升,煮取二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此少阴风热还胃也。少阴风热转入阳明,风湿相搏,逼迫水谷下奔则利,胃气上逆则呕,泻伤津液则渴,火无水制,淫肺则咳,而心烦不眠。故以猪苓、茯、泽、滑石宣导湿热,俾从膀胱而出,阿胶滋阴,而驱伏风,且助导邪滋干之力,则不治咳呕,而咳呕自止。盖前条心烦不眠,较此似同而治异,何也?然前心烦不得眠,而无下利,乃肾水将绝,故用黄连阿胶汤滋阴清火,急救肾阴为主,此乃少阴风热转入阳明,逼迫水谷下奔,故以猪苓汤驱导水邪,还从膀胱而去,当救胃中津液为主。乃本在少阴而标入阳明,肾脏邪机乘他腑之治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风热耗竭肾阴与胃津之急也。少阴风热炽盛,肾水欲绝,而不上灌于咽,胃中津液亦竭,故二三日就见口燥咽干,即阴气先绝、阳气后绝而死之征,故当大承气汤急下,荡涤热邪,使从肠胃而去,则不济阴,而水自生矣。此必便闭坚结者宜之,否则又当养阴退热为主。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邪挟木火乘胃也。经谓风气通于肝,母邪通子,少阴风热,而挟木火乘胃,扇逼胃中水饮津液,故自利清水,而色纯青,并无渣滓相杂。邪气横格胃间,则心下痛。肾水不能上供,故口干燥。但邪机已入阳明,当随其所得而攻。故用通因通用,以大承气急下,以导热邪,俾从肠胃而去,乃救胃肾将绝之阴也。

门人同侄问曰:吾师尝谓三阴之邪,转入阳明,必须大便坚干,方可攻下。此但口燥咽干,而见下利清水,反用急下,岂不徒伤其胃,

真气下脱而死乎？答曰：前云邪转阳明，必俟大便坚硬，而攻下者，乃未伤胃中津液之谓。此利清水，因肝肾邪热炽盛，乘逼胃中津液顷绝，势已濒危，不得不以通因通用急夺，而救胃肾将绝之阴，否则以何抵止。此乃珠盘无碍之法，子可不细心体究仲景之意乎！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风热转入阳明燥实也。肾为胃关，关门热闭，肾邪还转阳明，而脾胃肾三脏，壅塞无通，故腹胀而不大便，但胃津肾水，将已告绝，故宜大承气急下，而救胃肾将绝之阴也。盖少阴病，腹胀不大便，乃邪转于胃，谓之少阴阳明，而阳明湿热下流肾中，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谓之阳明少阴。但五脏六腑，皆有互相传乘生克之义，仿此察病，则机变无穷矣。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为下厥上竭，为难治。

少阴之邪，以挟木火，壅遏阳明之气，不达四肢则厥，所以但厥无汗，其病在里。当以四逆散和阴散邪，则病自退，而厥自愈。若强发其汗，扰动阴火，并提真阴之血，乃从下极之枢，直奔清道，窜出耳目，或从口鼻，并伤清阳津液之气，则变下厥上竭，故为难治。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以火劫少阴致变也。少阴邪热在里，当以清热养阴。若以火劫其汗，火邪内攻，津液耗竭，若攻冲于肺则咳，入胃则发谵语，奔迫大肠则下利，注于膀胱，阴水涸竭，故小便必难，因火强责少阴之汗故也。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七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阅校

少阴后篇证治大意

夫真阳一气，乃人身立命之根，寄于右肾。故肾有两枚，然左肾通于阴血，右肾通于阳气，易为太极，既先天阴阳之气也。盖人之阴阳有偏胜，故治病必当先分阴阳，后以中风伤寒别之。然风邪属阳，传于少阴，以阳从阳，势必从乎火发，显呈口燥咽干，热邪炽盛等证，当以清热润燥救阴而为先务者，已列前篇。兹述寒邪伤营，传入肾中，以阴从阴而从水发，则显手足逆冷、腹疼下利、呕逆、恶寒倦卧、汗出亡阳、虚寒等证，则当回阳为主，悉归此篇。然粗工不解，必于曾犯房劳，始敢用温，及遇一切当温之证，反不能用，讵知未病时先亏肾水者，不可因是认为当温之证，其人必真阳素亏，而受外寒，从阴而发，或汗吐下，扰阳外出，不能内返，势必藉温药以回其阳，方可得生。于斯参酌，而少阴之治，则冰炭判然矣。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少阴虚寒似乎热证之辨也。若见欲寐，而欲吐不吐，心烦者，乃因阳虚，阴邪上逆，但阳气不能主故阴寒，故五六日自利，而利损津液，不能上供，则渴，所以虚而引水自救，是非阳热津干之渴也，阳虚而不消水，故小便色白，乃少阴阳虚病形悉具矣。然心烦，而上虽似热，实因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当从温散无疑。盖世但知四肢厥逆遂为虚寒，讵知小便色白，乃为的验色。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此阴盛亡阳之脉也。阴阳俱紧，乃寒伤营脉，寒入少阴，逼阳上越，不能固护于外，以故汗出而为亡阳，是属少阴。阴邪上逆，阳不归根，则咽痛而吐。下焦阳虚，故复利也。急当回阳散寒，迟则阳脱不救。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水也，趺阳，土也。伤寒惟恐土虚不能制水，水得寒邪，泛滥无抵，则呕吐下利，真阳外越，里寒外热，阳脱而死。若土气有权，水邪不得泛滥，邪气易解，故欲脉见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此少阴阳虚，而禁汗下也。邪传少阴，原无发汗之理。篇中仅有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虽寒伤少阴，而得太阳表证，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固阳发汗散邪；又少阴二三日，无里证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其汗，乃是少阴寒伤营，正治之法也。此见脉微，为阴盛亡阳，故不可发汗，则当救阳为主。而尺脉弱涩，精亦不足，复不可下矣。

少阴病，恶寒而倦，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此阴盛阳气未脱，定可治也。恶寒乃阳微阴盛，而阴主静，故倦。阴邪上逆，阳不归宁，故时自烦，而欲去衣被。虽然阳气扰乱不宁，尚在欲脱未脱之际，还可收阳内返，故定可治。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倦卧，手足温者，可治。

此下利止后，验可治不可治也。下利自止，阴邪少减，邪不上干，脾土稍得苏矣。但阳气衰微，而恶寒倦卧，当验其手足温者，乃真阳未离，急用白通、四逆之类，温经散寒，则邪退而真阳复，故定可治。若手足不温，而利虽止，胃肾之阳已绝，则不治矣。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注见太阳中篇。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此少阴表证也。欲寐、脉沉，寒伤少阴脉证，但少阴不当发热，反发热，是带少阴之表。以不头疼，与太阳有别。故用麻黄、细辛专驱少阴之表，附子固护元阳，俾邪散而阳不外越。此少阴正治之法，读者毋忽。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　细辛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此少阴阳虚，而无里证也。得之一二日，但欲寐，故作少阴证治。而口中和，则知阳气不盛。其背恶寒，乃阳微阴盛，已露一斑。故当灸气海、关元，助阳退阴，继服附子汤，温补真阳之气，茯苓以导阴湿下行，芍药收阴，不使上僭，参、术固中，而镇阴逆也。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此脉沉为里寒也。少阴脉见沉、细、数而有力，四逆汤则非所宜，若沉、迟、细、弱不鼓，证显手足厥冷，身疼，欲寐，乃真阳虚而寒盛于里，则宜四逆汤温之。

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此似热辨虚也。少阴之邪上冲，则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邪逆于中也。若始得时，手足寒而脉弦迟，是非热邪，乃阴邪上逆所致。若热邪与素积痰饮，抟结于胸，为胸中实，不可下而当吐之。此干呕，乃阳虚膈有寒饮，以挟阴邪上逆，则吐亦不可，恐扰虚阳随吐而脱，急当温补，复阳驱阴，故宜四逆汤也。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此阳虚而挟湿也。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脉沉者，纯是少阴阳虚挟湿之证，虽无下利、呕逆内虚诸证，然亦必当附子汤，温经散寒，回阳为主。

附子汤

附子二枚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芍药　茯苓各三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渴，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方见太阳上篇。

此少阴邪转阳明挟湿也。邪郁少阴，关门不利，二三日不已，而水寒四布，横流逆射，反侮于脾，则腹痛。逆胃而阳气不升，则四肢沉重疼痛。关门不开，则小便不利。转入肠中，故自下利。射肺则咳，溢胃则呕。治宜温中散寒，而泻水湿下行，为第一义。所以白术坐镇中州，驱逐北方寒水下行，不使泛滥于脾，故名真武。茯苓导渗寒湿，附子行阳燥湿补虚，合同生姜，宣寒逐湿，以芍药收阴，俾寒散，则诸证除矣。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少阴并挟厥阴而乘胃也。少阴邪盛，淫溢于肝，肝肾之邪，协逆胃中，逼迫水谷下奔，阳微不能固摄，故上吐下利，而手足厥冷。然肝为将军之官，是被肾阴逼迫，则阳神飞越，

躁急不宁，此乃阳欲上脱，阴欲下脱，故烦躁欲死。但无自汗，正在欲脱未脱之际，还可追阳返宅。故用吴茱萸专驱肝肾之寒，而下逆气，人参、姜、枣，温胃补中，俾正气得补而寒自散，吐利烦躁即止矣。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此虚寒转入阳明下利也。少阴虚寒下利，必显脉微迟细、身凉欲寐、下利清谷、呕逆厥冷诸证，此但下利，阴虽未逆，而下逼则甚，当虑胃肾阳陷下脱，故以附子温起中下之阳，葱白同干姜散寒，而能通阳入阴，俾阴散阳和，则利自止矣。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此互上条之脉，与白通加减法也。脉微乃阳虚，肾寒逼迫胃中水谷下奔则利，当与通阳入阴为治。而服白通汤，非惟下利不止，反致厥逆无脉，干呕烦者，此乃阴盛格阳，不能入阴，故增病剧。犹如兵寇拒敌，不使先锋，以何能取破竹之势？故加人尿、猪胆汁阴药而为向导，同气相投，接引群阳之药直趋阴界，俾见阳光，阴即消散，胃关得固，则下利止而脉道渐行，故谓微续者生。若脉陡出，即是阴寒逼迫虚阳外浮，顷脱之象，故主死也。

白通汤加猪胆汁汤方依后加入。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用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白通加猪胆汁汤，即此入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猪胆，羊胆亦可用。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细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阴盛格阳外越也。脉见微细欲绝，手足逆冷，下利清谷，乃阴邪充斥上下，逼迫真阳上行外越，故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然寒邪入脾则腹痛，入胃则干呕，上逆则咽痛，阴邪闭塞，阳微不通经隧，故利止而脉不出，但未现自汗阳脱诸证，故以通脉四逆汤，通阳返宅，俾阳气通而脉出愈矣。

四逆汤此汤加葱九茎，名通脉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强人可四两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此胃阳未败而用灸也。欲寐而见吐利，乃少阴阴寒，冲斥上下，阳微危极，但胃阳未败，所以手足不致逆冷，惟肾中真阳外越，故反发热，阴闭经隧，故脉不至，犹为吃紧，故以艾灸少阴经穴，使经通而阳得返宅，脉复即愈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此阴阳两虚证也。微为阳微，涩为阴弱，而下利，脉见微涩，乃阴阳不足，而受寒邪。邪逆于胃则呕。阳虚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守，所以汗出。然虽阳虚阴盛，而无水湿相并，但有气虚下坠，故数更衣而反少，阴弱则勤努责也，是人平素阴虚阳弱，陡伤寒邪所致。然阳弱本当用温，而阴虚又不宜温，一药之中，即欲求阳，又欲护阴，漫难区别。故于顶之上，百会穴中灸之，以温其上，而升其阳，俾阳升而不致下陷，则阴邪亦得自散，而下利自止。故不用温药，而用灸法，有如此之迥护也。以上诸条，皆少阴阳虚阴盛之治。

少阴病，脉微沉细，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沉细，但欲卧，少阴阳虚脉证。护卫之阳将欲离散，故汗出而不烦，阴寒上逆，则自欲吐，急当驱阴救阳，庶可图生。延至五六日，自利，烦躁不得卧寐，乃阴邪复盛，阳从上

脱，故死。

少阴病，恶寒，身倦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恶寒身倦而利，手足厥冷，若见烦躁，乃阳气欲脱未脱之际，还可回其阳，希图万一。此不烦躁，是属纯阴之征，纵欲回阳，其阳决不能回，故曰不治。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阴盛，上逆则吐，下迫则利，烦则阳欲上脱，躁则阴欲下脱，而见四逆，乃脾肾之阳俱已败亡，故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倦，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四逆，恶寒，身倦，脉不至，而不烦，阳神已去，证属纯阴，而躁则阴魄将离，故死。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既止，似乎可愈之兆，然利时阴基已坏，阳无所附，脱出肾间，独聚巅顶之上，纷纭摇动，顷刻飘飘荡散，故头眩自冒者死。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邪传少阴六七日，阳气不复，阴寒愈盛，拒格微阳上逆，不得归根，惟聚胸中喘逆，渐致息高气脱而死。盖有六七日，阴绝不复，阳无所附，亦致息高气喘而死，正谓阴气先绝，阳气后绝而死之义，非独阴寒之一证也。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卷八

清 携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厥阴全篇证治大意

经云: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是以次序而言也。或三五六日,即传厥阴,甚有二三候,尚未传于厥阴,所以不可拘定日数而论也。仲景推广其义,补出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乃为木乘土病。若邪抑胃阳下降,不能升达四肢,则厥而下利,胃气复而上升,木邪归上则厥。后发热而利自止,为病退。热后发厥,胃受木制,乃为病进。木胜则厥多热少,胃胜则厥少热多。所谓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第每多兼证,若本经自病,则为喉痹,乘胃气逆则呕,水谷下夺则利,郁甚则厥,胃阳升则身发热,而利自止,胃阳发露,能食则为除中。若乘挟少阴肾寒愈盛,则为阳虚寒厥,所以温之灸之,乃回肾中之阳也。但厥证每多属阳,所以仲景辄用三阳治法,乃因邪从外入,欲引从外而出,即谵语当下之证,只用小承气,和其胃气,而他证皆不用下,因病在厥阴,而下则徒伤胃气,反致厥逆不止而死。然篇中风寒互发,阴阳虚实不一,故列全篇。第厥阴一证,历代诸贤,阐理欠明,当以鄙见,以覆详玩。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此厥阴经邪纵横为病也。经云:六日,厥阴受之,烦满而囊缩。但言表里上下,本经之证,赖仲景推广病情,而补乘侮之变也。夫风传厥阴,木火炽盛,纵横无忌,乘吸胃中津液,兼耗肾水,上渴下消,饮水多而小便少,谓之消渴。但肝气通心,母邪淫子,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抑郁胃气不伸,则饥不欲食,而食则吐蛔。然风木盛而胃气必衰,误下伤胃,邪入胃中,肆逼水谷下奔,则利不止。窃拟黄芩汤,原治厥阴本病主方,湮没至今,故予表出。而后贤方书,但以承气下法,岂非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之谓欤。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此明致厥之因也。阴阳者,非厥阴一经阴阳也,阴乃厥阴肝也,阳乃阳明胃也,二经相胜克贼,合为阴阳之谓也。即经谓阴者,真脏也,阳者,胃腑之阳也。故凡邪气传入于肝,上逆凌胃,但有伤土之能,而无疏土之益,木胜土虚而不相和,木郁胃阳不达四肢,则手足逆冷为厥,谓之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奈诸家罔识此义,而使后人治厥阴经病,百无一中,相延至今。故予拟四逆散主之,则理顺畅矣。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此见厥,禁下也。厥乃木乘郁胃,阳明气降不伸,则四逆为厥。攻则徒虚其胃,胃气随即下脱而死矣。虚家,乃胃肾阳虚,阴寒四布,法当救阳为务,而攻则非,即胃阳下脱,便是除中,立死。故俱严戒。

厥阴中风,脉微浮者,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此辨欲愈未愈之脉也。厥阴经络在里,虽是中风,脉亦不浮。若见微浮,邪还于表而欲愈。脉不见浮,邪仍在表,故为未愈。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丑寅卯时，厥阴经气自旺，故病欲解。

厥阴病，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木挟火炽，乘吸胃中津液则渴，故欲饮水，但少与之，应接胃中津液和而病自愈。若纵饮无度，胃弱不消，停蓄心下，反变下利呕逆也。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此土旺，则厥热平半，而病自愈也。厥阴气旺，抑遏胃阳郁逆不伸，则厥五日。此以土数推之，胃气必然复而上升，邪气上升即热，故热亦五日。若肝气盛六日，则当复厥。此不厥者，乃木土气和，肝不复乘，胃不重受，邪气外出，所以自愈。然木邪乘土，则厥五日，土旺而无不复之理，故谓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必便脓血。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此偏热多而便脓血也。伤寒始病发热四日，邪传厥阴，气遏于胃而厥三日，胃阳升而复热四日，三日较四日，而热多一日，为厥少热多，乃胃盛木退，而不再来乘土，故病当愈。但热多则余邪伏于厥阴本脏，为热不除，久陷藏血之地，故便脓血也。盖厥阴胜而厥四日，土弱不胜，热反三日，木再乘土，复厥五日，乃胃阳气衰，故为病进，然厥阴邪盛为多，胃阳气衰为少，是以木土互言，为寒多热少，即胃气退而肝邪进。所谓阳气退而为进，非虚寒之谓也。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此厥微热微，自解之征也。热少厥微，指头寒，邪正两微之候。胃受木制，则默默不欲食。胃气复而邪正相争，故烦躁数日。而热从小便暗除，故利而色白。乃胃气和而则欲饮食，所以其病为愈。若见厥而呕，胸胁烦满，仍是木邪凌胃，热郁本脏，深连血分，后必便血，盖由藏血故也。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此观外证，即知邪之微甚也。一二日，或四五日，邪传厥阴，凌胃故厥，胃气复而邪归胸膈则热，所谓厥者，必发热。然始入厥阴，谓前热乘胃，为必厥，乃阴阳胜复而无亏欠。所谓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而木受邪微，则厥亦微，厥微则热亦微矣。然阳邪抑郁胃气则厥，当以苦寒降热下行，谓厥应下之，非承气攻下之谓也。若以温热发汗，致伤津液，则热邪上升而口伤烂赤，是互喉痹而言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此邪逼胃气不行，为厥、利、便脓血。上行为咽痛，喉痹也。邪逼胃阳下陷则厥，水谷随气下奔，故厥而兼利。胃气复则上升发热，而利自止。若再厥，必复利矣。然胃气升，则先厥后发热，而下利必自止。但汗出、咽中痛，乃风热有余，上攻而为喉痹，此发热则当利自止。因无汗，乃邪虽上升而不外散，故利不止。然不止，则邪仍在下，蒸腐血分而便脓血，不上攻而为喉痹矣。盖观此论，不惟伤寒传变，要知四时喉痹，下利便脓血，皆属木邪所致，又互黄芩、白头翁、栀豉、甘桔等汤诸义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用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此厥而停水，宜先治也。土受木制，不能转输，而水停心下，上逆凌心，故厥而心下又悸。当以茯苓甘草汤，补脾泻水，然后治其厥。否则水渍入胃，必作利而增诸剧矣。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

者，此欲自利也。

此承上条而言也。厥阴寒邪乘脾，则腹痛。胃虚水湿不分，水火相击而肠鸣。下趋少腹，欲自利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此风寒两伤脉证也。木邪制胃，故手足厥冷。然紧脉为寒，而乍紧者，即风寒互应之脉，则知寒邪而挟风也。风痰上结于胸，寒邪郁结心下，故心下满而烦。痰凝胸膈，胃气受制，故饥不能食。邪机上向，因其高而越之，故以瓜蒂散，涌吐其邪也。

瓜蒂散

瓜蒂熬黄　赤小豆各一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此热厥主脉主方也。木邪乘胃则厥，而脉滑为阳，风化为热，为里有热，斯非寒厥之比，故以白虎汤清金平木，而凉风热，乃救胃家之津液也。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误下邪陷厥阴也。六七日而大下后，寒邪陷入厥阴。胃虚气滞，故寸脉沉而迟。邪郁胃气不升，则手足厥冷。然厥则下焦气闭不行，故脉不至，斯非虚寒脉绝之比，即东垣谓下部无脉，木郁是也。邪冲于上，则咽喉不利，痹着喉间营血，故唾脓血，乃发喉痹之谓也。邪逼胃中水谷下奔，则泄利不止。此乃风寒两挟，上下俱病，故为难治。所以汤中白术、茯苓，导湿安中止利，葳蕤、天冬、黄芩、石膏、知母，养胃润肺清金，而制风化之热，当归养血和肝，兼疏风邪外出，干姜辛热，以散入里之寒，升麻乃提胃气上行，又助麻桂各半汤，升散在里风寒，令其汗出而愈。注家谓咽喉不利，唾脓血，乃成肺痿，盖《金匮》谓肺痿，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是。此但咽喉不利，吐脓血，岂成肺痿之理耶！有不明风寒两伤，而谓错杂之邪，尤属不经。或疑肺痈喉痹，庶乎近理。

麻黄升麻汤

麻黄二两半　升麻　当归各一两一分　知母　黄芩　葳蕤各十八铢　石膏碎，绵裹　白术　干姜　茯苓　甘草各六铢

上十一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人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此胃素虚寒，治逆之变也。本自寒下，谓人平素有胃寒下利之病，适值外寒传里，医不知此，反以苦寒复行吐下，寒气拒格，吐下转增，故饮食入口即吐。然风寒两伤，所以干姜温胃，而散里寒，人参以救吐下之逆，黄芩、黄连，乃清风化之热也。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此胃肾阳虚，误治而变除中也。迟脉为寒，乃因元阳虚极，而厥阴寒逆，脾胃肾气皆寒，急当温中散寒，尚犹不及，而反与黄芩汤复彻其热，不惟无热可除，而反劫元阳败脱，胃中虚冷转增。但胃冷不当能食，而反能食者，乃胃阳发露，反显有余能食，即灯尽复明之兆，胃阳必然除败不存，故为除中，必死。夫黄芩汤，原治厥阴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主方，俗医不明脉迟胃寒而误投，故变除中。今竟一概不用，束手待毙，悲哉！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至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至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此能食为有胃气，非除中之辨也。邪在三阳，而及传厥阴。谓始发热六日，及至临上则厥，有九日而利者，因土虚，五日生数不能复，须俟成数，十日而复，故厥九日也。但厥利者，胃虚受克，不当能食，今反能食，恐胃阳发露，而为除中死证。故辨食以索饼，而不发热，即知胃肠尚能消谷，不为胃阳发露，暴热来出复去除中之候，谓病必愈。后三日脉之必数，则是胃热续在，故期旦日夜半愈，所谓厥愈也。所以然者，见始本发热六日，而厥九日，复热三日，共热九日，厥热相应，阴阳平半，故期之愈。若后三日脉之而数，其厥虽愈，乃热不罢，本经风热有余，势必循经上冲于喉，而发喉痹，谓发痈脓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此下皆互厥而下利也。寸脉浮数，似乎风邪还出阳分，但尺脉自涩，余热尚留下焦，蒸腐营血，必圊脓血。此与发热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互明也。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此辨欲愈未愈之脉也。脉沉弦者，厥阴邪盛，逼迫胃阳之气，有降无升，所以下重。但沉弦之中，当辨大为邪盛，而利未止，微弱数者，邪正两虚，其证属阳，欲自止矣。然下利，乃胃气内陷，不当发热，恐其阴阳上下两脱之候，此见微、弱、数脉，而发热，知是微邪还表欲解之征，故虽发热而不死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

此亦辨欲愈脉也。下利微热而渴，其证属阳，邪微将欲还表，所以脉弱，乃邪已衰微，正气将复，则不药而令自愈矣。下利，脉数而渴，亦属阳证，然非不药而令自愈，此因脉数而渴，乃风热有余，则当清热解散，不可治利，为令自愈。设不差，热邪下陷血分，必圊脓血，谓有热故也。下利，脉数微热，更见汗出，乃邪已出表，利欲自愈。若脉紧，则寒邪仍在，未解可知。以上六条，乃指厥而下利，便脓血，或见实大浮数，微弱沉涩，弦紧洪长诸脉，当分虚实寒热，即知欲愈。真为察病之微旨也。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愈。

此厥阴风邪，乘胃而利也。弦为厥阴风脉，本盛乘胃，逼迫水谷下奔则利，而见发热身汗，乃邪从表出，故愈。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下四条，乃出热厥下利，便脓血诸方也。热厥之利，乃风邪传于厥阴，以挟心相之火，逼迫胃中水谷津液下奔，则厥而下利。气郁大肠，不能上升，故下重也。所以白头翁清散热邪，秦皮驱肝风而清客热，黄连以退肠胃木挟之火，黄柏滋坚肾水，而制龙雷合而成方，清彻木火之源，则热利止而后重自除矣。

白头翁汤

白头翁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一升。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而兼欲饮水，乃木火炽盛，消烁胃中津液，故为有热。当用白头翁汤清解厥阴邪热，以救胃中津液也。

下利谵语者，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厥阴热乘入胃，逼迫水谷下奔则利。燥屎抟结，邪逆冲心，故发谵语。然利而谵语，乃利者自利，结者自结也。第下利者，肠胃必虚，所

以不敢峻攻，仅宜小承气，微和肠胃之实，轻圆活泼，如此之妙。斯即厥阴邪转阳明，可为厥阴阳明，故当随其阳明实处而攻。若无谵语，讵敢下乎！即此谓之厥阴下证，盖非另有下证矣。业医者，必当究明厥阴下证之旨，方能治厥阴证也。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胃气复而利止之后，木邪上冲心肺，所以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乃无痰饮相挟，故为虚烦。邪逆于胸，即当随其所得而攻之，故用栀豉汤，涌吐散邪也。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自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人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圆主之。

此辨脏厥与蛔厥也。脏厥者，乃指肾脏虚寒受邪之厥，故谓脉微而厥，乃心肾阳虚，阴邪传里，真阳欲灭，故肤冷躁无暂安之时，而为脏厥，当用四逆汤，及灸关元等法，厥不回者，阳绝而死矣。若蛔厥者，乃厥阴寒邪，乘郁于胃，胃气虚微，邪气扰动，蛔虫不安，则静而复时烦，为厥阴之脏，受寒扰胃，蛔上入膈，故当吐蛔，但胃阳虚而无关肾阳，基址未坏，不为死候。故用乌梅圆，酸苦辛温，寒热补泻皆备而主之。所以又主久利，即互便脓血之方也。

乌梅圆

乌梅三百个　干姜十两　黄连一两　桂枝　细辛　人参　黄柏　附子各六两，炮　蜀椒去子　当归各四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圆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圆。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此血虚之厥也。腹濡脉虚，而不结胸，上下表里是无实证。但脉虚，乃因平素胃气不充，肝脏血虚受邪，复乘胃间而厥。知血虚，则肠胃津液素为不足，而纵有邪转阳明，大便结硬，是不可下，下则肝胃气血两脱，故下之死。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此肝血虚而受邪之治也。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乃厥阴阳明气血皆不足也。但厥阴属肝而藏血，邪入，当以血为主治，故用桂枝汤，去生姜散气，以和营卫，充济肝虚，而驱风寒外出，加入当归，养血和肝，使血足风灭，细辛、通草疏通心肾之气，即为泻肝乘胃之邪，而厥自退。若内有久寒，即寒疝癥瘕之类，仅宜加生姜散寒，吴茱萸温肝，安伏旧邪，不挟新邪上逆为善。此当与上条互参究明耳。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芍药各三两　细辛　甘草炙　通草各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　芍药　桂枝　甘草各三两，炙　通草　细辛各二两　生姜半斤　大枣二十五枚　吴茱萸二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此阳虚而厥也。肝肾阳气衰微，外寒侵入，气滞不行，故手足厥冷。第无吐利，所以病在厥阴。上焦无病，故言我不结胸。而寒入厥阴，乙癸同源，所以冷邪侵结膀胱之血，在于关元之所，故小腹满，而按之痛。窃拟急用灸法，使膀胱气温，而阳回邪退，血自散矣。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此阳脱发厥也。木邪入胃，卫阳不固，则大汗出，而热不去。厥阴寒邪，反挟肾阴上逆下迫，故内拘急，四肢疼，下利厥逆。然热厥乃不恶寒，而恶寒之厥，因肾中真阳气虚欲脱，急当回阳，故宜四逆汤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肝肾阳虚也。厥阴受寒，乘挟肾阴逼胃则厥冷下利。然大汗，则卫护之阳亦将欲脱，故当四逆汤，急回阳于无何有之乡，希图万一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促脉为热，而见手足厥逆，乃厥阴寒邪，乘溢肾间，助其阴寒愈甚，拒格肾阳上逆外越，而脉局促，狂走将脱之征，故宜火灸，通阳入阴散寒，则欲脱之阳，庶得攸宁矣。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郁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此厥阴戴阳证也。少阴病，下利清谷，脉微而厥，是属肝寒乘胃。此厥阴证，亦见脉沉而迟，下利清谷，乃肝受寒邪，乘溢肾间，肾寒有助，逼迫胃肾之阳，上越欲脱，故面少赤而身热，外挟表邪，则致郁冒。然冒家须得汗出，则表邪得解。又当辨其人必有微厥，则为戴阳，因肾间阳虚所致，则为下虚故也。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互上条出方也。里寒外热，乃肾阴盛极，逼迫胃肾之阳，顷欲上出下脱，所以下利清谷，汗出而厥，故用附子固护肾阳，葱、姜散寒通脉，而使阳返其宅，庶有得生，故为通脉四逆汤。然上条无汗而有面赤，亦宜此方主治。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清谷，乃真阳气虚，纵有表证，不可发汗，汗则愈伤其阳，则阴邪上逆，而作痞塞胀满，倘阳从汗散，何法救耶！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肝受寒邪溢肾，上乘于脾胃，故下利而腹胀满。若表有邪，身体疼痛，置之弗论。务宜四逆汤，先温其里，以救根蒂之阳，俟阳回利止，而身疼表证不解，则用桂枝汤而退邪。乃互风而言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此风寒两伤，邪入厥阴也。热收于内则厥，邪散于外则热，此发热而厥，乃热自为热，厥自为厥，风寒血气，两不相和矣。七日又加下利，此恐阳将上脱，阴将下脱，故为难治。

门人李蕙问曰：少阴篇中，虚寒亡阳之证最多。然少阴乃属真阴寒水，而真阳寄于肾中，寒邪传于阳虚之体，以阴从阴，助阴愈盛，逼迫真阳上逆外越欲脱，故寒厥吐利，无所不至，此厥阴风木，其气属温，盛而化火，本无真阴在内，亦见虚寒之证，其义何也？求师开蕙茅塞。答曰：厥阴而见虚寒证者，乃因肾阳素亏，又值厥阴受寒，子溢于母，助母阴盛，逼迫胃肾之阳欲脱，故厥阴亦显阳虚阴盛种种危候，不可迳作厥阴亡阳之治，而遗少阴之本。所以用四逆汤者，乃救肾中真阳，非因厥阴虚寒而设。此乃至玄至妙之旨，应汇少阴篇中，但兼厥利呕逆厥阴之本证，故编于此，当与厥少二篇参看，而大义则彰。

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则愈。

此邪上冲为喉痹而呕也。呕家而有痈脓者，乃厥阴风邪上逆，结为喉痹喉痈，溃化脓血，以致呕吐，是非本邪凌胃，挟痰上逆之呕，故谓不可治呕。当以辛凉开提脓血，俾脓尽则呕自止矣。

干呕，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厥阴寒乘肺胃也。邪乘肺胃，胃气不伸，所以干呕面吐涎沫，是非阳虚肾寒上逆之呕。故用人参、大枣、生姜养胃温中散寒面止呕逆，吴茱萸能降厥阴之气，并散寒邪耶。今之时流，概以吴茱萸治呕，不知治寒耶热耶。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厥阴寒乘肺胃致呕也。肺胃胸膈气虚，肝木受邪，上逆乘肺则呕。气逆上而不下，则

胸满。故以人参专养肺胃，而充胸膈之气，姜、枣宣通营卫，茱萸苦热，善降厥阴寒浊之邪也。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同上条，而头痛则异也。干呕者，无物而呕也，肝邪以挟少阴肾水，入肺为呕，故干呕而吐涎沫，此肝受风寒，相随督脉上逆高巅，以故头痛，但较前邪逆胸满稍异。此亦用吴茱萸汤治之，乃木邪上乘则一，而制肝降浊是同。盖仲景因厥阴风寒，以挟浊阴上逆，所以用之。今人不察肺胃之分，非涉木邪所致，一概妄投，反增病剧，是何义欤？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当表里二辨也。厥阴证后，呕而发热者，乃脏邪移胆，当用小柴胡以提表里之邪，俾从少阳而散。若未见厥利诸证，但见发热而呕，乃邪传少阳本证，又非脏邪移腑之比，虽然如此辨证，亦不出小柴胡主治也。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此脾胃肾阳，阳虚之呕也。厥阴寒邪，入胃则呕，但脉弱，乃阳虚已露一斑。若邪热呕逆，则当小便不利，今反利而脉弱，乃是胃肾阳虚，阴寒上逆，以致呕厥也。少阳表风未解，故身有微热，但属阳虚，而用四逆，补母驱寒，则不治呕，而呕自止。此乃风寒并见，阳虚里寒，厥则胃阳欲脱，故曰难治。

关　格

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浮主营虚，大则气实，营衰气盛，故脉浮而大也。然营虚卫实之脉，在于尺，则阴虚火盛于下，虚阴不与阳和，故为关，关则不得小便也。若在寸，则为营虚不与卫和，即气盛于上，然气有余便是火，火炎上升，以致食不得入，故曰格则吐逆矣。

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人，名曰关格。

前以寸尺，辨卫盛营虚，此以趺阳，而辨营衰卫弱，亦致关格也。然关格一症，全在胃气有无，若夫营卫之气运行，则不关不格，营卫虚而不行上下，阴阳扞隔，不得其常，而上不能食，下不能出，则成关格。所以诊趺阳脉伏，乃卫气衰伏不行，胸中大气不转，水谷入而不化，以致吐逆为格；涩则营虚卫滞，营闭于下，卫不转运，食不得入，所以为关。此因营卫俱衰所致关格，前云营卫两邪皆盛，而致关格也。然《素问》但言其盛，仲景反覆推明脉衰亦病关格，补《灵》、《素》之不足，真为万世之师矣。

论曰：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以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以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又谓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不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夫阴阳者，天地生化之气。经云：地气不足，天气随之，天气不足，地气从之。要知天地阴阳之气，互相为用也。故在人为阴阳气血，在天地间，即六淫之气也。故地气上为云，天气降为雨，一升一降，无不周流。人气亦然，阴阳和平，身体安和，关格何由而致。若天之气盛，地之气虚，而不能升；地之气盛，天之气虚，而不能降，人在气交之中，则随天地之气而病矣。故人之七情，自伤其内，遂使阴阳气血偏胜，津液皆耗，关格由此而始。故曰：阴气太盛，则阳气虚，而不能相荣于阴，即天气不降于地，阴中无阳以偶，即为死阴。阴气不转，孤立于下，阴主静而潜，所以为关也。若阳气太盛，则阴

气虚，而不能相荣于阳，即地气不升于天，阳中无阴以配，孤阳独盛于上，阳主动而浮，升腾于上，故为格也。若阴阳俱盛，则阳自为盛，阴自为盛，阴阳揆隔，升降不循，阴阳不得相荣，故不得入而不得出，谓之关格。经谓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此言诸病阴阳偏极之脉，则见病之偏极矣。

再按关格起于《灵》、《素》，但言其脉，未明其症，而仲景《伤寒论》脉证并出，后贤无不尊从，但张景岳《类经》独言其非也。予窃思之，仲景、景岳各有所见，而仲景言症者，因关格之脉，推广出之，欲使后人触类旁通之意也。《灵》、《素》示之于脉，虽然言其阴阳营卫，偏盛偏虚，令人见病之偏剧，即阴阳否泰，关格之病而彰著。所以当与合参，则得关格之脉与病矣。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此下七条，皆厥阴死证也。阳气外越则发热，阴气下脱则下利，阴阳相离，故发热而利，加之汗出不止，肤廓内外之阳尽散，岂可得生之理！但有厥阴伐胃之气，胃无生长之阳，为有阴无阳故也。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脉微、厥冷，乃内阳衰微。肝受寒邪，乘入肾间，阴寒得助而愈盛，上逼真阳，欲脱不宁，故作烦躁。当灸厥阴之穴，助阳驱阴。若厥不还，阳气已尽，故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阳气外越则发热，阳不摄阴，阴脱则下利而厥，躁则阴阳顷脱，而不得卧，故死。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此风寒两伤也。风则发热，寒则下利，寒邪深重，内陷于胃，不还于表，故厥不止，而下利至甚，乃元阳下脱，故死。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下利，厥冷，无脉，寒盛闭塞经隧，阳将欲尽，而以火灸，希图接续几微之阳，以使脉复。若手足不温，而脉不还，反加微喘，乃微阳已从上脱，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利止后，脉绝厥冷，已成纯阴无阳之证，但无烦躁汗出，倘或根蒂之阳未尽，故俟晬时，即周时一阳来复，或几微之阳自续，即脉还，手足转温，则生。若脉不还，手足不温，阳绝则死。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下利，日十余行，里气虚而下陷，脉当微细，反见脉实，乃邪盛正脱，故死。

差后劳复

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

此邪隐太阳胸膈也，劳复，即病愈之后，起居作劳，扰动三阳经络，余邪内伏而发，亦如伤寒初感，头痛发热。然非外来之邪，乃蓄积余邪隐伏经络，因劳而发。故用清浆水空煮，后投栀豉，乃取纯熟不欲涌吐，即欲微汗散邪，枳实以下胃中浊气。如有宿食，当加大黄微利，上下两解之法也。

枳实栀子豉汤

枳实三枚，炙　栀子十四枚　豉一升

上三味，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温再服。覆令微似汗。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此辨少阳阳明劳复也。上条余邪隐伏太阳胸膈之间，故用栀豉发汗，此发热者，邪伏少阳，又当脉别。若浮者，邪机外向，故以小柴胡汤微汗而解。脉沉者，乃少阳而兼阳明，余邪在里，故用下解，即大柴胡之类也。盖差后劳复，有三阳三阴，隐伏而发。此二条，不过提太阳少阳脉证而发者，欲人比类而验证也。

大病差后，从腰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此余邪壅肾致水也。但真阳虚而不能摄水，脾肾虚寒，风寒袭肾，而成水肿者，乃为阴水，乃以补阳温散，如《金匮》麻黄附子汤之类。此因大病差后，余邪未清，肾虚气滞，胃邪挟湿下流于肾，壅闭胃关，水气泛滥，则腰以下肿，是为阳水，故以泽泻散之牡蛎咸寒，收阴壮水之正，以泽泻、商陆峻逐浮水下行，海藻、葶苈宣通气血二分之壅，栝蒌根、蜀漆以清湿壅气分痰热之标，是非真阳衰惫，所以用此峻逐耳。

牡蛎泽泻散

牡蛎熬　泽泻　蜀漆洗去腥　商陆根熬　葶苈　栝蒌根　海藻洗去咸，各等分

上七味，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

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圆药温之，宜理中圆。

此寒伤营，余邪在胃也。差后喜唾，因汗下而伤胃中之阳，微寒留滞上脘，甚者，即为胃反，微者，津液凝成，则为喜唾，故不了了。所以参、术、甘草益胃和中，干姜以温胸膈胃脘之气，驱散余邪。斯因中州阳气不理，故名理中圆。

理中圆

人参　甘草炙　白术　干姜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饮水者，加术一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一两半；寒者，加干姜一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汗，勿发揭衣被。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此风伤卫，余邪积胃也。风热留积胸胃之间，故病虽解，而身体则虚羸少气。胃热上逆，则气逆欲吐。故用竹叶、石膏，能清胆胃之热，半夏涤饮下逆，而和中气，人参、麦冬、甘草粳米，养胃生津，而清肺金之气，即白虎汤之变方也。

竹叶石膏汤

竹叶一把　石膏　半夏各一斤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炙　粳米半升　麦冬一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此病后邪去，正气未复也。病脉俱解，津液气血较之平人，不过衰弱而已。但病新差，脾胃气弱。因卫气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日暮阳衰不运，而强与谷食，脾不能消，气郁不舒，故令微烦，则当减损谷食，令其易消，不与气阻，谓损谷则愈。

阴阳易病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能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伤寒解后，余邪未清，隐伏精髓之中，内郁为热，差后，与不病之体交媾，男病传不病之女，女病传不病之男，为阴阳易，如交易之义也。然交媾遗泄，热邪必从阴户受之，邪气阻抑，足之三阴气血不行，故身重少气。邪犯肝肾，则少腹里急，而引阴中拘挛。若挟相火上攻阳分，则头重不能举，眼中生花，下流足之三阴经络，则膝胫拘急。此因阴窍受邪，非似伤寒之邪，而从上受，故非汗吐下能除，又非姜、桂、附子辛热所能驱病。然邪从阴窍，而入于阴分，气血为病，故用烧裩散，原系阴浊之物，同气相求，引邪使从阴窍而出为顺。所

谓小便得利，阴头微肿，即邪从阴窍出矣。

烧裩散

上取妇人中裩近阴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裆烧灰。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终

张卿子伤寒论

〔清〕 张卿子　参订

《张卿子伤寒论》提要

《伤寒论》一书，原由成无己本《素》、《灵》、《难经》诸书而作，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生死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真得张长沙之旨趣。其原著《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已行于世。清初张卿子，钱塘人，尝谓仲景之书，精入无伦，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诸家论及，各有发明，聊摄成氏，引经析义，尤称详洽，虽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故悉依旧本，不敢去取，他如叔微、潜善、洁古、安常、东垣、丹溪、安道，近代如三阳、宇泰诸君子，单词片语，虽不尽拘长沙辙迹，实深得长沙精义，急为采入，以补六经未发之旨也。是书，仲景自序原为十六卷，至王叔和次为三十六卷，今坊本仅得十卷，而七、八卷又合两为十卷，仅次遗方，先后详略，非复仲景、叔和之旧矣。今依辨平脉法为第一卷，自伤寒大例及六经次第不复，妄有诠次，止以先后匀适，约为六卷，其遗方并入论集，便于检阅云云。张卿子据成氏原本，增以后贤发明，使成书益臻美备，惟张书已将《明理论》删去，今仍附刊于本书之后，藉资参考，增张氏之注，复成氏之旧，益见详备。

严　序

夫前圣有作，后必有继而述之者，则其教乃得著于世矣。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疢，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至晋太医令王叔和，以仲景之书，撰次成序，得为完帙。昔人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之祖，盖能继述先圣之所作，迄今千有余年，不坠于地者，又得王氏阐明之力也。《伤寒论》十卷，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寡闻浅见所能赜究。后虽有学者，又各自名家，未见发明。仆忝医业，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书五十余年矣，虽粗得其门而近升乎堂，然未入于室，常为之慊然。昨者邂逅聊摄成公，议论该博，术业精通，而有家学。注成《伤寒》十卷，出以示仆。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内，分析异同，彰明隐奥，候陈脉理，区别阴阳，使表里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见。百一十二方之后，通明名号之由，彰显药性之主，十剂轻重之攸分，七精制用之斯见，别气味之所宜，明补泻之所适 。又皆引《内经》，旁牵众说，方法之辨，莫不允当，实前贤所未言，后学所未识，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谓慊然者，今悉达其奥矣。亲睹其书，诚难默默，不揆荒芜，聊序其略。

时甲子中秋日洛阳严器之序

序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其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仇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医林列传》

张机

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受业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以宗族二百余口,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乃著论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

王叔和

王叔和,高平人也。性度沉静,博好经方,尤精诊处。洞识养生之道,深晓疗病之源。采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五脏六腑,三焦四时之疴,纤悉备具,咸可按用。凡九十七篇,又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

成无己

成无己,聊摄人,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该博。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古今言伤寒者祖张仲景,但因其证而用之,初未有发明其意义。成无己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素》、《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真得长沙公之旨趣。所著《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大行于世。

《伤寒卒病论》集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欽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上，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证辨，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长沙守南阳张机著

《张卿子伤寒论》目录

卷一

辨脉法第一……（297）

平脉法第二……（305）

卷二

伤寒例第三……（313）

辨痉湿暍脉证第四……（321）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323）

卷三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330）

卷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348）

卷五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359）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九……（370）

卷六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372）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373）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379）

卷七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386）

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证并治第十四……（387）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388）

辨可发汗证并治第十六……（390）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391）

辨不可吐第十八……（391）

辨可吐第十九……（391）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391）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394）

凡　例

一、仲景之书，精入无伦，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诸家论述，各有发明，而聊摄成氏引经析义，尤称详洽。虽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旧本，不敢去取。

一、诸家善发仲景之义者，无过南阳，外此如叔微、潜善、洁古、安常、东垣、丹溪、安道，近代如三阳、宇泰诸君子，单词片语，虽不尽拘长沙辙迹，实深得长沙精义，急为采入，以补六经未发之旨也。

一、是书，仲景自序原为十六卷，至叔和次为三十六卷，今坊本仅得十卷，而七八卷又合两为一十卷，仅次遗方，先后详略，非复仲景、叔和之旧矣。今依辨平脉法为第一卷，自伤寒大例及六经次第不复，妄有诠次，止以先后匀适，约为六卷。其遗方并入论集，便于简阅。大抵因三阳王氏义例云。

音 释

卷一

见音现,下同。

谵职廉切,病人寐而自语也。

剧渠戟切,甚也。

鞕音硬,下同。

洒淅上,所下切;下,音析,寒惊貌,

恶乌路切。

呴音句,嘘气往来也。

濡汝朱切,润也。

阖音合。

噪子到切,动也。

葛于盖切。

瞥匹灭切。

萦于营切。

鴃音央,疾儿。

痞音备。

而濡音软,柔也。

转索上,株恋切;下,苏各切。

濈阻立切,汗出和也。

趺音夫。

腐音府,烂也。

燥苏到切,干也。

噫乙界切。

烁式灼切。

溲所留切,溺也。

聚直立切。

侠音协,又音来。

黧力支切,黑而黄。

饳音噇,义同。

哕于月切,逆气也。

衄女六切。

慄音栗,惧貌。

邪中音众。

溷胡困切,浊乱也。

拂郁上,音佛;下,音熨。

痈于容切。

嗢乙骨切,咽也。

豚徒浑切。

盍音合。

屙七情切,厕也。

溲子由切,又,子小切。

断鱼斤切。

糜音迷。

悍胡旦切。

瞑静计切。

参差上,初簪切;下,楚宜切。

铨七全切。

铢音殊。

瘇音畜,水聚也。

其差楚懈切。

坤音申。

卯卢管切。

咙力公切,喉咙也。

菽音叔,豆也。

劲居正切,健也。

淖奴教切。

覆芳数切。

牝脏上,毗忍切;下,木浪切,阴脏也。

疡以羊切。

僵仆上,音姜;下,音副。

翕奄上,音吸;下,音掩。

见阳音现。

股音古,髀也。

慴徒颊切,动惧貌。

谐音鞋,和也。

戾音利。

痂癫上,音加;下,力代切。

噫乌介切。

酢音酷。

冒音帽，昏胃也。

扎苦候切

卷二

清凉上，切正反。

疫音役

忿孚吻切。

疹之忍切，瘾疹也。

飧泄上，音孙；下，音泄。

囟音信。

痰音皆，疟也。

颃颉上，音抽，面骨也；下，音遏，鼻也。

逮音代，及也。

砭悲廉切，石针也。

炳如劣切。

中病上，音众。

之长音掌。

嗌音益，咽也。

沓徒合切。

俱见音现。

噫丁计切。

瘳音抽，病愈也。

痼音固。

迄许讫切，至也。

狭懵上，户甲切；下，莫孔切。

殒羽粉切。

晬压对切，周岁也。

痛羽轨切。

膺于蔽切，胸也。

髃音偶，又音虞，肩前也。

痓充至切，恶也；一曰风病。

暍音谒，伤暑也。

痉巨井切，强急也。

几几音朱，短羽鸟飞，几几也。

挛力全切。

内药上，音纳。

瞒布胡切。

洒苏猥切，惊貌。

恶寒上，乌路切。

怫音佛。

鼾音汗，卧息也。

癃音隆。

淅思历切。

燔许酷切，热也。

歙昌悦切。

粟直立切，汗出貌。

胫胡定切。

卷三

内诸药上，音纳。

啜粥上，昌悦切，饮水也。

胁热上，音挟。

见风脉上，音现。

溃疾智切。

蛔音回，人腹中长虫也。

疕音柴。

瞑音冥，视不明也。

悸其季切，心动也。

人参下，音参。

呿咀上，音父；下，才与切，嚼也，锉如麻豆也。

更衣音庚，改也。

溲音叟。

懊侬上，于刀切；下，奴刀切，又女江切，心乱也，懊侬痛悔声。

窒陟力切，塞也。

擗脚人切。

瞤音县，目摇也。

慄音栗，惧也。

蕴纡问切，积也。

嘿音墨，静也。

但见下，音现。

饴音怡，饧也。

蒸诸仍切，火气上行也。

募音暮。

渗色荫切。

谛音帝，审也。

水蛭音质。

虻音盲。

驶峻上，音决；下，思俊切，险也。

卷四

俯音免，俛也。

瞤水伦切，目动也。

匮求位切，匣也。

痿于危切，痹病也。

耎音软，柔也。

椎音槌。

掣昌列切。

涸乎各切，竭也。

烊音羊。

卷五

厕初吏切，圊溷也。

瘕音假，腹中久病也。

疸音旦，黄病。

愦古对切，心乱也。

怵敕律切，惕也。

惕音踢，敬也，又，忧惧也。

瘅丁贺切，劳病也。

卷六

跻音举，不伸也。

愤扶粉切，懑也。

恶湿上，乌路切，耻也，憎也。

撞宅江切，击也。

卷七

拒音巨，抑也。

函音含，又音咸，书函也。

眩音荒，目不明也。

脘音管，胃府也。

蒂音帝，瓜蒂也。

哽鱼结切，噎也。

盥音贯，澡手也。

怅快上，丑亮切，望恨也；下，于亮切，不服也。

嘤于耕切，鸟鸣也。

溉灌上，居代切；下，音贯，注也。

伤寒论　卷一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脉法第一

问曰：脉有阴阳者，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内经》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兹首论曰脉之阴阳者，以脉从阴阳始故也。阳脉有五，阴脉有五，以脉从五行生故也。阳道常饶，大、浮、数、动、滑五者，比之平脉也，有余，故谓之阳。阴道常乏，沉、涩、弱、弦、微五者，比之平脉也，不及，故谓之阴。伤寒之为病，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阴病见阳脉而主生者，则邪气自里之表，欲汗而解也，如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者是也。阳病见阴脉而主死者，则邪气自表入里，正虚邪胜，如谵言妄语，脉沉细者死是也。《金匮要略》曰：诸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此之谓也。

王三阳云：阴病见阳脉，邪气虽盛，而元气未脱也。阳病见阴脉，邪气既盛，而元气已脱也。此皆初起便是阴证，便是阳证，固非后来自里之表，自表之里也。何也？若邪既传里，难得复之表而发汗。况邪气自表入里，此又阳证传阴之常，岂可便断为死乎！惟阳证脉沉，则阴脉见矣，沉又不数，而反见微弱，方是死脉。然则此非元气脱而何？故成引厥阴中风谵言妄语二条，是自里之表，自表之里二句，不能无疑也。

问曰：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

结者，气偏结固，阴阳之气，不得而杂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杂以为和，不相杂以为结。浮、数，阳脉也，能食而不大便，里实也，为阳气结固，阴不得而杂之，是名阳结。沉、迟，阴脉也，不能食，身体重，阴病也，阴病见阴脉，则当下利，今大便硬者，为阴气结固，阳不得而杂之，是名阴结。论其数者，伤寒之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至六日为传经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者，谓之再传。经言再传经者，再自太阳而传，至十二日再至厥阴，为传经尽，十三日当愈。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言再传过太阳之经，亦以次而传之也。阳结为火，至十七日传少阴水，水能制火，火邪解散则愈。阴结属水，至十四日传阳明土，土能制水，水邪解散则愈。彼邪气结甚，水又不能制火，土又不能制水，故当剧。《内经》曰：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也。

王文禄云：伤寒传经，阳三日，阴三日。结者，阴阳偏剧。阳剧于参天，故十七日。阴剧于两地，故十四日。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阳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阴偏不足,则阳得而从之。阳偏不足,则阴得而乘之。阳不足,则阴气上入阳中,为恶寒者,阴胜则寒矣。阴不足,则阳气下陷入阴中,为发热者,阳胜则热矣。

张兼善云:此章论所以然之理,非病已发于外而言也。凡病伤寒者,皆因荣卫不足,是以尺寸之脉皆微弱,外邪因得相袭,使阴阳相乘,故洒淅恶寒而复发热也。

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

阳为气,阴为血,阳脉浮者,卫气强也,阴脉弱者,荣血弱也。《难经》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血虚,则不能濡润经络,故筋急也。

张卿子云:论中卫强荣弱,强字往往失解。

其脉沉者,荣气微也。

《内经》云:脉者,血之府也。脉实则血实,脉虚则血虚,此其常也。脉沉者,知荣血内微也。

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

《针经》云: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阖者也。脉浮,汗出如流珠者,腠理不密,开阖不司,为卫气外衰也。浮主候卫,沉主候荣,以浮沉别荣卫之衰微,理固然矣。然而衰甚于微,所以于荣言微,而卫言衰者,以其汗出如流珠,为阳气外脱,所以卫病甚于荣也。

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躁烦也。

卫,阳也,荣,阴也,烧针益阳而损阴。荣气微者,谓阴虚也。《内经》曰:阴虚而内热。方其内热,又加烧针以补阳,不惟两热相合,而荣血不行,必更外发热,而内躁烦也。

唐不严云:流,或作留。非。方其始也,虽微而不得不流者,烧针以迫之也。及其既也,已衰而不得复行者,烧针以竭之也。

脉蔼蔼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

蔼蔼如车盖者,大而厌厌聂聂也。为阳气郁结于外,不与阴气和杂也。

王宇泰云:按车盖言浮大,即前浮数之阳结也。

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

累累如循长竿者,连连而强直也。为阴气郁结于内,不与阳气和杂也。

王宇泰云:按长竿者,紧弦也,即前沉迟之阴结也。

脉瞥瞥如蹇上肥者,阳气微也。

轻浮而阳微也。

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

萦萦,滞也,若萦萦惹惹之不利也。如蜘蛛丝者,至细也。微为阳微,细为阳衰。《脉要》曰:微为气微,是未至于衰。《内经》曰:细则气少。以至细为阳衰,宜矣。

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绵绵者,连绵而软也。如泻漆之绝者,前大而后细也。《正理论》曰:天枢开发,精移气变,阴阳交会,胃和脉生。脉复生也,阳气前至,阴气后至。则脉前为阳气,后为阴气。脉来前大后细,为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是知亡血。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

脉一息四至曰平,一息三至曰迟,小驶于迟曰缓,一息六至曰数,时有一止者,阴阳之气,不得相续也。阳行也速,阴行也缓。缓以候阴,若阴气胜而阳不能相续,则脉来缓而时一止。数以候阳,若阳气胜而阴不能相续,则脉来数而时一止。伤寒有结代之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为死脉。此结促之脉,止是阴阳偏胜而时有一止,即非脱绝而止,云此皆病

脉。

王宇泰云：结、促、代，皆动而中止，但自还为结促，不能自还为代，无常数为结促，有常数为代。结促为病脉，代为死脉。不可不辨。

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

动为阴阳相搏，方其阴阳相搏，而虚者则动。阳动为阳虚，故汗出，阴动为阴虚，故发热也。如不汗出、发热，而反形冷恶寒者，三焦伤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主行气于阳。三焦既伤，则阳气不通而微，致身冷而恶寒也。《金匮要略》曰：阳气不通即身冷。经曰：阳微则恶寒。

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

《脉经》云：阳出阴入，以关为界，关为阴阳之中也。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是阴阳之气相搏也，故名曰动。

王宇泰云：阳升阴降，二者交通，上下往来于尺寸之内，方且冲和安静，焉睹所谓动者哉？惟夫阳欲升而阴逆之，阴欲降而阳逆之，两者相搏，不得上下，击鼓之势，陇然高起，而动脉之形著矣。

阳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

阳脉，寸口也，阴脉，尺中也。上下同等，无有偏胜者，是阴阳之气和缓也，非若迟缓之有邪也。阴阳偏胜者为结为促，阴阳相搏者为动，阴阳气和者为缓，学者不可不和也。

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

《脉经》云：弦与紧相类。以弦为虚，故虽紧如弦，而按之不移，不移，则不足也。经曰：弦则为减。以紧为实，是切之如转索无常而不散。《金匮要略》曰：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

许叔微云：少阳之气通于春，春脉弦者，以应春阳时令之脉也。如浮大而弦，洪长而弦，浮滑而弦，浮数而弦者，皆为阳也。若夫沉微而弦，沉涩而弦，沉细而弦，皆为阴症之脉也。仲景以弦脉分阴阳二用之理，其义微矣。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弦则为减，减则为寒，寒者，谓阳气少也。大则为芤，芤则为虚，虚者，谓血少不足也。所谓革者，言其既寒且虚，则气血改革，不循常度，男子得之，为真阳减而不能内固，故主亡血、失精，妇人得之，为阴血虚而不能滋养，故主半产、漏下。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

浮为阳，紧为阴，芤为虚，阴阳争则战。邪气将出，邪与正争，其人本虚，是以发战，正气胜则战。战已，复发热而大汗，解也。

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浮、数，阳也，本实阳胜，邪不能与正争，故不发战也。

问曰：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争则战。脉大而浮数，皆阳也。阳气全胜，阴无所争，何战之有。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脉微者，邪气微也。邪气已微，正气又弱，脉所以微。既经发汗、吐下、亡阳、亡血，内无津液，则不能作汗，得阴阳气和而自愈也。

王宇泰云：此三脉，皆于病将解之时而候之也。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

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伤寒二日，阳去入阴之时，病人身热，脉浮数而大，邪气传也。若身凉和，脉浮数而微者，则邪气不传而欲解也。解以夜半者，阳生于子也。脉浮，主濈然汗出而解者，邪从外散也。脉微，主能食而解者，胃气和也。脉微，主大汗出而解者，邪气微也。

王宇泰云：上言脉微，故不汗出而解。此言脉微而解，必大汗出。上以曾经吐、下、亡血，邪正俱衰，不能作汗而解。此以未经汗下，血气未伤，正盛邪衰，故大汗出而解。

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

三部脉均等，即正气已和，虽有余邪，何害之有！王三阳云：三处浮、沉、迟、数同等者，非如成云均等也，各照本部应得脉看，如肺脉当浮，紧脉当沉之谓也。

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体苦疼重者，须发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须发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时脉，故使然也。四时仿此。

脉来应时，为正气内固，虽外感邪气，但微自汗出而亦解尔。《内经》曰：脉得四时之顺者，病无他。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以阴得阳则解也。

日中得病者，阳受之。夜半得病者，阴受之。阳不和，得阴则和，是解以夜半。阴不和，得阳则和，是解以日中。经曰：用阳和阴，用阴和阳。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假令脉迟，此为在脏也。

经曰：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

趺阳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趺阳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浮，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屎脓也。

趺阳者，胃之脉，诊得浮而涩者，脾胃不足也。浮者以为气实，涩者以为血虚者，此非也。经曰：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若脉浮大，当为气实血虚。今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虚，涩则脾寒，脾胃虚寒，则谷不消而水不别，法当下利。少阴肾脉也，肾为肺之子，为肝之母，浮为肺脉，弦为肝脉，少阴脉弦而浮，为子母相生，故云调脉。若滑而数者，则客热在下焦，使血流腐而为脓，故屎脓也。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脉经》云：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荣为阴，风为阳，寒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易》曰：水流湿，火就燥者是矣。卫得风则热，荣得寒则痛，荣卫俱病，故致骨节烦疼，当与麻黄汤发汗则愈。

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特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硬，气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硬，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后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

经，常也，趺阳之脉，以候脾胃，故迟缓之脉为常。若脉浮数，则为医妄下，伤胃动脾，邪气乘虚内陷也。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邪在表之时，脉则数也，因下里虚，荣卫内陷，邪客于脾，以数则动脾。今数先微，则是脾邪先陷于里也。胃虚脾热，津液干少，

大便必硬，《针经》曰：脾病善噫。得后出余气，则快然而衰。今脾客邪热，故气噫而除。脾能消磨水谷，今邪气独留于脾，脾气不治，心中虽饥，而不能杀谷也。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脾为热烁，故潮热而发渴。趺阳之脉，本迟而缓，因下之后，变为浮数，荣卫内陷，数复改微，是脉因前后度数如法，邪热内陷于脾，而心中善饥也。数脉不时者，为数当改微，而复不微，如此则是邪气不传于里，但郁于荣卫中，必出自肌皮为恶疮也。

师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著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

微为亡阳，涩则无血。不当汗而强与汗之者，令阳气微，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故曰阳微则恶寒。不当下而强与下之者，令阴气弱，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故曰阴弱则发热。气为阳，血为阴，阳脉以候气，阴脉以候血，阴脉迟涩，为荣血不足，故知亡血。经曰：尺脉迟者，不可发汗。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王宇泰云：非必遇夏乃寒，遇冬乃热也。此但立其例，论其理耳。

又云：阴阳两伤，则气血俱损。而首末独言亡血者，何也？曰：下之亡阳，不必言汗，亦血类故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

浮大之脉，当责邪在表，若心下反硬者，则热已甚而内结也。有热属脏者，谓别无虚寒，而但见里热也。脏属阴，为悉在里，故可下之。攻之，谓下之也，不可谓脉浮大，便与发汗。《病源》曰：热毒气乘心，心下痞满，此为有实，宜速下之。

属腑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硬。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虽心下硬，若余无里证，但见表证者，为病在阳，谓之属腑，当先解表，然后攻痞。溲，小便也，勿为饮结而利小便，使其溲数，大便必硬也。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谓走其津液也。汗多，则邪气除而热愈。汗少，则邪热不尽，又走其津液，必便难也。硬家当下，设脉迟则未可攻，以迟为不足，即里气未实故也。

王三阳云：虽心下反硬，亦须脉紧有力，五六日不大便，方可下。虽下之，亦须用大柴胡汤，切不可轻用承气也。不然，姑守之可也。何也？脉浮大故也。

又云：属府者，病已传里，不当汗矣，但比上文入里浅耳。成不当注解表句。

唐不严云：属府亦有汗法，此以心下硬，有热，则非汗之所能除也。热愈，作热愈甚为是。

上言脉虽浮大，心下硬而属脏者，则攻而不汗。此言亦有溲数则便硬，汗少则便便难，虽为属肝，亦不可攻，以胃中津少故也。俟津液还，则自然解矣。

汗多则表热罢而传里，此阳明入腑证也。汗多汗少，皆就已然说，非谓发其汗也。

上言脉浮大，此言脉迟，断若两截，不可以属脏腑二句，合心下硬为一截看。

属腑不接上文脉浮大，心下反硬，一直说下。盖脉浮大者不宜攻，而属脏者则宜攻，属腑便硬者则宜下，而溲数、汗少、脉迟，为津液不足，而不可攻。一似不可下之脉而必当下，一似必当下之证而不可下，凭证凭脉，盖互文以见意也。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体形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病有不可治者，为邪气胜于正气也。《内经》曰：大则邪至。又曰：大则病进。脉浮而洪者，邪气胜也。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者，正气脱也。四时以胃气为本，水浆不下者，胃气尽也。

一身以荣卫为充,形体不仁者,荣卫绝也。不仁,为痛痒俱不知也,《针经》曰:荣卫不行,故为不仁。争则乱,安则静,乍静乍乱者,正与邪争,正负邪胜也。正气已脱,胃气又尽,荣卫俱绝,邪气独胜,故曰命绝也。

王宇泰云:火之将灭也,必明,脉来浮、洪、涌、盛,此将去人体之兆也。然又必兼下一二证,始可断其命绝。

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

肺为气之主,为津液之帅,汗出发润者,津脱也。喘不休者,气脱也。

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此心绝也。

肺主气,心主血,气为阳,血为阴,阳反独留者,则为身体大热,是血先绝而气独在也。形体如烟熏者,为身无精华,是血绝不荣于身也。心脉挟咽系目,直视者,心经绝也。头为诸阳之会,摇头者,阴绝而阳无根也。

张卿子云:论中凡无血、血绝字面,皆要看得活,谓阴气先绝可耳。王文禄云:人死者,气绝耳。以簪簪其皮肤,血犹然流出可见。

唇吻反青,四肢聂习者,此为肝绝也。

唇吻者,脾之候。肝色青,肝绝则真色见于所胜之部也。四肢者,脾所主,肝主筋,肝绝,则筋脉引急,发于所胜之分也。聂习者,为振动若搐搦,手足时时引缩也。

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

脾主口唇,绝则精华去,故环口黧黑。柔为阴,柔汗,冷汗也。脾胃为津液之本、阳气之宗,柔汗发黄者,脾绝而阳脱,真色见也。

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肾司开阖,禁固便溺,溲便遗失者,肾绝,不能约制也。肾藏志,狂言者,志不守也。《内经》曰:狂言者,是失志矣,失志者死。《针经》曰:五脏之精气,皆上注于目,骨之精为瞳子。目反直视者,肾绝,则骨之精不荣于瞳子,而瞳子不转也。

又未知何脏阴阳前绝?若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阳主热而色赤,阴主寒而色青,其人死也,身色青,则阴未离乎体,故曰阴气后竭。身色赤,腋下温,心下热,则阳未离乎体,故曰阳气后竭。《针经》云:人有两死,而无两生。此之谓也。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冷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恫。

经云:脉浮大,应发汗。若反下之,为大逆。浮大之脉,邪在表也,当发其汗,若反下之,是攻其正气,邪气得以深入,故为大逆。浮则无血者,下后亡血也。大则为寒者,邪气独在也。寒邪因里虚而入,寒气相搏,乃为肠鸣。医见脉大,以为有热,饮以冷水,欲令水寒胜热而作大汗。里先虚寒,又得冷水,水寒相搏,使中焦之气涩滞,故令恫也。

寸口浮大,此正东垣所谓内伤宜补中益气者也。若误下饮冷,令胃虚竭,则为恫、为哕、为衄,变证蜂起,有不胜言者矣。

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恫,亩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趺阳脉浮为恫,脉滑为哕,皆医之咎,责虚取实之过也。《内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发汗攻阳,亡津液,而阳气不足者,谓之守空。经曰: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阴不为阳守,邪气因得而入之,内搏阴血,阴失所守,血乃妄行,未知从何道而出。若脉浮鼻燥者,知血必从鼻中出也。

唐不严云:为恫为哕,皆误下伤阴之咎。阴伤,则阳失所守,故曰守空。论文前后二段,并无当发其汗,与攻阳亡津液之语,学者详之。

尝见内伤一证,服凉药饮冷水,以致衄血

不止者，往往有之。及服从治药，屡屡奏效，此正经所谓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者也。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浮数之脉，主邪在经，当发热而洒淅恶寒。病人一身尽痛，不欲饮食者，伤寒也。若虽发热恶寒，而痛偏着一处，饮食如常者，即非伤寒，是邪气郁结于经络之间，血气壅遏不通，欲畜聚而成痈脓也。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脉浮、面热赤者，邪气外浮于表也。脉迟、战惕者，本气不足也。六七日，为传经尽，当汗出而解之时。若当汗不汗，反发热者，为里虚津液不多，不能作汗，既不汗，邪无从出，是以差迟。发热为邪气浮于皮肤，必作身痒也。经曰：以其不能得小汗出，故其身必痒也。

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痛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人，噫而出之，声唱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淅痛，命将难全。

浮为阳，沉为阴，阳脉紧，则雾露之气中于上焦，阴脉紧，则寒邪中于下焦。上焦者，太阳也，下焦者，少阴也。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疼、胫酸者，雾露之气，中于太阳之经也。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胫逆冷，便溺妄出者，寒邪中于少阴也。因表气微虚，邪入而客之，又里气不守，邪乘里弱，遂中于阴，阴虚遇邪，内为惧栗，致气微急矣。《内经》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此上焦之邪甚，则下干中焦，下焦之邪甚，则上干中焦，由是三焦溷乱也。三焦主持诸气，三焦既相溷乱，则内外之气，俱不得通。膻中为阳气之海，气因不得通于内外，怫郁于上焦而为热，与脏相熏，口烂食断，《内经》曰：隔热不便，上为口糜。中焦为上下二焦之邪溷乱，则不得平治。中焦在胃之中，中焦失治，胃气因上冲也。脾，坤也，坤助胃气，消磨水谷，脾气不转，则胃中水谷不得磨消，故胃中浊也。《金匮要略》曰：谷气不消，胃中苦浊。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气不能布散，致荣卫不通，血凝不流。卫气者，阳气也，荣血者，阴气也，阳主为热，阴主为寒。卫气前通者，阳气先通而热气得行也。《内经》曰：膀胱者，津液藏焉，化则能出。以小便赤黄，知卫气前通也。热气与卫气相搏而行，出入脏腑，游于经络，经络客热，则血凝肉腐，面为痈脓，此见其热气得行。若阴气前通者，则不然。阳在外，为阴之使，因阳气厥微，阴无所使，遂阴气前通也。《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阳气厥微，则不能卫外，寒气因而客之。鼻者，肺之候，肺主声，寒气内入者，客于肺经，则噫而出之，声唱咽塞。寒者，外邪也，厥者，内邪也。外内之邪，合并相逐为热，则血凝之流，今为热所壅，使血凝自下，如豚肝也。上焦阳气厥，下焦阴气厥，二气俱厥，不相顺接，则脾气独弱，不能行化气血，滋养五脏，致五脏俱虚，而五液注下。《针经》曰：五脏不和，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阖，合也，清，圊也，下焦气脱而不合，故数便面下重。脐为生气之原，脐筑淅痛，则生气欲绝，故曰命将难全。

沈亮宸云：卫气前通者，下焦之邪，化而为热，阴病变阳，故为痈脓。阴气前通者，上焦之邪，化而为寒，复遇外客之寒邪，则上下皆

寒矣。故向日为热所壅之血凝自下，如豚肝也。此阳病化阴，故曰阴阳俱厥。厥者，寒逆之极也，所以命将难全。伤寒之症，转热即佳，故少阴厥阴，皆以发热而愈。而凡下脓血与痈脓，皆非死症也。

王宇泰云：古人所云寸口，多兼关尺而言，如《难经》及后章所云。水下二刻，一周循环，当复寸口，虚实见焉，皆谓手太阴之经渠穴也。知此，则不必曲为疏解矣。又云：荣卫俱病，不能一时而通，必有先后。欲知荣与卫之孰为先通，则于必先小便赤黄而后发痈脓，与必先噫嘕咽塞，而后下血如豚肝可验。

脉阴阳俱紧者，口中出气，唇口干燥，蜷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勿妄治也。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脉阴阳俱紧，为表里客寒。寒为阴，得阳则解。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者，阳气渐复，正气方温也。虽尔，然而阴未尽散，蜷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知阴犹在也。方阴阳未分之时，不可妄治，以偏阴阳之气。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为阴气已绝，阳气得复，是为欲解。若过七日不解，到八日已上，反发大热者，为阴极变热，邪气胜正，故云难治。阳脉紧者，寒邪发于上焦，上焦主外也。阴脉紧者，寒邪发于下焦，下焦主内也。设使恶寒者，上焦寒气胜，是必欲呕也。腹内痛者，下焦寒气胜，是必欲利也。

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脉阴阳俱紧，为寒气甚于上下，至于吐利之后，紧脉不罢者，为其脉独不解。紧去则人安，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者，为吐利后，脾胃大虚。《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胃气强，则能输散水饮之气，若脾胃气虚，则水饮内停也。所谓晚发者，后来之疾也。若至六七日而欲食者，则脾胃已和，寒邪已散，故云欲解。

唐不严云：紧去人安为确。人安谓不吐利也，作入安未是。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

烦，热也。传经之时，病人身大烦，口噤不能言，内作躁扰，则阴阳争胜。若手足三部脉皆至，为正气胜，邪气微，阳气复，寒气散，必欲解也。

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此为欲解也。

《脉经》曰：病人两目眦有黄色起者，其病方愈。病以脉为主，若目黄，大烦，脉不和者，邪胜也，其病为进。目黄，大烦，而脉和者，为正气已和，故云欲解。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恶寒也。

《内经》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风则伤卫，数则无血，浮数之脉，风邪并于卫，卫胜则荣虚也。卫为阳，风搏于卫，所以为热，荣为阴，荣气虚，所以为寒，风并于卫者，发热恶寒之症具矣。

脉浮而滑，浮为阳，滑为实，阳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者，此为不治。

浮为邪气并于卫，而卫气胜，滑为邪气并于荣，而荣气实，邪气胜实，壅于荣卫，则荣卫行速，故脉数疾。一息六至曰数，平人脉一息四至，卫气行六寸，今一息六至，则卫气行九寸，计过平人之半，是脉数疾，知卫气失其常度也。浮滑数疾之脉，发热汗出而当解，若不解者，精气脱也，必不可治。经曰：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千金方》云：以喘嗽为咳逆。上气者肺

病，散者心脉，是心火刑于肺金也。《内经》曰：心之肺，谓之死阴。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以形见其损伤故也。

平脉法第二

问曰：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荣卫血气，在人体躬，呼吸出入，上下于中，因息游布，津液流通，随时动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观脉，大小不同。一时之间，变无经常，尺寸参差，或短或长，上下乖错，或存或亡。病辄改易，进退低昂。心迷意惑，动失纪纲。愿为具陈，令得分明。师曰：子之所问，道之根源。脉有三部，尺寸及关。

寸为上部，关为中部，尺为下部。

荣卫流行，不失衡铨。

衡铨者，称也，可以称量轻重。《内经》曰：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卫与脉，相随上下，应四时，不失其常度。

肾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经常，不失铢分。

肾北方水，王于冬而脉沉，心南方火，王于夏而脉洪，肺西方金，王于秋而脉浮，肝东方木，王于春而脉弦。此为经常，铢分之不差也。

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环。

人身之脉，计长一十六丈二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呼一吸为一息，脉行六寸。一日一夜，漏水下百刻，人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五十度周于身。则一刻之中，人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水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也。脉经之行，终而复始，若循环之无端也。

当复寸口，虚实见焉。

脉经之始，从中焦注于手太阴寸口，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周身，复还至于寸口。寸口为脉之经始，故以诊视虚实焉。经曰：虚实死生之要，皆见于寸口之中。

变化相乘，阴阳相干。风则浮虚，寒则牢坚，沉潜水畜，支饮急弦。动则为痛，数则热烦。

风伤阳，故脉浮虚。寒伤阴，故脉牢坚。畜积于内者，谓之水畜，故脉沉潜。支散于外者，谓之支饮，故脉急弦。动则阴阳相搏，相搏则痛生焉。数为阳邪，气胜阳胜，则热烦焉。

设有不应，知变所缘。三部不同，病各异端。

脉与病不相应者，必缘传变之所致。三部以候五脏之气，随部察其虚实焉。

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中必有奸。审察表里，三焦别焉，知其所舍，消息诊看，料度腑脏，独见若神。为子条记，传与贤人。

太过不及之脉，皆有邪气干于正气。审看在表在里，入腑入脏，随其所舍而治之。

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

《难经》曰：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以脉随呼吸而行，故言脉之头也。

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外为阳，内为阴，《内经》曰：来者为阳，去者为阴。是出以候外，入以候内。疾为有余，有余则实，迟为不足，不足则虚，来疾去迟者，阳有余而阴不足，故曰内虚外实。来迟去疾者，阳不足而阴有余，故曰内实外虚。

问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愿闻其说。师曰：病家人请云，病人若发热，身体疼，病人自卧，师到，诊其脉，沉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

望以观其形证，问以知其所苦，脉以别其表里。病苦发热身疼，邪在表也，当卧不安，而脉浮数，今病人自卧而脉沉迟者，表邪缓也，是有里脉，而无表证，则知表邪当愈也。

王三阳云：亦有病与脉相反者，必自卧方差。

假令病人云腹内卒痛、病人自坐，师到，脉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里有病者，脉当沉而细，今脉浮大，故知愈也。

腹痛者，里寒也。痛甚，则不能起，而脉沉细。今病人自坐，而脉浮大者，里寒散也，是有表脉而无里证也，则知里邪当愈。是望证、问病、切脉，三者相参而得之，可为十全之医。《针经》曰：知一为上，知二为神，知三，神且明矣。

王三阳云：腹痛诸因不同，亦有其脉自浮大者，必自坐方愈。

师曰：病家人来请云，病人发热、烦极。明日师到，病人向壁卧，此热已去也。设令脉下和，处言已愈。

发热，烦极，则不能静卧，今向壁静卧，知热已去。

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盼视，盖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

诈病者非善人，以言恐之，使其畏惧则愈。医者，意也，此其是欤。

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

《针经》曰：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欠。阴阳不相引则病，阴阳相引则和，是欠者无病也。

脉之，呻者，病也。

呻为呻吟之声，身有所苦则然也。

言迟者，风也。

风客于中，则经络急，舌强，难运用也。

摇头言者，里痛也。

里有病，欲言，则头为之战摇。

行迟者，表强也。

表强者，由筋络引急，而行步不利也。

坐而伏者，短气也。

短气者，里不和也，故坐而喜伏。

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

《内经》曰：腰者，身之大关节也。腰痛，为大关节不利，故坐不能正。下一脚，以缓腰中之痛也。

里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心痛则不能伸仰，护腹以按其痛。

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冬时感寒，伏藏于经中，不即发者，谓之伏气。至春分之时，伏寒欲发，故云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伏气已发，当须脉之，审在何经，得脉微弱者，知邪在少阴。少阴之脉循喉咙，寒气客之，必发咽痛。肾司开阖，少阴治在下焦，寒邪内甚，则开阖不治，下焦不约，必成下利。故云虽尔，咽痛，复欲下利。

问曰：人病恐怖者，其脉何状？师曰：脉形如循丝，累累然，其面白脱色也。

《内经》曰：血气者，人之神。恐怖者，血气不足，而神气弱也。脉形似循丝，累累然，面白脱色者，《针经》曰：血夺者，色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是知恐怖为血气不足。

问曰：人不饮，其脉何类？师曰：其脉自涩，唇口干燥也。

涩为阴，虽主亡津液，而唇口干燥，以阴为主内，故不饮也。

问曰：人愧者，其脉何类？师曰：脉浮，而面色乍白乍赤。

愧者，羞也。愧则神气怯弱，故脉浮，而面色变改不常也。

问曰：经说脉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谓也？师曰：脉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气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气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气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气也；按之至骨者，肾气也。

菽，豆也。《难经》曰：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

举指来疾者，肾部也。各随所主之分，以候脏气。

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见损脉来至，为难治。

《脉经》曰：冷气在胃中，故令脉不通。下利，不见脉，则冷气客于脾胃。今尺中时一小见，为脾虚，肾气所乘。脉再举头者，脾为肾所乘也。若尺中之脉，更或减损，为肾气亦衰，脾复胜之，鬼贼相刑，故云难治。是脾胜不应时也。

问曰：脉有相乘，有纵有横，有逆有顺，何也？师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纵。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横。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顺也。

金胜木，水胜火，纵者，言纵任其气，乘其所胜。横者，言其气横逆，反乘所不胜也。纵横，与恣纵、恣横之义通。水为金子，火为木子，子行乘母，其气逆也；母行乘子，其气顺也。

问曰：脉有残贼，何谓也？师曰：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为人病者，名曰八邪，风、寒、暑、湿伤于外也，饥、饱、劳、逸伤于内也。经脉者，荣卫也，荣卫者，阴阳也。其为诸经脉作病者，必由风寒暑湿，伤于荣卫，客于阴阳之中，风则脉浮，寒则脉紧，中暑则脉滑，中湿则脉涩，伤于阴则脉沉，伤于阳则脉浮。所以谓之残贼者，伤良曰残，害良曰贼，以能害正气也。

唐不严云：既言内外八邪所致残贼，后却单举外伤，学者以意得之可也。

问曰：脉有灾怪，何谓也？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阳，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异，是名灾怪。又问曰：何缘作此吐利？答曰：或有旧时服药，今乃发作，故名灾怪耳。

医以脉证与药相对，而反变异，为其灾可怪，故名灾怪。

问曰：东方肝脉，其形何似？师曰：肝者，木也，名厥阴，其脉微弦，濡弱而长，是肝脉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

《难经》曰：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脉来濡弱而长，故曰弦，是肝之平脉。肝病得此脉者，为肝气已和也。

假令得纯弦脉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脉如弦直，是肝脏伤，故知死也。

纯弦者，为如弦直而不软，是中无胃气，为真脏之脉。《内经》曰：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

南方心脉，其形何似？师曰：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

心王于夏，夏则阳外胜，气血淖溢，故其脉来洪大而长也。

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者，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心脉来盛去衰为平，来微去大，是反本脉。《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微为正气，大为邪气，来以候表，来微则知表和，去以候里，去大则知里病。《内经》曰：心脉来不盛，去反盛，此为不及，病在中。头小本大者，即前小后大也。小为正气，大为邪气，则邪气先在里，今复还于表，故名曰覆。不云去而止云来者，是知在表。《脉经》曰：在上为表，在下为里。汗者，心之液。上微，为浮之而微，头小，为前小，则表中气虚，故主汗出。下微，为沉之而微，本大，为后大，沉则在里，大则病进，《内经》曰：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今邪甚下行，格闭小肠，使正气不通，故不得尿，名曰关格。《脉经》曰：阳气上出，汗见于头。今关格正气不通，加之头有汗者，则阳气不得下通而上脱也。其无汗者，虽作关格，然阳未衰，而犹可治。

西方肺脉，其形何似？师曰：肺者，金也，

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脉。若得缓迟者，皆愈；若得数者，则剧。何以知之？数者，南方火，火克西方金，法当痈肿，为难治也。

轻虚浮曰毛，肺之平脉也。缓迟者，脾之脉。脾为肺之母，以子母相生，故云皆愈。数者，心之脉，火克金，为鬼贼相刑，故剧。肺主皮毛，数则为热，热客皮肤，留而不去，则为痈疡。经曰：数脉不时，则生恶疮。

问曰：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脉属木，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当春时，反见秋脉，为金气乘木，肺来克肝，夺王脉而见。至秋肺王，肝气则绝，故知至秋死也。

师曰：脉肥人责浮，瘦人责沉。肥人当沉，今反浮，瘦人当浮，今反沉，故责之。

肥人肌肤厚，其脉当沉，瘦人肌肤薄，其脉当浮。今肥人脉反浮，瘦人脉反沉，必有邪气相干，使脉反常，故当责之。

师曰：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其余命死生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脉经》曰：阳生于寸，动于尺，阴生于尺，动于寸。寸脉下不至关者为阳绝，不能下应于尺也。尺脉上不至关者为阴绝，不能上应于寸也。《内经》云：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此阴阳偏绝，故皆决死。期以月节克之者，谓如阳绝死于春夏，阴绝死于秋冬。

师曰：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省人者，短命则死。人病脉不病，名曰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

脉者，人之根本也，脉病人不病，为根本内绝，形虽且强，卒然气绝，则眩运僵仆而死，不曰行尸而何。人病脉不病，则根本内固，形虽且羸，止内虚尔。谷神者，谷气也，谷气既足，自然安矣。《内经》曰：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问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令脉滑。滑何自平？阳明脉微沉，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阴出，阴下湿也。

脉来大而盛，聚而沉，谓之翕奄沉，正如转珠之状也。沉为脏气，故曰纯阴；翕为腑气，故曰正阳。滑者，阴阳气不为偏胜也，关尺自平，阳明脉微沉者，当阳部见阴脉，则阴偏胜而阳不足也。阳明胃脉，胃中阴多，故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者，当阴部见阳脉，则阳偏胜而阴不足也。以阳凑阴分，故曰阴实。股与阴，少阴之部也。今阳热凑阴，必熏发津液，泄达于外，股内汗出，而阴下湿也。

王宇泰云：翕奄沉三字，状得滑字最好。夫翕者，合也，奄者，忽也，当脉气合聚而盛之时，奄忽之间，即已沉去，是名滑也。仲景恐人误认滑为沉，故下文又曰，滑者，紧之浮名也。曰沉，曰浮，若异而同。观上文紧者如转索无常也一句，则知浮为转索无常之浮，非轻手便得有常之名也；沉为翕奄之沉，非重取乃得一定之说也。仲景下字，具有史笔，不可草草看过。

问曰：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金匮要略》曰：寒令脉急。经曰：诸紧为寒。

王宇泰云：阳舒缓，阴缩急故也。

寸口卫气盛，名曰高。

高者，暴狂而微。《内经》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卫为阳气，卫盛而暴狂者，阴不胜阳也。《针经》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盛为狂者，气盛于外也。

王宇泰云：如脉来浮而有力是也。

荣气盛，名曰章。

章者，暴泽而光。荣者，血也，荣华于身者

也。荣盛，故身暴光泽也。

张卿子云：此章字，责其暴著也。成注暴泽而光，安得为病脉。

高章相搏，名曰纲。

纲者，身筋急脉直。荣卫俱盛，则筋络满急。

王宇泰云：纲，总也。

张卿子云：总，满盈也。以荣卫俱盛，正与下损字反。

卫气弱，名曰惵。

惵者，心中气动迫怯。卫出上焦，弱则上虚，而心中气动迫怯也。

荣气弱，名曰卑。

卑者，心中常自羞愧。《针经》曰：血者，神气也。血弱则神弱，故常自羞愧。

王宇泰云：如按之沉而无力是也。

张卿子云：高者，卫盛于外。卑者，荣弱于内。

卑相搏，名曰损。

损者，五脏六腑之虚惫也。卫以护阳，荣以养阴，荣卫俱虚，则五脏六腑失于滋养，致俱乏气虚惫也。

卫气和，名曰缓。

缓者，四肢不能自收。卫气独和，不与荣气相谐，则荣病。《内经》曰：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四肢不收，由荣血病，不能灌养故也。

荣气和，名曰迟。

迟者，身体重，但欲眠也。荣气独和，不与卫气相谐，则卫病，身体重而眠。欲眠者，卫病而气不敷布也。

迟缓相搏，名曰沉。

沉者，腰中直，腹内急痛，但欲卧，不欲行。荣气独和于内，卫气独和于外，荣卫不相和谐，相搏而为病。腰中直者，卫不和于外也。腹内痛者，荣不和于内也。但欲卧不欲行者，荣卫不营也。

张卿子云：迟缓之脉，多属平和。又以荣卫内外分贴，故缓贴阳，迟贴阴。又以迟缓二字，与浮躁反，故下曰沉，俗所谓沉静之意。善读书者，会其意可也。

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迟则阴气盛，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阴阳相抱，荣卫俱行，刚柔相搏，名曰强也。

缓为胃脉，胃合卫气，卫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阖，卫和气舒，则颜色光润，声清毛泽矣。迟为脾脉，脾合荣气，荣养骨髓，实肌肉，濡筋络，利关节，荣和血满，则骨正髓生，肌肉紧硬矣。荣卫调和，二气相抱，而不相戾，荣卫流通，刚柔相得，是为强壮。

唐不严云：此释上三句之义，并结高章以下一段脉法，故复提寸口二字。谓高章失之盛，惵卑失之弱，唯荣卫和平，斯脉法迟缓。审能知迟缓之脉，阴阳相抱，刚柔相搏，断而名之为强，则无误于纲与损二者之患矣。

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趺阳之脉，以候脾胃。滑则谷气实，是为胃实；紧则阴气胜，是为脾强。以脾胃一实一强而相搏击，故令痛也。若一强一弱相搏，则不能作痛。此脾胃两各强实相击，腑脏自伤而痛，譬若以手把刃而成疮，岂非自贻其害乎！

张卿子云：玩后趺阳脉数条，一云大而紧，当即下利；又云紧而浮，膈气乃下；又曰趺阳脉滑则为哕，责虚取实，此为医咎，皆本虚寒。故此亦脾胃之为实为强，非真实真强也。如不剂量邪正，以实持之，以强击之，误于攻削，乃自取伤耳。故重叹之，即此为医咎同意。痛字，惜之也。

王宇泰云：此则教阜太过之脉也。

王三阳云：胃中有食，脾中有寒，皆有余也，是以相搏。若脾气自强，胃中虽实，自然消谷，岂能病乎。

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经曰：浮为虚。《内经》曰：大则病进。浮

则为正气虚，大则为邪气实。在尺则邪气关闭下焦，里气不得下通，故不得小便。在寸则邪气格拒上焦，使食不得入，故吐逆。

丹溪云：浮大之脉属阳，见于寸者，阳气偏盛，阴不得配之也，为格，主吐逆，此无阴，则呕。见于尺者，阴血不足，阳往乘之也，为关，主不得小便。此东垣滋肾之意。

跌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伏则胃气伏而不宣，中焦关格，正气壅塞，故吐逆而水谷不化。涩则脾气涩而不布，邪气拒于上焦，故食不得入。

张卿子云：玩二条，脉浮而大，脉伏而涩，正相反。皆名关格，皆为吐逆。一则言不得小便，一则言食不得入。浮者见病于下，伏者见病于上。跌阳寸口，上下正别。

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痈癣。

痈癣者，眉少发稀，身有干疮而腥臭。《内经》曰：脉风成厉。

寸口脉弱而迟，弱者卫气微，迟者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则发热，卫为气，气微者心内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卫为阳，荣为阴，弱者，卫气微，阳气不足也；迟者，荣中寒，经中客邪也。荣客寒邪，搏而发热也。阳气内微，心内虽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缓迟、弱迟虽止一字之异，却千里之隔。

跌阳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大为虚，紧为寒，胃中虚寒，当即下利，下利脉当微小，反紧者，邪胜也，故云难治。经曰：下利脉大者，为未止。

王损庵云：大为实，大为虚，上下纷纷，更易不一者，只要识得虚者正气虚，实者邪气实之义。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阳气不足，缓者胃气有余，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也。

弱者，阳气不足，阳能消谷，阳气不足，则不能消化谷食。缓者，胃气有余，则胃中有未消谷物也，故使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也。《金匮要略》曰：中焦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

张卿子云：胃气有余，即经云陈气二字，不必指定未消谷物说。下文噫而吞酸，气填膈上，又曰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正是治之以兰，除陈气之证。

跌阳脉紧而浮，浮为气，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即气动，膈气乃下。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

浮为胃气虚，紧为脾中寒，胃虚则满，脾寒则痛，虚寒相搏，肠鸣而转，转则膈中之气，因而下泄也。若少阴脉不出，则虚寒之气，至于下焦，结于少阴，而聚于阴器，不得发泄，使阴肿大而虚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足。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溲。

人养三焦者，血也，护三焦者，气也。荣卫俱损，不能相将而行，三焦无所依仰，身体为之顽痹而不仁。《内经》曰：荣气虚而不仁。《针经》曰：卫气不行，则为不仁。荣为血，血不足，则烦疼；荣属心，荣弱心虚，则口难言。卫为阳，阳微则恶寒；卫为气，气虚则数欠。三焦因荣卫不足，无所依仰，其气不能归其部。《金匮要略》曰：上焦竭，善噫。上焦受中焦气，中焦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以上焦在膈上物未化之分也。不归者，不至也。上焦之气，不至其部，则物未能传化，故噫而酢吞。中焦在胃之中，主腐熟水谷，水谷化则思食，中焦之气不归其部，则水谷不化，故云不能消谷引食。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溲，小便也，下焦不归其部，不能约制溲便，故遗溲。

跌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紧者，病

难治。

沉为实者，沉主里也。数消谷者，数为热也。紧为肝脉，见于脾部，木来克土，为鬼贼相刑，故云难治。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根叶枯槁，而寒栗，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卫为气，面色黄者，卫气衰也。荣为血，面色青者，荣血衰也。荣行脉中为根，卫行脉外为叶，荣为阴，卫为阳，荣为根，卫为叶，根叶俱微，则阴阳之气内衰，致生寒栗而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王宇泰云：子能令母虚。肺主气，气虚，则脾色见于面而黄。心主血，血衰，则肝色见于面而青。肺臭腥，脾液涎也。

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经曰：卫气盛，名曰高，高者，暴狂而肥。荣气盛，名曰章，章者，暴泽而光。其身体瘦而不肥者，卫气衰也。肌肉甲错而不泽者，荣气伤也。宗气者，三焦归气也。四属者，皮肉脂髓也。荣卫衰伤，则宗气亦微，四属失所滋养，致断绝矣。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疏，疏则其肤空；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疏，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卫为阳，微为亡阳，脉微者，卫气疏，卫温分肉，肥腠理，卫气既疏，皮肤不得温肥，则空虚也。经曰：缓者，胃气有余。有余为实，故云缓者胃气实。《内经》曰：食入于胃，浮精于脉。是谷入于胃，脉道乃行也。《针经》曰：饮而液渗于络，合和于血。是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也。胃中谷消水化，而为血气。今卫疏荣盛，是荣气强而卫气弱也。卫气弱者，外不能固密皮肤，而气为之疏，内则不能卫护其血，而血为之崩。经，常也，三焦者，气之道路，卫气疏，则气不循常度，三焦绝其常度也。

张卿子云：疏实字，乃胃病也，实则谷消而水化。是胃虚，不能使水谷入经，循其脉道，故外则肤空，内则血崩。荣盛二字，谓不能与卫和，肤疏二字，谓不能固其荣，非云荣强而卫弱也。

唐不严云：既言悍气为卫，精气为荣，则荣卫者，水谷精悍之气所成。岂独单言水不能化血，即单言谷，亦岂有化气之理。经文语意甚圆，即引经淫精于脉，合和于血，亦不似成氏水谷二字，截然两分也。

此段专言卫气虚之脉。卫虚则外不能固肤，内不能统血，虽有胃中水谷所化之血脉，而亦无统摄矣，故曰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趺阳脉微而紧，紧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中虚且寒，气自短矣。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

烦者，热也。少阴脉弱者，阴虚也。阴虚则发热，以阴部见阳脉，非大虚也，故生微烦。厥逆者，四肢冷也，经曰：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厥冷是也。少阴脉涩者，阴气涩，不能与阳相顺相接，故厥逆也。

王宇泰曰：此段不当作二证。

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

脾胃为荣卫之根，脾能上下，则水谷消磨，荣卫之气得以行。脾气虚衰，不能上下，则荣卫之气，不得通营于外，故趺阳脉不出。身冷者，卫气不温者也。肤硬者，荣血不濡也。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尸厥者，为其从厥而生，形无所知，其状若尸，故名尸厥。少阴脉不出，则厥气客于肾，而肾气微，少精血，厥气上奔，填塞胸膈，壅遏阳气，使宗气反聚，而血结心下。《针经》曰：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

又曰: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营四末。今厥气大甚,宗气反聚而不行,则绝其呼吸,血结心下而不流,则四体不仁,阳气为厥气所壅,不能宣发,退下至阴股间,与阴相动。仁者,柔也,不仁者,言不柔和也,为寒热痛痒俱不觉知者也。阳气外不为使,内不得通,荣卫俱不能行,身体不仁,状若尸也。《内经》曰: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刺期门者,以通心下结血,刺巨阙者,以行胸中宗气,血气流通,厥气退则苏矣。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也。

寸微为亡阳,尺紧为阴胜,阳微阴胜,故名虚损。又加之多汗,则愈损阳气,是阴常在,而绝不见阳也。

寸口诸微亡阳,诸濡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以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也。

卫,阳也,微为卫气微,故云亡阳。荣,血也,濡为荣气弱,故云亡血。弱为阴虚,虚则发热。紧为阴胜,故为寒。诸乘寒者,则阴阳俱虚,而为寒邪乘之也。寒乘气虚,抑伏阳气,不得宣发,遂成逆也。郁冒,为昏冒不知人也。不仁,为强直而无觉也,为尸厥焉。以胃无谷气,致脾涩不通于上下,故使口急不能言。战者,寒在表也,栗者,寒在里也。

问曰:濡弱何以反适十一头?师曰:五脏六腑相乘,故令十一。

濡弱者,气血也,往反有十一头。头者,五脏六腑,共有十一也。

问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脏?师曰: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也。

腑,阳也,阳脉见者,为乘腑也。脏,阴也,阴脉见者,为乘脏也。

伤寒论　卷二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伤寒例第三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例，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

春夏为阳，春温夏热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故也。秋冬为阴，秋凉而冬寒者，以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故也。

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

冬三月，纯阴用事，阳乃伏藏，水冰地坼，寒气严凝，当是之时，善摄生者，出处固密，去寒就温，则不伤于寒。其涉寒冷，触冒霜雪为病者，谓之伤寒也。

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

春风、夏暑、秋湿、冬寒，谓之四时之气。

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热为阳，阳主生，寒为阴，阴主杀，阴寒为病，最为肃杀毒厉之气。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内经》曰：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伤于寒而得之，故太医均谓之伤寒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四时气候不正为病，谓之时行之气。时气所行为病，非暴厉之气，感受必同，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也。

王宇泰云：以上辨伤寒时气之异。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

四时正气者，春风、夏暑、秋湿、冬寒是也。时行者，时行之气是也。温者，冬时感寒，至春发者是也。疫者，暴厉之气是也。占前斗建，审其时候之寒温，察其邪气之轻重而治之，故下文曰：

九月霜降节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

冬寒，春温，夏热，秋凉，为四时之正气也。

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此为四时正气，中而即病者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

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

此为时行之气，前云冬时应寒，而反大温者是也。

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此为温病也。《内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此为疫气也。是数者，以明前斗历之法，占其随时气候，发病寒热轻重不同耳。

王宇泰云：此辨时行与伤寒相似，治法不同，要在辨其病原，寒、热、温三者之异，则用药冷热之品味判然矣。

王履云：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暑。其原不殊，故一以伤寒为称。其类各别，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今人以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或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也。

王宇泰云：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若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

节气十二，中气十二，共二十四。《内经》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

疑漏'或有至而不去'，此一句，按《金匮要略》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故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内经》曰：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即是观之，脱漏明矣。

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

《内经》曰：阴阳者，天地之道。清阳为天，动而不息，浊阴为地，静而不移。天地阴阳之气，鼓击而生，春夏秋冬，寒热温凉，各正一气也。

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春暖为夏暑，从生而至长也。秋忿为冬怒，从肃而至杀也。

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

十月六爻皆阴，坤卦为用，阴极阳来，阳生于子。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于卦为复，言阳气得复也。四月六爻皆阳，乾卦为用，阳极阴来，阴生于午。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阳气上，于卦为姤，言阴遇阳也。《内经》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

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

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是阴阳相接，故曰合。阳退于酉，阴退于卯，是阴阳相背，故曰离。《内经》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

阴阳交易，人变病焉。

天地阴阳之气，既交错而不正，人所以变病。《内经》曰：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

柔也。

《内经》曰：养生者，必顺于时。春夏养阳，以凉以寒；秋冬养阴，以温以热。所以然者，从其根故也。

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

不能顺四时调养，触冒寒温者，必成暴病。医者当在意审详而治之。

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王，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飧泄者，下利米谷不化而色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王，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咳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传阴，而为痎疟。痎者，二日一发，疟者，一日一发。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人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传阳而为温病。是感冒四时正气为病，必然之道。

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

《内经》曰：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

仲景之书，逮今千年，而显用于世者，王叔和之力也。

又，土地湿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东方地气温，南方地气热，西方地气凉，北方地气寒。西北方高，东南方下。是土地温凉高下不同也。东方安居食鱼，西方陵居华食，南方湿处而嗜酸，北方野处而食乳，是餐居之异也。东方治宜砭石，西方治宜毒药，南方治宜微针，北方治宜灸炳，是四方医治不同也。医之治病，当审其土地所宜。

庞安时云：一州之内，有山居者，为居积阴之所。盛夏冰雪，其气寒，腠理闭，难伤于邪，其人寿。其有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也。有平泽居者，为居积阳之所。严冬生草，其气温，腠理疏，易伤于邪，其人夭。其有病者，多中温中暑之疾也。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

《内经》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是伤寒为病热也。《针经》曰：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是热虽甚，不死。

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

表里俱病者，谓之两感。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太阳为三阳之长，其气浮于外，故尺寸俱浮。是邪气初入皮肤，外在表也，当一二日发。风府，穴名也，项中央，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是以上连风府，其经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故病头项痛，腰脊强。

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

阳明血气俱多，尺寸俱长者，邪并阳明，而血气淖溢也。太阳受邪不已，传于阳明，是当二三日发。其脉侠鼻者，阳明脉起于鼻，交颏中，络于目，阳明之脉，正上颠顑，还出系目系。身热者，阳明主身之肌肉。《针经》曰：阳明气盛，则身以前皆热。目疼鼻干者，经中客邪也。不得卧者，胃气逆，不得从其道也。《内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

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内经》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春脉弦，尺寸俱弦者，知少阳受邪也。二三日，阳明之邪不已，传于少阳，是当三四日发。胸胁痛而耳聋者，经壅而不利也。

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

三阳受邪，为病在表，法当汗解。然三阳亦有便入腑者，入脏则宜下，故云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

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

阳极则阴受之，邪传三阳既遍，次乃传于阴经。在阳为表，在阴为里。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阳邪传阴，邪气内陷，故太阴受病，而脉尺寸俱沉细也。自三阳传于太阴，是当四五日发也。邪入于阴，则渐成热，腹满而嗌干者，脾经壅而成热也。

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少阴，肾水也，性趋下。少阴受病，脉尺寸俱沉也。四五日，太阴之邪不已，至五六日，则传于少阴也，是少阴病当五六日发。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谓始为寒而终成热也。少阴为病，口燥舌干而渴，邪传入里，热气渐深也。

《活人》云：经云一二日少阴者，谓初中病时，便入少阴，不经三阳也，大抵伤寒发于阳，则太阳也，发于阴，则少阴也。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阳证不能罢者，俱治太阳。有初得病，便见少阴证者，宜攻少阴，亦不必先自巨阳。盖寒人太阳，即发热而恶寒，入少阴，即恶寒而不热。

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缓者，风脉也，厥阴脉微缓者，邪传厥阴，热气已剧，近于风也，当六七日发。以少阴邪传于厥阴，烦满而囊缩者，热气聚于内也。

王三阳云：厥阴风脉固当缓，但缓脉多是胃气和，脉有胃气，乃欲愈之候。病传厥阴，亦其危笃矣，岂有胃气乎！必缓中带弦直而无神气，方是病传厥阴之恶候也。若只是缓脉，传经已尽，火气已去，吉兆也。

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

三阴受邪，为病在里，于法当下。然三阴亦有在经者，在经则宜汗，故云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经曰：临病之工，宜须两审。

王三阳云：成云三阴亦有在经，正阴证亦有在经在腑之谓也。经不云三经皆受病，可下而已，而必增'已入于腑'四字，亦以别直中阴经者，则当发汗，非谓阳证传到阴经，尚有可汗者在也。若阳证传到阴经，纵有未尽入腑者，当用大柴胡汤之时也，岂可再言发汗哉！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脏不通，则死矣。

阴阳俱病，表里俱伤者，为两感。以其阴阳两感，病则两证俱见。至于传经，则亦阴阳两经俱传也。始得一日，头痛者，太阳。口干，烦满而渴者，少阴。至二日，则太阳传于阳明，而少阴亦传于太阴。身热谵语者，阳明。腹满不欲食者，太阴。至三日，阳明传于少阳，而太阴又传于厥阴。耳聋者，少阳。囊缩而厥者，厥阴。水浆不入，不知人者，胃气不通也。《内经》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云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谓三日六经俱病，荣卫之气不得行于内外，腑脏之气不得通于上下。至六日，腑脏之俱尽，荣卫之气俱绝，则死矣。

王三阳云：二三日内，谵语囊缩，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此真两感也，其死必矣。太阳经、少阴经头痛、口干、烦满而口渴者，有似于暑病、热病，宜仔细辨之。且太阳证，人本亦作

渴，不可便断是两感病也。然两感先少阴，传经先太阴者，何也？盖两感太阳与少阴俱病者，太阳，膀胱也，少阴，肾也，肾与膀胱为表里，表里同病也。阳证传经先入太阴者，阳邪内陷，脾胃为仓廪之官也。况木来克土，势易侵也。

王宇泰云：太阳为膀胱，少阴为肾，肾与膀胱为合。太阴为脾，阳明为胃，胃与脾合。少阳为胆，厥阴为肝，肝与胆合。阴道从阳，譬之妯娌，但以夫年为次，不以己齿为序也。

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六日传遍，三阴三阳之气皆和，大邪之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间者，瘳也。十二日传经尽，则当瘳愈。若过十二日已上，不瘳，尺寸之脉沉陷者，即正气内衰，邪气独胜，故云大危。

戴元礼云：伤寒先犯太阳，以次而传，此特言其概耳。然其中变证不一，有发于阳，即少阴受之者。有夹食伤寒，食动脾，脾太阴之经一得病，即腹满痛者。亦有不循经而入，如初得病，径犯阳明之类，不皆始于太阳也。亦有首尾止在一经，不传他经。亦有止传一二经而止者，不必尽传诸经也。至如病之逾越，不可泥于次序，当随证施治，所以伤寒得外证为多。

《活人书》云：凡寒邪自背而入者，或中太阳，或中少阴，自面而入者，则中阳明之类，亦不专主于太阳也。。

王宇泰云：有寒客三阴，极而生热，则传阳明。凡邪初中三阴则寒，故宜温药发汗，及寒极变热，则复宜寒药下之。盖三阴三阳，皆能自受邪，不止自太阳经传也。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

异气者，为先病未已，又感别异之气也，两邪相合，变为他病。脉阴阳俱盛者，伤寒之脉也。《难经》曰：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经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则为前病热未已，再感于寒，寒热相搏，变为温疟。

王三阳云：阴阳俱盛者，伤寒脉也。十三日以上，脉已传里，变为热病矣。脉当沉数，今复见伤寒脉，岂非重感于外寒乎！寒热相搏，故曰变为温疟。

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

此前热未歇，又感于风者也。《难经》曰：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风来乘热，故变风温。

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

此前热未已，又感温热者也。阳主表，阴主里，洪数、实大皆热也，两热相合，变为温毒。以其表里俱热，故为病最重。

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症，方治如说。

此前热未已，又感温气者也，温热相合，变为温疫。王宇泰云：按《活人》所云，温病有二，其用升麻解肌者，乃正伤寒太阳证，恶寒而不渴者，特以其发于温暖之时，故谓之温病尔；其用竹叶石膏汤者，乃仲景所谓渴、不恶寒之温病也。要须细别，勿令误也。然不恶寒而渴之温病，四时皆有之，不独春时而已。

凡人有疾，不时即病，隐忍冀瘥，以成痼疾。

凡觉不佳，急须求治，苟延时日，则邪气入深，难可复制。《千金》曰：凡有少苦，以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瘥，须臾之间，以成痼疾。此之谓也。

小儿女子，益以滋甚。

小儿气血未全，女子血室多病，凡所受邪，易于滋蔓。

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

腠理者，津液腠泄之所，文理缝会之中也。《金匮要略》曰：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邪客于皮肤，则邪气浮浅，易为散发，若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矣。《金匮玉函》曰：主候长存，形色未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服将调节，委以良医，病无不愈。

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

邪在皮肤，则外属阳而易治；邪传入里，则内属阴而难治。《内经》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昔桓侯怠于皮肤之微疾，以至骨髓之病，家有患者，可不备虑！

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

《千金》曰：凡始觉不佳，即须治疗。迄至于病，汤食竞进，折其毒势，自然而瘥。

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

传，有常也。变，无常也。传为循经而传，如太阳传阳明是也。变为不常之变，如阳证变阴证是也。邪既传变，病势深也。《本草》曰：病势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内经》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

凡中风与伤寒为病，自古通谓之伤寒。《千金》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分争，荣卫偏隔，周身不通而病。

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

始自皮肤，入于经络，传于脏腑，是也。

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

风寒初客于皮肤，便投汤药，温暖发散而当者，则无不消散之邪。

不在证治，拟欲攻之，尤当先解表，乃可下之。

先解表而后下之，则无复传之邪也。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尤生寒热，则病不除。

表症虽罢，里不至大坚满者，亦未可下之，是邪未收敛成实。下之，则里虚而邪复不除，尤生寒热也。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

外无表症，里有坚满，为下症悉具。《外台》云：表和里病，下之则愈。下症既具，则不必拘于日数。

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下之不当，病轻者，症尤变易而难治，又矧重者乎！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表为阳，里为阴，阴虚者，阳必凑之。阳盛之邪，乘其里虚而入于脏者，为阳盛阳虚也。经曰：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者是矣。下之，除其内热而愈。若反汗之，则竭其津液而死。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阴邪乘其表虚，客于荣卫之中者，为阳虚阴盛也。经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者是矣。汗之，散其表寒则愈。若反下之，则脱其正气而死。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

神丹者，发汗之药也。甘遂者，下药也。若汗下当则吉，汗下不当则凶。其应如影随形，

如响应声。

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桂枝汤者，发汗药也。承气汤者，下药也。《金匮玉函》曰：不当汗而强与汗之者，令人夺其津液，枯槁而死。不当下而强与下之者，令人开肠洞泄，便溺不禁而死。

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

投汤不当，则灾祸立见，岂暇计其日数哉！

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两感病俱作，欲成不治之疾，医者大宜消息。审其先后次第而治之，若妄意攻治，以求速效者，必致倾危之败。

赵嗣真云：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因正气先虚，以致邪气客之而为盛实。于是有阴虚阳盛，阳虚阴盛二证之别。盖盛者，指邪气而言，虚者，指正气而言。且正气在人，阳主表而阴主里。邪气中人，表为阴而里为阳。若夫表之真阳先虚，故阴邪乘阳而盛实。表受邪者，阳虚也。脉浮紧者，阴邪盛于外也，是谓阳虚阴盛。所以用桂枝辛甘之温剂，汗之，则阴邪消，温之，则真阳长，使邪去正安故愈。又若里之真阴先虚，故阳邪入阴而盛实。里受邪者，阴虚也。脉沉实者，阳邪盛于内也，是谓阴虚阳盛。所以用承气酸苦之寒剂，下之则阳邪消，寒之则真阴长，使邪去正安故愈。如其不然，阳盛而用桂枝，下咽即毙；阴盛而用承气，入胃即亡，是皆盛盛虚虚，而致邪失正也。

王履云：邪之伤于人也，有浅深焉，浅则居表，深则入里。居表，则闭腠理，发怫热，见恶寒恶风头痛等症。于斯时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入里，则为燥屎，作潮热形，狂言谵语，大渴等症。于斯时也，惟咸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

又云：所谓阳盛即毙者，是言表证已罢，而里证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谓阴盛以亡者，是言里证未形，而表证独具，可汗而不可攻。

戴元礼云：伤寒要紧处，在分表里而为汗下。有病人自汗自下者，有医用药汗之下之者，中间节目颇多，汗药宜早，下药宜迟，此亦大纲之论耳。

王三阳云：表证急，先解表，后即治里。里证急，先治里，后即解表。此先后次第也。若欲作一汤治之，神丹、甘遂，合饮之谓矣。虽然，大羌活汤亦可用之，但必表里齐等。不容先后治者，万不得已而用也。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重病者，一日一夜，当晬时观之。如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发汗药，须温暖服者，易为发散也。日三服者，药势续也。病势稍重，当促急服之，以折盛热，不可拘于本方。设药病不相对，汤入即便知之。如阴多者，投以凉药，即寒逆随生。阳多者，饮以温剂，则热毒即起，是便有所觉。晬时者，周时也，一日一夜。服汤药尽剂，更看其传，如病证犹在，当复作本汤，以发其汗。若服三剂不解，汗不出者，邪气大甚，汤不能胜，必成大疾。《千金》曰：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

王三阳云:亦有黄芪建中补之,而后汗出者。若服二剂发汗药,汗复不出,其死必矣。宜仔细候脉消息之,毋妄治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热在上焦,则为消渴。言热消津液,而上焦干燥,则生渴也。大热而能消水,热少不能消之,若强饮,则停饮变为诸病。至七八日,阳胜气温,向解之时多,尚生大渴,亦须少少与之,以润胃气,不可极意饮也。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者,为水饮内停而不散,不可更与之。忽然阳气通,水气散,先发于外,作大汗而解。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亦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

小渴者,为腹中热少,若强与水,水饮不消,复为诸饮病也。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动数之脉,邪在阳也,汤入而变迟者,阳邪愈也。浮大之脉,邪在表也,而复减小者,表邪散也。病初躁乱者,邪所烦也。汤入而安静者,药胜病也。是皆为愈证。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

五十九穴者,以泻诸经之温热。《针经》曰:热病,取之诸阳五十九穴,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而补其不足。所谓五十九刺,两手内外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际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各一,项中一穴,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又《内经》曰:热俞五十九,头上五行行五者,以泻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冲、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髀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也。五脏俞旁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

又身之穴,三里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穴有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其灸刺之禁,皆肉薄骨解之处,血脉虚少之分,针灸并中髓也。

凡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

四脏气绝者,脉四损。五脏气绝者,脉五损。五脏六腑俱绝者,脉六损。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内经》曰:脉者,血之腑也。脉实血实,脉虚血虚。寒则伤血,邪并于血,则血盛而气虚,故伤寒者,脉盛而身寒。热则伤气,邪并于气,则气盛而血虚,故伤暑者,脉虚而身热。

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脉阴阳俱盛,当汗出而解。若汗出不解,则邪气内胜,正气外脱,故死。《内经》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千金》曰:热病已得汗,脉尚躁盛,此阳脉之极也,死。

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

脉阴阳俱虚者,真气弱也。热不止者,邪气胜也。《内经》曰:病温,虚甚者,死。

脉至乍疏乍数者,死。

为天真荣卫之气断绝也。

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

为紧急而不软,是中无胃气,故不出其日而死。

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谵言妄语,阳病也。身微热,脉浮大,手足

温，为脉病相应。若身逆冷，脉沉细，为阳病见阴脉，脉病不相应，故不过一日而死。《难经》曰：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病。

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辨痉湿暍脉证第四

伤寒所致太阳痉、湿，暍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

痉，当作㾦，传写之误也。痉者，恶也，非强也。《内经》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柔，为筋柔而无力。痉，谓骨㾦而不随。㾦者，强也。《千金》以强直为痉。经曰：颈项强急，口噤，背反张者，痉。即是观之，痉为㾦字明矣。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

《千金》曰：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变痉。太阳病，发热无汗，为表实，则不当恶寒。今反恶寒者，则太阳中风，重感于寒，为痉病也。以表实感寒，故名刚痉。

王宇泰云：热郁愈甚，则兼燥化而无汗。血气不得宣通，大小筋俱受热害而强直，故曰刚痉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其不恶寒者，为阳明病。今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非阳明证，则是太阳中风，重感于湿，为柔痉也。表虚感湿，故曰柔痉。

王宇泰云：湿胜者，自多汗出。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

太阳主表，太阳病发热为表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细，既不愈，则太阳中风，重感于湿而为痉也。《金匮要略》曰：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太阳病，发汗太多，则亡阳。《内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微不能养筋，则筋脉紧急而成痉也。

张卿子云：可见亦不必因重感寒湿。

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太阳中风，为纯中风也，太阳伤寒，为纯伤寒也，皆不作痉。惟是太阳中风，重感寒湿，乃变为痉也。身热足寒者，寒湿伤下也。时头热面赤，目脉赤，风伤于上也。头摇者，风主动也。独头摇者，头为诸阳之会，风伤阳也。若纯伤风者，身亦为之动摇，手足为之搐搦，此皆内挟寒湿，故头摇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噤也，有时而缓，若风寒相搏，则口噤而不时开，此皆加之风湿，故卒口噤也。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其支别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夹脊，抵腰中，下贯臀以下至足，风寒客于经中，则筋脉拘急，故颈项强急，而背反张也。

张卿子云：此论痉状。

《活人书》云：痉病外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金匮要略》曰：雾伤皮腠，湿流关节。疼痛而烦者，湿气内流也。湿同水也，脉沉而细者，水性趣下也。痹，痛也，因其关节烦疼，而名曰湿痹，非脚气之痹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湿气内胜也。但当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湿气。古云：治湿之病，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或云：甘草附子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似熏黄。

身黄如橘子色者，阳明瘀热也。此身色如似熏黄，即非阳明瘀热。身黄、发热者，栀子蘗皮汤主之，为表里有热，则身不疼痛。此一身尽疼，非伤寒客热也，知湿邪在经而使之。脾恶湿，湿伤则脾病而色见，是以身发黄者，为其黄如烟熏，非正黄色也。

徐氏云:此本湿热症,而论不言热,无治法。或治以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桂枝加桂等药,恐与湿热病不宜。

张卿子云:湿热,即栀子蘗皮汤证也。此白术附子汤症。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湿家有风湿,有寒湿,此寒湿相搏者也。湿胜则多汗,伤寒则无汗,寒湿相搏,虽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头汗出也。背,阳也,腹,阴也,太阳之脉夹脊抵腰,太阳客寒湿,表气不利而背强也。里有邪者,外不恶寒,表有邪者,则恶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在表而恶寒也。若下之早,则伤动胃气,损其津液,故致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下后里虚,上焦阳气,因虚而陷于下焦,为丹田有热;表中寒乘而入于胸中,为胸上有寒,使舌上生白苔滑也。脏燥,则欲饮水,以胸上客寒湿,故不能饮,而但口燥烦也。

或云:小陷胸汤,甘草附子汤,小便不利,五苓散,理中去姜加术,选用。

又云:小便利者,桂枝加附子,理中加茯苓,茯苓白术汤,选用。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家发汗则愈。《金匮要略》曰: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四两,发其汗为宜。若妄下,则大逆。额上汗出而微喘者,乃阳气上逆也。小便自利,或下利者,阴气下流也。阴阳相离,故云死矣。《内经》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值天阴雨不止,明其湿胜也。《内经》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又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风湿相搏,则风在外,而湿在内。汗大出者,其气暴,暴则外邪出,而里邪不能出,故风去而湿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气缓,缓则内外之邪皆出,故风湿俱去也。

王宇泰云:麻黄白术汤、桂枝附子汤。风湿宜汗,桂枝加白术,黄芪防己汤。

张卿子云:风湿相搏,法当汗出而解。正如前条麻黄加术,使微微蒸发,表里气和,风湿俱去。若成注似以表言风,以里言湿,则不可。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病有浅深,证有中外,此则湿气浅者也。何以言之?湿家不云关节烦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湿气不流关节,而外客肌表也。不云发热身似熏黄,复云发热面黄而喘,是湿不干于脾,而薄于上焦也。阴受湿气,则湿邪为深,今头痛鼻塞而烦,是湿客于阳,而不客于阴也。湿家之脉当沉细,为湿气内流,脉大者,阳也,则湿不内流而外在表也。又以自能饮食,胸腹别无满痞,为腹中和,无病,知其湿气微浅。内药鼻中,以宣泄头中寒湿。

王宇泰云:瓜蒂散。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一身尽疼者,湿也。发热,日晡所剧者,风也。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湿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得之者,则先伤风而后中湿。可与麻黄杏仁薏苡仁甘草汤。见《金匮要略》中。

黄氏云:太阳湿家病,与太阳伤寒相似。其不同者,湿脉沉而细也。湿脉与痉脉亦有相似者,而证则不同,湿则身疼,痉则身不疼也。

赵氏云:头疼,发热,背强,身痛,与伤寒相似。其不同者,脉而沉细,头汗,面黄,能饮食也。夫太阳伤寒,脉必浮盛,今脉沉细,面

黄，头汗，其为湿也明矣。湿家能饮食者，为病在经，而不干于里也。大便反快而小便滞者，亦经络涩滞，不能施化所致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中暍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见《金匮要略》中方。

太阳中暍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亦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身热，脉微弱者，暍也。身体疼重者，水也。夏时暑热，以水灌洗而得之，一物瓜蒂散主之。见《金匮要略》中。

王宇泰云：瓜蒂一物散，或云五苓散。

太阳中暍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病有在表有在里者，有表里俱病者，此则表里俱病者也。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动其阳，而暍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重有热也。《内经》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口开，谓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干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外虚阳气，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热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

徐氏云：此条无治法，东垣以清暑益气汤主之，所谓发千古之秘也。

王宇泰云：中暍，中暑，中热，名虽不同，实一病也。若冬伤于寒，至夏而变为热病者，此则过时而发，自内达表之病，俗谓晚发是也。又非暴中暑热新病之可比。或曰新中暑病脉虚，晚发热病脉盛。

张氏云：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风寒湿者，地之气，系浊邪，所以俱中足经。惟暑乃天之气，系清邪，所以中手少阴心经也。其证多与伤寒相似，但证与脉不同耳。伤寒虽恶寒发热，初病未至于烦渴，中暍不然，初病即渴，且伤寒之脉浮盛，中暑之脉虚弱，或弦细芤迟者有之。经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此之谓也。

汪氏云：以证言之，伤寒恶寒，伤热恶热。以脉言之，伤寒脉盛，伤暑脉虚。且暑脉虚细，与湿痉之脉有相似者，而证则不同。暑则自汗而渴，湿则不渴，痉则身不疼也。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经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风，阳也，寒，阴也。风则伤卫，发热汗出恶风者，卫中风。荣病发热无汗，不恶风而恶寒，卫病则发热汗出，不恶寒而恶风，以卫为阳，卫外者也，病则不能卫固其外，而皮腠疏，故汗出而恶风也。伤寒脉紧，伤风脉缓者，寒性劲急，而风性懈缓故也。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经曰：凡伤于寒，则为病热。为寒气客于经中，阳经拂结而成热也。中风即发热者，风为阳也。及伤寒，云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以寒为阴邪，不能即热，郁而方变热也。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卫虚者恶风，荣虚者恶寒，荣伤寒者，必恶寒也。气病者则麻，血病者则痛，风令气缓，寒令气逆，体痛呕逆者，荣中寒也。经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阴阳俱紧者，知其伤寒也。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太阳主表，一日，则太阳受邪，至二日，当传阳明。若脉气微而不传，阳明胃经受邪，则喜吐。寒邪传里者，则变热。如颇欲吐，若烦躁，脉急数者，为太阳寒邪变热，传于阳明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伤寒二三日，无阳明、少阳证，知邪不传，止在太阳经中也。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此太阳受邪，知为温病，非伤寒也。积温成热，所以发热而渴，不恶寒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伤寒发汗已，则身凉，若发汗已，身灼热者，非伤寒，为风温也。风伤于上，而阳受风气，风与温相合，则伤卫。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者，卫受邪也。卫者，气也，风则伤卫，温则伤气，身重，多眠睡者，卫受风温而气昏也。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者，风温外甚，而气壅不利也。若被下者，则伤脏气。太阳，膀胱经也，《内经》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阳之脉，起目内眦，《内经》曰：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小便不利，直视失溲，为下后竭津液，损脏气，风温外胜，经气欲绝也，为难治。若被火者，则火助风温成热，微者，热瘀而发黄，剧者，热甚生风，如惊痫而时瘛疭也。先曾被火，为一逆，若更以火熏之，是再逆也。一逆尚犹延引时日而不愈，其再逆者，必致危殆，故云促命期。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阳为热也，阴为寒也。发热而恶寒，寒伤阳也。无热而恶寒，寒伤阴也。阳法火，阴法水，火成数七，水成数六，阳病七日愈者，火数足也；阴病六日愈者，水数足也。

戴元礼云：凡治伤寒，须辨阴阳二候，不可误也。阳经有三，太阳、阳明、少阳是也。阴经亦有三，太阴、少阴、厥阴是也。经之阴阳，以脏腑言。腑为阳，膀胱、胃、胆是也。脏为阴，脾、肾、肝是也。病之阴阳，乃是外邪之阴阳，阴气、阳气是也。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伤寒自一日至六日，传三阳三阴经尽，至七日当愈。经曰：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若七日不愈，则太阳之邪，再传明阳，针足阳明，为迎而夺之，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巳为正阳，则阳气得以复也。始于太阳，终于厥阴，六经各以三时为解。而太阳从巳至未，阳明从申至戌，少阳从寅至辰，至于太阴从亥至丑，少阴从子至寅，厥阴从丑至卯者，以阳行也速，阴行也缓。阳主于昼，阴主于夜。阳三经解时，从寅至戌，以阳道常饶也。阴三经解时，从亥至卯，以阴道常乏也。《内经》曰：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则巳午未，太阳乘王也。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中风家，发汗解后，未全快畅者，十二日，大邪皆去，六经悉和，则愈。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皮肤言浅，骨髓言深。皮肤言外，骨髓言内。身热欲得衣者，表热里寒也。身寒不欲衣者，表寒里热也。《活人》云：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仲景无治法，宜先与阳旦汤，寒已，次以小柴胡加桂，以温其表。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仲景亦无治法，宜先与白虎加人参汤，热除，次以桂枝麻黄各半汤，以解其外。大抵病有标本，治有先后。表热里寒者，脉须沉迟，手或微厥，下利清谷也，所以阴证亦有发热者，四逆

汤、通脉四逆汤主之。表寒里热者，脉必滑而厥，口燥，舌干也，所以少阴恶寒而蹉，时时自烦，不欲厚衣，用大柴胡汤下之而愈。此皆仲景之余议也。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阳以候卫，阴以候荣。阳脉浮者，卫中风也。阴脉弱者，荣气弱也。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虚，故发热汗自出也。经曰：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者是也。啬啬者，不足也，恶寒之貌也。淅淅者，洒淅也，恶风之貌也。卫虚则恶风，荣虚则恶寒，荣弱卫强，恶寒复恶风者，以自汗出，则皮肤缓，腠理疏，是亦恶风也。翕翕者，熏熏然而热也。若合羽所覆，言热在表也。鼻鸣干呕者，风壅而气逆也。与桂枝汤，和荣卫而散风邪也。

桂枝汤方第一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芍药三两，味苦、酸，微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通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当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内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为主，芍药甘草为佐也。《内经》曰：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生姜大枣为使也。

成无己云：桂枝用姜枣，不特专于发散，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麻黄汤不用姜枣者，谓专于发汗，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

李东垣云：桂枝汤，是阴经荣药也，闭卫气，使阴气不泄，此药为卫虚也。

又云：仲景治表虚，制此汤。桂枝味辛热发散，助阳体轻，本乎天者亲上，故桂枝为君，芍药、甘草为佐。如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乃制小建中汤，以芍药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则治其表虚，一则治其里虚，故各有主用也。后学当触类而长之。

王三阳云：太阳病，汗出，服桂枝，只使之似有汗者，邪已去矣。似字当细玩，不可认作发汗，与麻黄汤混看。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头痛者，太阳也，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与桂枝汤解散风邪。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几几者，伸颈之貌也，动则伸颈摇身而行。项背强者，动则如之。项背几几者，当无汗，反汗出，恶风者，中风表虚也。与桂枝汤以和表，加麻黄、葛根以祛风。且麻黄主表实，后葛根汤证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药味正与此方同，其无汗者，当用麻黄，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

桂枝加葛根汤方第二

葛根四两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桂枝三两，去皮　麻黄三两，去节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太阳病属表，而反下之，则虚其里，邪欲乘虚传里。若气上冲者，里不受邪，而气逆上，与邪争也，则邪仍在表，故当复与桂枝汤解外。其气不上冲者，里虚不能与邪争，邪气已

传里也，故不可更与桂枝汤攻表。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太阳病三日中，曾经发汗、吐下、温针，虚其正气，病仍不解者，谓之坏病。言为医所坏病也，不可复与桂枝汤。审观脉证，知犯何逆而治之。逆者，随所逆而救之。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脉浮，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可与桂枝汤解肌。脉浮紧，发热，不汗出者，伤寒也，可与麻黄汤。常须识此，勿妄治也。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客内热，喜辛而恶甘，桂枝汤甘，酒客得之，则中满而呕。

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太阳病，为诸阳主气，风甚气壅，则生喘也。与桂枝汤以散风，加厚朴、杏仁以降气。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第三

于桂枝汤方内，加厚朴二两，杏仁五十个，去皮尖。余依前法。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内热者，服桂枝汤则吐，如酒客之类也。既亡津液，又为热所搏，其后必吐脓血。吐脓血，谓之肺痿，《金匮要略》曰：热在上焦为肺痿。谓或从汗，或从呕吐，重亡津液，故得之。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太阳病，因发汗，遂汗漏不止而恶风者，为阳气不足，因发汗，阳气益虚，而皮腠不固也。《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出。小便难者，汗出亡津液，阳气虚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亡阳而脱液也。《针经》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与桂枝加附子汤，以温经复阳。

桂枝加附子汤方第四

于桂枝汤方内，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

术附汤方第五

于此方内，去桂枝，加白术四两，依前法。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促为阳盛，则不因下后而脉促者也。此下后脉促，不得为阳盛也。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此下后脉促，而复胸满，则不得为欲解。由下后阳虚，表邪渐入而客于胸中也。与桂枝汤，以散客邪，通行阳气，芍药益阴，阳虚者非所宜，故去之。阳气已虚，若更加之微恶寒，则必当温剂以散之，故加附子。

桂枝去芍药汤方第六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余依前法。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第七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伤寒八九日，则邪传再经，又遍三阳，欲传三阴之时也。传经次第，则三日传遍三阳，至四日，阳去入阴。不入阴者，为欲解。其传阴经，第六日，传遍三阴，为传经尽而当解。其不解，传为再经者，至九日，又遍三阳，阳不传阴则解。如疟发作有时也，寒多者为病进，热多者为病退。经曰：厥少热多，其病为愈，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今虽发热恶寒，而热多寒少，为阳气进而邪气少也。里不和者，呕而利，今不呕，清便自调者，里和也。寒热间日发者，邪气深也。日一发者，邪气复常也。日再发者，邪气浅也。日二三发者，邪气微也。

《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言邪甚则脉大，邪少则脉微。今日数多而脉微缓者，是邪气微缓也，故云欲愈。脉微而恶寒者，表里俱虚也。阳，表也，阴，里也，脉微为里虚，恶寒为表虚，以表里俱虚，故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阴阳俱虚，则面色青白，反有热色者，表未解也。热色，为赤色也，得小汗则和。不得汗，则不得邪气外散皮肤而为痒也。与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其汗，以除表邪。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第八

桂枝一两十六铢，去皮　芍药　生姜切　甘草炙　麻黄各一两，去节　大枣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尖，及两仁者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王宇泰云：首一节至寒少，为自初至今之证。下文皆拟病防变之辞，当分作三截看。至欲愈也，是不须治。至吐也，是宜温之。至末，是小汗之。麻黄发，桂枝止，一发一止，则汗不得大出矣。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烦者，热也，服桂枝汤后，当汗出而身凉和，若反烦不解者，风甚而未能散也。先刺风池、风府，以通太阳之经，而泄风气，却与桂枝汤解散则愈。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经曰：如服一剂，病证犹在者，故当复作本汤服之。服桂枝汤汗出后，脉洪大者，病犹在也。若形如疟，日再发者，邪气客于荣卫之间也。与桂枝二麻黄一汤，解散荣卫之邪。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第九

桂枝一两十七铢，去皮　芍药一两六铢　麻黄十六铢，去节　生姜一两六铢，切　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甘草一两二铢，炙　大枣五枚，擘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大汗出，脉洪大而不渴，邪气犹在表也，可更与桂枝汤。若大汗出，脉洪大而烦渴不解者，表里有热，不可更与桂枝汤，可与白虎加人参汤，生津止渴，和表散热。

白虎加人参汤方第十

于白虎汤方内，加人参三两，余依白虎汤法。

王三阳云：前条脉洪大者，不渴。此条洪大者，烦渴不解，故二汤不同。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第十一

桂枝去皮　芍药　甘草各十八铢　生姜两三钱，切　大枣四枚，擘　麻黄十八铢，去节　石膏二十四铢，碎，绵裹

上七味，㕮咀，以五升水，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本方当裁为越婢汤、桂枝汤合饮一升，今合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胃为十二经之主，脾治水谷，为卑脏，若婢。《内经》曰：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是汤所以谓之越婢者，以发越脾气，通行津液。《外台方》一名越脾汤，即此义也。

唐不岩云：桂枝，麻黄，越婢，或一或二，此即大小奇偶之义。以各半汤详之，曰一者，当是一之一，无所用去其半也。曰二者，当是二之一，乃所谓各半之半也。及考分两，本论与《活人书》参差不一。然以小发其汗为各半汤，谓桂枝止，麻黄发，今在止发之间，故裁为各半，则汗出必解者，自应麻黄多，桂枝少，不可更汗者，自应桂枝少，石膏多也。

又云：桂枝麻黄各半汤，即桂枝证药也。桂枝二麻黄一汤，即麻黄证药也。桂枝二越婢一汤，即大青龙证药也。总是一太阳病，病与

时日，有浅与深，脉与形证，有应与否。权衡剂量，不失铢黍，于此见古人立方之妙。

张卿子云：无阳二字宜审，谓脾气不发越耳。又云：寒少，故桂枝少。热多，故石膏多。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虽经汗下，为邪气仍在表也。心下满，微痛，小便利者，则欲成结胸。今外证未罢，无汗，小便不利，则心下满，微痛，为停饮也。与桂枝汤以解外，加茯苓白术，利小便，行留饮。

桂支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第十二

于桂枝汤方内，去桂枝，加茯苓、白术各三两，余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则愈。

王宇泰云：或问头项强痛，此邪气仍在表也，虽经汗下而未解，何故去桂加茯苓、白术？是无意于表也。曰：此非桂枝证，乃属饮家也。夫头项强痛，既经汗下而不解，心下满而微痛，小便不利，此为水饮内蓄，邪不在表，故去桂枝，加茯苓白术。若得小便利，水饮行，腹满减而热自除，则头项强痛悉愈矣。且如十枣汤证，头亦痛，乃邪热内蓄而有伏饮，故头痛。其饮水头痛，不须攻表，但宜逐饮，饮尽，则病安矣。

张卿子云：逐饮何不用橘皮、半夏？可见此停饮，以胃虚，故无汗耳，与五苓散近似。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脉浮，自汗出，小便数而恶寒者，阳气不足也。心烦，脚挛急者，阴气不足也。阴阳血气俱虚，则不可发汗。若与桂枝汤攻表，则又损阳气，故为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先作甘草干姜汤，复其阳气，得厥愈足温，乃与芍药甘草汤，益其阴血，则脚胫得伸。阴阳虽复，其有胃燥谵语，少与调胃承气汤微溏以和其胃。重发汗为亡阳，加烧针则损阴，《内经》曰：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不流行。重发汗，复烧针，是阴阳之气大虚，四逆汤以复阴阳之气。

甘草干姜汤方第十三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干姜二两，炮，味辛热

上㕮咀，以水一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甘草、干姜相合，以复阳气。

芍药甘草汤方第十四

白芍药四两，味酸，微寒　甘草四两，炙，甘平

上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之。

芍药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甘相合，用补阴血。

调胃承气汤方第十五

大黄四两，去皮，清酒浸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芒硝半斤，味咸，苦，大寒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

《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芒硝咸寒以除热，大黄苦寒以荡实，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陈而缓中。

四逆汤方第十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干姜一两半，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大热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

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曰：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

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

阳旦，桂枝汤别名也。前证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与桂枝汤证相似，是证象阳旦也，与桂枝汤而增剧。得寸口脉浮大，浮为风邪，大为血虚，即于桂枝汤，加附子温经以补虚，增桂令汗出以祛风。其有治之反逆而增厥者，与甘草干姜汤，阳复而足温，更与芍药甘草汤，阴和而胫伸。表邪已解，阴阳已复，而有阳明内结谵语烦乱，少与调胃承气汤，微溏泄以和其胃。则阴阳之气皆和，内外之邪悉去，故知病可愈。

张卿子云：此二条，见伤寒随症用药，如转圜法也。表里寒热，意尽于此。则昔贤所云：用药宜寒者为传邪，宜温者为直中，未为确论。

伤寒论 卷三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者，中风表虚也。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中风表实也。表虚宜解肌，表实宜发汗，是以葛根汤发之也。

葛根汤方第十七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切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本草》云：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此以中风表实，故加二物于桂枝汤中也。

张卿子云：按前桂枝葛根汤，则此葛根汤上，似失麻黄二字。盖二葛根，即桂枝、麻黄变例也，故二证项背强几几，恶风，一也。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伤寒有合病，有并病。本太阳病不解，并于阳明者，谓之并病。二经俱受邪，相合病者，谓之合病。合病者，邪气甚也。太阳阳明合病者，与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气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邪气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寒邪气甚，客于二阳，二阳方外实而不主里，则里气虚，故必下利。与葛根汤，以散经中甚邪。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邪气外甚，阳不主里，里气不和，气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呕；里气上逆而不下者，但呕而不下利。与葛根汤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气。

葛根加半夏汤方第十八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汤泡，去黄汁，焙干称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大枣十二枚，擘 半夏半斤，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经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下利脉微迟，邪在里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气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为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葛根黄芩黄连汤，散表邪，除里热。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第十九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黄芩二两，味苦寒　黄连三两，味苦寒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入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内经》曰：甘发散为阳。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甘。苦以坚里，气弱者，坚以黄连、黄芩之苦。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此太阳伤寒也。寒则伤荣，头痛，身疼，腰痛，以至牵连骨节疼痛者，太阳经荣血不利也。《内经》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者，寒在表也。风并于卫，卫实而荣虚者，自汗出而恶风寒也。寒并于荣，荣实而卫虚者，无汗而恶风也。以荣强卫弱，故气逆而喘，与麻黄汤以发其汗。

麻黄汤方第二十

麻黄三两，去节，味甘温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一两，炙，味甘平　杏仁七十个，汤泡，去皮尖，味辛温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麻黄、甘草，开肌发汗，桂枝、杏仁，散寒下气。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阳受气于胸中，喘而胸满者，阳气不宣发，壅而逆也。心下满，腹满，皆为实，当下之。此以为胸满，非里实，故不可下。虽有阳明，然与太阳合病，为属表，是与麻黄汤发汗。

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十日以去，向解之时也。脉浮细而嗜卧者，表邪已罢也。病虽已，和解之。若脉但浮而不细者，则邪气但在表也，与麻黄汤发散之。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此中风见寒脉也。浮则为风，风则伤卫，紧则为寒，寒则伤荣，荣卫俱病，故发热，恶寒，身疼痛也。风并于卫者，为荣弱卫强，寒并于荣者，为荣强卫弱，今风寒两伤，则荣卫俱实，故不汗出而烦躁也。与大青龙汤发汗，以除荣卫风寒。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为荣卫俱虚，反服青龙汤，则必亡阳，或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

大青龙汤方第二十一

麻黄六两，去节，味甘温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味苦、甘、温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石膏如鸡子大碎，味甘、微寒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辛甘均为发散，然风宜辛散，寒宜甘发，辛甘相合，乃能发散荣卫之风寒。麻黄、甘草、石膏、杏仁，以发散荣中之寒，桂枝、姜、枣，以解除卫中之风。

王文禄云：大青龙，麻黄汤之变。小青龙，桂枝汤之变。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此伤寒见风脉也。伤寒者，身疼，此以风胜，故身不疼。中风者，身重，此以兼风，故乍有轻时。不发厥、吐利，无少阴里证者，为风寒外甚也。与大青龙汤，以发散表中风寒。

许氏云：仲景治伤寒，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三方鼎立。若证候与脉相对，无不应手而愈。

王文禄云：大青龙，治风寒外壅而闭热于经者，故加石膏于发汗药中，尤为峻剂。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饮，则水寒相搏，肺寒气逆，故干呕，发热而咳。《针经》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此之谓也。与小青龙汤发汗散水。水气内溃，则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随证增损，以解化之。

小青龙汤方第二十二

麻黄三两，去节，味甘温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五味子半升，味酸温　干姜三两，味辛热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半夏半升，汤洗，味辛、微温　细辛三两，味辛温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黄、桂枝、甘草之辛甘，以发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干姜、细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气而润肾。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而安肺。

加减法：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荛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

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麻黄发其阳，水入胃，必作利。荛花下十二水，水去，利则止。

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

辛燥而苦润，半夏辛而燥津液，非渴者所宜，故去之。栝蒌味苦而生津液，故加之。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经曰：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愦。加附子温散水寒。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去麻黄，恶发汗。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水蓄下焦不行，为小便不利，少腹满，麻黄发津液于外，非所宜也。茯苓泄蓄水于下，加所当也。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金匮要略》曰：其人形肿，故不内麻黄，内杏子，以麻黄发其阳故也。喘呼形肿，水气标本之疾。

张卿子云：与柴胡汤证相似，此治表也，故近温；彼半表半里，故近清。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咳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发热不渴者，表证未罢也。与小青龙汤发表散水。服汤已，渴者，里气温，水气散，为欲解也。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脉浮弱者，荣弱卫强也。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

下后大喘，则为里气大虚，邪气传里，正气将脱也。下后微喘，则为里气上逆，邪不能传里，犹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加厚朴杏仁以下逆气。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经曰：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汤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则其类矣。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麻黄汤主之，正谓当发其汗一汤也。汗后则必微除，发衄而解，岂有夺血亡汗，再与麻黄之理汗乎！汉文错综接续，不可不知。

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太阳伤寒

也。虽至八九日，而表证仍在，亦当发其汗。既服温暖发散汤药，虽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烦者，身热也。邪气不为汗解，郁而变热，蒸于经络，发于肌表，故生热烦。肝受血而能视，始者气伤荣，寒既变热，则血为热搏，肝气不治，故目瞑也。剧者，热甚于经，迫血妄行而为衄，得衄，则热随血散而解。阳气重者，热气重也，与麻黄汤，以解前太阳伤寒之邪也。

王文禄云：此与下二条同看，上条阳气重，即下所谓不得越也。下条不彻，即上所谓微除也。麻黄泻实，故主之。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上文因服汗药而衄，此不服汗药而自衄，皆向愈之兆也。

风寒在经，不得汗解，郁而变热，衄则热随血散，故云自衄者愈。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太阳病未解，传并入阳明，而太阳证未罢者，名曰并病。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者，为太阳证罢，阳明证具也，法当下之。若太阳证未罢者，为表未解，则不可下，当小发其汗，先解表也。阳明之经循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也，当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发汗不彻者，不足言，阳气怫郁，止是当汗不汗，阳气不得越散，邪无从出，壅甚于经，故躁烦也。邪循经行，则痛无常处，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气，但责以汗出不彻，更发汗则愈。《内经》曰：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是以脉涩，知阳气壅郁，而汗出不彻。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经曰：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言邪气在表也，是当汗出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损其津液，虚其胃气。若身重心悸，而尺脉实者，则下后里虚，邪气乘虚传里也。今尺脉微，身重心悸者，知下后里虚，津液不足，邪气不传里，但在表也。然以津液不足，则不可发汗，须里气实，津液足，便自汗出而愈。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尺脉迟者，为荣血不足，故不可发汗。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浮为轻手得之，以候皮肤之气，《内经》曰：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浮则伤卫，数则伤荣，荣卫受邪，为病在表，故当汗散。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和谐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卫受风邪而荣不病者，为荣气和也。卫既客邪，则不能与荣气和谐，亦不能卫护皮腠，是以常自汗出，与桂枝汤，解散风邪，调和荣卫则愈。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脏无他病，里和也，卫气不和，表病也。《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所谓先其时者，先其发热汗出之时发汗，则愈。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前条云太阳病八九日不解，当与麻黄汤

以发汗，因自衄而解，此条不发汗因致衄，麻黄汤主之，何也？盖前条发汗自衄，以衄即汗也，故云衄乃解。此条不发汗，致衄，乃邪郁于经也，故以麻黄发汗两段，不可不解。

伤寒脉浮紧，邪在表也，当与麻黄汤发汗。若不发汗，则邪无从出，壅甚于经，迫血妄行，因致衄也。

王三阳云：夺血者亡汗。既致衄，不可轻用麻黄汤，须审之又审，点滴不成流者可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故宜当下。若小便清者，知里无热，则不可下。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责邪在里，是仍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若头疼不已，为表不罢，郁甚于经，迫血妄行，上为衄也。

王三阳云：头痛有热，便当解表，纵六七日不便，止当与大柴胡汤，承气汤不当与也，疑有差字。虽十日不更衣，何惧之有。

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

烦者，热也。发汗身凉为已解，至半日许，身复热，脉浮数者，邪不尽也，可更发汗，与桂枝汤。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重亡津液，则不能作汗，必待阴阳自和，乃自愈矣。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药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发汗则表虚而亡阳，下之则里虚而亡血。振寒者，阳气微也。脉微细者，阴血弱也。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下之虚其里，汗之虚其表，既下又汗，则表里俱虚。阳王于昼，阳欲复，虚不胜邪，正邪交争，故昼日烦躁不得眠。夜，阴王，阳虚不能与之争，是夜则安静。不呕不渴者，里无热也。身无大热者，表无热也。又无表证而脉沉微，知阳气大虚，阴寒气胜。与干姜附子汤，退阴复阳。

干姜附子汤方第二十三

干姜一两，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虚寒大甚，是以辛热剂胜之也。

王海藏云：服姜附汤有二法。当热服。手少阴，心也，水包火，热服以接心火，身表寒盛，外火少也，寒从外生，热从内消，譬如冻死，寒在外也。一法当寒服。足少阴，肾也，寒邪入水，冷服以类肾水，身表微热，内水多也，热从外生，寒从内消，譬如饮冷，寒在内也。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汗后身疼痛，邪气未尽也。脉沉迟，荣血不足也。经曰：其脉沉者，荣气微也。又曰：迟者，荣气不足，血少故也。与桂枝汤以解未尽之邪，加芍药、生姜、人参，以益不足之血。

张兼善云：或谓经言表邪盛，脉浮而紧，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况身疼皆系表邪未尽，此又加人参、芍药、生姜以益血，何也？余曰：表邪盛则身疼，血虚则身亦疼。其脉浮紧者，邪盛也。其脉沉微者，血虚也。盛者损之则安，虚者益之则愈。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

汗出而喘，身无大热，则所留之邪，止在上焦肺部，故用麻黄、杏仁以散胸中之邪，甘草、石膏以助西方之令。

发汗后喘，当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汗出则喘愈。今汗出而喘，为邪气壅甚，桂枝汤不能发散，故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有大热者，内热气甚也，无大热者，表邪必甚也，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以散其邪。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第二十四

麻黄四两，去节，味甘温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味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石膏半斤，碎，绵裹，味甘寒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内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风气通于肝，风邪外甚，故以纯甘之剂发之。

张兼善云：余观仲景常言发汗后，乃表邪悉解，止余一证而已，故言不可行桂枝汤。今汗出而喘，无大热，乃上焦余邪未解，当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以散之。夫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乃桂枝证悉具而加喘者用之，注言汗出而喘，以为邪气壅甚，非桂枝所能发散，此误也。况身无大热，更无他证，何故复言表邪必甚，其后章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条下，注曰：汗下虽殊，既不当损正气则一，其言有至理存焉，可见汗后所注之误矣。原其理，当时因事发机，前后失于照应，故有此等之弊也。

王文禄云：成注谓不可更行，以表解故，正恐贻之热耳。故复庵云：审知邪热未解，虽经汗下，宜石膏竹叶汤。又云：太阳汗解后，不宜复行暖剂。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

发汗过多，亡阳也。阳受气于胸中，胸中阳气不足，故病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与桂枝甘草汤，以调不足之气。

桂枝甘草汤方第二十五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桂枝之辛，走肺而益气，甘草之甘，入脾而缓中。

沈亮宸云：今人此证，则用黄芪，可见黄芪与桂枝，性用不甚相远也。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汗者，心之液，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发动也。肾之积，名曰奔豚，发则从少腹上至心下，为肾气逆，欲上凌心。今脐下悸，为肾气发动，故云欲作奔豚，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降肾气。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第二十六

茯苓半斤，味甘平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大枣十五枚，擘，味甘平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茯苓以伐肾邪，桂枝能泄奔豚，甘草、大枣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肾气，煎用甘澜水者，扬之无力，取不助肾气也。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汗后腹满，与下后腹满不同。

吐后腹胀，与下后腹满皆为实，言邪气乘虚入里为实。发汗后，外已解也，腹胀满，知非里实，由脾胃津液不足，气涩不通，壅而为满，与此汤和脾胃而降气。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第二十七

厚朴半斤，去皮，炙，味苦温　生姜半斤，切，味辛温　半夏半斤，洗，味辛平　人参一两，味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泄之。厚朴之苦，以泄腹满，人参、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姜之辛，以散滞气。

王三阳云：曰吐曰下后，胀满为实者，表邪未除而误下之故也。此发汗后，邪气已散矣，故知非里实也。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

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吐下之后，阳气虚陷，虽心下逆满，皆阳虚不能主持中气也，故与白术甘草以补中气，以益阳，茯苓以泄满。

吐下后，里虚，气上逆者，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表虚阳不足，起则头眩。脉浮紧，为邪在表，当发汗。脉沉紧，为邪在里，则不可发汗，发汗则外动经络，损伤阳气，阳气外虚，则不能主持诸脉，身为振振摇也。与此汤以和经益阳。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第二十八

茯苓四两，味甘平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白术二两，味苦、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参服。

阳不足者，补之以甘，茯苓、白术，生津液而益阳也。里气逆者，散之以辛，桂枝、甘草，行阳散气。

沈亮宸云：满用术甘，非石山立斋，谁与言此。茯苓，松根气所结，故降逆气，虚者尤宜。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发汗病解，则不恶寒，发汗病不解，表实者，亦不恶寒。今发汗，病且不解，又反恶寒者，荣卫俱虚也，汗出则荣虚，恶寒则卫虚，与芍药甘草附子汤以补荣卫。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第二十九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以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疑非仲景意。

芍药之酸，收敛津液而益荣，附子之辛温，固阳气而补卫，甘草之甘，调和辛酸而安正气。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发汗，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则发汗外虚阳气，下之内虚阴气，阴阳俱虚，邪独不解，故生烦躁，与茯汤四逆汤以复阴阳之气。

茯苓四逆汤方第三十

茯苓六两，味甘平　人参一两，味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干姜一两，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四逆汤以补阳，加茯苓、人参以益阴。

沈亮宸云：正虚有邪，正欲胜邪而不能，故烦躁。温其正气，邪自除矣。又云：大青龙烦躁者，实也，茯苓四逆汤烦躁者，虚也。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汗出而恶寒者，表虚也，汗出而不恶寒，但热者，里实也。经曰：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与调胃承气汤和胃气。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小便不利而渴，此膀胱蓄热，津液不行也，与五苓散，以利水行津。

发汗已解，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饮水者，少少与之，胃气得润，则愈。若脉浮者，表未解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甚实也。微热消渴者，热未成实，上焦燥也，与五苓散，生津液，和表里。

五苓散方第三十一

猪苓十八铢，味甘平，去皮　泽泻一两六铢半，味酸咸　茯苓十八铢　桂半两，去皮，味辛热　白术十八铢，味甘平

上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淡者，一也，口入一而为甘，甘甚而反淡，甘缓而淡渗，猪苓、白术、茯苓三味之甘，润虚燥而利津液。咸味下泄为阴，泽泻之咸，以泄伏水。辛甘发散为阳，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

张兼善云：烦渴用白虎，宜也。其用五苓散渗津液，何哉？曰：白虎乃表证已解，邪传里而烦渴者。今脉尚浮，身有微热而渴，乃表邪未全解，故用桂枝之辛和肌表，白术、茯苓之甘淡，以润虚燥也。

王宇泰云：此说亦未莹。太阳，经也，膀胱，腑也。膀胱者，溺之室也。五苓散者，利溺药也。膀胱者，津液之府，故东垣以渴为膀胱经本病，然则治渴者，当泻膀胱之热，泻膀胱之热者，利小便而已矣。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发汗已，脉浮数者，表邪未尽也；烦渴，亡津液，胃燥也，与五苓散和表润燥。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伤寒汗出而渴者，亡津液，胃燥，邪气渐传里也，五苓散以和表里。若汗出不渴者，邪气不传里，但在表而表虚也，与茯苓甘草汤和表合卫。

茯苓甘草汤方第三十二

茯苓二两，味甘平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甘草一两，味甘平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茯苓、甘草之甘，益津液而和卫，桂枝、生姜之辛，助阳气而解表。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中风发热，至六七日则当解，若不解，烦者，邪在表也。渴欲饮水，邪传里也。里热甚，则能消水，水入则不吐。里热少，则不能消水，停积不散，饮而吐水也。以其因水而吐，故名水逆。与五苓散，和表里，散停饮。

娄氏云：既曰里热少，不能消水，与五苓。则前治烦躁消渴，益爽然矣。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发汗多，亡阳。胸中阳气不足者，病人手叉自冒心，师见外证，知阳气不足也。又试令咳而不即咳者，耳聋也，知阳气虚明矣。耳聋者，阳气虚，精气不得上通于耳故也。

王三阳云：看此病，当常思少阳柴胡证，但强弱自不同耳。

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喘，肺疾。饮水多，喘者，饮冷伤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伤肺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之吐逆，发汗亡阳，胃中虚冷也。若更发汗，则愈损阳气，胃气大虚，故吐下不止。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吐下后，邪热乘虚客于胸中，谓之虚烦者，热也，胸中烦热郁闷而不得发散者是也。热气伏于里者，则喜睡，今热气浮于上，烦扰阳气，故不得眠。心恶热，热甚则必神昏，是以剧者，反覆颠倒而不安，心中懊侬而愤闷。懊侬者，俗谓鹘突是也。《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栀子豉汤方第三十三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香豉四合，绵裹，寒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

成氏云：吐证亦自不同，如不经汗下，邪气蕴郁于膈，则谓之实也，应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之实邪也。若发汗、吐下后，邪气乘虚留于胸中，则谓之虚烦，应以栀子汤吐之，此吐胸中虚烦也。

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少气者，热伤气也，加甘草以益气。呕者，热烦而气逆也，加生姜以散气。少气则气为热

搏，散而不收者，甘以补之可也。呕则气为热搏，逆而不散者，辛以散之可也。

栀子甘草豉汤方第三十四

于栀子豉汤方内，加入甘草二两，余依前法。得吐，止后服。

栀子生姜豉汤方第三十五

于栀子豉汤方内，加生姜五两，余依前法。得吐，止后服。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阳受气于胸中，发汗，若下，使阳气不足，邪热客于胸中，结而不散，故烦热而胸中窒塞，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邪气在里之时，若大下后，身热去，心胸空者，为欲解。若大下后，身热去而心结痛者，结胸也。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虚烦也。结胸，为热结胸中为实，是热气已收敛于内，则外身热去。虚烦，为热客胸中，未结为实，散漫为烦，是以身热不去。六七日，为欲解之时，以热为虚烦，故云未欲解也。与栀子豉汤以吐除之。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下后，但腹满而不心烦，即邪气入里，为里实。但心烦而不腹满，即邪气在胸中，为虚烦。既烦且满，则邪气壅于胸腹之间也，满则不能坐，烦则不能卧，故卧起不安，与栀子厚朴汤吐烦泄满。

栀子厚朴汤方第三十六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厚朴四两，姜炙，苦温　枳实四两，水浸去穰，炒，味苦寒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酸苦涌泄，栀子之苦，以涌虚烦，厚朴、枳实之苦，以泄腹满。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丸药不能除热，但损正气，邪气乘虚留于胸中，而未入深者，则身热不去而微烦，与栀子干姜汤吐烦正气。

栀子干姜汤方第三十七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干姜二两，味辛热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苦以涌之，栀子之苦，以吐烦。辛以润之，干姜之辛，以益气。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病人旧微溏者，里虚而寒在下也，虽烦，则非缠热，故不可与栀子汤。《内经》曰：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后乃治其他病。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发汗不解，仍发热，邪气未解也。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阳也。里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身瞤振振摇。与真武汤主之，温经复阳。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津液不足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膀胱里热则淋，反以汤药发汗，亡耗津液，增益客热，膀胱虚，必小便血。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痓。

表虚聚热则生疮。疮家身疼如伤寒，不可发汗，发汗则表气愈虚，热势愈甚，生风，故变痓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瞬，不得眠。

衄者，上焦亡血也，若发汗，则上焦津液枯竭，经络干涩，故额上陷脉急紧，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牵引其目，故直视不能瞬。瞬，瞬合目也。《针经》曰：阴气虚，则目不瞑。亡血为阴虚，是以不得眠也。韩氏云：此人素有衄血证，非伤寒后，如前条之衄也，故

不可发汗。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亡血发汗，则阴阳俱虚，故寒栗而振摇。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余禹粮丸。阙。

汗者，心之液，汗家重发汗则心虚，恍惚心乱，夺汗则无水，故小便已，阴中疼。

王三阳云：血家汗家，俱指本人平时旧病言之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病人有寒，则当温散，反发汗，损阳气，胃中冷，必吐蛔也。

王三阳云：温散者，理中汤之类是也。

《活人》云：先服理中丸，次服乌梅丸。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病在表者，汗之为宜，下之为逆。病在里者，下之为宜，汗之为逆。经曰：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娄氏云：阳盛，则阳并于阴，故宜下。阴盛，则阴并于阳，故宜汗。阳并于阴，沉而实也；阴并于阳，浮而实也。

又云：阳盛阴虚，是病在里。阳虚阴盛，是病在表。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伤寒，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者，以里气不足，必先救之，急与四逆汤。得清便自调，知里气已和，然后急与桂枝汤以救表。身疼者，表邪也。《内经》曰：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此以寒为本也。

王三阳云：此证当照顾协热利，须审其利之色何如，与势之急缓，不可轻投四逆、桂枝也。

沈亮宸云：此大关键，不可不知。若两感者，亦可类推矣。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瘥，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阳病见阴脉，里虚甚矣。若不瘥三字紧甚，言此时当急投四逆救里，不可缓也，缓则无及矣。

发热，头痛，表病也。脉反沉者，里脉也。经曰：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见表病而得里脉，则当瘥。若不瘥，为内虚寒甚也，与四逆汤救其里。

王宇泰云：此为阳病得阴脉，若以发热体痛，证在太阳，迟投四逆，则病生他变矣。

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冒者，郁也，下之则里虚而亡血，汗之则表虚而亡阳，表里俱虚，寒气怫郁，其人因致冒。《金匮要略》曰：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汗出，则怫郁之邪得解，则冒愈。《金匮要略》曰：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汗出表和，而里未和者，然后复下之。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细观经文言阴阳俱利，则自然汗出而解。此振栗作汗，不必发汗明矣。但阳脉微，则先自汗而解，阴脉微，尚须下之而解，先汗出与下之自有分别。

脉阴阳俱停，无偏胜者，阴阳气和也。经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今阴阳既和，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阳不足而阴有余也。经曰：阳虚阴盛，汗之则愈。阴脉微者，阴不足而阳有余也。经曰：阳盛阴虚，下之则愈。

王三阳云：阴阳俱停者，三部相等，皆微脉也。既见微脉，不必更用汗下法，彼必自汗出，自便利而愈，不必如成先生阳盛阴虚之说

也。盖观经文用调胃,与若字可知矣,非必当下之下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太阳中风,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虚。荣者,阴也,卫者,阳也。发热汗出,阴弱阳强也。《内经》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与桂枝汤,解散风邪,调和荣卫。

伤寒,中风五六日,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在表里之间者,此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证。五六日,邪气自表传里之时,中风者,或伤寒,至五六日也。《玉函》曰:中风五六日,伤寒,往来寒热。即是。或中风,或伤寒,非是伤寒再中风,中风复伤寒也。经云:伤寒,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者。正是谓或中风或伤寒也。邪在表则寒,邪在里则热,今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未有定处,是以寒热往来也。邪在表,则心腹不满,邪在里,则心腹胀满。今止言胸胁苦满,知邪气在表里之间,未至于心腹满,言胸胁苦满,知邪气在表里也。默默,静也。邪在表,则呻吟不安。邪在里,则烦闷乱。《内经》曰:阳入之阴则静。默默者,邪方自表之里,在表里之间也。邪在表则能食,邪在里,则不能食,不欲食者,邪在表里之间,未至于必不能食也。邪在表,则不烦不呕,邪在里,则烦满而呕烦,喜呕者,邪在表,方传里也。邪初入里,未有定处,则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即是此或为之证。

小柴胡汤方第三十八

柴胡半斤,味苦,微寒　黄芩三两,味苦寒　人参三两,味甘温　甘草三两,味甘平　半夏半斤,洗,味辛温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三,擘,味甘平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柴胡、黄芩之苦,以发传邪之热。里不足者,以甘缓之,人参、甘草之甘,以缓中和之气。邪半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半夏以除烦呕。邪半在表,则荣卫争之,辛甘解之,姜、枣以和荣卫。

成氏云: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溃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取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是当和解则可也,小柴胡,和解表里之剂。

王三阳云:此证在半表半里,或中风,或伤寒,三四日得之也。或有传经而得,或直中此经,始终不传者,医人但见一证,而以脉合之,便当照此方治药。不可汗下,亦不可求诸证悉具也。

后加减法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

胸中烦而不呕,热聚而气不逆也。甘者令人中满,方热聚,无用人参之补。辛散逆气,既不呕,无用半夏之辛。温热宜寒,疗聚宜苦,栝蒌实苦寒,以泄胸中蕴热。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半夏燥津液,非渴者所宜,人参甘而润,栝蒌根苦而凉,彻热生津,二物为当。

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去黄芩恶寒中,加芍药以通壅。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甘令人中满,痞者,去大枣之甘。咸以软之,痞硬者,加牡蛎之咸。

王三阳云:不如枳桔稳当。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饮而水蓄不行为悸,小便不利。《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肾。则水益坚,故去黄芩。淡味渗泄为阳,茯苓甘淡,以泄伏水。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两。温覆,取微汗愈。

不渴者，里和也，故去人参。外有微热，表未解也，加桂以发汗。

王三阳云：加桂句，亦要顾寒多热少。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咳者，气逆也，甘则壅气，故去人参、大枣。《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肺寒则咳，散以辛热，故易生姜以干姜之热也。

娄氏云：亦有肺热而嗽者，亦有风邪未散而嗽者，但咳与嗽不同，五味、干姜当斟酌。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人，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人之气血，随时盛衰，当月郭空之时，则为血弱气尽，腠理开疏之时也，邪气乘虚，伤人则深，《针经》曰：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血气虚，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缓，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时，遇贼风，则其入深。者是矣。邪因正虚，自表之里，而结于胁下，与正分争，作往来寒热，默默不欲饮食。此为自外之内，经络与脏腑相连，邪气随经必传于里，故曰其痛下。痛，一作病，邪在上焦为邪高，邪渐传里为痛下。里气与邪气相搏，逆而上行，故使呕也。与小柴胡汤，以解半表半里之邪。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服小柴胡汤，表邪已面渴，里邪传于阳明也，以阳明治之。

王三阳云：前条渴者，去半夏，柴胡证已具，未服柴胡汤，先见渴证者也。此条渴者，已服柴胡汤，外证已除，而又渴者也。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因下之而胁痛，不可与柴胡。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则邪气在半表半里，未为实。反二三下之，虚其胃气，损其津液，邪蕴于里，故不能食而胁下满痛。胃虚，为热蒸之，熏发于外，面目及身悉黄也。颈项强者，表仍未解也。小便难者，内亡津液，虽本柴胡汤证，然以里虚，下焦气涩，而小便难，若与柴胡汤，又走津液，后必下重也。不因饮水面呕者，柴胡汤证。若本因饮而呕者，水停心下也。《金匮要略》曰：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饮水者，水停而呕，食谷者，物聚而哕，皆非小柴胡汤所宜。二者皆柴胡汤之戒，不可不识也。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上文宜用柴胡而反下之道，至胁痛项强，小便难利，柴胡为药剂。若本病项强胁满者，正宜用柴胡而非其例矣。故申言之。

身热，恶风，颈项强者，表未解也。胁下满而渴者，里不和也。邪在表，则手足通热，邪在里，则手足厥寒，今手足温者，知邪在表里之间也。与小柴胡汤，以解表里之邪。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瘥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脉阳涩阴弦，而腹中急痛者，当作里有虚寒治之，与小建中汤温中散寒。若不瘥者，非里寒也，必由邪气自表之里，里气不利所致，与小柴胡汤，去黄芩，加芍药，以除传里之邪。

小建中汤方第三十九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温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芍药六两，味酸，微寒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胶饴一升，味甘温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建中者，建脾也。《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胶饴、大枣、甘草之甘，以缓中也。辛、润也，散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桂枝、生姜之辛，以行荣卫。酸，收也，泄也，正气虚弱，收而行之，芍药之酸，以收正气。

成氏云：或谓桂枝汤解表，而芍药数少，建中汤温里，而芍药数多，何也？皮肤为近，则制小其服，心腹为远，则制大其服，此所以为不同也。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证，是邪气在表里之间也，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但见一证，便宜与柴胡汤治之，不必待其证候全具也。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为柴胡证，即未作里实，医便以药下之。若柴胡证仍在者，虽下之，不为逆，可复与柴胡汤以和解之。得汤，邪气远表者，外作蒸蒸而热。先经下，里虚，邪气欲出，内则振振然也。正气胜，阳气生，却复发热，汗出而解也。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前条心下悸而烦，皆与柴胡汤，此条悸而烦，建中主之，何也？前条悸而烦，以往来寒热，默默不食，自表传里之悸烦也。此条悸而烦，以邪气在表里，头疼发热之时而悸烦，此里虚，血气不胜其邪之故也，故与建中汤以温里。如此可悟凡治悸烦之例也。

伤寒二三日，邪气在表，未当传里之时，心中悸而烦，是非邪气搏所致。心悸者，气虚也，烦者，血虚也，以气血内虚，与小建中汤，先建其里。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日数过多，累经攻下，而柴胡证不罢者，亦须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其表。经曰：凡柴胡汤疾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者是也。呕止者，表里和也。若呕不止，郁郁微烦者，里热已甚，结于胃中也，与大柴胡汤，下其里寒则愈。

大柴胡汤方第四十

柴胡半斤，味甘平　黄芩二两，味苦寒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生姜五两，切，味辛温　枳实四枚，炙，味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甘温　大黄二两，味苦寒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黄二两，若不加大黄，恐不为大柴胡汤也。

柴胡、黄芩之苦，入心而折热，枳实、芍药之酸苦，涌泄而扶阴。辛者，散也，半夏之辛，以散逆气。辛甘，和也，姜枣之辛甘，以和荣卫。

成氏云：方有缓急轻重，医当临时斟酌。如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者，非驶剂则不能泄，是以有大小承气之峻也。如不至大坚满，惟邪热甚而攻下者，又非承气汤之可投，必也轻缓之剂，乃大柴胡汤，用以逐邪热也。是知大柴胡为下剂之缓者。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伤寒十三日，再传经尽，当解之时也。若不解，胸胁满而呕者，邪气犹在表里之间，此为柴胡汤证。若以柴胡汤下之，则更无潮热自利，医反以丸药下之，虚其肠胃，邪气乘虚入府，日晡所发潮热，热已而利也。潮热虽为热实，然胸胁之邪未已，故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以下胃热。

柴胡加芒硝汤方第四十一

于小柴胡汤方内，加芒硝六两，余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

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过经不解而谵语，其为热证明矣。以汤药下之，则热除垢净。以丸药下之，则热留肠胃而下利不止，与调胃承气以荡涤余热。

伤寒十三日，再传经尽，谓之过经。谵语者，阳明胃热也，当以诸承气汤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渗，大便当硬，反下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也。下利脉微而厥者，虚寒也。今脉调和，则非虚寒，由肠虚胃热，协热而利也，与调胃承气汤，以下胃热。

王宇泰云：经文内实之实，当作热注，偏渗，偏，当作漏。

又云：此段有五反一对，热与厥反，丸与汤反，便硬与下利反，脉微与脉和反，药下与自利反，小便与大便硬为一对，读者宜细详之。

王三阳云：前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用四逆者。观身有疼痛，则知邪全在表，大不当下，下之，则里虚之甚，略无分毫邪气在里，故元气受损，清谷不止，急当用温药救里。况医下之，不云丸药，则必是承气汤，里之受病多矣，可不急救乎！且外疼痛，亦须用桂枝可知。此证寒未变热，或寒中阴经之证，全未热也。此条本柴胡证邪在半表半里，一半不当下，一半当下，况以丸药下之，表热不能彻去，故邪热乘虚传里，为协热利。且外证谵语，内有实邪可知。脉又调和，元气颇在，故用承气汤后下之也。此二条，正宜参看用药，不可误也。

过经谵语，阳明胃热也，成注的甚。前条胸胁满而呕，日晡潮热下利，乃大柴胡症，过经谵语，乃阳明症，不可不辨。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方。

太阳，膀胱经也。太阳经邪热不解，随经入腑，为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者，为未至于狂，但不宁尔。经曰：其人如狂者，以热在下焦。太阳多热，热在膀胱，必与血相搏。若血不为蓄，为热迫之，则血自下。血下，则热随血出而愈。若血不下者，则血为热搏，蓄积于下，而少腹急结，乃可攻之，与桃核承气汤，下热散血。《内经》曰：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此之谓也。

桃核承气汤方第四十二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味甘平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大黄四两　芒硝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甘以缓之，辛以散之，少腹急结，缓以桃仁之甘，下焦蓄血，散以桂枝辛热之气。寒以取之，热甚搏血，故加二物于调胃承气汤中也。

王宇泰云：按以上详玩之，当是桂，非桂枝也。盖桂枝轻扬治上，桂厚重治下，成氏随文顺释，未足据。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伤寒八九日，正当热气游行之时，下之虚其里，则热气散漫错杂而进入于胸，则满而烦惊，入于膀胱，则小便不利，入于胃则谵语之，入于脾则一身尽重。

伤寒八九日，邪气已成热，而复传阳经之时，下之，虚其里而热不除。胸满而烦者，阳热客于胸中也。惊者，心恶热而神不守也。小便不利者，里虚，津液不行也。谵语者，胃热也。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阳气内行于里，不营于表也。与柴胡汤，以除胸满而烦，加龙骨、牡蛎、松丹，收敛神气而镇惊，加茯苓以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黄以逐胃热，止谵语，加桂枝以行阳气，而解身重错杂之邪。斯悉愈矣。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第四十三

半夏二合，洗　大枣六枚　柴胡四两　生姜一两半　人参一两半　龙骨一两半　松丹一两半　桂枝一两半，去皮　茯苓一两半　大黄二两　牡

蚱一两半,熬

上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腹满,谵语者,脾胃疾也。浮而紧者,肝脉也。脾病见肝脉,木行乘土也。经曰:水行乘火,木行乘土,名曰纵。此其类矣。期门者,肝之募,刺之以泻肝经盛气。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肺病也。大渴欲饮水,肝气胜也。《玉函》曰:作大渴,欲饮酢浆,是知肝气胜也。伤寒欲饮水者愈,若不愈,而腹满者,此肝行乘肺,水不得行也,《经》曰:木行乘金,名横。刺期门,以泻肝之盛气。肝肺气平,水散而津液得通,外作自汗出,内为小便利,而解也。

王宇泰云:按伤寒发热恶寒,表病也。至于自汗出,则表已解矣。大渴,腹满,里病也。至于小便利,则里自和矣。故曰其病欲解。

大阳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不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二日反躁,此阴气虚不当汗也。两故字照应,故字以下,正申言上文,不当发汗而熨其背,则虽汗,而腰以下不得汗,故不解而烦躁,以阴气不行于下故也,所以大便硬,上呕逆而下恶风。至十余日,阴气复生,阳气行,自下利而解者,以谷气下行故也。

太阳病,二日,则邪在表,不当发躁,而反躁者,热气行于里也。反熨其背而发汗,大汗出,则胃中干燥,火热入胃,胃中燥热,躁烦而谵语。至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火邪势微,阴气复生,津液得复也,故为欲解。火邪去,大汗出则愈。若从腰以下不得汗,则津液不得下通,故欲小便不得,热气上逆而反呕也。欲失溲,足下恶风者,气不得通于下而虚也。津液偏渗,令大便硬者,小便当数。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也。此以火热内燥,津液不得下通,故小便不数,及不多也。若火热消,津液和,则结硬之便得润,因自大便也。便已,头卓然而痛者,先大便硬,则阳气不得下通,既得大便,则阳气降下,头中阳虚,故卓然而痛。谷气者,阳气也,先阳气不通于下之时,足下恶风,今阳气得下,故足心热也。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火劫发汗,则热盛火炽,以至阴阳俱竭,变症百出,慎之慎之。

风为阳邪,因火热之气,则邪风愈甚,迫于血气,使血气流溢,失其常度。风与火气谓之两阳,两阳相熏灼,热发于外,必发身黄。若热搏于经络,为阳盛外热,迫血上行,必衄。热搏于内者,为阴虚内热,必小便难。若热消血气,血气少,为阴阳俱虚,血气虚少,不能荣于身体,为之枯燥。三阳经络至颈,三阴至胸中而还,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者,热气炎上,搏阳而不搏于阴也。《内经》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腹满微喘者,热气内郁也。《内经》曰:火气内发,上为口干咽烂者,火热上熏也。热气上而不下者,则大便不硬,若热气下入胃,消耗津液,则大便硬,故云或不大便,久则胃中躁热,必发谵语。《内经》曰:病深者,其声哕。火气大甚,正气逆乱,则哕。《内经》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火热大甚,故手足躁扰,捻衣摸床扰乱也。小便利者,为火未剧,津液未竭,而犹可治也。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

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伤寒脉浮，责邪在表，医以火劫发汗，汗大出者，亡其阳。汗者，心之液，亡阳则心气虚，心恶热，火邪内迫，则心神浮越，故惊狂，起卧不安。与桂枝汤，解未尽表邪，去芍药，以芍药益阴，非亡阳所宜也。火邪错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阳气亡脱，加龙骨、牡蛎之涩以固之，《本草》云：涩可去脱，龙骨、牡蛎之属是也。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方第四十四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三两，切　牡蛎五两，熬，味酸咸　龙骨四两，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　蜀漆三两，洗去脚，味辛平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谓头痛身热也。脉不弦紧，则无伤寒表脉也。经曰：诸弱发热。则脉弱为里热，故云弱者必渴。若被火气，两热相合，搏于胃中，胃中燥烦，必发谵语。脉弱发热者，得脉浮，为邪气还表，当汗出而解矣。

王三阳云：此证固不须治，待其自汗则愈。若脉不肯浮，酒炒芩连等，微解之可也。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

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火，阳病，用火熏之，不得汗，则热无从出，阴虚被火，必发躁也。六日传经尽，至七日，再到太阳经，则热气当解。若不解，热气迫血下行，必清血清厕也。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脉浮、热甚，为表实。医以脉浮为虚，用火灸之，因火气动血，迫血上行，故咽燥唾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微数之脉，则为热也，灸则除寒，不能散热，是慎不可灸也。若反灸之，热因火则甚，遂为烦逆，灸本以追虚，而复逐热为实，热则伤血，又加火气，使血散脉中，气主呴之，血主濡之，气血消散，不能濡润筋骨，致骨焦筋伤，血散而难复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脉浮在表，宜以汗解之。医以火灸取汗，而不得汗，邪无从出，又加火气相助，则热愈甚。身半以上，同天之阳，身半以下，同地之阴，火性炎上，则腰已下，阴气独治，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烦热也，邪气还表，则为烦热，汗出而解。以脉浮，故为邪还表也。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三两。

烧针发汗，则损阴血而惊动心气，针处被寒气，聚而成核，心气因惊而虚，肾气乘寒气而动，发为奔豚。《金匮要略》曰：病有奔豚，从惊发得之。肾气欲上乘心，故其气从少腹上冲心也。先灸核上，以散其寒，与桂枝加桂汤，以泄奔豚之气。

桂枝加桂汤方第四十五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桂二两，共五两。余依前法。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先火为逆，复以下除之，里气因虚，又加烧针，里虚而为火热所烦，故生烦躁。与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以散火邪。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第四十六

桂枝一两　甘草二两　牡蛎二两，熬　龙骨

二两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辛甘发散，桂枝、甘草之辛甘，以发散经中之火邪。涩可去脱，龙骨、牡蛎之涩，以收敛浮越之正气。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寒则伤荣，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留不行。惊者，温针损荣血而动心气。《金匮要略》曰：血气少者，属于心。

王宇泰云：心属火，火先入心，心主血而藏神，血如水也，神如鱼也，两阳相熏灼，水热汤沸，则鱼惊跃不能安矣。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恶寒发热，为太阳表病。自汗出，不恶寒发热者，阳明证。本太阳表病，医反吐之，伤动胃气，表邪乘虚传于阳明也。以关脉细数，知医吐之所致。病一二日，为表邪尚寒，而未成热，吐之，则表寒传于胃中，胃中虚寒，故腹中饥而口不能食。病三四日，则表邪已传成热，吐之，则表热乘虚入胃，胃中虚热，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也。朝食暮吐者，食晨入于胃，胃虚不能克化，即知至暮胃气行里，与邪气相搏，则胃气反逆，而以胃气尚在，故止云小逆。

张兼善云：此病虽逆，当自愈，吐中便有发散之义也。但当节饮食，静养调摄，则余邪自去。若更妄治之，则变证起矣。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太阳表病，医反吐之，伤于胃气，邪热乘虚入胃，胃为邪热内烦，故不恶寒，不欲近衣也。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阳受气于胸中，发汗外虚阳气，是令阳气微，膈气虚也。数为热，本热则合消谷，客热则不能消谷。因发汗外损阳气，致胃中虚冷，故吐也。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心下温温欲吐，郁郁微烦，胸中痛，当责邪热客于胸中。大便反溏，腹微满，则邪热已下于胃也。日数虽多，若不经吐下止是传邪，亦未可下，当与柴胡汤，以除上中二焦之邪。若曾吐、下伤损胃气，胃虚，则邪乘虚入胃为实，非柴胡汤所能去，调胃承气汤下胃热，以呕，知胃气先曾伤动也。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太阳，经也，膀胱，腑也，此太阳随经入腑者也。六七日邪气传里之时，脉微而沉，邪气在里之脉也，表证仍在者，则邪气犹浅，当结于胸中。若不结于胸中，其人发狂者，热结在膀胱也。经曰：热结膀胱，其人如狂。此发狂，则热又深也。少腹硬满，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证谛也，与抵当汤以下蓄血。

抵当汤方第四十七

水蛭三十个，熬，味咸，苦寒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足，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味苦、甘，平　大黄三两，酒浸，味苦寒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苦走血，咸胜血，虻虫、水蛭之咸苦，以除蓄血。甘缓结，苦泄热，桃仁、大黄之苦，以下结热。

王宇泰云：按玩仍在字，则邪气为不传于

里，非犹浅也。膀胱为太阳本经，曰热在下焦，曰少腹硬满，曰小便自利，皆膀胱之证，故总结曰随经瘀热也。在里二字，要看得活，非三阴之里，乃随经膀胱之里也。

成氏云：人之所有，气与血也。气为阳，气留而不行者，则易散，以阳病易治故也。血为阴，血蓄而不行者，则难散，以阴病难治故也。血蓄于下，非大毒驶剂则不能抵当，故治蓄血，曰抵当汤。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胃热发黄也，可与茵陈汤。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非胃中瘀热，为热结下焦，而为蓄血也。与抵当汤以下蓄血。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伤寒有热，少腹满，是蓄血于下焦。若热蓄津液不通，则小便不利，其热不蓄津液，而蓄血不行，小便自利者，乃为蓄血，当与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下之。然此无身黄、屎黑，又无喜忘发狂，是未至于甚，故不可余驶峻之药也。可与抵当丸，小可下之也。

王宇泰云：按身黄，屎黑，喜忘发狂，亦是推广之词。若依上文，只是满而不硬耳。

抵当丸方第四十八

水蛭二十个，味苦寒　虻虫二十五个，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卒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饮水多而小便自利者，则水不内蓄，但腹中水多，令心下悸。《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饮水多而小便不利，则水蓄于内而不行，必苦里急也。

伤寒论 卷四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太阳脉证并治下第七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

结胸者，邪结在胸，脏结者，邪结在脏，二者皆下后邪气乘虚入里所致。下后邪气入里，与阳相结者，为结胸，以阳受气于胸中故尔；与阴相结者，为藏结，以阴受之，则入五脏故尔。气宜通，而塞，故痛。邪结阳分，则阴气不得上通；邪结阴分，则阳气不得下通，是二者，皆心下硬痛。寸脉浮，关脉沉，知邪结在阳也；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知邪结在阴也。阴结而阳不结，虽心下结痛，饮食亦自如故。阴气乘肠虚而下，故时时自下利，阴得阳则解。脏结得热证多，则易治。舌上白苔滑者，邪气结，胸中亦寒，故云难治。

王宇泰云：按本文云，如结胸状，则与结胸当有分别矣。注曰是二者，皆心下硬痛，欠稳当。如结胸状，饮食如故，只是按之不痛耳。既结于脏，而舌白苔，又为胸寒，外证上下俱病，故难治也。

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

脏结，于法当下。无阳证，为表无热。不往来寒热，为半表半里无热。其人反静，为里无热。经曰：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以表里皆寒，故不可攻。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而反下之，则表中阳邪入里，结于胸中，为结胸。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而反下之，表中阴邪入里，结于心下，为痞。

张兼善云：或谓成注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也，既无热而恶寒，为阴证，安可有下之理，又岂止作痞而已哉！夫仲景所谓阴阳者，指表里而言也，病在表，则当汗，而反下之，因作结胸。病在里，尚未入脏，而辄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与痞者，下之太早故也。

又云：风邪入里则结胸，寒邪入里则为痞，然此皆太阳病之所致，非阴证之所为也。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结胸病，项强者，为邪结胸中。胸膈结满，心下紧实，但能仰而不能俯，是项强亦如柔痉之状也。与大陷胸丸，下结泄满。

大陷胸丸方第四十九

大黄半斤，味苦寒　**葶苈**半升，熬，味苦寒　芒硝半升，味咸寒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黑，味苦、甘温

上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

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大黄、芒硝之苦咸，所以下热，葶苈、杏仁之苦甘，所以泄满，甘遂取其直达，白蜜取其润利，皆以下泄满实物也。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结胸，为邪结胸中，属上焦之分。得寸脉浮，关脉沉者，为在里，则可下。若脉浮大，心下虽结，是在表者犹多，未全结也。下之，重虚，邪气复结，则难可制，故云下之则死。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

结胸证悉具，邪结已深也，烦躁者，正气散乱也，邪气胜正，病者必死。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动数，皆阳脉也，当责邪在表。睡而汗出者，谓之盗汗，为邪气在半表半里，则不恶寒。此头痛、发热、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发其汗，医反下之，虚其胃气，表邪乘虚则陷。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邪气内陷，动数之脉，所以变迟，而浮脉独不变者，以邪结胸中，上焦阳结，脉不得而沉也。客气者，外邪乘胃中空虚入里，结于胸膈，膈中拒痛者，客气动膈也。《金匮要略》曰：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短气躁烦，心中懊侬，皆邪热为实。阳气内陷，气不得通于膈，壅于心下，为硬满而痛，成结胸也，与大陷胸汤以下结热。若胃中空虚，阳气内陷，不结于胸膈，下人于胃中者，遍身汗出，则为热越，不能发黄。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者，热不得越，必发黄也。

大陷胸汤方第五十

大黄六两，去皮，苦寒　芒硝一升，咸寒　甘遂一钱，苦寒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大黄谓之将军，以苦荡涤。芒硝一名硝石，以其咸能软硬。夫间有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间之遂，其气可以直达透结。陷胸三物为允。

王宇泰云：低者举之，高者陷之，以平为正。结胸为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曰陷胸。利药之中，此驶剂也。伤寒错恶，结胸为甚，非此不能通利，剂大而数少，须其迅速分解邪结也。

朱丹溪云：此证经曰胃中空虚，曰短气躁烦，曰脉浮，此汤不可轻用。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病在表而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此不云下后，而云伤寒六七日，则是传里之实热也。沉为在里，紧为里实，以心下痛，按之实硬，是以为结胸，与大陷胸汤以下结热。

张兼善云：经言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此不云下后，则云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此言不因下早而结胸者，何也？夫下早结胸，事之常，热实结胸，事之变，其热实传里为结胸，乃法之关防不尽者，故仲景述其证以注方于其下也。此可见古人用心，曲尽其妙。且如下章以水结胸胁，但头汗出者，以大陷胸汤主之，亦在常法之外，故条列其证，以彰其理也。亦或其人本虚，或曾吐下而里气弱，外邪因入，故自为结胸者也。然所入之因不同，其证治则一理而已。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是可下之证。复往来寒热，为正邪分争，未全敛结，与大柴胡汤下之。但结胸无大热者，非热结也，是水饮结于胸胁，谓之水结胸。周身汗出者，是水饮外散则愈。若但头微汗出，余处无汗，是水饮

不得外泄，停蓄而不行也，与大陷胸汤以逐其水。

《活人》云：水结胸，小半夏加茯苓汤，小柴胡去牡蛎汤亦主之。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重发汗而复下之，则内外重亡津液，而邪热内结，致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也。日晡潮热者，属胃，此日晡小有潮热，非但在胃，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是一腹之中，上下邪气俱甚也。与大陷胸汤，以下其邪。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心下硬痛，手不可近者，结胸也。正在心下，按之则痛，是热气犹浅，谓之小结胸。结胸脉沉紧，或寸浮关沉。今脉浮滑，知热未深结，与小陷胸汤，以除胸膈上结热也。

王宇泰云：上文云硬满而痛，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则痛，是手按之，然后作痛耳。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则少腹不硬痛可知矣。热微于前，故云小结胸也。

小陷胸汤方第五十一

黄连一两，苦寒　半夏半升，洗，辛温　栝蒌实大者一个，味苦寒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苦以泄之，辛以散之，黄连、栝蒌实苦寒以泄热，半夏之辛以散结。

王海藏云：大陷胸治热实，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治痞。

大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太阳病，二三日，邪在表也。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者，以心下结满，卧则气壅而愈甚，故不能卧，而但欲起也。心下结满，有水分，有寒分，有气分，今脉微弱，知本有寒分。医见心下结而反下之，则太阳表邪乘虚入里，利止则邪气留结，为结胸。利不止，至次日，复如前下利不止者，是邪热下攻肠胃，为挟热利也。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太阳病，下之后，邪气传变。其脉促者为阳，若下后脉促，为阳胜阴也，故不作结胸，为欲解。下后脉浮，为上焦阳邪结而为结胸也。经曰：结胸者，寸脉浮，关脉沉。下后脉紧，则太阳之邪传于少阴，经曰：脉紧者，属少阴。《内经》曰：邪客于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所以脉紧者，必咽痛。脉弦，则太阳之邪，传于少阳，经曰：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其脉循胁络于耳，所以脉弦者，必两胁俱急。下后邪气传里，则头痛当止，脉细数，为邪未传里，而伤气也。细为气少，数为在表，故头痛未止。脉沉紧，则太阳之邪传于阳明，为里实也。沉为在里，紧为里实，阳明里实，故必欲呕。脉滑，则太阳之邪传于肠胃，以滑为阴气有余，知邪气入里，干于下焦也。沉为血胜气虚，是为协热利。浮为气胜血虚，是知必下血。经曰：不宜下而便攻之，诸变不可胜数。此之谓也。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热被却，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瘥者，与五苓散。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病在阳，为邪在表也，法当汗出而解，反以冷水噀之，灌洗，热被寒水，外不得出，则反攻其里，弥更益烦。肉上粟起者，水寒之气，客于皮肤也；意欲饮水者，里有热也；反不渴者，寒在表也，与文蛤散，以散表中水寒之气。若不瘥，是水热相搏，欲传于里，与五苓散，发汗

以和之。始热在表，因水寒制之，不得外泄，内攻于里，结于胸膈，心下硬痛，本是水寒伏热为实，故谓之寒实结胸。无热证者，外无热而热悉收敛于里也。与小陷胸汤以下逐之，白散下热，故亦可攻。

文蛤散方第五十二

文蛤五两，味咸寒

上一味，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咸走肾邪，可以胜水气。

白散方第五十三

桔梗三分，味辛、苦，微温　芭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平温　贝母三分，味辛、苦，平

上件三味为末，内芭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入半钱，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噀之，洗之，益令热却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辛散而苦泄，桔梗、贝母之苦辛，用以下气，芭豆之辛，用以散实。

王宇泰云：上热实结胸及寒实结胸，《活人》不拘寒热，但用陷胸汤不瘥者，用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太阳之脉，络头，下项，头项强痛者，太阳表病也。少阳之脉，循胸络胁，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少阳里病也。太阳、少阳，相并为病，不纯在表，故头项不但强痛，而或眩冒，亦未全入里，故时如结胸，心下痞硬，此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刺大椎第一间、肺俞，以泻太阳之邪，刺肝俞，以泻少阳之邪。邪在表，则可发汗，邪在半表半里，则不可发汗。发汗则亡津液，损动胃气，少阳之邪，因干于胃，土为木刑，必发谵语。脉弦，至五六日，传经尽，邪热去，而谵语当止，若复不止，为少阳邪热甚也，刺期门，以泻肝胆之气。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中风发热恶寒，表病也。若经水不来，表邪传里，则入腑，而不入血室也。因经水适来，血室空虚，至七八日邪气传里之时，更不入腑，乘虚而入于血室。热除，脉迟，身凉者，邪气内陷而表证罢也。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热入血室而里实。期门者，肝之募，肝主血，刺期门者，泻血室之热，审看何经气实，更随其实而泻之。

华学士云：妇人平居，水当养于木，血当养于肝。方未受孕，则下行以为月水，既妊，则中蓄以养胎，及已产，则上壅以为乳，皆此血也。今邪气蓄血，并归肝经，聚于膻中，结于乳下，故手触之则痛，非汤剂可及，故当刺期门。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邪气传里之时，本无寒热，而续得寒热。经水适断者，此为表邪乘血室虚，入于血室，与血相搏，而血结不行，经水所以断也。血气与邪分争，致寒热如疟，而发作有时。与小柴胡汤，以解传经之邪。

王三阳云：经水适来，血虚甚矣，而邪气入之，热除，身凉，胸满，谵语者，则邪尽入里，里有实邪，又难下，故刺以泻之。经水适断，则血尚未尽，为邪热相搏，而结之不行，续得寒热，发作有时，邪在半表半里，故用小柴胡汤以彻其邪也。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伤寒发热者，寒已成热也。经水适来，则血室虚空，邪热乘虚入于血室。若昼日谵语，为邪客于府，与阳争也。此昼日明了，暮则谵

语，如见鬼状，是邪不入腑，入于血室，与阴争也。阳盛谵语则宜下，此热入血室，不可与下药，犯其胃气。热入血室，血结寒热者，与小柴胡汤散邪发汗。此虽热入血室，而不留结，不可与发汗药，犯其上焦。热入血室，胸胁满，如结胸状者，可刺期门，此虽热入血室，而无满结，不可刺期门，犯其中焦。必自愈者，以经行则热随血去，血下也已，则邪热悉除而愈矣。所为发汗为犯上焦者，发汗则动卫气，卫气出上焦故也；刺期门为犯中焦者，刺期门则动荣气，荣气出中焦故也，《脉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岂谓药不谓针耶！

王宇泰云：犯胃气，谓下之。犯上二焦，谓发汗也。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邪当传里之时。支，散也，呕而心下结者，里证也，法当攻里。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为外证未去，不可攻里，与柴胡桂枝汤以和解之。

王宇泰云：支节，犹云枝节，古字通也。支结，谓支撑而结，若训作散，则不能结也。

南阳云：外证未解，心下烦闷者，非痞也，谓之支结。

柴胡桂枝汤方第五十四

桂枝去皮　黄芩　人参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炙　半夏二合半　芍药一两半　大枣六枚，擘　生姜一两半，切　柴胡四两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娄氏云：病虽属太阳表证，而有里证兼之者，则不言太阳病，但称表不解，外证未去。其兼心下支结，则此条柴胡桂枝汤是也。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已经汗下之后，则邪当解，今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即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之间，为未解也。胸胁满，微结，寒热，心烦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后，亡津液，内燥也。若热消津液，令小便不利而渴者，其人必呕，今渴而不呕，知非里热也。伤寒汗出则和，今但头汗出，而余处无汗者，津液不足，而阳虚于上也。与柴胡桂枝干姜汤，以解表里之邪，复津液而助阳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第五十五

柴胡半斤，味苦平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干姜三两，味辛热　栝蒌根四两，味苦寒　黄芩三两，味苦寒　牡蛎三两，熬，味咸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柴胡、黄芩之苦，以解传表之邪。辛甘发散为阳，桂枝、甘草之辛甘，以散在表之邪。咸以软之，牡蛎之咸，以消胸胁之满。辛以润之，干姜之辛，以固阳虚之汗。津液不足而为渴，苦以坚之，栝蒌之苦，以生津液。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伤寒五六日，邪当传里之时，头汗出，微恶寒者，表仍未解也。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邪结于里也。大便硬为阳结，此邪热虽传于里，然以外带表邪，则热结犹浅，故曰阳微结。脉沉，虽为在里，若纯阴结，则更无头汗，恶寒之表证。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不上循头，今头汗出，知非少阴也。与小柴胡汤，以除半表半里之邪。服汤已，外证罢而不了了者，为里热未除，与汤，取其微

利则愈，故云得屎而解。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伤寒五六日，邪在半表半里之时，呕而发热，邪在半表半里之证，是为柴胡证具。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不罢者，不为逆，却与柴胡汤则愈。若下后，邪气传里者，邪在半表半里，则阴阳俱有邪。至于下后，邪气传里，亦有阴阳之异。若下后，阳邪传里者，则结于胸中，为结胸，以胸中为阳受气之分，与大陷胸汤，以下其结。阴邪传里者，则留于心下，为痞，以心下为阴受气之分，与半夏泻心汤，以通其痞。经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此之谓也。

半夏泻心汤方第五十六

半夏半升，洗净，辛平　黄芩苦寒　干姜辛热　人参以上各三两，甘温　黄连一两，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温甘　甘草三两，炙，甘平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辛入肺而散气，半夏之辛，以散结气。苦入心而泄热，黄芩、黄连之苦，以泻痞热。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缓之。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太阳少阳并病，为邪气在半表半里也，而反下之，二经之邪，乘虚而入太阳。表邪入里，结于胸中，为结胸，心下硬。少阳里邪，乘虚下于肠胃，遂利不止。若邪结阴分，则饮食如故，而为脏结。此为阳邪内结，故水浆不下而心烦。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

浮而紧，浮为伤阳，紧为伤阴，当发其汗，而反下之。若浮入里，为阳邪入里，则作结胸；浮不入里，而紧入里者，阴邪入里，则作痞。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下利呕逆，里受邪也。邪在里者可下，亦须待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不恶寒者，表已解也。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者，邪热内蓄而有伏饮，是里未和也。与十枣汤，下热逐饮。

十枣汤方第五十七

芫花熬，味辛苦　甘遂苦寒　大戟苦寒　大枣十枚，擘，甘温

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辛以散之，芫花之辛以散饮。苦以泄之，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水者，肾所主也，甘者，脾之味也，大枣之甘者，益土而胜水。

杜壬云：里未和者，盖痰与燥气壅于中焦，故头疼，干呕，短气，汗出，是痰膈也，非十枣不治。但此汤不宜轻用，恐损人于倏忽，用药者慎之。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胸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太阳病，因发汗，遂发热恶寒者，外虚阳气，邪复不除也。因复下之，又虚其里，表中虚邪内陷，传于心下为痞。发汗表虚为竭阳，下之里虚为竭阴，表证罢为无阳，里有痞为阴独，又加烧针，虚不胜火，火气内攻，致胸烦也。伤寒之病，以阳为主，其入面色青，肤肉胸动者，阳气太虚，故云难治。若面色微黄，手足温者，即阳气得复，故云易愈。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

连泻心汤主之。

心下硬，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虚热也。大黄黄连汤，以导其虚热。

大黄黄连泻心汤第五十八

大黄二两，味苦寒　黄连一两，味苦寒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内经》曰：火热受邪，心病生焉。苦入心，寒除热，大黄、黄连之苦寒，以导泻心下之虚热，但以麻沸汤渍服者，取其气薄而泄虚热。

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心下痞者，虚热内伏也。恶寒汗出者，阳气外虚也。与泻心汤攻痞，加附子以固阳。

附子泻心汤方第五十九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别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本因下后成痞，当与泻心汤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为水饮内蓄，津液不行，非热痞也，与五苓散，发汗散水则愈。一方，忍之一日乃愈者，不饮水者，外水不入，所停之水得行，而痞亦愈也。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胃为津液之主，阳气之根，大汗出后，外亡津液，胃中空虚，客气上逆，心下痞硬。《金匮要略》曰：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干噫、食臭者，胃虚而不杀谷也。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土弱不能胜水也。与泻心汤以攻痞，加生姜以益胃。

生姜泻心汤方第六十

生姜四两，切　甘草三两，炙　人参二两　干姜一两　黄芩一两　半夏半升，洗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伤寒中风，是伤寒或中风也。邪气在表，医反下之，虚其肠胃而气内陷也。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者，下后里虚胃弱也。心下痞硬，干呕，心烦，不得安者，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以攻表，加甘草以补虚。前以汗后胃虚，是外伤阳气，故加生姜，此以下后胃虚，是内损阴气，故加甘草。

甘草泻心汤方第六十一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半夏半升，洗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成氏云：气结而不散，壅而不通，为结胸，陷胸汤为直达之剂。塞而不通，否而不泰，为痞，泻心汤为分解之剂。痞与结胸，有高下焉，邪结在胸中，故曰陷胸，留邪在心下，故曰泻心。

沈亮宸云：半夏泻心、甘草泻心，皆下后伤真气之过也。生姜泻心，因于食。大黄泻心，因于热。附子泻心，因于寒。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伤寒服汤药下后，利不止而心下痞硬者，气虚而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攻之，则痞已。医复以他药下之，又虚其里，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虚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虚，故与之，其利益甚。《圣济经》曰：滑则气脱，欲其收也。如开肠，洞泄，便溺，遗失，涩剂所以

收之。此利由下焦不约，与赤石脂禹余粮汤，以涩洞泄。下焦主分清浊，下利者，水谷不分也，若服涩剂而利不止，当利小便以分其气。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第六十二

赤石脂一斤，碎，味甘温　禹余粮一斤，碎，味甘平

以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本草》云：涩可去脱，石脂之涩，以收敛之；重可去怯，余粮之重，以镇固之。

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伤寒吐下后，发汗，则表里之气俱虚。虚烦，脉甚微，为正气内虚，邪气独在。至七八日，正气当复，邪气当罢，而心下痞，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者，正气内虚而不复，邪气留结而不去。经脉动惕者，经络之气虚极。久则热气还经，必成痿弱。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大邪虽解，以曾发汗吐下，胃气弱而未和，虚气上逆，故心下痞硬，噫气不除，与旋覆代赭石汤，降虚气而和胃。

旋覆代赭石汤方第六十三

旋覆花三两，味咸温　人参二两，味甘温　生姜五两，切，味辛温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代赭石一两，味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甘平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上件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硬则气坚，咸味可以耎之，旋覆之咸，以软痞硬。虚则气浮，重剂可以镇之，代赭石之重，以镇虚逆。辛者，散也，生姜、半夏之辛，以散虚痞。甘者，缓也，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补胃弱。

娄氏云：病解后，心下痞硬，噫气，若不下利者，此条旋覆代赭石汤也，若下利者，前条生姜泻心汤也。

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前第三卷二十六证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为与此证治法同。汗下虽殊，既不当损正气，则一邪气所传既同，遂用一法治之，经所谓若发汗，若下，若吐后是矣。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外证未除，而数下之，为重虚其里，邪热乘虚而入，里虚协热，遂利不止，而心下痞。若表解而下利，心下痞者，可与泻心汤。若不下利，表不解，而心下痞者，可先解表而后攻痞。以表里不解，故与桂枝人参汤，和里解表。

桂枝人参汤方第六十四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白术三两，味甘平　人参三两，味甘温　干姜三两，味辛热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表未解者，辛以散之，里不足者，甘以缓之。此以里气大虚，表里不解，故加桂枝、甘草于理中汤也。

张兼善云：大柴胡汤，泻也，桂枝人参汤，补也，皆治下利，心下痞硬。若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表和而里病也，以心中痞硬，故为实，当以大柴胡汤下之。二者心下痞硬虽同，而虚实之症有异，故用药有攻补之别也。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痛，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痛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后，复发汗，则表里之邪当悉已。此心下痞而恶寒者，表里之邪，俱不解也，因表不解而下之，为心下痞。先与桂枝汤解表，表解，乃与大黄黄连泻心汤攻痞。《内经》曰：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

《活人》云：大抵结胸与痞，皆应下。然表

未解者，不可攻也。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伤寒发热，寒已成热也。汗出不解，表和而里病也。吐利，心腹濡软，为里虚。呕吐而下利，心腹痞硬者，是里实也。与大柴胡汤，以下里热。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病如桂枝证，为发热，汗出，恶风，言邪在表也。头痛项强，为桂枝汤证具。若头不痛，项不强，则邪不在表而传里也。浮为在表，沉为在里，今寸脉微浮，则邪不在表，亦不在里，而在胸中也。胸中与表相应，故知邪在胸中者，犹如桂枝证，而寸脉微浮也。以胸中痞硬，上冲咽喉不得息，知寒邪客于胸中，而不在表也。《千金》曰：气浮上部，填塞心胸，胸中满者，吐之则愈，与瓜蒂散，以吐胸中之邪。

瓜蒂散方第六十五

瓜蒂一分，熬黄，味苦寒　赤小豆一分，味酸温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其高者越之，越以瓜蒂豆豉之苦，在上者，涌之，涌以赤小豆之酸，《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

素有宿昔之积，结于胁下为痞，今因伤寒，邪气入里，与宿积相助，使脏之真气，结而不通，致连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筋而死。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若吐、若下后，七八日，则当解，复不解而热结在里，表热者，身热也，里热者，内热也，本因吐下后，邪气乘虚内陷，为结热。若无表热，而纯为里热，则邪热结而为实。此以表热未罢，时时恶风，若邪气纯在表，则恶风无时，若邪气纯在里，则更不恶风，以时时恶风，知表里俱有热也。邪热结而为实者，则无大渴。邪热散漫则渴。今虽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未为结实，邪气散漫，熏蒸焦隔，故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与白虎加人参汤，散热生津。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无大热者，为身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者，当作阳明病，然以背微恶寒，为表未全罢，所以属太阳也。背为阳，背恶寒，口中和者，少阴病也，当与附子汤，今口燥而渴，背虽恶寒，此里也，则恶寒亦不至甚，故云微恶寒。与白虎汤，和表散热，加人参，止渴生津。

吴氏云：石膏辛寒，解足阳明经本热，蒸蒸发热，潮热，表里皆热，舌燥烦渴之圣药也。且时时者，时或恶风而不常也，背上恶者，但觉微恶而不甚也，所有盛热燥渴而用，则无疑矣。若夫表证恶寒，常在背上，恶寒而不燥渴者，切不可用。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渴者，宜麻黄汤。渴者，宜五苓散，非白虎所宜。大渴欲水，无表证者，乃可与白虎加人参汤，以散里热。临病之工，大宜精别。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慎勿下之。

心下硬而眩者，少阳也。颈项强者，太阳也。刺大椎、肺俞，以泻太阳之邪，而以太阳脉，下项侠脊故尔。肝俞以泻少阳之邪，以胆为肝之腑故尔。太阳为在表，少阳为在里，明是半表半里证，前第八证云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是发汗攻太阳之邪，少阳之邪益甚于胃，以发谵语。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阳之邪，太阳之邪，乘虚入里，必作结胸。经曰：太阳少阳

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为在表，当与葛根汤发汗。阳明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里，可与承气汤下之。此太阳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半表半里，非汗下所宜，故与黄芩汤，以和解半表半里之邪。呕者，胃气逆也，故加半夏生姜以散逆气。

黄芩汤方第六十六

黄芩三两，味苦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芍药二两，味酸平　大枣二十枚，擘，味甘温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若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虚而不实者，苦以坚之，酸以收之，黄芩、芍药之苦酸，以坚敛肠胃之气。弱而不足者，甘以补之，甘草、大枣之甘，以补固肠胃之弱。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第六十七

于黄芩汤方内，加半夏半升，生姜一两半，余依黄芩汤法服。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湿家下后，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是邪气入里，而为下热上寒也。此伤寒邪气传里，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气，使阴阳不交，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欲呕吐，与黄连汤，升降阴阳之气。

黄连汤方第六十八

黄连味苦寒　甘草炙，味甘平　干姜味辛热　桂枝去皮，味辛热，各三两　人参二两，味甘温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辛温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上热者，泄之以苦，黄连之苦以降阳。下寒者，散之以辛，桂、姜、半夏之辛以升阴。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益胃。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

伤寒与中风家，至七八日再经之时，则邪气多在里，身必不苦疼痛，今日数多，复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风湿相搏也。烦者，风也，身疼不能自转侧者，湿也。经曰：风则浮虚。《脉经》曰：脉来涩者，为病寒湿也。不呕不渴，里无邪也。脉得浮虚而涩，身有疼烦，知风湿但在经也。与桂枝附子汤，以散表中风湿。

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桂发汗，走津液，此小便利，大便硬，为津液不足，去桂加术。

桂枝附子汤方第六十九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辛热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风在表者，散以桂枝、甘草之辛甘。湿在经者，逐以附子之辛热。姜、枣辛甘，行荣卫，通津液，以和表也。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风则伤卫，湿流关节，风湿相搏，两邪乱经，故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为风在表。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为湿外薄也。与甘草附子汤，散湿固卫气。

甘草附子汤方第七十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味辛热　白术二两，味甘温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者

为妙。

桂枝、甘草之辛甘，发散风邪而固卫。附子、白术之辛甘，解湿气而温经。

《活人》云：身肿者，加防风一两。悸气，小便不利者，加白茯苓一两半。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浮为在表，滑为在里，表有热、外有热也，里有寒，有邪气传里也，以邪未入腑，故止言寒，如瓜蒂散证，云胸上有寒者是矣。与白虎汤，以解内外之邪。

白虎汤方第七十一

知母六两，味苦寒　石膏一斤，碎，味甘寒　甘草二两，味甘平　粳米六合，味甘平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内经》曰：热淫所胜，佐以苦甘。知母、石膏之苦甘以散热。热则伤气，甘以缓之，甘草、粳米之甘以益气。成氏云：白虎，西方金神也，应秋而归肺。热甚于内者，以寒下之；热甚于外者，以凉解之；其有中外俱热，内不得泄，外不得发，非是汤则不能解。暑暍之气，得秋而止，故曰处暑，是汤以白虎名，谓能止热也。

李东垣云：身以前，胃之经也，胸、胃，肺之室也。邪在阳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号为白虎也。

王三阳云：经文寒字，当邪字解，亦热也。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结代之脉，动而中止，能自还者，名曰结；不能自还者，名曰代。由血气虚衰，不能相续也。心中悸动，知真气内虚也。与炙甘草汤，益虚补血气而复脉。

炙甘草汤方第七十二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人参二两，味甘温　生地黄一斤，味甘寒　阿胶二两，味温甘　麦门冬半升，去心，味甘平　麻子仁半升，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复脉汤。

补可以去弱，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补不足之气；桂枝、生姜之辛，以益正气。《圣济经》曰：津液耗散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温剂所以润之，麻仁、阿胶、麦门冬、地黄之甘，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也。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结代之脉，一为邪气留结，一为真气虚衰。脉来动而中止，若能自还，更来小数，止是邪气留结，名曰结，阴。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其呼吸，阴阳相引复动者，是真气衰极，名曰代，阴，为难治之脉。经曰：脉结者生，代者死。此之谓也。

伤寒论　卷五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

阳明，胃也。邪自太阳经传之入腑者，谓之太阳阳明。经曰：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即是太阳阳明，脾约病也。

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

邪自阳明经传入腑者，谓之正阳阳明。经曰：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即是正阳阳明胃家实也。

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邪自少阳经，传之入腑者，谓之少阳阳明。经曰：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即是少阳阳明病也。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邪传入胃，热毒留结，则胃家为实。华陀曰：热毒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是知邪在阳明，为胃家实也。

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本太阳病，不解，因汗、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太阳之邪入腑，转属阳明，古人登厕必更衣，不更衣者，通为不大便，不更衣，则胃中物不得泄，故为内实。胃无津液，加之蓄热，大便则难，为阳明里实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阳明病，为邪入腑也。邪在表，则身热汗出而恶寒。邪既入腑，则表证已罢，故不恶寒，但身热，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邪客在阳明，当发热而不恶寒，今得之一日，犹不发热而恶寒者，即邪未全入腑，尚带表邪。若表邪全入，则更无恶寒，必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胃为水谷之海，主养四旁，四旁有病，皆能传入于胃，入胃，则更不复传，如太阳传之入胃，则更不传阳明，阳明病传之入胃，则更不传少阳，少阳病传之入胃，则更不传三阴。

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伤寒传经者，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此太阳传经，故曰转属阳明。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者，太阳受病也。若反汗出濈濈然者，太阳之邪，转属阳明也。经曰：阳明病，法多汗。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伤寒三日，邪传阳明之时。经曰：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阳明气血俱多，又邪并于经，是以脉大。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浮为阳邪，缓为脾脉，伤寒脉浮缓，太阴客热。邪在三阳，则手足热，邪在三阴，则手足寒，今手足自温，是知系在太阴也。太阴，土也，为邪蒸之，则色见于外，当发身黄，小便自利者，热不内蓄，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即太阴之邪入腑，转属阳明也。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伤寒则无汗，阳明法多汗，此以伤寒邪转系阳明，故濈然微汗出。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脉浮在表，紧为里实。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者，热传于里也，。发热恶寒者，表仍未解也。若下之，里邪虽去，表邪复入于里，又亡津液，故使腹满而小便难。

娄氏云：阳明宜下，先列在经与里虚不宜下者于前，仲景慎重之意可见。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阳明病，以饮食别受风寒者，以胃为水谷之海，风为阳邪，阳杀谷，故中风者能食；寒为阴邪，阴邪不杀谷，故伤寒者不能食。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阳明中寒不能食者，寒不杀谷也。小便不利者，津液不化也。阳明病，法多汗，则周身汗出，此手足濈然而汗出，而身无汗者，阳明中寒也。固瘕者，寒气结积也。胃中寒其，欲留结而为固瘕，则津液不得通行，而大便必硬者。若汗出，小便不利者，为实也。此以小便不利，水谷不别，虽大便初硬，后必溏也。

阳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阳病客热，初传入胃，胃热，则消谷而欲食。阳明病，热为实者，则小便当数，大便当硬，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者，热气散漫，不为实也。欲食，则胃中谷多，《内经》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谷多，则阳气胜。热消津液，则水少，经曰：水入于经，其血乃成。水少，则阴血弱。《金匮要略》曰：阴气不通，即骨疼。其人骨节疼者，阴气不足也。热甚于表者，翕翕发热，热甚于里者，蒸蒸发热，此热气散漫，不专著于表里，故翕翕如有热状。奄，忽也，忽然发狂者，阴不胜阳也。《内经》曰：阴不胜其阳者，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明蕴热为实者，须下之愈，热气散漫，不为实者，必待汗出而愈，故云濈然而汗出解也。水谷之等者，阴阳气平也，水不胜谷气，是阴不胜阳也。汗出，则阳气衰，脉紧，则阴气生，阴阳气平，两无偏胜，则愈，故云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四月为阳，土旺于申酉戌，向旺时，是为欲解。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不能食，胃中本寒，攻其热，复虚其胃，虚寒相搏，故令哕也。《内经》曰：关脉弱，胃气虚，有热，不可大攻之，热去则寒起。此之谓也。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

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阳明病，脉迟，则邪方入里，热未为实也。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胃中有热，食难用饱，饱则微烦而头眩者，谷气与热气相搏也。两热相合，消搏津液，必小便难。利者，不能发黄，言热得泄也，小便不利，则热不得泄，身必发黄。疸，黄也，以其发于谷气之热，故名谷疸。热实者，下之则愈。脉迟为热气未实，虽下之，腹满亦不减也。经曰：脉迟，尚未可攻。

张卿子云：此条同愈后损谷则愈症，由胃虚食郁致热，故曰谷疸。成注先云胃中有热，食难用饱，则与脉迟故也句似失之。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胃为津液之府，气虚津液少，病则反无汗。胃候身之肌肉，其身如虫行皮中者，知胃气久虚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而小便利者，阳明伤寒而寒气内攻也。至二三日，呕咳而支厥者，寒邪发于外也，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是寒邪但攻里而不外发，其头亦不痛也。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阳明病，身不重痛，但头眩而不恶寒者，阳明中风而风气内攻也。经曰：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风邪攻胃，胃气上逆，则咳。咽门者，胃之系，咳甚则咽伤，故必咽痛。若胃气不逆，则不咳，其咽亦不痛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无汗而小便不利者，热蕴于内而不得越。心中懊侬者，热气郁蒸，欲发于外而为黄也。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阳明病，则为内热被火，则火热相合而甚。若遍身汗出而小便利者，热得泄越，不能发黄。今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则热不得越，郁蒸于胃，必发黄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浮为在经，紧者里实，脉浮而紧者，表热里实也，必潮热，发作有时。若脉但浮而不紧者，止是表热也，必盗汗出。盗汗者，睡而汗出也。阳明病，里热者自汗，表热者盗汗。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阳明之脉，起于鼻，络于口，阳明里热，则渴欲饮水。此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是热在经而里无热也。阳明气血俱多，经中热甚，迫血妄行，必作衄也。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先亡津液，使大便硬，小便数少。津液分别，大便必自下也。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者，热在上焦，未全入腑，故不可下。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病，腹满者，为邪气入腑，可下之。心下硬满，则邪气尚浅，未全入腑，不可便下之。得利止者，为邪气去，正气安，正气安则愈。若因下利不止者，为正气脱而死。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合，通也，阳明病，而色通赤者，热在经也，不可下之。下之，虚其胃气，耗其津液，经中之热，乘虚入胃，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

气汤。

吐后心烦，谓之内烦，下后心烦，谓之虚烦。今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则是胃有郁热也。与调胃承气汤，以下郁热。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阳明病，脉迟，若汗出多，微发热恶寒者，表**未解也**。若脉迟，虽汗出而不恶寒者，表证罢也。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热人腑也。四肢，诸阳之本，津液足，为热蒸之，则周身汗出，津液不足，为热蒸之，其手足濈然而汗出，知大便已硬**也**。与大承气汤，以下胃热。经曰：潮热者，实**也**。其热不潮，是热未成实，故不可便与大承气汤。虽有腹大满不通之急，亦不可与大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

大承气汤方第七十三

大黄四两，苦寒，酒洗　厚朴半斤，苦温，炙，去皮　枳实五枚，味苦寒，炙　芒硝三合，味咸寒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内经》曰：燥淫所胜，以苦下之。大黄枳实之苦，以润燥除热。又曰：燥淫于内，治以苦温。厚朴之苦，下结燥。又曰：热淫所胜，治以咸寒。芒硝之咸，以攻蕴热。王海藏云：厚朴去痞，枳实泄满，芒硝软坚，大黄泄实，必痞、满、燥、实，四证全者，方可用之。张卿子云：乾阳亢极于上，而曰有悔。悔字，即阴承于下，五行家所谓阴生于午，坤象所谓顺承天，亢害承制之义爽然。此汤不曰制火，不曰生阴，曰承气，仲景真法天而为方者也。

小承气汤方第七十四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炙，去皮　枳实三枚，大者，炙

以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大热结实者，与大承气汤。小热微结者，与小承气汤。以热不大甚，故于大承气汤去芒硝。又以结不至坚，故亦减厚朴、枳实也。

吴氏云：或问承气汤，仲景有大、小、调胃之名，何也？伤寒传变人里，邪热与糟粕蕴而为实，实则潮热谵语，手心濈濈汗出者，此燥屎所为也。如人壮大热大实者，宜大承气汤下之；小热小实者，与小承气汤下之；又热结不坚满者，故减去厚朴、枳实，加甘草而和缓之，故曰调胃承气**也**。若病大而以小承气攻之，则邪气不伏，病小而以大承气攻之，则过伤正气，且不及还，可再攻，过则不能复救，可不慎哉！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

潮热者，实，得大便微硬者，便可攻之。若便不硬者，则热未成实，微有潮热，亦**未可**攻。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当先与小承气汤渍之。如有燥屎，小承气汤药势缓，不能宣泄，必转气下失。若不转**失**气，是胃中无燥屎，但肠间少硬尔，止初头硬，后必溏，攻之则虚其胃气，致腹胀满不能食也。胃中干燥，则欲饮水，水入胃中，虚寒相搏，气逆则哕。**其后**却发热者，则热气乘虚，还复聚于胃中，胃燥得热，必大便复硬，而少与小承气汤，微利以和之。故重云不转失气不可攻，慎之至也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内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谵语由邪气盛而神识昏也，郑声由精气夺而声不全也。谵语者，言语不次也。郑声者，郑音

不正也。《论语》也，恶郑声之乱雅乐。又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言郑声不正也。今新瘥气虚，人声转者，是所谓重语者也，若声重，亦声转之。

王宇泰云：谵语者，谓乱言无次，数数更端也。郑声者，谓郑重频烦也，只将一句旧言，重叠频言之，终日殷勤，不换他声也。盖神有余，则能机变而乱语，数数更端，神不足，则无机变而只守一声也。成氏谓郑卫之声非是。

娄氏云：谵语者，气虚独语也。《素问》云：脱阳者见鬼。余用参芪温补，活者数百十人，不可概以谵语为实。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视，谵语，邪胜也，喘满为气上脱，下利为气下脱，是皆主死。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亡阳、胃燥谵语者，脉短，津液已绝，不可复治，脉自和，为正气未衰而犹可生也。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若吐、若下，皆伤胃气。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者，亡津液，胃气虚，邪热内结也。阳明王于申酉戌，日晡所发潮热者，阳明热甚也。不恶寒者，表证罢也。独语如见鬼状者，阳明内实也，以为热气有余。若剧者，是热气甚大也。热大甚于内，昏冒正气，使不识人，至于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伤寒阳胜而阴绝者死，阴胜而阳绝者死，热剧者为阳胜，脉弦为阴有余，涩为阴不足，阳热虽剧，脉弦，知阴未绝而犹可生，脉涩，则绝阴，故不可治。其邪热微而未至于剧者，但发热，谵语，可与大承气汤，以下胃中热。经曰：凡服下药，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此以热未剧，故云若一服利，则止后服。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亡津液，胃燥，大便硬而谵语，虽无大热内结，亦须与小承气汤和其胃气，得一服，谵语止，则胃燥以润，更莫复与承气汤，以本无实热故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若脉沉实者，内实者也，则可下。若脉滑疾，为里热未实，则未可下。先与小承气汤和之，汤入腹中，得失气者，中有燥屎，可更与小承气汤一升以除之。若不转失气者，是无燥屎，不可更与小承气汤。至明日，邪气传时，脉得沉实紧牢之类，是里实也。反得微涩者，里气大虚也。若大便利后，脉微涩者，止为里虚而犹可。此不曾大便，脉反微涩，是正气内衰，为邪气所胜，故云难治。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尔，宜大承气汤下之。

谵语，潮热，为胃热，当消谷引食，反不能食者，胃中有燥屎而胃中实也。若能食者，胃中虚热，虽硬，不得为有燥屎。杂病，虚为不欲食，实为欲食，伤寒则胃实热甚者不能食，胃中虚热甚者能食，与杂病为异也。大承气汤，以下燥屎，逐结热。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阳明病，热入血室，迫血下行，使下血、谵语。阳明病法多汗，以夺血者无汗，故但头汗出也。刺期门，以散血室之热也，随其实而泻之，以除阳明之邪热。散邪除热，荣卫得通，津液得复，濈然汗出而解。

王三阳云：此男子亦有之，不比太阳少阳

证也。热邪入腑中，故迫血下行。亦刺期门者，期门，肝之募，肝主血，刺之以泻实也。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胃中有燥屎，则谵语，以汗出为表未罢，故云风也。燥屎在胃，则当下，以表未和，则未可下。须过太阳经，无表证，乃可下之。若下之早，燥屎虽除，则表邪乘虚，复陷于里，为表虚里实，胃虚热甚，语言必乱。与大承气汤，却下胃中邪热则止。

王三阳云：阳明多汗，况有谵语，故又当下。但风家有汗，恐汗出则表未罢，故须过经可下。若早，燥屎虽除，表邪乘虚复陷，又将为表虚里实矣。下之则愈二句，又申明乃可下之一句耳。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邪气入内之时，得脉沉而喘满，里证具也。则当下之，反发其汗，令津液越出，胃中干燥，大便必难，久则屎燥胃实，必发谵语。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腹满身重，难以反侧，口不仁，谵语者，阳明也。《针经》曰：少阳病甚，则面微尘。此面垢者，少阳也。遗尿者，太阳也。三者以阳明证多，故出阳明篇中。三阳合病，为表里有邪，若发汗攻表，则燥热益甚，必愈谵语。若下之攻里，表热乘虚内陷，必额上汗出，手足逆冷。其自汗出者，三阳经热甚也。《内经》曰：热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与白虎汤，以解内外之热。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榍榍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本太阳病，并于阳明，名曰并病。太阳证罢，是无表证，但发潮热，是热并阳明。一身汗出，为热越，今手足榍榍汗出，是热聚于胃也，必大便难而谵语。经曰：手足榍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硬也。与大承气汤，以下胃中实热。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燥，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

脉浮发热，为邪在表。咽燥口苦，为热在经。脉紧，腹满而喘，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为邪在里。此表里俱有邪，犹当双解之。若发汗攻表，表热虽除，而内热益甚，故燥而愦愦，反谵语。愦愦者，心乱。经曰：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不行，更发热而躁烦。此表里有热，若加烧针，则损动阴气，故怵惕烦躁不得眠也。若下之，里热虽去，则胃中空虚，表中客邪之气，乘虚陷于上焦，烦动于膈，使心中懊侬而不了了也。舌上苔黄者，热气客于胃中。舌上苔白，知热气客于胸中。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娄氏云：栀子豉汤，专指下后心中懊侬者设。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若下后，邪热客于上焦者，为虚烦。此下后，邪热不客于上焦，而客于中焦者，是为干燥烦渴，与白虎加入参汤，散热润燥。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下后客热客于下焦者也。邪气自表入里，客于下焦，三焦俱带热也。脉浮发热者，上焦热也；渴欲饮水者，中焦热也；小便不利者，邪客下焦，津液不得下通也。与猪苓汤利小便，以泻下焦之热也。

张兼善云：脉浮发热，上焦也。渴欲饮水，中焦也。小便不利，下焦也，津液不得下通也。但邪热客于下焦，则津液亦不得上升，故亦有作渴者。泻下焦之热，热不得阻塞中焦，肺与膀胱，津液流通，而病自愈矣。

猪苓汤方第七十五

猪苓去皮，味甘平　茯苓味甘平　甘胶味甘平　滑石碎，味甘寒　泽泻味甘、咸，寒，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下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甘甚而反淡，淡味渗泄为阳，猪苓、茯苓之甘，以行小便。咸味涌泄为阴，泽泻之咸，以泄伏水。滑利窍，阿胶、滑石之滑，以利水道。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针经》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天热衣厚则为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为津液外泄，胃中土燥，故不可与猪苓汤利小便也。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

浮为表热，迟为里寒，下利清谷者，里寒甚也，与四逆汤，温里散寒。

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哕者，咳逆是也。《千金》曰：咳逆者，哕逆之名。胃中虚冷，得水，则水寒相搏，胃气逆而哕。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者，热在经也。能食者，里和也。热甚于经，迫血为衄。胃中虚冷，阴胜也。水入于经，其血乃成。饮水者，助阴气，逆为哕。发热口干，阳胜也，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能食者，助阳，血妄为衄。三者，偏阴偏阳之疾也。

王三阳云：上二条，另是中阴腑之疾。此条已下，又是阳经传来之疾也。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表未罢而下者，应邪热内陷也。热内陷者，则外热而无手足温，今外有热而手足温者，热虽内陷，然而不深，故不作结胸也。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热客胸中，为虚烦也。热自胸中薰蒸于上，故但头汗出而身无汗。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虚烦。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阳明病，潮热，为胃实，大便硬而小便数。今大便溏，小便自可，则胃热未实而水谷不别也。大便溏者，应气降而胸胁满去，今反不去者，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之间，与小柴胡汤，以去表里之邪。

吴氏云：邪在半表半里，虽潮热，不得为里大实，故仍以半表半里治之。何也？便溏、胁满故也。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阳明病，腹满，不大便，舌上苔黄者，为邪热入腑，可下。若胁下硬满，虽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为邪未入腑，在表里之间，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上焦得通，则呕止，津液得下，则胃气因和，汗出而解。

吴氏云：且有胁下硬满在，柴胡证犹未除也。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又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瘥。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浮大为阳，风在表也。弦则为阴，风在里也。短气腹满，胁下及心痛，风热壅于腹中而不通也。若寒客于内而痛者，按之则寒气散而痛止。此以风热内壅，故虽久按而气亦不通。阳明病，鼻干，不得卧，自汗出者，邪在表也。此鼻干，不得汗，而嗜卧者，风热内攻不干表也。一身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者，风热攻于胃也。阳明之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热胜则肿，此风热在经，故耳前后肿。刺之经气通，肿则小瘥。如此者，外证罢，则可攻。若外证不解，虽过十日，脉续浮者，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与小柴胡

汤以和解之。若其脉但浮而不弦大，无诸里证者，是邪但在表也，可与麻黄汤，以发其汗。若不尿，腹满，加哕者，关格之疾也，故云不治。《难经》曰：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与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津液内竭，肠胃干燥，大便因硬，此非结热，故不可攻。宜以药外治而导引之。

蜜煎导方第七十六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饴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第七十七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当责邪在里。以微恶寒，知表未解，与桂枝汤和表。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阳明伤寒，表实脉浮，无汗而喘也，与麻黄汤以发汗。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汤主之。

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者，热不得越也。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热甚于胃，津液内竭也。胃为土而色黄，胃为热蒸，则色夺于外，必发黄也。与茵陈汤，逐热退黄。

王三阳云：此与头汗出，小便不通难治条，当细辨之。

茵陈蒿汤方第七十八

茵陈蒿六两，味苦、微寒　栀子十四枚，擘，苦寒　大黄二两，去皮，苦寒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茵陈栀子之苦寒，以逐胃燥。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大黄之苦寒，以下瘀热。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内经》曰：血并于下，乱而喜忘。此下本有久瘀血，所以喜忘也。津液少，大便硬，以蓄血在内，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黑也。与抵当汤，以下瘀血。

王海藏云：初便褐色者重，再便，深褐色者，愈重，三便，黑色者为尤重。色变者，以其火燥也，如羊血在日色中，须臾变褐色，久则渐变而为黑色，即此意也。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下后心中懊侬而烦者，虚烦也，当与栀子豉汤。若胃中有燥屎者，非虚烦也，可与大承气汤下之。其腹微满，初硬后溏，是无燥屎，此热不在胃，而在上也，故不可攻。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不大便五六日者，则大便必结为燥屎也。胃中燥实，气不得下通，故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也。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虽得阳明证，未可便为里实，审看脉候，以别内外。其脉实者，热已入腑为实，可与大承气汤下之。其脉浮虚者，是热未入腑，犹在表也，可与桂枝汤发汗则愈。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

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之后，则胃弱不能消谷，至六七日不大便，则宿食已结不消，故使烦热不解而腹满痛，是知有燥屎也，与大承气汤以下除之。

娄氏云：此大下之后，又下之也。反用大承气者，以津液渐竭故也。须审虚实用之，不如栀子枳实稳当。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利，则大便硬，此以有燥屎，故小便不利，而大便乍难乍易。胃热者，发热，喘冒无时，及嗜卧也，此燥屎在胃，故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也。与大承气汤，以下燥屎。

王三阳云：此证不宜妄动，必以手按之，大便有硬块，喘冒不能卧，方可攻之，何也？乍难乍易故也。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上焦主内，胃为之市，食谷欲呕者，胃不受也。与吴茱萸汤，以温胃气。得汤反剧者，上焦不内也。以治上焦法治之。

吴茱萸汤方第七十九

吴茱萸一升，洗，味辛热　人参三两，味甘温　生姜六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吴茱萸、生姜之辛以温胃，人参、大枣之甘以缓脾。

娄氏云：得汤反剧者，火也，当用生姜、黄连治之。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太阳病，脉阳浮阴弱，为邪在表。今寸缓、关浮、尺弱，邪气渐传里，则发热、汗出、复恶寒者，表未解也。传经之邪入里，里不和者，必呕。此不呕，但心下痞者，医下之早，邪气留于心下也。如其不下者，必渐不恶寒而渴，太阳之邪，转属阳明也。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小便数，大便硬者，当与小承气汤和之。此不因吐下发汗后，小便数，大便硬，若是无满实，虽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候津液还入胃中，小便数少，大便必自出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以润胃气。但审邪气所在，以法救之。如渴不止，与五苓散是也。

张兼善云：十日不更衣，而不用攻伐，何也？曰：此非结热，乃津液不足。夫不便者，若有潮热谵语可下之证者，然后可以攻之。其不大便而无诸下证者，此津液不足，当须审慎，勿以日数久而辄为攻下也。

王三阳云：此处五苓散难用，不然，经文渴字上，当有缺文也。

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

脉阳微者，邪气少，汗出少者为适当，故自和，汗出多者，反损正气，是汗出太过也。

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阳脉实者，表热甚也，因发汗，热乘虚蒸津液外泄，致汗出太过。汗出多者，亡其阳，阳绝于里，肠胃干燥，大便因硬也。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浮芤相搏，阴阳不谐，胃气独治，郁而生热，消烁津液，其阳为绝。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趺阳者，脾胃之脉。诊浮为阳，知胃气强，涩为阴，知脾为约，约者，俭约之约，又约束之约。《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于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主为胃行其津

液者也，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大便难，与脾约丸，通肠润燥。

麻仁丸方第八十

麻子仁一升，味甘平　芍药半升，味酸平　大黄一斤，去皮，味苦寒　厚朴一斤，炙，去皮，味苦寒　枳实半斤，炙，味苦寒　杏仁一斤，去皮尖，熬，别作脂，甘温

上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和为度。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麻子、杏仁之甘，缓脾而润燥。津液不足，以酸收之，芍药之酸，以敛津液。肠燥胃强，以苦泄之，枳实、厚朴、大黄之苦，下燥结而泄胃强也。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汗之。

蒸蒸者，如热薰蒸，言甚热也。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则表邪已罢，蒸蒸发热，胃热为甚，与调胃承气汤下胃热。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内经》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热在上焦则吐，吐后不解，复腹胀满者，邪热入胃也，与调胃承气汤下其胃热。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吐、下、发汗皆损津液，表邪乘虚传里。大烦者邪在表也，微烦者，邪入里也。小便数，大便因硬者，其脾为约也，小承气汤和之愈。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针经》曰：脉软者，病将下。弱为阴脉，当责邪在里。得病二三日，脉弱，是日数虽浅，而邪气已入里也。无太阳证，为表证已罢，无柴胡证，为无半表半里之证。烦躁心下硬者，邪气内甚也。胃实热甚，则不能食，胃虚热甚，至四五日，虽能食，亦当与小承气汤微和之，至六日，则热甚，与大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多者，为津液内竭，大便必硬，则可下之；小便少者，则胃中水谷不别，必初硬后溏，虽不能食，为胃实，以小便少，则未定成硬，亦不可攻，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内经》曰：诸脉者，皆属于目。伤寒六七日，邪气入里之时，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邪热内甚，上熏于目**也**。无表里证，大便难者，里实也。身**大**热者，表热也，身微热者，里热也。《针经》曰：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死。此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证近危恶也，须急与**大**承气汤下之。

阳明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邪热入府，外发热，汗多者，热迫津液将竭，急与大承气汤，以下其腑热。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邪热传入腑，而成腹满痛者，传之迅也，是须急下之。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不减，邪气实**也**。经曰：大满大实，自可除下之。大承气汤下其满实。若腹满时减，非内实也，则不可下。《金匮要略》曰：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是减不足言也。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阳明土，少阳木，二经合病，气不相和，则必下利。少阳脉不胜，阳明不负，是不相克，为顺也。若少阳脉胜，阳明脉负者，是鬼贼相克，为正气失也。《脉经》曰：脉滑者，为病食也。又曰：滑数，则胃气实。下利者，脉当微，厥冷，脉滑数，知胃有宿食，与大承气汤，以下除之。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

七八日，邪入腑之时，病人无表里证，但发热，虽脉浮数，亦可与大承气汤下之。浮为热客于气，数为热客于血，下之，邪热去，而浮数之脉俱当解。若下后，数脉去，而脉但浮，则是荣血间热，并于卫气间也，当为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之证。此下之后，浮脉去而数不解，则是卫气间热，合于荣血间也。热气合并，迫血下行，胃虚协热，消谷善饥，血至下焦，若大便利者，下血乃愈；若六七日不大便，则血不得行，蓄积于下，为瘀血，与抵当汤，以下去之。

张兼善云：攻下之法，须外无表证，里有下证，然后可攻。上言无表里证，况脉更浮数，何故言可下之？曰：此非风寒之所病，是由内伤而致然也。若外不恶寒，里无谵语，但七八日发热，消烁津液，乃阳盛阴虚之时，苟不攻之，其热不已而变生焉，故不待沉实而攻之。

许叔微云：凡伤寒当下之证，皆从太阳、阳明在经之邪而入于腑，故下之。今不言阳明病，而止云病人无表里证，此非自表之里而病也，但为可下，故编入阳明篇中。

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下后脉数不解，而不大便者，是热不得泄，蓄血于下，为瘀血也。若下后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者，为热得下泄，迫血下行，必便脓血。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金匮要略》曰：黄家所起，从湿得之，汗出热去，则不能发黄。发汗已，身目为黄者，风气去，湿气在也。脾恶湿，湿气内著，脾色外夺者，身目为黄。若瘀血在里发黄者，则可下，此以寒湿在里，故不可下，当从寒湿法治之。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当热甚之时，身黄如橘子色，是热毒发泄于外。《内经》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小便不利，小腹满者，热气甚于外，而津液不得下行也。与茵陈汤，利小便，退黄逐热。

王海藏云：熏黄，湿病也，一身尽痛。橘子黄，黄病也，一身不痛。

唐不严云：熏黄，阴黄也。橘子黄，阳黄也。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伤寒身黄，胃有瘀热，当须下去之。此以发热为热未实，与栀子柏皮汤解散之。

栀子柏皮汤方第八十一

栀子十五个，味苦寒　甘草一两，味甘平　黄檗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湿热相交，民多病瘅，瘅，黄也。伤寒为寒湿在表，发黄为瘀热在里，与麻黄连轺赤小豆汤，除热散湿。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第八十二

麻黄二两，去节，味甘温　赤小豆一升，味甘平　连轺二两，连翘根也，苦寒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甘温　大枣十二枚，味甘温　生梓白皮一升，苦寒　生姜二两，切，味辛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以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则尽。

《内经》曰：湿上甚而热，治以甘温，佐以甘平，以汗为故。正此之谓也。又煎用潦水者，亦取其水味薄，则不助湿气。

娄氏云：栀子柏皮汤，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治身黄，小便利，而身不疼者，海藏所谓干黄是也，桂枝附于汤，去桂加白术汤，治身黄，小便利，而一身尽痛者。《活人》所谓中湿是也。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九

少阳之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足少阳，胆经也。《内经》曰：有病口苦者，名曰胆瘅。《甲乙经》曰：胆者，中精之腑。五脏取决于胆，咽为之使，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少阳受邪，故口苦，咽干，目眩。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走于耳中；其支者，下胸中，贯膈。风伤风壅则为热，少阳中风，气壅而热，故耳聋，目赤，胸满而烦。邪在少阳，为半表半里，以吐除烦，吐则伤气，气虚者悸；以下除满，下则亡血，血虚者惊。

或云：少阳病，耳聋，目赤，胸满而烦，为中风，口苦，咽干，目眩，为伤寒。

王宇泰云：误吐气虚者悸，误下血虚者惊。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经曰：三部俱弦者，少阳受病。脉细者，邪渐传里，虽头痛发热，为表未解，以邪客少阳，为半在表半在里，则不可发汗，发汗亡津液，胃中干燥。少阳之邪因传入胃，必发谵语，当与调胃承气汤下之，胃和则愈。不下，则胃为少阳木邪干之，故烦而悸。

王宇泰云：凡头痛俱为在表，惟此头痛为少阳者，何也？以脉弦细，可汗不可汗，当以此为法。

王海藏云：少阳半表里，用小柴胡，名三禁汤。然亦须辨表里症孰多，假令头痛，往来寒热，脉浮，但有其一，即为表也。口失滋味而渴，胁下满，手足温，腹中不和，大小便或秘而不通，或泄而不调，但有其一，即为里也。如无上下表里症，余皆虚热也，是病在其中矣。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

太阳转入少阳，是表邪入于里。胁下硬满，不能食，往来寒热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若已经吐下，脉沉紧者，邪气入腑，为里实。尚未经吐下，而脉沉紧，为传里虽深，未全入腑，外犹未解也，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

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少阳之邪，在表里之间，若妄吐下，发汗，温针，损耗津液，胃中干燥，木邪干胃，必发谵语。若柴胡证不罢者，则不为逆。柴胡证罢者，坏病也。详其因何治之逆，以法救之。

王宇泰云：救坏病，助荣卫，生津液，桂枝汤求之。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关脉以候少阳之气，太阳之脉浮，阳明之脉大，脉浮大，上关上，知三阳合病。胆热则睡，少阴病，但欲眠睡，目合则无汗，以阴不得有汗，但欲眠睡，目合则汗，知三阳合病，胆有热也。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表为阳，里为阴，邪在表，则外有热。六七日，邪气入里之时，外无大热，内有躁烦者，表邪传里也，故曰阳去入阴。

又云：所谓烦躁者，谓先烦，渐至躁也。所谓躁烦者，谓先发躁，而迤逦复烦也。盖内热曰烦，谓心中郁烦也，外热曰躁，谓气外热躁也。内热为有根之火，故但烦不躁，及先烦后躁者，皆可治。外热为无根之火，故但躁不烦，及先躁后烦者，皆不可治。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四日，表邪传里。里不和，则不能食而呕，今反能食而不呕，是邪不传阴，但在阳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伤寒三日，

邪传少阳，脉当弦紧，今脉小者，邪气微而欲已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内经》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寅卯辰，少阳木王之时。

伤寒论 卷六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明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太阴为病，阳邪传里也。太阴之脉，布胃中，邪气壅而为腹满，上不得降者，呕吐而食不下，下不得升者，自利益甚。时腹自痛，阴寒在内而为腹痛者，则为常痛，此阳邪干里，虽痛，而亦不常痛，但时时腹自痛也。若下之，则阴邪留于胸下，为结硬。经曰：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

王三阳云：此风寒中于太阴经，非阳邪传里也。若阳邪传里，正当下之，何结硬之有！况痞字与硬字亦自分别。邪之初起，必先入经，而后入腑脏，此邪中太阴经，其病犹在上膈，非中脏腑之阴证也。当用辛甘之药温散之，则邪散去而自和矣。今误下之，则邪气乘虚入胸膈间，作硬耳。

黄仲理云：宜理中汤，阴经少有用桂枝者。如此证，若肺浮，即用桂枝汤微汗之。若恶寒甚不已者，非理中四逆不可。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太阴，脾也，主营四末。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者，风淫末疾也。表邪少则微，里向和则涩而长，长者，阳也。阴病见阳脉则生，以阴得阳则解，故云欲愈。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脾为阴土，王于丑亥子，向阳，故云解时。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经曰：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太阴病脉浮者，邪在经也，故当汗散之。

王宇泰云：在太阳，则脉浮，无汗，宜麻黄汤。此脉浮，当亦无汗，而不言者，谓阴不得有汗，不必言也。不用麻黄而用桂枝者，以阴病不当更发其阳也，须识无汗亦有用桂枝证。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为寒在中焦，与四逆等汤，以温其脏。

张兼善云：经言辈字，谓药性同类，惟轻重优劣不同耳。四逆汤，甘辛相合，乃大热之剂，苟轻用之，恐有过度之失，所以仲景不为定拟也，莫若以理中循循而用之，至为稳当。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太阴病，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太阴入腑，传于阳明也。今至七八日，暴烦，下利十余行者，脾家实，腐秽去也。下利烦躁者死，此以脾气和，逐邪下泄，故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而利必自止。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表邪未罢，医下之，邪因乘虚传于太阴，里气不和，故腹满时痛，与桂枝汤以解表，加芍药以和里。

桂枝加芍药汤方第八十三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二两，随前共六两，余依桂枝汤法。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大实大满，自可除下之，故加大黄以下大实。

桂枝加大黄汤方第八十四

桂枝三两，去皮　大黄一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娄氏云：用四逆辈，固所当然。复用桂枝、大黄，夫大黄大寒，何为用于阴经？又兼桂枝，寒热相杂，何也？曰：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为寒在中焦。以四逆等汤温其脏，此本经当用之药也。其太阳病，反下之，表邪未解，乘虚传于太阴，因而腹满时痛，大实痛者，桂枝加芍药、大黄为宜。

赵嗣真云：太阴腹满证有三：有次第传经之邪，有直入本经之邪，有下后内陷之邪，不可不辨。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腹满痛者，太阴病也。脉弱，其人续自便利，则邪虽在里，未成大实，欲与大黄、芍药攻满痛者，宜少与之，以胃气尚弱，易为动利也。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少阴为病，脉微细，为邪气传里深也。卫气行于阳则寤，行于阴则寐，邪传少阴，则气行于阴而不行于阳，故但欲寐。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欲吐不吐心烦者，表邪传里也。若腹满痛，则属太阴。此但欲寐，则知属少阴。五六日邪传少阴之时，自利不渴者，寒在中焦，属太阴，此自利而渴，为寒在下焦，属少阴。肾虚水燥，渴欲引水自救。下焦虚寒，不能制水，小便色白也。经曰：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此下利虽渴，然以小便色白，明非里热，不可不察。

王三阳云：此寒中阴经而传入阴脏者，虽引水自救，浮阳在上也。若有大渴，方可论阳邪传阴热证。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脉阴阳俱紧，为少阴伤寒，法当无汗，反汗出者，阳虚不固也，故云亡阳。以无阳阴独，是属少阴。《内经》曰：邪客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少阴寒甚，是当咽痛而复吐利。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咳而下利，里寒而亡津液也。反以火劫，强责少阴汗者，津液内竭，加火气烦之，故谵语，小便难也。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为邪在经，可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发汗。此少阴病脉细沉数，为病在里，故不可发汗。

王三阳云：此无发热证，故不可汗。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脉微为亡阳，表虚不可发汗，脉弱涩为亡阳，里虚复不可下。

王三阳云：脉弱涩，涩者，阴也，涩为血少，乃亡阴也，故不可下。阳字误。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少阴病脉紧者，寒甚也。至七八日传经尽，欲解之时，自下利，脉暴微者，寒气得泄也。若阴寒胜正，阳虚而泄者，则手足厥而脉紧不去。今手足反温，脉紧反去，知阳气复，寒

气去，故为欲解。下利烦躁者逆，此正胜邪微，虽烦，下利必自止。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下利，恶寒而蜷卧，寒极而阴胜也。利自止，手足温者，里和，阳气得复，故为可治。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恶寒而蜷，阴寒甚也，时时自烦，欲去衣被，为阳气得复，故云可治。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少阴中风，阳脉当浮，而阳脉微者，表邪缓也。阴脉当沉，而阴脉浮者，里气和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调和，故为欲愈。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阳生于子，子为一阳，丑为二阳，寅为三阳，少阴解于此者，阴得阳则解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经曰：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吐利，手足不厥冷者，则阳气不衰，虽反发热，不死。脉不至者，吐利暴虚也，灸少阴七壮，以通其脉。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膀胱，太阳也，少阴太阳为表里。少阴病，至八九日，寒邪变热，复传太阳，太阳为诸阳主气，热在太阳，故一身手足尽热。太阳经多血少气，为热所乘，则血散下行，必便血也。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但厥无汗，热行于里也，而强发汗，虚其经络，热乘经虚，迫血妄行，从虚而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诸厥者，皆属于下，但厥为下厥，血亡于上，为上竭，伤气损血，邪甚正虚，故为难治。

王宇泰云：但厥无汗，热入里而外寒甚也，当温之，而强发其汗，则卫寒甚而汗不能出，必内伤其荣血而妄行也。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针经》曰：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此内外寒极，纯阴无阳，故云不治。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吐利者，寒甚于里，四逆者，寒甚于表，躁烦则阳气欲绝，是知死矣。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止，则水谷竭，眩冒，则阳气脱，故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四逆，恶寒而身蜷，则寒甚。脉不至，则真气绝。烦，热也，躁，乱也，若愤躁之躁。从烦至躁，为热来有渐，则犹可，不烦而躁，是气欲脱而争也，譬犹灯将灭而暴明，其能久乎。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肾为生气之源，呼吸之门。少阴病，六七日不愈而息高者，生气断绝也。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阴气方盛，至五六日传经尽，阳气得复则愈。反更自利，烦躁，不得卧寐，则正气弱，阳不能复，病胜脏，故死。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少阴病，当无热，恶寒，反发热者，邪在表也。虽脉沉，以始得则邪气未深，亦当温剂发汗以散之。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第八十五

麻黄二两，去节，味甘热　细辛二两，味辛热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片，味辛热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润之。麻黄之甘，以解少阴之寒，细辛、附子之辛，以温少阴之经。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二三日，邪未深也，既无吐利、厥逆诸里证，则可与麻黄附子甘草汤，微汗以散之。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第八十六

麻黄二两，去节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甘草之甘，以散表寒，附子之辛，以温寒气。

赵嗣真云：仲景发汗汤剂，各分轻重不同。至少阴发汗二汤，其第一证，以少阴本无热，今发热，故云反也。盖发热为邪在表而当汗，又兼脉沉，属阴而当温，故以附子温经，麻黄散寒，而热须汗解，故加细辛，是汗剂之重者。第二证，既无里寒之可温，又无里热之可下，求其所以用麻黄、附子之义，则是脉亦沉，方可名曰少阴病，身亦发热，方行发汗药。又得之二三日，病尚浅，比之前证亦稍轻，故不重言脉证，而但曰微发汗，所以去细辛加甘草，是汗剂之轻者。

又云：四逆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二汤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脉经》曰：风伤阳，寒伤阴。少阴受病，则得之于寒，二三日已上，寒极变热之时，热烦于内，心中烦，不得卧也，与黄连阿胶汤，扶阴散热。

黄连阿胶汤方第八十七

黄连四两，味苦寒　黄芩一两，味苦寒　芍药二两，味酸平　鸡子黄二枚，味甘温　阿胶三两，味甘温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有余，以苦除之，黄芩、黄连之苦，以除热。阴不足，以甘补之，鸡黄、阿胶之甘，以补血。酸，收也，泄也，芍药之酸，收阴气而泄邪热。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少阴客热，则口燥、舌干而渴。口中和者，不苦不燥，是无热也。背为阳，背恶寒者，阳气弱，阴气胜也。经曰：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灸之，助阳消阴，与附子汤，温经散寒。

附子汤方第八十八

附子二枚，去皮，味辛热　茯苓三两，味甘平　人参二两，味甘温　白术四两，味甘温　芍药三两，味酸平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辛以散之，附子之辛，以散寒。甘以缓之，茯苓、人参、白术之甘，以补阳。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扶阴。所以然者，偏阴偏阳则为病，火欲实，水当平之，不欲偏胜也。

王宇泰云：背恶寒者，阴寒气盛，此条是也。又或阳气内陷，有背微恶寒者，经所谓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是也。一为阴寒气盛，一为阳气内陷，当于口中润燥辨之。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少阴肾水而主骨节，身体疼痛，支冷，脉沉者，寒成于阴也。身疼，骨痛，若脉浮，手足热，则可发汗，此手足寒，脉沉，故当与附子汤温经。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阳病，下利便脓血者，协热也。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下焦不约而里寒也，与桃花汤，固下散寒。

桃花汤方第八十九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味甘温　干姜

一两，味辛热 粳米 一升，味甘平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涩可去脱，赤石脂之涩，以固肠胃。辛以散之，干姜之辛，以散里寒。粳米之甘，以补正气。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满，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二三日以至四五日，寒邪入里深也。腹痛者，里寒也。小便不利者，水谷不别也。下利不止，便脓血者，肠胃虚弱，下焦不固也。与桃花汤，固肠止利也。

吴氏云：凡下血，便脓血，有阴阳冷热之不同。古人云，见血无寒，又言血得热而行，此大概之言也。

《略》曰：阳证内热，则溢出鲜血，阴证内寒，则下紫黑如豚肝也。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下焦血气留聚，腐化则为脓血，刺之以利下焦，宣通血气。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吐利，手足厥冷，则阴寒气甚。烦躁欲死者，阳气内争。与吴茱萸汤，助阳散寒。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其支别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邪自阳经传于少阴，阴虚，客热下利，咽痛胸满心烦也，与猪肤汤，调阴散热。

猪肤汤方第九十

猪肤 一斤，味甘寒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

猪，水畜也，其气先入肾。少阴客热，是以猪肤解之，加白蜜以润燥除烦，白粉以益气断利。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与甘草汤。不瘥者，与桔梗汤。

阳邪搏于少阴，邪热为咽痛，服甘草汤则瘥。若寒热相搏为咽痛者，服甘草汤若不瘥，与桔梗汤，以和少阴之气。

甘草汤方第九十一

甘草 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汤方第九十二

桔梗一两，味辛、甘，微温 甘草二两，味甘平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桔梗辛温以散寒，甘草味甘平以除热，甘梗相合，以调寒热。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热伤于络，则经络干燥，使咽中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与苦酒汤，以解络热，愈咽疮。

苦酒汤方第九十三

半夏洗，破如枣核大，十四枚，味辛温 鸡子 一枚，去黄，内上苦酒，着鸡子壳中，甘，微寒

上二味，内半夏，着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钗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瘥，更作三剂服之。

辛以散之，半夏之辛，以发音声。甘以缓之，鸡子之甘，以缓咽痛。酸以收之，苦酒之酸，以敛咽疮。

王宇泰云：按苦酒，《本草》注曰醋，而成氏复云苦酒之酸，余则以为名义俱乖，安知酒之味苦者，不可以已咽痛耶！若嫌苦酒性热，则半夏汤更辛，况此味苦哉！下文发字，与敛字目相反。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甘草汤，主少阴客热咽痛。桔梗汤，主少阴寒热相搏咽痛。半夏散及汤，主少阴客寒咽痛也。

半夏散及汤方第九十四

半夏洗，味辛温 桂枝去皮，味辛热 甘草炙，

味甘平，以上各等分

以上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一两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半夏、桂枝之辛，以散经寒。甘草之甘，以缓正气。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少阴主水，少阴客寒，不能制水，故自利也。白通汤温里散寒。

白通汤方第九十五

葱白四茎，味辛温　干姜一两，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葱白之辛，以通阳气，干姜、附子之辛，以散阴寒。

张兼善云：白通汤，及白通加猪胆汤，真武汤，与通脉四逆汤，皆为少阴下利而设，除用姜、附相同，其余之药各异，何也？盖少阴下利，寒气已甚，非姜、附则不能治，然下利之理无殊，而兼有之证不一，用药故不同耳。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少阴病，下利，脉微，为寒极阴胜，与白通汤，复阳散寒。服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寒气太甚，内为格拒，阳气逆乱也，与白通汤和猪胆汁汤以和之。《内经》曰：逆而从之，从而逆之。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之谓也。服汤，脉暴出者，正气因发泄而脱也，故死。脉微续者，阳气渐复也，故生。

白通加猪胆汁方第九十六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一合，味苦寒　猪胆汁一合，味苦寒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亦可用。

《内经》曰：若调寒热之逆，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由是病气随愈，呕哕皆除，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咸苦寒物于白通汤热剂中，要其气相从，则可以去格拒之寒也。

张兼善云：白通汤用附子，凡四证，惟真武汤一证熟用，余皆生用，何也？凡附子生用则温经散寒，炮熟则益阳除湿。干姜辛热，故佐生附为用，生姜辛温，少资熟附子之功。然白通等汤，以下利为重，其真武汤证，以寒湿为先，故用药有轻重之殊耳。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则邪气犹浅，至四五日，邪气已深。肾主水，肾病不能制水，水饮停为水气。腹痛者，寒湿内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湿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湿胜而水谷不别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与真武汤，益阳气，散寒湿。

真武汤方第九十七

茯苓三两，味甘平　芍药三两，味酸平　生姜二两，切，味辛温　白术二两，味甘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脾恶湿，甘先入脾，茯苓、白术之甘，以益脾逐水。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湿淫所胜，佐以酸平，附子、芍药、生姜之酸辛，以温经散温。

后加减法：

若咳者，加五味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

气逆咳者，五味之酸以收逆气。水寒相搏则咳，细辛干姜之辛，以散水寒。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则无伏水，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芍药之酸泄气，干姜之辛散寒。

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气逆则呕，附子补气，生姜散气。《千金》曰：呕家多服生姜，此为呕家圣药。

论云：真武，北方水神也。水气在心下，外带表而属阳，必应发散，故治以真武汤。青龙汤主太阳病，真武汤主少阴病。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为里寒。身热不恶寒，面色赤，为外热。此阴甚于内，格阳于外，不相通也。与通脉四逆汤，散阴通阳。

通脉四逆汤方第九十八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后加减法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

葱味辛，以通阳气。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

芍药之酸，通寒利，腹中痛，为气不通也。

呕者，加生姜二两。

辛以散之，呕为气不散也。

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

咽中如结，加桔梗则能散之。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一两。

利止脉不出者，亡血也，加人参以补之。经曰：脉微而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脉病皆与方相应者，乃可服之。

王宇泰云：方与四逆汤同，但此倍干姜耳。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者，四肢不温也。伤寒邪在三阳，则手足必热，传到太阴，手足自温，至少阴，则邪热渐深，故四肢逆而不温也，及至厥阴，则手足厥冷，是又甚于逆。四逆散，以散传阴之热也。

四逆散方第九十九

甘草炙，味甘平　枳实破，水渍，炙干，味苦寒　柴胡味苦寒　芍药味酸，微寒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内经》曰：热淫于内，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枳实、甘草之甘苦，以泄里热。芍药之酸，以收阴气。柴胡之苦，以发表热。

后加减法

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痢。

肺寒气逆则咳，五味子之酸，收逆气。干姜之辛，散肺寒。并主下痢者，肺与大肠为表里，上咳下痢，治则颇同。

悸者，加桂枝五分。

悸者，气虚而不能通行，心下筑筑然悸动也。桂犹圭也，引导阳气，若热以使。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茯苓味甘而淡，用以渗泄。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里虚，遇邪则痛，加附子以补虚。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泄利下重者，下焦气滞也，加薤白以泄气滞。

论云：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不足，阴寒加之，阳气不相顺接，是致手足不温而成四逆。此汤中发阳气，走散阴寒，温经暖肌，故以四逆名，此奇制之大剂也。四逆属少阴，少阴者，肾也，肾肝位远，非大剂不能达。《内经》曰：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谓也。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下利不渴者，里寒也。经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此下利呕渴，知非里寒，心烦不得眠，知协热也。与猪苓汤渗泄小便，分别水谷。经曰：复不止，当利其小便。此之谓欤。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

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传经五六日，邪传少阴，则口燥舌干而渴，为邪渐深也。今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邪气未深入之时，便作口燥咽干者，是邪热已甚，肾水干也。急与大承气汤下之，以全肾也。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少阴，肾水也。青，肝色也。自利色青，为肝邪乘肾。《难经》曰：从前来者为实邪。以肾蕴实邪，必心下痛，口干燥也，与大承气汤，以下实邪。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入腑也。六七日，少阴之邪入腑之时，阳明内热蕴甚，腹满不大便也。阳明病，土胜，肾水则干，急与大承气汤下之，以救肾水。

张兼善云：阳明与少阴，皆有急下之条，然而证虽不同，其入腑之理则一，是以皆用大承气也。

王三阳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以下诸条，方是阳证传经之少阴也。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不云急温，此少阴病脉沉，而云急温者，彼虽寒甚，然而证已形见于外，治之则有成法，此初头脉沉，未有形证，不知邪气所之，将发何病，是急与四逆汤温之。

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伤寒表邪传里，至于少阴。少阴之脉，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邪既留于胸中而不散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阳受气于胸中，邪既留于胸中，则阳气不得宣发于外，是以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此是胸中实，不可下而当吐，其膈上有寒饮，亦使入心中温温而手足寒。吐则物出，呕则物不出，吐与呕别焉。胸中实，则吐而物出。若膈上有寒饮，则但干呕而不吐也。此不可吐，可与四逆汤，以温其膈。

王三阳云：此少阴寒中阴经者也，俱未入于腑。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脉微为亡阳，涩为亡血，下利呕而汗出，亡阳亡血也。津液不足，里有虚寒，必数更衣。反少者，温其上，以助其阳也，灸之以消其阴。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太阴，则腹满而嗌干，未成渴也。邪至少阴者，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也。至厥阴成消渴者，热甚，能消水故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木生于火，肝气通心，厥阴客热，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伤寒六七日，厥阴受病之时，为传经尽，则当入腑，胃虚客热，饥不欲食，蛔在胃中，无食则动，闻食嗅而出，得食吐蛔，此热在厥阴经也。若便下之，虚其胃气，厥阴木邪相乘，必吐下不止。

张卿子云：《素问》阴证三条，皆指传邪，故云已满三日，可下而已。仲景三阴首条，皆言病气，所谓伤寒本自寒下也。太阴、少阴易明，唯厥阴条，种种似热，故成氏注为热已深，不知太阳篇中，微热消渴者，五苓散则桂术也。又气上冲胸，身为振振摇，则大虚也。厥阴寒疝，亦气上冲心。又膈中阳气微，心中饥而烦。平脉篇云：气微者，心内饥，饥而不欲食也。又胃中冷则吐蛔，脾胃论虚劳，则热气熏胸中。又杂病心中疼热，多成膈气，宜吴茱萸汤，盖皆以不能化热成阴，玩下之利不止一句，爽然矣。成注未渴而渴消，渴分浅深，故云渴而至消为热甚，试玩少阴渴本文云：虚故引水自救，何曾较太阴不渴为浸热耶。尝见厥阴

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经曰：阴病见阳脉而生。浮者，阳也，厥阴中风，脉微浮，为邪气还表向汗之时，故云欲愈。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厥阴，木也，王于卯，丑寅向王，故为解时。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邪至厥阴，为传经尽。欲汗之时，渴欲得水者，少少与之，胃气得润则愈。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四逆者，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皆阳气少而阴气多，故不可下。虚家亦然，下之是为重虚。《金匮玉函》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阴气胜，则厥逆而利。阳气复，则发热，利必自止。见厥，则阴气还胜而复利也。

张兼善云：三阴伤寒，太阴为始，则手足温，少阴则手足清，厥阴则手足厥逆。然病至厥阴，乃阴之极也，故反有发热之理。盖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此阴阳推荡，必然之理也。《易》云：穷则变。穷者，至极之谓也。阳至极而生阴，故阳病有厥冷之证，阴至极而生阳，则厥逆者有发热之条。凡言厥深热亦深者，乃事之极而变之常。经曰：亢则害，承乃制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始发热，邪在表也，至六日，邪传厥阴。阴气胜者，作厥而利。厥反九日，阴寒气多，当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除，去也，中，胃气也，言邪气大甚，除去胃气，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此欲胜也，食以索饼试之，若胃气绝，得面则必发热，若不发热者，胃气尚在也，恐是寒极变热。因暴热来而复去，使之能食，非除中也。《金匮要略》曰：病人素不能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阳气胜也，期之旦日夜半愈。若旦日不愈，后三日，脉数而热不罢者，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经曰：数脉不时，则生恶疮。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伤寒脉迟，六七日，为寒气已深，反与黄芩汤寒药，两寒相搏，腹中当冷，冷不消谷，则不能食。反能食者，除中也。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胃气已绝，故云必死。

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伤寒先厥而利，阴寒气胜也，寒极变热，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其喉为痹者，热气上行也。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利不止，必便脓血者，热气下行者，热气下而不上，其喉亦不痹也。

王宇泰云：厥而利，发热则利必止，反汗出者，亡阳也。咽中痛，热上冲也。亡阳，则阴独复会于热，则阴阳结而为喉痹也。《内经》曰：一阴一阳，结为喉痹。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前厥后发热者，寒极生热也。前热后厥者，阳气内陷也。厥深热深，厥微热微，随阳气陷之深浅也。热之伏深，必须下去之，反发汗者，引热上行，必口伤烂赤。《内经》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

吴氏云：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是传经之邪。前热后厥者，亦传经之邪。当以厥之微甚，辨热之深浅。若厥热入腑而实者，须下去之。若反发汗，则胃中津液，愈燥竭而热，故必口伤烂赤。然经云：诸四逆者不可下之，至此又云应下，最宜详审。先贤谓热厥，手足虽厥冷而或有温时，手足虽逆冷而手足掌心必暖，戴院使又以指甲之暖冷，别寒热二厥，临病之工慎之。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阴胜则厥，阳胜则热，先厥五日，为阴胜，至六日，阳复胜，热亦五日，后复厥者，阴复胜。若不厥，为阳全胜，故自愈。经曰：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为愈。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手之三阴三阳，相接于手十指，足之三阴三阳，相接于足十指，阳气内陷，阳不与阴相顺接，故手足为之厥冷也。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为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人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圆主之。又主久利方。

脏厥者死，阳气绝也。蛔厥虽厥而烦，吐蛔已，则静，不若脏厥而躁无暂安时也。病人脏寒，胃虚，蛔动上膈，闻食臭出，因而吐蛔。与乌梅圆，温脏安虫。

乌梅圆方第一百

乌梅三百个，味酸温　细辛六两，辛热　干姜十两，辛热　黄连一斤，苦寒　当归四两，辛温　附子六两，炮，辛热　蜀椒四两，去子，辛热　桂枝六两，辛热　人参六两，甘温　黄柏六两，苦寒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圆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圆，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圆。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肺主气，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乌梅之酸，以收肺气。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之甘，以缓脾气。寒淫于内，以辛润之，以苦坚之，当归、桂、椒、细辛之辛，以润内寒。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姜、附之辛热，以胜寒。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黄连、黄柏之苦，以安蛔。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指头寒者，是厥微热少也。默默不欲食，烦躁者，邪热初传里也。数日之后，小便色白，里热去，欲得食，为胃气已和，其病为愈。厥阴之脉，挟胃贯膈，布胁肋，厥而呕，胸胁烦满者，传邪之热甚于里也。厥阴肝主血，后数日，热不去，又不得外泄，迫血下行，故致便血。

王宇泰云：设未欲食，宜干姜甘草汤。呕而胸胁烦满者，少阳证也，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邪干其腑，故呕而胸胁烦满也。肝主血，故后必便血。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手足厥，不结胸者，无热也。小腹满，按之痛，下焦冷结也。

吴氏云：小腹满，俱是热病，惟冷结膀胱一证为寒，有手足厥冷可辨。

又云：小腹，下焦所治，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或用真武汤。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

先热后厥者，阳气邪传里也。发热为邪气在表，至四日后厥者，传之阴也，后三日复传阳经，则复热。厥少则邪微，热多为阳胜，其病为愈。至七日传经尽，热除则愈。热不除者，为热气有余，内搏厥阴之血，其后必大便脓

血。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伤寒阴胜者，先厥，至四日，邪传里，重阴必阳，却热三日，七日传经尽，当愈。若不愈而复厥者，传作再经，至四日，则当复热，若不复热，至五日厥不除者，阴胜于阳，其病进也。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伤寒六七日，则正气当复，邪气当罢。脉浮身热，为欲解。若反脉微而厥，则阴胜阳也。烦躁者，阳虚而争也，灸厥阴以复其阳。厥不还，则阳气已绝，不能复正而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发热，邪在表也。下利厥逆，阳气虚也。躁不得卧者，病胜脏也，故死。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金匮要略》曰：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下不禁。伤寒发热，为邪气独甚，下利至甚，厥不止，为腑脏气绝，故死。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伤寒至七日，为邪正争之时，正胜则生，邪胜则死。始不下利，而暴忽发热下利，汗出不止者，邪气胜正，阳气脱也，故死。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气当作里实之时，若不结胸而腹濡者，里无热也。脉虚者，亡血也。复厥者，阳气少也。不可下，下之为重虚，故死。《金匮玉函》曰：虚者重泻，真气乃绝。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发热而厥，邪传里也。至七日传经尽，则正气胜邪，当汗出而解，反下利，则邪气胜，里气虚，则为难治。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脉促，则为阳不相续，厥逆，则为阳虚不相接，灸之以助阳气。

王三阳云：厥逆则为阳虚，阳虚二字，当作阴胜二字，必有差讹。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滑为阳厥，气内陷，是里热也，与白虎汤以散里热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手足厥寒者，阳气外虚，不温四末；脉细欲绝者，阴血内弱，脉行不利。与当归四逆汤，助阳生阴也。

当归四逆汤方第一百一

当归三两，辛温　桂枝三两，辛热　芍药三两，酸寒　细辛三两，辛热　大枣二十五个，甘温　甘草二两，炙，甘平　通草二两，甘平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内经》曰：脉者，血之腑也。诸血者，皆属心，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苦先入心，当归之苦，以助心血。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收心气。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大枣、甘草、通草之甘，以缓阴血。

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茱萸辛温以散久寒，生姜辛温以行阳气。

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第一百二

当归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通草二两　桂枝三两，去皮　细辛三两　生姜半斤，切　大枣二十五枚，擘　吴茱萸二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出，则热当去，热反不去者，亡阳也。内拘急下利者，寒甚于里。四肢疼，厥逆而恶寒者，寒甚于表，与四逆汤，复阳散寒。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内外虽殊，其亡津液，损阳气，则一也。阳虚阴胜，故生厥逆。与四逆

汤，固阳退阴。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厥冷者，邪气内陷也。脉紧牢者为实，邪气入腑则脉沉，今脉乍紧，知邪结在胸中为实，故心下满而烦，胃中无邪则喜饥，以病在胸中，虽饥而不能食。与瓜蒂散，以吐胸中之邪。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归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金匮要略》曰：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厥虽寒胜，然以心下悸，为水饮内甚，先与茯苓甘草汤治其水，而后治其厥。若先治厥，则水饮浸渍入胃，必作下利。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邪传厥阴之时，大下之后，下焦气虚，阳气内陷，寸脉迟，而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厥阴之脉，贯膈，上注肺，循喉咙，厥阴随经射肺，因亡津液，遂成肺痿，咽喉不利，而吐脓血也。《金匮要略》曰：肺痿之病，从何得之？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若泄利不止者，为里气大虚，故云难治。与麻黄升麻汤，以调肝肺之气。

麻黄升麻汤方第一百三

麻黄二两半，去节，甘温　升麻一两一分，甘平　当归一两一分，辛温　知母苦寒　黄芩苦寒　萎蕤甘平，各十八铢　石膏碎，绵裹，甘寒　白术甘温　干姜辛热　芍药酸平　天门冬去心，甘平　桂枝辛热　茯苓甘平　甘草炙，甘平，各六铢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玉函》曰：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以汗发之。麻黄、升麻之甘，以发浮热。正气虚者，以辛润之，当归、桂、姜之辛，以散寒。上热者，以苦泄之，知母、黄芩之苦，凉心去热。津液少者，以甘润之，伏苓、白术之甘，缓脾生津。肺燥气热，以酸收之，以甘缓之，芍药之酸，以敛逆气，萎蕤、门冬、石膏、甘草之甘，润肺除热。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伤寒四五日，邪气传里之时，腹中痛，转气下趣少腹者，里虚过寒，寒气下行，欲作自利也。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邪自传表，为本自寒下，医反吐之，损伤正气，寒气内为格拒。经曰：格则吐逆。食入口即吐，谓之寒格。更复吐下，则重虚而死，是更逆吐下。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以通寒格。

王宇泰云：按本自寒下，恐是本自吐下，玩复字可见。盖胃寒则吐，下寒则利。胃寒者不宜吐，医反吐之，则伤胃气，遂成寒格。下文文气不贯，当有阙文。

张卿子云：本自寒下，如少阳一条，邪高痛下，所谓邪正分争，盖本为寒，而邪为热。《素问》云：风寒在下，燥热在上。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第一百四

干姜辛热，去皮，三两　黄连三两，去须，苦寒　黄芩三两，苦寒　人参三两，甘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辛以散之，甘以缓之，干姜、人参之甘辛，以补正气。苦以泄之，黄连、黄芩之苦，以通寒格。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

下利，阴寒之疾，反大热者，逆。有微热而渴，里气方温也。经曰：诸弱发热。脉弱者，阳气得复也，今必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今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下利，阴病也，脉数，阳脉也，阴病见阳脉者生。微热汗出，阳气得通也，利必自愈。诸紧为寒，设复脉紧，阴气犹胜，故云未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下利，手足厥逆，无脉者，阴气独胜，阳气大虚也。灸之，阳气复，手足温而脉还，为欲愈。若手足不温，脉不还者，阳已绝也。反微喘者，阳气脱也。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肾水，趺阳脾土，下利为肾邪干脾，水不胜土，则为微邪，故为顺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下利者，脉当沉而迟，反浮数者，里有热也。涩为无血，尺中自涩者，肠胃血散也，随利下，必便脓血。清与圊通，《脉经》曰：清者，厕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者，脾胃虚也，胃为津液之主，发汗亡津液，则胃气愈虚，必胀满。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在里，弦为拘急，里气不足，是主下重，大则病进，此利未止，脉微弱数者，邪气微而阳气复，为欲自止，虽发热，止由阳胜，非大逆也。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里有寒也。面少赤，身有微热，表未解也，病人微厥。《针经》曰：下虚则厥，表邪欲解，临汗之时，以里先虚，必郁冒，然后汗出而解也。

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瘥，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

经曰：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便脓血也。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无阳也。晬时，周时也。周时厥愈脉出，为阳气复，则生。若手足不温，脉不还者，为阳气绝则死。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下利者，里虚也。脉当微弱，反实者，病胜脏也，故死。《难经》曰：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病。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下利清谷，为里寒，身热不解，为外热，汗出，阳气通行于外，则未当厥，其汗出而厥者，阳气太虚也。与通脉四逆汤，以固阳气。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利则津液少，热则伤气，气虚下利，致后重也。与白头翁汤，散热厚肠。

白头翁汤方第一百五

白头翁二两，苦寒　黄连三两，去须，苦寒　黄柏三两，去皮，苦寒　秦皮二两，苦寒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利则下焦虚，是以纯苦之剂坚之。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四逆汤，攻表，桂枝汤。

下利腹满者，里有虚寒，先与四逆汤温里。身疼痛，为表未解，利止里和，与桂枝汤攻表。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自利不渴，为脏寒，与四逆汤以温脏。下利饮水，为有热，与白头翁汤以凉中。

罗天益云：少阴自利而渴，乃下焦虚寒，而用四逆者，恐不可以渴不渴分热寒也，正当以小便黄白别之耳。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经曰：实则谵语。有燥屎，为胃实，下利为肠虚，与小承气汤，以下燥屎。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

宜栀子豉汤。

下利后不烦，为欲解。若更烦而心下坚者，恐为谷烦。此烦而心下濡者，是邪热乘虚，客于胸中，为虚烦也，与栀子豉汤，吐之则愈。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胃脘有痈，则呕而吐脓，不可治呕，得脓尽，呕亦自愈。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而脉弱，为邪气传里。呕则气上逆，而小便当不利，小便复利者，里虚也。身有微热见厥者，阴胜阳也，为难治。与四逆汤，温里助阳。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者，里寒也。头痛者，寒气上攻也。与吴茱萸汤，温里散寒。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经曰：呕而发热者，柴胡证具。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大吐、大下，胃气极虚，复极发汗，又亡阳气，外邪怫郁于表，则身热，医与之水以发其汗，胃虚得水，虚寒相搏，成哕也。

或云：吴茱萸汤，理中汤。

《活人云》：橘皮干姜汤，羌活附子散，半夏生姜汤，退阴散。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哕而腹满，气上而不下也。视其前后部有不利者，即利之以降其气。前部，小便也，后部，大便也。

《活人云》：前部宜猪苓汤，后部宜调胃承气汤。

伤寒论 卷七

汉 南阳 张仲景原著
晋 高平 王叔和撰次
宋 聊摄 成无己注释
清 钱塘 张卿子参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邪在上焦，则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则利而不吐。邪在中焦，则既吐且利。以饮食不节，寒热不调，清浊相干，阴阳乖隔，遂成霍乱。轻者止曰吐利，重者挥霍撩乱，名曰霍乱。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发热头痛，身疼恶寒者，本是伤寒。因邪入里，伤于脾胃，上吐下利，令为霍乱。利止里和，复更发热者，还是伤寒，必汗出而解。

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属阳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微为亡阳，涩为亡血，伤寒脉微涩，则本是霍乱，吐利亡阳，亡血，吐利止，伤寒之邪未已，还是伤寒。却四五日邪传阴经之时，里虚遇邪，必作自利。本呕者，邪甚于上，又利者，邪甚于下。先霍乱，里气太虚，又伤寒之邪，再传为吐利，是重虚也，故为不治。若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利为虚，不利为实，欲大便而反失气，里气热也，此属阳明，便必硬也。十三日愈者，伤寒六日，传遍三阴三阳，后六日，再传经尽，则阴阳之气和，大邪之气去而愈也。

下利后，当便硬，硬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下利后，亡津液，当便硬，能食为胃和，必自愈。不能食者为未和，到后经中，为复过一经，言七日后再经也。颇能食者，胃气方和，过一日当愈。不愈者，暴热使之能食，非阳明气和也。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恶寒脉微而利者，阳虚阴胜也，利止则津液内竭，故云亡血。《金匮玉函》曰：水竭则无血。与四逆汤，温经助阳，加人参，生津液益血。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头痛发热，则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寒热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欲饮水者，与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用水者，与理中丸温之。

理中丸方第一百七

人参甘温　甘草炙，甘平　白术甘温　干姜辛热，已上各三两

右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

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二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加减法。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甘补之，人参、白术、甘草之甘，以缓脾气调中。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干姜之辛，以温胃散寒。

后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脾虚肾气动者，脐上筑动。《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术、甘壅补，桂泄奔豚，是相易也。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呕家不喜甘，故去术，呕家多服生姜，以辛散之。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下多者，用术以去湿，悸加茯苓以导气。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津液不足则渴，术甘以缓之。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里虚则痛，加人参以补之。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寒淫所胜，平以辛热。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胃虚则气壅腹满，甘令人中满，是去术也。附子之辛，以补阳散壅。

《活人》云：或四肢拘急，或转筋者，亦去术加附子。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与桂枝汤小和之。《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上吐下利，里虚汗出，发热恶寒，表未解也。四肢拘急，手足厥冷，阳虚阴胜也。与四逆汤助阳退阴。

即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亡津夜，则小便当少。小便复利而大汗出，津液不禁，阳气大虚也。脉微为亡阳，若无外热，但内寒，下利清谷，为纯阴。此以外热为阳未绝，犹可与四逆汤救之。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已下断，津液内竭，则不当汗出，汗出者不当厥。今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阳气大虚，阴气独胜也。若纯与阳药，恐阴为格拒，或呕或躁，不得复人也。与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胆苦人心而通脉，胆寒补肝而和阴，引置汤药，不被格拒。《内经》曰：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此之谓也。

四逆加猪胆汁汤方第一百八

于四逆汤方内，加人猪胆汁半合，余依前法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内经》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新虚，不胜谷气，是生小烦。

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证并治第十四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大病新瘥，血气未复，余热未尽，强合阴阳得病者，名曰易。男子新病瘥，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得病，名曰阳易；妇人新病瘥，未平复，男子与之交，得病，名曰阴易。以阴阳相感动，其余毒相染著，如换易也。其人病身体重，少气者，损动真气也。少腹里急，引阴中拘挛，膝胫拘急，阴气极也。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者，感动之毒，所易之气，熏蒸于上也。与烧裩散，以导阴气。

烧裩散方第一百九

上取妇人中裩近隐处，煎烧灰，以水和服

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裈当烧灰。

张兼善云：易病之为合，阴阳感动余邪，而其人正气本虚，故能染著，同用烧裈散，以诱安正气。正气安，余邪自平矣。

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

病有劳复，有食复，伤寒新瘥，血气未平，余热未尽，早作劳动，病者名曰劳复病。病热少愈而强食之，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留传，两阳相合而病者，名曰食复。劳复则热气浮越，与枳实栀子豉汤以解之。食复则胃有宿积，加大黄以下之。

枳实栀子豉汤方第一百十

枳实三枚，炙，苦寒　栀子十四枚，擘，苦寒　豉一升，绵裹，苦寒

上三味，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温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枳实栀子豉汤，则应吐剂，此云覆令微似汗出者，以其热聚子上，苦则吐之，热散子表者，苦则发之。《内经》曰：火淫所胜，以苦发之。此之谓也。

王宇泰云：伤寒之邪自外入，劳复之邪自内发，汗、吐、下随宜施治。

伤寒瘥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瘥后余热未尽，更发热者，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脉浮者，热在表也，故以汗解。脉沉者，热在里也，故以下解之。

大病瘥后，从腰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大病瘥后，脾胃气虚，不能制约肾水，水溢下焦，腰以下为肿也。《金匮要略》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与牡蛎泽泻散，利小便而散水也。

牡蛎泽泻散方第一百十一

牡蛎咸平，熬　泽泻咸寒　栝蒌根苦寒　蜀漆辛平，洗去腥　葶苈苦寒，熬　商陆根熬，辛、酸、咸，平　海藻咸寒，洗去咸，已上各等分

上七味，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日三服。

咸味涌泄，牡蛎、泽泻、海藻之咸，以泄水气。《内经》曰：湿淫于内，平以苦，佐以酸辛，以苦泄之。蜀漆、葶苈、栝蒌、商陵之酸辛与苦，以导肿湿。

大病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汗后阳气不足，胃中虚寒，不内津液，故喜唾，不了了。与理中丸，以温其胃。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伤寒解后，津液不足而虚羸，余热未尽，热则伤气，故少气，气逆欲吐，与竹叶石膏汤，调胃散热。

竹叶石膏汤方第一百十二

竹叶二把，辛平　石膏一斤，甘寒　半夏半升，洗，辛温　人参三两，甘温　甘草二两，甘平，炙　粳米半升，甘，微寒　麦门冬一升，甘平，去心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辛甘发散而除热，竹叶、石膏、甘草之甘辛，以发散余热。甘缓脾而益气，麦门冬、人参、粳米之甘，以补不足。辛者，散也，气逆者欲其散，半夏之辛，以散逆气。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阳明王于申酉戌，宿食在胃，故日暮微烦，当小下之，以损宿谷。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

诸不可汗，不可下，病证药方，前三阴三

阳篇中，经注已具者，更不复出。其余无者，于此已后，经注备见。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发汗，躁不得眠。

寸关为阳脉当浮盛，弱反在关，则里气不及，濡反在巅，则表气不逮。卫行脉外，浮为在上，以候卫，微反在上，是阳气不足。荣行脉中，沉为在下，以候荣，涩反在下，是无血也。阳微不能固外，腠理开疏，风因客之，故令汗出而躁烦。无血则阴虚，不与阳相顺接，故厥而且寒。阳微无津液，则不能作汗，若发汗则必亡而躁。经曰：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发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者，筑筑然气动也。在右者，在脐之右也。《难经》曰：肺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肺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右中也。发汗则动肺气，肺主气，开窍于鼻，气虚则不能卫血，血溢妄行，随气出于鼻为衄。亡津夜胃燥，则烦渴而心苦烦。肺恶寒，饮冷则伤肺，故饮即吐水。

《活人》云：先服五苓散三服，次服竹叶汤。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难经》曰：肝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肝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左也。肝为阴之主，发汗，汗不止，则亡阳外虚，故头眩，筋惕肉瞤。《针经》曰：上虚则眩。《活人云》：先服防风、白术、牡蛎，汗止，次服建中汤。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难经》曰：心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心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上也。心为阳，发汗亡阳，则愈损心气，肾乘心虚，欲上凌心，故气上冲，正在心端。

《活人云》：宜服李根汤。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疼，目晕，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前。

《难经》曰：肾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肾气不治，正气内虚，动气发于脐之下也。肾者主水，发汗，则无汗者，水不足也。心中大烦者，肾虚不能制心火也。骨节苦疼者，肾主骨也。目晕者，肾病则目瞥瞥如无所见。恶寒者，肾主寒也。食则反吐，谷不得前者，肾水干也。王冰曰：病呕而吐，食久反出，是无水也。

《活人》云：先服大橘皮汤，吐止，后服小建中汤。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蹉卧，不能自温。

咽门者，胃之系，胃经不和，则咽内不利。发汗攻阳，血随发散而上，必吐血也。胃经不和，而反攻表，则阳虚于外，故气欲绝，手足冷，欲蹉而不能自温。

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干，胃燥而烦，其形相象，根本异源。

动数之脉，为热在表，微弱之脉，为热在里。发汗亡津液，则热气愈甚，胃中干燥，故大便难，腹中干，胃燥而烦，根本虽有表里之异，逆治之后，热传之则一，是以病形相像也。

脉微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

弦在上，则风伤气。风胜者，阳为之运动。微在下，则寒伤血。血伤者，里为之阴寒。外气怫郁为上实，里有阴寒为下虚，表热里寒，意欲得温，若反发汗，亡阳阴独，故寒栗不能自还。

咳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干，小便不利，心中饥烦，瞑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

热，虚而寒栗，咳而发汗，蜷而苦满，腹中复坚。

肺寒气逆，咳者则剧。吐涎沫，亡津液，咽中必干，小便不利。膈中阳气虚，心中饥而烦。一日一夜，气大会于肺，邪正相击，辟时而发，形如寒症，但寒无热。虚而寒栗，发汗攻阳，则阳气愈虚，阴寒愈甚。故蜷而苦满，腹中复坚。

厥脉紧，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厥而脉紧，则少阴伤寒也，法当温里，而反发汗，则损少阴之气。少阴之脉，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肾为之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诸逆发汗，病微者，难瘥；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命将难全。

不可发汗，而强发之，轻者因发汗而重，而难瘥，重者脱其阴阳之气，言乱目眩而死。《难经》曰：脱阳者见鬼，是此言乱也，脱阴者目盲，是此目眩也。眩非玄而见玄，是近于盲也。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逆冷。

肺经虚冷，上虚不能治下者，咳而小便利。或失小便，上虚发热，则阳气外亡。四肢者，诸阳之本，阳虚则不与阴相接，故四肢厥逆冷。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中懊侬如饥。发汗则致痉，身强难以屈伸。熏之则发黄，不得小便。灸则发咳唾。

伤寒当无汗恶寒，今头痛发热，微汗出，自呕，则伤寒之邪，传而为热，欲行于里。若反下之，邪热乘虚，流于胸中，为虚烦，心懊侬如饥。若发汗，则虚表，热归经络，热甚生风，故身强直而成痉。若熏之，则火热相合，消烁津液，故小便不利而发黄。肺恶火，灸则火热伤肺，必发咳嗽而唾脓。

《永类钤方》云：伤寒发汗有四难：凡发汗头疼，有汗而非无汗，恶风而非恶寒，例发其汗，汗不止为漏风，间有发而为痉者，此分外症发汗之一难也。至于发热头痛，尺脉迟者，为荣虚血少，不可发汗；发热头痛，脉弦细，属少阳不可汗，汗则谵语，此分脉发汗之二难也。动气在左不可汗，汗则头眩，汗不止，则筋惕肉瞤；动气在右不可汗，汗则衄而渴，心烦，饮则吐水；动气在上不可汗，汗则气冲心，动气在下不可汗，汗则无汗，心烦，骨节疼。此分内证发汗之三难也。春宜汗，不可大发，以阳气尚微；冬不大汗，以阳气伏藏，汗之必吐利，口烂生疮，此知时发汗之四难也。

辨可发汗证并治第十六

大法，春夏宜发汗。

春夏阳气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可发汗。

凡发汗，欲令手足俱周，时出以漐漐然一时间许，亦佳，不可令如水流漓。若病不解，当重发汗，汗多必亡阳，阳虚不得重发汗也。

汗缓缓出，则表里之邪悉去。汗大出，则邪气不除，但亡阳也。阳虚为无津液，故不可重发汗。

凡服汤发汗，中病便止，不必尽剂。

汗多则亡阳。

凡云可发汗，无汤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为解，然不如汤随证良验。

《圣济经》云：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壅郁。除邪气者，于汤为宜。《金匮玉函》曰：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

夫病脉浮大，问病者，言但便硬尔。设利者，为大逆，硬为实，汗出而解何以故？脉浮，当以汗解。

经曰：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为大逆。便硬难，虽为里实，亦当先解其外。若下利药，是为大逆。结胸虽急，脉浮大，尤不可下，下之即死，况此便难乎！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下利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发汗。

《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后自愈。

胃为水谷之海，津液之主。发汗多亡津液，胃中燥，必发谵语，此非实热，则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通行津液，津液生，则胃润，谵语自止。

此一卷第十七篇，凡三十一证，前有详说。

辨不可吐第十八

合四证已具太阳篇中。

辨可吐第十九

大法春宜吐。

春时阳气在上，邪气亦在上，故宜吐。

凡用吐汤，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也。

要在适当，不欲过也。

病胸上诸实，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则止。

胸上诸实，或痰实、或热郁、或寒结胸中，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反有涎唾者，邪在下。按之，气下而无涎唾，此按之反有涎唾者，知邪在胸中，经曰：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今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是上实也，故可吐之。《玉函》曰：上盛不已，吐而夺之。

宿食在上脘者，当吐之。

宿食在中下脘者，则宜下，宿食在上脘，则当吐。《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中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

此与第六卷厥阴门瓜蒂散证同。彼云脉乍紧，此云脉乍结，惟此有异。紧为内实，乍紧则实未深，是邪在胸中，结为结实，乍结则结未深，是邪在胸中，所以证治俱同也。

吴氏云：凡病在膈上者，脉大胸满多痰者，食在胃口脉滑者，俱宜吐之。华佗谓伤寒三国日，邪在胸中者，宜吐之。凡吐，用瓜蒂散，或淡盐汤，或温茶汤与之。如人弱者，以人参芦汤吐之亦可。若痰多者，以二陈汤一瓯，乘热与之，以指探喉中，即吐也。凡老人怯弱，与病劳内伤虚人，并妇人胎前产后，血虚脉弱小者，皆不可吐。凡药发吐者，如防风、桔梗、山栀，只用一味煎汤，温服之则吐。盖误吐，则损人上焦元气，为患非轻。可不慎哉！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不可下，下之则心下痞硬。

阳微下之，阳气已虚，阴气内甚，故心下痞硬。

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也。

动气在右，肺之动也，下之，伤胃动肺，津液内竭。咽燥鼻干者，肺属金，主燥也；头眩心悸者，肺主气而虚也。

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蜷。

动气在左，肝之动也，下之损脾，而肝气益胜，复行于脾，故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也。虽有身热，以里气不足，故卧则欲蜷。

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故得水自灌。

动气在上，心之动也，下之则伤胃，内动心气，心为火，主热，《针经》曰：心所生病者，掌中热。肝为脏中之阴，病则虽有身热，卧则

欲蜷，作表热里寒也。心为脏中之阳，病则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作表寒里热也。二脏阴阳寒热，明可见焉。

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胀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也。

动气在下，肾之动也，下之则伤脾，肾气则动，肾寒乘脾，故有腹满、头眩、下清谷、心下痞之证也。

咽中闭塞，不可下。下之则上轻下重，水浆不下，卧则欲蜷，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

咽中闭塞，胃已不利也，下之则闭塞之邪，为上轻，复伤胃气，为下重，至水浆不下，卧则欲蜷，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知虚寒也。

诸外实者，不可下。下之则发微热，若亡脉厥者，当脐握热。

外实者，表热也，汗之而愈，下之为逆。下后里虚，表热内陷，故发微热，厥深者，热亦深，亡脉厥者，则阳气深陷，客于下焦，故当脐握热。

诸虚者不可下。下之则大渴，求水者欲愈，恶水者剧。

《金匮玉函》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虚家下之为重虚，内竭津液，故令大渴。求水者，阳气未竭，而犹可愈。恶水者，阳气已竭，则难可制。

脉濡则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虚者不可下也。

虚家下之，是为重虚。《难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此者，是中工所害也。

微则为咳，咳则吐涎，下之，则咳止。利因不休，利不休，则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两胁拘急，喘息为难，颈背相引，臂则不仁，极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而谷气多人，此为除中。口虽欲言，舌不得前。

《内经》曰：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肺感微寒为咳，则脉亦微也。下之，气下，咳虽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则夺正气而成危恶，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两胁拘急，喘息为难者，里气损也。颈背相引，臂为不仁，极寒反汗出，身冷如冰者，表气损也。表里损极，至阴阳俱脱，眼睛不慧，语言不休。《难经》曰：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阴阳脱者，应不能食，而谷多入者，此为除中，是胃气除去也。口虽欲言，舌不得前，气已衰脱，不能运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阳虚，数为无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振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于胁，振寒相搏，形如疟状。医反下之，故令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则尿血也。

弱在关，则阴气内弱。濡在巅，则阳气外弱。浮为虚，浮在上，则卫不足也，故云阳虚。阳虚不固，故腠理汗出，恶寒。数亦为虚，数在下，则荣不及，故云亡血，亡血则不能温润脏腑，脉数而痛，振而寒栗。微弱在关，邪气传里也，里虚遇邪，胸下为急，喘而汗出，胁下引痛，振寒如疟。此里邪未实，表邪未解。医反下之，里气益虚，邪热内陷，故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此热陷于中焦者也。若热气深陷，则客于下焦，使人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尿血也。

脉濡而紧，濡则胃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卫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而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胃巅，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谷不容间，呕变反肠出，巅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迟欲从后救，安可复追还。

胃冷荣寒，阳微中风，发热恶寒，微呕心烦。医不温胃，反为有热，解饥发汗，则表虚亡阳烦躁，心下痞坚。先里不足，发汗又虚其表，

表里俱虚竭，卒起头眩，客热在表，怅怏不得眠。医不救里，但责表热，汲水灌洗以却热，客热易罢，里寒益增，栗而振寒。复以重被覆之，表虚遂汗出，愈使阳气虚也。颠，顶也。颠冒而体振寒，小便难者，亡阳也。寒因水发，下为清谷，上为呕吐，外有厥逆，内为躁烦，颠倒不安，虽欲拯救，不可得也。《本草》曰：病热已过，命将难全。

张卿子云：除脉濡而紧四字为题，自是一首汉人古诗，为清凉解利之戒，孙思邈所谓伤寒于大毒诸寒药者，比比也。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阳独下阴部者，小便当赤而难，胞中当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应卫家当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干烦而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复以毒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阳去有期，必下如污泥而死。

卫为阳，荣为阴，卫气强实，阴血虚弱，阳乘阴虚，下至阴部。阴部，下焦也。阳为热，则消津液，当小便赤而难。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者，阴气内弱也。经曰：阴弱者，汗自出。是以卫家不微，而反更实，荣竭血尽，干烦而不眠，血薄则肉消，而成暴液者，津液四射也。医反下之，又虚其里，是为重虚。孤阳因下而又脱去，气血皆竭，胃气内尽，必下如污泥而死也。

脉数者，久数不止，止则邪结，正气不能复，正气却结于脏，故邪气浮之，与皮毛相得。脉数者，不可下，下之则必烦，利不止。

数为热，止则邪气结于经络之间，正气不能复行于表，则邪结于脏。邪气独浮于皮毛，下之虚其里，邪热乘虚而入，里虚协热，必烦，利不止。

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浮大属表，故不可下。

病欲吐者，不可下。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为邪犹在胸中也。

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下之为逆。

表未解者，虽有里证，亦不可下，当先解外为顺。若反下之，则为逆也。经曰：本发汗而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夫病阳多者热，下之则硬。

阳热证多，则津液少，下之，虽除热，复损津液，必便难也。或谓阳多者表热也，下之则心下硬。

戴元礼云：阳明下证已具，其人喘欷，或微恶寒，为太阳阳明。或往来寒热，为少阳阳明。于阳明证中而有太阳、少阳证未罢，此非正阳明也，慎未可遽下，所以古注阳明有三，常须识此。

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下之，则必清谷腹满。

无阳者，亡津液也。阴强者，寒多也。大便硬，则为阴结，下之虚胃，阴寒内甚，必清谷腹满。

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熏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加温针则衄。

伤寒则无汗，发热，头痛，微汗出者，寒邪变热，欲传于里也。发汗则亡阳增热，故不识人。若以火熏之，则火热伤气，内消津液，结为里实，故喘，不得小便，心腹满。若反下之，则内虚津液，邪欲入里，外动经络，故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若加温针，益阳增热，必动其血，而为衄也。

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如此者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熏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难者，为危殆。

脉阴阳俱紧，则清邪中上，浊邪中下，太阳少阴俱感邪也。恶寒者，少阴，发热者，太阳。脉欲厥者，表邪欲传里也。恶寒甚者，则变热，翕翕汗出，喉中痛，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故也。热多者，太阳多也，目赤脉多者，睛不慧，以太阳之脉，起于目故也。发汗攻阳，则少

阴之热因发而上行，故咽中伤。若复下之，则太阳之邪，因虚而内陷，故两目闭。阴邪下行，为寒多，必便清谷。阳邪下行，为热多，必便脓血。熏之，则火热甚，身必发黄。熨之，则火热轻，必为咽燥。小便利者，为津液未竭，犹可救之。小便难者，津液已绝，则难可制而危殆矣。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恶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之，则两目闭。贪水者，脉必厥，其声嘤，咽喉塞，若发汗，则战栗，阴阳俱虚。恶水者，若下之，则里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苔，烦躁，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后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也。

伤寒发热，寒变热也。口中勃勃气出，热客上膈也。头痛目黄，血不可制者，热蒸于上也。《千金》曰：无阳即厥，无阴即呕。贪水者必呕，则阴虚也，恶水者厥，则阳虚也。发热，口中勃勃气出者，咽中已热也。若下之，亡津液，则咽中生疮。热因里虚而下，若热气内结，则手足必厥，设手足温者，热气不结而下行，作叶热利，下重，便脓血也。头痛目黄者，下之，热气内伏，则目闭也。贪水为阴虚，下之，又虚其里，阳气内陷，故脉厥，声嘤，咽喉闭塞，阴虚发汗，又虚其阳，使阴阳俱虚而战栗也。恶水为阳虚，下之又虚胃气，虚寒内甚，故里冷不嗜食，阳虚发汗，则上焦虚燥，故口中伤烂，舌上白苔而烦躁也。经曰：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喜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此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热蓄血于内也，七日之后，邪热渐解，迫血下行，必便血也。便血发汗，阴阳俱虚，故小便利。

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主之。

脉大为虚，以未应下而下之，利因不休也。浮者，按之不足也，革者，实大而长，微弦也。浮为虚，革为寒，寒虚相搏，则肠鸣。与当归四逆汤，补虚散寒。

《活人》云：虚者十补，勿一泻。强实者，泻之，虚实等者，虽泻，勿大泄之。此《金匮》语也。

吴氏云：凡有恶风恶寒者，凡腹满，时减时满者，凡腹胀满，可揉可按虚软者，凡阴虚劳倦，凡手足逆冷，尺脉弱者，凡脉在表，俱不可下，凡脉沉，不实不疾，按之无力者，凡亡血家，及妇人经水适来适断，或热入血室，与夫胎前、产后、崩漏等证，及小便频数，小便清而大便秘者，俱不可下。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

大法，秋宜下。

秋时阳气下行，则邪亦在下，故宜下。

凡服下药，用汤胜丸，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也。

汤之为言荡也。涤荡肠胃，溉灌脏腑，推陈燥结，却热下寒，破散邪疫，理导润泽枯槁，悦人皮肤，益人血气，水能净万物，故胜丸散。中病即止者，如承气汤证云：若一服利，而止后服。又曰：若一般谵语止，更莫复服，是不必尽剂。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下利，三部脉平者，已为实而又按之，心下硬者，则邪甚也，故宜大承气汤下之。

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经曰：脉迟者，食干物得之。《金匮要略》曰：滑则谷气实。下利脉迟而滑者，胃有宿食也。脾胃伤食，不消水谷，是致下利者，为内实。若但以温中厚肠之药，利必不止，可与大承气汤，下去宿食，利自止矣。

王宇泰云：脉迟而有力，方可用此法。若无力而外证无所据者，恐虚寒，不宜妄投大承气也。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

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以候外，尺以候内，浮以候表，沉以候里。寸口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者，胃有宿食，里气不和也，与大承气汤以下宿食。

王三阳云：尺涩，亦有血虚者，须审外证恶食气否，及胸膈饱闷否，方是。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当下之，与大承气汤。

伤食则恶食，故不欲食，如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之类也。

王三阳云：亦有热在胃口，不能食者，不宜下。

下利瘥后，至其年月日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秋，则肺先受之。假令春时受病，气必伤肝，治之难愈。邪有不尽者，至春时元受月日，内外相感，邪必复动而痛也。下利为肠胃疾，宿积不尽，故当下去之。

下利，脉反滑，当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气汤。

《脉经》曰：脉滑者，为病食也。下利脉滑，则内有宿食，故云当有所去，与大承气汤以下宿食。

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金匮要略》曰：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为实，可下之。腹中满痛者，里气壅实也，故可下之。

伤寒后，脉沉，沉者内实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汤。

伤寒后为表已解，脉沉为里未和，与大柴胡汤，以下内实。经曰：伤寒瘥已后，更发热，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脉双弦而迟者，必心下硬，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也，可以下之，宜大承气汤。

《金匮要略》曰：脉双弦者，寒也。经曰：迟为在脏。脉双弦迟者，阴中伏阳也，必心下硬。大则为阳，紧则为寒，脉大而紧者，阳中伏阴也，与大承气汤以分阴阳。

《活人》云：伤寒里证，须看热气浅深，故仲景有直下之者，如大小承气、十枣、大柴胡汤是也。有微和其胃气者，如调胃承气汤、脾约丸，少与小承气微和之之类是也。

李东垣云：下药用大承气汤最紧，小承气次之，调胃承气又次之，大柴胡汤又次之。

王宇泰云：屠氏四时治要，谓仲景《活人书》，下证俱备，当行大承气，必先以小承气试之；合用大柴胡，必先以小柴胡试之。按汤剂丸散，生灵之司命也，死生寿夭，伤寒之瞬息也，岂以试为言哉！昔鸡峰张锐，宋之神医也，疗一伤寒，诊脉察色，皆为热极，煮承气汤欲饮，复疑，至于再三，如有掣其肘者，姑持药以待，病者忽发战悸，覆绵衾四五重，稍定，有汗如洗，明日脱然，使其药入口，则人已毙矣。由是观之，则屠氏之探试，虽非仲景本旨，得非粗工之龟鉴欤。

《张卿子伤寒论》终

伤寒补例

〔清〕 周学海 撰著

《伤寒补例》提要

清·周学海撰。学海字澄之，皖南建德人。自序云：王叔和作伤寒例，以明即病为伤寒，伏气变为温热之事，用意甚盛，惜其语焉不详，揆之事例，仍多未备。学海读《内经》，后读仲景书，参心临诊，觉于伤寒偏死下虚人一语，稍有领会，于是有见辄录，积久成帙，名曰《伤寒补例》，不敢补仲景也，补叔和云尔。其上卷列《伤寒论》难读，三阴三阳分经名义，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伏寒触发与伤寒时温初起脉证并病机异同，即病伏气直中传经四经异同，晚发是伤寒正病，两感有三，水气凌心即是三焦伤，伤寒杂病皆有之，无端暴喘即是寒入命门，伤寒杂病皆有之。其下卷，列《伤寒论》读法十四条，南北伤寒温病异治，治疟宜破血发汗，治痢宜调营卫养筋膜，男妇伤寒温病舌黑异治，读《伤寒论》杂记，传经始太阳终厥阴解，寒毒温毒疫瘴毒解，妄下变呃，字训正误，牢脉病机，发汗别法等类，皆古圣所未言学。学海将临证实验，为其补例，书多阐发先贤例外未明之义，简要切用，可法可传。

序

伤寒,病因也,非病证也,以因为名,求本也。伤寒见证,变化无端,非仲景六经主证所能赅括。后人拘执,凡不在仲景文内者,慨不敢求之伤寒,间有窥见一隙,又不敢显违众论,但曲为之说,曰是伤寒杂证也。夫伤寒之证自杂,安得复有伤寒杂证也者。晋唐诸贤,以温病热病,本于伤寒之转变而别,以温毒与寒毒相对待,至哉言乎!温病热病,且以为本于伤寒,况其本寒证者乎!学者能知伤寒见证,不止仲景原文,仲景文外,尚有伤寒证治,庶乎其可与读伤寒之论,治伤寒之病矣乎!王叔和作伤寒例,以明即病为伤寒,伏气变为温热之事,用意甚盛,惜其语焉不详,揆之事例,仍多未备。学海读《内经》后,读仲景书,参以临诊,觉于伤寒偏死下虚人一语,稍有领会,于是有见辄录,积久成帙,虽无深义,要是拾遗发覆之一端,名曰《伤寒补例》,不敢补仲景也,补叔和云尔。

乙巳孟冬澄之记

《伤寒补例》目录

卷上
《伤寒论》难读并宜补大指…… (403)
三阳三阴分经名义…… (403)
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 (404)
伏寒触发与伤寒时温脉
证并病机异同…… (405)
即病伏气直中传经四证
异同…… (406)
晚发是伤寒正病…… (407)
两感有二…… (407)
水气凌心即是三焦伤伤
寒杂病皆有之…… (408)
无端暴喘即是寒入命门
伤寒杂病皆有之…… (409)
卷下
《伤寒论》读法十四条…… (410)
南北伤寒温病异治…… (412)
附治疟宜破血发汗…… (412)
附治痢宜和营卫养筋膜…… (413)
男妇伤寒温病舌黑异治…… (413)
附读《伤寒论》杂记四篇…… (413)
牢脉病机…… (414)
发汗别法…… (415)

伤寒补例　卷上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撰者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伤寒论》难读并宜补大指

医惟实事，弗尚空谈，仲景书所以传世不朽者，以其言皆实事，百家莫及也。然缺略难读，尤在叙证太简，常与方药不相对。近贤多以方释证，惟成氏能先证后药，亦未能大畅厥旨，非成氏拙于注释，实仲景之文，有难释者也。前人谓初学，必先读《伤寒论》，以立根本，予独谓不然，当先读《内经》、《难经》，接读《金匮》，参以《外台》、《千金》，而后及《伤寒论》，以考其变。即如每节首署太阳病云云，有直指发热恶寒项背强痛者，有谓先见太阳病，今又接见下文诸证者，有谓本是太阳病，今忽转见下文诸证者，果有日久及发汗吐下后等语，犹有转接之迹可寻，无之，便苦上下不贯矣。况夫邪气之何以发为太阳病、少阳、阳明、三阴病也，三阳三阴病之何以各见某证也，发汗吐下后之何以变见某证也，某证之何以应用某方，加减某药也，一概不曾道破，间有一二，亦断碎面不续。此虽智者，不能得其脉络之所在，而责之初学，不亦难乎！王叔和作伤寒例，仅提其纲，陶节庵作《六书》与《全生集》，未竟其绪。深望世有高贤，取仲景书，合之《内经》，参之诸家，补发其所未备，三阳三阴病上补发邪气来路，病下补发转证机括，某方主之，上下补发，对治气宜。切定实事，勿谈空理，初中末候，条理分明，使读者对书如对病人焉。确有可循，不致眩惑，斯生灵之幸也。小子愚陋，愧不及此，仅发其端，以待来者。

三阳三阴分经名义

经也者，分野之谓也，犹孟子所谓经界，在人身谓之部位，无专物而命物者也。部位即定，于是筋与脉之行于太阳、少阴之部者，命曰太阳之筋，太阳之脉，少阴之筋，少阴之脉，行于阳明、太阴之部者，命曰阳明之筋，阳明之脉，太阴之筋，太阴之脉，行于少阳、厥阴之部者，命曰少阳之筋，少阳之脉，厥阴之筋，厥阴之脉。故《灵枢》经脉、经筋两篇，并冠以经者，以筋之与脉，皆分经而行，非筋脉之外，别有所为经也。大者为经，支者为络，以脉之大者，各据专部，故得独被以经之名，非以经络相对，屹然二物也。然则三阴三阳，果本于何义而有此名也？曰：本于天地四象也。阴阳离合论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由此观之，前曰阳明者，阳者，表也，明者，盛也，耳目之精，手足之用，皆聚于前，故曰阳明。其里太阴，人身背为阳，腹为阴，居腹之里，故曰至阴。后曰太阳者，太者，至也，阳者，表也，居背之表，而又为耳目手足之所不及，在人身为至远，故曰太阳，远之也。其里少阴，少者，小也，居背之里，稍近于前，故曰少阴。两侧曰少阳者，分据两侧，部位狭隘，故曰少阳。其里厥阴，厥者，逆也，前后之交，两气相触故也。是故阴阳者，表里之雅名，太少厥明者，前后两

侧之雅名耳。三阳经之气血，亦运行于三阴，三阴经之气血，亦运行于三阳，不得以表里分经之阴阳，为气血本性之阴阳也。气血之阴阳，当各从其脏腑之本体求之，与分经之阴阳，两不相涉者也。故至真要大论曰：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谓以四象阴阳之名，命于六气，以六气阴阳之名，命于人身上下表里之处，处即经之义也。盖天下无无名之物也，必分立诸名，而后便于讨论病机焉。言者，讨论之谓也。由是推之，命燥金曰阳明，湿土曰太阴，特假其名而已，非燥金之气属阳，湿土之气属阴，而居前后也。命寒水曰太阳，君火曰少阴，亦假其名而已，非寒水属阳，君火属阴，而居后也。命相火曰少阳，风木曰厥阴，亦假其名而已，非相火属阳，风木属阴，而居两侧也。总之三阴三阳分经，只是人身分野之空名，非如筋脉之有专物也。邪在分野，是为腠理，是为表病。故无论三阴三阳，当其邪在分野，见证只在躯壳之外，必其邪入经脉，见证乃及脏腑之中。其有未入经脉，遽见里证者，是邪气直中三焦也。三焦者，里之分野，三阴三阳者，外之分野也。分野者，卫之部也，经脉者，营之道也。

此义诸家发明，不一而足。西医解剖，见无所为六经者，便诮中医诞妄，而不自知其疏陋也。略看医书小本，便肆狂吠，中国士子且然，于西医乎何责。《易》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至哉言乎！圣人通于天地万象之本，无不可以阴阳也者，如高下之升降浮沉也，前后之向背表里也，往来之顺逆也，清浊寒热也，牝牡雌雄也，凡属对待之象，皆可命以阴阳之名，岂特分经而已哉！即心肺为阳，肝肾为阴，脾胃六腑为至阴，亦阳清阴浊之一端耳。清者多静而居里，浊者多动而居表，故又有阳浊阴清之说。若不开拓心胸，洞见本原，而欲执一义以印万象，亦安往而不窒乎！万象可通于一义，而不能拘于一义者也。有体之阴阳，有性之阴阳，有气之阴阳，有象之阴阳，有数之阴阳，有部位之阴阳，有功用之阴阳，有角立之阴阳，有相生之阴阳，有交变杂错之阴阳，故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引之可千，推之可万，然其要一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

伤寒中，有一种极显极要之义，仲景未曾道破，后人暗中摸索，全未道著，只有伤寒偏死下虚人一语，是从已败之后，归咎于病人自己之不慎，而不知其治法之差，用药之误也。夫冬伤于寒者，大率伤于下焦膝胫也。若伤于头面肩背，是阳气刻刻升越之道，未有不立见恶寒发热者，早伤暮病，夕伤朝病，一汗即邪散而解，且有不汗而自解者，乌有深入于里，而为六经传变，种种幻证者乎！其所以传变者，正为邪伏于下，与阳气不相冲激，得以宴然久据，侵湿于里，久而上越，过膝入腹，阳气不得安窟，乃始发病，或再加以上焦新感，则其发愈暴。治此者，必选温散药中之沉降下行者，或温散而佐以沉降之品，导之下行，使邪气之自下而上者，仍退反于下而出焉，则邪气下退，元气归窟而身安矣。所谓沉降下行之品者，威灵仙、独活、吴萸、沉香、牛膝、泽泻之属是也。若专以麻、桂发其上，上焦得汗，则上焦元气愈空，下焦邪气愈因之而上移，是非逐邪也，直驱正以引邪耳。故前人以邪气由太阳下行入少阴，为深入，吾正以邪气由太阳、少阴上行入阳明、太阴，为深入也。凡发汗后，腹胀满，及水药不得入口者，是不仅中焦湿邪为汗所动，而下焦寒邪上越，与中焦之湿邪相搏也。发汗或吐或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及眩悸瞤振者，是不仅上焦之清阳，经络之津液，为汗所扰，而下焦寒邪上越，百脉之气血，举为其所逆乱，不得循经也。下后，脉促胸满，及胸满烦惊，不得小便，谵语身重不可转侧者，是上脘药力，与下焦寒邪，两寒相搏，阳气遏于中焦，而不得舒也。辨脉篇中，脉浮而大，

医反下之，又饮冷水，水寒相得，其人即饷，非正类此。即所谓太阳随经，瘀热在里，以致畜血发黄，亦是寒邪上争，血脉不得下行之故。总因麻、桂只能发上焦之表汗，不能搜下焦之伏寒，而伤寒为病，率是邪伏下焦，日久郁极，有触乃发，不在上焦阳气出入之冲道，是以药力不能与之相值，反虚上焦正气，为邪气辟升腾猖獗之路，又何怪乎横肆传变，不可方物哉！或曰，太阳病初起，项背强痛，非上焦病乎？此时未闻膝胫有所苦也。曰：项背强痛，正以下焦邪气上冲，而擎之与新感相搏而然，是时两髀以下，必酸胀疼痛异常矣，安得谓无苦。果无苦也，不过寻常感冒而已，何待古今诸贤，费如许心力。故治伤寒，起手必察下焦元气之虚实寒热，虚而寒者，是真阳不足，即所谓下虚也，温搜兼补之；虚而热者，是燥火也，温搜兼润化之；实而寒者，重温搜之；实而热者，是邪在外络，而内脏瘀热也，温搜而兼清化之。药力达于病所，使邪从何道而入者，仍从何道而出，而上焦新感之风寒，即温搜之药，自能随带而解散之。此外如病人脾肺素弱，上焦表湿胶固，中焦痰水凝结，或温热久蕴于中焦，或虚火常冲于头面，皆可随证加药，且明斯义也。凡伤寒而兼脚气，兼疝气，兼痞块，兼饮癖，兼心胃气痛者，举可赅而治之，不犯手矣。即有血块，及脱血症，亦可加行血药，以合治之，而不犯上焦矣。纵横挥洒，无不如志，何至变证蜂起，触处棘手哉！每见冬月伤寒者，至雨水惊蛰后，或暴呕吐，或暴呃逆，或暴喘促，或暴泻泄，或暴眩晕心悬，或两腿无力，数武即喘，或二便猝闭，又忽大下，无端烦躁，夜不安眠，或上热下冷，烦躁气喘，半夜后，又两足转热如焚，此皆遍身筋骨酸痛，两髀以下尤甚。第身虽发热，而往来无定，不似表证，世遂以为杂病，未有知是冬寒下伏者，若加以上焦新感，重见恶寒发热，又专以为表证，专以麻、桂发之，转见气浮作喘，两腿胕肿，元气不根矣。更有夏暑内伏，交冬，寒邪自下上冲，而始发病者，其证，胸中烦热，如破皮状，两足彻冷如冰，及夜转热如焚，此寒暑相搏，三焦之血络瘀痹也，益无有知其病情者。

伏寒触发与伤寒时温脉证并病机异同

久寒下伏，有因新感风寒而触发，有因春月时阳上升而触发，有因饮食劳倦而触发。

新感触发，外证与伤寒相似。而不同者，上焦伤寒，恶寒发热，遍身筋络拘急疼痛，而头项为甚，脉象沉紧而数，呼吸稍促，而不甚粗，常欲仰卧，展布四体。伏寒虽已发热，心常凛凛畏寒，筋骨诸节，酸痛胀痛，而两髀以下，膝胫为甚，脉象浮弦而大，重按反小，起伏应指战栗，呼吸喘粗，身热足冷，胸虽烦躁，而两足常欲蜷曲，不能伸展。

时阳与饮食劳倦触发，外证与冬温春温相似。而不同者，时温，大热气粗，久抚肌里灼手，脉象洪缓而数，来疾去迟，舌苔满黄，渴欲冷饮，时时欲呕，筋骨微胀而不痛，神识不清，不待胸满，即不思食。伏寒微热，动即气喘，寒热往来，久抚肌里不热，或反冷如冰，脉象洪缓而迟，其来不盛而去甚疾，沉候与尺后反紧，舌苔前黄后白，表黄里白，渴不欲饮，或欲热饮，少腹气冲，暴大呕吐，筋骨疼胀，神识清明，食稍减而易饥。

以上皆初起见证也。血气尚未浊乱，邪正尚水混淆，是伤寒温病，与伏寒之最要关头，入手辨症不差，施治不误，刻期可已。过此失治，变证蜂涌，高下相引，表里相攻，斑疹隐见，而痰嗽频仍，口烂龈蚀，而脐痛腹泻，寒热之真假难明，虚实之浅深莫辨，心慌手乱，顾此失彼，鲜不败者。

旧说辨伤寒温病，有曰温病从里，伤寒从表，又曰温病分三焦，伤寒分六经。予更续之曰：伤寒重证，自下而上，温病重证，自下而下；伤寒死证，自上而下，温病死证，自下而上；伤寒在下而不上，轻证也，在上而不下，轻之轻也，温病在上而不下，轻证也，在下而不上，轻重之间，未可知也。夫温病发于伏气者，

由口鼻吸受，伏于膈上膜原，侵淫三焦血分，其即病者，亦由口鼻散布肺胃，消灼津液，血分浊恶也。伤寒发于伏气者，由足胫浸受，伏于筋络骨节，侵淫肌膜气分，其即病者，乃由腠理布于上焦，闭遏阳气，气分搏激也。伤寒伏气，变为温病者，非寒能化温也，其人本体气血多热，寒伏于下，阳气不得下通，三焦菀热，日积月盛，及至发病，只见三焦热证，不见下焦寒象，且有清利上热，自能借逐下寒者，故虽有髀胫酸痛胀痛诸证，前人往往皆强属于温，而不敢议其为寒也。若下寒太盛，上热不及借逐者，当俟热势半减后，加药分治之，须得《内经》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之义，否则温去寒存，上呕下利，中焦隔塞，有合偏死下虚人之说矣。其实非下虚也，乃下寒而失治耳。

即病伏气直中传经四证异同

伏气、即病、直中、传经之说，聚讼纷纭。全在文字上计较，不在实事上指陈。或曰：中而即病为伤寒，久伏化热为温病；或曰：三阳在表，三阴在里，邪气何能飞度，而直中三阴；或曰：伤寒卒病，以寒邪伤人，最为毒厉也，三时感冒，不必传经，即传经，亦不似寒之急。夫中而即病，即感冒之类也。伏气有浅深之别，或伏寒于冬，至春夏而发病，或伏寒于前月，至后月而发病，皆谓之伏气，皆有化热不化热之辨。何得一言伏气，便专属于温病，与伤寒截然无涉。况三时温凉湿热，腠理疏豁，传经反迟，冬寒腠理密致，里气充实，传经反急，理不可通，遂归咎于邪气之毒厉，更造为越经传、错经传诸说以回护之，此皆所谓遁词，中有所蔽故也。盖尝思之，仲景论中，明明有六经中风之文，岂风能直中，寒反不能直中耶。中而即病者，其机有二：一伤于上焦，正当阳气冲道，朝伤夕病，夕伤朝病，其证先恶寒而后发热，谓之太阳病。恶寒、发热一时齐发。所谓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阳指上焦。迁延失治，为诸变幻，谓之传经。此前人所已言也。一伤于下焦，不当阳气冲道，其证或微恶寒而不发热，或微发热，而甚恶寒，或寒热往来无定，此时尚无大热，所谓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阴指下焦。二三日不解，邪气乘太阳经气，上入于项背，乃大发热，至此乃大发热，故有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之辨。而成正太阳病矣。亦有入少阳而为寒热烦躁，亦有入阳明而为便秘谵语，亦有直入三阴。太阳见证独重，谓之太阳病。各经见证独重，谓之直中。迁延失治，为诸变幻，谓之传经。太阳病有传经，直中，三阴亦有传经也，故三阳有里证，三阴亦有表证，此前人言之而未详者也。伏气发病者，其机亦有二：一为触发，一为晚发。详见前后篇文，大抵邪气偏伏下焦肌肉之分，附著筋骨血脉之外，不与阳气相值，故往往必待有大气以触之，而后发病，其机甚厉。可表可里，化寒化热，全视体气强弱，为之转移。或随太阳经气，上行项背，而为太阳表证，或直冲膀胱小肠，而为太阳里证，其证小便猝闭而气喘，转为附肿发黄；或直入少腹命门，而为少阴证；或冲过少阴，旁溢血脉，血脉逆乱，而为厥阴证。此二者，所谓偏死下虚人也。其证下利，四逆蜷曲自温，气上撞心，两胁坚胀，转为口烂蚀断，自汗不止，脐筑漱涌，五液注下。或厥阴气血强壮，不肯受邪，邪气外行，而为少阳证，血脉细络燥蔷，故其脉弦细，其证寒热往来，转为瘾疹。或循少腹之前表，上行胸胃之膜络，而为阳明证。或循少腹之前里，上行膈膜之分野，而为太阴证。如此者，邪气虽行经分，实与脏腑相近，藩篱尽撤，听其所之，正气失权，传变最速，此又前人言之而未详者也。仲景论中，专叙足六经见证，其手六经见证，皆属里病者，正以伏气先发于足，必待上行入里，而后及于手经也。又太阳传阳明、少阳，皆属热证。三阴皆属寒证者，正以邪气外行于表，即里阳内菀而为热，直攻于里，即里阳下泄而为寒也。若如上焦伤寒，必待传阳已遍，而后入阴，则阳明少阳，早已化热，三阴之菀热，当更甚矣，何反忽转为寒也。又太阳病，头

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旧注以邪气传遍六经为经尽，后有斥之，以为行其经尽，非传经也。邪气之行于本经者，尽也，似矣，然七日之义无著，殊不知此谓诸经不受病耳。如太阳病头痛，次日行阳明，而阳明不受，又次日行少阳，而少阳不受，又次日行太阴、少阴、厥阴，而三阴不受，始终止于头痛，邪浅易散，故自愈。作再经者，邪重不得散，菀热欲转病，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以泄菀气也。是太阳病中传变之一端，未可以为伤寒传经之总例。此等紧要关节，向来俱未觑破，总缘于病所从来之路，与其所转化之机，未能悉心近取远譬，确见实际。故但能各执经文之一语，以相攻击，而不能切合病家之情形，以征适用也。不适用三字，本于嘉善俞氏，知言哉，知言哉！

晚发是伤寒正病

晚发，缓发也，与即病相对待，又与触发相对待。专邪自发，不感外气，本是伤寒中之正病，成注谓后来之疾也，语意不明，他家更以伤寒杂证释之。殊不知此乃下焦伏寒，日久化湿，留连淫溢，以渐上行，故病之来势甚缓，停蓄于中，至六七日，结为水气，与即病恶寒发热之表证不同，又不似触发者之暴急也。自脉阴阳俱紧，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蜷卧足冷，以上皆晚发见证。不知者分作两截，专以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属之晚发，是泥于此为晚发之句，不知此乃从六七日后，追思而通括之，只作一读，连下成句，晚发二字，是现成语气，犹言此因晚发，以致水停故也。六七日句，与上文七日以来句，八日以上句平列，皆晚发转证，一寒盛而阳气争之，一寒湿两盛，阳气不能自持，一寒去，而湿存也。只因此为晚发句倒装于此，遂致眩惑，若提在勿妄治也前，便自晓然。大抵此病，寒邪久伏，菀为夹湿，湿性濡滞，故其势甚缓，其脉甚迟，其证寒多热少，神昏肢软，迁延日久，有误作虚证而用补者。予曾诊治，见《读医随笔》，寒湿下受，直伤少阴，变证多端，搜治匪易。篇中又有汗病篇，亦晚发之病也，当参观之，兹不赘录。夫前言脉阴阳俱紧者，寒盛也，此言脉迟者，寒热稍衰而湿盛也。

按：晚发只训缓发，寒中夹湿，以病势之缓立名，非以发时之迟取义。冬月伏寒，发于春夏，固为晚发。七月伏寒，发于下月，亦为晚发，事所常有，不必怪说。不但本章是晚发，即前自脉浮而迟，后至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章，亦皆是晚发之类。清邪中上、浊邪中下章，是邪入血分，荣卫不通，初起似可麻黄升麻汤主之。本章是邪在气分，上热下寒，三转证中，以吐利为最危。脉浮而迟章，是湿搏于表，中气不足。口噤躁扰章，是湿结膻中，热搏于里，即汗病篇所说是也。

两感有三

两感有三：有阴阳两感，有脏腑两感，有寒温两感。

阴阳两感者，阴阳两经并感于寒毒也。《素问》、《灵枢》所说两感，并是此义。此有故寒先伏于下焦，新寒复中于上焦，上下两邪相引，故邪由阴道而上冲，新邪由阳道而内入。亦有同时并感者，必由薄衣露处，及冒寒远行，劳力汗出，邪气乘虚而入，此时邪气，直是漫天盖地而来，何暇展转传经，由浅渐进！又何暇阴阳匀配，范我驰驱哉！故太阳少阴两病，未必不兼见阳明太阴证，阳明太阴两病，未必不兼见少阳厥阴证。然邪气究须有从入之先道，细审机括，亦自有孰正孰兼孰重孰轻之辨。

脏腑两感者，外经与脏腑，同感于寒毒，非传腑传脏之谓也。此或由饮食伤于肠胃，或由呼吸入于膻中，故小儿当风饮食，当风啼哭，极宜慎之。外既感受风寒，而又内寒上冲于肺，下侵于肾，于是恶寒发热，筋骨强痛之中，又有咳嗽、呕吐、泻泄、腹痛之苦。仲景先

救其里，后攻其表，是缓治也，急者温中、发表并用。风扰于中，其势极恶，霍乱转筋，非桂不足以制之。

寒温两感者，寒温两毒相伏，非伤寒化温，温病转寒之谓也。外邪所伤谓之毒，内气所化，不得谓之毒，即不得谓之两感。伤寒有初起即见寒死证，无初起即见热死证。其有热死者，日久失治也，否则先有温邪内伏也。温病有初起即见热死证，无初起即见寒死证。其有寒死者，日久失治也，否则先有寒邪下伏也。常有秋月久晴，燥邪由呼吸伏于膻中，霜降以后，天气乍寒，腠理开豁，邪气乘之，其证寒热久晴，燥邪由呼吸伏于膻中，霜降以后，天气乍寒，腠理开豁，邪气乘之，其证寒热强痛，而初起即神识昏迷，谵语气粗，口渴索水。又有夏月伏暑，为秋凉所遏，不得发越，入冬感寒而发病者，其证胸中烦热，如破皮状，两足如冰，入夜转热如焚，烦躁不能安眠，此暑毒在血之故。又有冬月寒伏下焦，入春感于风温而发病者，其证初起，上见喘粗，声如瓮中，渐见面目肿肿，神识昏迷，反胃干呕也。大法先治其温，后治其寒，与真寒假热，真热假寒诸治法不同。

水气凌心即是三焦伤 伤寒杂病皆有之

史载之论水气凌心，证治甚详，《读医随笔》已备录之，近年历验，似于病机稍有确见。史载之叙疫、痢、水气凌心者，初起寒甚，大热不退，心中凛凛，时时呕恶，治以肉桂、白芷、细辛、茯苓诸品，此水气凌心证治之枢要也。巢氏《病源候论》，言噤黄隐黄初起，心中寒栗，口噤齿介，神识冥漠，不知东西，杀人甚速，此水气凌心之急证也。又近见痓疾，有寒起于少腹，不复转热而死者；脚气，有气起于少腹，上冲急喘而死者，此皆水气凌心之类。大抵此病，机有轻重、缓急之别，而皆由于真阳不足，如前所言。噤黄脚气者，是命门真火不足，膀胱阴邪暴涨，上攻于心也。其证气高日努，口噤，肢战，其脉尺中动摇如豆，若遇寒月，一经四肢作冷，即苦心寒凛栗，或遇感冒，一经恶寒发热，即苦心气迫塞者，是阳明冲任血虚，血中畜水，膻中阳微，不堪寒气侵逼也。其脉左寸动摇，或右寸鼓搏，又有肺气与少阳经气，为风寒所袭，脉络乍闭，仆倒不省者，此肝、肾、阳明大气，为邪所摄也。下焦无病，上焦不虚，大气得转，即复省矣，其脉两寸丸丸，或乍现短缩。大凡病中觉冷气侵心，如受霜雪，及心悬心悸，情绪孤危，张皇失措者，皆阳明不足，膻中虚寒也。气喘及左寸脉或短或断者，邪已逼心也。尺脉断者，邪发下焦也。不短不断，而来势郁勃不扬，如物制之者，外邪内扑也。并宜升上纳下，法如菖蒲、远志、细辛、白芷、附子、肉桂、桃仁、半夏、茯苓、鹿角、龟板、紫石英之属选用之。

前文久成，因推求所以脉见丸丸不续之故，忽忆辨脉篇形冷恶寒三焦伤之义，正与此合。此节是倒卷文例，阳动则汗出，阳已透阴，所谓阳加于阴谓之汗。又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阴动则发热，阳欲透阴，能与阴争，而不肯服也。至于身形作冷，心情恶寒，膻中凛凛，如受霜雪侵逼状，是阳气欲熄而不振矣。古说皆以三焦为命门，上属于心，主三焦伤者，命门元阳之气，为寒水所犯，而其根不固，心主血脉之气，为寒水所犯，而其气不续，气为寒伤，血为水伤，故脉来指下，丸丸动摇，不能长续也，其动必应指少力。与《金匮》动则为惊，弱则为悸相近。弱字承动说下，谓动而弱也。诸气冲心，皆为恶证，寒水凌犯尤恶，以其能扑灭生阳之气也。或膀胱水邪，自下上逆，或风寒，由呼吸挟水饮而乱于膻中，其势能令命火上浮，心火下熄，任督二脉分绝而不交，史载之谓寒邪所伤，虽治愈，亦不能久，其谓此乎！西医谓凡以霍乱、绞肠痧死者，剖视内膜白绉，如久受水浸状，此由凉风遏暑，汗闭不得出之故。亦水邪泛溢，三焦受伤之一征也。

又有两证，与水气凌心相似。一为火郁，一为风痰入络，总归于血虚。火郁者，《内经》

所谓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是也。此证急发者，为风寒内扑，阳气乍郁，即水气凌心之类。常发者，是血虚而气不能宣，阳气久郁，化为阴火，一经触发，即内灼于心，心孔鼻窍，如烟熏火燎，刻不可堪也。风痰者，是体弱血少，或久患脱血，血去水存，菀为痰涎，侵于膜络，络无血护，遂淫内痒，习习应心，心气张皇，不能自持矣。此血虚化风生痰，肺困气滞而膜络乏力也。其脉象迟软，兼见洪长，而细审带弦，按之反细，其病情，触物皆畏，遇事难任，怯弱迫塞之苦，直同心痿，远甚心悸。其病机，日落时，及天阴与乍凉为甚。其兼证，常苦筋骨胀痛，走注无定，其始多起于暑月食凉太过，及秋月患疟、痢、瘅疹汗出不彻之故。治法以补血、导气、行水、强筋为主，随四时加减，佐以导引针灸，调其饮食起居。需以岁月，仅堪末减，罕能除根，古百合病近似之，而百合困肺，绝不可用。于身患之，又迭见亲友患之，甚矣，风痰入络之奇苦而难治也。

无端暴喘即是寒人命门　伤寒杂病皆有之

无寒热他病，饮食如常，忽然大喘，有行动即喘，静卧稍减者；有行动稍可，不能正卧者，此二大病也，皆寒湿冷痰，注人命门之故。前证由于冬月伏寒，或多年久湿，自膝胫上冲少腹，过膀胱而入肺；亦有外循太阳经上行脊背而入肺者，必先见咳嗽，邪气自下上逆，元气浮动，不能归窟，故动甚也。后证由于冷痰发于阳明，循冲任而下溜，必先见两乳间隐隐不舒之兆，或发于脊背，循腰肾而下溜。必先有两腰内隐隐酸胀之兆，冷痰有形，自上下扑，元气遏抑，正卧则膻中气愈不续，故卧甚也。治法，前证宜仿寒湿脚气疝气奔豚法，逐邪下出，兼咳者，兼仿小青龙法，轻剂饭后，微开其上。后证宜生鹿角、紫石英、肉桂、泽泻直捣命门，佐生附子、石菖蒲以温阳明冲任，狗脊、独活、刀豆以温腰脊，古方如赤丸、大建中汤、大乌头煎、黑锡丹、破阴丹、半硫丸、三石寒食散，皆良方也。待痰开喘定，再视转证而随调之。曾诊谢妇患前证，其脉两寸短缩，关后洪弦，隐指动摇，如战栗状，以法治之，畏药峻不肯服，逾月而逝，时在于春。又诊杨某患后症，其脉左关陷而不起，两尺厥厥动摇，断而不续，以法治之，三剂喘定，脉起且续矣，却嫌太盛，戒曰：宜静养，而以敛阳安阴之药调之勿懈也。奔走酒食如故，又止药半月，喘复发，自服麻杏石甘汤而逝，时在于秋。杨自命精医者也，予为言病势甚险，根甚深，机甚微，将来邪气出路，或在二便，或在于肺，幸发于秋，可从容调治，若发于春，神丹不及也。杨颇谓然，且袒示背有痰瘤，大如覆碗数十年，今忽消以征冷痰下溜之妙识也，而竟中途易辙，天命乎，人事乎！又程某因冶游宵征，忽于夜半后，冷气自脐上冲，心慌气浮，脑顶高摇，自汗不止，势如欲脱，以生附子、肉桂于、胡芦巴、桑螵蛸，加山萸、牛膝一剂定，连十剂已。又杨某因先患热病，重用茯苓、泽泻而愈，遂畏温药如鸩砒，一日胸痹气窒，上下不续，呼吸抬肩，势欲作喘，予曰：非沉香、肉桂不可。勉强服之，一剂定，四五剂已，此非自病，但因药误，故挽回较易也。

又按暴喘与前篇水气凌心证，若势急药力不及施，势重药力不能制，须灸膻中、关元，并灸肩井、缺盆、大椎极效。关元在脐下三寸，以名中食三指横度取之。又尝治风湿入络，气痹似喘，分上下前后灸法，厥功甚伟，附录于此。凡脊背气下引，不能升提，甚至尾闾两臀坠胀者，灸肓门、胃仓，兼灸章门。肓门当腰外两旁各三寸所，季肋骨上缝中。胃仓又在其上一肋骨缝中也。胸前气下陷，不能升提，甚至脐腹坠胀者，灸关元及脐旁肓俞及章门，或兼灸乳下两旁食窦。胸背绕肩上气壅塞，呼吸不舒者，灸肩井、大椎、缺盆，亦或兼灸食窦及膈俞也。若鼓胀作喘者，灸上诸穴外，并灸水分、天枢、水道，及侠尻上两旁也。每灸诸穴后，皆兼灸肩井各二三壮，以防火气上冲。

伤寒补例 卷下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伤寒论》读法十四条

伤寒，非奇病也，《伤寒论》，非奇书也，仲景据其所见，笔之于书，非既有此书，而天下之人依书而病也。其三阴三阳转变之处，前人往往词涉硬派，一似暗有鬼物，指使邪气如何传法，并不得如何传法，读者须消去此等臆见，每读一段，即设一病者于此，以揣其病机治法，而后借证于书，不得专在文字上安排。

第一须辨伤寒为何等病。此本四时皆有之病也，但三时多有挟温、挟湿、挟燥、挟风之异，其气不专于寒。其肤腠疏松，初伤即兼二三经，再传而六经已遍，惟冬时腠理固密，寒邪必先伤皮肤，以渐深入，故谓三时伤寒，治法不同则可，谓三时无伤寒则不可。仲景是专论冬时伤寒，惟即病于冬，与迟病于春，中多相间错出。未曾分析，其迟病于春者，亦系专指寒病，未及化热者，与《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旨不同。

第二须辨论中寒热二字为何等气。寒者，天地之邪气也，热者，人身之正气也，为寒邪所束，不得宣发，郁结而成，与寒邪是两气，非寒能化热也，与温热病伤于天地之热邪者不同。寒邪既散，即当阳气伸而热解，其有不解者，正气久困，经脉凝滞，不能自运，抑或误治使然。

第三须将传字看得活。非邪气有脚，能自初中转变，步伐止齐也。病证变见何象，即为邪伤何经。如少阳主行津液，津液灼干，即少阳证。阳明主运渣滓，渣滓燥结，即阳明证。读者须思何以头痛呕吐，晕眩胁胀，何以大便秘结，潮热自汗，不得浑之曰邪入少阳故尔也，邪入阳明故尔也。当在气化上推求，不得专在部位上拘泥。

第四须辨初伤，有三阳，有两感，有直中。太阳行身之后而主表，其时阳明、少阳，决无不伤。《内经》曰：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中于阳则溜于经，中于阴则溜于腑。即仲景所叙太阳中风，鼻鸣干呕，岂专太阳。但邪在大表，治法不外麻、桂、葛根，故不必多立名色。两感、直中，皆因其人阳气之虚，或邪气之猛也。太阳、少阴、阳明、太阴，皆有两感，少阳、厥阴，两感殊少。直中亦然。少厥两感，即阳气蔑矣。直中与两感不同者，两感是一阴一阳同病，其邪相等。直中是邪甚于阴也，其阳一断，无不伤，但阴分之病，较两感为急。

第五须识伤营伤卫，不能判然两途。仲景风则伤卫，寒则伤营，只略叙于麻黄证中，不过分析风寒所伤之偏重如此，其意侧重在寒，是串说，非平说。况夫中风脉缓自汗，汗即营也，营液外泄，桂枝汤是充助营气之剂，伤寒脉紧无汗，是卫气为寒所拘，麻黄轻迅，是过营透卫以开表，其力正注于卫，何得谓风伤卫，不伤营，寒伤营，不伤卫，更何得以此劈分两大纲？

按：冬月腠理闭密，寒邪以渐而深，初伤皮肤，只在气分，此时发之，不必得汗，其邪自散。次伤肌肉，乃在津液，邪与汗俱，汗出邪退。次伤经脉，乃入血分，既入经脉，则或牵筋骨，或渍三焦面据脏腑，亦有已及筋骨，而仍

未入经脉之中者。故三阴亦有表证可汗也。既入经脉，必连脏腑，非可专恃汗法矣。其未入经脉时，所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及三阴病者，只是三阳三阴之部，非经也。

第六须辨寒热传化之机。初伤固总是寒，日久有寒邪内陷者，是其人本内寒也；有寒去热不解者，是其人阴不足也。寒邪内陷必下利，即所谓阴传太阴也。其实即阳明之下陷耳，继即少阳之气陷，继即少阴之气陷，至厥阴肝气亦陷，无复生机矣，始终总不离乎下利。若利早止于厥阴未陷之前，即不得死，止于厥阴已陷之后，息高时冒，阴气竭矣。热气不解，必秘结，必自汗，即所谓阳传阳明也，此时太阴之津液，必已亏矣，治之失法，而少阴之精又亏，厥阴之血又亏，始终总不离乎秘结，非邪至阳明，即无复传也，总不离乎阳明耳。

第七须识伤寒、温病始异终同之说，不可执也。此只说得热传阳明一边，其寒传太阴迥乎不同。伤寒有寒死证，无热死证。阳明内实，非死证也，其有死者皆由误治，若温热病，则有自然一成不变之热死证。

第八须识合病并病之中，有真假之不同。前人分别合病并病，语多牵强，当是两阳同感，谓之合病，由此连彼，谓之并病。更有邪气未及彼经，而彼经为之扰动者，其见证必有虚实之不同，如素胃寒者，一伤于寒，即口淡，即便滑，素阴虚者，一伤于寒，热气内菀，即喘喝，即口渴，岂真邪传阳明太阴耶！但散其寒，诸证即瘳。亦有略须兼顾者，必其内虚之甚，预杜邪气内陷之路也。

第九须求寒热气化之真际。六经传次，本不必依仲景篇次也，无如前人越经传表里传等语，说得过泥，并未靠定各经，切发其所以然。如少阳主经脉之津液，经脉灼干，即见少阳证；太阴主肠胃之津液，肠胃灼干，即见太阴证；阳明主肠胃之渣滓，渣滓燥结，即见阳明证；厥阴主津膜之津液，筋膜枯索，即见厥阴证；少阴主下焦之气化津液，津竭气散，即见少阴证，此从热化也。从寒化者，阳气不足而下泄，寒水淫溢而上逆，总是何脏受伤，即何经见证。

第十寒化热化，各视本体之阴阳虚实，此语浅而极真。论中误汗后，有为内寒者，有为内热者，误下后亦有内寒者，有内热者，若执过汗亡阳，过下亡阴之利，便不可通，故读者，以随文生义为贵。夫六经乘虚而传，寒热随偏而化也。

第十一须知表里之说。有形层之表里，有经络之表里，有脏腑之表里，有气化之表里。形层即前所谓皮肤、肌肉、筋骨，所谓部分也。邪在三阴之部，里而仍表，仍宜汗解。邪入三阳之经，表而已里，只有清化，即和解也。少阳半表半里，亦有数解，以部位言，则外在经络，而内连三焦也。以气化言，则表寒未清，而里热已盛也。总是气化燥结之象。

第十二须知手经足经，并无分别。足经部位大，邪气在表，尚在经脉之外，其气是一大片，故见足经证。邪入经脉之中，反多见手经证矣。大抵足经证见者，多在躯壳之外，手经证见者，多关脏腑之中。足证有在经者，手证绝少在经也。经者，身形之事也。脏腑者，神明气化之事也。

第十三须知三阴三阳，只是经络表里之雅名，于脏腑气血之阴阳，不相涉也。若谓邪入三阳，即为伤阳，邪入三阴，即为伤阴，则差矣。《内经》心为太阳，肝为少阳，肺为少阴，肾为太阴，脾与六腑为至阴，此以气血清浊言之。今人已不讲，其实各经各脏各腑之中，各有阴阳，此说甚长。细读《内经》，自能辨之。

第十四读书须知阙疑。论中叙证，有极简者，有极繁者，有方证不合者，有上下文意不贯者，一经设身处境，实在难以遵行，安知非错简脱简耶？不必枉费心机，以俟将来之阅历。即如少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黄芩汤，太阳误下利不止者，此协热利也，承气汤，此必内有伏热，三焦肠胃，秽气郁浊，颇似温病之发于伏邪者，于伤寒自利，及误下而利者，殊

不合格。又太阳误下结胸,正宜兼开兼降,以宣内陷之阳,而开邪气之结,乃反用甘遂、巴豆以重泄之,是以一误为不足,而又益之也。又太阳、阳明合病自利者,葛根汤,不下利但呕者,葛根汤加半夏,既不下利,何以仍用原方,是原方只治合病,并非治下利也,前文何必特署下利字样。此类宜详思之,前人只说三阳合病,皆有下利,绝不说合病所以下利之故。此之谓半截学问。

总之,读《伤寒论》,只当涵泳白文。注家无虑数十,以予所见二十余种,皆不免穿凿附会,言似新奇,莫能见之行事。鄙见只当作四层:曰伤寒初起本证治法,曰伤寒初起兼证治法,曰伤寒日久化寒,并误治化寒证治,曰伤寒日久化热,并误治化热证治。其霍乱、风湿、食复、劳复,以杂证附之。再参之陶节庵书,及各家论温热书,互相考证,庶于读书有条理,而临诊亦可有径途矣。盖经脉部位,与夫形层表里浅深之事,固不可不讲,而究不可过执也,著力仍在气化上。此书在唐以前,已非一本,其章节离合,本无深意,读者只应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牵扯上下文,积久自能融会贯通。

南北伤寒温病异治

伤寒温病,南北证治,其大纲有不同者。北方天地之气化皆燥,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燥化也,燥之为政,清冷而坚削,故其治,常宜兼滋血而舒筋。南方天地之气化皆湿,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湿化也,湿之为政,浑浊而壅滞,故其治,常宜兼清血而坚筋。又南人乍北,多患疟痢,北人乍南,多患伤寒温热,所以然者,腠理水湿之邪,为天气所敛,不得熏蒸发泄,透入血脉,气困血滞则为疟,气陷血溃则为痢,下焦久伏之寒,为地气所冲,升腾上越,或盈溢于三焦,或散布于脉络,寒盛而中焦无热,却为下寒触发之伤寒,中焦积热,同时冲发,即为寒温相伏之温病。凡如此者,虽有新感表证,俱不宜重用发汗,疟痢并和血行气以化湿,伤寒温降而微清之,温热先清而后温降之。或曰,子尝论疟痢皆宜透汗,今乃谓虽有新感不宜重汗,何也?曰:南方疟痢,皆是夏伏暑湿,交秋发病,其时湿热熏蒸,腠理疏豁,若不振卫阳以御表邪,邪气浸灌,来源不断,病可由愈。若至北方,气燥肌敛,邪气来源已断,故只宜从里化,不得逆其气以虚其表,暗损真元,岂竟不汗哉,不得辛温重剂强汗耳。伤寒温热何如?曰:此必有大汗,然亦非发散之谓也,温之清之,微散以导之,待时自作。若迫而汗之,气行而邪不能从,汗出而热不得退,致成坏病,谁之咎乎。大凡坏病,率由治上遗下,治气遗血故也。

附治疟宜破血发汗

疟者,风凉暑湿之邪,伏于血脉之中而作也,凉湿为尤重。先伤于暑湿,复伤于风凉,迫湿深入,故邪气既外据筋络骨节之一处,而其内入者,又随血脉以上下,此血与筋骨受病之一处,相触即发病矣。血行有常度,故其发有定时,渐早者,阳气渐盛,血行渐速也;渐晏者,湿胜气困,血行渐迟也。病之轻重,在邪气之微甚,正气之强弱,不在部位之浅深高下焉。逐日为轻,间日三日为重之说,不足据也。治法必重以破血之品,散恶血以搜伏邪,使邪气无容藏之地,加发汗之品,使通身上下透汗,以托邪外出,虽湿御衾褥不忌也。第其汗,宜多而不宜急,急者,下咽即汗,逆乱正气,反不能与邪相值,必下午及临卧连次服药,俟药力氤氲百脉,半夜后接服一次,以助其力,依旧熟睡,于睡态朦胧之中,潆潆周浹,湿散暑消,百脉得畅,汗自渐减,撤衾换衣,衣宜稍厚,仍令手足常温,微汗续续,直过前日发病之时,而不断也,则愈矣。《伤寒论》所谓先其时发汗是也。《夷坚志》曰:暑毒困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困脾者,困血也,连脚故

汗必过膝也，每仿其法，应手辄效。又吾乡俗以生鹿血酒服，截疟奇效。此固山深水寒体气所宜，热盛者未可概施，亦可见疟邪在血，治疟之必温通血脉也。

附治痢宜和营卫养筋膜

王损庵论治痢，必和营卫，其义甚精，喻嘉言逆流挽舟之法，即从此脱化。盖痢疾或由生冷内伤，胃络血痹，或由风湿外束，暑郁血乱，无论赤白，皆湿热搏结于血分，而筋膜之力弛，气化之行滞也。湿盛则血滞而气困，热盛则膜肿而血溢，以破血之品疏营，而邪气无伏藏之地，以发汗之品宣卫，而邪气有宣泄之路，表里之脉络既通，其痢宜止。而有不止者，三焦筋膜之力，久为湿热熏蒸，附肿弛缓不能自束，故为涎为血，时时淫溢自下而不固也。以酸苦之味坚敛之，乃能收功。《内经》谓下利身大热者死，陈修园谓兼外感者先发之，史载之谓疫痢水邪犯心，恶寒发热者难治，用细辛、白芷、肉桂、附子，皆和营卫之类也。凡痢止而饮食不复者，湿热未清也。饮食如常，大便作坠者，肠肿未消，血络痹也。肿痹之久，流为体息，休息之久，转为肠痿。休息者，血络不净，膜力不复也。噤口者，湿热太盛，胃脘血痹而肿也。肠膜微痿，酸苦坚之。某老医治痢后脱肛，以白芍四钱为君，即上。若肠体全痿，气不能贯，右尺中沈之分，应指丸丸，软弱无力，《内经》所谓按之如丸泥，大肠气予不足也，大便脱血，及血痢重久者有之。

男妇伤寒温病舌黑异治

男妇气血异体，证治亦有大端不同者，男子气壮，血不易干，舌黑耳聋，血络痹也，为热入血室，舌卷囊缩，血痹之甚，筋失养也。亦有未及化热，两肋血络先痹者，其证舌苔忽黄忽白，必带灰黑，小便忽闭忽通，烦躁不能安眠，或有一边不良于眠，其脉忽胀忽短，忽洪忽紧，全无定象，必得明医，善攻其血，乃可治之。未有瘀不化黑不退，而病能愈者也。若妇人血盛，常有经水适来适断，与病相触，肝胃之络，最易停瘀，舌黑谵语，事所常有。但耳不聋，乳不缩，不为败证，即耳微聋而谵妄狂躁者，亦邪正相搏之象，惟声息低微，不能转侧，乃在所忌。其舌或蓝、或灰、或黑，有仅在一偏，有全体皆透，均多不得据为凶候。故治妇科伤寒温病，起手即宜兼和血以防之，否则病愈而络瘀不净，积为胃痛腰疼痼疾。又世以黑而芒刺为热，湿润为寒，然瘀血舌黑，虽热而不生芒刺，有烟瘾人，虽寒而亦见燥裂，在察其兼证以别之。盖男子之血必因寒而瘀、因热而瘀，因温病过服寒剂，遏热闭络而瘀，女子不必因寒因热，邪与血不必相入而血能自瘀，故病愈而黑不退者有之。

附读《伤寒论》杂记四篇

传经必始太阳终厥阴者，太阳主气，厥阴主血也。邪气初伤，必在于气，渐深必及于血。血脉者，脏腑之道路也，邪即入血，遂听其入腑入脏而不可御矣。治之必以行血活络，使血络松活，邪乃易消，养津强膜，使津膜相养，正气乃固，否则血死气散，水停筋弛，脏腑之腠理系络渐见，肿硬无嘘嗡之气，以相循环，无伸缩之力，以自兜里，而肩肋引痛，不能转侧，一边不能眠，唇面青黑，附肿气喘，小溲大滑，脐筑湫痛，五液注下，诸败证见矣。故少阴一经虽多死证，而偏属于寒，犹可温化。厥阴死证，寒热夹杂不清，无从著手。由是言之，太阳病，只是表之气分病，不必拘于膀胱小肠经也；厥阴病，只是里之血分病，不必拘于肝与心主经也。推之阳明、太阴、少阳，少阴，莫不皆然。故曰当在气化上讲求，勿在部位上拘泥。

上传经始太阳终厥阴解

伤于寒毒为伤寒，伤于温毒为温病，与伤寒传化之温病，治法大异而小同。温毒起手，

须用凉散，接手即宜苦寒以化之，咸寒以润之，甘寒以补之，而收功焉。甚有迭用苦寒，如吴又可所谓俟热邪复瘀到胃，再三下之者。伤寒转化之温，乃正气所化，是无根之邪，不宜重用驱逐，不但无须凉散，即苦寒亦不宜早用，更不宜迭用，故有下不厌迟之说。王叔和伤寒例，剖析界限极明，后人反从而斥之，何也？至于温疫，别是天地一种乖戾之气，或偏于湿，或偏于燥，或偏于寒，不专属热也。初起即在血分，血分浊恶，甚于温病末候，与温病为别脉。如《慎柔五书》辨虚损痨瘵之例相似，虚损无虫而瘵有虫，温热无虫而疫而虫，一常气，一奇气也。惟其奇也，故猪瘟不死鸡，鸡瘟不死牛，其伤人也，或专杀贵逸，或专杀劳贱，或专杀强壮，或专杀幼稚，有不可以常理喻者。温病重症，与瘟疫轻症，往往相似，即瘛疭、软脚、大头、粗颈，温病亦间有此症，大抵温病必由渐而成，气候专属于热，瘟疫一起，即见气候寒热燥湿并有之，又有瘴毒溪毒，与瘟疫异源同派，疫有寒有热，多偏于燥，瘴亦有寒有热，而多偏于湿，一发于天气，一发于地气也。

上寒温疫瘴解

辨脉篇，脉浮而大，医反下之，更饮冷水，其人即恸。此节是仲景作论本旨，族人误死于伤寒者，误以治温法治之也。寒水相搏，胃气愈促，能无呃乎！曾诊龚某，正与此合。二月先忽大吐，喉伤碍食，以为火也，用凉剂，遂发寒热，以为春温也，加重之，遂作呃，三日邀诊，脉来弦长挺互，应指战栗，沉分尺中尤甚，呃声频仍，气从脐下直上撞心，曰：此下焦伏寒，乘时阳而上越，为凉药所抑而作呃耳，三日内当转关，否则再七日可危，以生附子、肉桂子、细辛、吴萸、羌活、独活、胡芦巴、破故纸，加泽泻、牛膝导之，嘱令停温急服。三日复诊，父喜迎门口，呃大减矣，小便畅矣，筋骨痛减，能自起坐矣，及入诊，见面色枯黄，唇舌燥萎，脉来软长无神，摇摆尤甚，惊曰：得毋改方乎？乃言小儿体弱，尊方力大，前日头煎分三次服，每次皆呃止，熟睡两时，夜得微汗，昨日某医来，以尊方一剂已足，改用平补，视之则大剂参、芪、归、术，加姜汁、胆汁也，我避中焦，急趋下焦，彼补中焦，升提下焦，况术尤动气所忌。病人自室中大喊曰：自服彼方，小便复闭，胸满气急难受也，此时若肯重服黑锡丹、破阴丹，或可希冀，勉照前方加竹茹、知母与之，应期见鬼而逝。

上妄下变呃

平脉之平，读若骈，犹辨也。

关，犹部也，寸关尺三部谓之三关。动脉见于关上无头尾者，谓形圆如豆。分见于各关之上，而不能通长有头尾也。

微，脉名，又，不甚也，以句中有无而字别之。

若，或也，发汗，若下之，又，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

坐，犹因也，但坐汗出不彻故也。如《陌上篇》：归来怨新妇，但坐观罗敷。又，无因而突然也。以手把刃，坐作疮也。如鲍照《芜城赋》孤蓬自振，惊沙坐飞。

反，脉名，来微去大故名反。又《金匮》来近去远故曰反。又，不应也，脉浮而大，医反下之。又，复也。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谓既始得之，复有发热表证也。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谓既项背几几，复汗出恶风也。又，却也。语助词。其数先微，脉反但浮，谓其脉先微后数，却始终只在于浮也。又，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

上字训正误。

牢脉病机

牢脉，为气血交困，寒湿深固之极象，当脉证初起之时，未见困备，人每忽之，而不知其机之甚危，势之甚急也。凡寒之所在，则脉弦，今坚大搏击，见于极沈，里寒可知。然病人往往不自觉其内寒，而反苦内热者，以此寒不在脏腑，而在阴络也。阴络者，筋骨之间，内膜

之部也。胸胁骨缝之中，隐隐拘急而不适，俯仰摇扭之际，隐隐牵绊而不和，因此躯壳之表里隔塞，不得交通，表气散于表，不得交于里，故四肢乏力，皮肤微肿，搔之，如有所隔，自腰以上，流汗不止，里气结于里，泄于里，不得通于表，故胸膈支满，稍动即喘，大便溏秘无定，此皆风湿内袭，浸淫日深，大率由于先经劳力汗出，当风受邪，继又劳力汗出，邪气欲出未尽，续又受邪，如此更迭反复，以致邪气跋前后，不得入于里，亦不得闭于表，而独留滞于夹缝之筋膜，故此脉此证，多见于冲冒风露，寝处卑湿，劳心劳力，表里交瘁之人。仲景辨脉篇，寸口脉阴阳俱紧，清邪中上，浊邪中下一节，前后叙证，全是荣卫隔绝，气困血滞，无一不与牢脉主病相合。治法，当深明阴阳开合之枢，先以行气化血，舒筋活络为主，始见声如瓮中，鼻流清涕，状如伤风，是阳气内振也，继见寒热忽作，状如疟疾，是阳气外达也，继见寐中多汗，清凉似水，是邪气渐出也，继见大便滑坠，微似痢疾，是内膜温舒结痰下注也，急以强筋固气之剂调之。盖先撑筋膜之邪气于表，而后收脏腑之正气于里，迭为君臣，需以岁月，乃克有济，若迁延日久，百脉已痹，病势已急，其能待乎！寒热互攻，气血交败，未有甚于此脉此证者，仲景所谓脐筑淅痛，下如污泥，即失治，而筋驰血溃者也。

发汗别法

别法，非通法也，我独用之，聊记以备一格焉。予脾肺气弱，久困湿邪，平时常苦体重、气短而脉迟，及患感冒如伤寒疟疾之类，即心气迫塞难堪，急用防风、浮萍、二活、威灵仙、水红子、苦杏仁、牛膝，甚者加麻黄、川芎、炒白芷，因有便血证，不敢犯细辛、桂枝，又加炒白芥子、石菖蒲、焦山查以开痰，桃仁、茜草以和血，贯仲、老鹳草以化湿，虑中气之不充也，酌加山药、龙骨、茅苍、兔丝子以助脾肺，虑元气之不固也，又加桑螵蛸、冬虫夏草、龟板以安下元，邪气渐退，即加牡蛎、别甲以和肝，而防虚阳上越。屡试辄效，且无病后虚弱，久待调理之患。

又尝治木匠某，感冒发热，依常力作不休，数日困极求诊。呼吸喘促，腊稿无汗，身热如焚，久抚反凉，六脉浮散，仅在皮毛，不分起伏，一息不知十几至也。若以正汗法发之，必汗出而气脱，破故纸、益智仁并盐水炒菟丝子、怀山药、巴戟天、狗脊、牛膝、木瓜、山萸肉，加羌、防、麻、辛，一剂，天明得汗，脉息匀调矣。汗漏不止，以附子桂枝汤与之，遂愈。此劳力伤寒重证也。带病力作，劳伤筋骨，元气外越，不能归窟，故不仅助脾肺，而必注意肝肾。大凡汗出不彻，惧致邪浮正结，相搏于皮毛之间，必先敛之，而后发之。何者？阴阳开合之机，必先一翕，而后能一噏也。此中微妙。全在会心。

《伤寒补例》终

伤寒来苏集

〔清〕 柯 琴 编撰

《伤寒来苏集》提要

清·慈溪柯韵伯撰。武进曹氏《医学读书志》云：柯氏民间行本医书三种，《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附翼》二卷，总名《来苏集》。琴字韵伯，号似峰。本儒者，工诗，好为古文辞，尝读《伤寒论》，病方氏《条辨》之妄定，喻氏《尚论》之矜奇，乃逐条逐句，细加研勘，摘出脱文衍文，倒句冗句，或删或正，皆条理疏畅，议论明晰。惟以何者为仲景之言，何者为王氏之笔，并辟林、成二家三百九十七法之谬。及改讹补阙诸字，仍不免蹈文人擅作聪明之习，似失注者之本分。至谓伤寒杂病，异轨同辕，六经本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实传仲景数千年未火之薪，厥功伟矣。炳章考《伤寒来苏集》一书，其原刻本原有三种，如《伤寒论注》、《论翼》、《附翼》是也。余藏昆山马中骅旧刻，亦为三种。惟木板石印各本，只有《论注》、《附翼》两种，而无《论翼》，不知缘何删去。且《论翼》论证，《附翼》解方，条理畅达，议论明晰，甚属重要。读叶香岩批《附翼》序，亦只有《论注》四卷，《附翼》二卷，岂《论翼》二卷，乾嘉时已散佚欤。抑叶氏《附翼》之序，为后人所伪托耶？且坊本《论注》首有《论翼》序一篇，有序而无书。今余藏《论翼》原刻本，确有韵伯自序。故将《论注》之《论翼》序删去，以免重复。余二十年前复得慈溪冯明五乾隆甲申年钞本，有冯纶明五自序，季诺楚重序，孙金砺介甫序，计三篇，为原本所无。今钞补于《论翼》之首，以成全璧。读前录武进曹青岩《医学读书志》，柯氏《来苏集》有《论翼》，亦共八卷，后又得全注《伤寒论翼》四卷，乃阳羡余听鸿注，分作四卷。其原序云：吾葆璨伯祖麓泉堂伯，为阳羡名医数世，遗书甚富。偶检阅之，内有旧钞《伤寒快读》一册，暇辄与儿辈逐句讲解，及门胡筠青茂才，随讲随录，未及三月，装订成帙，曰：可为此书之浅解矣。庚寅秋，访福山何君子范，闻有《伤寒论翼》钞本，急索观之，乃太阳病解至制方大法，即《论翼》之下卷也。相沿传钞，鲁鱼多误，乞能静居士更正之，将《论翼》原序录于首，又其例言云《论翼》一书，坊本已阙，余从旧书中得有钞本，仅太阳病解至制方大法七篇，且经蠹蚀，破碎不堪。今特补缀完正，间有阙字，即为考证补入。全论大法至平脉准绳七篇，系在何君于范处假来钞本，传钞已久，讹字难免，经能静居士评阅，扫闲居士重校，似可确信，但已非柯氏本来面目。兹为力求完全计，乃就昆山马氏原刻足本，恭校慈溪冯氏未刻前乾隆原抄本，互相对照，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全书加以圈点，俾成全璧。

卫 序

昔人尝论注书为难，盖文章家有辑诊钩深抉隐，穿凿而傅会之，于作者本意，固茫乎未得。然自经史以及稗官杂说金石志乘之文，供我捃摭搜采，以求合于古人立言之旨，虽夏后之璜，不无径寸之考，尚不害其为天球和璧也。若医以疗疾，经络脏腑形神精气，变化阴阳，幽微莫测，非于三部九候深计穷搜，本我之灵心，启我之妙悟，而率尔命笔，不独置前人本旨于云雾中，其自误以误世，不为黄帝岐伯之罪人者，几希。慈溪柯韵伯先生，夙称仲景功臣。著《伤寒论注》、《论翼》二书，明而快，辨而精，譬之文章家左之预选之善，庄之向骚之逸乎。马子骧，比校其亥豕，订其谬舛，镂诸板以行世，使海内之论伤寒者，不堕王叔和之蒙翳，并不惑方中行、喻嘉言之歧说，其用心可谓勤矣。夫骧北奉慈命，注力于《灵》、《素》，学成应世，已为当今卢扁，乃年逾古稀，精神矍铄，以苍颜浩发之叟，能逍遥于风雅翰墨之间，匪独其业之足传也。其更有得于医之外者，从可知矣，呜呼！伤寒一症，所系匪轻，一剂误投，神明消灭，良可悲已。李东垣、陶节庵辈，非不辨晰详明，或掠影而剽光，或辞烦而理晦，旁门曲径，靡所适从，仲景之言虽存，仲景之旨几废，孰若韵伯论述之精，而骧比较雠之核乎。予故喜而为数言以弁诸首，至余之于医，未涉藩篱也。未识骧北以予言为河汉否？

岭南卫廷璞药园氏拜书

马　序

余幼失怙，奉先慈命，弃举业习医术，谓可养生，亦可济世，遂锐志于医，上自《灵》、《素》，下及百家之书，探讨有年，愧未深造。独念伤寒一症，生死安危，关系甚速。仲景先师作《伤寒论》以垂后世，历年既久，未免残缺。再经后人颠倒纷纭，茫无头绪，学者无由以入，置之高阁。至宋·成无己始有注释，明方中行，《条辨》于前，喻嘉言《尚论》于后，各挥己意，自鸣一得。然未知尽合仲景之意否也。继获柯韵伯先生《伤寒论注》、《论翼》二书，立言明彻，独出新裁，不落前人窠臼。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抉以表著，俾仲景之精微奥妙，跃然心目之间，实有裨益于斯道，不敢自私，因取二书订其舛讹，较其字画，付之剞劂，以公同好。表章前贤，嘉惠后学，不无少助云耳。

时乾隆乙亥年荷月昆山七十老人马中骅题

原 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症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长沙守南阳张机序

自　序

尝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夫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如注疏者着眼，则古人之隐旨明、尘句新；注疏者失眼，非依样葫芦，则另寻枝叶，鱼目混珠，砆碔胜玉矣。《伤寒论》一书，经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书。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叔和之文附会者亦多矣。读是书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且其笔法之纵横、详略不同，或互文以见意，或比类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见微而知著者，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注疏《伤寒》。何前此注疏诸家，不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但随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砆碔与美璞并登，鱼目与夜光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继此之迷涂更远。学者将何赖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然此犹未为斯道备累也。独怪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纲鼎立之说，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郑声所为乱雅乐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学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深可悯耶？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混同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谬，何可殚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不能已于注疏也。丙午秋，校正《内经》始成，尚未出面问世。以《伤寒》为世所甚重，故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倒句讹字，悉为改正，异端邪说，一切辨明。岐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集成一帙，名《论注》。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虑云尔。

慈水柯琴韵伯氏题时己酉初夏也

凡 例

一《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虽章次混淆,犹得寻仲景面目。方、喻辈各为更定,《条辨》既中邪魔,《尚论》浸循陋习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编,因无所据,窃思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乃宗此义,以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一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症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症大略矣。每篇各标一症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

一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症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症后,从麻黄症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

一叔和序例,固与仲景本论不合,所集脉法,其中有关于伤寒者,合于某证,即采附其间,片长可取,即得攀龙附骥耳。

一六经中有症治疏略,全条删去者,如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桃花汤主之等类,为既有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腹痛小便不利与桃花汤主之之详,则彼之疏略者可去矣。又有脉症各别,不相统摄者。如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与脉沉而细,病身热足寒等症,三条合一,论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论每多倒句,此古文笔法耳。如太阳病血症麻黄汤主之句,语意在当发其汗下。前辈但据章句次序,不审前后文理,不顾衄家禁忌,竟谓衄后仍当用麻黄解表。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何得阵后兴兵?衄家不可发汗,更有明禁,何得再为妄汗?今人胶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为陶氏所惑,故将麻黄、桂枝、小青龙等条,悉为称正。

一条中有冗句者删之,如桂枝症云: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须解外则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汉人之笔。凡此等口角,如"病常自汗出"条,亦从删例。

一条中有衍文者删之,有讹字者改之,有阙字者补之。然必详本条与上下条有据,确乎当增删改正者,直书之。如无所据,不敢妄动,发明注中,以俟高明之定夺。

一加减方分两、制度、煎法,与本方同者,于本方下书本方加某味、减某味。或一篇数方,而后方煎法与前方同者,于方末书煎法同前。方中药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之类,但不再注;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注之。

一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经篇中多有叔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阳脉浮动数三、阳明论脾约脉症等条,与本论不合,无以发明,反以滋惑,剔出附后,候识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断,俱有深意。如本论中一字句最多,如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六字,当作六句读,言脉气来尺寸俱浮,头与项强而痛。若脉浮两字连读,头项强痛而恶寒,作一句读,疏略无味。则字字读断,大义先明矣。如心下温温欲吐,郁郁微烦之类,温温、郁郁,俱不得连读,连读则失其义矣。

《伤寒来苏集》目录

卷一

伤寒总论……（429）
太阳脉证……（432）
桂枝汤证上……（434）
桂枝汤……（437）
桂枝汤证下……（438）
桂枝证附方……（441）
桂枝二麻黄一汤……（441）
桂枝加附子汤……（441）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441）
芍药甘草附子汤……（441）
桂枝甘草汤……（441）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441）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441）
桂枝人参汤……（441）
葛根黄连黄芩汤……（441）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441）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442）
桂枝加芍药汤……（442）
桂枝加大黄汤……（442）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442）
桂枝加桂汤……（442）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442）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442）
甘草干姜汤……（442）
芍药甘草汤……（442）

卷二

麻黄汤证上……（444）
麻黄汤……（446）
麻黄汤证下……（446）
麻黄桂枝合半汤……（447）
麻黄汤变证汗后虚证……（447）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447）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448）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448）
葛根汤证……（448）
葛根汤……（449）
桂枝加葛根汤……（449）
葛根加半夏汤……（449）
大青龙汤证……（449）
大青龙汤……（451）
小青龙汤……（451）
五苓散证……（452）
五苓散……（453）
茯苓甘草汤……（454）
十枣汤证……（454）
十枣汤……（454）
陷胸汤证……（454）
大陷胸汤……（455）
大陷胸丸……（455）
小陷胸汤……（455）
泻心汤证……（456）
生姜泻心汤……（456）
甘草泻心汤……（457）
半夏泻心汤……（457）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457）
大黄黄连泻心汤……（457）
附子泻心汤……（458）
赤石脂禹余粮汤……（458）
旋覆代赭石汤……（458）
抵当汤证……（458）
抵当汤……（459）
抵当丸……（459）
桃仁承气汤……（459）
火逆诸证……（460）
痉湿暑证……（461）
桂枝附子汤……（462）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462)
甘草附子汤…… (462)
卷三
阳明脉证上…… (465)
蜜煎方…… (467)
猪胆汁方…… (467)
阳明脉证下…… (470)
栀子豉汤证…… (472)
栀子豉汤…… (474)
栀子甘草豉汤…… (474)
栀子生姜豉汤…… (474)
栀子干姜汤…… (474)
栀子厚朴汤…… (474)
栀子柏皮汤…… (474)
瓜蒂散证…… (475)
瓜蒂散…… (476)
白虎汤证…… (476)
白虎汤…… (477)
白虎加人参汤…… (477)
茵陈汤证…… (478)
茵陈蒿汤…… (478)
承气汤证…… (478)
调胃承气汤…… (482)
大承气汤…… (482)
小承气汤…… (482)
少阳脉证…… (482)
柴胡汤证…… (483)
小柴胡汤…… (484)
柴胡桂枝汤…… (485)
柴胡桂枝干姜汤…… (486)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486)
大柴胡汤…… (487)
建中汤证…… (487)
小建中汤…… (488)
黄连汤证…… (488)
黄连汤…… (489)
黄芩汤证…… (489)
黄芩汤…… (489)
卷四
太阴脉证…… (490)
三白散证…… (491)
三物白散…… (491)
少阴脉证…… (491)
麻黄附子证…… (494)
麻黄附子细辛汤…… (494)
麻黄附子甘草汤…… (494)
附子汤证…… (495)
附子汤…… (495)
真武汤证…… (495)
真武汤…… (495)
理中丸证…… (496)
理中丸…… (496)
桃花汤证…… (496)
桃花汤…… (496)
四逆汤证上…… (497)
四逆汤…… (498)
通脉四逆汤…… (498)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498)
麻黄升麻汤…… (498)
四逆汤证下…… (498)
当归四逆汤…… (498)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499)
茯苓四逆汤…… (499)
干姜附子汤…… (499)
吴茱萸汤证…… (499)
吴茱萸汤…… (500)
白通汤证…… (500)
白通汤…… (500)
白通加猪胆汁汤…… (500)
黄连阿胶汤证…… (500)
黄连阿胶汤…… (500)
猪苓汤证…… (500)
猪苓汤…… (501)
猪肤汤证…… (501)
猪肤汤…… (501)
甘草汤…… (501)
桔梗汤…… (501)
半夏散…… (501)

苦酒汤…… (502)
四逆散证…… (502)
四逆散…… (502)
厥阴脉证…… (502)
乌梅丸证…… (503)
乌梅丸…… (503)
白头翁证…… (504)
白头翁汤…… (504)
热厥利证…… (504)
复脉汤证…… (506)
炙甘草汤…… (506)
阴阳易证…… (507)
烧裩散…… (507)
诸寒热证…… (507)
升麻鳖甲汤…… (508)

伤寒来苏集　卷一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　原文
清　慈溪　柯　琴韻伯　编注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　圈点

伤寒总论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无热，指初得病时，不是到底无热。发阴，指阳证之阴，非指直中于阴。阴阳指寒热，勿凿分营卫经络。按本论云：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已发热，即是发热恶寒；未发热，即是无热恶寒。斯时头项强痛已见，第阳气闭郁，尚未宣发，其恶寒、体痛、呕逆、脉紧，纯是阴寒为病，故称发于阴，此太阳病发于阴也。又《阳明篇》云：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斯时寒邪凝敛，身热、恶热，全然未露，但不头项强痛，是知阳明之病发于阴也。推此，则少阳往来寒热，但恶寒而脉弦细者，亦病发于阴；而三阴之反发热者，便是发于阳矣。

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寒热者，水火之本体；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七日合火之成数，六日合水之成数。至此则阴阳自和，故愈。盖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若是直中之阴，无一阳之生气，安得合六成之数而愈耶？《内经》曰：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使死期亦合阴阳之数，而愈期不合者，皆治者不如法耳。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则解也。

上文论日期，合阴阳之数而愈；此论愈时，于阴阳反盛时解。何也？阴盛极而阳生，阳盛极而阴生，阴阳之相生，正阴阳之相得，即阴阳之自和也。然此指病在一二日愈者言耳。如六七日愈者，则六经各以主时解，是又阳主昼而阴主夜矣。

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凡脉浮、大、滑、动、数，此名阳也；脉沉、弱、涩、弦微、迟，此名阴也。

脉有十种，阴阳两分，即具五法。如浮、沉是脉体，大、弱是脉势，滑、涩是脉气，动、弦是脉形，迟、数是脉息，总是病脉而非平脉也。脉有对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互看法，有彻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沉，有大即有弱，有滑即有涩，有数即有迟。合之于病。则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大为有余，弱为不足，滑为血多，涩为气少，动为搏阳，弦为搏阴，数为在腑，迟为在脏，此对看法也。如浮、大、滑、动、数，脉气之有余者，名阳，当知其中有阳胜阴病之机；沉、弱、涩、弦、迟，脉气之不足者，名阴，当知其中有阴胜阳病之机，此正看法也。夫阴阳之在天地间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从知随，气可与期。故其始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其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者，是阳消阴长之机，其病为进；其始也为沉、为弱、为涩、

为弦、为迟，其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者，是阳进阴退之机，其病为欲愈，此反看法也。如浮为阳，如更兼大、动、滑、数之阳脉，是为纯阳，必阳盛阴虚之病矣；沉为阴，而更兼弱、涩、弦、迟之阴脉，是为重阴，必阴盛阳虚之病矣，此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涩、浮而弦、浮而迟者，此阳中有阴，其人阳虚，而阴气早伏于阳脉中也，将有亡阳之变，当以扶阳为急务矣；如沉而大、沉而滑、沉而动、沉而数者，此阴中有阳，其人阴虚，而阳邪下陷于阴脉中也，将有阴竭之患，当以存阴为深虑矣，此为互看法。如浮、大、滑、动、数之脉体虽不变，然始为有力之强阳，终为无力之微阳，知阳将绝矣；沉、弱、涩、弦、迟之脉，虽喜变而为阳，如忽然暴见浮、大、滑、动、数之状，是阴极似阳，知反照之不长，余烬之易灭也，是谓彻底看法。更有真阴真阳之看法，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脉有胃气，是知不死；所谓阴者，真藏之脉也，脉见真藏者死。然邪气之来也紧而疾，谷气之来也徐而和，此又不得以迟数定阴阳矣。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

寸口兼两手六部而言，不专指右寸也。上古以三部九候决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阳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难经》独取寸口，并人迎、趺阳不参矣。然气口成寸。为脉之大会，死生吉凶系焉，则内外之诊，全赖浮、沉、迟、数为大纲耳。浮、沉是审起伏，迟、数是察至数，浮、沉之间，迟、数寓焉。凡脉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迟、不数而五至者谓之平脉。是有胃气，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见浮、沉、迟、数之象，斯为病脉矣。浮象在表，应病亦为在表，浮脉虽有里证，主表其大纲也；沉象在里，应病亦为在里，沉脉虽或有表证，主里其大纲也。数为阳，阳主热，而数有浮、沉，浮数应表热，沉数应里热，虽数脉亦有病在脏者，然六腑为阳，阳脉营其腑则主腑其大纲也；迟为阴，阴主寒，而迟有浮、沉，浮迟应表寒，沉迟应里寒，虽迟脉多有病在腑者，然五脏为阴，而阴脉营其脏，则主脏其大纲也。脉状种种，总赅括于浮、沉、迟、数，然四者之中，又以独浮、独沉、独迟、独数为准则，而独见何部，即以何部深求其表里脏腑之所在，病无遁情矣。

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起口用"凡字"。是开讲法，不是承接法。此与上文阴阳脉文同而义则异也。阳脉指胃气言，所谓二十五阳者是也，五脏之阳和发见故生；阴脉指真脏言，胃脘之阳不至于手太阴，五脏之真阴发见故死。要知上文沉、涩、弱、弦、迟是病脉，不是死脉，其见于阳病最多。若真脏脉至，如肝脉中外急，心脉坚而搏，肺脉大而浮，肾脉之如弹石，脾脉之如喙距，反见有余之象，岂可以阳脉名之？若以胃脉为迟，真阴为数，能不误人耶？

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余命生死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阴阳升降，以关为界。阳生于尺而动于寸，阴生于寸而动于尺，阴阳互根之义也。寸脉居上而治阳，尺脉生下而治阴，上下分司之义也。寸脉不至关，则阳不生阴。是为孤阳，阳亦将绝矣；尺不至关，则阴不生阳，是为孤阴，阴亦将绝矣。要知不至关，非脉竟不至，是将绝这兆，而非竟绝也，正示人以可续之机。此皆不治，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非言不可治也，正欲人急治之意，是先一着看法。夫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尚有吐法；上部无脉，下部有脉，尚为有根，即脉绝不至，尚有灸法。岂以不至关便为死脉哉？看"余命生死"句。则知治之而有余命，不为月节所克者多耳，此又深一层看法。脉以应月，每月有节，节者月之关也。失时不治，则寸脉不至关者，遇月建之属阴，必克阳而死；尺脉不至关者，遇月建之阳支，则克阴而死，此是决死期之法。若治之得宜，则阴得阳而解，阳得阴而解，阴阳自和而愈矣。

问曰：脉欲知病愈未愈者，何以别之？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

阴阳和平，不是阴阳自和，不过是纯阴纯阳无驳杂之谓耳。究竟是病脉，是未愈时寒热不解之脉。虽剧当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为阴阳偏胜之病脉，阳剧者当治阳，阴剧者当治阴，必调其阴阳，使其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剧矣。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太阳主表，故寒邪伤人，即太阳先受。太阳脉浮，若见太阳之浮。不兼伤寒之紧，即所谓静也。脉静证亦静，无呕逆烦躁可知。今又有发热恶寒，头项强痛，不须七日衰，一日自止者，正此不传之谓也。若受寒之日，颇有吐意，呕逆之机见矣。若见烦躁，阳气重可知矣。脉急数，阴阳俱紧之互文。传者，即《内经》"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之"传"，乃太阳之气，生热而传于表。即发于阳者传七日之谓，非太阳与阳明、少阳经络相传之谓也。欲字、若字，是审其将然，脉之数急，是诊其已然，此因脉定证之法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者，是言见症之期，非传经之日也。岐伯曰：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盖太阳经部位最高，故一日发；阳明经位次之，故二日发；少阳经位又次之，故三日发。是气有高下，病有远近，适其至所为故也。夫三阳各受寒邪，不必自太阳始。诸家言二阳必自太阳传来者，未审斯义耳。若伤寒二日，当阳明病，若不见阳明表证。是阳明之热不传于表也。三日少阳当病，不见少阳表证，是少阳之热不传于表也。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入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受寒三日，不见三阳表症，是其人阳气冲和，不与寒争，寒邪亦不得入，故三阳尽不受邪也。若阴虚而不能支，则三阴受邪气。岐伯曰：中于阴者，从臂胫始。故三阴各自受寒邪，不必阳经传授。所谓太阴四日、少阴五日、厥阴六日者，亦以阴经之高下，为见症之期，非六经部位以次相传之日也。三阴受邪，病为在里。故邪入太阴，则腹满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阴，欲吐不吐；邪入厥阴，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所以然者，邪自阴经入脏，脏气实而不能容，则流于腑。腑者胃也，入胃则无所复传，故三阴受病。已入于府者，可下也。若胃阳有余，则能食不呕，可预知三阴之不受邪矣。盖三阳皆看阳明之转旋。三阴之不受邪者，藉胃为之蔽其外也，则胃不特为六经出路，而实为三阴外蔽矣。胃阳盛，则寒邪自解；胃阳虚，则寒邪深入阴经而为患；胃阳亡，则水浆不入而死。要知三阴受邪，关系不在太阳而全在阳明。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上文论各经自受寒邪，此条是论阳邪自表入里症也。凡伤寒发热至六七日，热退身凉为愈。此无大热则微热尚存，若内无烦躁，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矣。伤寒一日即见烦躁，是阳气外发之机；六七日乃阴阳自和之际，反见烦躁，是阳邪内陷之兆。阴者指里而言，非指三阴也。或人太阳之本，而热结膀胱；或入阳明之本，而胃中干燥；或入少阳之本，而胁下硬满；或入太阴，而暴烦下利；或入少阴，而口燥舌干；或人厥阴，而心中疼热，皆入阴之谓。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旧说伤寒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七日再传太阳，八日再传阳明，谓之再经。自此说行，而仲景之堂无门可入矣。夫仲景未尝有日传一经之说，亦未有传至三阴而尚头痛者。曰头痛者，是未离太阳可知；曰行，则与传不同；曰

其经，是指本经而非他经矣。发于阳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阳一经行尽之期，不是六经传变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有明证也。故不曰传足阳明，而曰欲再作经，是太阳过经不解，复病阳明而为并病也。针足阳明之交，截其传路，使邪气不得再入阳明之经，则太阳之余邪亦散，非归并阳明，使不犯少阳之谓也。

本论传经之说，惟见于此。盖阳明经起于鼻颏旁纳太阳之脉，故有传经之义。目疼、鼻干，是其症也。若脚挛急，便非太阳传经矣。阳明经出大指端内侧，太阳经出小指端外侧，经络不相连接。十二经脉，足传手，手传足，阳传阴，阴传阳，与伤寒之六经先阳后阴，先太后少之次第迥别。不知太阳传六经，阳明传少阳之说何据乎？细审仲景转属、转系、并病、合病诸条，传经之妄，不辨自明矣。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不了了者，余邪未除也。七日表解后，复过一候，而五脏元气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虽举风家，伤寒概之矣。如太阳七日病衰，头痛少愈，曰衰曰少，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谓也。六经部位有高下，故发病有迟早之不同。如阳明二日发，八日衰，厥阴至六日发，十二日衰，则六经皆自七日解，而十二日愈。夫若误治，又不在此例。

仲景分别六经，各经俱有中风伤寒脉症治法。叔和时太阳篇存者多，而失者少，他经存者少，而失者多。阳明篇尚有中风脉症二条。少阳经只症一条而不及脉。三阴俱有中风欲愈脉，俱无中风脉症。以《伤寒论》为全书，不亦疏乎？

右论伤寒诊病大略。

太阳脉证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表章之。六经虽各有表症，惟太阳主表，故表症、表脉，独太阳得其全。如脉浮为在表，太阳象三阳，其脉气浮而有力，与阳明之兼长大，少阳兼弦细，三阴之微浮者不侔矣。头项主一身之表，太阳经络营于头，会于项，故头连项而强痛，与阳明头额痛、少阳头角痛者少间矣。恶寒为病在表，六经虽各恶寒，而太阳应寒水之化，故恶寒特甚，与阳明二日自止、少阳往来寒热、三阴之内恶寒者，悬殊矣。后凡言太阳病者，必据此条脉症。如脉反沉，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是太阳之变局矣。

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症、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风为阳邪，风中太阳，两阳相搏，而阴气衰少。阳浮故热自发，阴弱故汗自出。中风，恶风，类相感也。风性散漫，脉应其象，故浮而缓。若太阳初受病，便见如此脉症，即可定其名为中风而非伤寒矣。如寒风太厉，中之重者，或汗不出而脉反紧，其内症必烦躁，与下伤寒之呕逆有别。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太阳受病，当一二日发，故有即发热者，或有至二日发者。盖寒邪凝敛，热不遽发，非若风邪易于发热耳。然即发热之迟速，则其人所禀阳气之多寡，所伤寒邪之浅深，因可知矣。然虽有已发、未发之不齐，而恶寒、体痛、呕逆之症，阴阳俱紧之脉先见，即可断为太阳之伤寒，而非中风矣。恶寒本太阳本症，而此复言者，别于中风之恶寒也。中风因见风而兼恶寒，伤寒则无风而更恶寒矣。寒邪外束，故体痛，寒邪内侵，故呕逆。寒则令脉紧，阴阳指浮沉而言，不专指尺寸也。然天寒不甚，而伤之轻者，亦有身不疼、脉浮缓者矣。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太阳病而渴，是兼少阴矣。然太、少两感

者，必恶寒而且烦满，今不烦满，则不涉少阴，反不恶寒，则非伤寒而为温病矣。温病内外皆热，所以别于中风、伤寒之恶寒发热也。此条不是发明《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义，乃概言太阳温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温释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阳一经，四时俱能受病，不必于冬。人之温病，不必因于伤寒。且四时俱能病温，不必于春。推而广之，则六经俱有温病，非独太阳一经也。

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

此正与《内经》伏寒病温不同处。太阳中暑，亦有因于伤寒者，虽渴而仍恶寒。太阳温病，反不恶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因于寒，而因于风。发热者，病为在表，法当汗解，然不恶寒，则非麻黄桂枝所宜矣。风与温相搏，发汗不如法，风去而热反炽。灼热者，两阳相熏灼，转属阳明之兆也。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

上条不恶寒，是太阳变症；此条脉沉细，是太阳变脉。渴是少阴症，沉细是少阴脉，太阳、少阴为表里，故脉症相似也。然湿自内发，与外感不同。湿伤于下，与伤上者不同。故同为太阳受病，而脉症与总纲异耳。湿流骨节，故疼痛；太阳之气不宣，故烦；湿气痹闭而不行，故脉应其象而沉细。太阳之脉，从风则缓，从寒则紧，从湿则细，伤上则浮，伤下则沉。当因症而合脉，勿据脉而断症。如病发热、头疼，脉当浮反沉，是表症得里脉，故谓之反。如发汗多，因致痉而沉、细，与夏月中暑而弦、细、芤、迟，皆因症而然，不得概谓之反。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巳、午为阳中之阳，故太阳主之，至未上者，阳过其度也。人身阴阳，上合于天，天气至太阳之时，人身太阳之病得藉其主气而解，此天人感应之理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欲自解，便寓不可妄治意。诸经皆有烦，而太阳更甚，故有发烦、反烦、更烦、复烦、内烦等症。盖烦为阳邪内扰，汗为阳气外发，浮为阳盛之脉，脉浮则阳自内发，故可必其先烦，见其烦必当待其有汗，勿遽妄投汤剂也。汗出则阳胜，而寒邪自解矣。若烦而不得汗，或汗而不解，则审脉定症，麻黄、桂枝、青龙，随所施而恰当矣。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

言未解便有当解意，停者相等之谓。阳脉微二句，承上之词，不得作三段看。太阳病，阳浮而阴弱，是阳强也。今阳脉微即是阴阳俱停，病虽未解，已是调和之脉，其解可知矣。脉但浮者，为阳盛，必先烦而有汗；阳脉微者，为阳虚，必先振栗而汗出。振栗是阴津内发之兆，汗出是阳气外发之征也，此阴阳自和而愈，可勿药矣。但阴脉微而阳脉仍浮，阳气重可知。与风寒初中之脉虽同，而热久汗多，津液内竭，不得更行桂枝汤，亦不得执太阳禁下之定法矣。表病亦有因里实而不解者，须下之而表自解。若欲下之，有踌躇顾虑之意。宜者，审定之词。以其胃不调而气不承，故宜之。

此条是桂枝汤变局。阳已微，须其自汗；阳尚存，当知调胃。以太阳汗多，恐转属阳明。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太阳病，只得个表不和，初无下症，其里不和，多由汗下倒施而得也。表里俱虚，指妄汗下亡津液言。其阳邪仍实，故表里不解。冒者如有物蒙蔽之状，是欲汗之兆也。因妄下后阳气怫郁在表，汗不得遽出耳。待汗出冒自解，然但得个表和。其津液两虚，阳已实于里，故里仍未和。里症既得，然后下之，此虽复下，治不为逆矣。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

出而解。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耘，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战，即振栗之谓。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其人平日禀气之虚实。紧者急也，与"数"同而有别，盖有虚实之分焉。又必按之耘不耘，而虚实之真假毕具。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内无津液，安能作汗？战由汗发，无汗故不战也。复用"此"字须着眼：妄治之后，内无津液，阴阳岂能自和？必当调其阴阳，不然，脉微则为亡阳，将转成阴症矣。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不汗出也。

脉而浮数，今三日而转微，身初发热，今三日而身凉，即伤寒三日，少阳脉小为欲愈之义也。此伤寒本轻，不须合六七日之期，亦不必再求其有汗，夜半时阳得阴，则余邪尽解矣。此微与前条不同，因未曾妄治，津液未亡，故三日自解。阴平阳秘，不须汗出也，正教人不当妄汗耳。

右论太阳脉症大略。

桂枝汤证上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此条是桂枝本证，辨症为主，合此症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风、寒，不知辨症，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症中，头痛是太阳本症。头痛、发热、恶风，与麻黄症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症。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此条是桂枝本脉，明脉为主。今人辨脉不明，故于症不合。伤寒、中风、杂病，皆有外证。太阳主表，表症咸统于太阳。然必脉浮弱者，可用此解外。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紧者，便是麻黄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虚者。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此太阳中风之桂枝症，非谓凡中风者，便当主桂枝也。前条脉症，是概风寒杂病而言。此条加中风二字，其脉其症，悉呈风象矣。上条言脉浮而弱者，是弱从浮见。此阳浮者，浮而有力，此名阳也。风为阳邪，此浮为风脉。阳盛则阴虚，沉按之而弱。阳浮者，因风中于卫，两阳相搏，故热自发，是卫强也。阴弱者，因风中于营，血脉不宁，故汗自出，是营弱也。两自字便见风邪之迅发。啬啬，欲闭之状；淅淅，欲开之状，翕翕，难开难闭之状。虽风、寒、热三气交呈于皮毛，而动象是中风所由然也。风之体在动，风之用在声，风自皮毛入肺，自肺出鼻，鼻息不和则鸣，此声之见于外者然也。风淫于内，木动土虚，胃气不和，故呕而无物，此声之出于内者然也。干呕是风侵胃府，鼻鸣是风袭阳明，而称太阳者，以头项强痛故耳。亦以见太阳为三阳，阳过其度矣。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前条治中风之始，此条治中风之变。桂枝汤煮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却与者，尽其二升也。热郁于心胸者，谓之烦；发于皮肉者，谓之热。麻黄症发热无汗，热全在表，；桂枝症发热汗出，便见内烦。服汤反烦而外热不解，非桂枝汤不当用也，以外感之风邪重，内之阳气亦重耳。风邪本自项入，必刺风池、风府，疏通来路，以出其邪，仍与桂枝汤，以和营卫。《内经》曰：表里刺之，服之饮汤。此法是矣。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主之。

此释中风汗出之义，见桂枝汤为调和营卫而设。营者阴也，卫者阳也，阴弱不能藏，阳强不能密，故汗出。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而愈。

形作伤寒，见恶寒、体痛、厥逆，脉当弦紧而反浮弱，其本虚可知。此东垣所云劳倦内伤症也。夫脉弱者，阴不足。阳气陷于阴分必渴，渴者液虚故也。若以恶寒而用火攻，津液亡必胃实而谵语。然脉虽弱而发热，身痛不休，宜消息和解其外，谅非麻黄所宜，必桂枝汤，啜热稀粥，汗出则愈矣。此为夹虚伤寒之症。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

前条解伤寒之初，此条辑伤寒之后。前条因虚寒，此条因余热，卫解而营未解，故用桂枝更汗也。可知桂枝汤主风伤卫，治风而不治寒之谬矣。浮弱是桂枝脉，浮数是麻黄脉。仲景见麻黄脉症，即用麻黄汤，见桂枝脉症，便用桂枝汤。此不更进麻黄而却与桂枝者，盖发汗而解，则麻黄症已罢。脉浮数者，因内烦而然，不得仍认麻黄汤脉矣。麻黄汤纯阳之剂，不可以治烦。桂枝汤内配芍药，奠安营气，正以治烦也。且此烦因汗后所致，若再用麻黄发汗，汗从何来？必用啜热粥法始得汗。桂枝汤本治烦，服桂枝汤后外热不解，而内热更甚，故曰反烦。麻黄症本不烦，服汤汗出，外热初解，而内热又发，故曰复烦。凡曰麻黄汤主之、桂枝汤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不解，仍与桂枝，汗解后复烦，更用桂枝者，活法也。服麻黄复烦者，可更用桂枝；用桂枝复烦者，不得更用麻黄。且麻黄脉症，但可用桂枝更汗。不可先用桂枝发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前二条论治中风，此二条论治伤寒，后二条论治杂病，见桂枝方之大用如此。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脏无他病，知病只在形躯。发热有时，则汗出亦有时，不若外感者，发热汗出不休也。《内经》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时热汗出耳。未发热时，阳犹在卫，用桂枝汤啜稀热粥，先发其汗，使阴出之阳，谷气内充，而卫阳不复陷，是迎而夺之，令精胜而邪却也。

病尝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发热时汗便出者，其营气不足。因阳邪下陷，阴不胜阳，故汗自出也。此无热而常自汗者，其营气本足。因阳气不固，不能卫外，故汗自出。当乘其汗正出时，用桂枝汤啜稀热粥。是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食入于阴，气长于阳也。阳气普遍，便能卫外而为固，汗不复出矣。和者平也，谐者合也。不和见卫强，不谐见营弱，弱则不能合，强则不能密，皆令自汗。但以有热、无热别之，以时出、常出辨之，总以桂枝汤啜热粥汗之。

上条发热汗出，便可用桂枝汤，见不必头痛、恶风俱备。此只自汗一症，即不发热者亦用之，更见桂枝方于自汗为亲切耳。

太阳病外症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外症初起，有麻黄、桂枝之分。如当解未解时，惟桂枝汤可用，故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阳明病脉迟汗出多者宜之，太阴病脉浮者亦宜之。则知诸经外症之虚者，咸得同太阳未解之治法。又可见桂枝汤不专为太阳用矣。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

误下后而脉仍浮，可知表症未解，阳邪未陷，只宜桂枝汤解外，勿以脉浮仍用麻黄汤也。下后仍可用桂枝汤，乃见桂枝方之力量矣。

太阳病下之，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

气上冲者，阳气有余也，故外虽不解，亦不内陷。仍与桂枝汤汗之，上冲者，因而外解矣。上条论下后未解脉，此条论下后未解症，互相发明更进桂枝之义。用前法，是啜稀热粥法，与后文依前法、如前法同。若谓汤中加下药，大谬。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清便自调，身体痛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寒邪在表而妄下之，移寒于脾，下利不止，继见完谷，胃阳已亡矣。身疼未除，是表里皆困，然犹幸此表邪之未除，里邪有可救之机。凡病从外来，当先解外。此里症既急，当舍表而救里，四逆汤自不容缓。里症即差，表症仍在，救表亦不容缓矣。身疼本麻黄症，而下利清谷，其腠理之疏可知，必桂枝汤和营卫，而痛自解。故不曰攻而仍曰救，救表仍合和中也。温中之后，仍可用桂枝汤，其神乎神矣。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而腹尚胀满，其中即伏清谷之机，先温其里，不待其急而始救也。里和而表不解，可专治其表，故不曰救而仍曰攻。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是脏腑不和，非桂枝汤所治；止后而身痛不休，是营卫不和，非麻黄汤所宜。和解其外，惟有桂枝一法；消息其宜，更有小与之法也。盖脉浮数，身疼痛，本麻黄之任，而在汗下后，则反属桂枝。是又桂枝之变脉、变症，而非复麻黄之本症、本脉矣。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心下痞，是误下后里症；恶寒，是汗后未解症。里实表虚，内外俱病，皆因汗、下倒施所致。表里交持，仍当遵先表后里，先汗后下正法。盖恶寒之表，甚于身疼，心下之痞，轻于清谷，与救急之法不同。

此四条是有表里症，非桂枝本病，亦非桂枝坏病。仲景治有表里症，有两解表里者，有只解表而里自和者，有只和里而表自解者，与此先救里后救表、先解表后攻里，遂成五法。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大便圊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此辨太阳阳明之法也。太阳主表，头痛为主；阳明主里，不大便为主。然阳明亦有头痛者，浊气上冲也；太阳亦有不大便者，阳气太重也。六七日是解病之期，七日来仍不大便，病为在里，则头痛身热属阳明。外不解由于内不通也，下之里和而表自解矣。若大便自去，则头痛身热，病为在表，仍是太阳，宜桂枝汗之。若汗后热退而头痛不除，阳邪盛于阳位也。阳络受伤，故知必衄，衄乃解矣。

本条当有汗出症，故合用桂枝、承气。有热，当作身热。大便圊。从宋本订正，恰合不大便句，见他本作小便清者谬。宜桂枝句，直接发汗来，不是用桂枝止衄，亦非用在已衄后也。读者勿以词害义可耳。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合半汤。

八九日是当解未解之时，寒热如疟，是虚实互发之症。太阳以阳为主，热多寒少，是主胜客负，有将解之兆矣。若其人不呕，是胃无邪，圊便是胃不实；脉微缓，是有胃气，应不转属阳明。一日二三度发，是邪无可容之地，正胜邪却，可弗药也。若其人热虽多而脉甚微，无和缓之意，是阴弱而发热；寒虽少而恶之更甚，是阳虚而恶寒。阴阳俱虚，当调其阴阳，勿妄治，以虚其虚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而面色缘缘正赤者，是阳气怫郁在表不得越。当汗不汗，其身必痒。八九日来，正气已虚，表邪未

解，不可发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法。

诸本俱是各半，今依宋本。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方，不知何所取义，窃谓其二字必误也。

此热多是指发热，不是内热。无阳，是阳已虚而阴不虚。不烦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观麻黄桂枝合半、桂枝二麻黄一一二方，皆当汗之症。此言不可发汗，何得妄用麻黄？凡读古人书，须传信阙疑，不可文饰，况为性命所关者乎？且此等脉症最多。无阳不可发汗，便是仲景法旨。柴胡桂枝汤，乃是仲景佳方，若不头项强痛，并不须合桂枝矣。读书无目，至于病人无命，愚故表而出之。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症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微恶寒，便是寒少。烦疼，只在四肢骨节间，比身疼腰痛稍轻。此外症将解而未去之时也。微呕是喜呕之兆，支结是痞满之始，即阳微结之谓，是半在表半在里也。外症微，故取桂枝之半；内症微，故取柴胡之半。虽不及脉，而微弱可知；发热而烦，则热多可知。仲景制此轻剂以和解，便见无阳不可发汗，用麻黄石膏之谬矣。

桂枝汤

桂枝二两，去粗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以助药力。

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桂枝赤色通心，温能扶阳散寒，甘能益气生血，辛能解散风邪，内辅君主，发心液而为汗。故麻、葛、青龙，凡发汗御寒咸赖之。惟桂枝汤不用麻黄，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本方皆辛甘发散，惟芍药之酸苦微寒，能益阴敛血，内和营气，故能发汗而止汗。先辈言无汗不得服桂枝汤，正以中有芍药能止汗也。芍药之功本在止烦，烦止汗亦止，故反烦、更烦与心悸而烦者咸赖之。若倍加芍药，即建中之剂，非发汗之剂矣。是方用桂枝发汗，即用芍药止汗。生姜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枣之甘，助芍以和里，阴阳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气血者，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而精义又在啜热稀粥，盖谷气内充，则外邪不复入，余邪不复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发汗，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不至于贻患。今医凡遇发热，不论虚实，便禁谷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方之精义者哉！

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

汗已遍身，则邪从汗解。此汗生于谷，正所以调和营卫，濡腠理，充肌肉，泽皮毛者也。令如水流漓，使阴不藏精，精不胜则邪不却，故病不除。世医只知大发其汗，即芍药亦不敢用，汗后再汗，岂不误人！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

前自汗，乃卫中邪汗。服汤后反无汗，是卫分之邪汗已尽，但谷气未充，精气未敷于营分耳。依前法便精胜而邪却，药势促则病除矣。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症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

言病重者，药必倍之。一日一夜，当作二服，病在即促后服，勿使间断，便服至三剂无妨。盖桂枝汤是调和营卫，与麻黄汤专于发表不同，故可重汤叠剂以汗之，不必虑其亡阳也。若施之他方则误矣。

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凡服药便当禁此。因桂枝为首方，故录其后。每见病家禁其谷味，反与麦饮，岂非大悖？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解肌者,解肌肉之汗也。内肤之汗自出,故不用麻黄。若脉浮紧,是麻黄汤脉;汗不出,是麻黄汤症。桂枝汤无麻黄开腠理而泄皮肤,有芍药敛阴津而制辛热。恐邪气凝结不能外解,势必内攻,为害滋大耳,故叮咛告诫如此。

桂枝之去其皮,去其粗皮也,正合解肌之义。昧者有去肌取骨之可笑。

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平素好酒,湿热在中,故得甘必呕。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当知有葛根连芩以解肌之法矣。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桂枝汤不特酒客当禁,凡热淫于内者,用甘温辛热以助其阳,不能解肌,反能涌越热势,所过致伤阳络,则吐脓血可必也。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者以此。

右论桂枝汤十六条,凭脉辨症,详且悉矣。方后更制复方,大详服法,示人以当用;详药禁方,示人以不当用。仲景苦心如此,读者须知其因脉症而立方,不特为伤寒中风设。亦不拘于一经,故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语。

桂枝汤证下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内经》曰: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汗不解者,须当更汗。吐、下、温针之法,非太阳所宜,而三日中亦非吐下之时也。治之不当,故病仍不解。坏病者,即变症也。若误汗,则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脐下悸等症;妄吐,则有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症;妄下,则有结胸痞硬,协热下利,胀满清谷等症,火逆,则有发黄衄血,亡阳奔豚等症。是桂枝症已罢,故不可更行桂枝汤也。桂枝以五味成方,减一增一,便非桂枝汤。非谓桂枝竟不可用,下文皆随症治逆法。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取微似有汗者佳,若大汗出,病必不除矣。然服桂枝后大汗,仍可用之更汗,非若麻黄之不可复用也。即大汗出后,脉洪大,大烦渴,是阳邪内陷,不是汗多亡阳。此大汗未止,内不烦渴,是病犹在表,桂枝症未罢,当仍与之,乘其势而更汗之,汗自漐漐,邪不留矣。是法也,可以发汗,汗生于谷也,即可以止汗,精胜而邪却也。若不用此法,使风寒乘汗客于玄府,必复恶寒发热如疟状。然疟发作有时,日不再发,此则风气留其处,故日再发耳。必倍加桂枝以解肌,少与麻黄以开表,所谓奇之不去则偶之也。此又服桂枝后少加麻黄之一法。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太阳固当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发之太过,阳气无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阳,玄府不闭,风乘虚入,故复恶风。汗多于表,津弱于里,故小便难。四肢者,诸阳之末,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此离中阳虚,不能摄水,当用桂枝以补心阳,阳密则漏汗自止矣。坎中阳虚,不能行水,必加附子以回肾阳,阳归则小便自利矣。内外调和,则恶风自罢,而手足便利矣。

漏不止,与大汗出同,若无他变症,仍与桂枝汤。若形如疟,是玄府反闭,故加麻黄,此玄府不闭,故加附子。若大汗出后而大烦渴,是阳陷于内,急当滋阴,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此漏不止而小便难,四肢不利,是阳亡于外,急当扶阳。此发汗虽不言何物,其为麻黄汤可知。盖桂枝汤有芍药而无麻黄,故虽大汗出,而玄府能闭,但使阳陷于里,断不使阳亡于外

也。

此与伤寒自汗出条颇同而义殊。彼脚挛急在未汗前，是阴虚；此四肢急在汗后，是阳虚。自汗因心烦，其出微；遂漏因亡阳，故不止。小便数尚未难，恶寒微不若恶风之甚，挛急在脚尚轻于四肢不利，故彼用芍药甘草汤，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剂悬殊矣。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主之。

发汗后身疼是表虚，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姜；沉为在里，迟为在藏，自当远阴寒，故去芍药。当存甘温之品以和营，更兼人参以通血脉，里和而表自解矣。名曰新加者，见表未解无补中法，今因脉沉迟而始用之，与用四逆汤治身疼脉沉之法同义。彼在未汗前而脉反沉，是内外皆寒，故用干姜、生附大辛大热者，协甘草以逐里寒，而表寒自解。此在发汗后而脉沉迟，是内外皆虚，故用人参之补中益气，以率领桂枝、甘、枣而通血脉，则表里自和也。此又与人参桂枝汤不同。彼因妄下而胃中虚寒，故用姜术，尚协表热，故倍桂、甘。此因发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经络空虚，故加人参，胃气未伤，不须白术，胃中不寒，故不用干姜，此温厚和平之剂。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发汗后反恶寒，里虚也，表虽不解，急当救里，若反与桂枝攻表，此误也。故于桂枝汤去桂、姜、枣，加附子以温经散寒，助芍药、甘草以和中耳。

脚挛急与芍药甘草汤，本治阴虚，此阴阳俱虚，故加附子，皆仲景治里不治表之义。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汗多则心液虚，心气馁故悸；叉手自冒，则外有所卫，得按则内有所凭，则望之而知其虚矣。桂枝为君，独任甘草为佐，去姜之辛散、枣之泥滞，并不用芍药，不藉其酸收，且不欲其苦泄，甘温相得，气血和而悸自平。与心中烦，心下有水气而悸者迥别。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心下悸欲按者，心气虚；脐下悸者，肾水乘火而上克。豚为水畜，奔则昂首疾驰，酷肖水势上干之象。然水势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发也，当先其时而治之。茯苓以伐肾邪，桂枝以保心气，甘草、大枣培土以制水。甘澜水状似奔豚，而性则柔弱，故名劳水，用以先煮茯苓，取其下伐肾邪，一惟趋下也。本方取味皆下，以畏其泛耳。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小便利则愈。

汗出不彻而遽下之，心下之水气凝结，故反无汗而外不解，心下满而微痛也。然病根在心下，而病机在膀胱。若小便利，病为在表，仍当发汗；如小便不利，病为在里，是太阳之本病，而非桂枝症未罢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术，则姜、芍即散邪行水之法，佐甘、枣效培土制水之功。此水结中焦，只可利而不可散，所以与小青龙、五苓散不同法。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阳表里症悉除，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

太阳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不得卧，但欲起，在二三日，似乎与阳明并病。必心下有结，故作此状。然结而不硬，脉微弱而不浮大，此其人素有久寒宿饮结于心下，非亡津液而胃家实也，与小青龙以逐水气。而反下之，表实里虚，当利不止。若利自止者，是太阳之热入，与心下之水气交持不散，必作结胸矣。若利未止者，里既已虚，表尚未解，宜葛根汤、五苓散辈。医以心下结为病不尽，而复下之，表热里寒不解，此协热利所由来也。

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

参汤主之。

上条论协热之因,此明下利之治也。外热未除,是表不解,利下不止,是里不解,此之谓有表里症。然病根在心下,非辛热何能化痞而软硬?非甘温无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为君,佐以干姜、参、术,先煎四物,后内桂枝,使和中之力骁,而解肌之气锐,于以奏双解表里之功,又一新加法也。

太阳病,桂枝症,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桂枝症上复冠太阳,见诸经皆有桂枝症,是桂枝不独为太阳设矣,葛根岂独为阳明药乎?桂枝症,脉本弱,误下后而反促者,阳气重故也。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与脉弱而协热下利不同。此微热在表,而大热入里,固非桂枝、芍药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轻清以解肌,佐连、芩之苦寒以清里,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脉自舒而表自解,与补中逐邪之法迥别。上条脉症是阳虚,此条脉症是阳盛;上条表热里寒,此条表里俱热;上条表里俱虚,此条表里俱实。同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补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极矣。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促为阳脉,胸满为阳症,然阳盛则促,阳虚亦促,阳盛则胸满,阳虚亦胸满。此下后脉促而不汗出,胸满而不喘,非阳盛也,是寒邪内结,将作结胸之症。桂枝汤阳中有阴,去芍药之酸寒,则阴气流行,而邪自不结,即扶阳之剂矣。若微恶寒,则阴气凝聚,恐姜、桂之力不能散,必加附子之辛热。仲景于桂枝汤一加一减,遂成三法。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佳。

喘为麻黄症,治喘者功在杏仁。此妄下后,表虽不解,腠理已疏,故不宜麻黄而宜桂枝。桂枝汤中有芍药,若但加杏仁,喘虽微,恐不胜任,复加厚朴以佐之,喘随汗解矣。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腹满时痛,因于下后,是阳邪转属,非太阴本病,表症未罢,故仍用桂枝汤解外。满痛既见,故倍加芍药以和里。此病本于阳,故用阴以和阳。若因下后而腹大实痛,是太阳转属阳明而胃实,尚未离乎太阳。此之谓有表里症,仍用桂枝汤加大黄,以除实痛。此双解表里法也。凡妄下必伤胃气,胃气虚则阳邪袭阴,故转属太阴;胃气实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太阴则满痛不实,阳道虚也;阳明则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而时痛,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桂枝加芍药,即建中之方;桂枝加大黄,即调胃之剂。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伤寒初起,正宜发表,吐下非法也。然吐下后不转属太阴,而心下逆满,气上冲胸,阳气内扰也;起则头眩,表阳虚也。若脉浮者,可与桂枝汤如前法。今脉沉紧,是为在里,反发汗以攻表,经络更虚,故一身振摇也。夫诸紧为寒,而指下须当深辨。浮沉俱紧者,伤寒初起之本脉也;浮紧而沉不紧者,中风脉也。若下后结胸热实而脉沉紧,便不得谓之里寒。此吐下后而气上冲者,更非里寒之脉矣。盖紧者弦之别名,弦如弓弦,言紧之体,紧加转索,谓弦之用,故弦紧二字可以并称,亦可互见。浮而紧者名弦,是风邪外伤。此沉紧之弦,是木邪内发。观厥阴为病气上撞心,正可为此症发明也。吐下后胃中空虚,木邪为患,故君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气,而治节出;用桂枝散心下之逆满,而君主安。白术培既伤之胃土,而元气

复；佐甘草以调和气血，而营卫以行，头自不眩，身自不摇矣。若遇粗工，鲜不认为真武病。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小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寒气不能外散，发为赤核，是奔豚之兆也。从小腹冲心，是奔豚之气象也。此阳气不舒，阴气反胜，必灸其核，以散寒邪，服桂枝以补心气。更加桂者，不特益火之阳，且以制木邪而逐水气耳。前条发汗后，脐下悸，是水邪欲乘虚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正治之，则奔豚自不发。此表寒未解而小腹气冲，是木邪挟水气以凌心，故于桂枝汤倍加桂以平肝气，而奔豚自除。前在里而未发，此在表而已发，故治有不同。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伤寒者，寒伤君主之阳也。以火迫劫汗，并亡离中之阴，此为火逆矣。妄汗亡阴，而曰亡阳者，心中阳中之太阳，故心之液，为阳之汗也。惊狂者，神明扰乱也。阴不藏精，惊发于内；阳不能固，狂发于外。起卧不安者，起则狂，卧则惊也。凡发热自汗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药，是酸以收之也。此因迫汗，津液既亡，无液可敛，故去芍药。加龙骨者，取其咸以补心，重以镇怯，涩以固脱，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药之酸，则肝家得辛甘之补；加牡蛎之咸，肾家有既济之力。此虚则补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妙理也。蜀漆不见本草，未详何物，诸云常出苗则谬。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三番误治，阴阳俱虚竭矣。烦躁者，惊狂之渐，起卧不安之象也，急用此方，以安神救逆。

右论桂枝坏病十八条。凡坏病不属桂枝者，见各症中。

桂枝证附方

桂枝二麻黄一汤

本桂枝汤二分，麻黄汤一分，合为二升，分再服。后人合一方，失仲景异道同归之活法。

桂枝加附子汤

本方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煎服，不须啜粥。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本方去芍药、生姜，加人参三两。

芍药甘草附子汤

芍药、甘草炙，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水五升，煮一升五合，分温三服。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水二升，煮一升，顿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芍药　生姜　白术　茯苓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八升，煮三升，温服一升。

桂枝人参汤

桂枝四两　人参四两　甘草四两，炙　白术三两　干姜五两

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煮三升，温服。日再服，夜一服。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半斤　黄连三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服二升，分温二服。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四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附子二枚。

水六升,煮二升,分温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本方加厚朴二两,去皮 杏仁五十枚

水七升,微火煮三升,温服一升,覆服微似汗。

桂枝加芍药汤

本方加芍药二两。

桂枝加大黄汤

本方加大黄二两,芍药三两。

按:论中无芍药,疑误。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 甘草炙,各二两

水六升,煮三升,分温三服。

桂枝加桂汤

本方加桂枝二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 蜀漆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

水一斗二升,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两 甘草炙 龙骨 牡蛎熬,各二两

水五升,煮二升半,温服八合。

上方共一十八首。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此非桂枝症,而形似桂枝症,碔砆类玉,大宜着眼。

桂枝症以自汗出为提纲。然除头痛发热,恶寒恶风及鼻鸣干呕外,有一件不合桂枝者,即不得以自汗出为主张矣。此条中脚挛急一件不合桂枝症,便当于其不合处推求;而汗自出是合桂枝症,便当于自汗出处推求。太阳有自汗症,阳明亦有自汗症。则心烦、微恶寒,是阳明表症,小便数、脚挛急,是阳明里症,便当认为阳明伤寒,而非太阳中风矣。然症不在表,不当用桂枝;症不在里,不当用承气汤。症在半表半里,法当去桂枝、姜、枣之散,而任芍药、甘草之和矣。芍药酸寒,用以止烦、敛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用以泻心、散微寒而缓挛急。斯合乎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之法也。反用桂枝汤攻汗,津液越出,汗多亡阳,脚挛急者因而厥逆矣。咽干、烦躁、吐逆,皆因胃阳外亡所致,必甘草干姜汤救桂枝之误,而先复其胃脘之阳,阳复则厥愈而足温矣。变症虽除,而芍药甘草之症未罢,必更行芍药甘草汤滋其阴,而脚即伸矣。或胃实而谵语,是姜、桂遗热所致也,少与调胃承气和之。仗硝、黄以对待乎姜、桂,仍不失阳明燥化之治法耳。问曰:六经皆始于足,脚挛急独归阳明者何?曰:阳明乃血所生病,血虚则筋急,且挛急为燥症,燥化又属阳明故也。曰:太阳主筋,所生病非太阳乎?曰:太阳脉盛于背,故背中脉太阳居其四行:阳明脉盛于足,故两足脉阳明居其六行。《内经》曰: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是脚挛当属阳明矣。故头痛、项背强、腰脊强,凡身以后者属太阳;颈动几几,脚挛急,凡身以前者属阳明。即如痉病,项强急、时发热、独头摇、卒口噤、背反张者,太阳也;胸满口噤、卧不着席、必龂齿、脚挛急者,阳明也。愚谓仲景杂病论亦应分六经者,此类是与?

自汗、心烦、恶寒,皆阳虚症,独以脚挛急认是阴虚;咽干、烦躁,皆阳盛症,独以厥认为亡阳。独处藏奸,惟仲景独能看破。曰反与,曰少与,是用成方;曰作,曰更作,是制新方。

两若字,有不必然意。

甘草干姜汤

炙草四两 干姜二两

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

芍药四两 炙草四两 法如前。

问曰:仲景每用桂、附以回阳,此只用芍

药、干姜者何?曰:斯正仲景治阳明之大法也。太阳少阳,从本从标,其标在上,其本在下,其标在外,其本在内。所谓亡阳者,亡肾中之阳也,故用桂、附之下行者回之,从阴引阳也。阳明居中,故不从标本,从乎中治。所谓阳者,胃阳也,用甘草、干姜以回之,从乎中也。然太少之阳不易回,回则诸症悉解。阳明之阳虽易回,回而诸症仍在,变症又起,故更作芍药甘草汤继之,少与调胃承气和之,是亦从乎中也。此两阳合明,气血俱多之部,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与他经亡阳之治不同,此又用阴和阳之法。

桂枝辛甘,走而不守,既佐以芍药,亦能亡阳;干姜辛苦,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阳。以芍药之酸收,协甘草之平降,位同力均,则直走阴分,故脚挛可愈。甘草干姜汤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须其补中;芍药甘草汤得桂枝之半,用其和里,不许其攻表。

上论疑似桂枝症。

伤寒来苏集 卷二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 原文
清 慈溪 柯 琴韻伯 编注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麻黄汤证上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太阳主一身之表，风寒外束，阳气不伸，故一身尽疼。太阳脉抵腰中，故腰痛。太阳主筋所生病，诸筋者，皆属于节，故骨节疼痛。从风寒得，故恶风。风寒客于人则皮毛闭，故无汗。太阳为诸阳主气，阳气郁于内，故喘。太阳为开，立麻黄汤以开之，诸症悉除矣。麻黄八症，头痛，发热、恶风，同桂枝症，无汗、身疼，同大青龙症，本症重在发热、身疼、无汗而喘。

本条不冠伤寒，又不言恶寒而言恶风。先辈言麻黄汤主治伤寒不治中风，似非确论。盖麻黄汤、大青龙汤治中风之重剂，桂枝汤、葛根汤治中风之轻剂，伤寒可通用之，非主治伤寒之剂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前条论症，此条论脉。言浮而不言迟弱者，是浮而有力也。然必审其热在表，乃可用。若浮而大，有热属藏者，当攻之，不令发汗矣。若浮数而痛偏一处者，身虽疼，不可发汗。

数者，急也，即紧也。紧则为寒，指受寒而言；数则为热，指发热而言。辞虽异而意则同。故脉浮紧者，即是麻黄汤症。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恶寒也。

脉浮为在表者何？以表有风邪故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数本为热，而从浮见，则数为虚矣。风为阳邪，阳浮则热自发。数为阳虚，阳虚则畏寒。凡中风寒，必发热恶寒者，风虚相搏而然也。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浮数之脉，而见发热恶寒之症，不独风寒相同，而痈疡亦有然者。此浮为表而非风，数为实热而非虚矣。发热为阳浮，而恶寒非阳虚矣。若欲知其不是风寒，当以内外症辨之。外感则头项痛、身痛、骨节痛、腰脊痛，非痛偏一处也。外感则呕逆，或干呕，不得饮食如常。如此审之，有畜积而成痈脓者，庶不致误作风寒治，则举疮家一症例之。治伤寒者，见脉症之相同，皆当留意也。

疮家身虽疼，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疮家病与外感不同，故治法与风寒亦异。若以风寒之法治之，其变亦不可不知也。疮虽痛偏一处，而血气壅遏，亦有遍身疼者。然与风寒有别，汗之则津液越出，筋脉血虚，挛急而为痉矣。诸脉症之当审，正此故耳。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汗出愈。

脉浮数者，于法当汗，而尺中微，则不敢轻汗，以麻黄为重剂故也。

此表指身，里指心，有指营卫而反遗心悸者，非也。身重是表热，心悸是里虚，然悸有因心下水气者，亦当发汗。故必审其尺脉，尺中脉微为里虚。里虚者，必须实里，欲津液和，须用生津液。若坐而待之，则表邪愈盛，心液愈虚，焉能自汗？此表是带言，只重在里。至于自汗出，则里实而表和矣。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肉烦疼，当发其汗也。

风寒本自相因，必风先开腠理，寒得入于经络。营卫俱伤，则一身内外之阳不得越，故骨肉烦疼，脉亦应其象而变见于寸口也。紧为阴寒，而从浮见，阴盛阳虚，汗之则愈矣。

紧者，急也，即数也。紧以形象言，数以至数言。紧则为寒，指伤寒也；数则为热，指发热也。辞异而义则同，故脉浮数浮紧者，皆是麻黄症。

脉法以浮为风，紧为寒，故提纲以脉阴阳俱紧者名伤寒。大青龙脉亦以浮中见紧，故名中风。则脉但浮者，正为风脉，宜麻黄汤，是麻黄汤固主中风脉症矣。麻黄汤症发热、骨节疼，便是骨肉烦疼，即是风寒两伤，营卫俱病。先辈何故以大青龙治营卫两伤？麻黄汤治寒伤营而不伤卫？桂枝汤治风伤卫而不伤营？曷不以桂枝症之恶寒，麻黄症之恶风，一反勘耶？要之冬月风寒，本同一体。故中风伤寒，皆恶风恶寒，营病卫必病。中风之重者，便是伤寒；伤寒之浅者，便是中风。不必在风寒上细分，须当在有汗无汗上着眼耳。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当发其汗，麻黄汤主之。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

脉症同大青龙，而异者外不恶寒，内不烦躁耳。发于阳者七日愈，八九日不解，其人阳气重可知。然脉紧、无汗、发热、身疼，是麻黄症未罢。仍与麻黄，只微除在表之风寒，而不解内扰之阳气。其入发烦、目瞑，见不堪之状，可知阳络受伤，必逼血上行而衄矣。血之与汗，异名同类，不得汗，必得血，不从汗解而从衄解。此与热结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太阳脉，从自目内眦络阳明脉于鼻。鼻者阳也。目者阴也。血虽阴类。从阳气而升，则从阳窍而出。故阳盛则衄，阳盛则阴虚，阴虚则目瞑也。

解后复烦，烦见于内，此余邪未尽，故用桂枝更汗。微除发烦，是烦于外见，此大邪已解。故不可更汗，仲景每有倒句法，前辈随文衍义，谓当再用麻黄以散余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处着落。

伤寒脉浮紧者，麻黄汤主之。不发汗，因致衄。

脉紧无汗者，当用麻黄汤发汗，则阳气得泄，阴血不伤，所谓夺汗者无血也。不发汗，阳气内扰，阳络伤则衄血，是夺血者无汗也。若用麻黄汤再汗，液脱则毙矣。言不发汗因致衄，岂有因致衄更发汗之理乎？观少阴病无汗而强发之，则血从口鼻而出，或从目出，能不惧哉！愚故亟为校正，恐误人者多耳。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汗者心之液，是血之变，见于皮毛者也。寒邪坚敛于外，腠理不能开发，阳气大扰于内，不能出玄府而为汗，故逼血妄行而假道于肺窍也。今称红汗，得其旨哉！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太阳之脉，起自目内眦，上额。已脱血而复汗之，津液枯竭，故脉紧急，而目直视也，亦心肾俱绝矣。目不转，故不能眴；目不合，故不得眠。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脉浮紧者，以脉法论，当身疼痛，宜发其汗。然寸脉虽浮紧，而尺中迟，则不得据此法矣。尺主血，血少则营气不足，虽发汗决不能

作汗。正气反虚，不特身疼不除，而亡血、亡津液之变起矣。假令是设辞，是深一层看法，此与脉浮数而尺中微者同义。阳盛者不妨发汗，变症惟衄，衄乃解矣。阴虚者不可发汗，亡阳之变，恐难为力。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麻黄汤主之。

三阳俱受气于胸中，而部位则属阳明。若喘属太阴，呕属少阳，故胸满而喘者，尚未离乎太阳。虽有阳明可下之症，而不可下。如呕多，虽有阳明可攻之症，而不可攻，亦以未离乎少阳也。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太阳有麻黄症，阳明亦有麻黄症，则麻黄汤不独为太阳设也。见麻黄症即用麻黄汤，是仲景大法。

上论麻黄汤脉症。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脉微细，但欲寐，少阴症也。浮细而嗜卧，无少阴症者，虽十日后。尚属太阳，此表解而不了了之谓。设见胸满嗜卧，亦太阳之余邪未散；兼胁痛，是太阳少阳合病矣，以少阳脉弦细也，少阳为枢，枢机不利，一阳之气不升，故胸满胁痛而嗜卧，与小柴胡和之。若脉浮而不细，是浮而有力也。无胸胁痛，则不属少阳。但浮而不大，则不涉阳明，是仍在太阳也。太阳为开，开病反阖，故嗜卧。与麻黄汤以开之，使卫气行阳，太阳仍得主外而喜寐矣。与太阳初病用以发汗不同，当小其制而少与之。

上论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症。

麻黄汤

麻黄二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尖

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一升，去沫，内诸药，煮二升半，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麻黄色青入肝，中空外直，宛如毛窍骨节状。故能旁通骨节，除身疼，直达皮毛，为卫分驱风散寒第一品药。然必藉桂枝入心通血脉，出营中汗，而卫分之邪乃得尽去而不留。故桂枝汤不必用麻黄，而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杏为心果，温能散寒，苦能下气，故为驱邪定喘之第一品药。桂枝汤发营中汗，须啜稀热粥者，以营行脉中，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故耳。麻黄汤发卫中汗，不须啜稀热粥者，此汗是太阳寒水之气，在皮肤间，腠理开而汗自出，不须假谷气以生汗也。

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汗多者，温粉扑之。

此麻黄汤禁也。麻黄汤为发汗重剂，故慎重如此。其用桂枝汤，若不汗更服，若病重更作服，若不出汗，可服至二三剂。又刺后可复汗，汗后可复汗。下后可复汗。此麻黄汤但云温服八合，不言再服，则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出多者，温粉扑之，自当列此后。大青龙烦躁在未汗先，是为阳盛。此烦躁在发汗后，是为阴虚。阴虚则阳无所附，宜白虎加入参汤。若用桂、附以回阳，其不杀入者鲜矣。

麻黄汤证下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合半汤。

太阳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七八日不解，恶寒发热如疟，是将转系少阳矣。太阳以阳为主，热多寒少，是主胜而客负，此为将解之症。若其人不呕，是胃无寒邪，圊便是胃无热邪，脉微缓是脉有胃气，一日二三度发，是邪无可容之地。斯正胜而邪却，可勿药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脉甚微而无和缓之意，是弱多胃少曰脾病，此至阴虚矣。但恶寒

而不恶热，是二阳虚矣。阴阳俱虚，当调其阴阳，阴阳和而病自愈，不可更用汗、吐、下法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而面色缘缘正赤者，是阳气怫郁在表而不得越。当汗不汗，其身必痒，汗出不彻，未欲解也。可小发汗，故将桂枝麻黄汤各取三分之一，合为半服而与之。所以然者，以八九日来，正气已虚，邪犹未解，不可更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和解法耳。旧本俱作各半，今从宋本校正。

麻黄桂枝合半汤

桂枝汤三合，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顿服。

后人算其分两，合作一方，大失仲景制方之意。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此条与上条中节同义。

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汤方。《金匮要略》有越婢汤方，世本取合者即是也。仲景言不可发汗，则不用麻黄可知；言无阳，则不用石膏可知。若非方有不同，必抄录者误耳。宁缺其方，勿留之以滋惑也。

上论麻黄桂枝合半汤脉症。

麻黄汤变证汗后虚证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汗出多则心液虚，故叉手外卫，此望而知之。心寄窍于耳，心虚故耳聋，此问而知之。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上条因发汗而心血虚，此因发汗而胃气虚也。与服桂枝汤而吐者不同，此因症论脉，不是拘脉谈症。未汗浮数，是卫气实；汗后浮数，是胃气虚。故切居四诊之末，当因症而消息其虚实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有寒是未病时原有寒也。内寒则不能化物，饮食停滞而成蛔。以内寒之人，复感外邪，当温中以逐寒。若复发其汗，汗生于谷，谷气外散，胃脘阳虚，无谷气以养其蛔，故蛔动而上从口出也。蛔多不止者死，吐蛔不能食者亦死。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此条不是妄汗，以其人本虚故也。上条汗后见不足症，此条汗后反见有余症。邪气盛则实，故用厚朴姜夏散邪以除腹满；正气虚，故用人参甘草补中而益元气。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厚朴半斤，去皮炙　生姜半斤，切　半夏半斤，洗　甘草二两，炙　人参一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不止。

阳重之人，大发其汗，有升无降，故水药拒膈而不得入也。若认为中风之干呕、伤寒之呕逆，而更汗之，则吐不止，胃气大伤矣。此热在胃口，须用栀子汤、瓜蒂散，因其势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剂，不可认为水逆而妄用之。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

汗家，平素多汗人也。心液大脱，故恍惚心乱，甚于心下悸矣。心虚于上，则肾衰于下，故阴疼。余粮，土之精气所融结，用以固脱而镇怯，故为丸以治之。

上论汗后虚症。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无汗而喘旧本有无字，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无汗而喘、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

二条无字，旧本讹在大热上。前辈因循不改，随文衍义，为后学之迷途。仲景每于汗下

后表不解者，用桂枝更汗而不用麻黄。此则内外皆热而不恶寒，必其用麻黄汤后寒解而热反甚，与"发汗，解，半日许复烦，下后而微喘者"不同。发汗而不得汗。或下之而仍不汗喘不止，其阳气重也。若与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下咽即毙矣。故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热，加石膏之甘寒，佐麻黄而发汗，助杏仁以定喘，一加一减，温解之方。转为凉散之剂矣。未及论症，便言不可更行桂枝汤。见得汗下后表未解者，更行桂枝汤，是治风寒之常法。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四两 杏仁五十粒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至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寒气侵入，人即发热以拒之，是为发阳。助阳散寒，一汗而寒热尽解矣。不发汗而反下之，热反内陷，寒气随热而入，入于胸必结，瘀热在里故也。热气炎上，不能外发，故头有汗而身无汗。若小便利，则湿热下流，即内亦解；不利则湿热内蒸于脏腑，黄色外见于皮肤矣。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热反入里，不得外越，谓之瘀热。非发汗以逐其邪，湿气不散。然仍用麻黄、桂枝，是抱薪救火矣。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甘，加连翘、梓皮之苦寒，以解表清火而利水，一剂而三善备。且以见太阳发热之治，与阳明迥别也。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甘草 生姜各二两 赤小豆一升 生梓白皮一斤 杏仁四十二粒 大枣十二枚

以潦水一升，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此汤以赤小豆、梓白皮为君，而反冠以麻黄者，以兹汤为麻黄汤之变剂也。瘀热在中，则心肺受邪，营卫不利。小豆赤色，心家之谷，入血分而通经络，致津液而利膀胱。梓皮色白，专走肺经，入气分而理皮肤，清胸中而散瘀热。故以为君。更佐连翘、杏仁、大枣之苦甘，泻心火而和营；麻黄、生姜、甘草之辛甘，泻肺火而调卫。潦水味薄，能降火而除湿，故以为使。半日服尽者，急方通剂，不可缓也。

此发汗利水，又与五苓双解法径庭矣。

右论麻黄汤变症。

葛根汤证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而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足太阳脉自络脑而还出下项，挟背脊。此从风池而入，不上干于脑，而下行于背，故头不痛而项背强也。几几，项背牵动之象，动中见有强意。凡风伤卫分，则皮毛闭，故无汗；风伤营分，则血动摇，故汗自出。不可以本症之无汗为伤寒，他条之自汗出为中风也。桂枝大青龙症，恶风兼恶寒者，是中冬月之阴风。此恶风不恶寒者，是感三时鼓动之阳风。风胜而无寒，故君葛根之甘凉，减桂枝之辛热，大变麻、桂二汤温散之法。

《内经》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头项；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又：秋气者，病在肩背。则知颈项强，不属冬月之寒风。《易》以"艮"为山，又以"艮"为背。山主静，人以背应之。故元首四肢俱主动，而背独主静。葛根禀气轻清，而赋体厚重。此不惟取其轻以去实，复取其重以镇动也。此又培土宁风之法。

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不言两经相合何等病，但举下利而言，是病偏于阳明矣。太阳主表，则不合下利。下利而曰"必"，必阳并于表、表实而里虚耳。葛根

为阳明经药，惟表实里虚者宜之。而胃家实非所宜也，故仲景于阳明经中反不用葛根。若谓其能亡津液而不用，则与本草生津之义背矣。若谓其能大开肌肉，何反加于汗出恶风之合病乎？有汗无汗，下利不下利，俱得以葛根主之。是葛根与桂枝同为解肌和中之剂，与麻黄之专于发表不同。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则下利似乎合病当然之症。今不下利而呕，又似乎与少阳合病矣。于葛根汤加半夏，兼解少阳半里之邪，便不得为三阳合病。

葛根汤

葛根四两　麻黄二两　生姜三两　桂枝二两　芍药二两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轻可以去实，麻黄、葛根是也。去沫者，止取其清阳发腠理之义也。葛根能佐麻黄而发表，佐桂枝以解肌。不须啜粥者，开其腠理而汗自出，凉其肌肉而汗自止。是凉散以驱风，不必温中以逐邪矣。

桂枝加葛根汤

本方加葛根四两　旧本有麻黄者误。

葛根加半夏汤

本方加半夏半升。

大青龙汤证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风有阴阳，太阳中风汗出脉缓者，是中于鼓动之阳风。此汗不出而脉紧者，中于凛冽之阴风矣。风令脉浮，浮紧而沉不紧，与伤寒阴阳俱紧之脉有别也。发热恶寒，与桂枝症同。身疼痛不汗出，与麻黄症同。惟烦躁是本症所独，故制此方以治风热相搏耳。热淫于内，则心神烦扰。风淫末疾，故手足躁乱。此即如狂之状也。风盛于表，非发汗不解。阳郁于内，非大寒不除。此本麻黄症之剧者，故于麻黄汤倍麻黄以发汗，加石膏以除烦。凡云太阳，便具恶寒头痛。若见重者，条中必更提之。凡称中风，则必恶风。桂枝症复提恶风者，见恶寒不甚。此恶寒甚，故不见其更恶风也。

伤寒脉浮缓、发热恶寒、无汗烦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症者，大青龙汤发之。

寒有重轻，伤之重者，脉阴阳俱紧而身疼；伤之轻者，脉浮缓而身重。亦有初时脉紧渐缓，初时身疼。继而不疼者，诊者勿执一以拘也。本论云：伤寒三日，阳明脉大，少阳脉小。脉弦细者属少阳，脉浮缓者系太阴，可以见伤寒无定脉也。然脉浮紧者必身疼，脉浮缓者身不疼，中风伤寒皆然，又可谓之定脉定症矣。脉浮缓下，当有发热、恶寒、无汗、烦躁等证。盖脉浮缓身不疼，见表症亦轻。但身重乍有轻时，见表症将罢，以无汗烦躁。故合用大青龙。无少阴症，仲景正为不汗出而烦躁之症。因少阴亦有发热、恶寒、无汗、烦躁之症，与大青龙同，法当温补。若反与麻黄之散，石膏之寒，真阳立亡矣。必细审其所不用，然后不失其所当用也。

前条是中风之重症，此条是伤寒之轻症。仲景只为补无少阴句，与上文烦躁互相发明，意不重在伤寒。盖烦躁是阳邪，伤寒之轻者有之，重者必呕逆矣。

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大青龙名重剂，不特少阴伤寒不可用。即太阳中风亦不可轻用也。此条与桂枝方禁对照：脉浮紧，汗不出，是麻黄症，不可与桂枝汤，以中有芍药能止汗也；脉微弱，自汗出，是桂枝症，不可与大青龙，以中有麻黄、石膏故也。夫脉微而恶风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用麻黄发汗；脉微弱而自汗出，是无阳也，不可

用石膏清里。盖石膏泻胃腑之阳，服之则胃气不至于四肢，必手足厥逆；麻黄散卫外之阳，服之则血气不周于身，必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且脉紧身疼宜以汗解者，只尺中迟，即不可发汗，况微弱乎？

大青龙症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之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者如鼎立。此三大纲所由来乎？愚谓先以脉论，夫中风脉浮紧，伤寒脉浮缓，是仲景互文见意处。言中风脉多缓，然亦有脉紧者；伤寒脉当紧，然亦有脉缓者。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或因地之高下、时之乖、和而殊。症固不可拘，脉亦不可执。如阳明中风而脉浮紧，太阴伤寒而脉浮缓，不可谓脉紧必伤寒，脉缓必中风也。按《内经》脉滑曰风，则风脉原无定象。又盛而紧曰胀，则紧脉不专属伤寒。又缓而滑曰热中，则缓脉又不专指中风矣。且阳明中风，有脉浮紧者，又有脉浮大者，必欲以脉浮缓为中风，则二条将属何症耶？今人但以太阳之脉缓自汗、脉紧无汗，以分风寒、列营卫，并不知他经皆有中风，即阳明之中风，无人谈及矣。请以太阳言之，太阳篇言中风之脉症有二：一曰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一曰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以二症相较：阳浮见寒之轻，浮紧见寒之重；汗出见寒之轻，不汗出见寒之重；啬啬淅淅见风寒之轻，翕翕见发热之轻，发热恶寒。觉寒热之俱重；鼻鸣见风之轻，身疼见风之重；自汗干呕，见烦之轻；不汗烦躁，见烦之重也。言伤寒脉症者二：一曰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一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以二症相较：微恶寒见必恶寒之重，体痛觉挛急之轻；自汗出、小便数、心烦，见伤寒之轻，或未发热，见发热之轻，必先呕逆，见伤寒之重；脉浮见寒之轻，阴阳俱紧见寒之重。中风伤寒，各有轻重如此。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于是有伤寒见风、中风见寒之遁辞矣。合观之，则不得以脉缓自汗为中风定局，更不得以脉紧无汗为伤寒而非中风矣。由是推之，太阳中风，以火发汗者，无汗可知，其脉紧亦可知；太阳中风，下利呕逆，其人榨榨汗出，其脉缓亦可知也。要知仲景凭脉辨症，只审虚实。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紧缓，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症在太阳而烦躁者为实，症在少阴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此最易晓也。要知仲景立方，因症而设，不专因脉而设。大青龙汤为风寒在表而兼热中者设，不专为无汗而设。故中风有烦躁者可用，伤寒而烦躁者亦可用。盖风寒本是一气，故汤剂可以互投。论中有中风伤寒互称者，如青龙是也；中风伤寒并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细审脉症而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名是别乎？若仲景既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别，即不得更有中风见寒、伤寒见风之浑矣。

夫风为阳邪，寒为阴邪，虽皆因于时气之寒，而各不失其阴阳之性。故伤寒轻者全似中风，独脚挛急不是，盖腰已上为阳，而风伤于上也。中风重者全似伤寒，而烦躁不是，盖寒邪呕而不烦、逆而不躁也。然阴阳互根，烦为阳邪，烦极致燥，躁为阴邪，躁极致烦。故中风轻者烦轻，重者烦躁；伤寒重者烦躁，轻者微烦。微烦则恶寒亦微，阳足以胜微寒，故脉浮不紧。

盖仲景制大青龙，全为太阳烦躁而设。又恐人误用青龙，不特为脉弱汗出者禁，而在少阴尤宜禁之。盖少阴亦有发热、恶寒、身疼、无汗而烦躁之症，此阴极似阳，寒极反见热化也。误用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致矣。故必审其症之非少阴，则为太阳烦躁无疑。太阳烦躁为阳盛也。非大青龙不解。故不特脉浮紧

之中风可用，即浮缓而不微弱之伤寒亦可用也。不但身疼重者可用，即不身疼与身重而乍有轻时者，亦可用也。盖胃脘之阳，内郁于胸中而烦，外扰于四肢而躁。若但用麻黄发汗于外，而不加石膏泄热于内，至热并阳明而斑黄狂乱，是乃不用大青龙之故耳。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　桂枝二两　甘草二两　杏仁四十枚　生姜三两　大枣十枚　石膏打碎

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取微似有汗。

此即加味麻黄汤也。诸症全是麻黄，而有喘与烦躁不同。喘者是寒郁其气，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之苦以降气。烦躁是热伤其气，无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质沉、其性寒，恐其内热顿除，而外之表邪不解，变为寒中而协热下利，是引贼破家矣。故必倍麻黄以发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姜枣以调营卫，一汗而表里双解，风热两除。此大青龙清内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

麻黄汤症，热全在表。桂枝症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皆兼里热。仲景于表剂中便用寒药以清里。盖风为阳邪，惟烦是中风面目。自汗乃烦之兆，躁乃烦之徵。汗出则烦得泄，故不躁，宜微酸微寒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则烦不得泄，故躁，必甘寒大寒之品以清之。夫芍药、石膏，俱是里药。今人见仲景人表剂中，疑而畏之，故不敢用。当用不用，以至阳明实热斑黄狂乱也。夫青龙以发汗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黄之多寡，而不在石膏。观小青龙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驱在表之风寒，独清中宫之燔灼。观白虎汤之多用可知。世不审石膏之治烦，竟以发汗用。十剂云：轻可去实。岂以至坚至重之质而能发散哉？汗多亡阳者，过在麻黄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仲景于太阳经中，预保阳明之先着。加姜枣以培中气，又虑夫转属太阴也。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发热是表未解，干呕而咳，是水气为患。水气者，太阳寒水之气也。太阳之化，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其伤人也，浅者皮肉筋骨，重者害及五脏。心下有水气，是伤脏也。水气未入于胃，故干呕。咳者，水气射肺也。皮毛者肺之合，表寒不解，寒水已留其合矣。心下之水气，又上至于肺则肺寒，内外合邪，故咳也。水性动，其变多。水气下而不上，则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则或噎或喘；留而不行，则小便不利，而小腹因满也。制小青龙以两解表里之邪，复立加减法，以治或然之症，此为太阳枢机之剂。水气蓄于心下，尚未固结，故有或然之症。若误下，则硬满而成结胸矣。

小青龙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　细辛　干姜各三两　半夏　五味子各半斤

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若渴，去半夏，加栝楼根三两。若微利，去麻黄，加芫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表虽未解，寒水之气已去营卫，故于桂枝汤去姜枣，加细辛、干姜、半夏、五味。辛以散水气而除呕，酸以收逆气而止咳，治里之剂多于发表焉。小青龙与小柴胡，俱为枢机之剂。故皆设或然症，因各立加减法。盖表症既去其半，则病机偏于向里，故二方之症多属里。仲景多用里药，少用表药。未离于表，故为解表之小方。然小青龙太阳之半表里，尚用麻黄、桂枝，还重视其表；小柴胡主少阳之半表里，只用柴胡、生姜，但微解其表而已。此缘太、少之阳气不同，故用表药之轻重亦异。小青龙设或然五症，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设或然七症，即具加减七方。此仲景法中之法，方外之方，何可以三百九十七、一百一十三拘之？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

小青龙汤主之。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水气在心下则咳，为必然之症。喘为或然之症，亦如柴胡汤症。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咳与喘，皆水气射肺所致。水气上升，是以不渴。服汤已而反渴，水气内散，寒邪亦外散也。此条正欲明服汤后渴者是解候。恐人服止渴药，反滋水气，故先提不渴二字作眼，后提出渴者以明之。服汤即小青龙汤。若寒既欲解，而更服之，不惟不能止渴，且重亡津液，转属阳明而成胃实矣。能化胸中之热气而为汗，故名大青龙；能化心下之水气而为汗，故名小青龙。盖大青龙表症多，只烦躁是里症；小青龙里症多，只发热是表症。故有大小发汗之殊耳。发汗、利水，是治太阳两大法门。发汗分形层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浅深。故发汗有五法：麻黄汤汗在皮肤，乃外感之寒气；桂枝汤汗在经络，乃血脉之精气；葛根汤汗在肌肤，乃津液之清气；大青龙汗在胸中，乃内扰之阳气；小青龙汗在心下，乃内畜之水气。其治水有三法：干呕而咳，是水在上焦，在上者发之，小青龙是也；心下痞满，是水在中焦，中满者泻之，十枣汤是也；小便不利，是水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五苓散是也。其他坏症、变症虽多，而大法不外是矣。

五苓散证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

表热不解，内复烦渴者，因于发汗过多。反不受水者，是其人心下有水气。因离中之真水不足，则膻中之火用不宣。邪水凝结于内，水饮拒绝于外，既不能外输于玄府，又不能上输于口舌，亦不能下输于膀胱，此水逆所由名也。势必藉四苓辈味之淡者，以渗泄其水。然水气或降，而烦渴未必除，表热未必散。故必藉桂枝之辛温，入心而化液；更仗暖水之多服，推陈而致新。斯水精四布而烦渴解，输精皮毛而汗自出，一汗而表里顿除，又大变乎麻黄、桂枝、葛根、青龙等法也。暖水可多服，则逆者是冷水，热淫于内故不受寒。反与桂枝、暖水，是热因热用法。五苓因水气不舒而设，是小发汗，不是生津液，是逐水气，不是利水道。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上条有表里之症，此条有表里之脉，互相发明五苓双解之义。虽经发汗而表未尽除，水气内结，故用五苓。若无表症，当用白虎加人参汤矣。伤寒发汗解、复烦而脉浮数者，热在表未传里也，故用桂枝。此更加渴，则热已在里，而表邪未罢，故用五苓。脉浮而数者，可发汗。病在表之表，宜麻黄汤；病在表之里，宜桂枝汤；病在里之表，宜五苓散。若病里之里，当用猪苓汤但利其水，不可用五苓散兼发其汗矣。要知五苓是太阳半表半里之剂，归重又在半表。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妄发其汗，津液大泄，故胃中干。汗为心液，汗多则离中水亏，无以济火，故烦。肾中水衰，不能制火，故躁。精气不能游溢以上输于脾，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胃不和，故不得眠。内水不足，须外水以相济，故欲饮水。此便是转属阳明症。水能制火而润土，水土合和，则胃家不实，故病愈。但勿令恣饮，使水气为患而致悸喘等症也。所以然者，其人内热尚少，饮不能多，勿多与耳。如饮水数升而不解者，又当与入参白虎汤矣。若发汗后，脉仍浮，而微热犹在，表未尽除也。虽不烦而渴特甚，饮多即消。小便反不利，水气未散也。伤寒者，伤于冬时寒水之气。太阳卫外之阳微，不足以御邪，故寒水得以内侵，所以心下有水气。胸中之阳又不足以散水气，故烦渴而小便不利耳。小便由于气化。肺气不化，金不生水，不能下输膀胱；心气不化，离中水虚，不能下交

于坎。必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桂枝色赤入丙，四苓色白归辛，丙辛合为水运，用之为散，散于胸中。必先上焦如雾，然后下焦如渎，何有烦渴癃闭之患哉？要知五苓，重在脉浮微热，不重在小便不利。

太阳病，其人发热汗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与前上半条同义。前条在大汗后，此在未汗前，即是太阳温病。要知太阳温病，即是阳明来路，其径最捷。不若伤寒中风，止从亡津液而后转属也。饮水是治温大法，庶不犯汗、吐、下、温之误。夫五苓散又是治饮多之法。夫曰转属，是他经庚及。其人平日未必胃实，故预立此法，以防胃家虚耳。仲景治太阳不特先为胃家惜津液，而且为胃家虑及痼瘕、谷瘅等病矣。全条见阳明篇，此节文以备五苓症。

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未发汗，因风寒而喘者，是麻黄症。下后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症。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症。此汗后津液不足，饮水多而喘者，是五苓症。以水灌之亦喘者，形寒饮冷，皆能伤肺，气迫上行，是以喘也。汉时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

太阳病，饮水多，小便利者，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此望问法。《内经》所云：一者因得之，审其上下得一之情者是也。见其饮水，即问其小便。小便利则水结上焦，不能如雾，故心下悸可必，小便少则水畜下焦，不能如渎，故里急可必。火用不宣，致水停心下而悸，水用不宣，致水结膀胱而里急也。

伤寒汗出而心下悸，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汗出下当有心下悸三字，看后条可知。不然汗出而渴，是白虎汤症；汗后不渴而无他症，是病已差，可勿药矣。二方皆因心下有水气而设。渴者是津液已亡，故少用桂枝，多服暖水，微发其汗；不渴者津液未亡，故仍用桂加减，更发其汗。上条言症而不及治。此条言方而症不详，当互文以会意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与泻心汤，而痞不除，必心下有水气故耳。其症必兼躁烦而小便不利，用五苓散入心而逐水气，则痞自除矣。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前条用五苓者，以心下有水气，是逐水非利小便也。若心下无水气，则发汗后津液既亡，小便不利者，亦将何所利乎？勿治之，是禁其勿得利小便，非待其自愈之谓也。然以亡津液之人，勿生其津液，焉得小便利？欲小便利，治在益其津液也。其人亡血亡津液，阴阳安能自和？欲其阴阳自和，必先调其阴阳之所自。阴自亡血，阳自亡津，益血生津，阴阳自和矣。要知不益津液，小便必不得利；不益生津，阴阳必不自和。凡看仲景书，当于无方处索方，不治处求治，才知仲景无死方，仲景无死法。

五苓散

猪苓去皮　白术　茯苓各十八铢　泽泻一两六铢　桂枝半两

上五味，捣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

猪苓色黑入肾，泽泻味咸入肾，具水之体。茯苓味甘入脾，色白入肺，清水之源。桂枝色赤入心，通经发汗，为水之用。合而为散，散于胸中则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溢皮毛，通调水道，一汗而解矣。本方治汗后表里俱热、燥渴、烦躁、不眠等症，全同白虎。所异者，在表热未解，及水逆与饮水多之变症耳。若谓此方是利水而设，不识仲景之旨矣。若谓用此以生津液，则非渗泄之味所长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用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心下悸是有水气。今乘其未及渍胃时先

治之，不致厥利相连，此治法有次第也。

茯苓甘草汤

茯苓 桂枝各一两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三两。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此方从桂枝加减。水停而悸，故去大枣；不烦而厥，故去芍药；水宜渗泄，故加茯苓；既云治水，仍任姜、桂以发汗。不用猪、泽以利小便者，防水渍入胃故耳。与五苓治烦渴者不同法。

十枣汤证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中风下利呕逆，本葛根加半夏症。若表既解而水气浮溢。不用十枣攻之，胃气大虚，后难为力矣。然下利呕逆，固为里症，而本于中风，不可不细审其表也。若其人絷絷汗出，似乎表症，然发作有时，则病不在表矣。头痛是表症，然既不恶寒，又不发热，但心下痞硬而满，胁下牵引而痛，是心下水气泛滥，上攻于胸而头痛也。与"伤寒不大便六七日而头痛，与承气汤"同。于呕汗出为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时、更不恶寒、干呕而短气为里症也明矣。此可以见表之风邪已解，而里之水气不和也。然诸水气为患，或喘、或渴、或噎、或悸、或烦、或利而不吐、或吐而不利、或吐利而无汗。此则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呕逆，下走肠胃而下利，浩浩莫御，非得利水之峻剂以直折之，中气不支矣。此十枣之剂，与五苓、青龙、泻心等法悬殊矣。

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俱下利呕逆，皆是太阳中风病根。

十枣汤

芫花熬赤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各异捣筛，称已，合治之。以水一升半，煮大肥枣十枚，取八合，去枣，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愈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陷胸汤证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阳者，指外而言，形躯是也；阴者，指内而言，胸中心下是也。此指入身之外为阳、内为阴，非指阴经之阴，亦非指阴症之阴。发阴、发阳，俱指发热。结胸与痞，俱是热症。作病不言热入者，热原发于里也。误下而热不得散，因而痞硬。不可以发阴作无热解也。若作痞谓非热症，泻心汤不得用芩加大黄矣。若栀子豉之心中懊侬，瓜蒂散之心中温温欲吐，与心下满而烦，黄连汤之胸中有热，皆是病发于阴。

结胸无大热，但头微汗出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大陷胸汤主之。

上条言热入是结胸之因，此条言水结是结胸之本，互相发明结胸病源。若不误下则热不入，热不入则水不结。若胸胁无水气，则热必入胃而不结于胸胁矣。此因误下热入，太阳寒水之邪，亦随热而内陷于胸胁间。水邪、热邪结而不散，故名曰结胸。粗工不解此义，竟另列水结胸一症，由是多歧滋惑矣。不思大陷胸汤丸，仲景用甘遂、葶苈何为耶？无大热，指表言。未下时大热，下后无大热，可知大热乘虚入里矣。但头微汗者，热气上蒸也。余处无汗者，水气内结也。水结于内，则热不得散；热结于内，则水不得行。故用甘遂以直攻其水，任硝、黄以大下其热，所谓其次治六府也。又大变乎五苓、十枣等法。太阳误下，非结胸即发黄，皆因其先失于发汗，故致湿热之为变也。身无大热，但头汗出，与发黄症同。只以

小便不利，知水气留于皮肤，尚为在表，仍当汗散。此以小便利，知水气结于胸胁，是为在里，故宜下解。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前条言病因与外症，此条言脉与内症。又当于热实二字着眼，六七日中，详辨结胸有热实，亦有寒实。太阳病误下，成热实结胸，外无大热，内有大热也。太阴病误下，成寒实结胸，胸中结硬，外内无热症也。沉为在里，紧则为寒，此正水结胸胁之脉。心下满痛，按之石硬，此正水结胸胁之症。然其脉其症，不异于寒实结胸。故必审其为病发于阳，误下热入所致，乃可用大陷胸汤，是谓治病必求其本耳。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大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此妄汗妄下，将转属阳明而尚未离乎太阳也。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热，是阳明病矣。然心下者，太阳之位，小腹者，膀胱之室也。从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是下后热入水结所致，而非胃家实，故不得名为阳明病也。若复用承气下之，水结不散，其变不可胜数矣。

大陷胸汤

大黄六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匕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头不痛而项犹强，不恶寒而头汗出，故如柔痉状。此表未尽除而里症又急，丸以缓之，是以攻剂为和剂也。此是结胸症中或有此状。若谓结胸者必如是，则不当有汤、丸之别矣。

大陷胸丸

大黄八两　芒硝　杏仁　葶苈子各半升

上大黄、葶苈捣筛，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

硝、黄血分药也，葶、杏气分药也。病在表用气分药，病在里用血分药。此病在表里之间，故用药亦气血相须也。且小其制而复以白蜜之甘以缓之，留一宿乃下，一以待表症之先除，一以保肠胃之无伤耳。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结胸有轻重，立方分大小。从心下至小腹按之石硬而痛不可近者，为大结胸；正在心下未及胁腹，按之则痛，未曾石硬者，为小结胸。大结胸是水结在胸腹，故脉沉紧；小结胸是痰结于心下，故脉浮滑。水结宜下，故用甘遂、葶、杏、硝、黄等下之；痰结可消，故用黄连、栝楼、半夏以消之。水气能结而为痰，其人之阳气重可知矣。

小陷胸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大栝楼实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楼，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渣，分温三服。

结胸症，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阳明脉浮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藏者，可攻之。太阳结胸热实，脉浮大者，不可下，何也？盖阳明燥化，心下硬，是浮大为心脉矣。火就燥，故急下之以存津液，釜底抽薪法也。结胸虽因热入所致，然尚浮大，仍为表脉。恐热未实则水未结，若下之，利不止矣。故必待沉紧，始可下之。此又凭脉不凭症之法也。

结胸症具，烦躁者亦死。

结胸是邪气实，烦躁是正气虚，故死。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结胸之脉沉紧者可下，浮大者不可下，此言其略耳。若按部推之，寸为阳，浮为阳，阳邪结胸而不散，必寸部仍见浮脉。关主中焦，妄下而中气伤故沉，寒水留结于胸胁之间故紧。

不及尺者，所重在关，故举关以统之也。如结胸状而非结胸者，结胸则不能食，不下利，舌上燥而渴，按之痛，脉虽沉紧而实大，此则结在脏而不在腑，故见症种种不同。大硬而不通谓之结。此能食而利亦谓之结者，是结在无形之气分，五脏不通，故曰脏结。与阴结之不能食而大便硬不同者，是阴结尚为胃病，而无间于脏也。五脏以心为主，而舌为心之外候，舌胎白而滑，是水来克火，心火几于熄矣，故难治。

脏结无阳症，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结胸是阳邪下陷，尚有阳症见于外，故脉虽沉紧，有可下之理。脏结是积渐凝结而为阴，五脏之阳已竭也。外无烦躁潮热之阳，舌无黄黑芒刺之胎，虽有硬满之症，慎不可攻。理中、四逆辈温之，尚有可生之义。

病人胁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小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

脏结有如结胸者，亦有如痞状者。素有痞而在胁下，与下后而心下痞不同矣。脐为立命之原。脐傍者，天枢之位，气交之际，阳明脉之所合，少阳脉之所出，肝脾肾三脏之阴凝结于此，所以痛引小腹入阴筋也。此阴常在，绝不见阳。阳气先绝，阴绝继绝，故死。少腹者，厥阴之部，两阴交尽之处。阴筋者，宗筋也。今人多有阴筋上冲小腹而痛死者，名曰疝气，即是此类。然痛止便苏者，《金匮》所云"入脏则死，入腑则愈"也。治之以茴香、吴萸等味而痊者，亦可明脏结之治法矣。卢氏将种种异症，尽归脏结，亦好奇之过也。

泻心汤证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呕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汗出而解，太阳症已罢矣。胃中不和，是太阳之余邪与阴寒之水气杂处其中故也。阳邪居胃之上口，故心下痞硬，干呕而食臭；水邪居胃之下口，故腹中雷鸣而下利也。火用不宣则痞硬，水用不宣则干呕，邪热不杀谷则食臭。胁下即腹中也。土虚不能制水，故肠鸣。此太阳寒水之邪，侵于形躯之表者已罢，而入于形躯之里者未散。故病虽在胃而不属阳明，仍属太阳寒水之变耳。

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半夏半升 干姜 黄连各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至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心下痞是太阳之里症。太阳之上，寒气主之。中见少阴，少阴者心也。心为阳中之太阳。必其人平日心火不足，胃中虚冷，故太阳寒水得以内侵。虚阳郁而不舒，寒邪凝而不解，寒热交争于心下，交症蜂起，君主危矣。用热以攻寒，恐不戢而自焚；用寒以胜热，恐召寇而自卫。故用干姜、芩、连之苦入心化痞，人参、甘草之甘泻心和胃，君以生姜，佐以半夏。倍辛甘之发散，兼苦寒之通泄，水气有不散者乎？名曰泻心，止戈为武之意也。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上条是汗解后水气下攻症，此条是误下后客气上逆症，总是胃虚而稍有分别矣。上条腹鸣下利，胃中犹寒热相半，故云不和。此腹鸣而完谷不化，日数十行，则痞为虚痞、硬为虚硬、满为虚满也明矣。上条因水气下趋，故不烦不满。此虚邪逆上，故心烦而满。盖当汗不汗，其人心烦，故于前方去人参而加甘草。下利清谷，又不可攻表，故去生姜而加干姜。不曰理中仍名泻心者，以心烦痞硬，病本于心耳。

伤寒中风，是病发于阳。误下热入而其人下利，故不结胸。若心下痞硬干呕心烦，此为

病发于阴矣。而复下之，故痞益甚也。

甘草泻心汤

前方去人参、生姜，加甘草一两，干姜二两。余同前法。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症具。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症也。呕多虽有阳明症，不可攻之。若有下症，亦有大柴胡。而以他药下之，误矣。误下后有二症者，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不全发阳，不全发阴，故误下之变，亦因偏于半表者成结胸，偏于半里者心下痞耳。此条本为半夏泻心而发，故只以痛不痛分结胸与痞，未及他症。

半夏泻心汤

前方加半夏半斤，干姜二两，去生姜。余同前法。

泻心汤，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黄连干姜汤也。三方分治三阳。在太阳用生姜泻心汤，以未经误下而心下痞硬，虽汗出表解，水犹未散，故君生姜以散之，仍不离太阳为开之义。在阳明用甘草泻心汤者，以两番误下，胃中空虚，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缓客气之上逆，仍是从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阳用半夏泻心者，以误下而成痞，邪既不在表，则柴胡汤不中与之，又未全入里，则黄芩汤亦不中与之矣。胸胁苦满与心下痞满，皆半表里症也。于伤寒五六日，未经下而胸胁苦满者，则柴胡汤解之。伤寒五六日，误下后，心下满而胸胁不满者，则去柴胡、生姜，加黄连、干姜以和之。此又治少阳半表里之一法也。然倍半夏面去生姜，稍变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阳半里之意耳。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故仍名曰泻心，亦以佐柴胡之所不及。

伤寒吐下后，复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此以八九日吐下复汗，其脉甚微，看出是虚烦。则心下痞硬、胁下痛、经脉动惕，皆属于虚，气上冲咽喉、眩冒，皆虚烦也。此亦半夏泻心症，治之失宜，久而成痿矣。若用竹叶石膏汤，大谬。

太阳病，已发汗，仍发热恶寒，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此亦半夏泻心症。前条因吐下后复汗，以致虚烦。此因汗下后加烧针，以致虚烦。多汗伤血，故经脉动惕；烧针伤肉，故面青肤润。色微黄手足温，是胃阳渐回，故愈。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治之小误，变症亦轻，故制方用泻心之半。上焦寒格，故用参、姜；心下蓄热，故用芩、连；呕家不喜甘，故去甘草。不食则不吐，是心下无水气，故不用姜、夏。要知寒热相阻，则为格症；寒气相结，则为痞症。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心下痞，按之濡，大便硬而不恶寒反恶热，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一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濡当作硬。按之濡下，当有大便硬不恶寒反恶热句，故立此汤。观泻心汤治痞，是攻补兼施、寒热并驰之剂。此则尽去温补，独任苦寒下泄之品，且用麻沸汤渍绞浓汁而生用之，利于急下如此，而不言及热结当攻诸症，谬矣。夫按之濡为气痞，是无形也，则不当下。且结胸症，其脉浮大者，不可下。则心下痞而关上浮者，反可下乎？小结胸按之痛者，尚不用大黄，何此比陷胸汤更峻？是必有当急下之症，比结胸更甚者，故制此峻攻之剂也。学者用古方治今病，如据此条脉症而用此方，下咽

即死耳。勿以断简残文尊为圣经，而曲护其说，以遗祸后人也。

心下痞，大便硬，心烦不得眠，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别煮取汁

上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心下痞下，当有大便硬、心烦不得眠句，故用此汤。夫心下痞而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先解表。宜桂枝加附子，而反用大黄，谬矣。既加附子，复用芩、连，抑又何也？若汗出是胃实，则不当用附子。若汗出为亡阳，又乌可用芩、连乎？许学士云：但师仲景意，不取仲景方。盖谓此耳。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服汤药而利不止，是病在胃。复以他药下之而利不止，则病在大肠矣。理中非不善，但迟一着耳。石脂、余粮，助燥金之令，涩以固脱。庚金之气收，则戊土之湿化。若复利不止者，以肾主下焦，为胃之关也。关门不利，再利小便，以分消其湿。盖谷道既塞，水道宜通，使有出路。此理下焦之二法也。

赤石脂禹余粮汤

赤石脂 禹余粮各一斤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利在下焦，水气为患也。唯土能制水。石者，土之刚也。石脂、禹粮，皆土之精气所结。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余粮色黄入戊，实胃而涩肠。虽理下焦，实中宫之剂也。且二味皆甘，甘先入脾，能坚固堤防而平水气之亢，故功胜于甘、术耳。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伤寒者，寒伤心也。既发汗复吐下之，心气太虚，表寒乘虚而结于心下。心气不得降而上出于声，君主出亡之象也。噫者伤痛声。不言声而曰气者，气随声而见于外也。

旋覆代赭石汤

旋覆花 甘草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六升，去滓，再煮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生姜泻心去芩、连、干姜加旋覆、代赭石方也。以心虚不可复泻心，故制此剂耳。心主夏，旋覆花生于夏末，咸能补心，能软硬，能消结气。半夏生于夏初，辛能散邪，能消痞，能行结气。代赭禀南方之火色，入通于心，散痞硬而镇虚热。参、甘、大枣之甘，佐旋覆以泻虚火；生姜之辛，佐半夏以散水结。斯痞硬消，噫气自除矣。若用芩、连以泻心，能保微阳之不灭哉？

抵当汤证

太阳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而反下之，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亦病发于阳误下热入之症也。表症仍在下，当有而反下之句。太阳病六七日不解，脉反沉微，宜四逆汤救之。此因误下，热邪随经入府，结于膀胱，故少腹硬满而不结胸，小便自利而不发黄也。太阳经少气多血，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阳气重可知。阳极则扰阴，故血燥而蓄于中耳。血病则知觉昏昧，故发狂。此经病传腑，表病传里，气病传血，上焦病而传下焦也。少腹居下焦，为膀胱之室，厥阴经脉所骤，冲任血海所由，瘀血留结，故硬满。然下其血而气自舒，攻其里而表自解矣。《难经》云：气结而不行者，为气先病；血滞而不濡者，为血后病。深合此症之义。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结症也，抵当汤主之。

太阳病发黄与狂，有气血之分。小便不利而发黄者，病在气分，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症也。若小便自利而发狂者，病在血分，抵当汤症也。湿热留于皮肤而发黄，卫气不行之故也。燥血结于膀胱而发黄，营气不敷之故也。沉为在里，凡下后热入之症，如结胸、发黄、蓄血，其脉必沉。或紧、或微、或结，在乎受病之轻重，而不可以因症分也。水结、血结，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硬满。小便不利是水结，小便自利是血结。如字，助语辞。若以如字实讲，与蓄血发狂分轻重，则谬矣。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有热即表症仍在。少腹满而未硬，其人未发狂。只以小便自利，预知其为有蓄血，故小其制而丸以缓之。

抵当汤

水蛭熬　虻虫去翅足熬，各三十个　桃仁二十粒　大黄三两，酒洗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抵当丸

水蛭三十个　虻虫二十五个　桃仁二十个　大黄三两

右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二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蛭，昆虫之饮血者也，而利于水。虻，飞虫之吮血者也，而利于陆。以水陆之善取血者，用以攻膀胱蓄血，使出乎前阴。佐桃仁之苦甘而推陈致新，大黄之苦寒而荡涤邪热。名之曰抵当者，直抵其当攻之处也。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气汤。

阳气太重，标本俱病，故其人如狂。血得热则行，故尿血也。血下则不结，故愈。冲任之血，会于少腹。热极则血不下而反结，故急。然病自外来者，当先审表热之轻重以治其表，继用桃仁承气以攻其里之结血。此少腹未硬满，故不用抵当。然服五合取微利，亦先不欲下意。

首条以反不结胸句，知其为下后症。此以尚未可攻句，知其为未下症。急结者宜解，只须承气；硬满者不易解，必仗抵当。表症仍在，竟用抵当，全不顾表者，因邪甚于里，急当救里也。外症已解，桃仁承气未忘桂枝者，因邪甚于表，仍当顾表也。

桃仁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　甘草　桂枝　芒硝各二两　大黄四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瘀血是病根，喜忘是病情。此阳明未病前症，前此不知，今因阳明病而究其由也。屎硬为阳明病，硬则大便当难而反易，此病机之变易见矣。原其故必有宿血，以血主濡也。血久则黑，火极反见水化也。此以大便反易之机，因究其色之黑，乃得其病之根，因知前此喜忘之病情耳。承气本阳明药。不用桃仁承气者，以大便易，不须芒硝；无表症，不得用桂枝；瘀血久，无庸甘草。非虻虫、水蛭，不胜其任也。

病人无表里症，发热，七八日不大便，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不头痛恶寒，为无表症，不烦燥呕渴，为无里症，非无热也。七八日下，当有不大便句。故脉虽浮数，有可下之理，观下后六七日犹然不便可知。合热协热，内外热也。前条据症推

原，此条凭脉辨症。表里热极，阳盛阴虚，必伤阴络。故仍不大便者，必有蓄血，热利不止，必大便脓血矣。宜黄连阿胶汤主之。上条大便反易，知瘀血留久，是验之于已形。此条仍不大便，知瘀血已结，是料之于未形。六经惟太阳、阳明有蓄血症，以二经多血故也，故脉症异而治则同。

太阳协热利，有虚有热。阳明则热而不虚。少阴便脓血属于虚，阳明则热。数为虚热，不能消谷。消谷善饥，此为实热矣。

火逆诸证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腹满而喘，口渴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太阳中风，不以麻黄、青龙发汗，而以火攻其汗，则不须言风邪之患，当知火邪之利害矣。血得热则流，气得热则溢。血气不由常度，而变由生也。风为阳邪，火为阳毒，所谓两阳也。两阳相灼，故即见两阳合明之病，身体枯燥。身无汗也，故身发黄。头汗至颈，故但身黄，而头至颈不黄也。首为元阳之会。不枯燥，是阳未虚竭；有汗出，是阴未虚竭。此两阳尚熏于形身，而未内灼于脏腑也。此血气流溢之轻者。若其人阳素盛者，因熏灼而伤血，其鼻必衄。其人阴素虚者，因熏灼而伤津，小便必难。若其人阴阳之气俱虚竭者，胸满而喘，口干咽烂而死者有矣。或胃实而谵语，或手足躁扰，而至于捻衣摸床者有矣。皆气血流溢，失其常度故也。小便利，是反应小便难句。凡伤寒之病，以阳为主，故最畏亡阳。而火逆之病，则以阴为主，故最怕阴竭。小便利者为可治，是阴不虚，津液未亡，太阳膀胱之气化犹在也。阳盛阴虚，是火逆一症之纲领。阳盛则伤血，阴虚则亡津，又是伤寒一书之大纲领。

太阳病二日，烦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入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此指火逆之轻者言之。太阳病经二日，不汗出而烦躁，此大青龙症也。不知发汗而兼以清火，而反以火熨其背。背者，太阳之部也。太阳被火迫，因转属阳明。胃者，阳明之府，水谷之海也。火邪入胃，胃中水竭，屎必燥硬。烦躁不止，谵语所由发也。非调胃承气下之，胃气绝矣。十余日句，接大汗出来。盖其人虽大汗出，而火热未入胃中。胃家无恙，谵语不发，烦躁已除。至二候之后，火气已衰。阳气微，故振栗而解；阴气复，故自利而解。此阴阳自和而自愈者也。"故其汗"至末，是倒叙法。释未利未解前症。溯其因而究其由也。言所以能自下利者，何以故？因其自汗出时，从腰已下不得汗。夫腰已下为地，地为阴，是火邪未陷入于阴位也，二肠膀胱之液俱未伤也。欲小便不得，而反呕欲失溲，此非无小便也，其津液在上焦，欲还入胃中故也。凡大便硬者，小便当数而不多。今小便反不数而反多，此应前欲小便不得句，正以明津液自还入胃中而下利之意也。利是通利，非泻利之谓，观大便已可知矣。头为诸阳之会，卓然而痛者，阴气复则阳气虚也。足心必热，反应足下恶风句。前大汗出则风已去，故身不恶风。汗出不至足，故足下恶风也。今火气下流，故足心热。火气下流，则谷气因之下流，故大便自利也。大便已头疼，可与小便已阴疼者参之。欲小便不得，反失溲，小便当数，反不数、反多，与上条小便难、小便利，俱是审其阴气之虚不虚、津液之竭不竭耳。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过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

首条以火劫发汗而衄血，是阳邪盛于阳

位，故在未过经时。此条以火熏不得汗而衄血，是阳邪下陷入阴分，故在过经不解时。次条大汗出后十余日，振栗下利而解。此条不得汗，过经衄血而犹不解。可知劫汗而得汗者，其患速；不得汗者，其患迟。名为火邪，则但治其火，而不虑其前此之风寒矣。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上文皆阳盛之症，以中风为阳邪也。此后是阳虚之症，以伤寒为阴邪也。阳盛者，轻则发狂谵语，重则衄血衄血，此不戢自焚者也。阳虚者，神不守舍，起居如惊，其人如狂，是弃国而逃者也。

方注详桂枝篇。

上论火逆症。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温针者，即烧针也，烧之令其温耳。寒在形躯而用温针刺之，寒气内迫于心，故振惊也。

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重发汗而病不解，则不当汗矣。复加烧针，以迫其汗，寒气内侵，当救其里。烧针后宜有脱文。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方注详桂枝篇。

其脉沉者，营气微也。营气微者加烧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烦躁也。

按：流、行二字，必有一误。此阴阳俱虚竭之候也。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方注详桂枝篇。

上论火针症。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此皆论灸之而生变也。腰以下重而痹者，因腰以下不得汗也。咽燥吐血者，亦阳盛而然也。比衄加甚矣。当知灸法为虚症设，不为风寒设，故叮咛如此。

上论火灸症。

痉湿暑证

太阳病痉湿暑三症，宜应别论。以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

太阳主表，六气皆得而伤之，三种故与伤寒不同。然亦有因于伤寒而见，症与伤寒相似，故论及之耳。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脉沉而细，身热足寒，头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太多，则无液养筋，筋伤则挛急而反张矣。太阳主筋，所生病矣。要知痉之一症，非无因而至，因于伤寒发汗不如法所致耳。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营气微也。细者，阳气少也。身热而足寒者，下焦虚也。头痛虽止，而颈项强急恶寒之症未罢，更时见面赤目赤，是将转属于阳明。然诸症皆与伤寒相似而非痉。独有头面动摇，卒然口噤，背反如张弓者，与伤寒不相似，故名之曰痉耳。此汗多亡液，不转属阳明而成痉者。以发汗太骤，形身之津液暴脱，而胃家津液未干，故变见者仍是太阳表症，而治法当滋阴以急和其里，勿得以沉细为可温也。炙甘草汤主之。《金匮》用桂枝汤加栝蒌根，恐不胜其任。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此以表气虚实分刚柔，原其本而名之也。亦可以知其人初病之轻重，禀气之强弱而施

治矣。《金匮》用葛根汤则谬。

上论痉症。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寒冷所致也。

汗出当风，寒则汗不越。久留骨节，故一身尽疼。玄府反闭，故发热。日晡为阳明主时，太阴湿土郁而不伸，故剧。此虽伤于湿，而实因于风寒也。《金匮》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风湿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

脉浮为风，阴阳俱浮，自汗出者，风湿相搏于内也。湿流骨节，故身重。湿胜则卫气行阴，不得行阳，故好眠也。睡则气从鼻出，风出而湿留之，呼吸不利，故鼻息必鼾。湿留会厌，则重而难发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矣。法当汗解而反下之，大便利则小便必不利。心肺之气化不宣，胃家之关门不利，脾土之承制不行，故直视失溲也。若以火劫之，受火气之轻者，湿不得越，因热而发黄；受火气之重者，必亡阳而如惊痫状，液脱而时见瘛疭之形矣。

问曰：值天阴雨不止，风湿相搏，一身尽疼，法当汗出而解。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上条备言风湿诸症，未及身疼。要知风湿与伤寒之身疼不同，伤寒身疼无止时，风湿相搏而痛，多在日晡时发。若更值阴雨，是风湿与天气合，故疼痛更甚，不必在日晡时也。阴雨不止，疼痛亦不止，法当汗解。汗大出，湿反不去者，风为阳邪，其入浅，湿为阴邪，其入深。又风伤于上，湿伤于下，浅者上者易去，而深者下者难出。故微汗之，令遍身絷絷乃佳耳。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脉浮为在表，虚为风，涩为湿，身体烦疼，表症表脉也。不呕不渴，是里无热，故于桂枝汤加桂以治风寒，去芍药之酸寒，易附子之辛热以除寒湿。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表症未除，病仍在表，不是因于胃家实，而因于脾气虚矣。盖脾家实，腐秽当自去，脾家虚，湿土失职不能制水，湿气留于皮肤，故大便反见燥化。不呕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湿之地，风气常在，故风湿相搏不解也。病本在脾，法当君以白术，代桂枝以治脾，培土以胜湿，土旺则风自平矣。前条风胜湿轻，故脉阴阳俱浮，有内热，故汗自出，宜桂枝汤。此湿胜风微，故脉浮虚而涩，内无热而不呕不渴，故可加附子、桂枝理上焦。大便硬，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是下焦不治，故仍须桂枝。

桂枝附子汤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前方去桂枝，加白术四两，余同前法。

初服，其人身如痹。半日许，复服之。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以术、附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然耳。法当加桂四两，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通小便不利当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之。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身肿痛剧，不得屈伸，湿盛于外也。恶风不欲去衣，风淫于外也。汗出短气，小便不利，化源不清也。君桂枝以理上焦而散风邪，佐术、附、甘草以除湿而调气。

甘草附子汤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桂枝四两 附子二枚

上四味，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复烦者，服三合。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内经》曰：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痛者，寒气多也；烦者，阳遭阴也。夫脉浮为风，细为湿。太阳脉本浮，风湿为病，脉阴阳俱浮，或浮虚而涩。今关节烦疼，脉反沉细者，是发汗不如法，但风气去，湿流骨节为着痹也。湿气留着于身形，脾气不能上输，肺气不能下达。膀胱之液不藏，胃家之关不启，故小便不利。脾土上应湿化不能制水，故大便反快。但利其小便，安能聚水而为患哉？风湿相搏者当发汗，风去湿在者当利小便，此两大法。吐下火攻，非其治矣。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凡湿不得泄，热不得越，则身黄。若伤寒发黄时，身疼已解。此湿流关节，故不解也，须五苓以除其湿。

湿家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口燥烦也。

但头汗，若小便利，则不发黄。背强恶寒，尚是太阳寒湿，法当汗解。若下之，阳气扰于胸中故满，中伤胃气故哕，下焦虚不能制水，故小便不利也。如舌上有胎，不是心家热，以上焦之湿不除，胸中之寒不解，惟丹田之有热不安于下焦，而上走空窍，故口燥烦而舌上胎耳。不能饮水，可见湿犹在中，又当从五苓去桂枝易肉桂之法矣。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痹本无死症，皆因妄治而死。火逆则惊痫瘛疭，下之则直视失溲舌胎而哕，皆死兆也。夫额上汗出而小便不利，是痹不得泄，故发黄。此更微喘，是水气入肺。当不能通调水道，而小便反利者，是膀胱不藏，水泉不止也。若下利不止，是仓廪不藏，门户不要也，失守者死矣。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而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种种皆是表症。鼻塞而不鸣，脉大而不浮，不关风矣，脉不沉细，非湿痹矣。腹初不满，则非瘀热在里。重干头痛，是头中寒湿可知。寒湿从鼻而入，故鼻塞，亦当从鼻而出。内药鼻中，塞因塞用法也。

上论湿症。

太阳中暑者，身热疼重而恶寒，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中暑与伤寒迥殊，而亦有因于伤寒者。太阳之气，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冬月之伤寒，伤于天之寒风；夏月之伤寒，伤于地之寒水也。脉微亡阳，脉弱发热。此身热脉微，本是暑伤于气。而疼重恶寒，实由于寒水沐浴，留在皮肤而然，亦是伤寒所致耳。《金匮》用瓜蒂汤非是，宜五苓散、藿香饮之类。

太阳中暑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下之则淋。

弦细芤迟，不得连讲。言中暑夹寒之脉，或微弱，或弦细，或芤迟，皆是虚脉。如脉浮而紧者，名曰弦，弦而细则为虚矣。脉弦而大则为芤，芤固为虚，芤而迟，更为寒矣。以此脉而见发热恶寒身重疼痛等症，虽当炎夏而虚寒可知。更当审其小便，小便者，寒水之气化也。寒水留在皮肤，不得下行，故小便已而洒然毛耸，其短涩可知。手足为诸阳之本，小便已而逆冷，其寒水留于四肢可知。夏行冬令，不可谓非伤寒所致耳。仍以中暑名之者，以其人阴气素虚，因小有劳，身即发热，内热更炽，见其开口以出之板齿枯燥，故知其本乎中暑耳。若

汗之表阳愈虚，恶寒反甚。火攻则阴津愈虚，发热反甚。下之，水行谷道，小便更短涩而成淋矣。此东垣补中益气，深合仲景心也。

太阳中暑，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中暑夹寒，有不因乎浴水，而因乎乘凉者。或因露风，或因旷宇，或因夜气阴寒，先著于肌肤，而暑气内伤于心脉，故恶寒身热汗出而渴也。清暑益气汤，东垣得之矣。

上论暑症。

三症皆本于伤寒，故恶寒发热身疼，皆与伤寒相似。痉者脉同湿家，中暑则大同小异，三脉迥殊于伤寒。治之者当以脉别症，更当从脉施治耳。

伤寒来苏集　卷三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　原文
清　慈溪　柯　琴韻伯　编注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阳明脉证上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阳明为传化之腑，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但实不虚，斯为阳明之病根矣。胃实不是阳明病，而阳明之为病，悉从胃实上得来。故以胃家实，为阳明一经之总纲也。然致实之由，最宜详审，有实于未病之先者，有实于得病之后者，有风寒外束热不得越而实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实者，有从本经热盛而实者，有从他经转属而实者。此只举其病根在实，而勿得以胃实即为可下之症。按阳明提纲，与《内经·热论》不同。热论重在经络，病为在表。此以里证为主，里不和即是阳明病。他条或有表证，仲景意不在表；或兼经病，仲景意不在经。阳明为阖，凡里证不和者，又以阖病为主。不大便固阖也，不小便亦阖也。不能食，食难用饱，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阖也。自汗出，盗汗出，表开而里阖也。反无汗，内外皆阖也。种种阖病，或然或否，故提纲独以胃实为正。胃实不是竟指燥屎坚硬，只对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实矣。故汗出解后，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便不称阳明病。如胃中虚而不下利者，便属阳明。即初硬后溏者，总不失为胃家实也。所以然者，阳明太阴同处中州而所司各别。胃司纳，故以阳明主实；脾司输，故以太阴主利。同一胃腑而分治如此，是二经所由分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阳明主里，而亦有外证者，有诸中而形诸外，非另有外证也。胃实之外见者，其身则蒸蒸然，里热炽而达于外，与太阳表邪发热者不同；其汗则濈濈然，从内溢而无止息，与太阳风邪为汗者不同。表寒已散，故不恶寒；里热闭结，故反恶热。只因有胃家实之病根，即见身热自汗之外证，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机发现，非即可下之证也，宜轻剂以和之。必谵语、潮热、烦躁、胀满诸证兼见，才为可下。

四证是阳明外证之提纲。故胃中虚冷，亦得称阳明病者，因其外证如此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阳明脉证，与太阳脉证不同。太阳脉浮紧者，必身疼痛、无汗、恶寒、发热不休。此则潮热有时，是恶寒将自罢，将发潮热时之脉也。此紧反入里之谓，不可拘紧则为寒之说矣。太阳脉但浮者，必无汗。今盗汗出，是因于内热。且与本经初病但浮无汗而喘者不同，又不可拘浮为在表之法矣。脉浮紧，但浮而不合麻黄证，身热汗出而不是桂枝证。麻、桂下咽，阳盛则毙耳。此脉从经异，非脉从病反。要知仲景分经辨脉，勿专据脉谈证。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脉大者，两阳合明，内外皆阳之象也。阳明受病之初，病为在表，脉但浮而未大，与太

阳同，故亦有麻黄、桂枝证。至二日恶寒自止，而反恶热。三日来，热势大盛，故脉亦应其象而洪大也。此为胃家实之正脉。若小而不大，便属少阳矣。

《内经》云：阳明之至短而涩。此指秋金司令之时脉。又曰：阳明脉象大浮也。此指两阳合明之病脉。

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硬。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此治阳明之大法也。阳明主津液所生病，津液于则胃家实矣。津液致干之道有二：汗多则伤上焦之液，溺多则伤下焦之液。一有所伤，则大便硬而难出，故禁汗与溲。夫脉之浮而紧、浮而缓、浮而数、浮而迟者，皆不可攻而可汗。此浮而大，反不可汗而可攻者，以为此阳明三日之脉，当知大为病进，不可拘浮为在表也。心下者，胃口也。心下硬，已见胃实之一班。以表脉不当见里证，故曰反硬耳。有热属脏，是指心肺有热，不是竟指胃实。攻之是攻其热，非攻其实，即与黄芩汤彻其热之义也。不令者，禁止之辞，便见泻心之意。上焦得通，津液自下，胃气因和耳。属府指膀胱，亦不指胃。膀胱热，故溲数。不令处，亦见当滋阴之义矣。属腑是陪说，本条重在脏热。汗多句，直接发汗句来。盖汗为心液，汗出是有热属脏之征也。所以不令发汗者何？盖汗出多津液亡，而火就燥，则愈热而大便难。即汗出少，亦未免便硬而难出，故利于急攻耳。仲景治阳明，不患在胃家实，而患在脏有热，故急于攻热而缓以下。其实禁汗与溲，所以存其津，正以和其实耳。然证有虚实，脉有真假，假令脉迟，便非脏实。是浮大皆为虚脉矣。仲景特出此句，正发明心下硬一证有无热属脏者，为妄攻其热者禁也，其慎密如此。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证具而心下硬，有可攻之理矣。然硬而尚未满，是热邪散漫胃中，尚未干也。妄攻其热，热去寒起，移寒于脾，实反成虚，故利遂不止也。若利能自止，是其人之胃不虚而脾家实，腐秽去尽而邪不留，故愈。上条热既属脏，利于急攻，所以存津液也。此条热邪初炽，禁其妄攻，所以保中气也。要知腹满已是太阴一班，阳明太阴相配偶，胃实则太阴转属于阳明，胃虚则阳明转属于太阴矣。此仲景大有分寸处，诊者大宜着眼。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多是水气在上焦，虽有胃实证，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祸。要知阳明病津液未亡者，慎不可攻。盖腹满呕吐，是太阴阳明相关证；胃实胃虚，是阳明太阴分别处。胃家实，虽变证百出，不失为生阳；下利不止，参、附不能挽回，便是死阴矣。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此为津液内竭。大便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本自汗，更发汗，则上焦之液已外竭；小便自利，则下焦之液又内竭。胃中津液两竭，大便之硬可知。虽硬而小便自利，是内实而非内热矣。盖阳明之实，不患在燥而患在热。此内既无热，只须外润其燥耳。连用三自字，见胃实而无变证者，当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更当探苦欲之病情，于欲大便时，因其势而利导之，不欲便者，宜静以俟之矣。此何以故？盖胃家实，固是病根，亦是其人命根，禁攻其实者，先虑其虚耳。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治病必求其本。胃者，津液之本也。汗与溲皆本于津液。本自汗出，本小便利，其人胃家之津液本多。仲景提出亡津液句，为世之不惜津液者告也。病差，指身热汗出言。烦即恶

热之谓。烦而微，知恶热将自罢，以尚不了，故大便硬耳。数少，即再行之谓。大便硬，小便少，皆因胃亡津液所致，不是阳盛于里也。因胃中干燥，则饮入于胃。不能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小便反少。而游溢之气，尚能输精于脾，津液相成，还归于胃。胃气因和，则大便自出，更无用导法矣。以此见津液素盛者，虽亡津液而津液终自还。正以见胃家实者，每踌躇顾虑，示人以勿妄下与勿妄汗也。历举治法，脉迟不可攻，心下满不可攻，呕多不可攻，小便自利与小便数少不可攻，总见胃家实，不是可攻证。

蜜煎方

蜜七合

上一味，于铜器内煎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加醋少许，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甚效。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上条是指其已发热言，此追究一日前未发热时也。初受风寒之日，尚在阳明之表，与太阳初受时同，故阳明亦有麻黄、桂枝证。二日来表邪自罢，故不恶寒。寒止热炽，故汗自出而反恶热。两阳合明之象见矣。阳明病多从他经转属。此因本经自受寒邪，胃阳中发，寒邪即退，反从热化故耳。若因亡津液而转属，必在六七日来，不在一二日间。本经受病之初，其恶寒虽与太阳同，而无头项强痛为可辨。即发热汗出，亦同太阳桂枝证。但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是阳明一经之枢纽。本经受邪，有中而、中膺之别。中而则有目疼鼻干，邪气居高，即热反胜寒。寒邪未能一日遽止，此中于膺部，位近于胃，故退寒最捷。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太阳病八九日，尚有恶寒证。若少阳寒热往来，三阴恶寒转甚，非发汗温中，何能自罢？惟阳明恶寒，未经表散，即能自止，与他经不同。始虽恶寒二句，语意在阳明居中句上。夫知阳明之恶寒易止，便知阳明为病之本矣。胃为戊土，位处中州，表里寒热之邪，无所不归，无所不化，皆从燥化而为实。实则无所复传，此胃家实所以为阳明之病根也。

上论胃实证。

问曰：太阳缘何而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胃实大便难，此名阳明也。

此明太阳转属阳明之病。因有此亡津液之病机，成此胃家实之病根也。按仲景阳明病机，其原本经脉篇主津液所生病句来。故虽有热论中身热、鼻干等症，总归重在津液上。如中风之口苦、咽干、鼻干、不得汗、身目黄、小便难、皆津液不足所致。如腹满、小便不利、水谷不别等症，亦津液不化使然。故仲景谆谆以亡津液为治阳明者告也。

阳脉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实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阳明主津液所生病者也。因妄汗而伤津液，致胃家实耳。桂枝证本自汗，自汗多则亡津。麻黄证本无汗，发汗多亦亡津。此虽指太阳转属，然阳明表证亦有之。

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彻，止也，即汗出多之互辞。

伤寒转属阳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此亦汗出不止之互辞。概言伤寒，不是专指太阳矣。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胃实之病机在汗出多，病情在不能食。初

因寒邪外束，故无汗；继而胃阳遽发，故反汗多。即呕不能食时，可知其人胃家素实，与干呕不同。而反汗出，则非太阳之中风，是阳阳明之病实矣。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大便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病机在渴，以桂枝脉证而兼渴，其人津液素亏可知。小便数则非消渴矣。以此知大便虽硬，是津液不足，不是胃家有余，即十日不便而无痞满硬痛之苦，不得为承气证。饮水利水，是胃家实而脉弱之正治也。不用猪苓汤用五苓散者，以表热未除故耳。此为太阳阳明之并病。余义见五苓证中。

伤寒脉浮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太阴受病转属阳明者，以阳明为燥土，故非经络表里相关所致，总因亡津液而致也。此病机在小便，小便不利，是津液不行，故湿土自病，病在肌肉；小便自利，是津液越出，故燥土受病，病在胃也。

客曰：病在太阴，同是小便自利，至七八日暴烦下利者，仍为太阴病，大便硬者，转为阳明病。其始则同，其终则异，何也？曰：阴阳异位，阳道实，阴道虚。故脾家实，则腐秽自去，而从太阴之开；胃家实，则地道不通，而成阳明之阖。此其别也。

上论他经转属证。

问曰：脉有阳结、阴结，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

脉以浮为阳，为在表；数为热，为在腑；沉为阴，为在里；迟为寒，为在脏。证以能食者为阳，为内热；不能食者为阴，为中寒。身轻者为阳，重者为阴。不大便者为阳，自下利者为阴。此阳道实阴道虚之定局也。然阳证亦有自下利者，故阴证亦有大便硬者。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又阴阳更盛更虚之义。故胃实因于阳邪者，为阳结；有因于阴邪者，名阴结耳。然阳结能食而不大便，阴结不能食而能大便，何以故？人身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阳结则阴病，故不大便；阴结则阳病，故不能食。此阳胜阴病，阴胜阳病之义也。凡三候为半月，半月为一节。凡病之不及、太过，斯皆见矣。能食不大便者，是但纳不输，为太过。十七日剧者，阳主进，又合乎阳数之奇也。不能食而硬便仍去者，是但输不纳，为不足。十四日剧者，阴主退，亦合乎阴数之偶也。脉法曰：计其余命生死之期，期以月节克之。《内经》曰：能食者过期，不能食者不及期。此之谓也。

此条本为阴结发论。阳结即是胃实，为阴结作伴耳。阴结无表证，当属之少阴，不可以身重不能食为阳明应有之证，沉迟为阳明当见之脉。大便硬为胃家实，而不敢用温补之剂也。且阴结与固瘕、谷疸有别。彼溏而不便，是虚中有实；此硬而有便，是实中有虚。急须用参、附以回阳，勿淹留期至而不救。

上论阴阳结证。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无可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阳明之表证、表脉也。二证全同太阳，而属之阳明者，不头项强痛故也。要知二方专为表邪而设，不为太阳而设。见麻黄证，即用麻黄汤，见桂枝证，即用桂枝汤，不必问其为太阳阳明也。若恶寒一罢，则二方所必禁矣。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上条脉证与太阳相同，此条脉证与太阳相殊。此阳明半表半里之脉证，麻、桂下咽，阳盛则毙耳。故善诊者，必据证辨脉，勿据脉谈

证。全注解见本篇之前。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此阳明之虚证、虚脉也。邪中于面，而阳明之阳上奉之。故面热面色赤。阳并于上，而不足于外卫，寒邪切肤，故战惕耳。此脉此证，欲其恶寒自止于二日间，不可得矣。必六七日胃阳来复，始得汗出潠潠而解。所以然者，汗为阳气，迟为阴脉，无阳不能作汗，更可以身痒验之，此又当助阳发汗者也。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肤中，此久虚故也。

阳明气血俱多，故多汗；其人久虚，故反无汗。此又当益津液、和营卫，使阴阳自和而汗出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小便利，则里无瘀热可知。二三日无身热汗出恶热之表，而即见呕咳之里，似乎热发乎阴。更手足厥冷，又似病在三阴矣。苦头痛，又似太阳之经证。然头痛必因咳呕厥逆，则头痛不属太阳。咳呕厥逆则必苦头痛，是厥逆不属三阴。断乎为阳明半表半里之虚证也。此胃阳不敷布于四肢故厥，不上升于额颅故痛。缘邪中于膺，结在胸中，致呕咳而伤阳也。当用瓜蒂散吐之，呕咳止，厥痛自除矣。两"者"字作"时"字看，更醒。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不恶寒，头不痛但眩，是阳明之表已罢。能食而不呕不厥但咳，乃是咳为病本也。咽痛因于咳，头眩亦因于咳。此邪结胸中面胃家未实也，当从小柴胡加减法。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此邪中于面，而病在经络矣。液之与血，异名而同类。津液竭，血脉因之而亦伤。故阳明主津液所生病，亦主血所生病。阳明经起于鼻，系于口齿。阳明病则津液不足，故口鼻干燥。阳盛则阳络伤，故血上溢而为衄也。口鼻之津液枯涸，故欲漱水、不欲咽者，热在口鼻，未入乎内也。能食者胃气强也。以脉浮发热之证，而见口干鼻燥之病机，如病在阳明，更审其能食，不欲咽水之病情，知热不在气分而在血分矣。此问而知之也。

按：太阳阳明皆多血之经，故皆有血症。太阳脉当上行，营气逆不循其道，反循巅而下至目内眦，假道于阳明，自鼻颏而出鼻孔，故先目眶头痛。阳明脉当下行，营气逆而不下，反循齿环唇面上循鼻外至鼻颏而入鼻，故先口燥鼻干。异源而同流者，以阳明经脉起于鼻之交颏中，旁纳太阳之脉故也。

二条但言病机，不及脉法主治，宜桃仁承气、犀角地黄辈。

上论阳明在表脉证。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喘面胸满者，为麻黄证。然必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今脉沉为在里，则喘满属于里矣。反攻其表则表虚，故津液大泄。喘者满者，满而实矣，因转属阳明，此谵语所由来也。宜少与调胃。汗出为表虚，然是谵语，归重只在里实。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上条论谵语之由，此条论谵语之脉。亡阳即津液越出之互辞。心之液为阳之汗，脉者血之腑也。心主血脉，汗多则津液脱，营血虚。故脉短是营卫不行，脏腑不通，则死矣。此谵语而脉自和者，虽津液妄泄，而不甚脱，一惟胃实，而营卫通调，是脉有胃气，故不死。此下历言谵语不因于胃者。

谵语，直视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上条言死脉，此条言死证。盖谵语本胃实，而不是死证。若谵语而一见虚脉虚证，则

是死证,而非胃家实矣。脏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目不转睛,不识人,脏腑之气绝矣。喘满见于未汗之前,为里实;见于谵语之时,是肺气已败。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满而不运。若下利不止,是仓廪不藏,门户不要也。与大便难而谵语者,天渊矣。

大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同一谵语,而有虚实之分。邪气盛则实,言虽妄诞,与发狂不同,有庄严状,名曰谵语。正气夺则虚,必目见鬼神,故郑重其语,有求生求救之状,名曰郑声。此即从谵语中分出,以明谵语有不因胃实而发者。更释以重语二字,见郑重之谓,而非郑重之音也。若造字出于喉中,与语多重复叮咛不休等义,谁不知其虚,仲景乌庸辨?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脏,故称血室。女以血用事,故下血之病最多。若男子非损伤则无下血之病。惟阳明主血所生病,其经多血多气,行身之前,邻于冲任。阳明热盛,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阴,故男女俱有是证。血病则魂无所归,心神无主,谵语必发。要知此非胃实,因热入血室而肝实也。肝热心亦热,热伤心气,既不能主血,亦不能作汗。但头有汗,而不能遍身,此非汗吐下法可愈矣。必刺肝之募,引血上归经络,推陈致新,使热有所泄,则肝得所藏,心得所主,魂有所归,神有所依,自然汗出周身,血不妄行,谵语自止矣。按:畜血便脓血,总是热入血室,人于肠胃,从肛门而下者,谓之便血脓血。盖女子经血出自子户,与溺道不同门。男子精、血、溺三物,内异道而外同门,精道由肾,血道由肝,水道由膀胱。其源各别,而皆出自前阴。

期门,肝之募也,又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太阴阳明为表里,厥阴少阳为表里。阳病治阴,故阳明少阳血病,皆得刺之。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人之十二经脉,应地之十二水,故称血为经水,女子属阴而多血。脉者,血之腑也。脉以应月,故女子一月经水溢出,应时而下,故人称之为月事也。此言妇人适于经水来时,中于风邪,发热恶寒。此时未虑及月事矣,病从外来,先解其外可知。至七八日热除身凉脉迟为愈,乃反见胸胁苦满而非结胸,反发谵语而非胃实,何也?脉迟故也。迟为在脏,必其经水适来时,风寒外来,内热乘肝,月事未尽之余,其血必结。当刺其募以泻其结热,满自消而谵语自止,此通因塞用法也。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有所见,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下焦,必自愈。

前言中风,此言伤寒者,见妇人伤寒中风,皆有热入血室证也。然此三条,皆因谵语而发,不重在热入血室,更不重在伤寒中风。要知谵语多有不因于胃者,不可以谵语为胃实而犯其胃气也。发热不恶寒,是阳明病。申酉谵语,疑为胃实。若是经水适来,固知热入血室矣。此经水未断,与上条血结不同。是肝虚魂不安而妄见,本无实可泻,固不得妄下以伤胃气。亦不得刺之令汗,以伤上焦之阳,刺之出血,以伤下焦之阴也。俟其经尽,则谵语自除,而身热自退矣。当以不治治之。

热入血室,寒热如疟而不谵语者,入柴胡证。

上论阳明谵语脉证。

阳明脉证下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本条无日疼鼻干之经病,又无尺寸俱长之表脉。微喘恶寒,脉浮而紧,与太阳麻黄证

同。口苦咽干，又似太阳少阳合病。更兼腹满，又似太阳太阴两感。他经形证互呈，本经形证未显，何以名为阳明中风耶？以无头项强痛，则不属太阳；不耳聋目赤，则不属少阳；不腹痛自利，则不关太阴。是知口火胃窍，咽为胃门，腹为胃室，喘为胃病矣。今虽恶寒，二日必止，脉之浮紧，亦潮热有时之候也。此为阳明初病在里之表，津液素亏，故有是证。若以腹满为胃实而下之，津液既竭，腹更满而小便难，必大便反易矣。此中风转中寒，胃实转胃虚，初能食而致反不能食之机也。伤寒中风，但见有柴胡一证便是。则口苦咽干，当从少阳证治。脉浮而紧者，当曰弦矣。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弦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本条不言发热。看中风二字，便藏表热在内。外不解，即指表热而言。即暗伏内已解句。病过十日，是内已解之互文也，当在外不解句上。无余证句，接外不解句来。刺之，是刺足阳明，随其实而泻之。少差句，言内证俱减，但外证未解耳，非刺耳前后，其肿少差之谓也。脉弦浮者，向之浮大减小而弦尚存。是阳明之脉证已罢，惟少阳之表邪尚存，故可用小柴胡以解外。若脉但浮而不弦大，则非阳明少阳脉。无余证，则上文诸证悉罢，是无阳明少阳证。惟太阳之表邪未散，故可与麻黄汤以解外。所以然者，以阳明居中，其风阳是太阳转属，即是少阳转属，两阳相熏灼，故病过十日而表热不退也。无余证可凭，只表热不解，法当凭脉。故弦浮者，可知少阳转属之遗风；但浮者，是太阳转属之余风也。若不尿腹满加哕，是接耳前后肿来。此是内不解，故小便难者竟至不尿，腹部满者竟不减，时时哕者更加哕矣。非刺后所致，亦非用柴胡麻黄后变证也。太阳主表，故中风多表证；阳明主里，故中风多里证。弦为少阳脉，耳前后胁下为少阳部。阳明中风，而脉证兼少阳者，以胆为风腑故也。若不兼太阳少阳脉证，只是阳明病，而不名中风矣。参看口苦咽干，知阳明中风从少阳转属者居多。

本条多中风而不言恶风，亦不言恶热。要知始虽恶寒，二日自止，风邪未解，故不恶热。是阳明中风与太、少不同，而阳明过经留连不解之风，亦与本经初中迥别也。

七论阳明中风证。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太阳主表，病情当以表辨。阳明主里，证虽在表，病情仍以里辨。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别风寒，更以能食不能食审胃家虚实也。要知风寒本一体，随人胃气而别。此条本为阳明初受表邪，先辨胃家虚实，为诊家提纲。使其着眼处，不是为阳明分中风伤寒之法也。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瘈瘲，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胃实则中热，故能消谷；胃虚则中寒，故不能食。阳明以胃实为病根，更当以胃寒为深虑耳。凡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称阳明病。今但手足汗出，则津液之泄于外者尚少；小便不利，则津液不泄于下。阳明所虑在亡津液，此更虑其不能化液矣。

瘈瘲，即初硬后溏之谓。肛门虽固结，而肠中不全干也。溏即水谷不别之象，以瘈瘲作解者谬矣。按：大肠小肠，俱属于胃。欲知胃之虚实，必于二便验之。小便利，屎定硬；小便不利，必大便初硬后溏。今人但知大便硬、大便难、不大便者为阳明病。亦知小便难、小便不利、小便数少或不尿者皆阳明病乎？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初受病便不能食，知其人本来胃虚，与中有燥屎而反不能食者有别也。哕为胃病，病深者其声哕矣。

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要知阳明病不能食者，虽身热恶热，而不可攻其热。不能食，便是胃中虚冷。用寒以彻表热，便是攻，非指用承气也。伤寒治阳明之法利在攻，仲景治阳明之心全在未可攻，故谆谆以胃家虚实相告耳。

阳明病，脉迟，腹满，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阳明脉浮而弦大，为中风。若脉迟，为中寒、为无阳矣。食难用饱，因于腹满，腹满因于小便难，烦眩又因于食饱耳。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故烦。阳虚不能化液，则清中清者不上升，故食谷则头眩；浊中清者不下输，故腹满而小便难。胃脘之阳，不达于寸口，故脉迟也。《金匮》曰：谷气不消，胃中苦满，浊气下流，小便不通，身体尽黄，名曰谷疸。当用五苓散调胃利水，而反用茵陈汤下之，腹满不减，而除中发哕所由来矣。所以然者，盖迟为在脏，脾家实则腐秽自去。食难用饱者，脾不磨也。下之则脾家愈虚，不化不出，故腹满如故。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凡首揭阳明病者，必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也。此言伤寒则恶寒可知，言彻其热，则发热可知。脉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必服桂枝汤啜稀热粥，令汗生于谷耳。黄芩汤本为协热下利而设，不为脉迟表热而设。今不知脉迟为里寒，但知清表之余热。热去寒起，则不能食者为中寒，反能食者为除中矣。除中者，胃阳不支，假谷气以自救，凡人将死而反强食者是也。

阳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狂发，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初欲食，则胃不虚冷。小便不利，是水气不宣矣。大便反调，胃不实可知。骨节疼者，湿流关节也。翕翕如有热而不甚热者，燥化不行，而湿在皮肤也。其人胃本不虚，因水气怫郁，郁极而发，故忽狂。汗生于谷，濈然汗出者，水气与谷气并出而为汗也。脉紧者，对迟而言，非紧则为寒之谓。

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初能食，至六七日阳气来复之时，反不欲食，是胃中寒冷，因水停而然，名曰晚发，因痼瘕、谷疸等为未除也。食自可，则胃阳已复，故欲解。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

阳明居中，或亡其津而为实，或亡其津而为虚，皆得转为阳明。其传为实者可下，其传为虚者当温矣。

上论阳明中寒症。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申酉为阳明主时，即日晡也。凡称欲解者，俱指表而言，如太阳头痛自止，恶寒自罢，阳明则身不热不恶热也。

上论阳明病解时。

栀子豉汤证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而谵语。若加烧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

脉证与阳明中风同。彼以恶寒，故名中风；此反恶热，故名阳明病。阳明主肌肉，热甚无津液以和之，则肉不和，故身重，此阳明半表里证也。邪已入腹，不在营卫之间，脉虽浮。不可为在表而发汗；脉虽紧，不可以身重而加温针；胃家初实，尚未燥硬，不可以喘满恶热而攻下。若妄汗之，则肾液虚，故躁；心液亡，故昏昧而愦愦；胃无津液，故大便燥硬而谵语也。若谬加温针，是以火济火，故心恐惧而怵

惕；上水皆因火侮，故烦躁而不得眠也。阳明中风，病在气分，不可妄下。此既见胃实之证，下之亦不为过。但胃中以下而空虚，喘满、汗出、恶热、身重等证或罢，而邪之客上焦者，必不因下除，故动于膈而心中懊侬不安也。病在阳明，以妄汗为重、妄下为轻。舌上胎句，质上四段来。不恶、反恶，皆由心主，愦愦、怵惕、懊侬之象，皆心病所致，故当以舌验之。舌为心之外候，心热之微甚，与胎之厚薄、色之浅深，为可征也。栀子豉汤主之，是总结上四段症。要知本汤是胃家初受双解表里之方，不只为误下后立法。盖阳明初病，不全在表，不全在里，诸证皆在里之半表间，汗下温针，皆在所禁。将何以治之，惟有吐之一法，为阳明表邪之出路耳。然病在胸中，宜瓜蒂散。此已在腹中，则瓜蒂散不中与也，栀子豉汤主之。外而自汗恶热身重可除，内而喘满咽干口苦自解矣。

阳明之有栀豉汤，犹太阳之有桂枝汤，既可以驱邪，亦可以救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耳。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上文是阳邪自表入里，此条则自浅入深之证也。咽燥、口苦、恶热，热虽在里，尚未犯心；愦愦、怵惕、懊侬，虽人心尚不及胃；燥渴欲饮，是热已入胃。尚未燥硬。用白虎加人参汤，泻胃火而扶元气，全不涉汗吐下三法矣。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上条根首条诸证，此条又根上文饮水来。连用五若字，见仲景说法御病之详。栀豉汤所不及者，白虎汤继之，白虎汤不及者，猪苓汤继之，此阳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总为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渍入胃耳。余义见猪苓汤证。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虚烦是阳明之坏病，便从栀子汤随证治之，犹太阳坏病，多用桂枝汤加减也。以吐易温针，以懊侬概愦愦、怵惕，可互文见意。栀豉汤本为治烦躁设，又可以治虚烦，以此知阳明之虚与太阳之虚不同，阳明之烦与太阳之烦有别矣。首句虽兼汗吐下，而大意单指下后言，以阳明病多误在早下故也。反覆颠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状，为虚烦二字传神。此火性摇动，心无依著故也。心居胃上，即阳明之表。凡心病皆阳明表邪，故制栀豉汤因而越之。盖太阳之表，当汗而不当吐；阳明之表，当吐而不当汗；太阳之里，当利小便而不当下；阳明之里，当下而不当利小便。今人但知汗为解表，不知吐亦为解表，故于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遗其吐法耳。若少气若呕，又从虚烦中分出。烦必伤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传，必欲呕，加生姜以散邪。

发汗，若下之，而发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窒者，痞塞之谓。烦为虚烦，则热亦虚热，窒亦虚窒矣。此热伤君主，心气不足而然。栀豉治之，是"益心之阳，寒亦通行"之胃欤？误下后，痞不在心下而在胸中，故仍用栀豉，与太阳下后外不解者仍用桂枝同法。盖病不变，则方不可易耳。

下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更烦是既解而复烦也。心下软，对胸中窒而言，与心下反硬者悬殊矣。要知阴阳虚烦，对胃家实热而言，是空虚之虚。不是虚弱之虚。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外有热，是身热未除。手足温，尚未濈然汗出，此犹未下前证，见不当早下也。不结胸，是心下无水气，知是阳明之燥化。心中懊侬，是上焦之热不除。饥不能食，是邪热不杀谷。

但头汗出而不发黄者，心火上炎，而皮肤无水气也。此指下后变证。夫病属阳明，本有可下之理。然外证未除，下之太早，胃虽不伤，而上焦火郁不达，仍与栀子豉汤吐之，心清而内外自和矣。

伤寒五六日，大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外热未除，心中结痛，虽轻于结胸，而甚于懊侬矣。结胸是水结胸胁，用陷胸汤，水郁则折之也。此乃热结心中，用栀豉汤，火郁则发之也。

栀子豉汤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栀子甘草豉汤

本方加甘草二两。余同前法。

栀子生姜豉汤

本方加生姜五两。余同前法。

此阳明半表半里涌泄之剂也。少阳之半表是寒，半里是热。而阳明之热，自内达外，有热无寒。其外证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或目疼鼻干不得卧。其内证咽燥口苦，舌胎、烦躁，渴欲饮水，心中懊侬，腹满而喘。此热半在表半在里也。脉虽浮紧，不得为太阳病，非汗剂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腑，则不当下。法当涌吐以发散其邪。栀子苦能泄热，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除心烦、愦愦、懊侬、结痛等症。豆形象肾，制而为豉，轻浮上行，能使心腹之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阳之病发心脾，已上诸证，是心脾热，而不是胃家热，即本论所云"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之谓也。若夫热伤气者，少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搏者多呕，加生姜以散邪。栀豉汤以栀配豉，瓜蒂散以赤豆配豉，皆心肾交合之义。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攻里不远寒，用丸药大下之，寒气留中可知。心微烦而不懊侬，则非吐剂所宜也。用栀子以解烦，倍干姜以逐内寒而散表热。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二味成方，而三法备矣。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心烦则难卧，腹满则难起。起卧不安，是心移热于胃，与反覆颠倒之虚烦不同。栀子以治烦，枳、朴以泄满，此两解心腹之妙剂也。热已入胃则不当吐，便未燥硬则不可下，此为小承气之先着。

栀子干姜汤

栀子十四枚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

栀子厚朴汤

栀子十四枚 厚朴四两 枳实 余同前法

夫栀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涌之剂。惟豉之腐气，上熏心肺，能令入吐耳。观瓜蒂散必用豉汁和剂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栀子也。此栀子干姜汤去豉用姜，是取其横散；栀子厚朴汤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义。旧本两方后概云得吐止后服，岂不谬哉？观栀子柏皮汤与茵陈汤中俱有栀子，俱不言吐，又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则栀子之性自明。

伤寒身热发黄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身热汗出为阳明病。若寒邪太重，阳气怫郁在表，亦有汗不得出、热不得越而发黄者矣。黄为土色，胃火内炽，津液枯涸，故黄见于肌肉之间。与太阳误下、寒水留在皮肤者迥别，非汗吐下三法所宜也，必须苦甘之剂以调之。栀、柏、甘草，皆色黄而质润。栀子以治内烦，柏皮以治外热，甘草以和中气。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也。

栀子柏皮汤

栀子十五枚 甘草二两 黄柏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

温再服。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则热不得越；小便不利，则热不得降；心液不支，故虽未经汗下，而心中懊侬也。无汗、小便不利，是发黄之原，心中懊侬，是发黄之兆。然口不渴，腹不满，非茵陈汤所宜，与栀子柏皮汤，黄自解矣。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阳明无表证，不当发汗，况以火劫乎？额为心部，额上微汗，心液竭矣。心虚肾亦虚，故小便不利而发黄。非栀子柏皮汤，何以挽津液于涸竭之余耶？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下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面色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以汗解。而反下之，热不得越，故复发热，而赤转为黄也。上条因于火逆，此条因于妄下。前以小便不利而发黄，此条先黄而小便不利。总因津液枯涸，不能通调水道而然。须栀子、柏皮，滋化源而致津液，非渗泄之剂所宜矣。黄未发宜栀子豉汤，已黄宜栀子柏皮汤。

仲景治太阳发黄有二法：但头汗出，小便不利者。麻黄连翘汤汗之；少腹硬，小便自利者，抵当汤下之。治阳明发黄二法：但头汗、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大黄以下之；身热、发黄与误治而致者，栀子、柏皮以清之。总不用渗泄之剂。要知仲景治阳明，重在存津液，不欲利小便，惟恐胃中燥耳，所谓治病必求其本。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服之。

向来胃气不实，即栀子亦禁用。用承气者，可不慎之欤？

瓜蒂散证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病如桂枝，是见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等症。头不痛、项不强，则非太阳中风。未经汗下而胸中痞硬，其气上冲，便非桂枝证矣。病机在胸中痞硬，便当究痞硬之病，因思胸中痞硬之治法矣。胸中者，阳明之表也。邪中于面，则入阳明，中于膺，亦入阳明。则鼻鸣、发热、汗出、恶风者，是邪中于面，在表之表也。胸中痞硬，气上冲不得息者，邪中膺，在里之表也。寒邪结而不散，胃阳抑而不升，故成此痞象耳。胃者上也，土生万物，不吐者死，必用酸苦涌泄之味，因而越之，胃阳得升，胸寒自散。里之表和，表之表亦解矣。此瓜蒂散为阳明之表剂。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为诸阳之本，厥冷则胃阳不达于四肢。紧则为寒，乍紧者，不厥时不紧，言紧与厥相应也。此寒结胸中之脉证。心下者，胃口也。满者胃气逆，烦者胃火盛。火能消物，故饥；寒结胸中，故不能食。此阴并于上，阳并于下，故寒伤形，热伤气也。非汗下温补之法所能治，必瓜蒂散吐之。此塞因通用法，又寒因寒用法。

上条是阳明中风脉证，此条是阳明伤寒脉证。上条是阳明小结胸，此条是阳明大结胸。太阳结胸因热入，硬满而痛为有形，故制大陷胸下之。阳明结胸因寒塞，硬满不痛为无形，故制瓜蒂散吐之。

少阴证，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

欲吐而不吐者，少阴虚证。此饮食入口即吐，非胃寒矣。心下温即欲吐，温止则不欲吐矣。复不能吐者，寒气在胸中，似有形而实无形，非若饮食有形而可直拒之也。此病升而不降，宜从"高者抑之"之法，下之则愈矣。而不

致者，以始得病时手足寒，脉弦迟，疑其为寒。今以心下温证之，此为热实，然实不在胃而在胸中，则不可下也。当因其势而利导之，不出"高者越之"之法。然病在少阴，呕吐多属于虚寒，最宜细究。若膈上有寒饮，与心下温者不同；而反干呕者，与饮食即吐者不同矣。瓜蒂散不中与也。气上冲、满而烦、心下温，皆是瓜蒂散着眼处。

手足寒，脉弦迟，有心温、膈寒二证，须着眼。

瓜蒂散

赤小豆　瓜蒂熬黄，各一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不吐，少少加，得快吐及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瓜为甘果，而熟于长夏，清胃热者也。其蒂，瓜之生气所系也。色青味苦，象东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发之机。故能提胃中之气，除胸中实邪，为吐剂中第一品药。故必用谷气以和之。赤小豆甘酸下行而止吐，取为反佐，制其太过也。香豉本性沉重，糜熟而使轻浮，苦甘相济，引阳气以上升，驱阴邪而外出，作为稀糜，调二散，虽快吐而不伤神。仲景制方之精义：赤豆为心谷而主降，香豉为肾谷而反升，既济之理也。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此为小逆。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

言太阳病，头项强痛可知。今自汗出而不恶寒发热，疑非桂枝证。以脉辨之，关上者，阳明脉位也，细数而不洪大。虽自汗而不恶热，则不是与阳明并病。不口干烦满而自汗出，是不与少阴两感。原其故，乃庸医妄吐之所致也。吐后恶寒发热之表虽除，而头项强痛仍在，则自汗为表虚，脉细数为里热也。此其人胃气未伤，犹未至不能食，尚为小逆。其误吐而伤及胃气者，更当计日以辨之。若一二日间，热正在表，当汗散而反吐之，寒邪乘虚入胃，故饥不能食。三四日间，热发于里，当清解而反吐之，胃阳已亡，故不喜谷食，而反喜瓜果，是除中也。邪热不化物，故朝食暮吐，生意尽矣，此为大逆。

按：三阳皆受气于胸中。在阳明以胸为表，吐之阳气得宣，故吐中偶寓发散之意。太阳以胸为里，故有干呕、呕逆之证，而不可吐，吐之则伤胃而为逆。少阳得胸中之表，故亦有喜呕证，吐之则悸而惊矣。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上条因吐而亡胃脘之阳，此因吐而伤膻中之阴。前条见其人之胃虚，此条见其人之阳盛。前条寒入太阴而伤脾精，此条热入阳明而成胃实。皆太阳妄吐之变证，是瓜蒂散所禁，不特亡血虚家也。

白虎汤证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汤治结热在里之剂，先示所禁，后明所用，见白虎为重，则不可轻用也。脉浮、发热、无汗，麻黄证尚在，即是表不解；更兼渴欲饮水，又是热入里。此谓有表里证，当用五苓，多服暖水发汗矣。若外热已解，是无表证。但渴欲饮水，是邪热内攻。热邪与元气不两立，急当救里，故用白虎加人参以主之。若表不解而妄用之，热退寒起，亡可立待矣。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前条详证，此条详脉。全注见桂枝篇。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为阳去入阴。此虽不躁而口渴心烦，阳邪入里明矣。

无大热，指表言，见微热犹在；背微恶寒，见恶寒将罢。此虽有表里证，而表邪已轻，里热已甚，急与白虎加人参汤，里和而表自解矣。

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七八日尚不解者，当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则津液亡于上，下则津液亡于下。表虽不解，热已入于里矣。太阳主表，阳明主里，表里俱热，是两阳并病也。恶风为太阳表证未罢，然时时恶风，则有时不恶，表将解矣，与背微恶寒同。烦躁、舌干、大渴为阳明证，欲饮水数升，里热结而不散，急当救里以滋津液。里和表亦解，故不须两解之法。

阳明病，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所治，皆阳明燥证，揭为阳明主方，信为有见。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汗出、手足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此本阳明病，而略兼太、少也。胃气不通，故腹满。阳明主肉，无气以动，故身重。难以转侧者，少阳行身之侧也。口者，胃之门户。胃气病，则津液不能上行，故不仁。阳明病则颜黑，少阳病则面微有尘，阳气不荣于面，故垢。膀胱不约为遗溺遗尿者，太阳本病也。虽三阳合病，而阳明证多，则当独取阳明矣。无表证则不宜汗，胃未实则不当下。此阳明半表里证也。里热而非里实，故当用白虎，而不当用承气。若妄汗则津竭而谵语，误下则亡阳而额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为内热甚者言耳，接遗尿句来。若自汗而无大烦大渴证，无洪大浮滑脉，当从虚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额上汗出、手足冷者，见烦渴、谵语等证与洪滑之脉，亦可用白虎汤。

三阳合病，脉浮大在关上，但欲睡眠，合目则汗。

上条言病状及治方，此条详病脉、探病情、究病机，必两条合参，而合病之大要始得。脉大为阳，关上阳所治也，是为重阳矣。但欲睡眠，是阳入于阴矣。合目则卫气行阴，而兼汗出，热淫于内矣。与上文自汗同，与少阴脉微细而但欲寐不同。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邪，白虎汤主之。

此条论脉而不及证，因有白虎汤证，而推及其脉也。勿只据脉而不审其证。脉浮而滑为阳，阳主热。《内经》云：脉缓而滑曰热中。是浮为在表，滑为在里。旧本作里有寒者误。此虽表里并言，而重在里热，所谓结热在里，表里似热者也。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脉微而厥为寒厥，脉滑而厥为热厥。阳极似阴之证，全凭脉以辨之。然必烦渴引饮，能食而大便难，乃为里有热也。

白虎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温服一升，日三服。

白虎加人参汤

前方加人参三两。余同前法。

经曰：火生苦。又曰：以苦燥之。又曰：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以是知苦从火化。火能生土，则土燥火炎，非苦寒之味所能治矣。经曰：甘先入脾。又曰：以其泻之。又曰：饮入于胃，输精于脾，上归于肺，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是知甘寒之品，乃泻胃火生津液之上剂也。石膏大寒，寒能胜热，味甘归脾，质刚而主降，备中土生金之体，色白通肺，质重而含脂，具金能生水之用，故以为君。知母气寒主降，苦以泄肺火，辛以润肺燥，内肥白而外皮毛，肺金之象、生水之源也，故以为臣。甘草皮赤中黄，能土中泻火，为中宫舟楫，寒药得之缓其寒，用此为佐，沉降之性，亦得留连于脾胃之间矣。粳米稼穑作甘，气味温和，禀容平之性，为后天养生之资，得此为佐，

阴寒之物，则无伤损脾胃之虑也。煮汤入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大烦大渴可除矣。白虎主西方金也，用以名汤者，秋金得令，而暑清阳解，此四时之序也。更加人参，以补中益气而生津，协和甘草、粳米之补，承制石膏、知母之寒，泻火而火不伤，乃操万全之术者。

茵陈汤证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腹满，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阳明多汗，此为里实表虚，反无汗，是表里俱实矣。表实则发黄，里实则腹满。但头汗出，小便不利，与麻黄连翘证同。然彼属太阳，因误下而表邪未散，热虽里而未深，故口不渴、腹不满，仍当汗解。此属阳明，未经汗下，而津液已亡，故腹满、小便不利、渴欲饮水，此瘀热在里，非汗吐所宜矣。身无汗，小便不利，不得用白虎；瘀热发黄，内无津液，不得用五苓。故制茵陈汤以佐栀子、承气之所不及也。但头汗，则身黄而面目不黄；若中风不得汗，则一身及面目悉黄。以见发黄是津液所生病。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伤寒七八日不解，阳气重也。黄色鲜明者，汗在肌肉而不达也。小便不利，内无津液也。腹微满，胃家实也。调和二便，此茵陈之职。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

茵陈禀北方之色，经冬不凋，受霜承雪，故能除热邪留结。栀子以通水源，大黄以调胃实，令一身内外之瘀热悉从小便出，腹满自减而津液无伤。此茵陈汤为阳明利水之妙剂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不可下，于寒湿中求之。

发黄有因瘀热者，亦有因寒邪者，有因于燥令者，亦有因于湿化者。则寒湿在里，与瘀热在里不同，是非汗、下、清三法所可治矣。伤寒固宜发汗，发之而身目反黄者，非热不得越，是发汗不如法，热解而寒湿不解也。太阴之上，湿气上之，则身自黄而面不黄，以此知系在太阴，而非阳明病矣。当温中散寒而除湿，于真武、五苓辈求之。

承气汤证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不恶寒反恶热，头痛身热者，与承气汤。

受病后，便不大便，胃家实也。至六七日而头痛身热不解，足见阳气之重，其不恶寒反恶热更可知矣。此太阳阳明合病，已合阳数之期而不愈者，当知不大便之病为在里，不必拘头痛身热之表为未解也。所谓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即愈，可不知要害乎？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与承气汤。

烦热自汗似桂枝证，寒热如疟似柴胡证。然日晡潮热，期属阳明。而脉已沉实，确为可下，是承气主证主脉也。当与不大便六七日，互相发明。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反恶热，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病经三日，已经发汗，阳气得泄则热当解而内热反炽，与中风翕翕发热不同。必其人胃家素实，因发汗亡津液，而转属阳明也。三日正阳明发汗之期。此太阳证已罢，虽热未解，而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反恶热，可知热已入胃，便和其胃，调胃之名以此。日数不必拘，要在脉证上讲求。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反恶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虚、实俱指胃言。汗后正气夺则胃虚，故用附子、芍药，邪气盛则胃实，故用大黄、芒硝。此自用甘草，是和胃之意。此见调胃承气，是和剂而非下剂也。

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承者，顺也。顺之则和，少与者，即调之之法。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妄吐而亡津液，以致胃实而腹胀，吐后上焦虚可知。腹虽胀满，病在胃而不在胸，当和胃气，而枳、朴非其任矣。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言阳明病则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矣。若吐下后而烦为虚邪，宜栀子豉汤。未经吐下而烦，是胃火乘心，从前来者为实邪，调其胃而心自和。此实则泻子之法。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其时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

过经不解十余日，病不在太阳矣。仍曰太阳病者，以此为太阳之坏病也。心中不烦而心下温，腹中不痛而胸中痛，是上焦因极吐而伤矣。心下者，胃口也。心下温，温时即欲吐，胃口有遗热。腹微满，而郁郁时便微烦，是胃家尚未虚，胃中有燥屎矣。大便当硬而反溏，是下焦因极下而伤也。欲吐而不得吐，当利而不利，总因胃气不和，大便溏而胃家仍实也。少与调胃承气汤微和之，三焦得和矣。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经者常也，过经是过其常度，非经络之经也。发于阳者七日愈，七日已上自愈，以行其经尽故也。七日不愈，是不合阴阳之数，便为过经，非十三日不解为过经也。凡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十三日而尚身热不解，便见其人之阳有余。过经而谵语，足征其人之胃家实。此内外有热，自阳盛阴虚也。当以承气汤下之。而医以丸药下之，是因其病久，不敢速下，恐伤胃气之意，而实非伤寒过经之治法也。下之不利，今反下利，疑为胃虚。而身热谵语未除，非虚也。凡下利者，小便当不利；小便利者，大便当硬。今小便利而反下利，疑为胃虚，恐热为协热而语为郑声也。当以脉别之，诸微亡阳，若胃虚而下利者脉当微。今调和而不微，是脉有胃气，胃实可知也。是丸药之沉迟，利在下焦，故胃实而肠虚，调其胃则利自止矣。

上条大便反溏，此条反下利，从假不足处得其真实。

上论调胃承气证。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小承气汤和之愈。

此亦太阳之坏病，转属阳明者也。微烦、小便数，大便尚不当硬，因妄治亡津液而硬也。用小承气和之，润其燥也。此见小承气亦和剂，不是下剂。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得病二三日，尚在三阳之界。其脉弱，恐为无阳之徵。无太阳桂枝证，无少阳柴胡证，则病不在表。而烦躁心下硬，是阳邪入阴，病在阳明之里矣。辨阳明之虚实，在能食不能食。若病至四五日尚能食，则胃中无寒，而便硬可知。少与小承气微和其胃，令烦躁少安。不竟除之者，以其人脉弱，恐大便之易动故也。犹太阴脉弱，当行大黄、芍药者减之之意。至六日复与小承气一升。至七日仍不大便，胃家实也。欲知大便之燥硬，既审其能食不能食，又当问其小便之利不利。而能食必大便硬，后不能食，是有燥屎。小便少者，恐津液还

入胃中，故虽不能食，初头硬后必溏。小便利者，胃必实，屎定硬，乃可攻之。所以然者，脉弱是太阳中风。能食是阳明中风。非七日后不敢下者，以此为风也。须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正此谓也。

阳明病，脉迟，微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脉迟而未可攻者，恐为无阳，恐为在藏。故必表证悉罢，里证毕具，方为下证。若汗虽多而微恶寒；是表证仍在，此本于中风。故虽大满不通，只可微和胃气，令小安，勿使大泄，过经乃可下耳。胃实诸证，以手足汗出为可据，而潮热尤为亲切。以四肢为诸阳之本，而日晡潮热，为阳明主时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

此必因脉之迟弱，即潮热尚不足据，又立试法。如胃无燥屎而攻之，胃家虚胀，故不能食。虽复潮热，便硬而少者，以攻后不能食故也。要知不转矢气者，即渴欲饮水，尚不可与，况攻下乎？以小承气为和，即以小承气为试。仍与小承气为和，总是慎用大承气耳。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脉滑而疾者，有宿食也。谵语潮热，下证具矣。与小承气试之，不转矢气，宜为易动。明日而仍不大便，其胃家似实。而脉反微涩，微则无阳，涩则少血，此为里虚，故阳证反见阴脉也。然胃家未实，阴脉尚多，故脉迟脉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阳脉而变为阴脉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脉滑者生，脉涩者死，故为难治。然滑有不同，又当详明。夫脉弱而滑，是有胃气。此脉来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阳必阴，仲景早有成见，故少与小承气试之。若据谵语潮热，而与大承气，阴盛已亡矣。此脉证之假有余，小试之而即见真不足。凭脉辨证，可不慎哉！宜蜜煎导而通之。虚甚者，与四逆汤，阴得阳则解矣。

伤寒若吐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有所见。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坏病有微、剧之分。微者是邪气实，当以下解。若一服利，止后服，只攻其实，无乘其虚也。剧者，邪正交争，当以脉断其虚实。弦者是邪气实，不失为下证，故生；涩者是正气虚，不可更下，故死。如有所见独语，与郑声谵语不同。潮热不恶寒，不大便，是可下证。目直视不识人，循衣摸床等证，是日晡发热时事，不发时自安，故勿竟断为死证。还将脉推之，凡谵语脉短者死。涩者短也，短则气病；弦者长也，长则气治。凡直视、谵语、喘满者死。此微喘而不满，只是气之不承，非气之不治耳。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阳明主津液所生病，故阳明病多汗。多汗是胃燥之因，便硬是谵语之根。一服谵语止，大便虽未利，而胃濡可知矣。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下利是大肠虚，谵语是胃气实。胃实肠虚，宜大黄以濡胃，无庸芒硝以润肠也。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

乱，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首二句是冒头，末二句是总语。言汗出必亡津，谵语因胃实，则汗出谵语，以胃中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下之。然汗出谵语有二义，有阳明本病多汗亡津而谵语者，有中风汗出早下而谵语者。如脉滑曰风，其谵语潮热下之，与小承气汤，不转矢气，勿更与之。如能食曰风，其烦躁心下硬，少与小承气微和之，令小安。非七日后屎定硬不敢妄下者，以此为风也。七日来行经已尽，阳邪入阴，乃可下之。若不知此义而早下之，表以早下而虚热不解，里以早下而胃家不实。如十三日不解，过经下利而谵语，与下后不解，至十余日不大便、日晡潮热、独语如有所见者是也。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汤下之。若能食者，但硬耳。

初能食，反不能食，胃实可知。若能食而大便硬，是肠实而胃未实，恐本于中风，未可下也。谵语、潮热、屎有燥硬之辨。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之。宜大承气汤。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

下后心中懊侬而烦，栀子豉证。若腹大满不通，是胃中燥屎上攻也。若微满，犹是栀子厚朴汤证。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也。

发作有时，是日晡潮热之时。二肠附脐，故绕痛，痛则不通矣。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不利，故大便有乍易。津液不得还入胃中，故喘冒不得卧。时有微热，即是潮热。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以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夫病时本有宿食，故虽大下之后，仍能大实，痛随利减也。

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数为在府，故滑为有食。数以至数言，是本来面目。疾以体状言，在谵语潮热时见，故为失度。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后无变证，则非妄下。腹满如故者，下之未尽耳，故当更下之也。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濈濈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太阳证罢，是全属阳明矣。先揭二阳并病者，见未罢时便有可下之证。今太阳一罢，则种种皆下证矣。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表虽不解，邪甚于里，急当救里，里和而表自解矣。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前条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未可与承气，总为脉迟者言耳。若脉大而不恶寒，蒸蒸发热、汗多亡阳者，当急下以存津液，而勿以潮热为拘也。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七日不愈，阳邪入阴矣。目不了了，目睛不和，何以故？身微热，是表证已罢，不烦躁，是里证未见，无表里证也。惟不大便为内实，斯必浊邪上升，阳气闭塞。下之，而浊阴出下窍，清阳走上窍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不大便，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淫于内，肾水枯涸，因转属阳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干。急下之，火归于坎，津液自升矣。此必有不大便证，若非本有宿食，何得二三日便当急下？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今自利清水,疑其为寒矣。而利清水时,必心下痛,必口燥舌干,是土燥火炎,脾气不濡,胃气反厚,水去而谷不去,故纯青也。虽曰通因通用,仍是通因塞用。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六七日当解不解因转属阳明,是藏气实而不能入,还之于府也。

急攻之,所谓已入于府者可下也。

三阳惟少阳无承气证。三阴惟少阴有承气证。盖少阳为阳枢,阳稍虚,邪便入于阴,故不可妄下以虚其阳。少阴为阴枢,阳有余邪,便伤其阴,故宜急下以存其阴。且少阳属木,邪在少阳,惟畏其克土,故无下证。少阴主水,邪在少阴,更畏有土制,故当急下。盖真阴不可虚,强阳不可纵也。

调胃承气汤

大黄三两 炙甘草二两 芒硝半斤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

亢则害,承乃制,承气所由名也。不用枳、朴而任甘草,是调胃之义。胃调则诸气皆顺,故亦以承气名之。此方专为燥屎而设,故芒硝分两多于大承气。前辈见条中无燥屎字,便云未燥坚者用之,是未审之耳。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二升,去渣,再内芒硝,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去皮 ,枳实三枚。

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三服。初服汤当大便不尔者尽饮之。若得大便,勿服

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气之不顺也。故攻积之剂,必用气分之药,故以承气名。汤分大小,有二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泄下也。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味少性缓,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气也。前法更有妙义。大承气之先后作二次煎者,何哉?盖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也。若小承气三物同煮,不分次第,只服四合,但求地道之通,而不用芒硝之峻,且远于大黄之锐,故称微和之剂云。

少阳脉证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太阳主表,头项强痛为提纲。阳明主里,胃家实为提纲。少阳居半表半里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奇而至当也。盖口、咽、目三者,不可谓之表,又不可谓之里,是表之入里、里之出表处,所谓半表半里也。三者能开能阖,开之可见,阖之不见,恰合枢机之象,故两目为少阳经络出入之地。苦、干、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窍而为病也。此病自内之外,人所不知,惟病人独知,诊家所以不可无问法。三证为少阳一经病机,兼风寒杂病而言。但见一证即是,不必悉具。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躁。

少阳初受寒邪,病全在表,故头痛发热与太阳同,与五六日而往来寒热之半表不同也。弦为春脉,细则少阳初出之象也。但见头痛发热,而不见太阳脉证,则弦细之脉,断属少阳,而不可作太阳治之矣。少阳少血,虽有表证,不可发汗。发汗则津液越出,相火燥必胃实而谵语,当与柴胡以和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若加烦躁,则为承气证矣。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少阳经络，萦于头目，循于胸中，为风木之藏，主相火。风中其经，则风动火炎，是以耳聋目赤，胸满而烦也。耳目为表之里，胸中为里之表，当用小柴胡和解法。或谓热在上焦，因而越之，误吐者有矣；或谓釜底抽薪，因而夺之，误下者有矣；或谓火郁宜发，因而误汗者有矣。少阳主胆，胆无出入，妄行吐、下，津液重亡。胆虚则心亦虚，所生者受病，故悸也；胆虚则肝亦虚，府病及藏，故惊也。上条汗后而烦，因于胃实；此未汗而烦，虚风所为。上条烦而躁，病从胃来；此悸而惊，病迫心胆。上条言不可发汗，此言不可吐下，互相发明，非谓中风可汗，而伤寒可吐、下也。此虽不言脉，可知其弦而浮矣。不明少阳脉证，则不识少阳中风；不辨少阳脉状，则不识少阳伤寒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少阳受病，当三四日发。若三日脉大，则属阳明；三日弦细，则属少阳。小即细也，若脉小而无头痛发热等证，是少阳不受邪。此即伤寒三日，少阳证不见，为不传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寅、卯主木，少阳始生，即少阳主时也。主气旺，则邪自解矣。辰上者，卯之尽，辰之始也。

太阳与少阳并病，脉弦，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脉弦属少阳，头项强痛属太阳。眩冒、结胸、心下痞，则两阳皆有之证。两阳并病，阳气重可知。然是经脉之为害，汗吐下之法，非少阳所宜。若不明刺法，不足以言巧。督主诸阳，刺大椎以泄阳气。肺主气，肝主血，肺肝二俞，皆主太阳。调其气血，则头项强痛可除，脉之弦者可和，眩冒可清，结胸、痞硬等证可不至矣。若发汗是犯少阳，胆液虚必转属胃而谵语。此谵语虽因胃实。而两阳之证未罢，亦非下法可施也。土欲实，木当平之，必肝气清而水土治。故刺期门而三阳自和。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头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并病无结胸证，但阳气怫郁于内，时时若结胸状耳，并病在两阳，而反下之如结胸者，成真结胸矣。结胸法当下。今下利不止，水浆不入，是阳明之阖病于下，太阳之并病于上，少阳之枢机无主。其人心烦，是结胸证具，烦躁者死也。

柴胡汤证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非言伤寒五六日而更中风也。言往来寒热有三义：少阳自受寒邪，阳气衰少，既不能退寒，又不能发热，至五六日郁热内发，始得与寒气相争，而往来寒热，一也；若太阳受寒，过五六日阳气始衰，余邪未尽，转属少阳，而往来寒热，二也；风为阳邪，少阳为风藏，中于风便往来寒热，不必五六日而始见，三也。少阳脉循胸胁，邪入其经故苦满，胆气不舒故默默，木邪犯土故不欲饮食，相火内炽故心烦，邪正相争故喜呕。盖少阳为枢，不全主表，不全主里，故六证皆在表里之间。仲景本意重半里，而柴胡所主又在半表，故少阳证必见半表，正宜柴胡加减。如悉入里，则柴胡非其任矣。故小柴胡称和解表里之主方。

寒热往来，病情见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内。看喜、苦、欲等字，非真呕、真满、不能饮食也。看往、来二字，见有不寒热时，寒热往来，胸胁苦满，是无形之半表；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是无形之半里。虽然七证皆偏于里，惟微热为在表；皆属无形，惟心下悸为有

形；皆风寒通证，惟胁下痞硬属少阳。总是气分为病，非有实可据，故皆从半表半里之治法。

血弱气虚，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不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

此仲景自注柴胡证。首五句，释胸胁苦满之因。正邪二句，释往来寒热之义。此下多有阙文，故文理不连属也。

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半夏半升　人参　甘草　黄芩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加栝楼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取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柴胡感一阳之气而生，故能直入少阳，引清气上升而行春令，为治寒热往来之第一品药。少阳表邪不解，必需之。半夏感一阴之气而生，故能开结气、降逆气、除痰饮，为呕家第一品药。若不呕而胸烦口渴者去之，以其散水气也。黄芩外坚内空，故能内除烦热，利胸膈逆气。腹中痛者，是少阳相火为害，以其苦从火化，故易芍药之酸以泻之。心下悸，小便不利者，以苦能补肾，故易茯苓之淡以渗之。

人参、甘草，补中气和营卫，使正胜则邪却，内邪不留，外邪勿复入也。仲景于表证不用人参，此因有半里之无形证，故用之以扶元气，使内和而外邪勿入也。身有微热是表未解，不可补；心中烦与咳，是逆气有余，不可益气，故去之。如太阳汗后身痛而脉沉迟，下后协热利而心下硬，是太阳之半表半里证也。表虽不解，因汗、下后重在里，故参、桂兼用。先辈论此汤，转旋在柴、芩二味，以柴胡清表热、黄芩清里热也。卢氏以柴胡、半夏得二至之气而生，为半表半里之主治，俱似有理。然本方七味中，半夏、黄芩俱在可去之例，惟不去柴胡、甘草。当知寒热往来，全赖柴胡解外、甘草和中。故大柴胡去甘草，便另名汤，不入加减法。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为枢机之剂，凡寒气不全在表未全入里者，皆服之。证不必悉具，故方亦无定品。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则呕逆，中风则干呕。凡伤寒中风，无麻黄、桂枝证。但见喜呕一证。则发热者，便可用柴胡汤，不必寒热往来而始用也。发热而呕，则人参当去，而桂枝非所宜矣。其目赤、耳聋、胸满而烦者，用柴胡去参、夏，加栝蒌实之法；脉弦细而头痛发热者，从柴胡去参加桂之法。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结。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矣。此为半在里半在表也。脉虽沉细，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大便硬谓之结。脉浮数能食曰阳结，沉迟不能食曰阴结。此条俱是少阴脉，谓五六日又少阴发病之期。若谓阴不得有汗，则少阴亡阳，脉紧汗出者有矣。然亡阳与阴结有别：亡阳咽痛吐利，阴结不能食而大便反硬也。亡阳与阳结亦有别：三阴脉不至头，其汗在身；三阳脉盛于头，阳结则汗在头也。邪在阳明，阳盛，故能食，此谓纯阳结；邪在少阳，阳微，故不欲食，此谓阳微结，宜属小柴胡矣。然欲与柴胡汤，必究其病在半表。而微恶寒，亦可属少阴；但头汗，始可属之少阳。欲反覆讲明头

汗之义，可与小柴胡而勿疑也。上焦得通，则心下不满而欲食；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软而得便矣。此为少阴、少阳之疑似证。

上论小柴胡主证。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头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身热恶风，头项强，桂枝证未罢。胁下满，已见柴胡一证，便当用小柴胡去参、夏加桂枝、栝蒌以两解之。不任桂枝而主柴胡者，从枢故也。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者，小柴胡汤主之。

潮热已属阳明，然大便溏而小便自可，未为胃实。胸胁苦满，便用小柴胡和之，热邪从少阳而解，不复入阳明矣。上条经四五日，是太阳少阳并病，此是阳明少阳合病。若谓阳明传入少阳，则谬矣。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不大便属阳明，然胁下硬满而呕，尚在少阳部。舌上白胎者，痰饮溢于上焦也。与小柴胡汤，则痰饮化为津液而燥土和，上焦仍得汗出而充身泽毛矣。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者，水气在上焦，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矣。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柴胡汤有芩、参、甘、枣，皆生津之品。服之反渴者，必胃家已实，津液不足以和胃也，当行白虎、承气等法。仍用柴胡加减，非其治矣。此少阳将转属阳明之证。

上论两经合并病。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至七八日，寒热已过，复得寒热，发作有期，与前之往来寒热无定期者不侔，此不在气分而在血分矣。凡诊妇人，必问月事，经水适断于寒热时，是不当止而止也。必其月事下而血室虚，热气乘虚而入，其余血之未下者，干结于内，故适断耳。用小柴胡和之，使结血散则寒热自除矣。余义详阳明篇。

上论热入血室。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伤寒至六七日，正寒热当退之时，反见发热恶寒证，此表证而兼心下支结之里证，表里未解也。然恶寒微，则发热亦微。但肢节烦疼，则一身骨节不烦疼可知。支如木之支，即微结之谓也。表证微，故取桂枝之半；内证微，故取柴胡之半。此因内外俱虚，故以此轻剂和解之也。

上论柴胡桂枝证。

柴胡桂枝汤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生姜　芍药　桂枝各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二合半　大枣六枚

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芍、甘草，得桂枝之半；柴、参、芩、夏，得柴胡之半；姜、枣得二方之半，是二方合半非各半也。与麻黄桂枝合半汤又不同。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前条偏于半表，此条偏于半里。注详建中汤证中。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弦细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少阳为枢，太阳外证不解，风寒从枢而入少阳矣。若见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之一，便是柴胡证未罢，即误于吐、下、发汗、温针，尚可用柴胡治之。若误治后，不见半表半里证而发谵语，是将转属阳明，而不转属少阳矣。柴胡汤不中与之，亦不得以谵语即为胃实也。知犯何逆，治病必求其本也，与桂枝不中与同义。此太阳坏病，而非少阳坏病也。

凡柴胡汤病而反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此与下后复用桂枝同局。因其人不虚,故不为坏病。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注详泻心汤证中。此为柴胡坏证,故不中与之。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食谷哕者,柴胡不中与也。

浮弱为桂枝脉,恶风寒为桂枝证,然手足温而身不热。脉迟为寒,为无阳,为在藏,是表里虚寒也。法当温中散寒,而反二三下之,胃阳丧亡,不能食矣。食谷则哕,饮水则呕。虚阳外走,故一身而目悉黄;肺气不化,故小便难而渴;营血不足,故颈项强;少阳之枢机无主,故胁下满痛。此太阳中风误下之坏病,非柴胡证矣。柴胡证不欲食,非不能食;小便不利,非小便难;胁下痞硬,不是满痛;或渴,不是不能饮水;喜呕,不是饮水而呕。与小柴胡汤后必下利者,虽有参、甘,不禁柴、芩、栝楼之寒也。此条亦是柴胡疑似证,而非柴胡坏证。前条似少阴而实少阳,以条似少阳而实太阳坏病,得一证相似处。大宜着眼。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汗下后,而柴胡证仍在者,仍用柴胡汤加减。此因增微结一证,故变其方名耳。此微结与阳微结不同。阳微结对纯阴结而言,是指大便硬,病在胃。此微结对大结胸而言,是指心下痞,其病在胸胁,与心下痞硬、心下支结同义。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半斤 黄芩 桂枝各三两 栝蒌根四两 干姜 牡蛎 甘草各二两

煎服同前法。

此方全是柴胡加减法。心烦不呕而渴,故去参、夏加栝蒌根;胸胁满而微结,故去枣加蛎;小便虽不利而心下不悸,故不去黄芩不加茯苓;虽渴而表未解,故不用参而加桂;以干姜易生姜,散胸胁之满结也。初服烦即微者,黄芩、栝蒌之效;继服汗出周身而愈者,姜、桂之功也。小柴胡加减之妙,若无定法而实有定局矣。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妄下后热邪内攻,烦惊谵语者,君主不明,而神明内乱也。小便不利者,火盛而水亏也;一身尽重者,阳内而阴反外也;难以转侧者,少阳之枢机不利也。此下多亡阴,与火逆亡阳不同。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生姜 茯苓 铅丹 桂枝 龙骨 牡蛎各一两半 大黄二两 半夏一合 大枣六枚

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此方取柴胡汤之半,以除胸满心烦之半里。加铅丹、龙、蛎,以镇心惊,茯苓以利小便,大黄以止谵语。桂枝者,甘草之误也。身无热无表证,不得用桂枝。去甘草则不成和剂矣。心烦谵语而不去人参者,以惊故也。

伤寒十三日,下之,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日晡潮热,已属阳明,而微利可疑。利既不因于下药,潮热呕逆又不因利而除,故知误不在下而在丸药也。丸药发作既迟,又不能荡涤肠胃,以此知日晡潮热,原因胃实。此少阳

阳明并病，先服小柴胡二升，以解少阳之表；其一升加芒硝，以除阳明之里。不加大黄者，以地道原通；不用大柴胡者，以中气已虚也。后人有加大黄、桑螵蛸者，大背仲景法矣。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其时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太阳居三阳之表，其病过经不解，不转属阳明，则转少阳矣。心烦喜呕，为柴胡证。然柴胡证或胸中烦而不痛，或大便微结而不溏，或腹中痛而不满。此则胸中痛，大便溏，腹微满，皆不是柴胡证，但以欲呕一证似柴胡，当深究其欲呕之故矣。夫伤寒中风，有柴胡证，有半表证也，故呕而发热者主之。此病既不关少阳寒热往来，胁下痞硬之半表，见太阳过经而来，一切皆属里证，必十日前吐下而误之坏病也。胸中痛者，必极吐可知；腹微满，便微溏，必误下可知。是太阳转属阳明，而不属少阳矣。今胃气虽伤，而余邪未尽，故与调胃承气和之。不用枳、朴者，以胸中痛、上焦伤，即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谓也。若未经吐下，是病气分而不在胃。则呕不止而郁郁微烦者，当属之大柴胡矣。

此阳明少阳疑似证。前条得坏病之虚，此条得坏病之实。

上论柴胡变证。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病从外来者，当先治外而后治其内。此屡经妄下，半月余而柴胡证仍在。因其人不虚，故枢机有主而不为坏病。与小柴胡和之，表证虽除，内尚不解。以前此妄下之药，但去肠胃有形之物，而未泄胸膈气分之结热也。急者满也，但满而不痛，即痞也。姜、夏以除呕，柴、芩以去烦，大枣和里，枳芍舒急。而曰下之则愈者，见大柴胡为下剂，非和剂也。若与他药和下之，必有变证，意在言外。呕不止，属有形；若欲呕，属无形。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

里者对表而言，不是指胃。此热结气分，不属有形，故十余日复能往来寒热。若热结在胃，则蒸蒸发热，不复知有寒矣。往来寒热，故倍生姜佐柴胡以解表；结热在里，故去参、甘之温补，加枳、芍以破结。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汗出不解，蒸蒸发热者，是调胃承气证。汗出解后，心下痞硬、下利者，是生姜泻心证。此心下痞硬，协热而利，表里不解，似桂枝人参证。然彼在妄下后而不呕，则此未经下而呕，则呕而发热者。

小柴胡主之矣。然痞硬在心下而不在胁下，斯虚实补泻之所由分也。故去参、甘之甘温益气，而加枳、芍之酸苦涌泄耳。

上论大柴胡证。

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去人参、甘草，加生姜二两，芍药三两，枳实四枚。余同小柴胡法。

按：大柴胡是半表半里气分之下药，并不言大便。其心下急与心下痞硬，是胃口之病，而不在胃中；结热在里，非结实在胃。且下利则地道已通，仲景不用大黄之意晓然。若以"下之"二字，妄加大黄，则十枣汤"攻之"二字，如何味乎？

大小柴胡，俱是两解表里，而有主和主攻之异。和无定体，故有加减；攻有定局，故无去取之法也。

建中汤证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伤寒二三日，无阳明证，是少阳发病之

期。不见寒热头痛胸胁苦满之表，又无腹痛苦呕或咳或渴之里，但心悸而烦，是少阳中枢受寒，而木邪挟相火为患。相火旺则君火虚。离中真火不藏，故悸；离中真火不足，故烦。非辛甘以助阳，酸苦以维阴，则中气亡矣。故制小建中以理少阳，佐小柴胡之不及。心烦心悸原属柴胡证而不用柴胡者，首揭伤寒不言发热，则无热而恶寒可知。心悸而烦，是寒伤神、热伤气矣。二三日间，热已发里，寒犹在表，原是半表半里证。然不往来寒热，则柴胡不中与也。心悸当去黄芩，心烦不呕当去参半。故君桂枝通心而散寒，佐甘草、枣、饴助脾安悸，倍芍药泻火除烦，任生姜佐金平木。此虽桂枝加饴而倍芍药，不外柴胡加减之法。名建中，寓发汗于不发之中。曰小者，以半为解表，不全固中也。少阳妄汗后，胃不和，因烦而致躁，宜小柴胡清之；未发汗，心已虚，因悸而致烦，宜小建中和之。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尺、寸俱弦，少阳受病也。今阳脉涩而阴脉弦，是寒伤厥阴，而不在少阳也。寸为阳，阳主表，阳脉涩者，阳气不舒，表寒不解也。弦为木邪，必挟相火，相火不能御寒，必还入厥阴而为患。厥阴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则腹中皆厥阴部也。尺为阴，尺主里。今阴脉弦，为肝脉，必当腹中急痛矣。肝苦急，甘以缓之，酸以泻之，辛以散之，此小建中为厥阴驱寒发表平肝逐邪之先着也。然邪在厥阴，腹中必痛，原为险症，一剂建中，未必成功。设或不差，当更用柴胡，令邪走少阳，使有出路。所谓阴出之阳则愈，又以小柴胡佐小建中之不及也。

前条辨证，此条辨脉。前条是少阳相火犯心而烦，其证显；此条是厥阴相火攻腹而痛，其证隐。若腹痛面非相火，不得用芍药之寒。《内经》：暴注胀大，皆属于热。此腹痛用芍药之义。

或问腹痛前以小建中温之，后以小柴胡凉之，仲景岂姑试之乎？曰非也。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以建中解肌而发表，止痛在芍药；继以柴胡补中而达邪，止痛在人参。按柴胡加减法，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其功倍于建中，岂有温凉之异乎？阳脉仍涩，故用人参以助桂枝；阴脉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药。若一服差，又何必更用人参之温补、柴胡之升降乎？仲景有一证用两方者，如用麻黄汗解，半日复烦，用桂枝更汗同法。然皆设法御病，非必然也。先麻黄继桂枝，是从外之内法；先建中继柴胡，是从内之外法。

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甘故也。

此建中汤禁，与酒客不可与桂枝同义。心烦喜呕，呕而发热，柴胡证也。胸中有热，腹痛欲呕，黄连汤证也。太、少合病，自利而呕，黄芩汤证也。

小建中汤

桂枝去粗皮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炙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掰　胶饴一升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黄连汤证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此热不发于表而在胸中，是未伤寒前所蓄之热也。邪气者即寒气。夫阳受气于胸中，胸中有热，上形头面，故寒邪从胁入胃。《内经》所谓："中于胁则下少阳"者是也。今胃中寒邪阻隔，胸中之热不得降，故上炎作呕；胃脘之阳不外散，故腹中痛也。热不在表，故不发热；寒不在表，故不恶寒。胸中为里之表，腹中为里之里。此病在焦府之半表里，非形躯之半表里也。往来寒热者，此邪由颊入经，病在形身之半表里。如五六日而胸胁苦满，心烦喜呕，此伤于寒而传为热，非素有之热。或腹中痛者，是寒邪自胸入腹，与此由胁入胸胃不同。故君以黄连，亦以佐柴胡之不及也。

欲呕而不得呕，腹痛面不下利，似乎今人

所谓干霍乱、绞肠痧等症。

黄连汤

黄连二两　干姜三两　炙甘草二两　桂枝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研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此亦柴胡加减方也。表无热，腹中痛，故不用柴、芩。君黄连以泻胸中积热，姜、桂以驱胃中寒邪，佐甘、枣以缓腹痛，半夏除呕，人参补虚。虽无寒热往来于外，而有寒热相持于中，仍不离少阳之治法耳。

此与泻心汤大同，而不名泻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热，而非寒热相结于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换处，大有分寸。

黄芩汤证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两阳合病，阳盛阴虚，阳气下陷入阴中，故自下利。太阳与阳明合病，是邪初入阳明之里，与葛根汤辛甘发散，以从阳也，又"下者举之"之法。太阳与少阳合病，是邪已入少阳之里，与黄芩汤酸苦涌泄，以为阴也，又"通因通用"之法。

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三两，炙　芍药三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此小柴胡加减方也。热不在半表，已入半里，故以黄芩主之。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须入参补中也。

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若少阳负趺阳者为顺也。

两阳合病，必见两阳之脉，阳明脉大，少阳脉弦，此为顺脉。若大而不弦，负在少阳；弦而不大，负在阳明。是互相克贼，皆不顺之候矣。然木克土，是少阳为贼邪。若少阳负而阳明不负，亦负中之顺脉。

伤寒来苏集 卷四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 原文
清 慈溪 柯 琴韻伯 编注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 圈点

太阴脉证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阳明三阳之里，故提纲属里之阳证；太阴三阴之里，故提纲皆里之阴证。太阴之上，湿气主之，腹痛吐利，从湿化也。脾为湿土，故伤于湿，脾先受之。然寒湿伤人，入于阴经，不能动藏，则还于府。府者胃也，太阴脉布胃中，又发于胃。胃中寒湿，故食不内而吐利交作也。太阴脉从足入腹，寒气时上，故腹时自痛，法宜温中散寒。若以腹满为实而误下，胃中受寒，故胸下结硬。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上条明自利之因，此条言自利之兆。四五日是太阴发病之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前条是太阴寒湿，脉当沉细；此条是太阴湿热，故脉浮缓。首揭伤寒，知有恶寒证。浮而缓，是桂枝脉。然不发热而手足温，是太阴伤寒，非太阳中风矣。然亦暗对不发热言耳，非太阴伤寒必手足温也。夫病在三阳，尚有手足冷者，何况太阴？陶氏分太阴手足温、少阴手足寒、厥阴手足厥冷，是大背太阴四肢烦疼、少阴一身手足尽热之义。第可言手足为诸阳之本，尚自温，不可谓脾主四肢故当温也。凡伤寒则病热，太阴为阴中之阴，阴寒相合，故不发热。太阴主肌肉，寒湿伤于肌肉，而不得越于皮肤，故身当发黄。若水道通调，则湿气下输膀胱，便不发黄矣。然寒湿之伤于表者，因小便而出；湿热之蓄于内者，必从大便而出也。发于阴者六日愈，至七八日阳气来复，因而暴烦下利。虽日十余行，不须治之，以脾家积秽臭塞于中，尽自止矣。手足自温，是表阳犹在，暴烦是里阳陡发。此阴中有阳，与前藏寒不同。能使小便利，则利自止，不须温，亦不须下也。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脾气虚而邪气盛，故脉反实也。

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胃气弱，易动故也。

太阴脉本弱，胃弱则脾病，此内因也。若因于外感，其脉或但浮，或浮缓，是阴病见阳脉矣。下利为太阴本证。自利因脾实者，腐秽尽则愈；自利因藏寒者，四逆辈温之则愈。若自利因太阳误下者，则腹满时痛，当加芍药；而大实痛者，当加大黄矣。此下后脉弱，胃气亦弱矣。小其制而与之，动其易动，合乎通因通用之法。

大黄泻胃，是阳明血分下药；芍药泻脾，是太阴气分下药。下利腹痛，热邪为患，宜芍药下之。下利腹痛为阴寒者，非芍药所宜矣。仲景于此，芍药与大黄并提，勿草草看过。

恶寒脉微而复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方注见四逆汤注中。

上论太阴伤寒脉证。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主里，故提纲皆属里证。然太阴主开，不全主里也。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太阴亦然也。尺寸俱沉者，太阴受病也。沉为在里，当见腹痛吐利等证；此浮为在表，当见四肢烦疼等证。里有寒邪，当温之，宜四逆辈；表有风热，可发汗，宜桂枝汤。太阳脉沉者，因于寒，寒为阴邪，沉为阴脉；太阴有脉浮者，因乎风，风为阳邪，浮为阳脉也。谓脉在三阴则俱沉，阴经不当发汗者，非也。但浮脉是麻黄脉，沉脉不是桂枝证，而反用桂枝汤者，以太阴是里之表证，桂枝是表之里药也。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风为阳邪，四肢为诸阳之本。脾主四肢，阴气衰少，则两阳相搏，故烦疼。脉涩与长，不是并见，涩本病脉，涩而转长，病始愈耳。风脉本浮，今而微，知风邪当去。涩则少气少血，今而长则气治，故愈。

四肢烦疼，是中风未愈前证；微涩而长，是中风将愈之脉。宜作两截看。

太阳以恶风，恶寒别风寒，阳明以能食、不能食别风寒，太阴以四肢烦、温别风寒，是最宜着眼。少阳为半表半里，又属风藏，故伤寒、中风互称。少阴厥阴，则但有欲愈脉，无未愈证，惜哉！

上论太阴中风脉证。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经曰：夜半后而阴隆为重阴。又曰：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脾为阴中之至阴，故主亥、子、丑时。

三白散证

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白小陷胸汤，为散亦可服。

太阳表热未除，而反下之，热邪与寒水相结，成热实结胸。太阴腹满时痛，而反下之，寒邪与寒药相结，成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不四肢烦疼者也。名曰三白者，三物皆白，别于黄连小陷胸也。旧本误作三物，以黄连、栝楼投之，阴盛则亡矣。又误作白散，是二方矣。黄连、巴豆，寒热天渊，云亦可服，岂不误人？且妄编于太阳篇中水饮证后，而方后又以身热皮粟一段杂之，使人难解。今移太阴胸下结硬之后，其证其方，若合符节。

按：三白小陷胸，非是两汤，系三白可陷下胸中之结耳。不可作两句看，盖既称寒实、小陷胸是大寒之药，乃下并投石耳。

三物白散

桔梗　贝母各二钱　巴豆一分，去皮熬黑研如脂

上二味为散，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

贝母主疗心胸郁结，桔梗能开提血气利膈宽胸。然非巴豆之辛热斩关而入，何以胜硝、黄之苦寒，使阴气流行而成阳也？白饮和服者，甘以缓之，取其留恋于胸，不使速下耳。散者散其结塞，比"汤以荡之"更精。

病在膈上者，必吐；在膈下者，必利。

本证原是吐利，因胸下结硬，故不能通。因其势而利导之，则结硬自除矣。

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

东垣云：淡粥为阴中之阳，所以利小便。今人服大黄后，用粥止利，即此遗意耳。

少阴脉证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三阳以少阳为枢，三阴以少阴为枢。弦为木象，浮而弦细者，阳之少也；微为水象，沉而微细者，阴之少也。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日行二十五度，常从足少阴之间，分行脏腑。

今少阴病，则入阳分多，故欲寐。欲寐是病人意中，非实能寐也。少阳提纲，各臻其妙。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也。

欲吐而不得吐者，枢病而开阖不利也，与喜呕同。少阳脉下胸中，故胸烦，是病在表之里也；少阴经出络心，故心烦，是病在里之里也。欲吐不得吐，欲寐不得寐，少阴枢机之象也。五六日，正少阴发病之期。太阴从湿化，故自利不渴；少阴从火化，故自利而渴。少阴主下焦，输津液司闭藏者也。下焦虚，则坎中之阳，引水上交于离而未能，故心烦而渴。关门不闭，故自利。不能制火，由于不能制水故耳。然必验小便者，以少阴主水，热则黄赤，寒则清白也。若不于此详察之，则心烦而渴。但治上焦之实热，而不顾下焦之虚寒，则热病未除，下利不止矣。

按：自利不渴属太阴，而渴则属少阴也。

少阴病，脉沉细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前条详证，后条详脉。脉浮为在表，然亦有里证，如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藏者是矣。沉为在里，然亦有表证，如少阴病，反发热者是矣。少阴脉沉者当温，然数则为热，又不可温；而数为在藏，是为在里，更不可汗。可不审之精而辨之确乎？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中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少阳之不可汗下，与少阳同。因反发热，故用麻黄微汗；因里热甚，故用承气急下。此病反其本，故治亦反其本。微为无阳，涩为少血。汗之亡阳，下之亡阴。阳虚者既不可汗，即不可下，玩"复"字可知。其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亦不可汗也。若谓无阳是阴邪而下之，其误人甚矣。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太少阴阳各异，或脉同证殊，或脉证相同。从脉从证之时，大宜详审。脉沉发热，为太阳少阴相似证，前辈言之矣。阴阳俱紧，为太阳少阴相似脉，尚未有知之者。紧脉为寒，当属少阴。然病发于阴，不当有汗，反汗出者，阴极似阳也。盖太阳主外，阳虚不能作汗，故发热而反无汗；少阴主里，阴虚生内热，故身无热而汗反出。亡阳者，虚阳不归，其邪皆由少阴不藏所致。故上焦从火化而咽痛呕吐，下焦从阴虚而下利不止也，宜八味肾气丸主之。

脉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燥干，鼻中涕出，蜷卧足冷，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此是少阴经文，与此上下文符合。王氏集脉法中，以无少阴二字也。少阴脉络肺，肺主鼻，故鼻中涕出；少阴脉络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阴大络注诸络以温足胫，故足冷。诸证全似亡阳，而不名亡阳者，外不汗出，内不吐利也。口中气出，唇口干燥，鼻中涕出，此为内热。阴阳脉紧，舌上胎滑，蜷卧足冷，又是内寒。此少阴为枢，故见寒热相持。病虽发于阴，而口、舌、唇、鼻之半表里，恰与少阳口、咽、目之半表里相应也。治之者，与少阳不同，当神而明之，汗、吐、下、温、清、补之法，勿妄用也。与其用之不当，宁静以待之。若至七日，一阳来复，微发热、手足温，是阴得阳则解也，阴阳自和，紧脉自去矣。若微热不解，八日以上反大热，此为晚发。恐畜热有余，或发痈脓，或便脓血，为难治耳。若七日来，设使其人不能发热，以阴阳俱紧之脉，反加恶寒，是寒甚于表，上焦应之，必欲呕矣。如反加腹痛，是寒甚于里，中焦受之，必欲利矣。

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

阴阳俱紧，至于吐利，紧脉不去，此亡阳也。紧去则吐利自止，其人可安。此据脉辨证法。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

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前条是亡阳脉证，此条是回阳脉证。前条是反叛之反，此条是反正之反。玩反温，前此已冷可知。微本少阴脉，烦利本少阴证。至七八日，阴尽阳复之时，紧去微见，所谓谷气之来也，徐而和矣。烦则阳已反于中宫，温则阳已敷于四末。阴平阳秘，故烦利自止。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阳微者，复少阴之本体；阴浮者，知坎中之阳回。微则不紧，浮则不沉，即暴微而紧反去之谓也。邪从外来者，仍自内而出，故愈。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天以一生水而开于子，故少阴主于子。

少阴病，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伤寒以阳为主，不特阴证见阳脉者生，又阴病见阳证者可治。背为阳，腹为阴。阳盛则作痉，阴盛则蜷卧。若利而手仍温，是阳回故可治。若利不止而手足逆冷，是纯阴无阳。所谓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下利不禁矣。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阴病，四肢冷逆，恶寒而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阳盛则烦，阴极则躁。烦属气，躁属形。烦发于内，躁见于外，形从气动也。时自烦，是阳渐回；不烦而躁，是气已先亡，惟形独存耳。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胃腑之阳将脱；手足不逆冷，诸阳之本犹在；反发热，卫外之阳尚存。急灸少阴，则脉可复而吐利可止也。若吐利而兼烦躁，四肢俱冷，纯阴无阳，不可复生矣。

少阴动脉在太溪，取川流不息之义也。其穴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中，主手足厥冷、寒至节，是少阴之原。此脉绝则死，伏留在足内踝骨上二寸动脉陷中，灸之能还大脉，是少阴之经。

少阴病，脉微涩，呕而汗出，大便数而少者，宜温其上，灸之。

少阴病，脉沉微细，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而涩，呕而汗出，阳已亡矣。大便数少而不下利，是下焦之阳尚存，急灸百会以温其上，则阳犹可复也。脉沉微细，是少阴本脉；欲卧欲吐，是少阴本证。当心烦而反不烦，心不烦而反汗出，亡阳已兆于始得之日矣。五六日自利，而反烦躁不得卧，是微阳将绝，无生理矣。同是恶寒蜷卧，利止手足温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不烦而躁，四逆而脉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烦躁四逆者死。同是呕吐汗出，大便数少者可治，自利烦躁不得卧者死。盖阴阳互为其根，阴中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独阴不生故也。是以六经以少阴为枢。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冒家自汗则愈，今头眩而时时自冒，清阳之气已脱。此非阳回而利止，是水谷已竭，无物更行也。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气息者，乃肾间动气，脏腑之本，经脉之根，呼吸之蒂，三焦生气之原也。息高者，但出心与肺，不能入肝与肾，生气已绝于内也，六经中独少阴历言死证，他经无死证，甚者但曰难治耳，知少阴病是生死关。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此欲解也。

脉者。资始于肾，朝会于肺，肾气绝则脉不至。三部手足皆至，是脉道已通，有根有本，非暴出可知。大烦躁扰者，是阴出之阳，非阴

极而发也。口噤不能言，因脉气初复，营血未调，脾涩不运故耳。若所至之脉和调，虽大烦不解，亦不足虑。再视其人之目重睑内际，此属于脾，若色黄而不杂他藏之色，是至阴未虚，虽口噤亦不足虑矣。此以脾为五脏之母，又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也。

麻黄附子证

少阴病，始得之，无汗恶寒，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太阳主表，病发于阳，故当发热；少阴主里，病发于阴，只当内热。今始得寒邪，即便发热，似乎太阳，而属之少阴者何？《内经》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故反热而脉则沉也。肾为坎象，二阴不藏，则一阳无蔽，阴邪始得而内侵，孤阳因得以外散耳。病在表脉浮者，可发汗可知；病在表脉沉者，亦不可不汗矣。然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亡阳则阴独矣。故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固元阳，则热去寒起，亡可立待也。其人不知养藏之道，逆冬气而伤肾，故有此证。能不扰乎阳，无泄皮肤，去寒就温，讵有此患哉？本条当有无汗恶寒证。

少阴病，始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言无里证，则有表证可知。以甘草易细辛，故曰微发汗。要知此条是微恶寒、微发热，故微发汗也。皮部论云：少阴之阴，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此证与附子汤证，皆是少阴表证。发热脉沉无里证者，从阳部注于经也；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背恶寒，脉沉者，从阴内注于骨也。从阳注经，故用麻黄、细辛；从阴注骨，故用参、苓、术、芍。口中和，枢无热，皆可用附子。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　细辛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沫沸，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附子甘草汤

前方去细辛加甘草二两，水七升，煎法同。亦见微发汗之意。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藏病传府，阴乘阳也，气病而伤血，阳乘阴也，亦见少阴中枢之象。发于阴者六日愈，到七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阴出之阳则愈也。到八日以上，反大发热者，肾移热于膀胱，膀胱热则太阳经皆热。太阳主一身之表，为诸阳主气。手足者诸阳之本，故一身手足尽热。太阳经多血，血得热则行。阳病者，上行极而下，故尿血也。此里传表证，是自阴转阳则易解，故身热虽甚不死。轻则猪苓汤，重则黄连阿胶汤可治。与太阳热结膀胱血自下者，证同而来因则异。

少阴传阳证者有二：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是传阳明；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传太阳。

下利便脓血，指大便言；热在膀胱而便血，是指小便言。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上咳下利，津液丧亡，而谵语非转属阳明。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少阴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阴不得有汗也。少阴发热，不得已用麻黄发汗，即用附子以固里，岂可以火气劫之而强发汗也？少阴脉入肺，出络心。肺主声，心主言，火气迫心肺，故咳而谵语也。肾主二便，治下焦，济泌别汁，渗入膀胱。今少阴受邪，复受火侮，枢机无主，大肠清浊不分，膀胱水道不利，故下利而小便难也。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此阴虚，故小便难。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阳气不达于四肢，故厥。厥为无阳，不能作汗，而强发之。血之与汗，异名同类，不夺其汗，必动其血矣。上条火劫发汗，上伤心肺，下

竭膀胱，犹在气分，其害尚轻。峻剂发汗，伤经动血。若阴络伤而下行，犹或可救；若阳络伤而上溢，不可复生矣。妄汗之害如此。

附子汤证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少阴主水，于象为坎。一阳居其中，故多热证。是水中有火，阴中有阳也。此纯阴无阳，阴寒切肤，故身疼。四肢不得禀阳气，故手足寒。寒邪自经入藏，藏气实而不能入，则从阴内注于骨，故骨节疼。此身疼骨痛，虽与麻黄证同，而阴阳寒热彼此判然。脉沉者，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也。口中兼咽与舌言，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故少阴有口干、舌燥、咽痛等证。此云和者，不燥干而渴，火化几于息矣。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故五脏之俞，皆系于背。背恶寒者，俞气化薄，阴寒得以乘之也。此阳气凝聚而成阴，必灸其背俞，使阴气流行而为阳。急温以附子汤，壮火之阳，而阴自和矣。

附子汤

附子一枚，炮　白术四两　人参二两　芍药　茯苓各三两

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伤寒温补第一方也，与真武汤似同而实异。倍术、附去姜加参，是温补以壮元阳，真武汤还是温散而利肾水也。

真武汤证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呕者，真武汤主之。

为有水气，是立真武汤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气为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实由坎中之无阳。坎中火用不宣，故肾家水体失职，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也。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逐留垢以清水源，因立此汤。末句语意，直接有水气来。后三项是真武加减证，不是主证。若虽有水气而不属少阴，不得以真武主之也。

真武汤

茯苓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炮

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半升，细辛一两。小便利而下利者，去芍药、茯苓，加干姜一两。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是阳根于阴，静为动本之义。盖水体本静，动而不息者，火之用也。火失其位，则水逆行。君附子之辛温，以奠阴中之阳；佐芍药之酸寒，以收炎上之用；茯苓淡渗，以正润下之体；白术甘苦，以制水邪之溢。阴平阳秘，少阴之枢机有主，开阖得宜，小便自利，腹痛下利自止矣。生姜者，用以散四肢之水气，与肤中之浮热也。

咳者，是水气射肺所致。加五味子之酸温，佐芍药以收肾中水气；细辛之辛温，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气。小便自利而下利者，胃中无阳。则腹痛不属相火，四肢困于脾湿，故去芍药之酸寒，加干姜之辛热，即茯苓之甘平亦去之。此为温中之剂，而非利水之剂矣。呕者是水气在中，故中焦不治。四肢不利者，不涉少阴，由于太阴湿化不宣也。与水气射肺不同，法不须附子之温肾，倍加生姜以散邪。此和中之剂，而非下焦之药矣。

附子、芍药、茯苓、白术，皆真武所重。若去一，即非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肾液入心而为汗，汗出不能遍身，故不

解。所以然者，太阳阳微，不能卫外而为固，少阴阴虚，不能藏精而起亟也。仍发热而心下悸，坎阳外亡而肾水凌心耳。头眩身瞤，因心下悸所致。振振欲擗地，形容身瞤动之状。凡水从火发，肾火上炎，水邪因得上侵。若肾火归原，水气自然下降，外热因之亦解。此条用真武者，全在降火利水，重在发热而心下悸，并不在头眩身瞤动也。如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亦重在悸，不重在厥。但彼本于太阳寒水内侵，故用桂枝；此则少阴邪水泛溢，故用附子。仲景此方，为少阴治水而设。附会三纲之说者，本为误服青龙而设。不知服大青龙而厥逆筋惕肉瞤，是胃阳外亡。轻则甘草干姜汤，重则建中理中辈，无暇治肾，即欲治肾，尚有附子汤之大温补，而乃用真武耶？要知小便自利，心下不悸，便非真武汤证。

理中丸证

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上吐下利者，名曰霍乱。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

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热，加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腹中痛，虚者加人参。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

桃花汤证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本证与真武不同。彼以四肢沉重疼痛，是为有水气；此便脓血，是为有火气矣。盖不清火，反用温补？盖治下焦水气，与心下水气不同法：下焦便脓血，与心下痛、心中烦，亦应异治也。心为离火，而真水居其中，法当随其势之润下，故用苦寒以泄之；坎为水而真火居其中，法当从其性之炎上，故用苦温以发之。火郁于下，则克庚金；火炎于上，则生戊土。五行之理，将来者进，已往者退。土得其令，则火退位矣；水归其职，腹痛自除、脓血自清、小便自利矣。故制此方，不清火，不利水，一惟培土，又全赖干姜转旋，而石脂、秫米得收平成之绩也。名桃花者，取春和之义，非徒以色言耳。

桃花汤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用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石脂性涩以固脱，色赤以和血，味甘而酸。甘以补元气，酸以收逆气，辛以散邪气，故以为君。半为块而半为散，使浊中清者，归心而入营，浊中浊者，入肠而止利。火曰炎上，又火空则发，得石脂以涩肠，可以遂其炎上之性矣。炎上作苦，佐干姜之苦温，以从火化，火郁则发之也。火亢则不生土，臣以粳米之甘，使火有所生，遂成有用之火。土中火用得宣，则水中火体得位，下陷者上达，妄行者归原，火自升而水自降矣。

少阴病，腹痛下利，是坎中阳虚。故真武有附子，桃花用干姜，不可以小便不利作热治。真武是引火归原法，桃花是升阳散火法。

坎阳有余，能出形躯之表而发热，麻黄附子汤是矣。坎阳不虚，尚能发热于躯内之上焦，如口燥、舌干、咽痛、心烦、胸满、心痛等证是矣。坎阳不足，不能发热于腰以上之阳，仅发热于腰以下之阴，如小便不利、下利便脓血者是矣。此为伏阳屈伏之火，与升阳之火不同。

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

便脓血，亦是热入血室所致，刺期门以泻之。病在少阴而刺厥阴，实则泻其子也。

四逆汤证上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

脉浮为在表，迟为在藏，浮中见迟，是浮为表虚，迟为藏寒。未经妄下而利清谷，是表为虚热，里有真寒矣。仲景凡治虚证，以里为重，协热下利脉微弱者，便用人参，汗后身疼脉沉迟者，便加人参。此脉迟而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脱，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烦躁，且用人参，况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因本方之脱落而成之耳。

此是伤寒证。然脉浮表热，亦是病发于阳，世所云漏底伤寒也。必其人胃气本虚，寒邪得以直入脾胃，不犯太、少二阳，故无口苦、咽干、头眩、项强痛之表证。然全赖此表热，尚可救其里寒。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里气大虚，不能藏精而为阳之守，幸表阳之尚存，得以卫外而为固，攻之更虚其表。汗生于谷，汗出阳亡，藏寒而生满病也。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先温其里。

伤寒下之后，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宜四逆汤。

下利是里寒，身痛是表寒。表宜温散，里宜温补。先救里者，治其本也。

病发热头疼，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此太阳麻黄汤证。病为在表，脉当浮而反沉，此为逆也。若汗之不差，即身体疼痛不罢，当凭其脉之沉而为在里矣。阳证见阴脉，是阳消阴长之兆也。热虽发于表，为虚阳，寒反据于里，是真阴矣。必有里证伏而未见，藉其表阳之尚存，乘其阴之未发，迎而夺之，庶无吐利厥逆之患，里和而表自解矣。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脉有余而证不足，则从证；证有余而脉不足，则从脉。有余可假，而不足为真，此仲景心法。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则亡阳，大下则亡阴，阴阳俱虚，故厥冷。但利非清谷，急温之，阳回而生可望也。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治之失宜，虽大汗出而热不去，恶寒不止，表未除也。内拘急而下利，里寒已发，四肢疼而厥冷，表寒又见矣。可知表热里寒者，即表寒亡阳者矣。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证。此脉弱而微热，非相火明矣。内无热，故小便利；表寒虚，故见厥；是膈上有寒饮，故呕也。伤寒以阳为主，阳消阴长，故难治。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交作，中气大虚，完谷不化，脉微欲绝，气血丧亡矣。小便复利而大汗出，是门户不要，玄府不闭矣。所幸身热未去，手足不厥，则卫外之阳，诸阳之本犹在，脉尚未绝，有一线之生机，急救其里，正胜而邪可却也。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吐利非清谷，汗出不大，而脉不微弱，赖此发热之表阳，助以四逆而温里，尚有可生之望。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若膈上有寒饮者，当温之，宜四逆汤。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利虽止而恶寒未罢，仍宜四逆；以其脉微为无血，当仍加人参以通之也。

右论四逆脉证。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

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寒热相半证。下利清谷，阴盛于里也；手足厥逆，寒盛于外也。身不恶寒面赤，阳郁在表也；咽痛利止，阳回于内也。腹痛干呕，寒热交争也。温里通脉，乃扶阳之法。脉为司命，脉出则从阳而生，厥逆则从阴而死。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面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此比上条脉证皆轻，故能自作郁冒汗出而解。而赤为戴阳，阳在上也。因其戴阳，故郁冒而汗出；因其下虚，故下利清谷面厥逆。热微厥亦微，故面亦少赤。此阴阳相等，寒热自和，故易愈。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此必有阴盛格阳之证，故加胆汁为反佐，阅白通证可知。

吐利止而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通脉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前方加猪胆汁一合。余同前法。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面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

寸脉沉迟，气口脉平矣。下部脉不至，根本已绝矣。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下不禁。咽喉不利，水谷之道绝矣。汁液不化而成脓血，下濡而上逆。此为下厥上竭，阴阳离决之候，生气将绝于内也。旧本有麻黄升麻汤，其方味数多而分两轻，重汗散而畏温补，乃后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证此脉，急用参、附以回阳，尚恐不救，以治阳实之品，治亡阳之证，是操弋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绝汗出而死，是为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识者。

麻黄升麻汤

麻黄二两半，去节　升麻一两一钱　当归一两一钱　黄芩　萎蕤各六铢　芍药　知母十八铢　天冬去心　桂枝去皮　干姜　甘草炙　石膏碎绵裹　白术　茯苓各六钱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四逆汤证下

手足厥冷，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七篇论外热内寒，兼吐利呕逆烦躁等证。此篇但论厥阴脉证，虽无外卫之微阳，亦未见内寒诸险证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芍药　细辛各三两　甘草炙　通草各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擘一法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条证为在里，当是四逆本方加当归，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汤攻表，误矣。既名四逆汤，岂得无姜、附？

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即前方加吴茱萸一两，生姜半斤，切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

此本是四逆与吴茱萸相合而为偶方也。吴萸配附子，生姜佐干姜，久寒始去。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手足六经之脉，皆自阴传阳，自阳传阴。阴气胜，则阳不达于四肢，故为寒厥。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热厥者，有可下之理；寒厥为虚，则宜温补。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其脉空虚，此无血也。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关元在脐下三寸，小肠之募，三阴任脉之会，宜灸之。按此二条，当知结胸证有热厥者。

伤寒脉促，手足厥者，可灸之。

促为阳脉，亦有阳虚而促者，亦有阴盛而促者。要知促与结皆代之互文，皆是虚脉。火气虽微，内攻有力，故灸之。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厥阴肝脉也，应春生之气，故灸其五俞而阳可回也。

上论厥阴脉证。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未经汗下而烦躁，为阳盛；汗下后而烦躁，是阳虚。汗多既亡阳，下多又亡阴，故热仍不解。姜、附以回阳，参、苓以滋阴，则烦躁止而外热自除，此又阴阳双补法。

茯苓四逆汤

茯苓四两　人参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五钱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当发汗而反下之，下后不解，复发其汗，汗出而里阳将脱，故烦躁也。昼日不得眠，虚邪独据于阳分也。夜而安静，知阴不虚也。不呕渴，是无里热；不恶寒头痛，是无表证。脉沉微，是纯阴无阳矣；身无大热，表阳将去矣。幸此微热未除，烦躁不宁之际，独任干姜、生附，以急回其阳，此四逆之变剂也。

干姜附子汤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内外俱虚故也。

内阳虚，故脉微细，外阳虚，故振栗恶寒，即干姜附子证。

上论四逆加减证。

吴茱萸汤证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胫而言。此云手足，是指指掌而言，四肢之阳犹在。岐伯曰：四末阴阳之会，气之大路也。四街者，气之经络也。络绝则经通，四末解则气从合。故用吴茱萸汤以温之，吐利止而烦躁除。阴邪入于合者，更得从阳而出乎并矣。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不头痛者，半夏干姜汤主之。

呕而无物，胃虚可知矣；吐惟涎沫，胃寒可知矣，头痛者，阳气不足，阴寒得以乘之也。吴茱萸汤温中益气，升阳散寒，呕、痛尽除矣。干呕、吐涎是二证，不是并见。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胃热则消谷善饥，胃寒则水谷不纳。食谷欲呕，固是胃寒；服汤反剧者，以痰饮在上焦为患，呕尽自愈，非谓不宜服也。此与阳明不大便，服柴胡汤胃气因和者不同。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升，汤洗七次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一枚

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吴萸温中散寒，则吐利可除；人参安神定志，则烦躁可止；姜、枣调和营卫，则手足自温、头痛自瘳矣。

白通汤证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后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下利脉微，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也。与白通汤以通其阳，补虚却寒而制水。服之利仍不止，更厥逆，反无脉，是阴盛格阳也。如干呕而烦，是阳欲通而不得通也。猪者水畜，属少阴也；胆者甲木，从少阳也。法当取猪胆汁之苦寒为反佐，加入白通汤中，从阴引阳，则阴盛格阳者，当成水火既济矣。脉暴出者，孤阳独行也，故死；微续者，少阳初生也，故生。

白通汤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

本方加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和合相得，分温再服。无猪胆汁亦可服。

葱辛温而茎白，通肺以行营卫阴阳，故能散邪而通阳气。率领姜、附，入阳明而止利，入少阴而生脉也。附子生用，亦取其勇气耳。论中不及人尿，而方后反云无猪胆汁亦可服者，以人尿咸寒，直达下焦，亦能止烦除呕矣。

下利，手足逆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此不呕不烦，不须反佐而服白通，外灸少阴及丹田、气海，或可救于万一。

黄连阿胶汤证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此病发于阴，热为在里，与二三日无里证，而热在表者不同。按少阴受病，当五六日发，然发于二三日居多。二三日背恶寒者，肾火衰败也，必温补以益阳；反发热者，肾水不藏也，宜微汗以固阳。口燥咽干者，肾火上走空窍，急下之以存津液。此心中烦不得卧者，肾火上攻于心也，当滋阴以凉心肾。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阿胶二两　黄芩　芍药各二两　鸡子黄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少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鸡感巽化，得心之母气者也。黄禀南方火色，率芍药之酸，入心而敛神明，引芩、连之苦，入心而清壮火。驴皮被北方水色，入通于肾，济水性急趋下，内合于心，与之相溶而成胶，是火位之下，阴精承之。凡位以内为阴，外为阳，色以黑为阴，赤为阳。鸡黄赤而居内，驴皮黑而居外，法坎宫阳内阴外之象，因以制壮火之食气耳。

猪苓汤证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少阴病，但欲寐，心烦而反不得卧，是黄连阿胶证也。然二三日心烦是实热，六七日心烦是虚烦矣。且下利而热渴，是下焦虚，不能制水之故，非芩、连、芍药所宜。咳呕烦渴者，

是肾水不升；下利不眠者，是心火不降耳。凡利水之剂，必先上升而后下降，故用猪苓汤主之，以滋阴利水而升津液。斯上焦如雾而咳渴除，中焦如沤而烦呕静，下焦如渎而利自止矣。

猪苓汤

猪苓　泽泻　茯苓　滑石　阿胶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内阿胶烊尽，温服七合，日一服。

五味皆润下之品，为少阴枢机之剂。猪苓、阿胶，黑色通肾，理少阴之本也；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阴之源也。泽泻、阿胶，咸先入肾，壮少阴之体；二苓、滑石，淡渗膀胱，利少阴之用。故能升水降火，有治阴和阳，通理三焦之妙。

阳明病。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脉证全同五苓。彼以太阳寒水利于发汗，汗出则膀胱气化而小便行，故利水之中，仍兼发汗之味。此阳明燥上最忌发汗，汗之则胃亡津液，而小便更不利，所以利水之中，仍用滋阴之品。二方同为利水，太阳用五苓者，因寒水在心下，故有水逆之证，桂枝以散寒、白术以培土也。阳明用猪苓者，因热邪在胃中，故有自汗证，滑石以滋土、阿胶以生津也。散以散寒，汤以润燥，用意微矣。

二方皆是散饮之剂。太阳转属阳明者，其渴尚在上焦，故仍用五苓入心而生津；阳明自病而渴者，本于中焦，故又藉猪苓入胃而通津液。

阳明病，汗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阳明病，重在亡津液。饮水多而汗不多、小便不利者，可与猪苓汤利之。若汗出多，以大便燥，饮水多，即无小便，不可利之。不知猪苓汤本为阳明饮多而用，不为阳明利水而用也。不可与猪苓汤，即属腑者不令溲数之意。以此见阳明之用猪苓，亦仲景不得已之意矣。汗多而渴，当白虎汤，胃中燥，当承气汤，俱在言外。

猪肤汤证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下利，下焦虚矣。少阴脉循喉咙，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咽痛、胸满、心烦者，肾火不藏，循经而上走于阳分也。阳并于上，阴并于下，火不下交于肾，水不上承于心，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君其肤以除上浮之虚火，佐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自除而下利止矣。

猪肤汤

猪肤一两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合相得，温分六服。

附咽痛诸方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但咽痛，而无下利胸满心烦等症，但甘以缓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热微，故用此轻剂耳。

甘草汤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桔梗汤

甘草　桔梗各二两　余同前法。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半夏散

半夏　桂枝　甘草

上三味，各等分，各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二服。若不能散服，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方寸匕，更煮三沸，下火令少冷，少少咽之。

此必有恶寒欲呕证，故加桂枝以散寒，半夏以除呕。若夹相火，则辛温非所宜矣。

少阴病，呕而咽中伤，生疮不能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苦酒汤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枣核大　鸡子一枚，去黄存白留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苦酒著鸡子内，以鸡子置刀镮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

取苦酒以敛疮，鸡子以发声。而兼半夏者，必因呕而咽伤，胸中之痰饮尚在，故用之。且以散鸡子苦酒之酸寒，但令滋润其咽，不令泥痰于胸膈也。置刀钵中放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略见火气，不欲尽出其味，意可知矣。

鸡子黄走血分，故心烦不卧者宜之；其白走气分，故声不出者宜之。

四逆散证

少阴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四逆散主之。

四肢为诸阳之本，阳气不达于四肢，因而厥逆，故四逆多属于阴。此则泄利下重，是阳邪下陷入阴中。阳内而阴反外，以致阴阳脉气不相顺接也。可知以手足厥冷为热厥，四肢厥寒为寒厥者，亦偏矣。条中无主证，而皆是或然证，四逆下必有阙文。今以泄利下重四字，移至四逆下，则本方乃有纲目。或咳、或利、或小便不利，同小青龙证；厥而心悸，同茯苓甘草证；或咳、或利、或腹中痛、或小便不利，又同真武证。种种是水气为患，不发汗利水者，泄利下重故也。泄利下重，又不用白头翁汤者，四逆故也。此少阴枢机无主，故多或然之证。因取四物以散四逆之热邪，随症加味以治或然证。此少阴气分之下剂也，所谓厥应下之者，此方是矣。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实　柴胡　芍药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内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此仿大柴胡之下法也。以少阴为阴枢，故去黄芩之苦寒、姜夏之辛散，加甘草以易大枣，良有深意。然服方寸匕，恐不济事。少阳心下悸者加茯苓，此加桂枝。少阳腹中痛者加芍药，此加附子，其法虽有阴阳之别，恐非泄利下重者宜加也。薤白性滑，能泄下焦阴阳气滞，然辛温太甚，荤气逼人，顿用三升，而入散三匕，只闻薤气而不知药味矣。且加味俱用五分，而附子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不能不致疑于叔和编集之误耳。

厥阴脉证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

太阴厥阴，皆以里证为提纲。太阴主寒，厥阴主热，太阴为阴中之至阴，厥阴为阴中之阳也。太阴腹满而吐食不下，厥阴饥不欲食，食即吐蛔。同是不能食，而太阴则满、厥阴则饥，同是一吐，而太阴吐食、厥阴吐蛔，此又主脾、主肝之别也。太阴病则气下陷，故腹时痛而自利，厥阴病则气上逆，故心疼热而消渴，此湿土、风木之殊也。太阴主开，本自利而下之，则开折，胸下结硬者，开折反阖也。厥阴主阖，气上逆而下之，则阖折，利不止者，阖折反开也。按两阴交尺，名曰厥阴，阴尽而阳生，故又名阴之绝阳，则厥阴为病，宜无病热矣。以厥阴脉络于少阳，厥阴热症，皆相火化令耳。厥阴经脉，上膈贯肝，气旺故上撞心。气有余即是火，故消渴而心中疼热。火能消物故饥。肝脉挟胃，肝气旺，故胃口闭塞而不欲食也。虫为风化，厥阴病则生蛔，蛔闻食臭，则上入

于膈而从口出也。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则气无止息而利不止矣。乌梅丸主之，可以除蛔，亦可以止利。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腹满谵语，得太阴阳明内证；脉浮而紧，得太阳阳明表脉。阴阳表里疑似难明，则证当详辨，脉宜类推。脉法曰：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为肝脉。《内经》曰：诸腹胀大，皆属于热。又曰：肝气甚则多言。是腹满由肝火，而谵语乃肝旺所发也。肝旺则侮其所胜，直犯脾土，故曰纵。刺期门以泻之，庶不犯厥阴汗下禁。

上条是肝乘心，此条是肝乘脾，下条是肝乘肺。肝为相火，有泻无补者，此类是也。

伤寒发热，嗇嗇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

发热恶寒，寒为在表；渴欲饮水，热为在里。其腹因饮多而满，非太阴之腹满，亦非厥阴之消渴矣。此肝邪挟火而克金。脾精不上归于肺，故大渴；肺气不能通调水道，故腹满。是侮所不胜，寡于畏也，故名曰横，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得自汗，则恶寒发热自解；得小便利，则腹满自除矣。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阴消渴最宜之。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厥阴受病，则尺寸微缓而不浮。今微浮，是阴出之阳，亦阴病见阳脉也。

有厥阴中风欲愈脉，则应有未愈证。夫以风木之藏，值风木主气时，复中于风，则变端必有更甚他经者。今不得一焉，不能无阙文之憾。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木克于丑，旺于寅、卯，故主此三时。

乌梅丸证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非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故吐蛔。吐蛔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伤寒脉微厥冷烦躁者，在六七日，急灸厥阴以救之。此至七八日而肤冷，不烦而躁，是纯阴无阳，因藏寒而厥，不治之证矣。然蛔厥之证，亦有脉微肤冷者，是内热而外寒，勿遽认为藏厥而不治也。其显证在吐蛔，而细辨在烦躁。藏寒则躁而不烦，内热则烦而不躁。其人静而时烦，与躁而无暂安者迥殊矣。此与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能食，食即吐蛔者，互文以见意也。夫蛔者，虫也，因所食生冷之物，与胃中湿热之气，相结而成。今风木为患，相火上攻，故不下行谷道而上出咽喉，故用药亦寒热相须也。此是胸中烦而吐蛔，不是胃中寒而吐蛔，故可用连、柏。要知连、柏是寒因热用，不特苦以安蛔。看厥阴诸证，与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与又主久利句合，则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

乌梅丸

乌梅二百枚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十六两　当归四两　附子六两，炮去皮　蜀椒四两，出汗　桂枝六两，去皮　人参六两　黄柏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三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蛔从风化，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则苦则下。故用乌梅、苦酒至酸者为君，姜、椒、辛、附、连、柏，大辛大苦者为臣，佐参、归以调气血，桂枝以散风邪。藉米之气以和胃，蜜之味以引蛔，少与之而渐加之，则烦渐止而蛔渐化

矣。食生冷则蜘动,得滑物则蜘上入膈,故禁之。

白头翁汤证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暴注下迫属于热,热利下重,乃湿热之秽气郁遏广肠,故魄门重滞而难出也。《内经》曰: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瘕。即此是也。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属胃寒者多,此欲饮水,其内热可知。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前条论证,此条言脉,互相发明。复出发热二字,见热利指内热,不是协热。沉为在里,弦为少阳,此胆气不升,火邪下陷,故下重也。脉大为阳明,两阳相熏灼,大则病进,故为未止。微弱为虚,利后而数亦为虚,故欲自止。发热者,热自里达外,阴出之阳,故不死。

下利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发热而微,表当自解矣,热利脉弱,里当自解矣,可不服白头翁而待其自愈也。乃渴欲饮水之互文。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复紧为未解。

汗出是热从汗解、内从外解之兆。紧即弦之互文。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脉数有虚有实,渴亦有虚有实。若自愈,则数为虚热,渴为津液未复也。若不差,则数为实热,渴为邪火正炽矣。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寸为阳,沉数是阳陷阴中,故圊血。今脉反浮,是阴出之阳,利当自愈矣。涩为少血,因便脓血后见于尺中,亦顺脉也。前条是未圊脓血,因不差而预料之辞,此在脓血已圊后,因寸浮尺涩而揣摩之辞,不得以必字作一例看。

伤寒六七日不利,复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六七日当阴阳自和,复发热而利,正气虚可知。汗出不止,是阳亡而不能卫外也。有阴无阳,指内而言。此为亡阳,与热利之发热不死、汗出自利者天渊矣。

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四物皆苦寒除湿胜热之品也。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盖脏腑之火,静则治,动则病,动则生风,风生热也,故取其静以镇之。秦皮木小而高,得清阳之气,佐白头以升阳,协连、柏而清火。此热利下重之宣剂。

热厥利证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其四五日来,恶寒无热可知。手足为诸阳之本,阴盛而阳不达,故厥冷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四五日而厥者,三阴受邪也。阴经受邪,无热可发。阴主藏,藏气实而不能人,则还之于府。必发热者,寒极而生热也。先厥后热,为阳乘阴,阴邪未散,故必复发。此阴中有阳,乃阴阳相搏而为厥热,与阴厥亡阳者迥别也。欲知其人阳气之多寡,即观其厥之微甚。厥之久者,郁热亦久,厥之轻者,郁热亦轻,故热与厥相应耳。若阳虚而不能支,即成阴厥而无热矣。热发三阳,未入于府者,可汗;热在三阴,已入于府者,可下。阴不得有汗,而强发之,此为逆也。阳邪不能外散而为汗,必上走空窍,口伤烂赤所由至矣。然此指热伤气而言。若动其血,或从口鼻,或从目出,其害有不可言者。下之清之,谓对汗而言。是胃热而不是胃

实，非三承气所宜。厥微者，当四逆散，芍药、枳实以攻里，柴胡、甘草以和表也。厥深者，当白虎汤，参、甘、粳米以扶阳，石膏、知母以除热也。

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上条明热厥之理，此条明热厥之脉，并热厥之方。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缓而滑，名热中，与寒厥之脉微欲绝者，大相径庭矣。当知有口燥舌干之证，与口伤烂赤者照应焉。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故知自愈。

阴盛格阳，故先厥；阴极阳生，故后热。热与厥相应，是谓阴阳和平，故愈。厥终即不厥也。不过五日，即六日不复厥之谓。愈指热言。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饮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逆满者，其后必便血。

身无大热，手足不冷，但指头寒，此热微厥亦微也。凡能食不呕，是三阴不受邪。若其人不呕，但默默不欲饮食，此内寒亦微。烦躁是内热反盛。数日来，小便之难者已利，色赤者仍白，是阴阳自和，热除可知。不欲食者，今欲得食，不厥可知矣。若其人外虽热少厥微，而呕不能食，内寒稍深矣；胸胁逆满，内热亦深矣。热深厥深，不早治之，致热伤阴络，其后必便血也。此少阳半表半里症，微者小柴胡和之，深者大柴胡下之。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

伤寒以阳为主，热多当愈，热不除为太过，热深厥微，必伤阴络。医者当于阳盛时预滋其阴，以善其后也。四日至七日，自发热起至厥止而言。热不除，指复热四日。复热四日句，语意在“其病当愈下”。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凡厥与热不相应，便谓之反。上文先热后厥，是阳为主；此先厥后热，是阴为主。热不及厥之一，厥反进热之二。热微而厥反胜，此时不急扶其阳，阴盛以亡矣。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脉和者，期之是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是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病虽发于阳，而阴反胜之，厥利，此胃阳将乏竭矣。如胃阳未亡，腹中不冷，尚能化食，故食之自安。若除中，则反见善食之状。如中空无阳，今俗云食禄将尽者是也。此为阳邪入阴，原是热厥热利，故能食而不为除中。其入必有烦躁见于外，是厥深热亦深，故九日复能发热，复热则厥利自止可知。曰热续在，则与暴出有别。续热三日来，其脉自和可知。热当自止，正与厥相应，故愈。此愈指热言。夜半者，阳得阴则解也。若续热三日而脉数，可知热之不止，是阳气有余，必有痈脓之患。便脓血，是阳邪下注于阴窍；发痈脓，是阳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伤寒留毒者是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为难治。

发于阳者，当七日愈。今厥不止而反下利，恐为除中，故难治。若躁烦而能食，尚为热厥利耳。便脓血发痈脓者，是不足而往，有余从之也；发热而厥除中者，是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先厥利而后发热者，寒邪盛而阳气微，阳为阴抑故也。其始也，无热恶寒而复厥利，疑为无阳。其继也，发热而厥利自止，是为晚发。此时阴阳自和则愈，若阴气胜则虚热外退，而真寒内生，厥利复作矣。厥与利相应则愈，是阳消阴长之机。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下利，必自止，而反汗

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此与上条同为先阴后阳。寒盛生热之证，而阳气虚实不同。上条阳不敌阴，故阳退而阴进。此热虽发汗厥后，而阳能胜阴，故厥利自止而不复发。然阳气有余者，又有犯上陷下之不同，即可以发热时有汗无汗为区别。下利不当有汗，有汗是阳反上升，故咽中痛而成喉痹，无汗是阳从中发，热与厥应，厥利止而寒热自解矣。若厥止而热与利不止，是阳邪下陷，必便脓血，下而不上，故咽不痛而喉不痹。

上段似少阴之亡阳，下段似阳明之协热利。汗因于心，无汗则心气平，故火不上炎而咽不痛；利因于胃，利止则胃液藏，故火不下陷而无脓血。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厥利不止，脏腑气绝矣；躁不得卧，精神不治矣。微阳不久留，故死。

复脉汤证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寒伤心主，神明不安，故动悸；心不主脉，失其常度，故结代也。结与代皆为阴脉，伤寒有此，所谓阳证见阴脉者死矣。不忍坐视，姑制炙甘草汤，以欲挽回于已去之候耳。收检余烬，背城借一，犹胜于束手待毙乎？

炙甘草汤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门冬半升　枣仁半升，旧本用麻仁者误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得令溫，服一升，日三服。

一百十三方，未有用及地黄、麦冬者，恐亦叔和所附。然以二味已载《神农本经》，为滋阴之上品，因《伤寒》一书，故置之不用耳。此或阳亢阴竭而然，复出补阴制阳之路，以开后学滋阴一法乎？地黄、麦冬、阿胶滋阴，人参、桂枝、清酒以通脉，甘草、姜、枣以和营卫，酸枣仁以安神，结代可和而悸动可止矣。所谓补心之阳，寒亦通行者欤？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

持其脉口五十动而不一止者，五脏皆受气。呼吸闰息，脉以五至为平，太过不及，是阴阳偏胜失其常度矣。偏胜之脉，更为邪阻，则止而不前。阳邪盛而数中见止，名曰促，有急趋忽蹶之象也。阴邪盛而缓中见止，名曰结，有绵绵写漆之状也。阳盛，可知为阴虚之病脉；阴盛，可知为阳虚之病脉矣。

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难治。

阴阳相搏而脉动，伤寒见此，是形冷恶寒，三焦皆伤矣。况有动中见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宛如雀啄之状，不以名促，反从结名者，以其为心家真藏之阴脉也。更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宛如虾游之状，不可名结，因得代名者，以乍疏乍数为脾家将绝之阴脉也。

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衰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阴气衰也。浮而虚大者，阳已无根；沉而虚细者，阴已无根。

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脉绵绵如写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脉浮为阳盛，法当无汗，而反汗出如流珠，是阳虚不能卫外而为固，绝汗出矣。阴虚不能藏精而主血，绵绵其去如写漆矣。

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外寒伤形，内热伤气，咳逆不止，气升而不下，脉散而不朝，心肺之气已绝矣。原其咳逆之故，因于寒伤形，形气不相保耳。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脉浮而洪，不是死脉。而汗出如油，是心

液尽脱，阳反独留之脉也。治节不行，仓禀不纳，形神无主，无生理矣。

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此为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漐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视者，此为肾绝也。

又未知何藏阴阳先绝者。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五脏相生，一脏受灾，四脏不救；阴阳相须，彼气先绝，此气不存。有司命之责者，可不调于未灾未绝之先乎？

阴阳易证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小便不利，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裈散主之。

此证无内外因，本非伤寒而冠以伤寒者。原其因也，无恶寒发热之表证，无胃实自利之里证，因淫情之不禁，而余邪得以投其隙，移祸于不病之人，顿令一身之精气神形，皆受欲火之为害。是不病于伤寒，而病于阴阳之易也。

勿得以男女分名也。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而淫邪凑之，故少气而热上冲胸。气少不能运躯，故头重不举，身体皆重。邪中于阴，故阴中拘挛。冲任脉伤，故小腹里急。精神散乱，故眼中生花。摇动筋骨，故膝胫拘急。病由于肾，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耳。谅非土木金石之味所能愈，仍须阴阳感召之理以制之，斯裈裆之以意相求也。

烧裈散

上取妇人中裈近隐处者，煎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裈裆烧灰。

裈裆者，男女阴阳之卫，阴阳之以息相吹，气相聚、精相向者也。卫乎外者，自能清乎内。感于无形者，治之以有形。故取其近隐处烧而服之，形气相感，得其隐曲，小便即利。阴头微肿，浊阴走下窍，斯清阳出上窍，欲火平而诸证悉除矣。男服女，女服男，仍合阴阳交易之理、男女媾精之义、格物之情。至秽之品，为至奇之方，有如此者。

诸寒热证

病人身大热，反欲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此属内因，不是外感，亦不关于七情。病在形躯，不涉脏腑，亦不犯于经络。故无六经脉证之可凭，非天时寒热所可拘也。是病只在骨髓，不在皮肤。皮肤寒热，是指天时，不是指病。两身字言身当其时也。若指皮肤，则不可为骨髓非身矣。风寒之邪得之于骤，故无定体。或发热恶寒，或骨内热而脏腑寒，或手足寒而肠胃热，或内外皆寒，或表里俱热，此骨髓之邪积渐使然，故无定体。伤寒中风之寒，是时令之邪气，故感其邪者，畏而恶之。此大热大寒，是时令之正气，因病非外来，故反欲之。伤寒中风之发热，是人身之阳气，故能与寒气相争。此骨髓之寒热，是渐积之伏邪，故虽逢天令之大寒大热，亦不能除。时大热而身反欲复衣，时大寒而反欲裸身，此病在骨髓，与病营卫者不同。法当以六味、八味二丸，补肾中之真阴真阳，而骨髓之畜热痼寒，可得渐平耳。原化嗣伯水攻之法，但可以资谭柄而不可为继也。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阳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前条病在骨髓，故着而不移；此病在经络，故寒热反覆。然与外感之往来寒热，疟疾之鼓颔战栗又不同。病得之外感而恶寒发热者，必见有余之脉；病得之内因而恶寒发热者，全是不足之脉。见脉之不足，则寒固为虚寒，而热亦为虚热矣。寸者，阳所治也。寸口脉微，则微为无阳，是阳脉不足，故下焦之阴寒，得以上乘阳位，而洒淅恶寒也。尺者，阴所治也。尺脉弱为血虚，是阴脉不足，故上焦虚阳，得以下陷阴部而发热也。人身阴阳之气，互为之根，而又以阳为主，故阳脉微则阴脉亦弱。其始也，乘阳而恶寒，阴不平则阳不秘，故继也，从阳而发热。夫阳为阴乘，阳脉固见其不足，而阴脉亦不见其有余。阳虽微，尚能发热，不终恶寒，犹不失阳道实阴道虚之定局耳。亡阳则阴不独存矣，故治之者，当以扶阳为急。此补中益气之方，为功最巨也。

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使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也。

先寒后热，阳微阴弱，具证与上文同。前条病因在血脉虚，此病因在妄汗下，以致亡血而脉微涩也。夏月四句，是写寒热发作时状。始而恶寒，虽在盛夏，欲着复衣；继而发热，虽当隆冬，欲裸其身。此是设辞，勿以无休止时，作绵连冬夏解也。医发其汗以下，又重释前义，亦蛇足矣。

此条又可分作四证者：寒热往来不休如疟者，为一证；或阳气内微，但恶寒不发热，病在盛暑而欲着复衣者，为一证；或阴气内弱，但发热不恶寒，病在隆冬而欲裸身者，为一证；或其人绵连冬夏，在盛暑反恶寒，隆冬反恶热为一证。此各从元气之厚薄，而寒热为之浅深耳。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附主之。

升麻鳖甲汤

升麻　蜀附　当归　雄黄　甘草　鳖甲

《伤寒来苏集》终

伤寒论翼

〔清〕 柯琴 编撰

冯　序

从来言医者，曰意也。愧余未达轩岐书，尚未能解是言也。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凡宝石之所秘藏，皆神圣之所论著。然著作固难，注疏尤不易也。轩岐以来，代有传述，而《灵》、《素》秘旨，至汉张仲景先生得其精微，所撰《伤寒》、《金匮杂病》一书，诚可谓以述之明，而继作之圣欤。迨西晋王叔和次仲景《伤寒方》论，其书固已残缺，而六朝高阳生，又窃叔和之名，颠倒仲景词旨，是叔和书有错简，未必非高阳生之伪讹，有以甚之。惟国朝柯韵伯先生，为吾慈岸彦，不得志于时，遂栖息虞山，岂非天抑其遭际，以毕志纂修，潜通《灵》、《素》幽隐，上接仲景渊源哉。孟子云：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其斯之谓与！所以正其伪，订其讹，分门别类，靡弗缕晰条分，时吴门叶天士先生至虞，且展卷而异之，以为有如是之注疏，实阐先圣不传之秘，堪为后学指南。惜其力绵，未及剞劂耳。余于客舍往来，奉为金针玉律，以作寿世真传，假令昆山马氏中骅，宗其原本，付之梓人，将见曩哲导其先路，初学步其后尘，则斯道之门，人人可入，乃知《伤寒翼论》，裨益诚非浅鲜，而叶先生之赞，良不诬也。奈何师心自用，妄为笔削，意欲驾韵伯而上乎，多见其不知量也。系列犹夫手足，倒置删改，等诸鱼目混淆，非特仲景罪人，适为韵伯乱贼矣。呜呼！余与韵相去不数十年，倘坐视韵伯注疏之苦衷，无补仲景著作之精，是阳生窃叔和名，而混乱于前，中骅复韵伯书，而接踵于后，始以伪酿成讹，旋且以讹迷于伪，抑思韵伯所注何注，所疏何疏，包含靡穷，宁得以伤寒一证，毕其蕴耶？意美法良，奚忍任其淹没，至此坊集忽观，乍喜此书得大行，披阅之余，转憾此书反复晦，谨以抄录原稿，质证同志，敢谓辟异端而卫正道耶。聊以尊所闻行所知云尔。即起韵伯于九泉而问焉，当亦曰此物此意也夫。

乾隆甲申暮春同邑冯纶明五氏谨识

季 序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尚有存焉者也,曰辞虽存,礼则亡矣。何以言之?曰:卜筮始于畴易,至京关而歧矣。今之所为卜筮,不知《易》也,不知畴也。医学始于《灵》、《素》,至和扁而歧矣。今之所为医者,不知《灵》、《素》也。伤寒始于仲景,至刘李而歧矣。今之治伤寒家,不知仲景也。夫圣人之道,至今不废者,若陶之为器,无二范也。若匠之销木,无二规矩也。《本经》、《素问》、《灵枢》、《难经》,其为经也四。仲景因之而论伤寒,若陶之不离范,而匠之绳墨也。循其乃继起者则不然,如朱奉议、刘河间、张易州、李东垣、王好古、陶节庵辈,相袭而相悖,相引而相反,辞愈烦而理愈昧,譬之于陶,以仲景为范,而中其式者鲜矣。譬之于材,以仲景为规矩,而合其绳墨者寡矣。即其善者,犹耳目口鼻,各有偏长,而不相能者。世徒知通三才者为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以言医。医也者,非从经史百家,探其源流,则不能广其识、非参老庄之要则,不能神其用;非参三藏真谛,则勿能究其奥。故凡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遐方异域之物,与夫人身之精气神形,脏腑阴阳,毛发皮肤,血脉筋骨肌肉,津液之属,必极其理,夫然后可以登岐伯之堂,入仲景之室耳。奈何缙绅先生,以方术视医道之晦蚀也久。又粗工曲学,家自立帜,人自为书,医道之离畔又久。今业医者,或袭其肤,或剽其似,冥行以趋,贸贸奚之,诚大道陵夷,微言将绝之会乎。此韵伯先生所以有伤寒之注疏也。先生好学博闻,吾辈以大器期之,今焚书弃举,矢志于岐黄之学,此正读书耻为俗儒,业医耻为庸医者。其《内经合璧》一书,既为岐伯开生而矣。今复注疏伤寒,发仲景之精微,破诸家之僻见,千载迷途,一朝指破,岂特为医林幸哉,吾以为天下幸,且为后世幸!学者先看诸家诸议论,即细阅兹编,始知先生慧眼超越前人耳目,笔下简端,以供同志之鉴赏焉。

虞山友人季诺楚重氏题

孙　序

余少时多病，间尝留心于医，几二十年。见世之所谓医者，大率以人命为尝试者也。夫古之人，诊病先望色，及形之肥瘠，次审其声属何音，及饮食起居，始病与今病，然后按其三部九候，批其隙而导其窍，鲜有不中者矣。今之医者，徒有切脉之名，不知四诊之理，阴阳虚实之别，立方而君臣倒置，处剂而寒热误投，于七情六淫内伤外感，茫乎其未之讲也。病欲不甚，其可得乎。余自春间病咳血，旋愈旋作，初用芩连而愈，继而寒凉不效。更选参芪而愈，后用温补不愈。复用寒凉，而又不愈。以余一人之身，先后异施，至不可解，于是而叹医道之难言也。斯必有要领于其间矣。比至虞山，见吾乡似峰先生，儒者也。好为古文辞，又工于诗，余目为一书生耳。余未尝言及病，先生亦无一言及于医也。叶君天乐，言先生精于医，因就而商焉。先生曰：斯未求其本耳。诸寒之而热者，取诸阴，所谓求属也。君病阴虚而阳盛，以寒药治之，阳少衰，故病少愈耳。复进寒凉，而阳亦虚，得温补而病稍愈耳。再进温补，而阴愈虚，复进寒凉，而阴阳俱虚，故绵连而不解矣。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斯为合法。因立加减肾气汤方，一剂而喘嗽宁，再剂而神气爽。余乃服其得四诊之要妙，而深明夫阴阳虚实之源者也。而其儒而兼医，故理易明耳。吾谓必如似峰先生者，始可言医矣。且时医哓哓，而似峰恂恂，其立品高矣。立品高，则立言亦高。观其《论翼》一书，上下千载，驰骋百家，前无古，后无今，竭志谈心，穷晰至理，揆之岐伯仲景之所传，镏铢不爽。余一十年来，所见种种医书，未有如是之明且快也。斯真传世之文哉。惜其贫不能自振，行其道于通都大国，而栖息于虞山之邑，又不敢以医自鸣，故鲜有知之者。即有知之者，又鲜有豪侠者。为之吹嘘于王公贵人间，此其名未之扬，书未之广也。吾以慰先生其多书广闻见，凝神养气，以极其理。徐以俟运会之来世，自有知己者。

时在己酉仲秋后二日同邑人孙金砺介夫氏拜题

自 序

世之补《伤寒》者百余家，究其所作，不出二义：一则因论本文为之注疏，犹公、谷说《春秋》也；一则引仲景之文而为立论，犹韩婴说《诗》而为《外传》也。然引徵者，固不得断章取义之理；而注疏者，反多以辞害义之文。初不知仲景先师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良法大备。此《灵》、《素》已具诸病之体，而明针法之巧妙；至仲景复备诸病之用，而详方药之准绳。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具在，寻其所集，尽可以见病知源。自王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于本论削去杂病。然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伤寒杂病合论之根蒂也。名不副实，是非混淆，古人精义弗彰，是以读之者鲜。而旁门岐路，莫知适从，岂非叔和编次之谬以祸之欤？世谓治伤寒，即能治杂病，岂知仲景《杂病论》，即在《伤寒论》中。且伤寒中又最多杂病夹杂其间，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伤寒、杂病之症治井然。今伤寒与杂病分门，而头绪不清，必将以杂病混伤寒而妄治之矣。乃后人专为伤寒著书，自朱奉议出而伤寒之书日多，而伤寒之病日混。非其欲伤寒之混也，由不识何病是伤寒也。陶节庵出而伤寒之书更多，非真伤寒多也，即《金匮》中杂病，亦尽指为伤寒也。世锢于邪说，反以仲景书难读，而不知仲景书皆叔和改头换面，非本来面目也。冠脉法序例于前集，可汗不可汗等于后，引痉、湿、暍于太阳之首，霍乱、劳复等于厥阴之外，杂鄙见于六经之中，是一部王叔和之书矣。林亿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伤寒论》之名，又妄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数，以附会叔和所定之伤寒。于是欲知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成无己信古笃好，矫然特出，惜其生林亿之后，欲为仲景功臣，无由得其真传。故注仲景之书，而仲景之旨多不合；作《明理论》，而伤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故不能辨许叔微三方鼎立之谬。反集之于注，开疑端于后人，岂非为三百九十七法等说所误乎？由是方中行有《条辨》之作，而仲景之规矩准绳，更加败坏，名为翻叔和之编，实以灭仲景之活法也。卢子由《疏抄》，不编林亿之数目，不宗方氏之三纲，意甚有见，而又以六经谬配六义，增标本形层本气化气等说。仲景之法，又何堪如此挠乱哉？近日作者蜂起，尚论愈奇，去理愈远，条分愈新，古法愈乱。仲景六经反茅塞而莫辨，不深可悯耶？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治伤寒者，但拘伤寒，不究其中有杂病之理。治杂病者，以《伤寒论》为无关于杂病，而置之不问。将参赞化育之书，悉归狐疑之域。愚甚为斯道忧之，于仲景书究心有年，愧未深悉。然稍见此中微理，敢略陈固陋，名曰《伤寒论翼》。不兼杂病者，恐人未知原文合论之旨，以杂病为不足观耳。其当与否，自有能辨之者。

甲寅春慈溪柯琴序

《伤寒论翼》目录

卷上

全论大法第一…… (517)
六经正义第二…… (518)
合并启微第三…… (521)
风寒辨惑第四…… (522)
温暑指归第五…… (524)
痉湿异同第六…… (525)
平脉准绳第七…… (526)

卷下

太阳病解第一…… (529)
阳明病解第二…… (531)
少阳病解第三…… (533)
太阴病解第四…… (536)
少阴病解第五…… (537)
厥阴病解第六…… (539)
制方大法第七…… (541)

伤寒论翼　卷上

清　慈溪　柯　琴韵伯　编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
鄞县　曹赤电柄章圈点

全论大法第一

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证，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条提清，比他经更详也。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其他结胸、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谓痉、湿、暍三种，宜应别论，则中风、温病何得与之合论耶？以三症为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则中风非伤寒所致、温病与伤寒不相似者，何不为之另立耶？霍乱是肝邪为患，阴阳易、瘥后劳复，皆伤筋动血所致，咸当属于厥阴，何得另立篇目？叔和分太阳三症于前，分厥阴诸症于后，开后人分门类症之端。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该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乃叔和以私意紊乱仲景之原集，于劳复后重集可发汗不可发汗诸篇，如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岂濡弱微涩等脉有定位乎？此类姑不悉辨。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而且利水、清火、温补、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称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实由于此。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迂。论麻黄、桂枝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后与立夏之前。夫寒热温凉之逆用，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为平人饮食调理之常耳。仲景因症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当知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按岐伯曰：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

治其外；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仲景祖述靡遗，宪章昭著。本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制白虎、承气以存阴，阴病制附子、吴萸以扶阳。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内者用硝、黄以治里。其于表虚里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子豉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痞，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小承气之类。盛者夺之，则用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症，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若分四时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且汗、吐、下之法亦出于岐伯。而利水、清火、调补等法悉具焉。其曰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在皮者，汗而发之，实者，散而泻之，此汗家三法。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宜决之，是下之二法。高者因而越之谓吐，下者引而竭之谓利小便。剽悍者，按而收之，是清火法。气虚宜掣引之，是调补法也。夫邪在皮毛，犹未伤形，故仲景制麻黄汤，急汗以发表，邪入肌肉，是已伤其形，故制桂枝汤、啜稀热粥以解肌，是渍形以为汗。若邪正交争，内外皆实，寒热互呈，故制大青龙于麻桂中加石膏以泻火，是散以泻之也。吐剂有栀豉、瓜蒂，分胸中虚实之相殊；下剂有大小承气、调胃、抵当，分气血浅深之不同。利水有猪苓、真武寒热之悬绝，清火有石膏、芩、连轻重之差等。阳气虚，加人参于附子、吴萸中以引阳；阴气虚，加人参于白虎、泻心中以引阴。诸法井然，质之岐伯，纤毫不爽。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愚更有议焉，仲景言"平脉辨症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症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症中。病有阴阳，脉合阴阳。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是病之阴阳也，当列全论之首。浮、大、动、滑、数名阳，沉、涩、弱、弦、微名阴，是脉之阴阳也，此条当为之继。叔和既云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是知叔和另立脉法，从此搜采耳。试观太阳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诸条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叔和搜采未尽，犹遗仲景旧格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为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紧、脉浮而数诸条，皆从此等处采出。脉有阴结、阳结条，未始不在阳明中风、中寒之间；洒淅恶寒而发热者，未始不在少阳寒热往来之部。脉阴阳俱紧者，未必非少阴之文；阴阳相搏条，未必不在伤寒脉结代之际。设仲景另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谅无辨平之别矣。名平名辨，皆叔和搜采之说，仲景所云各承家技者是也。世徒云《序例》为叔和之文，而不知仲景之书，皆系叔和改换，独为伤寒立论。十六卷中，不知遗弃几何，而六经之文夹杂者亦不少，岂犹然仲景旧集哉？如疑余见之谬，请看序例所引《内经》，莫不增句易字，彼尚敢改岐伯之经，况乎仲景之论耶？欲识真仲景者，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矣。世皆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则有若之似圣人，惟曾子为不可强乎？

六经正义第二

按仲景自序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其留心诸病可知。故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令各得所司。清理脉症之异同，寒热之虚

实，使治病者只在六经下手，行汗吐下各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症，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症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症，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虽因于伤寒，而已变成热病，故竟称热病，而不称伤寒。要知《内经》热病，即温病之互名，故无恶寒症，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也。观温病名篇，亦称评热病论，其义可知矣。夫叔和不于病根上讲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故序例所引《引经》，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然仲景既云撰用《素问》，当于《素问》之六经广求之。按皮部论云：皮有分部，脉有经纪。其生病各异，别其部分，左右上下，阴阳所在，诸经始终。此仲景创立六经部位之原。又曰：阳主外，阴主内。故仲景以三阳主外，三阴主内。又曰：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故仲景又以阳明主内。少阴亦有反发热者，故仲景又于表剂中用附子，是固其渗也。又曰：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部注于骨。故仲景制麻黄附子汤，治发热脉沉无里症者，是从阳部注经之义也；制附子汤治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背恶寒、脉沉者，是从阴内注于骨之义也。又阴阳离合论：太阳为开。故仲景以之主表，而以脉浮、恶寒、头项强痛为提纲，立言与热病颇同，而立意自别。阳明为阖，故以之主里，而以胃实为提纲，虽有目痛、鼻干等症，面所主不在是。少阳为枢，少阴亦为枢，故皆主半表半里症。少阳为阳枢，归重在半表，故以口苦、目眩为提纲，而不及胸胁痛硬。少阴为阴枢，其欲寐不寐，欲吐不吐，亦半表半里症，虽有舌干、口燥等症，而不入提纲，归重在半里也。岂惟阴明主里，三阴皆主里，而阴阳异位，故所主各不同。阳明主里症之阳，阳道实，故以胃实属阳明。太阴主里症之阴，阴道虚，故以自利属太阴。太阴为开，又为阴中之至阴，故主里寒自利。厥阴为阖，又为阴中之阳，故主里热而气逆。少阴为阴中之枢，故所主或寒或热之不同，或表或里之无定，与少阳相似也。请以地理喻，六经犹列国也。腰以上为三阳地面，三阳主外而本乎里。心者三阳夹界之地也。内由心胸，外自巅顶，前至额颅，后至肩背，下及于足，内合膀胱，是太阳地面。此经统领营卫，主一身之表症，犹近边御敌之国也。内自心胸至胃及肠，外自头颅，由面至腹，下及于足，是阳明地面。由心至咽，出口颊，上耳目，斜至巅，外自胁内属胆，是少阳地面。此太阳差近阳明，犹京畿矣。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腹者三阴夹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肠魄门，为太阴地面。自腹至两肾及膀胱溺道，为少阴地面。自腹由肝上膈至心，从胁肋下及于小腹宗筋，为厥阴地面。此经通行三焦，主一身之里症，犹近京夹辅之国也。太阴阳明，同居异治，犹周、召分政之义。四经部位，有内外出入，上下牵引之不同，犹先王分土域民，犬牙相制之理也。若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矣。六经之有正邪客邪、合病并病、属脾属胃者，犹寇贼充斥，或在本境，或及邻国，或入京师也。太阳地面最大，内邻少阴，外邻阳明，故病有相关。如小便不利，本膀胱病，少阴病而亦小便不利者，是邪及太阳之界也。腰痛本肾病，太阳病而亦腰痛者，是邪及少阴之界也。六七日不大便，及头痛身热者，是阳明热邪，侵入太阳之界也。头项强痛兼鼻鸣干呕者，是太阳风邪，侵及阳明之界也。心胸是阳明地面，而为太阳之通衢。因太阳主营卫，心胸是营卫之

本，营卫环周不休，犹边邑之吏民士卒，会于京畿，往来不绝也。如喘而胸满者，是太阳外邪入阳明地面而骚扰，故称为太阳阳明合病。若头不痛，项不强，胸中痞硬，气冲咽喉，不得息者，此邪不自太阳来，乃阳明实邪结于胸中，犹盗贼聚于本境而为患也。心为六经之主，故六经皆有心烦证。如不头项强痛，则烦不属太阳；不往来寒热，则烦不属少阳；不见三阴症，则烦不属三阴矣。故心愦愦，心怵惕，心中懊侬，一切虚烦，皆属阳明。以心居阳明之地而也。阳明犹京师，故心腹皆居其地。邪在心为虚烦，在腹为实热，以心为阳而属无形，腹为阴而属有形也。夫人身之病，动关心腹。阳邪聚于心，阴邪聚于腹。肝为阴中之阳，故能使阴邪之气撞于心。阳明主在里之阳，故能使阳邪入聚于腹耳。更请以兵法喻，兵法之要，在明地形。必先明六经之路，才知贼寇所从来，知某方是某府来路，某方是某郡去路。来路是边关，三阳是也；去路是内境，三阴是也。六经来路各不同，太阳是大路，少阳是僻路，阳明是直路，太阴近路也，少阴后路也，厥阴斜路也。客邪多从三阳来，正邪多由三阴起，犹外寇自边关至，盗贼自内地生也。明六经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来路，乃得操治病之规则。如以证论，伤寒大寇也，病从外来；中风流寇也，病因旁及；杂病盗贼也，病由中起。既认为何等之贼，又知为何地所起，发于其境，便御之本境，移祸邻郡，即两路夹攻。如邪入太阳地面，即汗而散之，犹陈利兵于要害，乘其未定面击之也。邪之轻者在卫，重者在营，尤重者在胸膈，犹寇之浅者在关外，其深者在关上，尤深者在关内也。麻黄为关外之师，桂枝、葛根为关上之师，大小青龙为关内之帅矣。凡外寇不靖，内地盗贼必起面应之，因立两解法，故有大小青龙及桂枝、麻黄加减诸方。如前军无纪，致内乱蜂起，当重内轻外，因有五苓、十枣、陷胸、泻心、抵当等汤也。邪入少阳地位，宜杂用表里寒热攻补之品，为防御解利之法。如偏僻小路，利于短兵，不利于矛戟，利于守备，不利于战争也。邪之轻者入腠理，重者入募原，尤重者入脾胃。小柴胡腠理之剂也，大柴胡募原之剂也。小建中、半夏泻心、黄芩、黄连四汤，少阳之脾剂也；柴胡加芒硝加龙蛎二方，少阳之胃剂也。如太阳少阳有合并病，是一军犯太阳，一军犯少阳矣。用柴胡桂枝汤，是两路分击之师也。甚至三阳合并病，是三面受敌矣，法在独取阳明。阳明之地肃清，则太、少两路之阳邪，不攻自解。但得内寇宁而外患自息，此白虎之所由奏捷耳。若阳邪不戢于内地，用大承气以急下之，是攻贼以护主。若阴邪直入于中宫，用四逆汤以急救其里，是强主以逐寇也。阳明为内地，阳明界上，即太阳少阳地面。邪入阳明之界，近太阳地面，虽不犯太阳，太阳之师，不得坐视而不救。故阳明之营卫病，即假麻黄桂枝等方以汗之。邪近少阳地面，虽不入少阳，少阳之师，不得高垒而无战。故阳明之腠理病，即假柴胡以解之。是阳明之失守，非太阳之不固，即少阳之无备，所以每每两阳相合面为病也。若邪已在阳明地面，必出师奋击，以大逐其邪，不使少留，故用栀豉瓜蒂之吐法以迅扫之。若深入内地，不可复驱，则当清野千里，使无所剽掠，是又白虎得力处也。若邪在内廷，又当清宫除盗，此三承气所由取胜。如茵陈、猪苓辈，又为失纪之师立法矣。太阴亦内地，少阴厥阴是太阴之夹界也。太阴居中州，虽外通三阳，而阴阳既已殊途，心腹更有膈膜之藩蔽。故寒水之邪，从太阳外属者轻，由少阴内授者重；风木之邪，自少阳来侵者微，因厥阴上袭者甚。如本经正邪转属阳明而为实，犹师老势穷，可下之而愈。如阳明实邪转属本经而成虚，则邪盛正衰，温补挽回者甚难。盖太阴阳明，地面虽分，并无阻隔。阳明犹受敌之通衢，甲兵所聚，四战之地也。太阴犹仓廪重地，三军所依，亦盗贼之巢穴也。故元气有余，则邪入阳明；元气不支，则邪入太阴。在阳明地面，则陈师鞠旅，可背城一战，取胜须臾。在太阴地面，则焚劫积蓄，仓廪空虚，枵腹之士，无

能御敌耳。厥阴之地，相火游行之区也，其本气则为少火。若风寒燥湿之邪，一入其境，悉化为热，即是壮火。其少火为一身之生机，而壮火为心腹之大患。且其地面通达三焦，邪犯上焦，则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消渴口烂，咽痛喉痹。逼入中焦，即手足厥冷，脉微欲绝，饥不欲食，食即吐蛔。移祸下焦，则热利下重，或便脓血，为害非浅，犹跋扈之师矣。仲景制乌梅丸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通理气血，调和三焦，为平治厥阴之主方，犹总督内地之大帅也。其与之水以治消渴，茯苓甘草汤以治水，炙甘草汤以复脉，当归四逆以治厥，是间出锐师，分头以救上焦之心主，而安神明也。用白虎、承气辈，清胃而平中焦之热实，白头翁、四逆散，清脾而止下焦之热利，是分头以救腹中之阴，而扶胃腧之元气耳。胃为一府，而分阴阳三经，少阴一经，而兼阴阳两藏者，皆为根本之地故也。邪有阴阳两途，藏分阴阳二气。如阳邪犯少阴之阳，反发热心烦，咳渴咽痛；阳邪犯少阴之阴，则腹痛自利，或便脓血；阴邪犯少阴之阳，则身体骨节痛，手足逆冷，背恶寒，而身蜷卧；阴邪犯少阴之阴，则恶寒呕吐，下利清谷，烦躁欲死。仲景制麻黄附子细辛、黄连阿胶、甘草、桔梗、猪肤、半夏、苦酒等汤，御阳邪犯少阴之阳也；其制桃花、猪苓等汤，御阳邪入少阴之阴也；附子、吴茱萸、四逆等汤，御阴邪犯少阴之阳也；通脉四逆、茯苓四逆、干姜附子等汤，御阴邪入少阴之阴也。少阴为六经之根本，而外通太阳，内接阳明。故初得之而反发热，与八九日而一身手足尽热者，是少阴阳邪侵及太阳地面也；自利纯清水，心下痛，口燥舌干者，少阴阳邪侵阳明地面也。出太阳则用麻黄为锐师，而督以附子，入阳明则全仗大承气，而不设监制，犹兵家用向导与用本部不同法也。其阴邪侵入太阴，则用理中、白通加人尿猪胆等法，亦犹是矣。嗟乎！不思仲景之所集，安能见病知源也哉？

合并启微第三

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二法之尽善也。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并之名，而有合并之实。或阳得阴而解，阴得阳而解，或阳入阴而危，阴亡阳而逆，种种脉证，不可枚举。学者当于阴阳两症中，察病势之合不合，更于三阳三阴中，审其症之并不并，予以阴病治阳，阳病治阴，扶阳抑阴，泻阳补阴等法，用之恰当矣。三阳皆有发热症，三阴皆有下利症，如发热而下利者，阴阳合病也。阴阳合病，阳盛者属阳经，则下利为实热，如太阳阳明合病、阳明少阳合病、太阳少阳合病，必自下利，用葛根、黄芩等汤者是也。阴盛者属阴经，则下利属虚寒，如少阴病吐利及发热者不死，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不恶寒而面色赤，用通脉四逆者是也。若阳与阳合，不合于阴，即是三阳合病，则不下利而自汗出，为白虎症也。阴与阴合，不合于阳，即是三阴合病，不发热而吐利厥逆，为四逆症也。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如太阳之头项强痛未罢，递见脉弦、眩冒、心下痞硬，是与少阳并病，更见谵语，即三阳并病矣。太阳与阳明并病，太阳症未罢者，从太阳而小发汗，太阳症已罢者，从阳明而下之，其机在恶寒发热而分也。然阳明之病，在胃家实，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恐胃家未实耳。若阳明与太、少合病，必自下利，何以得称阳明？要知协热下利，即胃实之始，《内经》所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其脉必浮大弦大，故得属之阳明，而不系太阴也。若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浮而迟者，则浮不得属之于表，而迟则为在藏。若

见脉微欲绝，即身不恶寒，而面色赤者，又当属之少阴。盖太阴阳明下利之辨，在清谷不清谷，而太阴少阴之清谷，又在脉之迟与微为辨也。夫阳明主胃实，而有协热利；太阴主下利清谷，又因脉微细而属少阴。脉微下利，反见阳明之不恶寒而面色赤，若不于合并病参之，安知病情之变迁如此，而为之施治哉？然此为六经之合并与内伤外感之合并，神而明之，不可胜极。以阴阳互根之体，见阴阳离合之用，是知六经之准绳，更属定不定法矣。何漫云三阴无合并病也哉？

风寒辨惑第四

风寒二气，有阴阳之分，又相因为患。盖风中无寒，即是和风，一夹寒邪，中人而病，故得与伤寒相类，亦得以伤寒名之。所以四时皆有风寒，而冬月为重也。伤寒中风，各有重轻，不在命名，而在见症。太阳篇言中风脉症者二：一曰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一曰太阴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以二症相较，阳浮见寒之轻，浮紧见寒之重；汗出见寒之轻，不汗出见寒之重；啬啬淅淅见风寒之轻，翕翕见发热之轻，发热恶寒见寒热之俱重；鼻鸣见风之轻，身疼见风之重；自汗干呕，见烦之轻，不汗烦躁，见烦之重也。言伤寒脉症者二：一曰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恶，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一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以二症相较，微恶寒，见必恶寒之重，体痛，觉脚挛急之轻；自汗出、小便数、心烦，见伤寒之轻，或未发热，见发热之轻，必先呕逆，见伤寒之重；脉浮见寒之轻，阴阳俱紧见寒之重。中风伤寒，各有轻重如此。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于是有伤寒见风、中风见寒之遁辞矣。夫风为阳邪，寒为阴邪，虽以皆于时气之感，而各不失其阴阳之性。故伤寒轻者，全似中风，独脚挛急不似，盖腰以上为阳，而风伤于上也；中风重者，全似伤寒，而烦躁不似，盖寒邪呕而不烦，逆而不躁也。然阴阳互根，烦为阳邪，烦极致躁；躁为阴邪，躁极致烦。故中风轻者烦轻，中风重者烦躁，伤寒重者躁烦，伤寒轻者微烦。微烦则恶寒亦微，是微阳足以胜微寒，故脉浮不紧矣。如本论所云：凡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以脉浮不紧，故知汗出解也。若不待自解而妄攻其表，所以亡阳，因阳微故耳。凡伤寒见烦，则寒气欲解。躁烦则阳为寒郁，而邪转盛。故伤寒一日，若躁烦者，为欲传；六七日，躁烦者，为阳去入阴也。因病人所禀之阳气有不同，而受邪之部位、阴阳更不类，故阳有多少，热有微甚。如太阳为先天之巨阳，其热发于营卫，故一身手足壮热。阳明乃太少两阳相合之阳，其热发于肌肉，故蒸蒸发热。少阳为半表半里之阳，其热发于腠理，时开时阖，故往来寒热。此三阳发热之差别也。太阴为至阴，无热可发，因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热发于手足。所以太阴伤寒，手足自温，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耳。少阴为封蛰之本，若少阴不藏，则坎阳无蔽。故有始受风寒而脉沉发热者，或始无表热，八九日来，热入膀胱，致一身手足尽热者。厥阴当两阴交尽，一阳之初生，其伤寒也，有从阴而先厥后热者，有从阳而先热后厥者，或阳进而热多厥少，或阳退而热少厥多，或阴阳和而厥与热相应者。是三阴发热之差别也。太阳为父，多阳盛之病。如初服桂枝而反烦，解半日许而复烦，下之而脉仍浮、气上冲，与不汗出而躁烦，服药微除而烦瞑发衄者，皆阳气重故也。少阴为雌，多亡阳之病。如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恶寒蜷卧，吐利汗出，里寒外热，不烦而躁，皆亡阳故也。又《内经·病形篇》云：邪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本论太阳受邪，有中项中背之别，中

项则头项强痛，中背则背强几几也。阳明有中面中膂之别，中面则目疼鼻干，中膂则胸中痞硬也。少阳有中颊中胁之别，中颊则口苦咽干，中胁则胁下痞硬也。此岐伯中阳溜经之义。又云："邪中于阴，从臂胫始，自经及藏，藏气实而不能容，则邪还于府。"故本论三阴皆有自利症，是寒邪还府也；三阴皆在可下症，是热邪还府也。此岐伯中阴溜府之义。六经之部位有高下，故受邪之日有远近。太阳为三阳，居表位最高，最易伤寒，故一日受；阳明为二阳而居前，故二日受；少阳为一阳而居侧，故三日受；太阴为三阴，居阴位最高，故四日受；少阴为二阴，居阴位之中，故五日受；厥阴为一阴，居三阴之尽，故六日受。此皆言见症之期，非六经以次相传之日也。《内经》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适其至所。即此意也。按本论传字之义，各各不同，必牵强为传经则谬。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是指热传本经，不是传阳明之经络。阳明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是指寒传本经，不是传少阳之经络。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症不见者，为不传，皆指热传本经，不是二日传阳明，三日传少阳之谓。太阳病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言七日当来复之辰，太阳一经之病当尽，非日传一经，七日复传太阳之谓。若复传，不当曰尽，若日一经，不当曰行其经矣。若欲再作经，是太阳不罢而并病阳明。传经不传，是使阳明之经不传太阳之热，非再传少阳之谓也。太阳与阳明少阳地位相近，故太阳阳盛而不罢，便转属阳明，阳已衰而不罢，便转系少阳。若阳陷便转系太阴，阳虚则转入少阴，阳逆则转属厥阴矣。阳明万物所归，故六经皆得转属。而阳明无所复传，是知太阳阳明无转属少阳之症。阳明太阴俱属于胃，胃实则太阴转属阳明，胃虚则阳明转属太阴矣。少阴与二阴地位相近，受太阴之寒，则吐利清谷，受厥阴之热，则咽痛便血也。厥阴为阴之尽，亦如阳明之无所复传，然阴出之阳，则热多厥少，阴极亡阳，则热少厥多，此即少阳往来寒热之变局也。按本论云：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为中风。又云：太阳中风，脉浮紧，不汗出而烦躁。又云：阳明中风，脉弦浮大，不得汗。合观之，不得以无汗为非中风矣。本论云：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伤寒。而未尝言无汗。又云：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此不冠以伤寒，又不言恶寒。又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合观之，又不得以有汗为非伤寒矣。人但据桂枝条之中风自汗，而不究伤寒亦有自汗出者。强以麻黄症之无汗为伤寒，而不究中风最多无汗者。谓伤寒脉浮紧，中风脉浮缓，而不知伤寒亦有浮缓，中见亦有浮紧者。知三阳脉浮，三阴脉沉，而不知三阴皆有浮脉，三阳亦有沉脉者。总是据一条之说，不理会全书耳。当知麻黄汤大青龙汤治中风之重剂，桂枝汤葛根汤治中风之轻剂，伤寒可通用之，非主治伤寒之剂也。世皆推桂枝为中风主剂，而不敢以大青龙为中风之剂者，是惑于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之谬也。不敢以麻黄为中风之剂者，是泥于有汗为中风，无汗为伤寒之谬也。风为阳邪，因四时之气而变迁，且一日亦具有四时之气，气运更有郁复淫胜之不同，故有麻黄、桂枝、葛根、青龙等法。当知四时俱有中风，俱有伤寒，不得拘春伤于风，冬伤于寒之一说矣。太阳经多中风方，如麻黄、桂枝、葛根、大青龙是也。少阴经多伤寒方，如麻黄附子细辛、真武、附子、茱萸、白通、四逆、通脉等汤是也。中风诸方，可移治伤寒，伤寒诸方，不可移治中风者，寒可温而风不可以热治也。风为阳邪，故中风者虽在少阴，每多阳症；寒在阴邪，故伤寒者虽在太阳，每多阴症。太阳经多中风症，阳从阳也；少阴经多伤寒症，阴从阴也。夫风者，善行而数变，故脉症皆不可拘。自变者观之，其症或自汗鼻鸣，或无汗而喘，或不汗出而烦躁，或下利呕逆，或渴欲饮水，或往来寒热，或口苦咽干，或短气腹满、鼻干嗜卧，或目赤耳聋、胸

满而烦，或四肢烦疼，种种不同；其脉或浮缓，或浮紧，或弦而浮大，或阳微阴涩，或阳微阴浮，亦种种不同。。自不变者观之，惟浮是中风之主脉，恶风是中风之定症。盖风脉变态不常，而浮为真体；风症变幻多端，而恶风其真情也。仲景广设诸方，以曲尽其变耳。夫寒之伤人也有三：早晚雾露，四时风雨，冬春霜雪，此天之寒气也；幽居旷室，砖地石阶，大江深泽，邃谷高山，地之寒气也；好饮寒泉，喜食生冷，酷嗜瓜果，误服冷药，人之寒气也。此义最浅，伤寒诸书莫之或及，而以冬寒春温时疫之三症掩之，何不求致病之因，而归时令之变耶？夫寒固为冬气，三时岂必无寒？第寒有轻重，伤亦有轻重，不拘定于冬。温固为春气，而三时亦病温，且温随时而发者多，因冬月伤寒而致者少，不可谓必然之道也。即冬时病温，亦因其人阴虚而发，岂冬时之暖气，即有毒以伤人乎？若时行疫气，正天地温热之毒，如凉风一起，疫邪自散，岂遇寒而反重耶？疫与寒，如风牛马之不相及，何得以寒冠时行之疫？若为暴寒所折而病，即是三时之伤寒，勿得妄以疫名之矣。谓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折而病热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折而病热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折而病热微，此叔和无稽之说也。夫病寒病热，当审其人阴阳之盛衰，不得拘天气之寒热。天气之寒热伤人，必因其人阴阳之多少，元气之虚实为轻重，不全凭时令之阴阳为转移也。所以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症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如夏月盛暑而伤寒吐利，多有用姜、附、吴萸而始效，隆冬严寒而病温，多有用石膏、硝、黄而热乃解者。今谓麻桂二汤只宜于冬月之正伤寒，而三时不可轻用，其失岂不多乎？夫开口言伤寒，动手反用寒凉克伐之剂，曷不于伤寒二字顾名思义耶？寒伤于表，法当温散；寒伤于里，法当温补。仲景治伤寒，只有温散、温补二法。其清火、凉解、吐下等法，正为温暑时疫而设，所以治热，非以治寒，治热淫于内，非治寒伤于表也。今伤寒家皆曰仲景治温治暑，必另有法治，今遗失而无。惟伤寒只有汗吐下三法，将温补正法，置之不用，反口治伤寒无补法。于是人伤于天地之寒者轻，伤于医师之法者重；死于饮食之内伤者少，死于寒药之内伤者多耳。

温暑指归第五

《内经》论伤寒而反发热者有三义：有当时急发者，曰人伤于寒，则为病热也；有过时发热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也；有随时易名者，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也。夫病温、病暑，当时即病者不必论，凡病伤寒而成者，其病虽由于冬时之伤寒，而根实种于其人之郁火。《内经》曰：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此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源。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申明冬不藏精，夏亦病温之故。夫人伤于寒，则为病热，其恒耳。此至春夏而病者，以其人肾阳有余，好行淫欲，不避寒冷，虽外伤于寒，而阳气足以御之。但知身着寒，而不为寒所病。然表寒虽不得内侵，而虚阳亦不得外散，乃下陷入阴中。故身不知热，而亦不发热，所云阳病者，上行极而下也。冬时行收藏之令，阳不遽发，寒愈久则阳愈匿，阳日盛则阴愈虚。若寒日少而蓄热浅，则阳火应春气而病温；寒日多而郁热深，则阴火应夏气而病暑。此阴消阳长，从内而达于外也。叔和不知此义，谓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夫寒伤于表，得热则散，何以能藏？设无热以御之，必深入藏府，何以只藏于肌肤？且能藏者不能变，何以时换而变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伤，而但咎其时之外伤；只知伤寒之因，不究热伤其本；妄拟寒毒之能变热，不知内陷之阳邪，发见其本来之面目也。又谓辛苦之人，春夏之温热病者，皆因冬时触寒所致，而非时行之气。不知辛苦之人，动摇筋骨，凡动则为阳，往往触寒即散，或因饥寒而病者有之，或因劳倦而发热者有之。故春夏之时，

辛苦之人，因虚而感时行之气者不少矣。若夫春夏之温热，由冬时触寒所致者，偏在饱暖淫欲之人，不知持满，醉以入房，以欲绝其精，以耗散其真，阳强不能密，精失守而阴虚，故遗祸至于春夏也。《内经》论温之脉症治法甚详，学者多不得其要领，仲景独挈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提纲，洞悉温病之底蕴，合《内经》冬不藏精之旨矣。热病以口燥舌干而渴属少阴，少阴者，封蛰之本，精之处也。少阴之表，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名曰阴中之阳，故太阳病当恶寒。此发热而不恶寒，是阳中无阴矣。而即见少阴之渴，太阳之根本悉露矣。于此见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孤阳无附，而发为温病也。温病症治，散见六经，请类推之。如伤寒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是伤寒温病之关也。寒去而热罢，即伤寒欲解症，寒去而热不解，是温病发见矣。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即是温势猖獗。用白虎加人参，预保元气于清火之时，是凡病伤寒而成温者之正治法也。因所伤之寒邪，随大汗而解，所成之温邪，随大汗而发，焉得无虚？设不加参，则热邪因白虎而解，安保寒邪不因白虎而来乎？是伤者当补，治病必求其本耳。如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夫柴胡汤有参、甘、苓、枣，皆生津之品，服已反渴，是微寒之剂，不足以解温邪，少阳相火，直起阳明也。是当用白虎加人参法。若柴胡加人参法，非其治矣。夫相火寄甲乙之间，故肝胆为发温之源；肠胃为市，故阳明为成温之薮。阳明始虽恶寒，二日即止，即不恶寒而反恶热，此亦病伤寒而成温之一徵也。若夫温热不因伤寒而致者，只须扶阴抑阳，不必补中益气矣。且温邪有浅深，治法有轻重。如阳明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瘀热在里不得越，身体发黄，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茵陈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大承气汤急下之。厥阴病，下利欲饮水者，白头翁汤主之。此仲景治温之大略也。夫温与暑，偶感天气而病者轻，因不藏精者此为自伤，其病重。若再感风上之异气，此三气相合而成温疫也。温热利害，只在一人；温疫移害，祸延邻里。今人不分温热、温疫，浑名温病，令人恶闻而讳言之，因于辞之害义矣。吴又可《温疫论》，程效倩《热病注》，俱有至理可传，愚不复赘。

痉湿异同第六

六气为病，皆能发热。然寒与热相因，暑与湿相从，独燥与湿相反。风寒温暑皆因天气，而湿病多得之地气，燥病多得之内因，此病因之殊同也。《内经》病机十九条，其分属六气者，火居其八，风寒湿各居其一，燥症独无。若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愚尝疑其属燥。今本论有痉、湿之分，又曰：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则痉之属燥无疑也。夫痉以状命名，因血虚而筋急耳。六气为患，皆足以致痉，然不热则不燥，不燥则不成痉矣。六经皆有痉病，须审部位以别之。身以后者属太阳，则凡头项强急，项背几几，脊强反张，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皆其症也。身之前者属阳明，头面动摇，口噤齿龂，缺盆纽痛，脚挛急，皆其症也。身之侧者属少阳，口眼喎斜，手足牵引，两胁拘急，半身不遂，皆其症也。若腹内拘急，因吐利而四肢拘急，是太阴痉。恶寒蜷卧，屁以代踵，脊以代头，俯而不能仰者，是少阴痉。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膝胫拘急者，厥阴痉也。若痉之挟风寒者，其症发热无汗而恶寒，气上冲胸而小便少，其脉必坚紧，其状必强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气，《内经》所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者是也。其势勇猛，故曰刚痉。病因外来，当逐邪而解外。痉有挟本邪而为患者，其邪从内出，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其脉沉迟，其状则项背强几几，此得之地气，《内经》云"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者是也。其势弱软，故名柔痉。病因于内，当滋阴以和内。要知属风之痉，不因风而因热；属湿之痉，不因湿而因燥。治风君葛根，治湿君栝

葛根者，非以治风，实以生津，非以治湿，实以润燥耳。夫痉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夹杂于他病之中。人之病此者，世医悉指为风，所以不明其理。善医者，必于他症中审察而预防之。如头项强痛，即痉之一端，是太阳之血虚，故筋急也。今人但知风寒，不惜津液，所以发汗太多，因致痉者多矣。夫痉之微，本有由来，一经妄治，即奇形毕现。项背强几几，是痉之徵兆，故用葛根；身体强，是痉状已著，故用栝蒌根；卧不着席，脚挛急，口噤齿龂，是痉之极甚，故用大黄、芒硝。无非取多津多液之品，以滋养阴血，不得与当汗不汗者同例也。观伤寒脉浮，自汗心烦恶寒，而见脚挛急，是痉势已成，便当滋阴存液，不得仍作伤寒主治。故与桂枝汤则厥，与芍药甘草汤，其脚即伸，此明验矣。第以表症未除，不得用承气，若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是又与不着席者与大承气汤，同一机轴也。凡痉之为病，因外邪伤筋者少，因血虚筋急者多。如误作风治，用辛散以助阳，则真阴愈虚，用燥剂以驱风，则血液愈涸。故痉得之暴起者少，妄治而致者多。虚而不补，不死何待？非参、芪、归、地，调治营卫，未易平痉而奏捷也。

《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湿胜则濡泄。此指湿伤于内者言也。又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又曰：因于湿，首如裹。此指湿伤于外者言也。若湿而兼热，则大筋软短而为拘，小筋弛长而为痿，即柔痉之变见矣。阳明篇有湿热发黄之症，叔和不为别论，独取太阳之风湿相搏者，尚遗数条，亦搜采之疏失也。《内经》曰：身半以上者，风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湿中之也。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府。又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皆风湿对言，本论则风湿合言也。风湿相合，则阴阳相搏，上下内外交病矣。所以身体烦疼，不能转侧，骨节掣痛，不能屈伸，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也。《内经》曰：风湿之伤人也，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固，营血涩，卫气去，故曰虚。此又以湿家虚实，因风寒而分也。本论伤寒发汗，寒湿在里不解，身目为黄，与阳明之热不得越，瘀热在里，身体发黄者，当下不当下，亦以寒湿湿热分虚实矣。《内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本论又合风寒湿热四气而名湿痹。当知痹与痉，皆由湿变。夫同一湿也，湿去燥极则为痉，久留而着则为痹。痹为实，痉为虚，痉痹异形，虚实亦殊。固不得妄以痉属风，亦不得因于湿、而竟视痉为湿矣。

平脉准绳第七

上古以三部九候决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阳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难经》独取寸口之说行，人迎、趺阳不参矣。气口成寸，为脉之大会，死生吉凶系之焉，今所传者只此耳。自有《脉经》以来，诸家继起，各以脉名取胜，泛而不切，漫无指归。夫在诊法取其约，于脉名取其繁，此仲景所云驰竞浮华，不固根本者是也。仲景立法，只在脉之体用上推求，不在脉之名目上分疏。故以阴阳为体，则以浮、大、动、滑、数为阳之用，沉、涩、弱、弦、迟为阴之用；以表里为体，则以浮为表用，沉为里用；以脏腑为体，则以数为府用，迟为脏用。如以浮沉为体，则以浮、沉中各有迟、数为用。以浮为体，则以大、动、滑、数为用之常，涩、弱、弦、迟为用之变；以沉为体，则以涩、弱、弦、迟为用之常，大、动、滑、数为用之变。体用之间，见脉之变化，而致病之因，与病情之虚实、病机之转移，亦随之而见，全在诊者指法之巧，与看法之细耳。脉理浩繁，大纲不外名阳名阴之十种。阴阳两分，自成对峙，阴阳配偶，惟见五端。浮、沉是脉体，大、弱是脉势，滑、涩是脉气，动、弦是脉形，迟、数是脉息，不得概以脉象视之也。脉有对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侧看法，有彻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沉，有大即有弱，有滑即有涩，有数即有迟。

合之于病，则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大为有余，弱为不足，滑为血多，涩为气少，动为搏阳，弦为搏阴，数为在府，迟为在脏，此对看法也。如浮、大、动、数、滑脉气之有余者为阳，当知其中有阳胜阴病之机；沉、涩、弱、弦、迟脉气之不足者为阴，当知其中有阴胜阳病之机。此正看法也。夫阴阳之转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故其始也，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其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此是阳消阴长之机，其病为进。其始也，为沉为弱为涩为弦为迟；其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此是阳进阴退之机，皆病为欲愈。此反看法也。浮为阳，如更兼大、动、滑、数之阳脉，是为纯阳，必阳盛阴虚之病矣；沉为阴，而更兼弱、涩、弦、迟之阴脉，是为重阴，必阴盛阳虚之病矣。此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涩、浮而弦、浮而迟者，此阳中有阴，其人阳虚而阴脉伏于阳脉中也，将有亡阳之变，当以扶阳为急务矣；如沉而大、沉而滑、沉而动、沉而数者，此阴中有阳，其人阴虚而阳邪下陷于阴脉中也，将有阴竭之患，当以存阴为深虑矣。此为侧看法。如浮、大、动、滑、数之脉体虽不变，始为有力之阳强，终为无力之阳微，知阳将绝矣；沉、涩、弱、弦、迟之脉，虽喜变而为阳，如急见浮、大、动、滑、数之状，是阴极似阳，知反照之不长，余烬之易灭也。是为彻底看法。更有真阴真阳看法，如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也。成注只据伤寒立言，观凡字则知脉法不专为伤寒设，亦不是承接上文，扩充之见仲景活法矣。脉以胃气为本，玩名阳名阴，见此等脉状，尚是阴阳之名，而非阴阳之实，因胃气稍虚，则阴阳偏重，较之平脉有余名阳、不足名阴耳。此阳病兼外伤六气言，阴病兼内伤精气言，若专指伤寒之阴症阳症，则浅矣。阳脉指胃脘之真阳，《内经》所谓二十五阳者是也。阴病见阳脉，是胃气来复，五脏冲和之气发见，故主生，《内经》所云别于阳者，知病起时也。阴脉指五脏之真阴，因胃脘之阳，不至于手太阴，五脏之真阴来见也。阳病见阴脉，是脉无胃气，故主死，《内经》所谓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也。要见沉、涩、弱、弦、迟，是病脉不是死脉，其见于阳病最多。阳病见浮、大、动、数、滑不休，即是死脉；阴病见浮、大、动、数、滑之脉，多阴极似阳，未必即可生之机也。若真脏脉至，如肝脉之中外急，心脉坚而搏，肺脉浮而大，肾脉如弹石，脾脉如距喙，皆反见有余之象，岂可以阳脉名之？经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则又不得以迟数论阴阳矣。仲景表里脏腑之法，则又以浮沉迟数为大纲。浮沉是审起伏，迟数是察至数，浮沉之间，迟数寓焉。凡脉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迟不数而五至者，谓之平脉，是有胃气。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若一见浮沉迟数之象，斯为病脉。浮沉迟数，本不以表里脏腑分，今既有阴阳之可名，即以阳表阴里、府阳藏阴，定其为病所在耳。试观脉之浮为在表，应病亦为在表，然脉浮亦有里症，或表邪初陷，或里邪欲出，究竟不离于表，故主表其大纲也。沉为在里，应病亦为在里，然脉沉亦有表症，或阳病见阴而危，或阴出之阳而愈，究竟病根于里，故主里其大纲也。数、阳主热，而数有浮沉，浮数应表热，沉数应里热，虽数脉多有病在脏者，然其由必自府，盖六腑为阳，阳脉素其府，故主府其大纲也。迟为阴，阴主寒，而迟亦有浮沉，浮迟应表寒，沉迟应里寒，虽迟脉多有病在府者，然其根必自藏，盖五脏为阴，阴脉素其藏，故主藏其大纲也。脉状种种，总括于浮沉迟数。然四者之中，又以独见为准则，独见何部，即以其部定表里脏腑之所在，病无遁情矣。然阴阳之十脉，表里脏腑之四诊，皆指脉之体用而言。而诊法之体用，则又以病为体，而脉为用。请以浮脉言之，其他可类推。如脉浮者病在表，则必有发热恶寒之表症。然浮有不同，有但浮者，其三部皆同，无息数，无迟数，其气象亦滑、涩、动、弦、大、小，此太阳之脉体然也。因风寒在表，而脉阳之阳御之，内无太过不及之病，故见此象。此病脉中之平脉，故可用麻黄汤发汗而烦

解，然此脉不可多得。所以发热即有发热之脉象，恶寒即有恶寒之脉象。如寸口脉浮而紧，是浮为风象，紧为寒象也。此为阳中有阴，乃阳之变见矣。然寒不协风，则玄府不开，寒在皮毛。卫气足以卫外而为固，虽受寒而不伤，寒去而身自和矣。若风不夹寒，但能鼓动卫气，使元府不闭，皮肤受邪，肺气不清而已，不能深入于营，而发热恶寒，头项骨节俱痛。惟风挟寒邪，其势始猛，此风则伤卫，寒则伤营，初非有二义也。卫气不能卫外，反内扰营气而为烦；营气不得交通，内迫于骨节而作痛。营卫俱病，发热所由来耳。如脉浮而数，为阳中见阳，是阳脉之正局，然不得认为阳脉有余，实因阳气不足，反见有余之象也。夫脉为血府，实由气行，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弦脉象长，数脉象短。脉数因于气之不足，则数为虚可知。风为阳邪，风则为热，虚为阴邪，虚则为寒。虚寒相搏于营卫，卫气不足以御之，此恶寒所由来也。上条阳中有阴，而反徵其发热，此条阳中见阳，而反徵其恶寒，是互文以见义。此二条皆当发汗，而与但浮者不同。故又云：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不可发汗，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可知用麻黄汤不专治寒伤营者，皆仲景法矣。又云：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若尺中脉微，此里虚不可发汗。则又见脉浮数者，不得竟用麻黄汤。又云：伤寒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则所云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使自汗出愈者，为歠稀热粥示法耳。夫人之尺脉，如树之有根，不拘浮数浮紧，皆据尺脉以审虚实，此又仲景为浮为在表之注疏矣。十脉中无紧脉，紧即弦之转旋。当知按之不移，是静为阴之体；转旋无常，是动为阳之用。故浮中见紧者，系在中风，与伤寒之阴阳俱紧者殊矣。紧又与数相似，紧见于法象，数见于至数。然紧以气来之长，反得为阴中有阳之实脉；数以气来之短，反得为阳中有阴之虚脉也。若脉浮而大，是阳中见阳，此两阳合明之脉。然脉不遽大，必至三四日乃大，是阳明内热外见之脉，此浮不得仍为在表。当知大为病进，故见心下反硬，即攻之不令发汗耳。若浮脉而迟，面热赤而战栗者，是阳中见阴，故面见假热，而身见真寒。此因迟为在藏，故无阳不能作汗，而浮为在表，则又当用溃形为汗之法矣。迟因浮而从表，浮因大而从里，浮无数而反虚，紧入浮而成实，则表里脏腑阴阳虚实之间，悉属定不定法也。

伤寒论翼　卷下

清　慈溪　柯　琴韻伯　编注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订
鄞县　曹赤电柄章　圈点

太阳病解第一

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立旗鼓使人知有所向，故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标之。读书者须紧记提纲以审病之所在。然提纲可见者只是正面，读者又要看出底板，再细玩其四旁，参透其隐曲，则良法美意始得了然。如太阳提纲提出"脉浮头项强痛恶寒"八字，是太阳受病之正面。读者要知三阳之脉俱浮，三阳俱有头痛症，六经受寒俱各恶寒，惟头项强痛，是太阳所独也。故见头连项强痛，知是太阳受病。盖太阳为诸阳主气，头为诸阳之会，项为太阳之会故也。如脉浮恶寒发热，而头不痛项不强，便知非太阳病。如头但痛不及于项，亦非太阳定局。如头项强痛反不恶寒，脉反沉，不可谓非太阳病。或温邪内发，或吐后内烦，或湿流关节，或病关少阴，法当救里者也。因当浮不浮，当恶不恶，故谓之反，所谓看出底板法者以此。前辈以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七日复传之说拘之，故至今不识仲景所称之太阳病。

太阳病有身痛、身重、腰痛、骨节疼痛、鼻鸣干呕、呕逆、烦躁、胸满、背强、咳喝、汗出恶风、无汗而喘等症，仲景以其或然或否，不可拘定，故散见诸节，而不入提纲。又太阳为巨阳，阳病必发热，提纲亦不言及者，以初受病者，或未发热故也。其精细如此。故诊者于头项强痛，必须理会此等兼症，更细审其恶风恶寒之病情，有汗无汗之病机，已发热未发热之病势，以探其表里之虚实，是从旁细看法也。即于此处辨其有汗为桂枝症，无汗为麻黄症，无汗烦躁是大青龙症，干呕发热而咳是小青龙症，项背强几几是葛根症，用之恰当，效如桴鼓，前辈以桂枝主风伤卫，麻黄主寒伤营，大青龙主伤寒见风，中风见寒分三纲鼎立之说以拘之，所以埋没仲景心法，又败坏仲景正法。

脉浮，只讲得脉体之正面，诊者当于浮中审其强、弱、迟、数、紧、缓、滑、涩、弦、芤。故太阳一症，有但浮、浮弱、浮缓、浮迟、浮数等脉，散见于诸条。或阳浮而阴弱，或阴阳俱紧，或阴阳俱浮，或尺中迟，或尺中脉微，或寸缓、关浮、尺弱，必体认以消息其里之虚实，是从中索隐法。若谓脉紧是伤寒，脉缓是中风，脉紧有汗是中风见寒，脉缓无汗是伤寒见风，夫既有伤寒中风之别，更有伤寒中风之浑，使人无下手处矣，岂可为法乎？凡见脉浮迟、浮弱者用桂枝，浮紧、浮数者用麻黄，不必于风寒之分，但从脉之虚实而施治，是仲景治法，亦是仲景定法。今伤寒书皆以膀胱为太阳，故有传足不传手之谬。不知仲景书，只宗阴阳大法，不拘阴阳之经络也。夫阴阳散之可千，推之可万。心为阳中之太阳，故更称巨阳以尊之。又中身以上，名曰广明，太阳之前，名曰阳明，广明亦君主之尊称。广明居阳明之上，故六经分位，首太阳，次阳明。又腰以上为阳，膀胱位列下焦之极底，其经名为足太阳，以手足阴阳论，实阴中之少阳耳，以六腑为阳论，与小肠之太阳，同为受盛之器耳，不得混膈膜之上为

父之太阳也。仲景以心为太阳，故得外统一身之气血，内行五脏六腑之经隧。若膀胱为州都之官，所藏精液必待上焦之气化而后能出，何能外司营卫而为诸阳主气哉？岐伯曰：圣人面南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是心肾为一身之大表里也。膀胱与肾为表里，第足经相络之一义也。且表里亦何常之有？如太阳与少阳并病，刺肺俞、肝俞，岂非以肝居胆外，为少阳之表，肺居心外，为太阳之表耶？少阴病，一身手足尽热，以热在膀胱必便血。夫在膀胱而仍称少阴病，是知膀胱属腰以下之阴，得为少阴之府，不得为六经之太阳，故不称太阳病。又太阳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热在下焦，下血乃愈。盖太阳位最高，故太阳病以头项强痛为提纲。此云热结下焦，是太阳阳邪下陷之变症也。其云随经，云在里，是知膀胱属在下焦，为太阳之根底，而非主表之太阳；为太阳之经隧，而非太阳之都会；为太阳主血之里，非诸阳主气之太阳也明矣。

伤寒最多心病，以心当太阳之位也。心为君主，寒为贼邪，君火不足，寒邪得以伤之，所以名为大病。今伤寒家反以太阳为寒水之经，是拘于膀胱为水府，因有以寒召寒之说，而不审寒邪犯心、水来克火之义矣。夫人伤于寒，热虽甚不死者，以寒所在，是邪之所留，热之所在，是心所主也。如初服桂枝而反烦，解半日许而复烦，大青龙之烦躁，小青龙之水气，十枣汤之心下痞硬，白虎、五苓之燥渴心烦，皆心病也。若妄治后，叉手冒心，恍惚心乱，心下逆满，往往关心，是心病为太阳本病也。然心为一身之主，六经皆能病及。故阳明有愦愦、怵惕、懊侬等症，少阳有烦悸、支结等症，太阴之暴烦，少阴之心中温温欲吐，厥阴之气上冲心、心中疼热，皆心病也。何前辈有伤足不伤手之说？夫心主营，肺主卫，风寒来伤营卫，即是手经始。且大肠接胃，俱称阳明，小肠通膀胱，俱称太阳，伤则俱伤，何分手足？如大便硬是大肠病，岂专指胃言？小便不利，亦是小肠病，岂独指膀胱？且汗为心液，如汗多亡阳，岂独亡坎中之阳，而不涉离中之阳耶？因不明仲景六经，故有传经之妄耳。

人皆知太阳经络行于背，而不知背为太阳之所主；竟言太阳主营卫，而不究营卫之所自；只知太阳主表，而不知太阳实根于里；知膀胱为太阳之里，而不知心肺是为太阳之里。因不明《内经》之阴阳，所以不知太阳之地面耳。《内经》以背为阳，腹为阴，五脏以心肺为阳，而属于背，故仲景以胸中心下属三阳；肝脾肾为阴，而属于腹，故仲景以腹中之症属三阴。此阴阳内外相输之义也。营卫行于表，而发源于心肺，故太阳病则营卫病，营卫病则心肺病矣。心病则恶寒，肺病则发热，心病则烦，肺病则喘。桂枝疗寒，芍药止烦，麻黄散热，杏仁除喘。所以和营者，正所以宁心也；所以调卫者，正所以保肺也。麻、桂二方，便是调和内外表里两解之剂矣。如大青龙用石膏以治烦躁，小青龙用五味干姜以除咳嗽，皆于表剂中即兼治里。后人妄谓仲景方治表而不及里，曷不于药性一思之？

太阳主表，为心君之藩篱，犹京师之有边关也。风寒初感，先入太阳之界，惟以得汗为急务，得汗而解，犹边关之有备也。必发汗而解，是君主之令行也。若发汗而汗不出，与发汗而仍不解，是君主之令不行也。夫汗为心之液，本水之气，在伤寒为天时寒水之气，在人身为皮肤寒湿之气，在发汗为君主阳和之气。君火之阳内发，寒水之邪外散矣，故治太阳伤寒以发汗为第一义。若君火不足，则肾液之输于心下者，不能入心为汗，又不能下输膀胱，所以心下有水气也，故利水是治伤寒之第二义。若君火太盛，有烦躁消渴等症，恐不戢而自焚，故清火是太阳伤寒之反治法。若君火衰微不足以自守，风寒内侵于脏腑，必扶阳以御之，故温补是太阳伤寒之从治法。其他救弊诸法，种种不同，大法不外乎此。

发汗、利水，是治太阳两大法门。发汗分形层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高下，皆所以化太

阳之气也。发汗有五法：麻黄汤汗在皮肤，是发散外感之寒气；桂枝汤汗在经络，是疏通血脉之精气；葛根汤汗在肌肉，是升提津液之清气；大青龙汗在胸中，是解散内扰之阳气；小青龙汗在心下，是驱逐内蓄之水气。其治水有三法：干呕而咳，水入即吐，是水气在上焦，在上者汗而发之，小青龙、五苓散是也；心下痞硬，硬满而痛，是水气在中焦，中满者泻之于内，十枣汤、大陷胸是也；热入膀胱，小便不利，是水气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桂枝去桂加苓术是也。

太阳之根，即是少阴。紧则为寒，本少阴脉。太阳病而脉紧者，必无汗。此虽太阳能卫外而为固，令汗不出，亦赖少阴能藏精而为守，故不得有汗也。人但知其为表实，而不知其里亦实，故可用麻黄汤而无患。若脉阴阳俱紧而反汗出者，是阳不固而阴不守，虽称亡阳而阴不独存。曰此属少阴者，是指太阳转属少阴，而非少阴本病。

太阳阳虚，不能主外，内伤真阴之气，便露出少阴底板。少阴阴虚，不能主内，外伤太阳之气，便假借太阳之面目。所以太阳病而脉反沉，用四逆以急救其里；少阴病而表反热，用麻辛以微解其表。此表里雌雄相应之机也。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即见烦躁是阳气外发之机。六七日乃阴阳自和之际，反见躁烦，是阳邪内陷之兆。所云阳去入阴者，指阳邪下陷言，非专指阴经也。或入太阳之府而热结膀胱，或入阳明之府而胃中干燥，或入少阳之府而胁下硬满，或入太阴而暴烦下利，或入少阴而口舌干燥，或入厥阴而心中疼热，皆入阴之谓。后人惑于传经之谬，因不知有入阴、转属等义矣。

阳明病解第二

按阳明提纲，以里症为主。虽有表症，仲景意不在表，为有诸中而形诸外也。或兼经病，仲景意不在经，为标在经而根于胃也。太阴阳明同处中州，而太阴为开，阳明为阖也。故阳明必以阖病为主，不大便固阖也，不小便亦阖也，不能食、食难用饱、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阖也。自汗盗汗，表开而里阖也。反无汗，内外皆阖也。种种阖病，或然或否，故提纲独以胃实为主。胃实不竟指燥粪坚硬，只对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实矣。故汗出解后，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不称阳明病。如胃中虚而不下利者，便属阳明，即初硬后溏，水谷不别，虽死而不下利者，总为阳明病也。盖阳明太阴，同为仓禀之官，而所司各别。胃司纳，故以阳明主实；脾司输，故太阴主利。同一胃病，而分治如此，是二经所由分也。按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但实不虚，斯阳明病根矣。胃实不是阳明病，而阳明之为病，悉从胃实上得来，故以胃家实为阳明一经总纲也。然致实之由，最宜详审，有实于未病之先者，有实于得病之后者，有风寒外束，热不得越而实者，有妄吐汗下、重亡津液而实者，有从本经热盛而实者，有从他经热盛转属而实者。此只举其病根在实，勿得即以胃实为可下之症。

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表症之提纲。故胃中虚冷，亦得称阳明病，因其表症如此也。然此为内热发外之表，非中风伤寒之表。此时表寒已散，故不恶寒；里热闭结，故反恶热。只因有胃家实之病根，即见此身热自汗之外症、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机发见，非即可下之症也，必谵语、潮热、烦躁、胀痛诸症兼见，才可下耳。

太阳总纲示人以正面，阳明总纲反示人以底板。其正面与太阳之表同，又当看出阳明之表与太阳不同矣。如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是阳明之桂枝症；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是阳明之麻黄症。本论云"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即此是也。后人见太阳已得此脉症，便道阳明不应有此脉症，故有尚在太阳将入阳明之说。不知仲景书，多有本条不见，而他条中发见者，若始虽恶寒与反无

汗等句是也。以阳明表症本自汗出不恶寒，故加"虽、反"字耳。有本经未宣而他经发见者，若太阳之头项强痛、少阳之脉弦细者是也。若头痛而项不强，脉大而不弦细，便是阳明之表矣。太阳行身之后，阳明行身之前，所受风寒、俱在营卫之表。太阳营卫有虚实，阳明营卫亦有虚实。虚则桂枝，实则麻黄，是仲景治表邪之定局也。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后人妄以方分经络，非惟阳明不敢用二方，即太阳亦弃之久矣。阳明之表有二：有外邪初伤之表，有内热达外之表。外邪之表，只在一二日间，其症微恶寒汗出多，或无汗而喘者是也。内热之表，在一二日后，其症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也。表因风寒外束，故仲景亦用麻、桂二汤汗之；表因内热外发，故仲景更制栀豉汤，因其势而吐之。后人认不出阳明表症，一二日既不敢用麻、桂，二三日后，又不知用栀豉。不识仲景治阳明之初法，所以废弃仲景之吐法，必待热深实极，始以白虎、承气投之，是养虎贻患也。六经伤寒，惟阳明最轻，以阳明为水谷之海，谷气足以胜邪气；阳明为十二经脉之长，血气足以御寒气；阳明寓两阳合明之地，阳气足以御阴气也。阳明阴邪一日恶寒与太阳同，二日便不恶寒反恶热。故《内经》曰："二日阳明受之，"以阳明之症在二日见，非谓阳明之病在太阳受交也。仲景曰："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要知阳明伤寒，在一日二日，即寒去热生，三日见阳明之大脉，则全无寒气，便是阳明病热，而非复前日之伤寒。始虽由于伤寒，今不得再称伤寒，以伤寒之剂治之矣。阳明之恶寒，二日自止，固与他经不同，其恶寒微，又不若太阳之甚。阳明在肌肉中蒸蒸发热，但热无寒，与太阳翕翕发热，寒束于皮毛之上者不同。阳明自汗，亦异于太阳中风之自汗。太阳虽自汗，而出之不利，有执持之意，故其状曰漐漐，阳明自汗，多有波澜摇动之状，故名曰濈濈。太阳之脉浮而紧者，热必不解；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太阳脉但浮者，必无汗；阳明脉但浮者，必盗汗出。二经表症表脉不同如此。

今伤寒书，以头痛分三阳，阳明之头痛在额，理固然也。然阳明主里，头痛非其本症。《内经》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以其脉连风府，故头项痛。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二日阳明受之，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是《内经》以头痛属太阳，不属阳明矣。仲景有阳明头痛二条：一曰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此头痛在二三日，而不在得病之一日，且因于呕咳，而不因于外邪也。一曰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身热者，与承气汤。此头痛反在太阳病衰时，而因于不大便，即《内经》所谓膜胀而头痛，非因于风寒也。其中风伤寒诸条，俱不及头痛症，在阳明头痛，又与太阳迥别矣。

本论云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此处当直接"栀子豉汤主之"句。若发汗二段，因不用此方而妄治所致，仍当栀子豉汤主之。仲景但于结句一见，是省文法也。后人竟认栀子豉汤为汗下后救逆之剂，请问未汗下前，仲景何法以治之乎？要知咽燥口苦，腹满而喘，是阳明里热；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表热。因阳明之热自内达表，则里症为重，故此条序症，以里症列表症之前。任栀豉以清里热，而表热亦解；用香豉以泻腹满，而身重亦除。后人不能于仲景书中寻出阳明之表，而遽引《内经·热病论》之目痛鼻干不得卧以当之；不得仲景阳明治表之法，妄用痘科中葛根升麻汤以主之；不知《内经》因论热病，而只发明阳明经病之一端，仲景立阳明一经，是该内外症治之主治；又不知目痛鼻干是阳盛阴虚，法当滋阴清火，而反发阳明之汗，上而鼻衄，下而便难，是引邪入内矣。要知是风寒之表，则用麻桂而治。如是内热之表，即荆芥、薄荷，皆足亡津液而成胃实。是在用者何如耳。

治阳明之表热有三法：热在上焦用栀豉

汤吐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实矣；热在中焦，用白虎汤清之，胃火得清，胃家不实矣；热陷下焦，用猪苓汤利之，火从下泄，胃家不实矣。要知阳明之治表热，即是预治其里，三方皆润剂，所以存津液而不令胃家实也。后人因循升麻葛根之谬，不察仲景治阳明表症之法。

太阳以心胸为里，故用辛甘发散之剂，助心胸之阳而开玄府之表，不得用苦寒之剂，以伤上焦之阳也，所以宜汗而不宜吐。阳明以心胸为表，当用酸苦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胸中之表，不当用温散之剂，以伤中宫之津液也，故法当吐而不当汗。阳明当吐而反行汗、下、温针等法，以致心中愦愦、怵惕、懊侬、烦躁、谵语、舌胎等证，然不离阳明之表。太阳当汗而反吐，便见自汗出，不恶寒，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欲饮冷食等症，此为太阳转属阳明之表，皆是栀子豉汤症。盖阳明以胃实为里，不特发热、恶寒、汗出、身重、目痛、鼻干为之表，一切虚热，如口苦、咽干、舌胎、喘满、不得卧、消渴而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属阳明之表。但除胃口之热，便解胃家之实，此栀子豉汤为阳明解表之圣剂矣。

按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是阳明表症；心烦，小便数，脚挛急，是阳明里之表症。斯时用栀子豉汤吐之，则胃阳得升，恶寒自罢，心烦得止，汗自不出矣；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小便自利，其脚自伸。反用桂枝发表，所以亡阳，其咽中干、烦躁、吐逆，是栀子生姜豉汤症。只以亡阳而厥，急当回阳。其改用甘草干姜汤，阳复后，仍作芍药甘草以和阴，少与调胃承气以和里，皆因先时失用栀豉，如此挽回费力耳。

按仲景云"病如桂枝症"，则便不得凿定为太阳中风。凡恶风、恶寒、发热而汗自出者，无论太阳、阳明、中风、伤寒，皆是桂枝症矣。太阳病，头项强痛，而此云头不痛、项不强，便非太阳症。《内经》曰："邪中于膺，则入阳明。"此云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是阳明受病无疑也。虽外症象桂枝，而病在胸中，不在营卫，便不是桂枝症。故立瓜蒂散，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此与前条本阳明病，仲景不冠于阳明者，以不关胃实，而未见不恶寒之病情耳。

上越、中清、下夺，是治阳明三大法；发汗、利小便，是阳明经两大禁。然于风寒初入阳明之表，即用麻黄桂枝发汗者，以急于除热而存津液，与急下之法同。若脉浮烦渴，小便不利，用猪苓汤利小便者，亦以清火而存津液。而又曰汗多者，不可与猪苓汤。要知发汗利小便，是治阳明权巧法门，非正治法。

阳明之病在热实，宜无温补法矣，而食谷欲呕者，是胃口虚寒，故不主内热也。然胃口虽虚，胃中犹实，仍不失为阳明病，与吴茱萸汤散胃口之寒，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则温补又是阳明之从治法。若胃口虚热者，用白虎加参，是阳明又有凉补法也。此二义又是治阳明权巧法门。

本论云：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矣。盖阳明为三阴之表，故三阴皆看阳明之转旋，三阴之不受邪者，藉胃为之蔽其外也。胃气和则能食不呕，故邪自解而三阴不病。胃阳虚，邪始得入三阴。故太阴受邪，腹满而吐，食不下；少阴受邪，欲吐不吐；厥阴受邪，饥不欲食，食即吐蛔。若胃阳亡，则水浆不入而死。要知三阴受邪，关系不在太阳少阳，而全在阳明。阳明以太阴为里，是指牝藏言；太阴亦以阳明为里，是指转属言也。肾者胃之关，水者土之贼，故三阴亦得以阳明为里。三阴为三阳之里，而三阴反得转属阳明为里，故三阴皆得从阳明而下，则阳明又是三阴经实邪之出路也。既为三阴之表以御邪，又为三阴之里以逐邪，阳明之关系三阴重矣。

少阳病解第三

少阳处半表半里，司三焦相火之游行。仲景特揭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是取病机立

法矣。大口、咽、目三者，脏腑精气之总窍，与天地之气相通者也。不可谓之表，又不可谓之里，是表之入里，里之出表处，正所谓半表半里也。三者能开能阖，开之可见，阖之不见，恰合为枢之象。苦、干、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窍而为病，风寒杂病咸有之，所以为少阳一经总纲也。如曰两耳无闻，胸满而烦，只举得中风一症之半表半里。《内经》之胸胁痛而耳聋，只举得热症中之半表半里，故提纲不与焉。

少阳之表有二：脉弦细、头痛、发热，或呕而发热者，少阳伤寒也；耳聋、目赤、胁满而烦，少阳中风也。此少阳风寒之表，而非少阳之半表。阳明风寒之表，亦有麻、桂症。少阳风寒之表，既不得用麻、桂之汗，亦不得用瓜蒂、栀豉之吐。若发汗则谵语，吐、下则悸而惊，是少阳之和解，不特在半表而始宜也。少阳初感风寒，恶寒发热与太阳同，不得为半表。惟寒热不齐，各相迴避，一往一来，势若两分，始得谓之半表耳。往来寒热有三义：少阳自受寒邪，阳气尚少，不能发热，至五六日郁热内发，始得与寒气相争，而往来寒热，一也；或太阳伤寒过五六日，阳气已衰，余邪未尽，转属少阳而往来寒热，二也；夫风为阳邪，少阳为风腑，一中于风，便往来寒热，不必五六日而始见，三也。

太阳之身寒在未发热时，如已发热，虽恶寒而身不再寒。阳明之身寒恶寒，只在初得之二日，至三日则恶寒自罢，便发热而反恶热。惟少阳之寒热有往而复来之异，寒来时便身寒恶寒而不恶热，热来时便身热恶热而不恶寒，与太阳之如疟，发热恶寒而不恶热，阳明之如疟，潮热恶热而不恶寒者，不侔也。盖以少阳为嫩阳，如日初出，寒留于半表者不遽散，热出于半里者未即舒，故见此象耳。然寒为欲去之寒，热为新炽之热，寒固为虚寒，而热亦非实热，故小柴胡汤只治热而不治寒，预补其虚而不攻其实也。小柴胡为半表设，而其症皆属于里，盖表症既去其半，则病机偏于向里矣。惟寒热往来一症，尚为表邪未去，故独以柴胡一味主之，其他悉属里症药。凡里症属阳者多实热，属阴者多虚寒。而少阳为半里，偏于阳，偏于热，虽有虚有实，不尽属于虚也。仲景深以里虚为虑，故于半表未解时，便用人参以固里。寒热往来，病情见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内。看苦、喜、欲三字，非真呕、真满、不能饮食也；看往来二字，即见有不寒热时。寒热往来，胸胁苦满，是无形之表；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是无形之里。其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悸、小便不利，或咳者，此七症皆偏于里，惟微热为在表；皆属无形，惟胁下痞硬为有形；皆风寒通症，惟胁下痞硬为少阳。总是气分为病，非有实热可据，故皆从半表半里之治法。

少阳为游部，其气游行三焦，循两胁，输腠理，是先天真元之气，所以谓之正气。正气虚，不足以固腠理，邪因腠理之开，得入少阳之部。少阳主胆，为中正之官，正气虽虚，不容邪气内犯，必与之相搏，搏而不胜，所以邪结胁下也。往来寒热，即邪正相争之象。更实更虚，所以休作有时。邪实正虚，所以默默不欲饮食。仲景于表症不用人参，此因正邪分争，正不胜邪，故用之扶元气，助正以却邪也。若外有微热而不往来寒热，是风寒之表未解，不可谓之半表，当小发汗，故去参加桂。心烦与咳，虽逆气有余而正气未虚，不可益气，故去人参。如太阳汗后身痛，而脉浮沉迟，与下后协热利而心下硬，是太阳之半表里症也。表虽不解，里气已虚，故参桂兼用。是知仲景用参，皆是预保元气耳。

更有脉症不合柴胡者，仍是柴胡症。本论云：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半在里半在表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可与小柴胡汤。"此条是少阴阳明并病，而脉症俱是少阴。五六日又少阴发病之期，若谓阴不得有汗，则少阴亡阳，亦有反汗出者。然阳亡与阴结，其别在大便，亡阳则咽痛吐利，阴结则不能食而

大便反硬也。亡阳与阳结，其别在汗。亡阳者，卫气不固，汗出必遍身；阳结者，热邪郁闭，汗只在头也。阳结、阳微之别在食。阳明阳盛，故能食而大便硬，此为纯阳结；少阳阳微，故不能食而大便硬，此为阳微结。故欲与柴胡汤，必究其病在半表。然微恶寒，亦可属少阴，但头汗出，始可属少阳。故反覆讲明头汗之义，可与小柴胡而勿疑也。所以然者，少阳为枢，少阴亦为枢，故见症多相似，必于阴阳表里辨之真而审之确，始可一剂而瘳。此少阴少阳之疑似症，又柴胡症之变局也。

少阳主入身之半，胁主一身之半，故胁为少阳之枢，而小柴胡为枢机之剂也。岐伯曰：中于胁，则入少阳。此指少阳自病。然太阳之邪欲转属少阳，少阳之邪欲转并阳明，皆从胁转。如伤寒四五日，身热恶寒，头项强胁下满者，是太阳少阳并病，将转属少阳之机也。以小柴胡汤与之，所以断太阳之来路。如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下去者，是少阳阳明并病，此转属阳明之始也。以小柴胡与之，所以开阳明之出路。若据次第传经之说，必阳明始传少阳，则当大便硬而不当溏，当曰胸胁始满，不当曰满不去矣。又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此虽已属阳明，而少阳之症未罢也。盖少阳之气，游行三焦，因胁下之阻隔，令上焦之治节不行，水精不能四布，故舌上有白胎而呕。与之小柴胡，转少阳之枢也，则上焦气化始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实，而大便自输矣。身濈然而自汗解者，是上焦津液所化，故能开发腠理，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慨。与胃中邪热熏蒸而自汗不解者不同。

东垣云：少阳有不可汗、吐、下、利小便四禁。然柴胡症中口不渴，身有微热者，仍加桂枝以取汗。下后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头汗出，寒热往来者，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汗之。下后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身重者，柴胡龙骨牡蛎汤中用大黄、茯苓以利二便。柴胡症具而反下之，心下满而硬痛者，大陷胸汤下之。医以丸药下之而不得利，已而微利，胸胁满而呕，日晡潮热者，小柴胡加芒硝下之。是仲景于少阳经中已备汗、下、利小便法也。若吐法本为阳明初病胸中实不得息、不得食、不得吐而设。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亦是胸中实，当吐之。若水饮蓄于胸中，虽是有形而不可为实，故不可吐。何则？少阳之喜呕而发热，便是中气之虚，但热而不实，故用人参以调中气，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故少阳之呕与谵语不并见，所以呕者是少阳本症，谵语是少阳坏症。然本渴而饮水，呕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又非柴胡症，是呕中又当深辨也。

按呕、渴虽六经俱有之症，而少阳阳明之病机，在呕、渴中分。渴则属阳明，呕则仍在少阳。如伤寒呕多，虽有阳明症不可攻之，因三焦之气不通，病未离少阳也。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此两阳之并合，病已过少阳也。夫少阳始病，便见口苦、咽干、目眩，先以津液告竭矣。故少阳之病，最易转属阳明，所以发汗即胃实而谵语。故小柴胡中已具或渴之症，方中用参、芩、甘、枣，皆生津液之品，以预防其渴。服之反渴，是相火炽盛，津液不足以和胃，即转属阳明之机也。

少阳妄下后有二变：实则心下满而硬痛为结胸，用大陷胸汤下之；虚则但满而不痛为痞，用半夏泻心汤和之。此二症皆从呕变，因不用柴胡，令上焦不通，津液不下耳。本论云：伤寒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言往来寒热，是柴胡主症。此外兼见胸胁满硬，心烦喜呕，及或为诸症中凡有一者，即是半表半里。故曰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因柴胡为枢机之剂也。风寒不全在表，未全入里者，皆可用。故症不必悉具，而方有加减法也。然柴胡有疑似症，不可不审。如胁下满痛，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不中与也。又但欲呕，腹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症。如此详明。所云但见一症便是者，又当为细辨矣。

太阴病解第四

按《热病论》云：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此热伤太阴之标，自阳部注经之症，非太阴本病也。仲景立本病为提纲，因太阴主内，故不及中风、四肢烦疼之表，又为阴中至阴，故不及热病嗌干之症。太阴为开，又阴道虚，太阴主脾所生病，脾主湿，又主输。故提纲主腹满时痛而吐利，皆是里虚不固，湿胜外溢之症也。脾虚则胃亦虚，食不下者，胃不主内也。要知胃家不实，便是太阴病。

脾胃同处腹中，故腹满为太阴阳明俱有之症。在阳明是热实为患，在太阴是寒湿为害。阳明腹满不敢轻下者，恐胃家不实，即转属太阴耳。世拘阳明传少阳之谬，反昧传太阴之义。

热病腹满，是热郁太阴之经，有嗌干可证，病在标也；寒湿腹满，是寒生至阴之脏，有自利可证，病在本也。脾经有热，则阴精不上输于肺，故嗌干；脾脏有寒，则脾不为胃行其津液，故下利。夫阳明之当下，因本病；而太阴之下症，反是标病。可以见阴阳异位之故，又以见阴从阳转之义也。

参中阴溜腑之义，知热邪不遽入至阴，虽热在太阴之经，而实仍在阳明之胃。可知下症只在阳明，太阴本无下法。

腹满亦两经之症：不大便而满痛，或绕脐痛者，为实热，属阳明；下利而腹满时痛，为虚寒，属太阴。寒湿是太阴本症，湿热又伤寒所致之变症也。其机关在小便：小便不利，则湿热外见而身黄；小便自利，非暴烦下利而自愈，即大便硬而不便。所以然者，脾胃相连，此脾家实则腐秽自去，而成太阴之开。若胃家实则地道不通，而转阳明之阖矣。故叔和知有三阳明，不知有太阴阳明症。

《序例》谓太阴受病，脉当沉细。不知沉细是太阴本病之脉，不是热病嗌干之脉。盖脉从病见，如太阴中风则脉浮，不从脏之阴而从风之阳也。然浮为麻黄汤脉而用桂枝者，以太阴是里之表症，桂枝汤是里之表药。因脾主肌肉，是宜解肌耳。太阴伤寒，脉浮而缓者，亦非太阴本病。盖浮为阳脉，缓为胃脉。太阴伤寒，脉不沉细，而反浮缓，是阴中有阳，脉有胃气。所以手足自温，而显脾家之实，或发黄便硬，而转属阳明。此脉症在太阴阳明之间，故曰"系在"。故若太阴自受寒邪，不应如是矣。

太阴脉浮为在表，当见四肢烦疼等症；沉为在里，当见腹满吐利等症。表有风热可发汗，宜桂枝汤；里有寒邪当温之，宜四逆辈。太阳而脉沉者，因于寒，寒为阴邪，沉为阴脉也；太阴而脉浮者，因于风，风为阳邪，浮为阳脉也。当知脉从病变，不拘于经，故阳经有阴脉，阴经有阳脉。世谓脉至三阴则俱沉，阴经不当发汗者，未审此耳。

太阴中风，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要知涩与长不是并见，涩本病脉，涩而转长，病始愈耳。风脉本浮，今浮已微，知风邪当去。涩则少气少血故中风，今长则气治，故愈。太阴中风，四肢烦疼，太阴伤寒，手足自温，此指表热言也。热在四肢，则身体不热可知。盖太阴主内，表当无热。惟四肢为诸阳之本，脾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则四肢之温热，仍是阳明之阳也。且曰自温，便见有时不温，有时四逆矣。《内经》云：人有四肢热，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阴气虚而阳气盛。风者阳也，四肢亦阳也，两阳相搏，是火当内烁。此即太阴中风症。要知太阴中风，与三阳不同。太阴之阴，名曰关蟄，故阳邪不得深入。惟病在四关，久而不愈，脾液不足以充肌肉，故肉烁。世人最多此症，其有手足心热者，亦中风之轻者耳。然太阴中风，因阴虚而阳凑之，外风为内热所致，但当滋阴以和阳，不得驱风而增热。

手足自温句，暗对身不发热言，非言太阴伤寒必当手足温也。夫病在三阳尚有手足冷者，何况太阴？陶氏分太阴手足温、少阴手足寒、厥阴手足冷，是大背"太阴手足烦疼，少阴……身尽热"之义矣。凡伤于寒知为病热，寒为

阴，太阴为至阴，两阴相合，无热可发，惟四末为阴阳之会，故当温耳。惟手足自温，中宫不遽受邪，故或发身黄，或暴烦下利自止。即手足自温处，因以见脾家之实也。

发黄是阳明病，太阴身当发黄，非言太阴本有发黄症也。以手足温处，是阳明之阳盛。寒邪不得伤太阴之脏，脏无寒而身有湿，故当发黄。若湿从溺泄，暴烦下利，仍是上输，故不失为太阴病。若烦而不利，即胃家之热实，非太阴之湿热矣。此太阴伤寒，全藉阳明为之根，故有转属之症。此知伤寒以阳为主，不知太阴伤寒以阳明为主。

东垣以有声无声分呕吐，非也。呕吐皆有声有物，惟干呕是有声无物。呕以水胜，属上焦也；吐以物胜，属中焦也。六经皆有呕吐，而呕属少阳，以喜呕故吐，属太阴而不属阳明，亦主输主内之分。

太阳以阴为根，而太阴以阳为本。太阳不敢妄汗，恐亡少阴之津也；太阴不敢轻下，恐伤阳明之气也。太阴本无下症，因太阳妄下而阳邪下陷于太阴，因而有桂枝汤加芍药等法。太阴脉弱，知胃气易动，便当少加矣。此因里急后重者，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故如是叮咛耳。

少阴病解第五

少阴一经，兼水火二气，寒热杂居，为病不可捉摸。其寒也，症类太阴；其热也，症似太阳。故仲景以微细之病脉，欲寐之病情为提纲，立法于象外，使人求法于病中。凡症之寒热与寒热之真假，仿此义以推之，真阴之虚实见矣。

五经提纲，皆是邪气盛则实。惟少阴提纲，是指正气夺则虚者，以少阴为人身之本也。然邪气之盛，亦因正气之虚，故五经皆有可温可补症。正气之夺，亦由邪气之盛，故少阴亦有汗吐下者。要知邪气盛而正气已虚者，固本即所以逐邪，正不甚虚而邪气实者，逐邪即所以护正，此大法也。少阳为阳枢，少阴为阴枢。弦为木象，弦而细者，是阳之少也；微为水象，微而细者，阴之少也。此脉气之相似。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其行阴二十五度，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脏腑。少阴病，则枢机不利，故欲寐也。与少阳喜呕者同。呕者主出，阳主外也；寐者主入，阴主内也。喜呕是不得呕，欲寐是不得寐，皆在病人意中，得枢机之象如此。

少阴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然可汗之机亦见于此，夫微为无阳，数则有伏阳矣。须审其病为在里而禁汗，不得拘沉为在里而禁汗也。发热脉沉者，是病为在表，以无里症，故可发汗。若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是迟为无阳，病为在里，又不得拘浮为在表而发汗矣。要知阴中有阳，沉亦可汗；阳中有阴，浮亦当温。若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是自里达表、阳盛阴虚，法当滋阴，又与二三日无里症者不侔。

太阴是阳明之里，阳明不恶寒，故太阴虽吐利腹满而无恶寒症。少阴是太阳之里，太阳恶寒，故少阴吐利必恶寒，阴从阳也。太阴手足温者，必暴烦下利而自愈，是太阴藉胃脘之阳。少阴吐利，亦必手足温者可治，手足厥者不治，是下焦之虚寒，既侵迫于中宫，而胃脘之阳仍得敷于四末。斯知先天之元阳，仍赖后天之胃气培植也。

太阳是少阴之标，太阴是少阴之本。少阴阴虚，则移热于膀胱，故一身手足尽热而便血，从标也；少阴阳虚，则移寒于脾土而吐利，从本也。

少阴传阳症有二：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是传阳明，脏气实则还之腑也；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传太阳，阴出之阳，下行极而上也。

热在膀胱而便血，亦脏病传腑，此阴乘阳也，然气病而伤血，又阳乘阴也，亦见少阴中枢机之象。此是自阴转阳，与太阳热结膀胱自下血者，见症同而病因异。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

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虽烦，利必自愈。此亦是脾家实，露出太阴底板，与太阴七八日暴烦下利自止同。盖少阴来复之阳，微则转属太阴，而秽腐自去；盛则转属阳明，而糟粕不传。郁则内实，而入阳明大腑广肠之区；横则外达，而遍太阳内外气血之部。要知紧脉转微，是复少阴本脉，故转太阴而自解；脉沉细数，是兼阳脉，故入阳经而为患。然热虽盛不死，亦阴得阳则解之变局也。

六经皆有烦躁，而少阴更甚者，以真阴之虚也。盖阳盛则烦，阴盛则躁，烦属气，躁属形。烦发于内，躁见于外，是形从气动也；无躁后烦，是气为形役也。不躁而时自烦，是阳和渐回，故可治；不烦而躁，是五脏之阳已竭，惟魄独居，故死。故少阴以烦为生机，躁为死兆。

伤寒以阳为主，不特阴症见阳脉者生，亦阴病见阳症者可治也。凡蜷卧四逆，吐利交作，纯阴无阳之症，全赖一阳来复，故反烦者可治，手足反温、反发热者不死耳。太阳少阴皆有身痛骨节痛之表，水气为患之里。太阳则脉浮紧而身发热，用麻黄汤发汗，是振营卫之阳以和阴也；少阴则脉沉而手足寒，用附子汤温补，是扶坎宫之阳以配阴也。太阳之水属上焦，小青龙汗而发之，阳水当从外散也；少阴之水属下焦，真武温而利之，阴水当从下泄也。

阴阳俱紧，与太阳伤寒脉相似。夫紧脉为寒，当属少阴。然病发于阴，不当有汗，反汗出者，阴极似阳，阴虚不能脏精所致也。亡阳之前，已先亡阴矣。阳无所依，故咽痛呕吐，见虚阳不归；阴不能藏，故下利不止，见真阴之欲脱也。则附子汤用三白以滋阴，参、附以回阳，为少阴返本还原之剂。

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少阴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阴不得有汗。仲景治少阴之表，于麻黄细辛汤中加附子，是升肾液而为汗也。若真阴为邪热所逼，则水随火越，故反汗出。仲景治少阴之里，附子汤中任人参，是补肾液而止汗也。脉阴阳俱紧，口中气出条，是少阴经文，王氏集之脉法中，故诸家议论不一。夫少阴脉络肺，肺主鼻，故鼻中涕出；少阴脉络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阴大络注诸络以温足胫，故足冷。此症不名亡阳者，外不汗出，内不吐利也。口中气出，唇口干躁，鼻中涕出，此为内热；阴阳脉紧，舌上胎滑，蜷卧足冷，又是内寒。此少阴为枢，故见寒热相持之症，而口舌唇鼻之半表半里，恰与少阳口苦咽干目眩相应也。勿妄治者，恐阴阳相持时，清火温补等法用之不当，宁静以待之至七日来复。微发热，手足温，是阴得阳则解也。若八日以上反大发热，再加吐利，即是亡阳。若其人反加恶寒，是寒甚于表，上焦应之，必欲呕矣。若加腹痛是寒甚于里，中焦受之，必欲利矣。当此阴盛，急当扶阳，庶不为假热所惑而妄治。

但欲寐，即是不得眠。然但欲寐是病情，乃问而知之；不得眠是病形，可望而知之。欲寐是阴虚，不眠是烦躁，故治法不同。三阳惟少阳无承气症，三阴惟少阴有承气症。少阳为阳枢，阳稍虚，便入于阴，故不得妄下，以虚其元阳。少阴为阴枢，阳有余，便伤其阴，故当急下以存其真阴。少阳属木，惟畏其克土，故无下症；少阴主水，更畏有土制，故当急下。盖真阴不可虚，强阳不可纵也。

少阴病用大承气急下者有三症：得病一二三日，热淫于内，肾水不支，因转属阳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干也，急下之，谷气下流，津液得升矣。得病六七日，当解不解，津液枯涸，因转属阳明，故腹胀不大便，所谓已入于腑，下之则胀已，宜于急下者。六七日来，阴虚已极，恐土燥于中，心肾不交耳。若自利纯清水，心下痛，口燥舌干者，是土燥火炎，脾气不濡，胃气反厚，水去而谷不去，故宜于急下。

少阴为性命之根，少阴病是生死关，故六经中独于少阴历言死症。然少阴中风，始得时，尚有发热脉沉可汗症。若初受伤寒，其机甚微，脉微细但欲寐，口中和，背恶寒，人已皆不觉其为病也。若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此表中阳虚症；若欲吐不吐，心烦欲寐，

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此里之阳虚症；心烦不得卧，此里之阴虚症也。若下利咽痛胸满心烦，与口中气出，唇口燥干，鼻中涕出，蜷卧足冷，舌上胎滑者，此少阴半表半里，阴阳驳杂之症也。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而咽痛吐利者，此阴极似阳，肾阳不归，为亡阳症也。若至八九日，身手足尽热者，是寒极生热，肾阳郁极而胜复太过也。其腹痛下利，少便不利者，有水火之分：若四肢沉重疼痛，为有水气，是阳虚而不胜阴也；若便脓血与泄利下重者，此为火郁，是阳邪陷入于阴中也。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者，是下虚而格阳也。吐利兼作，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晃阴极而发躁也。岐伯曰：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定其中外，各守其乡。此即仲景治少阴之大法也。同是恶寒蜷卧，利止手足温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不烦而躁，四逆而脉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烦躁四逆者死。同是呕吐汗出，小便数、少者可治，自利烦躁，不得卧者死。盖阴阳互为其根，阴中无阳则死，独阴不生故也。

厥阴病解第六

太阴厥阴，皆以里症为提纲。太阴为阴中之阴而主寒，故不渴；厥阴为阴中之阳而主热，故消渴也。太阴主湿土，土病则气陷下，湿邪入胃，故腹痛自利；厥阴主相火，火病则气上逆，火邪入心，故心中疼热也。太阴腹满而吐，食不下；厥阴饥不欲食，食即吐蛔。同是食不下，太阴则满，厥阴则饥。同是一吐，太阴则吐食，厥阴则吐蛔。此又属土属木之别也。太阴为开，本自利而下之，则开折，胸下痞硬者，开折反阖也；厥阴为阖，气上逆而下之，则阖折，利不止者，阖折反开也。

两阴交尽，名曰厥阴，又名阴之绝阳，是厥阴宜无热矣。然厥阴主肝，而胆脏肝内，则厥阴热症，皆少阳相火内发也。要知少阳厥阴，同一相火。相火入于内，是厥阴病；相火出于表，为少阳病。少阳咽干，即厥阴消渴之机；胸胁痞满，即气上撞心之兆；心烦，即邪热之初；不欲食，是饥不欲食之根；喜呕，即吐蛔之渐。故少阳不解，转属厥阴而病危；厥阴病衰，转属少阳而欲愈。如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不欲食，至数日热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

太阴提纲是内伤寒，不是外感。厥阴提纲是温病，而非伤寒。要知六经各有主症，是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也。诸经伤寒无渴症，太阳不恶寒而渴，即是温病也。惟厥阴伤寒，肝木郁而不得出，热甚于内，盗窃母气以克火，故渴欲饮水。若不恶寒，当作温病治之。要知温乃风木之邪，是厥阴本病。消渴是温病之本，厥利是温病之变。《内经》所谓热病皆伤寒之类，此正其类也。

厥阴消渴，即以水饮之，所谓顺其欲，然少与之可以平。凡水多与之，反以益阴邪，当量其消与不消，恐水渍入胃也。渴欲饮水与饥不欲食对看，始尽厥阴病情。

手足厥冷，脉微欲绝，是厥阴伤寒之外症；当归四逆，是厥阴伤寒之表药。夫阴寒如此而不用姜、附者，以相火寄于肝经，外虽寒而脏不寒。故先厥者，后必发热，手足愈冷，肝胆愈热，故厥深热亦深。所以伤寒初起，脉症如此者，不得遽认为虚寒，妄投姜、附以遗患也。

厥者必发热，热与厥相应，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此四证是厥阴伤寒之定局。先热后厥，厥热往来，厥多热少，热多厥少，此四证是厥阴伤寒之变局，皆因其人阳气多寡而然，如太阳伤寒亦有已发热未发热之互词也。

《内经》之寒热二厥，因于内伤，与本论因外邪者不同。《内经》热厥，只在足心，是肾火起涌泉之下也。本论热厥，因热在肝脏，而手足反寒，故曰厥深热亦深。《内经》之寒厥，有寒无热；本论之寒厥，先厥者后必发热。热胜则生，寒胜则死，此内伤外感之别。厥阴有晦朔具合之理，阴极阳生，故厥阴伤寒，反以阳为主。热多厥少，是为生阳，故病当愈；厥多热

少，是为死阴，故病为进。其热气有余者，或便脓血，或发痈脓，亦与《内经》热厥不同。

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阳气起于五指之表，气血调和，营卫以行，则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也。厥阴无阳，厥阴病则阴阳不相顺接，故手足厥冷。若热少厥微而指头寒，知病可愈，手足反温者，虽下利必自愈，此阴阳自和而顺接也。若脉微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是阴阳之气绝矣。

本篇云：诸四逆厥者，不可下。又曰：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二义不同，当理会上下矣。盖诸四逆不可下，是指伤寒脉微欲绝，此时外寒切迫，内热未起。此当发汗，是指虚寒症言，故曰虚家亦然。应下之者，是脉滑而厥，内热闭郁，故曰厥深热亦深。若发汗只能引火上升，不能逐热外散，故令口伤。所谓下之是下其热，非下其实。泄利下重者，四逆散；欲饮水数升者，白虎汤。此厥阴之下药，所以下无形之邪也。若以承气下之，利不止矣。

诊厥阴脉，以阳为主，而治厥阴病，以阴为主。故当归四逆不去芍药，白头翁重用芩、连，乌梅丸用黄连至一斤，又佐黄檗六两，复脉汤用地黄至一斤，又佐麦冬八两。要知脉微欲绝，手足厥冷，虽是阴盛，亦未阳虚，故可表散外邪，不可固里。脉结代心动悸者，似乎阳虚，实为阴弱，只可大剂滋阴，不可温补。所以然者，肝之相火，本少阳之生气，而少阳实出于坎宫之真阴。经曰：阳予之正，阴为之主。又曰：阴虚则无气。又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审此，则知治厥阴之理矣。

中州四肢，皆脾所主。厥阴伤寒，手足逆冷，而又下利，木克土也。复发热者，下利必自止，火生土也。若肝火上行逼心，故反汗出气上冲心，心不受邪，因而越之，故咽中痛而喉为痹。若发热而利，汗出不止者死，是虚阳外亡，为有阴无阳，与少阴亡阳同义。若肝火内行而入脾，火土合德，必无汗而利自止。若发热而利不止，此肝火内行，血室不宁，故便脓血。若发热下利，甚至厥不止者死，是土败木贼，诸阳之本绝也。厥阴伤寒，有乘脾乘肺二症，疑似难明，最当详辨。一曰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夫腹满谵语，似胃家实，然脉浮紧而不潮热，非阳明脉也。《脉法》曰：浮而紧者，名曰弦。此弦为肝脉矣。《内经》曰：诸腹胀大，皆属于热。又曰：肝气盛则多言。是腹满由于肝火，而谵语乃肝气所发也。木旺则侮其所胜，直犯脾土，故名纵。一曰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夫发热恶寒，似太阳之表；未经大汗而大渴，非转属阳明；未经妄下而腹满，非转属太阴。且头不痛，胃不实，不下利，断非三经症矣。然知发热恶寒是肺病，肺虚而肝火乘之。脾胃木邪，水精不上归于肺，故大渴；肺不能通调水道，故腹满。是侮所不胜寡于畏也，故名横。一纵而乘脾，一横而乘肺，总是肝有亢火，当泻无补，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募原清则气皆顺，表里尽解矣。此非汗吐下清火诸法所可治，故宜针。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者，此亦肝乘脾也。故先与小建中安脾，继与小柴胡疏木。要知小建中是桂枝汤倍加芍药以平木加饴糖以缓急，为厥阴驱邪发表、和中止痛之神剂也。不差者，中气虚而不振，邪尚留连，继以小柴胡补中发表，令木邪直走少阳，使有出路，所谓阴出之阳则愈也。仲景有一症而用两方者：在太阳，先麻黄继桂枝，是先外后内法；在厥阴，先建中后柴胡，是先内后外法，亦是令厥阴转属少阳之机。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此亦肝乘肺也。虽不发热恶寒，亦木实金虚，水气不利所致。彼腹满者，是水在中焦，故刺期门以泻其实。此水在上焦，故用茯苓甘草汤以发其汗。此方是化水为汗，发散内邪之剂，即厥阴治厥之剂也。

厥阴中风之脉，与他经不同。凡脉浮为风，此云不浮为未愈，是厥阴中风，脉反沉矣。此本由阴虚，风入地中，木郁不舒，故未愈；微

浮是风行地上，草木发陈，复厥阴风木之常，故愈也。

凡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厥阴中风，其脉既沉，其症亦为在里。此热利下重，是厥阴中风也。太阳中风，下利呕逆，是有水气；厥阴中风，热利下重，是有火气。故以白头翁汤为主以治风，芩、连为辅以清火，佐秦皮以升九地之风，则肝木欣欣向荣矣。下利而渴欲饮水，是厥阴之消渴，亦中风之烦所致也。下利脉沉弦，是沉为在里，弦为风脉。弦而大，是风因火动，故利未止。微弱数者，是风火势微，故为自止。虽发热不死者，阴出之阳也。下利有微热，汗出，见中风本症，里症出表，则风从外散，故令自愈。欲愈之脉，当微浮。若寸脉反浮数，风去而热不去，尺中自涩者，热伤阴络，肝血不藏，必便脓血也。

厥阴中风热利，是里有热；伤寒亦有协热利，是里有寒。又与厥利不同，厥利见发热则利止。此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汗出不止，是外热内寒，故为有阴无阳。要知《内经》之舌卷囊缩，是有阳无阴，故热虽甚而可治。

厥阴下利，有因厥而利者，有协热而利者，有内热而利者，总属于热，乃相火挟风木而为患也。

阴阳易之为病，本于厥阴之欲火。始也因肝火之动，致伤少阴之精；继也少阴之精不藏，厥阴之火不羁。所以少腹里急，阴中拘挛，热上冲胸，眼中生花，身重少气，头重不欲举，皆厥阴相火为眚。顿令无病之人，筋脉形气为之一变。此即瘟疫传染，遗祸他人之一症也。

制方大法第七

凡病有名有症，有机有情，如中风、伤寒、温暑、湿痉等类，此为名也。外有头痛、身痛、腰痛，内有喘咳、烦渴、吐利、腹满，此为症也。其间在表在里，有汗无汗，脉浮脉沉，有力无力，是其机也。此时恶寒恶热，苦满喜呕，能食不欲食，欲卧不得卧，或饮水数升，或漱水不欲咽，皆病情也。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活法，此谓医不执方也。今谈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汤治中风，不治伤寒，麻黄汤治伤寒，不治中风。不审仲景此方主何等症，又不审仲景何症用何等药，只在中风、伤寒二症中较量，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

仲景立方精而不杂，其中以六方为主，诸方从而加减焉。凡汗剂皆本桂枝，吐剂皆本栀豉，攻剂皆本承气，和剂皆本柴胡，寒剂皆本泻心，温剂皆本四逆。溯而数之，为一百十三方者，未之审也。

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之汗后亡阳者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设，太阳之脉反沉者宜之。五苓散为太阳消渴水逆设，阳明之饮水多者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阳明病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当汤为太阳瘀血在里设，阳明之蓄血亦用之。瓜蒂散为阳明胸中痞硬设，少阴之温温欲吐者亦用之。合是症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是仲景法也。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中风杂症之分别，且风寒有两汤迭用之妙，表里有二方更换之奇。或以全方取胜，或以加减奏功。后人论方不论症，故反以仲景方为难用耳。桂枝汗剂中第一品也，麻黄之性直透皮毛，生姜之性横散肌肉。故桂枝佐麻黄，则开玄府而逐卫分之邪，令无汗者有汗而解，故曰发汗；桂枝率生姜，则开腠理而驱营分之邪，令有汗者复汗而解，故曰解肌。解肌者解肌肉之邪也，正在营分，何立三纲者反立麻黄主营、桂枝主卫耶？麻黄不言解肌，而肌未尝不解；桂枝之解肌，正所以发汗。要知麻黄桂枝二汤，是发汗分深浅之法，不得以发汗独归麻黄，不得以解肌与发汗对讲。前人论方不论药，只以二方为谈

柄，而置之不用也。

凡风寒中人，不在营卫，即入腠理。仲景制桂枝汤调和营卫，制柴胡汤调和腠理。观六经症，仲景独出桂枝症、柴胡症之称，见二方任重，不可拘于经也。惟太阳统诸阳之气，六经表症，咸属于太阳，故柴胡汤得与桂枝汤对待于太阳之部。桂枝本为太阳风寒设，凡六经初感之邪，未离营卫者悉宜之；柴胡本为少阳半表设，凡三阳半表之邪，逗留腠理者悉宜之。仲景最重二方，所以自为桂枝症注释，又为小柴胡注释。桂枝有疑似症，柴胡亦有疑似症。桂枝有坏病，柴胡亦有坏病。桂枝症罢，桂枝不中与矣，而随症治法，仍不离桂枝方加减；柴胡症罢，柴胡不中与矣，而设法救逆，仍不出柴胡方加减。

麻黄症热全在表。桂枝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皆兼里热。仲景于表剂中，便用寒药以清里。自汗是烦之兆，躁是烦之征。汗出则烦得外泄，故不躁，宜用微寒酸苦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则烦不得泄，故躁，宜用大寒坚重之品以清之。夫芍药、石膏是里药入表剂，今人不审表中有里，因生疑畏，当用不用，至热并阳明，而斑黄狂乱发矣。是不任大青龙之过也。仲景于太阳经中用石膏以清胃火，是预保阳明之先着；加姜、枣以培中，又虑夫转属太阴矣。

小青龙、柴胡，俱是两解表里之剂，小青龙重在里症，小柴胡重在表症。故小青龙加减，麻黄可去；小柴胡加减，柴胡独存。盖小青龙重在半里之水，小柴胡重在半表之热也。小青龙治伤寒未解之水气，故用温剂，汗而发之；十枣汤治中风已解之水气，故用寒剂，引而竭之。此寒水、风水之异治也。小青龙之水，动而不居；五苓散之水，留而不行；十枣汤之水，纵横不羁；大陷胸之水，痞硬坚满；真武汤之水，四肢沉重。水气为患不同，所以治法各异。

林亿云：泻心本名理中黄连人参汤，盖泻心疗痞，正是理中处。当知仲景用理中，有寒热两法，一以扶阳，一以益阴也。邪在营卫之间，惟汗是其出路，故立麻黄、桂枝二方。邪在胸腹之间，惟吐是其出路，故立瓜蒂、栀豉二方。瓜蒂散主胸中痞硬，治在上焦；栀豉汤主腹满而喘，治兼中焦。犹麻黄之主皮肤，桂枝之主肌肉。瓜蒂散峻剂也，犹麻黄之不可轻用；栀豉汤轻剂也，犹桂枝汤之可更用而无妨。故太阳表剂，多从桂枝加减；阳明表剂，多从栀豉加减。阳明用栀豉，犹太阳用桂枝，既可用之以去邪，即可用之以救逆。今人但知汗为解表，不知吐亦为解表，知吐中使能发散之说，不知所以当吐之义。故于仲景大法中，取其汗下遗其吐法耳。

少阳为枢，不全在里，不全在表。仲景本意重里，而柴胡所主又在半里，故必见半表病情，乃得从柴胡加减。如悉入在里，则柴胡非其任矣，故柴胡称解表之方。小柴胡虽治在半表，实以理三焦之气，所以称枢机之剂。如胸满胸中烦，心烦心下悸，咳渴喜呕，是上焦无开发之机也；腹满胁下痞硬，是中焦废转运之机也；小便不利，是下焦失决渎之任也。皆因邪气与正气相搏而然，用人参扶三焦之正气，壮其枢耳。

少阴病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者，病本在心，法当滋离中之真火，随其势之泻下，故君黄连之苦寒以泄之。四五日小便不利，下脓血者，病本在肾，法当升坎中之少火，顺其性之炎上，故佐干姜之苦温以发之。此伏明之火，与升明之火不同。少阴心烦欲寐，五六日，欲吐不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宜真武汤，以温下焦之肾水。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眠，是上焦虚热，水津不布，宜猪苓汤，以通上焦之津液。

四逆为太阴主方，而诸经可以互用。在太阴本经，固本以逐邪也；用于少阴，温土以制水也；用于厥阴，和土以生木也；用于太阳，益火以扶元阳也。惟阳明胃实、少阳相火，非所宜耳。

少阴病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

止。若四肢沉重疼痛者，为下焦水郁，用真武汤，是引火归元法；若便脓血者，为下焦火郁，用桃花汤，是升阳散火法。此因坎中阳虚，不得以小便不利作热治。

小柴胡为少阳主方，乌梅为厥阴主方。二方虽不同，而寒温互用、攻补兼施之法相合者，以脏腑相连、经络相贯、风木合气、同司相火故也。其中皆用人参，补中益气以固本逐邪，而他味俱不相袭者，因阴阳异位。阳宜升发，故主以柴胡；阴宜收降，故主以乌梅。阳主热，故重用寒凉；阴主寒，故重用辛热。阳以动为用，故汤以荡之，其症变幻不常，故柴胡有加减法；阴以静为体，故丸以缓之，其症有定局，故乌梅无加减法也。

厥阴下利，用白头翁汤，升阳散火，是火郁发之也。制乌梅丸以收火，是曲直作酸之义。佐苦寒以和阴，主温补以存阳，是肝家调气之法也。其治厥利与久利，故半兼温补。白头翁汤主中风热利与下重，故专于凉散。

按：发表攻里，乃御邪之长技。盖表症皆因风寒，如表药用寒凉，则表热未退而中寒又起。所以表药必用桂枝，发表不远热也，然此为太阳表热言耳。如阳明少阳之发热，则当用柴、芩、栀、豉之类主之。里症皆因郁热，下药不用苦寒，则瘀热不除，而邪无出路。所以攻剂必用大黄，攻里不远寒也，然此谓阳明胃热言耳。如恶寒痞硬，阳虚阴结者，又当以姜、附、巴豆之类兼之矣。

麻黄、桂枝，太阳阳明表之表药；瓜蒂、栀豉，阳明里之表药；小柴胡，少阳半表之表药。太阴表药桂枝汤，少阴表药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表药当归四逆汤。六经之用表药，为六经风寒之出路也。

手足厥逆之症，有寒热表里之各异。四逆散解少阴之里热，当归四逆汤解厥阴之表寒，通脉四逆汤挽少阴真阳之将亡，茯苓四逆汤留太阴真阴之欲脱。四方更有各经轻重浅深之别也。

膀胱主水，为太阳之里，十枣、五苓，为太阳水道之下药；胃腑主谷，为阳明之里，三承气为阳明谷道之下药；胆腑主气，为少阳之里，大柴胡为少阳气分之下药。此三阳之下药，三阳实邪之出路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胃家实则二肠俱实矣。若三分之，则调胃承气胃家之下药，小承气小肠之下药，大承气大肠之下药。戊为燥土，庚为燥金，故加芒硝以润其燥也。桂枝加大黄，太阳转属阳明之下药；桂枝加芍药，太阳转属太阴之下药。凡下剂兼表药，以未离于表故也。柴胡加芒硝，少阳转属阳明之下药。大柴胡下少阳无形之邪，柴胡加芒硝下少阳有形之邪也。桂枝加芍药下太阴无形之邪，三物白散下太阴有形之邪也。四逆散下少阳厥阴无形之邪，承气汤下诸经有形之邪也。其间有轻重之分：下剂之轻者，只用气分药；下剂之重者，兼用血分药。酸苦涌泄，下剂之轻，故芍药、枳实为轻；咸苦涌泄，下剂之重，故大黄、芒硝为重。

仲景用攻下二字，不专指大便。凡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指发热汗言；表解者乃可攻之，指利水言；有热属脏者攻之，指清火言也。寒湿在里不可下，指利水言；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指清火言也。

仲景下剂，只重在汤，故曰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观陷胸、抵当二丸，仍用水制，是丸复其汤，重两许，连滓服，则势力更猛于汤、散剂矣。当知仲景方以铢、两、分计者，非外感方；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者，不是治外感法。

仲景制方，随方立禁，使人受其功不蹈其弊也。如用发表药，一服汗者停后服。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桂枝；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大青龙汤；脉浮发热无汗，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诸亡血虚家，不可用瓜蒂；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栀子；阳明病汗出多者，不可与猪苓；外未解，其热不潮者，未可与承气；呕家不可与建中。皆仲景慎重出之者也。仲景加减有深意。如腹中痛者，少阳加芍药，少阴加附子，太阴加人参。若心下悸者，少

阴加桂枝,少阳加茯苓。若渴者,少阳加栝蒌根、人参,太阴加白术。加减中分阴阳表里如此。故细审仲景方,知随症立方之妙;理会仲景加减法,知其用药取舍之精。

小青龙设或然五症,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设或然七症,即具加减七方。要知仲景有主治之方,如麻、桂等方是也;有方外之方,如桂枝汤加附子加大黄辈是也;有方内之方,如青龙、真武之有加减法是也。仲景书法中有法,方外有方,何得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拘之耶?

昔岐伯创七方以制病,仲景更穷其病之变幻,而尽其精微。如发表攻里,乃逐邪大法,而发表攻里之方,各有大小,如青龙、柴胡、陷胸、承气是也。夫发表既有麻黄、桂枝方矣,然有里邪夹表而见者,治表不及里,非法也。而里邪又有夹寒夹热之不同,故制小青龙以治表热里寒,制大青龙以治表寒里热,是表中便兼解里也,不必如坏病之先里后表、先表后里之再计也。然大、小青龙,即麻、桂二方之变,只足以解营卫之表,不足以驱腠理之邪。且邪留腠理之间,半表之往来寒热虽同,而半里又有夹虚夹实之悬殊。因制小柴胡而防半里之虚,大柴胡以除半里之实,是表中便兼和里也,不必如后人之先攻后补、先补后攻之斟酌也。攻里既有调胃承气矣,然里邪在上焦者有夹水夹痰之异,在中焦者有初硬后溏、燥屎定硬之分,非调胃所能平也。因制小陷胸以清胸膈之痰,大陷胸以下胸膈之水,小承气以试胃家之矢气,大承气以攻肠胃之燥屎,方有分寸,邪气去而元气无伤,不致有顾此遗彼、太过不及之患也。按发表攻里之方,各有缓急之法。如麻黄、大承气汗下之急剂也,而桂枝则发表之缓剂。其用桂枝诸法,是缓汗中更有轻重矣。小承气下之缓剂也,曰少与之令小安,曰微和胃气,曰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其调胃承气下之尤缓者也,曰少少温服之,且不用气分药,更加甘草。是缓下中亦有差别矣。若夫奇偶之法,诸方既已备见,而更有麻桂各半之偶,有桂枝二麻黄一之奇,是奇偶中之各有浅深也。服桂枝汤已,须更啜热粥,为复方矣,而更有取小柴胡一升加芒硝之复,是复中又分汗下二法矣。若白散之用复方更异,不利,进热粥一杯,利不止,进冷粥一杯,是一粥中又寓热泻冷补之二法也。

病有虚热相关,寒热夹杂,有时药力所不能到者,仲景或针或灸以治之。自后世针、药分为两途,刺者勿药,药者勿刺,岂知古人刺、药相须之理。按岐伯治风厥,表里刺之,饮之以汤。故仲景治太阳中风,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刺风池、风府,复与桂枝汤而愈。阳明中风,刺之小差,如外不解,脉弦浮者,与小柴胡,脉但浮无余症者与麻黄汤。吾故曰:仲景治法,悉本《内经》,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仲景方备十剂之法:轻可去实,麻黄葛根诸汤是已;宣可决壅,栀豉、瓜蒂二方是已;通可行滞,五苓、十枣之属是已;泄可去闭,陷胸、承气、抵当是已;滑可去着,胆导、蜜煎是已;涩可固脱,赤石脂桃花汤是已;补可扶弱,附子、理中丸是已;重可镇怯,禹余粮、代赭石是已;湿可润燥,黄连阿胶汤是已;燥可去湿,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已;寒能胜热,白虎、黄连汤是已;热能制寒,白通、四逆诸汤是已。

《伤寒论翼》终

伤寒附翼

〔清〕 柯 琴 编撰

叶　序

医自轩岐道兴，而《灵》、《素》以下，代有名人著述。卢扁以后，为仲景著《伤寒》，直启灵兰之秘，泄玉版之文。若河间、东垣、丹溪，亦迥出凡流，与仲景并称四大家，伤寒及杂证之治疗备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疏注，亦未能尽晰其理。近代以来，薛立斋、张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灵》、《素》，或作或述，其余诸证，皆有发明。迨慈溪柯韵伯注《伤寒》，曰《来苏》四卷，又疏《附翼》二卷，能独开生面，可为酬世之宝也。予轩岐之学于伤寒者，时刻学之，今阅韵伯之注而疏，透彻详明，可为精而不乱，予深得其味，今评批十余条，以备阅者玩之。时丙戌秋日。吴下叶桂题记。

凡评批并记于右

桂枝汤下第七条批。痉湿暑证第二条批。

痉湿暑症太阳病批。桂枝附子汤批。

真武汤证批。　　吴茱萸汤证批。

吴茱萸汤方批。　　厥阳脉证批。

乌梅丸证批。　　白头翁证批。

诸寒热证批。

余条并《附翼》无可动笔评论也，又记。

《伤寒附翼》目录

卷上

太阳方总论……（551）
桂枝汤……（551）
麻黄汤……（551）
葛根汤……（552）
大青龙汤……（553）
小青龙汤……（554）
五苓散……（554）
十枣汤……（555）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555）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556）
文蛤汤……（556）
桂枝二麻黄一汤……（557）
桂枝麻黄合半汤……（557）
桂枝二越婢一汤……（557）
桂枝加附子汤……（557）
芍药甘草附子汤……（558）
桂枝甘草汤……（558）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558）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558）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559）
桂枝人参汤……（559）
葛根黄连黄芩汤……（559）
桂枝去芍药汤……（559）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559）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559）
桂枝加芍药汤……（560）
桂枝加大黄汤……（560）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560）
桂枝加桂汤……（560）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560）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561）
桂枝附子汤……（561）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561）
甘草附子汤……（561）
大陷胸丸……（561）
大陷胸汤……（561）
小陷胸汤……（562）
生姜泻心汤……（562）
甘草泻心汤……（562）
半夏泻心汤……（563）
大黄黄连泻心汤……（563）
附子泻心汤……（563）
旋覆代赭汤……（564）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564）
赤石脂禹余粮汤……（564）
抵当汤丸……（565）

卷下

阳明方总论……（566）
栀子豆豉汤……（566）
栀子甘草豆豉汤……（566）
栀子生姜豆豉汤……（566）
栀子厚朴汤……（566）
栀子干姜汤……（566）
栀子柏皮汤……（566）
瓜蒂散……（567）
甘草干姜汤……（567）
芍药甘草汤……（567）
白虎加人参汤……（567）
竹叶石膏汤……（568）
茵陈蒿汤……（568）
大承气汤……（569）
小承气汤……（569）
调胃承气汤……（569）
桃仁承气汤……（569）
蜜煎方……（570）
猪胆汁……（570）

少阳方总论……(570)
小柴胡汤……(570)
大柴胡汤……(571)
柴胡桂枝干姜汤……(571)
柴胡桂枝汤……(57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572)
黄连汤……(572)
黄芩汤……(572)
太阴方总论……(572)
理中丸……(573)
四逆汤……(573)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573)
三物白散……(574)
麻仁丸……(574)
少阴方总论……(575)
麻黄附子细辛汤……(575)
麻黄附子甘草汤……(575)
附子汤……(575)
真武汤……(576)
白通汤……(576)
白通加猪胆汁汤……(576)
通脉四逆汤……(576)
茯苓四逆汤……(577)
干姜附子汤……(577)
吴茱萸汤……(577)
黄连阿胶汤……(577)
猪苓汤……(578)
四逆散……(578)
猪肤汤……(578)
甘草汤……(578)
桔梗汤……(578)
半夏汤……(578)
苦酒汤……(578)
厥阴方总论……(579)
乌梅丸……(579)
当归四逆汤……(580)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580)
小建中汤……(580)
茯苓甘草汤……(580)
炙甘草汤……(581)
烧裩散……(581)
六经方余论……(581)
麻黄升麻汤……(582)

伤寒附翼　卷上

清　慈溪　柯　琴韵伯　编
清　昆山　马中骅骧北　校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太阳方总论

太阳主表，故立方以发表为主，而发表中更兼治里，故种种不同。麻黄汤于发表中降气，桂枝汤于发表中滋阴，葛根汤于发表中生津，大青龙汤与麻杏甘膏汤、麻翘赤豆汤，于发表中清火，小青龙汤与五苓散，于发表中利水，清火中复有轻重，利水中各有浅深也。若白虎之清火，十枣之利水，又解表后之证治。其陷胸、泻心、抵当、调胃、四逆、真武等剂，又随症救逆之法矣。大抵太阳之表，不离桂枝、麻黄二汤加减，以心为太阳之里也。今将诸方详论，表章仲景治法，令后人放胆用之，则麻黄汤治伤寒而不治中风。桂枝汤治中风而不治伤寒等说，其可少息乎？

桂枝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此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凡头痛发热恶风恶寒，其脉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经，不论中风、伤寒、杂病，咸得用此发汗。若妄汗妄下，而表不解者，仍当用此解肌。如所云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桂枝赤色，通心温经，能扶阳散寒，甘能益气生血，辛能解散外邪，内辅君主，发心液而为汗。故麻黄、葛根、青龙辈，凡发汗御寒者咸用之，惟桂枝汤不可用麻黄，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本方皆辛甘发散，惟芍药微苦微寒，能益阴敛血，内和营气。先辈之无汗不得用桂枝汤者，以芍药能止汗也。芍药之功，本在止烦，烦止汗亦止，故反烦、更烦，与心悸而烦者咸赖之。若倍加芍药，即建中之剂，非复发汗之剂矣。是方也，用桂枝发汗，即用芍药止汗，生姜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枣之甘，佐芍以和里。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阴阳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功，用以调和气血者，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而精义尤在啜稀热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外邪勿复入，热粥以继药之后，则余邪勿复留，复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发汗，自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自不至于贻患。今人凡遇发热，不论虚实，悉忌谷味，刊桂枝方者，俱削此法，是岂知仲景之心法乎？要知此方专治表虚，但能解肌，以发营中之汗，不能开皮毛之窍，以出卫分之邪。故汗不出者，是麻黄症，脉浮紧者，是麻黄脉，即不得与桂枝汤矣。然初起无汗，当用麻黄发汗。如汗后复烦，即脉浮数者，不得再与麻黄而更用桂枝。如汗后不解，与下后脉仍浮，气上冲，或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皆当用此解外。盖此时表虽不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故脉证虽同麻黄，而主治当属桂枝也。粗工妄谓桂枝汤专治中风一证，印定后人耳目，而所称中风者，又与此方不合，故置之不用。愚常以此汤治自汗、盗汗、虚虐、虚痢，随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与后人分门证类，使无下手处者，可同年而语耶？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治风寒在表，头痛项强，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烦疼，恶风恶寒，无汗，胸满而喘，其脉浮紧浮数者，此为开表逐邪发汗之峻剂也。古人用药用法象之义，麻黄中空外直，宛如毛窍骨节，故能去骨节之风寒，从毛窍而出，为卫分发散风寒之品。桂枝之条纵横，宛如经脉系络，能入心化液，通经络而出汗，为营分散解风寒之品。杏仁为心果，温能助心散寒，苦能清肺下气，为上焦逐邪定喘之品。甘草甘平，外拒风寒，内和气血，为中宫安内攘外之品。此汤入胃行气于玄腑，输精于皮毛，斯毛脉合精而漐漐汗出，在表之邪，其尽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热顿解，不烦啜粥而藉汗于谷也。其不用姜、枣者，以生姜之性，横散解肌，碍麻黄之上升；大枣之性，滞泥于膈，碍杏仁之速降。此欲急于直达，稍缓则不迅，横散则不峻矣。若脉浮弱汗自出者，或尺脉微迟者，是桂枝所主，非此方所宜。盖此乃纯阳之剂，过于发散，如单刀直入之将，投之恰当，一战成功，不当则不戢而召祸。故用之发表，可一而不可再，如汗后不解，便当以桂枝汤代之。若汗出不透，邪气留连于皮毛骨肉之间，又有麻桂合半与桂枝二麻黄一之妙用。若阳盛于内而无汗者，又有麻黄杏仁石膏连翘赤小豆等剂。此皆仲景心法也。予治冷风哮与风寒湿三气成痹等证，用此辄效，非伤寒一证可拘也。按：麻、桂二方，治伤寒中风者，遇当用而不敢用，注疏伤寒家于不当用者，妄言其当用。如太阳衄血证，宜桂枝汤句，语意在当须发汗下，麻黄主之句，在当发其汗下，二句皆于结句补出，是倒序法也。仲景于证论时，细明其所以然，未及于方故耳。夫桂枝乃行血之品，仲景用桂枝发汗，不是用桂枝止衄，是用在未衄时，非用在已衄后，且夺血者无汗，此理甚明。麻黄乃上升之品，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若复用升提之药，衄流不止可必矣，且衄家不可发汗，此禁甚明矣。又如小青龙主之句，语意在服汤已上，岂有寒去欲解，反用燥热之剂，重亡津液，令渴不解乎？且云服药已，服药已者，是何药何汤耶？观仲景于所服药不合法者，必明斥之。如所云服泻心汤，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又云知医以他药下之，非其治也。粗工不知倒序等法，又溯于风寒二字，而日是虽热甚，邪由在经，以麻黄治衄，是发散经中邪气耳。请问邪气寒乎？热乎？若寒邪则血凝不流，焉得有衄？若热邪则清降不遑，而敢升发耶？且云点滴不成流者，必用服药。若成流不止，将何法以善其后乎？此误天下苍生之最盛者，余因表而出之。

葛根汤

葛根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姜枣

治头项强痛，背亦强，牵引几几然，脉浮无汗恶寒，兼治风寒在表而自利者，此开表逐邪之轻剂也。其证身不疼，腰不痛，骨节不痛，是骨不受寒矣。头项强痛，下连于背，牵引不宁，是筋伤于风矣。不喘不烦躁，不干呕，是无内症；无汗而恶风，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是表实里虚矣。比麻黄、青龙之剂较轻，然几几更甚于项强，而无汗不失为表实，脉浮不紧数，是中于鼓动之阳风，故以桂枝汤为主，而加麻、葛以攻其表实也。葛根味甘气凉，能起阴气而生津液，滋筋脉而舒其牵引，故以为君。麻黄、生姜，能开玄腑腠理之闭塞，祛风而出汗，故以为臣。寒热俱轻，故少佐桂、芍，同甘、枣以和里。此于麻、桂二方之间，衡其轻重，而为调和表里之剂也。故用之以治表实，而外邪自解，不必治里虚，而下利自瘳，与大青龙治表里俱实者异矣。要知葛根秉性轻清，赋体厚重，轻可去实，重可镇动，厚可固里，一物而三美备。然惟表实里虚者宜之，胃家实者，非所宜也。故仲景于阳明经中不用葛根。东垣用药分经，不列于太阳，而列于阳明。易老云：未入阳明者不可服。皆未知此义。喻氏谓：仲景不用于阳明，恐亡津液。与本草生津之说左。又谓"能开肌肉，"又与仲景治汗出恶风桂枝汤中加葛根者左矣。盖桂枝葛根俱是解肌和里之剂，故有汗无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与麻黄专于治表者不同。麻黄葛根俱有

沫，沫者浊气也。故仲景皆以水煮去其沫，而后入诸药，此取其清扬发腠理之义。桂枝汤啜稀粥者，因无麻黄之开，而有芍药之敛，恐邪有不尽，故假谷气以逐之，此汗生于谷也。

大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石膏　杏仁　甘草　姜枣

太阳中风，脉浮紧，头痛发热，恶寒身疼，不汗出而烦躁，此麻黄证之剧者，故加味以治之也。诸证全是麻黄，有喘与烦躁之别。喘者是寒郁其气，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用杏仁之苦以降气；烦躁是热伤其气，无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性沉而大寒，恐内热顿除而表寒不解，变为寒中而挟热下利，是引贼破家矣。故必倍麻黄以发表，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姜枣以调营卫。一汗而表里双解，风热两除，此大青龙清内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夫青龙以发汗命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黄之多少，而不关石膏，观小青龙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驱在表之风寒，但能清中宫之燔灼，观白虎之多用可知。世不知石膏为烦躁用，妄为发汗用，十剂之轻可去实，岂至坚至重之质而能发汗哉？汗多亡阳者，过在麻黄耳。少阴亦有发热恶寒烦躁之症，与大青龙同，但脉不浮、头不痛为异。若脉浮弱汗自出者，是桂枝证。二证妄与石膏，则胃气不至于四肢而手足厥冷；妄用麻黄，则卫阳不周于身而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要知少阴见阳证而用麻黄，必固以附子。太、少异位，阴阳殊途，故寒温有别。桂枝证之烦，因于木旺，故用微苦微寒之剂以升降之；大青龙之兼躁，因于风动，故用至阴至重之品以镇坠之。有汗无汗，虚实不同，轻重有差也。必细审其所不用，然后不失其所当用耳。

按：许叔微云：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纲所由来。而大青龙之证治，自此不明于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黄治表实，桂枝治表虚，方治在虚实上分，不在风寒上分也。盖风寒二证，俱有虚实，俱有浅深，俱有营卫，大法又在虚实上分浅深，并不在风寒上分营卫也。夫有汗为表虚，立桂枝汤治有汗之风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去芍，及加附子、人参、厚朴、杏仁、茯苓、白术、大黄、龙骨、牡蛎等剂，皆是桂枝汤之变局。因表虚中更有内虚内实浅深之不同，故加减法亦种种不一耳。以无汗为表实，而立麻黄汤治无汗之风寒，然表实中亦有夹寒夹暑、内寒内热之不同，故以麻黄为主而加减者，若葛根汤、大小青龙、麻黄附子细辛甘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麻黄连翘赤豆等剂，皆麻黄汤之变局，因表实中亦各有内外寒热浅深之殊也。葛根汤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芍药、葛根，大青龙因内热烦躁而加石膏，小青龙以干呕而咳，而加半夏、细辛、干姜，麻黄附子细辛甘草二方，以脉沉而加附子，若连翘赤豆梓皮，湿热发黄而加。诸剂皆因表实，从麻黄汤加减，何得独推大青龙为鼎立耶？何但知有风寒，而不知有风热，但知有中风见寒、伤寒见风之症，而不知小青龙之治风寒、大青龙之治风热、麻杏甘膏之治温热、麻翘豆汤之治湿热，表实中更有如是之别耶？且前辈之凿分风寒者，拘于脉耳。不知仲景之论脉甚活而不拘，如大青龙之条，有中风而脉浮紧、伤寒而脉浮缓，是互文见意处。言中风脉缓，然亦有脉浮紧者；伤寒脉紧，然亦有脉浮缓者。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地之高下而异，时之乖和而异。证既不可拘，脉即不可执。如阳明中风而脉浮紧，太阴伤寒而脉浮缓，不可谓脉紧必伤寒，脉缓必中风矣。按《内经》脉滑曰风，则风脉原无定象；又盛而紧曰胀，则紧脉不专属伤寒；又缓而滑为热中，则缓脉亦不专指中风矣。且阳明中风，有脉浮而紧者，又有脉弦浮大者。必欲以太阳之脉缓自汗、脉紧无汗，定分风寒，割裂营卫，他经皆有中风，皆不言及何耶？要知脉紧固为有力，脉浮缓亦不是浮弱，即《内经》缓而滑为热中之脉也。盖仲景凭脉辨证，只审虚实。故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缓紧，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证，

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证在太阳而烦躁者为实，证在少阴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此最易知也。凡先烦不躁而脉浮者，必有汗而自解；烦躁而脉浮紧者，必无汗而不解。大青龙汤为风寒在表而兼热中者设，不是为有表无里而设。故中风无汗烦躁者可用，伤寒而无汗烦躁者亦可用。盖风寒本是一气，故汤剂可以互投。论中有中风伤寒互称者，如大青龙是也；有中风伤寒兼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但细辨脉症而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别其名乎？如既立麻黄汤治寒，桂枝汤治风，而中风见寒、伤寒见风者，曷不用桂枝麻黄合半汤，而更用大青龙为主治耶？且既有中风恶风不恶寒，伤寒恶寒不恶风之说，曷不用大青龙之恶寒主伤寒，麻黄证之恶风主中风，桂枝证之恶风复恶寒，主中风见寒、伤寒见风耶？方氏因三纲之分，而有风寒多少之陋见。喻氏又因大青龙之名，而为龙背龙腹龙尾之奇说。又谓纵横者，龙之所以飞期门及大青龙之位。青龙之说愈工，而青龙之法愈湮，此所谓好龙而不识真龙者也。大青龙之点睛，在无汗烦躁、无少阴证二句。合观之，知本方本为太阳烦躁而设。仲景恐人误用青龙；不特为脉弱汗出者禁，而吃紧尤在少阴。盖少阴亦有发热、恶寒、身疼、无汗而烦躁之症，此阴极似阳，寒极反见热化也。误用则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至，全在此处着眼，故必审其非少阴证，而为太阳烦躁无疑。太阳烦躁为阳盛，非大青龙不解。故不特脉浮紧之中风可用，即浮缓而不微弱之伤寒，亦可用也。不特身疼身重者可用，即身不疼而身重而乍有轻时者，亦可用也。盖胃腑之阳，内郁胸中而烦，外扰四肢而躁，第用麻黄发汗于外，不加石膏泄热于内，烦躁不解，阳盛而死矣。诸家不审烦躁之理，以致少阴句无所着落，妄谓大青龙为风寒两伤营卫而设，不知其为两解表里而设。请问石膏之设，为治风欤？治寒欤？营分药欤？卫分药欤？只为热伤中气，用之治内热耳。

小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干姜　细辛　半夏　五味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用此发汗利水。太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水气入心则为汗，一汗而外邪顿解矣。此因心气不足，汗出不彻，故寒热不解而心下有水气。其咳是水气射肺之征，干呕知水气未入于胃也。心下乃胞络相火所居之地，水火相射，其病不可拟议。如水气下而不上，则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则或噎或喘；留于肠胃，则小便不利而少腹满耳。惟发热干呕而渴，是本方之当证。此于桂枝汤去大枣之泥，加麻黄以开玄腑，细辛逐水气，半夏除呕，五味、干姜以除咳也。以干姜易生姜者，生姜之味气不如干姜之猛烈，其大温足以逐心下之水，苦辛可以解五味之酸，且发表既有麻黄、细辛之直锐，更不藉生姜之横散矣。若渴者，是心液不足，故去半夏之燥热，加栝楼根之生津。若微利与噎，小便不利与喘者，病机偏于向里，故去麻黄之发表，加附子以除噎，芫花、茯苓以利水，杏仁以定喘耳。两青龙俱两解表里法，大青龙治里热，小青龙治里寒，故发表之药同，而治里之药殊也。此与五苓，同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气。在五苓治水畜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发其汗，是为水郁折之也。本方治水之动而不居，故备举辛温以散水，并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兼治肤胀最捷。葛根与大、小青龙皆合麻、桂二方加减。葛根减麻黄、杏仁者，以不喘故，加葛根者，和太阳之津，升阳明之液也。大青龙减桂枝、芍药者，以汗不出故，加石膏者，烦躁故也。若小青龙减麻黄之杏仁，桂枝之生姜、大枣，既加细辛、干姜、半夏、五味，而又立加减法。神而明之，不可胜用矣。

此方又主水寒在胃，久咳肺虚。

五苓散

泽泻　白术　茯苓　猪苓　桂枝

太阳本病脉浮，发汗表证虽解，而膀胱之

热邪犹存，用之利水止渴，下取上效之法。桂性热，少加为引导。五苓能通调水道，培助土气，其中有桂枝以宣通卫阳，停水散，表里和，则火热自化，而津液得全，烦渴不治而治矣。

治太阳发汗后，表热不解，脉浮数，烦渴饮水，或水入即吐，或饮水多而小便不利者。凡中风伤寒，结热在里，热伤气分，必烦渴饮水。治之有二法：表症已罢而脉洪大，是热邪在阳明之半表里，用白虎加人参，清火以益气；表症未罢，而脉仍浮数，是寒邪在太阳之半表里，用五苓散，饮暖水利水而发汗。此因表邪不解，心下之水气亦不散，既不能为溺，更不能生津，故渴。及与之水，非上焦不受，即下焦不通，所以名为水逆。水者肾所司也。泽泻味咸入肾，而培水之本；猪苓黑色入肾，以利水之用；白术味甘归脾，制水之逆流；茯苓色白入肺，清水之源委，而水气顺矣。然表里之邪，谅不因水利而顿解。故必少加桂枝，多服暖水，使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达皮毛，漐漐汗出，表里之烦热两除也。白饮和服，亦啜稀粥之微义，又复方之轻剂矣。本方非能治消渴也，注者不审消渴之理，及水逆之性，称为化气回津之剂。夫四苓之燥，桂枝之热，何所恃而津回？岂知消渴与水逆不同，消字中便见饮水多能消则不逆矣。本论云：饮水多者，小便利必心下悸，是水畜上焦为逆；小便少者，必苦里急，是水畜下焦为逆也。又云：渴欲饮水者，以五苓散救之。可知用五苓原是治水，不是治渴，用以散所饮之水，而非治烦渴、消渴之水也。且本方重在内烦外热，用桂枝是逐水以除烦，不是热因热用；是少发汗以解表，不是助四苓以利水。其用四苓是行积水留垢，不是疏通水道。后人不明此理，概以治水道不通。夫热淫于内者，心下已无水气，则无水可利，无汗可发，更进燥烈之品，津液重亡，其能堪耶？本论云：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又云：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又云：汗出多，胃中燥，不可用猪苓汤复利其小便。夫利水诸方，惟猪苓汤为润剂，尚不可用，其不欲饮水而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之当禁，不待言矣。

十枣汤

大枣　芫花　甘遂　大戟

治太阳中风，表解后里气不和，下利呕逆，心下至胁痞满硬痛，头痛短气，汗出不恶寒者。仲景利水之剂种种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气为患，或喘或咳，或利或吐，或吐利而无，汗一处而已。此则外走皮毛而汗出，内走咽喉而呕逆，下走肠胃而下利，水邪之泛溢者，既浩浩莫御矣。且头痛短气，心腹胁下皆痞硬满痛，是水邪尚留结于中，二焦升降之气，拒隔而难通也。表邪已罢，非汗散所宜；里邪充斥，又非渗泄之品所能治。非选利水之至锐者以直折之，中气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气寒，而秉性最毒，并举而任之，气同味合，相须相济，决渎而大下，一举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凑，其气已虚，而毒药攻邪，脾胃必弱。使无健脾调胃之品主宰其间，邪气尽而元气亦随之尽。故选枣之大肥者为君，预培脾土之虚，且制水势之横，又和诸药之毒，既不使邪气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气之虚而不支。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用者拘于甘能缓中之说，岂知五行承制之理乎？张子和制滚川、禹功、神佑等方，治水肿痰饮，而不知君补剂以护本，但知用毒药以攻邪，所以善全者鲜。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此温病发汗逐邪之主剂也。凡冬不藏精之人，热邪内伏于脏腑，至春风解冻，伏邪自内而出，法当乘其势而汗之，势随汗散矣。然发汗之剂，多用桂枝。此虽头项强痛，反不恶寒而渴，是有热而无寒。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故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热，易石膏之甘寒，以解表里俱热之症。岐伯所云未满三日可汗而已者，此法是也。此病得于寒时而发于风令，故又名风温。其脉阴阳俱浮，其症自汗身重。盖阳浮则强于卫外而闭气，故身重，当用麻黄开表以逐邪；阴浮不能藏精而汗出，当用石膏

镇阴而清火。表里俱热,则中气不运,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眠息鼾,语言难出,当用杏仁、甘草以调气。此方备升降轻重之性,足以当之。若攻下火熏等法,此粗工促病之术也。凡风寒在表,头痛发热恶寒无汗者,必用麻黄发汗,汗后复烦,更用桂枝发汗。若温病发汗已而身灼热,是内热猖獗,虽汗出而喘,不可更用桂枝汤。盖温暑之邪,当与汗俱出,而勿得止其汗。即灼然之大热,仍当用此方开表,以清里降火而平喘。盖治内蕴之火邪,与外感之余热不同法也。若被下而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者,真阴虚极而不治。若汗出而喘,是热势仍从外越,虽未下前之大热,因下而稍轻,仍当凉散,亦不得仿风寒未解之例。下后气上冲者,更行桂枝汤也。是方也,温病初起,可用以解表而清里,汗后可复用,下后可复用,与风寒不解而用桂枝汤同法。仲景因治风寒汗下不解之证,必须桂枝,故特出此凉解之义,以比类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证,正与风寒温病分泾渭处。合观温病提纲,而大旨显然矣,此大青龙之变局,白虎汤之先着也。石膏为清火重剂,青龙白虎,皆赖以建功,然用之谨慎。故青龙以恶寒脉紧,兼用姜、桂以扶卫外之阳;白虎以汗后烦渴,兼用参、米以保胃脘之阳也。此但热无寒,佐姜、桂则脉流薄疾,斑黄狂乱作矣。此但热不虚,加参、米则食入于阴,气长于阳,谵语腹胀矣。凡外感之汗下后,汗出而喘为实,重在存阴者,不必虑其亡阳也。然此为解表之剂,若无喘鼾语言难出等证,则又白虎汤之证治矣。此方治温病表里之实,白虎加参、米,治温病表里之虚,相须相济者也。若葛根黄连黄芩汤,则治利而不治喘。要知温病下后,无利不止证,葛根、黄连之燥,非治温药。且麻黄专于外达,与葛根之和中发表不同;石膏甘润,与黄连之苦燥悬殊。同是凉解表里,同是汗出而喘,而用药有毫厘千里之辨矣。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赤小豆 梓白皮 杏仁 甘草 生姜 大枣

治太阳伤寒妄下热入,但头汗出,小便小利,身体发黄。此以赤小豆、梓皮为君,而冠以麻黄者,见此为麻黄汤之坏症,此汤为麻黄汤之变剂也。伤寒不用麻黄发汗,而反下之,热不得越,因瘀于里,热邪上炎,故头有汗。无汗之处,湿热熏蒸,身必发黄,水气上溢皮肤,故小便不利。此心肺为瘀热所伤,营卫不和故耳。夫皮肤之湿热不散,仍当发汗,而在里之瘀热不清,非桂枝所宜。必择味之酸苦,气之寒凉而能调和营卫者,以凉中发表,此方所由制也。小豆赤色,心家谷也,酸以收心气,甘以泻心火,专走血分,通经络,行津液,而利膀胱。梓白皮色白,肺家药也,寒能清肺热,苦以泻肺气,专走气分,清皮肤,理胸中,而散烦热,故以为君。佐连翘、杏仁以泻心,麻黄、生姜以开表,甘草、大枣以和胃。潦水味薄,流而不止,故能降火而除湿,取而煮之。半日服尽者,急方通剂,不必缓也。夫麻黄一方,与桂枝合半,则小发汗;加石膏、姜、枣,即于发表中清火而除烦躁;去桂枝之辛热,加石膏之辛寒,则于发表中清火而定喘;君以文蛤,即于发表中祛内外之湿热;加连翘等之苦寒,即于发表中清火而治黄。仲景于太阳中随证加减,曲尽麻黄之长技,不拘于冬月之严寒而用矣。若加附于、细辛之大辛热,加附子、甘草之辛甘,亦因少阴表里之微甚,并非为严寒之时拘也。

文蛤汤

文蛤 麻黄 石膏 杏仁 甘草 姜枣

病发于阳,应以汗解。庸工用水攻之法,热被水劫而不得散。外则肉上粟起,因湿气凝结于玄腑也;内则烦热,意欲饮水,是阳邪内郁也。当渴而反不渴者,皮毛之水气入肺也。夫皮肉之水气,非五苓散之可任,而小青龙之温散,又非内烦者之所宜,故制文蛤汤。文蛤生于海中而不畏水,其能制水可知。咸能补心,寒能胜热,其壳能利皮肤之水,其肉能止胸中之烦,故以为君。然阳为阴郁,非汗不解,而湿在皮肤,又不当动其经络,热淫于内,亦

不可发以大温，故于麻黄汤去桂枝而加石膏、姜、枣。此亦大青龙之变局也。其不差者，更与五苓散以除未尽之邪；若汗出已而腹中痛者，更与芍药汤以和肝脾之气。按本论以文蛤一味为散，以沸汤和方寸匕，服满五合。此等轻剂，恐难散湿热之重邪。《金匮要略》云：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汤主之。审症用方，则此汤而彼散，故移彼方而补入于此。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汤二分　麻黄汤一分

服桂枝汤后，而恶寒发热如疟者，是本当用麻黄发汗，而用桂枝则汗出不彻故也。凡太阳发汗太过，则转属阳明，不及则转属少阳。此虽寒热往来，而头项强痛未罢，是太阳之表尚在，故仍在太阳。夫疟因暑邪久留，而内着于募原，故发作有时，日不再作。此因风邪泊于营卫，动静无常，故一日再发，或三度发耳。邪气稽留于皮毛肌肉之间，固非桂枝汤之可解，已经汗过，又不宜麻黄汤之峻攻。故取桂枝汤三分之二，麻黄汤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开其表。审发汗于不发之中，此又用桂枝后更用麻黄法也。后人合为一方者，是大背仲景比较二方之轻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

桂枝麻黄合半汤

桂枝汤三合　麻黄汤三合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面有赤色者，是阳气拂郁在表不得越。因前此当汗不汗，其身必痒，法当小发汗，故以麻、桂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合为半服而急汗之。盖八九日来，正气已虚，表邪未解，不可不汗，又不可多汗，多汗则转属阳明，不汗则转属少阳。此欲只从太阳而愈，不再作经，故立此法耳。此与前症大不同，前方因汗不如法，虽不彻，而已得汗，故取桂枝二分，入麻黄一分，合为二升，分再服而缓汗之。此因未经发汗，而病日已久，故于二汤各取三合，并为六合，顿服而急汗之。两汤相合，泾渭分明，见仲景用偶方轻剂，其中更有缓急、大小、反佐之不同矣。原法两汤各煎而合服，犹水陆之师，各有节制，两军相为表里，异道夹攻之义也。后人算其分两合为一方，与葛根、青龙辈何异？

桂枝二越婢一汤

《金匮》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甘草　姜　枣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故立此方。按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汤，后人取《金匮》方补之。窃谓仲景言不可发汗，则必不用麻黄；言无阳，是无胃脘之阳，亦不用石膏。古方多有名同而药不同者，安可循名而不审其实也？此等脉症最多，宜用柴胡桂枝为恰当。

按：喻嘉言云：越婢者石膏之辛凉也，以此兼解其寒。夫辛凉之品，岂治寒之剂乎？考越婢方，比大青龙无桂枝、杏仁，与麻黄杏子石膏汤同为凉解表里之剂。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姜、枣之辛甘，可以治太阳阳明合病、热多寒少而无汗者，犹白虎汤证背微恶寒之类，而不可以治脉弱无阳之证也。按：《外台秘要》云：越脾汤易此一字，便合《内经》脾不濡，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之义。是脾经不足而无汗者，可用此起太阴之津，以滋阳明之液而发汗。如成氏所云"发越脾气者是也。"然必兼见烦渴之症，脉虽不长大，浮缓而不微弱者宜之。

桂枝加附子汤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此发汗不如法也。病在太阳，固当发汗，然得微似有汗者佳。发汗太过，阳气无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阳，玄腑不蔽，风乘虚入，故复恶风；津液外泄，不能润下，故小便难。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者，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此离中阳虚，不能敛液，当用桂枝汤补心之阳，阳密则漏汗自止，恶风自罢矣。坎中阳虚，不能制水，必加附子以固肾之阳，阳回则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漏不止与

大汗出不同。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而大烦渴，是阳陷于里，急当滋阴，故用白虎加参以和之。用麻黄汤遂漏不止，是阳亡于外，急当扶阳，故用桂枝加附以固之。要知发汗之剂，用桂枝太过，则阳陷于里，用麻黄太过，则阳亡于外。因桂枝汤有芍药而无麻黄，故虽大汗出，而玄腑仍能自闭，但能使阳盛，断不致亡阳。又与汗出不解者异。此发汗汗遂不止，是阳中之阳虚，不能摄汗，所以本证之恶风不除，而变症有四肢拘急之患、小便难之理，故仍用桂枝加附，以固太阳卫外之气也。彼发汗汗出不解，是阴中之阳虚，汗虽出而不彻，所以本证之发热不除，而变症见头眩身振之表、心下悸之里，故假真武汤以固坎中真阴之本也。与"伤寒自汗"条似同而实异。彼脚挛急在未汗前，是阴虚；此四肢急在发汗后，是阳虚。自汗因心烦，其出微；遂漏因亡阳，故不止。小便数，尚不难；恶寒微，不若恶风之甚；脚挛急，尚轻于四肢不利也。彼用芍药甘草汤，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剂悬殊矣。

芍药甘草附子汤

发汗而病不解，反恶寒，其里虚可知也。夫发汗所以逐寒邪，故只有寒去而热不解者。今恶寒比未汗时反甚，表虽不解，急当救里矣。盖太阳有病，本由少阴之虚，不能藏精而为阳之守。若发汗以肤阳，寒邪不从汗解，是又太阳阳虚，不能卫外，令阴邪得以久留。亡阳之兆，已见于此，仍用姜、桂以攻里，非以扶阳，而反以亡阳矣。故于桂枝汤去桂枝、姜、枣，取芍药，收少阴之精，甘草缓阴邪之逆，加附子固坎中之火，但使肾中元阳得位，表邪不治而自解矣。按：少阴亡阳之症，未曾立方，本方恰与此症相合。芍药止汗，收肌表之余津；甘草和中，除咽痛而止吐利；附子固少阴而招失散之阳，温经络而缓脉中之紧。此又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欤？作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因其阴虚。此阴阳俱虚，故加附子，皆治里不治表之义。

桂枝甘草汤

此补心之峻剂也。发汗过多，则心液虚，心气馁，故心下悸。叉手冒心则外有所卫，得按则内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状，望之而知其虚矣。桂枝本宜分药，得麻黄、生姜，则令营气外发而为汗，从辛也；得芍药，则收敛营气而止汗，从酸也；得甘草，则内补营气而养血，从甘也。此方用桂枝为君，独任甘草为佐，以补心之阳，则汗出多者，不至于亡阳矣。姜之辛散，枣之泥滞，固非所宜，产不用芍药者，不欲其苦泄也。甘温相得，气和而悸自平，与心中悸而烦、心下有水气而悸者迥别。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发汗后，心下悸欲得按者，心气虚而不自安，故用桂枝甘草汤以补心。若脐下悸欲作奔豚者，是肾水乘心而上克，故制此方以泻肾。豚为水畜，奔则昂首疾驰，酷肖水势上攻之象，此症因以为名。脐下悸时，水气尚在下焦，欲作奔豚之兆而未发也，当先其时而急治之。君茯苓之淡渗，以伐肾邪；佐桂枝之甘温，以保心气；甘草、大枣，培土以制水。亢则害者，承乃制矣。澜水状似奔豚，而性则柔弱，故又名劳水，用以先煮茯苓，水郁折之之法。继以诸甘药投之，是制以所畏，令一惟下趋耳。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发汗后，又见身疼痛，是表虚，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姜；脉沉为在里，迟为藏寒，自当远斥阴寒，故去芍药。惟在甘草大枣以佐桂枝，则桂枝当入心养血之任，不复为解肌发汗之品矣。然不得大补元气之味以固中，则中气不能遽复，故加人参以通血脉，则营气调和，而身痛自瘳。名曰新加者，见表未解者，前此无补中法，今因脉沉迟，故尔始加也。此与用四逆汤治身疼脉沈之法同。彼在未汗前而脉反沉，是内外皆寒，故用干姜、生附大辛大热者，协甘草以逐里寒，而表寒自解。此在发汗后而脉沉迟，是内外皆虚，故用人参之补中益气者，以助桂枝、甘草而通血脉，是调中以发表之义也。此与桂枝人参汤不同者，彼因妄下而胃中虚寒，故用姜、术。表尚协热，故倍桂、

甘；此因发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经络空虚，故加人参，胃气未伤，不须白术，胃中不寒，故不用干姜耳。是敦厚和平之剂也。（坊本作加芍药、生姜者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服桂枝汤已，桂枝症仍在者，当仍用桂枝如前法。而或妄下之，下后，其本症仍头痛项强，翕翕发热，而反无汗，其变症心下满微痛，而小便不利，法当利小便则愈矣。凡汗下之后，有表里症兼见者，见其病机向里，即当救其里症。心下满而不硬，痛而尚微，此因汗出不彻，有水气在心下也，当问其小便。若小便利者，病仍在表，仍须发汗；如小便不利者，病根虽在心下，而病机实在膀胱。由膀胱之水不行，致中焦之气不运，营卫之汗反无，乃太阳之腑病，非桂枝症未罢也。病不在经，不当发汗；病已入腑，法当利水。故于桂枝汤去桂而加苓、术，则姜、芍即为利水散邪之佐，甘、枣得效培土制水之功，非复辛甘发散之剂矣。盖水结中焦，可利而不可散，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阳表里之邪悉除，所以与小青龙、五苓散不同法。经曰：血之与汗，异名而同类。又曰：膀胱津液气化而后能出。此汗由血化，小便由气化也。桂枝为血分药，但能发汗，不能利水。观五苓方末云：多服暖水出汗愈。此云小便利则愈。比类二方，可明桂枝去桂之理矣。今人不审，概用五苓以利水，岂不悖哉？

桂枝人参汤

桂枝　甘草　干姜　白术　人参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　黄连　黄芩　甘草

太阳病，外症未解而反下之，遂协热而利，心下痞硬，脉微弱者，用桂枝人参汤。本桂枝症，医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脉促，喘而汗出者，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二症皆因下后外热不解，下利不止。一以脉微弱而心下痞硬，是脉不足而症有余；一以脉促而喘反汗出，是脉有余而症不足。表里虚实，当从脉而辨症矣。弱脉见于数下后，则痞硬为虚，非辛热何能化痞而软硬，非甘温无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为君，佐以干姜、参、术，先煎四味，后内桂枝，使和中之力饶，而解肌之气锐，是又于两解中行权宜法也。桂枝症，脉本缓，误下后而反促，阳气重可知。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此暴注下迫，属于热，与脉微弱而协热利者不同。表热虽未解，而大热已入里，故非桂枝、芍药所能和，亦非厚朴、杏仁所能解矣。故君气轻质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肃之芩、连，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后内诸药，解肌之力优，而清中之气锐，又与补中逐邪之法迥殊矣。上条脉症是阳虚，表虽有热，而里则虚寒。下条脉症是阳盛，虽下利不止，而表里俱热。同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前方用理中加桂枝，而冠桂枝于人参之上；后方用泻心加葛根，而冠葛根于芩、连之首。不名理中、泻心者总为表未解，故仍不离解肌之名耳。仲景制两解方，补中亦能解表，凉中亦能散表，补中亦能散痞，凉中亦能止利。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矣。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更见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主之。夫促为阳脉，胸满为阳症。然阳盛则促，阳虚亦促；阳盛则胸满，阳虚亦胸满。此下后脉促而不汗出，胸满而不喘，非阳盛也，是寒邪内结，将作结胸之脉。桂枝汤阳中有阴，去芍药之寒酸，则阴气流行而邪自不结，即扶阳之剂矣。若微见恶寒，则阴气凝聚，恐姜、桂之力薄不能散邪，加附子之辛热，为纯阳之剂矣。仲景于桂枝汤一减一加，皆成温剂，而更有浅深之殊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治太阳下后微喘，而表未解者。夫喘为麻黄症，方中治喘者，功在杏仁，桂枝本不治喘。此因妄下后，表虽不解，腠理已疏，则不当用麻黄而宜桂枝矣。所以宜桂枝者，以其中有芍

药也。既有芍药之敛，若但加杏仁，则喘虽微，恐不能胜任，必加厚朴之辛温，佐桂以解肌，佐杏仁以降气。故凡喘家不当用麻黄汤，而作桂枝汤者，加厚朴、杏仁为佳法矣。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加大黄汤

妄下后，外不解，而腹满时痛，是太阳太阴并病。若大实痛，是太阳阳明并病。此皆因妄下而转属，非太阴阳明之本证也。脾胃同处中宫，位同而职异。太阴主出，太阴病则秽腐之出不利，故腹时痛。阳明主纳，阳明病则秽腐燥结而不行，故大实而痛。仍主桂枝汤者，是桂枝证未罢，不是治病求本，亦不是升举阳邪。仲景治法，只举目前，不拘前症，如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潮热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即用大承气矣。此因表症未罢，而阳邪已陷入太阴，故倍芍药以滋脾阴而除满痛，此用阴和阳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阳邪陷入于阳明，则加大黄以润胃燥，而除其大实痛，此双解表里法也。凡妄下必伤胃气，胃阳虚即阳邪袭阴，故转属太阴；胃液涸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属太阴则腹满时痛而不实，阴道虚也；属阳明则腹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而时痛，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桂枝加芍药，小试建中之剂；桂枝加大黄，微示调胃之方。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治伤寒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复发汗而动经，身为振摇者。此太阳转属厥阴之症也。吐下后，既无下利胃实症，是不转属太阴阳明；心下又不痞硬而逆满，是病已过太阳矣。此非寒邪自外而内结，乃肝邪自下而上达，其气上冲心可知也。下实而上虚，故起则头眩，脉因吐下而沉，是沉为在里矣。复发汗以攻其表，经络空虚，故一身振摇也。夫诸紧为寒，而指下须当深辨。浮沉俱紧者，伤寒初起之脉也；浮紧而沉不紧者，中风脉也。若下后结胸热实而脉沉紧，便不得谓之里寒，此吐下后热气上冲，更非里寒之脉矣。紧者弦之转旋，浮而紧者名弦，是风邪外伤；此沉而紧之弦，是木邪内发。凡厥阴为病，气上冲心。此因吐下后胃中空虚，木邪因而为患，是太阳之转属，而非厥阴之自病也。君以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气，则治节出而逆气自降；用桂枝以补心血，则营气复而经络自和；白术培既伤之元气，而胃气可复；甘草调和气血，而营卫以和，则头自不眩而身不振摇矣。若粗工遇之，鲜不认为真武症。

桂枝加桂汤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先灸其核上各一壮，乃与此汤。寒气外束，火邪不散，发为赤核，是将作奔豚之兆也；从少腹上冲心，是奔豚已发之象也。此因当汗不发汗，阳气不舒，阴气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仍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补心气以益火之阳，而阴自平也。前条发汗后，脐下悸，是水邪乘阳虚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清水之源。此表寒未解，而少腹上冲，是水邪挟阴气以凌心，故加肉桂以温水之主。前症已在里而奔豚未发，此症尚在表而奔豚已发，故治有不同。桂枝不足以胜风，先刺风池、风腑，复与桂枝以祛风；烧针不足以散寒，先灸其核，与桂枝加桂以散寒。皆内外夹攻法，又先治其外后治其内之理也。桂枝加芍药，治阳邪下陷；桂枝更加桂，治阴邪上攻。只有一味中加分两，不于本方外求他味，不即不离之妙如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伤寒者，寒伤君主之阳也。以火迫劫汗，并亡君主之阴，此为火逆矣。盖太阳伤寒，以发汗为主。用麻黄发汗，是为扶阳。用火劫汗犹挟天子以令诸侯，权不由主，此汗不由心也。故惊狂而起卧不安，犹芒刺在背之状矣。心为阳中之阳，太阳之汗，心之液也。凡发热自汗出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药以收之。此因迫汗，津液即亡，无液可敛。故去芍药加龙骨牡蛎者，是取其咸以补心，重以镇怯，涩以固脱，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药之酸，则肝家得辛甘之补；加龙骨牡蛎之咸，肾家即有

既济之力。此虚则补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理矣。

蜀漆未详。昔云常山之苗则谬。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火逆又下之，因烧针而烦躁，即惊狂之渐也。急用桂枝、甘草以安神，加龙骨、牡蛎以救逆，比前方简而切当。近世治伤寒者，无火熨之法，而病伤寒者，多烦躁惊狂之变，大抵用白虎、承气举，作有余治之。然此症属实热者固多，而属虚寒者间有，则温补安神之法，不可废也。更有阳盛阴虚而见此症者，当用炙甘草加减，用枣仁、远志、茯苓、当归等味，又不可不知。

桂枝附子汤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姜　大枣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加白术。按：桂枝附子汤，即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也。彼治下后脉促胸满而微恶寒，是病在半表，仍当是桂枝为君，加附子为佐。此风寒湿相合而相搏于表，当从君君臣臣之制，则桂、附并重可知。旧本两方，分两相同，误亦甚矣。夫脉浮为风，涩为虚，浮而涩，则知寒之不去，而湿之相承也。风寒湿三气合至，合而成痹，故身体烦疼而不能转侧，病只在表而不在内。桂枝能驱风散寒而胜湿，故重其分两，配附子之辛热，率甘草、姜、枣以主之，三气自平，营卫以和矣。若其人又兼里气不和，大便反硬，小便反利者，此非胃家实，乃脾家虚也。盖脾家实，腐秽当自去。此湿流肌肉，因脾土失职，不能制水，故大便反见燥化。不呕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湿之地，风气常存，故风寒相搏而不解耳。病本在脾，法当培土以胜湿，而风寒自解，故君白术以代桂枝。白术专主健脾。脾虚则湿胜而不运，湿流于内，故使大便不实，湿流于表，更能使大便不濡。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故方末云：初服其人身如痹，三服尽，其人如冒状。此以术、附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然耳，法当加桂四两。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因桂枝治上焦，大便硬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服汤已，湿反入胃，故大便不硬，小便不利，是上焦不治，故仍须加桂。盖小便由于上焦之气化，而后膀胱之藏者能出也。《内经》曰：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此身痛而不能转侧，是风少而寒湿胜，必赖附子雄壮之力，以行痹气之着。然附子治在下焦，故必同桂枝，始能令在表之痹气散；同白术，又能令在表之痹气内行。故桂枝附子汤是上下二焦之表剂，去桂加白术汤是中下二焦之表剂，附子白术汤仍加桂枝是通行三焦之表剂也。是又一方三法也。世以仲景方、法分两，动称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不知从何处而起。

甘草附子汤

甘草　附子　白术　桂枝

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此即桂枝附子汤加白术去姜、枣者也。前症得之伤寒，有表无里。此症因于中风，故兼见汗出身肿之表，短气小便不利之里。此《内经》所谓风气胜者，为行痹之症也。然上焦之化源不清，总因在表之风湿相搏，故于前方仍重用桂枝，而少减术、附。去姜枣者，以其短气，而辛散湿泥之品，非所宜耳。

大陷胸丸

大黄　芒硝　杏仁　葶苈　甘遂

大陷胸汤

大黄　芒硝　甘遂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邪入于胃中与不得为汗之水气，结而不散，心中硬痛，因名结胸。然结胸一症，有只在太阳部分者，有并病阳明者。此或丸或汤，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也。结在太阳部分者，身无大热，但头汗出，项亦强如

柔痉状，寸脉浮，关脉沉，是病在上焦。因气之不行，致水之留结耳。夫胸中者，太阳之都会，宗气之所主，故名气海。太阳为诸阳主气，气为水母，气清则水精四布，气热则水浊而壅瘀矣。此水结因于气结，用杏仁之苦温，以开胸中之气，气降则水下矣。气结因于热邪，用葶苈之大寒，以清气分之热，源清而流洁矣。水结之所，必成窠臼，甘遂之苦辛，所以直达其窠臼也。然太阳之气化，不行于胸中，则阳明之胃腑，亦因热而成实。必假大黄、芒硝，小其制而为丸，和白蜜以缓之，使留恋于胸中，过一宿乃下，即解心胸之结滞，又保肠胃之无伤。此太阳里病之下法，是以攻剂为和剂者也其并病阳明者，因水结于胸，上焦不通，则津液不下，无以润肠胃。故五六日不大便，因而舌干口渴，日晡潮热，是阳明亦受病矣。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脉沉紧者，此水邪结于心胸，而热邪实于肠胃。用甘遂以潜太阳之水，硝黄以攻阳明之实，汤以荡之，是为两阳表里之下法也。二方比大承气更峻，治水肿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视其人之壮实者施之，如平素虚弱，或病后不任攻伐者，当念虚虚之祸。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栝楼实

热入有浅深，结胸分大小。心腹硬痛，或连小腹不可按者，为大结胸。此土燥水坚，故脉亦应其象而沉紧。止在心下，不及胸腹，按之知痛不甚硬者，为小结胸。是水与热结，凝滞成痰，留于膈上，故脉亦应其象而浮滑也。秽物据清阳之位，法当泻心而涤痰，用黄连除心下之痞实，半夏消心下之痰结，寒温并用，温热之结自平。瓜蒌实色赤形圆，中含津液，法象于心，用以为君，助黄连之苦，且以滋半夏之燥，洵为除烦涤痰开结宽胸之剂。虽同名陷胸，而与攻利水谷之方悬殊矣。

大小青龙攻太阳之表，有水火之分，大小陷胸攻太阳之里，有痰饮之别，不独以轻重论也。

生姜泻心汤

人参　甘草　黄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生姜　大枣

此小柴胡汤去柴胡加干姜、黄连，又即黄连汤去桂易芩。

伤寒汗出外已解，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呕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是阳不足而阴乘之也。凡外感风寒而阳盛者，汗出不解，多转属阳明而成胃实。此心下痞硬而下利者，病虽在胃，不是转属阳明。下利不因误下，肠鸣而不满痛，又非转属太阴矣。夫心为阳中太阳，则心下是太阳之宫城，而心下痞是太阳之里也。君主之火用不宣，汗出不彻，内之水气不得越。水气不得散，所以痞硬，邪热不杀谷，故干呕食臭。胁下为少阳之位，太阳之阳气不盛，少阳之相火不支，故水气得支。胁下土虚不能制水，水气从胁入胃，泛溢中州，故腹中雷鸣而下利也。病势已在腹中，病根犹在心下，总因寒热交结于内，以致胃中不和。若用热散寒，则热势猖獗；用寒攻热，则水势横行。法当寒热并举，攻补兼施，以和胃气。故用芩、连除心下之热，干姜散心下之痞，生姜、半夏去胁下之水，参、甘、大枣培腹中之虚。因太阳之病为在里，故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且芩、连之苦，必得干姜之辛，始能散痞；入参得甘、枣之甘，协以保心。又君生姜佐半夏，全以辛散甘苦之枢，而水气始散。名曰泻心，实以安心也。

此与十枣症，皆表解而里不和。见心下痞硬，干呕下利，然后因于中风之阳邪，故外症尚有余热，是痞硬下利属于热，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剂以直攻之。此因于伤寒之阴邪，故内症反有郁逆，是痞硬下利属于虚，故当用寒温兼补之剂以和解之。是治病各求其本也。按：泻心本名理中黄连人参汤，此以病在上焦，故名泻心耳。世徒知膀胱为太阳之里，热入膀胱为犯本，不知心下痞硬为犯本，因有传足不传手之谬。

甘草泻心汤

甘草　黄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大枣

伤寒中风，初无下症，下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腹中雷鸣，其人胃气素虚可知。则心下痞硬而满，非有形之结热，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于胃口，故干呕心烦不得安。所云当汗不汗，其人心烦耳。若认为实热而复下之，则病益甚矣。本方君甘草者，一以泻心而除烦，一以补胃中之空虚，一以缓客气之上逆也。倍加干姜者，本以散中宫下药之寒，且以行芩、连之气而消痞硬，佐半夏以除呕，协甘草以和中。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备，干姜任重而四具矣。中虚而不用人参者，以未经发汗，热不得越，上焦之余邪未散，与用小柴胡汤有胸中烦者去人参同一例也。干呕而不用生姜者，以上焦之津液已虚，无庸再散耳。此病已在胃，亦不曰理中，仍名泻心者，以心烦痞硬，病在上焦，犹未离乎太阳也。心烦是太阳里症，即是阳明之表症，故虽胃中空虚，完谷不化，而不用人参。因心烦是胃实之根，太阳转属阳明之捷路也。凡伤寒中风，下利清谷属于寒，下利完谷属于热。《内经》所云"暴注下迫属于热"者是也。仲景之去人参，预以防胃家之实欤？

半夏泻心汤

半夏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　甘草　大枣

本论云：呕而发热者，小柴胡主之。即所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是也。又云：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可见少阳阳明合病，阖从枢转，故不用阳明之三承气，当从少阳之大柴胡。上焦得通，则津液得下，故大柴胡为少阳阳明之下药也。若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是柴胡汤证，而以他药下之，枢机废弛，变症见矣。少阳居半表半里之位，其症不全发阳，不全发阴。故下后变症偏于半表者，热入而成结胸；偏于半里者，热结心下而成痞也。结胸与痞，同为硬满之症，当以痛为辨。满而硬痛为结胸热实，大陷胸下之，则痛随利减。如满而不痛者为虚热痞闷，宜清火散寒而补虚。盖泻心汤方，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黄连干姜汤也。不往来寒热，是无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热之气互结而成，用黄连、干姜之大寒大热者，为之两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于呕，故君以半夏。生姜能散水气，干姜善散寒气。凡呕后痞硬，是上焦津液已下，寒气留滞可知，故去生姜而倍干姜。痛本于心火内郁，故仍用黄芩佐黄连以泻心也。干姜助半夏之辛，黄芩协黄连之苦，痞硬自散。用参、甘、大枣者，调既伤之脾胃，且以壮少阳之枢也。

《内经》曰：腰以上为阳。故三阳俱有心胸之病。仲景立泻心汤，以分治三阳。在太阳以生姜为君者，以未经误下而心下成痞，虽汗出表解，水气犹未散，故微寓解肌之义也。在阳明用甘草为君者，以两番妄下，胃中空虚，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缓客邪之上逆，是亦从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阳用半夏为君者，以误下而成痞，邪已去半表，则柴胡汤不中与之，又未全入里，则黄芩汤亦不中与之矣。未经下而胸胁苦满，是里之表症，用柴胡汤解表。心下满而胸胁不满，是里之半里症，故制此汤和里，稍变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阳半里之意耳。名曰泻心，实以泻胆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

附子泻心汤

附子　大黄　黄连　黄芩

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用附子泻心汤。此皆攻实之剂，与前三方，名虽同而法不同矣。濡者湿也，此因妄下汗不得出，热不得越，结于心下而成痞。胃火炽于内，故心下有汗，而按之者，知其濡湿耳。结胸症，因症发于阳，热邪留于上焦，故其寸脉独浮，而但头汗出，余处无汗。此心下痞，因症发于阴，热邪已畜于中焦，故其脉独关上浮，而汗但出于心下。心下者，胃口之气。尺寸不浮而关上独浮，此浮为胃实外见之征，不得责之浮为在表矣。子能令母实，故心下之痞不解，母实而

兼泻其子，是又治太阳阳明并病之一法也。云泻心者，泻其实耳。热有虚实，客邪内陷为实，脏气自病为虚。黄连苦燥，但能解离宫之虚火，不能除胃家之实邪。非君大黄之勇以荡涤之，则客邪协内实而据心下者，漫无出路。故用一君一臣，以麻沸汤渍其汁，乘其锐气而急下之，除客邪须急也。夫心下痞而大便硬者，是热结于中，当不恶寒而反恶寒，当心下有汗，而余处皆无汗。若恶寒已罢，因痞而复恶寒，初无汗，今痞结而反出汗，是伤寒之阴邪不得散，而两阳之热邪不得舒，相搏于心下而成痞也。法当佐以附子，炮用而别煮，以温其积寒，三物生用而取汁。欲急于除热，寒热各制而合服之。是又于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夫结热不速去，必成胃家之燥实；心下痞不散，必转成为大结胸。此二方用麻沸汤之意欤？仲景泻心无定法，正气夺则为虚痞，杂用甘补、辛散、苦泄、寒温之品以和之；邪气盛则为实痞，用大寒、大热、大苦、大辛之味以下之。和有轻重之分，下有寒热之别，同名泻心，而命剂不同如此。然五方中诸药味数分两，各有进退加减，独黄连定而不移者，以其苦先入心，中空外坚，能疏通诸药之寒热，故为泻心之主剂。

旋覆代赭汤

旋覆 代赭 人参 甘草 半夏 生姜 大枣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表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此心气大虚，余邪结于心下，心气不得降而然也。心为君主，寒为贼邪。表寒虽解而火不得位，故使闭塞不通，而心下痞硬；君主不安，故噫气不除耳。此方乃泻心之变剂，以心虚不可复泻心，故去芩、连、干姜辈苦寒辛热之品。心为太阳，通于夏气。旋覆花开于夏，咸能补心而软痞硬，半夏根成于夏，辛能散结气而止噫。二味得夏气之全，故用之以通心气。心本苦缓，此为贼邪伤残之后，而反苦急，故加甘草以缓之；心本欲收，今因余邪留结，而反欲散，故倍生姜以散之。虚气上逆，非得金石之重为之镇坠，则痞硬不能遽消，而噫气无能顿止。代赭秉南方之赤色，入通于心，坚可除痞，重可除噫，用以为佐，急治其标也。人参、大枣，补虚于余邪未平之时，预治其本也。扶正驱邪，神自安。若用芩、连以泻心，能保微阳之不灭哉？旋覆、半夏作汤，调代赭末，治顽痰结于胸膈，或涎沫上涌者最佳。挟虚者加入参甚效。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治伤寒吐下后，食入口即吐。此寒邪格热于上焦也，虽不痞硬而病本于心，故用泻心之半。干姜以散上焦之寒，芩、连以清心下之热，人参以通格逆之气，而调其寒热以至和平。去生姜、半夏者，胃虚不堪辛散；不用甘草、大枣者，呕不宜甘也。凡呕家夹热者，不利于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晏如。妄汗后，水药不得入口，是为水逆；妄吐下后，食入口即吐，是为食格。此肺气胃气受伤之别也。入口即吐，不使少留，乃火炎上之象，故苦寒倍于辛热。不名泻心者，以泻心汤专为痞硬之法耳。要知寒热相结于心下，而成痞硬，寒热相阻于心下，而成格逆，源同而流异也。

赤石脂禹余粮汤

下后下利不止，与理中汤而痢益甚者，是胃关不固，下焦虚脱也。夫甘、姜、参、术，可以补中宫大气之虚，而不足以固大肠脂膏之脱。故利在下焦者，概不得以理中之理收功矣。夫大肠之不固，仍责在胃；关门之不闭，仍责在脾。土虚不能制水，仍当补土。然芳草之气，禀甲乙之化，土之所畏，必择夫禀戊土之化者，以培土而制水，乃克有成。石者，土之刚也。二石皆土之精气所结，味甘归脾，气冲和而性凝静，用以固堤防而平水土，其功胜于草木耳。且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余粮色黄入戊，实胃而涩肠，用以治下焦之标，实以培中宫之本也。此症土虚而火不虚，故不宜于姜、附。本条云：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可知与桃花汤异局矣。凡下焦虚脱者，以二物为本，参汤调服最效。

抵当汤丸

水蛭　大黄　虻虫　桃仁

太阳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阳气重可知。脉当大而反微，当浮而反沉。沉为在里，当作结胸之症，反不结胸，是病不在上焦；诸微无阳，而其人反发狂者，是病不在气分矣。凡阳病者，上行极而下，是热在下焦可知。下焦不治，少腹硬满，是热结于膀胱，当有癃闭之患。而小便反利者，是上焦肺家之气化行，经络之营气不利也。人知内热则小便不通，此热结膀胱，而小便反利，当知小便由肺气矣。凡阳盛者阴必虚，气胜者血必病。瘀热内结于膀胱，营血必外溢于经络。营气伤，故脉微而沉；瘀血畜，故少腹硬满。血瘀不行，心不得主，肝无所藏，神魂不安，故发狂，或身黄而脉沉结者，皆由营气不舒故也。只以小便之自利决之，则病在血分而不谬矣。夫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营气不流，则五脏不通而死可立待。岐伯曰：血清气涩，疾泻之，则气竭焉；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非得至峻之剂，不足以抵其巢穴，而当此重任矣。水蛭，虫之巧于饮血者也；虻，飞虫之猛于吮血者也。兹取水陆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气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陈致新，大黄之苦寒以荡涤邪热，名之曰抵当者，谓直抵其当攻之所也。若虽热而未狂，小腹满而未硬，宜小其制，为丸以缓治之。若外证已解，少腹结急而满，人如狂者，是转属阳明也，用桃仁、桂枝于调胃承气汤中以微利之，胃和则愈矣。或问血得热则行，此何以反结？膀胱热则小便不通，此何以反利乎？答曰：冲脉为血海，而位居少腹之上，膀胱居小腹之极底。膀胱热而血多，则血自下而不畜；膀胱热而血少，则血凝而结于少腹矣。水入于胃，上输脾肺，下输膀胱，膀胱为州都之官，全藉脾肺气化而津液得出。此热在下焦，上中二焦之气化不病，故小便自利也。膀胱不利为癃，由太阴之不固，不约为遗溺，由太阴之不摄。仲景制大青龙、大柴胡、白虎汤，治三阳无形之热结。三承气之热实，是糟粕为患，桃仁、抵当之实结，是畜血为害，在有形中又有气血之分也。凡仲景用硝、黄，是荡热除秽，不是除血。后人专以气分血分对讲，误认糟粕为血，竟推大黄为血分药，不知大黄之芳香，所以开脾气而去腐秽，故方名承气耳。若不加桃仁，岂能破血？非加蛭、虻何以攻坚？是血剂中又分轻重也。凡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畜血所致。今人不求其属而治之，反用三棱等气分之药，重伤元气，元气日衰，邪气易结。盖谓糟粕因气行而除，瘀血因气伤而反坚也。明知此理，则用抵当丸，得治癥瘕及追虫攻毒之效。

按：水蛭赋体最柔，秉性最险，暗窃人血而人不知。若饮水而误吞之，留恋胃中，消耗血液，腹中或痛或不痛，令人黄瘦而死。观牛肚中有此者必瘦，可类推矣。虻虫之体，能高飞而远举，专吮牛血，其形气猛于苍蝇。观苍蝇取人血汗最痛，误食入胃，即刻腹痛，必泻出而后止。可知飞虫为阳属，专取营分之血，不肯停留胃中，与昆虫之阴毒不同也。仲景取虻、蛭同用，使蛭亦不得停留胃中，且更有大黄以荡涤之，毒物与畜血俱去，而无遗祸。然二物以毒攻毒者也，若非邪气固结，元气不虚者，二物不可轻用矣。

右共四十六方，其桂枝加葛根、葛根加半夏等，最为易晓，故不具论。如四逆、真武等剂，乃太阳所借用，其方论各归本位，经论列于后。

伤寒附翼 卷下

清 慈溪 柯 琴韵伯 编
清 昆山 马中骅骥北 校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阳明方总论

阳明之病在胃实，当以下为正法矣。然阳明居中，诸病咸臻，故治法悉具。如多汗无汗，分麻黄桂枝；在胸在腹，分瓜蒂栀豉；初硬燥坚，分大小承气。即用汗吐下三法，亦有轻重浅深之不同也。若大烦大渴而用白虎，瘀血发黄而用茵陈，小便不利而用猪苓，停饮不散而用五苓，食谷欲吐而用茱萸等法，莫不各有差等。以棋喻之，发汗是先着，涌吐是要着，清火是稳着，利水是闲着，温补是忿着，攻下是末着。病至于攻下，无别着矣。故汗之得法，他着都不必用。其用吐法，虽是奇着，已是第二手矣。他着都非正着，惟攻下为煞着，亦因从前之失着也。然诸法皆因清火而设，则清火是阳明之上着欤？

栀子豆豉汤

栀子甘草豆豉汤

栀子生姜豆豉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　厚朴　枳实

栀子干姜汤

栀子柏皮汤：

栀子　柏皮　甘草

此阳明半表里涌泄之和剂也。少阳之半表是寒，半里是热。而阳明之热自内达外，有热无寒。故其外症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或目痛、鼻干、不得眠；其内症咽燥、口苦、舌胎、烦躁、渴欲饮水、心中懊侬、腹满而喘。此热半在表半在里也。脉虽浮紧，不得为太阳病，非汗剂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腑，则不当下，法当涌泄以散其邪。栀子苦能泄热，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豆形象肾，又黑色入肾，制而为豉，轻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浊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阳之病发心脾，已上诸症，是心热不是胃家热，即本论所云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之谓也。若夫热伤气者少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搏者多呕，加生姜以散邪，此可为夹虚者立法也。若素有宿食者，加枳实以降之，地道不通者，加大黄以润之，此可为实热者立法也。叔和用以治太阳差后劳复之症，误甚矣。如妄下后，而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是热已入胃，便不当吐，故去香豉；心热未解，不宜更下，故只用栀子以除烦，佐枳、朴以泄满。此两解心腹之妙，是小承气之变局也。或以丸药下之，心中微烦，外热不去，是知寒气留中，而上焦留热，故任栀子以除烦，用干姜逐内寒以散表热，此甘草泻心之化方也。若因于伤寒而肌肉发黄者，是寒邪已解而热不得越，当两解表里之热。故用栀子以除内烦，柏皮以散外热，佐甘草以和之，是又茵陈汤之轻剂矣。此皆栀豉汤加减，以御阳明表症之变幻者。夫栀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涌之剂，惟豉之腐气上熏心肺，能令人吐耳。观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栀矣。观栀子干姜汤去豉用姜，是取其横散，栀子厚朴汤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义。旧本二方后俱云得吐止后服，岂不谬哉？观栀子

柏皮汤与茵陈汤，方中俱有栀子，俱不言吐，又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则栀子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此阳明涌泄之峻剂，治邪结于胸中者也。胸中为清虚之腑，三阳所受气，营卫所由行。寒邪凝结于此，胃气不得上升，内热不得外达，以致痞硬。其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寒格于上也；寸脉微浮，寒束于外也。此寒不在营卫，非汗法所能治。因得酸苦涌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中气得达，胸中之阳气复，肺气之治节行，痞硬可得而消也。瓜蒂色青，象东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发之机，能提胃中阳气，以除胸中之寒热，为吐剂中第一品。然其性走而不守，与栀子之守而不走者异，故必得谷气以和之。赤小豆形色象心，甘酸可以保心气。黑豆形色象肾，性本沉重，蒸熟而使轻浮，能令肾家之精气交于心，胃中之浊气出于口。作为稀糜，调服二味，虽快吐而不伤神，奏功之捷，胜于汗下矣。前方以栀子配豉，此方以赤豆配豉，皆以形色取其心肾合交之义。若夫心中温温欲吐复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以不腹满，不得为太阴病。但以欲寐而知其为少阴病，不在上焦而在胸中，亦有可吐之理矣。夫病在少阴，当补无泻，而亦有可吐可下之法者，以其实也。实在胸中可吐，实在胃腑当下，此皆少阴阳明合并之病，是吐下二法，仍属阳明也。如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是厥阴阳明合病。病本发于厥阴，而实邪结于阳位，急则治其标，亦当从阳明涌吐之法矣。余义见制方大法。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二方为阳明半表半里症，误服桂枝之变症而设也。桂枝汤本为中风自汗而设，若阳明病汗出多微恶寒而无里症者，为表未解，故可用桂枝汤发汗。其脉迟，犹中风之缓，与脉浮而弱者同义。若但浮之脉，在太阳必无汗，在阳明必盗汗出，则伤寒之脉浮而自汗出者，是阳明之热淫于内，而非太阳之浮为在表矣。心烦是邪中于膺，心脉络小肠，心烦则小肠亦热，故小便数。微恶寒而脚挛急，知恶寒将自罢，跌阳脉因热甚而血虚筋急，故脚挛也。此病在半表半里，服栀豉汤而可愈。反用桂枝攻表，汗多所以亡阳；胃腑之阳不至于四肢，故厥；虚阳不归其部，故咽中干呕吐逆而烦躁也。势不得不用热因热用之法，救桂枝之误以回阳，然阳亡实因于阴虚而无所附，又不得不用益津敛血之法以滋阴，故与甘草干姜汤而厥愈，更与芍药甘草汤脚伸矣。且芍药酸寒，可以止烦、敛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可以解烦和肝血而缓筋急，是又内调以解外之一法也。

仲景回阳，每用附子，此用干姜、甘草者，正以见阳明之治法。夫太阳少阴所谓亡阳者，先天之元阳也，故必用附子之下行者回之，从阴引阳也。阳明所谓亡阳者，后天胃腑之阳也，取甘草、干姜以回之，从乎中也。盖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药，尚能亡阳；干姜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阳。然先天太、少之阳不易回，回则诸症悉解。后天阳明之阳虽易回，既回而前症仍在，变症又起，故更作芍药甘草汤继之。盖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阳盛阴虚，脾不能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挛急。用甘草以生阳明之津，芍药以和太阴之液，其脚即伸，此亦用阴和阳法也。或因姜、桂之遗热，致胃热而谵语，少与调胃承气以和之，仗硝、黄以对待姜、桂，仍不失为阳明从乎中治之法。只以两阳合明之位，气血俱多之经，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与他经亡阳调理不同耳。甘草干姜汤，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须其补中；芍药甘草汤，减桂枝之半，用其和里，不取其攻表。是仲景加减法之隐而不宣者。

白虎加人参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参

外邪初解，结热在里，表里俱热，脉洪大，

汗大出，大烦大渴，欲饮水数升者，是阳明无形之热。此方乃清肃气分之剂也。盖胃中糟粕燥结，宜苦寒壮水以夺土；若胃口清气受伤，宜甘寒泻火而护金。要知承气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实而下之，津液先亡，反从火化，故妄下之后，往往反致胃实之眚。内经所谓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反厚者是已。法当助脾家之湿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炎。经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泻脾。又曰：脾气散津，上归于肺。是甘寒之品，乃土中泻火而生津液之上剂也。石膏大寒，寒能胜热，味甘归脾，性沉而主降，已备秋金之体，色白通肺，质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气寒主降，味辛能润，泄肺火而润肾燥，滋肺金生水之源。甘草土中泻火，缓寒药之寒，用为舟楫，沉降之性，始得留连于胃。粳米稼穑作甘，培形气而生津血，用以奠安中宫，阴寒之品，无伤脾损胃之虑矣。饮入于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烦渴可除也。更加人参者，以气为水母，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则无气，此大寒剂中，必得人参之力，以大补真阴，阴气复而津液自生也。若壮盛之人，元气未伤，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须滋阴以抑阳，不必加参而益气。若元气已亏者，但用纯阴之剂，火去而气无由生，惟加人参，则火泻而土不伤，又使金能得气，斯立法之尽善欤！此方重在烦渴，是热已入里，若伤寒脉浮，发热无汗恶寒表不解者，不可与。若不恶寒而渴者虽表未全解，如背微恶寒时恶风者，亦用之。若无汗烦渴而表不解者，是麻黄杏子甘草石膏症。若小便不利，发热而渴，欲饮水者，又五苓猪苓之症矣。若太阳阳明之症，热多寒少，口燥舌干，脉洪大者，虽不得汗，用之反汗出而解。陶氏以立夏后立秋前天时不热为拘，误人最甚。乌知方因症立，非为时用药也。

竹叶石膏汤

竹叶　石膏　入参　甘草　半夏　麦冬　粳米

此加减入参白虎汤也。三阳合病，脉浮大，在关上，但欲睡而不得眠，合目则汗出，宜此主之。若用于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则谬之甚矣。三阳合病者，头项痛而胃家实，口苦、咽干、目眩者是也。夫脉浮为阳，大为阳，是三阳合病之常脉。今在关上，病机在肝胃两部矣。凡胃不和，则卧不安，如肝火旺则上走空窍，亦不得睡。夫肾主五液，入心为汗，血之与汗，异名同类，是汗即血也。心主血而肝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目合即汗出者，肝有相火，窍闭则火无从泄，血不得归肝，心不得主血，故发而为汗。此汗不由心，故名之为盗汗耳。此为肝眚，故用竹叶为引导，以其秉东方之青色，入通于肝。大寒之气，足以泻肝家之火，用麦冬佐人参以通血脉，佐白虎以回津，所以止盗汗耳。半夏禀一阴之气，能通行阴之道，其味辛，能散阳跻之满，用以引卫气从阳入阴，阴阳通，其卧立至，其汗自止矣。其去知母者何？三阳合病而遗尿，是肺气不收，致少阴之津不升，故藉知母以上滋手太阴，知母外皮毛而内白润，肺之润药也。此三阳合病而盗汗出，是肝火不宁，令少阴之精妄泄，既不可复滞少阴之津，又不可再泄皮毛之泽，故用麦冬以代之欤！

茵陈蒿汤

茵陈　栀子　大黄

太阳阳明俱有发黄症，但头汗而身无汗，则热不外越，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故瘀热在里而渴饮水浆。然黄有不同，症在太阳之表，当汗而发之，故用麻黄连翘赤豆汤，为凉散法；症在太阳阳明之间，当以寒胜之，用栀子柏皮汤，乃清火法；症在阳明之里，当泻之于内，故立本方，是逐秽法。茵陈秉北方之色，经冬不凋，傲霜凌雪，历遍冬寒之气，故能除热邪留结。佐栀子以通水源，大黄以除胃热，令瘀热从小便而泄，腹满自减，肠胃无伤。仍合"引而渴之"之义，亦阳明利水之奇法也。

仲景治阳明渴饮有四法：本太阳转属者，五苓散微发汗以散水气；大烦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参，清火而生津；脉浮发热，小便不

利者，猪苓汤滋阴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汤以泄满，令黄从小便出。病情不同，治法亦异矣。窃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气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气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伏苓，甚者兼用猪苓，因二苓为化气之品，而小便由于气化矣。此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论之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复利小便故也。斯知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则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虚，更不可用明矣。故以推陈致新之茵陈，佐以屈曲下行之栀子。不用枳、朴以承气，与芒硝之峻利，则大黄但可以润胃燥，而大便之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减，黄从小便去而不由大肠。仲景立法神奇，非伊所思耳。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枳实　厚朴

小承气汤

大黄　枳实　厚朴

治阳明实热，地道不通，燥屎为患。其外症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日晡潮热，手足濈濈汗出，或不了了。其内症六七日不大便，初欲食反不能食，腹胀满绕脐痛，烦躁谵语，发作有时，喘冒不得卧，腹中转矢气，或咽燥口干，心下痛，自利纯清水，或汗吐下后热不解，仍不大便，或下利谵语，其脉实或滑而数者，大承气汤主之。如大便不甚坚硬者，小承气汤微和之。如大便燥硬而证未剧者，调胃承气汤和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未罢，腹未满，热不潮，屎未坚硬，初硬后溏，其脉弱或微满者，不可用。夫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于气之不顺，故攻积之剂必用行气之药以主之。亢则害，承乃制，此承气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气不伤，此承气之义也。夫方分大小，有二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名大承气；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名小承气。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缓、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气也，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义。大承气用水一斗，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内硝者，以药之为性，生者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缓于制剂者，正以急于攻下也。若小承气则三物同煎，不分次第，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不用芒硝之峻，且远于大黄之锐矣，故称为微和之剂。

调胃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此治太阳阳明并病之和剂也。因其人平素胃气有余，故太阳病三日，其经未尽，即欲再作太阳经，发汗而外热未解。此外之不解，由于里之不通。故太阳之头项强痛虽未除，而阳明之发热不恶寒已外见。此不得执太阳禁下之一说，坐视津液之枯燥也。少与此剂以调之，但得胃气一和，必自汗而解。是与铖足阳明同义，而用法则有在经在府之别矣。不用气药而亦名承气者，调胃即所以承气也。经曰：平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实，故气得上下。今气之不承，由胃家之热实。必用硝、黄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气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气得以上。推陈之中，便寓致新之义，一攻一补，调胃之法备矣。胃调则诸气皆顺，故亦得以承气名之。前辈见条中无燥屎字，便云未坚硬者可用，不知此方专为燥屎而设，故芒硝分两多于大承气。因病不在气分，故不用气药耳。古人用药分两有轻重，煎服有法度。粗工不审其立意，故有三一承气之说。岂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少少服之，是不取其势之锐，而欲其味之留中，以濡润胃腑而存津液也。所云"太阳病未罢者不可下"，又与"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合观之，治两阳并病之义始明矣。白虎加人参，是于清火中益气；调胃用甘草，是于攻实中虑虚。

桃仁承气汤

桃仁　大黄　芒硝　甘草　桂枝

治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小腹急结，其人如狂。此畜血也，如表症已罢者，用此攻之。夫人身之经营于内外者，气血耳。太阳主气所

生病，阳明主血所生病。邪之伤人也，先伤气分，继伤血分，气血交并，其人如狂。是以太阳阳明并病所云气留而不行者，气先病也；血蓄而不濡者，血后病也。若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乃太阳随经之阳热瘀于里，致气留不行，是气先病也。气者血之用，气行则血濡，气结则血畜，气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邻冲脉，内邻于肝。阳气结而不化，则阴血畜而不行，故少腹急结；气血交并，则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治病必求其本，气留不行，故君大黄之走而不守者，以行其逆气，甘草之甘平者，以调和其正气；血结而不行，故用芒硝之咸以软之，桂枝之辛以散之，桃仁之苦以泄之。气行血濡，则小腹自舒，神气自安矣。此又承气之变剂也。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调，先期作痛，与经闭不行者最佳。

蜜煎方　猪胆汁

经曰：外者外治，内者内治。然外病必本于内，故薛立斋于外科悉以内治，故仲景于胃家实者，有蜜煎、胆导等法。蜂蜜酿百花之英，所以助太阴之开；胆汁聚苦寒之津，所以润阳明之燥。虽用甘、用苦之不同，而"滑可去着"之理则一也。惟求地道之通，不伤脾胃之气。此为小便自利、津液内竭者设，而老弱虚寒无内热症者最宜之。

少阳方总论

六经各有提纲，则应用各有方法。如太阳之提纲主表，法当汗解，而表有虚实之不同，故立桂枝、麻黄二法。阳明提纲主胃实，法当下解，而实亦有微甚，故分大、小承气。少阳提纲有口苦、咽干、目眩之症，法当清火，而火有虚实：若邪在半表，则制小柴胡以解虚火之游行，大柴胡以解相火之热结，此治少阳寒热往来之二法；若邪入心腹之半里，则有半夏、泻心、黄连、黄芩等剂。叔和搜采仲景旧论，录其对症真方，提防世急，于少阳太阴二经，不录一方，因不知少阳证，故不知少阳方耳。

小柴胡汤

柴胡　人参　黄芩　甘草　半夏　姜　枣

此为少阳枢机之剂，和解表里之总方也。少阳之气游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开阖。血弱气虚，腠理开发，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邪正分争，故往来寒热。与伤寒头疼发热而脉弦细、中风两无关者，皆是虚火游行于半表。故取柴胡之轻清微苦微寒者，以解表邪，即以人参之微甘微温者，预补其正气，使里气和而外邪勿得入也。其口苦、咽干、目眩、目赤、头汗、心烦、舌胎等症，皆虚火游行于半里。故用黄芩之苦寒以清之，即用甘、枣之甘以缓之，亦以提防三阴之受邪也。太阳伤寒则呕逆，中风则干呕。此欲呕者，邪正相搏于半里，故欲呕而不逆。胁居一身之半，为少阳之枢，邪结于胁，则枢机不利，所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也。引用姜、半之辛散，一以佐柴、芩而逐邪，一以行甘、枣之泥滞，可以止呕者，即可以泄满矣。夫邪在半表，势已向里，未有定居，故有或为之证，所以方有加减，药无定品之可拘也。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恐其助烦也。若烦而呕者，则人参可去，而半夏不得不用矣。加栝蒌实者，取其苦寒降火而除烦也。若渴者，是元气不足而津液不生，去半夏之辛温，再加入参以益气而生津液，更加栝蒌根之苦寒者，以升阴液而上滋也。若腹中痛者，虽相火为患，恐黄芩之苦，转属于太阴，故易芍药之酸以泻木。若邪结于胁下而痞硬者，去大枣之甘能助满，加牡蛎之咸以软坚也。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是为小逆，恐黄芩之寒转属于少阴，故易茯苓之淡渗而利水。若内不渴而外微热者，是里气未伤，而表邪未解，不可补中，故去人参，加桂枝之辛散，温则取其微汗。若咳者，是相火迫肺，不可益气，故去人参，所谓肺热还伤肺者此也。凡发热而咳者重在表，故小青龙于麻、桂、细辛中加干姜、五味。此往来寒热而咳者，重在里，故并去姜、枣之和营卫者，而加干姜之苦辛，以从治相火上逆之邪，五味之酸，以收肺金之气也。合而观

之，但顾邪气之散，而正气无伤，此制小柴胡之意欤！是方也，与桂枝汤相仿。而柴胡之解表，逊于桂枝；黄芩之清里，重于芍药；姜、枣、甘草，微行辛甘发散之常；而人参甘温，已示虚火可补之义。且去滓再煎之法，又与他剂不同。粗工恐其闭住邪气，妄用柴、芩而屏绝人参，所以夹虚之症，不能奏功，反以速毙也。按：本方七味，柴胡主表邪不解，甘草主里气不调，五物皆在进退之列。本方若去甘草，便名大柴胡；若去柴胡，便名泻心、黄芩、黄连等汤矣。前辈皆推柴胡为主治，卢氏又以柴胡三生半冬配半夏为主治，皆未审本方加减之义耳。本方为脾家虚热、四时疟疾之圣药，余义详少阳病解制方大法。

大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半夏　芍药　枳实　姜　枣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十余日结热在里，心下痞硬，呕吐下利，复往来寒热；或妄下后，柴胡证仍在，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此皆少阳半表里气分之症。此方是治三焦无形之热邪，非治胃腑有形之实邪也。其心下急烦痞硬，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结热在里，不是结实在胃。因不属有形，故十余日复能往来寒热，若结实在胃，则蒸蒸而发热，不复知有寒矣。因往来寒热，故倍生姜，佐柴胡以解表；结热在里，故去参、甘，加枳、芍以破结。条中并不言及大便硬，而且有下利症。仲景不用大黄之意晓然。后人因有下之二字，妄加大黄以伤胃气，非大谬乎？妄作伤寒书者，总不知凭脉辨症以用药，专以并合仲景方为得意。如加甘草于大承气中，而名三一承气，加柴、芩、芍药于承气中，而名六一顺气，以为可以代三承气、大柴胡、大陷胸等汤。竟不审仲景方分大小，药分表里，设方命剂，当因病人病机变迁轻重耳。岂圣贤之立方不精也，须尔辈更改乎？大小柴胡，俱是两解表里之剂。大柴胡主降气，小柴胡主调气。调气无定法，故小柴胡除柴胡、甘草外，皆可进退；降气有定局，故大柴胡无加减法。后人每方俱有加减，岂知方者哉！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　桂枝　干姜　黄芩　甘草　牡蛎　栝楼根

伤寒五六日，发汗不解，尚在太阳界，反下之，胸胁满微结，是系在少阳矣。此微结与阳微结不同：阳微结对纯阴结言，是指结实在胃；此微结对大结胸言，是指胸胁痞硬。小便不利者，因下后下焦津液不足也。头为三阳之会，阳气不得降，故但头汗出；半表半里之寒邪未解，上下二焦之邪热已甚，故往来寒热心烦耳。此方全从柴胡加减。心烦不呕不渴，故去半夏之辛温，加栝楼根以生津。胸胁满而微结，故减大枣之甘满，加牡蛎之咸以软之。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是无水可利，故不去黄芩，不加茯苓。虽渴而太阳之余邪不解，故不用参而加桂。生姜之辛，易干姜之温苦，所以散胸胁之满结也。初服烦即微者，黄芩、栝楼之效；继服汗出周身，内外全愈者，姜桂之功。小柴胡加减之妙，若无定法，而实有定局矣。更其名曰柴胡桂枝干姜，以柴胡证具，而太阳之表犹未解，里已微结，须此桂枝解表，干姜解结，以佐柴胡之不及耳。

柴胡桂枝汤

柴胡　桂枝　人参　甘草　半夏　黄芩　芍药　大枣　生姜

柴胡二汤，皆调和表里之剂。桂枝汤重解表，而微兼清里；柴胡汤重和里，而微兼散表。此伤寒六七日，正寒热当退之时，尚见发热恶寒诸表症，更兼心下支结诸里症，表里不解，法当双解之。然恶寒微，则发热亦微可知；支节烦疼，则一身骨节不痛可知。微呕心下亦微结，故谓之支结。表症虽不去而已轻，里症虽已见而未甚，此太阳少阳并病之轻者。故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阳未尽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阳之微结。凡口不渴，身有微热者，当去人参。此以六七日来邪虽不解，而正气已虚，故用人参以和之也。外症虽在，而病机已见于

里,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前,为双解两阳之轻剂。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 人参 黄芩 半夏 生姜 龙骨 牡蛎 桂枝 铅丹 茯苓 大黄 大枣

伤寒八九日不解,阳盛阴虚,下之应不为过,而变症蜂起者,是未讲于调胃承气之法,而下之不得其术也。胸满而烦,小便不利,三阳皆有是症。而惊是木邪犯心,谵语是热邪入胃。一身尽重,是病在阳明而无气以动也;不可转侧,是关少阳而枢机不利也。此为少阳阳明并病。故取小柴胡之半,以转少阳之枢;辅大黄之勇,以开阳明之阖。满者忌甘,故去甘草;小便不利,故加茯苓。惊者须重以镇怯,铅禀干金之体,受癸水之气,能清上焦无形之烦满,中焦有形之热结,炼而成丹,不特入心而安神,且以入肝而滋血矣。龙骨重能镇惊而平木,蛎体坚不可破,其性守而不移,不特静可以镇惊,而寒可以除烦热。且咸能润下,佐茯苓以利水;又能软坚,佐大黄以清胃也。半夏引阳入阴,能治目不瞑,亦安神之品,故少用为佐。人参能通血脉,桂枝能行营气,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在所必须,故虽胸满谵语而不去也。此于柴胡方加味而取龙蛎名之者,亦以血气之属,同类相求耳。

黄连汤

黄连 人参 甘草 桂枝 干姜 半夏 大枣

伤寒表不发热,而胸中有热,是其人未伤寒时素有畜热也。热在胸中,必上形头而,故寒邪不得上干;上焦实,必中气虚,故寒邪得从胁而入胃。《内经》云:中于胁则人少阳。此类是已。凡邪在少阳,法当柴胡主治。此不往来寒热,病不在半表,则柴胡不中与之。胸中为君主之宫城,故用半夏泻心加减。胸中之热不得降,故炎上而欲呕;胃因邪气之不散,故腹中痛也。用黄连泻心胸之热,姜、桂祛胃中之寒,甘、枣缓腹中之痛,半夏除呕,人参补虚。虽无寒热往来于外,而有寒热相搏于中,所以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仍不离少阳和解之治法耳。此症在太阴、少阳之间,此方兼泻心、理中之剂。

黄芩汤

黄芩 芍药 甘草 大枣

太阳阳明合病,是寒邪初入阳明之经,胃家未实,移寒于脾,故自下利,此阴盛阳虚,与葛根汤辛甘发散以维阳也。太阳少阳合病,是热邪陷入少阳之里,胆火肆逆,移热于脾,故自下利,此阳盛阴虚,与黄芩汤苦甘相济以存阴也。凡大、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当从柴胡桂枝加减。此则热淫于内,不须更顾表邪,故用黄芩以泄大肠之热,配芍药以补太阴之虚,用甘、枣以调中州之气。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必人参以补中也。若呕是上焦之邪未散,故仍加姜、夏。此柴胡桂枝汤去柴桂入参方也。凡两阳之表病,用两阳之表药;两阳之半表病,用两阳之半表药。此两阳之里病,用两阳之里药。逐条细审,若合符节。然凡正气稍虚,表虽在而预固其里,邪气正盛,虽下利而不须补中,此又当着眼处。《内经·热病论》云:太阳主气,阳明主肉,少阳主胆。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冬不藏精,则精不化气,故先气病,次及肉之病而及胆,仍自外之内。此病本虽因于内,而病因为伤于寒,故一病两名耳。胆汁最苦最寒,乃相火中之真味。火旺之水亏,胆汁上溢而口苦,故用芩、连之品以滋胆汁而清相火也。

太阴方总论

太阴主内,为阴中至阴,最畏虚寒,用温补以理中,此正法也。然太阴为开,故太阴亦能中风,则亦有可汗症。若见四肢烦疼之表,而脉浮者,始可与桂枝汤发汗。若表热里寒,下利清谷,是为中寒,当用四逆以急救其里,不可攻表,以汗出必胀满也。又恐妄汗而腹满胀满,故更制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以解之。太阴本无下症,因太阳妄下而腹满时痛者,是阳邪内陷,故有桂枝加芍药汤之下法。

若病不从太阳来，而腹满时痛，是太阴本病。倘妄下之，必胸下结硬而成寒实结胸，故更制三物白散以散之。此仲景为太阴误汗误下者立救逆法也。叔和不能分明六经之方治，而专以汗吐下之三法教人，重集诸可与、不可与等浮泛之辞，以混仲景切近的当之方法，是点金成铁矣。

理中丸

人参　白术　干姜　甘草

太阴病，以吐利腹满痛为提纲，是遍及三焦矣。然吐虽属上，而由于腹满，利虽属下，而由于腹满，皆因中焦不治以致之也。其来由有三：有因表虚而风寒自外入者，有因下虚而寒湿自下上者，有因饮食生冷而寒邪由中发者。总不出于虚寒，法当温补以扶胃脘之阳，一理中而满痛吐利诸症悉平矣。故用白术培脾土之虚，人参益中宫之气，干姜散胃中之寒，甘草缓三焦之急也。且干姜得白术，能除满而止吐，人参得甘草，能疗痛而止利。或汤或丸，随机应变，此理中确为之主剂欤！夫理中者理中焦，此仲景之明训，且加减法中又详其吐多下多腹痛满等法。而叔和录之于大病差后治真吐一症，是坐井观天者乎！

按：太阴伤寒，手足自温者，非病由太阳，必病关阳明。此阴中有阳，必无吐利交作之患，或暴烦下利，或发黄便硬，则腹满腹痛，是脾家实，而非虚热，而非寒矣，又当于茵陈、调胃辈求之。

四逆汤

干姜　附子　甘草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二句，是立方之大旨。脉浮为在表，迟为在脏，浮中见迟，是浮为表虚，迟为脏寒矣。腹满吐利，四肢厥逆，为太阴症。姜、附、甘草，本太阴药，诸条不冠以太阴者，以此方为太阳并病立法也。按四逆诸条，皆是太阳坏病转属太阴之症。太阳之虚阳留于表而不罢，太阴之阴寒，与外来之寒邪相得而益深。故外症则恶寒发热，或大汗出，身体痛，四肢疼，手足冷，或脉浮而迟，或脉微欲绝；内症则腹满腹胀，下利清谷，小便自利，或吐利交作。此阴邪猖獗，真阳不归，故云逆也。本方是用四物以救逆之谓，非专治四肢厥冷而为名。盖仲景凡治虚症，以补中为主，观协热下利，脉微弱者用人参，汗后身疼，脉沉迟者加人参。此脉微欲绝，下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虚，若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治烦躁，且用人参，其冠以茯苓而不及参，则本方有参可知。夫人参通血脉者也，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因本方之脱落而仍之耳。薛新甫用三生饮，加人参两许，而驾驭其邪，则仲景用生附，安得不用人参以固其元气耶？叔和以太阴之吐利四逆，混入厥阴，不知厥阴之厥利，是木邪克土为实热，太阴之厥利，是脾土自病属虚寒，径庭自异。若以姜、附治相火，岂不逆哉？按理中、四逆二方，在白术、附子之别。白术为中宫培土益气之品，附子为坎宫扶阳生气之剂。故理中只理中州脾胃之虚寒，四逆能佐理三焦阴阳之厥逆也。后人加附子于理中，名曰附子理中汤，不知理中不须附子，而附子之功不专在理中矣。盖脾为后天，肾为先天，少阴之火所以生太阴之土。脾为五脏之母，少阴更太阴之母，与四逆之为剂，重于理中也。不知其义者，谓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附子得生姜而能发散，附子非干姜则不热，得甘草则性缓。是只知以药性上论寒热攻补，而不知于病机上分上下浅深也，所以不入仲景之门也哉！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此太阴调胃承气之方也。凡治病必分表里，而表里偏有互呈之证，如麻黄之喘，桂枝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小青龙之咳，皆病在表而夹里症也。用杏仁以治喘，芍药以止汗，石膏以治烦躁，五味、干姜以治咳，是于表剂中兼治里也。若下利腹胀满者，太阴里症而兼身体疼痛之表症，又有先温其里，后解其表之法。若下利清谷，而兼脉浮表实者，又有只宜治里，不可攻表之禁。是知仲景重内轻外之中，更有浅深之别也。夫汗为阳气，而腰以上

为阳，发汗只可散上焦营卫之寒，不能治下焦脏腑之湿，若病在太阴，寒湿在肠胃而不在营卫，故阴不得有汗，妄发其汗，则胃脘之微阳随而达于表，肠胃之寒湿入经络，而留于腹中，下利或止，而清谷不消，所以汗出必胀满也。凡太阳汗后胀满，是阳实于里，将转属阳明；太阴汗后而腹满，是寒实于里，而阳虚于内也。邪气盛则实，故用厚朴、姜、夏，散邪而除胀满；正气夺则虚，故用人参、甘草，补中而益元气。此亦理中之剂欤！若用之于太阳汗后，是抱薪救火，如此症而妄作太阳治之，如水益深矣。

三物白散

桔梗　贝母　巴豆

太阳表热未除，而反下之，热邪与水气相结，成实热结胸；太阴腹满时痛，而反下之，寒热相结，成寒实结胸。夫大小陷胸用苦寒之品者，为有热也。此无热症者，则不得概以阳症之法治之矣。三物小陷胸汤者，即白散也。以其结硬而不甚痛，故亦以小名之；以三物皆白，欲以别于小陷胸之黄连，故以白名之。在太阳则或汤或丸，在太阴则或汤或散，随病机之宜也。贝母善开心胸郁结之气，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气。然微寒之品，不足以胜结硬之阴邪，非巴豆之辛热斩关而入，何以使胸中之阴气流行也？故用二分之贝、桔，必得一分之巴豆以佐之，则清阳升而浊阴降，结硬斯可得而除矣。和以白饮之甘，取其留恋于胃，不使速下，散以散之，比汤以荡之者，尤为的当也。服之而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者必利，以本症原自吐利，因胸下结硬而暂止耳。今因其势而利导之，使还其出路，则结硬自散也。然此剂非欲其吐，本欲其利，亦不欲其过利。故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此又复方之妙理欤！仲景每用粥为反佐者，以草木之性各有偏长，惟稼穑作甘为中和之味，人之精神血气，皆赖之以生。故桂枝汤以热粥发汗，理中汤以热粥温中，此以热粥导利，复以冷粥止利，神哉！东垣云：淡粥为阴中之阳，所以利小便。则利水之剂，未始不可用也。今人服大黄后用冷粥止利，尚是仲景遗意乎？此证叔和编在太阳篇中水渍病后，云：寒实结胸无热症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按本论小陷胸汤是黄连、栝楼、半夏三物，而贝母、桔梗、巴豆亦是三物。夫黄连、巴豆，寒热天渊，岂有可服黄连之症，亦可服巴豆之理？且此外更无别方，则当云三物小陷胸汤为散亦可服。如云白散亦可服，是二方矣。而方后又以身热皮粟一段杂之，使人昏昏不辨。今移之太阴胸下结硬之后，其症其方，若合符然。

麻仁丸

杏仁　芍药　枳壳　厚朴　大黄　麻仁

土为万物之母者，以其得和平之气也。湿土不能生草木，然稻、藕、菱、芡等物，亦有宜于水者。若燥土坚硬无水以和之，即不毛之地矣。凡胃家之实，多因于阳明之热结，而亦有因太阴之不开者，是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名为脾约也。承气诸剂，只能清胃，不能扶脾。如病在仓卒，胃阳实而脾阴不虚，用之则胃气通而大便之开阖如故。若无恶热、自汗、烦躁、胀满、谵语、潮热等症，饮食小便如常，而大便常自坚硬，或数日不行，或出之不利，是谓之孤阳独行。此太阴之病不开，而秽污之不去，乃平素之蓄积使然也。慢而不治，则饮食不能为肌肉，必至消瘦而死。然脏病为客，脏病为主，治客须急，治主须缓。病在太阴，不可荡涤以取效，必久服而始和。盖阴无骤补之法，亦无骤攻之法。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润而多脂者为君，杏仁之降气利窍，大黄之走而不守者为臣，芍药之滋阴敛液，与枳、朴之消导除积者为佐，炼蜜为丸，少服而渐加焉，以和为度。此调脾承气，推陈致新之和剂也。使脾胃更虚更实，而受盛传道之官，各得其职，津液相成，精血相生，神气以清，内外安和，形体不敝矣。

右太阴五方。按诸经皆有温散温补法，惟少阳不用温；诸经皆有益阴清火法，惟太阴忌寒凉。若热病传经有嗌干等症，仍当清火；素有脾约大便不顺，亦当滋阴。要知制方，全在

活法，不可执也。

少阴方总论

仲景以病分六经，而制方分表里寒热虚实之六法。六经中各具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阳偏于表寒，阳明偏于里热，太阴偏于虚寒，厥阴偏于实热，惟少阳与少阴司枢机之职，故无偏重。而少阳偏于阳，少阴偏于阴，制方亦因之而偏重矣。然少阴之阴中有阳，故其表症根于里，热证因于寒。治表症先顾其里，热症多从寒治者，盖阴以阳为主，固肾中之元阳，正以存少阴之真阴也。其或阳盛阴虚，心烦不得卧，见于二三日中，可用芩、连者，无几耳。肾本无实，实症必转属阳明，亦由少阴之虚。知其虚，得其机矣。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少阴主里，应无表症；病发于阴，应无发热。今始受风寒即便发热，似乎太阳而属之少阴者，以头不痛而但欲寐也。《内经》曰：逆冬气而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故少阴之发热而脉沉者，必于表剂中加附子，以预固其里。盖肾为坎象，二阴不藏，则一阳无蔽，阴邪因得以内侵，孤阳无附而外散耳。夫太阳为少阴之表，发热无汗，太阳之表不得不开，沉为在里，少阴之本不得不固。设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以固元气，则少阴之津液越出，太阳之微阳外亡，去生远矣。惟附子与麻黄并用，内外咸调，则风寒散而阳自归，精得藏而阴不扰。此里病及表，脉沉而当发汗者，与表病及里脉浮而可发汗者径庭矣。若得之二三日，表热尚未去，里症亦未见，麻黄未可去，当以甘草之和中，易细辛之辛散。佐使之任不同，则麻黄之势亦减，取微汗而痊，是乂少阴发表之轻剂矣。二方皆少阴中风托里解外法。

风本阳邪，虽在少阴中而即发，不拘于五六日之期。用细辛、麻黄者，所以治风，非以治寒也；用附子者，所以固本，非热因热用也。寒本阴邪，即在太阳，热不遽发，故有或未发之辞。麻黄、桂枝，长于治风，而非治寒之主剂，故主治在发热恶寒。若无热恶寒者，虽有头项强痛之表急，当以四逆、真武辈救其里矣。盖病发于阴，便已亡阳，不得以汗多亡阳一语为谈柄也。少阴制麻附细辛方，犹太阳之麻黄汤，是急汗之峻剂；制麻附甘草汤，犹太阳之桂枝汤，是缓汗之和剂。盖太阳为阳中之阳而主表，其汗易发，其邪易散，故初用麻黄、甘草而助以桂枝，次用桂枝、生姜而反佐以芍药。少阴为阴中之阴而主里，其汗最不易发，其邪最不易散，故用麻黄、附子而助以细辛，其次亦用麻黄、附子而缓以甘草。则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非必须阴出之阳而解耶。然必细审其脉沉而无里症者，可发汗，即知脉沉而症为在里者，不可发汗矣。此等机关，必须看破。人皆谓麻黄治太阳之伤寒，而不知仲景用以治少阴之中风。且麻黄在太阳，只服八合，不必尽剂，妙在更发汗，则改用桂枝。在少阴始得之与二三日，皆可温服一升，日三服。则汤液本草分麻黄为太阳经药，犹掘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矣。

附子汤

人参　白术　附子　茯苓　芍药

此大温大补之方，乃正治伤寒之药，为少阴固本御邪之剂也。夫伤则宜补，寒则宜温，而近世治伤寒者，皆以寒凉克伐相为授受：其不讲于伤寒二字之名实久矣。少阴为阴中之阴，又为阴水之藏，故伤寒之重者，多入少阴，所以少阴一经，最多死症。如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口中和，恶寒脉沉者，是纯阴无阳之症，方中用生附二枚，取其力之锐，且以重其任也。盖少火之阳，鼓肾间动气以御外侵之阴翳，则守邪之神有权，而呼吸之门有锁钥，身体骨节之痛自除，手足自温，恶寒自罢矣。以人参固生气之原，令五脏六腑之有本，十二经脉之有根，肾脉不独沉矣。三阴以少阴为枢，设使扶阳而不益阴，阴虚而阳无所附，非治法之善也。故用白术以培太阴之土，芍药

以滋厥阴之木，伏苓以利少阴之水。水利则精自藏，土安则水有所制，木润则火有所生矣。扶阳以救寒，益阴以固本，此万全之术。其畏而不敢用，束手待毙者，曷可胜计耶？此与麻黄附子汤，皆治少阴表症而大不同。彼因病从外来，表有热而里无热，故当温而兼散。此因病自内出，表里俱寒而上虚，故大温大补。然彼发热而用附子，此不热而用芍药，是又阴阳互根之理欤！此与真武汤似同而实异。此倍术、附去姜而用参，全是温补以壮元阳。彼用姜而不用参，尚是温散以逐水气。补散之分岐，只在一味之旋转欤！

真武汤

附子　生姜　白术　茯苓　芍药

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取此名方者，所以治少阴水气为患也。盖水体本静，其动而不息者，火之用耳。若坎宫之火用不宣，则肾家之水体失职，不润下而逆行，故中宫四肢俱病。此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者，由坎中阳虚，下焦有寒不能制水故也。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培土泄水，以消留垢。故君大热之附子，以奠阴中之阳；佐芍药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气；茯苓淡渗，止润下之体；白术甘温，制水邪之溢；生姜辛温，散四肢之水。使少阴之枢机有主，则开阖得宜，小便得利，下利自止，腹中四肢之邪解矣。若兼咳者，是水气射肺所致，加五味之酸温，佐芍药以收肾中水气，细辛之辛温，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气，而咳自除。若兼呕者，是水气在胃，因中焦不和，四肢亦不治，此病不涉少阴，由于太阴湿化不宣也。与治肾水射肺者不同法，不须附子以温肾水，倍加生姜以散脾湿，此为和中之剂，而非治肾之剂矣。若大便自利而下利者，是胃中无物，此腹痛因于胃寒，四肢因于脾湿。故去芍药之阴寒，加干姜以佐附子之辛热，即茯苓之甘平者亦去之，此为温中之剂，而非利水之剂矣。要知真武加减，与小柴胡不同。小柴胡为少阳半表之剂，只不去柴胡一味，便可名柴胡汤。真武以五物成方，为少阴治本之剂，去一味便不成真武。故去姜加参，即名附子汤，于此见制方有阴阳动静之别也。

白通汤

葱白　干姜　附子

白通加猪胆汁汤

前方加猪胆汁。

白通者，通下焦之阴气，以达于上焦也。少阴病，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之阳虚，而阴不生少火。不能蒸动其水气而上输于肺，故渴；不能生土，故自利耳。法当用姜、附以振元阳，而不得升腾之品，则利止而渴不能止，故佐葱白以通之。葱白禀西方之色味入通于肺，则水出高源而渴自止矣。凡阴虚则小便难，下利而渴者，小便必不利，或出涩而难，是厥阴火旺，宜猪苓白头翁辈。此小便色白，属少阴火虚，故曰下焦虚。又曰：虚，故引水自救。自救者，自病人之意，非医家之正法也。若厥阴病欲饮水者，少少与之矣。

通脉四逆汤

甘草　干姜　附子　葱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此太阴坏症，转属少阴之症，四逆汤所主也。而但欲寐，是系在少阴。若反不恶寒，或咽痛干呕，是为亡阳，其人面赤色，是为戴阳。此下焦虚极矣，恐四逆之剂，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阳，而续欲绝之脉。故倍加其味，作为大剂，更加葱以通之。葱禀东方之色，能行少阳生发之机；体空味辛，能入肺以行营卫之气。姜、附、参、甘，得此以奏捷于经络之间，而脉自通矣。脉通则虚阳得归其部，外热自除，而里寒自解，诸症无虞矣。按：本方以阴症似阳而设。症之异于四逆者，在不恶寒而面色赤；方之异于四逆者，若无葱，当与桂枝加桂加芍同矣。何更加以通脉之名？夫人参所以通血脉，安有脉欲绝而不用者？旧本乃于方后云：面赤色者加葱，利止脉不出者加参。岂非抄录者之疏失于本方，而蛇足于加法乎？且减法所云去者，去本方之所有也。而此云去葱、芍、桂者，是后

人之加减可知矣。

茯苓四逆汤

茯苓　人参　甘草　干姜　附子

干姜附子汤

前方去人参　甘草　茯苓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则安静，不呕不渴，无表症，脉微沉，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此二条皆太阳坏病转属少阴也。凡太阳病而妄汗妄下者，其变症或仍在太阳，或转属阳明，或转系少阳，或系在太阴，皆是阳气为患。若汗而复下，或下而复汗，阳气丧亡，则转属少阴矣。此阳症变阴，阴症似阳，世医多不能辨。用凉药以治烦躁，鲜有不速其毙者，由不知太阳以少阴为里，少阴为太阳之根源也。脉至少阴则沉微，邪入少阴则烦躁。烦躁虽六经俱有，而兼见于太阳少阴者，太阳为真阴之标，少阴为真阴之本也。阴阳之标本，皆从烦躁见；烦躁之虚实，又从阴阳而分。如未经汗下而烦躁，属太阳，是烦为阳盛，躁为阴虚矣。汗下后烦躁属少阴，是烦为阳虚，躁为阴竭矣。阴阳不相附，故烦躁。其亡阳亡阴，又当以汗之先后，表症之解不解为之详辨，则阴阳之差多差少，不致混淆，而用方始不误矣。先汗后下，于法为顺，而表仍不解，是妄下亡阴，阴阳俱虚而烦躁也，故制茯苓四逆，固阴以收阳。先下后汗，于法为逆，而表症反解，内不呕渴，似于阴阳自和，而实妄汗亡阳，所以虚阳扰于阳分，昼则烦躁也，故专用干姜附子，固阳以配阴。二方皆从四逆加减，而有救阳救阴之异。茯苓感天地太和之气化，不假根而成，能补先天无形之气，安虚阳外脱之烦，故以为君。人参配茯苓，补下焦之元气；干姜配生附，回下焦之元阳。调以甘草之甘，比四逆为缓，固里宜缓也。姜、附者，阳中之阳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则势力更猛，比四逆为峻，回阳当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缓急自别，加减之妙，见用方之神乎！

吴茱萸汤

吴茱萸　人参　生姜　大枣

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此方主之。按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此何复出治方？要知欲死是不死之机，四逆是兼胫臂言，手足只指指掌言，稍甚微甚之别矣。岐伯曰：四末阴阳之会，气之大路也。四街者，气之经络也。络绝则经通，四末解则气合从。合在肘膝之间，即四街也，又谓之四关。夫四郊扰攘，而关中犹固，知少阴生气犹存。然五脏更相生，不生即死。少阴之生气注于肝，阴盛水寒，则肝气不舒而木郁，故烦躁；肝血不荣于四末，故厥冷；水欲出地而不得出，则中土不宁，故吐利耳。病本在肾而病机在肝，不得相生之机，故欲死。势必温补少阴之少火，以开厥阴之出路，生死关头，非用气味之雄猛者，不足以当绝处逢生之任也。吴茱萸辛苦大热，禀东方之气色，入通于肝，肝温则木得遂其生矣。苦以温肾，则水不寒；辛以散邪，则土不扰。佐人参固元气而安神明，助姜、枣调营卫以补四末。此拨乱反正之剂，与麻黄、附子之拔帜先登，附于、真武之固守社稷者，鼎足而立也。若命门火衰，不能腐熟水谷，故食谷欲呕。若干呕吐涎沫而头痛，是脾肾虚寒，阴寒上乘阳位也。用此方鼓动先天之少火，而后天之土自生；培植下焦之真阳，而上焦之寒自散。开少阴之关，而三阴得位者，此方是欤？

上少阴十一方，皆温散温补法。

黄连阿胶汤

黄连　阿胶　黄芩　芍药　鸡子黄

内胶烊尽少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此少阴之泻心汤也。凡泻心必藉芩、连，而导引有阴阳之别。病在三阳，胃中不和而心下痞硬者，虚则加参、甘补之，实则加大黄下之。病在少阴而心中烦不得卧者，既不得用参、甘以助阳，亦不得用大黄以伤胃矣。用黄连以直折心火，佐芍药以收敛神明，所以扶阴而益阳也。然以但欲寐之病情，而至于不得卧，以微细之病脉，而反见心烦，非得气血之属以交合心肾，甘平之味以滋阴和阳，

不能使水升而火降。阴火不归其部，则少阴之热不除。鸡子黄禀南方之火色，入通于心，可以补离宫之火。用生者搅和，取其流动之义也。黑驴皮禀北方之水色，且咸先入肾，可以补坎宫之精，内合于心，而性急趋下。则阿井有水精凝聚之要也，与之相溶而成胶，用以配鸡子之黄，合芩、连、芍药，是降火归原之剂矣。经曰：火位之下，阴精承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谓欤！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得卧，是上焦实热，宜黄连阿胶汤清之。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虚寒，宜白通汤以温之。此少阴初病而下利，似为虚寒，至六七日反见咳而呕渴，心烦不得卧者，此岂上焦实热乎？是因下多亡阴，精虚不能化气，真阳不藏，致上焦之虚阳扰攘，而致变症见也。下焦阴虚而不寒，非姜、附所宜，上焦虚而非实热，非芩、连之任，故制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于太空元气，用以交合心肾，通虚无氤氲之气也。阿胶味厚，乃气血之属，是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泽泻气味轻清，能引水气上升，滑石体质重坠，能引火气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济之理矣。且猪苓、阿胶，黑色通肾，理少阴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阴之源；泽泻、阿胶，咸先入肾，培少阴之体；二苓、滑石，淡渗膀胱，利少阴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冲和之气，是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也。五物皆润下，皆滋阴益气之品，是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也。以此滋阴利水而升津，诸症自平矣。

四逆散

柴胡　枳实　芍药　甘草

少阴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此方主之。少阴为水火同处之藏，水火不和，则阴阳不相顺接。四肢为阴阳之会，故厥冷四逆，有寒热之分，胃阳不敷于四肢为寒厥，阳邪内扰于阴分为热厥。然四肢不温，故厥者必利，先审泻利之寒热，而四逆之寒热判矣。下利清谷为寒，当用姜、附壮元阳之本；泄泻下重为热，故用白芍、枳实酸苦涌泄之品以清之。不用芩、连者，以病于阴而热在下焦也。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令阴火得以四达。佐甘草之甘凉，以缓其下重。合而为散，散其实热也。用白饮和服，中气和而四肢之阴阳自接，三焦之热自平矣。此症以泄利下重，知少阴之阳邪内扰于阴，四逆即非寒症矣。四逆皆少阴枢机无主，升降不利所致，只宜治下重，不须兼治诸症也。仲景因有四逆症，欲以别于四逆汤，故以四逆散名之。本方有咳者，加五味、干姜，悸者。加桂枝，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俱非泄利下重所宜。且五味、姜、桂加五分，于附子加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且以散只服方寸匕，恐不济此症，此后人附会可知也。

猪肤汤

猪肤　白蜜　白粉

少阴病多下利，以下焦之虚也。阴虚则阳无所附，故下焦虚寒者，反见上焦之实热。少阴脉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凡肾精不足，肾火不藏，必循经上走于阳分也。咽痛胸满心烦者，因阴并于下，而阳并于上，承不上承于心，火不下交于肾，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取其肤以治上焦虚浮之火，和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原，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下行，虚阳得归其部，不治利而利自止矣。三味皆食物，不藉于草，所谓随手拈来，尽是道矣。

甘草汤

甘草

桔梗汤

甘草　桔梗

半夏汤

半夏　桂枝　甘草

苦酒汤

半夏　鸡子白　苦酒

四方皆因少阴咽痛而设也。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故有咽痛症。若因于他症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阳也。只回其阳，则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满心烦者，是下焦虚而上焦热也。升水降火，上下和调而痛自止。若无他症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热之别。见于二三日，是阴火上冲，可与甘草汤，甘凉泻火以缓其热。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以散之，所谓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为正治之轻剂，以少阴为阴中之阴，脉微细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剂也。若其阴症似阳，恶寒而欲吐者，非甘、桔所能疗，当用半夏之辛温，散其上逆之邪，桂枝之甘温，散其阴寒之气，缓以甘草之甘平，和以白饮之谷味，或为散，或为汤，随病之意也。如咽中因痛而且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不得即认为热症。必因呕而咽痛，胸中之痰饮未散，仍用半夏之辛温，取苦酒之酸以敛疮，鸡子白之清以发声。且三味相合，而半夏减辛烈之猛，苦酒缓收敛之骤，取鸡子白之润滋其咽喉，又不令泥痰饮于胸膈也。故其法以鸡子连壳置刀环中，安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意在略见火气，不欲尽出半夏之味也明矣。二方皆少少含咽，是从治缓剂。按鸡卵法太极之形，含阴阳两气，其黄走血分，故心烦不卧者用之。此仲景用药法象之义也。

上少阴七方，皆凉解法，后二方，皆温补法。

厥阴方总论

太阴以理中丸为主，厥阴以乌梅丸为主。丸者，缓也。太阴之缓，所以和脾胃之气；厥阴之缓，所以制相火之逆也。观所主诸方，治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而不用姜、附；下利、脉沉结，而用黄柏；心动悸、脉代结，而用生地、麦冬。总因肝有相火，当泻无补，与肾中虚阳之发，当补当温者不同耳。夫三阴皆有本经之热：太阴之热，脾家实而行胃脘之阳也；少阴之热，肾阴虚而元阳发越也；厥阴之热，肝胆热而拂郁之火内热也。举世误于传经热邪之说，遇三阴热症，漫无主张。见发热脉沉者，断为阳症，见阴脉而不治，中风下利者，妄呼为漏底伤寒。不明仲景之论，因不敢用仲景之方，非不学无术乎？

乌梅丸

乌梅　干姜　桂枝　附子　蜀椒　黄连　黄柏　人参　当归　细辛

六经惟厥阴最为难治，其本阴而标热，其体风木，其用相火，以其具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出，所以一阳为纪，一阴为独，则厥阴病热，是少阳之相火使然也。火旺则水亏，故消渴；气有余便是火，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木甚则克土，故饥不欲食，是为风化；饥则胃中空虚，蛔闻食臭则出，故吐蛔。此厥阴之火症，非厥阴之伤寒也。《内经》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从，随所利而行之，调其中气，使之和平。"是厥阴之治法也。仲景之方，多以辛甘、甘凉为君，独此方用酸收之品者，以厥阴主肝而属木。《洪范》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内经》曰：木生酸，酸入肝，以酸泻之，以酸收之。君乌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佐黄连泻心而除痞，黄柏滋肾以除渴，先其所因也。肾者肝之母，椒、附以温肾，则火有所归，而肝得所养，是固其本也。肝欲散，细辛、干姜以散之；肝藏血，桂枝，当归引血归经也。寒热并用，五味兼收，则气味不和，故佐以人参调其中气。以苦酒浸乌梅，同气相求，蒸之米下，资其谷气。加蜜为丸，少与而渐加之，缓以治其本也。仲景此方，本为厥阴诸症之法，叔和编于吐蛔条下，令人不知有厥阴之主方。观其用药，与诸症符合，岂只吐蛔一症耶？蛔为生冷之物，与湿热之气相成，故寒热互用以治之。且胸中烦而吐蛔，则连、柏是寒因热用。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杀虫之方，无更出其右者。久利则虚，调其寒热，扶其正气，酸以收之，其利自止。

愚按：厥利发热诸症，诸条不立方治，当知治法不出此方矣。

当归四逆汤

桂枝 芍药 当归 细辛 通草 甘草 大枣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前方加吴茱萸 生姜 酒

此厥阴伤寒发散表邪之剂也。厥阴居两阴之交尽,名曰阴之绝阳。外伤于寒,则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故手足厥冷,脉微欲绝。然相火居于厥阴之脏,脏气实热,则寒邪不能侵,只外伤于经,而内不伤脏,故先厥者,后必发热。凡伤寒初起,内无寒症,而外寒极盛者,但当温散其表,勿遽温补其表。此方用桂枝汤以解外,而以当归为君者,因厥阴主肝为血室也。肝苦急,甘以缓之,故倍加大枣,犹小建中加饴糖法。肝欲散,当以辛散之。细辛,其辛能通三阴之气血,外达于毫端,比麻黄更猛,可以散在表之严寒。不用生姜,不取其横散也。通草即木通,能通九窍而通关节,用以开厥阴之阖,而行气于肝。夫阴寒如此,而仍用芍药者,须防相火之为患也。是方桂枝得归、芍,生血于营;细辛同通草,行气于卫;甘草得枣,气血以和。且缓中以调肝,则营气得至手太阴,而脉自不绝;温表以逐邪,则卫气行四末,而手足自温。不须参、术之补,不用姜、桂之燥,此厥阴之四逆,与太、少不同治,而仍不失辛甘发散为阳之理也。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其相火亦不足。加吴萸之辛热,直达厥阴之脏;生姜之辛散,逆气于筋;清酒以温经络,筋脉不沮弛。则气血如故,而四肢自温,脉息自至矣。此又治厥阴内外两伤于寒之剂也,冷结膀胱而少腹满痛,手足厥冷者宜之。

小建中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饴糖

厥阴为阖,外伤于寒,肝气不舒,热郁于下,致伤中气,故制此方以主之。凡六经外感未解者,皆用桂枝汤解外。如太阳误下,而阳邪下陷于太阴者,桂枝汤倍加芍药,以泻木邪之干脾也。此肝火上逼于心脾,于桂枝加芍药汤中更加饴糖,取酸苦以平肝脏之火,辛甘以调脾家之急,又资其谷气以和中也。此方安内攘外,泻中兼补,故名曰建。外症未除,尚资姜、桂以散表,不全主中,故称曰小。所谓中者有二:一曰心中,一曰腹中。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是厥阴之气逆上冲于心也。比心中疼热者稍轻,而有虚实之别。疼而热者为实,当用苦寒以泻心火;悸而烦者为虚,当用甘温以保心气。是建腹中之宫城也。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者,是厥阴之逆气上侵脾胃也。比饥不欲食,食则吐蛔者为更重,而有形气之别。食即吐蛔为有形,当用酸苦以安蛔;腹中急痛为无形,当用辛寒以止痛。是建腹中之都会也。世不明厥阴之为病,便不知仲景所以制建中之理;不知胆脏肝内,则不明仲景先里后表之法。盖寒虽外来,而热从中发。必先开厥阴之阖,始得转少阴之枢;先平厥阴阴脉之弦,始得通少阳阳脉之涩。此腹中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继用小柴胡汤之理也。凡腹痛而用芍药者,因相火为患。若因于虚寒者,大非所宜,故有建中、理中之别。或问:腹痛既与小建中温之,更用小柴胡凉之,先热后寒,仲景亦姑试之乎?曰: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之以建中,是解肌而发表,止痛在芍药;继之在柴胡,是补中以逐邪,止痛在人参。按柴胡加减法,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其功倍于建中。可知阳脉仍涩,故用人参以助桂枝;阴脉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药。若一服建中而即差,则不必人参之补,亦不须柴胡之散矣。

茯苓甘草汤

桂枝 生姜 茯苓 甘草

此厥阴伤寒发散内邪之汗剂。凡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后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此方本欲利水,反取表药为里症用,故虽重用姜、桂,而以里药名方耳。厥阴伤寒,先热者后必厥,先热时必消渴。今厥而心下悸,是下利之源,斯时不热不渴可知矣。因消渴时饮水多,心下之水气不能入心为汗,畜而不消,故四肢逆冷而心下悸也。肺为

水母，肺气不化，则水气不行。茯苓为化气之品，故能清水之源。然得猪苓、泽泻，则行西方收降之令，下输膀胱而为溺。桂枝、生姜，则从辛入肺，使水气通于肺，以行营卫阴阳，则外走肌表而为汗矣。佐甘草以缓之，汗出周身，而厥自止，水精四布，而悸自安。以之治水者，即所以治厥也。凡厥阴之渴在未汗时，太阳之渴在发汗后。如伤寒心悸，汗出而渴者，是水气不行，而津液又不足，须小发汗以散水气，故用五苓。伤寒心悸无汗而不渴者，津液未亏，故可用此方大发其汗。五苓因小发汗故少佐桂枝，不用生姜用白术者，恐渍水入脾也。此用姜、桂与茯苓等分，而不用芍药、大枣，是大发其汗。佐甘草者，一以协辛发汗，且恐水渍入胃也。厥阴厥而不利，与见厥复利者，因热少而不能消水，水渍入胃，故仲景言其症而未及治法。与本方汗之则利自止，是下者举之之义也。本方为汗家峻剂，与麻黄汤义异，而奏捷则同。因水气在心下而不在皮毛，故不用麻黄；悸而不喘，故不用杏仁；且外不热而内不渴，故不用小青龙。仲景化水发汗之剂，不同如此。

按：伤寒汗出而渴，是伤寒、温病分歧处，大宜着眼。要知不恶寒反恶热者，即是温病；有水气而心下悸，尚是伤寒。若无水气，则五苓燥热，即温病发火之药矣。

炙甘草汤

炙甘草　人参　阿胶　麻仁　桂枝　麦冬　生姜　大枣　清酒　生地

厥阴伤寒，则相火内郁，肝气不舒，血室干涸，以致营气不调，脉道涩滞而见代结之象。如程郊倩所云：此结者不能前而代替，非阴盛也。凡厥阴病，则气上冲心，故心动悸。此悸动因于脉代结，而手足不厥，非水气为患矣。不得甘寒多液之品以滋阴而和阳，则肝火不息，而心血不生。心不安其位，则悸动不止；脉不复其常，则代结何以调？故用生地为君，麦冬为臣，炙甘草为佐，大剂以峻补真阴，开来学滋阴之一路也。反以甘草名方者，藉其载药入心，补离中之虚以安神明耳。然大寒之剂，无以奉发陈、蕃秀之机，必须人参、桂枝，佐麦冬以通脉，姜、枣佐甘草以和营，胶、麻佐地黄以补血，甘草不使速下，清酒引之上行，且生地、麦冬，得酒力而更优也。

烧褌散

男女交媾而病传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伤寒，而实种于欲火，其受者因于欲火，而实发于阴虚，此阴阳易之病所由来也。无恶寒发热之表，无胃实自利之症。此因两精相搏，而当时即发，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者不同。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而热上冲胸；气少不得运，故头重不举，身体皆重；邪中于阴，故阴中拘挛；冲任脉伤，故少腹里急；精神散乱，故目中生花；动摇筋骨，故膝胫拘急；病由于肾，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谅非金石所能愈，仍须阴阳感召之理以致之。褌裆者，男女阴阳之卫。卫乎外者，自能清乎内。感于无形者，治之以有形。取其隐内，烧而服之，形气相感，小便即利。阴头微肿，浊阴走下窍而清阳出上窍，欲火平而诸症自息矣。男服女，女服男，然更宜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治之。

六经方余论

既论制方之大法，又分六经之方以论之，亦云详矣。而定方不同之故，更不可不辨也。夫风寒暑湿之伤人，六经各有所受，而发见之脉不同。或脉同而症异，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经气之有别也。盖六经分界，如九州之风土，人物虽相似，而衣冠、饮食、言语、性情之不同，因风土而各殊。则人身表里之寒热虚实，亦皆因经气而异矣。如太阳一经，寒热互呈，虚实递见，治之者，当于表中顾里，故发表诸方，往往兼用里药。阳明之经主实热，治者当于实中防虚，故制攻下诸方，而又叮咛其不可轻用。少阳之经气主虚热，故立方凉解，每用人参。太阴之经气主虚寒，故立方温补，不离姜、附。少阴之经气多虚寒，故虽见表热

而用附子，亦间有虚热，故亦有滋阴之剂。厥阴之经气主实热，故虽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而不用姜、附。然此为无形之实热，与阳明有形之实热径庭矣。仲景制方，因乎经气，《内经》"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之理也。所以表里攻补阴阳之品，或同或异者，亦因其经气血之多少而为之定剂耳。请再以表里论之：三阳主表而有里，三阴主里而无表，何也？太阳为五脏之主，以胸中为里，以少阴为里；阳明为六腑之主，以腹中为里，以太阴为里；少阳为十一脏所决之主，故胸腹皆为其里而无定位，以厥阴为里，犹运筹于帷幄也。治三阳者，既顾心腹之里，又顾三阴之里，所以阳经之方倍于阴经。而阳有多少，病有难易，所以阳明之方不及太阳，少阳之方更少于阳明也。三阴非无表症也，而谓其无表。故少阴之一身尽热，无非太阳渐外之阳；太阴之四肢烦疼，原是胃脘之所发；厥阴之厥而发热，畴非三焦胆甲之气也。第不头痛项强，胃家不实，不口苦目眩，定其为阴经耳。三阴之表自三阳来，所以三阴表剂，仍用麻黄、桂枝为出路。太阴之芍药，少阴之附子，厥阴之当归，得互列于表剂之间，并行而不悖。此《内经》阴阳、表里、雌雄相输应之义也。

麻黄升麻汤

麻黄　升麻　黄芩　知母　石膏　芍药　天冬　十姜　桂枝　当归　茯苓　白术　玉竹　甘草

六经方中，有不出于仲景者。合于仲景，则亦仲景而已矣。若此汤其大谬者也。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夫寸为阳，主上焦，沉而迟，是无阳矣。沉为在里，则不当发汗；迟为脏寒，则不当清火。且下部脉不至，手足厥冷，泄利不止，是下焦之元阳已脱，又咽喉不利吐脓血，是上焦之虚阳无依而将亡，故扰乱也。如用参、附以回阳，而阳不可回，故曰难治，则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此用麻黄、升麻、桂枝以散之，汇集知母、天冬、黄芩、芍药、石膏等大寒之品以清之，以治阳实之法，治亡阳之症，是速其阳之毙也。安可望其汗出而愈哉！用干姜一味之温，苓、术、甘、归之补，取玉竹以代人参，是犹攻金城高垒，而用老弱之师也。且用药至十四味，犹广罗原野，冀获一兔，与防风通圣等方，同为粗工侥幸之符也。谓东垣用药多多益善者，是不论脉病之合否，而殆与妄谈欤！

《伤寒附翼》终

重刊金匱玉函经二注

〔宋〕 赵以德 衍义
〔清〕 周扬俊 注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提要

宋·赵以德《衍义》，清·周扬俊《补注》。陈文述序云：汉·张仲景医理精深，以伤寒一门，为时病中最要。既作《伤寒论》，以明伤寒治法；复作《金匮玉函经》，以为治杂病之矩矱。岐伯、秦越人以后，一人而已。后人注者，以宋·赵以德《衍义》为最精，嗣至清代，周扬俊又为之补注。于是，本书有如儒者之经，有高密之《训诂》，紫阳之《集注》，其价值可知矣。康熙二十六年，楚抚丁思孔梓于楚南，迄今一百四十余年，世间鲜有传本。吴门李君清俊，名医也，于古人载籍，无所不窥，治症夙有奇效，盖得自此书之精髓，因思有以公诸同好，而将此书重为刊行。惟赵以德里籍不详耳，《金匮要略》则云明人，但其文笔醇厚，远非明儒所及，然亦不能以史乘失载而疑之。末有周扬俊附增《补方》一卷，又附葛可久《十药神书》一卷，扬俊且有自序及各方下附注方义。实为治虚劳之要书。道光十二年，元和李春泉重刊，长洲叶万青参校。本集则据养恬斋刻本印行。

叶　序

自来学医者，多讲求伤寒，而杂病则略之。盖伤寒分经论证，蹊径了然，非若杂病之门类繁赜，博综为难也。不思仲景氏祖经方而集其大成，《伤寒论》中一百十三方，皆自杂病方中检入，故无不可以治杂病。其专治杂病之方，则惟《金匮要略》一书。神而明之，足以推阐无余。顾《伤寒论》，自成无己、韩祇和、庞安时以来，注释论辨，代不乏人。厥后，吾吴周君禹载，汇为《三注》，学者益有所钻仰尚已。《金匮》有国朝徐彬《论注》，虽云明显，要未若宋·赵以德之明且详也，乃周禹载又为之补其未备，畅其欲言，名曰《补注》，合《衍义》而成书，为《金匮玉函经二注》，嘉惠后学，可谓仲圣之功臣。惜其书风行未广，原板旋毁于火，致使学者不能家置一编，良足慨矣。今春，余友春泉，见余案头《叶氏医案存真》及《马元仪方案》，怂恿付梓，因论及此，为叹息者久之。访购抄本，苦多鲁鱼之讹。复为遍求初印原本，相与昕夕校仇，醵资重刊，公诸当世。医林不朽之业也，功岂在周氏下哉！既已，乐观厥成，而积思顿释，故志其简端如此。

道光十二年壬辰仲冬既望长洲叶万青

陈　序

汉·张仲景医理最精，以伤寒一门，为病中最要。既为《伤寒论》以明治法，复为《金匮玉函经》以为治杂症之矩矱。岐伯、秦越人后，一人而已。后之注者，以宋·赵君以德《衍义》为最精。国朝周扬俊又为之补注于本书，益加融贯。仲景之书，如四子六经；而两君之注，则高密之《训诂》，紫阳之《集义》也。康熙二十六年，楚抚丁思孔梓于楚南，迄今百四十余年，世鲜传本。吴门李君清俊，名医也，于古人载籍，无所不窥，治症神效。既得此本，思以公诸当世，因为重付诸剞劂。余之识君也，在嘉庆丙子。适病后左足短二寸，不能着地，君治之两月而痊，至今将二十年，步履如少壮。道光戊子，余扶病重至汉上，邀君同行。君为人施诊，应手立愈，为余制药施人，亦皆灵验，汉上人至今称之，盖君之造诣渊微，立心诚笃所致。今刊此书，犹前志也。昔余弟鸿庆，亦深于医，与君最契，重刊《伤寒活人书》，未竟而殂。君议为竟之，俾与此书并行，于朋友之际可云笃矣。余素不习医，近以学道，从事三尼，医世功诀，读《金碧》、《龙虎》、《灵宝》、《毕法》诸书，稍知养生之理。因兼读《素问》、《难经》、《伤寒论》，及是书以相印证，知医家之要，尽此四书之中。君尝谓是书医可通仙，并谓余因学仙而通医理。余谓医与仙皆非余所及，其理则固能言之矣。赵君不著里籍，《金匮要略》又云明人，君因欲去序中宋字，余谓旧本不宜轻改，且其文笔醇厚，语多近儒，非明人所及，朴学之士，潜德隐曜，不必以史乘失载为疑也。若夫道家之书，如《心印经》云：上药三品，神与气精。《胎息经》云："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南华经》云："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神将守形，乃可以长生。"《黄庭经》云："寸田尺宅可治生，闭子精门可长活。"皆身心性命之圭旨。苟能守而行之，风湿寒暑皆不能侵，留形住世不难，又何杂病之足虑乎！以质李君，知余言之不诬也。

道光癸巳八月钱塘陈文述序于吴门妙香天室

自 序

尝思事不师古，其法不立；师古而不师圣人，其理不精。圣人每于礼乐教养之外，凡可以爱护施民者，无所不至，视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既著《伤寒论》垂万世法，而复出其心思，著《金匮玉函经》为杂证矩范，使天下后世有志此者，于此启悟，以拯济斯人，固圣人无已之心，不易之学也。后之学者，若东垣之"脾胃"，河间之"温热"，丹溪之"湿热"，王安道之"统论"，易思兰之"发明"，薛立斋之"虚弱"，莫不各擅其长，要皆得力于此。今之学者，能称述诸家，而不知溯流穷源，上稽圣训，积数十年之敏悟，为百尺竿头之进步，终为浅寡而已矣。然则《要略》为杂病方圆之至也，为方不多，立论殊少，其间推测病由，如六淫之气、七情之感、腑脏之伤，及汤丸之补泄，气味之缓急，罔不毕备。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观从来注释诸家，未能久读其书，岂能心知其意，又何从阐发其理！迩者程公云来、徐公忠可，各有疏注行世，已足发挥底蕴，表彰绝业。独赵以德先生《衍义》，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庶几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读者甚少，更有遗编，注递颇缺。余购之二十余载，未得全璧，因不揣疏陋，拟为《补注》，又大半采嘉言之议，融会成之，而续貂之诮，知不免也。倘海内君子，有志以斯道自任者，如《脉诀》、《药性赋》、《回春入门》等书，决不可读。幸免力于圣论，无自安于苟且。

康熙二十六年秋月吴门周扬俊识于星沙寓中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目录

卷一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593)

猪苓汤方见卷十三 …… (598)

卷二

痉湿暍病脉证第二…… (599)

栝蒌桂枝汤方…… (601)

葛根汤方…… (601)

大承气汤方…… (601)

麻黄加术汤方…… (603)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603)

防己黄芪汤方…… (603)

桂枝附子汤方…… (604)

白术附子汤方…… (604)

甘草附子汤方…… (604)

白虎加人参汤方…… (605)

一物瓜蒂汤方…… (605)

卷三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607)

百合知母汤方…… (607)

滑石代赭汤方…… (607)

百合鸡子汤方…… (607)

百合地黄汤方…… (607)

百合洗方…… (607)

栝蒌牡蛎散方…… (607)

百合滑石散方…… (607)

甘草泻心汤方…… (609)

苦参汤方缺今补后 …… (609)

雄黄散熏方…… (609)

赤小豆当归散方…… (609)

升麻鳖甲汤方…… (610)

卷四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611)

鳖甲煎圆方…… (611)

白虎加桂枝汤方…… (612)

蜀漆散方…… (612)

牡蛎汤方…… (612)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613)

柴胡桂姜汤…… (613)

疟疾总论…… (613)

卷五

中风历节病脉证治第五…… (615)

侯氏黑散…… (616)

风引汤…… (616)

防己地黄汤…… (616)

头风摩散方…… (617)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617)

乌头汤方…… (618)

矾石汤…… (618)

《古今录验》续命汤…… (618)

《千金》三黄汤…… (618)

《近效方》术附汤…… (619)

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 …… (619)

《千金》越婢加术汤…… (619)

卷六

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第六…… (620)

黄芪桂枝五物汤方…… (620)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621)

小建中汤方…… (623)

黄芪建中汤方…… (623)

八味肾气丸方…… (623)

薯蓣丸方…… (623)

酸枣仁汤方…… (623)

大黄䗪虫丸方…… (624)

卷七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 (625)

甘草干姜汤方…… (627)

射干麻黄汤方…… (627)

皂荚丸方……（627）
厚朴麻黄汤方……（627）
泽漆汤方……（627）
麦门冬汤方……（628）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628）
桔梗汤方……（628）
越婢加半夏汤方……（628）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628）
卷八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630）
奔豚汤方……（630）
桂枝加桂汤方……（630）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630）
卷九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632）
栝蒌薤白白酒汤方……（632）
栝蒌薤白半夏汤方……（632）
枳实薤白桂枝汤方……（632）
人参汤方即理中汤 ……（633）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633）
橘枳生姜汤方……（633）
薏苡附子散……（633）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633）
乌头赤石脂丸方……（633）
九痛丸……（633）
卷十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635）
厚朴七物汤方……（636）
附子粳米汤方……（636）
厚朴三物汤方……（636）
大柴胡汤方……（637）
大承气汤方……（637）
大建中汤方……（637）
大黄附子汤方……（637）
赤丸方千金有射罔如大枣一枚 ……（637）
大乌头煎方……（638）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638）
抵当乌头桂枝汤方……（638）
瓜蒂散方……（639）
卷十一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第十一……（640）
旋覆花汤方……（641）
麻子仁丸方……（642）
甘姜苓术汤方……（642）
卷十二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645）
苓桂术甘汤方……（646）
甘遂半夏汤方……（647）
十枣汤方……（647）
大青龙汤方……（647）
小青龙汤方……（647）
木防己汤方……（648）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648）
泽泻汤方……（648）
厚朴大黄汤方……（648）
小半夏汤方……（649）
己椒苈黄丸方……（649）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649）
五苓散方……（649）
《外台》茯苓饮……（649）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650）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650）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方……（650）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杏仁汤方……（650）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650）
卷十三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652）
文蛤散方……（653）
栝蒌瞿麦丸方……（653）
蒲灰散方……（654）
滑石白鱼散方……（654）
茯苓戎盐汤方……（654）
猪苓汤方……（654）
卷十四
水气病脉证第十四……（655）
越婢汤方……（660）

防己茯苓汤方……（660）
甘草麻黄汤方……（660）
麻黄附子汤方……（661）
杏子汤方……（661）
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方……（661）
桂枝加黄芪汤方……（661）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方
……（662）
枳术汤方……（662）
卷十五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663）
茵陈蒿汤方……（665）
硝石矾石散方……（665）
栀子大黄汤方……（666）
猪膏发煎……（666）
茵陈五苓散方……（666）
大黄硝石汤方……（666）
柴胡汤方……（667）
《千金》麻黄醇酒汤方……（667）
卷十六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第十六……（668）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
汤方……（669）
半夏麻黄丸方……（669）
柏叶汤方……（670）
黄土汤方……（670）
泻心汤方……（670）
卷十七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671）
吴茱萸汤方……（672）
半夏泻心汤方……（672）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672）
猪苓散方……（673）
四逆汤方……（673）
大半夏汤方……（673）
大黄甘草汤方……（673）
茯苓泽泻汤方……（673）
文蛤汤方……（674）
半夏干姜散方……（674）
生姜半夏汤方……（674）
橘皮汤方……（674）
橘皮竹茹汤方……（674）
桂枝汤方方未载今补后……（676）
大承气汤方未载今补后……（676）
桃花汤方……（677）
白头翁汤方……（677）
栀子豉汤方……（677）
通脉四逆汤方……（678）
紫参汤方……（678）
河梨勒散方……（678）
卷十八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679）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679）
大黄牡丹汤方……（679）
王不留行散方……（680）
黄连粉方缺……（680）
卷十九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
证第十九……（681）
藜芦甘草汤方缺……（681）
鸡屎白散……（681）
蜘蛛散方……（681）
甘草粉蜜汤方……（681）
乌梅丸方……（682）
卷二十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683）
桂枝茯苓丸方……（683）
附子汤方未载今补后……（683）
胶艾汤方……（684）
当归芍药散方……（684）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684）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684）
葵子茯苓散方……（684）
当归散方……（684）
白术散方……（685）
卷二十一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686）

枳实芍药散方……（686）
下瘀血汤方……（687）
阳旦汤方……（687）
竹叶汤方……（687）
竹皮大丸方……（687）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688）
卷二十二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689）
半夏厚朴汤方……（689）
甘麦大枣汤方……（690）
温经汤方……（691）
土瓜根散方……（691）
胶姜汤方缺疑即胶艾汤……（691）
大黄甘遂汤方……（692）
抵当汤方……（692）
矾石丸方……（692）
红蓝花酒方……（692）
蛇床子散方……（693）
狼牙汤……（693）

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卷，俱有方无论，不注，因不具载。详《金匮要略》篇中。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一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论十三首，方一首，脉证二条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可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衍义】经谓五脏相传者，又是脏气因邪并之，邪正相合，发动则有余，故得传于不胜也。今乃云肝虚，虚证知其传脾。然肝虚必弱，弱则必为所胜者克，奚能传于不胜也？脏气法时论曰：肝欲补，急食辛以补之；欲泻，以酸泻之。今云肝虚之病，补用酸，又奚为与《内经》相反也？试尝思之。《金匮》首篇之所叙者，由人禀五行气味以成形，形成则声色渐著，于是四者日行变化于身形之中，未尝斯须离也，故列于篇首，以为治病之规范。此条特明于味者耳。夫阴阳者，在天为风、寒、湿、热、燥、火之气，在地成水、火、金、土、木之形，在人化辛、酸、咸、苦、甘之味。是故人之五脏，从五行生数，配其奇偶，互成体用。天一生水，在体为精，在气为寒；地二生火，在体为神，在气为热；精与神配，寒与热配，二者形之始著，自合一奇偶也。天三生木，在体为魂，在气为风；地四生金，在体为魄，在气为燥。魂与魄合，风与燥配，居形生成之中，亦合奇偶。然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偶，以偶生则成而奇。寒之气坚，故其味可用咸以软；热之气软，故其味可用苦以坚。风之气散，故其味可用酸以收；燥之气收，故其味可用辛以散。土兼四时，行无定位，无专性，阴阳冲气之所生，故其味甘以缓。《洪范》亦曰：稼穑作甘。味之成者为体，气之成者为用，有诸体而形诸用。故肝木者，必收之而后可散，非收则体不立，非散则用不行。遂致体用之偏之气，皆足以传于不胜也。偏于体不足者，必补酸以收之；偏于用不足者，必补辛以散之。故补体者必泻其用，补用者即泻其体。因知《内经》云辛补，为其用也；仲景云酸补，为其体也。然仲景之言，亦出《内经》。《内经》谓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岂非酸乃肝之本味！以本味补本体，不待言而可知。故正言时论补泻其用之行变化者，亦不可以为仲景相反也。又云弱水壮火，使金气不行，则肝气自愈者，水乃木之母，火乃木之子，此即母能令子虚，子能令母实之义，由子克退鬼贼故也。然不止一法，又有所谓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二者之法，常对待而立，为五行逆顺而设。逆行则相胜，顺行则相生。治相胜者，则当弱水旺火；治相生者，则当益水泻火。水能生木，于木虚者，便当补水，水盛则木得受其所生矣；于木实者，便当泻火，火退则金气来制，而木平矣。仲景谓肝

虚用此，实则不用者，意则在是。观夫《内经》治胜复之气，于既复之后，两气皆虚，必补养安全而平定之，使余之气自归其所属，少之气自安其所居。初胜之际，其气为实，则泻其有余。由是以言，仲景此条之意，又未必不似于斯也。

夫人乘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辛酸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衍义】此条举生身之气而言。所谓五常者，五行经常之气也，上应列宿。在地成象，名曰刚柔，金、木、水、火、土也；在天无质，名曰阴阳，风、寒、湿、热、燥、火也。人在气交中，秉地之刚柔，以成五脏百骸之形；秉天地之阴阳，以成六经之气。形气合一，神机发用。驾行谷气，出入内外，同乎天度，升降浮沉，应夫四时，主宰于身形之中者，谓之元真。其外感者，皆客气也。主客之气，各有正、不正。主气正则不受邪，不正则邪乘之；客气正则助其生长，不正则害之。主气不正者，由七情动中，服食不节、房欲过度、金刃虫兽，伤其气血，尽足以虚之；客气之不正者，由气运兴衰、八风不常，尽足以虚之。客气伤人，或谓风寒湿热燥火，但有德化政令行于时，和则化，乖则变，变则眚，岂独风能生能害于物哉！今仲景止言风而不及五气，何也？曰：阴阳在天地间，有是气，则有是理。人秉是气，即以为命；受是理，即以为性。若仁者乃风木之理，风木乃仁之气。先儒且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兼统五常之性。其风木者，亦天地生物号令之首，必兼统五常之气，五气莫不待其鼓动以行变化。故《内经》曰："之化之变，风之来也。"大抵医之独言风，犹儒之专言仁也。《内经》又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状。《灵枢》曰：虚邪不能独伤人，必因身形之虚，而后客之，又云：风寒伤人，自经络传入经脉肌肉筋骨，内经内脏。仲景所谓人能慎养，不令邪中，为内外所因者，盖取诸此以分表里者也，非后世分三因之内因也，语同而理异。三因之内因，由七情房室，虚其元真，以致经络脏腑之气，自相克伐者也。

【补注】此条首言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末言病则无由入其腠理，盖重阳气以固其阴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若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其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衍义】青者，肝之色。肝苦急，急则痛。苦冷者，是厥阴挟其肾水为寒，寒极则阳亡，阳亡则死。微黑者，肾之色也。肾属水，水停则色微黑而不照；若照者，是水胜火而血死。黄者，脾之色，脾主土，输谷气于上焦，以化荣卫。今胸中有寒，谷气不化，郁为胃热，显出其黄色。黄为中焦畜热，今不谓中焦热，而为胸中有寒者，乃指其致病之本而言也。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荣卫。荣之色充则面华，不充则面白，知其亡血也。赤为火色，若非火令之时，加于白色之上，是火重来克金也，故死。目通于肝，眼皮属之脾，其肺金不能制木，风木得以自盛，反胜脾肺，是故风急则眼皮敛涩，目为之正圆，甚则筋强肉重而成痉。痉由木贼土败，故亦不治。虽然色不可一例取，则又云青为痛者，与正文义同。黑为劳者，房劳也，入房太盛，竭精无度，情火炽而肾水乏，则

又与水气之黑异矣，此属之火也。火之色虽赤，然是火发于肾水之中，故不赤而反黑，其黑必枯燥。不似水气之黑，黑而光泽者也。赤为风者，由热生风，子令母实故也。黄为便难者，以中焦热燥其液，肠胃不润，是以便难。然是黄色必枯而不泽，所以又谓若鲜明者为留饮。留饮以津液不行，滞其谷气化热致黄也。虽然同此论也，及考夫《内经》，其五色又有从观于面，察于目。谓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皆不死。又谓青如翠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乌羽者，是生色也；青如草兹，赤如衃血，黄如枳实，黑如炲煤，白如枯骨，是死色也。又有从五脏分部颜颊鼻颐者，如"刺热篇"谓赤色是也。由是推之，五脏善恶之色，更必有随其气显露其色，各于其所司目唇鼻窍之内外者。盖仲景欲明望色知病之道，故举此略耳。

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衍义】此条举听五行之病声而言。所谓寂然者，欲语而默默处也。夫阴静而阳躁，此病在厥阴，故好寂然也。厥阴在志为惊，在声为呼，在体为筋，筋束关节，所以厥阴之病善惊在声为呼，则知其病在骨节也。喑喑然不彻者，声出不扬也。盖肺主气，膈乃肺之部，宗气行呼吸，入出升降于是焉。语声之不彻，则知其气不得升，是心膈之有病也。啾啾者，声小啾唧也；细而长者，其气起自下焦从阴则细，道远则长。盖是巨阳主气，少阴与之为表里，巨阳有邪，则少阴上从而逆于巅。肾在声为呻，阳主躁，故呻吟声，从阳变而为啾唧细长也。巨阳脉在头，是头中病。亦仲景特发听声察病之一法耳。若更推而广之，则五音之宫、商、角、徵、羽，五声之歌、哭、笑、呻、吟之变，皆可求五脏表里虚实之病。五气之邪，尤医者之当要也。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

【衍义】息者，呼气出粗，类微喘而有声也。呼出心与肺，今火乘肺，故呼气奔促而为息也。摇肩者，肩随息气摇动，以火主动故也。其心之经脉掣引也，因心中有坚实之邪，不得和于经脉，故经脉抽掣摇动。息引胸中上气咳者：胸中，脉所主也，宗气之所在。火炎于肺，则肺收降之令不行，反就燥而为固涩坚劲，气道不利，所以上气出于胸中者则咳也。息张口短气，肺痿唾沫，此又火炎于肺之甚者。收降清肃之气亡，惟从火出，故张口不合也；宗气亦衰而息短矣；津液不布，从火而为沫唾矣。此仲景因呼息以为察病之法，与后条吸对言，以举端耳。然息病属于内外者，岂止此而已？动摇与息相应者，又宁独在肩而已？岂无阴虚以火动者焉？如《内经》谓乳子中风热，喘鸣息肩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是又在脉别者也。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衍义】谷之精气，乃分三隧：清者化荣；浊者化卫；其一为宗气，留胸中以行呼吸焉。呼吸固资于宗气，然必自阴阳阖辟而为之机。于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肾肝主之。心、肺，阳也；肾、肝，阴也。若中焦有邪实，则阻其升降，宗气因之不盛于上，吸气因之不达于下，中道即还；宗气不盛则吸微，中道即还则往来速，速则数，故吸面微数。泻中焦实，则升降行而吸即平矣。不因中焦实，即是肾肝之阴虚，根本不固，其气轻浮，上走脱阴之阳，宗气亦衰。若此者死日有期，尚可治乎？然则上焦固是主乎呼，下焦固是主乎吸，若阴阳之配合，则又未始有相离者，故上焦亦得而候其吸焉。而心肺之道近，其真阴之虚者，则从阳火而升，不入乎下，故吸促；肝肾之道远，其元阳之衰者，则因于阴邪所伏，卒难升上，故其吸远。此属真阴元阳之病，皆难以治。若夫人身之筋骨血肉脉络，皆藉阴气之所成，生气无所克，然后得以镇静而为化生之宇。今阴气惫

矣，生气索矣，器宇亦空矣，惟呼吸之气往来于其中，故振振动摇不自禁也；若此者，即《内经》所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是也，故针药无及矣。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衍义】《内经》有谓五脏之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强则为太过，弱则为不足。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有胃气曰平，胃少曰病，无胃曰死。有胃而反见所胜之脏脉，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胜之时病。又谓五脏之色，在王时见者：春苍，夏赤，长夏黄，秋白，冬黑。所主外荣之常者，白当肺当皮，赤当心当脉，黄当脾当肉，青当肝当筋，黑当肾当骨。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其《内经》之言如此。斯论殆将本于是之节文也。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谓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谓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谓至而太过也；

【衍义】夫斗建子月中辰，即冬至节也。节阳至，一之气即至，故律管飞灰，候于是日。今仲景乃云冬至后甲子夜半候以至未至者，何欤？殆以天干地支所合节至之日，便名甲子，非直待其真甲子日至以候气也；不然，假如乙丑丙寅日冬至，两月后方是甲子，其时始候之乎？考之《内经》，候气至不至，有谓四时者，有谓五运者，有谓六气者，发明详矣。至四时，则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六甲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而各从其治主焉。求其气之至也，皆从春始，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然在脉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内，在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阳年先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太过；阴年后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不及。与其年和，则非太过不及而平；与司天地气不和，则胜而报复，复则郁发，待时而作，作则风湿燥热火寒之气，非常而暴。在六气则曰六气之胜，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之类。在脉应则曰：厥阴之至弦，少阴之至钩，少阳之至大而浮，太阴之至沉，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然候六气之应，常以正月朔旦平明视之，观其位而知其所在，而其至则从运之先天后天也。由是观之，仲景言四时之定法者，若遇气运加临主位，则必将奉天政之寒温。虽与四时气有反者，难为逆时也，候同也。且经曰：主胜逆，客胜从。又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此又不在独守四时之气，而参之以运气者矣。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衍义】脉浮为虚。关前属阳，主表；关后属阴，主里。所谓表者，以足太阳言也；里者，以足少阴言也。一腑一脏，是其表里所合。其太阳经自足从背至项，腰者，肾府也，是故表病则背强不能行，里病则腰痛短气而极少。虽然，寸尺脉浮，非一经一病之可尽，今独出此病，何也？大抵用表里而言病，必举太阳、肾为例，盖太阳是诸阳之属，凡受邪必自此始，肾是治内之主事。书独言此例以推之。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上言阳虚，此言亡阴。

【衍义】厥者，犹极也；独行，无阴与配也。王冰注《内经》一水不胜五火，谓五脏厥阳也。经又谓六阳并至，谓之至阳。又云至阳盛，地气不足。由是观之，火即阳也；至阳即厥阳也；

独行，独并至也。皆是阴不足而阳盛之极者也。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厥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衍义】沉，阴象也；滑，阳象也。阴主血，阳主气。邪在于血则血实，邪在于气则气实，故血实者脉沉，气实者脉滑，邪盛者脉大。五脏治内属阴，主藏精宅神。今血气并其邪而入，堵塞于脏，身之精气不行，神机化灭，升降出入之道皆绝；荣绝则唇口青，《灵枢》曰：足厥阴气绝则唇青。夫六腑治外属阳，主传用水谷之气，充乎内外者也。今血气并邪入于腑，腑阳动不比脏之刚静，静者得其邪，则因而堵塞不行；动者邪虽入，终不能久闭其气道。何则？为在内之神机应乎外，主养荣卫之气，则散行于表而身和，和则腠理开，邪散而汗自出，荣卫之气行，故愈矣。此仲景举阴阳脏腑之大端如此。至若厥病多由，难以概论。《内经》曰：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暴死者，其上非膻中三焦之腑者乎？而乃以气反则愈，不反则死。又如邪客五络，状若尸厥者，以通脉络为治，非头面诸脉证，为难概论也。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衍义】脱者，去也。经脉乃脏腑之隧道，为邪气所逼，故绝气脱去其脉而入于内。五脏，阴也；六腑，阳也。阴主死而阳主生，所以入脏即死，入腑即愈而可治。非惟脏腑之阴阳然也，凡内外阴阳之邪毒出入表里者，皆然也。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太邪中表，小邪中里，槃氏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紧，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补注】此总《内经》所著之病，而为之分阴阳、悉表里、合上下内外以立言，庶几经络明、腑脏著、所因显，不致散而难稽也。如三阳在外，病头痛等六证，则各有所行之经，各显本经之证，三而六之，非十八乎？而三阴之在里者亦然。五脏各有十八，合计为九十病，其为病则于《灵枢》论心脉为瘈疭，班班可考矣。若六腑则何如？腑居内而实合于经者也，故言腑者取诸合，如胃合三里，大肠合巨虚上廉，小肠合巨虚下廉，三焦合委阳，膀胱合委中央，胆合阳陵泉。故邪之在腑者合外于经，其受患为浅，而欲散不难，不若五脏之深且甚焉，故曰微也。其为病，《内经》有分属，仲景括为一百八病，盖因腑之六以为数也。凡此共二百三十四病，统内外而言之也。乃专为内因者，如所谓五劳，即视久伤血等云云也。夫行立坐卧，俱不可强，乃至久者，必迫于所不得已也，其为伤孰甚焉。然后知人之有体，固有以用之也，不用则体为不运；然使过于用，则体亦太劳而失所养矣。若七伤，则太饱伤脾等云云也。夫五脏各有所司，苟无以节之，或贪于可欲之事，或任其性气之偏，皆足害其和，而况形为外之气侵，志为内之情动乎！至极者，又各极其偏之谓也。气血也，肌肉也，筋骨也，精神也，相均始为无弊；设有过，则必有不及者矣。妇人三十六病，瘕居十二，谓月不应期，而所下之物不一色也。夫妇人为阴，其痛属腰半以下居多者，以冲、督、任三脉之病，有九痛也，七害、五伤、三因，各详于经，共为三十六病焉。然则人之病也，邪有以中之也。明乎所中之邪，则此邪非彼邪，从可识矣。人之一身，上下表里尽之矣。而所谓清浊大小邪者，一为雾露，一为地浊；本天者亲上，本地者

亲下。百病之长，伤人之阳；肃杀之气，伤人之阴者是也。从口入者为内伤，亦足使人发热、腹痛、喘呕、胀满，不去其陈而致新，不足以为功。然邪之本于外中者，因乎六气，乃仲景以为五邪，如风、寒、湿、雾、热，而遗燥之一气，岂非以风寒与火，皆足以成燥，则燥本非一致，而其情已兼三气之内欤？大风之伤人，三时俱有，若寒，必于冬，故云暮。其脉证详于《伤寒论》中矣，而仲景复详于此者，以其统论病之阴阳，不可不言天地之阴阳；分论人之五脏，不可不言所淫之五邪。盖五气之胜在天地，五行之不足在人也，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补注】先表后里者，不易之法也，乃有救里先于表者，岂无谓乎？答曰：攻表者，正以里为急也。邪在表，苟不依法治之，将延迟时日，势必内入而大患。医乃不明此理，下之或早、或重，遂使下利清谷，至于不止，则里已急矣。表证虽在，法当救里，里和而表未解，仍当救表，此亦一定之法也。然仲景何以不言所以救之之法耶？而四逆以佐正桂枝以退邪，已详于太阳篇中矣。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补注】痼疾，谓病已沉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谓卒然而来，新感而可取效于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为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气素虚，邪尤易传，设多瞻顾，致令两邪相合，为患不浅。故仲景立言于此，使后之学者，知所先后也。

问曰：五脏病各有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娄全善作暴食之。

【补注】五脏配五味，理之正也。言理之自然，而见其性焉，即以见其情焉，何也？如仲景言脏之各得者，得其性之近也。《内经》则言欲，非以其情乎？仲景言所恶，亦以其性也，而复云不喜，亦即《内经》之所云苦，非以其情乎？然则五脏既各有性，则惟遂其性而情始洽焉，斯病者愈矣；使拂其性而所恶乘之，则情抑而为病，固其常；虽然，肝欲酸，喜其收也；又云肝欲辛，又喜其散，五脏皆然。岂其欲本有相反者耶？殊不知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以固其体也；木喜条达，实近于散，辛以益其用也，天下无体不立，无用不生，体用得而自和矣。论如肝恶风，木性不喜动也，而木又自足生风，风性急，木失其养，足以生之故。又云肝苦急也，苦急而肝病矣，经谓急食甘以缓之，则病可愈；假使忽思食苦，是反得子助，而气为有余，则发热可必，他脏如之。故五味得其平，则足以相养，而无偏胜之患；四时合于正，则各以相生，而无不足之虞。此在人之善调之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衍义】此概言诸病在脏之属里者，治法有下之、泄之、夺之、消之、温之、寒之、和以平之。各量轻重，从宜施治，务去其邪，以要其正。故引渴病以比类之，而是证之用猪苓汤，见卷十三消渴证中。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二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痉湿暍病脉证第二

论一首，脉证十二条，方十一首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

【补注】此论痉病也，非伤寒也。非寒，而何得以太阳目之？以其头痛、腰脊痛，与太阳伤营不异，故以太阳定之。然既曰太阳，又何以名痉？其角弓反张，正《内经》之所谓痉也。痉亦为寒因，故寒郁面热，气闭皮毛，汗无由出，全是伤营本证，所异者，止是不恶热而反恶寒尔。其所以反恶寒者，何也？因其人先伤于湿，后复感寒，两阴相合则寒，虽发热，终为湿气挟持，经络筋节之间，闭而不宣，一身之阳，郁抑而不外越，故身即热而情则恶寒也。又湿在筋节，则寒为所持，遂流连而不得去，正气阻滞，邪气独留，又安望其屈伸如故，转运无碍乎？角弓反张，有由来也。名曰刚者，寒气坚劲，性使然也。后诸名家，惟王海藏得之，以扩仲景之意。谓三阳太阴皆病痉，项背反张属太阳；若低头视小，手足牵引，肘膝相构，阳明痉也；若一目或左右斜视，并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阳痉也；若发热，腹痛，脉沉细者，太阴也。此论固善矣，惜其不及少阴厥阴，以全三阴之痉。岂二脏之经，不为内外之强，有类于太阴者乎？且《灵枢》曰：足少阴之筋，循脊内，挟脊上至项，与足太阳筋合，其病在此，为主痫瘛及痉。在外阳病者，不能俯；在内阴病者，不能仰，此非少阴之病痉者乎？况厥阴肝脏主筋，又岂有风寒过甚，犹不自伤其筋，以致其筋软短者耶？是可触而悟矣。

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衍义】是症亦出《伤寒论》中。注谓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其不恶寒者，为阳明病。今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非阳明症，则是太阳中风，重感于湿，为柔痉也。表虚感湿，故曰柔痉，即上条所引《内经》为表里兼湿内攻，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痉也。所谓柔痉者，非不强也，但刚痉强而有力，柔痉强而无力为异尔。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衍义】此条尝出《伤寒论》痉病篇。彼不言难治，于是成无己止注其重感于湿，意殆以沉而细，系寒湿之本脉，故不言其难治。设不因寒湿之邪，而沉细见于太阳发热之表病，则是阳病见阴脉，诚为难矣。若朱奉议以痉病脉尽沉迟弦细者非也，如《脉经》云：脉沉细，名曰阳中之阴。少气阴气不通为痉病发热者，殆与此无少异尔。

【补注】太阳，阳经也。发热，阳证也。何以知为痉？以有或刚或柔之证见也。脉沉与细，阴脉也。沉为少阴本脉，而复不能鼓之使显，乃有如丝者来去其间，则是无阳中又属阴虚矣。何也？惟无阳令沉，无阴因细也。阳症阴脉，岂易治乎？嘉言为难治，初非不治。比类而观，则仲景少阴例中，原有麻黄附子细辛汤之法，余以为不可也。盖始得之，反发热脉

沉者，以脉沉是本，而发热为标，是少阴兼太阳之表，犹易为力也。若夫太阳显少阴之脉，有不难为功者乎？况较少阴更多一细乎？虽然，后条太阳病，脉亦沉细，何以不云难治？以有湿也。湿不但细宜，即沉并宜矣。然则又何以知其病之非湿乎？湿必流于关节，今关节无疼痛，故知之。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衍义】成无己注《伤寒论》，谓发汗太多则亡阳。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微不能养，则筋脉紧急而成痉。虽然，发汗亡阳，阳亡寒起，致紧急而为痉，固也。然发汗复为痉者，难以紧急概言。发汗必用辛热之剂，汗虽出，热不为汗解，反得辛热之剂以助之，热愈甚而拘挛其筋脉亦有之。又如《伤寒论》中有云：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不可发汗。发汗则成痉，身强难以屈伸。注云：伤寒当无汗恶寒，今头痛，发热，微汗，自呕，则伤寒之邪，传而为热，欲行于里。若发汗则虚其表，热甚经络，热归风生，故身强直为痉。

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

【补注】筋者，肝之合；脉者，心之合。风内应于肝，外应于筋；热内应于心，外应于脉。是故风病而成热者，其邪气即以应筋脉。若更下之，则虚其阴；复汗之，则虚其阳。阴虚则荣血微，筋无养而成痉；阳虚则卫气衰，脉无养而拘急。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衍义】此条亦见《伤寒》注，谓表虚聚势则生疮，疮家自疼。如伤寒不可发汗，发汗则表愈虚，热愈甚，虚热生风，故变痉也。虽然，疮已，以其热从腠理开，汗出而散之可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搏，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一云其脉沧沧。

【衍义】伤寒注曰：太阳中风，重感寒湿，乃变为痉也。身热足寒者，寒湿伤下；时头热、面赤、目赤，风伤于上也；头摇者，风主动也，独头摇者，头为诸阳之会，风伤阳也。若纯伤风者，则一身尽动摇，手足瘈瘲。此皆内挟寒湿，故头摇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禁也，有时而缓；若风寒相搏，则口噤而不时开，此皆加之风湿，故卒口噤也。风寒客于足太阳，故筋脉拘急，头项强，背反张也。此症出《伤寒论》中。其衍文者，无发其汗已后二十五字。

愚按：《金匮》有此，则所重者，正在此二十五字矣，岂可无以注之乎？故谓痉病之发其汗者，误也。误则阳气徒虚，而邪不复出，且反以动其湿而湿不去，两相搏聚，蒂固根深，遂使卫气更虚，较之未汗前之恶寒，为尤甚矣。试言其脉，则因误汗，逼令真阳脱入湿中，所以形容其如蛇也。言脱出之阳，本疾急亲上，轻矫若龙，为湿气所纽，则迟滞如蛇之象，尽力奔进，究竟不能奋飞矣。此脉之至变，义之至精者也。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衍义】肝在五行为木，在六气为风，所胜之者燥金，不胜之者为湿土。若金旺，则木受制而郁矣，木郁必发，发则从火，过其所不胜之中土，故脾土得木火而腹为暴胀大。如《内经》所谓厥阴在泉者腹胀，与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者同类也。是故以腹之暴胀，因知木之郁于脾者也，已出之脾而木气行矣。火与俱而燥金之气退矣，金退木行，故曰欲解。解则其脉行，应脉大，今不浮大而如故，反伏弦者，则是风犹郁在肝而自病其所合之筋脉，已成痉矣。此条暴胀之先，不见叙症，遽曰欲解，必有所解之病在也。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筑筑而弦。

【衍义】痉病由风寒互为之，重感于邪，寒脉则紧，风脉则弦，是本脉也。《脉经》谓直上下行者，督脉也，见之则大入癫，小儿痫。二者尽为背反张，由督脉与太阳合，行于脊里相引

而急，故显出督脉之象也。今痉强无异于癫痫之背反张者，是亦相干于督脉，而见其上下行之象矣。

痉病有灸疮，难治。

【衍义】痉病有风热燥急其筋骨，不当复灸以火。且助火深入，风热得之，愈固而不散，所以难治。《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衍义】《内经》谓脉沉而坚，病在中。今所伏非沉者欤？坚非如肾之弹石者欤？此两条出脉不出症，殆为前条明其表，此见其病在内外，如《内经》之柔痉骨强之类也。

太阳病，其症备身体强，几几音如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栝蒌桂枝汤方

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三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

【衍义】谓太阳病，其症备，是何症之备也？大抵太阳经脉，自足上行，循背至头项，此是其所过之部。而为之状者，皆是其症也。考之《伤寒论》有谓：太阳病，项背强，几几然，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亦是其一也，正与此同。而少异者，彼以汗出恶风，其脉必浮，此言脉沉迟，必汗不出，不出则亦不恶风，故不加葛根而加栝蒌根，俱是益津、和血、养筋之剂。彼之几几然，项背强，虽未至于痉，然经脉已拘急，不利于运动，故用葛根之甘行阳，从表分卫中以生津液，和其经脉。沉迟，汗必不出，不出则亦不恶风，则是病在表之荣血分。荣血，阴也，其体沉，其行迟，所以脉应其象。外息于寸口，内不养于筋经，故痉强之病作焉。所以栝蒌根味苦入阴，用以生荣血，益阴分津液，养其筋经者为君。桂枝之辛以散，芍药之酸以收，一阴一阳，在里在表者为臣。甘草、姜、枣合辛甘之味，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为使。立方之旨，其在斯欤。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衍义】按《伤寒论》中有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注曰：轻可去实。以中寒表实，故加麻黄、葛根以祛风，桂枝汤以和表也，今以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者，亦用之，何也？盖太阳欲入传阳明，然阳明不受邪，故气逆上冲胸。而阳明筋脉内结胃口，外行胸中，过人迎，环唇口，以其经多气多血；胸中肺部也，上焦主分布津液，行水道，今太阳与阳明热并胸中，故水道不行则小便少，津液不布则无汗。人迎在结喉两旁，近会厌发声机关之处，由阳明所过筋脉，遇所并之热，遂挛急牵引，以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胸中近表，论其在上，则属太阳；论其居前，则属阳明，宜乎是方治其两经之病也，何以言之？盖葛根本阳明经药，能生津出汗，行小便，解肌。易老云：太阳初病，未入阳明，不可便服葛根，是引贼破家也。又云：用此以断太阳之路，即是开发阳明经气，以却太阳传入之邪也。故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也。

痉为病，一本痉字上有刚字胸满口噤，卧不著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

【衍义】此传阳明风热之深者也。无已谓伤寒症，以阳明入腑，腹满者下之；而胸满者未深入，犹带表邪，所郁阳气不宣故尔，非汗

即吐。然而未论及此痉病之胸满也，胸满岂可一概而言带表乎？有表则属表，有里则属里。若此背不著席，龂齿，与项肩强、口噤之属表者不同，由热入甚深之所致，故此言胸满，亦热之极也。况风热燥烁津液，阴血消亡，至于下焦属阴之筋脉皆挛急矣。然其热入深者，非苦寒咸下之，不足以除其热，救其阴。夫伤寒病瘛疭者，以热生风而搐，尚为难治，况此甚于搐者！非下之不能疗也。然亦有不治者，若《灵枢》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介也。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一作缓，**此名湿痹。**《玉函》云中湿。**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衍义】此症出《伤寒论》。注云：雾伤皮腠，湿流关节，疼痛而烦者，湿气内流也，湿同水也，脉沉而细者，水性趋下也。痹，痛也，因其关节烦疼而名曰湿痹，非脚气之痹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湿气内郁胜也，但当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湿气。故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虽然，大抵此为小便通阳气，行水道，今为湿气内胜，阳气被郁，故小便不利。利之则阳气行，虽在关节之湿，亦得宣泄矣。设小便利已，而关节之痹不去，必又自表治之。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一云疼烦。**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衍义】此症见《伤寒》注曰：色黄如橘子色者，阳明瘀热也。此身色似熏黄，即非阳明瘀热者，栀子柏皮主之。为表里有热，则身不疼痛，此一身尽痛，非伤寒客热也，知湿邪在经而使之。脾恶湿，湿伤，则脾病而色见。是以身发黄者，为色黄如烟熏，非正黄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衍义】按《伤寒论》成无己注曰：湿家有风湿，有寒湿，此寒湿相搏者也。湿胜则多汗，伤寒则无汗，寒湿相搏，虽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头汗出也。背，阳也；腹，阴也。太阳之脉，挟脊抵腰，太阳客寒湿，表气不利而背强也。里有邪者，外不恶寒；表有邪者，则恶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在表而恶寒也。若下之虽，则伤动胃气，损其津液，故致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下后里虚，上焦阳气因虚而陷于下焦，为丹田有热。表中寒乘，而入于胸中，胸中有寒，故使舌上生白胎滑。脏燥则欲饮水，以胸中客寒湿，故不能饮，而但口燥烦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衍义】《伤寒论》注曰：本是后条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四两发其汗，妄下之，因致此逆。盖逆则真阳自上越，阴自下脱。其额上汗出微喘者，阳之越；小便利与下利不止者，阴之脱也；阴阳离决，必死之兆也。自此而推之，下之虽额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不退，而阳之根犹在也；下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出与喘，是阳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非离决。可以随其虚而救之。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衍义】按《伤寒论》注是条曰：值天阴雨不止，明其湿胜也。《内经》曰：阳受风寒，阴受湿气。又云：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风湿相搏，则风在外而湿在内。汗大出者，其气暴，暴则外邪出而里邪不能出，故风去而湿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气缓，缓则内外之邪皆出，故风湿俱去也。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脉经》云：病人喘，而无湿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

【衍义】按《伤寒论》是条注曰：病有浅深，症有内外，此则湿气浅者也，何以言之？湿

家不云关节烦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湿气不流关节，而外客肌表也。不云发热身似熏黄，复云发热面黄而喘，是湿不干于脾，而薄于上焦也。阴受湿气，则湿邪为深。今头痛鼻塞而烦，是湿邪客于阳而不客于阴也。湿家之脉沉细为湿内流，今脉大者，是湿不内流而在表也。又以自能饮食，胸腹别无满痞，为腹中和无病，知其湿气微。但内药鼻中，以宣通头中寒湿。是注其理明且尽矣。若夫《脉经》之无身上疼痛十三字，岂无其说乎？头痛鼻塞，其痛在头；身上疼痛发热，其病在经脉。内药鼻中者，为去头中寒湿，故减十三字尔。然则三阳经皆上于头，太阳与阳明俱到鼻额，今头上寒湿，而鼻为之塞也，则二经脉皆不通，郁而发热，身无疼痛。内药鼻中，头上之湿散，则二阳之经脉行，而病可尽愈矣。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慎不可以火攻之。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白术四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衍义】此为气湿之邪。盖邪者，湿与寒合，故令人身疼。大法表实成热，则可发汗；无热，是阳气尚微，汗之恐虚其表。今是症虽不云发热，而烦已生，烦由热也，所以服药不敢大发其汗，且湿亦非暴汗可散。故用麻黄汤治寒，加术去湿，使其微汗尔。然湿邪在表者，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则增其热，必有发痉之变，所以戒人慎之。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水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去节，半两，汤泡　甘草一两，炙　薏苡仁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炒

上锉麻豆大，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煮八分，去滓。温服。有汗，微避风，

【衍义】按《伤寒论》注曰：身尽疼痛，湿也；发热日晡而剧者，风也，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热，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得之者，则先伤风，而后中湿。注文若是。其谓日晡而剧为风者，则义未了。予按《内经·太阴阳明论》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外合肌肉。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所以风湿客之，则一身肌肉尽痛。夫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阳气生，属少阳；日中阳气隆，属太阳；日西气门内闭，属阳明。是故阳明之气，主乎申酉，所以日晡而剧也。方用麻黄治寒湿取汗为主；杏仁利气，薏苡仁除风热湿痹为臣；甘草和脾胃解肌肉为使。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防己黄芪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炒　白术七钱五分　黄芪一两一分，去芦

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衍义】此症风湿，皆从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脉浮汗出。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此之身重，乃风湿在表，故不作疼，虚其卫气，而湿著为身重。由是以黄芪实卫，甘草佐之；防己去湿，白术佐之。然则风湿二邪，独无散风之药，何耶？盖汗多，知其风已不留。以表虚而风出入乎其间，因之恶风尔，惟实其卫，正气壮，则风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若其有喘者，湿中兼寒也，则加麻黄以散之。若风内应肝木，伤其胃中不和者，则加芍药以泻之，芍药味酸，能自土中泻木。若气上冲者，则加桂枝以散其逆。若下有陈寒者，谓下焦肝肾之分，则加细辛以温之，细辛散里之表药也。服后云云者，方中令作一段，然考之

当在下有陈寒加细辛之后，连为一段。何则？细辛佐防己去寒湿，黄芪实表。表尚全实，则湿不退，所以皮中如虫行。表实未全，则阳气未周，于是从腰以下，其陈寒者犹得如冰。必以被令温，助接其阳，使之微汗。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一两半，切　大枣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猬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尔。

【衍义】按是症亦出《伤寒论》。其注曰：伤寒与中风，至八九日，邪气多在里，必不苦疼痛。今日数多，复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风湿相搏也。烦者，风也；身疼不能自转侧者，湿也。脉浮虚为风，涩为寒湿也。不渴不呕，里无邪也，风湿俱在经也。与桂枝附子汤，以桂枝散表之风，附子逐经中之湿。小便利，大便坚，为津液之不足，桂枝发汗，走津液，故去之而加白术。虽然，自病而察药，自药而察病，因知身之不能自转侧者，非惟湿邪所致也，亦为阳气不充，筋脉无养，故动之不能也。欲去阳气不充之湿者，必以辛热气味之药，则可补其阳而逐其湿，与治伤寒同法，是症之用附子者殆此欤。于是，虽大便坚而不为微结者亦用之，如后条身疼不能屈伸，用附子甘草汤治者，亦此意。不然，身疼脉浮，为病在经。又不言其有汗，必取汗而解。乃云其服药如猬者，得非阳虚不胜夫邪药之相逐而然欤！

【补注】伤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传经，复不入腑者，因风湿持之也。所显外症烦疼者，风也；不能转侧者，湿也；不呕不渴者，无里症也。其脉浮虚而涩，正与相应。然后知风湿之邪在肌肉，而不在筋节，故以桂枝表之。不发热为阳气素虚，故以附子逐湿。两相结合，自不能留矣。然在经曰：伤于湿者，必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今其人与此相反者，知膀胱之气化无伤，而胃腑之津液已耗也，又安取于桂枝之散布？加白术者，所以安胃也。然白术性燥，仲景何以复燥其结耶？殊不知内已结者，邪入必易，况外无热症，必湿多风少可知矣。设湿气内入，将有初硬后溏之虑，故用术、草以和中气，仍姜、附以驱外邪。略转易间，便是因人而施之大道也。然则，人病何常，精神不等，仲景又何能逐一以相告耶？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妙。

【衍义】此亦出《伤寒论》。其注曰：风则伤卫，湿流关节，风湿相搏，而邪乱经，故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为在表。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为湿外薄也。此汤散湿、温经、固卫。观夫此方与前意同，但此不用姜枣，为汗出更不发之。白术以去湿取汗，益短气也。

【补注】此条方是风行于皮毛关节之间，湿流于腠理筋骨之际，阻遏正气，不令宣通，遂致痛不可近，不得屈伸，此其征也。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邪风袭入而中，卫之正气俱虚也。小便不利，身微肿者，中外为湿所持，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安得不以甘、术和中，桂、

附去邪耶？然此症较前条更重，且里已受伤，曷为反减去附子耶？前条风湿尚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条风湿半入里，入里者妙在缓攻。仲景正恐附子多则性猛且急，骨节之疼未必骤开，风湿之邪岂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尽尔。君甘草者，欲其缓也；和中之力短，恋药之用长也。此仲景所以前条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条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为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尽剂之意。学者于仲景书有未解，即于本文中求之，自得矣。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衍义】按是症亦出《伤寒论》。其注曰：病有在表，有在里，有表里俱病者。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其阳气而暍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里有湿也。口开为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干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外虚阳气，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热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注虽已解过治之失，于当救之道则未明。予尝思之，此症属阴阳俱虚。脉弦细者，阳虚也；芤迟者，阴虚也。所以温针复损其阴，汗之复伤其阳，此症惟宜甘药正，以解其热尔，即《灵枢》所谓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补阴则阳脱，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刚剂。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　两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此症亦出《伤寒论》。其注云：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而渴者，中暍也。然而未有明其至理者，盖此但言中风初得表症，与自汗出身热恶寒相似，独以渴不渴为辨尔。吁！岂谓中风终无渴者耶？若伤寒中风，则皆有背微寒，与时时恶风而渴者矣，亦以白虎人参汤治之乎？夫此症汗出恶寒，身热而渴，岂不与彼证所同者哉？盖此证为令火之气酷其金，肺主气者也，肺伤则卫气虚。然太阳膀胱，属水主表，肺金之子也，母虚而子亦不足，卫虚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膈消则渴也，皆相火伤脉之所致。此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虽能除三焦火热，然仲景名白虎者，为石膏功独多于清肺，退肺中之火，是用为君。知母亦就肺中泻心火，滋水之源；人参生津，益所伤之气而为臣。粳米、甘草补土，以资金为佐也。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衍义】此证尝见《伤寒》。注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身热脉微弱者，暍也；身体疼痛者，水也。夏得暑热，以水灌洗而得之。一物瓜蒂散服之。尝观仲景暍病惟出三证，岂偶然哉？举其端，将为后世准绳。一者明其表里俱虚，一者言其暍中表之热，而此言外邪郁令火而成中暍也。若是邪郁令火，比类而推其因，殆有不可胜言者焉。如取风凉者、感雾湿者、食生冷者、素有积热者、阴血素虚不胜天热者、宿邪感动者、处阴地者，凡是之因，皆足以郁其令火，为中暍之病。或轻或重，或表或里，或虚或实，随证发现。若论其治邪退热，较量权衡，又可一言尽哉。诸集类方论，徒多其证，聚其方，未有明言其脉证属于何因，害于何经，用何药为君以治之。苟不潜心于仲景书者，吾未信其泛然从方论者，果切于病情乎？

瓜蒂，《本草》谓其主胸腹邪气，皆吐下之。此以夏伤冷水，水行皮中，而皮中者，岂非属表？何乃用是药去胸中之水乎？盖《内经》有形寒饮冷则伤肺。况皮乃肺之所合，内外相应，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肿，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饮冷停水者，亦得散于皮中，故两者皆得而用之。嘉言合论治暍，用白虎加人参汤、瓜蒂汤二方。

【补注】《金匮》治暍病，止出二方。一者白虎加人参汤，专治其热。以夏月之热淫，必僭而犯上，伤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孙思邈之生脉散，李东垣之清暑益气汤，亦既祖之矣。一者瓜蒂散，专治其湿。以夏月之湿淫，上甚为热，亦先伤其肺金，故外渍之水，得以聚于皮间者，肺之合也。用以搐其胸中之水，或吐或泻而出，则肺气得以不壅，而皮间之水，得以下趋也。何后人但宗仲景五苓散为例？如河间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汤，非不得导湿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汤之制，以治上焦湿热而清肺金，则绝无一方矣。抑知无形之热，伤其肺金，则用白虎加人参汤救之；有形之湿，伤其肺金，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三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论一首，证三条，方十二首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钱，切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后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滑石代赭汤主之。

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一升

上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上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

栝蒌牡蛎散方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一作发寒热。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衍义】所谓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者，然则经脉十二，络脉十五，此云百脉，果何脉欤？盖

脉者，血之府，即是血行于脉，灌溉表里，联络俞会，遍布形体，言其百者，举夫数之众多也，犹言百骸尔。且又脉之循行，与天地合度，应水漏百刻，是故脉之流行者，各有定位，因之而为百脉亦宜矣。又何其一宗而悉致病耶？盖尽归于手心主也。手心主者，主血主脉，而心又为火之主。心，君也，君不用事而手心主代之，由是手心主得专行一身阴血之生化，因号之为母气，百脉皆宗之。若火淫则热，热蓄不散则积，积则毒生而伤其血，热毒之血流于脉，本因母气之淫邪，是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考之《内经》，有解体证，与此百合证无少异。解体既属之热中无血，百合岂非亦是热中无血者乎？请试逐病论之。血属阴，阴者，肾水之所主。《内经》曰：肾虚则饥不欲食。故欲食复不能食也。阴虚者恶烦，所以常默默也。卫气者，夜行阴则寐，今卫气因阴虚不得降，故欲卧而不得卧也。足得血则能步，血既病，于是欲行不能行也。饮食者，由血气运化而后安，脾属血而喜香，血时和则食美，时不和则闻食臭也。气阳而血阴，若气盛则热，气衰则寒，今病在血，不干于气，所以虽如寒而无寒，虽如热而无热也。血气和合则流通，不和则塞，塞则热，上热为口苦，下热为便赤也。药虽治病，然必藉胃气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经络而闭塞之，药虽入，亦莫行也，胃弱不安于药者，得药则反剧吐利，有如鬼神之为祟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则身如和。惟热在于血而血虚，故脉微数也。脉之微数，阴之虚也。阴虚则肾虚，肾与膀胱为表里，肾虚则膀胱不得引精于肾而亦虚。膀胱之使下入会阴，上至巅，为诸阳主气，今溺而膀胱之脉为气下泄，轻则不能举之于上而上虚，上虚则淅然，头眩。重虚，气逆上于巅，而为头痛。以此之轻重，则可知愈日之远近也。夫病有定所，则可言定期，今以百脉之痛，流转无定处，故其证之发现，亦无定期，或未病而见，或数日一月而见。用是以察其病之表里浅深，出见形状，如下文之阴阳见者，随证而救之。故以所列方观之，日华子谓百合安心定胆，益志五脏，为能补阴也；治产后血眩运，为能去血中热也；阴痞满，利大小便，为能导涤血之瘀塞也。而是证用之为主，盖可见瘀积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涸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阳也，阳宜体轻之药，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泻火，生津液，润心肺。若下之而失者，则损其阴，瘀血下积，而下焦阴也，阴宜镇重之剂，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开结利窍，代赭除脉中风痹瘀血。若吐而失者，则损上、中二焦之血，用鸡子黄补血，佐以救之。若不经吐、下、发汗，未有所治之失，病形得如初者，但佐之生地黄汁，补血凉血，凉则热毒消，补则新血生，蕴积者行，而自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脉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则一身之脉，皆得通畅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盐豉，以味咸而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无津液，则以栝蒌、牡蛎主之。若变发热者，乃因脉塞郁而成热，以硝石通利佐之，滑石性凉，又可治热血之积塞者，自微利而出，故热除矣。夫百合病，自见《金匮要略》，后诸方书皆不收，独朱奉议收之，谓伤寒变成斯疾。此乃病由之一端尔。窃尝思之，是病多从心主，或因情欲不遂，或因离绝菀结，或忧惶煎迫，致二火郁之所成。百脉既病，故百体皆不安，所以见不一之病状。自今观之，诸方书不收百合病，乃有劳瘵之名，殆将以百合病与劳瘵同形状，或瘀血积于脉亦同，因而不收，但并其方而弃之，深为可惜。于脉、病救之二法，遂不明于世矣。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衍义】伤寒治法，有谓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今百合病所云，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与伤寒之语意，大同而小异。何则？在彼直言其盛，所以行汗、下之法，此但言其见以救之，则是无汗、下之宜施。

何以知其然？所叙百合病，皆持两端，欲卧不卧，欲食不食，如寒无寒，如热无热，为其脉行表里之病，但当救之，非如伤寒阳气之变，见于内外，必行汗下者也；设用伤寒法，见病在表辄汗，入里辄下，虽表里不逆，然亦伤之。是以前条用方救之是也。其后所结汗下之逆者，为反表里汗下之逆者也。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黑、乍赤、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一作嗌。**甘草泻心汤主之。**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狐惑病，谓虫蚀上下也。世谓风中有虫，凡虫自风生固矣。然风，阳也，独阳不生，必有所凭而后化。盖因湿热久停，蒸腐气血而成瘀浊，于是风化所腐为虫矣。设风不由湿热，而从寒凉者，肃杀之气，纵然腐物，虫亦不化也。由是知此病也，虫生于湿热败气瘀血之中，其来渐矣，遇极乃发，非若伤寒一日而暴病者也。病发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欠安者，皆五脏久受湿热，伤其阴精，卫不内入，神不内宁故也。更不欲食，恶闻食臭者，仓廪之府伤也。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者，由五脏不足，更为衰旺，迭见其色也。其虫者，从湿热之极，所发之处而蚀之。蚀上部者，内损心肺，外伤咽喉，肺者气之主，咽喉声音之户，由是其声嗄矣。故用甘草泻心汤主之，治其湿热，分利其阴阳。而黄连非惟治心脾热也，而亦治虫。后世方论谓是证，或初得状似伤寒，或因伤寒所变也，然皆虫证也。又谓伤寒病，腹内热，饮食少，肠胃空虚，而虫不安，故随所食上下部，而病名狐惑也。

以此二或字观之，则非独伤寒变是证，凡热病皆得生虫也。

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

【衍义】虫蚀下部则咽干者，下部肾之所在，任脉附焉。肾，水也。湿热甚于下，则虫蚀于上，而肾水受伤，经脉乏水以资之，挟湿热逆而燥其咽嗌，故用苦参汤洗。苦参能除热毒，疗下部蠹，因以洗之。虽然此治之外者尔，若究其源，病则自内而外出，岂独治其标而已哉？试用上部服泻心汤者观之，则下部亦必有可服之药；自下部用洗法者观之，则上部咽喉亦必有可治之理，此仲景特互发之尔。不然，何后世方论有服下部药者，与内食五脏者乎？

蚀于肛者，雄黄散熏之。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脉经》云：病人或从呼吸，上蚀其咽；或从下焦，蚀其肛阴。蚀上为惑，蚀下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衍义】蚀于肛，湿热在下。二阴虽皆主于肾，然肝脉循于肛，肛又为大肠之门户，大肠、金也，湿热伤之，则木来侮，是以虫蚀于此焉。雄黄本主蠹疮杀虫，又有治风之义，故用熏之。注引《脉经》猪苓散主之者，亦分别湿热尔。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一本此有黄字。**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赤小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两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凡脉数则发热而烦，此热在血，不在荣卫，故微发热，但发烦尔。汗出者，以血病不与卫和，血病则恶烦，故欲默；卫不和则阳陷，故欲卧，腠理因开而津液泄也。三四日目赤如鸠眼者，热血循脉炎上，注见于目也。七八日四眦黑者，其血凝畜，则色变成黑也。若能食脓已成者，湿热之邪散漫，则毒血流，伤其中和之气不清，故不能食。若能食，可知其毒血已结成脓，胃气无扰，故能食也。用赤豆、当归治者，其赤小豆能消热毒，散恶血，除烦

排脓，补血脉，用之为君；当归补血、生新、去陈为佐；浆水味酸，解热疗烦，入血为辅使也。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二两　当归一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甘草二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衍义】按古方书谓阳毒者，阳气独盛，阴气暴衰，内外皆阳，故成阳毒；谓阴毒者，阴气独盛，阳气暴衰，内外皆阴，故成阴毒。二者或伤寒初得，便为是证，或服药后变而成之。阳毒尽治以寒凉，阴毒尽治以温热，药剂如冰炭之异，何乃仲景用一方治之乎？虽曰阴毒，去雄黄、蜀椒，则是反去其温热者矣。且注曰《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岂非皆是热毒之伤于阴阳二经络耶？在阳经络，则面赤斑斑如锦文，吐脓血；在阴经络，则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阴阳水火动静之本象如此，岂是寒热之邪乎？尝以升麻、鳖甲之药考之，《本草》谓升麻能解时气毒厉，诸毒攻咽喉痛与热毒成脓，开壅闭，疗发斑。当归能破恶血，养新血，补五脏肌肤。甘草和中，利血脉，缓急止痛，调药奏功。鳖甲去恶血，雄黄破骨节积聚，辟鬼邪恶气，骨蒸热极。蜀椒通血脉，调关节，逐肌骨皮肤死肌，去留结，破血，治天行时气。诸药所能者如此。即此观之。仲景于阴阳二毒之证，总用一方，盖可见矣。病形虽由阴阳发证，论邪则一属热毒与血病也。所以不分表里俱以升麻解热毒为君，当归和血为臣，余者佐之而已。但雄黄、蜀椒，理阳气药也，故病在阴者去之。如《肘后》、《千金》，阳毒去鳖甲，有桂枝者。鳖、水族，乃阴中之阳，不如桂枝能调阳络之血。阴毒不去蜀椒者，蜀椒亦阴中之阳，非若雄黄阳中之阳，故留之以治阴也。方旨如此而已。所谓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者，五日乃土之生数，热未极也，尚可以治，七日为火之成数，热之极，阴阳消灭，不可治矣。其邪比之伤寒，加之以毒，故伤寒至七日犹得再经，而此至七日，不惟灭其阴，且火极亦自灭矣。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四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证二条，方六首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衍义】今观此篇，虽未尽《内经》诸篇论疟之详，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此条叙脉，固亦未尽疟脉之变，然举其自弦，则自之一字，已该其脉之要。何则？弦者，少阳甲木之象也，疟邪客于荣气之间，与卫气合而病作寒热者，正隶少阳半表半里之分，所以少阳为疟之舍，故弦乃疟疾之本脉也。子是少阳引邪，退而就阴，阴则寒，寒则迟；进而就阳，阳则热，热则数，寒用温而热用凉可知矣。此明表里进退，乘其虚实而调之者也。复言小紧与弦紧汗下之者，此又明表里之有实邪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里而在上者也，非若《内经》之谓疟脉大虚者，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数风发者，非前多热之所云，乃更论其热之变，而木从火则风生，风得火则旺，旺则克土，火发木淫，必先实脾，实脾莫如资以饮食消息寒凉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准绳，学者详之。

嘉言云：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劳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圆。

鳖甲煎圆方

鳖甲十一分，炙　乌扇三分，烧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葶苈一分，熬　石韦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麦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蜚虫五分，熬　阿胶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上二十二味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著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蜚虫五分，无鼠妇、赤硝二味，以鳖甲煎和诸药为丸。

【衍义】《内经》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然人之三阴三阳，上奉之而为之应焉，是疟有发于月一日者，至十五日则一气终，人气亦更，故疟气随变而散。设有未愈，则至月尽又历第二气，终其天之月，以应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当从其更新而解矣。若又不愈，则是荣气内著，不得流行与日月度数相应，而肝藏血，血并其邪归之于肝，是以疟母多结左胁下。由是用柴胡行气，鳖甲破血为君，余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补血、散结、导滞而已。虽然天人气候之相应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禀质有强弱，邪中有重轻，质弱邪重，虽不内结疟母，亦至连月者有之；质强邪轻，不待一候即瘥者，亦有之。然仲景此论，补《内经》未言耳。二钱五分为一分。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衍义】《内经》云：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又云：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因有用力，风寒舍于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盛而不衰，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瘅疟。此二者，一为先伤于风，一为肺素有热，所感之邪虽不一，然病是阳盛。又《内经》之阳盛逢风，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而阳独治，此热如火，当烁肉也。由是观之，疟之寒热更作，因阴阳之气，互为争并。若阴衰少，则离绝真阳，先自退处，不与之并，而阳亦不并于阴，故阳独发，但热而已。此总论二者之瘅疟。其少气烦冤，肺主气，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于心者，心乃五脏阳火之主，故阳盛则直隶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肉者，消万物者莫甚于火，火甚则肌肉烁矣。然此条固无治法，自后条除温疟者观之，亦可治此瘅疟也。何则？白虎汤退热药也，分肉四肢，肉属脾胃，非切于其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少气烦冤者乎？设其别有兼证，岂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别药乎？仲景于此，虽不言方治，盖可知矣。凡立一法，则足以比类用之。虽然，自其阴气孤绝一语观之，又足有可论者。夫阴阳之在身者，血与气也，水与火也，内属乎心与肾也。而寒本于阴，热本于阳，以寒治热，固可退阳而回阴也。然治病有轻重，岂一法而尽哉？小热之气，凉以取之；大热之气，泻之于内，或反佐以取之；取之不衰，求其属以衰之，谓壮水之主，以消阳光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痛，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粳米二合　桂枝去皮，三两

上锉末，每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衍义】《内经》名温疟，亦有二：一者谓先伤风，后伤寒；风，阳也，故先热后寒。一者为冬感风寒，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夏邪与汗出，故病藏于肾，先从内出之处，寒则方复反入，是亦先热后寒。二者之温疟、则皆有阴阳往来寒热之证，而此之无寒但热、亦谓之温疟，似与《内经》不侔。然绎其义，一皆以邪疟为重而名之。夫阴不与阳争，故无寒。骨节皆痹，不与阳通，则疼痛。火气上逆则时呕。用白虎治其阳盛也，加桂疗骨节痹痛，通血脉，散疟邪，和阴阳以取汗也。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一方云母作云实。

【衍义】心者，牡脏也，邪在心而成疟，故曰牡疟。何以言之？心肺居上，阳也，而心乃阳中之阳。今邪气结伏心下，则心虚。《内经》曰：心虚者热收于内。则阳气不行于外，故外寒，积聚津液以成痰，是以牡疟反多寒也。用蜀漆和浆水以吐所结痰邪，龙骨以疗气伏心下者，云母安脏补虚，以除内收之热。若夫温疟亦用是，少加蜀漆治者，亦为邪气结伏在心下，致伤气而不入于阴，反独盛在外，以成热而不寒，故亦以此去其所结也。

牡蛎汤治牡疟方

牡蛎四两，熬　麻黄去节，四两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衍义】此与前牡疟名同，故治亦同，略以有初感寒邪为异。牡蛎者，能软坚消结，除滞

血，今更佐之蜀漆，以理心下所结之邪。而甘草佐麻黄，非独散寒，且可发越阳气而通于外。阳通结去，其病即瘥。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蒌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嘉言云：渴虽阳明津竭，而所以致阳明津竭者，全是少阳之邪，故即小柴胡去半夏加栝蒌也。

【衍义】《内经》谓渴者，刺足少阳。此证胃土被木火之伤，则津液涸而燥渴，故用柴胡、黄芩治木火，人参、甘草补胃，栝蒌生津益燥，姜、枣发越荣卫。若劳疟由木火盛，荣卫衰，津液竭者，亦治以此。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去皮　干姜二两　栝蒌根四两　黄芩三两　牡蛎二两，熬　甘草二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无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衍义】是疟也，以寒多言之，若与牡疟相类；以药论之，则非也。牡疟邪客心下，此风寒湿痹于肌表，肌表行阳以温分肉，痹则阳气不得通于外，遂郁伏于荣血之间，半表半里之分也。阳化气热，血滞皮瘀，著于其处，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及之则病作。其邪之入荣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荣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故少热或无热也。是用柴胡为君，发其郁伏之阳。佐以桂枝、干姜，散其肌表之痹。栝蒌根、牡蛎为臣，除留热，消瘀血。佐以黄芩助柴胡，治半表里。甘草以和诸药，调阴阳也。得汗则痹邪散，血热行，而病瘥耳。

疟疾总论

杨俊谓人之疟证，由外邪之入，每伏于半表半里，入而与阴争则寒，出而与阳争则热，故寒热往来主少阳。谓兼他经证则有之，谓全不涉少阳，则无是理也。仲景曰：脉自弦。正以或数，或迟，或小紧，或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为少阳脉也。夫邪犯少阳，与卫气并居，卫实昼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邪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气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然则偏阴多寒，偏阳多热，其纯热无寒而为瘅、为温，纯寒无热而为牡，莫不自少阳而造其极偏。补偏救弊，必从少阳之界，使邪去而阴阳适归于和而后愈也。盖补救之道，非药不可，乃仲景复云：弦数者风发，以饮食消息之，抑又何耶？数为热，热极则风生，势必肝木侮土而传以不胜，遂坐耗胃家之津，阳愈偏而不复，是未可徒求之药也，须以饮食消息而止其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谓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耳。不然，其热之移于胃者，必上熏心肺，少气烦冤而心肺病，手心热，欲呕，而胃亦自病，人岂能堪之耶！故知消息以止人胃之邪，真圣法也。然仲景之法，亦不越《内经》，经谓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又谓虚者不宜用针，以甘药调之，即此意也。夫温疟其脉平，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如《内经》言温疟有二，俱先热后寒，非但热不寒，有似瘅疟，而实不同也。瘅疟两阳合邪，上熏心肺，肺主气者，少气烦冤，则心主脉者，阳盛脉促，津亏脉代，从可推矣。温疟脉如平人，则邪未合而津未伤，其所以但热而不寒者，以其人有瘅气，荣卫不调，故疟之发于阳，不入于阴，即入而阴不受，所以骨节烦疼，时呕，邪气捍格之状，有如此者。惟用桂枝加于白虎中，既有以去阳邪，复有以通荣卫，斯阴阳和，血脉通，得汗而愈矣。然桂枝，阳药也，何以用于只

热不寒之证?不知用白虎以大清气分之热,即少加桂枝以通荣卫,未为不可也。至若《内经》所称先热后寒之温疟,一者先伤于风,后伤于寒,发时先阳后阴,故先热后寒也;其一为冬感风寒,深藏骨髓,内舍于肾,至春夏时令,大热而始发,邪从肾出之于外,俟热势少衰,复返于肾,而阴精与之相持,乃始为寒。设不知壮水之主,以急救其阴,十数发而阴尽矣。若多寒者曰牡疟,非纯寒无热也。多寒者,如十分之中七八分也。夫邪伏于心下,适在膻中心包之位,心为阳,阳邪从之,则心经虚。曰心虚者,热收于内,既收其邪,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君主之官震恐,周身津液悉力内助,遂使所受之邪,为外围而不得出,又多寒之一因也。心为牡脏,故以名疟。治用蜀漆散,和浆水吐其心下结伏之邪,则内陷之邪与之俱出,一举而荡逐无余矣。夫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故不即用之,而必取意于其苗者,何居?苗性轻扬,入重阳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龙骨镇心宁神,蠲除伏气;云母安脏补虚,嫡兹君主,仲景炼石补天之功也。乃温疟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取快吐者,正以一吐则结伏之邪尽开,而周身之痈者通,荣卫并可藉以无忤,是又以吐法为和法者也。岂牡与温证有相反,而必以方为异处耶!即如仲景治疟病发渴,谓亦治劳疟,乃出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方,明系小柴胡汤,渴者加栝蒌根去半夏,为一定之法。盖以弦为少阳之脉,寒热不外半表半里,故渴虽阳明津竭,而所以致阳明津竭者,全是少阳之邪。且《内经·刺法篇》云:渴者,取之少阳。非以其木火之势劫夺胃津而然耶?夫疟邪进退于少阳,亦即以此方进退以施其巧。诚如赵先生所注药性,故曰亦可以治劳疟也。假如寒多微有热者,又或但寒少顷而不热者,又主柴胡桂姜汤,且云服之如神。观其证或有似于牡疟,而微甚则大不同,故仲景不立论,且云如神,知其邪之轻且浅矣。诚以卫即表也,荣即里也,胸中之阳散行于分肉之间,今因邪气痹之,则外卫之阳反郁伏于内守之阴,而血之痹者,愈结而不散,遇卫气之行阳而病发,则其邪之入荣,即无外出之势,而荣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所以多寒少热,或但寒无热,有如此也。小柴胡汤,本随邪之进退以为进退者,加桂枝、干姜,则进而从阳,痹著之邪,可以开已,况加牡蛎以攻其坚,以破其结,阴阳不可豁然而汗解乎!故曰服一剂如神也。然则加芩、连之寒,以退而从阴,不又可于兹悟耶?余本仲景之义,并集嘉言之议,合而为论,以为善治疟者一助云尔。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五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中风历节病脉证治第五

论　首，脉证三条，方十二首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衍义】上证半身不遂者，偏风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风邪上受也。风之所客，凝涩荣卫，经脉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为痹。卫者，水谷之悍气，阳也，温分肉，肥腠理，循行脉外，佐其动也，滑利充溢。荣者，水谷之精气，阴也，循脉中，应刻而动，沉动翕徐。今因风著为痹，荣遂改微，卫遂变数，故脉微数也。此即《内经·风论》谓风各入其门户所中者之一证耳，其余散于各篇，不言风而病偏枯者，则不可胜数。或得之汗出偏沮，或得之阳盛阴不足，或胃脉内外大小不一，或心脉小坚急，或肾水虚者，《灵枢》亦叙于"热病篇"中，皆能致偏枯喑痱之病。观夫经旨，不言其邪，惟从阴阳脏气有余不足之故，岂无深旨？是六淫、七情、饮食、起居、房劳，凡能伤其阴阳脏气之虚，致荣卫经脉痹而不能周流于身者，皆其邪也，不可一言而尽指之故耳。刘河间因不以此证列于风类，而乃入火类，曰：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知也。或即不死，发过而偏枯者，由经络左右双行而热，郁结气血，不能宣通。若一例得通则否者，痹而瘫痪也。此论发前人所未发。观是书者，尤宜兼通焉。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

【衍义】《内经》有谓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百病之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经络；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禀于肠胃，仲景今言是病，即此之谓也。络脉，盖经脉行气，皆在皮部，络脉浮近于皮肤，故善恶之色见于外；经脉伏行于隧道，故善恶之脉，朝于寸口而后见。络脉不自动，随经脉而动，此由络脉之血空虚，所以脉见得也。寒邪之气紧束，故浮紧之脉，并见于寸口。络脉从经脉，左右双行，当邪入之时不治，至于其邪随络脉流行，邪所在之侧，则血虚，虚则经气缓；邪所不在之侧，则血和，和则经气行如度而急，缓急牵引，故口缓喎僻不遂。邪在于络，其卫气循于皮肤之中分肉之间者，与之相遇，则不荣于肌肤，故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则荣气之行涩，内不养于骨，则骨重，外不滋于肉，则身重而不胜。仲景所谓入腑入脏者，腑六脏五，果何属也？意即《内经》之所谓禀于胃者也。夫胃者，土也，水谷之海，十二经皆受气于胃，胃者六腑之总司，多气多血者也。心者，神明之宅，五脏之主。由是诸腑经络受邪，变气则归于胃，胃得之则热甚，津液壅溢为痰涎，闭塞隧道，荣卫

不行；胃之支，别脉上络于心者，并塞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诸脏受邪，极而变者，亦必归于心，于是心得邪，则神散而枢机息。舌者，心之窍，机息则舌纵、廉泉开，舌纵，则难以言，廉泉开则口流涎。此是俗所宗之说也。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

菊花四十分　白术十分　细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蛎三分　桔梗八分　防风十分　人参三分　矾石三分　黄芩五分　当归三分　干姜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能助药力。

【衍义】心主血，阳脏也。荣卫不布，内无所养，则心中恶寒，不足生焉。是以菊花为君，治风兼治湿；治风以防风佐，治湿以白术佐。桔梗亦能治风痹，通膈气，舟楫诸药。细辛、桂枝助防风，矾石、茯苓助白术，黄芩、干姜、牡蛎开利内外寒热痹气，参、归更与干姜、牡蛎治心中恶寒不足者。初治欲开其痹著，则用温酒以行药势。禁诸热物，宜冷食者，为矾石能固涩诸药，助其久效，而矾石性得冷即止，得热即下故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荣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衍义】天道干健而坤静顺，人道亦应之，气健而血顺也。血气和平，然后脉不缓不急，不迟不数，日行百刻，以周于身而朝寸口。是以候寸口以求其虚实，迟则知阳气之不能健运，缓则知荣气之应刻不逮。荣气不逮则亡血，卫气不运，因而中风，经虚邪入，荣卫不布于皮肤，血凝津滞，发为身痒瘾疹。然疹有赤白，不独属风也，原属津凝血滞，治与湿同。且荣卫不健，与邪混郁于胸中，则害其宗气之布息，故胸满而短气也。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提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发数十次难疗等证。热邪以除。巢氏云：脚气宜风引。

【衍义】风者外司厥阴，内属肝木，上隶手经，下隶足经，中见少阳相火，所以风自内发者，由火热而生也。风生必害中土，土主四肢，土病则四末不用，聚液成痰。瘫痪者，以风邪挟痰于四肢故也；痫者，以风热急其筋脉，内应于心主故也。由是二者，尽可用此汤治之。首用大黄之寒，走而不止者泻之，俾火退风息，凝痰扫去矣，复用干姜之热，止而不走者，何哉？前哲有云：大黄之推陈致新，如将军之戡定祸乱，然使将无监军，兵无向导，能独成其功乎？夫一阴一阳之为道，故寒与热相济，行与止相须，然后寒者不惨，热者不酷，行者不疾，止者不停。所以大黄逐热行滞，以通荣卫而利关节，则必以干姜安之，桂枝导之，佐大黄之达四肢脏腑而不肆其峻快；不然，将从诸药石而下走矣。桂枝又散风木，干姜又能治血，祛风湿痹，去风毒痹，二者因得以相制为使。犹虑干姜之热中，更以石膏、滑石制之，禀清肃之金性，以制木救土，泻阳明肺热，解肌肉风痹也。阴水不足，火因妄动而生风，满招损，自役其心，精神不守，非镇重之剂，则不能安其神，益其水，故以寒水石补阴水，紫石英、白石脂、赤石脂、牡蛎、龙骨敛精神，定魂魄，固根本也。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

防己一分　桂枝三分　防风三分　甘草--

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㕮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衍义】狂走谵语有热，脉长者则阳明；若此无寒热，其脉浮者，非其证也。然脉浮者，血虚从邪，并于阳而然也。《内经》曰：邪入于阳则狂。此狂者，谓五脏阴血虚乏，魂魄不清，昏动而然也。桂枝、防风、防己、甘草，酒浸其汁，用是轻清，归之于阳，以散其邪。用生地黄之凉血补阴，熟蒸以归五脏，益精养神也。盖药生则散表，熟则补衰，此煎煮法也，又降阴法也。阴之不降者，须少升以提其阳，然后降之，方可下；不然，则气之相并，不得分解矣。

头风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炮　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上，令药力行。

【衍义】头者，诸阳之所会，太阳为之长。若风寒湿客之，诸阳不得流通，与邪壅塞于巅而作痛。故用附子性之走者，于疾处散其邪；以盐味之润下，从太阳膀胱水性者佐之，用以引诸药下降，则壅通而病愈矣。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

【衍义】肾主水，骨与之合，水性下，故脉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与之合，血性濡，血虚则脉弱，故脉弱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为水所主，心气不得越，因而伤之，水汗相搏，聚以成湿，湿成则内应于脾，脾，土也，土克肾水，是以湿伤其骨。关节者，骨之所凑，筋之所束，故湿独善流关节，以克其所胜，侮其不胜。然水汗所郁之湿，久变为热，湿热相蒸，湿属土，土色黄，是以历节发出黄汗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衍义】趺阳胃脉属土，土，湿所化也。《脉经》谓浮滑为有宿食，此虽非宿食之谷，然滑乃阳盛也。《内经》曰："食入于胃，长气于阴。"是乃饮食肥美所长之阳，成其湿热之气，宜乎亦得称以谷也。脉浮汗自出者，《内经》曰：汗者，谷之精气。今谷之盛阳出之于表，浮为卫虚，不能固腠理，因自汗出也。

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衍义】少阴脉者，太冲肾脉也。肾脉本沉，因饮食当风使之浮，浮则肾伤；肾属阴，主血，伤必不足而脉弱也。肥人本多气多血，其脉充盛，今反涩，由其血不足也。小者，气衰也，由饮酒所致。盖因酒湿热有毒，饮之过则伤卫伤荣，迫津为汗，汗出当风，乘虚入客，与卫相干，则短气自汗出；入伤筋骨，则历节疼痛不可屈伸。

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麻黄二两　生姜五两　白术五两　知母四两　防风四两　附子二两，炮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义】此风寒湿痹其荣卫，三焦之病。头眩短气，上焦痹也。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筋骨痹。韵书以魁为火，火羸为筋结也。然湿多则肿，寒多则痛，风多则动，故用桂枝治风，麻黄治寒，白术治湿，防风佐桂，附子佐麻黄、白术，其芍药、生姜、甘草亦和。发其荣卫，如桂枝汤例也。知母治脚肿，引诸药祛邪益气力。附子行药势，为开痹大剂。然分两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剂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钱。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

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衍义】《内经》云：味过于酸，肝气以津；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以津。盖谓津液不仁而内溢。短肌，谓走血而肌缩。大骨气劳，谓咸入骨走血，髓无养也。由是知此之谓泄即溢也，津液不溢，畜而成湿，筋得湿，则弛长而缓，故名为泄，髓无血也。咸多伤骨，因致痿而为枯。血走绝而不流，谓之断，湿胜谓之泄。血不流则荣不通，荣与卫相将，荣不通，则卫不独行也，三焦形体，皆藉血以养，血亡则三焦无所依。四属者，皮肉脂髓也，无血以滋，则身体羸瘦。独有所蓄之湿，下流伤肾，肾主下焦，故脚肿大。湿胜则多汗，脾色黄，湿本于脾，故黄汗出。肾虚而阳不下降，则胫冷。假令阴虚湿郁变热，则湿不泄而流于筋骨关节也。夫仲景诚善于立言者矣。即历节一证，各分其因，以水、以酒、以天气，此又以饮食之味。然独出治天气一方，人或怪其不具。噫！方可具哉？病有不常，体有强弱，时有寒暑，已出之方，犹自为准绳而已，又焉可执而不变也？若能求经气，辨邪正，明药性，亦何患其有证而无方欤？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乌头汤方

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芪各三两　甘草炙　川乌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二升，即出乌头。

上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一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衍义】此汤概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于方下又复言治脚气疼痛，必仲景书历节条下有方而无药石，见脚气中方名同而有药，集书者遂两出之，且二病皆因风寒伤于筋。麻黄开玄府，通腠理，散寒邪，解气痹；芍药以理血痹；甘草通经脉而和药；黄芪益卫气，气壮则邪退；乌头善走，入肝筋逐风寒。蜜煎以缓其性，使之连留连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润，又可益血养筋，并制乌头燥热之毒也。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衍义】脚心病者，古人谓感水湿之邪，即《内经》痿痹厥逆证也，东垣有饮乳酪之说。予思足六经起于足五指间，若天之六淫，饮食寒热劳逸之气，凡留滞于下者，皆足以致其肿痹不仁，屈伸不利，气逆上冲也，岂独水湿之邪！白矾味酸涩性燥，可去湿消肿，收敛逆气。然脚气冲心，水克火也，岂细故哉！

附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当归　人参　石膏　干姜　甘草各二两　芎藭一两五钱　杏仁四十枚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勿当风。并治咳逆上气，不得卧，面目浮肿。

【衍义】痱病者，荣卫气血不养于内外，故身体不用，机关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证有虚有实：虚者，自饮食、房劳、七情得之，《内经》谓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是也；实者，是风寒暑湿感之。虚以实治，则气血愈散。此方乃治实邪也，故麻黄为君，佐干姜开寒痹，石膏解风痹，当归和血，人参益气，芎藭行血散风也。其并治咳逆上气而浮者，亦为风寒所致也。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二分　黄芪二分　黄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蒌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方》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干地黄八两　山茱萸　薯蓣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肉桂　附子炮，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二两　甘草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服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六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第六

论一首，脉证九条，方九首

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困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补注】阳所以统夫阴者也，统阴则血必随气行矣，乃经言血痹，而不言气，何哉？不知血之痹，由于气之伤也。经曰：入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气为邪阻也。然邪之足以伤者，必因于作劳，则卫气不能固外，而后邪得以入之，故仲景发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荣人，为形乐志苦。形乐，故肌肤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则不耐劳，肌盛则气不固，稍有劳困，汗易出也。夫汗者，血之液也，卫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阳气虚，虽微风且得以袭之，则血为之痹。故一见脉微，则知其阳之不足；一见脉涩，则知其阴之多阻，此血痹之本脉也。而其邪入之处，则自形其小紧，小为正气拘抑之象，紧为寒邪入中之征。然仲景明言微风，何以反得寒脉耶？盖邪随血脉上下，阻滞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为脉紧也。针以泄之，引阳外出，则邪去而正自伸也，否则终于痹也。然则固外之阳，所重惜也。富贵者能知阳气素不自强，则不敢作劳，即不获已而劳，或亦有以知节而不至于汗出，汗出矣，不致卧后动摇，又何致虚风痹血耶？仲景言虚劳，乃以血痹发其先，良有以也。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黄芪桂枝五物汤方

黄芪二两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补注】此条是申上条既痹之后，未能针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则阴阳俱微，且寸关俱微矣，且尺中小紧矣。夫小紧既见于尺，则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也，《脉经》内外谓之阴阳，上下亦谓之阴阳，今尺既小紧，则微属内外也明矣。若言证以不仁概之，盖身为我身，则体为我体，而或为疼痛，或为麻木，每与我相阻，其为不仁甚矣，故以风痹象之，非真风痹也。经曰：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痹。然何以单言风痹也？邪有兼中，入之受者必有所偏，如多于风者，则其痛流行不常，淫于四末。盖血以养筋，血不通行，则筋节为之阻塞，且血藏于肝，肝为肾子，肾既受邪，则血无不壅滞。于是以黄芪固卫，芍药养荣，桂枝调和荣卫，托实表里，驱邪外出，佐以生姜宣胃，大枣益脾，岂非至当不易者乎！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补注】虚劳为不足之病，则必为不足之脉也。经云：烦劳则张，精绝。正以劳则阳气外张，举之有余也。然其余也，既非内蕴之充，

又岂外邪之助，以是大为劳也；至问脉之重虚，对以上虚尺虚，言上下皆虚也；又云：脉虚者，不象阴也，不似手太阴之充盛也，故极虚者亦云劳。然则大者固为劳力饥饱，而极虚者则不免于房劳矣。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补注】此仲景出奥之法以教人也。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其华在面，而其充在血脉。故手少阴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使忧愁思虑，则足以伤之。夫神伤则体弱，体弱则所生者不足，自未能荣于色矣。盖心所以生血，而色者，神之旅也，阴血既少，则津液自枯，故主渴也。渴必引水以自救，而渴不复为水止，则饮多而停于心下，阻其呼吸之隧而为喘，失其君火之司而为悸，所不免也。若此者脉必浮，岂非所生之血，不足鼓其脉于外乎？心所以合，脉者也，于是知其心气之虚于里焉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补注】人之身以阳气为主，惟作劳则动伤元气，故于此先言脉，并言证，以见男子之阳虚也。夫虚者，劳之本脉也，举按不实之中，而复见少厥二阴之象，则其为内伤阳气何如。而阳虚者必恶寒，内伤者多发热，故《脉经》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今三部同等，已非上入下陷之候，则其无寒热可知。然膻中者，气之海也，谷之精气，浊者化卫而一为宗气，行胸中以司呼吸，于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肾肝主之，心肺阳也，肾肝阴也，夫以举按豁然之脉，而止见其有阴无阳，是中之宗气不能为之资，斯呼者无以壮其出，而吸者不能深其入，遂令升降无力，而短气不足以息也。中州之气既虚，使水谷未能消腐，而清气不能上升，则肾阳未旺，肝气下乘，故频圊而里急。膀胱为州都之官，气不化而水道不出。至如经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皆上于面，然肺为气之总司，若气虚则肺亦虚，故面虽诸阳之会，而色独如金也。且阴气盛则目瞑，今阳衰，有不为之目瞑者乎！兼衄者，阳络伤则血外溢而为衄也。少腹满者，因小便不利也。此为劳伤元气，所以至此。然则仲景即不言治法，自当调以甘药，培中土以益元阳，不待言矣。若舍黄芪建中，又何以为法耶？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补注】夫脉之大有二：一曰大为实，一曰大则为芤，芤则为虚。今属之于劳，则所伤在元气，而无血以和之也。然伤者在气而何损于血也？经曰：阳生则阴长。故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举按之间，但觉其大，而非有力于去来也。然何以他脉不兼见？夫惟不兼见，故盛于外者，非由于素养之得宜，只因营卫之气，满于中焦，致火不生土而太阴病，故手足烦者，脾属四肢也。经曰：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故逢收藏之时而稍差，不似春夏之散见也。经曰：强力举重则伤肾。又曰：肾者，精之处也，其充在骨。夫既真阳不能守，而阴精有不外遗者乎？酸削不能行，亦所必至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一两　芍药一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　大枣十一枚　龙骨三两　牡蛎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经曰：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气接于阴器，则梦接内。盖阴器，宗筋之所系也，而脾胃肝胆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阴主筋，则诸筋统于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若遇阴邪客之，与所

强之阳相感，则或梦或不梦，而精脱矣。是肾虚则无有不虚者也，膀胱与肾为表里，故少腹弦急为阴结，而气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则血不养筋，致宗筋惫而阴头寒，以致虚风生则目眩，血不会则发脱。种种虚状，悉本诸此。而其脉则为虚、为芤、为迟，可想而知也。夫阳虚则水谷不化，阴虚则亡血失精，故芤为阴虚，复阴阳相搏而为动，微则阳微，又微紧相搏而为邪，皆《脉经》所云至虚者也。然则男子失精，女子梦交，何能已哉？此病之原，皆起于肾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于极虚矣。斯于法必以固精为主治也，于是以桂枝和荣卫，芍药收阴，生姜散寒，甘草、大枣益脾补气，更用龙骨以涩其阳，牡蛎以涩其阴，庶肾肝既固，荣卫调和，而诸证自愈尔。

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此条一本在夫失精家之前。

【补注】浮为阳脉也，举之有，按之无也。乃于举之时未见其力，则浮兼弱矣；浮弱，阳气之虚也。若涩，阴脉也，为阴血不足。《脉经》曰："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枝叶枯槁。"是生气微矣，又何能必其有子乎！正以精气之清冷也。其在《诗》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谓伤其生也。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善盗汗也。

【补注】虚弱细微，绝不见阳，阳虚甚矣。经云："阴气有余，身寒多汗。"然所谓有余者，非诚余也，即阳之不足言之也。故肺主气，又合皮毛，司腠理，惟阳气衰，则卫不固而自汗出。邪在于内，则元府不闭，而汗从府脏出；邪在于外，则腠理不致，而汗从经络出。脏腑之阴捍格，卫气浮散于外，无所依从，则汗出卫虚，水谷气散脱者，汗自出，此皆不因动作而自出之汗也。至盗汗则阳衰因卫虚，而所虚之卫行于阴，当目瞑之时，无气以庇之，故腠开而汗。若一觉则行阳之气，复散于表而汗止矣，故曰盗汗也。夫至盗汗，而其虚可胜道哉！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苦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

【补注】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则已精少肾衰矣，使复有动作，遂令阳虚而邪得以客之。痹太阳经道，盖太阳行于背者也。经谓阳气者，精以养神，柔以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故病痹侠背行也。又云：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至陷脉为瘿，留连肉腠，为马刀侠瘿。瘿者，即瘰疬也，以其形长如蛤，为马刀。或在耳前后，连及颐颔头下，或下连缺盆，以及胸胁，皆谓之马刀，此手足少阳经主之也。总以动作忿怒，忧忿气郁过甚，而为风邪内腠，故其脉则大而举按不实，其因则劳而元气不足。仲景言之，恐后人复疑为有余而误攻其邪耳。

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

【补注】人之所以运动无苦，四体温和，食入自化者，皆吾身之真阳为之也。故阳固则流行于脉中者，各安其部，而无阳衰阴见之象。今沉，少阴脉也，以其所处之位至下也。若寸关皆见，则各脏腑之阳何在乎？况其兼者，曰小曰迟，《脉经》云：小者气血俱少。又云：迟为荣中寒。彼此俱阴，绝不见阳，则其气已大泄矣，故名脱也。夫尺虚之人，行走恇然，象其步履之不正也，而况于气脱者乎！故行稍疾，上喘喝，虽曰呼出心肺，吸入肾肝，自非宗气行其呼吸，则升降出入，且无以安于自然矣，况勉强以动其气乎！是故人之阳，盛于中焦者也，脾之阳不固，则四肢上逆而冷矣；且脾之阳，又原于下焦者也，肾之真阳大虚，则不足以消腐水谷，为腹满，为溏泄，正未有已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补注】《伤寒论》中有此条，方中行先生注：寒言阳气减损而不足，芤言阴血衰竭而空虚，革言革易常度也。妇人阴血充足而能化，则得坤顺之常；半产漏下，则不足以言坤之资生矣。男子阳精充盛而能化，则得乾健之常；亡血失精，则不足以言乾之资始矣。故天地之

大德曰生，男不足以言资始，女不足以言资生，则人道大坏，故曰革也。一说革读亟，变而促迫也，亦通。

愚按：《礼》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即音亟也。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方

芍药六两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补注】经云：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为重虚。盖气不足者，如中气不健，频欲更衣，心下悸，或阳明内热而血外溢，或腹中痛，或梦接内而遗，种种悉气之不足为之也。形不足者，即如四肢不但不强健而酸疼，甚至手足烦热，津液少而干燥，种种皆形之不足为之也。经谓不可刺，以重虚者，宜补之以甘药。此其意惟仲景遵之，培中央以灌输脏腑百脉，主以小建中，正稼穑作甘之意也。然观此证，则肾虚为多，水亏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衰则益火之原，以消阴翳，独仲景不屑屑于此，而惟以树立中气为第一义者何居？圣人曰：精，谷气也。可见肾为藏精之处，伎巧出焉，苟非有五谷之养，五味之调，则亦从何而生？然经又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假使胃不能纳，脾不能运，又如之何？故圣人以建中主治，使中州之土，已坏复起，将饮食入胃者，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如经所云者，则五脏百脉自裕矣，岂但已病乎哉！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

黄芪建中汤方

黄芪三两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甘草三两　生姜三两　胶饴一升　大枣十一枚

上七味，用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不足之证不一，未有不因于气虚者，夫阳生阴长，气苟不充，则日就于损矣。故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开阖损其常度，则里急见焉，于是为证之不足者，且不可以概述矣。主以黄芪建中，正于补益中土者，兼足以托实肌表矣。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八味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薯蓣四两　山茱萸四两　泽泻三两　茯苓三两　丹皮三两　桂枝一两　附子一两，炮

上八味，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火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补注】腰者肾之府，腰痛为肾气之虚寒可知矣。惟虚寒，故少腹拘急，而膀胱之气亦不化也。苟非益火以助真阳、以消阴翳，恐无以生土而水得泛溢，不至上凌君火不止矣。主以八味，固补益先天之至要者也。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薯蓣丸方一钱五分为一分

薯蓣二十分　当归　桂枝　干地黄　曲　豆黄卷各十分　甘草二十八分　芎䓖　麦门冬　芍药　白术　杏仁各六分　人参十分　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白蔹二分　防风六分　大枣百枚，为膏

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补注】虚功不足之证，最易生风，倘不为调摄，必致火气日见不足，则所以善行数变者，不益流连而不息耶。故于手足太阴少阴上下分补，而仍以中土为主，务令三焦并益，荣卫和谐，而诸风自息矣。如桂枝、柴胡、防风，藉以固表升阳，为力颇多，非谓以此驱风，转燥津液也。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酸枣仁汤方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茯苓二两　芎䓖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按嘉言论此方云：《素问》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可见虚劳虚烦，为心肾不交之病。肾水不上交于心火，心火无制，故烦而不得眠，不独夏月为然矣。方用枣仁为君，而兼知母之滋肾为佐，茯苓、甘草调和其间，芎藭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烦也。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芎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　虻虫一升　水蛭百枚　蛴螬一升　䗪虫一升

上十二味，蜜丸，小豆大，酒饮服五丸，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七伤，《金匮》明谓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及房劳伤，但居其一。后人不知何见，谓七者阴寒、阴痿、里急精速、精少、阴下湿精滑、小便苦数、临事不举，似乎专主肾伤为言。岂有五劳分主五脏，而七伤独主一脏之理！虽人身恣逞伤肾者恒多，要不可为一定之名也。故虚劳证，凡本之内伤者，有此七者之分，而虚劳发热，未有不由瘀血者。若无内伤，则营卫运行，不失其次，瘀从何起？是必饮食起居，过时失节，营卫凝泣，先成内伤，然后随其气所阻塞之处，血为瘀积，积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与日俱积，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入手眼，以润剂润其血之干，以蠕动啖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缓中补血，岂非以行血去瘀，为安中补虚上著乎！然此特世称干血劳之良法也。血结在内，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琼玉膏润补之药同用尤妙。试为细参其证，肌肤甲错，面目黯黑，及羸瘦不能饮食，全是营血瘀积胃中，而发见于肌肤面目，所以五脏失中土之灌溉而虚极也。此与五脏之本病不同，故可用其方而导其胃中之血，以内谷而通流营卫耳。许州陈大夫传仲景百劳丸方云，治一切劳瘵积滞，不经药坏证者，宜服，大夫其长于谋国者欤。方用当归、乳香、没药各一钱，虻虫十四个，人参二钱，水蛭十四个，桃仁十四个，浸去皮尖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即甘澜水，以杓扬百遍者也。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七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论三首，脉证四条，方十五首

【补注】嘉言云：《金匮》于肺痿、肺痈二证，则彻上彻缪，治之于早，然先从脉辨其数虚数实，次从口辨其吐沫干燥。然更出一捷要之法谓咳嗽之初，即见上气喘急者，乃外受风寒所致，其脉必浮，宜从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龙加石膏之法，亟为表散；不尔即是肺痈、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气病证，同叙于肺痈、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饮咳嗽本门，原有深意。见咳而至于上气，即是肺中壅塞，逼迫难安，尚何等待，不急散邪下气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里虚实为治，不当误施，转增其困矣。

再论肺痈、肺痿之病，皆燥病也。肺禀清肃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脏，火热熏灼，久久失其清肃而变为燥；肺中生痈，其津液全裹其痈，不溢于口，故口中辟辟然干燥；肺热成痿，则津液之上供者，悉从燥热化为涎沫浊唾，证多不渴，较胃中津液尽伤，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只是津液之上输者，变为唾沫，肺不沾其惠泽尔。若夫痿病，津液不能灭火，反从火化，累年积岁，肺叶之间，酿成一大火聚，以清凉投之，捍格不入矣。然虽捍格，固无害也，设以燥热投之，以火济火，其人有不坐毙者乎！半夏燥药也，投入肺中，转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凉既不能入，惟燥与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凉生津药中，则不但不燥，转足开燥，其浊沫随逆气下趋，久久津液之上输者，不结为涎沫，而肺得沾其渍润，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驱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蕴也。

总按：肺为娇脏，肺气素为形寒饮冷而受伤，久久出汗过多而不瘥，气馁不振，即为肺痿。其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热相搏，气血稽留，遂为肺痈。肺痿多涎沫，乃至便下浊沫；肺痈脓血，乃至便下脓积。凡胃强能食而下传者，皆不死也。夫血热则肉败，营卫不行，必将为脓，是以《金匮》以通行营卫为第一义。欲治其子，先建其母，胃中津液，尤贵足以上供而无绝乏。后世诸方，错出不一，不明大意。今阅金匮十五方，固已用之不尽矣。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补注】按嘉言云：人身之气，禀命于肺，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肺气壅浊，则周身之气，易致横逆而犯上。故肺痈者，肺气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气痿而不振也。才见久咳，先须防此两证。肺痈由五脏蕴崇之火，与胃中停蓄之热，上乘乎肺，肺受火热熏灼，血为之凝，痰为之裹，遂成小痈。所结之形渐长，则肺日胀而胁骨日昂，乃至咳声频并，痰浊如胶，发热畏寒，日晡尤甚，面红鼻

燥，胸生甲错。始先即能辨其脉证属表属里，极力开提攻下，无不愈者；迨至血化为脓，肺叶朽坏，倾囊吐出，始识其证，十死不救。嗟无及矣。间有痈小气壮，胃强善食，其脓不从口出，或顺趋肛门，或旁穿胁肋，仍可得生，然不过十中二三耳。仲景治法最精，用力开提于未成脓之先。今人施于既成脓之后，其有济乎？肺痿者，其积渐已非一日，其寒热不止一端，总由胃中津液不输于肺，失其所养，转枯转燥，然后成之。盖肺金之生水，精华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伤之窦最多，粗工不知爱护，或腠理素疏，无故而大发其汗；或中气素馁，频吐以倾倒其囊；或痹或消中，饮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肠枯便秘，强利以求其快，漏卮难继。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途。于是肺火日炽，肺热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声以渐不扬，胸中脂膜日干，咳痰艰于上出，行动数武，气即喘鸣，冲击连声，痰始一应。《金匮》治法，贵得其精意，大要缓而图之，生胃津，润肺燥，下逆气，开积痰，止浊唾，补真气，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热，以复肺之清肃。如半身痿废，及手足痿软，治之得法，亦能复起。而肺近在胸中，呼吸所关，可不置力乎。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属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故痈为实，误以肺痿治之，是为实实；痿为虚，误以肺痈治之，是为虚虚，此辨证用药之大略也。然两手寸口之脉，原为手太阴肺脉，此云寸口脉数，云滑数，云数实数虚，皆指左右三部统言，非如气口独主右关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顷之遍地者为肺痿，言咳而口中不干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则是肺已结痈，火热之毒，出现于口，咳声上下，触动其痈，胸中即隐隐而痛，其脉必见滑数有力，正邪气方盛之征也。数虚数实之脉，以之分别肺痿、肺痈，是则肺痿当补，肺痈当泻明矣。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荣，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补注】按嘉言云：肺痈之脉即云滑数，此复云微数者，非脉之有不同也。滑数者，已成之脉；微数者，初起之因也。初起左右三部脉微，知其卫中于风而自汗，左右三部脉数，知为劳吸其热而畏寒。然风初入卫，尚随呼气而出，不能深入，所伤者不过在于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风由所合以渐舍于肺俞，而咳唾振寒，兹时从外入者，从外出之易易者。若夫热过于荣，即随吸气所入，不出而伤其血脉矣。卫中之风，得荣中之热，留恋固结于肺叶之间，乃致血为凝滞，以渐结为痈脓。是则有形之败浊，必从泻法而下驱之，使其邪毒随驱下移，入胃入腹入肠，再一驱，即尽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听其脓成而腐败耶！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补注】肺为气之总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气至于面浮肿，至为肩息，是其肺气壅逆，而肩为动摇矣。何也？肺之所畏者，火也，设中焦邪实，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无已，则所呼之气，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气不复下达，遂使出入息肩矣。加以脉浮大，火势方张，本体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内还而下趋乎！故不治也。然犹有可图者，庶几中上尚培，生气未绝耳。若加利为尤甚也。

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补注】同一上气也，此则作喘而不息肩者，正以皮毛乃肺之合，为邪所蔽，遂令肺气不得外达，故寒伤营者，亦作喘也。彼燥，阴也，上气何以复燥？肺气既塞，遂令下流不化，水既不化，又令木气不疏，此皆以母病而兼及于子也。一发其汗，则塞者得以外通矣，逆者得以下达矣，故曰愈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补注】嘉言云：肺热，则膀胱之气化亦热，小便必赤涩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咳，复不渴，反遗尿而小便数者，何其与本病相反也？必其人上虚不能制下，以故小便无所收摄尔。此为肺中冷，阴气上巅，侮其阳气，故必眩。阴寒之气，凝滞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温药即转渴者，明是消渴饮一溲二之证，更当消息之矣。

愚按：肺寒，上虚也；便数，下虚也。圣人只温其中，岂非以补其母，则子自安？总司之地温，而膀胱亦温，下泉无冽彼之患矣。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三两　麻黄四两　生姜四两　细辛三两　紫菀三两　款冬花三两　五味子半升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洗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嘉言云：上气声如水鸡，明系痰阻其气尔。阻之务在去之，而仲景不专子去痰者，以肺受风寒，主气之司已为邪困而不能自持，莫若主于发表，而佐以润燥下气开痰四法，聚于一方内，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证定药之大法也。

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用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补注】经谓上气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也。今咳逆上气，是浊气上干，清虚之位，反为浊阴所据，故虽时时唾，而浊不为唾减也。皂荚性能驱浊，其刺又能攻坚，且得直达患处，用意神巧，诚不可思议者。嘉言云：大热之毒，聚结于肺，表之温之，曾不少应，坚而不可攻者，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二服，暮一服，吞适病所，如棘针遍刺，四面还攻，如是多日，庶几无坚不入，卒成荡涤之功，不可以药之微贱而少之也。胸中手不可入，即为谓代针丸可矣。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干姜二两　细辛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子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若但咳而脉浮，则外邪居多，全以散邪为主。用法即于小青龙汤中去桂枝、芍药、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麦。仍从肺病起见，所以桂枝之热、芍药之收、甘草之缓，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其气，石膏以清热，小麦引入胃中，助其升发之气，一举而表解脉和，子以置力于本病，然后破竹之势可成尔。一经裁酌，直使小青龙载肺病腾空而去，神哉！

咳而脉沉者，泽漆汤主之。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紫参五两，一作紫菀　泽漆三升，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姜五两　白前五两　甘草三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桂枝三两

上九味，㕮咀，内泽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补注】浮为在表，沉为在里，表里二字，与伤寒之表里大殊。表者邪在卫，即肺之表也；里者邪在荣，即肺之里也。热过于荣，吸而不出，其血必结，血结则痰气必为外裹。故用泽漆之破血为君，加入开痰下气，清热和荣诸

药，俾坚垒一空，元气不损，制方之妙若此。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

麦门冬汤方

麦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二两 甘草二两 粳米二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八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补注】嘉言云：胃中津液枯燥，虚火上炎之证，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药而火反升，用寒凉之药而热转炽者，徒知与火热相争，未思及必不可得之数，不惟无益，而反害之。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即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谓肺藉其清凉，知清凉为肺之母也，有贝母之名者，谓肺藉其豁痰，实豁痰为肺之母也。然屡施于火逆上气，咽喉不利之证而屡不应，名不称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于麦冬、人参、甘草、粳米大补中气，大生津液隧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其利咽下气，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色黄，捣丸如弹子大 大枣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补注】此治肺痈吃紧之方也。肺中生痈，不泻何待！恐日久痈脓已成，泻之无益；日久肺气已索，泻之转伤。惟血结而脓未成，当急以泻肺之法夺之，况喘不得卧，不云甚乎？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又方此方系宋人所增，并录之以备用。

桔梗 贝母 当归 瓜蒌仁 枳壳 薏苡仁 桑白皮 百合各一钱五分 五味子 葶苈 地骨皮 甘草节 知母 防己 黄芪 杏仁各五分，用清水煎服

【补注】肺痈由热结而成，其浊唾腥臭，因热瘀而致。故咳而胸满，是肺不利也；振寒，阴郁于里也；咽干不渴，阻滞津液也。彼邪热搏聚，固结难散之势，用桔梗开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几可图，无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脓之时，亦仍可用此汤者，一以桔梗可开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长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咳而上气，则其气之有冲而不下可知矣，其咳之相连而不已可知矣，此皆属肺之胀使之也。邪入于肺则气壅，肺壅则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极故目如脱，所以状胀与喘之至也。脉浮，邪也，兼大则邪实，而所以遗害于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热发之，亦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涣然冰释，岂不快乎！然久畜之饮，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于越婢汤中，一定之法也。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麻黄三两 细辛三两 芍药三两 干姜三两 甘草三两 桂枝三两 五味子半升 半夏半斤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补注】此条证与上条无异，所异者加躁，脉但浮尔。然前条躁者欲作风水，此条躁者心下有水，可见躁为阴躁，而水为阴之至也。君主之地，水气上凌，岂细故耶。故前方于麻黄

以杏仁易石膏，加姜、枣，发散之力微且缓；此于麻桂药中加石膏，其力转猛。然监以芍药、五味、干姜，其势下趋水道，不至过汗也。然后知小青龙亦能翻江倒海，引水潜藏，不若大青龙之腾云致雨也。大越婢汤有石膏、半夏，小青龙方有半夏无石膏，观二方所加之意，全重此二物协力建功。石膏清热，藉辛温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凉亦能清热。不然，石膏可无虑，半夏不在所禁乎？仲景加减一味，已见因心化裁矣。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补注】经云：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咳。胃气不升，大肠之气亦不降，则鼻塞不闻香臭，遂使周身肿浮，有种种之证也。然此表证尚多，岂可专泻？不知肺痈始因邪由外入，及其成痈，则证复自内显出。故论其常，当升散开提者，且未可下夺。论其亟当下夺者，倘牵制于外，反昧脓成，则死之大戒。安得不审所轻重哉！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八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论二首，方三首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补注】此仲景言奔豚之始本于惊，故并及他病之亦因于惊者。夫奔豚，水兽也。奔豚证，肾病也。经曰：东方肝木病，发惊骇。夫肝为火之母，故肝病，则不足以生君火，而所胜者侮之也；肝为水之子，故肝病，则必至于扰肾水，而所生者顾之也。厥阴脏为藏血之地，惊则气凝，气凝则血滞，故厥阴篇有呕家痈脓，脓尽自愈也。阳明土本畏木者也，木得邪助，下克斯土，故传而为惊怖，所以经谓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也。至肝病已不得水之滋养，必热甚生风，故火炽而未得熄焉。要之皆因于惊，而随人之所虚以致病焉耳。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补注】夫惊者，实有可畏触于我也。因其可畏而惴惴焉恐，惕惕焉惧，则曰恐。故惊则伤心，恐则伤肾。肾为作强之官，受伤则邪气斯盛；心为神明之出，受伤则正气以衰。水本克火者也，于是肾邪欲上凌心，斯从少腹而上冲咽喉也。何也？夫少阴脉循喉咙，因其所系之经，而上冲殊便。纵使土可制水，乃由惊病肝，则木气足以胜土；且因惊病心，则火气又不足以生土。然则水气之止，亦其势衰而复还耳，岂诚阳明太阴足以提防之耶！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奔豚汤方

甘草 芎劳 当归各二两 半夏四两 黄芩一两 生葛五两 芍药二两 生姜四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补注】气上冲胸，较冲咽喉稍缓。然腹痛，明系木来乘土。若往来寒热，少阳本病，以厥阴与少阳相表里也。故以作甘者益土为制水，半夏、生姜消散积滞，以辛温去寒，以苦寒解热，当归益营，芍药止痛。凡发于惊者，皆以本汤主治，即以病名汤。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桂枝加桂汤方

桂枝五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补注】奔豚，北方肾邪也。烧针令汗，纵不合法，与少阴何与而作奔豚？盖太阳相与表里也。针处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后此之邪复入矣。惟桂能伐肾邪，所以用桂加入桂枝汤中，一以外解风邪，一以内泄阴气也。各灸核上者，因寒而肿，惟灸消之也。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汗本心之液，发汗而脐下痛、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动也。肾邪欲上凌心，故脐下先悸，取用茯苓直趋肾界以泄其水气，故真武汤以此为君，尚能摄外散之水，坐收北方，况于少阴脏中欲作未作者耶！

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杨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九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论一首，脉证六条，方九首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补注】痹者，痞闷而不通也。经云：通则不痛。故惟痛为痹。而所以为痹者，邪入之。其所以为邪入者，正先虚也。故曰脉取太过不及，不及为阳微，太过即阴弦，阳虚故邪痹于胸，阴盛故心痛，仲景已自申说其明。乃知此证，总因阳虚，故阴得以乘之。设或不弦，则阳虽虚而阴不上干可知也。然胸痹有微甚之不同，则为治因亦异。微者，但通上焦不足之阳；甚者，且驱其下焦厥逆之阴。通阳者，以薤白、白酒、半夏、桂枝、人参、杏仁之属，不但苦寒不入，即清凉尽屏。盖以阳通阳，阴分之药不得预也。甚者，用附子、乌头、蜀椒大辛热，以驱下焦之阴，惟阴退而阳可以渐复耳。可不留意乎！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补注】阳不足，则阴上入而为寒；阴不足，则阳下陷而为热；阴阳未尝偏胜，故无寒热如平人。然短气不足以息者，是邪痹于中，而滞其升降之气，不可信其中虚而辄补之，以蹈实实之戒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栝蒌薤白白酒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补注】寒浊之邪，滞于上焦，则阻其上下往来之气，塞其前后阴阳之位，遂令为喘息，为咳唾，为痛，为短气也。阴寒凝泣，阳气不复自舒，故沉迟见于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紧数复显于关上者，何耶？邪之所聚，自见小紧，而阴寒所积，正足以遏抑阳气，故反形数。然阳遏则从而通之，栝蒌实最足开结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复下达，则所痹之阳自通矣。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栝蒌薤白半夏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胸痹，痹在气，气在上焦，故即不言脉，而与上条无异，即证亦不甚相异也，所异者，止不得卧耳。经云：昼行于阳则瘖，夜行于阴则寐。然则不得卧，以气之行于阳而不行于阴故也。经以小半夏汤覆杯即卧，非半夏为得寐药也，特以草生于夏，夏半为一阴初生，由阳入阴，使气归于肝，而血亦入焉，故于本汤增此一味，而能事毕矣。可不谓神乎！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枳实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厚朴四两　薤白半升　桂枝一两　栝蒌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二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白术　甘草　干姜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同一病也，一用通痞去满之药，一用辛散补中之味，全不相谋，谓治一证，岂仲景自为矛盾耶？不知证有久暂，病有虚实也。假如气果有滞，上焦痞满，下气亦上逆，不得不于通痹药中加降气消满，调和荣卫之药也。若夫病久而中气大虚，宗气不利，时时满，或从胁下抢心，不用甘温，必不足以益中州之气；不用辛散，且不足以破凝滞之阴。气足而清者自升，浊者自降，将结去而抢消矣，又何痹之有焉！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粒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再服。

橘枳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补注】胸痹既有虚实，又有轻重，故痹之重者，必彻背彻心者也。轻者不然，然而何以亦言痹？以其气塞而不舒，短而弗畅也。然一属手太阴肺，肺有饮，则气每壅而不利，故以茯苓逐水，杏仁散结，用之当矣。又何取于甘草？盖以短气则中土不足也，土为金之母也。一属足阳明胃，胃中实，故君橘皮以理气，枳实以消满，且使积滞去而机窍通，更加生姜之辛，无处不宣，靡有遏抑，庶邪去而正自快。此同一实证中，而又有脏腑之别也。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补注】胸痹缓急者，痹之急证也。寒饮上聚心膈，使阳气不达，危急为何如乎！故取薏苡逐水为君，附子之辛热为佐，驱除寒结，席卷而下，又乌能不胜任而愉快耶！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枳实、生姜原以治气塞，况于痞乎！故较前条稍减轻分两，使痞者下其气以开之，悬痛属饮者，得生姜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肾气上冲，正未可知，桂伐肾邪，正其能事，不但调和荣卫，为去痞臣也。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乌头赤石脂丸方

乌头一分，炮　赤石脂一两　蜀椒一两　附子半两，炮　干姜一两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补注】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乃阴寒之气厥逆而上干者，横格于胸背经脉之间，牵连痛楚，乱其气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气分诸药，则转益其痛，热必危殆。仲景用蜀椒、乌头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阴邪。然恐胸背既乱之气难安，而即于温药队中，取用干姜之泥，赤石脂之涩，以填塞厥气所横冲之新队，俾胸之气自行于胸，背之气自行于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炼石补天之精义也。今人知有温气、补气、行气、散气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气攻冲之窦，令胸背阴阳二气并行不悖者哉！

九痛丸　治九种心痛。非仲景方。

附子二两，炮　生狼牙一两，炙香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研如脂　人参　干姜　吴茱萸各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补注】丸以九名，能治九种心痛，吾不知其治何者为九也？且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堕车，血疾等皆主之。由此言之，则知热以去冷，辛以开郁，降以治逆，香以散结，甘以补正，毒以攻毒，萃群力于一方。合诸毒而不顾，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正以君主之地，无使窃发，故无礼于侧，鹰鹞逐之，况于胞络受害，不啻震惊荤毂者乎！此宁速无宁缓者也。然则火痛亦可治欤？曰可。何也？此从治之法也。观落马堕车以及血疾，则皆因伤而滞，或素有瘀，所痛即不关于心者，无不可治也明矣。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

第十论一首，脉证十六条，方十二首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补注】嘉言云：趺阳，脾胃之脉，而见微弦，为厥阴肝木所侵侮。其阴气横聚于腹，法当胀满有加，设其不满，阴邪必转攻而上，决无轻散之理。盖阴邪既聚，不温必不散，阴邪不散，其阴窍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难，势必逆攻两胠而致疼痛，较腹满更进一步也。虚寒之气从下而上，由腹而胠，才见一斑。亟以温药服之，俾阴气仍从阴窍走散，而不至上攻则善矣。

【衍义】仲景所谓此虚寒自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包举阴病证治，了无剩义。盖寒从下上，正地气加天之始，用温则上者下，聚者散，直捷通快，一言而终。故卒病论虽亡，其可意会者，未尝不宛在也。

愚按：趺阳为足阳明胃，在跗上五寸间。夫脉，阳也，土本大，今微弦，阴脉也，脉微者本虚，必有乘之者矣，故兼木脉，克贼随之，中州之气衰，安能清升而浊降乎！腹满必至，理自然也。设不满，则真阳既不足以生土，是命门大虚，而膀胱之气亦不化，何者？胃固司肾之开阖者也，便既难，则两胠不但拘急而疼痛矣。总之，肾气一衰，不传于胃，必传膀胱，故曰虚寒自下上也。然则舍温法何以为治乎？吾知腹满者必附子、理中，便难者八味丸，甚者四逆汤，仲景即不出汤，而意已跃然言外。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补注】夫腹满，亦有属实，实则非虚寒也明矣。岂概以温药治之乎？故有试之之法，痛与不痛，虚实较然矣。盖胃实必热，热蒸必舌黄，黄、土色也，下其实热，黄不自已乎！有此一辨，并虚者愈审已。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补注】嘉言云：痿黄乃中州土败之象。躁而不渴，乃阴盛阳微之象；胸中寒实，乃坚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时即极力温之，无能济矣；盖坚在胸而瘕在腹，坚处拒药不纳，势必转趋其瘕，而奔迫无度，徒促其脏气之绝耳。孰谓虚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阳气未漓，阴寒未实，早为温之也乎！

【衍义】此论寒证亦有实者。实者何？邪实也，盖惟正虚而邪实也。虚属真阳虚，本肾；实属胃家实，因寒。夫惟无火，不能消腐，故多滞多泄也。言其形则痿黄，证则躁而不渴，何也？躁为阴躁，不渴则正阴凝之象也。嗟乎！阳不生则寒不去，寒不去则利又何能止耶！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补注】曰时减，非竟不满也，若不满，则病已愈矣，不复如故矣。今则不然，时或稍可，乃复如故，则非实满可知也，实则未有或减者也，故断断为寒。寒无不温，虚无不补，此正法也。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喜喜

恶寒也。

【补注】前既言寒疝矣，此则言其脉与证也。夫弦，阴脉也，上见寸口，已非若发荣滋长之木，合旺于春者比矣。故拘急而痛，应在胁下，胁下者，肝之募也，为寒所持，冷冽之气，自不舒容。寒常在，则恶亦不已也，试观其人，知内气之馁矣。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补注】恶寒数欠，卫气虚也。卫既不固，则寒易乘而中气自馁，故喜欠。然则肺主皮毛。外受邪而肺气有不伤者乎？清涕之出，势所必至也。若夫阳气稍复，则寒邪自衰，而阴凝之色亦自此而消解，邪之出亦从肺开，故经曰：已而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补注】寒之所中，不外阴阳两经。然寒即中阴，亦曰经耳，何以即利？以阴经循乎里也。然寒又何以即中阴经？以阳气大衰，邪即中里，故云里虚也。里虚下利，阳气不能上升，故欲嚏而未能。乃知阴寒内凝，阳气未复，不若前条之所伤者，在皮毛间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也。

【补注】脐位乎阴，绕之而痛，必有所闷而不通者，况瘦人则荣气素薄者乎！或风或冷，其有袭之者矣。风冷既入，则必阳不盛，阳既不盛，孰为消腐水谷！治之者必以辛温之味，鼓散其邪，庶几可已；乃反以寒药下之，则其邪必不服，犹之太阳反下，其气上冲也。经谓气上冲胸，邪在大肠，若不上冲，则其邪尚在于胃。经又谓客气上逆而心下痞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三两　大黄三两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补注】此有里复有表之证也。腹满而能饮食，亦热邪杀谷之义；发热脉浮数，此表邪正炽之时。故以小承气治其里，桂枝去芍药以解其表。内外两解，涣然冰释，即大柴胡汤之意也。以表见太阳，故用桂枝耳。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粳米半升　半夏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七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腹中阴寒，奔迫上攻胸胁，以及于胃而增呕逆。顷之胃气空虚，邪无所隔，彻入阳位则殆矣。是其除患之机，所重全在胃气。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温饱其胃，胃气温饱，则土厚而邪难上越，胸胁逆满之浊阴，得温无敢留恋，必还从下窍而出，旷然无余。此持危扶颠之手眼也。

愚按：人之生，阳气为之耳。阳气生于下焦，盛于中而会于上，岂得复有寒乘之？于是阴阳通，清浊分，而上下因以位，由是清气上升，遂不致于下陷，浊气下降，亦不至于上僭也。若使腹中有寒，则入者已不化，承者已不生，又何能生克不差，腑脏相安乎？于是为雷鸣，为切痛，为胸胁间逆满，势必至于呕吐不已者，无他，地气之寒为之也。试观气寒者，于天时则为严寒，于王事则为兵刑，去生不几远乎！故圣人以附子回阳，阳回而寒气去矣；以半夏散满，满散而呕吐止矣。若论养胃，何如粳米？安脾，何如甘味？此言痛之因于寒，寒则未有不本于虚者也。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

升，内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补注】此又言痛之实证也。闭者，气已滞也、塞也，经曰：塞因塞用。此之谓也。于是以小承气通之，乃易其名为二物汤者。盖小承若大黄以一倍，三物汤若厚朴以一倍者。知承气之行，行在中下也；三物之行，因其闭在中上也。绎此可启悟于无穷矣。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半斤，洗　黄芩　芍药各三两　生姜五两　枳实四枚，炙　大枣十二枚　大黄二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心下者，胸也，满且痛，不属有形乎？故曰实。实则当去，然何取于大柴胡汤？柴胡，表药也。非有外邪，无取两解，乃必出于此者，正以实则必满，按则必痛，以至内发热，津液耗而元气下陷，势所必至也。故仲景以柴胡升清阳为主治；而散满者，去热者，收阴者，下结者，各有分治；且兼姜枣以益脾液，取意岂浅鲜哉！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炙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补注】大承气，大下药也，在伤寒入腑，每每慎戒，何宿食而遽可用乎？观上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二句，吾知必用下。如大柴胡等而不为稍减，须大下之，不可观望以坐耗胃家津液耳。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大建中汤方

蜀椒一合　干姜四两　人参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服之。

【补注】上中二焦所以受寒邪者，皆由于中气素虚也。虚则阳气不布，而所积者为寒饮，所冲者为寒气，所显者有影无形，为寒痛。故取辛热之品以散其邪，甘温之味以培其上，则中州已起而复立矣，故名曰大建中。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炮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三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补注】此寒邪之在中下二焦也。胁下属厥阴之部分，于此偏痛，必有所积，积而至于发热，其为实可知也。乃视其脉不滑数而紧弦，洵为阴脉，果是阴邪结于阴位矣。且紧属痛，固因寒而痛；弦为实，亦因寒而实。故非下则实不去，非温则寒不开。然肝肾同一治也，厥阴之实，系少阴之寒而实，苟不大用附子之热，可独用大黄之寒乎！入细辛者，通少阴之经气也，以寒实于内而逼阳于外也，或里有寒，表有热，俱未可定也。仲景于附子泻心汤中，既用三黄，复用附子，以畏寒汗出，阳气之虚在于外也；此大黄附子汤，阴气之结深于内也。然则痞证用三黄，固正治之法，偏痛用大黄，岂非从治之法乎！合观之，知有至理存焉矣。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

乌头二两，炮　茯苓四两　细辛一两，《千金》作人参　半夏四两，洗

上四味，末之，内真朱砂为色，炼蜜为丸，如麻子大。先食饮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

知，稍增，以知为度。

【补注】寒气厥逆，下传于上，明系君火既衰，而肾家之真阳亦不足。故上逆者，兼有水泛以凌君火之意，为害不浅，况阴霾慴乘，浊流为患。于是以大热大猛之力，始有补天浴日之量，兼用摄水气，通阳气，散阴气，而不敢后也。然犹恐寒逆特甚，复以朱砂之赤色者可以镇君火，性重者可以坠浊阴，名曰赤丸，殆畏水寒之侮火也。

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大乌头煎方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㕮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补注】寒入既深，则阳气闷而为痛，阴气内凝，无冲和之度，使卫外者不固而不耐寒，中脏者既虚而不欲食，于是邪正两不服，搏结于脐之偏旁而为疝也。所积既久，有所触动，即复发作。然必自汗者何也？伤寒中卫，则不能有汗，谓邪自外入，蔽其气也。若寒之在腹者，则自不令阳固乎外矣。又必手足厥冷者何也？寒邪中阴，则必至于厥逆，谓阴气内深，遏其阳也；况痛并绕脐，则脾属四肢，而真阳大衰矣。非用大热大力，何以建驱除之功？于是思天下之热且雄猛者，莫过乌头，更非多用不可也。佐以蜜者，热则必燥，益之以润也。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补注】疝主寒气入里。腹与胁，不言定左右也，故但言冲脉者为非，何者？冲为肝之幕，但言冲，岂疝必偏于左而不属于右耶！故不分指之，即是统言之。乃以当归走血，生姜散邪，羊肉补中，有发屡试屡验，亦已神矣。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抵当乌头桂枝汤方

用乌头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补注】寒气非乌头不治，此则全以蜜熬，熬成即膏矣。乃复以桂枝汤解之者，正以桂枝主手足也。况味甘正以扶脾，蜜与桂合，又得建中之意欤。以逆冷不仁身痛，及诸治不效者，似皆中州之惫为之也。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也，可下之。

【补注】夫曰疝气，则寒者特气凝而不化，非诚有积滞于其间也。虽然气既凝，则血必滞，热则流通，寒必结聚，理之常也。假如因寒而有聚者，于法不得不去，又于何知之？故圣人反覆以言脉也。脉者，血气之会也，有虚有实，殆必见焉。故数紧乃弦状，至按而不移，其为寒也，不得谓之虚矣。夫数者，阳也；弦者阴也；紧且迟阴也；大则阳也。大既阳也，紧又阴也，疝为阴脉合矣，而又兼见阳，是必有滞，故曰可下。然所下者何？曰下其寒，曰阳中有阴，已出手眼矣。其即以温药下之之义乎。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

【补注】寸口，即气口也。宿食停滞，关与寸浮大有力，是不待言。若按之反涩，知中有所伤，阻抑中气，不得宣越，遂令尺中亦微涩。所滞之物，原已深重，设不大下，所伤不亦多乎？然余观伤寒下例，用大承气，非试不敢漫投，甚以不可轻攻为戒，何至宿食更无顾忌

耶？盖既无外感，则不致有结胸痞痛之变证可知也，且有恶食不大便，或实满之里证可知也，又何惮而不为此。

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

【补注】数为在腑，食积于胃而为热，故显数，遂使各部显有余之象，乃兼滑。苟急下，其为热耗津液何限乎？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补注】不欲食，言伤食恶食也。脾土受伤，不能健运，岂能去故而新是谋乎！盖言受病未几，而利数旁流，虽下利而积聚未消也。苟久利之后，中州败坏，致不能食者，即欲温补，尚恐难救，岂可反用承气？读者当于下利不欲食句著眼，始知下利为宿食，不欲食亦止因宿食也。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一分，煮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温服，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补注】食既云宿，决非上脘，既非上脘，何以用吐？今言上脘，又言宿食，则必有痰载物，不使得下，则为喘为满，不能具见，故一吐而痰与食俱出矣。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

【补注】紧至于转索无常，此胃气垂绝之象，亦已危矣。又或停滞冷物，遂令胃气不复发越耳。

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补注】伤食者不头痛，今头痛，故知或风或寒，乃浮紧又寒脉也。若但紧不浮，则知腹有所滞。虽兼外邪，因不见浮，治之者须知内伤外感，用药自有分寸，而不急于下也明矣。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一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点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第十一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

【衍义】肺者，手太阴燥金，与足太阴同为湿化，内主音声，外合皮毛，属上焦阴部，行营卫，在五行生克，畏火克木。今为风中之，夫风者，内应肝木之气，得火反侮所不胜之金。然木之子，火也，火必随木而至。风能胜湿，热能燥液，故为口燥。风火皆阳，二者合，则摇动不宁。动于肺，则燥其所液之湿，鼓其音声，有出难入，而作喘鸣。动于荣卫，鼓其脉络肌肉，则身运作肿胀。虽然，此特风中于肺，失其运用之一证耳。若《内经》所论肺风者，多汗、恶寒、色白、时咳、昼瘥、暮剧，是又叙其邪在肺作病状如是，各立一义以为例耳。然后人自此而推，皆可得之其在脏、在舍、在经络，凡所见之病，不患其不备也。余脏皆然。

肺中寒，吐浊涕。

【衍义】肺者，阴也，居阳部，故曰阴中之阳。谓之娇藏，恶热复恶寒，过热则伤所禀之阴，过寒则伤所部之阳。为相传之官，布气化液，行诸内外，阳伤则气耗，阴伤则液衰。今寒中之，则气液蓄于胸，而成浊饮，唾出于口；蓄于经脉，乃成浊涕，流出于鼻，以鼻是肺脏呼吸之门也。

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衍义】肺金主秋，当下四十五日后，阴气微上，阳气微下之时。《内经》论其平脉曰：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又曰：微毛而有胃气。又曰：厌厌聂聂，如落榆叶状。其阴阳微上下之象如此。又曰：死脉则为真肺脉至，大而虚，如毛羽中人肤。又曰：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又曰：但毛无胃。则是阳气不下，阴气不上，盛阳当变阴而不变，既不收敛，又不和缓，惟浮，欲死可知已。因火克金而阴亡，《内经》谓其不过三日死，正与此同。盖阴者，阳之根，浮者有之，沉者亦有之，根壮而后枝叶茂。叙平脉惟贵轻虚以浮，非全无沉者，但浮沉皆止三菽之重耳，不欲其如石之沉也。今浮之虚，按之又弱如葱叶，于三菽其有几哉！越人曰：肝与肺有生熟浮沉之异，生浮则熟沉，生沉则熟浮。盖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更始体用之气在二脏，故二脏之形亦如之。缘肺居阳部，故体轻浮，主气以象阳，阳极变阴，故用收敛以象阴；肝居阴部，故体重沉，藏血以象阴，阴极变阳，故用升发以象阳，浮沉正此耳。五脏阴阳，各具一体用，不可不察。

肝中风者，头目眴，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

【衍义】五气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与筋合。肝之筋与经脉，皆出足大指之端，过股内，上循两胁，出胸中，至于巅。今中于风则动摇，上者为头目眴。风甚则亢，亢则害，承乃制，兼金之体，于是血液皆衰，经络尽从收敛而急束，故两胁痛，不能俯仰，伛而行。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令嗜甘也。若《内经》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此又并其脏之体用而言

也。

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下命》云时盛汗出，咳食，已吐其汁。

【衍义】肝者，阴之阳，其气温和，启陈舒荣而魂居之，并神出入，所畏者金也；金性凉，其气收敛肃杀，故克之。今更中寒，金乃水之母，母必从子而至，以害其木，凝泣气血，生化失职，不荣于上之筋脉，则两臂不举矣。

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补注】曷言死脏，已无生气也。肝属木，应濡，是弱犹为本脉。然但浮之弱，既非长竿末梢之循矣。及按之曰如索，则弦紧俱见。曰不来，则脉有来去，乃阴阳往复之理，今但去，是直上下而无胃气也。否则真气将散，出入勉强，有委而不前，屈且难伸之状，故曲如蛇行也。呜呼！木之生也，有鼓动条达，发荣柔婉之妙。其死也，非强直而不复，即矫曲而不遂。木曰曲直，所以始之终之也。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补注】肝主疏泄，言其用也。愤郁抑不舒，势必下乘中土，土必弱而时满，气必结而不开，故喜人之按之揉之也。肝气之弱，言著之心胸之间也。先欲饮热者，木泼在水，喜其生已，热则能行，乐其散结，以此消息，病情斯得矣。故以旋覆为君，主结气胁下满，消胸上痰，而以葱通阳气也。使徒治肝气而不及血，似与所著不宜，故取有色无质者，能入藏血之地而不著耳。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

【补注】心为君卡，胞络卫焉，邪岂得以干之乎？然则心中风者，殆胞络受邪也。风为阳邪，善行数变，而所伤在君火之地，两热相合，势必外蒸，《伤寒》言翕翕为温热而不至于大热也。夫君火之官受困，则四肢自不能起。而蕴热于内，悬悬如饥状，乃痰饮畜聚上脘，初非胃虚也，食又何能下乎？是不至呕吐不止也。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蛊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补注】心主散，寒入而火郁矣，郁则气既不舒，而津液聚为浊饮，故其苦病如啖蒜者，正形容心中懊侬不得舒坦，若为辛浊所伤也。至甚者，正以阴凝之邪，袭于阳部，阻其升降，前后不通，亦犹胸痹之痛，彻背彻心，比如虫之蛊注，其状更有甚于啖蒜者矣。其脉浮者，邪在上也，因高越之，使所结之饮上涌，则所受之邪亦外出矣，盖吐中自有发散之义也。

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藏伤所致也。

【补注】《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否则十二官危矣，形乃大伤。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况所安之宅乎！仲景谓心伤者，心之神因七情所伤也。盖神乃气之主帅，气乃神之从卒。懵乱则神迁，迁则脏真之气应之而乱，久则衰，衰则心伤矣。心既伤而复加之劳役，脏之真阴不能持守其火，而火乱动，动则上炎，其头目即发赤；脏真从火炎，不从下行，而阴独在下，故重。心虚则肾水乘之，内作心痛而烦，外作经络之阴，不得人与脏通，故发热。心脉络于小肠，火气不行，伏鼓而动作，故当脐跳。仲景以弦脉为阴为虚，今见于心之阴脏，皆因心伤，所以得是脉也。

心死脏，浮之实如丸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衍义】《内经》：心脉如钩，但钩无胃曰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又云：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乃死。心死脉不可一气言。心脏气来，象虽不一，阴阳之道，未之或异，何也？心脉主夏，阳气盛极于阴始生

之时。极而不能生阴者死，阴极而反胜其阳者死。以阴静往来候之而已，来者候其阳，去者候其阴，来盛而去衰如钩，终乏雍容和缓气象，其能久而不死乎！和平之钩者，则前曲后居之反也。所以如操带钩，无胃气故也。阴阳生化，从守其脏，若蹇蹇子短数而动，又能无死乎！动如麻豆，殆与蹇蹇子象同。盖躁疾者，气脱亡阴也，故主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

【衍义】神之所任物而不乱者，由气血维持而养之以静也；若气血衰少，则神失所养而不宁。并神出入者谓之魂，守神之舍者谓之魄。神不宁则悲，悲则魂魄不安矣。心与目内外相关，目开则神存于中而应事，目合则神散于外而妄行，故畏合目。经云：阳盛则梦飞，阴盛则梦坠。今以虚不以盛，故梦远而不飞坠耳。所言癫狂，非阴阳上下相并之病，乃独持心脏，分气血，阴阳相倾也。盖阴在内，为阳之守，阳在外，为阴之卫，若阴气衰，阳气并于内，神亦入于阴，故癫。癫病者，神与声皆闭藏而不发。若阳气衰，阴气并于外，神亦出于阳，故狂。狂病者，神与声皆散乱而妄动也。

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

【衍义】风，阳邪也，内应肝。在心脏者，尚有翕翕发热，况属脾土是贼邪乎！故外掣其皮，目瞤瞤；内乱其意，如醉人。而腹中烦也，脾受贼邪。气力散解，故重而短气。且《内经》脾风者，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当不止腹中烦重而已。

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衍义】《内经》：死脾脉至，脉来坚锐，如雀之啄，如鸟之距。状其独阴独阳而不柔和也。如屋之漏，状其动止之不常也。如水之流，状其去之无节也。如弱而乍数乍疏，状其进退无度也。今浮之大坚，非类鸟啄乎？按之如覆杯，非类鸟距乎？洁洁如摇者，非类屋漏与乍数乍疏乎？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

麻子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枳实半斤　大黄一斤　厚朴一尺　杏仁一升，去皮尖

上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以知为度。

【补注】趺阳脉，土也。浮为阳，涩为阴，故浮之见阳，沉之见阴也。夫阳有余，则胃气强。阴不足，则太阴不固，故小便数。然则脾正为胃行津液者也，脏涩而不能约束水津，则留于胃者甚少，而胃自失所润。然则胃之不润，脾为之也，故曰为约。于是以大黄、枳实去实，先以麻仁润燥，芍药养阴，且用厚朴佐杏仁以利肺气，兼补益阴气之用，斯得之矣。

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甘姜苓术汤方

白术二两　甘草二两　干姜四两　茯苓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三升，去滓，分温三服，腰即温。

【补注】肾为水脏，而真阳伏焉。肾著之病，肾气本衰，故水火俱虚，而后湿气得以著之，何也？水与水为类，故易召也。其人身重，湿也；腰如坐冷水，有水状，湿气胜也；不渴者，阳明未尝热也；小便利，膀胱未尝病也；饮食如故，中焦亦不病也，故曰病在下焦。而又申明所致病之由，言身劳则阳气张而汗出，湿入则阴气久而不散，以致冷痛腹重有如彼也。然论病固下焦症也，而立方皆中焦药，岂无故哉？人之阳气，原于下而盛于中，今因中州无

恙之时，再一厚培脾土，使土旺可以制湿，阳壮足以发越。故取干姜之辛热，茯苓之淡渗，加于补中味内，三服可令腰温。全不及下焦药者，恐补肾则反助水益火，无由去湿也。仲景明言下焦，药反出中焦者，不令人想见微旨耶！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人尺中者，死。

【衍义】《内经》：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又谓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是皆无胃气而天真之阳已亡，惟真脏之残阴，随呼吸而动，单见本脏之象耳。浮以候外，外、阳也；坚者，犹弹石夺索，乃真阴出于阳也。按以候里，里、阴也；动则为阳，乱动如转丸，乃真阳将脱，动无伦序，不能去来，惟系息于其中。若益入尺，是阴阳离决，死兆彰彰矣。

问曰：三焦竭者，上焦竭，善噫，何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须治，久则愈。

【衍义】竭者，涸也。上焦属心肺，一阴一阳之部，肺主气，心主血，以行荣卫，为气为血。有一衰弱，则荣卫不能相持而行，上焦之化政竭矣，虽中焦受谷气，亦不消散，而聚于胸中，必待噫而出之。下焦属肝肾，亦是一阴一阳之部，肾主闭藏，肝主疏泄。其气不和，则荣不能内守，卫亦不能外固，下焦如渎，气化之政竭矣，故小便不禁而遗溺也。久而荣卫和，则自愈。尝考《伤寒论》脉法中云：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逮，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吞酸；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溺。正此之谓。噫者，《内经》谓出于心，又以为出于胃，《灵枢》以为脾是动，病为噫。如是，则噫不惟出于上焦，而中焦亦噫也。《内经》以督脉所生病为遗溺，《灵枢》以肝所生病为遗溺，则遗溺亦不惟此已。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衍义】热在上焦为肺痿，义同肺痿条。然中焦为坚满，亦与脾约同义。热在下焦尿血及淋闭者，三焦下输，入络膀胱，即与《内经》胞移热于膀胱为癃溺意同。盖膀胱为州都之官，气化而溺出焉。热在血，则血渗入膀胱，尿而出之；热在气，气郁成燥，水液因凝，故小便赤而淋闭不通。虽淋闭属气郁，亦有属血者，气病溺色白，血病溺色赤，为热在下焦。下焦固不独膀胱，若肾、若肝、若小肠，皆居下焦，各能积热，如胞之移热膀胱者，入则必自其窍出之。亦有不因下焦而溺血者，如《内经》悲哀太过，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之类。病名有标本，急治本，缓治标。凡遇是证，未可独以下焦热一语，而更不求其所来。鹜溏者，大肠寒，则阳衰不能坚实糟粕，故屎薄少结，而中如鹜屎也。肠垢者，大肠属金主液，有热则就燥，郁滞其液，涩而不行，积为肠垢，若脓若血，频并窘迫，故重下而不彻。亦有垢不因大肠移热而生者。小肠后重下血，正与《内经》所谓结阴下血相类。小肠属火，为心之腑，心主血，小肠寒，则阳不得越。因郁为下重，血亦不入于脉，随其所郁而便下。然亦有便血因火热而溢者，不惟小肠而已。小肠有热痔者，小肠从脐下入大肠肛门，由肛门总为大小肠出入之门户也。然大肠筋脉横解者亦为痔，督脉生病者亦作痔，仲景举小肠寒热病中，因心及之耳。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槃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槃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槃气。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衍义】仲景立积聚之名，盖以脏者，阴

者，腑者，阳也，阳动而阴静。脏主血，脏病则血凝，凝故不移，而名曰积。腑主气，腑病则气停，停则终必动，而名曰聚。荣气者，即首章荣饩之邪，从口入，宿食之气也。胁下脾之幕，章门穴是其处，凡饮食入胃，输精于脾，脾若不胜其气之所宜者，则不布于三阴而积之于幕，故按之则所积之气开，而痛暂愈，后集则又痛，是名荣气。盖饮食之气味，各有所喜入之脏，宁无从其所入之处而病者乎？故胁下痛，亦非独荣气也，暴饮亦痛，寒邪泣血在肝亦痛，但按之散与不散为异耳。虽然寒气之客于小络者，按之暖，其痛亦愈。及考《内经》、《灵枢》，有积瘕而无聚，仲景去瘕而名聚。《内经》不分积瘕动静，仲景分属之；《灵枢》有著筋经之动静，仲景不言及。巢氏又增之为四：曰积、曰聚、曰癥瘕、曰积聚，脏腑虚弱，受风邪搏气之所致也。癥瘕由饮食不消，聚结渐长所致，盘牢不移者癥也，可以推移者瘕也。陈无择遂以积聚气结者属肺，癥瘕血结者属肝，更有五脏相传之积，此与仲景所名又不同矣。《内经》、《灵枢》以风寒、饮食、七情，俱为积瘕之邪，巢氏、陈氏分之如此，仲景独以动静立名，又不关《内经》、《灵枢》。巢氏或因仲景不言其邪，遂有四者之名，陈氏又从而立肺肝之名，名愈分而理愈不明。名以人立，固从时迁可也，邪可迁乎哉？《内经》、《灵枢》，未常以风寒不病血，饮食不病气，而乃纷纷若是，古之然耶？今之然耶？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二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点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吐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衍义】水性走下，而高原之水，流入于川，川入于海，塞其川，则洪水泛溢，而人之饮水亦若是。《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今所饮之水，或因脾土壅塞而不行，或因肺气涩滞而不通，以致流溢，随处停积。水入肠间者，大肠属金主气，小肠属火，水与火气相搏，气火皆动，故水入不得流走肠间，沥沥有声，是名痰饮。然肠胃与肌肤为合，素受水谷之气，长养而肥盛，今为水所病，故肌肉消瘦也。水入胁下者，属足少阳经，少阳经脉从缺盆下胸中，循胁里，过季胁之部分，其经多气，属相火，今为水所积，其气不利，从火上逆胸中，遂为咳吐，吊引胁下痛，是名悬饮。水泛溢于表，表、阳也，流入四肢者，四肢为诸阳之本，十二经脉之所起，水至其处，若不胜其表之阳，则水散当为汗出，今不汗，是阳不胜水，反被阻碍经脉荣卫之行，故身体疼重，是名溢饮。水流入肠间，宗气不利，阳不得升，阴不得降，呼吸之息，与水迎逆于其间，遂作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荣卫皆不利，故形如肿也，是名支饮。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

【衍义】心属火，火、阳也，阳主动。肾属水，水、阴也，阴主静，静则坚。今水在心下，水克火，水守于外，故坚。火内郁不宁，故筑筑然动而短气。水既外停，故恶水不欲饮也。

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

【衍义】仲景凡出病候，随其脏气变动而言之，不拘定于何邪也。如吐涎沫，属肺脏，在肺痿证中者，上焦有热者，肺虚冷者，皆吐涎沫，今水在肺亦然。盖肺主气，行荣卫，布津液，诸邪伤之，皆足以闭塞气道，故荣卫不行，津液不布，气停液聚，变成涎沫而吐出之。若咳若渴者，亦肺候也，皆无冷热之分。但邪与气相击则咳，不击则不咳，津液充其玄府则不渴，燥之则渴，随所变而出其病，亦不止于是也。而在他证，方后更立加减法，便见仲景之意。

水在脾，少气身重。

【衍义】脾居中焦，与胃为表里，受谷化精，输于五脏百骸，脾实则中气强盛，体质强健。今水在脾而脾病矣，中虚则少气，肌肉不得所养，唯受水气，水、阴也，故身重。

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

【衍义】肝有两叶，布在胁下，经脉亦循于是，与少阳胆为表里。今水客于肝，表里气停，故支满。嚏者，气喷出也。少阳属火，火郁则有时而发，邪虽发动，不得布散，惟上冲于鼻额，故作嚏，吊引胁下所结而痛。《原病式》曰：嚏以鼻痒而作声，鼻为肺窍，痒为火化，火干

阳明，痒为啘也。

水在肾，心下悸。

【衍义】心属火而宅神，畏水者也。今水在肾，肾水愈盛，上乘于心，火气内郁，神灵不安，故作悸动，筑筑然惧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衍义】心之俞出于背，背、阳也。心有留饮，则火气不行，惟是寒饮注其俞，出于背，寒冷如掌大。论其俞之处，明其背之非尽寒也。

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啾则辄已。 一作转甚。

【衍义】胁下为厥阴之支络，循胸出胁下，足厥阴脉布胁肋，而缺盆是三阳俱入，然独足少阳从缺盆过季胁。饮留胁下，阻碍厥阴少阳之经络，不得疏通，肝苦急，气不通故痛，少阳上引缺盆，故咳啾则气攻冲，其所结者通，而痛辄已。一作转甚。如上条咳而痛同也。

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衍义】胸中者，肺部也，肺主气以朝百脉，治节出焉。饮留胸中，宗气呼吸，惟以布息，故短气。气不布，则津液不化而膈燥，是以渴也。足厥阴肝脏主筋，束骨而利关节，其经脉上贯于膈，而胆之经亦下胸中贯膈，夫饮者，即湿也，其湿喜流关节，从经脉流而入之，作四肢历节痛。留饮，水类也，所以脉亦沉也。

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伏饮。

【衍义】膈上，表分也。病痰满喘咳，乃在表之三阳，皆郁而不伸，极则化火，冲动膈上之痰吐发。然膈间之伏饮，则留而不出，因其不出，则三阳之气虽动，尚被伏饮所抑，足太阳经屈而不伸，乃作寒热腰背疼痛，其经上至目内眦，故目泣自出；足少阳经气，属风火之化，被抑不散，并于阳明，属在肌肉之分，故振振身瞤而剧也。是条首以痰言，末以饮言，二者有阴阳水火之分。痰从火而上，熬成而浊，故名曰痰；饮由水湿留积不散而清，故名曰饮，亦是五行水清火浊之义。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里虚；脉偏弦者，饮也。

【衍义】饮水多留于膈，膈气不行则喘满。食少，胃气虚，复多饮，胃土不能运水，水停心下，心火畏水，甚则神不安，为怔忡惊悸，微者阳独郁，而为短气。夫脉弦者，为虚为水，若两寸皆弦，则是大下之后，阳气虚寒所致；若偏见弦，则是积水之处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

【衍义】脉弦为水为饮，今肺饮而曰不弦，何也？水积则弦，未积则不弦，非谓肺饮尽不弦也。此言饮水未积，犹得害其阳，虽不为他病，亦适成其苦喘短气也。

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衍义】脉平当无病，何以有病而反平也？正与上条不弦意同，明其虽有支饮，而饮尚不留伏，不停积。以其在上焦，未及胸中，不伤经脉，故脉平。然终碍其阴阳升降，故喘不能卧，短气耳。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衍义】痰饮由水停也，得寒则聚，得温则行，况水行从乎气，温药能发越阳气，开腠理，通水道也。

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衍义】心胞络循胁出胸下，《灵枢》曰：胞络是动，则胸胁支满。此痰饮积其处而为病也。目者，心之使，心有痰水，精不上注于目，故眩。《本草》茯苓能治痰水，伐肾邪。痰，水类也，治水必自小便出之，然其水淡渗于太阴，引入膀胱，故用为君。桂枝乃手少阴经药，能调阳气，开经络，况痰水得温则行，用之为臣。白术除风眩，燥痰水，除胀满，以佐茯苓。然中满勿食甘，用甘草何也？盖桂枝之辛，得

甘则佐其发散，和其热而使不僭也；复益土以制水，甘草有茯苓，则不支满而反渗泄。《本草》曰：甘草能下气，除烦满也。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方见右。**肾气丸亦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衍义】微饮而短气，由饮水停蓄，致三焦之气升降呼吸不前也。二方各有所主，苓桂术甘汤主饮在阳，呼气之短；肾气丸主饮在阴，吸气之短。盖呼者出心肺、吸者出肾肝，茯苓入手太阴，桂枝入手少阴，皆轻清之剂，治其阳也；地黄入足少阴，山萸入足厥阴，皆重浊之剂，治其阴也。一证二方，岂无故哉？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衍义】仲景尝谓大枢开发，胃和脉生，今留饮之堵塞中焦，以致天真不得流通，胃气不得转输，脉隐伏而不显。留饮必自利，自利而反快者，中焦所塞暂通也。通而复积，续坚满，必更用药尽逐之。然欲直达其积饮，莫若甘遂快利，用之为君；欲和脾胃，除心下坚，又必以半夏佐之。然芍药停湿，何留饮用之乎？甘草相反甘遂，何一方兼用之？盖芍药之酸，以其留饮下行，甘遂泄之，《本草》谓其独去水气也。甘草缓甘遂之性，使不急速，徘徊逐其所留，入蜜亦此意也。然心下者，脾胃部也，脾胃属土，土由木郁其中而成坚满，非甘草不能补土，非芍药不能伐木，又可佐半夏和胃消坚也。雷公炮炙法有甘草汤浸甘遂者矣。

脉浮而细滑，伤饮。

【衍义】脉之大小，皆从气血虚实变见者也。伤于饮，则气虚而脉浮，血虚而脉细，阳火被郁，则微热而脉滑也。

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衍义】此言其脉邪之不相应也。寒饮反见数脉，数是《内经》有用热达热，有用寒达寒之戒，在夏用热药治饮，则数脉愈增；在冬用寒药治热，则寒饮愈盛，皆伐天和，所以在冬夏难也，在春秋，或可适其寒温而消息之。

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之后，糜粥自养。

【衍义】脉沉，病在里也，凡弦者为痛、为饮、为癖，悬饮结积在内作痛，故脉见沉弦。此条言病脉而不言药，后出一条言药而不言病脉，可知悬饮之痛，不止上条。伤寒中悬饮，亦用是汤，则知十枣汤之治悬饮之证最多也。故将下条粘连上条，成注谓芫花之辛以散饮，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大枣之甘以益脾而胜水也。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去节，三两　芍药三两　干姜三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二两，炙　细辛三两　桂枝去皮，三两　半夏半升，汤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衍义】《伤寒论》寒邪伤荣，麻黄汤；风邪伤卫，桂枝汤；风寒两伤荣卫者，大青龙汤；稍迫心肺证，小青龙汤。今溢饮亦是荣卫两伤，

治之何也？出方不出证，又何也？盖溢饮之证，已见首篇，故不重出。水饮溢出于表，荣卫尽为不利，犹伤寒荣卫两伤，故必发汗以散水，而后荣卫行，经脉行，则四肢之水亦消矣。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二两　石膏十二枚，鸡子大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

木防己二两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芒硝三合　茯苓四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衍义】心肺在膈上，肺主气，心主血，今支饮在膈间，气血皆不通利，气为阳主动，血为阴主静，气不利，则与水同逆于肺而为喘满，血不利，则与水杂揉，结于心下而为痞坚。肾气上应水饮，肾气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亦见于面也。脉沉为水，紧为寒，非别有寒邪，即水气之寒也。医虽以吐下之法治，然药不切于病，故不愈。用木防己者，味辛温能散留饮结气，又主肺气喘满，所以用为主治。石膏味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气，清肺定喘；人参味甘温，治喘，破坚积，消痰饮，补心肺气不足，皆为防己之佐。桂枝味辛热，通血脉，开结气，且支饮得温则行，又宣导诸药，用之为使。若邪之浅，在气分多而虚者，服之即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实者，则愈后必再发。故石膏是阳中之治气者，则去之，加芒硝味咸寒，阴分药也，治痰实结，赖之去坚消血癖；茯苓伐肾邪，治心下坚满，佐芒硝则行水之力益倍。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泽泻汤主之。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衍义】《明理论》眩为眼黑，冒为昏冒。伤寒之冒眩，以阳虚；中风亦有冒眩，乃风之旋动也。《原病式》以昏冒由气热冲心也，目暗黑亦火热之气郁。二论曰虚、曰风、曰火，各一其说。三者相因，未始相离，风火不由阳虚，则不旋动，阳虚不由风火，则不冒眩；盖伤寒者以寒覆其阳，阳郁化火，火动风生故也。

【衍义】风火之动，散乱其阳，则阳虚。湿饮者，亦如伤寒之义。虽然，阳虚风火所致，然必各治其所主，寒者治寒，湿者治湿，察二者之轻重，以药佐之。此乃支饮之在心者，阻其阳之升降，郁而不行，上不充于头目，久则化火，火动风生而作旋运，故苦冒眩也。利小便以泄去支饮，和其中焦，则阳自升而风火自息矣。泽泻能开胃关，去伏水，泄支饮，从小便出之；佐以白术，和中益气，燥湿息风。药不在品味之多，惟要中病耳。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衍义】凡仲景方，多一味，减一药，与分两之更重轻，则易其名，异其治，有如转丸者。若此三味加芒硝，则谓之大承气，治内热腹实满之甚。无芒硝，则谓之小承气，治内热之微甚。厚朴多，则谓之厚朴三物汤，治热痛面闭。今三味以大黄多，名厚朴大黄汤。上三汤皆治实热而用之，此支饮胸满，何亦以是治之？傥胸满之外，复有热蓄之病，变迁不一，在上在下，通宜利之耶，胸满者下之。然此水饮也，不有热证，况胸满未为心下实坚，且胸中痞硬，脉浮，气上冲咽喉者，则半表半里和解之。全有医误下，为心下硬痛，名结胸者，以大陷胸汤下之；不甚痛，犹不可下，以小陷胸利之。今支饮之胸满，遽用治中焦实热之重剂乎！是必有说，姑阙之。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方见

肺痈中。

【衍义】支饮留结，气塞胸中，故不得息。葶苈能治结利饮，大枣通肺气补中。此虽与肺痈异，而方相通者，盖支饮之与气，未尝相离，支饮以津液所聚，气行则液行，气停则液聚而气亦结。气，阳也，结亦化热，所以与肺痈热结者同治。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衍义】呕家为有痰饮动中而欲出也，饮去尽而欲解矣。反不渴，是积饮所留，由气不畅，结聚津液而成耳。半夏之味辛，其性燥，辛可散结，燥可胜湿；用生姜以制其悍，孙真人云：生姜，呕家之圣药。呕为气逆不散，故用生姜以散之。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

己椒苈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熬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衍义】肺与大肠合为表里。肺本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今不输膀胱，仅从其合，积于肠间，水积则金气不宣，臆郁成热为腹满，津液遂不上行，以成口燥舌干。用防己、椒目、葶苈，皆能利聚水，行积结气，而葶苈尤能利小肠。然肠胃受水谷之气，若邪实腹满者，非轻剂所能治，必加芒硝以泻之。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升　茯苓三两。一法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衍义】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阳气必不宣散也。经云以辛散之，半夏、生姜皆味辛。《本草》半夏可治膈上痰，心下坚吐逆者。眩亦上焦阳气虚，不能升发，所以半夏、生姜并治之。悸则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独治，必加茯苓去水，下肾逆以安神，神安则悸愈也。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十分，去皮　茯苓五分　白术十分　桂十分，去皮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衍义】人瘦有禀形，有因病瘦者，金土水形之人肥，火木形之人瘦。今云瘦人者，必非病瘦，乃禀形也。朱丹溪云：肥人多虚，瘦人多热，盖肥人由气不充于形，故虚多；瘦人由气实，故热多。肥人不耐热者，为热复伤气；瘦人不耐寒者，为寒复伤形，各损其不足故也。《巢氏病原》为邪入于阴则癫。瘦人火木之盛，为水邪抑郁在阴，不得升发，鼓于脐下作悸。及至郁发，转入于阳，与正气相击，在头为眩；在筋脉为癫，为神昏；肾液上逆，为涎沫吐出，故用五苓治之。茯苓味甘淡，渗泄水饮内蓄，故为君。猪苓味甘平，用为臣。白术味甘温，脾恶湿，水饮内蓄，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故为佐。泽泻味咸寒为阴，泄泻导溺，必以咸为助，故为使。桂枝辛热，肾恶燥，水蓄不利，则肾气燥，以辛润之，故亦为使。多饮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气，外泄得汗而解也。

附　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而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二两　人参二两　白术二两　枳实一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二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二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衍义】此由上中二焦气弱，水饮入胃，脾

不能转归于肺，肺不能通调水道，以致停积为痰、为水。吐之则下气因而上逆，积于心胸，是谓虚，气满不能食。先当补益中气，以人参、白术下逆气，行停水；以茯苓逐积消气满；以枳实调诸气，开脾胃；而宣扬推布发散凝滞，赖陈皮、生姜为使也。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方见上。

【衍义】《脉经》以弦为水气、为厥逆、为寒、为饮，风脉亦弦。若咳者，如水气、如厥逆、如寒、如风，皆能致咳。欲于弦脉而分诸邪，不亦难乎！设或水邪之弦稍异，果何象乎？前条悬饮者沉弦，别论支饮者急弦，二者有沉急之不同，而咳脉之弦，岂一字可尽！仲景尝论水蓄之脉曰沉潜，今谓为水，其弦将仿佛有沉潜之象乎？将有沉急之象乎？凡遇是证是脉，必察色闻声，问所苦，灼然合脉之水象，然后用是方下之。独据脉，恐难凭也。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方见上。

【衍义】心肺在上，主胸中，阳也；支饮乃水类属阴。今支饮上入于阳，动肺则咳，动心则烦，搏击膈气则痛。若阳虚不禁其阴之所逼者，则荣卫绝而神亡，为之卒死矣。不卒死，犹延岁月，则其阳不甚虚，乃水人于肺，子乘于母所致也。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衍义】三脉固为支饮之咳，然诸邪之病，皆不越此。《内经》曰：久病脉弱者生，实大者死，又脉大则病进。盖弱脉邪气衰，实大邪气盛。久病者正气已虚，邪气亦衰，虽重可治；若邪盛加之脉数，火复刑金，岂不死乎！其脉虚苦冒者，盖胸中乃发越阳气之地，支饮停积，阻其阳气，不得升于上，又不得充于下与阴接，惟从支饮浮泛眩乱，头清道，故苦冒也。治其饮，则阳气行而可愈矣。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方见上。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五味子半升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细辛三两　干姜二两　五味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故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细辛二两　干姜二两　五味半升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二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

两　细辛二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黄二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衍义】此首篇支饮之病也，以饮水，水性寒下，应于肾，肾气上逆入肺，肺为之下利，肺主行荣卫，肺不利则荣卫受病，犹外感风寒，心中有水证也，故亦用小青龙汤治。服后未已，为水停未散，故多唾；津液未行，故口燥；水在膈上，则阳气衰，寸口脉沉。麻黄发阳，则阴血虚，故尺脉微。尺脉微，则肾气不得固守于下，冲任二脉相挟，从小腹冲逆而起矣。夫冲任二脉，与肾之大络，同起肾下，出胞中，主血海，冲脉上行者至胸，下行者至足少阴，入阴股，下抵足行上，是动则厥逆；任脉至咽喉，上颐循面，故气冲咽胸。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不通，手足不仁而痹，其面翕然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水在膈间，因火冲逆，阳气不得输上，故时复冒也。《内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又曰：冲脉为病，气逆里急，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先治冲气与肾燥。桂味辛热，散水寒之逆，开腠理，致津液以润之，茯苓、甘草行津液，渗蓄水，利小便，伐肾邪，为臣。甘草味甘温，补中土，制肾气之逆。五味酸平以收肺气，《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服此汤，冲气即止。因水在膈不散，故再变，而更咳胸满。即用前方去桂加干姜、细辛，散其未消之水寒，通行津液。服汤后，咳满即止。二变而更复渴；冲气复发，以细辛、干姜乃热药，服之当遂渴，反不渴，支饮之水，蓄积胸中故也。支饮在上，阳遏阳气，不布于头目，故冒，且冲气更逆，必从火炎而呕也。仍用前汤加半夏，去水止呕，服后水去呕止。四变水散行，出表，表气不利，其人形肿，当用麻黄发汗散水。以其人遂痹，且血虚，麻黄发其阳，逆而内之必厥，故不内，但加杏仁；杏仁微苦温，肾气上逆者，得之则降下，在表卫气得之，则利于行，故肿可消也。服后五变，因胃有热，循脉上冲于面，热如醉，加大黄以泄胃热。盖支饮证，其变始终不离小青龙之加减，足为万世法也。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主之。方见上。

【补注】云渴未有不饮水者，渴饮水，则渴为水解，而水亦为渴消矣。乃复作呕者，何哉？为水不为渴消，而且不得下归于胃，下越膀胱，致停于心下也。虽然就下，性也，水又何以停？因上脘本有痰饮，阻抑上升之津，故先为渴。然后知先能为上阻者，亦即后能下阻者也。心下去上未远，为清华之位，岂得容水少刻？热必呕出，故仍以小半夏茯苓汤主之也。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三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覆校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脉证九条，方六首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不肯止。

【衍义】是症伤寒传厥阴症中，但曰吐蛔，下之利不止，此曰食即吐，下不止，岂食入便至于利下不止乎？成注曰：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太阴，止咽干，未成渴；传少阴，止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传至厥阴，热甚，多饮水，乃成消渴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谓之消渴。火生于木，厥阴客热，气上冲心，心中疼热。伤寒至厥阴受病，时为传经尽当入脏。胃虚热客，饥不欲食。蛔在胃中，无食则动，闻食臭即出，得食吐蛔。此热在厥阴经，若便下之，虚其胃气，厥阴木邪相乘，必吐下不止。伤寒杂症病起之由虽异，至成六气之热邪则一。五脏传来之热，与色欲劳役饮食之热，客于厥阴，其热皆无异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胃气不足，劳则荣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一作紧。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衍义】《内经》云：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寸口为上焦，趺阳候中焦。寸口迟为劳者，即劳役致伤也，劳即阳气退下，谷气不得升举，以充上焦，上焦主行荣卫，谷气不充，则卫虚而脉浮，荣竭而脉迟。盖谷气不输于上下，壅而盛于中，数则消谷者，壅盛之气，郁而为热，即消谷，数即热也。大坚者，水谷虽入，不化津液，中焦遂燥，坚即燥也。《内经》所谓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中焦热甚，火性疾速，水谷不得留停，下入膀胱而溲水去，其内即燥而又热，即为消渴。近世谓消中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衍义】医论云：女子，阴物也，晦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仲景独称男子，倘亦此意。肾者主水，主志，藏精以施化，若惑女色以丧志，则泄精无度，火扇不已，所主之水，所藏之精无几矣。水无几，何以敌相火？精无几，何以承君火？二火乌得不炽而为内热惑蛊之病耶？二火炽，则肺金伤，肺金伤，则气燥液竭，内外腠理因之干涩而思饮也。且肾乃胃之关，通调水道，肺病则水不复上归下输，肾病则不复关键，不能调布五经，岂不饮一斗而出一斗乎！用八味补肾之精，散其本也。不避桂附之热，为非辛不能开腠理，致五脏精输之于肾，与其施化四布以润燥也。每恨古今论消渴者，多集其症，则不举其所自者有之，举其端而不明其源者有之。仲景因当时失第六卷论六气之详，故止就金气而言病，不及乎火。惟张子和论君相二火，可补仲景之未备。相火游行五脏间，火主动，动之和者，则助本脏气生化之用；动之不和者，即为害之大也。妄动之火势盛，必挟本脏气同起，当时脏气，有虚有实，有阴有阳，主气主血，升降浮沉，各一体用，是故治火之中，必当先审脏气，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

阳则调其气，在阴则理其血；当升而反降者，必举之，当降而反升者，必抑之。须兼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性，从而治之，使无捍格之患，则火有所归宿而安矣。肾气丸内有桂附，治消渴恐有水未生而火反盛之患，不思《内经》王注火自肾起，为龙火，当以火逐火，则火了灭。以水治之，则火愈炽。如是则桂附亦可从治者矣。

脉沉，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注曰：若脉浮者，表未解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甚，实也。微热消渴者，热未成实，上焦燥也。与是药生津液，和表里。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见上。

【衍义】《伤寒论》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渴欲饮水，水入吐，名曰水逆。注曰：六七日发热不解，烦者，邪在表也。渴欲饮水，邪传里也。里热甚，则能消水，水入则不吐。里热少，则不能消水，停积不散，饮而吐也。与此药和表里，散停水。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衍义】文蛤散治伤寒冷水噀若灌，其热不去，肉上粟起，意欲饮，反不渴者，此治表之水寒。今不言表，而曰饮不止，属里者亦用之。何也？尝考《本草》，文蛤、海蛤，治浮肿，利膀胱，下小便，则知内外之水，皆可用之。其味咸冷，咸冷本于水，则可益水。其性润下，润下则可行水，合咸冷润下，则可退火。治热证之渴饮不止，由肾水衰少，不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今益水治火，一味两得之。《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尤宜以咸味，切于入心也。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衍义】淋如粟状者，因脾胃不足，流浊下入胞中，而膀胱属水，湿浊下流，上克之也。土克则水气不行，郁化为热，煎熬胞中，浊结如粟之水，则胞之下系，与溺窍皆滞涩不利。且厥阴之脉，循阴器，主疏泄，胸涩不利，则厥阴之气亦不利，故攻克于膀胱之分，作急痛引脐中。脐中者，两肾间，膀胱上口也，《巢氏病源》云：膀胱有热者，水涩淋涩，小腹弦急，痛引脐中。盖本此耳。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衍义】消万物者莫甚于火，胃有热即消谷，消谷则饥，饥则引食，食虽入，以火燥其玄府，水津不布，下入膀胱，肠胃津液下生，故大便坚。膀胱内热，则损肾阴，阴虚则水不得固藏，故数数出之。《巢氏病源》云：肾虚则小便数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衍义】淋者，膀胱与肾病热也。肾属于阴，阴血已不足，若更发汗，则动其荣，荣动则血泄矣。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苦渴，栝蒌瞿麦丸主之。

栝蒌瞿麦丸方

栝蒌根二两　茯苓一两　薯蓣三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梧子大，饮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衍义】《内经》云：肺者，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又谓膀胱藏津液，气化出之。盖肺气通于膀胱，上通则下行，下塞则上闭。若塞若闭，或有其一，即气不化，气不化则水不行而积矣，水积则津液不生而胃中燥，故若渴。用栝蒌根生津液，薯蓣以强肺阴，佐以茯苓治水，

白上渗下，瞿麦逐膀胱癃结之水。然欲散水积之寒，通开阴道，使上下相化，又必附子善走者焉使。服之小便利，腹中温为度。若水积冷而方用之，否则不必用也。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　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二分　乱发二分，烧　白鱼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半钱匕，日二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升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减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义】小便不利，为膀胱气不化也。气不化，由阴阳不和。阴阳有上下，下焦之阴阳，肝为阳，肾为阴；肾亦有阴阳，左为阳，右为阴；膀胱亦有阴阳，气为阳，血为阴，一有不和，气即不化。自三分观之，悉为膀胱血病涩滞，致气不化而小便不利也。蒲灰、滑石者，《本草》谓其利小便，消瘀血，蒲灰治瘀血为君，滑石利窍为佐。乱发、滑石、白鱼者，发乃血之余，能消瘀血，通关便，《本草》治妇人小便不利，又治妇人无故溺血；白鱼去水气，理血脉，可见皆血剂也。茯苓、戎盐者，即北海盐，膀胱乃水之海，以气相从，故咸味润下，佐茯苓利小便，然盐亦能走血，白术亦利腰脐间血，故亦治血也。三方亦有轻重，乱发为重，蒲灰次之，戎盐又次之。

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方见中暍中。

【衍义】《伤寒论》阳明脉浮而紧，咽燥口苦，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云云，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成注以苦下之。热客中焦，是谓干燥烦渴，凡病属阴阳，热甚在表里之间者，即可用之。阳明为水谷之海，气血俱盛，热易归之，伤寒杂病饮食之热，与夫五邪之相传，俱客之耳。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义】前条有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用五苓散利小便取汗，利小便于此证无异，何药之不同也？前条太阳证发汗，复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少少与之，令胃中和即愈。脉若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此乃阳明证咽喉燥，发热，汗出身重。下后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脉浮同也，而有太阳阳明之异；热同也，而有微甚之异；邪客入里同也，而有上焦下焦之异。邪本太阳，入客上焦，所以宜取汗利小便；邪本阳明，虽脉浮发热，然已经下之，其热入客下焦，津液不得下通，而小便不利矣。惟用茯苓、猪苓、泽泻，渗泄其过饮所停之水，滑石利窍，阿胶者，成注谓其功同滑石。不思此证，既不可发汗，下之又耗其气血，必用参芪，手太阴足少阴药，补其不足，助其气化而出小便也。须参之。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四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水气病脉证第十四

论七首，脉证五条，方九首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衍义】风水者，肾本属水，因风而水积也。《内经·大奇病论》曰：并浮为风水。注以浮脉为风水，脉浮，下焦主水风薄于下，故曰风水。"水热穴论"曰：肾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入于脏腑，外不越于肌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评热病论"曰：肾风，面胕庞然壅害于言，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至必少气时热，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转侧，月事不来，烦不能正偃，正偃则咳，名曰风水。今止言外证骨节痛、恶风，不言胕肿，肾外合于骨，水则病骨，肝外合于筋，风则筋束关节，故骨节痛、脉浮恶风者，知其风水之证在表耳。皮水者，皮肤胕肿也。《灵枢》曰：腹胀者，寒气客于皮肤间，鼜鼜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巢氏病源》则以皮水者，腹如故而不渴，与《灵枢》异。盖肺主气以行荣卫，外合皮毛，皮毛病甚，则肺气膹郁，荣卫停滞不行，然肺气之满，异于他邪，气虽成水，终本轻清，故鼜鼜然不坚，按之没指，腹亦窅而不起。玄府闭塞而不恶风，郁火燥其液而不渴，当发其汗，散皮毛之邪，外气通而郁解矣，此开鬼门也。正水者，肾主水，肾经之水自病也。《内经》曰：肾者胃之关，关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于皮肤，胕肿胀大，上为喘呼不得卧，标本俱病也。石水者，乃水积小腹，胞内坚满如石。《内经》曰：阴阳结邪，阴多阳少，名曰石水。又曰：肾肝并沉为石水。注曰：肝脉入阴，内贯小腹，肾脉贯脊中，络膀胱，两脏并藏，气熏冲脉，自肾下入于胞，今水不行，故坚而结。然肾主水，水冬冰，水宗于肾，肾象水而沉，名曰石水。因水积胞内，下从足手少阴上逆于肺而为喘。《巢氏病源》石水者，引两胁下胀痛，或上至胃脘则死。看来上条虽同为石水，与此条少异，此偏于肾气多，肾为阴，阴主静，故病止在下而不动；彼则偏于肝气多，肝为阳，主动，故上行克胃脘也。黄汗者，病水，身黄汗出如柏汁，自后条诸证各有所致，其因不一，大抵黄色属土，由阳明胃热，故色见于外。今之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者，正属足阳明经脉之证也。热久在肌肉，故化痈脓。若巢氏云：疸水因脾胃有热，流于膀胱，小便涩而身面大黄，腹满如水状。此亦黄汗之一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类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

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衍义】风者，外感之风也。气者，荣卫之气也。风乃阳邪，从上受之，故脉浮。荣卫得风而热，故脉洪。洪，大也。《内经》曰脉大则病进，由邪之盛耳。荣行脉中，主血；卫行脉外，主气。风强者，风得热而强也。风热入搏于卫，客于皮里，气滞郁聚而风鼓之为隐疹。火复助风，腠理开，毫毛摇，则身体痒，痒为泄风。《内经》曰：诸痛疮疡，皆属于火。又曰风气外在腠理则为泄风，久之不解，风入分肉间，相搏于脉之内外，气道涩而不利，与卫相搏，则肌肉膜膜而疮出。风入脉中，内攻荣血，风气合热而血腐坏，遂为痈癫也。《内经》曰：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行，使肌肉膜膜之而有疡。又曰：脉风成厉，厉即癫也。所谓气强者，卫因热则怫郁，停而不行，气水同类，气停则水生，所聚之液血皆化水也。不惟荣卫不能和，筋骨肌肉郁热之邪，且禁固，难俯仰也。至于风气复行相击，荣卫之热与水，皆散溢于肌表，而为洪肿，及风气两解，则水散卫行，汗出乃愈。恶风者，不敢于风，与水同为汗散而表虚，因名风水。不恶风者，气不从汗散，外得固腠理，则不恶而得固上焦，则小便通利。所谓上焦有寒者，因风邪在上焦，非真有寒冷也。如伤寒证邪客上焦，则中焦之谷气，不得上输于肺，郁为内热，津液凝积为胃热，热则靡泉开。靡泉者，津液之道也，开则发涎，出流于唇口。此黄汗由身倦浮肿，胃热发出土色也。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衍义】《内经》脉沉曰水，脉滑曰风，面肿曰风，目肿如新卧起之状曰水，颈脉动喘咳曰水。又肾风者，面附庞然，少气时热，其有附肿者，亦曰本于肾，名风水。皆出《内经》也。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骨节痛，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衍义】《伤寒论》，脉浮而紧者，为风寒。风伤卫，寒伤荣，荣卫俱病也。荣卫者，胃之谷气所化，从手太阳所出，循行表里，则外则荣筋骨，温皮肉，在内则贯五脏，络六腑，故浮沉变脉，皆见于寸口。此条首言太阳病脉紧为太阳属表，荣卫所受风水，随在诸经四属，隶于太阳之表者，分出六等。于肝脏所合，则骨节痛。若风水挟木克土，脾合肌肉，则肌肉不利，骨节反不痛，身体重而酸。《内经》曰：土不及，则体重而筋肉瞤酸也。因不渴，则可发汗，汗则邪散乃愈，此由风胜水也，亦名风水。其汗皆生于气，气生于精，精气若不足，辄发其汗，风水未散，而荣卫之精，先从汗散，遂致虚极，不能温腠理，故恶寒也。若发汗辛热之味，上冲于肺，亡其津液，则肺燥而渴，荣卫不虚，则不恶寒。风水之邪，从肺虚风入，并于所合之皮毛，遂为皮水。皮水久不解，荣卫与邪并，外不得温分肉，至于身体冷，状如周痹；内窒胸膈，脾胃气郁成热，故不能食；胃热复上，与外入之水，相击，故痛聚胸中，暮躁不得眠也；脾土之色发于外，是为黄汗。若骨节疼痛而附肿者，是肾之候也；咳而喘者，是肺之候也。二病俱见，由肾脉上贯肝入肺，乃标本俱病。言脾胀，恐肺字之误。《灵枢》曰：肺是动病，则肺胀满，膨膨而喘，咳是也。然病虽变更不动，尽属在表，故浮紧之脉，皆得汗之。但渴与下利、小便数、亡津液者，不可汗耳。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衍义】《内经》三阴结谓之水，三阴乃脾、肺、少阴肾也。盖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

皆受气焉；脾为之行津液者，脏腑经络，必因脾，乃得禀水谷气。今脾之阴不与胃之阳和，则阴气结伏，津液凝聚不行，而关门闭矣，关闭则小便不利，不利则水积，积则溢，面目一身水，从脾气所结，不与胃和，遂从上色发黄肿。结自三阴，故曰里水，其脉沉也。如小便自利，则中上焦之津液从三阴降下而亡，故渴也。是汤见后。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下之即胸满短气。

【衍义】趺阳脉当伏者，非趺阳胃气之本脉也，为水蓄于下，其气伏，故脉亦伏。《脉法》曰：伏者为水，急者为疝瘕，小腹痛，脉当伏而反紧。知其初有寒疝、瘕痛。先病者治其本，先当温其疝瘕，治寒救阳而后行可也。若反下之，是重虚在上之阳，阳气不布化，而成胸满短气也。

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衍义】此与上条一寒一热，互举其因。此为热消谷，不能上化精微，热浊下流，致膀胱不化，小便蓄成积水，故脉不伏而从热反数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浮脉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衍义】寸口、趺阳合诊者何？寸口者，肺脉所过，趺阳者，胃之所过，候脾肺合病，必是二处也。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即热者何？浮为卫，卫为阳，卫不与荣和，其阳独在脉外，故浮脉即热矣。迟脉即潜者何？迟为荣，荣、阴也，荣不从卫，匿行脉中，阴行迟，故迟脉即潜矣。热潜相搏，名曰沉者何？脉者，气脏也，荣卫之出阳入阴，阴皆肺脏主之，故百脉朝之也。今荣卫不和，热潜之邪相搏而至，则肺脏之气不得布，故结而沉矣。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者何？脾土中焦，与胃为表里，脾、阴也，胃、阳也，脾与胃行津液化血者也。胃经之阳，不与脾经之阴合，失阴之阳独在表，故脉浮即热矣。数脉即止者何？脉者，血之府；血，阴也。血实则脉实，阴失则脉缓。今脾经之阴血虚不足，脉被气促而数，数则阴血不得周流于脉，故脉数即止矣。热止相搏，名曰伏者何？脏之于经，表里相资者也，脏在里，以藉经脉之运动，今二经以热止之邪相搏，名曰水者何？脾肺，手足太阴经之脏也。夫阳为火，阴为水，今手足两太阴持，所结沉伏之阴相搏，故化为水矣。《内经》曰：三阴结为水也。沉则络脉虚者何？肺合皮毛，络脉之在皮肤者，因肺气沉，不发于外，荣血又潜，不入于内，络脉虚矣。伏则小便难者何？小便以通行津液，今脾气复不为胃行津液，则津液不入膀胱，故小便难矣。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者何？小便难则水积，积则溢，溢则乘络脉之虚，而走注于皮肤，故为水病矣。在《内经》则曰：三阴结谓之水。仲景则举经络荣卫之变而条析之，以核病之源，察脉论证。其可不究心而消息之乎！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紧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衍义】脉弦为水，紧为寒。卫气喜温而恶寒，水寒则卫气无以温分肉，肥腠理，故恶寒也。然肺者荣卫之主，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气化出溺。今卫气不行，即肺之治节不行，治节不行，则输化之职废，故不得沾流水道，反走阳间。肠、大肠也，大肠与肺合。若上条之走皮肤，皮肤亦肺所主，二者对出，以明肺之不调，则随其所属而为病耳。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衍义】脉可一法取之乎？不可也。此经脉沉有水，脉出为死者，是脉不可出而浮大也。试以气强为水者观之，非脉之浮大者乎？而风水皮水脉皆浮，怀孕妇病水亦浮，水病岂独取沉脉为例哉？此条之论，盖独为少阴病水耳。少阴者，至阴盛水也，合四时，主冬，故脉

沉。水之象当然也，少阴经气当然也，当沉，故不可出，出则少阴经气外绝，死之征矣。凡言浮、沉、迟、数之脉，为其各有所由，故不可以一法取之也。虽然，肾脏独病，其水则沉，兼风则不沉，所为出者，非独为浮也，为经气离出其脏，沉之亦无有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衍义】《内经》色泽者，病溢饮。溢饮者，渴而多饮，易人肌皮肠胃之外。注云：是血虚中湿。又曰：水，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便目下肿也。《灵枢》曰：水始起也，目下微肿如蚕，如新卧起之状。其人初由水谷不化津液，以成消渴，必多饮，多饮则水积，水积则气道不宣，故脉浮矣。所积之水，溢于肠胃之郭，则腹大。三焦之气不化，则小便难。若脉沈绝者，知其水积在内已甚，脉气不发故也。必下其水，乃可愈。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阴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衍义】下利，血虚液少，故渴。渴而暴饮，水停不散，故小便不利，溢于内外，以成肿满。故小便利而汗出，则所停之水行，而肿满愈矣。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衍义】心，君火也，其气蕃茂，遇寒水则屈伏。今水客于心，火气郁蕃，不得发于分肉，则身重。不充盛于气海，则少气。烦热内作，则躁而不得眠也。火气不舒，其味从郁所化而过于苦，水积于外，其味从湿所化而过于咸，咸味归阴，苦乃从咸润下，入于胞囊，故阴肿也。如病肾水者，止以咸渗泄，但阴下湿而已。此因苦与咸相合，苦性坚，因火与水相搏，所以咸味不得渗泄，而结为阴肿矣。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衍义】足厥阴之脉，过阴器，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布胁肋。今客于经，伤其生发之气、肝脏之阳，故病如此。然肝在下，主疏泄，虽受水郁，终有时而津可微生，则小便得以暂通也。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

【衍义】肺主皮毛，行荣卫，与大肠合。今有水病，是荣泣卫停，其魄独居，阳竭于外，则水充满皮肤。肺本通水道，下输膀胱，为尿溺；今既不通，水不得自小便出，反从其合，与糟粕混，成鸭溏也。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衍义】脾居中及四肢，与胃合，为其脉自足入腹，属脾络胃，为阴脏也，中主藏物。今水在脾，而脾胃之气不行，蓄积于中，故腹大。四肢不得并水谷，故苦重。谷精不布，故津液不生。胃之贲门不化，则宗气虚而少气；胃之幽关不通，则水积而小便难。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衍义】足少阴之脉，起足心，循内踝，贯脊属肾，络膀胱，为胃之关。今水在肾，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为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也。夫肾为水之海，然水在海者，其味必咸，咸必渗走囊外，湿如牛鼻上汗也。咸水之病作，则心火必退而衰微，惟孤阴而已，故逆冷也。心火退伏，则荣卫诸阳尽退，不荣于上，而脾胃谷精亦不循脉上于面皮，故瘦也。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衍义】分腰上下为便利、发汗何也？盖身半以上，天之分阳也；身半以下，地之分阴也。而身之腠理行天分之阳，小便通地分之阴，故水停于天者，开腠理而水从汗散；水停于地者，决其出关而水自出矣。即《内经》开鬼门、洁净府法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

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音怯。**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衍义】仲景脉法，寸口多与趺阳合，何也？盖寸口属肺，手太阴之所过，肺朝百脉，十二经各以其时来见于寸口。脾胃二经出在右关，胃乃水谷之海，五脏皆禀气于胃，则胃又五脏之本，所以经脉尤为诸经之要领也。邪或干于胃者，必再就趺阳诊之。趺阳，足跗上冲阳，胃脉之源也。此条寸口沉为水、迟为寒者，非外入之邪，即脾胃、冲脉二海之病。因水谷之阳不布，则五阳虚竭，虚竭则生寒；下焦血海之阴不生化，则阴内结，内结则生水；水寒相搏，十二经脉尽从所禀，而变见于寸口也。脾与胃为表里，脾气衰，则不能与胃行其津液，致清浊不分于里，而为鹜溏；胃气衰，则不能行气于三阳，致阳道不行于表，则身体分肉皆肿。二经既不利，则趺阳之脉伏矣。邪在血海，血海者，冲脉所主，冲脉与肾之大络同出肾下，男女天癸之盛衰皆系焉。《内经》曰：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自越人以两肾分左右，右肾为男子脏精施化，女子系胞成孕，则冲任正隶其所用之脉也。王叔和分两肾于左右尺部，皆以足少阴经属之，其表之腑，亦并以膀胱足太阳配之，但在左尺足太阳下注一说，与三焦为表里。尝考其由，出自《灵枢》，谓足三焦下输出于委阳，太阳之别也。手少阴经也，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癃闭。又曰：三焦者，中渎之腑，水道出焉，膀胱是孤腑也。今以邪搏血海，血海属右肾之脏，三焦是其腑，是以男女亦必从阴阳气血表里而分，在女则是其阴，血海者病；在男则是其阳，三焦者病。冲脉非大经十二之数，附见于足少阴脉者。是故男子少阳脉革，为三焦气不化，气不化，则小便不利。妇人少阴脉细，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为血分。虽然，小便不利，因水者，不独由于气，亦或有因血所致，如前用蒲黄散等方治血，概可见也。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结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后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圆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浮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衍义】此水病，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等病，当时记其说者以为异，非异也，是从色脉言耳。脉沉为水，紧为寒为痛，水寒属于肾。足少阴脉，自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凡肾气上逆，必冲脉与之并行，因作冲气，从其脉所过，随处与正气相击而为病耳。要知其病始由关元，夫五脏六腑，在内有强弱荣悴，尽见于面部，分五官五色以辨之，关元是下纪足三阴任脉所会，寒结关元，其肾部之色，必微枯而黑，知是久痹之证，非一日也。及阳衰之后，荣卫失常，阴阳反作，寒结之邪，冲肾气而上，故作此证。医不治其冲气，反吐下之，遂损其胃，致水谷不化，斯津液不行，而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也，由是扬溢于面目四肢，浮肿并至，冲气乘虚愈击，更有象若奔豚喘咳之状。必先治其冲气之本，冲气止，肾气平，则诸证自差。未差者，当补阳泻阴，行水扶胃，踈通关元之久痹，次第施治焉耳。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方见湿病。

【衍义】脉浮、表也；汗出恶风，表之虚也；身重，水客分肉也。防己疗风肿水肿，通腠理；黄芪温分肉，补卫虚；白术治皮风，止汗；甘草和药益土；生姜、大枣辛甘发散。腹痛者，阴阳气塞，不得升降，故加芍药收阴。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

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枚，炮；风水者，加白术四两。《古今录验》。

【衍义】荣，阴也，水亦阴也；卫阳也，风亦阳也，各从其类。水寒则伤荣，风热则伤卫，脾乃荣之本，胃乃卫之源。荣伤，胃即应而病，脾病则阴自结，不与胃和以行其津液；胃病，则阳自壅，不与脾和以输其谷气，而荣卫不得受水谷之精悍，故气自削，不肥腠理，恶风不充分肉皮肤，唯邪自布，故一身悉肿。其脉浮者，即首章水风脉浮是也。续自汗出者，为风有时开其腠理也。无大热者，止因风热在卫，而卫自不成其热也。不渴者，以内无积热，外无大汗，其津液不耗，故不渴也。用越婢汤主之，与前条所谓里水脉沉者相反，何亦用是方治之乎？盖里水为脾之三阴结而化水，不得升发，故用是汤发之；此证表虚恶风续自汗出者，亦欲发中焦之谷气，以输荣卫。东垣云：上气不足，推而扬之。是二证虽有表里之分，皆当发越脾气，以一汤治。或曰：麻黄能调血脉，开毛孔皮肤，散水寒，石膏解肌退风热，今不言药，而云发越脾气以愈病，何也？曰：仲景命方，如青龙、白虎，各有所持，岂越婢而漫然？天人万物，气皆相贯，邪之感人，必客同类，当假物之同类者以祛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非惟祛之而已，且能发越脾气，无一味相间，岂非仲景有意于名方哉！夫五脏各一其阴阳，独脾胃居中而两属之，脾主阴而胃主阳，自流利者言之，土固五行之一；自生成者言之，则四气皆因土而后成，故万物生于土，死亦归于土。然土不独成四气，土亦从四维而后成，不惟火生而已，故四气有水之阴，即应于脾，风热之阳，即应于胃，饮食五味寒热，凡入于脾胃者亦然，一有相干，则脾气不和，胃气不清，而水谷不化其精微，以荣营卫而实阴阳也。然甘者土之本位，脾气不清，清以甘寒，要而行之，必走经脉，要而合之，必通经隧，经隧者，脏腑相通之别脉也。是故麻黄之甘热，自阴血走手足太阴经达于皮肤，行气于三阴，以去风寒之邪。石膏之甘寒，自气分出走手足阳明经，达于肌肉，行气于三阴，以去阴寒之邪。用其味之甘以入土，用其气之寒热以和阴阳，用其性之善走以发越脾气，更以甘草和中，调其寒热缓急，二药相合，协以成功。必以大枣补脾中之血，生姜之辛益胃中之气。恶风者，阳虚，故加附子以入阳。风水者，则加白术以散皮肤间风水之气，发谷精以宣荣卫。与麻黄、石膏为使，引其入土也。越婢之名，不亦宜乎！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三两 黄芪三两 桂枝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衍义】此证与风水脉浮，用防己黄芪同，而有浅深之异。风水者，脉浮在表，上气不发，用白术、姜、枣发之。此乃皮水郁其荣卫，手太阴不宣，金郁者泄之，水停者以淡渗，故用茯苓易白术；荣卫不得宣行者，散以辛甘，故用桂枝、甘草以易姜、枣。《内经》云：肉蠕动，名曰微风。以四肢聂聂动者，为风在荣卫，触于经络而动，故桂枝、甘草亦得治之也。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越婢加术汤方方见上，内加白术四两。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甘草，煮取二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衍义】此条但言里水，不叙脉证，与前条里水用汤俱同，何两出之，将亦有异乎？前条里水证，止就身肿、小便不利、亡津液而渴者，大抵一经之病，随其气化所变，难以一二数，

其经之邪无明，其变不可详，惟在方中佐使之损益何如耳。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则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二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汤方缺，恐即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衍义】少阴主水，其性寒，此条皆少阴证也，非独脉沉小者属之，但因其从风出于表，水不内积，故曰无水。若不因风，止是肾脉上入于肺而虚胀者，则名曰气水。然肾水、风水，已有治法，独气水分脉浮沉，发其汗。由少阳水寒之邪，其本尚在于里，阴未变，故用麻黄散水，附子治寒。脉浮者，其水已从肾上逆于肺之标，居于阳矣，变而不寒，于是用杏子汤，就肺中下逆气。注谓未见其汤，恐即麻黄杏子石膏甘草汤。皆发汗散水者，独附子、杏仁分表里耳。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见消渴中。

【衍义】此病水不言病形之状，惟言止用蒲灰散，何也？大抵此证与首章同，然彼以发汗，此得之于厥，故治法不同。厥者，逆也，由少阴经肾气逆上入肺，肺与皮毛合，故逆气溢出经络，经络之血泣，与肾气合，化而为水，充满于皮肤，故曰皮水。用蒲黄消经络之滞，利小便为君，滑石开窍通水，通以佐之，小便利则水下行，逆气降。与首章皮水二条，有气血虚实之不同，只此可见仲景随机应用之治矣。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汤主之。

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方

黄芪五两　芍药二两　桂枝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解者，以苦酒阻故也。方用美酒醯代苦酒。

【衍义】汗本津也，津泄则卫虚。水血同类，阴也，水入则荣寒，寒则气郁，郁则发热，水热相搏于分肉，则身肿，荣出中焦，荣之郁热，内蓄于脾，则津液不行而渴。卫虚，腠理不固，则汗出。脾主发热，则黄色见于面如柏汁也。所以补卫为要，黄芪益气、入皮毛肥腠理、退热、止汗之功尤切，故为君。桂枝理血，入荣散寒，通血脉，解肌肉，用之调荣以和卫，故为臣。荣气因邪所阻，不利于行，芍药能收阴气，故佐桂枝，一阴一阳，以利其荣。苦酒，醋也，用之使引入血分以散滞，注一方用美酒，美酒性热入心，可以致烦，醋但刺心而不烦，未审孰是。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荣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眴，眴即胸中痛。又从腰已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芍芪汤主之。

桂枝加黄芪汤方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黄芪二两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衍义】黄汗病，由阴阳水火不既济。阴阳者，荣卫之主，荣卫者，阴阳之用，阴阳不既济而荣卫亦不循行上下，阳火独壅于上，为黄汗，阴水独积于下，致两胫冷。设阳火热甚及肌肉则发热，阴水寒及筋骨，则历节痛。若起居饮食过节之劳，必伤脾胃，将荣卫不充于腠理，而食入所长之阳，即与劳气相搏，散出为汗，又或曰暮气门不闭，其津液常泄为盗汗也。凡汗出必当热解，今汗已反发热者，是邪气胜而津液亡也。斯肌肉无以润泽，久久必枯

涩而甲错。发热不已，其热逆于肉里，乃生恶疮。若邪正相搏于分肉间，则身重，汗出已，虽身重辄轻，然正气又从汗散而虚，荣卫衰微脉络皆空，久久邪气热生风火，动于分肉脉络间，必作身瞤，瞤即胸中痛者。由胸中属肺金主气，行营卫之部，气海在焉，即虚之气，不胜风火之击，是以痛也。又从腰以上必汗出者，腰以上，阳也，阳与荣卫俱虚，腠理不密，故津液被风火泄出也；腰以下，阴也，为孤阴痹于下，故无汗，所以腰髋驰痛。如有物在皮中状者，即《内经》所谓痛痹逢寒之类也。剧则不能食、身疼、烦躁、小便不利者，为荣卫甚虚，谷气不充，故不能食；荣卫不充于分肉，故身疼重；胃中虚，热上注心中作烦躁，小便不利者，因津液从汗出故也。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衍义】人之血气荣卫，皆主于谷，谷入于胃，化为精微，脾与胃以膜相连，主四肢，脾输谷气于三阴，胃输谷气于三阳，六经皆起于手足，故内外悉藉谷气温养之也。寸口以候荣卫，趺阳以候脾胃，脾胃之脉虚寒，则手足不得禀水谷气，故逆冷也。手足逆冷则荣卫之运行于阴阳六经者皆不利，荣卫不利，则逆冷之气，入积于中而不泻，不泻则内之温气去寒独留，寒独留，则宗气不行而腹满。脾之幕在季胁章门，寒气入于幕，止当少阳经脉所过，且少阳为枢，主十二官行气之使，少阳之腑三焦也。既不得行升发之气于三焦以化荣卫，必引留幕之寒，相逐于三焦之下输，下输属膀胱也。当其时，卫微营衰，卫气不得行其阳于表，即身冷；营气不得行其阴于里，即痛。阳虽暂得前通，身冷不能即温，斯恶寒也。阴既前通，痛应少愈，然营气未与卫之阳合，孤阴独至，故痹而不仁。必从膻中气海之宗气通转，然后阴阳和，荣卫布，邪气乃从下焦而散也。下焦者，中渎之官，水道出焉，前后二窍皆属之，前窍属阳，后窍属阴。阳道实，则前窍固，邪从后窍失气而出；阳道虚，则从前窍遗尿而去矣。为大气一转而邪散，故曰气分。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麻黄一两　细辛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是症与上条所叙不同，名气分即同，与下条亦同。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衍义】心下，胃土脘也。胃气弱，则所饮之水，入而不消，痞结而坚。必强其胃，乃可消痞，白术健脾强胃，枳实善消心下痞，逐停水，散滞血。

附方

《外台》防己黄芪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为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中。

头汗者风，腰以下肿者，水甚于风，故表无他病，当治腰下为要。然是汤前条治风水在表，此可治风水在下之病，何也？考《本草》防己疗风水肿，手脚挛急。李东垣亦以治腰下及足湿热肿甚，脉浮头汗，虽曰表无他病，然与表同，故可通治。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五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论二首，脉证十四条，方七首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衍义】脾胃者，主四肢，合肌肉，其色黄，其气化湿，其性痞著，其脉迟缓，所畏风木。风者，善行数变，若中风而风独行者，开则泄皮毛而出汗，闭则热肌肉以闷乱。今风与湿相搏则成痹，所以痹之风则不能中，风之善行数变，内郁为瘀，热郁极，乃发风，风性动，挟脾胃之积热以行，从而走四肢，欲散不散，为之苦烦；出肌肤，为之色黄，缘风所致，故脉浮，因取痹，故脉缓也。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则为满。尺脉浮则伤肾，趺阳脉紧则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衍义】谷疸症，趺阳脉紧数者，何寒而致紧？何热而致数？尺浮何为伤肾？趺阳紧何为伤脾风从何生？不详其源，莫知其所治矣。盖天之六气，感入脏腑而应于脉诊，因以数为热，紧为寒矣。然人脏腑气化，亦有风、寒、湿、热、燥、火，与天气同其名，寒、热、湿、温、凉同其性，阴、阳、表、里同其情，浮、沉、迟、数同其病，将何以别天与人之气乎？天气从八风之变，邪自外入，人气从七情食色劳役之伤，邪自内出。谷疸由脏气所化之淫邪为病，非天气也。盖脾胃之土有阴阳，脾阴而胃阳，阴阳离决，二气不合，则胃独聚其阳以成热，为病消谷，脾独聚其阴以成寒，为腹满，於是寒热见紧数之脉，而紧又为之伤脾者，乃肝木挟肾寒乘虚克土，故曰风寒相搏。食入于胃，长气于阳，肝木之风，得阳则动，故食谷则头目眩运也。肾属水，藏精，实则脉沉，虚则脉浮。而精生于谷，谷不化，则精不生，精不生，则肾无所受，虚而反受下流之脾邪，故口尺浮伤肾，又曰阴被其寒，阴谓肾，寒谓脾也。此谷气不化，所积之瘀浊，属于脾之寒者，下流则伤肾，属于胃之热者，下流则伤膀胱，由是小便不通，身体尽黄，生于胃热食谷之浊，故曰谷疸。陈无择谓是症用苦参丸方，苦参用龙胆除胃中伏热，《本草》以二药能益肝胆，平胃气，以猪胆为使，此退胃之木火。用大麦者，五谷之长，脾胃所宜，将苦参、龙胆入脾土也，《本草》又曰：破冷气，去腹满。此疗脾阴寒结。

【衍义】女劳疸，惟言额上黑，不言身黄，简文也。后人虽曰交接水中所致，特其一端耳。然以此连谷疸之后，必胃先有谷气之浊热，下伤于肾而后黑。黑疸因黄而发也，二脏并病，安得不交见其色乎？盖胃阳明也，阳明与宗筋合于气街，饮食入内，宗筋通用，阴精泄脱，而阳明之湿热，乘虚下流于肾之中，肾中之火，亦乘阳明，上下交驰，胃土发越而色黄，相火入炎水中而色黑，二脏并病，故二色

并见。其黑色先见于额者，膀胱脉上巅交鼻额，火性炎上，故肾火从膀胱上越；额为神庭，属心部，心、火之主也，心肾子午同化，足经之火，炎就手经，亦必出于额；额，火之巅也，心主汗，火越于此，汗亦出此，所以额黑微汗也。手足心热者，手心乃包络荣穴，足心乃肾之井穴，心肾火盛则应之。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乃阳明主阖，日暮阳明收敛，湿热下流，膀胱之气虽满急，其气降，故小便自利。若湿热相火郁甚，肾水之气不行，停积于腹，胀如水状者，则肾衰矣，故难治。此以气受病者言之，若血病而黑，则如下条女劳疸云。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衍义】此饮之过当所致也。酒为五谷所致，酝而成，湿热有毒，其气归心，味归脾胃，胃阳主升，脾阴主降，胃得之则热甚，脾得之则阴伤，阴伤则不能降，不降则所饮停而不去，气熏于心，心神不宁，而作懊侬。气痞中焦，故不能食。畜极乃发，故时欲呕而为疸也；

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衍义】《伤寒》阳明证注：阳明病脉迟，邪方入里，热未为实。食入于胃，长气于阳，胃中有热，食难饱，饱则微烦而目眩者，谷气与热气相击，两热合，消搏津液。若小便利者，不发黄，热得泄也；小便不利，则热不得泄，身必发黄，以其发于谷气之热，故名谷疸。热实者下之，脉迟为热气未实，虽下之，腹满亦不减也。经曰：脉迟，尚未可攻。且脉迟不但为热未实，《脉经》曰：关脉迟滞而弱者，无胃气而有热。则胃虚而脉迟，尤不可攻也。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衍义】酒为湿热之最，膀胱者，清净之府，津液藏焉，气化所出。若过于酒，伤其气化，小便必难。积气于中，则心热，流于肾则足下热。积成瘀热，发于外而为黄疸也。

酒黄疸者，或无热，清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衍义】酒入胃而不伤心，则无心热，故神不昏而其言清朗也。不伤肾，则无足热。但酒停于膈，欲吐。阳明气郁，成腹满，阳明脉上入额中，作鼻燥。脉浮者，在膈上，积多在阳，先吐上焦，而后治其中满。沉弦者，在膈下，积多在阴，先下其中满，而后治其上焦也。

酒疸，心中热，欲呕者，吐之愈。

酒停胃上脘，则心中热而欲呕，必吐之乃愈。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薤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衍义】酒疸之黑，非女劳疸之黑也。女劳之黑，肾气所发也，酒疸之黑，败血之黑也。因酒之湿热伤脾胃，脾胃不利，阳气不化，阴血不运。若更下之，久久则运化之用愈耗矣。气耗血积，故腐瘀浊色，越肌面为黑。味变于心，咽作嘈杂，心辣如啖蒜薤状。荣血衰而行于皮肤，爪之不仁。输于大肠，便如黑漆。其目青与脉浮弦，皆血病也。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相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衍义】黄疸必由湿热所发。湿有天地之湿，有人气之湿，有饮食之湿，三者皆内应脾胃，郁而成热，郁极乃发，则一身热，而土之黄色出见于表，为黄疸也。此证先因外感湿邪，大法湿宜缓，取微汗，久久乃解。今因火劫其汗，汗纵出而湿不去，火热反与内之郁热相并，客于足阳明经，故发热、烦、喘、胸满，热仍在，故燥。此际宜寒凉之剂。如肚热入腑，则当下之矣。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衍义】大抵黄疸，俱属太阳阳明，热蒸其上而然也。而阳明又属金，金得火则膜郁燥渴，燥与湿热相搏，则津液不化，故上焦渴而

欲饮，下焦约而小便难，上下不通，郁极而发于皮肤，故作黄。此条在里之热甚，故脉沉。《伤寒论》阳明病，有发热、头汗出、身无汗，渴饮水浆，小便不利者，茵陈汤主之。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已上差，反剧者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衍义】疸即瘅也，单阳而无阴。湿热甚，脾胃之津液乏竭无阴，热蒸不已，孤阳能独生乎？《内经》曰：刚其刚，阴气破散，阳气消亡。其难治为此。若不渴，则阴气犹存，故可治。阴部者脾太阴也，阳部者胃阳明也，热甚于里则呕；热在于表，则发热振寒。《灵枢》曰：脾是动者呕，阳明是静者洒洒振寒也。伤寒发黄渴，亦茵陈汤主之。

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炒　大黄三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衍义】此汤治阳明瘀热在里，身黄发热，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又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今又治是证，三者尽属里热，但务去其邪，病状之异弗论矣。此寒热不在表，脾胃内热，达于外而成肌肤寒热者，亦不能食，《灵枢》曰：肌肤热者，取三阳于下，补足太阴，以出其汗。皆因脾胃热，故不解其表，而遽治其里也。盖茵陈汤治热结发黄，佐栀子去胃热，通小便，更以大黄为使，荡涤之。虽然，治疸不可不分轻重。如栀子柏皮汤，解身热发黄内热之未实者。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表寒湿，内有瘀热而黄者。大黄硝石汤，下内热之实者，栀子大黄汤次之，茵陈蒿汤又次之。又必究其受病之因有同异，既病之人有劳逸。若得之膏粱食肥者，气滞血壅。得之先贵后贱，前富后贫，与脱势惭愧，离愁忧患者，虽皆郁积成热，气血失损，不可与食肥者同治。若始终贫贱，不近水冒雨，即残羹冷汁，久卧湿地，多挟寒湿，致阴雨乖膈而病，又可与上二者同治乎！故攻邪同，而先后调治，亦不可不审也。

腹满，舌痿黄，躁不得卧，属黄家。一作身痿。

【衍义】瘀热内积为腹满，外连肌表成痿黄。身热气烦，血少荣微，夜不入阴，故不睡。属黄家者，以其虽不似黄疸之黄，亦由积渐所致也。黄疸之黄深，实热之黄；痿黄之黄浅，虚热之黄。苦舌痿黄燥者，亦有说：心脾脉络舌上下，凡舌本黄燥即是内热，况舌痿乎！湿热结积，是不行肌表，然已见于舌，即属黄家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消石矾石散主之。

消石矾石散方

消石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候也。

【衍义】肾者，阴之主也，为五脏之根，血尽属之。血虽化于中土，生之于心，藏之于肝，若肾阴病，则中土莫得而化，心莫得而生，肝莫得而藏，荣卫莫得而行，其血败矣，将与湿热凝瘀于肠胃之间。肾属水，其味咸，其性寒，故治之之药，必用咸寒，补其不足之水，泻其所客之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用硝石为君。《本草》矾石能除固热在骨髓者，骨与肾合，亦必能治肾热可知也。大麦粥汁为之使，引入肠胃，下泄郁气。大便属阴，瘀血由是而出，其色黑；小便属阳，热液从是而利，其色黄也。

酒疸病，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一两 枳实五枚 香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衍义】酒热内结，心神昏乱，作懊侬，甚则热痛。栀子、香豉皆能治心中懊侬，大黄荡涤实热，枳实破结逐停，去宿积也。《伤寒论》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是知热甚于内者，皆能成是病，非独酒也。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衍义】黄家大约从水湿得之。经虽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脉浮者，湿不在里而在表，表热乘虚入里，亦作癃闭，故须以脉别之，汗解、攻下，各有所宜也。而攻下之法，既有浅深轻重，利小便与发汗之方，何独不然乎？是方所主，惟和荣卫，非有发汗峻剂，必表之虚者用之。连翘赤小豆汤，又是里之虚者用之。利小便亦然，是宜知其大略也。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附　方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发中共煎，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

【衍义】此但言诸黄无他证，必将谓证有变态，不可悉数。及方云女劳疸，身目尽黄，发热恶寒，小腹满，小便难，以大热大寒，女劳交接，从而入水所致，用是汤。又云：五疸，身体四肢微肿，胸满，不得汗，汗出如黄柏汁，由大汗出，入水所致，猪脂一味服。《伤寒类略》亦云男子、女人黄疸，饮食不消，胃中胀热生黄衣，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脂煎服则愈。因明此方，乃治血燥者也。诸黄所感之邪，与所变之脏虽不同，然至郁成湿热，则悉干于脾胃，胃之阳明经，更属于肺金，金主燥，若湿热胜，则愈变枯涩，血愈耗干，故诸黄起于血燥者，皆得用之。考之《本草》，猪脂利血脉，解风热，润肺痿热毒，五疸身肿不得卧者，非燥之在上欤！胃中黄衣干屎，非燥之在中欤！小腹满，小便难，非燥之在下欤！三焦之燥，皆将猪脂润之。而燥在下，小便难者，又须乱发消瘀，开关格，利水道，故用为佐。此与前条消石矾石散，同治膀胱小腹满之血病，然一以除热去瘀，一以润燥，矾石之性燥走血，安可治血燥乎！又太阳证，身尽黄，脉沉结，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乃重剂也，此则治血燥之轻剂也。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上二味和，先食饮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此亦治黄疸，不言他证，与猪肤发煎并出者，彼以燥在血，此以燥在气也。夫病得之，汗出入水，何以成燥？曰：湿热相纽而不解，则肺金治节之政不行，津液不布而成燥也，燥郁之久，湿热蒸为黄疸矣。《本草》茵陈治热结黄疸，小便不利，故主之也。燥因热胜，栀子柏皮汤；因湿郁，茵陈五苓散。然非徒治湿而已，亦润剂也。桂枝开腠理，致津液、通气，白术、茯苓生津，皆可润燥也。古人论黄疸，有湿黄，有热黄。湿黄者，色如熏黄；热黄者，色如橘子色。更有阳黄，有阴黄。阳黄者，大黄佐茵陈；阴黄者，附子佐茵陈。此用五苓散佐者，因湿热郁成燥也，明矣。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大黄硝石汤方

大黄　硝石　黄柏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衍义】邪热内结，成腹满、自汗，大黄、硝石，荡而去之。膀胱内热，致小便不利而赤，黄柏、栀子，凉以行之。此下黄疸重剂也。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衍义】小便不变，欲自利者，内有湿，饮积而热未盛也。脾太阴湿甚，土气不化则满，脾湿动肺则喘，有似支饮之状者，故不可除其

热，热除则胃中反寒，寒气上逆为哕矣。半夏、生姜，能散逆去湿，消痰止哕。此汤用在除热之后，非治未除热之前者也。

诸黄，腹满而呕者，宜柴胡汤。

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半斤　人参　甘草　黄芩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切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服，日三服。

【衍义】邪正相击，在里则腹满气逆，在上则呕，上犹表也，故属半表半里，小柴胡汤主之。柴胡、黄芩除里热，半夏散里逆，人参、甘草补正缓邪，生姜、大枣和荣卫，合表里，调阴阳也。又必随证加减，法在《伤寒论》小柴胡汤后。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衍义】杂病中虚，致脾胃不化，湿热畜积而为黄。虽小便不利，亦当补泻兼施。男子黄者，必由入内虚热而致也，反见小便自利，为中下无实热，惟虚阳浮沉为黄耳。故与治虚劳之剂补正气，正气旺，则荣卫阴阳和而黄自愈矣。

【补注】《伤寒论》中云：小便利者，不能发黄，以热从小便去故也。今便利而黄自若，则其黄亦必色澹气虚，非诚有大热也，故从补。不然，便既利矣，黄胡为乎来哉？与瘀血在脾者不侔也，与热积膀胱者不侔也。此明系虚黄上泛，从中下二焦虚得之。然仲景微示房劳之意，而仍补中焦者，正以黄终归土色也。

瓜蒂散

古方多用此治黄，或作散，或吹鼻，皆取黄水为效，此治水饮郁热在膈上者，何也？盖瓜蒂吐剂也。《内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仲景云：湿家身上疼而黄，内药鼻中，是亦邪浅之故也。

附　方

《千金》麻黄醇酒汤方

麻黄一把，去节，绵裹　美酒五升

上二味，煮取半升，顿服，取小汗。春月用水煮。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六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第十六 脉证十二条，方五首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衍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不役形，不劳心，则精气全而神明安其宅。苟有所伤，则气虚而脉动，动则心悸神惕；精虚则脉弱，弱则怔忡恐悸。盖惊自外物触入而动，属阳，阳变则脉动；悸自内恐而生，属阴，阴耗则脉弱。是病宜和平之剂，补其精气，镇其神灵，尤当处之以静也。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衍义】尺以候肾，属水，土克之，则合相火，逼其阴血从膀胱而升，故脉浮也。肾之精上荣瞳子，膀胱之脉下额中而作衄，故晕黄退而血亦降，所以知衄止也。《明理论》肾主阴，血统属之。伤寒衄者，责邪在表，经络热盛壅出；杂病衄者，责邪在里也，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血得热则散，随气上逆，从鼻中出，则为衄。此云尺浮，不云寸口浮，知为肾虚血逆，非外邪也。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衍义】《内经》太阳为开，阳明为阖。春夏气主发生，以开者应之，故邪气逼血从升发冲出。秋冬主收藏，以阖者应之，故邪郁内极而后发出。衄为阳盛，独不言少阳，以太阳阳明二经，皆上交额中故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衍义】足太阳经主表，上巅入额，贯目睛。衄在上，络脉之血已脱，若更发汗，是重竭津液，津液竭则脉枯，故额上陷脉紧急，牵引其目，视不能全合也。无血阴虚，故不得眠。然亦有当汗，《伤寒论》云：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宜麻黄汤。又云：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汗，自衄者愈。是经中之邪散，不待桂枝麻黄发之也。《明理论》衄者但头汗出，无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

病人面无血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衍义】面色者，血之华也，血充则华鲜。若有寒热，则损其血，致面无色也，今无寒热，则自上下去血面然矣。夫脉浮以候阳，沉以候阴，只见沉弦，浮之绝不见者，是无阳也，无阳知血之上脱；脉止见浮弱，按之绝无者，是无阴也，无阴知血之下脱。烦咳吐血者，心以血安其神，若火扰乱，则血涌神烦，上动于膈则咳，所涌之血，因咳而上越也。然则沉之无浮，浮之无沉，何便见脱血之证乎？以其而无色而脉弦弱也。衄血，阳固脱矣，然阴亦损，所以浮之亦弱。经曰：弱者血虚。脉者血之府，宜其脱血之处则无脉，血损之处则脉弦弱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衍义】此金水之脏不足故也。外不足则火浮焰，浮焰则金伤。夫阴血之安养于内者，肾水主之，水虚不能安静，被火逼逐而血溢出

矣；血出则阳光益炽，有升无降，炎烁肺金，金受其害，因咳逆而上气。金水，子母也；子衰不能救母，母亦受害，不能生子。二者之阴，有绝而无复，脉动身热，阳独胜也，不能卧，阴已绝也。阴绝，阳岂独生乎！故曰死也。若得卧者，如《内经》予司天，与阳明厥逆诸条，悉有喘咳身热呕吐血等证，未尝言死，盖阴未绝也。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衍义】酒性大热，客焉不散，则肝气不清，胃气不守，乱于胸中，中焦之血，不布于经络，聚而涌涌，因热射肺为咳，从其咳逆之气溢出也。此伤胃致吐血者。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击，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衍义】成无己谓减为寒者，谓阳气少也；芤为虚者，谓阴血少也。所谓革者，既寒且虚，则气虚血乖，不循常度。男子得之，为真阳衰而不能内固，故主亡血。女子得之，为阴血虚而不能滋养，故主半产漏下。此条出第二卷妇人证，有旋覆花汤。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

【衍义】亡血则已伤荣，不可发汗以伤卫，若汗则荣卫两伤。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虚则经脉空而为之振，卫虚则不温腠理而寒栗。

【补注】《伤寒》云亡血，即亡阴也。阴亡则阳气孤而无偶，才一发汗，其阳必从汗尽越，所以寒栗有加，阴阳两竭也。大法宜小建中汤。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衍义】是证瘀血，何邪致之耶？《内经》有堕恐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又谓大怒则血菀于上。是知内外诸邪，凡有所搏积而不行者，即为瘀血也。唇者，脾之外候，舌者，心之苗，脾脉散舌下，胃脉环口旁，心主血，脾养血，积则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也。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热不在内，故但欲漱以润其燥耳。脉大为热，迟为寒，今无寒热之病而微大者，为气并于上，故胸满也。迟者血积膈下也，积在阴经之隧道，不似气积于阳之盲膜，然阳道显，阴道隐，气在盲膜者，则壅胀显于外，血积隧道，惟闭塞而已，故腹不满，因闭塞，自觉其满，所以知瘀血使然也。

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衍义】血，阴也，配于阳，神得之以安，气得之以和，咽得之以润，经脉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须臾离也。今因血积，神无以养则烦，气无以和则满，口无以润则燥，肠胃无以泽则渴，是皆阳失所配，荣卫不行，津液不化，而为是病也。非阳之自强而生热者，故曰如热状。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去皮，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蜀漆三两，洗去腥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熬　大枣十二枚

【衍义】此但言火邪，不言何证，考之，即伤寒证脉浮，医以火逼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成无己注是方曰：汗者心之液，亡阳则心气虚，心恶热，邪内迫则心神浮越，故惊狂卧起不安。与桂枝汤解未尽表邪；芍药益阴，非亡阳所宜，故去之；火邪错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阳气亡脱，加龙骨牡蛎之涩以固之。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衍义】悸者，心中惕惕然动，怔忡而不安也。悸有三种，伤寒有正气虚而悸者，又有汗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者。病邪不同，治法亦异：正气虚者，小建中汤、四逆散加桂治之。饮水多而悸者，心属火而恶水，不自安

而悸也；汗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者，与气虚而悸又甚焉。治宜镇固，或化散之，皆须定其气浮也。《原病式》又谓是病，皆属水衰热旺，风火燥动于中，故怔忡也。若惊悸亦以火药劫金，不能平木，风火相搏而然。欲究心悸之邪，则非一言可尽也。或因形寒饮冷得之，夫心主脉，寒伤荣则脉不利，饮冷则水停，水停则中气不宣，脉不利，由是心火郁而致动，用麻黄以散荣中寒，半夏以散心下水耳。首论以脉弱为悸，而用此汤治者，其脉必不弱，非弦即紧。岂脉弱心气不足者，犹得用此药乎！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煎取一升，分温再服。

【衍义】夫水者，遇寒则沉潜于下，遇风则波涛于上。人身之血，于水无异也。得寒之和，则居经脉，内养五脏；得寒之凛冽者，则凝而不流，积而不散；得热之和者，则运行经脉，外充九窍；得热之甚者，风自火狂，则波涛汹起。由是观之，吐衄者，风火也。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黄土汤方

干地黄　黄芩　附子一两　阿胶　白术　甘草各三两　灶下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衍义】肠胃者，阳明二经也。阳明主阖，气本收敛，血上者为逆，下者为顺。以下血者言之，胃居大肠之上，若聚于胃，必先便后血，去肛门远，故口远血；若聚大肠，去肛门近，故曰近血。虽肠胃同为一经，然胃属土，所主受纳转输，大肠属金，所主传送，而土则喜温恶湿，金则喜寒恶热，二者非惟远近之殊，其喜恶亦异。治远血者，黄土汤主之。然则血聚于胃者，何也？盖血从中焦所化，上行于荣，以配于卫，荣卫之流连变化，实胃土所资也。胃与脾为表里，胃虚不能行气于三阳，脾虚不能行津于三阴，气日以衰，脉道不利，或瘀而不通于血中，积随其逆而出，或呕或吐，或衄或泄也。若欲崇土以求类，莫如黄土。黄者，土之正色，更以火烧之，火乃土之母，其得毋燥而不湿，血就温化，则所积者消，所溢者止。阿胶益血，以牛是土畜，亦是取物类。地黄补血，取其象类。甘草、白术，养血补胃和平，取其味类。甘草缓附子之热，使不僭上。是方之药，不惟治远血而已，亦可治久吐血，胃虚脉迟细者，增减用之。盖胃之阳不化者，非附子之善走，不能通诸经脉、散血积也；脾之阴不理者，非黄芩之苦，不能坚其阴以固其血之走也；黄芩又制黄土、附子之热，不令其过，故以二药为使。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衍义】此出大肠，故先血后便。以湿热之毒蕴结，不入于经，渗于肠中而下。赤小豆能行水湿，解热毒，梅师方皆用此一味治下血，况有当归破宿养新。以名义观之，血当有所归，则不妄行矣。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泻心汤方

黄连　黄芩各一两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衍义】心者属火，主血，心气不足者，非心火之不足，乃真阳之不足也。真阳不足，则火热甚而心不能养血，血从热溢为吐衄。大黄、黄芩，《本草》治血闭、吐衄者用之，而伤寒家以泻心汤之苦寒，泻心之下痞热，是知此证以血由心热而溢，泻其心之热，而血自安矣。如麻黄、桂枝治衄，寒邪郁其经脉，化热迫成衄也，故散寒邪，寒邪散则热解，热解则血不被迫而自安矣。此用泻心汤，正其义也。若《济众方》用大黄治衄血，更有生地汁，则是治热凉血，亦泻心汤类耳。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七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

论一首，脉证二十七条，方二十二首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衍义】上卷肺痈证，必先咳而久久吐脓如米粥，桔梗汤、白散皆主之，而此不言痈之所在，知其非肺痈可知。经曰：热聚于胃口而不行，胃脘为壅。胃脘属阳明经，阳明气逆则呕，故脓不自咳出，从呕而出，脓亦不似肺痈之如米粥者虚也。出胃脘，从湿化而聚结，若如结痰蛤肉者，谓不可治。不必治其呕，呕自脓之瘀，熏蒸谷气，故呕，若脓出则呕自愈。夫痈之在胃脘上口得则然，若过半中，在肺之下者，脓则不从呕出，而从大便出矣。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衍义】伤寒言呕多有因，因热、因寒、因水、因饮，皆属胃家病。此独以水饮者，分三节言之：初一段先呕却渴者，为饮而呕，呕则饮去，饮去则阳气回，津液犹未布，故渴耳。虽渴，终以邪去正回而必解也。第二段先渴却呕者，即前痰饮条中，小半夏茯苓汤主之。第三段本渴，今反不渴，亦痰饮条中，小半夏茯苓汤主之。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衍义】凡脉以候病，阳盛则数，阴盛则迟。今言阳微而脉数，数而复胃中冷，其理安在？盖脉病不可以概论也，此数由药之遗热所客；胃中冷，由阳不足而致。何也？中焦者，阴阳之界，汗剂必用辛温发散。不当汗而汗，损其中脘阳分，致令阳微，膈气虚；药之遗热，从阴分而变，遂成数脉。古云客热，非阳盛也，虽有客热，胃中之阳气不足，故曰胃中虚冷也。医反以寒剂泻之，复损阴分之阳，故脉变弦，上下之阳俱不足。虽当日暮行阴之时，阳亦不能入于下，则糟粕不能输，大小肠不能输将，亦不能安于中，必吐而复出也，故曰胃气无余，朝入而暮吐也。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衍义】此条叙脉不叙证，何也？上条以脉数为客热，此独言气血虚，又何也？亦承上条而言也。上条以汗下之过而致病脉之若是，此条以上焦荣卫之不逮，亦致反胃之证，故不复叙。惟言脉之本象，阳脉动而健，阴脉静而翕，两者和合，不刚不柔，不疾不迟。今微而数，微乃失阳之象，数乃失阴之体，奚止客热而已！胸中，荣卫之海，荣卫虚而不充于中，故胸中冷矣。夫荣卫之气，出入脏腑，健运周身，本生于谷，复消其谷，荣卫非谷不实，谷非荣卫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纳谷也。王冰释《内经》曰：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虽然谓之冷，当以正气不足论之。正气者，阴阳之精，非寒非热，冲和纯粹。不宜以之为冷，与寒邪同

治。若以热治寒，不惟反助客热，且复耗其气，损其阳矣。所谓客热者，不独以上条药之所遗，若五脏厥阴之火，乘克于中上者，皆足以客之，况多得于七情郁发之所致欤！夫脏寒之变，皆足成客热，安可复投之以热乎！吁，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则姜、桂，孰知正气果何如则复也哉！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能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衍义】趺阳者，胃脉之所过，故候胃脉必于是焉。脾与胃以膜相连，皆属于土；土有阴阳，胃为阳土，脾为阴土；阳主气、主动，阴主血、主静。今谓脾伤不能磨，何哉？此阴阳互为体用之义也。盖阳参于阴，则阴能动而不为凝结；阴参于阳，则阳能固而不为飞扬，斯脾动则脉不涩，胃固则脉不浮。若浮则胃家虚，而谷不能腐熟；涩则脾血伤，而谷不得消磨。所以在朝当阳时食入者，至暮行阴时反出；在暮当阴时食入者，至阳时亦出，以其两虚不能参合，莫得转输于大小肠也。河间云：趺阳脉紧为难治。胃之上脘血亡，则并膈间皆涩不利，食不下入；脾统血，血亡，并大小肠皆枯，而糟粕不化，食虽入，必反出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衍义】欲吐，以其邪在阳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阳，又反伤其无过之阴，岂独反胃而已，其为害可胜言哉！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补注】哕者，无物有声之谓也。腹满为实，实则气上逆而作哕，故必审其证，视其前后何部以利之，则满去而哕自止矣。

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

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洗　人参二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以是方治食谷欲呕，阳明证，以中焦反寒也。吴茱萸能治内寒，降逆。人参补益阳气，大枣缓脾，生姜发越胃气，且散逆止呕，逆气降。胃之阳行，则腹痛消矣。此脾脏阴盛逆胃，与夫肾肝下焦之寒，上逆于中焦而致者，即用是方治之，若不于中焦，其脏久寒者，则以本脏药化之，如厥阴手足厥冷，脉细欲绝，内有久寒者，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是也。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茱萸汤主之。

【衍义】此证伤寒厥阴证中，成注：干呕吐涎沫者，里寒是也。头痛者，寒气上攻也。用是温里散寒。与上条呕而腹满者，病异药同，盖同是厥阴乘于土故也。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斤　黄连一两　人参三两　干姜　甘草各三两　黄芩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呕而心下痞者，有属半表半里，亦有属里。半表半里者，泻心汤治；属里者，则以十枣汤、大柴胡汤。如心下痞，腹中鸣，有水气不利，则以生姜泻心汤治；有下利，完谷不化，则以甘草泻心汤治。治痞恶寒汗出者，用附子；关上脉浮者，用大黄。心下痞，又不独泻心汤治，或用解表，或用和里，或吐或下，或调虚气，随所宜而施治。自今观之，是证由阴阳不分，塞而不通，留结心下为痞，于是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为呕，下走则为肠鸣，故用是汤分阴阳，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虚者实。成注：是方连、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干姜之辛热，以走气而分阴行阳也；甘草、参、枣之甘温，补中而交阴阳，通上下也。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三两　甘草　芍药各二两　半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若呕，有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成注：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为在表，与葛根汤发汗。阳明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里，可与承气汤下之。太阳少阳合病，为半表半里，则以是汤和解之。论方药主治，则曰黄芩之苦，芍药之酸，以敛肠胃之气；甘草、大枣之甘，以补肠胃之弱；半夏、生姜散逆也。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衍义】呕吐，谷不得下者，有寒有热，不可概论也。属热者，王冰所谓谷不得入，是有火也。此则非寒非热，由中焦停饮气结而逆，故用小半夏汤。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发汗后，胃中干，欲得水者，少少与之，令胃中和则愈。若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不可与。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盖呕吐犹汗之走津液，膈上犹表也，何用药不同？盖二方以邪内连下焦，故不用泽泻、滑石、阿胶。猪苓之味淡，从膈上肺部渗其积饮，又防水入停腹；白术和中益津，使水精四布，去故就新。奚必味多，但用之得其当尔。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衍义】谷入于胃，长养于阳，脉道乃行。今胃不安于谷，以致呕，故其气不充于脉，则脉弱。下焦虚，则小便自利。迫阳于表则微热，经脉虚则寒厥。夫阳者，一身之主，内外三焦虚寒如此，诚难治矣。苟有可回之意，必以四逆回阳却阴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衍义】《伤寒论》出太阳证，又出厥阴证。小柴胡汤，本少阳半表半里药也，何为太阳、厥阴亦治之？盖太阳传里而未尽入，厥阴受传而未尽受，二者俱在半表半里之间，故呕而发热，病同方亦同也。自此而言，病之半表半里，岂独伤寒有哉！故更集要略。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洗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取二升半，分温再服。

【衍义】阳明，燥金也，与太阴湿土为合。脏腑不和，则湿自内聚，为痰为饮；燥自外款，为胃脘痛，玄府干涸，而胃之上脘尤燥，故食难入，虽食亦反出也。半夏解湿饮之聚结，分阴阳，散气逆，人参补正，蜜润燥。以水扬之者，《内经》云：清上补下，治之以缓。水性走下，故扬以缓之，佐蜜以润上脘之燥也。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论曰：胃气生热，其阳则绝。盖胃强，则与脾阴相绝。绝则无转运之机，故食入即吐也。用大黄泻大热，甘草和中耳。

王宇泰先生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黄、甘草，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则必抑塞愤乱而益以甚，故禁之。若既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则当逆而折之。引令下行，无速于大黄，故取之也。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茯苓泽泻汤方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白术三两　甘草二两　桂枝二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内泽泻，再煮，去滓，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衍义】胃反吐，津液竭而渴矣，斯欲饮水以润之，更无小便不利，而用此汤，何哉？盖阳绝者，水虽入，而不散于脉，何以滋润表里，解其燥郁乎！惟茯苓之淡行其上，泽泻之咸行其下，白术、甘草之甘和其中，桂枝、生姜之辛通其气，用布水精于诸经，开阳存阴，而洽荣卫也。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枚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衍义】是汤即大青龙去桂枝加文蛤也。大青龙主发散风寒两受，此证初无外邪而用之何哉？夫天地之气，人之饮食之气，分之虽殊，合之总属风寒湿热之气化耳。足太阳膀胱，本寒水之经也。先因胃热而吐，用竭其津，遂渴欲饮水，饮多则水气内凝，其寒外应，而腠理闭矣。故将文蛤散水寒，麻黄、杏仁开腠理，利肺气，甘草、姜、枣发荣卫，石膏解肌表内外之郁热也。而又谓主微风，脉紧，头痛者何？盖风热循膀胱，上入巅，覆其清阳，则为头痛，而肾邪亦从而泛溢，故同一主治也。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顿服之。

【衍义】干呕吐涎沫者，由客邪逆于肺，肺主收引，津液不布，遂聚为涎沫也。用半夏、干姜之辛热，温中燥湿，浆水之寒，收而行之，以下其逆，则其病自愈矣。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生姜半夏汤方

生姜汁一升　半夏半升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衍义】夫阳气受于胸中，布气息为呼吸。胸中心肺之分，清者之道也。阴邪闭之，则阻其呼吸往来，令气或促、或搏、或逆，有似喘呕与哕也。且心舍神者也，聚饮停痰，则神不宁，故彻心愦愦然无奈也。用半夏之辛温燥其湿饮，生姜之辛热散寒折逆，则阳得以布，气得以调，斯病可愈耳。按此方与小半夏汤相同，而取意少别。小半夏汤宣阳明之气上达，故用半夏为君，生姜为佐。半夏汤通阳明之经，故用姜汁为君，半夏为佐，取其行于经络，故用汁也。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二升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中焦者，脾胃也。土虚则在下之木得以乘之，而谷气因不宣，变为哕逆。用橘皮理中气而升降之，入参、甘草补土之不足，生姜、大枣宣发谷气，更散其逆，竹茹性凉，得金之正，用之以降胆木之风热耳。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衍义】六腑主表为阳，五脏主里为阴；阳为卫，阴为荣。六腑绝，卫先不行于外，故手足寒。阳主升，在息为呼，外绝则气上出，出而不返，则下绝，下绝则筋急，故脚蜷缩也。五脏绝，荣先不行于内，则阴气去，大便属阴，故下利不禁，甚则血离于外，故手足不仁。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衍义】仲景《伤寒论》厥阴证中注云：沉为在里，弦为拘急，里气不足主下重，脉大则病进，为利未止。脉弱数者，邪气微而阳气复，为欲自止。虽发热，正由阳胜，非邪逆也，成注如此。然弱阴不敌所回之阳，发热甚者，亦必治之，但不死而已，恐亦不宜大热。《内经》曰：下利发热者，死。虽然，不惟厥阴，少阴下利亦然。《伤寒论》谓脉紧下利，脉暴微，手足温，利自愈；又谓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是皆少阴下利者说也。非滞下之利，滞下则多热，若更发热，必难治。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衍义】手足，诸阳之本，十二经脉之所由起也。论曰：脉者，血之府，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是气司脉之动息，血充脉之形体也，血不自至，必气以运之。气即阳也，火也。若阴寒之气盛，则阳火之气衰，不能布散通于经脉，津液亦不行，聚而下利，所以脉无而手足冷矣。若残阳尚根于中，未竭于脏者，则以艾灸接引孤宿之火，布散经脉，手足温则生。其阳已绝于脏，止息呼吸之息，用艾灸之，无根之阳，反从艾火上炎，奔迫为喘而脱矣，故死。夫趺阳胃脉，土也；少阴肾脉，水也；负者，克也。若少阴受负于趺阳，是后天之阳尚存，阴寒犹可回也。仲景谓下利脉不出者，属少阴，灸少阴穴。此虽不言所灸之处，系厥阴证中，则必当灸厥阴之穴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衍义】此条亦在厥阴证中，以上条发热下利观之，若同而异，以脉弱数为阳复而阳胜，惟言不死耳。此脉独弱，乃阴退阳复，在表作微热，在里作渴，终不与热甚更胜者同，故曰自愈。虽然，病在乎审察毫厘，不惟热有微甚，渴亦不可一途论也。如少阴伤寒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白者，则为肾虚，引水自救。病之变端，岂一言可尽乎！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

【衍义】厥阴证中注谓：下利，阴证也。脉数，阳病也。阴病见阳脉者生，微热汗出，阴气得通也。虽然，本经亦自有阴阳退复之义，何也？《内经》曰：厥阴之下，中见少阴。厥阴者，两阴交尽而阳乃复，阴是其本，阳是其标，从本则寒，从标则热，所以厥阴不治标本，从乎中治。此下利者，是其本之阴寒过也；微热是其标之阳火复也，复则内之阴邪从而之表，发热汗出而散，散则标本和，不治自愈。设脉紧，为寒胜，故未解。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衍义】仲景少阴证中下利、便脓血者，悉属虚寒，以桃花汤主治，留聚者刺之。此厥阴圊脓血者何？盖为脉数而有热也。少阴桃花主者，脉必不数也。此数非先有热，初因阴盛而后阳复胜之，故数。脉数而渴，令自愈，以阳复而可退其阴寒也。更不差，则是复之过，更胜其阴，逐阳热而圊脓血也。非若上条微热而渴、脉弱者，脉弱则热不甚，不甚则不能更胜，惟与阴和而已。脉数下利，又不止，故成协热也。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

【衍义】此脉初不弦，后乃弦，故曰脉反弦。弦者，必轻虚，春脉也，见少阳之气升发矣。阳气久为阴寒所覆，下陷聚液成利，一旦得升发之，攻其阴邪，从而之表，发汗而散，故利自愈。与上条脉数微热汗出不同，其自表而解之义则同也。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衍义】下利气者，气与邪俱下也。由气不化，以致水谷不分，并与下焦而成利。然阴前通则阳气行，气行则水谷分而利止矣。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衍义】此证《伤寒》厥阴篇中云：寸以候阳，尺以候阴。阳为气，阴为血。下利本属阴

寒之病，当脉沉，今反寸脉浮数，则是阳盛于上，而下不与阴和；阴，血也，血不得与气和，则不荣经，不藏于肝，则散入肠胃，故尺脉涩。血积为脓也，须用利而出之。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衍义】成注下利者，属胃虚也。胃为津液之府，发汗亡液，故胃愈虚，必胀满固也。何仲景不叙阳明太阳病中，而叙于厥阴证？盖有说焉，清谷非飧泄欤。《内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清阳之气，即苍天之气，自肝木而生，少阳主生气者也，其气当升发于上，若反入于下，则谷气升转不得举矣，故食入则完出。清阳下陷，即少阳伏于厥阴之中，今不从厥阴起其少阳，乃反攻无辜之表，强发胃中谷气之津液，故虚其胃而作胀满也。

【补注】厥阴下利，与竟下利有别，何以名厥阴？以邪传是经耳。经何以下利？以厥阴经虽非脏，由里行，故厥阴必下利也。厥阴下利，有本经现证，何谓不叙于太阳阳明病中？如二阳经亦有下利，此为协热，乃先救里之说在，何先生亦昧此？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衍义】成注：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里有寒也。面少赤，身有微热，表未解也。病人以下虚渐厥，表邪欲解，临汗之时，以里气先虚，必郁冒然后汗出而解。以余观之，仲景叙六经形证，未尝不由有表而入里，岂可便以身微热为表邪未解乎！宁知不因邪入厥阴也。厥阴气化为里寒，格阳于外而然也。里寒则下利清谷，必微厥，阳格于外，则身微热，格于上则面赤，故曰面戴阳而下虚。下虚者，为下无阳也。然阳欲复，必深入与阴争，阴虽不得拒格，然犹散走发其阳，而阳不得宣通，怫热神昏，故为郁冒。郁冒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矣。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衍义】亦在厥阴证中。脉者气血之候，下利脉绝，不惟无阳，亦且无阴，气血养神者也，气血亡，其脉亦绝。晬时复还，手足温，此可见气血暂息耳，故生。脉不还，则亡矣，故死。所谓生者，非不治自生，救其气血，止其利也。如前条无脉而厥，灸之者，亦是治之而生。又少阴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以通脉四逆治；利止脉不出，加人参补正，以救其亡血。病有二经之异，然厥而无脉则一，此证利止，手足温，脉还，始可治。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衍义】出厥阴证中。盖内有虚寒，故下利腹胀满；表邪未解，故身体疼痛。以下利为重，先治其里，后治其表者，若《伤寒论》，太阳证，以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身疼痛者，当先以四逆治其里，清便自调，然后以桂枝救其表，即此意。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伤寒论》，坚作硬。注曰：下利脉当微，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下利，三部脉平，此非和平之平，气下泄矣。或有宿食寒热结于中焦，故硬则邪甚也，宜大承气下之。

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成注：脉迟者，食下物得之；滑者，谷气实。脾胃不消水谷，以致下利者，与大承气去宿食，利自止矣。

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

【衍义】下利，虚证也；脉滑，实证也。以下利而反见滑脉者，当有所去也。上章以内实而阻经气，故兼迟；此乃滑动而欲去，故惟见滑，然皆有形之实证，故并用大承气。

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因四时之气所感而为积者，必有所合之脏畜之。病下利已，去不尽，非其时，则所感之脏气不王，故积伏而不动，再遇其时，

则乘土而动，动则下利自作，肠胃病积聚不尽，故当下之。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衍义】《伤寒论》凡谵语燥屎，悉在阳明，此独出厥阴病。成注：谵语燥屎为胃实，下利为肠虚。不言厥阴之由何也？尝考阳明证无下利论，惟与少阳合病者有之，少阳木克土而下利也。若自利，则为阳陷下，必死。然则伤寒以阳明无下利者，阳明乃两阳合明，属热，其手经更属之燥金，经主合，于是燥热易于闭结，津液易于耗竭，更遇邪热入腑，热甚为谵语，燥甚为屎结，故阳明无下利病也。今下利多出厥阴者，乃两阴交尽之极而复升，如邪热传入于阴，屈而未得伸者，遂从其阴降而为下利矣，故下利证多少阴厥阴也。盖阳明燥金屈其木，不得升，遂为厥阴下利之证。厥阴尽而变升者，又是苍天之气清净，清气贵乎发越，《内经》清气在下，则飧泄也。在伤寒邪热所传言之，阳明无下利证。若经气可属者言之，则阳明病下利亦多矣。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尽属于湿。经曰：湿胜则濡泄。阳明又属燥金，一脏一腑，亦常更胜。太阴胜则内外俱湿，故身重而泻；阳明胜则燥热郁甚，亦宜有燥屎焉。不必外之传热而后有也，故宜下。岂独伤寒已哉！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半，锉，半煎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熟，去渣，内方寸匕，日三服。一服愈，止后服。

【衍义】此少阴证。少阴，肾水也，肾寒则水盛，与血相搏，渗入肠间，积久化腐，遂成便脓。成注：下焦不约而里寒。用赤石脂寸匕，日三服；一服愈，即止。涩以固肠胃虚脱。干姜散寒，粳米补胃。然赤石脂在血理血，在水理水，在脱则固，在涩则行，所以知其行泣也。《本草》用治难产，胎衣不下。干姜非惟散寒，且能温寒止血。欲诸药入肠胃，必粳米引之也。虽然，有不可固者，如云便脓血者可利，利非行气血乎？然气血欲行者不可温，温者不可行，二者实相反，仲景两出之，后人不可不审也。若成注阳明下利便脓血者，协热也，岂阴经病尽属脏寒，而不有其邪热畜之者乎！病邪相乘，不可一言穷矣。仲景不过互相举例，以俟后人之消息处治耳。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再服。

【衍义】此亦厥阴证中。成注：热伤气，气虚不利，则后重。下焦虚，以绝苦之味坚之。虽然后重不可概论，前条有下利沉弦者，下重为气虚寒不能升举也，然亦有热伤为气滞闭塞者，有血虚者，有血泣者，大孔痛亦然，不独气虚不能升也，率皆因燥气外郁束敛所致。刘河间谓下利由燥郁肠胃之外，湿聚肠胃之内。又谓血行则粪自止，气行则后重除，解燥郁必分寒热之微甚，热微用辛温以行气，热甚用苦寒以治热。张子和歌曰：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血虚补之，泣者行之。血调则气和，气和则郁解，用苦寒以治燥，宁独坚其下焦之虚乎！《要略》于下利一证，独引伤寒少阴、厥阴二论为多，然其论中又先指何经，今则去其经与各部所病之原，将谓伤寒有传变之故，杂病则不问其传否，随所病处而云故耳。产后下利虚极，亦用白头翁汤者，可概见矣。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炒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汤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进一服。得吐则止。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用药下后而虚烦者，仍叙太阳证中。此必自下利虚烦，不由他故，注故叙厥阴证中。虽有二经之异，然热乘虚入客，病烦则一，皆用栀豉汤之苦，吐其

客热也。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 干姜三两 附子一枚，生用 葱白四茎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衍义】里寒外热，格阳于外也。阳不得内和，故下利清谷；阴不得外和，故发身热。凡汗出于阴，阳气和则热解。此出于相格，故热不去而阳气反虚，不能布于手足，而厥不止者死，发热汗不止者，亦死。此二证兼之犹可治者，为其厥未至阳绝，汗未至阴脱也，方见解《明理论》矣。然尚有可言者，附子之热，走而不止，通行经脉，自里达表，以至手足，汗止治厥也。干姜之热，止而不走，内守腑脏，消谷养正，温补中气，以和阴阳，解其拒格，更调二药之走止，合适其用也。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衍义】下利，肠胃病也，乃云肺病何哉？此大肠与肺合故也。大抵肠中积聚，则肺气不行；肺有所积，大肠亦不固，二害互为病。大肠病，而气塞于肺者，痛；肺有积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参，《本草》谓主心腹积聚，疗肠胃中热积，九窍可通，大小肠可利，逐其陈，开其道。佐以甘草，和其中外，气通则愈，积去则利止。注云非仲景方，以紫参非仲景常用也。

气利，诃黎勒散主之。

诃梨勒散方

诃梨勒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衍义】治病有轻重。前言气利，惟通小便，此乃通大便，盖气结处，阴阳不同。举此二者为例，六经皆得结而为利，各有阴阳也。诃梨勒有通、有涩，通以下涎，消宿食，破结气；涩以固肠脱。佐以粥饮，引肠胃，更补虚也。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八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论一首，脉证三条，方五首

诸浮数脉，应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

【补注】病之将发，脉必兆之。夫浮数，阳也，热也，浮数兼见，为阳中之阳，是其热必尽显于外矣。而反洒淅恶寒，证实不应，何哉？必其血有凝滞，气不得越，如经所谓荣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阳气有余，荣气不行，乃发为痈是也，况其身已有痛处乎！夫脉之见者，阳也，其将发而痛者，亦属阳，故曰当痈。

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补注】邪客经络，则血必至于泣，泣则卫气归之，不得反覆，于是寒郁则化热，热胜则肉腐而为脓。欲知成脓与否，以手掩其上，热则透出，否则未也。师之所以教知者，盖已成欲其溃，未成托之起也。

肠痈之病，其身错甲，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上三味，杵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顿服，小便当下。

【补注】血积于内，然后错甲于外，经所言也，肠痈何故亦然耶？痈成于内，血泣而不流也，惟不流，气亦滞，遂使腹皮如肿，按之仍濡，虽其患在肠胃间，究非腹有积聚也。外无热而见数脉者，其为痈脓在里可知矣。然大肠与肺相表里，腑病而或上移于脏，正可虞也，故以保肺而下走者，使不上乘。附子辛散，以逐结，败酱苦寒，以祛毒而排脓，务令脓化为水，仍从水道而出。将血病解而气亦开，抑何神乎！

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皮一两　桃仁五十个　瓜子半升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补注】肠痈而少腹不可按，阳邪下结，部位牵引也。按之如淋，形容痛状，情所必至。夫血病而气不病，故小便自调。然阳邪已盛，卫气斯虚，遂发热汗出而畏寒也，痈证如是。治之者，须以脓成、未成为异。欲知之法，舍脉无由。脉迟紧，知未熟，为血瘀于内，勿使成脓，下之须早，非桃仁承气汤乎！脉若洪数者，则已成矣，岂复有瘀可下！此大黄、丹皮以涤热排脓，势所必用也。然《内经》曰：肠痈为病，不可惊，惊则肠断而死。故患此者，坐卧转侧，理宜徐缓。少饮稀粥，毋失调养斯善。

问曰：寸口脉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补注】微则阳虚，涩为血虚，定理也。故涩则亡血，阳微当汗出，若不汗者，云何？知汗为血液，故汗多尚亡阳，况去血乎！然则骤为刀斧伤者，阴去而阳亦随衰，阳虽衰而不能复汗者，亡血故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探取　蒴藿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川椒三分，除目及闭口者，去汗　甘草十八分　黄芩二分　干姜二分　厚朴二分　芍药二分

上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烧灰存性，勿令灰过，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东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阴干百日。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

【衍义】从口向四肢，由上及下，由内及外，散也。火热散则易消，反聚则难治，因久久愈热也。经云：夏脉太过，令人肤痛为浸淫。盖夏脉洪大，心主火，脉主心也，故曰：三部洪数心家热，舌上生疮唇破裂。然必非其时有其气则然，若立夏得洪大脉，又非所论，可知矣。

浸淫疮，黄连粉主之。方未见。

【衍义】黄连泻手少阴之火，火去而气血自复矣。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十九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第十九

皆系筋病，故汇为篇。论一首，脉证一条，方五首

师曰：病跌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补注】腨名承筋，在上股起肉处，脚跟上七寸，腨之中陷者是。法不可刺，或刺转深，遂伤其经，以致能前而不能却，此仲景自注已详。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其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补注】凡动皆属风，而肿属湿，故肝木主风，血虚则风生，气虚则湿袭，手臂肿且动。知其血不足之养筋，阳亦不能以自固，而身体之瞤，势不得已矣。岂非有痰气在筋节间乎？夫见于外者，未有不因于内者也。窥仲景有吐之法，惜乎方缺焉耳。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鸡屎白散

鸡屎白一味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补注】转筋者，脾胃土衰，肝木自盛，风火燥烁于筋，则筋挛而痛。故风气甚，则肝血失养，筋失其柔和之性，乖其屈伸之节，故臂脚直。至脉直上下行者，乃督冲之为病，何者？督脉循阴器，阴器者，宗筋所主也，冲脉为肝之幕，肝木多风，则冲亦病矣。若微弦则转入于内，为病较重，因以鸡屎白投之，其肝邪外出耳。

阴狐疝气者，偏有小大，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二味为散，取八分匕饮和服，日再服。蜜圆亦可。

【衍义】厥阴之筋病也。狐，阴兽，善变化而藏，睾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无时也。足厥阴之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筋结，故偏有大小。气病，故时时上下也。蜘蛛布网取物，其丝右绕，从外而内，大风不坏，得干金旋转之义，故主治风木之妖狐。配桂枝以宣散厥阴之气结。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衍义】腹痛，中焦湿土之为病也。腹为阴，痛为阴类，故脉当沉。若脉弦，是见厥阴风木之象矣。反洪大者，风木盛而生火。风木之邪，贼伤中土，湿热不攘则生虫，故曰诸虫皆生于风也。东方生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风伤筋，此因风伤而生虫，故虫乃厥阴肝筋之为病也。是以伤寒蛔厥，在厥阴篇内；此章蛔痛，列于筋病篇中。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胡粉一两　白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衍义】夫饮食入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吐涎。蛔上入膈，故心痛。蛔闻食臭出，得饮则安，故发作有时也。毒药不止者，蛔恶之不食也。蛔喜甘，故用甘草、蜜之甘，随所欲而攻之，胡粉甘寒，主杀三虫，蛔得甘则头向上而喜食，食之即死，此反佐以取之也。

蛔厥者，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人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臭出，其人当自吐蛔。

【衍义】蛔厥者，病蛔而手足厥冷也。蛔厥者，当吐蛔。病者静而复时烦，此因肝脏寒，而蛔上入膈，故烦。盖言蛔生于肝，因脏寒而上人于膈也。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此蛔闻食臭而出于胃，故其人常自吐蛔。盖言蛔因风而生于肝，脏寒则上入膈，闻食臭则出于胃也。

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附子六两，炮　川椒四两，去汗　当归四两　桂枝去皮　人参　黄柏各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圆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圆，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圆。禁生冷、滑、臭等物。

【衍义】乌梅味酸入肝，梅得先春之气，主助生阳而杀阴类。细辛发少阳之初阳，以助厥阴之化。当归启少阴之血液，以资肝脏所藏之荣。黄连配蜀椒，助心火以杀蛔，益子气也。附子配黄柏，资肾气以回厥，助母气也。干姜佐人参，补中焦而止呕，桂枝制风木，疏肝郁。阴阳和而厥逆回，风邪散而气血足，治蛔厥之法备已。蛔之化生，有若蜒蚰，生长极速。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二十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证三条，方九首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衍义】妇人平脉者，言其无病脉也。阴脉小弱，其荣气不足耳。凡感邪而荣气不足者，则必恶寒发热，不妨于食。今无寒热，妨于食，是知妊娠矣。妊娠者，血聚气搏，经水不行，至六十日始拟成胎。斯时也，气血化于下，荣气不足，卫不独行，壅突中焦而不能食，津液少布，其人渴，用桂枝汤益荣和卫，设有医以他治，则更一月当化，若加吐下，复损其荣，土亦失其养育。条芩、白术可也，芎、归可也，参、芪可也，但要益荣生津，和中下二焦而已。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

【衍义】宿有癥痼内结，及至血聚成胎，而癥病发动，气淫于冲任，由是养胚之血，不得停留，遂漏不止，癥痼下迫其胎动于脐上，故曰癥痼害也。凡成胎妊者，一月血始聚，二月始胚，三月始胎，胎成始能动。今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下血者，未成也；后断三月，始胚以成胎，方能动。若血下不止，而癥乘故也，必当去其癥。《内经》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癥去则胎安也。桂枝、桃仁、丹皮、芍药，能去恶血。茯苓亦利腰脐间血。即是破血，然有散、有缓、有收、有渗，结者散以桂枝之辛；肝藏血，血畜者肝急，缓以桃仁、丹皮之甘；阴气之发动者，收以芍药之酸；恶血既破，佐以茯苓之淡渗，利而行之。

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下血者，后断三月不血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衍义】此复申明胎成三月而后动也。上章以经断三月而漏下不止，然胎已成，故虽漏下，而胎动于上也。此章以六月动者，以前三月经水利时而成胎，胎虽成而血时下，至后三月始断而不血，是以妊娠六月而胎始动，盖前三月因下血而胎失养。前三月与后三月之血，下不止者，以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此丸主之。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其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衍义】妊至六七月，筋骨坚强之时，若其脉弦，弦为虚、为寒，内格其阳于外而发热，阴寒内逆而作胀。腹痛恶寒者，其内无阳，故子脏开，少腹如扇也。用附子汤复返其阳，以温其脏。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

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胶艾汤方

阿胶二两 艾叶二两 甘草二两 当归三两 芎䓖二两 芍药四两 干地黄六两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衍义】经水与结胎，皆冲任也，冲任乃肾用事者也。肾属坎，坎者时与离会，则血满经水行，犹月之禀日光为盈亏也。精有所施，心神内应，血即是从，故丁壬合而坎离交，二气凝结，变化鲜胎矣。然持守其阴阳交合，长养成胎者，皆坤土资之也。阴阳抱负，则坤土堤防，故不漏。若宿有瘀浊客于冲任，则阴自结而不得与阳交合，故有半产漏下不绝也。若妊娠胞阻者，为阳精内成胎，阴血外养胞，负坤土失其堤防，用此方皆治之。芎、归辛温，宜通其阳血。芍药味酸寒，宜通其阴血。阿胶之甘温，《内经》曰：肺合外皮毛。皮毛生于肾水，东垣谓其入于太阴、足少阴、厥阴，尝思在身气化成形，金石草木之药，终不如血肉之资养同类者以养之，此方用阿胶安胎补血，塞其漏泄宜矣。甘草和阴阳，通血脉，缓中解急，其气内人，开利阴血之结，而通于阳。地黄犹是补肾血之君药也。调经止崩，安胎养血，妙理无出此方。然加减又必从宜，若脉迟缓，阴胜于阳，则加干姜、官桂；若数大，则宜加黄芩。

妇人怀妊，腹中疠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四两 白术四两 泽泻半斤 芎䓖三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衍义】此与胞阻痛者不同，因脾土为木邪所克，谷气不举，浊淫下流，以塞搏阴血而痛也。用芍药多他药数倍以泻肝木，利阴塞，以与芎、归补血止痛。又佐茯苓渗湿以降于小便也。白术益脾燥湿，茯、泽行其所积，从小便出。盖内外六淫，皆能伤胎成痛，不但湿而已也。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三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和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三丸，日三服。

【衍义】此即后世所谓恶阻病也。先因脾胃虚弱，津液留滞，酿为痰饮，至妊二月之后，胚化成胎，浊气上冲，中焦不胜其逆，痰饮遂涌，呕吐而已，中寒乃起，故用干姜止寒，人参补虚，半夏、生姜治痰散逆也。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衍义】小便难者，膀胱热郁，气结成燥。病在下焦，不在中焦，所以饮食如故。用当归和血润燥。《本草》贝母治热淋，以仲景陷胸汤观之，乃治肺金燥郁之剂，肺是肾水之母，水之燥郁，由母气不化也，贝母非治热，郁解则热散，非淡渗利水也，其结通则水行。苦参长于治热，利窍逐水，佐贝母入行膀胱以除热结也。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芎䓖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饮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苦疾。产后百病悉主之。

【衍义】《内经》：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尺

脉搏击者，由子宫之气血相搏，而形于脉也。精留血里，阴阳纽合也。动搏则变化，而变化生于动；若静而不动，则不生不化。是以妊娠之血不可以静，静则凝，凝则泣，泣则亏少而虚，皆不得与化胎之火相合。要其胎孕生化，必脉动搏，故调之者，先和阴阳，利其气血。常服养胎之药，非惟安胎易产，且免产后诸病。芎、归、芍药之安胎补血。白术之用有三：一者益胃，致安气以养胎；二者胎系于肾，肾恶燥，能燥湿而生津；三者皆致中焦所化之新血，去腰脐间之陈瘀，至若胎外之血，因寒湿滞者，皆解之。黄芩减壮火而反于少火，则可以生气，与脾土湿热来伤，及开血之瘀闭。故为常服之剂。然当以脉之迟、数、虚弱加减之，有病可服，否则不必也。药者，但宜攻邪扶正，不比米谷，性味偏而不正，不可久服。《内经》曰：味之所入，各归所喜攻，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白术散方

白术　芎藭　蜀椒三分，出汗　牡蛎四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痛，倍加川芎；心烦、吐、痛，不能饮食，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衍义】四味，《本草》皆谓能去血而养胎，何也？盖血聚而后成胎，少遇邪，则所聚之血，时宿而不运，反类瘀恶，必生新开陈，然后胎可养也；养胎不惟在血，而胎系于肾，养之又在于胃，所以补其肾，调其胃。补肾，固其精也；调胃，和其中也。用术调胃，蜀椒开痹，痹开则阳精至；牡蛎治崩，崩止则阴精固；川芎下入血海，运动胎气，破旧生新。或阴血不利，肝木为害，在内抑屈而痛者，泻以芍药之酸，通其阴。设卫过而痛者，则欲以芎藭之辛温，宣通其阳。或挟瘀恶之气，上逆于胃，而患吐，烦不能食者，用细辛温中，去痰下气，半夏治心下急痛，和胃进食，止吐逆。若呕而不止者，由肝木不务德，舍已而忘，用小麦饮，养其本气以安之，又且平胃、下气、止烦，一举两得。大麦主消渴，益气、调中，故中气不足而渴者，用之。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衍义】《内经》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三焦病者，腹满不得便，溢则为水。心，上焦也，而不下行于肾；肾，下焦也，不得上和于心；脾，中焦也，心之热独炎于上，肾不得和，则太阴上下不交，谷气无所输，不得养其胎而成闭塞。上闭不通，则湿热并而为腹满；下关不利，则腰以下如水状。刺劳宫，心气行矣。刺关元，肾气化矣。手足少阴交，则小便利矣，便利，则中焦之满，下焦之重，皆愈矣。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二十一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论一首，脉证六条，方八首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补注】阴与阳，固相资者也，故曰阳生阴长，又曰阳根于阴。夫血，阴也，汗为血液，则变为阴。假如血去多，则汗亦少矣，乃偏易出者，何哉？血大虚，则卫外之阳因而不固，必多汗，而腠理疏也，疏则邪易入之；血既不足以养脉，乃风入又足以燥其血液，故令病痉。若汗多者，亡阳，阳亡必畏寒，寒多，遂令郁冒。至若阴气既虚，津液必少，胃中燥结，大便转难，容或有之。然三者总因血虚所至，乃若不明其理而复出汗下，未有不至于危亡者。故圣人先以新产血虚立言，使后世之工，即出于中才以下，亦必从养阴起见也已。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补注】产妇脉证极虚种种者，其理可得而晰言之也。妇人主血，重在冲脉，冲者，肝幕也。血去既多，邪中特易，邪入则必逆冷畏寒。由于遏抑，是血气亏于中，阴邪冒于外，卒难解也。而其所以难解者，正以血虚不能作汗，而非汗复不解。故欲解者，必大汗出，而后邪始退，正始越也。此言周身之汗者也，亦有血虚下厥，而阳气孤而无偶，遂上升而汗亦出，则其汗又头以下不得汗也。总由血虚阴亡，其阳独盛，汗出之后，邪退正和矣。然其津液一伤于血去，复伤于汗多，安得大便不坚乎！假使大便坚，而复有呕不能食之证，仍是表邪未去，抑或血室受邪也。小柴胡汤为正治之法矣。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

【补注】邪去则不归于腑，自能食也。七八日更发热，明系食滞于胃，脾虚不能运之，能不急下以救其津液乎！然大虚者，当小作汤，要在临证斟酌尔。

产后腹中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补注】产后本虚，则寒易入。今腹中为肝之幕，为脾之统，痛非正虚而邪实耶！此汤原治寒疝，取以治产后，未常不可，即以治虚劳，又谁曰不宜！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以麦粥下之。

【衍义】仲景凡治腹痛，多用芍药，何也？以其能治气血积聚，宣行腑藏，通则痛止也。

阴气之散乱成痛，用此收之也，以其能治血痹之痛也，以其能缓中而止急痛也，《本草》谓主邪气腹痛，故多用之。益五气之邪，莫如厥逆，肝木之性急暴，一有不平，则曲直作痛。又肝为藏血之海，瘀积则海不清，而肝木之气塞矣。东方震木，出于纯阴，则振起发生；若出于散乱之阴，则肝木之气旺矣。木强直，更值邪气，则肝木与搏击矣。由此三者而言，芍药所治，皆肝木也。虽曰治之而亦补之，木之味酸，芍药亦酸，故云补也。枳实炒黑，入血破瘀，麦粥补血脉也。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著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下瘀血汤方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枚　䗪虫二十，熬，去足

上三味，末之，炼蜜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服之，瘀血下如豚肝。

【衍义】血之干燥凝著者，非润燥荡涤，不能去也。芍药、枳实不能治，须用大黄荡逐之。桃仁润燥，缓中破结。䗪虫下血。用蜜补不足，止痛和药，缓大黄之急，尤为润也。与抵当用类，但少缓尔。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燥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衍义】太阳为表，膀胱为里，七八日表证入里，故曰无太阳证。恶露已为病气所郁，不能尽去，邪因入里，与恶露相搏击，在膀胱而小腹坚痛。下焦热极，故不大便，烦躁发热，更切其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此邪又攻于胃，胃热则不食，食入则谷气之热更助，两热相并，故谵语，至夜愈。此产后血虚，邪易入血室，入血室，则夜如见鬼状。言此以明其不在血室，而在膀胱与胃，故用大承气汤。

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尔，可与阳旦汤。即桂枝汤加黄芩。

【衍义】伤寒病，太阳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又太阳病，八九日不解者，表证仍在，当发其汗。此治伤寒法，凡产后感于风寒诸证，皆不越其规矩。举此条与上文承气为表里之例耳。东垣治劳役饮食所伤挟外感者，亦名两感，必顾胃气。《大全良方》谓新产去血，津液枯竭，如有时气之类，当发其汗，决不可用麻黄，取汗无取过多。《活人书》妇人诸病，皆用四物，与所见证如阳旦之类。各随所感而消息之。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五枚　生姜五两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温覆使汗出。

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该是入字。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衍义】此证太阳上行至头表，阳明过膈上循于面，二经合病，故如是。竹叶汤亦桂枝汤变化者。仲景凡治二经合病，多加葛根，为阳明解肌药也。防风佐桂，主二经之风，竹叶主气上喘，桔梗佐竹叶利之，人参亦治喘，甘草和中，生姜、大枣行谷气，发荣卫。谷气行，荣卫和，则上下交济而汗出解矣。附子恐是后所加，治头项强耳，颈项强，邪在太阳有禁，固其筋脉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温经散寒湿，以佐葛根。若邪在胸中而呕，加半夏治之。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如弹子大，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者，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衍义】妇人以阴血上为乳汗，必藉谷气

精微以成之。然乳房居胃上，阳明经脉之所过，乳汁去多，则阴血乏而胃中益虚，阴乏则火挠而神昏乱；胃虚则呕逆。用甘草泻心火，安中益气；石膏疗烦乱；竹皮主呕逆；桂枝利荣气，通血脉，又宣导诸药，使无捍格之患；柏实《本草》主恍惚虚烦，安五脏，益气，烦喘者，为心中虚火动肺，故以柏实两安之。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一两　秦皮二两　黄连二两　黄檗二两　甘草二两　阿胶二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衍义】伤寒厥阴证下利重者，白头翁汤。四味尽苦寒以治热，苦以坚肠胃。此产后气血两虚，因加阿胶补气血而止利，甘草缓中通血脉。然下利，血滞也，夫人之血行则利自止，甘草尤为要药。此方岂独治产后哉！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卷二十二

宋　赵以德衍义
清　周扬俊补注
曹炳章圈校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论一首，脉证合十四条，方十四首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衍义】此下四条，皆出《伤寒论》中。成注：七八日邪气入里之时，本无寒热而续得寒热，经水适断者，为表邪乘虚入于血室，相搏而血结不行，经水所以断也。血气与邪分争，致寒热如疟，而发作有时，与小柴胡以解传经之邪。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衍义】成注：伤寒发热者，寒已成热也。经水适来，则血空虚，热乘虚入血室。若邪入胃，邪客于腑而争也，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是邪不入腑，入于血室，而阴争也。阳盛谵语则宜下，此热入血室，不可与下药，犯其胃气。热入血室，血结寒热者，与小柴胡汤，散邪发汗。热入血室，胸膈满，如结胸状者，可刺期门穴。此虽入而无满结，故不可刺。必自愈者，以经行则热随血去，血下已，则邪热悉除而愈矣。发汗为犯上焦者，发汗则动卫气，卫气出上焦也。刺期门为犯中焦者，刺期门则动荣气，荣气出中焦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衍义】中风发热恶寒，表病也。若经水不来，表邪传里则入腑，而不入血室也；经水适来，血室空虚，至七八日，邪传里之时，更不入腑，乘虚而入于血室。热除脉迟，身凉者，邪气内陷，而表证罢也。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热入血室而里实。期门者肝之募，肝主血，刺期门者，泻血室之热。审何经气实，更随其实而泻之。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衍义】阳明病，热入血室，迫血下行，使下血、谵语。阳明法当汗，以夺血者无汗，故但头汗出也。刺期门以散血室之热，随其实而泻之，以除阳明之邪。热散邪除，荣卫得通，津液得复，濈然汗出而解。《明理论》：冲是血室，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传也。

妇人咽中痛，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半夏厚朴汤方

《千金》作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斤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苏叶一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服，夜一服。

【衍义】上焦，阳也，卫气所治，贵通利而恶闭郁，郁则津液不行而积为涎。胆以咽为

使，胆主决断气，属相火，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亦郁而不发，不发则焰不达，不达则气如咽，与痰涎结聚胸中，故若炙脔。《千金》之病证虽异，然亦以此而致也，用半夏等药，散郁化痰而已。

妇人脏燥，一作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甘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斤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

【衍义】《内经》以肺之声为哭，又曰：并于肺则悲。《灵枢》曰：悲哀动中则伤魂。此证因肝虚肺并，伤其魂而然也。盖肝、阳脏也，肺、阴脏也，阳舒而阴惨。肝木发生之气，不胜肃杀之邪，并之，屈而不胜，生化之火被抑，扰乱于下，故发为脏躁，变为悲哭。所藏之魂，不得并神出入，遂致妄乱，象如神凭。木气被抑而不前，筋骨拘束而不舒，故数作欠伸。然治相并之邪，必安之、和之。用小麦养肝气，止躁，甘草、大枣之甘以缓气之苦急，躁止急缓则脏安而悲哭愈。然又曰亦补脾气者，乃肝病先实脾，不惟畏其传，且脾实而肺得母气以安，庶不离位过中而复下并矣。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痞满，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衍义】《伤寒论》表不解，心下有水气者，用小青龙汤解表散水也。又曰表未解，医反下之，阳邪内陷，实则结胸，虚则心下痞，由此观之，吐涎沫者，盖由水气之为病，因反下之为痞。吐涎沫仍在，故先以小青龙治涎沫，然后以泻心汤除心下之热痞也。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来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衍义】阴阳之运动，有上下，有中外，有归宿，有倡顺，得其道，则变化万象，各司其用；若乖其宜，则随所适而为病。然二者之病，则心阳为主。由阳主动，用以施化者也，而阴者，惟虚其体以受之生育而已。若夫邪气在阴，则凝结坚实，实则阳不得入而施化，致生诸病，不可穷已。仲景叙是数证，冷积下焦，以见变易无穷也。所谓经水断绝，胞门寒伤，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皆由阴结下焦，阳不得入，随所著冲任之脉而为病也。呕吐涎沫，久成肺痈者，必阴结在少阴经，其经上连于肺，水因溢上为涎沫，久迫上焦之阳，畜以成肺痈也。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者，脐在人身正中面，四脏应之，其四脏则应于上下左右，盖是生气所出之原，五脏皆于此受之。今为冷邪凝结，生发之气绝少，正邪相击而作寒疝，脐间冷结，连及两胁，少阳发生之分，并为疼痛，故曰与脏相连也。成结热中，病在关元者，乃小肠火之幕也，足三阴，任脉之所会。足三阴、任脉，尽为积冷于小肠，火气不折，为郁热在中，冷热相搏，故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者，阴不化血，无以输化生肌，滋润于外，徒是孤阳行脉，燥消皮毛耳。奄然眩冒、状如厥癫者，冲、任、督、阴跷之脉冲突而逆，阳乱于上，所以如尸厥癫痫。或忧惨悲伤，倘多嗔者，此在下肾、肝脏阴结，而阳不得入，精泄不固，下泄为带，魂不舒，志不宁故耳，非鬼神使之也。阴由冷积，荣血内结，不与卫和，内外成病，求之于阴阳交变之道，不可一言而尽。仲景叙其证，复叙为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同脉异证，恐后人胶柱鼓瑟，而不由于阴阳变易之道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温经汤方

吴茱萸三两　当归　芎䓖　芍药　桂枝　人参　阿胶　生姜　丹皮　甘草各二两　半夏半升　麦冬一升，去心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止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衍义】下利不止，病属带下。何也？妇人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太冲脉衰，天癸竭，地道不通，经水遂止。今年五十，经绝，胞门闭塞，冲任脉不复，输泄之时，所积瘀血自胞门化为带下，无所从出，大便属阴，故就大便而下利矣。考《大全良方集》，是方出《千金》，治女人曾经小产，或带下三十六病，以或字分为二，《金匮》以带下属半产瘀血，岂带下三十六病，无湿热之实邪，而尽属于瘀血虚寒哉？盖为带脉居身形之半，凡十二经络，并奇经八脉，各挟寒热之邪，过而伤之，动其冲任，则气炎之不化，心肾为之不交，变成赤白漏下，治之必察始感何邪，何经受害，为虚为发何状，脉见何象，令在寒暑随宜，以权变治之可也。岂概云三十六病，尽切是方乎？终不若仲景之有原委，而可为后世法也。盖小产是胞脉已虚，不能生新推陈，致血瘀积在下，而生发之气，起于下焦，固脏之政，亦司下焦，下焦瘀积在下，而既结于阴，则上焦之阳不入矣，遂成少腹里急、腹满。四脏失政，则五液时下，其阳至暮，当行于阴而不得入，独浮于上，为发热，为掌上热，为唇口干燥。故必开痹破阴结，引阳行下，皆吴茱萸主之。益新推陈，又芎归为臣，丹皮佐之。然推陈药固多，独用丹皮者，易老谓其能治神志不足，血积胞中，心肾不交，非直达其处者，不能通其神志之气。用半夏以解寒热之结，阿胶、人参补气血之不足，麦冬助丹皮，引心气入阴，又治客热唇口干燥，桂枝、生姜发达生化之气，甘草益元气，和诸药。妇人小腹寒不受胎者，崩中去血，皆因虚寒结阴而阳不得入耳，尽可治之。设有脉沉数，而阳乘阴者，亦为带下不成孕，崩中去血等证，又乌可用是治之！必须脉辨也。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方

阴癫肿亦治之。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䗪虫各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此亦因瘀血而病者。经水即不利，一月再见之不同，皆冲任瘀血之病。土瓜根者，能通月水，消瘀血，生津液，津生则化血也。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开阴寒。桂枝通血脉，引阳气。䗪虫破血积，以消行之。非独血积冲任者有是证，肝藏血，主化生之气，与冲任同病，而脉循阴器，任督脉亦结阴下，故皆用是汤治之。癫肿非惟男子之睾丸，妇人之阴户亦有之，多在产时，瘀血流入作痛，下坠出户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方见十一卷。

【衍义】本文之注见前方药。《本草》谓旋覆花主结气，胁下满，通血脉，去脏家热。葱管亦主寒热，安胎，除肝邪，且更能主血。新绛疑是丝帛也，凡系帛皆理血，血色红，用绛尤切于活血。肝为藏血，主生化，故冲任之脉成月事及胞胎者，皆统属之，三味入肝理血，除邪散结。岂非以气、阳也，血、阴也，气少则无阳，无阳则寒，血虚则无阴，无阴则热，两虚相搏以害其肝之生化欤？所以用是汤，先解其结聚之邪也，而温补其虚寒者，必另有法矣。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方缺。

【衍义】气倡而血从，则百脉流动，以候其

天癸。苟有邪以阻之，则血不从其气而自陷于血海。血海者，肾主之，肾，寒水也，色黑，是以漏下黑矣。犹《内经》所云结阴下血也。方虽不全见，胶艾二物亦足治之。艾火灸肤灸之，尚能内入，况服之而不自阳引入于阴乎！姜以散其阴，开通腠理，致津液行气也。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恐是经字。**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大黄甘遂汤

大黄四两　甘遂二两　阿胶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其血当下。

【衍义】《内经》谓水入经，其血乃成，则血由水化。今乃言血与水并，何哉？尝思水有清浊，清则入经化血，浊则为溺为唾。苟因气之浊乱者入之，则不能化血为血害。其清者，初虽为水而色白，至于坎离之变，从火化而变赤，如月之禀日光为盈亏，与阳随动，流转上下，行诸经脉，与水性异矣。水性惟能润下，苟下流不通，必注于泽，所以水失其道，入于肌表者，作身肿；入于筋骨者，作肢节肿；此入于血室，故作少腹如敦状。然血室虽与膀胱异道，膀胱是行水之腑，水畜血室，气有相感也，故膀胱之气亦不化，而小便微难矣。若小便自如而少腹如敦者，则不谓之水并，当是他邪血积可知矣。用甘遂取其直达水停之处，大黄荡瘀血，阿胶引为血室向导，且补其不足也。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抵当汤方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

水蛭三十个，熬　虻虫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衍义】《伤寒论》阳明证，其入喜忘者，必有畜血，大便黑色，抵当汤主之。发热，下之不解，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亦宜是汤。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宜抵当丸。三者有病状而后立方。今止云经水不利下，岂遂血畜不通而非虚损耶？此必有畜血情状，而出是方也。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衍义】子宫血积，不与气和，故新血不至，遂成干血。坚癖外连于户，津液不行，化为白物。是用矾石消坚癖，破干血，杏仁利气开闭，润脏之燥，蜜以佐之。内子户，药气可直达于子宫矣。设干血在冲任之海者，必服药以下之，内之不能去也。

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红蓝花酒方

红蓝花一两

上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衍义】注疑非仲景方。《伤寒论》一部，以风寒二邪，必覆言其传变，然后出方。乃云六十二种风，尽以一药治之，宁无寒热、虚实、上下、表里之异？其非仲景法明矣。虽然，原其立方之旨，将谓妇人以血为主，一月一泻，然后和平，若风邪与血凝搏，或不输血海，以阻其月事，或不流转经络，以闭其荣卫，或内触脏腑，以违其和，因随取止，遂有不一之病。所以治之，惟有破血通经，有红花酒，则血开气行，而风亦散矣。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衍义】此腹痛者，由中气脾土不能升，阴阳二气乖离，肝木乘克，而作痛，故用是汤补中伐木，通行阴阳也。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

【衍义】此方在虚劳中，治腰痛，小便不利，小腹拘急，此亦用之何也？盖因肾虚用之，若饮而短气者，亦用此利小便，则可见其转胞之病。为胞居膀胱之室，因下焦气衰，惟内水湿在中，不得气化而出，遂致鼓急其胞，因转筋不正，了戾其溺之宗。水既不出，经气遂逆，上冲于肺，肺所主之荣卫，不得入于阴，畜积于上，故烦热不得卧而倚息也。用此补肾则气化，气化则水行，水行则邪者降而愈矣。然转胞之病，岂尽由下焦肾虚致耶！或中焦气虚土湿，下干害其胞；与上焦肺气壅塞，不化于下焦；或胎重压其胞；或忍溺入房，皆足成此病。必求所因以治之也。

妇人阴寒，温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仁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白粉即米粉，藉之以和合也。

【衍义】风寒入阴户，痹而或冷，或用蛇床以起其阴分之阳，阳强则痹开而温矣。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筋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衍义】少阴脉滑，阴中血热也。湿热积阴户，生疮，甚则虫出蚀烂。狼牙味苦酸咸，主邪热气杀虫，后人疮药多用之。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

【衍义】阳明脉属于宗筋，会于气街，若阳明不能升发谷气上行，变为浊抑，反泄下利，子宫受抑，气不上通，故从阴户作声而吹。猪脂补下焦，生血，润腠理，乱发通关格。腠理开，关格通，则中焦各得升降而气归故道已。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补方》目录

苦参汤……（695）
桂枝汤……（695）
小承气汤……（695）
附子汤……（695）
天雄散……（695）
《千金翼》炙甘草汤……（695）
《肘后》獭肝散……（695）
《千金》甘草汤……（695）
《千金》生姜甘草汤……（695）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695）
《外台》桔梗白散……（695）
《千金》苇茎汤……（695）
《外台》柴胡桂枝汤……（695）
《外台》走马汤……（696）
《外台》黄芩汤……（696）
排脓散……（696）
排脓汤……（696）
《千金》三物黄芩汤……（696）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696）
小儿疳虫蚀齿方……（696）
附补苦参汤方 ……（696）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补方

苦参汤方治狐惑蚀于下部，咽干，洗之。《要略》曰录云：庞氏方，二注同。

苦参半斤　槐白皮四两　狼牙根四两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去皮　厚朴二两，炙，去皮　枳实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

附子汤方

附子二枚，生用，去皮　茯苓三两　白芍三两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以上四方，二注有目，缺方。

天雄散方《要略》眉诠喻先生曰：治上焦阳虚。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千金翼》炙甘草汤方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肘后》獭肝散方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

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千金》甘草汤方《要略》注曰：治肺痿之热由于虚，不可直攻。

甘草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方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方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荚一枚，去皮，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外台》桔梗白散方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方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外台》柴胡桂枝汤方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一两半 人参一两半 半夏六枚 大枣六枚 生姜一两半 桂枝一两半 芍药一两 甘草一两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方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外台》黄芩汤方

治干呕下利。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干姜三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排脓汤方《要略》注曰：以上两方，概治疮痈不能散者，不独为肠痈、肿痈设也。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千金》三物黄芩汤方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不痛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方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内之，于上火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藭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小儿疳虫蚀齿方

雄黄 葶苈

上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熔，以槐枝绵里头四五枝，蘸药焙之。

以上十六方，从《要略》第六卷至第二十二卷补入。

附补**苦参汤方**此《要略》中所载，与其目录庞氏方异，不知何出，今亦附补。

苦参一升。

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终

沈注金匱要略

〔清〕 沈目南 编注

《沈注金匮要略》提要

清·沈目南撰。目南字明宗，槜李人。康熙三十一年刻成。例言有云：晋王叔和编述伤寒杂证，原是一书，统名《金匮玉函经》。盖《金匮》首章，原概伤寒杂病、杂病通部之序例，其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纲领，故立望、闻、问、切，表、里、阴、阳，寒、热、虚、实，标、本，汗、吐、下、和、温之法，悉已阐明，不遗毫末。而叔和复添蛇足，更作序例，频举汗吐下诸条。余今一概删去，惟以仲景原论合梓是书，乃补《灵》、《素》不足。故余每于注证之后，引经文会合一论，以证轩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后之学者，一览晓畅。目南重编大意，谓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篇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序例大意，反次后章，后人未窥其微，以致分出，编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编仲景书者之误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为序例，次以天时地理，脉证汤法，鱼尾相贯于后，而使读者易升堂奥，同登毂趣云。此目南编撰之大意，亦其与各注家不同之异谛也。

孟　序

古人云：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余谓医之良，犹不仅与良相等，何也？相主生人杀人，医则专主生人，不主杀人。相能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医直代天地调阴阳，消疵疠。能有功于天地，而让善于天子者，良相也，能有功于民物，而告功于天地者，良医也，故曰医良于相。虽然，余又疑之，夫贤相治天下，自皋、夔、伊、吕以降，一代有一代之良相，上医医国，而岐伯、越人以降，不闻一代有一代之良医，是岂汤液之用，倍难于阿衡之任欤！又岂造物之生良医，倍艰于良相！故旷世而始一觏欤。此其故，由于世无善读书之人，亦由于世无读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书焉耳。东汉张仲景，良医也，其书教人为良医者也。沈子目南取教人之书，抉摘之，阐明之，以翼天下后世之共为仲景者也。考仲景祖神农，法伊吕，体箕子，作为《伤寒论》、《金匮要略》。其初实一书也，至宋世分而为二，似治伤寒者一书，治杂病者又一书。不知能明《伤寒论》者，乃可言医，能明《金匮要略》者，乃可言《伤寒论》。唐、宋以来，若孙、葛、朱、王，以医名世者，无不用其法，而谓《金匮玉函》并读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书乎哉！然文词互奥，非精于经络，不能辄晓。今目南详为注释，又得其徒施子学圃更端诘难，不独仲景易会之词，条分缕析，即仲景未发之秘，亦巨昕细盱。我得古人而快意，古人亦得我而快意，此之谓欤。学者束发受书，稍有所积，即思握管立言，然言之而未必行，即行之而未必悉副所言。若目南以其躬亲体验者，发明古人，天下后世，即可以目南所发明者推之，为明效大验。良相为国家树人，而忠皇接踵，良医为万世垂教，而人无夭札。谓目南为仲景之肖子，而即两大之功臣也，岂有恧焉！传云：深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愿以是编为夜室之烛，俾人不盲于目，以不盲于心，天下后世知《金匮》之不可不读，即可以知《金匮》之注之不可不读矣。余故序其作述之梗概，以望天下后世之善读书者。

时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仲冬谷旦吴门年家眷弟孟亮揆瑞士氏识

凡　例

王叔和编集伤寒杂证，原是一书，统名《金匮玉函经》。诚仲景之功臣，德莫大焉。惜以己见插入，致使先圣之意反晦。盖《金匮》首章，原该伤寒杂病通部之序例，而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纲领，故立望、闻、问、切，表、里、阴、阳，寒、热、虚、实，标、本，汗、吐、下、和、温之法，悉已阐明，不遗毫末。而叔和复添蛇足，更作序例，频举汗吐下诸条。余今一概删去，惟以仲景原论合梓，以俟后之君子便览。此刻虽该六气发明，惟温热二证，并内伤虚损，而无全论汤法，余故撰述四卷，附末问世。

一、《灵》、《素》、《难经》、《伤寒》、《金匮》，乃医门梁栋，世为正学。而群贤充栋之书，皆无能出其右者。人之读者，但可取其所长，略其所短，不可拘以为法也。近以陶氏《六书》、《明医指掌》，各承家技，岂其深明仲景者耶。

一、是书乃补《灵》、《素》不足，故余每于注证之后，引经文会合一论，以证轩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后之学者，一览晓畅，幸勿以余为浮谬支离也。

一、《内经》以风暑火属阳同类，寒湿燥属阴同类，故是书惟以风寒二邪立说，欲人触类旁通。若能深明表里阴阳，寒热虚实，传变标本诸法，乃为善耳。不然徒执是书，而不究其理，拘成方以医病，其于刻舟求剑何异！《易》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是在善学者默会之而已矣。

《沈注金匮要略》目录

卷一

重编大意……（709）
叙例……（709）
时令……（710）
问阴阳病十八……（710）
望色……（711）
闻声……（712）
问治未病……（712）
五脏病喜恶……（713）
五脏攻法……（714）
猪苓汤……（714）
误治救逆……（714）
切脉……（714）
厥……（715）
喘息……（716）

卷二

痉……（717）
栝蒌桂枝汤……（718）
葛根汤……（718）
大承气汤……（718）
湿……（719）
麻黄加术汤……（719）
风湿……（720）
麻杏薏甘汤……（720）
防己黄芪汤……（720）
甘草附子汤……（720）
桂枝附子汤……（721）
白术附子汤……（721）
暍……（721）
白虎加人参汤……（721）
一物瓜蒂汤……（722）
霍乱……（722）
理中丸……（722）

卷三

百合……（723）
百合地黄汤……（724）
栝蒌牡蛎散……（724）
百合滑石散……（724）
百合知母汤……（724）
滑石代赭汤……（724）
百合鸡子汤……（725）
狐惑病……（725）
甘草泻心汤……（725）
苦参汤……（725）
赤豆当归散……（725）
阳毒阴毒……（725）
升麻鳖甲汤……（726）

卷四

疟……（727）
白虎加桂汤……（727）
蜀漆散……（728）
鳖甲煎丸……（728）
牡蛎汤……（728）
柴胡去半加蒌汤……（729）
柴胡桂姜汤……（729）

卷五

中风……（730）
侯氏黑散……（731）
风引汤……（731）
防己地黄汤……（731）
头风摩散……（731）
《古今录验》续命汤……（731）
《千金》三黄汤……（732）
《近效方》术附汤……（732）
《千金方》越婢加术汤……（732）
历节……（732）
桂芍知母汤……（733）
乌头汤……（733）

矾石汤……(734)
崔氏八味丸……(734)
卷六
血痹……(735)
黄芪桂枝五物汤……(735)
虚劳……(735)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736)
天雄散……(736)
小建中汤……(737)
黄芪建中汤……(738)
薯蓣丸……(738)
酸枣汤……(738)
大黄䗪虫丸……(738)
《千金翼》炙甘草汤……(739)
卷七
肺痿……(741)
甘草干姜汤……(741)
《外台》炙甘草汤……(741)
《千金》生姜甘草汤……(742)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742)
肺痈……(742)
葶苈大枣泻肺汤……(742)
桔梗汤……(742)
《千金》苇茎汤……(743)
《外台》桔梗白散……(743)
咳嗽上气为肺胀……(743)
小青龙加石膏汤……(743)
越婢加半夏汤……(744)
射干麻黄汤……(744)
皂荚丸……(744)
厚朴麻黄汤……(744)
泽漆汤……(744)
麦门冬汤……(745)
卷八
奔豚……(746)
奔豚汤……(746)
桂枝加桂汤……(746)
苓桂甘枣汤……(746)
卷九
胸痹……(748)
蒌薤白酒汤……(748)
蒌薤半夏汤……(748)
枳实薤白桂枝汤……(748)
人参汤……(749)
薏附散……(749)
心痛……(749)
桂枝枳实汤……(749)
乌头赤石脂丸……(749)
九痛丸……(749)
短气……(749)
苓杏甘草汤……(749)
橘枳生姜汤……(750)
卷十
腹满……(751)
厚朴七物汤……(752)
腹痛……(752)
厚朴三物汤……(752)
大柴胡汤……(752)
大建中汤……(752)
附子粳米汤……(752)
寒疝……(753)
大黄附子汤……(753)
赤丸……(753)
乌头煎……(753)
当归生姜羊肉汤……(754)
乌头桂枝汤……(754)
桂枝汤……(754)
《外台》乌头汤……(755)
《外台》走马汤……(755)
《外台》柴桂汤……(755)
宿食……(755)
瓜蒂散……(755)
卷十一
五脏风寒……(757)
麻仁丸……(759)
甘姜苓术汤……(759)
积聚……(759)
卷十二

痰饮……（761）
苓桂术甘汤……（762）
甘遂半夏汤……（763）
十枣汤……（763）
大青龙汤……（763）
小青龙汤……（763）
木防己汤……（764）
木防去石膏加苓芒硝汤……（764）
泽泻汤……（764）
厚朴大黄汤……（764）
小半夏汤……（764）
己椒苈黄丸……（764）
五苓散……（765）
《外台》茯苓饮……（765）
咳嗽……（765）
桂苓五味甘草汤……（766）
去桂加姜辛汤……（766）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766）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汤……（767）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767）
卷十三
消渴……（768）
文蛤散……（768）
小便不利淋……（769）
栝蒌瞿麦丸……（769）
蒲灰散……（770）
滑石白鱼散……（770）
茯苓戎盐汤……（770）
卷十四
水气……（771）
防己黄芪汤……（775）
越婢汤……（776）
甘草麻黄汤……（776）
麻黄附子汤……（776）
防己茯苓汤……（776）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777）
枳术汤……（777）
《外台》防己黄芪汤……（778）
黄汗……（778）
黄芪芍药桂酒汤……（778）
桂枝加黄芪汤……（779）
卷十五
黄瘅……（780）
茵陈蒿汤……（781）
栀子大黄汤……（782）
大黄硝石汤……（782）
茵陈五苓散……（782）
猪膏发煎……（782）
硝矾散……（783）
瓜蒂汤……（784）
《千金》麻黄醇酒汤……（784）
卷十六
惊悸……（785）
半夏麻黄丸……（785）
吐血……（785）
泻心汤……（785）
柏叶汤……（785）
下血……（786）
黄土汤……（786）
胸满瘀血……（787）
卷十七
呕……（788）
半夏干姜散……（788）
半夏泻心汤……（788）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788）
猪苓散……（789）
吐胃反……（789）
大半夏汤……（790）
大黄甘草汤……（790）
茯苓泽泻汤……（790）
文蛤汤……（790）
哕……（790）
生姜半夏汤……（791）
橘皮汤……（791）
橘皮竹茹汤……（791）
下利……（791）
诃梨勒散……（792）
紫参汤……（792）

《外台》黄芩汤……(792)
卷十八
疮痈肠痈……(793)
薏附败酱散……(793)
大黄牡丹汤……(793)
排脓散……(793)
排脓汤……(794)
金疮……(794)
王不留行散……(794)
浸淫疮……(794)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
蛔虫……(795)
鸡屎白散……(795)
蜘蛛散……(795)
甘草粉蜜汤……(796)
卷二十
妇人杂病……(797)
半夏厚朴汤……(798)
甘麦大枣汤……(799)
温经汤……(799)
土瓜根散……(799)
旋覆花汤……(800)
大黄甘遂汤……(800)
抵当汤……(800)
矾石丸……(800)
红蓝花酒方……(801)
肾气丸……(801)
蛇床子散……(801)
狼牙汤……(801)
小儿疳虫蚀齿方……(802)
卷二十一
妇人妊娠……(804)
桂枝茯苓丸……(804)
胶艾汤……(805)
当归芍药散……(805)
干姜参夏丸……(805)
当贝苦参丸……(805)
葵子茯苓散……(806)
当归散……(806)
白术散……(806)
卷二十二
妇人产后……(808)
枳实芍药散……(809)
下瘀血汤……(809)
竹叶汤……(809)
竹皮大丸……(810)
白头翁加甘胶汤……(810)
《千金》三物黄芩汤……(810)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810)
卷二十三
杂疗方……(812)
加减柴胡饮子……(812)
诃黎勒丸……(812)
三物备急丸……(812)
紫石寒食散……(812)
救卒死方……(812)
救卒死壮热方……(812)
救卒死目闭方……(812)
救卒死张口反折方……(812)
救卒死四肢不收方……(812)
救小儿卒死方……(812)
救尸厥方……(813)
又方……(813)
救卒死还魂汤……(813)
又方……(813)
救自缢死方……(813)
救中暍死方……(813)
救溺死方……(813)
筋骨损方……(813)
卷二十四
禽兽鱼虫果食菜谷禁忌……(814)
食郁肉漏脯中毒方……(814)
黍米中毒方……(814)
食生肉中毒方……(814)
食鸟兽肝中毒方……(814)
马肝中毒方……(815)
治食马肉中毒方……(815)
治食牛肉中毒方……(815)

治食犬肉不消方…… (815)
食诸物禁忌…… (815)
食鱼中毒方…… (816)
食鳗鱼中毒方…… (816)
食蟹中毒方…… (816)
食诸果治方…… (816)
食菌中毒方…… (816)
食诸物禁忌…… (816)
误食钩吻方…… (817)
误食水莨菪方…… (817)
治蛟龙病方…… (817)
食苦瓠中毒方…… (817)
治饮食中毒烦满方…… (818)
治食多心腹满痛方…… (818)

沈注金匮要略 卷一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重编大意

《金匮》一书，文辞简约，义理深玄，诚补轩岐之不足，为后学之津梁也。但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反次后章，且诸方论头绪参差不贯，使观者如入雾径，失其所之，弃而不读者有之矣。嗟乎！仲景去今千有余载，简多遗亡，而原文夹于《伤寒论》中，后人未窥其微，以致分出编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编仲景书者之误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为序例，次以天时地理，脉证汤法，鱼尾相贯于后，俾条理不紊，而使读者易升堂奥，同登毂趣。未识鉴者以为何如。

叙 例

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多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误，病则无由人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此条是书中大旨，通部之纲领。前人误编次章，兹冠于首，以正头绪，不致纷纭也。盖天元纪大论云：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寒、暑、湿、燥、火之五气，在地为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人为心、肝、脾、肺、肾之五脏。又谓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化生身形万物。故仲景曰，夫人秉五常，即秉天地五运阴阳之常气，气即风也。然风乃东方甲乙生发之气，为四时六气之首，而天气化生，长养万物，必随八风动荡之机而发，发则寒、暑、燥、湿、火相随，应时而化，人感此气而成，谓因风气而生长。然风有邪正。正风者，即温和之风，生育万物也；邪风者，乃飘飘之风，肃杀万物也。故以风气始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之譬。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者，谓人之内气不虚，则不受邪而为病也。若天气寒时而反热，热时而反寒，为客气邪风，中人多死，乃谓冲方来者，伤人之风也。凡人身之病，不出表里阴阳，内因、外因、不内外之三因，故曰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人脏腑，为内所因，即大邪中表，感冒风寒，传经入里，乃经络受邪之病也。二者邪从四肢九窍入于血脉肌肉筋骨，壅塞不通，即拘挛瘫痪风痹之类，为外皮肤所中，是躯壳井荥俞合募原受邪为病也。三者不从六淫，而因房室虫兽所伤，为不内外因，即自作劳伤之疾也。以此详之，病由多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谓无内损，则身无病。或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可免七传之患，谓内因必须早治也。四

肢才觉重滞，便行导引、吐纳、针灸、膏摩诸法，勿令九窍闭塞，不致筋挛软短痛痹瘫痪诸疾，谓外因必须早治也。更无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谓不因风寒致病，而过节劳伤，须当自慎，故曰不令形体有衰。《灵枢》曰：虚邪不能独伤人，必因身形之虚，而后客之。故得三焦之气，统领气血津液，充溢脏腑腠理，则邪不能入，所谓病则无由入其腠理。然三焦之气，充溢躯壳、脏腑、肌肉、皮肤，相合罅隙之路为腠，故为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而精津血液，灌溉滋渗脏腑、筋骨、肌肉、皮肤，出入之窍为理，故为皮肤脏腑之文理。总皆赖三焦之气，充溢脏腑，津液实之，则腠理密而不受邪为病也。

时　令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此以司天运气，辨太过不及，以合三阴三阳，为察证治病之权衡也。经云：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然阴阳升降进退，皆从二至为始也。故仲景以冬至之后甲子夜半起少阳，其义正合《内经》冬至四十五日，三阳开泰之意，以正来岁一年时令太过不及。则二甲子起阳明，三甲子起太阳，四甲子起太阴，五甲子起少阴，六甲子起厥阴，而终一岁。盖冬至之后甲子，乃一阳齐于地而，将发来春温令。若未得甲子，而天得温和，时令未至，其气先至，为未至而至，经谓来气有余。若已得甲子，天未温和，而时令已至，其气未至，为至而不至，经谓来气不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乃新令已至，旧令不退，为至而不去，亦旧气有余，新气不及。若已得甲子，即当天温，而反如盛夏五六月时，为至而太过，亦为来气有余也。然时正则人民安和，或遇不及，则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太过则失时之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故当占时令之蚤晏，则知六气之虚实，然后治病无失。后人妄议仲景三百九十七法，无一言道及运气，非略之也，盖有所不取也。嗟嗟！即无一言及之，此上下二条，所谈何事，要知不读《金匮》之陋矣。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脉。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前言天时过与不及，为察证治病之权衡，此以人之色脉，合于天时，而相反者，为病也。夫寸口者，概言两手寸、关、尺部也。动者，因时令至，而鼓动生气之机行，故谓王时而动。所以人气应之而显于脉，乃四时生王之气，随时而变，故曰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脉，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也。然春王脉当微弦，是合春平，为无病。或色反见白，脉反见涩，乃贼克之征，非其时色脉，皆当病矣。观此二条，察证治病，若不合天地人三才一贯之理，则为谬妄不经而谈医也。

问阴阳病十八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聚讬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以此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手足三阴三阳经络躯壳受邪，总为阳病，咳，上气，

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脏腑受邪，总为阴病，乃提察证表里之大纲也。盖阴阳二病，俱有十八者，乃风寒暑湿燥火，大邪中表，躯壳经络受邪，皆致头痛等疾，故为阳病。然邪中一经卫分而为一病，荣分受邪，亦为一病，荣卫两受其邪，亦为一病，故一邪中于一经，变而为三，六邪合之，则成十八。《灵枢》谓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以此观之，则阴阳十八之数明矣。然一脏病有十八，以五脏合之，则成九十也。六微者，小邪中里，邪袭六腑，亦以荣卫推之，一腑十八，六腑合之，则为一百八病。盖头痛、项、腰、脊、臂、脚挛痛，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脏腑经络诸病，皆以荣分、卫分、荣卫两分推察，则病变无穷，总不越阴阳荣卫六淫所致也。如《千金》谓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为五劳。大饱伤脾，大怒气逆伤肝，强力举重，坐卧湿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暑伤形，大怒恐惧不节伤志，而为七伤。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而为六极。并妇人三十六病，皆属内伤，非六淫邪气为病，故不在其中。盖邪有大小、清浊不同，第风、暑、火邪属阳，而人身上半为阳，以阳从阳，所以感之而居上。寒、湿、燥属阴，而人身下半为阴，以阴从阴，故居于下。然天之六气为阳，感人肌表经络，是为大邪中表，故显头痛、项、腰、脊、臂、脚挛痛，躯壳经络受病，即四时伤寒之类。若微邪感人井、荥、俞、合、募、原之间，延入脏腑，是为小邪中里，内显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脏腑受病，即四时之杂病也。犖饦，米面之食，从口而入，乃为宿食，虽非风寒之比，因其过食停滞面伤脾胃，所以列入五邪之中。然五邪中人，各有法度。但风邪属阳，前者，朝也，卫也，为阳，以阳从阳，故风中于前。寒者属阴，暮者，晚也，荣也，为阴，以阴从阴，是故寒中于暮。湿邪重浊而下降，故伤于下。雾邪轻清而上腾，故伤于上。风伤于卫，其性轻扬，故令脉浮。寒入于荣，其性坚劲，故令脉急。肺主皮毛，其性轻凉，雾为清邪，故伤皮腠。湿为阴邪，擅走空窍，则流关节。食入于胃，健运在脾，过食气壅，则伤脾胃。寒气属阴，经脉亦阴，以阴从阴，极寒所以伤经。络脉属阳，热亦属阳，以阳从阳，极热故伤络也。

望　色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此邪入于内，色华于外，望而知之者也。经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凡言色者，肝主之也。故肝邪乘脾，标显于鼻，所以鼻头色青而为腹中痛。肾寒随木侮土，阴盛阳虚，脾元欲绝，苦冷者死。若肾气受邪，热壅胃关，水道不利，反溢脾胃，上应鼻头，故色微黑，为有水气也。夫脾受木邪，健运之机迟滞，津液畜蒸为饮，上溢胸膈，气应于鼻，故色黄，为胸上有寒，寒即饮也。盖血随气转，而气不上升，营血亦不荣于鼻，故色白为亡血。经谓色白为寒，乃指气虚不升，但言其本也。又谓血脱者，色白，即《金匮》所谓亡血，乃以血随气转而言其标，经论互明，理诚不悖耳。然赤为心色，而气王于夏，若微赤见于非时，乃木火妄动，刑于肺金，水源先绝，故主死也。若微赤而病痉者，因其真阴衰惫，不能上灌于目，系络干枯，目瞑不转，故谓正圆者，不治，乃指少阴之痉而言也。此上邪气入内，乃有寒热虚实之分。以下五色，但言风热而无寒，即《难经》谓肝主色，入心为赤，入脾为黄之类。然风木本脏受邪，壅逆血气不通，故青为痛。而房劳以致水衰受风，以挟肾火上熏，故黑为劳。风邪挟肝入心，而火浮于外，故赤为风。肝风入脾，风湿相搏，肠胃津液干枯，故色黄者便难。然风热抑遏，脾精不输，化为痰饮。然饮乃水类，水主

润泽，故黄色而鲜明者，有留饮也。

论曰：《灵枢》云：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乃言气色见于鼻头上下左右之部位也。《素问》谓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是以阴阳分寒热而言也。又曰：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乃取色之神气，光明润泽者生，枯涩晦滞者死。越人谓肝主色，入心为赤，入肺为白，入脾为黄，入肾为黑，自入为青，乃以肝邪传乘五脏，而显五色。若见五色，吐下之五色，喜五色，恶五色，皆属肝邪致病之常。若非肝气入于他脏，则他脏之色不现，故凡内伤外感，虚实寒热之病，而现五色者，必挟风木在其中矣。《金匮》以鼻头观五色，定五脏之征者，因鼻属脾土，而金木水四脏，无土不生，但脏气皆根于土，故鼻头色青，乃木水入于土，故腹中痛，苦冷者死。微黑者，木邪入肾，水热上蒸，为有水气。木邪入脾，则色黄，胸上有寒。木邪入肺，则色白亡血。风邪入心，故微赤非时死。又曰：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便难，鲜明有留饮，即风热所致之五色。仲景亦不离木邪临土，标现鼻头，以取气色逆顺有无，而定吉凶虚实寒热，诚合《灵》、《素》、《难经》，当于此三家合参，则备面神矣。

再按《难经》谓肝主色，乃肝邪入于心、肝、肺、脾、肾，则现青、黄、赤、黑、白之色，是风木邪气主病也。然见色而无病者，经谓经有常色络，无常变之本色也。即东方甲乙之气，入于东、南、西、北、中，面为生发之气。若失其常，则生机化灭矣。故四时无病，皆有之耳。若有病而现色征者，乃感邪风为病也。或纯一而无别色相兼，即风木太过，土元虚败，乃为生气将竭之征。所以至危之证，必观气色生克，而定吉凶。然《难经》有肺主声，心主臭，脾主味，肾主湿，肝主色，乃彼此互相而生，互相而杀，谓之颠倒五行，即经五五二十五阳之义。若能明此《灵》、《素》、《难经》、《金匮》望、闻、问、切之情，方可称轩岐门下客也。

闻　声

师曰：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此以声辨上中下三焦受病，即闻而知之者也。语声寂寂然，乃虽有语面其声不扬，音属羽角，邪居下焦肝肾，故声不上彻而寂寂然。盖肝之在声为呼，其病主惊骇，故喜惊呼，肾主静面主骨，以肝肾互言，知骨节间病也。语声喑喑然不彻者，乃浑浊迟钝面声不速，其音属宫，经谓声如从室中言者是也，邪郁中焦，湿壅气滞，胸间大气不转，声浊不清，知心膈间病也。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乃尖细长而明亮，音属商征，邪居上焦躯壳，而高不碍脏腑心肺胸鬲咽喉之气，故声彻而速，知头中病也。

问治未病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此有旧疾，复感新邪，当分先后治也。痼者，邪气坚固难拔。卒者，邪气骤来而易去也。若病者宿有痼疾，面忽加卒病，务当先治卒病，不使邪气相并，转增旧疾。但久病乃非朝夕可除，须当缓图，所以后乃治其痼疾也。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

余脏准此。

此问答五脏病，当合时令虚实之治也。盖望、闻、问、切，四诊精明，则预知传变吉凶，故为上工。而治未病者，乃今病为已病，邪乘所胜，后起而为未病，即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肾病传心，心病传肺，肺病传肝之义。本篇提肝病为已病，预防木盛乘脾之未病，故当先实脾，俾脾气实而金亦王，木得平而不乘脾土为要。中工不晓相传脾土之害，不解实脾，惟治其肝，以致木邪临土，脾病陡起。经谓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是也。在四季脾王之月，不受木乘，即勿补之，其或误补，是犯实实之戒矣。此言风木时令之实，则当培土之阴，以防木乘之未病。**此**下乃明木令之虚，亦当培土之阳，资生营卫而济肝虚，俾肝气盛而火亦王，金气平而不乘于木，亦为治未病也。后人不明仲景立言，是以肝木一脏虚实，而明五脏之治，概以肝实混统注释，故复明之。夫肝之病，补用酸者，因肝脏藏血，而血虚受邪，故用酸味属阴，从肝阴之性，而补阴血为君，经谓补上下者，从之是也。又用焦苦入心养正，使心火不窃母气为助。益用甘味之药调者，甘能入脾，资生营卫，充济诸脏之虚，而肝得其济，则金亦平而不伐于木，经谓佐君之为臣也。因肝虚，故用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而调之。甘入脾者，谓甘热之品也。又谓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复明木虚而受金寒之暴病，是互时令贼邪淫克，吉凶在于瞬息之间，所以伐实救虚，乃胜复相制之理，实非纵火刑金，而为治病之常。若常法以扶其不足，损其有余，为肝虚补脾，以防未病。若肝盛误补，是助木乘脾，而致未病矣。**此**明肝虚金邪暴伤，故使肝气盛，则肝自愈，重以前后互言，故曰治肝补脾之要妙。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又嘱不可虚虚实实之误，当以补不足，损有余，而为治五脏虚实之常，谓是其义也。然举一隅而使三隅反，故曰余脏准此。

论曰：脏气法时论曰：肝脏用辛补之，酸泻之，本论谓补用酸，以此观之，古圣先贤补泻不同，孰为是耶？盖《内经》是言寒凉之邪，贼克肝木，阴凝气滞，郁而不伸，而肝为风木，其性温而欲散，故用辛温阳药散邪，俾邪去则正气自复，故为补，乃气分逆治之法也。《金匮》乃言肝脏藏血，以阴血为主，因阴血虚而气盛化火，气散不敛，相招外风为病，故以味酸属阴，滋养阴血，而收欲散之气，则邪自退，乃病发于阳，以阴法救之，故曰用酸补之。仲景是明血分从治，诚补《内经》之未发也。然以《内经》反覆推之，则五脏气血，皆有逆从之治，兹复明之。夫肝藏血，为阴中之阳，其性温而气欲散。若血虚者，当以味酸从治而补之；血实者，当以味辛气凉逆治而散邪；气虚者，当以气温从治而补气；气实者，当以气凉逆治而散邪。心主血，为阳中之阳，其性热而气欲软。血虚者，当以苦温从治而补之；血实者，当以辛甘逆治而散邪；阳虚者，当以甘热从治而补阳；阳实者，当以气寒逆治而散邪。脾主湿，为阴中之至阴，其性湿，而气欲缓。血虚者，当以味甘从治而补阴；血实者，当以味苦逆治而泻邪；阳虚者，当以甘热从治而补阳；阳实者，当以苦寒逆治而泻邪。肺主气，为阳中之阴，其性燥而主气，气欲收。血虚者，当以味酸从治而补阴；血实者，当以味辛逆治而散邪；气虚者，当以气凉从治而补气；气实者，当以气温逆治而泻邪。肾主水，为阴中之阴，其性寒，其气坚。阴虚者，当以味咸气寒从治而补阴；阴实者，当以味甘气热逆治而泻邪；阳虚者，当以气热逆治而补阳；阳实者，当以气寒从治而泻邪。此乃五脏寒热温凉湿，正气补泻大纲之法。若感六淫，又当参邪气寒热而补泻，不可拘定正法矣。今人但言《内经》气分寒热之从治，不究《金匮》血分而有从治之法，故复表出。

五脏病喜恶

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

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此以得恶气味，辨五脏虚实之病也。心、肝、脾、肺、肾五脏之体，乃属寒、、热、温、凉、湿之五气，禀具缓、散、软、收、坚之五用，苦、酸、辛、甘、咸之五味，焦、臊、香、腥、腐之五臭，青、黄、赤、白、黑之五色。然万物亦具体用气味，但不似人身之备耳。盖脏气不足，则他脏之气乘扰，欲求外物之体用气味，而为自救，所以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如肝欲酸，肾欲咸之类，由脏气之虚也。若脏腑感受外邪内郁化热，则恶外物之体用气味，故五脏病，各有所恶，即心恶热，肺恶寒之类。当随其所恶之脏，则为受邪之处，所谓不喜者为病，乃由脏气受邪之实也。若脏气不足，邪气扰损元气，则欲求外物之体用气味相救，故素不应食之物，而反暴思之，邪正两气相郁，化而为火，故必发热。发热者，脏腑气郁而为内热也。盖《难经》谓饮食劳倦伤脾，当喜味，仲景虽不言及，但气味之病，必因饮食劳倦之由而起，当与《难经》参看则备。

五脏攻法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此即前条五脏蕴热之攻法也。杂病攻法，与伤寒痞满燥实坚，用陷胸、承气迥别。然伤寒，乃无形之邪与有形燥屎，热结于胃，当从下夺。此言心、肝、脾、肺、肾五脏，感受六淫无形之大小诸邪，中里为病，是非一概使邪肠胃而去，下则徒伤脾胃，病变不测。是当随其所得之脏，表里出入之处而驱，故曰随其所得而攻之。如邪在心，当泻小肠；在肺，泻大肠；在脾，夺其胃；在肾，泻膀胱，乃使表里相通，出入之门户而去也。惟有肝胆不通皮毛、前后二阴，前入谓胆无出入，惟有和解之法。或借胃腑之路而出，又当审胃气之虚实而行焉。如渴与猪苓汤者，是以肾之一脏而发明五脏。因邪积于肾，故用阿胶以养肝肾之阴，使脏邪之机向表，泽泻、滑石引导肾间无形之邪，俾从膀胱而出，正所谓当随其所得而攻之，若心病当用导赤之意。所谓余皆仿此，盖经谓攻里不远寒者，是邪在胃腑，故以硝黄咸寒，直攻肠胃，随其便处而出。此仲景自出手眼，另用甘淡渗泄小便，或从吐下诸法，乃使五脏无形之邪，各从其便处而出，诚补《内经》未备，开发后学之良规耳。

猪苓汤

猪苓去皮　泽泻　茯苓　阿胶　滑石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尽，服七合，日三服。

误治救逆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此病分表里，治有先后也。问急当救里救表者，乃病在表而医反下之，诛伐无过，致伤脾胃之气，所以下利清谷不止，虽身疼表证未解，当救误下之逆为急，不可顾虑表邪，以致内阳下脱。必俟元阳恢复，清便自调之后，急当救表。然表当急救，何也？盖恐内阳初复未充，外邪陷入，又变结胸痞满耳。

切　脉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此以关脉前后分表里，而辨内伤外感也。前者，关前寸口脉也，寸口属阳主表，而浮者在前，邪在于表，即风中于前之外感也。后者，关后尺脉，尺脉属阴，主里，而浮者在后，为病在里，即内伤精血之病也。两尺主肾，其脉贯脊，阴虚阳盛，则见脉浮。精血虚而受邪，痹着

不行，不能上贯于脊，腰痛背强不能行。精虚不能摄气归源，气反上逆，故短气而急也。

厥

问曰：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此即《内经》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是也。阴衰于下，阳无所附，孤阳挟邪，独厥于上，为厥阳独行。盖有阳无阴者，乃非全无阴气，但阴虚不能维持阳气之谓耳。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此卒厥脉与证也。寸脉主上为阳，沈为里实，大为阳盛，滑为阴中阳气有余而上逆，逆则阴阳之气相并于上，为实气相搏。血气入脏者，即邪气入脏也，邪既入脏，堵塞经隧，神明无主，卒倒无知，谓之卒厥。若唇口青，身冷，即是邪气入脏，堵塞血气，神机不能出入，脏气垂绝，所以主死，经谓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暴死是也。若身和汗出，乃邪气入腑，闭塞腑气不得出入，一时卒倒，非脏绝之比。顷时阳机外达，邪气随之外泄，故知入腑即愈。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前云寸脉沉大而滑，血气入脏入腑，而为卒厥。此云卒厥，有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之辨也。脉脱者，非虚脱之脱，乃邪气堵塞正气不行经隧，脉道不鼓，而似脱也。夫邪气入脏，塞闭经隧，气脉不行，营气不通，则唇口青，身冷，但邪进而不退，脏气败伤，故主死矣。入腑脉脱者，邪气壅于经络，脉气不行，脏气内守而不伤败，故身和暖，而阴阳进退，气机转动之时，腑气冲和，送邪外出，汗出即愈。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邪从内发于外，泄而不进，故可治。若从四肢流来入口者，邪往内入，进而不泄，脏气伤败，故不可治。此示凡病在表为轻而易治，入里者深重，则难治也。

论曰：经谓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阴，则火独光，阴并于阳，则足寒而胀。又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不反则死。又谓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又，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厥逆为病，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刀切，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然厥证虽多，要皆不出阴阳偏胜，气逆则一也。又谓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乃阳衰阴逆，手足厥冷也。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乃阴虚火逆，手足大热也。二者因酒色内伤，偏虚脾肾阴阳之气发病。若见气逆面红，即便为厥，弗执必欲手足厥冷，身体强直，方谓之厥，此为阴阳两大法门耳。《金匮》谓厥阳独行，有阳无阴，正此之热厥也。经又谓令人腹满，或暴不知人，是卒倒无知，身形如尸，乃邪正之气，闭逆不通而厥，即扁鹊治虢太子之尸厥，俗谓之类中风，《金匮》谓之卒厥。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身和汗出，为入腑即愈。经有巨阳之厥，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眩仆；阳明之厥，颠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暴聋，颊肿而热，胁痛，胭不可以运；太阴之厥，腹满膜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少腹肿痛，腹胀，经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胭内热，此皆经络脏腑受邪，气逆而为之厥，非手足寒冷，卒倒之比。仲景详于伤寒厥阴。夫厥阴伤寒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乃肝气逆胃，胃气不和之厥，即《内经》气逆之实厥。若四逆吐蚵，乃虚寒之厥也。故治厥证，当以《内经》、仲景诸书合参则备，后人不按经旨，临证模糊，但以痰食寒热气厥，混言妄治，不惟无益，障蔽后人，故续表出。

喘 息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吐沫。

此言喘息，有痰气、肺胀、肺痿之别也。心中者，即胸中也，风寒挟痰搏结胸中，肺气逆而呼吸不利，故息摇肩者，为心中坚。若无痰饮搏结，纯是风寒伤肺，气逆于上，则息引胸中，为上气者咳，乃属肺胀也。若张口短气者，是肺热叶焦，气弱不振，津液化而为涎，上溢于口，故吐涎沫，谓之肺痿矣。

师曰：息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则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当作迟字。**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此辨喘息，分虚实，定可治与不可治也。息而微数，即气息微而喘促也。因外邪而挟痰食燥屎郁结，上中二焦之气，滞而不能上通下达，故息而微数。病在中焦为实，故当下之则愈。设无痰食燥屎阻滞而息微数，即营卫虚败，气不归源之虚喘，故为虚者不治。而又以呼吸之迟促，分治心、肺、脾、肝、肾虚之据。然心肺居上为近，若心肺之气，虚而不能纳气归源，其吸必细短而促。肝肾居下为远，若肝肾下焦阴虚，不能摄气归源，其吸必长而迟。故喘病属实者，可用下法为易愈。若上、中、下三焦元气虚惫所致者，泻之则愈损，补之则不及，故皆难治。见呼吸动摇振振者，是阴阳营卫俱败，惟存一线浮游之气，逼迫呼吸，顷刻垂绝，故不治也。

论曰：经谓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内实，壅滞之逆也。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乃肺之皮毛受邪，而络脉逆也。不得卧，卧则喘者，是肺肾受邪，水气之客也。皆明邪实致喘，而未言虚。本论谓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是辨上焦之实，息张口短气之肺痿，是辨上焦之虚，息而微数，是辨中焦之实。更以上焦之虚而吸之促，下焦之虚而吸之迟，呼吸动摇振振者，为虚败之证。《金匮》有虚有虚，今业医者，详参《金匮》以备用。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

清　楩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痉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此以风寒二证，辨定刚柔二痉也。痉病由于太阳受寒，重感湿邪，或伤风受湿而变为痉。故提太阳发热，无汗，反恶寒之寒伤营证为刚痉，发热，汗出，不恶寒之风伤卫证为柔痉。然未具低头视下，脊强反折，仲景遂为痉者，何也？盖欲明其无汗恶寒，营实为刚痉之始，有汗不恶寒，卫虚为柔痉之先，故揭此二条，著其要领也。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此明痉病必挟湿也。太阳病发热，即寒伤营分，而脉沉细，不见下利、手足厥冷，是非里寒外热之比，乃太阴湿盛淫于太阳，滞凝气血经筋，将来背反张硬，或低头视下，发如痫状，势必即至。所以未兆之先，直断为痉，此太阳而见太阴贼克之脉，故曰难治。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其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夫痉脉，按之紧而弦，直上下行。《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此言治痉不可大汗也。寒湿淫于太阳经筋，格阳于上，身热而足寒。太阳经脉受邪，则颈项强急。寒湿居下，阳不下达，足寒而头热。太阳而兼阳明，故面目赤而卒口噤。太阳与督脉，风为主病，独头动摇，背反张而为痉病。盖痉乃经筋阳虚而受阴湿，治之不可大发其汗，汗则气伤而邪反不去，寒湿相得，反为留连，致表益虚，而恶寒甚。阳伤湿盛，则脉坚劲，动犹如蛇，乃譬挣纽奔迫之状也。

暴腹胀大者，似乎邪传太阴，暴烦自利欲解之征。若其脉仍如故，而反伏弦，要知汗伤其阳，邪气内传，而为太阴痉矣。

太阳经筋，原挟督脉而行，筋受寒湿，脉紧弦而强直上下，经谓督脉为病，脊强反张，正指此痉而言也。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此三条，乃明他病汗下不当，则变痉也。太阳病，是当发汗散邪，然过汗，则伤津液气血，经筋无养，血枯挛缩，则为痉矣。风病下之，则伤阴血，血不濡筋，以故作痉，复发其汗，又伤阳气，以致阴阳津液俱伤，不能荣养筋脉，势必拘急而为痉也。疮家营血素亏，若发其汗，更伤血液，筋脉无养，则成痉矣。以上或治他病，汗下之后而变痉者，势必参明此意，施治则善。

痉病有灸疮，难治。

此有灸疮致痉也。灸疮乃用艾火燃之，百脉灵通，经穴疏畅，血气因脓而亏，汗吐下三法，皆不能施，故曰难治。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此出柔痉之方也。太阳证备，身体强，故为痉病。几几然者，如短翼之鸟，欲飞而不能飞之状，是兼阳明矣。然风少湿多，侵于肌肉，

以致脉沉，湿郁气滞，脉则迟矣。若以太阳较之，其脉当浮，此得太阴湿脉，故脉反沈迟。此之沈迟，必然有力，非虚寒软弱之比，故为病痉。然虽不言有汗之柔痉，此用桂枝汤和营卫，而解太阳卫分之邪，栝蒌能清胸膈之热，不出有汗风伤卫之大法，可以意会。

栝蒌桂枝汤

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芍药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劈

上六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此出刚痉之方也。太阳病，无汗，是同寒伤营证。但湿郁膀胱，气化不行，故小便反少。邪入阳明，则气上冲胸，而口噤不得语，故曰欲作刚痉。此太阳而兼阳明经腑，大筋受邪，所以无汗，故用桂枝汤和营卫，加葛根、麻黄，汗解太阳、阳明两经寒湿之邪也。

葛根汤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介齿，可与大承气汤。

此太阴、阳明之痉也。太阳之邪内入，为胸满，并侵阳明经筋，则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者，太阳角弓反张之变辞。介齿者，阳明口噤之变辞也。此太阳、阳明两经合为痉病，故曰可与大承气，仅疏阳明之邪耳。《尚论》谓太阳之邪，并兼阳明，其势非缓法能解，用大承气，使太阳、阳明之邪，尽从中土而出。盖大承气由胸至胃肠，而阳明邪去，势如奔马。若太阳之邪，未必尽由中土而出，表反内入，不为害乎！详仲景是欲狭小其制，惟疏阳明之邪，故曰可与，亦商酌之意，读者详之。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论曰：痉乃强直之貌，始因太阳感受风寒，更兼湿邪粘着经筋，故为痉病。经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也。然寒湿相合为刚痉，风湿相合为柔痉，但发于太阴湿令，膀胱受邪，而有六经传变虚实寒热多少之分耳。如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而病痉者，乃血虚受风成痉，后人更名产后惊风，失其旨矣。本论首条发明无汗为刚，有汗为柔，次以太阳发热而脉沈细，是兼太阴寒湿，土来克水，故为难治。三条出其痉证之备，又戒发汗而伤其阳。又谓太阳病，发汗过多者，风病下之者，疮家身疼者，痉病有灸疮者，乃他证之戒，是非遂为痉矣。以栝蒌桂枝、葛根二汤，发明表证虚实之治，而传变证诸，使人仿此消息活法治之。有竹叶汤加附子，以治产后颈项强，乃阳虚湿盛之痉。大承气汤，或见内实，原有疏解，非为攻下而设。示此诸法，明其大纲，而令人触类旁通，以虚实寒热，临证化裁为尚，勿以三方定治二痉之法为尽耳。盖方中行《伤寒条辨》，谓小儿角弓反张，手足抽搐，后世儿科，捻名惊风误治，谓非惊风，亦为痉病，余详此乃少阴少阳客气所至，为惊为瘛，感冒热邪所致，实非惊风，并非痉病，故详及之。

再按：本论以太阳病，有汗表虚为柔痉，无汗表实为刚痉，是以虚实而定刚柔，其辨最切。后人妄以角弓反张为刚，低头视下为柔，谬之甚矣。经谓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乃指胸背而言也。殊不知太阳经筋，行身之背，挟脊并督脉上行巅顶，寒湿侵入大筋，故显软短拘急，而为角弓反张，无汗，故为刚痉，而有汗则为柔矣。阳明经筋，行身之前，故低头视下，肘膝相构，若有汗为柔，而无汗则为刚矣。及至传进三阴经脉，皆行于里，但见拘

急肘膝相构，俯而不仰，并无角弓反张之势，岂不为痉乎！然刚柔诚因表之虚实，汗之有无为的，若以俯仰辨之，即如少阳经络行身之侧，一手一目斜视抽搐，而无俯仰，以何辨别刚柔？读者详之。

湿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此概言伤湿之病也。经云：湿淫所胜，太阳受邪，流于关节肌表之间，血凝气滞，则一身尽疼，发热。邪正郁遏，化为湿热，蒸腾发越于肌肉皮肤之间，故显为黄。然湿为阴邪，以阴从阴，感于血分，身色犹如熏黄。若风邪入于阳明卫分，黄如橘子色矣。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沈而细者，此名中湿，亦曰湿痹。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此中湿表里并言也。湿淫所胜，流于太阳关节，营气不和，则关节疼痛，阳郁不伸，故发烦也。盖湿伤阴土，脾阳气滞，脉当沈细，则为中湿。若胃家阳土受邪发热，脉缓浮大，乃为伤湿矣。然湿伤于营，粘着不移，故曰湿痹。膀胱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邪流大肠，则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使周身之湿，皆从小便而出，乃湿淫于内之正治也。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

此湿淫于上，与湿从下受不同也。湿邪感于太阳，与肺气相合，气郁于表，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也。邪居于表，故脉大。自能饮食者，腹中和而无病。当责病在头中寒湿。寒湿者，以湿属阴故也。盖鼻为肺窍，肺气受湿则鼻塞。故当纳药鼻中，搐去黄水，俾肺气通调，大气一转，肌腠开而湿痹解矣。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此伤湿之方也。寒湿居表，营实阳郁，故无汗而身烦疼，须得微汗则解，所以麻黄汤加白术，取微微似汗，则表湿俱去，术得麻黄燥湿安上之功，更是。若以火攻，必致大汗淋漓，阳脱邪陷，为患不浅，故当戒之。

麻黄加术汤

麻黄二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白术四两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覆被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此言表湿误下，邪陷之变也。湿淫所胜，痹着太阳，身背则强，郁遏阳气不得下达，气反上蒸，故头汗出。若太阳病不发热，背强欲得覆被向火，乃属卫虚湿盛，则当温经散邪为正。此不温经而反下之，湿邪乘虚陷入胸间，则哕而胸满，与结胸痞气颇同。胸邪拒格，肺不通调，故小便不利。热蒸津液，腻滞于舌，则舌上如胎，实非胎也。下则伤阴，阴伤则火盛于下，为丹田有热。邪陷于胸，为胸上有寒，寒即湿也。邪格阳气在上，燥烁津液，则渴欲得饮，而湿陷胸中制燥，故不能饮，但口燥烦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此湿家误下致死也。中湿之人，内阳必虚，湿邪在表，但欲微微似汗而散。经谓湿淫所胜，治以苦热，佐以酸淡，燥泄湿邪，《内经》之正法也。误以峻剂下之，徒伤脾肾之气，阳从上脱，则额上汗出而喘，阴从下脱，则二便滑利不止，故皆主死。

论曰：《金匮》方论六条，以湿淫所胜，膀胱受邪，显一身尽疼发热，身如熏黄，乃邪正郁蒸之证也；关节疼痛而烦者，太阳表邪而兼太阴里证；背强欲得覆被向火者，阳虚湿盛为寒湿，而兼误治之变。然邪从外入，须从外出，

故用麻黄加术汤，开腠通阳燥湿，而为治病之常。若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非伤太阳，乃湿伤于上，故纳药鼻中，取嚏散邪，因病变，法亦变矣。盖湿邪传里，经有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若湿热为病，当易苦寒，是为正法。不似伤寒施攻下，致伤中气，轻变则为胸上有寒，丹田有热，重则上焦阳脱，额上汗出喘，下焦阳脱，则前后二便自利，故皆主死。此乃仲景欲人以表里、寒热、虚实证常变之法，临证化裁处方，为治病之权衡，非仅麻黄等汤，遂为一定之法。

风　湿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此风湿两伤表实之方也。风伤于卫，湿伤于营，邪在太阳阳明两经营卫之湿，则一身尽疼。风则发热。经云：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然湿多风少，于肌肉，内连胃腑，故日晡申酉阳明王时则剧。盖汗乃属湿，汗出未干，当风冷，风汗乘虚侵人，风湿合而成之，故曰汗出当风，久伤取冷所致。但无汗为实，用麻黄开腠通阳，以驱营中之邪，甘草和中，薏苡淡燥阳明风湿，而健脾土，杏仁以通肺气，则二经风湿无不解矣。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麻黄五钱　杏仁十个，去皮尖　薏苡五钱　甘草一两，炙

上锉，每服四钱匕，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此治风湿表实，不可大汗也。风湿伤于营卫之间，邪正相搏，一身尽疼，发热，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湿阴过盛，阳虚不当发汗，而大发其汗，更伤其阳，风性轻扬易去，湿邪重浊留滞，故不愈也。欲治风湿者，但贵微微似汗，风湿俱去，若汗过多，反致病剧矣。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此风湿表虚之方也。脉浮为风邪在卫，身重为湿气在营，风多于湿，表虚不固，汗出，恶风。然卫虚不可再汗，所以甘、术去湿安中，黄芪实表散邪，惟仗防己，善驱风湿，固护卫气之中，略具驱邪之一面耳。

防己黄芪汤

防己一两　黄芪一两　甘草五钱，炙　白术七钱五分

上锉，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

喘者，加麻黄五钱；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肤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有微汗差。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阳虚邪盛之证也。风湿伤于营卫，流于关节经络之间，邪正相搏，骨节疼烦掣痛。阴血凝滞，阳虚不能轻跷，故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也。卫阳虚而汗出，里气不足，则短气而小便不利。表阳虚而恶风，不欲去衣，阳伤气滞，故身微肿。然表里阴阳，正虚邪实，故用甘、术、附子助阳健脾除湿，固护而防汗脱，桂枝宣行营卫，兼去其风，乃补中有发，不驱邪而风湿自除。盖风湿证，须识无热，自汗，便是阳气大虚，当先固阳为主。

甘草附子汤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止。复

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佳。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骨节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如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此伤寒未解，重感风湿之邪也。伤寒八九日，肌表已虚，外邪易袭，重感风湿，营卫不和，故身体疼烦。阳虚不能轻跷，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者，里无病而证在表。脉见浮虚涩者，因先发汗而伤阳气，重袭风湿，痹着三阳。故以桂枝汤去芍药之酸收，和营卫而去表风，加附子行阳逐湿，以开风湿之痹。若中虚邪陷，逼迫津液偏渗前阴，不润肠间，则大便坚，小便自利，所以去走表之桂枝，加白术安中，而生营血津液，滋润肠间之燥耳。

桂枝附子汤

桂枝四两，去皮　附子三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半，切　大枣六枚，劈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论曰：经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可谓邪之繁也，病之盛也。《金匮》更拈风湿二邪合病，诚补《内经》之未发。盖风伤于卫，湿伤于营，营卫两伤，在表则一身尽疼，发热，内连阳明肌肉，日晡则剧，若流关节，风湿相合而为历节矣。然风湿一证，须分湿多风少，无汗而为表实，风多湿少，脉浮身重，汗出而为表虚。以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通阳燥湿，而治表实，防己黄芪汤，固腠散邪而治表虚，此乃表证虚实之常也。若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痛剧，汗出短气，乃湿阻邪盛，内外阳虚，与前常法不同。以甘草附子汤，固护真阳，而防阳脱。更有伤寒表未全解，重感风湿，亦因阳微气弱，营卫不充，故以桂枝附子汤，行阳胜湿，调中而祛表邪，此与内外阳虚，又不同矣。然风湿发汗，与伤寒发汗亦殊，风性轻扬，湿邪粘滞，但欲微汗则除，不然风去湿存，病变增剧。仲景欲人以营卫阴阳，表里虚实处方，但以四方为立方之法则可，不可以为治风湿之常技也。

暍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言正暑病也。邪之伤人，无有不从皮毛而入，故曰太阳中热。但汗出、恶寒、身热，似乎太阳感冒，而太阳风寒，必无作渴之理。此无形暑热伤于皮毛，内应于心，心气热而汗出，肺气受伤，则恶寒，邪居气分，故身热而渴，即动而得之为中暑。此暑乘肺金，以白虎汤清金养胃，生津止渴，暑自清矣。

白虎加人参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甘草二两，炙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此暑月阴湿郁遏肌表，外寒里暑合病也。经云：巨阳主气，而先受邪。凡属外感，皆从太阳而入，故曰太阳中暍。此由避暑纳凉，阴湿外束，暑伏于内，表见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而兼湿滞，故脉弦细，或芤迟而虚也。夫小便必得膀胱气化则出，故小便时，而气化下行。皮毛失其护卫，故小便已，洒洒毛耸，手足逆冷。若小有劳，扰动内暑发越于外，而身即热。盖肾主骨，齿乃骨之余，暑伤肾水，不能上制心火，烁干口齿，故口开前板齿燥。夏月阳气疏

泄，膀胱气虚受邪，设发其汗，更伤其阳，则恶寒甚。若温针，反助内暑，故发热甚。而下则伤阴，阴水耗而小便则淋。此即静而得之，内外合邪，表同外感，当以辛凉解表，甘寒清里，即后人所用香茹饮之类，不似伤寒而用甘热发表，故汗下温针，在所必戒耳。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伤暑之时，非伤暑邪也。太阳气虚则受水邪，阳气抑郁，身热疼重，而脉微弱，以故汗法难施，惟宜瓜蒂汤涌吐其邪，俾胸中大气一转，膀胱与肺气开泄，通调水湿，自从汗便两解，乃精义入神之妙法也。

一物瓜蒂汤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论曰：经谓气虚身热，得之伤暑，暑伤于表也。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者，伤于里也。后夏至日为病暑者，时令暑病之常也。本论谓中暍，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暑伤元气之正病，以白虎汤益气清金。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疼痛，其脉弦细芤迟者，内暑而兼阴湿之变也。身热疼重，而脉微弱，夏月伤水者，乃伤暑之时，非伤暑之邪。以瓜蒂汤，乃病变法亦变矣。故治暑病，须合《内经》、《金匮》常变之法则备。

霍　乱

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此言吐而泻利，谓之霍乱也。内积痰饮、饮食，或挟外邪，内外合邪为病。前人列于《伤寒论》中，今移于此。然霍乱虽因外邪，却在夏末秋初，四时间或有之，实因内蓄积饮伤食，而受风寒，肝脾不和，陡然上吐下泻，故为霍乱。下条头疼发热，乃兼表邪也。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此言霍乱，而带表证也。发热头痛，身疼恶寒者，外感风寒表证。风寒乘胃而夹痰饮、食积，郁遏正气不得宣行，陡然上吐下泻，谓之霍乱。若吐利已止，复更发热，乃里气和而表邪未解，当从伤寒解表之法。或无表证，但有腹痛吐利，此为小邪入里，当以和里为主。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五苓散方见痰饮。

此言霍乱须分寒热而治也。头痛，发热，身疼痛者，风寒伤于表也。外风而挟内热食痰，以致吐利，必欲饮水。当以五苓两解表里，使邪从汗出，里邪即从小便而去。不欲饮水者，寒多无热，胃阳气虚，当以理中丸温中散寒为主。此以表里寒热辨证治病，则霍乱一证毕矣。

理中丸

人参　甘草炙　白术　干姜已上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有汗，勿发揭衣被。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方见少阴。

沈注金匮要略　卷三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百　合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尝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欲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愈；若溺时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时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后见者，各随证治之。

盖详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皆致其病。然虽脏腑百脉皆病，终不离乎肺主气，心主血，心营肺卫受邪也。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昼日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邪气随其营卫，流行经脉脏腑，朝会气口，以故见证不一，为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若邪气淫于胸中，连及上脘，则意欲食，复不能食。走于肝肾，故常默默。传入太阴脾胃，故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邪去于胃，饮食或有美时，壅抑胃气不伸，则不欲闻食臭时。热流于肾，故如寒无寒。虚邪郁抑心包三焦，故如热无热。转于胆腑，则生口苦。流于膀胱，并入小肠，故小便赤。然药入此脏，而邪往彼脏，药力不能追病，所以诸药不能治。反伤胃气，得药则剧，胃中营卫之气不和，吐利如有神灵。外无表热，身形如和。脉微数者，数为阴虚，微属气弱，要知邪正气血皆虚，缠绵为病矣。以上诸证，非一日尽现，是数十日移易而见证。若始起于肺，遗与膀胱，则于母之气合病，然膀胱之气下达则溺，而溺时邪郁于巅，不能下达，故每溺时头痛。然膀胱太阳属寒水之经，当以地六成之之数定期，则当六日，气更转过一脏，应当六十日，终于五脏六腑，故头痛者，六十日愈。若邪气积于肺之皮毛，而溺时通泄肺气，故淅淅然。因肺之经脉，而不上头，故溺时头不痛，但洒洒然矣。以地四生金之数应之，四日气更转过一脏，当行四十日，终于五脏六腑，故头不痛而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邪郁心包，而木火通气，邪并于肝，故作头眩，溺时则小肠之气下通，而心气亦通，故溺时快然。以地二生火之数应期，二日气更转过一经，是当二十日，终于五脏六腑，故快然于胸中，曰愈者，寒邪未入脏腑，所以病而易退。或初起有寒无寒，后只如热无热，故四五日而出此胃脘。治感冒六淫之病，以汗吐下虚其正气，余邪藏伏营卫之中，故二十日，一月后见病，是当随证治之。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此治百合病之要法也。邪正两虚，微邪伏于营卫，邪正流行而病。当分阴阳，以施救治。阴阳者，即心营肺卫之气血也。病见于阴者，邪从阳分，传入于阴，必当先清气分之邪，使气邪清而不传于阴，阳气和而旋运，阴邪不能粘滞，则邪解而病自愈，故曰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若邪在阳，则阳盛阴虚，当济其阴，以和其阳，使邪自去而热自退，故曰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设不以见阴和阳，见阳和阴，而见阳反攻其阴，复发其汗，见阴反攻其阳，而复下之，逆施倒行，诛伐无过，阴阳尽伤，故为

逆也。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此未病而预见之方也。不经吐、下、发汗而病形如初，乃始起病时，就显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是因气血素虚受邪，以随经脉流行脏腑，而现诸证。若拘证治证，则药至此而邪往于彼，必无取效。矧不因吐下发汗而得，是无偏阴偏阳之可责，不必守其经证而治，但和心营肺卫之病源，俟源清则病自退。故用百合味苦气凉入肺，以清气热，生地黄入心补血而凉血热，同泉水补阴而抑阳，使阴阳和，而积热并瘀血自从大便而去，故曰当如漆也。

百合地黄汤

百合七枚　生地黄汁一升

上以水洗百合，浸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此病久不解，变渴之方也。一月不解，邪火偏炽而郁于胃。消耗津液，肺胃热燥，所以变渴。邪气不随营卫流行，痹着胃中，又非百合病之常治矣。病虽在胃，始终百脉一宗而为治法之纲，故用百合渍蒸浆洗皮，用以清气血统领之师，而助清肃之令，乃调肺腑，俾邪气不入，诸证自瘳。食以煮饼，而调养其胃。勿以盐豉，恐其引入血分故也。

上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

此用洗方，渴不差而出方也。洗方乃独调肺胃受邪，此母病子亦病，邪连下焦肾与膀胱，气热水亏，因气郁不舒而上热不散，故洗之而渴不差，更用栝蒌根清肺止渴而生肾水，牡蛎收阴补肾，又泻膀胱之热，俾子母相生，阴长阳消，渴自止矣。

栝蒌牡蛎散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此邪郁肺气为病也。邪滞肺气，壅逆不流，故变发热。方用百合独清肺气之热，滑石甘凉，以利诸窍，使膀胱与肺，子母气和，上通下达，便当微利，邪从膀胱而去，热自除矣。

百合滑石散

百合　两，炙　滑石二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此下皆指二十日、一月后，见病之方也。先因感冒六淫之病，发汗而伤肺胃津液，余邪未彻，淫舍营卫之间，故成百合病也。然肺气热而肾水则虚，膀胱之气亦热，故用泉水同百合，养阴而清肺热之源，同知母以养肾水，而泻膀胱之热，清金生水，肺得通调，膀胱之气得化，病则愈矣。

百合知母汤

百合七枚　知母三两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滑石代赭汤主之。

此下后变病之方也。下伤肾与膀胱之阴，邪陷膀胱，邪正化而为热，流行脏腑，故致百合病也。此即见于阴者，当以阳法救之之证。故用泉水同百合，先清肺气上源之热，而生肾水，俾膀胱之热亦清，同百合、代赭，镇逆养血，而和营卫，以滑石通阳，而利诸窍，邪从小便去矣。

滑石代赭汤

百合七枚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碎，绵裹

上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后合和重煎，分温

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此吐后变病之方也。吐伤胸胃之阳，津液亦伤，微邪以随卫气流行，而成百合病也。故用泉水同百合，专清肺气之热，鸡子黄同泉水，清热而补胸膈阳中之阴，俾阴阳和而邪自散，病则解，正谓病发于阳，以阴法救之之证也。

百合鸡子汤

百合七枚　鸡子黄二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狐惑病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此湿热致病也。狐惑者，外感风邪，而挟木火相合脾胃之间，风湿相搏，郁蒸为毒。充斥流溢脏腑喉肛，随处郁结，腐化气血为虫，故曰蚀于喉阴上下等处。然风湿相蒸，身表发热，状如伤寒。邪入肝肾，则默默欲眠。而肝窍开于目，肝热上壅，目不得闭。邪乘于胃，卧起不安。蚀于喉者，连及心肺。所以为惑，谓热淫如惑乱之气，感而生惑也。蚀于阴者，连于肝肾及肛，所以为狐，谓柔害幽隐，如狐性之阴也。邪气流溢，壅郁于胃，不欲饮食，恶闻食臭。盖阳明经脉循面入目，而肝主色，肝风以挟心火，乘入胃间，循经上逆于面，气血不利，或疏或滞，则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喉间，连及肺气，闭而不通则声嗄。故用泻心汤之芩连半夏，专泻风湿痰热，干姜苦温，散除脾胃之湿，而为向导。以参、术、甘、枣，健脾养胃，使中气不衰，升降之机得转，则邪气得泻。若蚀肾间，肾水不能上供，而咽干者，用苦参煎水，外洗里服，以燥阴分之湿，即杀虫去风之义也。或蚀大肠肛门，而用雄黄熏之，亦聚驱风燥湿，杀虫解毒之意耳。

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两，炙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劈　人参三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苦参汤

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初得之，汗出，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此风湿内郁为病，将成狐惑之机也。脉数无热微烦，是表无热，而里有热矣。风郁肝肾之气不升，故默默但欲卧。溢心则汗出。然初得之时，邪气还在于上，三四日，风热气壅于目，病在气分，则目赤如鸠眼，至七八日，邪气深入营血，壅滞不利，故目四眦黑。若能食者，风湿不乘于胃，乃流于肠，壅逆肠中血气不利，而成肠痈脏毒之类，故谓脓已成。用赤小豆，去湿清热，而解毒排脓，当归活血养正，以驱血中之风，浆水属阴，引归、豆入阴，驱邪为使。斯治风湿流于肠胃而设，非狐惑之方也。

赤豆当归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毛出，曝干　当归十两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阳毒阴毒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阳者，在天为气，风暑火也，感于人身阳经气分，犹似风伤卫证，未经发散，传至阳明多血多气之腑，羁留日久，壅滞营卫不通，血气大热，机将熟腐，则发阳毒。在于肌肉皮肤之间，故面赤斑斑如锦纹，阳火内逆上冲，而咽喉痛，邪热蚀喉侵血，则唾脓血矣。然定五日可治者，五乃土数而为一候，土气冲和，营卫未至残败，故为可治。若经七日，阴机化减，阳气独盛，致于自绝，故不可治。方用升麻鳖甲汤之升麻、甘草，皆入阳明气分，升散风热之邪，雄黄以搜肝木诸脏之风，而和中解毒。然阳热过盛，必伤阴血，而发于阳者，当以阴法救之，故用当归、鳖甲，攻走肝经，滋阴活血面宣风郁，即风气通肝，血足风灭之义也。木火通气，风郁于中，势必挟同相火上炎为毒，故以蜀椒分导火热下行，纳归其根，风邪则能上行，而从汗出解也。

阴者，天之杀气，即寒湿燥也，感于人之阴经血脉，犹似寒伤营证，未经发散，邪正相搏，羁留日久，一身营血受伤，凝涩不通，旋连之机不转，营血大热，机将熟腐，则肌肉面目皆青，身痛如被杖，而为阴毒。热毒上升，无所发越，冲于咽喉，故痛也。至于五日一候，土气冲和，营卫未至伤败，故为可治。若经七日，阳气郁极，阴血残败，不可治矣。然阴毒者，非阴寒之阴，即阴血受寒为阴，而血凝不散，故成阴毒，非关气分受风，故去雄黄之燥，不挟相火内炎，故除蜀椒之热，但用升麻、甘草，升散阳明血中之毒，当归、鳖甲，养阴宣血和肝，俾微汗出而毒自解矣。后人不解其义，视为阴寒直中，变为阴毒，拟用霹雳散、正阳丹，皆是未入仲景藩篱耳。惟元时王安道，辨非阴寒直中，可谓言直理正。惜其又云：天地恶毒异气，混淆未明，使后人无所措手。近代徐注，亦谓直中阴寒，久面不解为毒，然阴寒直中，顷刻真阳败散而死，岂待久而不解，结成阴毒者乎！若阴毒果属直中阴寒，仲景岂不知驱阴救阳为急，反于升麻鳖甲汤中去雄黄之燥，蜀椒辛热之理哉！试观方后云，服后，老小再服，取汗，欲泄其毒，此意甚明。若属阳虚阴寒，岂有取汗面反伤春阳。注家不察立言之意，故释鄙语而辨之。

门生施学圃曰：少阴所至，为疡疹身热，少阳所至，为嚏呕疮疡，乃时令风热化为斑疹，非阳毒也。《金匮》谓面赤斑斑如锦纹者，是感风寒，未经发散，凝滞气血，外伤皮肤肌肉，内溃脏腑营卫气血，生死立判，谓之阳毒。与《内经》不侔，故予表之。

升麻鳖甲汤

升麻二两　蜀椒一两，炒，去汗　雄黄五钱，研　甘草二两　当归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阴毒，去蜀椒、雄黄。

沈注金匮要略　卷四

清　穆李　沈明宗目西编注

疟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脉之浮、大、迟、数、弦、紧，而分表、里、寒、热、阴、阳、虚、实，为治疟之纲也。疟乃风寒各半两伤营卫，邪正相搏，更盛更虚，故显往来寒热，而谓之疟。然风气通于肝，所以疟脉自弦。或见迟数不弦，乃偏暑、湿、燥、火之邪，不因风邪主病。若弦而兼数，乃阴虚阳盛，则多热。弦而兼迟，乃阳虚阴盛，则多寒。弦小紧者，寒实之邪居于里，故下之差。弦迟者，风挟虚阳而寒发，故可温之。弦紧者，寒邪偏多，而深居营分，寒凝表实，故可发汗，或针灸。浮大者，风邪偏多，卫分主病而浅，风性轻扬上浮，故可吐之。弦数者，风多而资木火，谓之风发，邪乘于胃，消烁津液，热渴烦冤，当以甘寒饮食，而救胃中津液，烦渴则止，即蔗浆梨汁之类，故曰消息止之。

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前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

此即经谓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或有所用力，腠理开发，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谓之瘅疟。而肺素受热，重感寒邪，内藏于心，心阳益盛，乘克肺阴，为阴气孤绝，邪偏阳火炽盛，为阳气独发，肺受火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然阳气独发，乃微有洒淅恶寒，则肺热挟并心火，齐转发热如灼，即热多寒少，一九一八之分，故为瘅疟，即温疟。其脉如平，不弦是也。邪气藏心，心阳发病，肺邪不能复心为寒。故但热不寒。邪气外舍分肉之间，所以消灼脱肉。盖疟病乃营卫两受其邪，故显往来寒热，此偏于心肺气分邪多，故但热不寒，而脉亦不弦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此温疟，即前瘅疟而出方也。疟乃营卫受邪，风寒相半，故往来寒热，必见弦脉为常。此偏肺素受热，气盛于身，阴气先绝，阳气独发，邪热偏客于心，不涉风木主病，故脉不弦而平，即《内经》火淫所胜，肺气受克，胜复之疟也。然阳既独发于心，不入阴分，则身亦无寒而但热，阳邪在表，惟有骨节疼烦。心火乘胃，耗干津液，邪火上冲，所以时呕，故用白虎汤，养胃生津救肺，加桂枝和营卫，而驱偏表之邪，俾金清而生水，以水制火，则疟自愈。

白虎加桂枝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去皮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一云右锉每五钱，水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

此寒多热少之方也。疟多寒者，如三七二八之分也。疟发必因卫邪入于营分则寒，营邪出卫则热，此属卫邪多而营邪少，卫邪拒格营邪，不得外出入卫为热，故寒多而热少。方用蜀漆散，和浆水，吐其胸中拒格之邪，则营分之微邪，亦随上出，一举两得，而荡逐无余。盖

蜀漆，乃常山苗也，常山善吐，此不用常山而用蜀漆者，取其苗性轻扬，以入重阳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龙骨，镇心宁神，蠲除伏气。《本草》谓云母甘平，属金主肺，而肺金得补，则阴水自生，卫阳之邪，不得入阴，反从上出，牝疟愈矣。

蜀漆散

蜀漆洗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此结为癖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此明疟母而出方也。天之寒邪贼风，感人虚经脏腑，营卫两受，更盛更虚，证见往来寒热，故为疟也。然疟邪相搏，必应天地之气，虚实进退，转动病机，故月一日发者，发于黑昼月，月廓空时，气之虚也，当俟十五日，一气来复，白昼月，月满之时，天气实而人气复，邪气退而病当愈。设不瘥，必候天气再转，故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又当云何？然月自亏而满，阴已进而阳已退，自满而亏，阳已长而阴已消。天地阴阳，运动进退，消长已周，病尚不愈，是属营卫已虚，正气不能敌邪外出，故不应天地之气进退消长，邪反羁留，搏聚左右胁下，隐僻空处，相依痰血成形，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日久根深，牢不可拔，故曰急治。方用鳖甲煎者，以灶灰浸酒，煮甲如胶，其味咸平，专入肝经血分养阴，而消癥瘕为君。小柴胡、桂枝，合大承气三汤，总去三阳表里未结之邪为臣，但嫌甘草之缓，枳实破气直下，故去之。人参、白术、阿胶，以养气血之正为佐。然外邪必假痰血，结为癥瘕，以四虫合桃仁、半夏，消血化痰。凡成癥瘕，正气必结，以乌扇、葶苈，宣导肺气之结。石韦、瞿麦，通利小便，而渗气分之湿，干姜以驱血中之寒，丹皮、紫葳，能行血滞，而清风化之热为使。《千金方》，去赤硝、鼠妇，加海藻、大戟，咸能软坚，破其坚垒，化水尤善。

鳖甲煎丸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葶苈一分，熬　石韦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瞿麦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蠐虫五分，熬　阿胶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俟酒尽将半，着鳖甲于中，煮令砑烂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论曰：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营气之所舍也，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乃明营分受暑，卫分受风，或挟水寒，而营卫两受其邪，更盛更虚，阴阳相争，故为疟也。然有卫分受风，营分受寒，或卫分受热，营分受湿，皆显往来寒热。但营卫两受其邪，疟病之常。而后人不察经旨，但言上半日属阳分，下半日属阴分，遗其营卫两受于邪之大阴阳，不用营卫二分之药，故治疟病，不中式者多矣。又有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先寒而后热也。有五脏六经之疟，一日发二日发之疟，《内经》悉备，所以《金匮》不复再陈。仅补脉之弦紧迟数，而辨风寒偏多偏少，证补阴气孤绝之瘅疟，寒多之牡疟，邪结之疟母，乃《内经》未发之旨。故出白虎加桂枝汤、蜀漆散、鳖甲煎丸，欲人观其立方之意，即偏多偏少，偏寒偏热，与阴阳平半等疟，即能触处致方矣。

附《外台秘要》三方

牡蛎汤　治牡疟。

牡疟，即仲景谓疟多寒者是也。因卫邪多，而拒格营之微邪不出，所以寒多热少，故以牡蛎收阴养正而截疟，甘草和中，以麻黄取汗通阳，而驱营分之邪，蜀漆以吐上焦卫分之热，深得仲景之意，故附录参考。

牡蛎四两　麻黄四两，去节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小柴胡汤，阴阳表里两解之方也。疟乃营卫风寒两受之证，故用之而为两解，余谓方中加芎、归，以驱营分之邪尤妙。若疟病发渴者，木火乘于胃中，消耗津液，故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清热生津止渴，则营卫和而疟自愈。劳疟，必因扰动营卫不和所致，以此和之，故亦治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蒌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寒多微有热，亦三七二八之分也。卫邪入营则寒，营邪相随卫气行阳则热，此卫邪多而营邪少，卫实拒格营中微邪，不能外出与卫气相争为热，故寒多微有热。若卫邪过盛，营邪全不能出，但寒不热耳。方用柴胡、桂枝、甘草，以驱卫分之邪，黄芩、半夏、栝蒌根，清热化痰而和里气，干姜温散营血之微寒，牡蛎以破坚垒，而益真阴，俾汗出则卫邪自去，疟病顿除，故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去皮　干姜二两　栝蒌根四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二两，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五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中 风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此分中风与痹也。风之为病，非伤于气，即侵于血，故当半身不遂。但臂不遂者，邪气入于肢节之间，故为痹。痹者，邪气闭塞经隧，气血不通，较之中风，则又轻也。然脉微为阳气微而受风，数则风邪化而为热，此气血虚而风客，故脉微而数，为中风使然。盖微数之脉，是血虚风热之实，若见浮缓，则为阳弱虚风矣。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此营血素虚，寒风入中也。风中于表则脉浮，冬时寒风中血，故寸口脉浮而紧。然寒风初入营血，故见脉紧为寒，久则风化为热，则缓而不紧矣。血虚受风，谓浮则为虚，内挟于寒，故曰虚寒相搏。邪在皮肤，言始中之浅也。血虚不能充满经络，为络脉空虚。正气不能送邪外出，所以贼邪不泻。贼邪者，即从所不胜来者之风也。或左血右气之中，贼邪缠绵不散，而反为缓，正气日衰，故为即急，正气虚处引邪而进，闭塞经络，营卫不利，则为喎僻不遂。喎僻者，邪犯阳明少阳经络，口眼歪斜是也。不遂者，半身手足不用也。周身之络，皆在肌肉皮肤之间，风邪痹于络脉，气血不行，则为不仁。羁持经气不能周行通畅，则重不胜。邪入于腑，堵塞胸间，神机不能出入鉴照，则不识人。入于五脏，并凑于心，脏真不能溉灌于舌，舌即难言。风乘于胃，胃热则缓，脏气不摄，廉泉开而涎沫出矣。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人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人中，则胸满而短气。

此卫阳气虚而招风中也。寸口脉迟者，真阳气虚，阴寒气盛，故曰迟则为寒。正气虚而受风，脉则缓而不紧，故曰缓则为虚。然缓有二辨：若见亡血，为缓在内，气虚不摄，则内病亡血；若见中风，为缓在外，乃阳虚卫弱而招风中。若营卫未致大虚，邪气不能内入，持于经络，风血相搏，风邪主病，则发身痒瘾疹，邪机外出之徵，即风强而为瘾疹是矣。若心气不足，正不御邪，进而扰乱于胸，大气不转，津液化为痰涎，则胸满短气，是心肺中风为病也。盖贼风内入，最怕入心乘胃而成死证，所以本论垂此二篇妙义，则思过半矣。

论曰：经谓四时风之为病，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偏枯，脑风、目风、内风、漏风、首风、肠风、泄风、五脏六腑之风者，盖因风性善行数变，无所不至也。或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寒衰食饮，热消肌肉，恍栗寒热，目黄泣出，而为大纲。须以《灵》、《素》、《金匮》互明脉证常变之法，使人触类旁通治病，则妙用无穷。夫脉微而数，为风脉之正，浮紧迟缓，为风脉之变。浮为血虚风入之正，紧为血虚风入之变，迟乃真阳不足之正，缓为卫气不充之变。然半身不遂，为中

风之正。但臂不遂，为中风之变。曰皮肤络脉左右缓急，喎僻不遂，皮肤不仁，即重不胜，即不识人，舌即难言，口吐涎沫，身痒瘾疹，胸满短气诸证者，是欲后人悟明表里阴阳，脏腑气血营卫，虚实寒热，标本常变诸法，而治中风，则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侯氏黑散，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

直侵肌肉脏腑，故为大风。邪困于脾，则四肢烦重。阳气虚而风未化热，则心中恶寒不足。故用参、术、茯苓健脾安土，同干姜温中补气，以菊花、防风能驱表里之风，芎、归宣血养血为助，桂枝导引诸药而开痹着，以矾石化痰除湿，牡蛎收阴养正，桔梗开提邪气，而使大气得转，风邪得去，黄芩专清风化之热，细辛祛风，而通心肾之气相交，以酒引群药至周身经络，为使也。

侯氏黑散

菊花四十分　白术十分　防风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细辛三分　干姜三分　人参三分　茯苓三分　当归三分　川芎三分　牡蛎三分　矾石三分　桂枝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风引汤除热瘫痫。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瘫、瘛、疭日数十发，医所不疗，除热方。《外台》热风而乘血虚中人，邪正相搏，木火互征，风化为热，则心热炽盛，血脉痹着，故成热瘫痫也。是以大黄下彻心脾之热，龙、牡收摄心肾相交，牡蛎同寒水石，济水之主而镇阳光，赤白二脂、紫石英，以养心脾之正，石膏专清风化之热，滑石以利窍通阳，桂枝、甘草，和营卫而驱风外出。然以大黄、石膏、牡蛎、寒水石诸寒药为君者，因时令热风之制，恐寒凉太过，致伤胃气，故用干姜温中为佐。巢氏治脚气，因其药性下达，龙牡收镇心肾故也。

风引汤

大黄四两　干姜四两　龙骨四两　牡蛎二两　桂枝二两　甘草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苇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巢氏云：脚气宜风引汤。

防己地黄汤，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头风摩散。

头风应宜别论，原文不便分出，故连注也。盖热风邪入于心，风火相搏，神识躁乱不宁，故如狂状，妄行。而心主语，风火炽盛于心，独语不休，经谓心风，焦绝，善怒哕是也。风邪入内，表无寒热，但脉浮耳。此少阴时令，感冒风火入心，是为温热病之制，非治中风之方，乃编书者误入。然中风证，非四肢不收，即喎僻，半身不遂，何能得其狂状妄行，读者详之。因心经血虚火盛受风，故用生地凉血养血为君，乃取血足风灭之义，甘草以和营卫，防风、防己驱风而使外出也。头风用摩散者，乃寒风入于经络，故用附子味辛大热，摩其患处而散寒，盐能引入血分，祛邪故也。

防己地黄汤

防己一分　甘草一分　桂枝三分　防风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浸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头风摩散

大附子一枚，泡　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以摩疾上，令药力行。附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灵枢》云：痱之为病，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甚则不能言，不可治。故后人仿此而出方也。风邪入于脏腑，营卫经络皆痹，则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痹着营卫，所以冒昧不知痛处。然风气通肝，肝之

经络受邪，在外则拘急不能转侧。故用麻黄汤通阳，使邪从表而出。然非因气血大亏所致，故以干姜、芎、归、人参，温补气血为本，加石膏辛甘，能散风化之热。但邪机内向，而无汗者，故用麻黄开腠散邪。若自汗者，当易桂枝汤，加诸药则善。

麻黄[illegible]两　桂枝[illegible]两　杏仁四十粒　甘草[illegible]两　干姜[illegible]两　石膏[illegible]两　川芎一两五钱　当归[illegible]两　人参[illegible]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肝主筋节，邪在肌表，筋节应之，手足拘急，百节疼痛。肝风乘心，则烦热心乱。然心虚则热收于内，外反恶寒矣。本邪横格，胃气不伸，经日不欲饮食。此邪尚在三阳经络，故用麻黄开腠通阳，恐其虚风不任麻黄发散，以黄芪制之，独活、细辛以疏心肾之气相交，邪即外出，黄芩专清风化之热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一分　黄芪二分　黄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括蒌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方》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脾肾气虚，招风中入，风气通肝，乘于脾胃，中气虚而不能主持，风为掉眩，故头重、眩苦极。胃气不伸，则不知食味。然阳虚则肌肉不温，所以附子补阳而生脾土，甘术健脾温胃，所谓暖肌补中，即是益精气也。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风入于胃，风湿相蒸，则肉极热，故腠理开，津液外越，则汗大泄，为身体津脱。而阳明胃腑，营卫之源，多血多气之经，贼邪壅遏于胃，热蒸营卫，则肌肉腐烂而为厉风。下焦脚弱者，亦属阳明气虚风湿所致。故用甘、术、姜、枣，补胃而行营卫，麻黄轻浮，以彻风气从表而出，虽汗大泄而为表虚，得白术、石膏，清散阳明风热，俾邪去，汗不泄矣。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甘草一两　生姜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煎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煎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

历节附脚气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则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

此肝肾虚而伤水，病历节黄汗之因也。经以两手寸关尺，皆为寸口，此寸口者，即两手脉沉而弱也。沉为肾气不足，而主骨，弱为肝血虚，而主筋。然肝肾气并不足，则寸口脉沉而弱，为肾虚盗汗。汗出入水，水湿伤而流于关节筋骨之间，为邪在表，则病历节，而不病黄汗。或内入伤营，为入水伤心，则病黄汗矣。然伤邪虽一，病分表里不同，此总结为历节黄汗出，故又曰历节也。盖观下文，是非尽属外邪所致，或饮酒内湿，或汗出当风，风寒湿内外相合成痹。妙义无穷，读者详之。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此互前条饮食内伤肝肾，即同虚劳。若受外邪，则为历节、黄汗之证也。经云：谨和五味，骨正筋柔，血气以流，腠理以密。此因五味不调，味过于酸则伤肝，肝主筋，而肝伤则筋亦伤，筋伤则纵缓不收，血亦不敛，故名曰泄。味过于咸则伤肾，肾主骨，而肾伤则骨亦伤，骨伤则髓不满，痿弱内干，故名曰枯。若受外邪袭于营血，则精血不流，所以为断。湿热伤肝，消耗精血，而为泄。筋缓精枯，故谓枯泄相搏，名为断泄。但营卫本相依附而行，邪侵营血，血涩营滞，卫不独行，营卫不长，以致俱微。三焦而无所御，御者，统也，乃阴阳营卫，皆不统溢于四肢，故曰四属断绝。而邪热内蒸，消耗气血肌肉，外显身体羸瘦。风湿下流，气血壅滞，独足肿大矣。若黄汗出，胫冷者，乃外水伤于营血，则为黄汗。若发热者，邪居关节之表，乃病历节，而不病黄汗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此诊趺阳，则知胃家内湿招风为病也。趺阳脉浮，浮为风邪入胃，滑属水谷为病，此显脉浮而滑者，乃素积酒谷，湿热招风，为谷气实。然内湿外风相蒸，风热外越，津液随之，故汗自出也。

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此少阴，乃指左寸心脉也。心主血，而脉弱则为血不足，浮则为风，血虚风客，痹着经隧，风血相搏，故疼痛如掣。即经风气胜者，为行痹是也。

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此内湿外风，表里合病也。体盛之人，脉应盛，而反涩小，即知正虚湿盛之故。因素积酒谷湿热，热凑腠理，开而招风内袭，挟痰痹着胸间，则为短气。风邪入胃，内湿合蒸，则自汗出。然表风连胃，内湿应经，风湿交合于关节之间，故历节疼，不可屈伸。此饮酒汗出当风，内外合邪所致病也。

诸肢节疼痛，身体烦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此久痹而出方也。肢节疼痛，邪气痹于骨节表里之间。而脾主肌肉，胃为表里，胃受痹邪，脾气亦不充于肌肉，故身体烦羸。风湿下流，脚肿如脱，上行则头眩短气，扰胃则温温欲吐。乃脾、胃、肝、肾俱虚，足三阴表里皆痹，难拘一经主治。故用桂枝、芍药、甘、术调和营卫，充益五脏之元，麻黄、防风、生姜开腠行痹，而驱风外出，知母保肺清金，以使治节，经谓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以附子行阳，燥湿除寒为佐也。

桂枝芍药知母汤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麻黄二两　生姜五两　白术四两　知母四两　防风四两　附子二两，炮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此寒湿历节之方也。经谓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此风少，寒湿居多，痹于筋脉、关节、肌肉之间，以故不可屈伸。疼痛，即寒气胜者为痛痹是也。所以麻黄通阳，出汗散邪，而开痹着，乌头驱寒，而燥风湿，芍药收阴之正，以蜜润燥，兼制乌头之毒，黄芪、甘草，固表培中，使痹着开而病自愈。谓治脚气疼痛者，亦风寒湿邪所致也。

乌头汤　亦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三两　芍药三两　黄芪三两　甘草三两，炙　乌头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乌头

上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更服之。

论曰：经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谓痹之本也。又风胜为行痹，寒胜为痛痹，湿胜为着痹者，乃痹证之三大纲也。经有五脏六腑之痹，有脉痹、皮痹、筋痹、肌痹、骨痹，《灵枢》有上下移徙，随脉左右相应，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为众

痹。有在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真气不能周，而为周痹。此皆外邪致病之常也。《金匮》补示饮食内伤脾、胃、心、肺、肝、肾致病，名曰历节。然出脉证，皆因饮酒湿壅内热，而招外邪合病，谓饮酒汗出当风所致，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矣。然或外风而合内湿，内风而招外湿，外寒而合内湿，内热而招外湿，此等关头，不可不晓。又当分别风寒湿气，偏多偏少，而处发表温中，行阳补虚散邪之法。故治此当与《灵》、《素》、《金匮》合看则备，若泛用成方，则非良工所为之事也。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夫脚气一证，仲景不出专论，但附一方，观其汤下云：治脚气冲心。然脚气因风湿、寒湿、湿热所致。经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因上中二焦之气先虚，脾湿下流，相招外邪，互蒸成热，上冲于心，即地气加天之谓也。故用矾石，味酸性温，煎汤淋洗，善能收湿澄浊，清热解毒。然湿从下受，当使下渗而去，则不冲心矣。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附方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少腹乃属肝肾之地，肾中元阳气虚，胃关不利，阴湿上逆，以挟肾中寒湿，痹着少腹，故致不仁，而与湿热冲心者大殊。用六味丸，固摄真阴，使不上逆，桂、附行阳，以利机关，逐湿开痹，俾真气渐充，少腹松软，而病自退矣。

干熟地八两 山茱萸四两 薯蓣四两 泽泻三两 茯苓三两 牡丹皮三两 桂枝一两 附子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沈注金匮要略　卷六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血　痹

问曰：血痹病何由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此辨血痹之由而示针法也。《灵枢》曰：痛在阴者，命曰痹。此风邪痹着于营，故为血痹。盖大尊荣人，膏粱之体，素习安闲，不劳筋骨，膂力不出，为骨弱肌肤盛，而气弱阴强，重因疲劳伤力，或房劳汗出，卫气疏怯，或卧露体躯，卫虚行阴失护，风邪乘入，谓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得之，如漏肩风之类，乃邪入于血也。但气虚则脉微，血痹则脉涩，气虚血痹，故微涩之脉见于寸口。关上微者，乃阳气微而不入于阴。阴邪居下，所以脉见尺中小紧，乃邪痹营而不痹于卫也。故宜针引阳气入阴，阴得阳和，俾痹着通而脉和紧去则愈。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此血痹脉证，而兼出方也。血痹，乃阴阳营卫俱微，邪入血分而成血痹。中、上二焦阳微，所以寸口、关上脉亦见微。微邪下连营血主病，故尺中小紧，是因气虚受邪而成血痹。然因血痹，则气不独行于周身，故外证则身体不仁，如风痹状，经谓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是也。用桂芍姜枣，调和营卫，而宣阳气。虽然邪痹于血，实因表阳失护，而受邪致痹，故以黄芪补其卫外之阳，阴阳平补，俾微邪去而痹自开矣。

黄芪桂枝五物汤

黄芪二两　芍药三两　桂枝二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虚　劳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此概言男子虚劳之脉也。谓男子无外感六淫之病而为平人，劳者，由劳伤气血内损所致之病。然劳有气血之辨，若偏劳于气，则元气不摄，气乱化火而脉大，或劳营血。故脉空虚而极虚矣。然脉大与劳营血，言阴阳气血虚之两大法门，后出芤、迟、动、微、紧脉，是互五脏气血，虚实寒热之谓也。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此观气色而互脉证也。色乃神之旗，营卫之标。若面色薄者，是白而娇嫩无神，乃气虚不统营血于面也。然阴血虚而阳气则盛，虚火上僭，津液不充则渴，气伤而不摄血，则亡血。虚阳上逆冲肺，卒喘。心营虚而真气不敛，则悸。血虚则脉浮矣，由脏腑精血不足所致，故为里虚。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此虚劳偏于阴也。虚劳之脉，毋论浮、沉、迟、数，必现虚而无力，故冠虚字为首，下出芤、迟、动、微、紧，乃以心、肺、肝、脾、肾，阴阳寒热之分耳。然血虚则脉虚，气郁化火，热收

于内则脉沉弦，是属阴虚，而概以阴血虚而言之，谓脉虚沉弦也。阴火内郁，外无寒热。但逆上冲而刑肺金，则短气。冲脉受伤，则里急。然冲脉逆，则膀胱气化亦逆，故小便不利。营气不充，面色白而无神矣。肝肾虚火陷于内，故目瞑，目瞑者，乃内火炽旺而羞外明。上冲清道，血热妄行则衄。肝肾虚而元阳亦损，肾枢不得开合，故小腹满。此皆劳精气所致，为劳使之然。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竣削不能行。

第一条脉大为劳，概言虚也，此加浮字，又为阴虚阳焰之脉也。盖手心劳宫穴，属心包络经相火所司，足心涌泉穴，属足少阴肾经，而肾为精血之主。若劳之为病，精血必虚，阴精虚而心相炽盛，故脉浮大。火热临脾，浮越四肢，则手足烦。在于春夏木火炽旺，金水衰而不能制火，值天盛阳，助吾身阳，阳气愈盛，故病剧；秋冬金水相生，阴长阳消，值天盛阴，助吾身阴，阴盛制阳，病故瘥也。阴虚者，龙雷之火浮越于上，而无摄阴之能，反为扰阴之害，上热下虚，阴精不交自泄，所谓阴寒精自出，实非真寒为病。骨髓虚惫，则酸削不能行矣。

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此以脉断无子也。男精女血，盛而成胎。然精盛，脉亦当盛。若浮弱而涩者，浮乃阴虚，弱为真阳不足，涩为精衰，阴阳精气皆为不足，故为精气清冷，则知不能成胎，谓无子也。盖有生而不育者，亦是精气清冷所致。乏嗣者，可不知之而守养精气者乎！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脉，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营卫阴阳不足，虚劳脉证，以从中气而治也。劳伤心气，火浮不敛，则为心肾不交，上热下寒，火不摄水，精孤于下，不交自泄，故病失精，或精虚。心相内浮，扰精而出，亦成梦交。然阳泛于上，阴气下凝，少腹弦急而阴头寒，相火内动于肝，则目眩，水虚火盛，则头发落，营虚不充于脉，故脉极虚而芤，此劳于精血所致也。若劳阳虚，脉则迟矣。然亡血失精，是有心相二火之别。若伤心阳不振而失精者，其脉必迟。或真阳不充，脾胃气弱，则脉迟，而便清谷矣。芤动微紧者，乃以阴阳气血虚实之偏而总言也。但芤动偏损于阴虚，阴虚则阳盛，微紧偏损于阳虚，阳虚则阴盛。故阴虚者，心相炽盛，神明不安而失精、梦交，阳虚者，心相气衰，神不收持，亦为失精梦交。此概言男子失精，女子梦交者，而有伤心伤肾之分也。设非调营卫而生精血，何以填补虚劳之体，故用桂枝汤调营卫而生精血，加龙骨镇心安神，而摄肾水，以牡蛎养肾涩精，而制心火，俾心肾相交，则阴虚者得补，阳虚者得敛，失精梦交，庶可得瘳。若中焦阳虚不摄而失精者，或以天雄散主之可也。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小品》云：虚弱浮热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龙骨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三两　牡蛎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天雄散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

此明阴阳虚而皆致盗汗也。男子平人脉见虚弱细微者，外虽无病，内之营卫气血必虚。而脉虚者，营虚也。营虚，夜卧则卫入于阴，扰乱阴血，反越于外，故盗汗出也。弱主阳衰，虚阳陷入阴中，阴阳相搏，皮毛失护，阴不内守，则盗汗也。细为气血皆虚，血虚阳陷，气虚不敛，阴窜不守，故盗汗也。微为阳弱，阳虚不摄，虚阳扰动于阴，阴不内守，故盗汗也。此概言四脉，推及阴虚而阳亦虚，故盗汗出，非止阴虚之一端耳。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

此因阴虚而阳气痹也。经云：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年六十，阴痿，气大衰。此谓人年五六十脉大者，乃营卫皆衰，更益过节劳顿，则精血不足而痹，卫不独行，虚阳上浮，则脉大。营卫不充于躯壳，相循背之经隧，曰痹侠背行。然背外属太阳经脉所注，背里属少阴精血所流，而阳气不升于背，阴精亦不注于脊，以致气血两痹，必成背寒、背痛、背疮之类也。若劳足太阴、阳明，肠胃真气不充，则为肠鸣。或劳少阳、厥阴，气郁化火，阴血痹滞，则为马刀侠瘿，即瘰疬之类。此皆劳伤营卫所致，为劳得之。

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当作急字。**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

此劳脾肾之阳为病也。真阳衰惫，所以脉沉小迟。阳虚则气亦虚，故名脱气。盖阳根于肾，而阴盛阳虚，不能归纳肾间，所以疾行则扰动虚阳上浮而喘急。阳虚则脾胃四肢不温，故手足逆寒。脾失健运，腹满溏泄，而食不消化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此以革脉，发明木盛胃虚失血也。寸口主肺，肺金气虚则木盛，木盛则脉弦。血虚则火旺，火旺则脉大。但弦属阴木气盛，木胜则胃阳气减，谓弦则为减，大属阳火盛而阴血虚，谓大则为芤。然胃气虚而为减，气减所以为寒，斯非真寒，即狂阳不治之谓也。失血脉芤，谓芤则为虚，然以芤虚弦减，合而言之，为虚寒相搏，名之曰革。革者，如按鼓皮，乃取改革不常之义，是主木火盛而胃气虚。然木盛胃虚，不能统血于诸经，故在妇人得之，为中虚不能摄血荫胎，则主半产漏下。男子得之，为土虚不能摄血摄精，则主亡血失精也。

虚劳裡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此营卫两济之方也。虚劳病，非伤先天阴阳，即伤后天营卫。若伤后天中气，则营卫不充于五脏，脏腑无赖，精血渐衰，则脏腑各自为病，显证百出也。因营血不灌于冲脉，则逆气里急。肾阴不能既济心包，火气内动，则悸、衄。肝脾不和，则腹中痛。相火妄动，扰于阴中，则梦失精。营气不充于四肢，则四肢酸疼，手足烦热。胃津不输于上，则咽干口燥。此因中气不充，故显以上诸证。所以建中汤之桂枝行阳，芍药收阴，一阴一阳，和调营卫，以甘草、胶饴，一阴一阳，补和营卫，姜、枣一阴一阳，宣通营卫。俾营卫冲和，溉灌脏腑，而脏腑受济，则诸虚恢复也。盖营卫阴阳两建之方，欲补其血，则加归、芎之类，欲补其气，则加参、芪、甘、术之类，欲补其阴，则加地黄、知柏之类，欲补其阳，则加桂、附之类，以此类推，变化无穷矣。

小建中汤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大枣十二枚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附录《千金》用小建中汤方注证，以见此方之妙。

《千金》疗男女积冷、气滞，或大病后不复常，苦四肢沈重，骨肉酸疼，吸吸少气，行动喘乏，胸满气急，腹背强痛，心中虚悸，咽干唇燥，面体少色，或饮食无味，胁肋腹胀，头重不举，多卧少起，甚者积年，轻者，百日渐致瘦弱，五脏气竭，则难可复常，六脉俱不足，虚寒乏气，少腹拘急，羸瘦百病，名曰黄芪建中汤，又有人参二两。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

此胃中营卫不济于五脏现证也。虽云诸不足，观其立方之意，诚偏脾、肺、肾气虚损所致。脾胃气弱，不生于肺，气反上逆而为里急。故以建中汤加黄芪，甘味之药调之，俾脾元健运，营卫溉灌于肺，里气不急，诸虚自富也。若痰气阻遏，短气胸满，加生姜，宣润胸中之气。腹满者，加茯苓，导湿下行。肺虚痰气壅逆者，加半夏，涤痰镇逆。而五脏见证，以此加减

出入，则神妙在我。或火气内郁，暂除桂枝可也。

黄芪建中汤

于小建中汤内，加黄芪一两半。气短胸满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及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此劳肾中真阳之方也。肾气受伤，精气痹着不宣，腰痛而少腹拘急。阴痹阳郁，开合之机不转，则小便不利。故用六味丸滋起真阴，桂附壮火通阳，阴阳相和，开合有权，肾经诸病悉愈。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此治肝虚致病之方也。诸不足者，因肝脏血虚，木盛生风，乘吸胃中津液，以致营卫不生，五脏皆虚，故为诸不足。风气百疾，所以四君、四物，平补肝脾气血，麦冬、阿胶，以养肺肾之阴，兼驱伏风，姜、枣宣行营卫，桔梗、杏仁，开提肺郁，使治节有权，则风木得平，桂枝、防风，行阳化郁，使肝气上升，而不凌土，以神曲去湿，健脾开郁，白敛引肺药补肺，而生肾水，豆黄卷引脾药补脾，而生营血，柴胡升发少阳之气，而为转运之枢，薯蓣独多者，肝虚用甘味之药，培土济肝之义也。

薯蓣丸

薯蓣三十分　人参七分　白术六分　茯苓五分　甘草二十八分　当归十分　干地黄十分　芎䓖六分　芍药六分　麦冬六分　阿胶七分　干姜二分　大枣百枚为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风六分　神曲十分　豆黄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敛二分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百丸为剂。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汤主之。

此劳心受病之方也。劳伤心血，虚气不敛，木火气壅，所以虚烦。然心虚则胃土无赖，阳明之气上逆，故不得眠。所以芎、劳疏肝而通心气，茯苓宣导心、胃虚气下行，以枣仁和肝安神，甘草以泻心家虚火，知母保肺生木，而制火烦也。

酸枣汤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茯苓二两　芎䓖一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分，分温三服。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伤、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此诸伤积血为病也。诸伤脏腑，则真气不能统血于周身，营血痹着而不行于经络，瘀积不散，内有干血，以致形体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外显肌肤甲错，两目黯黑。故用四虫、大黄、桃仁、干漆，破血行瘀，峻攻其血，芩、杏、甘草，凉顺肺气，以使通调而活痹着，芍药、地黄，收养阴血，俾正气实而瘀血得去，饮食自进，则气血自复，故为缓中补虚。此因干血而设，非虚劳常用之方也。

大黄䗪虫丸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　虻虫一升　水蛭百枚　蛴螬一升　䗪虫半升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酒饮服五丸，日三服。

论曰：世知房欲所伤为虚劳，补肾为专门，殊不知《灵》、《素》、《金匮》，有七情劳伤五脏六腑，而无外邪，乃为虚劳也。经曰：心怵惕思伤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胭脱肉。脾忧愁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皮革焦。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膝不可以俯仰屈伸。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情志内伤，神思气血为病也。又谓是以夜行，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子骨。然

五脏所伤之气则一，故喘病属气，此先伤其气，而后致阴血渐亏也。又谓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其因虽异，致伤津液则一。而汗属阴精，先伤精津血液，而后伤于气，二者当分阴阳而治也。《难经》谓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毛落者死。谓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立五脏致伤现证，并治法之大纲。仲景补其脉，而述其证，谓男子平人脉大，极虚者，沈弦浮弱而涩者，芤迟动微紧者，沈小迟者，弦而大者，皆为虚劳之脉，但有营卫、阴阳、寒热之分。证有面色薄，主渴、亡血、喘悸者，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而白，目瞑，兼衄、少腹满者，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者，精气清冷而无子者，失精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清谷亡血盗汗者，痹侠背行，肠鸣马刀侠瘿者，脱气疾行喘急，手足厥寒，腹满溏泄，食不消化者，此皆劳伤脏腑，营卫气血阴阳偏胜之证也。然虚劳病，乃无邪可除，无病可疗，惟有调和营卫阴阳为主。仲景每于后天中气，而为营卫气血之源，调养营卫，以生精气血液，充溢脏腑，为复虚劳诸证之良法。故里急悸衄，腹痛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以小建中汤为治虚劳之总持。治失精梦交，以桂枝汤入龙骨牡蛎，是开后学之加减法也。有不因中气，而自伤本脏致病者，则以心、肝、脾、肺、肾各立一方。见肺虚不生肾水，而逆气里急，即以土金相生之制，名曰黄芪建中，是偏补于气也。肝气盛而化为风气百疾，用甘药，相和木土之制，故立薯蓣丸。若肾中阳虚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以阴阳升降，开合机关，而制八味丸。若心劳虚烦不得眠，则以酸枣汤疏滞而育神。以上为治虚劳曲尽之法也。有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内有干血，瘀积不行，而极虚之中，反见大实之证，庸流于此，目眩心迷，喜补畏攻，使病愈笃，不至于死，则不休也，仲景开大法门，故立大黄䗪虫丸，峻药缓图，死里求生之方，而治死里求生之病，每日三服，陆续渐除，俾瘀积去而虚劳庶几可复。但后人惟知补虚，未窥其至圣至妙之理也。盖论中失血脉证虽多，不言失血而致咳嗽，此乃阴虚极证，当治其本，不必言标，故不论及。设以前之方论，参治虚劳一证，思过半矣。

附　方

《千金翼》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此心劳以心肾为关键，故心阴之虚则心火炽盛，热收于内，火热内蒸，心液外越，则汗出。心液少而气不舒，则汗出而闷。心血不足，则脉道涩滞，结而悸也。盖心为君主而属阳，狂阳未息，以故行动如常。欲知死期，必至火气休囚水旺之乡，故断百日而危急者，即不应期，当在水旺火绝之日，曰十一日死。方用炙甘草汤，救其始萌之初，希图万一。是以桂甘通理中气，而行营卫，姜枣宣通上焦之阳，人参补心之正，麦冬、地黄清心生血，以阿胶善保肺肾之阴，麻仁入脾养血而润燥，以炙甘草为君者，乃甘平补脾，中和之品，万物以土为稼穑，乃生长之司故耳。

甘草四两，炙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肘后》獭肝散，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盖劳无不热，此冷者，即无阳之谓也。要知非伤营卫精血，乃伤肝中阳气。而肝为火之

母，肝胆相为表里，为一阳生发之源。夫一阳生，则诸脏之阳皆生，若肝胆之阳灭，则诸脏之阳亦灭。此伤肝脏温和生发之气，则心、脾、肺、肾诸脏不温。经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之义也。病必心神恍惚，夜卧多惊，不思饮食，食不消化，谓之冷劳。但治病必求其本，而獭为阴兽，其肝应月而增减，乃得天地阴阳进退之正，獭肉皆寒，惟肝性温，故以兽肝之温，而补人肝温气之本，是非桂附大热，而补心相之标，是欲肝得其温，则火源渐长，诸阳齐起，冷劳可愈矣。治鬼疰一门相染者，盖鬼即人之魂，而离体则为鬼，是属阴邪。而肝主藏魂，鬼邪侵袭于肝，使人魂不得归宅，故为鬼疰。冤业情思不散，尸气相传，同气受邪，连绵不绝，谓一门相染。所以獭肝性温，阴中阳物，独补人肝之阳，阳能胜阴，而肝得其补，舍气充盈，阳长阴消，故亦治也。

獭肝一具，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沈注金匮要略　卷七

清　携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肺　痿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者，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此肺痿肺痈之辨也。心肺居上，肾水不足，心火刑金，为热在上焦。肺阴日消，气逆则咳，故致肺痿。然本经明其始病之因，或从病后阴虚，过汗伤液，呕吐伤津，消渴血虚津竭，或利小便数而伤阴，或便难，反被快药下利而重亡津液，以致肺津枯燥，虚热熏蒸，故寸口脉数，其人咳嗽，气弱不振，津液不布，化为浊唾涎沫，而成肺痿。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者，乃风寒侵入肺中，凝滞营血为痈，故脉滑数，而咳唾脓血。然无形虚热致痿，故脉数虚，有形气血凝滞成痈，而脉数实，此明肺痈属实，肺痿属虚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此肺寒致痿也。前伤津液，虚热成痿，乃肺痿之常，此肺气虚寒，痿之变也。经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胃中营卫之气，相蒸于上焦，而成宗气，温养于肺，散布津液，而为常度。此胃虚则营卫衰弱，宗气虚微，上焦不温，津液不布，聚化为沫，则吐涎沫。内无火气动肺，不烁津液，故不咳而不渴也。遗尿、小便数者，因肺之上源虚而不能制下，肺冷痿弱之故也。肺冷则肾阴上逆，必眩而多涎唾。方用甘草、干姜，温补肺胃之气，肺气得温，则津液布而涎沫不聚，痿自愈矣。若服甘草干姜汤已，渴者，属热痿，又非肺寒之比。因涎多聚溢胸中而制燥热，故不渴，实热内伏，而服干姜汤，助起肺胃之热，遂作渴，故属消渴也。

甘草干姜汤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论曰：经谓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皮毛虚弱急薄者，则生痿躄者，是因七情思虑伤肺，火盛水亏，所以《局方发挥》有泻南方补北方之治。本经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乃从汗出，呕吐消渴，小便利数，大便难，而重亡津液，过伤肺与大肠气血所致，与《内经》不同。又吐涎沫而不渴，其入不咳，必遗尿、小便数，上虚不能制下，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以甘草干姜汤，温肺起痿，经所不载，仲景创补之矣。但治热痿之方，遗失无传，余以《内经》治痿独取阳明，调和营卫，滋阴清热润燥，或温中益虚，显然有据，谅不罪予僭妄。宋人选入《外台》、《千金》等方，亦调阳明之意，临证参酌用之。

附　方

《外台》炙甘草汤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

温温液液者。方见虚劳。

肺热则痿弱不振，通调失职，聚液成涎，故涎唾多而温温液液，即泛泛恶心之意也。然肺之痿热，必从胃虚，或湿热伤肺而致，故经谓治痿独取阳明，但或泻或补，随其所宜，所以炙甘草汤，补调脾胃，生津益肺，俾土金相生，涎沫止而痿自愈矣。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不渴。

生姜甘草汤，即炙甘草汤之变方也。甘草、人参、大枣，扶脾胃而生津液，以生姜辛润，宣行滞气，俾胃中津液溉灌于肺，则泽槁回枯，不致肺热叶焦，为治肺痿之良法也。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 治肺痿，吐涎沫。

用桂枝汤，嫌芍药酸收，故去之。加皂荚利涎通窍，不令涎沫壅遏肺气，而致喘痿。桂枝和调营卫，俾营卫宣行，则肺气振而涎沫止矣。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荚一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肺 痈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数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此风入肺之营分成痈，辨已成未成之脉也。前言滑数，为痈成之脉，此寸口脉微而数，是风邪伤肺，未成痈脓之脉也。脉微，乃肺虚受风，曰微则为风。邪化为火，曰数则为热。盖风性轻扬，能开腠理，表虚受风而自汗，为微则汗出。风热在肺，外应皮毛而恶寒，即恶风之互辞也。但呼出心肺，卫气主之，肺受外邪，阻遏卫气，则呼气不入。吸入肾肝，营血所司，邪传血分，为热过于营，营气壅塞，吸而不出。风伤皮毛，浸淫营血，为热伤血脉，即伤肺之血脉也。风舍于肺，邪正搏击，气乱于胸，其人即咳。热郁胸中，所以口干喘满，涎沫制燥，以故咽燥不渴。肺津化而为涎，则多唾浊沫。肺气应于皮毛，时时振寒。热之所过于营，凝滞为痈，成脓吐如米粥。若始萌急泻其肺，则可图救，迁延至于肺叶腐败，脓成则死。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此治标之方也。风中于卫，血气壅逆，呼气不入，则喘不得卧，因循日久，必致肺叶腐败，吐脓而死。故用葶苈急泻肺实之壅，俾气血得利，不致腐溃吐脓，且以大枣，先固脾胃之元，其方虽峻，不妨用之耳。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弹子大 大枣二十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主之。

此痈成而出方也。风舍于肺，咳而胸满振寒，内气挟风化热而脉数。然肺气壅逆，津液化为浊唾，而制胸焉之燥，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者，明是肺为腥臭，是热过于营，吸而不出，气血凝结，已成痈脓之兆。若缓时日，肺叶腐败，吐脓则死。故用桔梗开提壅逆，而破血结，甘草清热解毒，以和中气，使胸肺之邪，从吐而出，肺叶不致腐败，故方后云：再服，则吐脓血也。

桔梗汤亦主血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则吐脓血也。

论曰：汗出恶寒，呼气不入，吸气不出，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吐如米粥，若此者，痈脓已成，治之迟矣。仲景欲人见微知著，始见口中辟辟燥，咳胸中隐隐而痛之时，即以肺痈治之，则免吐脓而死。故示葶苈大枣之峻，桔梗汤之缓，一峻一缓为训，意在开提肺气，不使成痈而为切务。若以泛常咳嗽，而施顺气消痰，迂缓日深，必致吐脓而死。

附　方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三日一剂，可至三四剂。此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

前条肺痈喘不得卧，仲景用此汤，泻实补虚。此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邪居卫分多而营分少，壅逆不宣，故先服小青龙汤以散表里气分之邪，继以葶苈，专泻肺中气血之结，俾卫邪已散，而营邪亦从卫出，则痈脓消散，诸证自平矣。

《千金》苇茎汤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咳有微热，烦满，邪在气分而带表证。胸中甲错，则热过于营矣。故用苇茎，体质轻浮，其味甘寒，能解在表之热，桃仁以破血壅，薏苡补肺，而渗利痰湿，瓜瓣其形象肺，入肺而清肺热，能吐败浊之痰，故方后云：再服当吐如脓，即去旧生新之意也。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外台》桔梗白散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咳而胸满，振寒，时出浊唾腥臭，内脓已成，若以缓图，劳必吐脓，故以桔梗开提肺气，贝母清热而化痰涎，巴霜峻猛热剂，急破其痈，驱脓下出。病在膈上，则一吐尽除，而胸中肺气，旷若太虚，脓虽已成，尚或图救，乃逆流挽舟之治也。盖观方后云：病在膈下泻出者，岂有肺痈在于膈下之理，是对肠痈脏毒，亦可用此方而言也。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咳嗽上气为肺胀

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此见肺痈，当有肺胀之辨也。邪伤于卫，后入于营，而为肺痈。此风伤于卫，内挟痰涎，壅逆肺气，上逆奔迫，故喘而躁，是为肺胀。然有肺气壅逆，不得通调水道，水即泛滥皮肤，故曰欲作风水。治宜发汗驱风，从表而出，水即下渗，即下条小青龙之证也。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此互上条肺胀治法也。风寒之邪，入于营卫，挟痰上逆，则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肺气壅逆，谓之肺胀，即肺痈未成之初也。此气分邪多，故脉见浮。然气逆，则津液化为痰饮，而痰饮乃属阴邪，内积胸膈，为心下有水，当用小青龙涤饮散表。此风多寒少，表里相半，故加石膏，以清风化之热。

小青龙加石膏汤《千金》证治同外，更加胁下痛引缺盆。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干姜　甘草各三两　五味半升　半夏半升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此风寒多而痰饮少之方也。邪气壅逆于肺，咳而上气，其人喘也。胸中贲郁之极，故目如脱状。脉浮大者，风多痰少，表盛所致。故用越婢汤，驱散表邪，加半夏一味，消痰下逆足矣。

越婢加半夏汤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此寒风束肺之方也。寒风壅闭肺气而不下达，则咳而上气。津液不布，化为痰涎，滞碍呼吸之气不利，痰随外邪上吸，往来有声，喉如水鸡声也。然肺气既壅，恐其热过于营，将成肺痈，故用射干，专通咽闭，麻黄开发肺实之邪，细辛、紫菀、款冬，温散为助，半夏化痰而下逆气，五味以收肺气之正，姜、枣宣通营卫，俾邪散则肺不成痈矣。

射干麻黄汤

射干十三枚。一法，三两　麻黄四两　生姜四两　细辛三两　紫菀三两　款冬花三两　五味半升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洗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此风邪致痰之病也。风邪壅逆肺气，上而不下，则咳逆上气。津液不布，化为痰涎，而时时唾浊。痰壅气滞，但坐不得眠矣。设迁延时日，热过于营，脓成则死。此风邪骤至之病，而无积饮相挟，故以皂荚一味，能开诸窍，而驱风痰最疾。服三丸者，是取峻药缓散之意也。

皂荚丸

皂荚八两，刮去皮，用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沉者，泽漆汤主之。脉沉之条，当入肺痈，因原文不便分割，共列于此也。

此以脉之浮沉，而分肺之营卫受病也。咳而脉浮，风邪在卫，即肺胀之类，其病尚浅，当使邪从表出，故以厚朴、杏仁下泄胸中气实，麻黄开腠驱邪，石膏以清风化之热，辛、半、干姜，兼驱客寒而涤痰饮，五味收肺之热，小麦以调脾胃也。脉沉者，邪入血分而深，即热过于营，势必成痈吐脓，故用桂枝、姜、草宣通营卫，人参以养正气，黄芩能降风热之标，半夏涤痰，以降逆气，泽漆破血结，开壅而下水，紫菀同白前，辛润开结，而下气止咳也。

厚朴麻黄汤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干姜二两　细辛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子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泽漆汤

半夏半升　紫参五两，一作紫菀　泽漆三斤，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姜五两　白前五两　甘草　黄芩　人参　桂枝各三两

上九味，㕮咀，内泽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此言肺死脉证也。上气，面浮肿，肩息，乃脉寒壅逆于肺。邪实正虚，气上不下，肺气绝而正欲下脱，故脉浮大。气已散而离根，故不治矣。然利则阴从下脱，所以尤甚。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

此阴火上逆也。真阴之虚，阴火上逆刑金，为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惟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曰止逆下气。故用麦冬、人参、甘、米、大枣，滋培后天胃气，以生肺金，即生阴水，而降火邪，惟以半夏涤痰下逆。余窃拟为肺痿。

主方也。

麦门冬汤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二两　甘草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论曰：详《金匮》咳嗽，病本于肺则一，大纲有二：一者，虚热刑金，气弱不振，咳而唾沫，为肺痿。二者，风伤卫分，则病咳上气，喘为肺胀。三者，邪传营血，凝滞不行为肺痈。然肺胀之中，又分风寒表里，痰多风少，风多痰少之治。故气喘而躁，脉浮者，为心下有水，欲作风水，当以小青龙两解表里，加石膏以清风热之多。目如脱状，乃风寒多而痰少，以越婢驱风，加半夏而下痰逆。风寒外束，火热内郁，喉中水鸡声者，射干麻黄汤，宣通表里之邪。风热壅逆，肺液不布，化而为涎，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者，皂荚丸以驱风郁之涎。若咳而脉浮，邪居肺气，以厚朴麻黄汤，俾从表解。咳而脉沈，邪入于营，将成肺病，以泽漆而破壅结。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是无外邪，治当麦门冬汤，清润滋降。若见浮肿肩息，脉浮大而下利，真气上浮下脱，则为不治。以上皆气喘与内饮合病，微细之辨，临证又当合《内经》五脏六腑互相传乘之咳，则能尽善。

沈注金匮要略 卷八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奔 豚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此惊气入心，病有四变也。但心虚受惊，惊则气乱神浮，肾家旧积内动，欲上凌心，故为奔豚。然惊则气散，散则血不归经，滞留肺胃，凝结成痈，蒸腐为脓，则病吐脓。盖惊邪入心，神明失守，狂妄不精而为惊怖。若烧针以治风热伤卫之病，火气入心，逼迫心神，狂乱烦躁，故为火邪。然此四病，皆从心虚，惊触气乱所致，谓惊发得之。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此出奔豚之证也。状如江豚，故为奔豚。心气虚而惊入，神明不治，上中二焦气虚，不复拦阻肾积之邪，直闯阳位，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气逆神昏，所谓发作欲死。然阴邪上而不能久居阳分，即返于阴，为复还止。此从惊气伤心气乱，恐气伤肾致积，谓惊恐得之。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此风邪引动肾积也。前乃肾中积寒，直冲阳道，而至咽喉，此因肝胆风邪相引，肾中积风乘脾，故气上冲胸而腹痛。厥阴受风，相应少阳，则往来寒热。是以芎、归、姜、芍，疏养厥阴、少阳气血之正，而驱邪外出，以生葛、李根，专解表里风热，而清奔豚逆上之邪，黄芩能清风化之热，半夏以和脾胃，而化客痰，俾两经邪散，木不临脾，而肾失其势，即奔豚自退。按奔豚虽属肾病，此仗风邪引动积风而发，仲景引明非仅寒邪一端致病，诚补《素问》之不及也。

奔豚汤

甘草二两 芎劳二两 当归二两 半夏四两 黄芩二两 生葛五两 芍药二两 生姜四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此因风伤卫症，烧针取汗，而致奔豚也。风寒在表，烧针令汗散邪，而汗则伤泄阳气，针处重受于寒，则发核起而赤。内气虚而应接表邪入里，引动肾积，故气从少腹上冲至心。治当灸其核上，以除新邪，仍以桂枝汤解表，加桂专伐肾积之邪耳。

桂枝加桂汤

桂枝五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七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此汗虚阳气而致奔豚出方也。发汗而伤心气，肾邪遂欲上凌，则脐下悸，欲作奔豚。方用甘枣坐镇中州，以制贼邪，不得上凌心位，桂、苓专伐肾阴，以水扬之千遍，为甘澜者，取其力软和平，不为肾邪之助。盖后人治奔豚，皆忌甘草，是不识仲景补脾制肾之妙义耳。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桂枝

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甘澜水，取水二斗，置大盆，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遂取用之。

论曰：《难经》谓：肾积发于少腹，上至心下，如豚状，名为贲豚。上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咳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旺不受，肾欲还脾，脾不肯受，所以留积肾间，衰者受邪而为之本。盖脾病传肾，乃寒湿为病，若从肝病传脾而来，即风湿为病明矣。《金匮》标本互举，谓惊恐得之，诚补《灵》、《素》之不及也。然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乃明寒湿之邪为本；腹痛，往来寒热者，谓风木受邪，引动旧积之风而发也；烧针令汗，针处受寒，引动旧寒所致脐下悸，欲作奔豚者，过汗伤阳，肾邪欲上凌心，邪之浅也。然标本风寒，邪之新旧不同，故复论之。

沈注金匮要略 卷九

清 璩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胸 痹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此胸痹阳虚阴盛，而挟外邪也。正气微，则阳脉微，为不及，阴邪盛，则阴脉弦，为太过。阳气微而客寒内侵，以挟肝肾之阴，上逆于胸，痹着气血不利而痛，曰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痹者，闭也，是经脉气血，郁闭而不通也。求其所以然者，责其上焦阳气极虚，下阴上逆，谓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此当有一若字。**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此寒邪痹胸而偏于肺，以脉迟、紧分虚实也。盖胸中阳气，犹如杲日当空，万里无云，阳和通利，倏忽地气上为云，则太虚昏昧，日月晦明，而胸痹犹是者矣。但阴盛挟邪上逆胸中，痹偏于肺，则喘息咳唾，胸背痛而短气。然阳虚，则肺气亦虚，痹郁胸中，故寸口脉沉而迟，乃言正气虚寒之痹脉也。若中、上二焦，阳气未至虚极，寒邪挟阴上逆，邪正相搏而为有余，则关上脉现小紧而数，即是寒实之证。法当行阳散邪，则胸痹得开，非似沈迟虚寒，而用附子回阳。故用栝蒌苦寒，润肺消痰，而下逆气，薤白辛温，行阳散邪，以白酒宣通营卫，使肺通调，则痹自开矣。盖此论，当以寸口脉沉而迟，为虚寒之证，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为寒实之证，另作一节解，否则岂有迟数二脉同见之理哉。参水气证。

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半斤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此痹偏于心包与俞穴也。痹邪偏侵心包，气逆不利，则不得卧。然心俞在背，心包与俞相应，故心痛彻背。而上焦阳虚，火不生土，脾虚则津液化痰，以前汤开痹，加半夏而消痰饮也。

栝蒌薤白半夏汤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又人参汤亦主之。

此肝气乘七、挟湿，痹于胸也。经云：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原非一邪所致。此上焦阳虚，而中气亦虚，风乘于胃，反挟浊湿，上逆胸中，以致心中痞满，为留气结在胸，肝气挟风逆上，故胸满而胁下逆抢心。所以桂枝、薤白通阳而行营卫，兼驱风邪外出，栝蒌化痰而利气，枳实厚朴，以下浊湿，而开心下之痞，但中州气弱，木必乘脾，故用参、术、姜、甘，温补中上二焦之气，辅正驱邪，胃阳升而厥阴退，痹着自开，所以人参汤亦主之。

枳实薤白桂枝汤

枳实四枚　薤白半斤　桂枝一两　厚朴四两　栝蒌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朴，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此寒湿痹于经络，即寸口脉沈而迟，虚寒之方也。胸中阳虚，风寒湿阴之邪，混合上逆，痹着胸背经络，筋脉不和，或缓或急而痛，曰胸痹缓急。所以附子补阳驱寒，同薏苡舒筋燥湿，俾邪去，则不缓急矣。

薏苡附子散

薏苡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　痛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此湿阴上痹，又互《内经》厥心痛之旨，因风而出方也。上焦阳气不治，风寒湿邪上逆，搏结于胸，清浊混乱，则心中痞，当以行阳、驱邪、开痞之治也。盖诸逆心悬痛，乃发《内经》诸脏之邪上逆于心，内无痰饮相挟，故不满而更空痛，为诸逆心悬痛，与痰饮相结痞满之痛迥殊。然厥心痛，必因风寒挟引脏腑之气上逆而发，此但以风邪立方，所以桂枝、生姜以和营卫而驱邪外出，枳实下逆化痰，而开痞结，用开心中痞，五脏厥逆诸痛，共出一方。令人仿此以为同治，具为圣法。

桂枝枳实汤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枳实五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此上焦阳虚受寒也。邪感心包络，经气应外俞，则心痛彻背。邪袭背俞，气从内走，则背痛彻心。俞脏相通，内外之气相引，则心痛彻背，背痛彻心。故用乌头、姜、椒，味辛气热，通阳散寒，赤石脂入心养血，镇坠辑浮之气，而安中驱邪，俾正气复而邪散痛止。然有风客背俞，痛亦如是，非尽属寒，临证以脉辨之则的。

乌头赤石脂丸

乌头一分，炮　蜀椒两。一法，二分　附子半两。一法，分　干姜一两。一法，一分　赤石脂一两。一法，二分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增。

附　方

九痛丸，治九种心痛。

《内经》有五脏胃腑心痛，并痰虫食积，即为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风即寒，故以干姜、附子，驱寒壮阳，吴茱萸能降肝脏浊阴下行，生狼牙善驱浮风，以巴豆驱逐痰虫陈滞之积，人参养正驱邪。盖治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气上冲，落马堕车，血疾等证者，因其药品，气血皆入，补泻攻伐皆备故也。

附子三两，炮　生狼牙一两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研如膏　干姜一两　吴茱萸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堕车血疾等证，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短　气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生姜汤亦主之。

此痹胸中之气也。邪气阻塞胸膈，肺气不得往来流利，则胸中气塞短气。方用杏仁通调肺气，以茯苓渗导饮湿下行，甘草和中，俾邪去，则痹开而气不短矣。然胸痹，乃胸中气虚土湿，寒浊阴气，以挟外邪上逆所致，故橘枳生姜，善于散邪下浊，所以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生姜汤《肘后》、《千金》治胸痹，胸中愊愊如满，噎塞，习习如痒，喉中燥涩，唾沫。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此短气当分虚实也。但见胸痹心痛，腹疼诸疾，而无外热表证，谓之平人。即小邪中里，相挟痰食气壅，故短气不足以息，而为实证。若非胸痹，外邪痰食壅滞之因，即是七情内损短气，气不归源之虚劳，难治证也。

论曰：脉取阴弦为太过，阳微为不及，及阳微阴盛之邪为本，所以寸口脉沉而迟，是阳虚受寒，而为虚证。或阳气不至虚甚，邪正相搏，则关上脉见小紧而数，乃为寒实之脉矣。若寒痹于肺，则喘息咳唾，胸背痛而短气，用栝蒌薤白白酒，润肺行阳而治其实。若偏客于心，则不得卧，而心痛彻背，或心气滞而不行，脾湿生痰，以前汤加半夏，消痰下逆。或风客脾胃，相挟浊湿上逆而痹，则心下痞，留气结在胸，以枳实薤白桂枝汤，下逆开痞而驱风。挟肝气上逆于胸，则胸满胁下逆抢心，以人参理中汤，温胃养正。若挟肾寒，痹于心之脉络，缓急而痛，用附子薏苡，驱寒燥湿而舒筋脉。或心下痞，诸逆心悬痛，而挟五脏厥心痛者，以桂枝生姜枳实，下逆而和营卫驱风为总法。若痹胸间，肺气不得下达，用茯苓杏仁甘草，橘枳生姜汤，宣顺肺气下行。或寒客直犯心包，而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即以乌头赤石脂丸，大热补阳而散寒。然邪痹于胸则一，但有虚实风寒，五脏厥逆不同，当随证而治，故分胸痹、心痛、短气诸门为要领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

清　楝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腹　满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此诊趺阳，而明腹满之寒热也。腹满之病，其邪木乘脾胃者多，若挟心相风火，则成湿热，而为实满，或挟肾寒反侮，则为虚满矣。然脾与胃为表里，诊趺阳胃脉，则能定其脾之虚实寒热。但脉微者，是脾胃之阳微，弦乃肝邪乘于脾胃，肾寒相随，肝气上逆，即脏寒生满病之义，故当温药服之。或不满者。脉必弦数，乃挟心相，未乘脾胃，与肾寒上逆不同。本经气滞，故作便难，两胠疼痛，又当凉利之治矣。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此邪入厥阴，阳证似阴也。寸口脉弦，肝家邪盛，郁于本经，故胁下拘急而痛。然厥阴气不外达，卫气亦郁于内，皮毛自失护卫之气，所以啬啬恶寒，即内真热而外假寒，此厥阴经本病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此肺经受寒现证也。经谓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也。此肺胃虚而受寒，阴盛相引，喜欠而清涕出。邪气在表，以故发热。因不涉肝风主病，而无色可征，故色和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一云痛。

此脾经受寒现证也。寒中太阴，阴寒湿盛，阳虚不固，其人下利，但通多不足，故为里虚。盖阳和则嚏，而欲嚏不能，乃阴寒凝滞于里，所以肚中痛也。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此虚寒腹满之辨也。阳气或运如常，满则时减，而阳虚，终无恒期胜阴，阴复胜阳，则满复如故，不似实热常满，减不足言之比，是属虚寒。当以温药，补阳散寒，乃为定法。

病者痿黄，燥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此脾阳气虚，犹如阴黄是也。脾胃阳气不足，肾寒反侮于脾，壅滞脾气，脏真散越于外，故病痿黄，即黯淡而黄也。寒湿留中，燥而不渴，为胸中寒实。若中下二焦阳气下脱，则利不止，故主死也。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此以手按辨腹满虚实也。按之不痛，内无痰食燥屎壅滞，即知虚寒而满，当以温药。若按之痛，乃以外手，而就内结食痰燥屎，则知内实，是可下之。而又以舌黄验定虚实，若舌有黄胎，即是湿热内蒸为实，未经下过，必须下之，则黄自去，而胀满自除，舌无黄胎，是近虚寒，又非下法矣。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方见痉病中。

此实满之方也。腹满，昼夜不减为实，时或虽减，亦不足为减，曰减不足言，非似虚满时减复如故也。然邪正气实，犹如两国相持，终有一败，惟恐正气垂绝，故宜大承气汤，峻涤其邪耳。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

厚朴七物汤主之。

此有表证腹满也。发热十日之久，脉尚浮数，当责风邪在表。然风气内通于肝，肝盛乘胃，故表见发热，而内作腹满。风能消谷，即能食而为中风，所以饮食如故。用小承气，荡涤肠胃之热，桂、甘、姜、枣，调和营卫，而解在表之风耳。

厚朴七物汤

厚朴半斤　甘草三两　大黄二两　大枣十枚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论曰：腹满之病，乃脾胃为总司，风木为转运之枢，而木挟肾中阴寒临土，则寒湿而为寒满。若挟心相而乘脾，则湿热所司，是为热满矣。或木不乘土，而脾湿自病，病轻易治。故本经以趺阳脉微弦，为寒满，发热十日，脉浮数，饮食如故而为热满。又以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时减复如故为虚，减不足言为实，诚为察病之两大法门也。

腹　痛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此以暴病闭者为实而出方，非久病之疾。若痛属虚寒，阳虚不固，则当下利。然通多不足，闭多有余，此痛而闭者，不必审其痛之寒热，但责邪壅气滞，为实，故用厚朴、大黄、枳实三物，专攻壅实之邪。

取通则不痛之柴胡汤主之。

厚朴三物汤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此验上实治法也。心下即胃之上脘，若按之心下满痛，乃胃中邪热食壅，则当下之。但邪居上脘，稍连于表，表里两持，攻发难施，故用大柴胡汤，使上邪还从表出，内邪从下而出，轻圆活泼之妙耳。

大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芍药三两　半夏半升，洗　枳实四枚，炙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此心胃受寒，引动下焦阴气上逆而痛也。中、上二焦，气虚受寒，故心胸中大寒痛。寒邪引动下焦阴气，而挟冲脉上逆，则痛呕不能饮食，故上冲皮起，出见似有头足之状，即《内经》按之喘动应手之类也。邪气充斥三焦，而为寒实，故上下痛而不可触近。方用人参、胶饴、干姜建其中气，而温散胸膈之寒，蜀椒能达浊阴下行，俾胃阳充而寒散痛止。此非肾经虚寒直中，故不用桂、附回阳耳。

大建中汤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覆之。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此外寒挟木乘于脾胃而痛也。外邪以挟内寒，侵于肠胃，邪正相搏，气郁不通，痰饮阻塞，则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然阴邪上僭，中上阳气必虚，惟恐胃阳随其呕吐而脱，故用甘、枣、粳米补胃崇土，拦阻阴邪不复上干，专藉附子补阳散寒，逐阴下行，半夏消痰下逆，而止呕吐。

附子粳米汤

附子一枚，炮　半夏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粳米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论曰：《内经》痛有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者，客于冲脉者，客于厥阴之脉者，客于阴股者，客于小肠膜原之间者，客于五脏者，厥逆上出，痛而呕者，痛而后泄者，皆由寒邪所致，惟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痒热焦渴，坚干不得出，痛闭而不通者，是属风热矣。然腹痛虽一，所感不同。《金匮》以补寒热二方之妙，谓痛而闭者，按之心下满痛者，为实热，用厚朴三物、大柴胡等汤，逐邪下出，谓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为寒，用大建中、附子粳米汤，温补散邪。观此二义，真为后学入室之阶梯。但本经凡病仅言风寒，不言暑、湿、燥、火何也？盖以寒、湿、燥属阴同类，以湿燥统于寒下，风、暑、火属阳同类，以火暑统于风下，所以仅举风寒二大法门，不言湿燥火暑之繁也。

寒　疝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此互风寒为痛，即寒疝之类也。瘦人是无湿痰壅滞，乃肝肾之气偏胜，相招外邪，乘于脾肾大肠之间，相依肠中，正气盘绕，故绕脐痛，为有风冷。然邪逆脾胃不和，则谷气不行。要知胃气已自先馁，而反下之，诛伐无过，胃中元气又伤，风邪扰挟肝肾之气上逆，所以其气必冲。设不冲者，是非风邪，乃寒湿相挟，搏聚心下，则为心下痞，即《内经》环脐而痛，风根之变证也。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此邪入肝经，为偏胁痛也。胁下，乃肝胆经络所过之地，寒客厥阴经之一边，营血不利，则胁下偏痛。然肝气逆而胆气亦逆，则痛而发热。脉紧为寒，弦属厥阴寒实。故用附子、细辛，正阳而散风寒。盖肝胆乃无出入，此用大黄，乃使厥阴之邪，借从胃腑而出，则偏痛立止。虽以寒热并行，是不相悖也。

大黄附子汤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炮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此治心胃寒郁之方也。寒气内客，郁遏胃阳，不行于四肢，故致厥逆。用乌头、细辛，善驱在里寒风，茯苓渗湿，助半夏消痰而和脾胃，以真朱为色者，即朱砂为衣，取其护心而镇逆也。

赤丸

茯苓四两　半夏四两　乌头二两　细辛一两

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腹满，满当作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一云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此寒疝脉证也。肝肾素虚，而受风寒，木盛传脾，故腹痛，而脉弦紧。然弦紧属阴，阴凝阳郁，卫气不行则恶寒。紧乃寒人血分为实，乘胃则不欲食，反侮大肠，邪正相搏，则绕脐痛。内无形状，邪属肝经，故为寒疝。卫阳气虚，发则自汗出，而手足逆冷。然寒风内郁，脉必沉紧。故以乌头能行脏腑十二经络，燥湿行阳，而驱寒风外出，人蜜以调脾胃，而制乌头之毒也。

乌头煎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必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此连冲脉为疝，治当温补也。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疏，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所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羊肉温补营卫之气，俾邪散而痛自止。方后云：痛多而呕，乃肝气上逆临胃，故加橘术补之。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此寒疝而兼表也。肝受寒风，乘克脾胃，故腹中痛。郁遏营卫不行于四肢，则逆冷，而手足不仁。但身疼痛，是兼三阳表邪，所以灸刺诸药不能治，惟用乌头，温散脏腑之寒风，桂枝汤和营卫而散表邪。方后云：如醉状，得吐者，风欲上出，寒从汗出，即中病矣。

乌头桂枝汤

乌头

上一味，以水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是煎之。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桂枝汤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此补上条疝病脉证不一，当辨风寒虚实而施治法也。脉数而紧乃弦者，是紧脉而带弦，乃寒邪而兼风也。状如弓弦，按之不移，即弦脉而带紧，乃风邪而兼寒也。皆由肝风肾寒，乙癸同源，风寒两伤，互相致疝，邪正两实之证矣。脉数而弦，乃阴阳邪正有余，当下其寒，寒即外邪也。若紧大而迟，乃阳气虚，而阴寒邪实上逆，挟痰凝结于中，故心下坚，即当温补之法治之。但大为阳，紧为阴，是阴阳俱盛，为阳中有阴，所以紧弦，数弦，皆可下之矣。

论曰：经谓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乃血分为病也；督脉为病，少腹上冲心痛，不得前后，为冲疝者，风之为病也；邪客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者，燥淫所胜也；肝所生病，为狐疝，丈夫癫疝者，风湿流于筋也；三阳为病，发寒热，传为瘕疝，乃子母相乘之病也；足阳明筋病，痹疝，腹筋急者，湿热流筋之合病也；心脉急而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乃心移寒于小肠也；心脉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者，心移风于小肠也；肝脉滑甚，为痹疝，风之为病也；脾脉微大，为疝气，风热为病也；滑甚为痹瘕者，风入于血也；涩甚为肠痹者，脾移湿于肠也；微涩为内痹者，湿邪盛也；多下脓血者，肠澼之类也；肾脉滑甚，为癃痹者，风湿传于肾也；阳明司天，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者，燥淫所胜于肝也；而妇人无经有可征，故少腹肿痛，则为疝矣；太阴在泉者，湿流于下也；太阳在泉，皆为疝，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者，寒淫所胜也；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连睾系，属于脊者，寒胜移于腑也。以上诸条，总不出风寒六邪，侵入少腹气血，有形而为总司，《灵》、《素》尽之，本经故不再陈，而独补其脉，与风寒入于肝肾无形而痛者，为寒疝，但有表里传乘之变。如瘦人绕脐痛，乃风乘大肠之病也；腹痛脉弦而紧者，寒风乘脾也；腹中痛，及胁痛者，肝脾俱病也；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者，表里皆病也。用乌头煎，当归生姜羊肉，乌头桂枝诸汤，总属温经散邪，而为大法。又分脉数弦者，为风寒，肝肾内实而当下；脉紧大而迟者，为阳虚阴盛而当温；脉大而紧者，为阴阳邪正俱盛，阳中有阴

而寒实。疝证繁多，是非一言可尽，欲求其备，当与《内经》、《金匮》合参则备。

附　方

《外台》乌头汤　治寒疝腹中绞痛，贼风入攻五脏，拘急不得转侧，发作有时，使人阴缩，手足厥逆。方见上。风寒内入肝肾，乘侮于脾，腹中绞痛，而贼风伤于五脏，皆可致病，故谓入攻五脏。邪入于经，则拘急不得转侧，由肝脉循阴器，使人阴缩，乘郁胃气不伸，手足厥冷。故用乌头驱散脏腑风寒，恐其过燥急烈，以蜜和中而润之。

《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中恶之证，俗谓绞肠乌痧。即臭秽恶毒之气，直从口鼻入于心胸肠胃脏腑，壅塞正气不行，故心痛，腹胀，大便不通，是为实证。非似六淫侵入，而有表里虚实清浊之分。故用巴豆极热大毒峻猛之剂，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与大肠之气，使邪从后阴一扫尽除，则病得愈。若缓须臾，正气不通，营卫阴阳，机息则死，是取通则不痛之义也。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一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外台》柴胡桂枝汤　治心腹卒中痛者。

心腹卒中痛者，由风邪乘侮脾胃者多，而风气通于肝，故用柴胡、桂枝，提肝木之气，驱邪外出，白芍以疏土中之木，甘草、人参，调养脾胃之气，以半夏消痰，黄芩能清风化之热，姜、枣宣通营卫，俾微汗出而病即愈。予以此方每于四时加减，治胃脘心腹疼痛，功效如神。

柴胡四两　黄芩一两　人参一两半　半夏六枚　大枣六枚　生姜一两半　甘草一两　桂枝一两半　芍药一两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宿　食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

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方见痉。

此以脉辨宿食有虚实也。经云：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此寸口脉浮而大，乃胃气充溢之象，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即知胃中阳气过盛，营虚所致。恐津精血液，转盼涸竭，愈难开解，故当大承气汤下之矣。数为阳盛，滑为阴气有余，乃血实气壅，水谷为病。然数滑为实，当以味厚荡涤，则宿食能去，谓下之愈。

下利不欲食者，此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伤食而致下利也。骤伤宿食，停滞胃中，壅遏升降之机不转，肠中水谷不分，而下奔则利，宿食在胃，故不欲食。必当攻去宿食，利得止而即欲食，故宜大承气汤。若脉见浮洪无力，或胃家虚热禁口、不欲食者，又不可拘用此法矣。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此骤食停滞胃之上脘也。食壅上脘胸膈之间，脾气不得转输，当遵《内经》高而越之之法，用瓜蒂、香豉、赤小豆煎汤，涌吐其邪，立解矣。

瓜蒂散

瓜蒂一分，熬　赤小豆一分，煮

上二味，杵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宿食也。

此寒食伤胃之脉也。经云：气口紧盛，伤于食。此转索无常，即紧脉见于右手之寸关也。然胃虚气弱，寒食伤之，壅逆营卫阴阳，邪正相搏，脉如转索无常为紧，知伤宿食。若非

寒食，则是胃受寒邪而致宿食也。

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此外感风寒，以致宿食也。寒邪伤表，表里营卫气郁不行，以致未病先食之物，停搁而不传化，曰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不必消食，但行解表散邪，食自化矣。尝见时流，一遇感冒，不别证之表里，胃之虚实，发表剂中，杂投消导，先虚胃气，邪陷致剧，病死不救。曷胜悲夫！

论曰：饮食于胃，全赖胃气充和，脾营纯粹，则无停搁之患。若伤脾胃气血津液，而食不传化，则病宿食矣。所以《金匮》以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微而涩，乃辨气盛血虚之诊，脉数而滑，血实气壅之征，一实一虚，而示气血虚实、致病之因也。脉紧、转索无常，乃寒食伤于胃。下利不欲食者，因食而致利。宿食在上脘者，邪实于上也。然宿食在胃则一，当分气血虚实，寒热表里上下，而为治病之常。但脉紧头痛，是因风寒郁遏表气，以致内食不行，不可与宿食同论。本经虽有承气、瓜蒂吐下诸法，若稍涉虚者，必以补卫养营而兼化滞，则圆机在我，慎勿胶柱鼓瑟而治病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一

清　璩季　沈明宗目南编注

五脏风寒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

此言风寒中脏之证，补《灵》、《素》之不足也。肺与大肠为表里，风中于肺，相连大肠之气亦逆，而大肠失津，逆则津液不能上供于口，故口燥，肺气壅逆则喘。风主上行，又主掉眩，上盛下虚，故身运而重。气郁不行，冒而肿胀也。

肺中寒，吐浊涕。

此寒凝津液之病也。肺脏属凉，寒中于肺，以寒从凉，肺气敛而壅逆，通调失职，津液不布，化为浊涕而吐也。

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经云：厌厌聂聂，如落榆荚，上下轻浮而软，为肺平。此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是有浮上之气，而无下翕之阴，阳无阴摄而离散，即经谓如风吹毛，曰肺死。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

肝脉上循督脉，会于巅，开窍于目，风入于肝，其性上摇，故头目瞤。邪正相搏，则两胁痛。伛者，伛偻之状也，肝主筋，而膝为筋之府，肝脏受邪，精不输于筋膝，筋枯不伸，故行常伛。木盛乘吸胃中津液，胃虚求救，令人嗜甘也。

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

此肝受微寒，与秋燥同治也。肝受寒邪乘脾，脾郁则肺气亦郁不升，所以两臂不举。肝脉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挟舌本，邪郁经隧，津不至喉，则舌本燥。然肝郁，则胆气不伸，故喜太息。母邪上逆于心，则胸中痛。肝之经络自病，所以不得转侧。木郁，无暇疏通稼上，则胃不受食，食则吐。母邪临子，故汗出也。

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肝属木而主温，其脏藏血。经谓微弦、轻虚而滑，为肝平。此见浮之弱，是阳气不足，阴邪有余也。微阳不能鼓动于脉，故按之如索不来，乃阳虚不能前导，努力奔挣，为曲如蛇行，即经谓新张弓弦，曰肝死。

肝着，其人常欲蹈恐是搯字。**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此肝邪痹于血分也。气分受邪，而传于血，血涩不利而痹，谓之肝着，如胸痹之类。第胸痹，是上焦阳虚受寒，此肝虚受风，较之胸痹痛而不甚也。肝脉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邪气随经注逆胸膈，营卫不利，郁闷胀疼，常欲蹈其胸上，以舒痹着。然其邪乃举止有时，或阳明燥胜而发，或厥阴风胜则息，故曰先未苦时，即将发未发之时，邪欲凌胃，所以但欲饮热，助其胸胃之阳，冲开肝着之气，则痛胀少疏。经谓厥阴之胜，胃寓如寒之义也。故用旋覆花，咸温软坚散结，以葱助其驱风，而下饮逆，新降引入血分，宣血，俾血行则风火，着自开矣。

心为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

此心之经络受风也。心为君火，风中经络，风火相煽，邪向于表，则翕翕发热。翕翕

者，若短羽之鸟，几几而热也。心为一身之主，病则主不明，十二官危，故不能起。风火合扰于胃，则心中饥。子母气逆，食即呕吐矣。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此经络受寒也。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若邪中心，则为真心痛，顷刻而死矣。此微寒客于经络，内郁心火，胸中嘈搅麻辣为苦，故喻心如啖蒜状。剧者，邪气盛而郁搏为痛，经俞相引，所以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即经谓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其俞注于心，相引而痛也。若缓者，邪正缠绵而不痛，譬如虫注，绵绵不绝矣。脉浮者，乃受风邪所致，风欲上出，而非郁，所以自吐，即邪去乃愈。

心伤者，其人劳倦伤，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此辨心气内伤多而风寒少也。心伤则主不明，十二官危，故人劳倦。心既受伤，神气不摄，火反上升，故头面赤而下重，内郁则心中痛而自烦。然心虚则火越于外，所以发热。心虚不治，水欲上凌，故当脐跳。子盗母气，其脉见弦，乃心脏受伤所致也。

心死脏，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心主脉，而气为阳，血为阴，气血流利，脉亦润泽，则心无病。经谓如循琅玕，曰心平，此浮之实如麻豆，乃失润泽之气，纯是狂阳躁急。按之益躁疾者，阴乘急烈无抵，阴阳俱盛，正气败绝，所以主死。

邪哭忍是人字。**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颠，阳气衰者为狂。**

此明颠狂同属于心，但有气血之分也。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但气为阳，血为阴，气血虚而六淫感人，则为癫狂。或无外邪侵入，即是他脏之气，厥逆乘心亦能为病，所以总谓邪入，使魂魄不安。

心主血，而血气少者，皆属心虚。若心气虚，则神识不敛，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因心之血虚，而阳神不守散越故耳。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虚者受邪。若心阴之虚，他脏之阴，乘于血分，阴凝气滞，厥逆气喘，胸中仆痰涎，神识昏冒，所谓阴气衰者为癫，即重阴而为颠痫是也。若心阳之虚，为他脏之阳，乘于气分，阳邪炽盛，暴烈躁急，逾垣上屋，妄言骂詈，所谓阳气衰者为狂，即重阳者为狂是矣。

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

此子虚就母为病也。火土而为子母，贼邪伤脾，子邪乘母，故翕翕发热。夫脾主四肢，而又主困，风入于脾，气郁不行，四肢怠惰，故形如醉人。然外风内湿相合，气滞于内，则腹中烦重。气虚不达于肌肉，皮目则瞤瞤。母病子虚，肺金无赖，故短气也。

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论》曰：此五脏中风中寒之中字，须要看得活变，即小邪中里，四时感冒，脏受风寒，本经自病现证而言，毋作风痱中风之谓也。但脾中寒，肾中风、中寒，乃因脱简，无文可补，予拟《伤寒论》中太阴自利不渴而补为寒，少阴黄连阿胶汤证补为中风，通脉四逆汤证补为中寒，不识以为何如？

经谓和柔相离，如鸡践地。应不浮不沉，不疾不迟，为脾之平脉。若浮之大坚，是阳邪过强，按如覆杯，阴邪亦盛，经谓重强是矣。洁洁状如摇者，乃邪盛正虚，阴阳奔迫，欲脱之象，即经谓锐坚曰脾死。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此诊趺阳，则知胃腑与脏病也。浮属胃阳邪盛，为胃气强，涩属脾阴血虚，而津液不足，脾胃受邪，下逼膀胱，故小便数。然脾血既衰，

阳气过盛，约束胃中津液，不濡肠间，为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因脾约束，胃津不濡，故口其脾为约。所以麻仁、芍药，生养脾血，而润肠胃之燥，大黄、枳、朴、杏仁，下气宣行阴分之结，因阴虚津涸，不宜峻涤，故以丸药缓攻耳。

麻仁丸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大黄一斤，去皮　枳实一斤，炙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上六味，末之，炼蜜和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干苓术汤主之。

此寒湿浸淫肾之经络病也。腰为肾府，寒湿浸淫于腰，痹着肾之经络，气血不得转运，故身体重。下连带脉，则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名曰肾着。而脏腑胸腹之里无病，所以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肾部，躯壳受邪也。此因身劳汗出，得之衣里冷湿，而湿为阴邪，痹于下焦，阳郁不得轻跷，邪应于外，则腰以下冷痛，内应则腹重如带五千钱。以甘术姜苓，温经健脾导湿，而清其源，则不治肾而着自愈矣。

甘姜苓术汤

甘草二两　白术二两　干姜四两　茯苓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腰中即温。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者死。

肾以精血为体，脉宜沈实而滑，反见浮坚，乃阴水全亏，阳泛于上也。按之乱如转丸，则阴阳邪正奔迫，将欲散脱矣。益下入尺者，阴绝阳陷不至，以故主死。

问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谓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须治，久则愈。

此上下二焦病，从中焦后天而致也。经云：上焦如雾，下焦如渎，中焦如沤。沤者就如水之与泡相连为一，诚有阴阳之分，而泡为阳，水为阴，泡之下，水之上，即是中焦，分出上下二焦，阴阳平半矣。经谓食入于胃，长气于阳，故上焦之气，全赖中焦胃气冲和，则能生长上下二焦之气，曰上焦受中焦气。若中焦胃病，阴阳未和，不能消谷，而长气于上焦，浊邪反冲于心，心不受邪，故能噫耳。若胃中浊湿下流肾间，胃关不阖，不能自禁制，遗溺失便矣。所以不须治其上下二焦，须调中焦，以待气和，则二焦之病自愈。若果属上下二焦自病，何云不须治耶！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此分上中下三部治病也。心肺居上为上焦，邪热在上，势必刑金，肺热叶焦，因咳而为肺痿。夫中焦乃脾胃所主，邪热在中，与燥屎痰饮相结，而成痞、满、消瘅、鼓胀之类，谓之坚也。盖下焦肝肾膀胱大小肠所主之处，或肾水虚衰，热陷下焦，则尿血、淋闭不通，或大肠受寒，传道失职，水谷混杂不分，而为鹜溏，鹜乃鸭也，盖鸭乃一生无干粪，水屑相杂，故为鹜溏。若热邪陷于大肠，蒸腐津液，化而为脓，故便肠垢。或小肠受寒，寒凝血滞，而血不归经，主下重、便血。有热者，湿热流于大肠，而注于肛，肛受湿热，故必痔也。

积　聚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槩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槩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槩气。

此腹中痛疾，大概有三：曰积，曰聚，曰槩

气也。仲景自下注曰：积者，脏病，积因风寒等凝感于脏阴，并挟痰饮气血，凝结成块，粘着一处，故终不移，而为积，难治也。聚者，腑受六淫，邪正搏聚，隐伏不定，随气流动，发作有时，展转痛移，无形相依，为聚，故为可治。聚气者，由于胃气不充，食入于胃，清浊不分，凝积胁下成块，邪正相搏而痛，以手按之，气散则愈，手起，邪气复聚，而复痛，是为谷气之验也。

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此积脉分部位而定治也。外感风寒，与痰饮凝结脏气成积，而脏真之气，不充于经，脉则来细。积气沉郁于内，故附骨也。然积之一证，非尽有形，或六淫之气，侵入于内，不挟痰食，附于空处，亦可为积。尝见积聚之脉，有沉、迟、紧、缓、滑、涩、弦、数，又当以寒热虚实之别，不尽细而附骨也。盖寸口主上，经谓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脉见于寸，积在胸中。微出寸口，即寸上微出分许，积在喉中。关上乃阴阳之界，所以积在脐旁，关前主阳，而上关上，故在心下。微下关，乃交于阴，积在少腹。而尺居纯阴之位，积在气冲。然脉出左手，气应于左，积居在左；脉出右手，气应于右，积居在右；脉出两手，乃营卫气血交会于中，虚而受邪，故积在中央。若见左、右、中央、上、下之积，即当以其部位而处治也。盖《灵》、《素》有痃癖、肠覃、伏梁、息奔、肥气、奔豚，痞块、名状悉具，仲景不复重出，但补其脉耳。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二

清　楝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痰　饮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此以四饮为饮病之大纲也。痰饮起于胃中，溢出胃外，上下左右，脏腑表里，随其虚处受病。非仅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可尽其名，所以下出诸条而互明也。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此四饮之由，而兼证也。四饮虽殊，其源同出于胃，《内经》总谓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又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如是则津液布于周身，气血充于肌肉，而无痰病矣。脾虚失其常度，而脾不散精，肺不通调，水精不布，津液水饮化为痰饮，则五脏失受胃济，真气不充于肌肉，所以其人素盛今瘦。若痰饮从胃下流于肠，如水走肠间，沥沥有声，经谓溢入于肠也。饮后水流在胁下者，乃饮积于胃，腠理不密，如汗粟粟，横溢胃外，流于胁下，而为悬饮，悬饮者，犹物悬挂其处之义也。胁乃阴阳之道路，悬饮阻抑往来之气，咳则气吸吊动于胁，咳唾则引痛矣。盖脾肺之气不能转运，饮水流行，泛于四肢皮肤肌肉之间，即当汗出而愈。设不汗出，凝逆经隧，身体疼重而为溢饮，经谓溢入肌皮是也。若溢出于胃，从下注上，贮于胸膈之间，壅遏肺气上逆，而内则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外应皮毛，肺气壅而不行，则如肿，故为支饮也。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

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

水在脾，少气身重。

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

水在肾，心下悸。

此邪气壅逆致饮也。饮之为病，《内经》但言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仲景推广其义，曰肠间，曰胁下，曰四支，曰胸膈，及于五脏，要知各随虚处现证，无所不至矣。或谓脾气不运，津液化为痰饮，但言其常。有五脏气虚，邪袭成痰，言其变也。若包络膻中，宗气虚，而痰饮随虚上溢，贮于胸中，或邪实不宣，抑郁心火，火不能降，水欲上凌而不能升，水火相持，故心下坚筑，如痞气之类。阻抑呼吸不利，则短气。第水为心贼，故恶而不欲饮也。肺主呼吸，行营卫而布津液，虚则通调失职，水饮反溢于肺，实则气壅不宣，津化为痰，随气上溢，故吐涎沫，涎沫去而肺热虚燥，故欲饮水而润之。脾具乾健之阳，为生化之源，与胃行其津液，虚则水饮不行，反积在脾，实则痰壅，而脾气不运，五脏无赖，则少气，阴湿滞而阳气郁，故身重也。肝经布于两胁，与胆为表里，肝虚则胆亦虚，东方生气不升，津化为饮，反流胁下，实则生气不升，痰阻经隧，胁下支满，然嘿则气促于胸，故痛也。肾为胃关，相火寄之而为决渎，肾气虚实，关门皆致不利，饮反流肾，肾阴盛而欲上凌心，君主不宁，心下悸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

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此三条互明饮随虚处而入也。心下即胸膈之间也，背为胸之府，全赖宗气宣布，令胸

旷中若太虚。其或气虚，则心下之留饮，溢于胸中，偏着于背，阻抑肾督二脉不升，则胸背不温，故背寒冷如掌大。饮流胁下，郁遏厥阴，经气不宣，故痛引缺盆。然咳嗽则气往上提，提通缺盆胁下之气，则辄已。此复补悬饮之未备耳。饮留胸中，偏阻肺之呼吸不利，其人则短气。心火不能下降，而反上灼喉舌，则渴。壅逆肺之治节，周身气不宣行，痰饮横流于四肢关节，为历节痛。此明支饮，甚则变为溢饮矣。盖留饮，乃气郁水积，故谓脉沉者，有留饮也。

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眴剧，必有伏饮。

此伏饮招邪发病也。肺与膀胱为子母，其气呼吸相通。然太阳之气上贯于胸膈，太阴之气下达于膀胱，二气不利，则饮留胸膈，以致阳腠不密，内饮而招外邪袭入，内外合邪，壅逆肺气，则膈上病痰满喘咳，但膀胱外受其邪，发则吐而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而招邪发病，乃因痰湿阴胜而致卫阳气泄，所以其人振振身眴剧，故曰：必有伏饮。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虚。脉偏弦者，饮也。

此外感停水成饮也。邪热乘脾，脾肺困极，故饮水多。转输失职，则水停心下。入脾射肺，必暴喘满。脾虚胃热，则食少饮多。甚者，气弱不化，反挟肾阴凌心，则悸。微者，但阻肺气不利，而为短气。盖水停由于大下伤脾，阳不运化，以致水泛木浮，故脉双弦。弦者，减也，乃胃阳气减，故为寒也。如双弦之脉，非不属饮，乃伤脾阳，水泛于脾，当救阳气为急，故不言饮而言寒。偏弦乃属木火炽旺，火炎土燥而生热痰，即当平肝逐饮，故谓饮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

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此明肺饮、支饮，脉不弦也。痰饮之源，由于木盛制脾，不与胃行津液，化而为饮，故脉见弦。此因肺气自伤，通调失职，不能布散津液，化为痰饮，存贮胸膈，阻抑呼吸，肺气不得升降，苦喘短气。不因木旺乘脾致饮，故脉不弦，乃指水在肺之脉也。支饮，因上焦宗气虚，而脾土不温，津液化为痰饮，随虚上溢胸中，壅逆宗肺，胃气不得升降，喘不能卧，而加短气。亦不由木邪乘土，故脉平而不弦，即水在心是也。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此言痰饮属阴，当用温药也。脾失健运，水湿酿成痰饮，其性属湿而为阴邪，仲景阐发岁土太过，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之旨，故当温药和之，即助阳而胜脾湿，俾阳运化，湿自除矣。

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此出支饮之方也。心下痰饮，由于清阳不运，肝肾之阴，反溢于上，津液化痰，贮于胸膈，则胸胁支满，目眩。方用桂枝辛温，和营卫而通阳气，甘草、白术，健脾燥湿，而治风眩，水湿同类，所以茯苓泻肾，而伐痰饮之源。故方后云：服之小便则利。

苓桂术甘汤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此治微饮出方也。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若心肺阳虚不运，微饮蓄于心下，呼气不得归源而短气者，用苓、桂通阳渗湿，术、甘培脾转运输渗，微饮自从小便而去。盖少阴为枢，肝肾阳虚，开阖失职，水饮下流于肾，阻抑吸气，不归于肾而短气者，当以肾气丸，益火之源，俾阳机健运，开合有权，清浊分而微饮自从小便而去，故肾气丸亦主之，即水在肾之正方也。要知苓桂术甘，治脾虚水泛为的，肾气丸，阴阳开合有权，乃治肾虚湿淫，此为二大法门也。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此伏饮之方也。留饮壅积心下，阴霾阳郁，以致营卫不利，经隧不通，脉则伏矣。然阳气虽被阴邪所困，或时努力伸舒，伏饮无所容聚，故欲自利，而利去痰饮，心胸即觉反快。第阳气偶得伸舒而自利，然终不能恒敌其阴，所以留饮虽去，而不能尽除，仍复心下续坚满。故当乘其阳气转动之机，以半夏涤饮，芍药收阴。但甘草与甘遂相反，用之何也？盖痰饮结伏，心下坚满，所以借其反乱之势，而居掇正之功，努力分争，俾伏饮无地可容，划尽坚垒之根，胸中即得太虚之旷，可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恐急烈太骤，致伤真气，以蜜和之，而制其毒。

甘遂半夏汤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一本无。

上四味，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脉浮而细滑，伤饮。

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此饮脉有寒热、表里之分也。津液化饮而不化血，经脉无济，故脉浮细滑。盖滑属阴气有余，而为水象，见浮细之中而带滑，为伤饮也。脉弦数者，木火过盛，土郁不伸，水湿不流，化而为饮，饮乃属阴，故为寒饮。若冬月脉应沈静，而反弦数，夏月阳气旺而反得水湿之饮，脉证与时相违，曰冬夏难治。沈为水郁于里，弦主卫气不行，津液凝滞，化而为饮，流注胁下，故为悬饮。饮阻阴阳道路之气不宣，则内痛也。是以十枣调固脾胃，而运水湿，大戟、芫花、甘遂，共逐脏腑经络之痰饮。俾饮去则元气自复，所以不畏其峻，即水在肝之主方也。

十枣汤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之后，糜粥自养。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此出溢饮之方也。溢饮者，风寒伤于胸膈，表里气郁不宣，则饮水流行，归于四肢，皮肤肿满，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此表里风寒两伤。偏于表寒多者，故以麻桂二汤去芍药，加石膏，为大青龙，并驱表里之邪，石膏以清风化之热，使阳气通而邪从汗解，饮从下渗。或因寒邪而偏伤于内，脾胃气逆，痰饮溢出驱壳肌肉之间，浮肿疼重者，当以小青龙汤，逐痰解表，使内外之饮，无地可容，故小青龙汤亦主之。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

麻黄三两，去节　甘草三两，炙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半夏半升　细辛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沈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此风寒并举而出治法也。风寒入内，阻遏脾肺之气，津液不行，化为痰饮，凝塞胸膈，射肺则喘满，寒凝心下而为痞坚。肾邪上应，其色黑，即鼻头色微黑，有水气之义也。所以甚

者，面色黧黑，其脉沈紧者，乃寒入于营之脉，邪机内向，所以吐下之而不愈。而医者不识风寒两邪，单用木防己汤。然而防己味辛气温，能散留饮结气，又主肺气喘满，石膏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气喘急，而清风化之热，人参消膈饮，而补心肺不足，以桂枝辛热，通血脉，开结气，而驱风，此但治其风，若风邪寒逆气分者，服之风去即愈，谓虚者即愈。若挟寒邪入于血分，深连下焦，第风去而寒实未除，虽愈，故三日复发，所以复与木防己汤而病不愈，故就以此汤去石膏气分之药，加芒硝入阴以开痰结，驱逐病根，茯苓以伐肾邪，兼泻心下之痞耳。

木防己汤

木防己三两　石膏鸡子大，十二枚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

木防己二两　桂枝二两　茯苓四两　人参四两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此即水在心之主方也。心脾阳气不振，津液水湿，混化为饮，上溢胸膈，隔火上焰，故苦冒，水流入肝，则眩也。所以白术健脾燥湿，使水不聚化痰而上逆，泽泻味咸入肾，以泻水饮之源，俾支饮去而眩冒自止。

泽泻汤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此胸满，上焦病也。厚朴大黄，即小承气汤，原为疏涤伤寒气分无形热结而设，此支饮胸满，性属浊阴而溢上焦，当以温药和之，设误以小承气中焦寒润之药，而治上焦之满，则诛伐无过，增害不浅。或因外感热邪，传于胃腑，燥烁津液，饮水过多而成支饮胸满，用之通其热结，俾支饮自化。若脉双弦，又不可用。

予窃思非仲景本意，编书者误也。

厚朴大黄汤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方见肺痈中。

此支饮偏溢于肺也。支饮贮灌胸膈，上注于肺，气逆则呼吸难以通彻，故不得息。然急则治标，所以大枣养胃和中，葶苈以泻肺实，俾肺气通调，脾得转输，则支饮下渗，即水在肺之方也。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先呕却渴，此为欲解。若呕而不渴，则有寒饮在膈间作呕，故不渴也。与小半夏汤以散之。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半夏消痰饮，生姜下逆气，气下饮消，其呕自止。并主诸呕吐，谷不得下。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即用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主之。

痰饮留于中则腹满。水谷入于胃，但为痰饮，而不为津液，故口舌干燥也，上证曰水走肠间，沥沥有声，故谓之痰饮。此肠间有水气，亦与水饮不殊，故用此汤，以分消水饮。

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熬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若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此水气在小肠也。防己、椒目导饮于前，清者得从小便而出。大黄、葶苈推饮于后，浊者得从大便而下也。此前后分消，则腹满减而水饮行，脾气转而津液生矣。若渴则其于口舌干燥，加芒硝佐诸药，以下腹满而救脾土。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半夏

加茯苓汤主之。

于前小半夏汤方，加茯苓二两。半夏用以去水，生姜用以止呕，茯苓用以利水，三味相将，止呕而治水饮，则眩悸自止。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肾邪凌心，则心下悸，自病则脐下悸。假令羸弱之人，肾气素虚，肾主水，虚则水饮从而客之，则筑筑然作悸也。夫子病及母，水寒射肺，泛溢上焦，则清道不利，膈间为浊，是以吐涎沫而癫眩也。与五苓散，以散水饮之方也。

五苓散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术三分　桂枝三分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论曰：痰乃邪郁气逆，津液所化，饮因邪郁外水，内蓄而成，二者之质虽别，其治则一也。经谓溢饮者，渴暴多饮，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一言包括，妙义无穷。而《金匮》推广其义，曰四饮，曰五脏，曰背寒冷如掌大，胁下痛引缺盆，四肢历节痛，吐发寒热，背痛腰疼，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胸胁支满目眩，种种诸证，皆从胃中一源流出，但标现不同，故立苓桂术甘汤、肾气丸温药，以治寒邪致饮之本，甘遂半夏汤反剂，以治伏饮之标，十枣汤峻剂，以治悬饮内僻，大小青龙汤，以治风邪而致饮溢于表，木防己汤凉剂，宣治风寒两感之热饮，泽泻汤渗剂，以治胃眩气虚之饮，厚朴大黄汤下剂，以治热结之停饮，葶苈大枣汤泻剂，以治痰实于肺，小半夏汤润剂，以治饮停上逆而呕，己椒苈黄丸通剂，以治肠间之饮，小半夏加茯苓平剂，以治呕痞眩悸，五苓散渗剂，专治下焦肾气郁闭之饮，而仲景以慧光普照，周遍表里脏腑上下气血虚实寒热诸法，示人临证，虽证变无穷，自能方变无穷。若以成方疗病，诚百病未有一二相恰其毂。当参方论之意，不可执用方论之方。凡病皆然，则为良工。

附　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脾虚不与胃行津液，水蓄为饮，贮于胸膈之间，满而上溢，故自吐出水后，邪去正虚，虚气上逆，满而不能食也。所以参、术大健脾气，使新饮不聚，姜、橘、枳实，以驱胃家未尽之饮，且消痰气，令能食耳。

茯苓三两　人参三两　白术三两　枳实三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咳嗽 此与肺胀、痈、痿之咳嗽不同，而肺胀、痈、痿乃陡起之证，此因饮蓄相搏而咳，所以另立一门也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此当与前膈上病痰满、喘咳之条参看，则合《金匮》之意。然列咳嗽于痰饮之后，乃因痰饮致咳而立言也。盖久咳数岁，是非虚劳咳嗽，乃脾肺素本不足，肺气滞而不利，津化为饮，上溢胸中肺叶空窍之处，即支饮、伏饮之类。内之伏饮相招风寒袭入，内外合邪而发，世谓痰火，屡屡举发者是矣。然久咳必是邪正两衰，其脉故弱，脉证相应，故为可治。实大数者，邪热炽盛，阴气大亏，甚者必造于亡，故主死也。脉虚者，乃上焦膻中宗气不布，痰饮浊阴，上溢胸中，气逆上冲，所以苦冒。冒者，瞑瞑黑花昏晕之类。因其人本有支饮，存蓄胸中，则当治其支饮，而咳自宁，故治属饮家。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方见痰饮门。

此悬饮脉弦致咳，当治水也。木盛则脉弦，乘脾则致饮不消，为有水，水饮射肺则咳。因水致咳，故以十枣安和脾胃，大戟、芫花峻

逐停蓄之水，俾水去则土强，而咳自止。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

此支饮而咳，当救阳也。上焦，乃清阳主之，阳微，则支饮上溢胸鬲膻中，抑郁心火不得下通，反淫于肺，则咳、烦、胸中痛。饮拒胸间，清阳气乱，阳伤阴盛，故当卒死。其或阳气未至败绝，而不卒死。或至百日，或一岁，势必阴邪击剥阳气散脱则死。故用十枣汤，急逐其邪，俾阳得攸宁，则咳烦自止，未必尽至于死也。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方见痰饮中。

此表里合邪之治也。肺主声，变动为咳，胸中素积支饮，招邪内入，壅逆肺气，则咳逆、倚息、不得卧，是形容喘逆，不能撑持体躯，难舒呼吸之状也。故用小青龙之麻、桂、甘草，开发腠理，以驱外邪，从表而出，半夏、细辛，温散内伏之风寒，而逐痰饮下行，干姜温肺行阳，而散里寒，五味、白芍，以收肺气之逆，使表风内饮，一齐而解。此乃寒风挟饮咳嗽之主方也。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沈，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冲气。

此下皆服小青龙汤，外邪解而里饮未除，扰动内阳之变也。表邪虽退，内饮未消，拒格胸间，心火不得下达，反刑肺金，则多唾口燥，犹如肺痿之类也。但饮为阴邪，而内僻，则阳气衰微，故寸脉沈。下焦阳微，故尺脉微，而手足厥逆。因服青龙散剂，扰乱下焦虚阳，即随冲任之脉，厥而上行，故气从少腹上冲胸咽，至于手足痹而不用。真阳以挟胃热上冲，其面翕热如醉状。冲气复反下流阴股，不归肾间而行决渎，故小便难。冲气往返，扰动胸中留饮，则时复冒。故易桂苓，以逐冲气归源，五味收敛肺气之逆，甘草安和脾胃，不使虚阳上浮，此乃救逆之变方也。

桂苓五味甘草汤

桂枝四两，去皮　茯苓四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此冲气低而更咳之方也。肺中伏匿之寒，为饮所滞而未散，故服茯苓、桂、甘、五味。冲气虽低，而更咳胸满，所以去走表之桂枝，加干姜、细辛，气雄纯阳，入肺散寒而治咳满。

去桂加姜辛汤

茯苓四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两　干姜三两　细辛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

此支饮内蓄而复发也，咳满即止，肺之风寒已去，而更发渴，冲气复发者，饮滞外邪，留于胸膈未除也，即以细辛、干姜热药推之。若无痰饮内蓄，而服细辛、干姜热药，助其燥热，应当遂渴，而渴反止者，是内饮上溢喉间，浸润燥热，故不作渴，但阻胸中阳气，反逆上行而冒。然冒家，阳气上逆，饮亦随之而上，故冒者必呕。呕者，于前去桂茯苓五味甘草汤，复内半夏，消去其水，呕即止矣。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细辛二两　干姜二两　半夏半升　五味子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此肺虚，皮肤致肿也。服前药，水去呕止。

屡因冲气奔逆伤肺，通调失职，肌表气滞不行，其人形肿，遂于茯苓去桂五味甘草汤，加杏仁，利肺气而退其肿。然此肿，与无水虚肿为气水同义，当用青龙汤汗散，故曰其证应内麻黄。但冲气数扰伤阴，病因屡变，表气虚弱，厥逆痹而不仁，所以叮咛不可内之。若逆而内之，则阳气解散，必为厥矣。此痹而不仁，因血虚气滞，阳无所附，汗则无阴可伤，反伤阳气，谓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子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此扰真阳、动挟胃热之治也。足阳明经络，循面入鼻颏交，胃素积热，冲气扰动，上冲于面，故而热如醉。即于茯苓五味甘草汤，少加大黄，微微润下，以泄胃火之逆。然虽寒热并行，各自为功，而不相悖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此渴呕分先后而辨证也。水停心下，拒格心火，灼干喉舌，为先渴。然渴必欲饮，饮入于内，新旧之水，并聚于膈，势必上逆而出，故为后呕。则为水停心下，因饮致呕，为属饮家。当治其饮，不必治呕。故以半夏、茯苓涤饮，生姜止呕而下逆也。

论曰：经谓邪气在肺，则令人咳。又有五脏之邪，各传与肺而咳，若脏邪不已，则移于六腑之咳，虽有外内合邪，总皆属于肺也。《金匮》推广其义，补示邪因痰入，咳为痰兴，而分表里虚实，立法施治。故悬饮久咳脉弦，用十枣攻痰，小青龙两解外风内饮之咳，然服小青龙汤发散之剂，扰动下焦虚阳，上冲诸变，则用茯苓、桂枝、五味、甘草，以收冲气之逆，去桂加干姜，温治伏寒，加半夏，治挟支饮之咳呕，加杏仁，以退肺气之肿，加大黄，治胃火上逆熏面之热。此皆六淫而挟内蓄痰饮，阴阳气血虚实进退之治。然治咳最难，务须委曲搜求，当辨外感内伤，庶无悖谬。此因痰饮致咳立言，当与肺痈、肺痿、肺胀参合则备。然有内伤阴虚阳盛，吐血咳嗽，是属虚劳标证，当以甘药调之，所以仲景不与风寒并论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三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消 渴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

此《伤寒论》中，邪传厥阴纵横为病也。邪居厥阴，木邪挟火，纵横无忌，乘吸胃中津液，兼耗肾水，上渴下消，故饮水多而小便少，谓之消渴。而水火通气，邪逆于心，则心中疼热，拒格胃气不伸，则饥不欲食，邪机上向而气逆，食即吐矣。木邪盛而上气必衰，若施下法，乃诛伐无过，徒伤胃气。木邪肆逼胃中水谷下奔，则利不止。盖引厥阴经文，而彰著杂证消渴者，何也？乃因木挟火邪，消耗胃中津液是同。然尝见消渴，舌上黑胎眼瞎而死者，要知水绝木枯自焚而灭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为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此明营卫两虚，而成消渴也。寸口主气，先因营气竭，而后致卫虚不敛，故寸口脉浮，是不因风而浮也，营气竭而卫不独行，则脉迟不因虚寒而迟也。此乃火炽营虚，曰浮即为虚，劳伤营气，卫气行滞，曰迟即为劳。互相言之，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正明营卫皆虚致病。此虽营卫两竭，五脏皆虚，而惟肾精更为不足，木火无制，乘吸胃中津液枯燥，故趺阳脉浮而数。然浮脉属阳主气，曰浮即为气。数脉为热，热即烁胃而能消谷，消烁不已，热结于中，则为大坚。而气盛逼迫，邪陷前阴则溲数。若溲数，则肠胃热结愈坚，津液愈竭，故曰坚数相搏，即为消渴。此叮咛营竭卫虚，治当调和营卫，养阴配阳，毋以过伐卫气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此肾精不足，为下消也。男子两字，是指房劳伤肾，火旺水亏而成消渴，清彻底蕴，精妙极矣。盖肾中真水虚衰，相火无制，胃关大开，但有消阴之势，而无摄木之能，挟木乘胃，逼迫水饮，直从膀胱溺出而无抵止，故渴而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并及胃肾津血液，尽皆消耗。然肾虚则相火散烂不收，故用六味丸，滋起肾水，俾阳气根于阴水，桂、附收摄元阳入肾，蒸腾肾水，而制中上二焦之火。真乃取坎填离，以启黄庭之秘，俾心相不致燎原，则消渴止矣。

渴欲饮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方见中暍门。

此气分之渴而出方也。渴欲饮水，口干燥者，乃上焦肺胃之气热盛，津液枯涸。故以人参、粳米补养肺胃之元，石膏、知母专清风临肺胃之热，而生津液，甘草以和中气。盖此伤寒阳明证的药，而消渴用之者，病同肺胃气热津枯，则一也。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此伤寒外邪传里，坚固不散，则渴欲饮水不止。是以文蛤味咸，软坚而润燥除热，取用一味，专力而已。

文蛤散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方见痰饮中。

此非真消渴也。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是伤寒经邪传入膀胱腑热，连及肺之上源亦热，故外有微热，而内为消渴，是以五苓散洁净腑而发汗，两解经腑之邪，则不治渴而渴自止。若内伤消渴，岂有发汗之理哉。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方见卷首中。

此亦非真消渴也。伤寒，太阳、阳明热邪未清，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胃热下流，则小便不利。故以猪苓汤导热滋干，而驱胃邪下出也。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此亦非真消渴也。伤寒，太阳腑热入胃，渴欲饮水，里邪拒格，所入之水则吐，名曰水逆。然太阳、阳明经腑之邪未解，所以桂枝解表，合四苓而泻腑邪也。以上四条，编书者误入。

论曰：经谓二阳结，谓之消者，胃为受病之总司，第有内伤外感、消谷消水之分也。又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传为风消，心移热于肺，为膈消，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者，乃受外邪而致消也。使外邪去而不治渴，则渴自愈。谓心肝脾肺肾之脉，微小为消瘅，五脏柔脆，善病消瘅，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胃移热于胆，曰食亦消瘅，肥贵人，膏粱之疾者，皆由内伤营卫，质弱所致，须养营调卫之治也。《金匮》补拈厥阴消渴，气上冲心者，乃木盛土衰，虽因外邪所致，而内损则一也。又谓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则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数为消谷，乃内伤营卫而血虚，气盛化火，故消水谷。又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乃伤肾阴，相火炽盛，而为下消矣。然观《内经》、《金匮》，皆由木火旺而金水衰，胃中营虚受热，而为总司。当须济水之主，以镇阳光，更以先后二天阴阳参治为善。

小便不利淋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此言砂石淋也。小便滴沥艰出，痛苦难忍，谓之淋。但淋者，乃胃中湿热流于膀胱，气滞而津液不行所致。然阴虚火炽，湿热与津精凝结，互蒸如石，曰小便如粟状。若热在下焦血分，则为尿血，气分则淋闭不通。然火郁气闭，反从膀胱上逆于小肠，故小腹弦急，痛引脐中也。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大便即坚，小便即数。

此明胃中湿热，非为消谷，即为便数也。趺阳脉数，则为胃热，胃热必伤津液，则当上为消谷引饮，下为大便必坚。然不消谷便坚，乃胃邪下流，偏渗膀胱，气化急速，故小便数也。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渴，用栝蒌瞿麦丸主之。

此言胃中寒湿下流为病也。寒湿下流，抑郁膀胱之气不化，则小便不利，为有水气。然寒湿壅于下，真气反逆肺胃，化而为热，则渴。故用括蒌根专清浮上之热，薯蓣健脾而燥胃湿，瞿麦、茯苓通利膀胱宿水，以附子驱寒，行阳化气而为向导，俾小便利而水即除矣。盖本经肿论腰已下肿者，当利其小便，而不见其方，观此方后云：小便利，腹中温为知，似乎在于水肿、腹冷、小便不利之方，想编书者误入，俟高明细详用之。

栝蒌瞿麦丸

薯蓣三两　栝蒌根二两　瞿麦一两　附子一枚，炮　茯苓三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为丸，梧子大，饮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和。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此风热下郁之方也。风热壅于下焦气分，郁化为火，非凉滑之药，则邪不除，故用蒲席烧灰，因其质轻气薄，而生水泽，同滑石，能通诸窍，利小便，而除湿热也。若湿热在于血分，当以白鱼鲞开胃下气，善利水湿。盖发乃血之余，以此引滑石、白鱼入阴而利小便，除其湿热也。夫湿热壅于膀胱，则为淋，然伤腑，未有不伤于脏者，故用白术健脾，茯苓渗湿，不使下流入肾为病，以戎盐养水软坚，而除阴火。故二汤并主之。

蒲灰散

蒲灰半斤　滑石一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

滑石一斤　乱发一斤，烧　白鱼一斤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

茯苓半斤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盐再煎，分温三服。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此《伤寒论》中之戒语也。热在下焦为淋，而下焦，肾与膀胱所主，若发其汗，重伤津液，膀胱气化则乱，邪热壅闭，必便血矣。

论曰：经谓手太阴虚，小便遗数者，乃肺金虚而受热也。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者，胃阴虚也。有癃一日而数十溲者，心火盛而乘阴，阴不足也。肝所生病，遗溺闭癃者，风热之盛也。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者，肝火盛而内伤阴血所致也。脾传之肾，口少腹冤热而痛出白者，阴水亏而湿淫所胜，肾与膀胱受邪也。足少阴实，则癃闭。脉微急，不得前后者，肾经本寒而标热也。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者，精虚而火盛也。督脉为病癃者，阳邪壅逆也。凡淋之一证，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皆致其病，而《金匮》独补趺阳脉数者，专明胃中湿热下流，内蒸津液如粟状，兼之寒湿风湿，致伤气血，而胃为邪之本，膀胱为受病之总司，故出括蒌瞿麦丸以治寒，蒲灰散以治热，白鱼散以治血分之湿，戎盐汤补阴利水而软坚。然气血寒热虚实皆备，当以《灵》、《素》为经，《金匮》为纬，互相参治，则尽善矣。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四

清　樗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水　气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

此明浮肿则一，但有表里、阴阳、虚实、风寒、湿热之殊，故立五名为之大纲。而脉证标本变化之微，详悉诸篇。

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此分辨四水、黄汗脉证也。风伤于卫，卫盛风微，气强致肿，故为风水。邪居气分，其脉自浮。卫受风邪，不与营和，身肿而骨节疼痛。邪在肌表，则恶风也。夫肺之皮毛受邪，抑郁肺卫之气不利，身肿而为皮水。邪伤皮毛，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者，乃气凝皮肤为肿，但松软不坚耳。躯壳受病，故不渴。邪郁气强，非风主病，而不恶风。其腹如鼓，乃言满之甚矣。然风皮二水，邪皆在表，俱当发汗开鬼门之法也。正水者，因房劳汗出，或风或寒，感入肾间，郁遏真阳不宣，则胃关不利，外水聚胃，逆气皮肤泛溢为肿，里气上逆则喘，寒盛阳虚，故脉沉迟。乃肾虚为本，受邪为标也。盖《内经》阐明房劳受风致肿，而为风水，乃邪感于气分，而属阳为热，《金匮》补发寒邪伤于精血，而属阴为寒。或有风寒两伤精气所致，而寒热虚实，又当以脉证辨之。有不因外邪，而内伤肾中真阳，不能镇摄阴水，泛滥皮肤而肿者，是为虚寒，元气伤败之证，不在此列。然不惟风寒二邪致肿，即暑、湿、燥、火，皆能入肾为肿。良工须在临证，参详寒热而治之。凡脾胃湿盛，内伤真阳，土湿流于小腹之间，与肝肾阴气凝结，坚硬如石，谓之石水。阴邪下结而不上干，其脉亦沉，故外证腹但满而不喘也。黄汗者，乃入水致伤心营，营卫两痹，故脉沉迟。阳气壅逆，则身发热。邪郁上焦，而为胸满。阳气不运，则四肢头面而肿。营血受邪，湿热相蒸，营气外越，故黄汗出。久而不愈，营卫壅极，必致恶疮，而腐溃痈脓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此风水、痂癣、黄汗，同见浮洪之脉，而以证辨也。浮为风邪在表，洪为里气有余。然气有余便是火，而外风伤卫，风火相郁于肌肉之间，故脉浮而洪。但浮洪之脉，当辨风气之强弱，乃强者而为主病。故风强侵于肌肉，则发瘾疹，而不病水。因风性轻扬而主动，与内火相系，故身体为痒，痒者，肤腠不密，阳气疏泄，汗出津伤，故为泄风。久而不愈，气血两痹，营卫热腐，蒸腐为虫，乃成痂癣，而变疠风矣。若内气强于风而化火，是气为主病。然气虽强，则邪正合而不去，以致风火相搏，壅塞决渎之道不行，水即横行于皮肤之间，肺气郁化而为水，故曰气强则为水。若壅逆之极，则难以俯仰，风气相系，身体洪肿，言水成而肿之甚矣。邪尚在表，即当汗出乃愈。但伤风则

恶风，而为表虚，口不恶风则虚，当从虚而不从风治。以此插上文，故谓风水也。若脉浮而洪，身体但肿而不恶风，是非风强主病，乃水湿壅逆所致。小便通利者，卫气不为邪阻，是水伤上焦，营气主病。谓上焦有寒，胸既有寒，津液不利，则化而为涎，所以其口多涎。蒸腐营血外越，而为黄汗矣。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首云其脉自浮，乃言风水始起之脉也，次云脉浮而洪，乃言风挟内气化火也。此云寸口沉滑，中有水气者，乃示风邪合水，原有传于肌肉胃脘之里，但滑为风入于血，是非里水之谓。仲景恐人误认为正水，故以面目肿大，有热而别之。要知正水是不发热，此发热者，经谓面肿曰风之风水耳。目窠者，即目眶之下，脾胃所属，鼻颈精明穴之处。盖湿气通于脾胃，风气通于肝，风性上行，土湿从之，上逆于面，则目窠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颈乃足阳明人迎之脉，风入于胃，上逆气鼓，其颈脉动。邪冲于肺，时时咳也。然风水逆于肌肉，则浮虚松软不坚，故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则为风水。若腹大，按之而不陷者，乃邪在脏腑，不在躯壳。若皮急腹硬，是属鼓胀。。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脾脾当作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此见太阳脉证，而有风水、皮水、黄汗、肺胀之别也。凡病在表，皆该太阳皮毛二气所司。此见太阳脉证，当别风邪伤卫为风水，寒邪侵皮为皮水，入水伤于心属之营为黄汗，风寒伤郁肺气为肺胀也。盖太阳寒伤营，经络受邪，见脉浮而紧，则当头疼身热，骨节疼痛，此不疼，身体反重而酸，是非极寒伤经之正伤寒也。此浮为风，紧挟寒因，风寒抑郁肺与膀胱腠理之气，气强挟风，营卫不利，合水则体重，合风则重而酸，故为风水。风邪在表，其人不渴，所当发汗即愈。若恶寒者，乃治他病发汗伤阳，水泛为肿，曰极虚发汗得之，当从虚治，不可以风水之常法也。若见前脉证，渴而不恶寒者，乃寒郁皮毛之气，即《灵枢》谓肤胀。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鼓鼓然不坚，邪气在于皮毛，营卫之气凝涩，故身肿而冷。内无寒水泛溢，但显皮肤肿胀，浮软不坚，即前按之没指，其腹如鼓为皮水。然皮受寒郁，故身肿而冷。真气不用，通身皆肿，状如周痹也。若见前脉证，或因入水而伤于心之营血，邪正凝结，胸中则窒，痹着胃气，则不能食，正气不行，而反聚痛，营血受伤，故暮躁不得眠，邪居营卫，郁蒸汗出色黄，而为黄汗耳。若见前脉证，痛在骨节，咳而喘者，即是形寒饮冷，风寒伤于肺之表里。而邪在表，则骨节痛，在里，则咳喘不渴，气郁不宣，其状如肿，谓之肺胀。皮毛受邪，故当发汗则愈。盖诸脉证，皆当发汗。然有渴者，小便数者，下利者，邪已深入，里气告虚，津液已伤，皆不可发汗矣。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此风邪入里合湿之证也。风邪伤表，入里合湿，风湿郁蒸，则一身面目黄肿，似乎欲发黄汗，而无汗出，则不为黄汗矣。夫风湿郁蒸，卫阳羁滞，不能决渎，故脉沉而小便不利，水即泛于皮肤，则病水矣。假令身肿而小便自利者，当责邪气入胃，偏走前阴，津液内亡，而胃燥令渴。故以麻黄通阳，石膏善清胃中风化之热，甘草和中，以桂枝、姜、枣宣通营卫，而驱风外出，加白术，健脾而燥湿也。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即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

此欲作水。

此兼宿疾致肿也。病水、趺阳脉当沉伏，今反见紧，本自寒疝瘕，腹中痛病，又因他病，医反下之，触动疝瘕之气上奔，则胸满短气。盖有他病下伤内阳，决渎无权，水泛皮肤，即为水肿。然有疝瘕日久，正气衰惫，因他病下伤阳气，精血凝滞，化而为水，亦致水肿。故仲景以此预明，使人治肿，须审治别病而后腹满痛者，因治他病，而伤动疝瘕所致。或有先腹痛而后肿者，乃疝瘕自变为肿也。肿病，趺阳脉当伏，今反数者，胃中本自有热，若不病消谷，则当小便数也。今反不利，乃胃中湿热下流，壅闭胃关，以致膀胱气化不利，水泛皮肤，故欲作水。盖肿有误施汗下，伤动疝瘕而变者，或胃热消渴，伤肾而变者，须察其本而治其标，慎勿一概见肿而遂治其肿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此以寸口浮迟，趺阳浮数，互发阴阳营卫受邪，而致水肿，即关格之义也。《脉经》云：浮而迟大为虚脉。然虚为血虚，今之寸口脉浮而迟，即知血虚气热而受邪也。寸口主肺而法天，肺气热而受风，其脉则浮，卫邪拒格，营气不和，卫不独行而脉迟矣。风气化热，为浮脉则热，阴气伏而不与阳和，为迟脉则潜。言风为外热，阴自内潜，即关格之义也。营卫不和，合而言之，热潜相搏，名曰沉。沉乃卫邪拒格，营气不和而为沉，非脉之沉也。趺阳主胃而法地，胃气受邪，其脉则浮，卫盛营弱，而脉则数，营虚卫盛，则脉浮而数。然邪气化热，为浮脉即热，营沉不与卫和，为数脉即止。是卫气热浮于上，营血沉止于下，卫浮营止，两不相和，合而言之，为热止相搏，名曰伏。乃阳孤自化为热，阴孤伏化为水，此亦关格之义也。盖卫阳拒格营气，下潜为沉，营气内止，化水为伏，营卫不和，合而言之，为沉伏相搏，名之曰水。总言卫气邪强，而不运转营血，伏化为水，此亦见关格之义也。夫络脉属阳，阳气受邪而强，真不充络，曰沉则络脉虚。营不附卫而行，伏化为水，泛溢皮肤，不行于小便，曰伏则小便难。然阳不充络，则络脉虚，营止化水，溢于络脉，则水道不行而小便难，但络空便难，合而言之，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此互风挟积寒，正水之脉也。脉弦偏于紧者，乃肝脏受风，肾脏受寒，郁伏于内，卫气不行于外，则恶寒。三焦不能决渎，水饮不随卫气走于小肠，而传渗膀胱，则不得不泛滥于皮肤，故为水不沾流，走于肠间也。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此肾脏独受寒邪内郁，而为正水也。少阴肾脉、紧则寒邪凝滞正气于内，曰紧则为痛。沉则卫气郁而不宣，三焦壅闭，水即泛滥，曰沉则为水。决渎无权，小便即难，即络空便难之谓也。

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此脉沉为水，浮则为反也。脉得诸沉，沉为气郁不行于表，则络脉虚，虚即水泛皮肤肌肉，故身体肿重，当责有水。但沉为正水，而正水乃阴盛阳郁，脉必沉极。若陡见浮起，是真气离根外脱之象，故曰水病脉出者死。若风皮二水，脉浮而洪，不在此例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此水病脉伏、沉绝者，当治标救阳也。若水外走，则泛滥于皮肤肌肉，内逆，则浸淫于脏腑肠胃，相随胃脉上注于面，目下如卧蚕之状。水主明润而光亮，故面目鲜泽，为水病之验也。然水病阳微阴盛，经隧不利，所以脉伏。而胃中津液水饮，外溢皮肤肌肉，不溉喉舌，故作消渴，诚非真消渴也。若病水腹大，而小

便不利，脉沉或绝，乃阴盛阳郁而不决渎，则阳机将欲尽灭，故曰可下。俾水去阳回，而元自复矣。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当自愈。

伤寒差后，有水气一证，此因下利后，渴欲饮水而致肿也。但下利必伤津液及肾中阴水，故渴欲饮水。而饮入于胃，脾气散精，乃为常度，此因下利致伤脾胃，土虚不运，日饮之水，不循膀胱，横行皮肤，故小便不利，当病水矣。若元气复而健运如常，卫气通行，小便利而水不复聚，或表间汗出，故当自愈。此利后致肿，元气易复，非似阳虚阴结难治之比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腹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此明水肿，有属五脏也。七情内伤五脏，风寒侵入，闭塞经隧，水气泛滥为肿，故仲景示人，先察何脏受伤，而为治病之本，则险证可活。若概以脾、肺、肾，通套成方，则死危莫计矣。盖心因暴喜，或忧思伤而受邪，脾失母气之阴，阴盛阳微，水寡于畏，挟木乘脾，泛滥肌肉，则身重少气。脾虚胃气亦逆，故不得卧。阴邪上逆，逼迫神明，则烦而躁。阳郁不行，水凝于下，故阴肿也。肝因暴怒郁遏而伤，外邪侵袭，气闭不开，木郁不达，脾气壅而化机不转，水寡于畏，外人之水，并挟肾水泛滥中州，其腹则大。水逆肝经，两胁不能转侧，而气运少腹，故胁下腹痛。盖肝主疏泄，虽被水淫，而生机尚未全息，故上疏则津液微生，下泄则小便续通，第不似平人之疏泄耳。肺因忧思气结伤之而受邪，木寡于畏，肆逆土中，寒水以乘木势，横流皮肉，故身肿。肺不通调，则小便难。水谷混走肠间，时时鸭溏。鸭溏者，如鸭粪清稀而不实也。脾因思虑所伤，或饮食不节，气虚受邪，水反横淹于肌肉四肢，腹大而四肢苦重。盖脾为生化之源，水泛于脾，生机不转，故津液不生，而苦少气。然母病子亦病，肺气不能下输膀胱，小便难也。肾因惊恐房劳，或坐卧湿地，致伤肾水，或伤真阳而受风寒，皆可致水。盖少阴为枢，肾伤则开合失职，胃关不利，胃中津液水饮不行，泛滥皮肤肌肉，其腹故大。盖脐内丹田，真气所居，但真阳伤而气不收摄，则脐肿而腰痛不得溺。阳郁于下，湿热郁蒸，津水渗于阴囊之外，所以湿如牛鼻上汗，昼夜蒙蒙不干。阳不达于足而逆冷，不充于面，营血亦不上升，则面反瘦耳。

论曰：经谓脾肺肾三脏，为致水之源，后人不离通调水道，健脾补阳制水，而为治法。此仲景重拈五脏之水，真补轩岐未备，使人达本寻源，察其致病之脏，虚实治之。弗拘脾肺肾通套成方，则治肿为善。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此以腰之上下分阴阳，即风、皮、正水之两大法门也。腰以下主阴，水亦属阴，以阴从阴，故正水势必起于下部先肿，即腰已下肿。然阳衰气郁，决渎无权，水逆横流，当开门户，以利小便则愈，经谓洁净府是也。腰以上主阳，而风寒袭于皮毛，阳气被郁，风皮二水，势必起于上部先肿，即腰以上肿，当开腠理，取汗通阳则愈，经谓开鬼门是也。窃谓利水发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变，当审实者施其常，虚者施其变。但治变之法，欲汗者，当兼补阳，即麻黄附子汤之类。欲利小便者，兼养其阴，即五苓散加阿胶、地黄、桂附，或栝蒌瞿麦丸之类。然开腠通阳而利小便，必兼变法，乃为第一义耳。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

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此以先后二天，辨风寒侵袭血室，精血化而为水也。寸口主气，沉为阳气内郁，郁则络脉空虚，阴水泛溢皮肤，故沉则为水。元阳气虚，虚则脉迟为寒，寒则阳虚水泛，曰寒水相搏，即寒水侵于脾胃，后天阳气不伸，故趺阳脉伏。是因阴盛阳虚，所以水谷不化。第不化有二：若脾阳虚而健运失常所致者，则内为鹜溏；若胃阳衰而不化，即胃气不充于肌肉，肤腠空虚，水邪泛溢，则为身肿，可见水肿，无有不兼胃阳虚而所致也。又以先天肾气辨之，若右尺少阳脉卑，卑者，即沉而弱，相火衰而为病也，或左尺阴脉细，细则微而损，水之虚而为病也。二脉同属下焦，第分阴虚阳郁，而受风寒水湿，侵淫气血为病，故以少阴主阴，少阳主阳，而别阴阳风寒虚实之两途。若病在男子，则精血不流，凝化为水而小便不利；在妇人则胞门血寒，经水凝化为水。而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虽有男女之分，总皆属于阴凝阳郁不宣，故曰血分。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尚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营卫相干，阳衰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复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咳喘逆。当先攻击卫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此水病积寒为根，兼示误治之变也。病者而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乃水肿本有之证。但病者竟不言此，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然水病不当有此而见之，故问其脉何类。盖寸口主气，气虚则脉沉，沉则水聚，口沉为水。寒邪入营，邪正相搏则脉紧，曰紧为寒。此因阳虚，以挟肾间积寒而为病根，以致诸标之证也。然水寒内结，为沉紧相搏，而邪结关元，阳气未衰，正胜于邪。始时尚微，年盛不觉，日久阳衰始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相干营卫矣。然积寒不能独自上升，必挟肾阴冲于心包，则胸中痛，逆于冲脉，则气上冲咽，侵于任脉，上至咽喉，状如炙肉，入肺则咳喘而咽喉塞噎，冲胁则胁下急痛，是随虚处纵横传变为病。而医不识内挟旧邪，误认留饮而大下，反伤中气，所以冲气不去，水病不除，复重吐之，诛伐无过，伤竭津液，则胃家虚烦，咽燥欲得饮水，此水肿阴病，而反添阳燥，庸工目眩心迷，正未易识。所以吐下之后，水愈泛，而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然葶苈丸，但下水肿之标，不能除水之本，故但小差，而不尽彻。稍有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冲气咳喘，种种复发，而新添冲气，原因积寒所致，当以温经下逆之药，攻击冲气令止。故曰先治新病，俟冲气止，而咳喘之标自差，谓病当在后也。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

此风水挟湿，风多为表虚而出方也。前云脉浮而洪，沉而滑，浮而紧，是兼风寒火湿而言，此风邪寒湿在表，故脉浮。水湿伤肉，则身重。表虚自汗，则恶风也。但有汗不可更汗，所以防己通腠理，而祛周身风湿，黄芪固卫实表，即是散邪，以术、草健脾除湿，而助防己之力，更倍姜、枣和营卫，而送表里之邪外出。腹痛者，风气乘脾，加芍药，以疏土中之木。

防己黄芪汤

防己一两　黄芪一两一分　白术三两三分　甘草五钱，炙

上锉，每服五钱，生姜四片，大枣三枚，水盏半，煎八分，温服。良久，再服。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此风多水少之证也。风多伤表，外应肌肉，内连及胃，故恶风，一身悉肿。胃气热蒸，其机外向，不渴而续自汗出。无大热者，则知表有微热而为实也。故以麻黄通阳气而散表，石膏入胃，能治气强壅逆风化之热，甘草、姜、枣以和营卫。若恶风者，阳弱而为卫虚，故加附子，《录验》加术，并驱湿矣。

越婢汤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风水，加术四两。《古今录验》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此风水深入肌肉，则一身面目黄肿，非脏腑之里也。里水，乃表里相连，胃热内向，腠实无汗，故以越婢加术汤清热开腠，培土散邪，而麻黄甘草汤，亦通阳达表，培中而和营卫，使阳通，则风从外散，水从下渗。此方但与无汗、而目黄肿宜之，若自汗、亡津液者，不可轻试，当识有汗无汗分治耳。

甘草麻黄汤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肿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此以正水并肾风、气水而出方也。沉为气郁水聚，小为阳虚阴盛，邪郁肾中，精血不流，故脉沉小，为属少阴，此即寒结正水之脉也。若小而浮者，乃肾间阳分受风，经谓肾风之风水，乃与寒结对待而言也。或无水虚肿者，即肺气壅逆而肿，故为气水，经谓之皮水也。盖气水邪在肌肤，当发汗通阳开鬼门即已，然沉小乃少阴阳虚阴盛致水，而水源在肾，故发汗通阳之中，是又不侔。所以麻黄附子汤中，以附子固护表里之阳，且助麻黄、甘草通阳散邪，俾邪出而真阳不出，即开鬼门之变法也。盖麻黄附子汤，今人置之不讲，余特举而明之。第水病始得之源，未有不从肾虚而受风寒，郁住卫气，胃关不利，水邪泛溢，以致通身肿满，故当补阳之中，兼用轻浮通阳、开郁利窍之剂，则真阳宣而邪自去，正谓不治水而水自愈。所以麻黄、附子，一散一补，固本通阳，则病去而不伤阳气之妙。今人不知通阳开窍，惟用肾气汤丸阴重阳轻之剂，壅补其内，阳气愈益不宣，转补转壅，邪无出路，水肿日增。因药误事，不知凡几矣。盖脉浮者，邪居气分而属肺，详杏子汤，必以杏子为君，而杏乃专泻肺气，使肺气通调，邪去而肿自退。方虽遗失，意想可知也。

麻黄附子汤

麻黄三两　甘草一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汤林亿曰：未见。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此邪在皮肤而肿也。风入于卫，阳气虚滞，则四肢肿。经谓：结阳者，肿四肢，即皮水也。皮毛气虚，受风而肿，所谓水气在皮肤中。邪正相搏，风虚内鼓，故四肢聂聂动，是因表虚也。盖肺与三焦之气，同入膀胱而行决渎，此肺虚抑郁，不入膀胱，而水亦不行，则当使小便利而病得除。故用防己、茯苓除风湿而宣水道，以黄芪补卫而实表气，表实则邪不能容，甘草安土而制水邪，桂枝以和营卫，又行阳化气，而实四末。俾风从外出，水从内泄矣。

防己茯苓汤

防己　黄芪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见小便不利中。

经谓：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鬆鬆然不坚，为皮水。此出二条，即前之肺水，因风热壅于

皮肤，而有虚实之分，与《内经》不符。盖风热壅抑皮毛之气，邪正内郁，机不外向，故手足厥而身肿，乃皮水之实证也。然气壅，不当补阳而再壅其气，所以不用前汤，而以蒲席烧灰，合滑石凉滑，以利周身之窍，俾窍通，则皮水厥而自退矣。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营卫不利，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寒一作实字。**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此心肾阴阳，胃中营卫，合病之大法也。寸主心火。火虚则阳气不足，故脉迟为寒，而火虚则营血不流，卫不独行，故脉涩，为血不足。气血皆虚，则脉迟而涩也。又以趺阳脉辨营卫之虚实，微为卫气不足，曰微则为气，迟为阴盛阳虚，曰迟则为寒，而卫虚阴盛，营血不流，故手足逆冷，阴盛上逆，则腹满胁鸣，邪随经脉相逐气转，则膀胱营卫俱劳。经云巨阳主气，为诸阳所属，要知膀胱，乃主周身阳气，内行津液营卫，外护皮毛肌肉，若营卫俱劳，滞而不行，阳气不通则身冷，阴气不通则骨疼。然虽不通，或饮食之气，充开膀胱之阳气前通，而营气仍自内郁，则恶寒。或阴前通，阳气仍自不温于分肉，则痹不仁。必阴阳俱通，营卫相和，膻中宗气一转，大气乃行，痹着之邪，相随而去，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而实者失气，邪从大便暄吹而泄，虚者遗溺，邪从小便而去。此阳虚气滞化水，而精血为痹，故曰气分。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主之。

此气分外肿内胀而出方也。心胃膀胱阳虚为气分，前言已悉，兹述其方。心下者，即胃脘之上也。虽上焦宗气虚而不布，诚因中虚气馁，卫气虚而不运，以挟外饮之水、津液痰涎，胶结于中，则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势必外肿而内胀之笃。故以桂枝汤调和营卫，而去酸收之芍药，加附子、细辛温补上中下三焦之阳，兼逐水湿下行，以麻黄开腠而通表里之阳，俾汗出如虫行皮中，则饮湿之邪去，而胸中坚，大如盘，旷若太虚矣。下出水饮所作，枳术汤一方，乃内证似同，但身不肿为异耳。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麻黄一两　细辛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一作盘字。**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此湿热致痞，与上条证同而因异也。脾胃气虚，风邪乘土，风湿相搏，气虚不统，津液水饮，化为痰饮，而成痞满，经谓太阴所至，饮积中满是也。仲景远虑后人误用桂、甘、姜、枣、麻、辛、附子之热剂，所以重出枳术汤，而示别之。方以枳实驱逐痰饮，而泻其实热之满，白术健脾，而燥湿补正也。盖见心下坚，大如盘，当审虚实寒热，脉之浮沉迟数大小为异，毋得执方而误用也。

枳术汤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

论曰：《灵枢》云：水始起，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明正水之最备也。《素问》谓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聚水而从其类，上下溢于皮肤，则为附肿。附肿者，聚水而生病。乃明肾受风寒而为水病之根。然下为附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明其本在肾，末在肺，皆积水也。又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于附肿，本之于

肾，名曰风水。此言肾阳气虚受风而为本，肿满为风水之标耳。有肾肝并浮为风水，并沉为石水，乃明风寒皆可致肿，当以脉之浮沉分别也。帝问面肿庞然壅，害于言，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至必少气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名曰风水。乃肾风误刺伤阴，热逆之变耳。盖《灵》、《素》发明邪入肾间之风水，而《金匮》以补风邪伤表之风水，谓其脉自浮，骨节疼痛恶风者，脉浮而洪，气强为水者，沉滑中有水气者，脉浮而紧，寒风伤表者，浮而迟，真阳虚者，趺阳脉浮而数，风邪化热者，种种之异耳。《灵》、《素》谓正水，不从毫毛生，而五脏阳已竭，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形施于外，但言阳虚，津精血液，化水之情状，《金匮》以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阳损阴盛，结寒微动，乃言积寒正水，而兼治逆之变也。盖不言风水之治逆，因《内经》言之已悉，故不复赘。又谓寸口脉弦而紧、沉而迟，趺阳脉伏，少阳脉卑，少阴脉细，为血分；寸口脉迟而涩，趺阳脉微而迟，肺胃皆寒而为气分，乃言肿满，当分气血而治之矣。《灵枢》曰：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鼕鼕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肿，窅而不起，色不变，是为肤胀。《金匮》谓脉浮，腑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为风热抑郁之皮水也。盖《内经》治肿之法，谓平治权衡，去菀陈莝，是以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为治水肿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之大法也。然《金匮》推广其义而明诸治，故用越婢汤治脉浮不渴之风水，加术汤治风入之里水，防己黄芪汤治汗出表虚之风水，甘草麻黄汤治风入无汗之里水，防己茯苓汤治热郁之皮水，蒲灰散治风热郁抑、手足厥而之皮水，麻黄附子汤治少阴脉沉、阳虚受寒之正水，又补风寒暑湿、六淫内侵五脏，皆致肿疾。而仲景补《素问》未发之旨，欲后人窥其立方之意，临证化裁，自能处方，方为入彀耳。

附　方

《外台》防己黄芪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当下重，从腰已上为和，已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前。

此乃湿从下受，湿多风少，故用黄芪实表，使水不得上溢，以防己驱除风湿，术、草健脾，姜、枣以宣营卫，俾营卫和而湿自除矣。

黄　汗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云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檗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黄芪芍药桂酒汤主之。

此伤水湿，为黄汗之根也。卫虚营弱，汗出入水，水伤心主之营，壅滞三焦所主之气，营卫两伤，邪正相合，气滞于表，故身肿发热。湿热内蒸，营气外越，则汗出也。汗乃营血津液所化，泄伤津液则渴。然身肿发热汗出，谓状如风水，第汗出沾衣，黄如柏汁，脉沉与风水为异耳。因汗出毫窍尽开，入水则从汗孔而伤营血，风湿蒸腾，而成黄汗。故以黄芪实表驱邪，桂、酒、芍药宣血而和营卫，俾正气实而邪自去，不治汗而汗自止矣。

黄芪芍药桂酒汤　黄芪五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以美酒、醋代苦酒。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

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盗汗出者，此营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已上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此辨黄汗传变营卫诸证也。汗出入水，水伤心属所主之营。然水气通于肾，肾水应接，亦受其邪，水挟肾阴上逆心脾，使营卫之气则不下达，故两胫自冷，即《难经》肾主湿，入心为汗，足胫寒而逆是也。肾湿上逆心脾，湿热郁蒸，营气外越，则为黄汗。汗伤营血，表里有邪，所以发热。若胫不冷，便为历节矣。盖饮食入胃，谷与邪气郁蒸，营气外越，则食已汗出。邪入于营，故暮常盗汗。此汗乃营气所化也，因汗出营虚，故反发热。正虚邪实，久则营血枯竭，身必甲错，甲错者，如鱼鳞干枯之状也。营虚则发热不止。邪气逆于肉理，营卫不利，必生恶疮。身重汗出已辄轻者，邪从汗泄，暂觉轻舒。但真气不充肌肉，久久必身瞤瞤，瞤瞤者，气虚，肌肉蠕动是也。邪气上逆，营卫不利，即胸中痛。卫虚则汗从腰已上有，营闭下焦，故无汗，而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坚硬不仁矣。若剧者，胃气亦伤，则不能食，而身体疼重。因黄汗出而泄伤阴血，邪气上逆于心，故烦躁而小便不利。方用桂枝汤加黄芪，和营卫而固表气，俾正气足而邪自散矣。

桂枝加黄芪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黄芪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五

清 槐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黄 瘅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瘅，瘅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此辨风湿成瘅也。寸口主气，气分受邪，其脉则浮，曰浮则为风，而缓脉为湿，此风多于湿，故脉浮而缓。风湿郁结，邪正为瘅。瘅者，闭也，因风拒营闭卫为瘅，非《内经》风寒湿三气之痹，谓痹非中风。但风入脾胃，风湿郁蒸，邪化为热而越于外，四肢苦烦，即风淫末疾之义。然脾郁困极，真色走于肌肤，脾色必黄，故为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瘅。

此以趺阳脉辨瘅病在于脾胃也。瘅病始于脾胃，故以趺阳脉辨。见脉紧而数者，紧为寒邪伤营而入脾，数为风邪伤卫，入胃而化热。然胃风化热，为热则消谷，脾寒不磨，食则为满，寒热壅逆，正气不能宣行，脾湿下流，致伤肾水，口尺脉浮而伤肾。然外寒传入脾胃，而寒属阴，以阴从阴，则趺阳脉紧为伤脾，乃脾受寒而胃受风，表里通气，故为风寒相搏。若脾单受寒，而胃单受风，与内湿相合，皆致成瘅，非尽风寒也。但食谷入胃，风热互蒸，上冲于目，故食谷即眩。寒邪伤脾，谷气不消，津液停滞于胃，化为苦浊，浊气下流膀胱，湿热壅闭，则小便不通也。若脾之寒湿下流于肾，为阴被其寒，或胃中风湿流于膀胱，则为热流膀胱，气郁热蒸，黄色走于肌表，则一身尽黄矣。此因酒食谷面，内伤脾胃，招邪致病，故曰谷瘅。然非尽属风寒两受所致，乃明或风或寒，侵入脾胃，而合内湿，以致成瘅。此仲景立言章法之妙，诸篇类皆如此。

师曰：病黄瘅，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此以火劫他病致瘅也。火热以挟外邪入里，与内湿相合，表未解而里热炽盛，故发热烦喘，胸满口燥。火湿相蒸，为从湿得之，故身发热而黄也。盖太阴主腹，外邪传里，太阴受之则肚热，为热在里。故当下之，即栀子大黄汤之意也。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此言他病将变发黄也。邪热传里，故脉沉而渴欲饮水。湿热郁于中宫，气不下达，则小便不利。热蒸外越，势将发黄也。

腹满舌疑是身字。**痿黄，燥不得睡，属黄家。**

此热郁于内也。邪传太阴，湿热郁蒸，则腹满身痿。而阳明热逆，则津血枯燥，土色外越，故黄燥不得睡，为属黄家。

黄瘅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已上瘥。反剧，为难治。

此取阳病阴和，阴病阳和为大纲也。十八，乃三六阴数之期也，十日者，二五阳土之数也。黄瘅，乃湿热郁蒸，阳邪亢极，脾阴大衰，故治之须候一六、二六、三六，阴气来复制火之期，而为定期。若至十日已上，上阴气复，则当瘥。而反剧者，乃脾阳亢极，阴机化火，故为难治。

瘅而渴者，其瘅难治；瘅而不渴，其瘅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此言表病易治，里病难治也。胃中湿热，蒸越皮肤，则一身尽黄。虽发于外，当以表、里阴阳辨证，则知可治与难治。若瘅而渴者，邪虽外越，胃中湿热半居于内，耗竭津液则渴，津枯血燥，阳火亢极，表里皆邪，故曰难治。不渴者，热邪一发，尽越于表，里无余蕴，一解表而即散，故曰可治。然邪在胸膈胃腑之里，为发阴部，内逆上冲，其人必呕。其邪尽发皮壳之表，为阳部，乃太阳所主，故振寒而发热也。

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瘅。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此乃《伤寒论》中，正虚邪实致瘅也。阳明病而见脉迟者，是因脾湿气虚，而不健运，故食难用饱，饱则风热壅遏于胃，上冲则发烦头眩，流于膀胱，则小便难。风湿郁蒸不散，欲作谷瘅。然正虚邪实，不当下而下之，则正愈虚而邪愈盛，腹满如故。察其所以然者，因气虚脉迟所致故也。

谷瘅之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瘅，茵陈蒿汤主之。

此谷瘅证而出方也。邪在太阳之表，当发寒热而能食，此湿热在胃，流于所胜之膀胱，故寒热不食，食则胃邪上冲，而为头眩，浊气内壅，所以心胸不安。不安者，即懊侬热痛之类也。湿热已自郁蒸，相延日久，必致发黄而为谷瘅。故用茵陈苦寒，善解表里之湿热，栀子性凉，能泻屈曲之火下行，以大黄微利而助栀子，开郁解热，击其半渡而已。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瘅。

前云谷食伤于脾胃招邪，而为谷瘅，此伤酒湿招邪，故为酒瘅。酒味湿热。郁蒸中宫，上冲于心，阳火不宁，则心烦、懊侬而热。湿热壅胃，故不能食。邪机上逆，则时欲吐。欲吐者，乃欲吐而不能吐也。若肌皮未黄，而见此证，即是欲发酒瘅之征也。

夫病酒黄瘅，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此补上条酒瘅之未备也。酒为熟谷之液，其毒入胃，先伤其阴，湿热互蒸而为黄瘅。然母病移子，肺亦受热，不得通调水道，下渗膀胱，故必小便不利，或胃热流于膀胱，亦不利也。邪热冲心，则心中热。下耗肾水，则足下热。若酒客在他病，而见小便不利，心热足热，即知将成瘅证矣。

酒黄瘅者，或无热，靖恐是清字。**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此酒瘅当分湿热多少而治也。外无恶寒发热，里无懊侬谵妄，神思不昏，为无热，清言了了。而热少湿多，邪郁于脾，故腹满欲吐。风消津液，上熏肺窍，则鼻燥也。当审脉之浮沉，而施吐下，则无误治之患。然浮者，乃风多主病，其性轻扬，邪机上逆，当先吐之。沉弦者，属阴在里，乃湿多主病，湿性浊而下流，故当下之，即栀豉茵陈蒿汤之类也。然详先字，要知吐下之后，再以清解余热，不待言矣。

酒瘅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此邪机上向之治也。邪热弥满于胃，上冲胸膈之间，则心中热。偏于风多湿少，其机上行，故欲吐也。则当乘其上行之势，以从高而越之则邪去，所以吐之愈。

酒瘅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此酒瘅而出方也。酒热之毒，伤积于胃，熏蒸心膈之间，则懊侬，或热痛。其势非轻，若缓时日，必伤心血。故用栀豉宣发在上之邪，而清其标，大黄枳实荡涤胃热而下夺其本。

栀子大黄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一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酒瘅下之，久久为黑瘅，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齑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此酒瘅大下而变证也。酒瘅妄投大下，伤动胃肾津精血气，湿热随虚下趋肾间，耗竭真阴，膀胱气郁，肾火上逆，变为黑瘅也。然肾伤则肝气亦伤，肝主色，发露于外，所以肝伤则血不上荣而目青，肾伤则阴火上炎而面黑。阴水既亏，阳光独焰于心胃之间，湿热熏蒸，嘈杂酸辣，譬如啖蒜齑之状。但肾伤则阴火煎熬，故外证面黑，内则大便正黑，是无杂色相兼。肺伤则津液下输于皮毛，而皮肤黄燥。肝伤则血不濡筋，爪之不仁矣。盖瘅病邪气在胃，是当下夺，何致变证耶？然酒瘅乃熟谷之液，陈腐之毒，胃气先伤，脏腑资生，久已无赖，所以一下则诸脏尽伤，故当严戒。夫湿热成瘅，脉得沈洪数大，乃为正气不亏，此伤阴血，反浮弱矣。若酒瘅变黑，其色必有微黄相兼，较女劳伤肾，纯黑不同，故谓虽黑微黄，故知之耳。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方见水气。

此风多湿少，邪机向表，通治之方也。诸病黄家，乃胃中湿热酿成，而湿性下流，当从下驱为顺，故但利小便，而为常法。假令脉浮，则湿少风多，而风性轻扬，邪机在表，当以汗解，不可拘利小便为常矣。故用桂枝汤和营卫而解肌表之邪，风为表虚，加黄芪而实腠理，歠热稀粥为助，使周身微微小汗，则肌表之邪去，而虽有里湿，亦从下渗矣。

黄瘅，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芒石汤主之。

此邪居里实，通俗之方也。黄瘅腹满，小便不利而赤，湿热壅逆中州极矣。但自汗乃表气开通一面，为表和里实。然里实必当下夺，故用大黄、硝石，善攻湿热瘀凝气血之结，黄柏苦寒，以清下焦湿热，栀子轻浮，能使上焦屈曲之火下行为助也。

大黄硝石汤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方见呕。

此风木乘土，痛呕出方也。小柴胡汤，原为伤寒传入少阳，邪高痛下而设，此风热挟木，乘于脾胃，郁蒸发黄而为腹痛，邪逆上冲则呕，故以小柴胡汤单提少阳厥阴风热上行，不令陷入土中为患，则痛呕自已，再以清渗风湿之药而和之可也。

黄瘅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此黄瘅小便闭塞，气分实证，通治之方也。胃中湿热相蒸则一，但有气血风寒之分，故后人有阴黄阳黄之别。盖胃为水谷之海，营卫之源，风入胃家气分，风湿相蒸，是为阳黄。湿热流于膀胱，气郁不化，则小便不利。当用五苓散宣通表里之邪，茵陈开郁而清湿热，则黄自退矣。

茵陈五苓散五苓散见痰饮中。

茵陈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上二味，和，先食饮方寸匕，日三服。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此黄瘅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湿入于血分，郁蒸气血不利，证显津枯血燥，皮肤黄而暗晦，即为阴黄。当以猪膏润燥，发灰入血和阴，俾脾胃之阴得其和，则气血不滞，而湿热自从小便去矣。盖瘅病皆因湿热郁蒸，相延日久，阴血必耗，不论气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阴，故云诸黄主之。

猪膏发煎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

黄瘅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方见痰饮。

此湿多热少气虚之证也。小便黄赤如金，则为黄瘅。此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者，肌表必是淡黄而不枯燥，乃湿郁热微，气虚之证也。湿滞于脾，则为腹满。脾湿壅肺，则为喘逆。然有湿无热，不可再除其热，但除热之剂，必以苦寒而伤胃阳，则阴湿不行，化为痰饮，上逆作哕。故以半夏、生姜涤痰除饮而止哕逆，俟哕止，再治其瘅。要知小半夏汤，非黄瘅之专方，窃疑小半夏加茯苓汤可以善后耳。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方见虚劳。

此虚黄通治之方也。凡病黄瘅，小便极黄不利而为实，此男子黄而自利，知无外邪壅滞所致也。其人必因饮食先伤胃中营卫，入房而伤肾中之阴，数扰其阳，相火冲于脾胃，湿热合蒸，脾阴亏极，黄越于外，则显肌肤黄燥。斯乃脾肾内伤所致，是无发表攻下之理，当以虚劳同治，故用小建中汤补和胃中营卫，资生肾水而镇阳光，俾相火不乘于土，则不治黄而黄自退矣。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瘅。腹如水状，不治。

此因女劳而成瘅也。黄瘅由酒谷伤于脾胃，相招外邪酿成，已悉于前。此由房劳伤肾，阴水亏而阳火盛，外邪袭人，壅遏胃关，脾胃湿热，聚而不化，相火挟邪，上逆于胃，胃肾互蒸，则额上黑而微汗出。脾肾互蒸，则手足中热，而肌肤黄黑。盖申酉阳明自旺，湿热下流膀胱与肾，为薄暮即发，证显发热恶寒，此显经病也。若府病，则膀胱胀急矣。阴精受邪，气分不为邪阻，故小便自利。日久必致脾肾气血两痹，则腹胀满，曰腹如水状，即不治矣。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谓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瘅，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矾散主之。

此女劳证治之方也。女劳瘅，亦因湿热而成，所以概谓黄家。必因房劳，先伤肾水，并及膀胱亦虚，火起下焦，而为女劳。然肾关郁而胃气不转，日晡阳明旺时，湿热下流肾与膀胱，证显发热而反恶寒。膀胱胀急，故少腹满。然膀胱主周身阳气，而受湿热郁蒸，达于皮肤，则身尽黄。肾水虚而阴火上腾，则额上黑，下流则足下热。夫黄为土色，黑为肾色，脾肾湿火，互相蒸发，则脸额与身之皮肉，黄中带黑而为黑瘅。但房劳伤肾，则胃关不利，湿热下趋膀胱，相火则上逆于胃，湿火互蒸，故腹胀如水状。而肾火上入胃中，逼迫渣滓下奔，所以大便必黑而时溏。此女劳致伤，精血两痹，卒难解散，是非水肿腹满，故曰难治。方用硝石咸寒，取其慓悍，疾趋病所，而清湿热，又逐热瘀之血，《本草》谓矾石能除痼热，深于骨髓，以清肾与膀胱湿热而消瘀结。大麦粥汁和服，引药入胃，先清湿热之源，俾瘀热不得流肾为患。日以三服，欲使药力继续，当使小便微黄，大便微黑，则病随大小便而去。曰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硝矾散

硝石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论曰：饮食酒味，内伤脾胃，风寒袭入，湿热郁蒸而成。黄瘅本之于胃，经谓已食如饥者，为胃瘅。然邪伤于胃，上逆则为目黄，下流则溺黄赤，因郁于脾，故安卧而为黄瘅。若外越则皮肤尽黄矣。《金匮》从胃而推广其义，食伤为谷瘅，酒伤为酒瘅，房劳伤肾，胃肾互蒸为女劳瘅，补其脉证，而兼治逆之变也。谓脉浮而缓者，乃胃湿挟风而言也；趺阳脉紧而数者，乃互风寒两伤而言也；尺脉浮而伤肾者，土邪流克于肾水也；趺阳脉紧为伤脾者，以寒邪而从阴也。然湿邪上溢，食谷即眩，而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则小便不通，为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邪之阴阳，各从其类也。心中热而懊侬，足下热，目青面黑，如

啖蒜薤状，此乃热多湿少。不能食，时欲吐，无热，清言了了，腹满，而为湿多热少。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为女劳瘅。以消矾散去热行瘀；大黄消石汤治肚热内实之证；桂枝加黄芪，以治病邪在表；湿热内蒸，寒热不食，以茵陈蒿汤而泻之；酒湿盛而热痛在心，栀子大黄，以从下彻；湿从下受，邪在气分者，以茵陈五苓而宣导之；邪伤血分，而以猪胆发煎之润；虚黄小便自利，而色不变，用小建中汤，专补营卫；或治逆而痰多，小半夏以为救逆；贼邪陷郁于土而腹痛，柴胡汤可以升提。以上数条，是明表里阴阳，寒热虚实标本，乃治瘅至精至妙之法。今之俗辈，不读《金匮》，记读歌括方书，犹弃诸大海，认一浮沤而为全潮矣。

附 方

瓜蒂汤 治诸黄。方见暍。

瓜蒂汤，吐药也。若邪冲于胸膈，或心烦懊侬欲吐，而无他病者，当用此汤，吐去黄水，因其高而越之也。

《千金》麻黄醇酒汤 治黄瘅。

外感风寒，湿热在表，郁瘟成黄，或脉自浮，当以汗解者，用此一味煮酒，使其彻上彻下，行阳开腠，而驱营分之邪，则黄从表解矣。

麻黄三两

上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六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惊　悸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此以动弱之脉，而定惊与悸也。惊从外入，悸是内发，而动脉属阳，外邪入于心包，心气燥盛，血脉不宁，邪正相搏，则脉动而为惊也，弱脉属阴，心气不足，而血亦不能荣养，气血两亏，包络之火以挟外邪，搏动则悸。或心气虚而无外邪，肾水上凌亦悸。故曰弱则为悸，悸者，心神恍惚跳动，不能自主之貌也。然惊与悸，皆属于心，所以诊脉同于寸口。但辨动则气病，为惊为实，弱则血病，为悸，为虚也。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外感心悸之方也。悸病虽属心虚，然致病之因，有水停心下者，有心包血虚火旺者，有肾水凌心者，有痰饮上逆者，各各补泻不同。此因外之微邪袭于心包，以挟内饮所致，故用半夏涤饮，麻黄通阳散邪，然老痰非此不能开豁，所以用之。

半夏麻黄丸

半夏　麻黄等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吐　血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酒为熟谷之液，其性大热。经谓因而大饮，则气逆，逆则湿热蓄聚于胃，下流伤肾，而挟相火上熏伤肺，肺伤则咳，咳则气乱不能摄血，则吐血，所谓极饮过度所致。当先清酒毒，勿治其血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注见虚劳论中。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此阴气素亏，外邪传里之吐血也。心包血分受邪，则气逆不能主血，血热妄行而吐血也。心气既逆，并挟阴火上刑肺金，咳则逆上气，然阴亏，则火焰而挟表，故脉数有热，乃真阴已竭，阳无所附，气逆上升，故不得卧者死。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此心气受邪而为不足也。心为君火而主血，风火感袭，扰乱营血，即心热而络脉溢也。然心火亢极，血热妄行，肺气不能摄血，故吐血或衄血。所以大黄、黄连、黄芩统泻三焦实火，俾邪去而血自宁，因火制方，名曰泻心汤也。

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此寒邪传内吐血而出方也。外寒传入心包，经络之血，不得归经，则吐血不止。故用干姜、艾叶辛热散寒而行瘀血，使邪去则血自归经矣。然血既不止，则血亡火炎，故以柏叶养阴之正，马通沉降，以泻浮逆之火而为助也。

柏叶汤

柏叶三两　干姜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

取一升，分温再服。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此外感风热致衄也。肝窍开于目，肾水华于睛，肝肾阴虚，而膀胱之气亦虚，故致尺脉浮。目睛晕黄者，乃风热挟火，扰害手足阳明经络，迫血妄行而致衄血。然风气通肝，肝风愈盛，故目睛晕黄，知衄未止。若晕黄去，乃邪气解散，不迫于上，则目睛慧了，知衄止矣。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此火旺水亏致衄也。春夏诸阳气浮于外，而手足太阳经络亦在于外，手太阳小肠属火，足太阳膀胱属水，然水衰火旺，邪逼肺气致衄，应补足太阳，而泻手太阳，故当从太阳而治。秋冬阳伏于内，手足阳明经络居内，手阳明大肠属金，足阳明胃属土，土金气虚而不生水，邪热内淫于金则衄，应补阳明而泻太阳，故从秋至冬属阳明也。

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

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

烦咳者，必吐血。

此辨衄、下、吐血之脉也。面无色，即面白而无神气也。盖血随气转，气行血行，气虚不能统血上华于面，故面无色。邪人于内，而外无寒热，故脉沉弦，沉为气虚兼郁，弦属中虚卫结。然卫陷于血，血随阴火上行经络虚处而出，故衄也。若面无色而脉浮弱者，浮为阴虚，弱为阳弱，按之绝者，气不摄血，血垂降聚于肠胃，则下血矣。若而无色，脉浮弱，按之绝者，乃阴阳皆虚，而气不摄血，则下血矣。面龙雷无制，上冲阳道，扰淫于心则烦，淫肺则咳，咳则气逆于上，血亦随之而上，故吐血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注见伤寒太阳篇。

论曰：经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因伤肝气而不藏血也。少阴所谓咳则呕血者，木虚不能制火，阳脉之逆也。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者，木火盛而刑克肺气之衰也。悲哀太甚，则包络绝，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者，心胞自伤也。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者。概言衄、吐、下血，各有所伤之关键也。以上皆是内伤脏腑，而致吐、衄血也。仲景拈出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者，乃以革脉发明后天中气虚而木胜克土之失血也。又曰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乃伤先天阴气，吐血之剧证也。酒客咳者，必致吐血，乃酒毒伤胃所致。此皆世所不言，诚补《内经》之未备耳。而以泻心汤治风热之吐血，柏叶汤治寒伤营血之吐血，此明外感吐血之两大法门。俾人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一概混以滋阴而为定法。但内伤仅言脉证而不出方，欲人反覆推明其义，则当补泻而补泻之也。

下　血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夫人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健运流行，则肺气通调，血随气转，会于鬲俞，而统分脏腑周身经络，是无瘀逆之患。其或统运失常，胃气不和，逆而上行，血随气转，则吐血。若胃气下陷，则血亦随之下降，而为便血矣。此先便后血者，乃因饥饱先伤脾胃，气虚下陷，因虚而受寒湿，流于小肠，血瘀气滞，相随化物之气，传入大肠，渣滓前行而下，血继后行而出，所以先便而后血，故为远血。即小肠有寒，其人下重便血是也。故用甘、术健脾养胃，灶中黄土同附子以燥寒湿而温脾气，使脾温则健运如常，而肠胃之邪得去，则便血自止。地黄、阿胶以养阴血，但虑附子辛热，过伤庚金，以黄芩保护，除其肠热耳。

黄土汤

甘草　地黄　白术　附子炮　阿胶　黄芩各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煎取三升，分温二服。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方见狐惑中。

此大肠湿热之蓄血也。大肠乃主清肃传道之职，而湿热之邪，蓄聚大肠，血瘀不行，小肠传化渣滓入于大肠，则大肠所瘀之血，前行至于直肠，故先血后便者，为近血也。故以赤小豆味酸气寒，专清血分湿热，当归养血，则血得归经，兼驱其风，以浆水酸寒清热，收敛而止血也。

胸满瘀血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病者如有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此辨瘀血脉证也。设气分受邪，壅逆痰饮搏结而致胸满者，则当烦燥、气逆、喘满，不应唇痿，此胸满唇痿，乃血瘀于胸，故满，不荣于唇则唇痿。唇痿者，即淡白而不燥也。血凝上焦则舌青，气滞化热则口燥，漱水不欲咽。然邪居于血，故无寒热。气虚不能统血，内瘀不充于经，经脉失血，故脉微大。血滞而气不独行，故脉来迟，即扎虚之状也。假令气分热盛，则腹胀满，今腹不满而言我满者，乃外虽不满，内脏血壅气滞而胀，故言我满，知是瘀血矣。如有热状者，非真有热，即烦满、口干燥而渴，如有热状耳。然脉无洪大数疾，为反无热。但脉与证，寒热不合，是非气分受邪，乃血滞不行，而阴伏于内，是瘀血也。对有瘀血，则当下之，即犀角地黄、抵当汤丸之类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七

清 褥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呕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注见厥阴篇。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此以呕渴之先后，审欲解与痰饮也。若因他病传来之呕，呕则津液去而邪亦随呕而去，但胃膈干燥则渴，故先呕却渴为欲解。若邪气入内，与痰饮贮积于中，阻抑阳气，熏喉而渴，则渴而欲饮，饮则外水内饮满而上逆，故呕，谓先渴却呕，为水停心下，是属饮家矣。夫呕则必伤津液，谓呕家本渴，今呕反不渴者，是饮停胸膈，制其内燥，故反不渴，为属支饮。又以呕后，渴为邪解，不渴为停饮之辨也。

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方注见厥阴篇。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茱萸汤主之。方注见厥阴篇。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此胃寒之方也。肺胃气虚则寒，肾阴反乘于胃，故干呕、吐逆而吐涎沫，即《难经》肾邪入脾为涎，邪从所胜来者是也。但无木邪上逆高巅，故不头痛胸满。其病尚浅，仅宜半夏涤饮止呕，干姜温胃，浆水引入阴中散寒足矣。

半夏干姜散

半夏　干姜各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取七合，顿服之。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方注见厥阴篇。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方注见厥阴篇。

诸呕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方注见痰饮中。

此痰饮多而致呕之方也。外邪内入而呕，必自饮食稍进，此痰饮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间，气逆而谷不得入，故用生姜散邪，半夏以消痰饮，而止呕逆。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此寒邪入里致痞之呕也。寒邪传里，与痰搏结成痞，居于心下。然病属阴邪壅逆风木，清阳之气不和，反逆于胃则呕。胃逆下注于肠，则作肠鸣。故用泻心汤，参、甘、姜、枣，补胃和中，半夏以涤痰饮，干姜温中散寒，芩、连以清气逆标化之热耳。

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斤，洗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枚　甘草三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木邪乘胃也。木邪乘胃，上逆则呕，下行则利。今干呕而下利者，外之风寒相合，胃中痰饮搏结，上逆下注。故以小柴胡汤去走表之柴胡，倍半夏、生姜，和中而涤饮止呕，然呕则气逆，故去人参，加芍药，是平土中之木也。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斤　生姜三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此呕吐饮去，以防内燥之方也。痰饮阻抑胸膈，挟邪上逆呕吐，故为病在膈上。吐后思水，乃外邪与胸膈痰饮已去，故思水者，即病解矣。犹恐余邪内伏，而成胃热膈燥，则当急与，以救胃中津液，是杜膈消之患。所以白术安胃和中，二苓通渗胃家内伏之邪，使从膀胱而去，即首卷渴与猪苓汤之义。

猪苓散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论曰：中上二焦气虚，脾胃受邪而上逆，则为呕、为吐、为哕。经谓食则呕，物盛满而上溢，则知胃为呕之总司，乃脾失健运之常为本也。又有他脏传邪致呕，经谓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而呕者，乃阴邪盛而入胃，格阳上逆之呕也。足太阴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者，脾湿化痰而失转运之呕也。肝所生病，胸满呕逆者，木邪乘胃上逆而呕也。肾脉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乃肾气虚而胃关不利之呕也。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呕苦为呕胆，胆邪乘胃而呕也。以诸详之，则脏腑传乘明矣。《金匮》谓痈脓而呕；先呕却渴，为欲解，先渴却呕，为水停心下；呕家本渴，今反不渴，为心下有支饮者；呕而胸满者；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呕而发热者；诸呕谷不得下者；呕而肠鸣者；干呕而利者；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乃以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痰饮标本，而补《内经》之未发，故当《内经》、《金匮》合参则备矣。

吐胃反

跌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虚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此诊跌阳，则知脾胃气之虚实也。浮为血虚，涩为气滞，血虚气滞，故脉浮而涩。而浮则为虚，虚乃脾营虚，为虚则伤脾。然营虚而致卫气亦虚，气不独行，为脾伤则不磨，而脾既伤，则胃气亦伤，脾胃两伤，故宿谷不化，则津液聚结化而为痰，留滞中宫，则朝食暮吐矣。盖朝属胃气稍旺而能食，脾虚不运，则暮吐，暮属脾气稍旺而能食，胃虚不纳，则朝吐，所以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当分脾胃阴阳之虚实而治也。但脾胃脉当和缓为平，此见紧涩贼克之脉，故为难治。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营虚，营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此上焦营卫俱虚而胃反也。寸口主气，微脉见于寸口，是上焦气虚，谓微则无气。第气虚则邪火妄行，脉即数矣。盖血随气转，气行则血行，此卫虚不布于胸，营亦不随济于上，谓无气则营虚，但营虚则血不调，气虚则胸不暖，谓胸中冷。胸冷则不化谷，以故胃反也。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虚。

此治外感发汗伤阳，误下伤胃，皆变胃反也。脉数为热，胃热则当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乃因他病发汗，致伤胸膈之阳，谓阳微膈气虚，而膈气既虚，邪反不去，客热狂走，故脉数，数属客热也。然中焦元气亦伤，胃中正虚，不能消谷，所谓胃中虚冷。脉弦者，胃虚也。因木火邪旺，则土气衰弱，胃气无余，脾不健运，胸膈气虚，不能拦阻，食气上逆，故朝食暮吐，变为胃反。若寒邪居上，医反下之，徒伤胸胃之气，木陷土中，亦致脉弦胃反。令脉反弦，故名曰虚，谓胃膈之气虚也。盖有不因汗下而得胃反，亦因木盛土虚，中上二焦气弱者同，故仲景引而互明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此上虚欲吐，毋更虚下也。膻中气虚，兼之脾胃受邪，其机上逆，所以欲吐。若下之而违逆其机，更伤血分，则病变无穷，故不可下。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千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者。《外台》治呕，心下痞硬者。

此偏痰多之方也。胃反本于营卫两虚，木气乘脾而不健运，津液化为痰饮，卫气逆而化火，痰火上溢，则胃反呕吐。故用人参甘温滋润，补养脾胃，合蜜润燥而生营卫，半夏涤饮下逆，而退其标，水蜜和扬二百四十遍，取其性柔，以养胃阴而不燥也。

大半夏汤

半夏二升，洗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外台》又治吐水。

此偏火盛之方也。木火之邪，结于肠胃血分，气反逆于胸膈，以故食已即吐。经谓胃主血所生病，故用大黄以破血分之热，甘草以调胃气，俾肠胃通而食下，则不吐矣。此方脾胃干结者宜之，当与上不可下之条反覆互看，始得仲景前后之意。

大黄甘草汤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此外风乘胃，脾虚成饮之方也。风气通肝，木盛制土，脾胃气郁而反上逆，则为胃反。然吐则痰饮去而风火炽盛，胃津枯燥，以故吐而渴欲饮水。但木旺土衰，则水寡于畏，肾水反溢为饮，治当健脾以除伏邪宿饮。故以姜、桂、术、草健脾和营卫。而驱邪外出，苓、泽渗导胃肾之余饮也。

茯苓泽泻汤《外台》治消渴，脉绝，胃反者，有小麦一升。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甘草二两　桂枝二两　白术三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去滓，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此亦风邪入胃之方也。木火内燔，乘入于胃，而无痰饮相挟，风火上升则吐。伤其津液，余风未散，故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乃外水能制其胃燥也。故用文蛤咸寒清热，软坚散结，以麻、杏、甘、石清散在里余邪，而通热郁，姜、枣以和营卫。盖脉紧为寒壅头痛，麻黄散寒，所以兼主之。

文蛤汤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十个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哕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此明实哕之治也。哕者，俗谓呃也。邪传于胃，正邪壅遏，气逆上冲于肺，肺不受触，转还入胃，两气相搏，则为哕矣。《灵枢》谓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为哕，明是胃邪壅逆冲肺耳。然肺气不达下焦，则二便不利，以故哕而腹满，即当视其何部不利，而利之即愈。盖利前部者，利小便也，使膀胱气化，而肺气则得下达，利后部者，即通大便也，使大肠气通，则肺气得下，俾二气通调，胃气得转，故利之则愈。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此形寒、饮冷伤肺而挟痰也。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诚不是喘，不是呕，不是哕也。彻者，通也。仅是通心中愦愦然无奈，即泛泛恶心之义也。因形寒饮冷，肺家受寒，内挟痰饮，搏聚胸膈之间，所以生姜温肺散寒，半夏涤饮，俾寒散而痰饮下降，愦愦然无奈即止矣。盖生姜半夏汤与小半夏汤何异？但小半夏汤主涤痰饮，所以半夏为君，此因形

寒、饮冷伤肺，以生姜汁再煎，温肺散寒为君，故名生姜半夏汤也。

生姜半夏汤

生姜一斤　半夏半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此木邪临胃致哕，即呃而干呕也。内无痰饮相挟，木邪乘胃，而胃气不伸，故作干呕。胃邪冲肺则哕，胃气郁逆不布四肢，则手足厥。然脉必沈实有力，是非沈迟虚寒之比。故用橘皮、生姜，味辛气温，宣散胃家壅逆之气为主，俾胃气布行四肢，则呕哕止而厥自退。经谓木郁达之是也。

橘皮汤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此胃虚受邪致哕也。胃虚受邪，挟痰冲肺则哕。然胃气虽虚，是非虚败哕逆，但是胃中邪气不散，故以人参、甘草养胃和中，姜枣补胃，而宣通中上二焦营卫，俾中气和，而肺气自能散布，竹茹善清风邪，胃热，能消热痰，橘皮以散胃逆之气。

橘皮竹茹汤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论曰：哕逆病，有胃虚、痰火、瘀血、虚寒、实热、胃绝诸证，此上仅言外感风寒乘胃，气壅所致，余皆未尽，慎勿一途论治。

下　利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此下利将绝之征，但重于胃肾也。六腑为阳，气行于外，盖胃为众腑之源，而源气衰，阳不充于四肢，则众腑之阳亦弱，故手足寒，上气脚缩，即阳虚而现诸寒收引之象也。诸脏属阴，藏而不泻，然五脏之中，肾为众阴之主，真阳所寄之地，但真阳衰微，则五脏气皆不足，胃关不合，泻而不藏，则利不禁而下甚。甚者，阳气脱而阴血痹着不行，故手足不仁。此仲景本意，欲人治下利必以脾肾为要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愈。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以上方注，皆见厥阴篇。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此即利而失气也。木邪乘胃，邪正两实之气，陷滞肠间，下逼失气，谓下利气。《内经》风淫于内，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之义。然肠间

之气，郁而不得上行，故利小便，乃使肺气下通于膀胱，而大肠之气，则得上行于肺，胃气不下迫，利气自止，故当利其小便也。

气利，诃梨勒散主之。

此下利气之方也。前云当利小便，此以诃梨勒味涩性温，反固肺与大肠之气，何耶？盖欲大肠之气不从后泄，则肺旺木平，气走膀胱，使小便自利，正为此通则彼塞，不用淡渗药，而小便自利之妙法也。

诃梨勒散

诃梨勒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方见痉病。

此伤食下利也。脉来不数不迟，不浮不沉，和缓如常，乃为土气冲和，则为无病。此三部脉皆平，下利而按之心下坚者，脉证不符，是非风寒所属，当责食填胃中，未伤血气，而不形于脉也。故用大承气汤峻攻有形之滞，则下利自止。经谓土郁夺之，通因通用之法也。

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亦食滞之利也。食壅于胃，气道不利，故脉来迟。然脉虽迟，而非虚寒之比，但迟为气壅，滑为血实，血实气壅，水谷为病，故为实也。内滞中气不和，利未欲止，但恐土实而伤肾水，水浅渐成停膈之患，故宜大承气汤，急夺其邪也。

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

此亦食壅致利也。若因风寒下利，脉必数疾，若属虚者，脉必迟涩微弱，此反见滑，水谷为病，乃属有余，曰当有所去，宜用大承气夺之。

下利已瘥，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旧积之邪复病也。下利瘥后，至期年月日时复发者，是前次下利之邪，隐僻肠间，今值脏腑司令之期，触动旧邪而复发。然隐僻之根未除，终不能愈，故当大承气迅除之耳。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此木邪挟火刑金之方也。风木挟火刑金，肺气壅而不利，即胸中痛。气不利而水走后阴，脏邪移腑，故肺痛而下利，犹如肺痈，咳即胸中隐痛之类也。故用紫参苦寒，能通血气，而治肺痛，《本草》谓主心腹积聚，寒热之邪，好古谓治血痢，以此散瘀止痛，甘草以调中气而清热，则痛利自止。

紫参汤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方注见少阴篇。

附　方

《千金翼》小承气汤　治大便不通，哕数谵语。

伤寒厥阴篇中下利谵语，利而有燥屎，以通因通用，用小承气汤轻利和中。此燥屎内结，大便不通，壅逆胃邪上行而哕数谵语，所以亦宜轻利和中，而涤热开结也。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木火炽盛，横格中焦，邪气上逆，则为干呕。逼迫水谷下奔，则为下利。然木火上逆下逼，故用人参、大枣和养脾胃之气，半夏、干姜涤痰温中而止呕逆，以黄芩专清风化之热，桂枝宣和营卫而通表里。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八

清　楝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疮痈肠痈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此辨痈疽阴阳脉证也。诸浮数脉，似乎外感风热在表，然风邪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且有痛处，乃营气不从，邪气逆于肉理，凝滞气血而发痈也。见痈肿既成，欲知阴阳，则能定治。故以手按肿上，热者，乃邪热壅气所成而属阳，火热腐化血肉，故知有脓。不热者，乃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气血，肌肉坚硬不仁而属阴，不能腐溃血肉，则知无脓矣。盖热与不热，是验阴阳之大法，兼互成脓未成脓之辨也。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此出肠痈证与方也。风寒感入躯壳之里，大小肠间，壅逆气血，营卫不利，则成肠痈。若妇人经产，瘀血不尽，亦可成之。然瘀血成痈，不充皮肤肌肉，故身甲错，甲错者，肌肤犹如风干鱼鳞之状也。痈成于肠，内气壅逆则腹胀满，而腹皮急。肠痈不在躯壳，故按之濡，犹如肿状，腹无积聚者，言腹中素无血瘕癥痞。不由内疾之变，又无表症，谓身无热。但得脉数，则内痈毒盛，当识其肠内有痈矣。若见诸证，腹中必然痛楚不堪，即是肠痈之征。故用薏苡清燥肠中湿热，而破壅肿，败酱善排瘀血为脓，而利结热之标，因感外寒成痈，所以附子行阳散寒，破其壅滞之本耳。

薏苡附子败酱散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即苦菜

上三味，杵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肿当作肠字。**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皮汤主之。**

前言肠痈始起之辨，此成脓未成脓之脉与方也。肠痈始起，必因风寒入内，壅逆气血而成其形，然肠居小腹，故少腹肿痞。而小肠乃多血少气，通于前阴，按之内着于痈，所以即痛，气攻小便，则如淋也。但内痈成瘀血结，不犯膀胱气分，故小便自调。然心与小肠为表里，小肠有痈，心火逆郁不散，则时时发热，而自汗出。热收于内，故复恶寒矣。若寒邪未随血肉变脓，脉尚迟紧，可下瘀血。洪大者，邪已随血变化为脓，不可下而再伤肠胃之气，仅宜攻脓破血消痈，故以丹皮、桃仁辛凉破血行瘀，合大黄、芒硝破其血分之结，冬瓜子散热下气。设有脓，使从大便而去，无脓则下血矣。

大黄牡丹汤

大黄四两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个　瓜子半升，即冬瓜子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排脓散

肠痈必起于邪壅气血而成，壅气为热，蒸腐血肉成脓，故以鸡子黄、芍药专补阴血之正，桔梗开提肺气而下行，枳实以宣肠胃气结，俾气利则脓成毒化，故为排脓散也。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三服。

排脓汤

肠痈乃属大小肠受病，故用甘、桔善走手足阳明，开提诸气而宣行解毒，以姜、枣通调营卫，而排血为脓。盖此两方，专治躯壳之内。肠胃之痈而设，徐注谓概治疮痈之方，则混言矣。

甘草 桔梗各一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金 疮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出者，云何？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此亡血、汗家、金疮，皆有涩脉，当以证别也。寸口，即两手之脉，皆属手太阴也。浮为血虚，微为气弱，血虚气弱，虚则浮微，谓当亡血。然亡血阴亏，气不独行，所以脉涩也。盖汗家液伤气滞，脉亦见涩，若不汗出而脉涩，是金疮去血之脉涩，谓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此金疮所伤皮肉筋骨，故为金疮，乃属不内外因。因伤而血去，气滞不能统血，灌于皮肉脉络，所以脉涩。然气血得行，则疮口易合，故用王不留行，苦平通利血脉，能止金疮之血而逐痛，蒴藿主折伤，续筋骨，通血脉。但金疮当取生气为本，故利肺气，即诸气长而血自生，俾血生，则灌续于脉络，疮口易能收敛，故用桑东南根，乃得生气而生气血，烧灰存性，取黑色而能止血，甘草补脾胃而和营卫，椒、姜温养气血得暖，则行诸经筋脉，以厚朴疏导内郁之气，芩、芍以清气滞之热，而温补宜行，所以产后亦用。若风寒乃经络为病，当以发散为主，桑根下降，故勿取之。

王不留行散

王不留行八月八日采 蒴藿细叶七月七日采 桑东南根白皮，各十分，三月三日采 黄芩二分 川椒三分，除目及闭口，去汗 甘草十八分 厚朴 干姜 芍药各二分

上九味，桑皮以上三味，烧灰存性，勿令灰过，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阴干百日。

浸 淫 疮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方未见。

此即脱疽、游丹之类也。邪热蕴积脏腑营卫之间，从内而发，浸淫于皮肤肌肉，为浸淫疮也。从口流向四肢者，热毒自从六腑外泄于肌肉皮肤，渐走四肢，治从外解，故为可治。若从四肢流来入口，热毒先走经络，行于四肢，复散肌皮，归于脏腑，内外充斥，伤残真气，故不可治。然黄连一味为粉，外敷内饮，专解流向四肢之毒，非流来入口之方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十九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

师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此趺蹶当辨经络而治也。人身足阳明脉，络于腿外侧之前，太阳脉络于腿外侧之后，少阳脉，络于腿外侧之中也。夫趺而致蹶者，足不能行也，然不能行，又当辨其前后治之。但能前者，阳明无伤也，不能却者，乃不能后抵，太阳经脉受伤也。当刺腨入二寸，腨者，即小腿肚，本属阳明，乃太阳经络所过之处，与阳明经气会合于阳承筋间，故刺之使太阳阳明气血和而无滞，则前后如常矣。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此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方未见。

此治手臂病而出方也。手之五指，乃属肺大肠，心包三焦，心与小肠。臂者，统属手之六经。但臂外属三阳，臂内属三阴。阳经从指走头，阴经从胸走手。若手指肿动，则当依经而治。臂肿而动者，当责手足太阴、阳明之经，乃被风痰搏击所致。盖足太阴脾主湿，而为生痰之源，风邪内袭，风湿扇化为痰，气虚不充肌肉，故身体瞤瞤，瞤者，肌肉蠕动也。而肺为贮痰之器，因脾之风痰上溢于肺，随经走臂，痰气壅逆经隧，故手指臂肿，邪正搏击，气摇则动也。方虽未见，详甘草和中，藜芦善吐风痰，俾痰去，则经气疏通，而肿动自愈。此补痰饮走经隧之未备也。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此木土不和，风邪而转筋也。风邪乘于脾胃，风湿相搏，以故表里皆病。若风湿盛于经表，则臂脚直，脉上下行而微弦。经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骨，亦风淫末疾之义也。或中气虚而木邪内逆，直攻于脏，则转筋入腹，当以鸡屎白，下气消积，去风安脾之治，非治臂脚直之方也。

鸡屎白散

鸡屎白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阴狐疝气者，偏有小大，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此外肾睾丸之病也。阴狐疝气，乃阴阳之气偏虚受邪，故偏有小大，时时上下，即缩入两跨，如狐行状，阴出阳没之不定。由肝肾血虚气弱，感受风湿，所注之处为病也。故用蜘蛛，少腹抽丝者，能引入肝，通经攻毒，而胜风湿，桂枝行阳化气，以伐肝肾之邪，俾阳气盛而阴狐自退矣。

蜘蛛散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上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服，蜜丸亦可。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此蛔虫腹痛之脉也。腹痛病，因感风寒者多，若寒邪入里，脉当沉紧，风邪在腹，卫气内结，脉当沉弦，今反洪大，即当肌表发热，而反腹痛，是与脉证不合，知非风寒，当责之蛔虫所致。若四时腹痛病，而不见风寒之脉，当责蛔虫治也。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

此蛔虫心痛证与方也。上条谓脉反洪大，乃胃中热湿蒸化为虫。若风寒致痛，即当连绵不绝，而不吐涎。此因蛔虫行于上脘，痰塞气道不通，令人吐涎，心痛，虫下则不痛，故发作有时。或痰下脘，即作腹痛可知矣。然攻击风寒猛烈峻剂而为毒药，非杀虫之品，故痛不止。此用白粉杀虫，甘草合蜜，和中安胃，草蜜味甜，诱开蛔口，俾其得药，虫头下向，则痛自止矣。

甘草粉蜜汤

甘草二两　粉一两　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膈入，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方注见厥阴篇。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十

清　楊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妇人杂病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着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颠；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此血室受邪，传于脏腑经络现证，而与男子不同治，所以《金匮》另立女科一门也。盖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一月一行，乃为常度。其或参差前后，或经后新产，胞宫气血虚弱，而外邪以从阴门侵袭，则病变无穷。但禀气有强弱，阴阳有偏胜，气血有虚实，风寒有多少，五脏六腑十二经各传乘，以故见证不一也。然妇人之病，因气血虚而风寒袭于子宫，气血不行，谓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且非一日发病，至有历年，而血寒积结胞门，乃虚为受病之本，风寒为致病之标。至于日久传于诸经脏腑，气血阴阳，表里上下，神志诸病，变化不测矣。但邪客胞中，相随上焦气虚之处，厥而上行，为寒伤经络，凝坚在上。或侵脾胃，则呕吐涎唾。逆于肺脏，营卫不宣，久成肺痈。然骨蒸咳嗽，皆括在其中矣。营卫既伤，则形体损分。若在中盘结，淫于冲脉，则为绕脐寒疝。淫溢胠胁，则两胁疼痛。然经脏相为表里，但经络之痛，其源在于胞宫之脏，为与脏相连。若风邪淫于本宫，郁化为热，故曰或结热中。邪正相搏，气郁不通，则痛在关元。夫风者，善行数变，郁化为热，热耗胞门阴血，血虚火盛而脉数。非疮家之脉数，谓脉数无疮。阴血耗而不充于躯壳，则皮肤干燥，为肌若鱼鳞。或逢交合，其邪传与男子，亦病鱼鳞，谓时着男子，非止女身。若感受日浅，未传他经，谓在未来多，只病经候不匀。若寒客凝结气血，邪正相搏，为令阴掣痛，即抽掣相引阴户而痛。阳微阴盛，则少腹恶寒。邪随督脉上逆，则引腰痛。若依冲脉，则气冲急痛。盖冲脉出于气街，斜入腿中，循胫骨内廉，邪凑虚处而行，则下根气街。下注厥阴经脉，气滞不行，为膝胫疼烦。上逆冲击心神，则为奄忽，奄忽者，骤暴昏昧也。相随肝脉上逆巅顶，则为眩冒、逆而不返，其状犹如厥巅。淫于心、肺、肝、脾、肾，五脏神魂情志受伤，故作忧惨悲伤多嗔。以上诸证，乃带脉之下，血海受邪为病，总谓此皆带下，非今人所谓之白带也。虽见眩冒厥颠，忧惨悲伤多嗔，奇怪之证，皆胞门受邪，传于气血心神魂魄所致，非有鬼神所使之耳。邪传脾胃，消削肌肉，久则羸瘦。耗伤心血，故脉虚。伤阳则寒，谓脉虚多寒。又十二癥、九痛、七害、五伤、三痼，为三十六病。然证现千变万端，总属胞门受邪则一，治此必审脉之阴阳、虚实、紧弦，则知邪之风寒、气血、虚实，才能行其针药，治危得安。以上病虽同起于胞门，而有风寒、气血、虚实、经藏、上下之分，随其

虚处现症现脉，不能尽述，谓脉各异源，此乃妇科切要之纲领。故嘱子当辨记，勿谓不然。此上数段，皆胞宫一源起病，乃邪随五脏六腑气血虚处现证，故现无穷之变，务须细心体究其意，方能入彀耳。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此谓中风，即大邪中表，风伤卫，传里之病也。发热恶寒，少阳证也。少阳与厥阴相为表里，而厥阴藏血，乃通冲脉血室，经水适来，血室空虚，少阳风热，陷于血室，邪气深入，故七八日来，外则热除而身凉。血阴凝滞，故脉迟而胸胁满如结胸状。血室之邪冲心，则发谵语，即非有鬼神之义也。然肝与血室相通，故当刺肝之期门穴，随其实处取之，即泻血室之邪也。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方见呕中。

此风邪陷入血室而出方也。风伤卫证，七八日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者，因经水适来，血室空虚，外邪乘虚内陷，邪血搏击，正邪分争，阴阳更胜，势如疟状，故谓有时。然邪陷血室而得寒热，当责邪在半表半里，故用小柴胡汤，和阴阳而提风木之邪上行，使从表出，则病自愈，不必求其血室之补泻也。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热入血室，虽有风寒之别，而邪入则一，所以上下四条，相为一贯也。寒邪伤营而陷于血室，故昼日明了，暮则血海阴邪盛而上冲于心，则发谵语。然肝脏开窍于目，热血搏结，魂不归舍，而反影于目，故如见鬼状。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之义也。治此不可犯其胃气，及上二焦之阳，是谓汗吐下之戒。俾中上之阳不伤，阳能正阴，使邪外出，则阴邪下退，经水适来未净，必使经血再行，则自愈矣。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此互风寒陷入血室。舍针法，惟小柴胡为主治也。血室空虚，为血弱气尽，邪气陷入，结于胁下，与正气相搏，故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邪郁胃间，故默默不欲饮食。然肝胆相连，脏邪凝于下，腑邪冲于上，血室为病，故痛在下，邪高痛下，中州胃气不和，则使呕也。然小柴胡汤，表里两解之方，而上下亦可两解，所以用此和之。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

此伤寒土邪反乘于血室也。大邪传入阳明，湿热炽盛，反淫冲脉血室，血热妄行，故阳明病而见下血，为热入血室。胃热上冲于心，则发谵语而头汗出。故当刺肝之期门，随其邪实之处而泻之，使木能制土，阳明经腑余热，自从周身濈然汗出而愈。盖血室证，非惟少阳与阳明之邪而入，要知十二经络脏腑之邪，皆可入之为病。又有血室受邪，传于脏腑十二经络为病，余脏仿此，则神机在我，何惧证见无穷。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此血室之邪，淫于任脉为病也。前谓凝坚在上，久成肺痈，与此如有炙脔源同而证异。要知仲景立一言，竖一义，是有变化不尽之妙，仿此类推，则得《金匮》之意。盖行经或产后，气血虚而阴门感受风寒，积结胞宫，相随任脉上冲，抵于咽嗌，气逆噎塞，吞之不下，吐之不出，如有炙脔贴于咽中。故用厚朴、半夏辛温消痰散结而下逆气，苏叶善能归气入阴和血，同生姜以宣营卫，而散外入之邪，茯苓渗湿，并导逆气下行也。

半夏厚朴汤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

两　干苏叶二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

妇人脏燥，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此子宫受邪，上淫肺气之病也。子宫血虚，故为脏燥。受风化热，相随任脉冲上，而挟心包之火，逼迫肺脏，然肺声为哭，魄气不宁，则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而金虚肝盛，邪犯胃肾，故数欠伸，即忧惨悲伤多嗔，魂魄之病也。故以甘草缓泻心包之火，小麦益心和肝，兼养胞血，大枣培土生金，而和营卫，以济子宫之燥，俾冲任得养，肺气是无凌犯，则悲哭自止。

甘麦大枣汤

甘草二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小青龙汤见痰饮。

此凝坚在上，呕吐涎唾，而挟新邪之方也。血寒积结胞门，复挟新感外风，相随任脉而上，会合胸膈肺胃之间，凝聚津液，化而为痰，故吐涎沫。然外邪当从表散，而医反下之，诛伐无过，致伤中气，则阴邪上逆与涎相并成痞。若不治涎，余涎尽并于痞，卒难分解，故当先治。用小青龙汤散邪涤饮，风寒两擅其长，使新旧之邪尽去，则涎沫自止。其或痞结未消，又当泻心汤治其痞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此血寒积结胞门之病也。妇人年五十所，天癸应绝，而反病下利者，因昔半产，寒凝瘀血，积于胞宫，所以新血不能聚于血海，反从下出，而为下利不止，即血出崩倒之疾，非大便下利也。然新血不得留聚血海之内，则阴虚火盛，故暮即发热。血瘀少腹，则里急矣。盖心经脉络，下通胞门，上走手心劳宫，血虚火盛，故手掌烦热。心病则脾亦病，故腹满。而脾营不化，故唇口干燥。病在血室，所以为属带下，然何以知其血瘀少腹？盖唇口干燥，此乃血瘀而不上灌，故知之也。但瘀为病根而不去，利何由止？故用温经汤，芎、归、参、芍、姜、桂、茱、甘，调和营卫，而益气血，为温散寒结，半夏下逆消痰，丹皮散血，麦冬、阿胶，保肺通调，俾温经散邪，俾瘀血行而病根去，血得归宫，则下利止矣。

温经汤

吴茱萸二两　当归　芎藭　芍药　人参　桂枝　阿胶　牡丹皮　生姜　甘草各二两　半夏　麦冬各一两，去心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此在下未多，经候不匀之病也。胞门受风，未经多日，所以只见经水不利，未致不通。第不利者，乃似通非通，非通似通，来而不畅，止而复来，即行者自行，结者自结，所以小腹满痛而一月再见矣。故以土瓜根即王瓜根也，味苦气寒，能清风化之热，虻虫活血行瘀，桂枝、芍药，以调营卫，而宣阳气，俾风外出，酒引血分散瘀，经自利矣。

土瓜根散附癥肿亦主之。

上瓜根　芍药　桂枝　虻虫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此胞门受邪，挟木乘胃之脉与证也。血海邪通肝木，则木气过盛而脉弦，然弦必伤胃，则胃虚，谓弦则为减。胃虚不能生血，溉灌诸脉而空大，为大则为芤。然胃气虚弱，为减则

为寒，血不循经贯脉，为乳则为虚，胃寒脉虚，为寒虚相搏，脉名为革。而木邪炽盛，胃气不能生血而摄血摄胎，故有妊则当半产，无孕则当漏下。然推其源，乃胞受风寒所致，脉弦而大。故用旋覆花驱风而散寒结，以葱助其行散之力，新染绛绢，引入血海而散邪，俾邪散则正气自复，非此即养正之方也。盖前虚劳论中革脉，乃木火制胃，此因胞宫受邪传木不同，当参看则备。

旋覆花汤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方未见。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

此胞门受邪，以致陷经漏下也。盖诸经血盈则灌于海，海满复溢于经，经海相连，盈亏进退，升降出入，皆从于海。若血海受邪，拒格新血不归于海，则新血降而漏下矣。然经血陷而不升，故为陷经。若血寒则黑，漏下黑不解者，即血海受寒所致漏下也。故以干姜散寒，俾寒邪去而瘀黑自解。阿胶养血，而驱伏风，则漏下得止。原方未见，但以胶姜详之，其义可知。后人拟补胶艾汤，似乎未确。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当作经字。**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此经后受邪，水血两瘀也。经后血室虚而受邪，水血内瘀，则少腹满，如敦状，如人敦而不能起，言其下重之情也。血分受邪，故小便微难而不渴，非似气分闭而不通矣。此有形水血结于血室，若不峻攻，何以破其坚垒之结，所以大黄攻血，甘遂以逐蓄水，而无留滞，又藉阿胶养血，善驱血中伏风，俾风去，则水血俱利矣。窃拟血分受风，而致水肿者，用之无不妙耳。

大黄甘遂汤

大黄四两　甘遂　阿胶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其血当下。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此血寒积结胞门，未变他病之方也。胞门偶被风寒袭入，血凝不散，经水则不利下，非久闭也，或痛而不利，或少腹坚而有形可征，故以食血之虻虫、水蛭以破血结，桃仁、大黄以攻其瘀，则无留滞矣。

抵当汤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

水蛭熬　虻虫三十枚，熬　桃仁三十枚　大黄三两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当作散字。**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此肺气不利，白带而致干血也。脏即子宫也，坚癖不散，子宫有干血也。白物者，世谓之白带也。盖子宫之气，通连冲任督带诸脏之气，而冲任之气为至咽喉，会通于肺，然肺主通调诸脏之气，连及子宫，故肺与大肠受邪，通调传道之职皆失，以致脾胃湿热，凝滞津液而成白物，淫入胞宫，阻滞内血不流而成干血，是因白带阻闭胞宫而结干血也。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故以矾石先去湿热为君，杏仁独利肺与大肠之气为助。盖肺与大肠为表里，纳药大肠之脏，俾药气以从大肠之气上行于肺，肺气即得下行，通调于子宫，使湿热津液不得凝为白物，则白物止而干血自散。此由他脏淫于子宫受病。不与胞门同治，正谓其虽同病，脉各异源也。

矾石丸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此概以妇人血分挟风而病也。仲景每论妇人之病，皆从血海受邪起见，而推广六十二种风疾，并腹中血气刺痛，咸因血海气血虚而招风，以致冲任督带五脏六腑皆病，故以红蓝花一味，煎酒取其色红，与血相类，味苦辛温，

能入心肝冲任血海，养血和血行血，专理血海，去旧生新，得酒入血，宣行之力更佳，正谓血足风自灭也。

红蓝花酒方

红蓝一两

上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方见妊娠。

此脾虚而致腹痛也。腹中，即血海也。妇人虽以血海为主，实赖脾胃资生之化，而统血于海，则无诸病。此因脾不健运，湿气下流胞中，血涩气滞，故腹中诸疾痛。当责脾虚而治，故以芎、归养血而行血中之气滞，芍药收阴之正，白术、茯苓、泽泻，健脾渗湿，俾脾健则血生，湿不下流，冲任气行血利，则诸痛自止。此又重于脾，不当责于胞，此亦其虽同病，脉各异源也。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方见虚劳中。

此胃虚而致腹痛也。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虚则纳谷少，而营卫亦虚，血海无济，胞门血虚气滞，故腹中痛，是非风寒所致者也。所以小建中汤，建中气而生营卫，充灌血海，使阴阳和而气血流利，则不治痛而痛自已。设因风寒致痛，而汤中桂枝，可以驱邪足矣。此上下二条，以后天脾胃生化之源不足，累及血海受病，故以健脾胃为主，毋恃四物汤而养阴血，诸脏皆然。若胞门受邪，累及脏腑诸病，当治胞门为主，是仲景暗度金针，人皆不识耳。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肾气丸主之。

此胞门阳虚致病也。表里上中二焦无病，则饮食如故，下焦阳虚不能统气于尿胖，故胞系了戾，即纽转而不得溺也。然胞系既转，上气不得下通，逆冲心肺，故烦热不得卧而倚息，名曰转胞，不得溺，是因真阳虚而不得统气于胞，故用六味丸以滋左肾之元阴，桂、附专补右肾之真阳，行阳化气，直达胞中，胞系满直，开阖有权，则小便利而烦热倚息顿愈。若以五苓、八正一概淡渗，元阳顿削反不得溺也。

肾气丸

干地黄八两　薯蓣　山茱各四两　泽泻　牡丹皮　茯苓各三两　桂枝　附子各一两，炮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蛇床子散，温阴中坐药。

此令阴窜痛，少腹恶寒之方也。胞门阳虚受寒，现证不一，非惟少腹恶寒之一证也。但寒从阴户所受，不从表出，当温其受邪之处，则病得愈。故以蛇床一味，大热能补真阳，纳入阴中，俾子宫得暖，邪去而病自愈矣。

蛇床子散

蛇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此风湿合乘胞门，流于阴户，而成虫蚀也。少阴脉居左尺而应胞门，精血之地，外通阴户，但脉滑为阴气有余，数为热盛，此因风湿感入胞中，湿热炽盛，流注阴中，营气不从，逆于肉理，邪热郁蒸，阴中即生疮矣。湿热蒸化为虫，则遍蚀阴户，谓蚀疮烂也。方以狼牙煎汤熏洗，《本草》谓其苦寒有毒，善治浮风瘙痒，杀腹脏一切虫，但苦能燥湿，寒以除热，俾湿燥热除，不化为虫，蚀疮自愈。盖后人论阴疮数种，不若此论最详，当以触类旁通，治证为妙。

狼牙汤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筋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方见黄瘅。

此胃气走于胞门而出前阴，谓之阴吹也。大肠与胃中津液枯燥，谷热壅滞不下，胞门气

虚，胃气不往后阴，而反陷胞中，以从前阴而出，故谓胃气下泄，乃移实就虚之义，即肠胃累及胞门之病也。气泄声响如吹，为阴吹而正喧，肠胃之气，乘于胞门，谓谷气之实也。故以猪膏滋润肠间之燥，发煎以养胞门之血，俾肠间得润，谷食下而气转后阴，此通则彼塞矣。盖有大便不结，中虚下陷而阴吹者，当用补中升提，不可概为胃实也。

小儿疳虫蚀齿方

小儿疳病，乃从内发，先因金虚，木寡于畏，风乘于土，湿热壅积胃间，随脉上溢于齿，风湿蒸腐，化而为虫，浸淫于齿，故为疳虫蚀齿。方用雄黄善驱脏腑之风，又能杀虫，葶苈以泻肺实，使肺气通调，金风一动，湿热全消，则不化虫，蚀齿之患除矣。盖附此方于妇人证后，想昔有幼科而遗失无传，去古既远，不敢妄赘。

雄黄　葶苈

上二味，末之，取腊月猪脂熔，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枝，点药烙之。

论曰：经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形坏而无子矣。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故能有子。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至于八八，则齿发去，五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尽而须发白，身体重而行步不正，故无子耳。盖天癸者，即父母媾精而为先天，合同天地阴阳生长之气，乃为精血之主，非精血而为天癸也。然所得之气，女藏子心，阳为之主，男藏于肾，阴为之根，各待阴阳至盛、精血满足之期则泄，所以谓之天癸至。但男体外为阳，而盛于八者，乃俟真阴数足，以水而配阳，女体外为阴，而盛于七者，乃俟真阳数足，以火而偶阴，故女子二七，阳气充盛，是与真阴气合，则阳机蠢动，阴即随之，任脉通而太冲脉盛，月事下而阴阳和平，故有子耳，男子二八，阴水充盛，与真阳偶合，阳机蠢动，精气溢泻，阴阳和而有子矣。若在后天论之：女子二七，胃中气血充盛于心，血盛，则与先天气和，先后之气，附合而经行，故有子。男子二八，胃中气血充盛于肾，精盛，则与先天气和，先后之气，附合而精泻，故有子。所以男女皆为天癸至者，乃先天阴阳与后天气血，会合充盛，斯时而至。故予谓气血为阴阳之橐龠，阴阳为血气之风帆也。夫男子外阳而内阴，以肾为体，以心为用，女子外阴而内阳，以心为体，以肾为用。盖心属火，为阳，主血，阳数奇，故二七真阳气盛，阴得阳和则行，统领诸脏之血，盈溢血海，则月事下而有子，肾属水，为阴主精，阴数偶，故二八真阴水盛，阳得阴则化，而统诸脏之精，满溢精海，精气溢泻而有子。可见男女配偶交合，必须阴阳和平，即成胎而生子，是故男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调经治病，当以阴阳先天分治，非仅调养后天精血而已。盖一七少阳气盛，二七阳明气盛，三七太阳气盛，而二七十四，正在阳明尽而却交太阳之初，三阳开泰之时，故太阳始盛，萌机一动，合于少阴，则阴阳相和，冲任血海盛而月事下，则有子矣。然有未至二七，天癸至而生子者，乃属天禀太过，或有已过二七，天癸未通，而不生子者，乃天禀不及，是禀先后二天之气，厚薄不同也。夫女子阴血已盈，必俟真阳至而行化，行化之后，务须阴阳和平，则为无病。设偏阳盛，则未及期而脉数，若偏阴盛，则过期而脉迟，此为阴阳太过不及，皆当病也。或因后天营卫之气太过不及而致病者，经云：营者，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卫者，水谷之悍气，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若卫虚则脉微而经迟，营虚则脉数而经早，至于闭绝不通，各有阴阳气血，寒热虚实，辨于胃肾也。然经水有先期后期而至者，或多少紫黑淡白青黄黑色不一者，或二三月一行，一月二三行者，至于闭而不通者，或崩漏不止，赤白带下，血瘕癥块者，皆属胞

门之病，谓之带下，治之非审经期，始有本据。或先经水不调，至于闭而不通，后致别病者，乃胞门受邪，当辨寒热虚实，调经为主，治俟经通，则诸病自愈。若先有别病，而后致经水不调，或闭而不通者，乃脏腑受病，累及胞门，则当治脏腑为主，调经次之，俟病退，则不调经而经自调矣。故《金匮》发明经期胎产，血室空虚，邪从阴户侵入胞门之病，述为女科，其余六淫中表，内伤七情，男女皆同，所以不赘一辞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十一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妇人妊娠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方见下利。

此辨初孕之脉证也。六脉皆和，为得平脉，则内外无病矣。然平脉之中，略见阴脉有异，而阴脉者，即关尺肝肾之脉也，是脉当微弦濡滑，而反小弱，且无病证，则知厥阴少阳，荫胎气血不足之故。经云：土得木而达。此木荫胎尚且不及，何暇疏通稼土，乃胃气自壅，气化为火，则渴而不能食。无寒热者，是无表证也。在于六十日，无病而见经闭脉弱，决是足厥阴少阳，荫胎所致，故断其妊娠。然既已妊娠，补泻之法，用之无益，惟宜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济肝胆之源。但此汤用之于表，则和营卫而去表邪，用之于里，则和营卫而生气血，充溢脏腑血海，然济胎则自安胎矣。若见渴不能食，而医不识此妊娠，反以病治，伤动胃气，故加吐下，却有一月，则当止吐下为急，所谓绝之。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藏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此妊娠宿有癥病而出方也。妇人经产之后，血室空虚，余血未净，而受风寒，或因饮食生冷，凝血成块，则为癥瘕。若结于偏旁，而不正居子宫，仍能行经受孕。曰宿有癥病，此经断未及三月，将已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者，见似经非经，胎衄疑似之间，以故详辨。然怀妊娠应居当脐，而脐腹之地，却被癥块占居，故动反在脐上，而癥居偏旁，故能受胎，但害经血，不荫胞胎，半途而出，以漏下不止，谓之癥痼害。盖妊娠动时，当在六月之间，今只三月就动，亦因癥痼害去其血，胎干不安，如鱼无水，则跳跃不定矣。然胎衄未能定其确实，所以推其经水未断前之三月为验。若经水未断前之三期，期期准节，而无参差前后者，乃气血和平，应当受孕，斯断是胎，非衄，所谓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若前之三月，期期经水迟早不准，淋漓闭塞者，乃气血乖离，何能受孕，知今经断，非胎是衄，故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然前三月经利，既是为胎，何因而漏血不止也？盖因其癥不去，阻害荫胎之血，不入于胞而漏下，所以当下其癥，胎始得安，则血自止。故以桂枝行阳，芍药收阴，调和营卫。然癥病始成，必因风寒痰湿，气血凝结为块，以茯苓渗湿，丹皮、桃仁破血行瘀，而助消癥。但丹皮、桃仁为胎气所忌，此不避者。经谓有故无殒，自无殒也。因胎在腹，欲去其癥，则服一丸而渐磨，不致动胎，立法最善。

桂枝茯苓丸

桂枝　茯苓　牡丹皮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方未见。

此土金气虚，不能助荫胞胎而受邪也。妊

娠六七月，应当肺胃荫胎之际，而肺胃气虚，荫胎不暇，令其胞门之气亦虚，寒风袭入，相连肺胃，故见脉弦。邪郁表阳，则发热。乘于脾胃，则胎愈胀。深入胞宫，则腹痛恶寒。冷气阵阵侵逼，为少腹如扇。因子脏阳虚不敛，玉门不闭，寒风袭入胞宫，所谓子脏开也。故用附子温起胞宫之阳，得暖则闭，而风冷自散。然方虽未见，但详附子为汤，必是驱寒补阳为主。顾名思义可也。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此下血则一，其因各异也。漏下即崩疾也，崩有木火乘脾而致。有胞宫受风寒而致，或半产下血都不绝而致，或脾胃气虚而致，或因胞宫气血寒热偏胜而致，此妊娠下血，腹中痛者，因胞胎阻塞，气滞不能运血于经脉，故下血腹痛。然其因虽异，而治法同于行气、止血、和阴，故概用胶艾养血调血止血，俾气血归于经脉，则漏下止而痛自愈。纵有风寒内袭，胶艾温经，则驱散风寒，具在其中矣。

胶艾汤

芎䓖　阿胶　甘草各二两　艾叶　当归各三两　芍药四两　干地黄六两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此本取土气为病也。凡属胎前之病，皆因胎处其中，而荫胎之脏受邪为病也。盖镇摄胞胎，统运气血，咸赖于脾，因其脾胃荫胎不暇，气血不能分济诸脏，故木气自强，反来讨气于土，土弱气滞，以致胞宫气血不舒，所以腹中疗痛。疗痛者，乃绵绵痛而不止也。故以芍药、芎、归宣和胞宫气血，兼疏土中之木，白术健脾，生化营卫，以济诸脏之虚，苓、泽导渗土虚不输之湿，俾木土相和，胞宫气血流利，则痛止而胎自安矣。

当归芍药散

当归一两　芍药一斤　茯苓　白术各四两　泽泻半斤　芎䓖二两，或作半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本挟寒水之气，上逆而呕吐也。盖脾胃为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受其济，而胞胎系于脾，赖之以为总荫。此脾但有荫胎之能，而无制水之暇，虽无水泛，乃寒浊之气，以乘木势，反冲于七，脾胃气逆，津液化为痰饮上溢，所以呕吐不止。故以人参补养脾胃之元，干姜以暖胃中之气，俾脾胃温而健运如常，则水阴不敢上逆。以半夏涤痰下逆，而止呕吐。盖半夏、干姜，乃胎气所忌，是有病则病当之，况用丸者，取其缓而不致动胎也。

干姜人参半夏丸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二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此下焦受邪，而致小便难也。饮食如故，知邪非从上中二焦传来，乃从阴户而入，袭于胞宫，气运膀胱，郁而不化，故小便难。所以苦参味苦气寒，燥湿驱风，《本草》谓其入阴，能驱大风，开结气，除伏热。以当归养血，而利血中之气，善治冲带之病。盖肺与膀胱为子母，故以贝母利肺气，即是利膀胱之气，膀胱气利，胞宫之气亦利，气利则邪除，小便不难矣。

当归贝母苦参丸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此胎压卫气不利致水也。五六月，胎壅脾胃之气不运，七八月，手太阴气逆，九十月，膀胱三焦气郁，皆可致水。此因三焦气郁，决渎无权，聚水泛溢，故为水气，身重，小便不利。

然三焦气郁于内，而不达于外，皮毛失护，则洒淅恶寒，胎居于下，火逆于上，木火通气，而起动身躯，则扰动火气上摇，则头眩。然不畏其水，但畏小便不利，虽非阳虚致水，亦当开郁泻水为主。故以葵子滑利诸窍，使通三焦之气，茯苓渗水下行，而宣膀胱之郁，俾下焦通则上焦气转，小便利而肿自退。但葵子滑胎而不忌者，乃有病则病当之，功在利水宣壅，而不滑胎矣。

葵子茯苓散

葵子一斤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此上中气热，妊娠常服之方也。脾胃乃为营卫之源，胎必赖之以为总荫，肝为藏血之室，冲任督脉以滋，故妊娠全欲肝脾气和，则子宫受荫而无胎动之虞。所以芎、归专养肝血，能疏肝气而不壅，白术补脾燥湿，芍药收阴，而平贼土之木，以黄芩能清木火，而凉胎气，不致气壅血滞，则胎无疾苦而易产。然气血平调之方，故宜常服。所以产后百病悉主之。

当归散

当归　黄芩　芍药　芎劳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此偏下焦阴火上逆之方也。脾胃乃生营卫而养荫胎元，为镇摄之主，故用白术培脾养胃，芎、劳疏利肝气，俾肝气利，则脾气和，而血长胎安。然又赖肾水壮而收摄阴火，不致上逆，则胎无患。故取椒性纯阳，能达逆上之火而归其根，但椒能导火下行，不能养阴摄火，故以牡蛎咸寒纯阴之品，补水而摄之，则胎长无虞。若脾气不和腹痛者，加芍药以疏上中之木。心气毒痛，乃肝气淫郁于心，当倍芎劳以疏肝气。心烦吐痛，不能食饮者，不独肝气抑郁，且有客寒上逆，心火不宁，故加细辛驱寒，半夏止逆，以醋汤和血而安其下。复不解者，知非客寒，乃心液不足而烦，用小麦汁养心液而安其上。已后渴者，用大麦汁以和其胃。此药性平和，所以养胎常服。此不用血药滋阴制火，是非病偏阴阳，乃胎居其下，而阴火上逆，故但调其气，则血自和也。

白术散

白术　芎劳　牡蛎　蜀椒三分，去汗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夜一。但苦腹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劳；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此肺经荫胎致虚，所不胜来克也。妊娠七月，太阴肺气养胎，但有荫胎之气，而无生水之暇，水亏，包络火旺，刑于肺金，太阴受伤，故为伤胎，即伤荫胎之谓也。怀身腹满，因肺金受伤，气郁不得下输膀胱，故不得小便。而腰以下重，乃肺气壅逆，非水泛皮肤，故谓如有水气状。盖七月太阴受制，不能荫胎，为当养不养，当责心气之实，刺泻手心劳宫穴而泻心火，及刺关元穴，宣通肾与膀胱之气，使膀胱气通，则三焦气利，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不刑于金而通调，小便微利则愈。

论曰：胎孕一门，贵在自慎起居，调七情，节饮食，不妄作劳，则气血阴阳和而无疾。设纵违诸禁，以致气血乖离，阴阳偏胜，诸病集至，乃为自伤脏腑气血所致，非关胎气为病。或因胎处胞中，气血不足，阴阳偏胜，以致下部感受六淫为病，或胎肥壅塞脏腑，气血不宣，又有每月荫胎之气不暇，或恶阻、胎动、胎漏、子烦、子淋、子痫、子肿、子悬、子喑、半产等证，乃为胎气所致之病，当察荫胎本经之虚

实寒热，而用升降补泻保之，庶不悖《金匮》阐发之理。因晋唐历代诸书，男女同病，一统混收，而为胎前之病，不合《金匮》之义，故复表出。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十二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妇人产后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此产后气血虚而受邪致病也。新产有血虚，气虚，有气血两虚，虚而招邪，则有三病。盖三病为纲，非只此三病也。因血虚气热，热开腠理，则多汗出，而汗多则筋燥，故喜中风，风中则变痉矣。若亡血，则内火上逆，复外感寒，寒邪郁住内火，谓寒多故令郁冒。盖此二条，因虚受邪而病，末节乃指产后气血虚，不因受邪便难也。凡大肠主津，小肠主液，然津液乃属于阳，因气虚则津液虚，津液虚而血亦虚，则胃间不润，肠亦燥，故大便难。此提产后虚而感受风寒，与大便难无邪三法，为诸病之大纲也。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方见呕。

此亡血，外寒郁住内火上逆而致冒也。中气不足，故脉微弱。木火盛而郁遏脾胃之气不运，所以呕不能食。然气血虚，则津液亦亡，故胃燥而大便坚。血虚则阳火上厥，故头汗出。以血虚而阳气上逆，故厥，外挟寒邪，蒙昧于上，则为郁冒。但冒家欲解，必然大汗出，则内外之邪得散。又谓血虚下厥，孤阳上出而头汗出。因头汗出而损其阳，以阳损则阴长，曰阴阳乃复。第血气津液内燥，则大便坚。木火乘胃，故呕不能食。治当小柴胡汤和解表里，使表里气和，脾胃之气得转，则郁冒自愈。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

此即大便坚，呕不能食，用小柴胡汤，而病解能食也。病解者，谓郁冒已解。能食者，乃余邪隐伏胃中，风热炽盛而消谷。但食入于胃，助起余邪复盛，所以七八日而更发热，故为胃实。是当荡涤胃邪为主，故用大承气峻攻胃中坚垒，俾无形之邪相随有形之滞，一扫尽出，则病如失。仲景本意发明产后气血虽虚，然有实证，即当治实，不可顾虑其虚，反致病剧也。

产后腹中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方见寒疝。

此气血两虚而腹痛也。疞痛者，绵绵而痛，是属虚也。产后气血两虚，或有微寒阻滞气血，所以腹中疞痛，非如血瘀刺痛之比。故以当归养血而行血滞，生姜温散客寒而行气滞，以羊肉味厚气温，补气而生血，正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俾气血得温，则邪自散而痛自止矣。此但温补宣行，所以并治寒疝虚劳不足。

产妇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此气滞腹痛也。产后中气必虚，虚则气滞而食亦滞，故腹痛、烦满、不得卧，勿疑产后定属瘀血而痛也。故以枳实破气行滞，芍药收阴而和脾养血，因产后血虚，所以用之。此剂行气和血，故主痈脓。以麦粥下之，乃和肝气而

养心脾也。

枳实芍药散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以麦粥下之。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瘀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此与上条互相发明也。前因气食阻滞腹痛，以枳实芍药散行食下气，收阴敛正，乃至当不易之治矣。然施之而不愈，要知非因气分阻食之痛，当责瘀血着在脐下而痛也，故用大黄、桃仁、虻虫入血攻瘀，俾瘀去则痛自止。盖仲景意欲明产后腹痛，亦有气分食滞，不可概攻瘀血之训耳。

下瘀血汤

大黄二两　桃仁二十枚　虻虫二十枚，去足

上三味，末之，炼蜜和为丸，以酒一升，煮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此互亡津液胃燥，邪壅而致血瘀也。七八日，无太阳证，是无太阳、阳明表证。少腹坚痛，乃因阳明邪郁而致恶露不尽也。但亡津液胃燥，邪热入于胃腑，以挟宿食不行，故不大便。胃热上冲，则胃躁发热矣。然产后气血两虚，脉当微弱，此切微脉，而再倍发热，明是外邪传入阳明，气壅食滞内热之证，所以日晡时烦躁不食，食则助其邪热，而发谵语。设因恶露不尽之瘀血为病，即当夜间发热，此夜反愈，知非瘀血血虚之故，不必拘疑产后瘀血，而施常法，当除胃中燥热食滞为务。然虽有瘀血，使热食去而瘀血自行，故宜大承气，而不用破瘀血药也。盖膀胱为津液之腑，但胃热则津液枯燥，气郁化热，谓热在里。热郁不行则血瘀，故为结在膀胱。此示产后亦有邪热气壅，而致胞宫血瘀，则当治其胃中邪热，不可专攻瘀血为训也。

产后中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疼，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明证续在耳，可与阳明汤。即桂枝汤加黄芩。

上下二条乃产后感冒证也。世谓产后气血两虚，不论外感内伤，皆以补虚为主。而仲景拈伤寒中之风伤卫发热，仍以表里阴阳去邪为训，故云产后中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疼，恶寒，时时有热，汗出，乃太阳风伤卫，表证未解。但心下闷，干呕，是外邪入于胸膈之里。太阳表里有邪，谓之阳旦证，故以桂枝汤加黄芩而为阳旦汤。然风邪在表，所以桂枝汤解肌，邪入胸膈之间，当以清凉解其内热，故加黄芩，正谓不犯其虚，是益其余，不补正而正自补，不驱邪而邪自散，斯为产后感冒入神之妙方也。余后人不察其理，反谓芍药酸寒，能伐生生之气，桂心辛热，恐伤其血，弃之不用，以致病剧不解，只因未窥仲景门墙耳。故《千金方》以此汤加饴糖、当归，为当归建中汤，治产后诸虚，或外感病，深得仲景之意。余尝以此汤加减出入而治产后诸病，屡获神效，故表出之。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前谓太阳表邪未解，此兼阳明证也。发热头痛，乃风伤太阳表证。兼传阳明，热邪上逆，所以面正赤而喘。然治之不离桂枝汤调和营卫，芍药酸收，则当去之。但产后气血两虚，若不用参、附固摄阴阳之正，何敢以葛根、防、桔升发太阳阳明风热之邪从表而出，以竹叶专清风邪，通于肝胆乘胃之热。盖产后最易变为柔痉，故发热头痛，虽属太阳经证，恐隐痉病之机，所以方后云：颈项强，加大附子一枚，以正阳燥湿祛风耳。徐注言其真阳上浮，大谬。然真阳既浮，何得反以温覆取汗，复散其阳之理哉！呕乃胃虚生痰，故加半夏。

竹叶汤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

五枚 生姜五两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温覆使汗出。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入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妇人乳当有闭字。**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此即前条阳明证变，而方亦变也。妇人乳者，谓妇人乳闭而不通也。产后受邪，中气虚而风邪传人于胃，邪正抑郁，故乳闭而不通。风必挟木上冲于心，所以烦乱，乘胃，则呕逆也。故以竹茹、甘草、石膏甘凉，和解风邪乘胃之热，桂枝和营卫而驱风，白薇甘寒，能驱血海之风，使从外出，俾邪去，则烦乱呕逆止而胃气宣行，乳闭亦通，正不补而自补，故为安中益气。有热者，乃阴分热盛，浮于肌表，当倍白薇，昔贤谓其能去浮热，喘加柏实，清心宁肺，而制风木之盛也。

竹皮大丸

生竹茹 石膏各二分 桂枝 白薇各二分 甘草七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以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倍白薇；喘，加柏实一分。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此血虚风袭下利，即痢疾也。产后血虚火盛，风乘肠胃，湿热相蒸，津液化而为脓，故下利虚极。然虽虚极，是非兜涩能止，当清风热，则利自止。故以白头翁、黄连、秦皮、柏皮，味皆苦寒，能清风邪而除肠胃湿热，甘草和中，阿胶养阴血而驱血海之风，俾邪去即是补虚，而利自止。盖仲景示产后虽有气血虚，而感受风寒内病，则当驱邪之中，兼用补虚而退病也。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

白头翁 甘草 阿胶各二两 秦皮 黄连 柏皮各三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附 效 方

《千金》三物黄芩汤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此分上下受邪而治也。草蓐，即生产坐草也。产后血气未复，或盖覆不周，为自发露得风。盖四肢属土，风邪属木，风乘脾胃，淫于四末，故四肢苦烦热。但当辨其上下受邪分治，则如鼓应桴。然邪从上受，必入阳经，势必头痛，当与小柴胡汤和解表里，风木之邪，由风气通于肝故也。若胞门气血虚，而风从阴户侵入血海，风化为热，上冲心脾，故四肢苦烦热，而头不痛，所以地黄补其阴血，风与湿蒸，气血化而为虫，以苦参燥湿而杀虫，又去伏风，以黄芩能清风化之热。服之多吐者，乃逆上之标，风从上出。下虫者，胞门湿盛，即从下出矣。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

产后体虽无病，血海必虚。若中气充盛，气血虽虚，易能恢复。或后天不能生血充于血海，则见虚羸不足，但血海虚而经络之虚，是不待言。因气血不利而瘀，则腹中刺痛不止。冲任督带内虚，则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脾胃气虚，则吸吸少气，不能食饮，故用桂枝汤调和营卫，加当归，欲补血之功居多。若大虚，加胶饴，峻补脾胃，而生气血。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乃血海真阴大亏，故加地黄、阿胶以培之。方后云无生姜，以干姜代之，乃温补之中，兼引血药入血分生血，其义更妙。

当归四两 芎䓖六两 生姜 桂枝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内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藭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论曰：新产之妇，十人九虚，皆由怀胎十月，气血半荫其儿，加之产下去其恶露，子宫空虚，或身表经络受邪，或从阴户入于胞宫，则病状千变。然虚中尝带实证，而实中尝有藏虚，所以仲景拈《伤寒论》风伤卫，表里内外合邪之证，而示攻补兼施之治，不以纯虚而为常法，因胞宫受病，治具妇人杂证，故不多赘。盖产后虽有气血两虚，然不畏其虚，但畏其实，畏受风而不畏受寒，寒则温补而去之则易，风则虚中挟邪，驱之而最难，所以仲景不以寒邪立论，深有意焉。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十三

清 橘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杂疗方

以下二卷，有方无论，不敢妄释，留俟博学君子。

退五脏虚热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

柴胡 白术各八分 大腹槟榔四枚，并皮不用 陈皮 生姜各五分 桔梗七分

以上冬三月，柴胡稍多。

柴胡 陈皮 大腹槟榔 生姜 桔梗 枳实

以上春三月，比冬减白术，加枳实。

柴胡 白术 陈皮 大腹槟榔 生姜 桔梗 枳实 甘草

以上夏三月，比春多甘草，仍用白术。

柴胡 白术 大腹槟榔 陈皮 生姜 桔梗

以上秋三月，与冬同，惟陈皮稍多。

上各㕮咀，分为三贴。一贴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如四体壅，添甘草少许。每贴分作三小贴，以水一升，煮取七合，温服，再合滓为一服，重煮，都成四服。

长服诃黎勒丸方

诃黎勒 陈皮 厚朴各三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饮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三物备急丸方

大黄 巴豆去皮心，熬，外研如泥 干姜各一两

上药各须精新，先捣大黄、干姜为末，研巴豆，内中合治一千杵，用为散，蜜和丸亦佳，蜜器贮之，莫令歇气，主心腹诸卒暴百病。若中恶客忤，心腹胀满，卒痛如锥刺，气急口噤，停尸卒死者，以暖水、苦酒服大豆许二四丸，或不可下，捧头起灌，令下咽，须臾当差，如未差，更与三丸，当腹中鸣，即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须折齿灌之。

治伤寒愈不复，紫石寒食散方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钟乳煅 桔梗根 防风 桔梗 文蛤 鬼臼 太乙余粮各十分，烧 干姜 附子炮 桂枝各四分

上杵为散，酒服方寸匕。

救卒死方

薤捣汁灌鼻中。雄鸡冠割取血，管吹内鼻中，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鸡肝及血，涂面上，以灰围四旁立。大豆二七粒，以鸡子白并酒和，尽以吞之。

救卒死而壮热者方

矾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渍脚，令没踝。

救卒死而目闭者方

骑牛临面捣薤汁，灌耳中，吹皂角末鼻中，立效。

救卒死而张口反折者方

灸手足两爪后十四壮，饮以五毒诸膏散。有巴豆者。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马屎一斗，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粪也。一升，温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下四寸，各一百壮差。

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绞取汁，以灌之。无湿者，水煮干，取汁。

救尸蹶方

尸蹶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治方。

草蒲屑，内鼻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

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人喉，立起。

救卒死客忤死还魂汤主之方

麻黄二两　杏仁十七粒，去皮尖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诸感忤。

又方

韭根一把　乌梅二七个　呈茱萸半升，炒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以病人栉内中，三沸，栉浮者生，沉者死。取三升，去滓分饮之。

救自缢死方

救自缢死，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难也，恐此当言忿气盛故也。然夏时夜短于昼，又热犹应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温者，一日以上，犹可之方。

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当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与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吸，稍止。若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深好，此法最善，无不活者。

救中暍死方

凡中暍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疗之方。

屈草带绕暍人脐，使三两人溺其中，令温亦可。用热泥和屈草，亦可扣瓦碗底按及车缸，以著暍人脐，令溺，须得流去，此谓道路穷，卒无汤，当令溺其中，欲使多人溺，取令温。若汤便可与之，不可泥及车缸，恐此物冷。暍既在夏月，得热泥土暖，车缸亦可用也。

救溺死方

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

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

大黄一两，候汤成，下　败蒲一握三寸，即蒲席也　桃仁四十九个，去皮尖，熬　绯帛如手大，烧灰　乱发如鸡子大，烧灰　甘草如中指节，炙，锉　久用炊单布一尺，烧灰

上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汤成，内酒一大盏，次下大黄，去滓，分温三服。先锉败蒲席半领，煎汤浴，衣被盖覆，须臾通利数行，痛楚立差，利及浴水赤，勿怪，即瘀血也。

沈注金匮要略 卷二十四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编注

禽兽鱼虫果食菜谷禁忌

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有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疫竞起，若恐是莫。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饮之。

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辨曰：春不食肝者，为肝气王，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又肝王之时，不可以死气入肝，恐复魂也。若非王时，即虚以肝补之佳，余脏准此。

凡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甚。

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人来生，复其对报矣。

凡肉及肝，落地不着尘土者，不可食之。

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

猪肉及鱼，若狗不食，鸟不啄者，不可食。

猪肉不干，火炙不动，见水自动者，不可食之。

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

六畜肉，热血不断者，不可食之。

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

食肥肉及热羹，不得饮冷水。

诸五脏及鱼，投地尘土不污者，不可食之。

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

自死肉口闭者，不可食之。

六畜自死，及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兽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杀人。

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一作血虫。

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坚积，宜利药下之。

脯藏米瓮中，有毒，及经夏食之，发肾病。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黄柏屑，捣服方寸匕。

治食郁肉食漏脯中毒方郁肉，密器盖之，隔宿者是也。漏脯，茅屋漏下，沾着者是也。

烧犬屎，酒服方寸匕，每服人乳汁，亦良。饮生韭汁三升，亦得。

治黍米中藏干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浓煮汁，饮数升，即解。亦治狸肉、漏脯等毒。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澄清汁，饮一升，即愈。

治食六畜鸟兽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绞取汁，服数升愈。

马脚无夜眼者，不可食之。

食酸马肉，不饮酒，则杀人。酸当作骏，出《秦穆公岐下野人传》，盖马肉无不酸者。

马肉不可热食，伤人心。

马鞍下肉，食之杀人。

白马黑头者，不可食之。

白马青蹄者，不可食之。

马肉、纯肉，共食饱，醉卧大忌。

驴马肉，合猪肉食之，成霍乱。

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治马肝中毒未死方

雄鼠粪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

又方

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治食马肉中毒欲死方

香豉二两　杏仁三两

上二味，蒸一食顷，熟杵之服，日再服。

又方

煮芦根，饮之良。

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

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

青牛肠，不可合犬肉食之。

牛肺从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马尾，割去勿食，食则损人。

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

啖蛇牛肉杀人，何以知之，啖蛇者，毛发向后顺者是。

治啖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饮乳汁一升，立愈。

又方

以泔洗头，饮一升愈。牛肚细切，以水一斗，煮取一升，暖饮之，大汗出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煮汁，饮之即解。

羊肉其有宿热者，不可食。

羊肉不可共生鱼酪，食之害人。

羊跨甲中，有珠子白者，名悬筋，食之令人癫。

白羊黑头，食其脑，作肠痈。

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脏。

猪肉共羊肝和食之，令心闷。

猪肉以生胡荽同食，烂人脐。

猪脂不可合梅子食之。

猪肉和葵食之少气。

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之发恶疮。

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妇食之，令子青盲，男子伤精。

麋肉不可合虾及生菜、梅、李果食之，皆病人。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终身不愈。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

食狗鼠余，令人发瘕疮。

治食犬肉不消方

食犬，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大渴心急，发热妄语如狂洞下方。

杏仁一升，合皮，熟研用

以沸汤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验。

食诸物禁忌

妇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鳖、鸡、鸭，令子无声音。

兔肉不可合白鸡肉食之，令人面发黄。

兔肉著干姜食之，成霍乱。

凡鸟自死，口不闭，翅不合者，不可食之。

诸禽肉，肝青者，食之杀人。

鸡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

乌鸡白首者，不可食之。

鸡不可共胡蒜食之，滞气。一云鸡子。

山鸡不可合鸟兽肉食之。

雉肉久食之，令人瘦。

鸡卵不可合鳖肉食之。

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乱无耻。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

燕肉勿食，人水为蛟龙所吞。

鸟兽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

鱼头正白如连珠，至脊上，食之杀人。

鱼头中无腮者，不可食之，杀人。

鱼无肠胆者，不可食之，三年阴不起，女子绝生。

鱼头似有角者，不可食之。

鱼目合者，不可食之。

六甲日，勿食鳞甲之物。

鱼不可合鸡肉食之。

鱼不得合鸬鹚肉食之。

鲤鱼鲊，不可合小豆藿食之，其子不可合猪肝食之，害人。

鲤鱼不可合犬肉食之。

鲫鱼不可合猴雉肉食之，一云不可合猪肝食。

鳗鱼，不可合鹿肉食之，令人筋甲缩。

青鱼鲊，不可合胡荽及生葵、并麦中食之。

鳝鳣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龟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鳖目凹陷者，及厌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其肉不得合鸡鸭子食之。

龟鳖肉，不可合苋菜食之。

虾无须，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食脍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

食鲙不化方

鲙食之，在心胸中不化，吐复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瘕病，治之方。

橘皮一两　大黄二两　朴硝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顿服即消。

食鲙多不消结为癥病治之方

马鞭草

上一味，捣汁饮之。或以姜叶汁，饮之一升，即消。又可服吐药吐之。

食鱼后食毒两种烦乱治之方

橘皮

浓煮汁服之，即解。

食鳖鱼中毒方

芦根

煮汁服之，即解。

蟹目相向，足斑目赤者，不可食之。

食蟹中毒治之方

紫苏

煮汁，饮之三升。紫苏捣汁饮之，亦良。

又方

冬瓜汁饮二升，食冬瓜亦可。

凡蟹未通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

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

凡蜂、蝇、虫、蚁等集食上，食之致瘿。

果子生食，生疮。

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生米停留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

桃子多食，令人热，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沥，热病。

杏酪不熟，伤人。

梅多食，坏人齿。

李不可多食，令人胪胀。

林檎不可多食，人百脉弱。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疮产妇，亦不宜食樱、桃、杏，多食，伤筋骨。

安石榴，不可多食，损人腹。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

生枣多食，令人热渴，气胀，寒热羸瘦者，弥不可食，伤人。

食诸果治之方

猪骨烧过

上一味，末之，水服方寸匕。亦治马肝、漏脯等毒。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

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治之方

人粪汁饮一升，土浆饮二升，大豆煮汁饮之，服诸吐利药并此。

解食牡蛎而哭不失，治之以前方

误食野芋，烦毒欲死，治之以前方。其野芋，山东人名魁芋，人种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并杀人。

蜀椒闭口者，有毒，误食之，戟人咽喉，气病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痹冷，急治之方。

肉桂煎汁饮之。多饮冷水一二升。或食蒜。

饮地浆。或浓煮豉汁饮之，并解。

正月勿食生葱，令人面生游风。

二月勿食蓼，伤人肾。

三月勿食小蒜，伤人志性。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气力。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发百病。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伤神气。

八月九月，勿食姜，伤人神。

十月勿食椒，损人心，伤心脉。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

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饮食不化，发百病。非但食中，药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时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肿。

夜食生菜，不利人。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无光，目涩，心痛，腰疼，或发心疟。

疟发时，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

葱韭初生芽者，食之伤人心气。

饮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生葱不可共蜜食之，杀人，独颗蒜弥忌。

枣合生葱食之，令人病。

生葱和雄鸡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窍经年流血。

食糖蜜后，四日内食生葱韭，令人心痛。

夜食诸姜、蒜、葱等，伤人心。

芜青根，多食令人气胀。

薤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病，韭亦然。

菀多食，动痔疾。

野苣不可同蜜食之，作内痔。

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蠹虫。

黄瓜食之，发热病。

葵心不可食，伤人，叶尤冷，黄背紫茎者勿食之。

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

病人不可食胡荽，及黄花菜。

芋不可多食，动病。

妊妇食姜，令子余指。

蓼多食，发心痛，蓼和生鱼食之，令子夺气，阴咳疼痛。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恶邪病。

小蒜多食，伤人心力。

食躁或躁方

豉浓煮汁饮之。

误食钩吻方

钩吻与芹菜相似，误食之，杀人解之方。

荠苨八两

上一味，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服二升。钩吻，生地旁，无他草，其茎有毛，以此别之。

误人水莨菪方

菜中有水莨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之，令人狂乱如中风，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一味

甘草煮汁，服之即解。

治蛟龙病方

春秋二时，龙带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为病，发时手背腹满，痛不可忍，名蛟龙病。

硬糖一斤

上一味，日两度服，吐出如蜥蜴三五枚瘥。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梨穰煮汁，数服之解。

扁豆寒热者，不可食之。

久食小豆，令人枯燥。

食大豆屑，忌啖猪肉。

大麦久食，令人作癣。

白黍米，不可同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

莜麦面多食之，令人发落。

盐多食，伤人肺。

食冷物，冰人齿。

食热物，勿饮冷水。

饮酒食生苍耳，令人心痛。

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使扇，即成病。

饮酒大忌灸腹背，令人肠结。

醉后勿饱食，发寒热。

饮酒食猪肉，卧秫稻穰中，则发黄。

食饴糖，饮酒大忌。

凡水及酒，照见人影动者，不可饮之。

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

食白米粥，勿食生苍耳，成走症。

食甜粥已，食盐即吐。

犀角筋搅饮食沫出,及浇地坟起者,食之杀人。

治饮食中毒烦满方

苦参三两 苦酒一升半

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或以水煮亦得。又,犀角汤亦佳。

治贪食食多不消心腹坚满痛治之方

盐一升 水二升

上二味,煮令盐消,分三服,当吐食出,便差。

矾石生人腹,破人心肝,亦禁水。

商陆以水服杀人。

葶苈子,传头疮,药成恐是气字。**人脑杀人。**

水银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银着耳边,水银则吐。吐疑是出。

苦楝无子者杀人。

凡诸毒多是假毒以损元,知时,宜煮甘草、荠苨汁饮之,通治诸毒药。

《沈注金匮要略》终

金匮要略心典

〔清〕 尤在泾 集注

《金匮要略心典》提要

清·尤怡撰。怡，字在泾，吴县人。雍正十年，徐灵胎序刊。徐序云：《金匮要略》，正仲景治杂病之方书也。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卷首栝蒌桂枝汤，乃桂枝加栝蒌也。然不曰桂枝加栝蒌汤，而曰栝蒌桂枝汤，则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卷六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即桂枝加龙骨、牡蛎也。乃不别名何汤，而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则知桂枝汤为古方，而龙骨、牡蛎为仲景所加者也。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因知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二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称，苟有心于斯道，其可舍此不讲乎云云。在泾自序云：余读仲景书者数矣，心有所得，辄笔诸简端，以为他日考验学问之地，非敢举以注是书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绪。丙午秋日，抱病斋居，勉谢人事，因取《金匮》旧本，重加寻绎，其未经笔记者补之，其记而未尽善者复改之，覃精研思，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而其间深文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则阙之。其系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或类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断其脏腑经络以下，终于妇人杂病，凡二十有二篇，厘为上中下三卷，仍宋林亿之旧也。集既成，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在泾别有《医学读书记》，刊在本集第十三医论中；《伤寒贯珠集》，刊在第六外感病类，兹并记之。

徐 序

今之称医宗者，则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间，次东垣，次丹溪。且曰仲景专于伤寒。自有明以来，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窃尝考神农著《本草》以后，神圣辈出，立君臣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于是不称药而称方，如《内经》中所载半夏秫米等数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汤液之说，大抵汤剂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仓诸公皆长于禁方，而其书又不克传，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当时著书垂教必非一种，其存者有《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两书，当宋以前本合为一，自林亿等校刊，遂分为两焉。夫伤寒乃诸病之一病耳，仲景独著一书者，因伤寒变证多端，误治者众，故尤加意，其自序可见矣。且《伤寒论》中一百十三方，皆自杂病方中检入，而《伤寒》之方又无不可以治杂病，仲景书具在，如也。若三家之书虽各有发明，其去仲景，相悬不可以道理计。四家并称已属不伦，况云仲景专于伤寒乎？呜呼！是尚得为读仲景之书者乎。《金匮要略》正仲景治杂病之方书也，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栝蒌桂枝汤乃桂枝加栝也，然不曰桂枝加栝蒌汤，而曰栝蒌桂枝汤，则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即桂枝加龙骨、牡蛎也。乃不别名何汤，而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则知桂枝汤为古方，而龙骨、牡蛎则仲景所加者也。如此类者，不可胜举。因知古圣治病之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垂者。苟有心于斯道，可舍此不讲乎？说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执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鲜效而多害。此则尤足叹者。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审的，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不亦异乎？其有审病，虽是药稍加减，又不验者，则古今之本草殊也。详本草惟《神农本经》为得药之正性，古方用药悉本于是，晋唐以后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张洁古辈出，而影响依附，互相辨驳，反失本草之正传，后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辄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为信然。嗟乎！天地犹此天地，人物犹此人物，若人气薄则物性亦薄，岂有人今而药独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学古穷经，辨症知药，而后可以从事。尤君在泾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学此艺，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辄得奇中。居恒叹古学之益衰，知斯理之将坠，因取《金匮要略》，发挥正义，朝勤夕思，穷微极本，凡十易寒暑而后成，其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尤君与余有同好，属为叙。余读尤君之书而重有感也，故举平日所尝论说者识于端，尤君所以注此书之意亦谓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阳月松陵徐大椿叙

自　序

《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也。其方约而多验，其文简而难通。唐宋以来，注释阙如。明兴之后，始有起而论之者。迄于今，乃不下数十家，莫不精求探讨，用以发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骛远引，以曲逞其说，而其失则为浮；守矩矱者，寻行数墨，而畏尽其辞，而其失则为隘。是隘与浮者，虽所趣不同，而其失则一也。余读仲景书者数矣，心有所得，辄笔诸简端，以为他日考验学问之地，非敢举以注是书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绪。丙午秋日，抱病斋居，勉谢人事，因取《金匮》旧本，重加寻绎，其未经笔记者补之，其记而未尽善者复改之，覃精研思，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而其间深文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则阙之；其系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或类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断自脏腑经络以下，终于妇人杂病，凡二十有二篇，厘为上中下三卷，仍宋林亿之旧也。集既成，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虽然，刘氏扰龙，宋人刻楮，力尽心劚，要归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即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阙失而赐之教焉，则予之幸也。

雍正己酉春日饮鹤山人尤怡题于北郭之树下小轩

《金匮要略心典》目录

卷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827)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831)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835)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837)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839)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841)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 (844)

卷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848)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849)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850)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 (853)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856)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 (861)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862)

卷下

黄瘅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869)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 (872)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873)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 (879)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
第十九…… (880)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881)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883)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885)

金匮要略心典　卷上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原著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集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按：《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王，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设不知而徒治其肝，则肝病未已，脾病复起，岂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谓心王则气感于肝也。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果尔，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细按语意，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是即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诐辞知其所蔽，此之谓耶。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盖非八风，则无以动荡而协和；非六气，则无以变易而长养。然有正气，即有客气；

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总为一水。故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即为客气，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风有轻重，病有浅深，约而言之，不越三条：一者邪从经络入脏腑而深，为内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窍、皮肤，沿流血脉而浅，为外所因；三者病从王法、房室、金刃、虫兽而生，为不内外因，所谓病之由也。人于此慎养，不令邪风异气干忤经络，则无病；适入经络，未入脏腑，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谓医治之也，此应前内因一段。若风气外侵四肢，将及九窍，即吐纳、导引以行其气，针灸、膏摩以逐其邪，则重滞通快，而闭塞无由，此应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兽，则形体不伤。又虽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则精神不敝，此应前房室段。腠理云者，谓凡病纠缠于身，不止经络血脉，势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无由入。腠者，三焦与骨节相贯之处，此神气所往来，故曰元真通会；理者，合皮肤脏腑，内外皆有其理，细而不紊，故曰文理。仲景此论，以风气中人为主，故以经络入脏腑者，为深为内；自皮肤流血脉者，为浅为外；若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则非客气邪风中人之比，与经络脏腑无相干涉者，为不内外因也。(节徐氏)

按：陈无择《三因方》，以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为不内外因。盖仲景之论，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从内伤外感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如徐氏所云是也。无择合天人表里立论，故以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从内生者为内因，其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亦最明晰，虽与仲景并传可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此气色之辨，所谓望而知之者也。鼻头，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贼也；冷则阳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肾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负而肾气胜之，故有水气。色黄者，面黄也，其病在脾，脾病则生饮，故胸上有寒。寒，寒饮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华于色，故；血亡则阳不可更越，设微赤而非火令之时，其为虚阳上泛无疑，故死。目正圆者阴之绝也，痉为风强病，阴绝阳强，故不治。痛则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劳则伤肾，故色黑。经云：肾虚者面如漆柴也。风为阳邪，故色赤。脾病则不运，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经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也。

师曰：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病在肾肝，为筋髓寒而痛时作也；喑喑然不彻者，病在心肺，则气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细而长者，痛在头中，则声不敢扬，而胸膈气道自如，故虽细而仍长也。此音声之辨，闻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备，学者一隅三反可矣。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吐沫。

心中坚者，气实而出入阻，故息则摇肩；咳者，气逆而肺失降，由息引胸中上气；肺痿吐沫者，气伤而布息难，则张口短气，此因病而害于气者也。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则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则专言入气也。中焦实，则气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数，数犹促也，下之则实去气通而愈。若不系实而系虚，则为无根失守之气，顷将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实而元气虚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实在上焦者，气不得入而辄远，则吸促，促犹短也；实在下焦者，气

欲归而不骤及，则吸远，远犹长也。上下二病，并关脏气，非若中焦之实，可从下而去者，故曰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气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王时，时至而气王，脉乘之而动，而色亦应之。如肝王于春，脉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至四时，无不皆然。若色当青而反白，为非其时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当病矣。犯其王气故也。故曰：色脉皆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固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止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上之至谓时至，下之至谓气至，盖时有常数而不移，气无定刻而或迁也。冬至之后甲子，谓冬至后六十日也。盖古造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依次推之，则冬至后六十日，当复得甲子，而气盈朔虚，每岁递迁，于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当以冬至后六十日花甲一周，正当雨水之候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为雨水，天气温和之始也。云少阳起者，阳方起而出地；阳始生者，阳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阳初生之谓也，窃尝论之矣。夏至一阴生，而后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阳生，而后有小寒、大寒。非阴生而反热，阳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极则不泰；阴阳之气，剥不极则不复。夏至六阴尽于地上，而后一阴生于地下，是阴生之时，正阳极之时也。冬至六阳尽于地上，而后一阳生于地下，是阳生之时，正阴极之时也。阳极而大热，阴极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则所谓阳始生天得温和者，其不得与冬至阳生同论也审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时，则气之有盈有缩，为候之或后或先，而人在气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为能与时消息而无忤耳。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前，谓关前；后，谓关后。关前为阳，关后为阴。关前脉浮者，以阳居阳，故病在表；关后脉浮者，以阳居阴，故病在里。然虽在里而系阳脉，则为表之里，而非里之里，故其病不在肠肾，而在腰背膝胫，而及其至，则必短气而极。所以然者，形伤不去，穷必及气，表病不除，久必归里也。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厥阳独行者，孤阳之气，厥而上行，阳失阴则越，犹夫无妻则荡也。《千金方》云：阴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阳遂厥，阴不往从。此即厥阳独行之旨欤！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安，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为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实谓血实，气谓气实，实气相搏者，血与气并而俱实也。五脏者，藏而不泻，血气入之，卒不得还，神去机息，则唇青身冷而死；六腑者，传而不藏，血气入之，乍满乍泻，气还血行，则身和汗出而愈。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返则死是也。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漫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痛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脉脱者，邪气乍加，正气被遏，经隧不通，脉绝似脱，非真脱也，盖即暴厥之属。经曰：跌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又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为尸厥，即脉脱之谓

也。厥病入脏者，深而难出，气竭不复，则死；入腑者，浅而易通，气行脉出即愈。浸淫疮，疮之浸淫不已，《外台》所谓转广有汁，流绕周身者也。从口流向四肢者，病自内而之外，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病自外而之里，故不可治。李玮西云：病在外二句，概指诸病而言，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里者死，如痹气入腹，脚气冲心之类。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谷饮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头、项、腰、脊、臂、脚六者，病兼上下，而通谓之阳者，以其在躯壳之外也。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九者，病兼脏腑，而通谓之阴者，以其在躯壳之里也。在外者有营病、卫病、荣卫交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阳病十八也；在里者有或虚或实之异，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阴病十八也。五脏病各有十八，六微病又各有十八，则皆六淫邪气所生者也。盖邪气之中人者，有风、寒、暑、湿、燥、火之六种，而脏腑之受邪者，又各有气分、血分、气血并受之三端，六而三之，则为十八病，以十八之数推之，则五脏合得九十病，六微合得一百八病。至于五劳、七伤、六极，则起居、饮食、情志之所生也。妇人三十六病，则经月、产乳、带下之疾也。均非六气外淫所致，故曰不在其中。清邪，风露之邪，故居于上；浊邪，水土之邪，故居于下。大邪漫风，虽大而力散，故中于表；小邪，户牖隙风，虽小而气锐，故中于里。谷饮，饮食之属，入于口而伤于胃者也。是故，邪气有清浊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里之别，莫不各随其类以相从，所谓各有法度也。故风为阳而中于前，寒为阴而中于后，湿气浊而伤于下，雾气清而伤于上，经脉阴而伤于寒，络脉阳而伤于热。合而言之，无非阳邪亲上，阴邪亲下，热气归阳，寒气归阴之理。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治实证者，以逐邪为急；治虚证者，以养正为急。盖正气不固，则无以御邪而却疾，故虽身体疼痛，而急当救里。表邪不去，热必入里而增患，故既清便自调，则仍当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卒病易除，故当先治，痼疾难拔，故宜缓图，且勿使新邪得助旧疾也。读二条，可以知治病缓急先后之序。

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所得、所恶、所不喜，该居处服食而言。如脏气法时论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肾色黑，宜食辛；脾色黄，宜食咸。又，心病禁温食、热衣；脾病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肺病禁寒饮食、寒衣；肾病禁焠焯热食、温炙衣。宣明五气篇所云：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灵枢·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之属皆是也。五脏病有所得而愈者，谓得其所宜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安脏气而却病气也。各随其所不喜为病者，谓得其所禁所恶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忤脏气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者，谓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气变其脏气使然，食之则适以助病气而增发热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宜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若无所得，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

猪苓汤方见后消渴证中。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成氏曰：《千金》云：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变痉。太阳病，发热无汗为表实，则不当恶寒，今反恶寒者，则太阳中风，重感于寒，为痉病也。以其表实有寒，故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今不恶寒者，风邪变热，外伤筋脉为痉病也。以其表虚无寒，故曰柔痉。然痉者强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头项强急，头热足寒，目赤头摇，口噤背反等证。仲景不言者，以痉字该之也。《活人书》亦云：痉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风得湿而伏，故为痉。痉脉本紧弦，今反细者，阴气适不足，故难治。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此原痉病之由，有此三者之异。其为脱液伤津则一也。盖病有太阳风寒不解，重感寒湿而成痉者；亦有亡血竭气，损伤阴阳，而病变成痉者。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既衰，筋脉失其濡养，而强直不柔矣。此痉病标本虚实之异，不可不辨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

痉病不离乎表，故身热恶寒；痉为风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头项强，背反张，脉强直。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头热足寒，面目赤，头动摇者，风为阳邪，其气上行而又主动也。寒湿相得者，汗液之湿，与外寒之气相得不解，而表气以汗而益虚，寒气得湿而转增，则恶寒甚也。其脉如蛇者，脉伏而曲，如蛇行也。痉脉本直，汗之则风去而湿存，故脉不直而曲也。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此即上文风去湿存之变证。魏氏云：风去不与湿相丽，则湿邪无所依著，必顺其下坠之性，而入腹作胀矣。风寒外解，而湿下行，所以为欲解也。如是诊之，其脉必浮而不沉，缓而不弦矣。乃其脉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内连太阴，里病转增，而表病不除，乃痉病诸证中之一变也。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

紧如弦，即坚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见紧直之脉也。《脉经》亦云：痉病脉坚伏，直上下行。

痉病有灸疮，难治。

有灸疮者，脓血久溃，穴俞不闭。娄全善云：即破伤风之意。盖阴伤不胜风热，阳伤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难治。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太阳证备者，赵氏谓：太阳之脉，自足上行，循背至头项，此其所过之部面为之状者，皆是其证也。几几，背强连头之貌。沉本痉之脉，迟非内寒，乃津液少而营卫之行不利也。伤寒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者，脉必浮数，为邪风盛于表。此证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

者，为风淫于外，而津伤于内，故用桂枝则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栝蒌根兼滋其内，则不同也。

栝蒌桂枝汤方

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无汗而小便反少者，风寒湿甚，与气相持，不得外达，亦并不下行也。不外达，不下行，势必逆而上冲，为胸满，为口噤不得语，驯至而赤头摇，项背强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刚痉。葛根汤，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乃刚痉无汗者之正法也。

按：痉病多在太阳、阳明之交，身体强、口噤不得语，皆其验也。故加麻黄以发太阳之邪，加葛根兼疏阳明之经。而阳明外主肌肉，内主津液用葛根者，所以通隧谷而逐风湿；加栝蒌者，所以生津液而濡经脉也。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龂齿，可与大承气汤。

此痉病之属阳明瘀热者。阳明之筋起于足，结于跗；其直者，上结于髀。阳明之脉，入齿中，挟口环唇。其支者，循喉咙，入缺盆下膈，故为是诸证。然无燥实见证，自宜涤热而勿荡实，乃不用调胃而用大承气者，岂病深热极，非此不能治欤。然曰可与，则犹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风寒之先在太阳。但风寒伤于肌腠，而湿则流入关节。风脉浮，寒脉紧，而湿脉则沉而细；湿性濡而滞气重着，故亦名痹。痹者闭也。然中风者，必先有内风而后召外风。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浸于外，外内合邪，为关节疼烦，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内湿，而后可以除外湿，故曰当利其小便。东垣亦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为脉沉而小便不利者设耳。若风寒在表，与湿相搏，脉浮恶风，身重疼痛者，则必以麻黄、白术、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发其汗为宜矣。详见后条。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湿外盛者，其阳必内郁。湿外盛为身疼，阳内郁则发热。热与湿合，交蒸互郁，则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烟之熏，色黄而晦，湿气沉滞故也。若热黄则黄而明，所谓身黄如橘子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驱寒湿以通其阳。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

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饮，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游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虽并为六淫之一，然风无形而湿有形，风气迅而湿气滞，值此雨淫湿胜之时，自有风易却而湿难除之势，而又发之速而驱之过，宜其风去而湿不与俱去也。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矣。此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欤？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寒湿在上，则清阳被郁。身疼、头痛、鼻塞者，湿上甚也；发热、而黄、烦、喘者，阳上郁也；而脉大，则非沉细之比；腹和无病，则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头，疗之者宜但治其头，而毋犯其腹。内药鼻中，如瓜蒂散之属，使黄水出则寒湿去而愈，不必服药以伤其和也。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身烦疼者，湿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黄汤以散寒，用白术以除湿。喻氏曰：麻黄得术，则虽发汗，不至多汗。而术得麻黄，并可以行表里之湿。不可以火攻者，恐湿与热合而反增发热也。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白术四两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寒，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此亦散寒除湿之法。日晡所剧，不必泥定肺与阳明，但以湿无来去，而风有休作，故曰此名风湿。然虽言风而寒亦在其中，观下文云汗出当风，又曰久伤取冷，意可知矣。盖痉病非风不成，温痹无寒不作，故以麻黄散寒，薏苡除湿，杏仁利气，助通泄之用，甘草补中，予胜湿之权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　薏苡半两　甘草一两，炙

上锉麻豆大，每服四钱匕，水一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风湿在表，法当从汗而解，乃汗不待发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虚，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黄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己驱之肌肤之里。服后如虫行皮中，及从腰下如冰，皆湿下行之征也。然非芪、术、甘草，焉能使卫阳复振，而驱湿下行哉？

防己黄芪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炙　白术七钱半　黄芪一两一分

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以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

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邪在表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知其风湿外持，而卫阳不正，故以桂枝汤去芍药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温，以振阳气而敌阴邪。若大便坚，小便自利，知其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犹治，则皮中之湿，自可驱之于里，使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发其表，以危久弱之阳矣。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而逐水气，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亦湿胜阳微之证。其治亦不出助阳散湿之法。云得微汗则解者，非正发汗也，阳复而阴自解耳。夫风湿在表，本当从汗而解，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虚者，不宜重发其汗，则有防已黄芪实表行湿之法；而白术附子汤，则又补阳以为行者也；表虚无热者，不可遽发其阳，则有桂枝附子温经散湿之法；而甘草附子则兼补中以为散者也。即此数方，而仲景审病之微，用法之变，盖可见矣。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竦，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之一，故先伤太阳而为寒热也。然暑，阳邪也，乃其证反身重疼痛，其脉反弦细而迟者，虽多中暍，而实兼湿邪也。小便已，洒洒毛竦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手足逆冷者，阳内聚而不外达，故小有劳，即气出而身热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热盛于内，而气淫于外也。盖暑虽阳邪，而气恒与湿相合，阳求阴之义也。暑因湿入，而暑反居湿之中，阴包阳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风湿之法，辛以散湿，寒以清暑可矣。若发汗则徒伤其表，温针则更益其热，下之则热且内陷，变证随出，皆非正治暑湿之法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中热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气也。恶寒者，热气入则皮肤缓。腠理开，开则洒然寒，与伤寒恶寒者不同。发热汗出而渴，表里热炽，胃阴待涸，求救于水，故与白虎加人参以清热生阴，为中暑而无湿者之法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甘草二两，炙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

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斗，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通，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脉一宗者，分之则为百脉，合之则为一宗。悉致其病，则无之非病矣，然详其证，意欲食矣，而复不能食；常默然静矣，而又躁不得卧；饮食或有时美矣，而复有不用闻食臭时；如有寒如有热矣，而又不见为寒不见为热；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来，不可为凭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脉微数，则其常也。所以者何？热邪散漫，未统于经，其气游走无定，故其病亦去来无定。而病之所以为热者，则征于脉，见于口与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阳之腑，其脉上至巅顶，而外行皮肤。溺时头痛者，太阳乍虚，而热气乘之也；淅然快然，则递减矣。夫乍虚之气，溺已即复；而热淫之气，得阴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诸阴尽集，而后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热差减者，愈差速也。此病多于伤寒热病前后见之。其未病而预见者，热气先动也；其病后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见者，遗热不去也。各随其证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人之有百脉，犹地之有众水也。众水朝宗于海，百脉朝宗于肺，故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气，补虚清热，故诸方悉以之为主，而随证加药治之。用知母者，以发汗伤津液故也。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　知母三两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别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百合滑石代赭汤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伤其里，乃复以滑石、代赭者，盖欲因下药之势，而抑之使下，导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本草》鸡子安五脏，治热疾，吐后脏气伤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内，亦且攘外也。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此则百合病正治之法也。盖肺主行身之阳，肾主行身之阴。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气中之热；地黄色黑入肾，而除血中之热。气血既治，百脉俱清，虽有邪气，亦必自下。服后大便如漆，则热除之验也。《外台》云：大便当出黑沫。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温分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变成渴，邪热留聚在肺也。单用百合渍水外洗者，以皮毛为肺之合，其气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饼。按：《外台》云：洗身讫，食白汤饼，今俗饦也。本草粳米、小麦并除热止渴，勿以咸豉者，恐咸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咸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

病变成渴，与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热盛而津伤也。栝蒌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咸寒，引热下行，不使上烁也。

栝蒌牡蛎散方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变发热者，邪聚于里而见于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腑之热。得微利，则里热除而表热自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病见于阴，甚必及阳；病见于阳，穷必归阴。以法救之者，养其阳以救阴之偏，则阴以平而阳不伤；补其阴以救阳之过，则阳以和而阴不敝。《内经》用阴和阳，用阳和阴之道也。若见阳之病而攻其阴，则并伤其阴矣。乃复发汗，是重伤其阳也，故为逆。见阴之病而攻其阳，则并伤其阳矣。乃复下之，是重竭其阴也，故亦为逆。以百合为邪少虚多之证，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误攻其无病，如此。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狐惑，虫病，即巢氏所谓蜮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其躁扰之象，有似伤寒少阴热证，而实为蜮之乱其心也。不欲饮食恶闻食臭，有似伤寒阳明实证，而实为虫之扰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虫之上下聚散无时，故其色变更不一，甚者脉亦大小无定也。盖虽虫病，而能使人惑乱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蚀于喉为惑，谓热淫于上，如惑乱之气感而生蜮；蚀于阴为狐，谓热淫于下，柔害而幽隐，如狐性之阴也，亦通。蚀于上部，即蚀于喉之谓，故声嗄；蚀于下部，即蚀于阴之谓。阴内属于肝，而咽门为肝胆之候，出《千金》。病自下而冲上，则咽干也。至生虫之由，则赵氏所谓湿热停久，蒸腐气血而成瘀浊，于是风化所腐而成虫者当矣。甘草泻心，不特使中气运而湿热自化，抑亦苦辛杂用，足胜杀虫之任。其苦参、雄黄则皆清燥杀虫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面治之耳。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炙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苦参汤方

甘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黄熏法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脉数微烦，默默但欲卧，热盛于里也；无热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鸠眼者，

肝脏血中之热，随经上注于目也。经热如此，脏热可知，其为畜热不去，将成痈肿无疑。至七、八日目四眦黑，赤色极而变黑，则痈尤甚矣。夫肝与胃，互为胜负者也，肝方有热，势必以其热侵及于胃，而肝既成痈，胃即以其热并之于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脓已成也。且脓成则毒化，毒化则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当归乃排脓血除湿热之良剂也。

再按：此一条，注家有目为狐惑病者，有目为阴阳毒者，要之亦是湿热蕴毒之病，其不腐而为虫者，则积而为痈。不发于身面者，则发于肠脏，亦病机自然之势也。仲景意谓与狐惑阴阳毒，同源而异流者，故特论列与此欤。

赤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两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毒者，邪气蕴畜不解之谓。阳毒非必极热，阴毒非必极寒。邪在阳者为阳毒，邪在阴者为阴毒也。面此所谓阴阳者，亦非脏腑气血之谓。但以面赤斑斑如锦纹，喉咽痛，唾脓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谓之阳；而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脓血，其邪隐而在表之里者谓之阴耳。故皆得用辛温升散之品，以发其蕴畜不解之邪，而亦并用甘润咸寒之味，以安其邪气经扰之阴。五日邪气尚浅，发之犹易，故可治；七日邪气已深，发之则难，故不可治。其蜀椒、雄黄二物，阳毒用之者，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阴毒去之者，恐阴邪不可劫，而阴气反受损也。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疟者少阳之邪，弦者少阳之脉，有是邪，则有是脉也。然疟之舍，固在半表半里之间，而疟之气则有偏多偏少之异。故其病有热多者，有寒多者，有里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风从热出而不可以药散者，当各随其脉而施治也。徐氏曰：脉大者为阳，小者为阴，紧虽寒脉，小紧则内入而为阴矣。阴不可从表散，故曰下之愈。迟既为寒，温之无疑。弦紧不沉，为寒脉而非阴脉，非阴故可发汗、针灸也。疟脉概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数者多热矣，而复申一义，云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热极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癖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天气十五日一更，人之气亦十五日一更，气更则邪当解也。否则三十日天人之气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设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结为癖瘕，僻处胁下，将成负固不服之势，故宜急治。鳖甲煎丸，行气逐血之药颇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

鳖甲煎丸方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即射干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苇去毛 厚朴 紫蔵即凌霄 半夏 阿胶 芍药 牡丹 蠐虫各五分 葶苈 人参各一分 瞿麦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去皮尖,研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无鼠妇、赤硝二味。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吐,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此与《内经》论瘅疟文大同。夫阴气虚者,阳气必发,发则足以伤气而耗神,故少气烦冤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盛则手足热也。欲呕者,热干胃也。邪气内藏于心者,瘅为阳邪,心为阳脏,以阳从阳,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气则内通于心脏也。消烁肌肉者,肌肉为阴,阳极则阴消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此与《内经》论温疟文不同,《内经》言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瘅疟、温疟,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瘅疟者,肺素有热,而加外感,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疟者,邪气内藏肾中,至春夏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畜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脉如其平时也。骨节烦疼时呕者,热从肾出,外舍于其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其势而达之耳。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疟多寒者,非真寒也。阳气为痰饮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内伏心间。心,牡脏也。故名牡疟。蜀漆能吐疟痰,痰去则阳伸而寒愈;取云母、龙骨者,以蜀漆上越之猛,恐并动心中之神与气也。

蜀漆散方

蜀漆烧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

附《外合秘要》三方

牡蛎汤

牡蛎 麻黄各四两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按:此系宋·孙奇等所附,盖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较猛矣。赵氏云:牡蛎软坚消结,麻黄非独散寒,且可发越阳气,使通于外,结散阳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蒌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栝蒌根四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二两,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赵氏曰:此与牡疟相类而实非,牡疟邪客心下,此风寒湿痹于肌表。肌表既痹,阳气不得通于外,遂郁伏于荣血之中。阳气化热,血滞成瘀,着于其处,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及之,则病作。其邪之入营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故少热或无热

也。是用柴胡为君，发其郁伏之阳；黄芩为佐，清其半里之热；桂枝、干姜，所以通肌表之痹栝蒌根、牡蛎，除留热，消瘀血；甘草和诸药，调阴阳也。得汗则痹邪散，血热行而病愈矣。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风衝于上下，故半身不遂；痹闭于一处，故但臂不遂。以此见风重而痹轻，风动而痹着也。风从虚入，故脉微；风发而成热，故脉数。曰中风使然者，谓痹病亦是风病，但以在阳者为风，而在阴者则为痹耳。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寒虚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为风寒初感之诊也。浮为血虚者，气行脉外而血行脉中，脉浮者沉不足，为血虚也。血虚则无以充灌皮肤，而络脉空虚，并无以捍御外气，而贼邪不泻，由是或左或右，随其空处而留着矣。邪气反缓，正气即急者，受邪之处，筋脉不用而缓，无邪之处，正气独治而急，缓者为急者所引，则口目为僻，而肢体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则有邪正缓急之殊，而为表为里，亦有经络脏腑之别。经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小者为孙。是则络浅而经深，络小而经大，故络邪病于肌肤，而经邪病连筋骨，甚而入腑，又甚而入脏，则邪递深矣。盖神藏于脏，而通于腑；腑病则神窒于内，故不识人；诸阴皆连舌本，脏气厥不至舌下，则机息于上，故舌难言而涎自出也。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

菊花四十分　白术　防风各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细辛　干姜　人参　茯苓　当归　川芎　牡蛎　矾石　桂枝各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腹中不下也，熟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此方亦孙奇等所附，而去风除热补虚下痰之法具备。以为中风之病，莫不由是数者所致云尔，学者得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迟者行之不及，缓者至而无力；不及为寒，而无力为虚也。沉而缓者为营不足，浮而缓者为卫中风，卫在表而营在里也。经不足而风入之，血为风动，则身痒而瘾疹；心不足而风中之，阳用不布，则胸满而短气，经行肌中，而心处胸间也。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发，医所不疗。除热方，巢氏云：脚气宜风引汤。

此下热清热之剂，孙奇以为中风多从热起，故特附于此欤。中有姜桂石脂龙蛎者，盖以涩驭泄，以热监寒也。然亦猛剂，用者审之。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

防己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风各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药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狂走谵语，身热脉大者，属阳明也。此无寒热，其脉浮者，乃血虚生热，邪并于阳而然。

桂枝、防风、防己、甘草，酒浸取汁，用是轻清，归之于阳，以散其邪；用生地黄之甘寒，熟蒸使归于阴，以养血除热，盖药生则散表，熟则补衰，此煎煮法，亦表里法也。赵氏。

头风摩散

大附子一枚，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疾上，令药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

此为肝肾先虚，而心阳复郁，为历节黄汗之本也。心气化液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气从汗孔入侵心脏，外水内火，郁为湿热，汗液则黄，浸淫筋骨，历节乃痛。历节者，遇节皆痛也。盖非肝肾先虚，则虽得水气，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湿内侵，则肝肾虽虚，未必便成历节。仲景欲举其标，而先究其本，以为历节多从虚得之也。

按：后《水气篇》中云：黄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合观二条，知历节、黄汗，为同源异流之病。其瘀郁上焦者，则为黄汗，其并伤筋骨者，则为历节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趺阳脉浮者风也，脉滑者谷气盛也。汗生于谷，而风性善泄，故汗自出。风血相搏者，少阴血虚而风复扰之，为疼痛如掣也。趺阳少阴二条合看，知阳明谷气盛者，风入必与汗偕出，少阴血不足者，风入遂着而成病也。盛人脉涩小短气者，形盛于外，而气歉于内也；自汗出，湿复胜也。缘酒客湿本内积，而汗出当风，则湿复外郁，内外相召，流入关节，故历节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条观之，汗出入水者，热为湿郁也；风血相搏者，血为风动也；饮酒汗出当风者，风湿相合也。历节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为从虚所得则一也。

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诸肢节疼痛，即历节也；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形气不足，而湿热下甚也；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温热且从下而上冲矣，与脚气冲心之候颇同。桂枝、麻黄、防风，散湿于表；芍药、知母、甘草，除热于中；白术、附子，驱湿于下；而用生姜最多，以止呕降逆，为湿热外伤肢节，而复上冲心胃之治法也。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 麻黄 附子各二两，炮 白术 知母 防风各四两 生姜五两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此亦内伤肝肾，而由于滋味不节者也。枯泄相搏，即筋骨并伤之谓；曰断泄者，言其生气不续，而精神时越也。营不通因而卫不行者，病在阴而及于阳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实，盖即营卫涸流之意。四属，四肢也。营卫者，水谷之气。三焦受气于水谷，而四肢禀气于三焦，故营卫微，则三焦无气而四属失养也。由是精微不化于上，则身体羸瘦，阴浊独注于下，而足肿胫冷黄汗出，此病类似历节黄汗，而实非水湿为病，所谓肝肾虽虚，未出便成历节者是也。而虚病不能发热，历节则未有不热者，故曰假令发热，便为历节。后《水气篇》中又云：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盖即黄汗历节而又致其辨也。详见本文。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此治寒湿历节之正法也。寒湿之邪，非麻黄、乌头不能去，而病在筋节，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黄芪之补，白芍之收，

甘草之缓，牵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卫瓘监钟邓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于乱，乃制方之要妙也。

乌头汤　亦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芪　甘草各三两，炙　乌头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乌头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脚气之病，湿伤于下，而气冲于上。矾石味酸涩，性燥，能却水收湿解毒，毒解湿收，上冲自止。

附　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甘草　干姜　石膏　当归　人参各三两　杏仁四十粒　川芎一两五钱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痱者，废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气之扰，亦真气之衰也。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参、当归所以养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干姜，为复气之虚。乃攻补兼行之法也。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　黄芪各二分　黄芩各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蒌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熟地黄八两　山茱萸　山药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桂附子各一两，炮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肾之脉，起于足而入于腹，肾气不治，湿寒之气，随经上入，聚于少腹，为之不仁，是非驱湿散寒之剂所可治者，须以肾气丸补肾中之气，以为生阳化湿之用也。

《千金》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二两　甘草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问曰：血痹之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乃因疲劳汗出，而阳气一伤，卧不时动摇，而阳气再伤，于是风气虽微，得以直入血中而为痹。经云：邪入于阴则痹也。脉微为阳微，涩为血滞，紧则邪之征也。血中之邪，始以阳气伤而得入，终必得阳气通而后出。而痹之为病，血既以风入而痹于外，阳亦以血痹而止于中，故必针以引阳使出，阳出而邪去，邪去而脉紧乃和，血痹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痹，不当独治其血矣。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

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阴阳俱微，该人迎、趺阳、太溪为言。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即阳不足而阴为痹之象。不仁者，肌体顽痹，痛痒不觉，如风痹状，而实非风也。黄芪桂枝五物和荣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以脉阴阳俱微，故不可针而可药，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黄芪桂枝五物汤方

黄芪三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

阳气者，烦劳则张，故脉大。劳则气耗，故脉极虚。李氏曰：脉大非气盛也，重按必空濡。大者，劳脉之外暴者也；极虚者，劳脉之内衰者也。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渴者，热伤阴气；亡血者，不华于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劳者气血俱耗，气虚则喘，血虚则悸。卒者，猝然见此病也。脉浮为里虚，以劳则真阴失守，孤阳无根，气散于外，而精夺于内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脉虚沉弦者，劳而伤阳也，故为短气里急，为小便不利，少腹满，为面色白；而其极则并伤其阴，面目瞑兼衄。目瞑，目不明也。脉浮者，劳而伤阴也，故为手足烦，为酸削不能行，为春夏剧而秋冬瘥；面其极则并伤其阳，而阴寒精自出。此阴阳互根，自然之道也。若脉浮弱而涩，则精气交亏而清冷不温，此得之天禀薄弱，故当无子。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极虚芤迟者，精失而虚及其气也，故少腹弦急，阴头寒而目眩；脉得诸芤动微紧者，阴阳并乖而伤及其神与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沈氏所谓劳伤心气，火浮不敛，则为心肾不交，阳冷于上，精孤于下，火不摄水，不交自泄，故病失精，或精虚心相内浮，扰精而出，则成梦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汤外证得之，能解肌去邪气，内证得之，能补虚调阴阳。加龙骨、牡蛎者，以失精梦交为神精间病，非此不足以收敛其浮越也。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　牡蛎各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此疑亦后人所附，为补阳摄阴之用也。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平人，不病之人也。脉虚弱细微，则阴阳俱不足矣。阳不足者不能固，阴不足者不能守，是其人必善盗汗。人年五六十，精气衰矣，而病脉反大者，是其人当有风气也。痹侠背行，痹之侠脊者，由阳气不足，而邪气从之也。若肠鸣、马刀、侠瘿者，阳气以劳而外张，火热以劳而上逆。阳外张，则寒动于中而为腹鸣。

火上逆，则与痰相搏而为马刀、侠瘿。李氏曰：瘿生乳腋下曰马刀，又夹生颈之两旁者为侠瘿。侠者，挟也。马刀，蛎蛤之属，疮形似之，故名马刀；瘿，一作缨，发于结缨之处。疮一在头，一在腋下，常相联络，故俗名疬串。脉沉小迟，皆阴象也。三者并见，阴盛而阳乃亡矣，故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竭者，气脱而不固也。由是外无气而手足逆冷，胃无气而腹满，脾无气而溏泄食不化，皆阳微气脱之证也。脉弦者阳不足，故为减为寒。脉大者阴不足，故为芤为虚。阴阳并虚，外强中干，此名为革，又变革也。妇人半产、漏下，男子亡血、失精，是皆失其产乳生育之常矣，故名曰革。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此和阴阳调营卫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和平，百疾不生。若阳病不能与阴和，则阴以其寒独行，为里急，为腹中痛，而实非阴之盛也；阴病不能与阳和，则阳以其热独行，为手足烦热，为咽干、口燥，而实非阳之炽也。昧者以寒攻热，以热攻寒，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药，和合成剂，调之使和，则阳就于阴而寒以温，阴就于阳而热以和，医之所以贵识其大要也。岂徒云寒可治热，热可治寒而已哉。或问和阴阳调营卫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营卫生成于水谷，而水谷转输于脾胃，故中气立，则营卫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运之轴，而阴阳之机也，故中气立，则阴阳相循，如环无端，而不极于偏。是方甘与辛合而生阳，酸得甘助而生阴，阴阳相生，中气自立，是故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汤方

桂枝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六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饴糖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

里急者，里虚脉急，腹中当引痛也。诸不足者，阴阳诸脉，并俱不足，而眩、悸、喘、竭、失精、亡血等证，相因而至也。急者缓之必以甘，不足者补之必以温，而充虚塞空，则黄芪尤有专长也。

黄芪建中汤方　即小建中汤内加黄芪一两半，余依上法。气短、胸满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及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下焦之分，少阴主之，少阴虽为阴脏，而中有元阳，所以温经脏，行阴阳，司开阖者也。虚劳之人，损伤少阴肾气，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程氏所谓肾间动气已损者是矣。八味肾气丸补阴之虚，可以生气，助阳之弱可以化水，乃补下治下之良剂也。

八味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虚劳证多有挟风气者，正不可独补其虚，亦不可着意去风气。仲景以参、地、芎、归、苓、术补其气血，胶、麦、姜、枣、甘、芍益其营卫，而以桔梗、杏仁、桂枝、防风、柴胡、白敛、黄卷、神曲去风行气，其用薯蓣最多者，以其不寒不热，不燥不滑，兼擅补虚去风之长，故以为君，谓必得正气理而后风气可去耳。

薯蓣丸方

薯蓣三十分　人参七分　白术六分　茯苓五分　甘草二十八分　当归十分　干地黄十分　芍药六分　芎劳六分　麦冬六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大枣百枚为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风六分　神曲十分　豆黄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敛二分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人寤则魂寓于目，寐则魂藏于肝，虚劳之人，肝气不荣，则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枣仁补肝敛气，宜以为君。而魂既不归容，必有浊痰燥火乘间而袭其舍者，烦之所由

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热滋燥，茯苓、川芎行气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枣仁汤方

酸枣仁一升 甘草一两 知母 茯苓各二两 芎劳一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虚劳症有挟外邪者，如上所谓风气百疾是也。有挟瘀郁者，则此所谓五劳诸伤，内有干血者是也。夫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渗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润以濡其干，虫以动其瘀，通以去其闭，而仍以地黄、芍药、甘草和养其虚，攻血而不专主于血，一如薯蓣丸之去风而不着意于风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称干血劳之良治也。血瘀于内，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人琼玉膏补润之剂尤妙。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烧令烟尽 虻虫一升，去翅足熬 水蛭百枚，熬 蛴螬百枚 䗪虫半升，熬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附 方

《千金翼》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结是荣气不行，悸则血亏而心无所养，营滞血亏，而更出汗，岂不立槁乎？故虽行动如常，断云不出百日死，知其阴亡而阳绝也。人参、桂枝、甘草、生姜行身之阳，胶、麦、麻、地行身之阴，盖欲使阳得复行阴中而脉自复也。后人只喜用胶、地等而畏姜、桂，岂知阴凝燥气，非阳不能化耶。徐氏。

《肘后》獭肝散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此设为问答，以辨肺痿、肺痈之异。热在上焦二句，见《五脏风寒积聚篇》，盖师有是语，而因之以为问也。汗出、呕吐、消渴、小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热，肺虚且热，则为痿矣。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肺中津液，为热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则饮食游溢之精气，不能分布诸经，而但上溢于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为肺痈之痰涎脓血，俱蕴蓄结聚于肺脏之内，故口中反干燥，而但辟辟作空响燥咳而已。然按下肺痈条亦云，其人咳，咽燥不渴，多唾浊沫，则肺痿肺痈二证多同，惟胸中痛，脉滑数，唾脓血，则肺痈所独也。比而论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烁而肺焦也；痈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为热聚而肺痛也。故其脉有虚实不同而其数则一也。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

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此原肺痈之由，为风热畜结不解也。凡言风脉多浮或缓，此云微者，风入营而增热，故脉不浮而反微，且与数俱见也。微则汗出者，气伤于热也；数则恶寒者，阴反在外也；呼气不入者，气得风而浮，利出而艰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热而壅，气亦为之不伸也。肺热而壅，故口干而喘满；热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热迫，而反从热化，为多唾浊沫；热盛于里，而外反无气，为时时振寒。由是热畜不解，血凝不通，而痈脓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证，至浸淫不已，肺叶腐败，则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气喘而躁者，此为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上气面浮肿，肩息，气但升而不降矣。脉复浮大，则阳有上越之机。脉偏盛者，偏绝也。又加下利，是阴复从下脱矣。阴阳离决，故当不治。肩息，息摇肩也。上气喘而躁者，水性润下，风性上行，水为风激，气凑于肺，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也，故曰欲作风水。发汗令风去，则水复其润下之性矣，故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此举肺痿之属虚冷者，以见病变之不同。盖肺为娇脏，热则气烁，故不用而痿；冷则气沮，故亦不用而痿也。遗尿，小便数者，肺金不用而气化无权，斯膀胱无制而津液不藏也。头眩、多涎唾者，经云上虚则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干姜，甘辛合用，为温肺复气之剂。服后病不去而加渴者，则属消渴。盖小便数而渴者为消，不渴者，非下虚即肺冷也。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咳而上气，喉中水鸣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咳而上气，肺有邪，则气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饮，上入喉间，为呼吸之气所激，则作声如水鸡。射干、紫菀、款冬降逆气，麻黄、细辛、生姜发邪气，半夏消饮气，而以大枣安中，五味敛肺，恐劫散之药，并伤及其正气也。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三两　麻黄　生姜各四两　细辛　紫菀　款冬花各三两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浊，浊痰也。时时吐浊者，肺中之痰，随上气而时出也。然痰虽出而满不减，则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势，不迅而扫之，不去也。皂荚味辛入肺，陈痰之力最猛，饮以枣膏，安其正也。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沉者，泽漆汤主之。

此不详见证，而但以脉之浮沉为辨而异其治。按：厚朴麻黄汤与小青龙加石膏汤大同，则散邪蠲饮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温，亦能助表，小麦甘平，则同五味敛安正气者也。泽漆汤以泽漆为主，而以白前、黄芩、半夏佐之，则下趋之力较猛，虽生姜、桂枝之辛，亦只为下气降逆之用而已，不能发表也。仲景之意，盖以咳皆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

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六升 干姜 细辛各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泽漆三升,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紫参 生姜 白前各五两 甘草 黄芩 人参 桂枝各三两

上九味,㕮咀,内泽漆汤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

火热挟饮致逆,为上气,为咽喉不利,与表寒挟饮上逆者悬殊矣。故以麦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饮气,人参、甘草之甘以补益中气。盖从外来者,其气多实,故以攻发为急;从内生者,其气多虚,则以补养为主也。

麦门冬汤方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 甘草各三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肺痈喘不得卧,肺气被迫,亦已甚矣,故须峻药顿服,以逐其邪。葶苈苦寒,入肺泄气闭,加大枣甘温以和药力,亦犹皂荚丸之饮以枣膏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鸡子大 大枣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此条见证,具如前第二条所云,乃肺痈之的证也。此病为风热所壅,故以苦梗开之;热聚则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于苦,其力似乎太缓,意者痈脓已成,正伤毒溃之时,有非峻剂所可排击者,故药不嫌轻耳,后附《外台》桔梗白散,治证与此正同,方中桔梗,贝母同用,而无甘草之甘缓,且有巴豆之毒热,似亦以毒攻毒之意。然非病盛气实,非峻药不能为功者,不可侥幸一试也,是在审其形之肥瘠与病之缓急而善其用焉。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则吐脓血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张,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外邪内饮,填塞肺中,为胀,为喘,为咳而上气。越婢汤散邪之力多,而蠲饮之力少,故以半夏辅其未逮。不用小青龙者,以脉浮且大,病属阳热,故利辛寒,不利辛热也。目如脱状者,目睛胀突,如欲脱落之状,壅气使然也。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汤加石膏汤主之。

此亦外邪内饮相搏之证,而兼烦躁则挟有热邪。麻、桂药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龙之例也。又此条见证与上条颇同,而心下寒饮则非温药不能开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龙加石膏,温寒并进,水热俱捐,于法尤为密矣。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干姜 甘草各三两 五味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附　方

《外台》炙甘草汤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方见虚劳。

《千金》甘草汤

甘草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皂荚一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以上诸方，俱用辛甘温药，以肺既枯痿，非湿剂可滋者，必生气行气以致其津，盖津生于气，气至则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则非无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摄分布也，故非辛甘温药不可。加皂荚者，兼有浊痰也。

《外台》桔梗白散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　贝母各三两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　治咳有痰，微热，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按：此方具下热散结通瘀之力，而重不伤峻，缓不伤懈，可以补桔梗汤、桔梗白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方见上。三日一剂，可至三四剂。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

按：此方原治肺痈喘不得卧，此兼面目浮，鼻塞清涕，则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龙一剂乃进。

又按：肺痈诸方，其于治效，各有专长。如葶苈大枣用治痈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其苇茎汤，则因其乱而逐之者耳，桔梗汤剿抚兼行，而意在于抚。洵为王者之师，桔梗白散则捣坚之锐师也。比而观之，审而行之，庶几各当而无误矣。

金匮要略心典 卷中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原著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集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奔豚具如下文。吐脓有咳与呕之别,其从惊得之旨未详。惊怖即惊恐,盖病从惊得,而惊气即为病气也。火邪见后惊悸部及伤寒太阳篇。云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然未尝云从惊发也。惊悸篇云: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此亦是因火邪而发惊,非因惊而发火邪也。即后奔豚证治三条,亦不必定从惊恐而得,盖是证有杂病伤寒之异。从惊恐得者,杂病也;从发汗及烧针被寒者,伤寒也。其吐脓、火邪二病,仲景必别有谓,姑阙之以俟知者。

或云:东方肝木,其病发惊骇,四部病皆以肝为主。奔豚、惊怖皆肝自病,奔豚因惊而发病,惊怖即惊以为病也。吐脓者,肝移热于胃,胃受热而生痈脓也。火邪者,木中有火,因惊而发,发则不特自燔,且及他脏也,亦通。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前云惊发,此兼言恐者,肾伤于恐,而奔豚为肾病也。豚,水畜也;肾,水脏也。肾气内动,上冲胸喉,如豕之奔,故名奔豚。亦有从肝病得者,以肾肝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此奔豚气之发于肝邪者,往为寒热,肝脏有邪而气通于少阳也。肝欲散,以姜、夏、生葛散之;肝苦急,以甘草缓之;芎、归、芍药理其血;黄芩、李根下其气。桂、苓为奔豚主药,而不用者,病不由肾发也。

奔豚汤方

甘草 芎劳 当归 黄芩 芍药各二两 半夏 生姜各四两 生葛五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此肾气乘外寒而动,发为奔豚者。发汗后,烧针复汗,阳气重伤,于是外寒从针孔而入通于肾,肾气乘外寒而上冲于心,故须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而以桂枝汤外解寒邪,加桂内泄肾气也。

桂枝加桂汤方

桂枝五两 芍药 生姜各二两 甘草三两,炙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此发汗后心气不足,而后肾气乘之,发为

奔豚者。脐下先悸，此其兆也。桂枝能伐肾邪，茯苓能泄水气。然欲治其水，必益其土，故又以甘草、大枣补其脾气。甘澜水者，扬之令轻，使不益肾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勺扬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也。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阳微，阳不足也；阴弦，阴太过也。阳主开，阴主闭，阳虚而阴干之，即胸痹而痛。痹者，闭也。夫上焦为阳之位，而微脉为虚之甚，故曰责其极虚。以虚阳而受阴邪之击，故为心痛。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平人，素无疾之人也。无寒热，无新邪也。而乃短气不足以息，当是里气暴实，或痰或食或饮，碍其升降之气而然。盖短气有从素虚宿疾而来者，有从新邪暴遏而得者，二端并否，其为里实无疑。此审因察病之法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胸中，阳也。而反痹，则阳不用矣。阳不用，则气之上下不相顺接，前后不能贯通，而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等证见矣。更审其脉，寸口亦阳也，而沉迟，则等于微矣；关上小紧，亦阴弦之意，而反数者，阳气失位，阴反得而主之。《易》所谓阴凝于阳，《书》所谓牝鸡司晨也。是当以通胸中之阳为主。薤白、白酒，辛以开痹，温以行阳；栝蒌实者，以阳痹之处，必有痰浊阻其间耳。

栝蒌薤白白酒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胸痹不得卧，是肺气上而不下也；心痛彻背，是心气塞而不和也。其痹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饮以为之援也，故于胸痹药中，加半夏以逐痰饮。

栝蒌薤白半夏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心中痞气，气痹而成痞也；胁下逆抢心，气逆不降，将为中之害也。是宜急通其痞结之气，否则速复其不振之阳。盖去邪之实，即以安正；养阳之虚，即以逐阴。是在审其病之久暂，与气之虚实而决之。

栝蒌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薤白半斤　桂枝一两　厚朴四两　栝蒌实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甘草　干姜，白术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桂枳生姜汤亦主之。

此亦气闭气逆之证，视前条为稍缓矣。二方皆下气散结之剂，而有甘淡苦辛之异，亦在酌其强弱而用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

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生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再服。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痹不用，则筋失养而或缓或急，所谓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者是也。故以薏苡仁舒筋脉，附子通阳痹。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诸逆，该痰饮、客气而言；心悬痛，谓如悬物动摇而痛，逆气使然也。桂枝、枳实、生姜，辛以散逆，苦以泄痞，温以祛寒也。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枳实五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心背彻痛，阴寒之气，遍满阳位，故前后牵引作痛。沈氏云：邪感心包，气应外俞，则心痛彻背；邪袭背俞，气从内走，则背痛彻心。俞脏相通，内外之气相引，则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即经所谓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是也。乌、附、椒、姜同力协济，以振阳气而逐阴邪。取赤石脂者，所以安心气也。

乌头赤石脂丸方

乌头一分，炮 蜀椒 干姜各一两 附子半两 赤石脂一两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附 方

九痛丸 治九种心疼。

附子三两，炮 生狼牙 巴豆去皮，熬研如膏 干姜 吴茱萸 人参各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按：九痛者，一虫、二注、三风、四悸、五食、六饮、七冷、八热、九去来痛是也。而并以一药治之者，岂痛虽有九，其因于积冷结气所致者多耶。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欲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趺阳，胃脉也；微弦，阴象也。以阴加阳，脾胃受之，则为腹满。设不满，则阴邪必旁攻胠胁而下闭谷道，为便难，为两胠疼痛。然其寒不从外入而从下上，则病自内生，所谓肾虚则寒动于中也，故不当散而当温。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腹满按之不痛者，无形之气，散而不收，其满为虚；按之而痛者，有形之邪，结而不行，其满为实。实者可下，虚者不可下也。舌黄者热之征，下之实去，则黄亦去。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腹满不减者，实也；时减复如故也，腹中寒气得阳而暂开，得阴而复合也。此亦寒以内生，故曰当与温药。

病者痿黄，燥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痿黄，脾虚而色败也。气不至，故燥；中无阳，故不渴。气竭阳衰，中土已败，而复寒结于上，脏脱于下，何恃而可以通之止之乎？故死。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寸口脉弦，亦阴邪加阳之象，故胁下拘急而痛；而寒从外得，与趺阳脉弦之两胠疼痛有别，故彼兼便难，而此有恶寒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阳欲上而阴引之，则欠；阴欲入而阳拒之则嚏。中寒者，阳气被抑，故喜欠；清涕出，发热色和，则邪不能留，故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中寒而下利者，里气素虚，无为捍蔽，邪得直侵中脏也。欲嚏不能者，正为邪逼，既不能却又不甘受，于是阳欲动而复止，邪欲去而仍留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瘦人脏虚气弱，风冷易入，入则谷气留滞不行，绕脐疼痛，有似里实，而实为虚冷，是宜温药以助脾之行者也。乃反下之，谷出而风冷不与俱出，正乃益虚，邪乃无制，势必犯上无等，否亦窃据中原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腹满，里有实也；发热脉浮数，表里邪也。而饮食如故，则当乘其胃气未病而攻之。枳、朴、大黄所以攻里，桂枝、生姜所以攻表，甘草、大枣则以其内外并攻，故以之安脏气，抑以和药气也。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　大黄各三两　大枣十枚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下焦浊阴之气，不特肆于阴部，而且逆于阳位，中土虚而堤防撤矣，故以附子辅阳驱阴，半夏降逆止呕，而尤赖粳米、甘、枣培令土厚，而使敛阴气也。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半夏　粳米各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痛而闭，六腑之气不行矣。厚朴三物汤，与小承气同。但承气意在荡实，故君大黄；三物意在行气，故君厚朴。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按之而满痛者，为有形之实邪。实则可下，而心下满痛，则结处尚高，与腹中满痛不同，故不宜大承气而宜大柴胡。承气独主里实，柴胡兼通阳痹也。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　芍药各三两　半夏半升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减不足言，谓虽减而不足云减，所以形其满之至也，故宜大下。已上三方，虽缓急不同，而攻泄则一，所谓中满者泻之于内也。

大承气汤方见痉病。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满，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大建中汤主之。

心腹寒痛，呕不能食者，阴寒气盛，而中土无权也；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阴凝成象，腹中虫物乘之而动也。是宜大建中脏之阳，以胜上逆之阴。故以蜀椒、干姜温胃下虫，人参、饴糖安中益气也。

大建中汤方：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一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

饴一升，微火煎取二升，分温再服，如一饮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覆之。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胁下偏痛而脉紧弦，阴寒成聚，偏着一处，虽有发热，亦是阳气被郁所致。是以非温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结，故曰宜以温药下之。程氏曰：大黄苦寒，走而不守，得附子、细辛之大热，则寒性散而走泄之性存是也。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寒气厥逆，下焦阴寒之气厥而上逆也。茯苓、半夏降其逆，乌头、细辛散其寒，真朱体重色正，内之以破阴去逆也。

赤丸方

乌头二两，炮　茯苓四两　细辛一两　半夏四两

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为丸如麻子大，先食饮，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以知为度。

腹满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弦紧脉皆阴也。而弦之阴从内生，紧之阴从外得。弦则卫气不行而恶寒者，阴出而痹其外之阳也；紧则不欲食者，阴入而痹其胃之阳也。卫阳与胃阳并衰，而外寒与内寒交盛，由是阴反无畏而上冲，阳反不治而下伏，所谓邪正相搏，即为寒疝者也。绕脐痛，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皆寒疝之的证。白津，汗之淡而不咸者，为虚汗也。一作自汗，亦通。大乌头煎大辛大热，为复阳散阴之峻剂，故云不可一日更服。

大乌头煎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必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更服。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此治寒多而血虚者之法。血虚则脉不荣，寒多则脉绌急，故腹胁痛而里急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羊肉补虚益血也。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腹中痛，逆冷，阳绝于里也；手足不仁或身疼痛，阳痹于外也。此为寒邪兼伤表里，故当表里并治。乌头温里，桂枝解外也。徐氏曰：灸刺诸药不能治者，是或攻其内，或攻其外，邪气牵制不服也。如醉状则荣卫得温而气胜，故口知，得吐则阴邪不为阳所容而上出，故为中病。

乌头桂枝汤方

乌头

上一味，以水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二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五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脉数为阳，紧弦为阴，阴阳参见，是寒热交至也。然就寒疝言，则数反从弦，故其数为阴疑于阳之数，非阳气生热之数矣。如就风疟言，则弦反从数，故其弦为风从热发之弦，而非阴气生寒之弦者，与此适相发明也。故曰脉数弦者，当下其寒。紧而迟，大而紧亦然。大

虽阳脉，不得为热，正以形其阴之实也。故曰阳中有阴，可下之。

附　方

《外台》乌头汤　治寒疝，腹中绞痛，贼风入攻五脏，拘急不得转侧，发作有时，令人阴缩，手足厥逆。即大乌头煎。

《外台》柴胡桂枝汤　治心腹卒中恶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芍药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一合半　大枣六枚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下利不欲食者，此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口脉浮大者，谷气多也。谷多不能益脾而反伤脾。按之脉反涩者，脾伤而滞，血气为之不利也。尺中亦微而涩者，中气阻滞，而水谷之精气不能速下也，是因宿食为病，则宜大承气下其宿食。脉数而滑，与浮大同，盖皆有余之象，为谷气之实也。实则可下，故亦宜大承气。谷多则伤脾，而水谷不分，谷停则伤胃，而恶闻食臭，故下利不欲食者，知其有宿食当下也。夫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气，不可或止者也。谷止则化绝，气止则机息，化绝机息，人事不其顿乎？故必大承气速去其停谷，谷去则气行，气行则化续，而生以全矣。若徒事消克，将宿食未去，而生气已消，岂徒无益而已哉。

大承气汤方见痉病。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食在下脘者，当下；食在上脘者，则不当下而当吐。经云：其高者，因而越之也。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三分，熬

上二味，杵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宿食也。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紧中兼有滑象，不似风寒外感之紧，为紧而带弦也。故寒气所束者，紧而不移；食气所发者，乍紧乍滑，如以指转索之状，故曰无常。脉紧头痛风寒者，非既有宿食，而又感风寒也。谓宿食不化，郁滞之气，上为头痛，有如风寒之状，而实为食积类伤寒也。仲景恐人误以为外感而发其汗，故举以示人曰：腹中有宿食不化。意亦远矣。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肺中寒，吐浊涕。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肺中风者，津结而气壅，津结则不上潮而口燥，气壅则不下行而喘也。身运而重者，肺居上焦，治节一身，肺受风邪，大气则伤，故身欲动而弥觉其重也。冒者，清肃失降，浊气反上，为蒙冒也。肿胀者，输化无权，水聚而气停也。肺中寒，吐浊涕者，五液在肺为涕，寒气闭肺窍而畜脏热，则浊涕从口出也。肺死脏者，肺将死而真脏之脉见也。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者，沈氏所谓有浮上之气，而无下翕之阴是也。《内经》云：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亦浮虚中空，而下复无根之象尔。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肝为木脏，而风复扰之，以风从风动而上行，为头目眴也。肝脉布胁肋，风胜则脉急，为两胁痛而行常伛也。嗜甘者，肝苦急，甘能缓之，抑木胜而土负，乃求助于其味也。肝中寒两臂不举者，肝受寒而筋拘急也。徐氏曰：四肢虽属脾，然两臂如枝木之体也。中寒则木气困，故不举。亦通。肝脉循喉咙之后，中寒者逼热于上，故舌本燥。肝喜疏泄，中寒则气被郁，故喜太息。太息，长息也。肝脉上行者，挟胃贯膈，故胸痛不能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浮之弱，不荣于上也。按之如索不来，有伏而不起，劲而不柔之象。曲如蛇行，谓虽左右奔引，而不能夭矫上行，亦伏而劲之意。按：《内经》云：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与此稍异，而其劲直则一也。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肝脏气血郁滞，着而不行，故名肝着。然肝虽着，而气反注于肺，所谓横之病也，故其人常欲蹈其胸上。胸者肺之位，蹈之欲使气内鼓而出肝邪，以肺犹橐籥，抑之则气反出也。先未苦时，但欲饮热者，欲着之气，得热则行，迨既着则亦无益矣。旋覆花咸温下气散结，新绛和其血，葱叶通其阳，结散阳通，气血以和，而肝着愈，肝愈而肺亦和矣。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心死脏，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翕翕发热者，心为阳脏，风入而益其热也。不能起者，君主病而百骸皆废也。心中饥，食则呕者，火乱于中，而热格于上也。心中如啖蒜者，寒束于外，火郁于内，似痛非痛，似热非热，懊侬无奈，甚者心背彻痛也。如虫注者，言其自心而背，自背而心，如虫之往来交注也。若其脉浮，则寒有外出之机，设得吐则邪去而愈，然此亦气机自动而然，非可以药强吐之也。故曰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盖血虚者，其阳易浮，上盛者下必无气也。心中痛而自烦发热者，心虚失养而热动于中也。当脐跳者，心虚于上而肾动于下也。心之平脉，累累如贯珠，如循琅玕，又胃多微曲曰心平，今脉弦，是变温润圆利之常而为长直劲强之形矣。故曰此为心脏伤所致也。经云：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葱茎，又累累然。与此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均为上下坚紧，而往来无情也，故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颠，阳气衰者为狂。

邪哭者，悲伤哭泣，如邪所凭，此其标有稠痰浊火之殊，而其本则皆心虚而气血少也。于是瘈瘲恐怖，精神不守，魂魄不居，为颠为狂，势有必至者矣。经云：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颠。此云阴气衰者为颠，阳气衰者为狂。盖必正气虚而后邪气入。经言其为病之故，此言其致病之原也。

脾中风，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风气中脾，外淫肌肉，为翕翕发热；内乱心意，为形如醉人也。脾脉入腹而其合肉，腹中烦重，邪胜而正不用也。皮目瞤瞤而短气，风淫于外而气阻于中也。李氏曰：风属阳邪，而气疏泄。形如醉人，言其面赤而四肢软也。皮目，上下眼胞也。又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浮之大坚，则胃气绝，真脏见矣。按之如覆杯，言其外实而中空无有也。徐氏曰：洁洁状如摇，是不能成至而欲倾圮之象。故其动非活动，转非圆转，非脏气将绝而何？故死。

跌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

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浮者阳气多，涩者阴气少，而趺阳见之，是为胃强而脾弱。约，约束也。犹弱者受强之约束而气馁也。又约，小也。胃不输精于脾，脾乃干涩而小也。大黄、枳实、厚朴所以下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药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并伤及脾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大黄去皮　枳实各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上六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肾受冷湿，着而不去，则为肾着。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皆冷湿着肾，而阳气不化之征也。不渴，上无热也；小便自利，寒在下也；饮食如故，胃无病也。故曰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盖所谓清湿袭虚，病起于下者也。然其病不在肾之中脏，而在肾之外腑。故其治法，不在温肾以散寒，而在燠土以胜水。甘、姜、苓、术，辛温甘淡，本非肾药。名肾着者，原其病也。

甘姜苓术汤方一名肾着汤

甘草　白术各二两　干姜　茯苓各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腰中即温。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肾脉本石，浮之坚，则不石而外鼓；按之乱如转丸，是变石之体而为躁动，真阳将搏跃而出矣。益下入尺，言按之至尺泽，而脉犹大动也。尺下脉宜伏，今反动，真气不固而将外越，反其封蛰之常，故死。

问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谓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渴，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止，不须治，久则愈。

上焦在胃上口，其治在膻中，而受气于中焦。今胃未和，不能消谷，则上焦所受者，非精微之气，而为陈滞之气矣，故为噫。噫，嗳食气也。下焦在膀胱上口，其治在脐下，故其气乏竭，即遗溺失便。然上焦气未和，不能约束禁制，亦令遗溺失便，所谓上虚不能制下者也。云不须治者，谓不须治其下焦，俟上焦气和，久当自愈。夫上焦受气于中焦，而下焦复受气于上焦，推而言之，肾中之元阳不正，则脾胃之转运不速，是中焦又复受气于下焦也。盖虽各有分部，而实相助为理如此。此造化自然之妙也。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热在上焦者，肺受之；肺喜清肃而恶烦热，肺热则咳，咳久则肺伤而痿也。热在中焦者，脾胃受之。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阴阳者也。胃热则实而硬，脾热则燥而闭，皆为坚也。下焦有热者，大小肠膀胱受之。小肠为心之腑，热则尿血；膀胱为肾之腑，热则癃闭不通也。鹜溏如鹜之后，水粪杂下。大肠有寒，故泌别不职；其有热者，则肠中之垢，被迫而下也。下重，谓腹中重而下坠。小肠有寒者，能腐而不能化，故下重。阳不化则阴下溜，故便血。其有热者，则下注广肠而为痔。痔，热疾也。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谷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

积者，迹也，病气之属阴者也。脏属阴，两阴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专痛之处而无迁改也。聚则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气之属

阳者也。腑属阳，两阳相比，则非如阴之凝，故寒气感则发，否则已，所谓有时也。即无定着，则痛无常处，故辗转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积为可治。谷气者，食气也，食积太阴，敦阜之气抑遏肝气，故病在胁下，按之则气行而愈。复发者，饮食不节，则其气仍聚也。徐氏。

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诸积，该气、血、痰、食而言。脉来细而附骨，谓细而沉之至，诸积皆阴故也。又积而不移之处，其气血荣卫不复上行而外达，则其脉为之沉细而不起，故历举其脉出之所，以决其受积之处。而复益之曰：脉两出积在中央，以中央有积，其气不能分布左右，故脉之见于两手者，俱沉细而不起也。各以其部处之，谓各随其积所在之处而分治之耳。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谷入而胃不能散其精，则化而为痰，水入而脾不能输其气，则凝而为饮。其平素饮食所化之精津，凝结而不布，则为痰饮。痰饮者，痰积于中，而饮附于外也。素盛今瘦，知其精津尽为痰饮，故不复外充形体而反下走肠间也。饮水流溢者，水多气逆，徐氏所谓水为气吸不下者是也。其流于胁下者，则为悬饮，其归于四肢者，则为溢饮。悬者，悬于一处；溢者，溢于四旁。其偏结而上附心肺者，则为支饮。支饮者，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于脏而不正中也。咳逆倚息不得卧者，上迫肺也。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水在肾，心下悸。

水即饮也。坚筑，悸动有力，筑筑然也。短气者，心属火而畏水，水气上逼，则火气不伸也。吐涎沫者，气水相激而水从气泛也。欲饮水者，水独聚肺，而诸经失溉也。脾为水困，故水气。水淫肌肉，故身重。土本制水，而水盛反能制土也。肝脉布胁肋，水在肝，故胁下支满，支满犹偏满也。嘿出于肺，而肝脉上注肺，故嘿则相引痛也。心下悸者，肾水盛而上凌心火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留饮，即痰饮之留而不去者也。背寒冷如掌大者，饮留之处阳气所不入也。魏氏曰：背为太阳，在《易》为艮止之象，一身皆动，背独常静，静处阴邪常客之。所以风寒自外入，多中于背，而阴寒自内生，亦多踞于背也。胁下痛引缺盆者，饮留于肝而气运于肺也，咳嗽则辄已者，饮被气击而欲移，故辄已。一作咳嗽则转甚，亦通。盖即水流胁下，咳唾引痛之谓。气为饮滞，故短；饮结者津液不周，故渴。四肢历节痛，为风寒湿在关节。若脉不浮而沉，而又短气而渴，则知是留饮为病，而非外入之邪矣。

膈上病痰满喘咳唾，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伏饮亦即痰饮之伏而不觉者，发则始见也。身热、背痛、腰疼，有似外感，而兼见喘满、咳唾，则是《活人》所谓痰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者也。目泣自出，振振身瞤动者，饮发而上逼液道，外攻经隧也。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喜虚。脉偏弦者饮也。

饮水过多，水溢入肺者，则为喘满。水停

心下者，甚则水气凌心而悸，微则气被饮抑而短气。双弦者，两手皆弦，寒气周体也，偏弦者，一手独弦，饮气偏注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肺饮，饮之在肺中者。五脏独有肺饮，以其虚而不能受也。肺主气而司呼吸，苦喘短气，肺病已著，脉虽不弦，可以知其有饮矣。支饮上附于肺，即同肺饮，故亦喘而短气，其脉亦平而不必弦也。按：后第十四条云：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夫咳为肺病，而水即是饮。而其脉弦，此云肺饮不弦，支饮脉平，未详何谓。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痰饮，阴邪也，为有形，以形碍虚则满，以阴冒阳则眩。苓桂术甘温中去湿，治痰饮之良剂，是即所谓温药也。盖痰饮为结邪，温则易散，内属脾胃，温则能运耳。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气为饮抑则短，欲引其气，必蠲其饮。饮，水类也。治水必自小便去之，苓桂术甘益土气以行水，肾气丸养阳气以化阴，虽所主不同，而利小便则一也。

苓桂术甘汤方见上。

肾气丸方见妇人杂病。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脉伏者，有留饮也。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者，所留之饮从利而减也。虽利，心下续坚满者，未尽之饮，复注心下也。然虽未尽而有欲去之势，故以甘遂、半夏因其势而导之。甘草与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盖欲其一战而留饮尽去，因相激而相成也。芍药、白蜜不特安中，抑缓药毒耳。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脉浮而细滑，伤饮。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伤饮，饮过多也。气资于饮，而饮多反伤气，故脉浮而细滑，则饮之征也。脉弦数而有寒饮，则病与脉相左，魏氏所谓饮自寒而挟自热是也。夫相左者必相持，冬则时寒助饮，欲以热攻，则脉数必甚；夏则时热助脉，欲以寒治，则寒饮为碍，故曰难治。脉沉而弦，饮气内聚也，饮内聚而气击之则痛，十枣汤蠲饮破癖，其力颇猛，《三因方》以三味为末，枣肉和丸，名十枣丸，亦良。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利后，糜粥自养。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水气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重痛，谓之溢饮。夫四肢阳也，水在阴者宜利，在阳者宜汗，故以大青龙发汗去水，小青龙则兼内饮而治之者耳。徐氏曰：大青龙合桂、麻而去芍药，加石膏，则水气不甚而挟热者宜之。倘饮多而寒伏，则必小青龙为当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　桂枝　甘草各二两　生姜三两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一枚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去节，二两　芍药三两　五味子半升　干姜　甘草炙　细辛　桂枝各三两　半夏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支饮上为喘满，而下为痞坚，则不特碍其肺，抑且滞其胃矣。面色黧黑者，胃中成聚，营卫不行也。脉浮紧者为外寒，沉紧者为里实。里实可下，而饮气之实，非常法可下。痰饮可吐，而饮之在心下者，非吐可去，宜其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而不愈也。木防己、桂枝，一苦一辛，并能行水气面散结气，而痞坚之处，必有伏阳，吐下之余，定无完气，书不尽言，而意可会也。故又以石膏治热，人参益虚，于法可谓密矣。其虚者外虽痞坚，而中无结聚，即水去气行而愈；其实者中实有物，气暂行而复聚，故三日复发也。魏氏曰：后方去石膏加芒硝者，以其既散复聚，则有坚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坚投坚而不破者，即以软投坚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饮下行之用耳。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三两　石膏如鸡子大二枚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方

木防己　桂枝各二两　茯苓　人参各四两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水饮之邪，上乘清阳之位，则为冒眩。冒者，昏冒面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转而乍见玄黑也。泽泻泻水气，白术补土气以胜水也。高鼓峰云：心下有水饮，格其心火不能下行，而但上冲头目也。亦通。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胸满疑作腹满，支饮多胸满，此何以独用下法？厚朴、大黄与小承气同，设非腹中痛而闭者，未可以此轻试也。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不得息，肺满面气闭也。葶苈入肺，通闭泻满，用大枣者，不使伤正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见肺痈。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此为饮多而呕者言。渴者饮从呕去，故欲解；若不渴，则知其支饮仍在，而呕亦未止。半夏味辛性燥，辛可散结，燥能蠲饮，生姜制半夏之悍，且以散逆止呕也。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

水即聚于下，则无复润于上，是以肠间有水气而口舌反干燥也。后虽有水饮之入，祇足以益下趋之势，口燥不除而腹满益甚矣。防己疗水湿，利大小便，椒目治腹满，去十二种水气，葶苈、大黄泄以去其闭也。渴者知胃热甚，故加芒硝。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也。

己椒苈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饮气逆于胃则呕吐，滞于气则心下痞，凌于心则悸，蔽于阳则眩。半夏、生姜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不应有水，而脐下悸，则水动于下矣。吐涎沫则水逆于中矣。甚而颠眩，则水且犯于上矣。形体虽瘦，而病实为水，乃病机之变也。颠眩即头眩。苓、术、猪、泽甘淡渗泄，使肠间之水从小便出。用桂者，下焦水气非阳不化也。日多服暖水汗出者，盖欲使表里分消其水，非挟有表邪而欲两解之谓。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　茯苓　白术各三分　桂枝二分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暖水，汗出愈。

附　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

脉弦为水，咳而脉弦，知为水饮溃入肺也。十枣汤逐水气自大小便去，水去则肺宁而咳愈。按：许仁则论饮气咳者，由所饮之物停滞在胸，水气上冲，肺得此气便成咳嗽。经久不已，渐成水病，其状不限四时昼夜，遇诸动嗽物即剧，乃至双眼突出，气如欲断。汗出，大小便不利，吐痰饮涎沫无限，上气喘急肩息，每旦眼肿，不得平眠，此即咳家有水之证也。著有干枣三味丸方亦佳。大枣六十枚，葶苈一斤，杏仁一升，合捣作丸，桑白皮饮下七八丸，日再，稍稍加之，以大便通利为度。

十枣汤方见上。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

胸中支饮扰乱清道，赵氏所谓动肺则咳，动心则烦，搏击阳气则痛者是也。其甚者荣卫遏绝，神气乃亡，为卒死矣。否则延久不愈，至一百日或一岁，则犹有可治，为其邪差缓而正得持也。然以经久不去之病，而仍与十枣攻击之药者，岂非以支饮不去，则其咳烦胸痛，必无止期。与其事敌以苟安，不如悉力一决之，犹或可图耶，然亦危矣。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久咳数岁不已者，支饮溃肺而咳，饮久不已，则咳久不愈也。咳久者其气必虚，而脉反实大数，则其邪犹盛，以犹盛之邪，而临已虚之气，其能久持乎？故死。若脉虚者，正气固虚，而饮气亦衰，故可治。然饮虽衰而正不能御，亦足以上蔽清阳之气，故其人必苦冒也。此病为支饮所致，去其饮则病自愈，故曰治属饮家。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倚息，倚几而息，能俯而不能仰也。肺居上焦而司呼吸，外寒内饮，壅闭肺气，则咳逆上气，甚则但坐不得卧也。麻黄、桂枝散外入之寒，半夏消内积之饮，细辛、干姜治其咳满，芍药、五味监麻、桂之性，使入饮去邪也。

小青龙汤方见上。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服青龙汤已，设其人下实不虚，则邪解而病除；若虚则麻黄、细辛辛甘温散之品，虽能发越外邪，亦易动人冲气也。冲气，冲脉之气

也。冲脉起于下焦，挟肾脉上行至喉咙。多唾口燥，气冲胸咽，面热如醉，皆冲气上入之候也。寸沉尺微，手足厥而痹者，厥气上行，而阳气不治也。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冲气不归，而仍上逆也。茯苓、桂枝能抑冲气使之下行，然逆气非敛不降，故以五味之酸敛其气，土厚则阴火自伏，故以甘草之甘补其中也。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桂枝 茯苓各四两 五味半升 甘草三两，炙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服前汤已，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下焦冲逆之气即伏，而肺中伏匿之寒饮续出也。故去桂枝之辛而导气，加干姜、细辛之辛而入肺者，合茯苓、五味、甘草消饮驱寒，以泄满止咳也。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

冲脉之火，得表药以发之则动；得热药以逼之亦动。而辛热气味，既能劫夺胃中之阴，亦能布散积饮之气。仲景以为渴而冲气动者，自当治其冲气，不渴而冒与呕者，则当治其水饮，故内半夏以去其水。而所以治渴而冲气动者，惜未之及也。约而言之，冲气为麻黄所发者，治之如桂、苓、五味、甘草，从其气而导之矣；其为姜、辛所发者，则宜甘淡咸寒，益其阴以引之，亦自然之道也。若更用桂枝，必扞格不下，即下亦必复冲。所以然者，伤其阴故也。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二两 半夏 五味各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水在胃者，为冒，为呕；水在肺者，为喘，为肿。呕止而形肿者，胃气和而肺壅未通也，是惟麻黄可以通之。而血虚之人，阳气无偶，发之最易厥脱，麻黄不可用矣。杏仁味辛能散，味苦能发，力虽不及，与证适宜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 半夏 杏仁各半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水饮有挟阴之寒者，亦有挟阳之热者。若面热如醉，则为胃热随经上冲之证，胃之脉上行于面故也。即于消饮药中加大黄以下其热，与冲气上逆，其面翕热如醉者不同。冲气上行者，病属下焦阴中之阳，故以酸温止之。此属中焦阳明之阳，故以苦寒下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 半夏 杏仁各半升 大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先渴后呕者，本无呕病，因渴饮水，水多不下而反上逆也，故曰此属饮家。小半夏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停水。盖始虽渴而终为饮，但当治饮，而不必治其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见上。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此邪热入厥阴而成消渴，成氏所谓邪愈深者热愈甚也。气上冲心，心中疼热者，火生于木，肝气通心也。饥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虚求食，而客热复不能消谷也。食即吐蛔者，蛔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气重伤，而邪热下注也。夫厥阴风木之气，能生阳火而烁阴津，津虚火实，脏燥无液，求救于水，则为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火，而反为火所消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荣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诊寸口而知荣卫之并虚，诊趺阳而知胃气之独盛。合而观之，知为虚劳内热而成消渴也。夫所谓气盛者，非胃气盛也，胃中之火盛也。火盛则水谷去而胃乃坚，如土被火烧而坚硬如石也。故曰数即消谷而大坚。胃即坚硬，水入不能浸润，但从旁下转，而又为火气所迫而不留，故曰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愈数愈坚，愈坚愈数，是以饮水多而渴不解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

男子以肾为事，肾中有气，所以主气化，行津液，而润心肺者也。此气既虚，则不能上至，气不至则水亦不至，而心肺失其润矣。盖水液属阴，非气不至，气虽属阳，中实含水，水之与气，未尝相离也。肾气丸中有桂、附，所以斡旋肾中颓堕之气，而使上行心肺之分，故名曰肾气。不然，则滋阴润燥之品，同于饮水无济，但益下趋之势而已。驯至阳气全消，有降无升，饮一溲二而死不治。夫岂知饮入于胃，非得肾中真阳，焉能游溢精气，而上输脾肺耶。

按：消渴证有太阴、厥阴、阳明、少阴之异。系太阴者，心热移肺也。系厥阴者，风胜则干，抑火从木出也。系阳明者，火燔而土燥也。系少阴者，水虚不能制火也。然此不言水虚不能制火，而言火虚不能化水，则法之变而论之精也。惟火不化水，故饮一斗，水亦一斗。不然，未有不为火所消者矣。推而言之，厥阴内热之渴，水为热所消，其小便必不多；阳明内坚之渴，水入不能内润而从旁转，其小便虽数，而出亦必少也。

肾气丸方见妇人杂病。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已其热，而热亦不能消其水，于是水与热结，而热浮水外，故小便不利，而微热消渴也。五苓散利其与热俱结之水，兼多饮暖水取汗，以去其水外浮溢之热，热除水去，渴当自止。

五苓散方见痰饮。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热已消而水不行，则逆而成呕，乃消渴之变证。曰水逆者，明非消渴而为水逆也，故亦宜五苓散去其停水。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消其热，而反为热所消，故渴不止。文蛤味咸性寒，寒能除热，咸能润下，用以折炎上之势，而除热渴之疾也。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淋病有数证，云小便如粟状者，即后世所谓石淋是也。乃膀胱为火热燔灼，水液结为滓质，犹海水煎熬而成咸碱也。小腹弦急，痛引脐中者，病在肾与膀胱也。按：巢氏云：淋之为病，由肾虚而膀胱热也。肾气通于阴，阴，水液

下流之道也。膀胱为津液之府,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淋沥不宣,故谓之淋,其状小便出少起多,小腹弦急,痛引于脐。又有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之异,详见本论,其言颇为明晰,可补仲景之未备。

跌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胃中有热,消谷引饮,即后世所谓消谷善饥,为中消者是也。胃热则液干,故大便坚。便坚则水液独走前阴,故小便数。亦即前条消渴胃坚之证,而列于淋病之下,疑错简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

淋家热结在下,而反发其汗,热气乘心之虚而内扰其阴,则必便血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渴,栝蒌瞿麦丸主之。

此下焦阳弱气冷,而水气不行之证,故以附子益阳气,茯苓、瞿麦行水气。观方后云腹中温为知,可以推矣。其人若渴,则是水寒偏结于下,而燥火独聚于上,故更以薯蓣、栝蒌根,除热生津液也。夫上浮之炎,非滋不熄;下积之阴,非暖不消;而寒润辛温,并行不悖,此方为良法矣。欲求变通者,须于此三复焉。

栝蒌瞿麦丸方

薯蓣 茯苓各三两 栝蒌根二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饮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香蒲也。宁原云:香蒲去湿热,利小便,合滑石为清利小便之正法也。《别录》云:白鱼开胃下气,去水气,血余疗转胞,小便不通,合滑石为滋阴益气,以利其小便者也。《纲目》:戎盐即青盐,咸寒入肾,以润下之性,而就渗利之职,为驱除阴分水湿之法也。仲景不详见证,而并出三方,以听人之随证审用,殆所谓引而不发者欤。

蒲灰散方

蒲灰半分 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 乱发烧 白鱼各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斤 白术一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

渴欲饮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肺胃热盛伤津,故以白虎清热,人参生津止渴。盖即所谓上消膈消之证,疑亦错简于此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见暍病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与前五苓散病证同,而药则异。五苓散行阳之化,热初入者宜之。猪苓汤行阴之化,热入久而阴伤者宜之也。

按:渴欲饮水,本文共有五条,而脉浮发热,小便不利者,一用五苓,为其水与热结故也;一用猪苓,为其水与热结,而阴气复伤也。其水入则吐者,亦用五苓,为其热消而水停也;渴不止者,则用文蛤,为其水消而热在也。其口干燥者,则用白虎加人参,为其热甚而津伤也。此为同源而异流者。治法亦因之各异,如此,学者所当细审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

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风水，水为风激，因风而病水也。风伤皮毛，而湿流关节，故脉浮恶风而骨节疼痛也。皮水，水行皮中，内合肺气，故其脉亦浮，不兼风，故不恶风也。其腹如鼓，即《内经》，鼛鼛然不坚之意，以其病在皮肤，而不及肠脏，故外有胀形，而内无满喘也。水在皮者，宜从汗解，故曰当发其汗。正水，肾脏之水自盛也。石水，水之聚而不行者也。正水乘阳之虚而侵及上焦，故脉沉迟而喘；石水因阴之盛而结于少腹，故脉沉腹满而不喘也。黄汗，汗出沾衣如蘖汁，得之湿热交病，而湿居热外，其盛于上而阳不行，则身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为则侵及于里而荣不通，则逆于肉理而为痈脓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痼癗；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风，天之气。气，人之气。是皆失其和者也。风气相搏，风强则气从风而侵淫肌体，故为瘾疹；气强则风从气而鼓涌水液，故为水。风气并强，两相搏击，而水液从之，则为风水。汗之则风去面水行，故曰汗出乃愈。然风水之病，其状与黄汗相似，故仲景于此复辨其证，以恶风者为风水，不恶风者为黄汗，而风水之脉浮，黄汗之脉沉，更不必言矣。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风水其脉自浮，此云沉滑者，乃水脉，非风脉也。至面目肿大有热，则水得风而外浮，其脉亦必变而为浮矣。仲景不言者，以风水该之也。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者，《内经》所谓水为阴，而目下亦阴，聚水者必微肿先见于目下是也。颈脉动者，颈间人迎脉动甚，风水上凑故也。时时咳者，水渍入肺也。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与《内经》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者不同。然腹中气大，而肢间气细，气大则按之随手而起，气细则按之窅而不起，而其浮肿则一也。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太阳有寒，则脉紧骨疼；有湿则脉濡身重；有风则脉浮体酸，此明辨也。今得伤寒脉而骨节不疼，身体反重而酸，即非伤寒，乃风水外胜也。风水在表而非里，故不渴。风固当汗，水在表者亦宜汗，故曰汗出即愈；然必气盛而实者，汗之乃愈。不然则其表益虚，风水虽解，而恶寒转增矣。故曰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若其渴而不恶寒者，则非病风，而独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视风水为较深矣。其证身肿而冷，状如周痹，周痹为寒湿痹其阳，皮水为水气淫于肤也。胸中窒，不能食者，寒袭于外，而气窒于中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热为寒郁，而寒甚于暮也。寒湿外淫，必流关节，故曰此为黄汗，痛在骨节也。其咳而喘不渴者，水寒伤肺，气攻于表，有如肿病，而实同皮水，故曰发汗则愈。然此诸病，若其人渴而下利，小便数者，则不可以水气当汗而概发之也。仲景叮咛之意，岂非虑入之津气先亡耶。

或问前二条云风水外证，骨节疼，此云骨节反不疼，身体反重而酸；前条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风与水合而成病，其流注关节者，则为骨节疼痛；其浸淫肌体者，则骨节

不疼,而身体酸重,由所伤之处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谓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里,犹可发其汗也。此所谓渴而不恶寒者,所以别于风水之渴而恶风也。程氏曰:水气外留于皮,内薄于肺,故令人渴是也。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里水,水从里积,与风水不同,故其脉不浮而沉。而盛于内者必溢于外,故一身面目悉黄肿也。水病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则津液消亡,水病已而渴病起矣。越婢加术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肿,故取麻黄之发表,以其肿而且黄,知其湿中有热,故取石膏之清热,与白术之除湿。不然,则渴而小便利者,而顾犯不可发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黄肿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术止渴生津也,亦通。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即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趺阳虽系胃脉,而出于阴部,故其脉当伏,今反紧者,以其腹中宿有寒疾故也。寒则宜温而反下之,阳气重伤,即胸满短气。其反数者,以其胃中有热故也。热则当消谷而小便数,今反不利,则水液日积,故欲作水。夫阴气伤者,水为热畜而不行;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下。仲景并举二端,以见水病之原有如此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热而潜,则热有内伏之势,而无外发之机矣,故曰沉。热而止,则热有留滞之象,而无运行之道矣,故曰伏。热留于内而不行,则水气因之而畜,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热留于内,则气不外行,而络脉虚,热止于中,则阳不下化,而小便难,以不化之水,而当不行之气,则惟有浸淫躯壳而已,故曰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此亦所谓阴气伤者,水为热畜不下者也。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此二条并阳衰阴胜之证。而寸口则主卫气,少阴则主肾阳。主卫气者,寒以外得,而阳气被抑。主肾阳者,寒自内生,而气化不速。亦即所谓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行者也。

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水为阴,阴盛故令脉沉。又,水行皮肤,荣卫被遏,亦令脉沉。若水病而脉出,则真气反出邪水之上,根本脱离而病气独盛,故死。出与浮迥异,浮者盛于上而弱于下,出则上有而下绝无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目下有卧蚕者,目下微肿,如蚕之卧,经所谓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水气足以润皮肤而壅荣卫,故面目鲜泽,且脉伏不起也。消渴者,阳气被郁而生热也。病水,因水而为病也。夫始因水病而生渴,继因消渴而益病水,于是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水气瘀壅而不行,脉道被遏而不出,其势亦太甚矣。故必下其水,以通其脉。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下利后阴亡无液,故渴欲饮水。而土虚无气,不能制水,则又小便不利,腹满因肿,知其将聚水为病矣。若小便利,则从下通,汗出则从外泄,水虽聚而旋行,故病当愈。然其所以汗与利者,气内复而机自行也,岂辛散淡渗所

能强责之哉。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心，阳脏也，而水困之，其阳则弱，故身重而少气也。阴肿者，水气随心气下交于肾也。肝病喜归脾，脾受肝之水而不行，则腹大不能转侧也。肝之府在胁，而气连少腹，故胁下腹痛也。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者，肝喜冲逆而主疏泄，水液随之而上下也。肺主气化，治节一身，肺以其水行于身则肿；无气以化其水，则小便难。鸭溏，如鸭之后，水粪杂下也。脾主腹而气行四肢，脾受水气，则腹大四肢重。津气生于谷，谷气运于脾，脾湿不运，则津液不生而少气。小便难者，湿不行也。身半以下，肾气主之。水在肾，则腰痛，脐肿，腹大也，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者，肾为阴，水亦为阴，两阴相得，阳气不行，而湿寒独胜也。而反瘦者，面为阳，阴盛于下，则阳衰于上也。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腰以下为阴，阴难得汗而易下泄，故当利小便；腰以上为阳，阳易外泄，故当发汗。各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而知为寒水胜而胃阳不行也。胃阳不行，则水谷不化，水谷不化，则脾胃俱衰。脾气主里，故衰则鹜溏；胃气主表，故衰则身肿也。少阳者生气也，少阴者地道也，而俱受气于脾胃，脾胃衰则少阳脉卑而生气不荣，少阴脉细而地道不通，男子则小便不收，妇人则经血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则皆阳气不行，阴气乃结之故。曰血分者，谓虽病于水，而实出于血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数，数则为出，沉则为入；出则为阳实，入则为阴结。趺阳脉微而弦，微则无胃气，弦则不得息。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瘕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少阴，而知其气壅于阳，胃虚于中，而血结于阴也。出则为阳实者，肺被热而治不行也；弦则不得息者，胃受制而气不利也。夫血结在阴，惟阳可以通之，而胃虚受制，肺窒不行，更何恃而开其结，行其血耶，惟有凝聚癃闭，转成水病而已。故曰血结胞门，其瘕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亦如上条所云也。但上条之结，为血气虚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条之结为阴阳壅郁而欲行不能也。仲景并列于此，以见血分之病，虚实不同如此。

问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经自下。

此复设问答，以明血分、水分之异。血分者，因血而病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难通，故曰难治；水病浅而易行，故曰易治。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尚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复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

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此水气先得，而冲气后发之证。面目肢体俱肿，咽喉塞噎，胸胁满痛，有似留饮，而实挟冲气也。冲气宜温降，不宜攻下，下之亦未必去，故曰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医乃不知而复吐之，胃气重伤，胃液因尽，故咽燥欲饮水，而小便不利，水谷不化，且聚水而成病也。是当养胃气以行水，不宜径下其水，水虽下，终必复聚，故暂差而寻复如前也。水聚于中，气冲于下，其水扬溢，上及肺位，则咳且喘逆，是不可攻其水，当先止其冲气，冲气既止，然后水气可去，水去则咳与喘逆俱去矣。先治新病，病当在后者，谓先治其冲气，而后治其水气也。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

此条义详痉湿暍篇。虽有风水、风湿之异，然而水与湿非二也。

防己黄芪汤方见湿病。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此与上条证候颇同，而治特异。麻黄之发阳气，十倍防己，乃反减黄芪之实表，增石膏之辛寒，何耶？脉浮不渴句，或作脉浮而渴，渴者热之内炽，汗为热逼，与表虚出汗不同，故得以石膏清热，麻黄散肿，而无事兼固其表耶。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风水加术四两。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皮中水气，浸淫四末，而壅遏卫气，气水相逐，则四肢聂聂动也。防己、茯苓善驱水气，桂枝得茯苓，则不发表而反行水，且合黄芪、甘草，助表中之气，以行防己、茯苓之力也。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　黄芪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里水，即前一身面目黄肿，脉沉，小便不利之证。越婢汤义见前，甘草麻黄亦内助土气，外行水气之法也。

越婢加术汤方见上。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水气脉沉小者属少阴，言肾水也。脉浮者为风，即风水也。其无水而虚胀者，则为气病而非水病矣。气病不可发汗，水病发其汗则已。然而发汗之法，亦自不同，少阴则当温其经，风水即当通其肺。故曰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脉浮者，宜杏子汤。沉谓少阴，浮谓风也。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炮　附子一枚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汤方缺，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厥而皮水者，水邪外盛，隔其身中之阳，不行于四肢也。此厥之成于水者，去其水则厥自愈，不必以附子、桂枝之属，助其内伏之阳也。蒲灰散义见前。

蒲灰散方见消渴。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

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汤主之。

黄汗之病，与风水相似，但风水脉浮，而黄汗脉沉，风水恶风，而黄汗不恶风为异，其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则黄汗之所独也。风水为风气外合水气，黄汗为水气内遏热气，热被水遏，水与热得，交蒸互郁，汗液则黄。黄芪、桂枝、芍药行阳益阴，得酒则气益和而行愈周，盖欲使荣卫大行，而邪气毕达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积药力，乃自行耳，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按：前第二条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第四条云：身肿而冷，状如周痹，此云黄汗之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后又云剧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后之不侔也，岂新久微甚之辨欤？夫病邪初受，其未郁为热者，则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郁久而热甚者，则身热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芪芍桂酒汤方

黄芪五两　芍药　桂枝各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尝暮盗汗出者，此荣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两胫自冷者，阳被郁而不下通也。黄汗本发热，此云假令发热，便为历节者，谓胫热，非谓身热也。盖历节黄汗，病形相似，而历节一身尽热，黄汗则身热而胫冷也。食已汗出，又身尝暮卧盗汗出者，荣中之热，因气之动而外浮，或乘阳之间而潜出也。然黄汗郁证也，汗出则有外达之机，若汗出已反发热者，是热与汗俱出于外，久而肌肤甲错，或生恶疮，所谓自内之外而盛于外也。若汗出已身重辄轻者，是湿与汗俱出也，然湿虽出而阳亦伤，久必身瞤而胸中痛。若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者，是阳上通而不下通也，故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其病之剧而未经得汗者，则窒于胸中而不能食；壅于肉理而身体重；郁于心而烦躁；闭于下而小便不通利也。此其进退微甚之机，不同如此，而要皆水气伤心之所致，故曰此为黄汗。桂枝、黄芪亦行阳散邪之法，而尤赖饮热稀粥取汗，以发交郁之邪也。

桂枝加黄芪汤方

桂枝　芍药　甘草　黄芪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即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微则为气者，为气不足也。寒气不足，该寸口、趺阳为言，寒而气血复不足也。寒气不足，则手足无气而逆冷，荣卫无源而不利，由是脏腑之中，真气不充，而客寒独胜，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即后所谓失气、遗溺之端也。荣卫俱劳者，荣卫俱乏竭也。阳气温于表，故不通则身冷；阴气荣于里，故不通即骨疼。不通者，虚极而不能行，与有余而壅者不同。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者，阳先行而阴不与俱行，则阴失阳而恶寒，阴先行而阳不与俱行，则阳独滞而痹不仁也。盖阴与阳常相须也，不可失，失则气机不续而邪乃着，不失则上下交通而邪不容，故曰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失气、遗溺皆相失之征。曰气分者，谓寒气乘阳之虚，而病于

气也。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主之。

气分即寒气乘阳之虚，而结于气者，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其势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气，而以辛甘温药，行阳以化气，视后人之袭用枳、朴、香、砂者，工拙悬殊矣。云当汗出如虫行皮中者，盖欲使既结之阳，复行周身而愈也。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细辛二两　甘草　麻黄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证与上同。曰水饮所作者，所以别于气分也。气无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也。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附　方

《外台》防己黄芪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

金匮要略心典　卷下

汉　南阳　张　机仲景原著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集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脉浮为风，脉缓为湿，云为痹者，风与湿合而痹也。然非风痹疼痛之谓，故又曰痹非中风。所以然者，风得湿而变热，湿应脾而内行，是以四肢不疼而苦烦，脾脏瘀热而色黄。脾者四运之轴也，脾以其所瘀之热，转输流布，而肢体而目尽黄矣，故曰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趺阳脉数为热者，其热在胃，故消谷；脉紧为寒者，其寒在脾，故满。满者必生湿，胃热而脾湿，亦黄病之原也。尺脉浮为伤肾者，风伤肾也。趺阳脉紧为伤脾者，寒伤脾也。肾得风而生热，脾得寒而生湿，又黄病之原也。湿热相合，其气必归脾胃。脾胃者，食廪之官也。谷入而助其热则眩，谷不消而气以瘀，则胃中苦浊，浊气当出下窍。若小便通，则浊随溺去，今不通，则浊虽下流而不外出，于是阴受其湿，阳受其热，转相流被而身体尽黄矣。曰谷疸者，病虽始于风寒，而实成于谷气耳。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肾劳而热，黑色上出，犹脾病而黄外见也。额于部为庭。《灵枢》云：庭者，颜也。又云：肾病也，颧与颜黑。微汗出者，肾热上行，而气通于心也。手足心热，薄暮即发者，病在里在阴也。膀胱急者，肾热所逼也。小便自利，病不在腑也。此得之房劳过度，热从肾出，故名曰女劳疸。若腹如水状，则不特阴伤，阳亦伤矣，故曰不治。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懊侬，郁闷不宁之意。热内畜则不能食，热上冲则时欲吐，酒气熏心而味归脾胃也，此得之饮酒过多所致，故名酒疸。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胃弱，则谷化不速，谷化不速则谷气郁而生热，而非胃有实热，故虽下之而腹满不去。伤寒里实，脉迟者尚未可攻，况非里实者耶。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酒黄疸者，或无热，清静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酒之湿热，积于中而不下出，则为酒疸。积于中则心中热，注于下则足下热也。酒黄疸者，心中必热。或亦有不热，清静了了者，则其热不聚于心中，而或从下积为腹满，或从上冲为欲吐鼻燥也。腹满者，可下之，欲吐者，可因其势而越之。既腹满且欲吐，则可下亦可吐。

然必审其脉浮者，则邪近上，宜先吐；脉沉弦者，则邪近下，宜先下也。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酒疸虽有可下之例，然必审其腹满脉沉弦者而后下之。不然，湿热乘虚陷入血中，则变为黑疸。目青面黑，皮肤不仁，皆血变而瘀之征也。然虽曰黑疸，而其原则仍是酒家，故心中热气熏灼，如啖蒜状，一如懊侬之无奈也。且其脉当浮弱，其色虽黑当微黄，必不如女劳疸之色纯黑而脉必沉也。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渴，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烦、满、燥、渴，病发于热，而复以火劫之，以热遇热，相得不解，则发黄疸。然非内兼湿邪，则热与热相攻，而反相散矣。何疸病之有哉。故曰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明其病之不独因于热也。而治此病者，必先审其在表在里，而施或汗或下之法。若一身尽热而腹热尤甚，则其热为在里，里不可从表散，故曰当下。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腹满，舌痿黄，躁不得睡，属黄家。

脉沉者，热难外泄；小便不利者，热不下出，而渴饮之水与热相得，适足以蒸郁成黄而已。脾之脉，连舌本，散舌下，腹满舌痿，脾不行矣。脾不行者有湿，躁不得睡者有热，热湿相搏，则黄疸之候也。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为难治。

土无定位，寄王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黄者土气也，内伤于脾，故即以土王之数，为黄病之期。盖谓十八日脾气至而虚者当复，即实者亦当通也。治之十日以上差者，邪浅而正胜之，则易治；否则，邪反胜正而增剧，所谓病胜脏者也，故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疸而渴，则热方炽而湿且日增，故难治；不渴，则热已减而湿亦自消，故可治。阴部者，里之脏腑，关于气，故呕；阳部者，表之躯壳，属于形，故振寒而发热，此阴阳内外浅深微甚之辨也。

谷疸之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谷疸为阳明湿热瘀郁之证。阳明既郁，荣卫之源壅而不利，则作寒热；健运之机窒而不用，则为不食，食入则适以助湿热而增逆满，为头眩，心胸不安而已。茵陈、栀子、大黄，苦寒通泄，使湿热从小便出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病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黄家日晡所本当发热，乃不发热而反恶寒者，此为女劳肾热所致，与酒疸、谷疸不同。酒疸、谷疸热在胃，女劳疸热在肾，胃浅而肾深，热深则外反恶寒也。膀胱急，额上黑，足下热，大便黑，皆肾热之征。虽少腹满胀，有如水状，而实为肾热而气内畜，非脾湿而水不行也。惟是证兼腹满，则阳气并伤，而其治为难耳。硝石咸寒除热，矾石除痼热在骨髓，骨与肾合，用以清肾热也。大麦粥和服，恐伤胃也。

硝石矾石散方

硝石熬黄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酒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酒家热积而成实，为心中懊侬，或心中热痛，栀子、淡豉彻热于上，枳实、大黄除实于中，亦上下分消之法也。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小便利，则湿热除而黄自已，故利小便为黄家通法。然脉浮则邪近在表，宜从汗解，亦脉浮者先吐之之意。但本无外风而欲出汗，则桂枝发散之中，必兼黄芪固卫，斯病去而表不伤，抑亦助正气以逐邪气也。

桂枝加黄芪汤方见水气。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此治黄疸不湿而燥者之法。按《伤寒类要》云：男子女人黄疸，饮食不消，胃胀，热生黄衣，在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膏煎服则愈。盖湿热经久，变为坚燥，譬如霉曲，热久则湿去而干也。《本草》：猪脂利血脉，解风热；乱发消瘀，开关格，利水道，故曰病从小便出。

猪膏发煎方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千金》云：太医校尉史脱家婢黄病，服此，胃中燥粪下，便差，神验。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此正治湿热成疸者之法。茵陈散结热，五苓利水去湿也。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十分，末　五苓散五分

上二味和，先食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腹满小便不利而赤为里实，自汗出为表和。大黄硝石亦下热去实之法，视栀子大黄及茵陈蒿汤较猛也。

大黄硝石汤方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便清自利，内无热征，则腹满非里实，喘非气盛矣。虽有疸热，亦不可以寒药攻之。热气虽除，阳气则伤，必发为哕。哕，呃逆也。魏氏谓胃阳为寒药所坠，欲升而不能者是也。小半夏温胃止哕，哕止然后温理中脏，使气盛而行健，则喘满除，黄病去，非小半夏能治疸也。

小半夏汤方见痰饮。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

腹痛而呕，病在少阳，脾胃病者，木邪易张也。故以小柴胡散邪气，止痛呕，亦非小柴胡能治诸黄也。

柴胡汤方即小柴胡汤，见呕吐。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小便利者，不能发黄，以热从小便去也。今小便利而黄不去，知非热病，乃土虚而色外见，宜补中而不可除热者也。夫黄疸之病，湿热所郁也，故在表者汗而发之，在里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湿而燥者，则变清利为润导，如猪膏发煎之治也；不热而寒，不实而虚者，则变攻为补，变寒为温，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证错出者，则先治兼证而后治本证，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论黄疸一证，而于正变虚实之法，详尽如此，其心可谓尽矣。

附　方

瓜蒂散　治诸黄方见喝。

按：《删繁方》云：服讫，吐出黄汁，亦治脉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黄醇酒汤　治黄疸。

麻黄三两

上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惊则气乱，故脉动；悸属里虚，故脉弱。动即为惊者，因惊而脉动，病从外得；弱则为悸者，因弱而为悸，病自内生；其动而且弱者，则内已虚，而外复干之也。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尺脉浮，知肾有游火；目睛晕黄，知肝有畜热，衄病得此，则未欲止。盖血为阴类，为肾肝之火热所逼而不守也。若晕黄去，目睛且慧了，知不独肝热除，肾热亦除矣，故其衄今当止。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血从阴经并冲任而出者则为吐，从阳经并督脉而出者则为衄，故衄病皆在阳经。但春夏阳气浮，则属太阳；秋冬阳气伏，则属阳明为异耳。所以然者，就阴阳言，则阳主外，阴主内；就三阳言，则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之脉不入鼻颃，故不主衄也。

或问衄皆在阳是已，然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非阴中事乎？曰：前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言火自阴中出，非言衄自阴中来也。此所谓太阳、阳明者，言衄所从出之路也，谁谓病之在阳者，不即为阴之所迫而然耶。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血与汗皆阴也，衄家复汗，则阴重伤矣。脉者血之府，额上陷者，额上两旁之动脉，因血脱于上而陷下不起也。脉紧急者，寸口之脉，血不荣而失其柔，如木无液而枝乃劲也。直视不眴不眠者，阴气亡则阳独胜也。经云：夺血者无汗，此之谓矣。

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渴者，必吐血。

面无色，血脱者色白不泽也；无寒热，病非外感也。衄因外感者，其脉必浮大，阳气重也。衄因内伤者，其脉当沉弦，阴气厉也，虽与前尺脉浮不同，其为阴之不靖则一也。若脉浮弱，按之绝者，血下过多，而阴脉不充也。烦渴者，血从上溢，而心肺焦燥也。此皆病成而后见之诊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脉数身热，阳独胜也。吐血咳逆上气不得卧，阴之烁也。以既烁之阴，而从独胜之阳，有不尽不已之势，故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酒之热毒，积于胃而熏于肺则咳，久之肺络热伤，其血必随咳而吐出。云此因极饮过度所致者，言当治其酒热，不当治其血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此条已见虚劳病中，仲景复举之者，盖谓亡血之证，有从虚寒得之者耳。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即寒栗而振。

亡血者亡其阴也，更发其表，则阳亦伤矣。阳伤者外不固，故寒栗；阴亡者内不守，故振振动摇。前衄血复汗，为竭其阴，此则并亡其阳，皆所谓粗工嘻嘻者也。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病者如有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此二条辨瘀血之见证。胸满者，血瘀而气为之不利也。唇痿舌青，血不荣也。口燥欲漱水者，血结则气燥也。无寒热，病不由表也。脉微大来迟，血积经隧，则脉涩不利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故曰为有瘀血。

如有热状，即下所谓烦满口干燥而渴也。

脉无热，不数大也。有热证而无热脉，知为血瘀不流，不能充泽所致，故曰此为阴伏。阴伏者，阴邪结而伏于内也，故曰当下。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此但举火邪二字，而不详其证。按：《伤寒论》云：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又曰：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入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仲景此条殆为惊悸下血备其证欤。桂枝汤去芍药之酸，加蜀漆之辛，盖欲使火气与风邪一时并散，而无少有留滞，所谓从外来者，驱而出之于外也。龙骨、牡蛎则收敛其浮越之神与气尔。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熬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蜀漆三两，洗去腥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治饮气抑其阳气者之法。半夏蠲饮气，麻黄发阳气，妙在作丸与服，缓以图之，则麻黄之辛甘，不能发越津气，而但升引阳气。即半夏之苦辛，亦不特蠲除饮气，而并和养中气。非仲景神明善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各等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按：《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行，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者，此干姜、艾叶之所以用也。而血既上溢，其浮盛之势，又非温药所能御者，故以柏叶抑之使降，马通引之使下，则妄行之血顺而能下，下而能守矣。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千金》加阿胶三两，亦佳。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下血先便后血者，由脾虚气寒失其统御之权，而血为之不守也。脾去肛门远，故曰远血。黄土温燥入脾，合白术、附子以复健行之气，阿胶、生地黄、甘草，以益脱竭之血。而又虑辛温之品，转为血病之房，故又以黄芩之苦寒，防其太过，所谓有制之师也。

黄土汤方

甘草　干地黄　白术　附子炮　阿胶　黄芩各二两　灶中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豆当归散主之。方见狐惑。

下血先血后便者，由大肠伤于湿热，而血渗于下也。大肠与肛门近，故曰近血。赤小豆能行水湿，解热毒，当归引血归经，且举血中陷下之气也。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心气不足者，心中之阴气不足也。阴不足则阳独盛，血为热迫，而妄行不止矣。大黄、黄连、黄芩，泻其心之热，而血自宁。寇氏云：若心气独不足，则当不吐衄也。此乃邪热因不足而客之，故令吐衄。又苦泄其热，以苦补其心，盖一举而两得之。此说亦通。《济众方》用大黄、生地汁治衄血，其下热凉血，亦泻心汤类耳。

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痈脓，胃中有痈，脓从呕出也。是因痈脓而呕，脓尽痈已，则呕自愈，不可概以止吐之药治之也。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无渴却呕者，为

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呕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呕却渴者，痰水已去，而胃阳将复也，故曰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因热饮水过多，热虽解而饮旋积也，此呕因积饮所致，故曰此属饮家。呕家本渴，水从呕去故也。今反不渴者，以宿有支饮在心下，愈动而愈出也，故曰此属支饮。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虚。

脉数为热，乃不能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以发汗过多，阳微膈虚所致，则其数为客热上浮之数，而非胃实气热之数矣。客热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不能消谷也。脉弦为寒，乃不曰寒而曰虚者，以寒在于上，而医反下之所致，故其弦非阴寒外加之弦，而为胃虚生寒之弦矣。胃虚且寒，阳气无余，则朝食暮吐而变为胃反也。读此知数脉弦脉，均有虚候，曰热曰寒，盖浅之乎言脉者耳。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此因数为客热，而推言脉微而数者，为无气而非有热也。气者荣之主，故无气则荣虚；荣者血之源，故荣虚则血不足；营卫俱虚，则胸中之积而为宗气者少矣，故胸中冷。

合上二条言之，客热固非真热，不可以寒治之，胸中冷亦非真冷，不可以热治之，是皆当以温养真气为主。真气，冲和纯粹之气，此气浮则生热，沉则生冷，温之则浮焰自收，养之则虚冷自化。若热以寒治，寒以热治，则真气愈虚，寒热内贼，而其病益甚矣。

跌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此因胃气无余，变为胃反，而推言其病之并在于脾也。夫胃为阳，脾为阴。浮则为虚者，胃之阳虚也。涩则伤脾者，脾之阴伤也。谷入于胃而运于脾，脾伤则不能磨，脾不磨则谷不化。而朝食者暮当下，暮食者朝当下。若谷不化，则不得下。不得下，必反而上出也。夫脾胃，土也。上德本缓，而脉反紧，则肝有余。土气本和，而脉反涩，则血不足，脏真不足，而贼邪有余，故曰难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病人欲吐者，邪在上而气方逆，若遽下之，病气必与药气相争，而正乃蒙其祸矣。否则里虚邪入，病气转深，或痞或利，未可知也，故曰不可下之。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哕而腹满者，病在下而气溢于上也，与病人欲吐者不同，故当视其前后二阴，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则病从下出，而气不上逆，腹满与哕俱去矣。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

胸中，阳也。呕而胸满，阳不治而阴乘之也。故以吴茱萸散阴降逆，人参、姜、枣补中益阳气。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上焦有寒也。头者诸阳之会，为阴寒之邪上逆而痛，故亦宜茱萸汤，以散阴气而益阳气。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邪气乘虚，陷入心下，中气则痞。中气即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黄连、黄芩苦以降阳，半夏、干姜辛以升阴，阴升阳降，痞将自解。人参、甘草则补养中气，以为交阴阳通

上下之用也。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斤，洗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甘草三两，炙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而复上行为呕者之法。而杂病肝胃之火，上冲下注者，亦复有之。半夏、生姜散逆于上，黄芩、芍药除热于里，上下俱病，中气必困，甘草、大枣合芍药、生姜，以安中而正气也。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呕吐，谷不得下者，胃中有饮，随气上逆，而阻其谷入之路也。故以半夏消饮，生姜降逆，逆止饮消，谷斯下矣。

小半夏汤方见痰饮。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病在膈上，病膈间有痰饮也。后思水者，知饮已去，故曰欲解。即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之义。夫饮邪已去，津液暴竭，而思得水。设不得，则津亡而气亦耗，故当急与。而呕吐之余，中气未复，不能胜水，设过与之，则蓄饮方去，新饮复生，故宜猪苓散以崇土而逐水也。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而是阴气之上逆；热非实邪，而是阳气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走，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云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邪在少阳之经，欲止其呕，必解其邪，小柴胡则和解少阳之正法也。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一升　黄芩　人参　甘草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胃反呕吐者，胃虚不能消谷，朝食而暮吐也。又胃脉本下行，虚则反逆也，故以半夏降逆，人参、白蜜益虚安中。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此大半夏汤之旨也。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经云：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若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所谓阴阳反作，气逆不从，食虽入胃，而气反出之矣。故以大黄通其大便，使浊气下行浊道，而呕吐自止。不然，止之降之无益也。东垣通幽汤治幽门不通，上冲吸门者，亦是此意，但有缓急之分耳。

再按：经云：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夫阳气，天气也，天气闭，则地气干矣。云雾出于地，而雨露降于天，地不承，则天不降矣。可见天地阴阳，同此气机，和则俱和，乖则并乖。人与天地相参，故

肺气象天，病则多及二阴脾胃；大小肠象地，病则多及上窍。丹溪治小便不通，用吐法以开提肺气，使上窍通而下窍亦通，与大黄甘草汤之呕吐，法虽异而理可通也。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猪苓散治吐后饮水者，所以崇土气，胜水气也。茯苓泽泻汤治吐未已，而渴欲饮水者，以吐未已，知邪未去则宜桂枝、甘、姜散邪气，苓、术、泽泻消水气也。

茯苓泽泻汤方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甘草　桂枝各二两　白术三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吐后水去热存，渴欲得水，与前猪苓散证同，虽复贪饮，亦止热甚而然耳，但与除热导水之剂足矣。乃复用麻黄、杏仁等发表之药者，必兼有客邪郁热于肺，不解故也。观方下云汗出即愈，可以知矣。曰兼主微风、脉紧、头痛者，以麻杏甘石，本擅驱风发表之长耳。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粒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干呕、吐逆，胃中气逆也。吐涎沫者，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与前干呕吐涎沫头痛不同。彼为厥阴阴气上逆，此是阳明寒涎逆气不下而已。故以半夏止逆消涎，干姜温中和胃，浆水甘酸，调中引气止呕哕也。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各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顿服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寒邪搏饮，结于胸中而不得出，则气之呼吸往来，出入升降者阻矣。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皆寒饮与气，相搏互击之证也。且饮，水邪也；心，阳脏也。以水邪而逼处心脏，欲却不能，欲受不可，则彻心中愦愦然无奈也。生姜半夏汤，即小半夏汤。而生姜用汁，则降逆之力少，而散结之力多，乃正治饮气相搏，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

生姜半夏汤方

半夏半升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干呕，哕，非反胃，手足厥非无阳，胃不和则气不至于四肢也。橘皮和胃气，生姜散逆气，气行胃和，呕哕与厥自已，未可便认阳虚而遽投温补也。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升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胃虚而热乘之，则作哕逆。橘皮、生姜和胃散逆，竹茹除热止呕哕，人参、甘草、大枣益虚安中也。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一斤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六腑为阳，阳者主外，阳绝不通于外，为手足寒，阳不外通，则并而上行，为上气脚缩

也。五脏为阴，阴者主内，阴绝不守于内，则下利不禁。其者不交于阳，而隧道痹闭，为手足不仁也。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里为下，沉中见弦，为少阳之气滞于下而不得越，故下重。大为邪盛，又大则病进，故为未止。徐氏曰：微弱者，正衰邪亦衰也。数为阳脉，于微弱中见之，则为阳气将复，故知利欲自止，虽有身热，势必自已，不得比于下利热不止者，死之例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厥冷无脉，阴亡而阳亦绝矣。灸之所以引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阳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愈。

微热而渴者，胃阳复也；脉弱者，邪气衰也。正复邪衰，故令自愈。脉数，亦阳复也。微热汗出者，气方振而势外达，亦为欲愈之候。设脉紧则邪尚盛，必能与正相争，故为未解。脉数而渴，阳气已复，亦下利有微热而渴之意。然脉不弱而数，则阳之复者已过，阴寒虽解，而热气转增，将更伤阴而圊脓血也。弦脉阴阳两属，若与发热身汗并见，则弦亦阳也，与脉数有微热汗出正同，故愈。

按：上数条，皆是伤寒邪气入里之候，故或热或渴，或汗出，或脉数，阳气既复，邪气得达则愈；若杂病湿热下利之证，则发热口渴脉数，均非美证。《内经》云：下利身热者死。仲景云：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盖《内经》所言者，杂病湿热下利之证；仲景所言者，伤寒阴邪内人之证，二者不可不分也。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下利气者，气随利失，即所谓气利是也。小便得利，则气行于阳，不行于阴而愈，故曰当利其小便，喻氏所谓急开支河者是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寸浮数者，阳邪强也。尺中涩者，阴气弱也。以强阳而加弱阴，必圊脓血。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清与圊同，即完谷也。是为里虚气寒，乃不温养中土，而反攻令汗出，则阳气重虚。阳虚者，气不化，故胀满。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喻氏曰：下利脉沉迟，而面少赤，身微热者，阴盛而格阳在上在外也。若其人阳尚有根，其格出者终必复返，阳返而阴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阴出为汗，阴邪乃解，自不下利矣。阳入阴出，俨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象，病人能无微厥乎？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阴先竭而阳后脱也。是必俟其晬时经气一周，其脉当还，其手足当温。设脉不还，其手足亦必不温，则死之事也。

下利后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腹胀满，里有寒也。身体疼痛，表有邪也。然必先温其里，而后攻其表。所以然者，里气不充，则外攻无力，阳气外泄，则里寒转增，自然之势也。而四逆用生附，则寓发散于温补之中。桂枝有甘、芍，则兼固里于散邪之内，仲景用法之精如此。

四逆汤方见上。

桂枝汤方

桂枝　白芍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热粥一

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有里虚脏脱者，亦有里实腑闭者，昔人所谓利者不利是也。按之心下坚，其证的矣。脉虽不实大，而亦未见微弱，自宜急下，使实去则利止，通因通用之法也。脉迟为寒，然与滑俱见，则不为寒而反为实，以中实有物，能阻其脉行之机也。夫利因实而致者，实不去则利不已，故宜急下。病已差而至其时复发者，陈积在脾也。脾主信，故按期复发。是当下之，令陈积去，则病本拔而愈。

大承气汤方见痉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谵语者，胃实之证，为有燥屎也，与心下坚脉滑者大同。然前用大承气者，以因实而致利，去之惟恐不速也。此用小承气者，以病成而适实，攻之恐伤及其正也。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枳实三枚　厚朴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得利则止。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此治湿寒内淫，脏气不固，脓血不止者之法。赤石脂理血固脱，干姜温胃祛寒，粳米安中益气。崔氏去粳米加黄连、当归，用治热利，乃桃花汤之变法也。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治湿热下注，及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者之法。白头翁汤苦以除湿，寒以胜热也。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下利后更烦者，热邪不从下减，而复上动也。按之心下濡，则中无阻滞可知，故曰虚烦。香豉、栀子能撤热而除烦，得吐则热从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也。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则愈。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主之。

挟热下利者，久则必伤脾阴；中寒清谷者，甚则并伤肾阳。里寒外热，汗出而厥，有阴内盛而阳外亡之象。通脉四逆，即四逆加干姜一倍，所谓进而求阳，以收散亡之气也。

通脉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赵氏曰：大肠与肺合，大抵肠中积聚，则肺气不行；肺有所积，大肠亦不固，二害互为病。大肠病而气塞于肺者痛，肺有积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参通九窍，利大小肠，气通则痛愈，积去则利自止。喻氏曰：后人有疑此非仲景之方者，夫讵知肠胃有病，其所关全在肺气耶。程氏疑是腹痛，本草云：紫参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气利，诃黎勒散主之。

气利，气与屎俱失也。诃黎勒涩肠而利气，粥饮安中益肠胃。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也。

诃黎勒散方

诃黎勒散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附　方

《千金翼》小承气汤　治大便不通，哕数谵语。方见上。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此与前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治同，而无芍药、甘草、生姜，有人参、桂枝、干姜，则温里益气之意居多，凡中寒气少者，可于此取法焉。其小承气汤，即前下利谵语有燥屎之法，虽不赘可也。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二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浮、数脉皆阳也，阳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者，卫气有所遏而不出也。夫卫主行荣气者也，而荣过实者，反能阻遏其卫。若有痛处，则荣之实者已兆，故曰当发其痈。痈肿之候，脓不成，则毒不化，而毒不聚，则脓必不成。故以手掩其肿上，热者毒已聚，则有脓；不热者毒不聚，则无脓也。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甲错，肌皮干起，如鳞甲之交错，由荣滞于中，故血燥于外也。腹皮急，按之濡，气虽外鼓，而病不在皮间也。积聚为肿胀之根，脉数为身热之候，今腹如肿状而中无积聚，身不发热而脉反见数，非肠内有痈，荣郁成热而何。薏苡破毒肿，利肠胃为君。败酱一名苦菜，治暴热火疮，排脓破血为臣，附子则假其辛热，以行郁滞之气尔。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肿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者，脓未成，可下之；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肿痈，疑即肠痈之在下者，盖前之痈在小肠，而此之痈在大肠也。大肠居小肠之下，逼处膀胱，致小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实非膀胱为害，故仍小便自调也。小肠为心之合，而气通于血脉。大肠为肺之合，而气通于皮毛。故彼脉数身无热，而此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也。脉迟紧者，邪暴遏而荣未变。云可下者，谓可下之令其消散也。脉洪数者，毒已聚而荣气腐。云不可下者，谓虽下之而亦不能消之也。大黄牡丹汤，肠痈已成未成，皆得主之，故曰：有脓当下，无脓当下血。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个　冬瓜仁半升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出者云何？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血与汗皆阴也，阴亡则血流不行，而气亦无辅，故脉浮微而涩也。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兹不汗出而身有疮，则知其被刀斧

所伤而亡其血，与汗出不止者，迹虽异而理则同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金疮，金刃所伤而成疮者，经脉斩绝，营卫沮弛，治之者必使经脉复行，营卫相贯而后已。王不留行散，则行气血和阴阳之良剂也。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　蒴藋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　甘草十八分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黄芩二分　川椒三分　厚朴二分　干姜二分　芍药二分

上九味，王不留行、蒴藋、桑皮三味，烧灰存性，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阴干百日。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枳实苦寒，除热破滞为君，得芍药则通血，得桔梗则利气，而尤赖鸡子黄之甘润，以为排脓化毒之本也。

排脓汤方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此亦行气血和荣卫之剂。

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

浸淫疮，义如脏腑经络篇中。黄连粉方未见，大意以此为湿热浸淫之病，故取黄连一味为粉粉之，苦以燥湿，寒以除热也。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师曰：病跌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人身经络，阳明行身之前，太阳行身之后；太阳伤，故不能却也。太阳之脉，下贯腨内，刺之所以和，利其经脉也。腨，足肚也。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此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湿痰凝滞关节则肿，风邪袭伤经络则动。手指臂肿动，身体瞤瞤者，风痰在膈，攻走肢体；陈无择所谓痰涎留在胸膈上下，变生诸病，手足项背，牵引钓痛，走易不定者是也。藜芦吐上膈风痰，甘草亦能取吐，方虽未见，然大略是涌剂耳。李氏。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肝主筋，上应风气。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畜，其屎反利脾气，故取治是病，且以类相求，则尤易入也。

鸡屎白散方

鸡屎白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阴狐疝气者，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阴狐疝气者，寒湿袭阴，而睾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没无时，故名狐疝。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温入阴，而逐其寒湿之气也。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上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蜜丸亦可。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腹痛脉多状，阳气内闭也。或弦者，邪气入中也。若反洪大，则非正气与外邪为病，乃蛔动而气厥也。然必兼有吐涎心痛等症，如下条所云，乃无疑耳。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者，甘草粉蜜汤主之。

吐涎，吐出清水也。心痛，痛如咬啮，时时上下是也。发作有时者，蛔饱而静，则痛立止；蛔饥求食，则痛复发也。毒药，即锡粉、雷丸等杀虫之药。毒药者，折之以其所恶也。甘草粉蜜汤者，诱之以其所喜也。白粉即铅白粉，能杀三虫，而杂于甘草、白蜜之中，诱使虫食，甘味既尽，毒性旋发，而虫患乃除，此医药之变诈也。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白粉一两　白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也。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蛔厥，蛔动而厥，心痛吐涎，手足冷也。蛔动而上逆，则当吐蛔，蛔暂安而复动，则病亦静而复时烦也。然蛔之所以时安而时上者，何也？虫性喜温，脏寒则虫不安而上膈，虫喜得食，脏虚则蛔复上而求食。故以人参、姜、附之属，益虚温胃为主，而以乌梅、椒、连之属，苦酸辛气味，以折其上入之势也。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当归　川椒各四两　附子炮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上，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白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增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物。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干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平脉，脉无病也，即《内经》身有病而无邪脉之意。阴脉小弱者，初时胎气未盛，而阴方受蚀，故阴脉比阳脉小弱。至二、四月经血久畜，阴脉始强，《内经》所谓手少阴脉动者妊子，《千金》所谓三月尺脉数是也。其人渴，妊子者，内多热也，一作呕亦通。今妊妇二三月，往往恶阻不能食是已。无寒热者，无邪气也。夫脉无故而身有病，而又非寒热邪气，则无可施治，惟宜桂枝汤和调阴阳而已。徐氏云：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和荣卫，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六十日当有此证者，谓妊娠两月，正当恶阻之时，设不知而妄治，则病气反增，正气反损，而呕泻有加矣。绝之谓禁绝其医药也。娄全善云：尝治一妊妇恶阻病吐，前医愈治愈吐，因思仲景绝之之旨，以炒糯米汤代茶，止药月余渐安。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癥，旧血所积，为宿病也。癥痼害者，宿病之气，害其胎气也。于法妊娠六月，其胎当动，今未二月，胎不当动而忽动者，特以癥痼害之之故。是六月动者胎之常，三月动者胎之变也。夫癥病之人，其经月当不利，经不利则不能受胎，兹前三月经水适利，胞宫净而胎可结矣。胎结故经断不复下，乃未三月而衄血仍下，亦以癥痼害之之故。是血留养胎者其常，血下不止者其变也。要之，其癥不去，则血必不守，血不守则胎终不安，故曰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下癥之力，颇轻且缓，盖恐峻厉之药，将并伤其胎气也。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丹皮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脉弦发热，有似表邪；而乃身不痛而腹反痛，背不恶寒而腹反恶寒，甚至少腹阵阵作冷，若或扇之者然。所以然者，子脏开不能合，而风冷之气乘之也。夫脏开风入，其阴内胜，则其脉弦为阴气，而发热且为格阳矣。胎胀者，胎热则消，寒则胀也。附子汤方未见，然温里散寒之意，概可推矣。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妇人经水淋沥，及胎产前后下血不止者，皆冲任脉虚，而阴气不能守也，是惟胶艾汤为能补而固之，中有芎、归能于血中行气，艾叶利阴气，止痛安胎，故亦治妊娠胞阻。胞阻者，胞脉阻滞，血少而气不行也。

胶艾汤方

干地黄六两　川芎　阿胶　甘草各二两　艾叶　当归各三两　芍药四两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按：《说文》：疗音绞。腹中急也。乃血不足，而水反侵之也。血不足而水侵，则胎失其所养，而反得其所害矣，腹中能无疗痛乎？芎、归、芍药，益血之虚；苓、术、泽泻，除水之气。赵氏曰：此因脾土为木邪所客，谷气不举，湿气下流，搏于阴血而痛，故用芍药多他药数倍，以泻木。亦通。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　川芎各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　白术各四两　泽泻半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益虚温胃之法，为妊娠中虚而有寒饮者设也。夫阳明之脉，顺而下行者也，有寒则逆，有热亦逆，逆则饮必从之。而妊娠之体，精凝血聚，每多蕴而成热者矣。按《外台》方，青竹茹、橘皮、半夏各五两，生姜、茯苓各四两，麦冬、人参各三两，为治胃热气逆呕吐之法，可补仲景之未备也。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二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小便难而饮食如故，则病不由中焦出，而又无腹满身重等证，则更非水气不行，知其血虚热郁，而津液涩少也。《本草》当归补女子诸不足，苦参入阴利窍除伏热，贝母能疗郁结，兼清水液之源也。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妊娠小便不利，与上条同，而身重恶寒头眩，则全是水气为病，视虚热液少者，霄壤悬殊矣。葵子、茯苓滑窍行水，水气既行，不淫肌体，身不重矣；不侵卫阳，不恶寒矣；不犯清道，不头眩矣。经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虚之变，不可不审也。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升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妊娠之后，最虑湿热伤动胎气，故于芎、归、芍药养血之中，用白术除湿，黄芩除热。丹溪称黄芩、白术为安胎之圣药，夫芩、术非能安胎者，去其湿热而胎自安耳。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川芎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妊娠伤胎，有因湿热者，亦有因湿寒者，随人脏气之阴阳而各异也。当归散正治湿热之剂。白术散，白术、牡蛎燥湿，川芎温血，蜀椒去寒，则正治湿寒之剂也。仲景并列于此，其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

白术散方

白术　川芎　蜀椒去汁　牡蛎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劳；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伤胎，胎伤而病也。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肿，如有水气，而实非水也。所以然者，心气实故也。心，君火也，为肺所畏。而妊娠七月，肺当养胎，心气实则肺不敢降，而胎失其养，所谓太阴当养不养也。夫肺主气化者也，肺不养胎，则胞中之气化阻，而水乃不行矣，腹满便难身重职是故也。是不可治其肺，当刺劳宫以泻心气，刺关元以行水气，使小便微利，则心气降，心降而肺自行矣。劳宫，心之穴。关元，肾之穴。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痉，筋病也，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也。郁冒，神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也。大便难者，液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人肠失其润而便难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郁冒虽有客邪，而其本则为里虚，故其脉微弱也。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津气上行而不下逮之象。所以然者，亡阴血虚，孤阳上厥而津气从之也。厥者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阴阳乍离，故厥而冒，及阴阳复通，汗乃大出而解也。产妇新虚，不宜多汗，而此反喜汗出者，血去阴虚，阳受邪气而独盛，汗出则邪去，阳弱而后与阴相和，所谓损阳而就阴是也。小柴胡主之者，以邪气不可不散，而正虚不可不顾，惟此法为能解散客邪，而和利阴阳耳。

小柴胡汤方见呕吐。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宜大承气汤主之。

病解能食，谓郁冒解而能受食也。至七八日更发热，此其病不在表而在里，不属虚而属实矣，是宜大承气以下里实。

大承气汤方见痉。

产后腹中疠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兼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产后腹中疠痛，与妊娠腹中疠痛不同，彼为血虚而湿扰于内，此为血虚而寒动于中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孙思邈云：羊肉止痛利产妇。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见寒疝。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产后腹痛，而至烦满不得卧，知血郁而成

热，且下病而碍上也，与虚寒疗痛不同矣。枳实烧令黑，能入血行滞，同芍药为和血止痛之剂也。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大麦粥下之。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瘀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腹痛服枳实、芍药而不愈者，以有瘀血在脐下，着而不去，是非攻坚破积之剂，不能除矣。大黄、桃仁、虻虫，下血之力颇猛，用蜜丸者，缓其性不使骤发，恐伤上二焦也。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惟恐不尽也。

下瘀血汤方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个 虻虫二十枚，去足熬

上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煮一丸，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无太阳证者，无头痛恶寒之表证也。产后七八日，少腹坚痛，恶露不尽，但宜行血去瘀而已。然不大便，烦躁，发热，脉实，则胃之实也。日晡为阳明旺时，而烦躁甚于他时，又胃热之验也。食气入胃，长气于阳，食入而助胃之热则谵语，至夜阳明气衰而谵语愈，又胃热之验也。故曰：热在里，结在膀胱。里即阳明，膀胱即少腹，盖谓不独血结于下，而亦热聚于中也。若但治其血而遗其胃，则血虽去而热不除，即血亦未必能去，而大承气汤中，大黄、枳实均为血药，仲景取之者，盖将一举而两得之欤。

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疼，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者，可与阳旦汤。

产后中风，至数十日之久，而头疼寒热等证不解，是未可下度其虚，而不与解之散之也。阳旦汤治伤寒太阳中风挟热者，此风久而热续在者，亦宜以此治之。夫审证用药，不拘日数，表里既分，汗下斯判。上条里热成实，虽产后七八日，与大承气而不伤于峻。此条表邪不解，虽数十日之久，与阳旦汤而不虑其散，非通于权变者，未足以语此也。

阳旦汤方即桂枝汤加黄芩。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此产后表有邪而里适虚之证，若攻其表，则气浮易脱；若补其里，则表多不服。竹叶汤用竹叶、葛根、桂枝、防风、桔梗解外之风热，人参、附子固里之脱，甘草、姜、枣以调阴阳之气，而使其平，乃表里兼济之法。凡风热外淫，而里气不固者，宜于此取则焉。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五枚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覆使汗出。头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者，乳于之时，气虚火胜，内乱而上逆也。竹茹、石膏、甘寒清胃；桂枝、甘草，辛甘化气；白薇性寒入阳明，治狂惑邪气，故曰安中益气。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 石膏各二分 桂枝 白薇各一分 甘草七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伤寒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寒以胜热，苦以燥湿也。此亦热利下重，而当产后虚

极，则加阿胶救阴，甘草补中生阳，且以缓连、柏之苦也。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　甘草　阿胶各二两　秦皮　黄连　柏皮各三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附　方

《千金》三物黄芩汤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　两　苦参　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此产后血虚风入而成热之证。地黄生血，苦参、黄芩除热也；若头痛者，风未全变为热，故宜柴胡解之。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急，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　生姜各二两　芍药六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内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䓖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寒热已止而续来，经水才行而适断者，知非风寒重感，乃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也。热与血结，攻其血则热亦去；然虽结而寒热如疟，则邪既留连于血室，而亦侵淫于经络。设攻其血，血虽去，邪必不尽，且恐血去而邪得乘虚尽入也。仲景单用小柴胡汤，不杂血药一味，意谓热邪解而乍结之血自行耳。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伤寒发汗过多者，邪气离表则入阳明；经水适来者，邪气离表则入血室，盖虚则易入，亦惟虚者能受也。昼日明了，暮则谵语者，血为阴，暮亦为阴，阴邪遇阴乃发也。然热虽入而血不结，其邪必将自解。治之者但无犯胃气及上二焦阳气而已。仲景盖恐人误以发热为表邪未解，或以谵语为阳明胃实，而或攻之或汗之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热除脉迟身凉和而谵语者，病去表而之里也。血室者，冲任之脉，肝实主之。肝之脉布胁肋，上贯膈，其支者复从肝别上膈，注于肺；血行空窍，热邪独胜，则不特入于其宫，而亦得游其部，是以胸胁满如结胸状。许叔微云：邪气畜血，并归肝经，聚于膻中，结于乳下，以手触之则痛，非汤剂可及，故当刺期门。期门，肝之募。随其实而取之者，随其结之微甚，刺而取之也。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

阳明之热，从气而之血，袭入胞宫，即下血而谵语。盖冲任之脉，并阳明之经，不必乘经水之来，而后热得入之，故彼为血去而热入，此为热入而血下也。但头汗出者，阳通而闭在阴也，此虽阳明之热，而传入血室，则仍属肝家，故亦当刺期门以泻其实。刺已，周身濈然汗出，则阴之闭者，亦通，故愈。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此凝痰结气，阻塞咽嗌之间，《千金》所谓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吞不下，吐不出者是也。半夏、厚朴、生姜辛以散结，苦以降逆，茯苓佐半夏利痰气，紫苏芳香，入肺以宣其气也。

半夏厚朴汤方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苏叶二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

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脏燥，沈氏所谓子宫血虚，受风化热者是也。血虚脏燥，则内火扰而神不宁，悲伤欲哭，如有神灵，而实为虚病；前《五脏风寒积聚篇》所谓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而属于心也。数欠伸者，经云：肾为欠为噫；又肾病者，善伸数欠颜黑，盖五志生火，动必关心；脏阴既伤，穷必及肾也。小麦为肝之谷，而善养心气；甘草、大枣甘润生阴，所以滋脏气而止其燥也。

甘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吐涎沫，上焦有寒也，不与温散而反下之，则寒内入而成痞，如伤寒下早例也。然虽痞而犹吐涎沫，则上寒未已，不可治痞，当先治其上寒，而后治其中痞，亦如伤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

小青龙汤方见肺痈。

泻心汤方见惊悸。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来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此言妇人之病，其因约有三端：曰虚，曰冷，曰结气。盖血脉贵充悦，而地道喜温和，生气欲条达也。否则血塞经绝，胞门闭而经络阻矣。而其变证，则有在上在中在下之异。在上者，肺胃受之，为呕吐涎唾，为肺痈，为形体消损，病自下而至上，从炎上之化也。在中者，肝脾受之，或寒疝绕脐，或胁痛连脏，此病为阴；或结热中，痛在关元；或脉数肌干，甚则并着男子，此病为热中，为阴阳之交，故或从寒化，或从热化也。在下者，肾脏受之，为经脱不匀，为阴中掣痛，少腹恶寒；或上引腰脊，下根气街，及膝胫疼痛。肾脏为阴之部，而冲脉与少阴之大络，并起于肾故也。甚则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所谓阴病者，下行极而上也。或有忧惨悲嗔，状如鬼神者，病在阴，则多怒及悲愁不乐也，而总之曰此皆带下。带下者，带脉之下，古人列经脉为病，凡三十六种，皆谓之带下病，非今人所谓赤白带下也。至其阴阳虚实之机，针药安危之故，苟非医者辨之有素，乌能施之而无误耶。三十六病者，十二癥、九痛、七害、五伤、三痼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妇人年五十所，天癸已断而病下利，似非因经所致矣。不知少腹旧有积血，欲行而未得遽行，欲止而不能竟止，于是下利窘急，至数十日不上。暮即发热者，血结在阴，阳气至暮不得入于阴，而反浮于外也。少腹里急腹满者，血积不行，亦阴寒在下也。手掌烦热，病在阴，掌亦阴也。唇口干燥，血内瘀者不外荣也，

此为瘀血作利，不必治利，但去其瘀而利自止。吴茱萸、桂枝、丹皮入血散寒而行其瘀，芎、归、芍药、麦冬、阿胶以生新血，人参、甘草、姜、夏以正脾气。盖瘀久者荣必衰，下多者脾必伤也。

温经汤方

吴茱萸二两　当归　芎劳　芍药　人参　桂枝　阿胶　丹皮　生姜　甘草各二两　半夏半升　麦冬一升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妇人经脉流畅，应期而至，血满则下，血尽复生，如月盈则亏，月晦复朏出。惟其不利，则畜泄失常，似通非通，欲止不止，经一月而再见矣。少腹满痛，不利之验也。土瓜根主内痹瘀血月闭，虻虫蠕动逐血，桂枝、芍药行荣气而正经脉也。

土瓜根散方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虻虫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本文已见虚劳篇中，此去男子亡血失精句，而益之曰旋覆花汤主之，盖专为妇人立法也。详《本草》旋覆花治结气，去五脏间寒热，通血脉；葱主寒热，除肝邪；绛帛入肝理血，殊与虚寒之旨不合。然而肝以阴脏而舍少阳之气，以生化为事，以流行为用，是以虚不可补；解其郁聚，即所以补；寒不可温，行其血气，即所以温；固不可专补其血，以伤其气；亦非必先散结聚，而后温补，如赵氏、魏氏之说也。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

陷经，下而不止之谓。黑则因寒而色瘀也。胶姜汤方未见，然补虚温里止漏，阿胶、干姜二物已足。林亿云：恐是胶艾汤。按《千金》胶艾汤有干姜，似可求用。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敦，音对。按《周礼》注，槃以盛血，敦以盛食，盖古器也。少腹满如敦状者，言少腹有形高起，如敦之状，与《内经》胁下人如覆杯之文略同。小便难，病不独在血矣。不渴，知非上焦气热不化。生后即产后，产后得此，乃是水血并结，而病属下焦也。故以大黄下血，甘遂逐水，加阿胶者，所以去瘀浊而兼安养也。

大黄甘遂汤方

大黄四两　甘遂　阿胶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其血当下。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经水不利下者，经脉闭塞而不下，比前条下而不利者有别矣。故彼兼和利，而此专攻逐也。然必审其脉证并实而后用之。不然，妇人经闭，多有血枯脉绝者矣。虽养冲任，犹恐不至，而可强责之哉。

抵当汤方

水蛭熬　虻虫熬，各三十　桃仁二十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脏坚癖不止者，子脏干血，坚凝成癖而不去也。干血不去，则新血不荣，而经闭不利矣。由是蓄泄不时，胞宫生湿，湿复生热，所积之血，转为湿热所腐，而成白物，时时自下，是宜先去其脏之湿热。矾石却水除热，合杏仁破结润干血也。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妇人经尽产后，风邪最易袭入腹中，与血气相搏而作刺痛。刺痛，痛如刺也。六十二种病未详。红蓝花苦辛温，活血止痛，得酒尤良。不更用风药者，血行而风自去耳。

红蓝花酒方

红蓝花一两

上一味，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妇人以血为主，而血以中气为主。中气者，土气也。土燥不生物，土湿亦不生物。芎、归、芍药滋其血，苓、术、泽泻治其湿，燥湿得宜，而土能生物，疾痛并蠲矣。

当归芍药散方见妊娠。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营不足则脉急，卫不足则里寒，虚寒里急，腹中则痛，是必以甘药补中缓急为主，而合辛以生阳，合酸以生阴，阴阳和而营卫行，何腹痛之有哉。

小建中汤方见虚劳。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肾气丸主之。

饮食如故，病不由中焦也。子戾与缭戾同，胞系缭戾而不顺，则胞为之转，胞转则不得溺也。由是下气上逆而倚息，上气不能下通而烦热不得卧。治以肾气者，下焦之气肾主之，肾气得理，庶缭者顺，戾者平，而闭乃通耳。

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山药　山茱萸各四两　泽泻　丹皮　茯苓各三两　桂枝　附子炮，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丸，日再服。

妇人阴寒，温阴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阴寒，阴中寒也。寒则生湿，蛇床子温以去寒，合白粉燥以除湿也。此病在阴中而不关脏腑，故但内药阴中自愈。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脉滑者湿也，脉数者热也，温热相合，而系在少阴，故阴中即生疮，甚则蚀烂不已。狼牙味酸苦，除邪热气，疥瘙恶疮，去白虫，故取治是病。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主之。

阴吹，阴中出声，如大便失气之状，连续不绝，故曰正喧。谷气实者，大便结而不通，是以阳明下行之气，不得从其故道，而乃别走旁窍也。猪膏发煎润导大便，便通，气自归矣。

膏发煎方见黄疸。

小儿疳虫蚀齿方

雄黄　蓦荒

上二味，末之，取腊月猪脂熔，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枝，蘸药烙之。

《金匮要略心典》终

金匱翼

〔清〕 尤在泾 编集

《金匮翼》提要

清·尤在泾集撰。在泾幼习儒，长精医学，于古方书，靡不博通。其治病处，一以仲景为宗，乃注仲景《伤寒》，曰《贯珠集》；注《金匮》，即前《金匮心典》是也。间又取杂病古今实验诸方讨论之，集为八卷。其卷一为中风、湿症、瘟疫。其卷二为痰饮、饮食、血症。其卷三为膈噎、虚劳、发热、恶寒、疟疾。其卷四为尸疰、癫狂、黄疸、消渴、水气、胀满、积聚。其卷五头、项、背、臂、眩晕、耳、鼻、口、舌、齿、咽喉。其卷六心痛、胃脘痛、腹痛、腰痛、胁痛、四肢肿、颤振、脚气、痹症。其卷七咳嗽、喘、呕吐、泄泻、痢疾。其卷八梦遗、便闭、闭癃、交肠、淋症、痈症、诊候生死要法等类。评其证候，析其治法，表里虚实之辨，补泻温凉之用，开卷了然如指掌焉。足补《金匮》之所未备，实能羽翼《金匮》，颜曰《金匮翼》，真名副其实也。

徐　序

《伤寒》而外,《金匮》一书,又杂症之大法门也。吾吴尤在泾先生,学术渊深,天机敏妙,尝以其吟咏自得之余,究心《灵》、《素》,有《金匮心典集注》、《北田读书录》行世;又出其生平见闻,所以羽翼《金匮》者,条分缕析,列为八卷,祖述仲景遗意,荟萃各家之说,参以论断,所谓广长舌大法轮,可想见先生济世婆心矣。余生也晚,不获亲炙先生讨论精奥,读其书如见其人焉。闻诸故老云,先生键户著书,绝意荣利,一时名宿,如方东华、顾秀野、沈归愚、李客山诸君,相与结城南之社,其诗采入《国朝别裁集》,为时所诵集者已久。晚年为人治病多奇中,盖历数十年精意研殚,宜其神妙莫测。是书余得之及门平舟沈子,复于星门陈子处借校,讹正补缺,名之曰《金匮翼》,窃仿《伤寒附翼》之义。夫科举之学,揣摩家犹曰中式,况于病乎。则是书为《金匮》羽翼,而先生为仲圣功臣矣。是为序。

嘉庆十有八年癸酉三月长洲后学徐锦书于心太平轩

柏　序

闻之著书难，选书尤难，医理之难知也。其书汗牛充栋，欲别赝存真，如披沙拣金。览之博，尤贵择之精。吾乡尤在泾先生通儒也，邃于医理，所著医书数种，已刻者早已家置一编，而治杂病一书，只存抄本。是书之必传于后，无庸赘述，独惜其未广所传也。吾宗淡安大兄，昔同游西畴夫子门，析疑赏奇，师深喜其好学。迄今积二十年，孜孜不倦。宜其乞方踵至，名动公卿。乃复虚怀若谷，虽盛暑晚归，余至必剪烛深谈也。尝出郭氏《伤寒补亡论》、尤氏杂病两书，正讹补缺，相与商榷者久之。今尤氏书校刊已成，促其先付剞劂，名之曰《金匮翼》。尤氏固为仲圣功臣，而淡安亦属尤氏知己矣。是为序。

弟柏雪峰氏拜书

尤　序

余侄在泾，幼习儒业，长精于医。于古方书靡不毕贯，而治病处方，一以仲景为宗。既以其道活人，虑无以昭后世也，乃注仲景《金匮》，即世所传《金匮心典》是也。间又取杂病讨论之，集为八卷，详其证候，析其治法，表里虚实之辨，补泻温凉之用，开卷了然如指掌焉。呜呼！此道之难知也久矣。今睹是书，抑何其深切而著明也。惜其所注仲景《伤寒论》名《贯珠集》者，余不得而见之。然在泾不专以医名，其所为诗，必宗老杜，一如其医之必宗仲景云。

乾隆三十三年岁次戊子岳岩老人世辅书于虎丘山塘之思永堂

大父拙吾府君家传

楠生十年，随吾父移居花溪。又四年，而大父殁。事大父日浅，而所熟闻于吾父之口述者，十有二三焉。恐后之人，欲举其事而无由也。谨录而载之家乘。大父讳怡，字在泾，号拙吾，吾曾大父第三子。曾大父有田千亩，曾伯祖鼎黄公非辜被累，鬻几尽。及析产大父，仅受田三十亩。继又以事弃去，遂为婺人。某年除夕，漏鼓移，盎无粒米，大母偕吾父枯坐一室中，灯半灭，大父方卖字于佛寺。晨光透，乃携数十钱易米负薪而归。业医始，不著于时，大母以针指佐食。严寒，鸡数鸣，刀尺犹未离手，卒以是致疾。大父时追悼之，不畜姬妾者二十年。大父甚贫困，往来皆一时名流，若番禺方东华、钱塘沈方舟、宁国洪东岸。同郡若顾秀野、沈归愚、陈树滋、徐龙友、周迂村、李客山诸先生皆折节与交。楠自晓事后，未见有一杂宾至者。性沉静，淡于名利。晚年治病颇烦，稍暇，即读书、灌花、饲鹤、观鱼，以适其幽闲恬淡之意。间作古文、时文，绝类荆川，然非所专力也。己巳得疾，不服药，绝粒待尽。易箦前一日，索纸笔书留别同社诸公，诗、字、画苍劲不异平时。诗曰："椰瓢松尘有前缘，交好于今三十年。曲水传觞宜有后，旗亭画壁猥居前。病来希逸春无分，老至渊明酒已捐。此后音尘都隔断，新诗那得到重泉。"盖绝笔也。所著医书数种，已刻者：《金匮心典集注》、《医学读书记》，以及《北田吟稿》二卷，皆已脍炙人口。大父少时学医于马元一先生，先生负盛名，从游者无数。晚得大父喜甚，谓其夫人曰：吾今日得一人，胜得千万人矣。后先生著书甚多，皆大父所商榷以传，于此见前辈之卓识云。

孙世楠述

此蔼谷先生所作家传也。先生人品学问为吴中名宿，今读其家传，益信家学渊源，英贤继起，实有所本云。

淡安附识

《金匮翼》总目

卷一

中风……（903）

湿症……（910）

瘟疫……（912）

卷二

痰饮……（914）

饮食……（918）

血症……（920）

卷三

膈噎反胃附……（927）

虚劳……（929）

发热……（934）

恶寒……（938）

疟疾……（938）

卷四

尸疰……（942）

癫狂惊痫附……（944）

疸症黄病附……（945）

消渴……（948）

水病……（949）

胀满……（951）

积聚……（953）

卷五

头……（957）

项背……（962）

臂……（962）

眩晕……（962）

耳……（963）

鼻……（965）

舌……（966）

口……（966）

齿……（967）

咽喉……（968）

卷六

心痛……（972）

胃脘痛……（974）

腹痛……（975）

腰痛……（977）

胁痛……（979）

四肢肿……（981）

颤振……（981）

脚气……（981）

痹症……（983）

卷七

咳嗽……（987）

喘……（991）

呕吐……（993）

泄泻……（995）

痢疾……（999）

卷八

梦遗精滑附……（1002）

便闭……（1004）

闭癃遗溺附……（1006）

交肠……（1008）

淋症……（1008）

疝症……（1010）

诊候生死要法……（1013）

目 录

卷一
中风统论……(903)
卒中八法……(903)
开关……(903)
固脱……(904)
泄大邪……(904)
转大气……(905)
逐痰涎……(905)
除热风……(905)
通窍隧……(906)
灸腧穴……(906)
中风失音不语……(907)
口眼歪斜……(907)
偏风……(908)
历节痛风……(908)
鹤膝风……(909)
风缓……(909)
风瘙痒……(910)
诸湿统论……(910)
散湿之剂……(911)
渗利之剂……(911)
下湿之剂……(911)
上下分消之剂……(911)
瘟疫大法……(912)
卷二
痰饮统论……(914)
治痰七法……(914)
攻逐……(914)
消导……(915)
和……(916)
补……(916)
温……(916)
清……(917)
润……(917)
饮食……(918)
伤食……(918)
伤酒……(918)
不能食……(919)
谷劳……(920)
食亦……(920)
诸血统论……(920)
风热吐血……(920)
郁热失血……(921)
暑毒失血……(921)
蓄热吐血……(921)
气逆失血……(922)
劳伤吐血……(922)
阳虚失血……(922)
伤胃吐血……(923)
鼻衄……(923)
齿衄……(924)
舌衄……(924)
大衄血汗附……(924)
大便下血统论……(925)
结阴便血……(925)
湿热便血……(925)
中虚脱血……(925)
肠痔下血……(926)
溲血……(926)
卷三
膈噎反胃统论……(927)
痰膈……(927)
血膈……(928)
气膈……(928)
虫膈……(929)
杂疗方……(929)
虚劳统论……(929)
虚劳营卫不足……(930)

肺劳……（931）
心劳……（931）
肾劳……（931）
脾劳……（932）
风劳……（932）
热劳……（933）
干血劳……（934）
传尸劳……（934）
发热统论……（934）
劳倦发热……（935）
火郁发热……（935）
血虚发热……（935）
阳浮发热……（935）
痰积发热……（936）
瘀血作热……（936）
骨蒸热……（936）
食积酒毒发热……（936）
恶寒……（938）
疟疾统论……（938）
风疟……（939）
温疟……（939）
湿疟……（939）
瘅疟……（940）
牡疟……（940）
痰疟……（940）
食疟……（940）
虚疟……（940）
瘀疟……（941）
卷四
尸疰……（942）
五尸……（942）
诸疰……（943）
鬼迷鬼击……（943）
癫狂惊痫……（944）
黄疸……（945）
谷疸……（946）
酒疸……（946）
女劳疸……（947）
阴黄……（947）
虚黄……（947）
表邪发黄……（948）
急黄……（948）
消渴统论……（948）
水病……（949）
风水……（949）
皮水……（950）
石水……（950）
肾水……（950）
胀满统论……（951）
脾胀……（951）
肝胀……（951）
膜胀……（952）
血胀……（952）
食胀……（952）
热胀……（952）
寒胀……（953）
实胀……（953）
虚胀……（953）
积聚统论……（953）
肥气……（954）
伏梁……（954）
痞气……（954）
息贲……（954）
奔豚……（954）
气积……（955）
血积……（955）
伏瘕……（955）
石瘕瘕聚……（955）
米瘕……（955）
肉积……（955）
通治诸积……（956）
卷五
头痛统论……（957）
风头痛……（958）
热厥头痛……（958）
湿热头痛……（958）
寒湿头痛……（959）
痰厥头痛……（959）

肾虚头痛……(960)
肝厥头痛……(960)
食积头痛……(960)
血虚头痛……(960)
气虚头痛……(960)
偏头痛……(961)
雷头风……(961)
大头痛……(962)
项背痛……(962)
臂痛……(962)
眩晕……(962)
风虚眩晕之方……(963)
肝厥头晕之方……(963)
下虚眩晕之方……(963)
热风头眩之方……(963)
耳病统论……(963)
风聋……(964)
厥聋……(964)
肾虚耳聋……(964)
脓耳耵耳……(965)
鼻……(965)
鼻渊鼻塞……(965)
舌……(966)
舌胀舌出……(966)
口……(966)
口疮……(966)
齿……(967)
齿痛……(967)
咽喉……(968)
客热咽痛……(968)
客寒咽痛……(969)
咽痛失音……(969)
咽喉妨闷……(969)
喉痹诸法……(970)
卷六
心痛统论……(972)
热厥心痛……(972)
心寒痛……(973)
心虚痛……(973)
气刺心痛……(973)
血瘀心痛……(974)
蛔咬心痛……(974)
胃脘痛……(974)
痰积胃脘痛……(974)
肝乘胃痛……(975)
肾逆胃痛……(975)
腹痛……(975)
寒冷腹痛……(975)
热痛……(976)
冷热痛……(976)
风痛……(976)
食积痛……(976)
死血痛……(977)
腰痛……(977)
风虚腰痛……(977)
湿冷腰痛……(978)
湿热腰痛……(978)
肾虚腰痛……(978)
食积腰痛……(978)
瘀血腰痛……(979)
胁痛总论……(979)
肝郁胁痛……(979)
肝虚胁痛……(979)
肾虚胸胁痛……(980)
肝火胁痛……(980)
污血胁痛……(980)
息积……(980)
四肢肿……(981)
颤振……(981)
脚气之源……(981)
脚气痹挛……(981)
脚气脚膝肿痛……(982)
脚气少腹不仁……(982)
脚气上气……(982)
脚气冲心……(982)
脚气肿满渐成水状……(983)
脚气瘥后复发……(983)
痹症统论……(983)

行痹……（983）
痛痹……（984）
著痹……（984）
热痹……（985）
肠痹……（985）
胞痹……（985）
臂痹……（985）
挛症……（986）
卷七
咳嗽统论……（987）
冷嗽……（987）
热嗽……（988）
郁热嗽……（988）
饮气嗽……（989）
食积咳嗽……（989）
燥咳……（990）
虚寒嗽……（990）
肾咳……（990）
咳嗽失音……（990）
喘统论……（991）
痰实肺闭……（991）
水气乘肺……（991）
寒邪入肺……（992）
令火烁金……（992）
肾虚气逆……（992）
胸喘……（992）
血积肝伤……（993）
呕吐统论……（993）
刚壮之剂……（993）
清凉之剂……（993）
消痰逐水之剂……（993）
消食去积之剂……（994）
行气之剂……（994）
去风和胃之剂……（994）
理中安蛔之剂……（995）
导利之剂……（995）
益胃之剂……（995）
咳嗽呕吐痰血饮食……（995）
泄泻诸症统论……（995）
湿泻……（995）
寒泻……（996）
热泻……（996）
久泄……（997）
肾泄……（998）
飧泄……（998）
诸痢治法统论……（999）
分治痢症诸方……（999）
寒下之剂……（999）
和利之剂……（1000）
疏解之剂……（1000）
温通之剂……（1000）
温补之剂……（1001）
冷涩之剂……（1001）
和养之剂……（1001）
卷八
梦遗精滑……（1002）
精心之剂……（1002）
清燥湿热之剂……（1003）
秘固精气之剂……（1003）
赤白浊……（1004）
便闭统论……（1004）
虚闭……（1004）
实闭……（1005）
风闭……（1005）
冷闭……（1005）
热闭……（1005）
气闭……（1005）
闭癃遗溺……（1006）
小便不通……（1006）
小便不禁……（1007）
交肠……（1008）
诸淋……（1008）
沙石淋……（1008）
劳淋……（1009）
血淋……（1009）
气淋……（1010）
膏淋……（1010）
疝症统论……（1010）

温剂之剂 …… (1011)
逐水之剂 …… (1012)
除湿之剂 …… (1012)
降心火之剂 …… (1012)
和血之剂 …… (1012)
散气之剂 …… (1012)
寒热兼行之剂 …… (1012)
逐气流经之剂 …… (1013)
诊候生死要法 …… (1013)

金匮翼 卷一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中风统论

中风之病，昔人有真类之分，盖以贼风邪气所中者为真，痰火食气所发者为类也。以愚观之，人之为病，有外感之风，亦有内生之风。而天人之气，恒相感召，真邪之动，往往相因。故无论贼风邪气从外来者，必先有肝风为之内应。即痰火食气从内发者，亦必有肝风为之始基。设无肝风，亦只为他病已耳。宁有卒倒、偏枯、歪僻、牵引等症哉。经云：风气通于肝。又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由此观之，则中风之病，其本在肝，犹中湿之属于脾，中寒之属于肾也。虽五脏各有中风之症，然风在他脏，则又显他脏之证矣。岂如今人之所谓中风哉。而其为病，则有脏腑经络浅深之异。口眼歪斜，络病也，其邪浅而易治；手足不遂，身体重痛，经病也，邪差深矣，故多从倒仆后见之；卒中昏厥，语言错乱，腑病也，其邪为尤深矣。大抵倒仆之候，经腑皆能有之。其倒后神清识人者在经，神昏不识人者在腑耳。至于舌缓失音，耳聋目瞀，遗尿声鼾等症，则为中脏，病之最深者也。然其间经病兼腑者有之，脏病连经者有之，腑脏经络齐病者有之，要在临病详察也。至于真邪虚实之故，治法通塞之宜，苟不预为讲求，何以应斯仓卒哉。夫邪气所触者，邪风暴至，真气反陷经络腑脏，卒然不得贯通，不相维系。《内经》所谓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是也。脏邪所发者，脏气内虚，肝风独胜，卒然上攻九窍，旁溢四肢，如火之发，如泉之达，而不可骤止。肝象木而应风，而其气又暴故也。又邪气所触者，风自外来，其气多实。肝病所发者，风从内出，其气多虚。病虚者，气多脱。病实者，气多闭。脱者欲其收，不收则死；闭者欲其通，不通亦死。约言治要，盖有八法，兹用条列于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五脏中风分治之方，余见古方庞杂失旨，不适于用，谨删正五方，并录出以备检用云。

卒中八法

夫医之治病，犹将之御敌，宰之治民也。御敌有法，奇正虚实，随机应变。不知法，则不足以御敌矣。治民有道，刑政教化，以时而施，不明道，则不足以临民矣。病有阴、阳、表、里、虚、实、缓、急之殊，医有寒、温、汗、下、补、泻、轻、重之异，不知此，则不足以临病矣。故立中风八法，以应仓卒之变。至于随证缓调，另详其法于后。盖病千变，药亦千变，凡病皆然，不独中风。余于此首言之者，亦一隅三反之意尔。

一曰开关

卒然口噤目张，两手握固，痰壅气塞，无门下药，此为闭证。闭则宜开，不开则死。搐鼻、揩齿、探吐，皆开法也。

白矾散《圣济》 治急中风，口闭涎止，欲垂死者。

白矾二两，生 生姜一两，连皮捣，水二升，煎取一升二合

上二味，合研滤，分三服，旋旋灌之，须臾吐出痰毒，眼开风退，方可服诸汤散救治。若气衰力弱，不宜吐之。

又方

白矾如拇指大一块为末 巴豆一粒，去皮膜

上将二味，于新瓦上煅令焦赤为度，炼蜜丸芡实大，每用一丸，绵裹，放患人口中近喉处良久，吐痰立愈。一方加牙皂一钱，煅研取三分，吹鼻中。

急救稀涎散《本事》 治中风涎潮，口噤气闭不通。

猪牙皂角四梃，肥实不蛀者，去黑皮 晋矾光明者，一两

上为细末和匀，轻者半钱，重者一钱匕，温水调灌下，不大呕吐，但微微冷涎出一二升，便得醒，次缓缓调治，大服亦恐过伤人。孙兆方。

胜金丸《本事》 治同前。

生薄荷半两 猪牙皂角二两，槌碎，水一升，二味同浸杵汁，慢火熬成膏 瓜蒂末 藜芦末各一两 朱砂半两，研

上将朱砂末一分，与二味末研匀，用膏子搜和，丸如龙眼大。以余朱砂为衣，温酒化一丸，甚者二丸，以吐为度。得吐即省，不省者不可治。

二曰固脱

猝然之候，但见目合、口开、遗尿、自汗者，无论有邪无邪，总属脱症。脱则宜固，急在元气也。元气固，然后可以图邪气。

参附汤

人参 制附子

用人参须倍于附子，或等分，不拘五钱或一两，酌宜用之，姜水煎服。有痰加竹沥。

三曰泄大邪

昔人谓南方无真中风病，多是痰火气虚所致，是以近世罕有议解散者。然其间贼风邪气，亦间有之。设遇此等，岂清热、益气、理痰所能愈哉。续命诸方，所以不可竟废也。俟大邪既泄，然后从而调之。

小续命汤《千金》 河间云：中风而加五色，有表症，脉浮而恶寒，拘急不仁，此中风也。宜以加减续命，随症治之。《古今录验》

麻黄 桂枝 杏仁 芍药 甘草 人参 川芎 防己 黄芩各一两 附子半两，制 防风一两半

上为粗末，每服五七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服，食前。

加减法：无汗恶寒，加麻黄、防风、杏仁。有汗恶风，加桂枝、芍药、杏仁。无汗身热，不恶风，加葛根二两，桂枝、黄芩各依本方加一倍。有汗身热，不恶寒，加石膏、知母各二两，甘草一两。无汗身寒，加附子半两，干姜二两，甘草三两。有汗无热，加桂枝、附子、甘草，各依本方加一倍。肢节挛痛，或木不仁，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凡中风不审六经之加减，虽治之，不能去其病也。

戴氏加减法：多怒加羚羊角。热而渴去附子，加秦艽。恍惚错语加茯神、远志。不得睡加枣仁。不能言加竹沥。神虚无力去麻黄，加人参。

又云歧子加减见《准绳类方》。

三化汤洁古 河间云：中风外有六经之形证，先以加减续命汤，随症汗之。内有便溺之阻隔，复以三化汤下之。

厚朴 枳实 大黄 羌活各等分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三两，水三升，煎至一升半，终日服之，以微利为度。

经云：脾胃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又曰：土太过则敦阜。阜，高也；敦，厚也。既厚而又高，则令除去。此真膏粱之疾，非肝肾经虚之候也。何以明之？经云：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王注云：三阴不足，则发偏枯；三阳有余，则为痿易。易谓变易常用，而痿弱无力也。其治宜三化汤，泻令气弱阳衰土平而愈。若脾虚，则四肢亦不用也。经云：土不及，则卑监。卑者，下也。监者，陷也，坑也。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其治则宜十全散，加减四物，去邪留正也。

按：续命、三化，并攻泄大邪之剂，人壮气实者宜之。若气弱无力者，不可用也。余故录《肘后》等方于后，以备参用。盖医者法必求备而用必极慎也。

《肘后》紫方　疗中风脊强，身痉如弓。

鸡屎二升　大豆一升　防风一两

水二升，先煮防风取三合汁。豆、鸡屎二味，熬令黄赤色，用酒二升，淋之去滓，然后入防风汁，和匀分再服，相去人行六七里，覆取汗避风。

荆芥散　治中风口噤，四肢搐搦，或角弓反张。

荆芥一味，略炒为末，酒服二钱。

贾似道云：此方出《曾公谈艺录》，前后用之甚验。其子名顺者，病此已革，服之立定，真再生丹也。华佗愈风散，治妇人产后中风，口噤，手足瘛疭如角弓。或产后血晕，不省人事，四肢强直。或心眼倒筑，吐泻欲死者，亦只此一味，微炒为末，每服三钱，豆淋酒调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口噤则抉齿灌下，药下如神。王贶《指迷方》，加当归等分，水煎服。

豆淋酒法

黑豆二升，熬令声绝。酒二升，纳铛中急搅，以绢滤取清，顿服取汗。

续命煮散　复营卫，却风邪。

桂枝七分　白芍　甘草　防风　独活　人参　熟地黄　当归　川芎　**荆芥穗**　细辛　于葛　远志去心　半夏各五分

上锉作一贴，入姜三片，水煎服。

四曰转大气

大气，不息之真气也。不转则息矣。故不特气厥类中，即真中风邪，亦以转气为先。经云：大气一转，邪气乃散。此之谓也。

八味顺气散严氏　凡患中风者，先服此顺养真气，次进治风药。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青皮　台州乌药　香白芷各一两　甘草半两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

匀气散《良方》　即顺风匀气散

白术　乌药　人参　天麻各一钱　沉香　青皮　白芷　木瓜　紫苏　甘草各五分

上锉作一贴，姜三片，水煎服。

五曰逐痰涎

或因风而动痰，或因痰而致风，或邪风多附顽痰，或痰病有如风病。是以掉摇眩晕、倒仆昏迷等症，风固有之，痰亦能然。要在有表无表、脉浮脉滑为辨耳。风病兼治痰则可，痰病兼治风则不可。

涤痰汤　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

南星制　半夏泡七次　枳实麸炒　茯苓各一钱　橘红一钱半　石菖蒲　人参各一钱　竹茹七分

水一盅半，生姜五片，煎八分，食后服。

清心散　治风痰不开。

薄荷　青黛　硼砂各二钱　牛黄　冰片各三分

上为细末，先以蜜水洗舌，后以姜汁擦舌，将药末蜜水调稀，搽舌本上。

六曰除热风

内风之气，多从热化，昔人所谓风从火出者是也。是证不可治风，惟宜治热。《内经》云：风淫于内，治以甘凉。《外台》云：中风多从热起。宜先服竹沥汤。河间云：热盛而生风。或热微风甚，即兼治风也。或风微热甚，但治其热，即风亦自消也。

竹沥汤　治热风，心中烦闷，言语蹇涩。

竹沥　荆沥各五合　生姜汁三合

上三味相和，温服三合，以酒调服良。一方：竹沥、荆沥、梨汁各二合，陈酱汁半合，相合，微煎一二沸，滤清，细细灌入口中。治中风不语，昏沉不识人。一方：竹沥五合，人乳汁二合，三年陈酱汁半合，三味相和，分三服。治热风，舌强不得语，心神烦闷。一方：竹沥二升，生葛汁一升，生姜汁三合，三味相和，温分三

服，日夜各一服。

地黄煎《千金》 治热风，心烦闷，及脾胃间热，不下食。

生地汁 枸杞根汁各二升 生姜汁一升 酥三升 荆沥 竹沥各五升 栀子仁 大黄各四两 茯苓六两 天冬 人参各八两

上先煎地黄等汁成膏，余五物为散，内搅调，每服一匕，日再，渐加至三匕，觉利减之。

七曰通窍隧

风邪中人，与痰气相搏，闭其经隧，神暴昏、脉暴绝者，急与苏合、至宝之属以通之。盖惟香药，为能达经隧、通神明也。

苏合香丸

白术 朱砂研 乌犀角屑 青木香 香附 诃子煨取肉 白檀香各二两 龙脑研，五钱 薰陆香 安息香另末，无灰酒一升，熬膏 苏合香油入安息香膏内各一两 麝香研，七钱半 沉香 丁香 荜拨各二两

上为细末，入药研匀，用安息香膏，并炼白蜜，和剂，每服旋丸，如梧桐子大。清晨取井花水，温冷任意，化服四丸。温酒亦得，空心服。

至宝丹方详《准绳》，兹不赘。

八曰灸腧穴

中风卒倒者，邪气暴加，真气反陷，表里气不相通故也。灸之不特散邪，抑以通表里之气。又真气暴虚，阳绝于里，阴阳二气，不相维系，药石卒不能救者，亦惟灸法，为能通引绝阳之气也。

灸风中腑，手足不遂等症。

百会一穴在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豆许。

发际是两耳前两穴

肩髃二穴在肩端两骨间陷者宛宛中，举臂取之。

曲池二穴在肘外辅屈肘曲骨中，以手拱胸取之，横纹头陷中是。

风市二穴在膝外两筋间，平立舒下手着腿，当中指头尽处陷者宛宛中。

足三里二穴在膝眼下三寸，胫外廉两筋间。

绝骨二穴在足外踝上三寸，当骨尖前动脉中寻按取之。

灸风中脏，气塞涎潮，不语，昏危者，下火立效。

百会一穴

大椎一穴一名百劳，在项后第一椎上陷中。

风池二穴在颞颥后发际陷中。

肩井二穴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之，当其中指下陷者中是。

曲池二穴

间使二穴在掌后三寸两筋间陷中。

足三里二穴

灸风中脉，口眼歪斜。

听会二穴在耳前陷中，张口得之，动脉应手。

颊车二穴在耳下八分。

地仓二穴在侠口吻旁四分，近下有脉微动者是。

凡喎向右者，为左边脉中风而缓也，宜灸左喎陷中二七壮。喎向左者，为右边脉中风而缓也，宜灸右喎陷中二七壮。艾炷大如麦粒，频频灸之，以取尽风气。口眼正为度。

灸中风卒厥，危急等症。

神阙 用净盐炒干，纳脐中令满，上加厚姜一片盖之，灸百壮至五百壮，愈多愈妙。姜焦则易之。

丹田脐下三寸 气海脐下一寸五分 二穴俱连命门，为生气之海，经脉之本，灸之皆有大效

凡灸法炷如苍耳大，必须大实。其艾又须大熟。初得风之时，当依此次第灸之，火下即定。《千金翼》云：愈风之法，火艾特有奇能，针石汤药，皆所不及也。

灸法：头面上炷艾，宜小不宜大，手足上乃可粗也。又须自上而下，不可先灸下，后灸上。

赵氏曰：口之喎，灸以地仓。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则灸人迎。夫气虚风实而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经云：陷下则灸之是也。

范子默记崇宁中，凡两中风，始则口眼歪斜，次则涎潮闭塞，左右共灸十二穴，得通气。十二穴者：听会、颊车、地仓、百会、肩髃、曲池、风市、足三里、绝骨、发际、大椎、风池也。依而用之，无不立效。

罗谦甫云：凡治风，莫如续命汤之类，然此可以扶持疾病。要收全功，必须艾火为良。

以上八法，不过约言治要耳，而风气善行数变，证状不一，兹更备举诸风，条列如下，学者习而通焉，则思过半矣。

【拟五脏中风分治之方】

新定肾风苁蓉丸

苁蓉　熟地　防风　虎骨　山药　牛膝各一两　黑豆　石斛　当归　独活各七钱半

蜜丸梧子大，每百丸，空腹食前酒下。

新定肺风人参汤

人参一两　麻黄八钱　羚羊角三钱　白鲜皮三钱　防风一两　桔梗五钱　杏仁廿一粒　石膏七钱　甘草五钱

上为散，每服三钱，水煎去滓温服。

新定脾风白术汤

白术　白茯苓　防风　防己各七钱五分　人参　甘草各五钱　白芍　附子　麻黄　薏仁各一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三钱，水煎，入生姜汁半分，同煎取七分，去滓，服无时，日三。

新定心风犀角丸

人参二两　犀角一两　远志　生地黄　天冬各五钱　石菖蒲五钱　赤箭五钱　紫石英五钱　防风七钱　茯苓三两　细辛三钱　丹砂一两，即辰砂　龙脑　麝香各一钱

上为末，蜜丸，鸡豆大，每服一丸，温酒下无时。

新定肝风天麻散

天麻二两　川芎一两　人参一两　犀角七钱　羚羊角一两五钱　乌蛇三寸　柏子仁　酸枣仁　钩藤各一两半　甘菊一两

上为散，豆淋酒下一钱匕，渐加至二钱匕，日三夜一。

中风失音不语

失音者，语无声音，盖即喑也。夫喉咙者，气之所上下也；会厌者，声音之门户也。其气宣通，则声音无所阻碍。若风邪搏于会厌，则气道不宣，故令人失音。其邪气入脏者，则并不能言语也。《外台》云：肝风其口不能言，脾风声不出，或上下手。又云：脾之脉，挟喉连舌本，心之别脉系舌本。今心脾脏受风邪，故舌强不得语也。河间云：内夺而厥，谓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下，则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用，经名喑痱，地黄饮子主之。比而论之，失音者，语言如故，而声音不出，为脏之虚也。舌强不能语，虽语而蹇涩不清，痰涎风气之所为也。不语者，绝无语言，非神昏不知人，即脏气厥，不至舌下，要须分别治之。

河间地黄饮子

熟地黄　巴戟去心　石斛　山茱萸　苁蓉酒浸，焙　附子泡　五味子　肉桂　麦冬　白茯苓　石菖蒲　远志去心，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一枚，薄荷七叶，同煎至八分，服无时。

涤痰汤

清心散二方并见前逐痰涎门。

《宝鉴》茯神散

茯神心一两，炒　薄荷二两，焙　蝎梢去毒，五钱

上为末，每服一二钱，温酒调下，此治风气挟痰不语之剂。

口眼歪斜

足阳明脉，循颊车；手太阳脉，循颈上颊。二经俱受风寒，筋骨引颊，令人口㖞僻。目不能正视。又云：风入耳中，亦令口㖞。缘坐卧处对耳有窍，为风所中，筋牵过一边，连眼皆紧，睡着一眼不合者是也。

《外台》治中风，面目相引，口㖞，牙车急及舌不得转方

独活三两　竹沥　生地黄汁各一升

二味合煎，取一升顿服之，即愈。

又方

牡蛎熬 矾石烧 附子泡去皮 灶下黄土

上各等分为末，取三年雄鸡冠血，和药敷其上，候复故，便洗去之。《千金翼》云：左喎涂右，右喎涂左。

戴元礼云：有无故口眼喎斜，投以中风药不效，盖缘骨虚中受风邪所致。当于此求之，不可例作寻常中风治之。

又方

蓖麻子去壳烂捣，右喎涂左，左喎涂右。或以鳝血入麝香少许涂之。

偏　风

偏风者，风邪偏客身之一边也。其状或左或右，手不能举，足不能履。《内经》所谓风邪之气，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是也。亦有阴阳偏废，左右不相贯通，或凝痰死血，壅塞经络者，其状与偏风等也。盖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不可偏也，偏则阴阳倾而隔矣。经络者，血气所流注，不可塞也，塞则气血壅而废矣。和利阴阳，疏瀹经络，治内伤之道也。大药攻邪，针熨取汗，治外感之道也。

甄权防风汤 疗偏风

防风一两 羌活二两 川芎一两 白芷一两 葛根二两 杏仁二两 白术一两 人参二两 牛膝一两 狗脊一两 萆薢一两 薏仁二两 麻黄四两 石膏二两 桂心二两 生姜五两

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服一剂觉好，更进一剂。灸风池、肩髃、曲池、支沟、五枢、阳陵泉、巨虚、下廉，合七穴，一度灸之即差。《外台》

麻子仁汤《圣济》 治偏风手足不遂，口眼喎斜。

麻子仁 黑豆紧小者 鸽粪各二合 垂柳枝半寸长者，二握

四味，先以酒七升煮柳枝，取五升。炒鸽粪、麻仁、黑豆等令黄，乘热投柳枝酒内，须臾去滓令净。每服旋取，温服二合至三合，空心、临卧各一服。

活络丹

川乌 草乌并炮去皮 胆星各六两 地龙去七焰干 乳香去油 没药各二两 二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温酒下。

戴氏云：病症有终身不愈者，其在腰，或屈而不能伸，或伸而不能屈，在手足亦然。治法活血为先，多服四物汤，吞活络丹佳。

夜合酝酒方 治中风手足挛缩，不得屈伸。

夜合枝 桑枝 槐枝 柏枝 石榴枝各生用五两 羌活二两 防风五两 糯米五升 细曲七斤半 黑小豆紧小者，生用，五升

共十味，以水五斗，浸五枝，同煎取二斗五升，去滓，浸米豆二宿蒸熟，与曲、羌活、防风三味拌和，造酒依常酝法。封七日，压去糟，取清酒三合至五合，时饮之。令常有酒气，勿令过醉乱气。

熨法 治中风骨节疼痛

天麻 半夏 细辛各二两

绢袋二个，各盛药令匀，蒸热交互熨痛处，汗出则愈，数日再熨。

历节痛风

历节风者，血气衰弱，风寒袭入关节，不得流通，真邪相攻，所历之节，悉皆疼痛，故谓历节风也。病甚则使人短气自汗，头眩欲吐，肢节挛曲，不可屈伸。亦有热毒流入四肢者，不可不知。

历节肿痛，的是湿病。由饮酒当风，或汗出入水所致。经云：湿流关节是也。挟寒者，其痛如掣；挟风者，黄汗自出。其遍身走痒，彻骨疼痛，昼静夜剧，发如虫啮者，谓之白虎历节。

没药散

没药研，半两 虎胫骨酥炙，三两

二味捣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日三。

大乘汤

大枣十五枚　附子一枚　甘草一尺　黄芪四两　麻黄五两　生姜二两

水七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

白头翁酒　治诸风攻痛四肢百节

白头翁草一握，捣，以醇酒投之，顿服。

又方

黑豆炒，半升　威灵仙二两　桑根白皮一两

三味用醇酒一升半，煎取八合，去滓，顿服之。桑皮换桑枝佳。张某尝患两臂痛，服诸药无效。一医教取桑枝一小升，切细，炒香，以水二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尽无时，数剂而愈。

犀角汤　治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千金》

犀角二两　羚羊角一两　前胡　黄芩　栀子仁　射干各三两　大黄　升麻各四两　豆豉一两

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一方有独活一两半，元参、生干地黄各一两，牛蒡根半两，无黄芩、射干、大黄。盖热毒非苦寒不能泻而去之，而热伤阴气者，又须甘寒以滋益之，至于攻走骨节，则独活、牛蒡根尤有专长也。

白花蛇散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二两　何首乌去黑皮　蔓荆实　牛膝酒浸，各四两　威灵仙　荆芥穗　旋复花各二两

上七味捣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空心临卧服。

牛膝汤

牛膝酒浸　当归　赤芍各一两　虎骨酥炙令黄，二两　芒硝别研　芎藭各半两　桃仁去皮光，双仁勿用，二两

上七味为散，每服空心温酒调下一钱至二钱。

抵圣散

虎胫骨不计多少，打破，酒浸，醯酒旋炙令黄脆为度。

上一味为散，每服半钱，入薄荷末一钱，入参末半钱，煎乳香酒调下。

仁斋云：虎骨酥炙黄捶碎如米，每骨一升，以酒三升，浸五日，空心服一盏，冷则暖之。

麝香丸　治白虎历节，诸风疼痛，游走无定，状如虫啮，昼静夜剧，及一切手足不测疼痛。

大川乌八角者三个，生用　全蝎三十一个，生用　黑豆二十一粒，生用　地龙去土，五钱，生用

上为细末，入麝香半字约二分，同研匀，糯米饮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七丸，甚者十丸，夜卧令腑空，温酒下，微出冷汗一身便瘥。

许叔微云：予得此方，凡是历节及不测疼痛，一二服便瘥。在歙州日，有一贵家妇人，遍身走注疼痛，至夜则发，如虫啮其肌，多作鬼邪治。予曰：此正历节痛，三服愈。

鹤膝风

蝲蛑丸

蝲蛑一条，头尾全者　白附子　阿魏　桂心　白芷各一两　乳香三分　当归　芍药　北漏芦　威灵仙　地骨皮　牛膝　羌活　安息香　桃仁各一两，生，同安息香研　没药三分

上十六味，蝲蛑、桃仁、白附、阿魏、桂心、白芷、安息香、乳香、没药九味，同童子小便并酒二升炒熟，冷后，入余药为丸，蜜丸如弹子大，空心温酒化下一丸。蝲蛑即全蝎也，气味甘辛平，有毒，主诸风瘾疹及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涩，手足抽掣。

风　缓

风缓即摊缓。其候四肢不举，筋脉关节无力，不可收摄者，谓之摊。其四肢虽能举动，而肢节缓弱，凭物不能运用者，谓之缓。或以左为摊，右为缓，则非也。但以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耳。推其所自，皆由气血虚耗，肝肾经虚，阴阳偏废而得之。或有始因他病，服吐下之药过度，亦使真气内伤，营卫失守，一身无所禀养而然也。《圣济》

风缓者，风邪深入而手足为之弛缓也。夫

脾主肌肉四肢，胃为水谷之海，所以流布水谷之气，周养一身。脾胃既虚，肢体失其所养，于是风邪袭虚，由腠理而入肌肉，由肌肉而入脾胃，安得不为之缓废乎。又人之一身，筋骨为壮，肝主筋，肾主骨，肝肾气虚，风邪袭之，亦有肢体缓弱之症，是当先祛风而后益之。《仁斋》

天麻浸酒方 治瘫缓风，不计深浅，久在床枕。

天麻 龙骨 虎骨 骨碎补 乌蛇酒浸，去皮骨 白花蛇同上 羌活 独活 恶实根 牛膝各半两 松节锉 败龟板酥炙 干熟地黄 当归 川芎 茄根 附子一枚，泡去皮脐 大麻仁 原蚕沙炒，各一两

共十九味，㕮咀，如麻豆大，用酒二斗浸，密封。春夏三日，秋冬七日。每服一盏，不拘时温服。

四斤丸 治风寒湿毒，与气血相搏，筋骨缓弱，四肢酸疼痒痹。

宣木瓜去穰，切，焙 天麻 牛膝焙 苁蓉洗切，焙

上四味各一斤，用好酒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十日，取出焙干为末。外用熟附子、虎骨酥炙各二两为末，用浸药酒调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温酒或豆淋酒下。

一方：加当归三两，乳香、没药、五灵脂各半两，麝香一钱，名大四斤丸。

新定

人参一两半 黄芪一两半 白术 何首乌肉苁蓉 菟丝子 牛膝各四两 白茯苓三两 川萆薢三两 骨碎补二两 狗脊三两 川附子三两 川乌 羌活 防风 地龙 全蝎各一两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下。

风瘙痒

风瘙痒者，表虚卫气不足，风邪乘之，血脉留滞，中外鼓作，变而生热，热即瘙痒。久不瘥，淫邪散溢，搔之则成疮也。

防风汤淋洗方

防风 苦参 益母草各二两 白蒺藜五两炒 荆芥穗 蔓荆实 枳壳各二两

每用三两，方一斗，煎至八升，乘热淋洗患处。

松叶酒方

松叶一斤，酒一斗，煮三升，日夜服，出汗。

胡麻散 治脾肺风毒，攻注皮肤，瘙痒，手足生疮，及遍身瘖瘟，发赤黑靥子，肌热疼痛。

胡麻炒令香熟 枳壳各二两 防风 蔓荆实 威灵仙 苦参 川芎 荆芥穗 何首乌米泔浸透，去黑皮，炒干 甘草炙，各一两 薄荷半两

上为散，每服二钱，温酒下。或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

洗方思永堂松年大伯常用此方治遍身瘖瘟作痒，以之浴身。后先父用之无不效。

紫背浮萍半碗 豨莶草一握 蛇床子五钱 苍耳子一两 防风五两

煎汤熏洗数次，无不愈者。

诸湿统论

湿气不一，有天之湿，雾露雨是也。天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营卫。有地之湿，水泥是也。地本乎形，故先伤皮肉筋骨血脉。有饮食之湿，酒水乳酪之类是也，伤于脾胃。有汗液之湿，汗液亦湿也，止感于外。有入气之湿，太阴湿土之所化也，乃动于中。天之湿，汗之。地之湿，渗之。饮食之湿，在上吐之，在中夺之，在下者引而竭之。汗液之湿，亦以汗取之。入气之湿，属太阴所化，在气交之分。土兼四气，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备在其中，当分上下中外而治，以兼化四气，淫佚上下中外，无处不到也。大率在上则病头重胸满呕吐；在外则身重肿胀；在下则足胫跗肿；在中则腹胀中满痞塞。其所用药，亦兼寒热温凉以为佐使而治之。

湿之为病，有自外入者，有自内生者，必审其方上之病本。东南地下，多阴雨地湿，凡受必从外入，多自下起，是以重腿脚气者多，治当汗散，久者宜疏通渗泄。西北地高，人食生冷湿面，或饮酒后寒气怫郁，湿不能越，或腹皮胀疼，甚则中满水蛊，或周身浮肿如泥，按之不起，此皆自内而生者也。审其元气多少，而通利其二便，责其根在内者也。然方土内外，亦互相有之，但多少不同，须对症施治，不可执一也。中湿与风寒气合者为痹，其寒多者为痛，为浮肿，非术、附、桂不能去也。其风多者，为烦剧，为流走，非麻黄、薏苡、乌头不能散也。其湿多者，为坚满，为气闭，非甘遂、葶苈、枳、术不能泄也。

散湿之剂

麻黄加术汤　《金匮》云：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白术四两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

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汗。

按：此治寒湿在表之剂也。寒固当汗，面湿在表者，亦非汗不解，故以麻黄散寒，以白术除湿。取微汗者，汗大出，则湿反不去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治风湿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方详《金匮》，兹不赘。

羌活胜湿汤东垣　治湿气在表，脉浮，身重不能转侧，自汗，或额上多汗，此为风湿。

羌活　独活各一钱　川芎　藁本　防风　炙草各五分　蔓荆子三分

如腰痛中冷沉沉然者，有寒湿也。加酒洗汉防己、附子各五分。

按：此治风湿在腠理及关节之剂。吴鹤皋云：无窍不入，惟风药为能，故凡关节之疾病，非羌活、独活等不能致也。

渗利之剂

五苓散　通治诸湿肿满，呕逆泄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桂

上为末，每服三钱，服后多饮热水，汗出愈。

肾著汤《三因》　治伤湿身重，腰冷，如坐水中。

干姜炮　茯苓各四两　甘草炙　白术生用，各二两

上每服四钱，水一盏，煎七分，空心温服。

已上温利之剂，湿兼寒者宜之。

清热渗湿汤

黄柏盐水炒，二钱　黄连　茯苓　泽泻各一钱　苍术　白术各一钱半　甘草五分

上七味，水二盅，煎至八分服。

此清渗之剂，湿面热者宜之。

下湿之剂

舟车神佑丸　治水肿水胀，形气俱实者。

甘遂　芫花　大戟各一两，并醋炒　大黄二两，酒浸　青皮　陈皮　本香　槟榔各半两　黑牵牛头末，四两　轻粉一钱　取虫加芜荑半两

上为末，水丸，空心服。治法服法详载《准绳·痰饮门》。

胃木香丸方见痞症。

上下分消之剂

除湿汤《百一》　治伤湿，发热恶寒，身重自汗，骨节疼痛，小便闭，大便溏，腰脚痹冷。皆因坐卧卑湿，或冒雨露，或著湿衣所致。

生白术　藿香叶　橘红　白茯苓各一两　炙甘草七钱　半夏曲炒　厚朴姜制　苍术米泔浸，炒，各二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姜七片，枣一枚，水煎食前温服。

升阳除湿汤　治伤湿，肿泻，肠鸣腹痛。

升麻　柴胡　羌活　防风　半夏　益智仁　神曲　泽泻各五分　麦糵面　陈皮　猪

苓 甘草各三分 苍术一钱

上作一服，生姜三片，枣二枚，水煎去滓，空心服。

东垣云：虽有治湿必利小便之说，若湿从外来而入里，用渗利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重竭其阳，而复益其阴也。故用升阳风药即瘥。入法云：湿淫所胜，必助风以平之也。愚谓湿病用风药者，是助升浮之气，以行沉滞之湿，非以风胜之之谓也。又湿在上在表者，多挟风气，非汗不能去也，荆、防、羌、麻，祛风之品，岂能行湿之事哉。

瘟疫大法

瘟疫之病，近代诸家，多与温病同论，以其声称之同，与病形之似也。然而瘟疫者，天地之厉气也，最为恶毒，感之而病者，往往致死。其甚者，致子灭门。若冬春间之温病，苟调治得理，则未必致死，亦必不传染多人，故其方法，宜应别论。且也岁运有太过不及之殊，天时有恒雨恒旸之异。是以疫厉之行，亦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其可以一概论哉。约而言之，计有三门。若其表里俱病，面盛于表者，则用东垣普济消毒之法。若其病不在表，又不在里，而独行中道者，则用吴又可达原饮之法。若其表热既盛，里证复急，治表治里，救疗不及者，则用陶尚文三黄石膏汤之法。此瘟疫入手法门也。亦有邪气独盛于表，而里无热症者，则活人败毒散之治也。亦有寒湿独行，而病在肌皮胸膈者，则东坡圣散子之证也。合前三法，共为五法。以余所见，则未有不兼里者；而有寒湿面无蓄热，亦十中未得其一二也。然而，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因并录五方于下，以见瘟疫之端如此。其病稍久，或六七日，或十余日，热深不解者，则同伤寒、温热治之。

普济消毒饮子东垣

黄芩酒制，炒， 黄连酒炒，各五分 人参三钱 陈皮 元参各二钱 甘草 连翘 板蓝根 马勃 牛蒡子各一钱 僵蚕 升麻各一钱 柴胡五分 桔梗三分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厉。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口燥舌干，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终莫愈，渐至危笃。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面为肿耳。须用芩、连等药，共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稍热服之；半用蜜丸噙化，服尽良愈，活者甚众。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黄一钱或二钱以利之；肿势甚者，以砭针刺之，或加防风、川芎、薄荷、当归各五钱，水煎，时时服之。

达原饮

槟榔二钱 草果五分 厚朴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分 黄芩一钱 知母一钱

上七味，以水二盅，煎八分服

吴又可曰：疫疠之邪，由口鼻而入，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胃亦近，乃表里之分界。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膜原是也。感之浅者，或俟有触而发；感之深者，中而即病。其始阳格于内，营卫运行之机，阻遏于表，遂觉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至阳气困郁而通，厥回而中外皆热，昏昧不爽，壮热自汗。此时邪伏膜原，纵使有汗，热不得解。必俟伏邪已溃，表气潜行于内，精气自内达表，表里相通，振栗大汗，邪方外出，此名战汗，脉静身凉而愈也。若伏邪未尽，必复发热，其热有久有浅，因所感之轻重，与元气之盛衰也。要皆始先恶寒，即而发热，至于发出，方显变症。其症或从外解，或从内陷，外解则易，内陷则险。更有先后表里不同，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复里者；有但里而不复表者；有表而里再表者，有里而表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多于里者；有里多于表者，此为九传。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自汗。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腹痛，燥结便闭，热结旁流，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舌黄，及黑苔芒刺等症，因症用治。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皆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不可用辛热药汗

之，又不可下，宜用达原饮以透膜原之邪为当也。若见各经，加入引各经药，不可执滞。感之轻者，舌苔亦薄，脉亦不甚数，如此者，必从汗解。如不能得汗，邪气盘错于膜原，表里不相通达，未可强汗，衣被逼汗，汤火劫汗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粉腻，药后反从内陷，舌根先黄，渐至中央，此邪渐入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若脉长洪而数，汗多大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白虎汤证也。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症，此邪已入胃，乃承气汤证也。有两三日即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厌厌聂聂至五六日，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不传则邪不去，淹留日久，愈沉愈伏，时师误认怯症，因进参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矣。

三黄石膏汤　治瘟疫大热无汗，发狂不识人。

石膏三钱　黄芩　黄连　黄柏各一钱五分　豆豉半合　麻黄一钱　栀子五枚

上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三分，连进二五剂而愈。

按：疫邪充斥内外，为头痛身热，为烦渴闷乱，发狂不识人，欲表之则里已急，欲里之则表不退。此方清里解外，合为一方，譬之大军压境，孤城四面受围，虽欲不溃，不可得矣。或《千金》雪煎，或《古今录验》麦奴丸并佳。稍轻者，大青消毒汤。

又时病表里大热欲死方

大黄　寒水石　芒硝　石膏　升麻　麻黄　葛根　紫葛各等分

上为末，方寸匕，水服，日二。

圣散子东坡　治一切山岚瘴气、时行瘟疫、伤寒风湿等疾，有非常之功。如李待诏所谓内寒外热，上实下虚者，此药尤效通神。宋嘉佑中，黄州民病疫瘴大行，得此药痊活者不可胜记。苏东坡勒石以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著。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治伤寒，活人甚众。故知其大能散寒湿，驱除瘴疟，实有超凡之效也。

苍术制　防风　厚朴姜制　猪苓　泽泻根各二两　白芷　川芎　赤芍　藿香　柴胡各半两　麻黄　升麻　羌活　独活　枳壳　细辛　吴茱萸泡　藁本　茯苓各七钱　石菖蒲　草豆蔻　良姜　炙甘草各二两半　大附子一枚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二盏，枣一枚，煎八分，稍热服。

活人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枳壳　白茯苓　桔梗　人参各一两　川芎一两　甘草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生姜二片，煎至七分温服，或沸汤点亦得。

金匮翼 卷二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痰饮统论

人之有形，藉水饮以滋养。水之所化，凭气脉以宣流。盖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脉之所终始也。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人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设三焦气涩，脉道不通，则水饮停滞，不得宣行。因之聚成痰饮，为病多端。古方论痰有四：痰饮、悬饮、溢饮、支饮是也。详见《金匮要略》。然又有留饮、癖饮、流饮、伏饮之异。其聚而不散者曰留饮；僻处胁下者曰癖饮；流移不定者曰流饮；沉伏于内者曰伏饮。又因酒而成癖者曰酒癖。因寒多所致者曰冷痰。因热邪所伤者曰热痰。病虽多端，悉由三焦不调，气道否涩而生病焉。是以气行即水行，气滞即水滞，故知饮之为病，在人最多。善治者，以宣通其气脉为先，则饮无所凝滞。所以治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盖人之气血，得温则宣流也。及结而成坚癖，则兼以消痰破饮之剂攻之。

痰之源不一，有因热而生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惊而生者；有因积饮而生者；有多食而生者；有因暑而生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因脾虚而成者。其为病也，惊痰则成心痛癫疾。热痰则成烦躁懊侬、头风烂眼。风痰则成瘫痪，大风眩晕，暗风闷乱。饮痰成胁痛、四肢不举，每日呕吐。食痰成痞痢，口臭痞气。暑痰头昏眩晕，黄疸头疼。冷痰骨痹，四肢不举，气刺痛。酒痰饮酒不消，但得酒次日又吐。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气痰攻注，走刺不定。丹溪

痰生于脾胃，宜实脾燥湿。又随气而升，宜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气升属火，顺气在于降火。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中者下之。又中气虚者，宜固中气以运痰，若攻之太过，则胃气虚而痰愈盛矣。节斋

治痰七法

一曰攻逐

古云：治痰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然停积既甚，譬如沟渠瘀壅，久则倒流逆上，污浊臭秽，无所不有。若不决而去之，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之清，无是理也。故须攻逐之剂。

神仙坠痰丸

黑牵牛取头末，三两 皂角酥炙用，一两 白矾生用，一两

上为末，水丸桐子大，酒下三五十丸。

控涎丹

甘遂 大戟 白芥子各等分

上为末，水糊丸桐子大，临卧姜汤服五七丸，至十丸。痰猛加丸数。

李时珍曰：痰涎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心则成癫痫。入肺则壅窍，为喘咳背冷。入肝则膈痛干呕，寒热往来。入经络则麻痹疼痛。入筋骨则牵引钓痛。入皮肉则瘰疬痈肿。陈无择《三因方》，并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功。一名妙应丸。又人忽患胸背、手足、腰项、筋骨牵引钓痛，走易不定，或手足冷痹，气脉不通，此乃痰涎伏在心膈上下，随气攻注，隧道闭塞所致。误认瘫痪，非也，须以此药治之。

十枣汤

芫花醋炒黑色　甘遂面裹水煮　大戟各等分

上为细末，以水一升半，煮大枣十枚至八合，去滓调药末。强人一钱匕，弱人五分，平旦服之。不下更加五分，下后以糜粥调养之。河间云：芫花之辛以散饮，大戟之苦以泄水，其甘遂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乃泄水饮之圣药也。

礞石滚痰丸　王隐君曰：痰病古今未详，方书虽有五饮诸饮之异，而莫知其病之源。或头风作眩，目晕耳鸣；或口眼蠕动，眉棱耳轮痛痒；或四肢游风肿硬，似疼非疼；或齿颊痛，牙齿浮痛；或嗳气吞酸，心下嘈杂；或痛或秽，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其痰如墨，或如破絮、桃胶、蜆肉之状；或心下如停冰铁，心气冷痛，梦寐奇怪，失志癫痫；或足腕酸痛，腰背骨节卒痛；或四肢筋骨疼痛，难以名状，并无常处；或手臂痛麻，状若风湿；或脊上一条如线之寒起者；或浑身习习如卧芒刺者；或眼粘湿痒，口糜舌烂喉痹等症；或绕项结核，状若瘰疬；或胸腹间有如二气交纽，喘息烦闷，有如烟火上冲，头面烘热；或中风瘫痪；或痨瘵荏苒之疾；或风毒脚气，或心下征忡，如畏人捕；或喘咳呕吐；或呕冷涎、墨汁、绿水；甚为肺痈、肠毒、便脓、挛跛。内外为病百端，皆痰所致。其状不同，难以尽述。盖津液既凝为痰，不复周润三焦，故口燥咽干，大便秘结，面如枯骨，毛发焦槁，妇人则因此月水不通。若能逐去败痰，自然服饵有效。余用滚痰丸以愈诸疾，今特相传于世云。

青礞石一两　沉香五钱　大黄酒蒸熟，切晒黄芩各八两

上将礞石打碎，用焰硝一两，同入瓦罐，盐泥固济，晒干火煅，石色如金为度。研末，和诸药，水丸如梧子大，白汤食后服。人壮气实者，可至百丸。服后仰卧，令药在胸膈间，徐徐而下，除逐上焦痰滞恶物过膈，然后动作，食汤水，方能中病，明日当下痰积恶物。若不下，加十丸。

愚按：痰之与饮，同类而异名者耳。痰者，食物所化，饮者，水饮所成，故痰质稠而饮质稀也。痰多从火化，饮多从寒化，故痰宜清而饮宜温也。痰多胶固一处，饮多流溢上下，故痰可润而饮可燥也。是以控涎、十枣，为逐饮之真方，礞石滚痰，乃下痰之的药。易而用之，罕有获效者矣。学者辨之。

二曰消导

凡病痰饮未盛，或虽盛而未至坚顽者，不可攻之。但宜消导而已。消者，损而尽之，导者，引而去之也。

《和剂》二陈汤　治痰饮为患，或呕逆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食生冷、饮酒过度，脾胃不和，并宜服之。

半夏姜制　橘红各五两　白茯苓二两　甘草一两半，炙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煎七片，煎八发，热服无时。一方有大枣一枚。本方加枳实、桔梗，名桔梗半夏汤。

《济生》导痰汤

半夏汤洗七次，四两　天南星泡去皮　赤茯苓　枳实　橘红各一两　甘草半两，炙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姜煎，食后温服。

青礞石丸　治食积成痰

青礞石敲碎如枣子大，以焰硝二两同入锅煅黄色　半夏汤泡七次　天南星慢火煨制，各五钱　风化硝三钱，盆净者，冬月以绢袋盛，悬风前化之　黄芩五钱　茯苓五钱

上为细末，神曲糊入姜汁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姜汤送下。一方加姜汁、菖蒲、滑石。一方无南星，有白术。一方有枳实，倍礞石。一方加苍术五钱，滑石一两。

又方

半夏　陈皮　白术　白茯苓　大黄　黄芩　人参　炙草　礞石各一两　沉香五钱

上为末，以竹沥一大碗半，姜汁三匙，拌匀晒干，如此五六度，仍以竹沥、姜汁糊丸，如小豆大，每服百丸，临卧姜汁吞下。

又方

牵牛头末二两 滑石二两 大黄一两 木香 黄芩 礞石 枳壳 青皮 陈皮 槟榔各五钱 沉香二钱

为末，水丸桐子大，姜汤下五十丸。

半夏丸 治膈痰结实，满闷喘逆。

半夏姜汁制，五两 皂角五挺，去皮，揉水煮半夏生姜五两，同半夏捣作饼，炙十。

上为末，蜜为丸，梧子大，姜汤下二十丸。

治热痰结在胸膈，咯吐不出，满闷作痛，名痰结。又胁下痛，作寒热，咳嗽气急，亦痰结也。

制半夏 陈皮一钱 赤苓一钱 桔梗 瓜蒌仁 枳壳各七分 黄连 黄芩 栀子 贝母 苏子 桑皮 杏仁 芒硝各五分 木香 甘草各三分

上锉作一贴，姜三片，同煎至半，纳芒硝溶化，去滓，又入竹沥、姜汁调服。

鹤顶丹 治诸顽痰迷塞，关窍不通，声音不出。

白矾、黄丹各一两，火煅为末，面糊丸麻子大，每服三十丸。研末入全蝎少许，姜汤调灌之，吐痰立愈。

青州白丸子 治风痰壅盛，呕吐眩晕及瘫痪中风。

半夏七两 南星三两 白附子二两 川乌五钱

上共为细末，清水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朝夕换水，候日数足，乃取纳绢袋中滤过，其滓再研再滤，以尽为度。澄清去水，晒干为末，以糯米粥清糊丸，绿豆大，姜汤吞下三五十丸。《局方》如瘫痪风，以温酒送下。如小儿惊风，薄荷汤下。

《百一选方》加川芎二两，天麻、僵蚕、全蝎各一两，并生用，为细末，面糊丸。

《瑞竹堂方》加天麻、全蝎、木香、枳壳各一两。

三 曰 和

始因虚而生痰，继因痰而成实，补之则痰益固，攻之则正不支，惟寓攻于补，庶正复而痰不滋，或寓补于攻，斯痰去而正无损，是在辨其虚实多寡而施之。

橘皮汤

半夏制，五两 茯苓 陈皮各三两 细辛 青皮 桔梗 枳壳 甘草炙，各二两 人参 旋复花去萼，各一两

上锉散，每服三钱，生姜五厚片，煎服。《直指》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减半 陈皮 半夏各一钱

水二盏，姜五片，煎至一盏去滓，不拘时服。

四 曰 补

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肾。痰即液也，其本在脾。在肾者气虚水泛，在脾者土虚不化。攻之则弥盛，补之则潜消，自非圣知，罕能得其故也。

济生肾气丸

四君子汤

苓桂术甘汤

五 曰 温

凡痰饮停凝心膈上下，或痞、或呕、或利，久而不去，或虽去而复生者，法当温之。盖痰本于脾，温则能健，痰生于湿，温则易行也。

《千金》半夏汤 治冷痰。

白术二两 半夏一升 生姜八两 茯苓 人参 桂心 甘草炙 附子炮，各二两

水八升，煮三升，分温服。

吴茱萸汤

吴茱萸 人参 半夏姜制 桂心各二两 茯苓一两 甘草一两

姜枣汤煎三钱，空心温服，日二。

《圣济总录》曰：气为阳，阳不足者，不能消导水饮，则聚而成痰，浸渍肠胃，上为呕逆吐酸，下为洞泄寒中，久不已则令人消瘦，少

气倚息，妨于饮食。昔人治痰饮，多以温药和之，为此故也。

沉香茯苓丸　温脾胃，利胸膈，和气血。

沉香一两　白茯苓　制半夏　人参　丁香各二两　甘草　陈皮去白　肉豆蔻煨　槟榔各半两

共末，蜜丸桐子大，姜汤下二十丸。

《本事》神术丸

茅山苍术一斤，去皮，研为末　生芝麻半两，水二盏研滤去汁　大枣十五枚，煮烂去皮核研

上三味搜和，乘热入臼杵丸，如梧子大，干之，每日空腹温汤吞下五十丸，加至一百丸，二百丸。忌桃李雀蛤。初服心膈微燥，进山栀散一服，不燥矣。

许叔微云：予平生有二疾，一则脏腑下血，二则膈中停饮。血有时面止，停饮则无时而愈。始因年少时夜坐为文，左向伏几案，是以饮食多坠向左边，中夜以后，稍困乏则饮酒两三杯，既卧就枕，又向左边侧睡。气壮盛时殊不觉，三五年后，觉酒止从左边下，漉漉有声，胁痛，饮食殊减，十数日必呕吐数升酸水。暑月止是右边身有汗漐漐常润，左边病处绝燥。遍访名医，及海上方，服之少有验。间或中病，止得月余复作。其补则如天雄、附子、矾石；其利则如牵牛、大戟、甘遂，备尝之矣。予后揣度之，已成癖囊，如潦水之有窠臼，不盈窠不行，水盈窠而后行者也。清者可行，浊者依然停蓄，盖下无路以决之也。是以积之五七日，必稍吐去，而稍宽，数日复作。夫脾土恶湿面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胜湿，崇土以填窠臼，则疾当去矣。于是悉屏诸药，一味服苍术，三月而疾愈。自此一向服数年，不呕不吐，胸膈宽，饮啖如故。暑月汗周体面身凉，饮亦当中下。前此饮渍于肝，目亦多昏眩，其后灯下能书细字，皆苍术之力也。予初用茅术，半年后，止用燥烈味极辛者，削去皮不浸，极有力，而亦自然不燥也。山栀散用山栀一味，干为之末，沸汤点服。故知久坐，不可伏向一边，时或运动，亦消息之法。

六　曰　清

或因热而生痰，或因痰而生热，交结不解，相助为疟。是以欲去其痰，必先清其热。昔人所谓痰因火盛逆上者，治火为先也。其证咽喉干燥，或寒或壅，头目昏重，或咳吐稠粘，面目赤热。

洁古小黄丸

南星　半夏　黄芩各一两

上为末，姜汁浸蒸饼为丸，如桐子大，每五七十丸，生姜汤下，食后服。

二陈汤加黄芩、连翘、山栀、桔梗、薄荷亦佳。

《圣济》鹅梨煎丸　治热痰，凉心肺，利胸膈，解毒，补虚益气

鹅梨大者二十枚，去皮取汁　皂荚十条，去皮，水揉取汁　生地黄八两，捣取汁　薄荷生捣取汁　白蜜八两，同上汁熬成膏　人参　白茯苓　半夏各一两　槟榔煨，三分　青皮去白，炒　桔梗　甘草炙，各三分

上共为末，捣膏为丸，梧子大，荆芥汤下二十丸，日二。一方有木香、苁蓉、白蒺藜、山药、白术、羌活、防风。

《圣济》千金散　治热痰壅盛，胸膈不利。

半夏姜汁制　蛤粉各半两　甘草　凝水石三钱，煅

上共末，水下三钱，空心服，以利为度。一方有羌活。

七　曰　润

肺虚阴涸，枯燥日至，气不化而成火，津以结面成痰，是不可以辛散，不可以燥夺。清之则气自化，润之则痰自消。

杏仁煎　治燥痰在肺中，上气咳嗽，或心胸烦热。

杏仁去皮尖，三两　生姜汁　白蜜　饴糖各一两半　桑皮　贝母　木通各一两二钱半　紫菀　五味各一两

上锉碎，用水三升，熬至半升，去滓，入前杏仁等四味，再熬成膏，每服一匕，含化。一方

有款冬、知母。一方有生地汁、紫苏子。

节斋化痰丸 治郁痰、老痰、胶固稠粘，难于咯唾。

天门冬 片芩酒炒 瓜蒌仁 橘红 海石粉各一两半 香附盐水炒 芒硝 桔梗 连翘各五钱 青黛二钱

上为末，炼白蜜入姜汁少许，和丸樱桃大，细嚼一丸，清汤下。

饮 食

伤 食

伤食者，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也。当分上中下三焦而治，在上吐之，在中消之，在下夺之。

罗太无云：大抵内伤之理，伤之微者，但减食一二日，所伤之物，自得消化，此良法也。若伤之稍重者，以药内消之。伤之太重者，以药除下之。

瓜蒂散 宿食在上脘，用此吐之。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

瓜蒂炒 赤豆煮，各等分

上为细末，以豉七合煮汁和散，一匕服。

一法：温浆水调服一钱匕，取吐为度。经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谓食塞于上，而脉绝于下也。何者？阳火之根，本于地下，阴水之源，出于天上，食塞于上，是绝五脏之源，源绝则水不下流，两尺脉绝。吐去上焦之物，而脉自通。如不能吐，则非食病，而是根蒂之先拔，故死。或以阴阳水三升，煮白盐一升令消，分三服，刺吐去所食即愈。出《千金方》

红丸子 壮脾胃，消宿食，去膨胀。

京三棱 蓬术 青皮去白 陈皮去白，各五斤 炮姜 胡椒各三斤

上为末，醋面和丸，如梧子大，矾红为衣，每服三十丸，食后姜汤下。《易简方》有阿魏。

治食索粉成积方

紫苏浓煎汁，加杏仁泥，服之即散。

治食狗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大渴，心急发热，狂言妄语，或洞下。

杏仁一升，去皮尖，研，以沸汤三升，和绞汁三服。狗肉原片皆出净，或以芦根煮饮之亦消。

《千金》治所食不消方

取其余类烧作末，酒服方寸匕，便吐其宿食即瘥。

按：饮食停滞中脘，虽藉药力为之消磨，然所以运行药力者，胃气也，故有屡经消食行气，而食不下者，余即于前所用药内，加人参一二钱，治之如神，学者不可不知。

备急方 治寒饮食过伤，心腹卒痛如锥刺。

川大黄末 干姜末 巴豆去皮心，研，去油用霜

上各等分，和合一处研匀，炼蜜为丸，如小豆大，温水下一丸，实者加一丸。一云：每服三丸，未知更服三丸，腹中转鸣，当吐下便愈。

东垣导滞丸 治伤湿热之物，不得旋化而作痞满、闷乱不安、便闭者。

黄芩 茯苓 白术 黄连各三钱 泽泻二钱 枳实 神曲各半两 大黄煨，一两

上为末，汤浸蒸饼为丸，食远沸汤下五十丸。

鹤年云：伤食与停食宜分两项。伤食者，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病在不及消化。停食不论食之多少，或当食而怒，或当食而病，在气结而不能化也。治伤食宜偏重于食，或吐、或下、或消。若停食则偏重在气，惟理气而兼之以消，吐下之法，不可用也。大都伤食当分上中下三焦，而停食则专在胃脘也。

伤 酒

《千金》疗卒大醉，恐肠烂方

作汤著大器中渍之，冷复易之，酒自消，夏月亦用之佳。

又方 绞茅根汁饮二升。

又方 捣生葛汁饮之，无鲜者，干葛煎服

亦佳。

又方　粳米一升，水五升，煮使极烂，漉去滓，饮之良。

葛花解醒汤　治酒病，呕逆心烦，胸满不食，小便不利。

青皮二分　木香半钱　橘红　人参　猪苓　茯苓各一钱半　神曲　泽泻　干姜　白术各二钱　白蔻仁　砂仁　葛花各半两

上为极细末，每服三钱，白汤调服，但得微汗，则酒病去矣。

罗谦甫云：夫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使汗出则愈，最妙法也。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湿，何酒病之有？今之治此者，乃用酒癖丸，大热之剂下之。又用牵牛、大黄下之，是无形元气病，反伤有形阴血，乖误甚矣。

不　能　食

不能食者，胃中元气虚也，然有虚冷虚热之异，宜分别治之。

消食丸　治数年不能食。

麦蘖　曲各一升　干姜炮　乌梅焙，各四两

上为末，蜜丸，每服十五丸，日再。加至四十丸，亦治反胃。

又方

神曲炒黄二两　麦蘖炒黄，二两　乌梅四两　干木瓜半两　茯苓　甘草炙，各二钱五分

蜜丸樱桃大，每服一丸，不拘时细嚼，白汤下。一方无木瓜，有人参、干姜。

又方

豉心一升，熬末　麦芽　曲各一两，熬　川椒一升，出汗　干姜一升，末

上五味筛，以蜜拌，食后酒服方寸匕。

以上三方，并治胃虚冷不能食之剂。

资生丸　健脾开胃，消食止泻，调和脏腑，滋养营卫。

白术米泔水浸，用山黄土拌，九蒸晒，去土切片焙干，用三两　橘红二两　白茯苓人乳拌，饭上蒸，晒干，一两五钱　人参人乳浸透，饭锅上蒸透，三两　山楂蒸，二两　神曲炒，二两　白豆蔻微炒，　泽泻炒，各三钱半　川连姜汁炒，三钱半　桔梗炒，　藿香　甘草蜜炙，各半两　扁豆炒，一两　莲肉去心，炒，一两　麦芽面炒　山药炒　芡实炒，各一两五钱　薏仁炒，三两

上为末，炼蜜丸，每服二钱，细嚼淡盐汤下。

凝神散　收敛胃气，清凉肌表。

人参　白术　茯苓　山药各一钱半　扁豆　知母　生地黄　粳米　甘草各一钱　淡竹叶　地骨皮　麦冬各五钱

上作一服，水二盏，姜三片，红枣一枚，煎一盏，食远服。

高鼓峰云：肾为胃之关，关门不利，升降息矣。关门即气交之中，天之枢也。故肾旺则胃阴足，胃阴足则思食。若关门枯槁，肾水不能上达，当急以六味加归、芍养之。若血燥大肠干枯，有黑屎积叠胃底，则当以熟地五钱，当归三钱，白芍、桃仁二钱，麻仁二钱，微微润之。视其形体如常，气血尚足，即于前方内可加大黄二钱助血药。大肠一顺利，胃自开矣。一开之后，大剂六味、左归等类，不数服之，方有济也。

以上治胃虚气热之剂。

范汪疗胃气虚，不能食，四肢重，短气，调和五脏，并疗诸疾，调中汤方

薤白切，一升　枳实六枚，炙　橘皮三枚　大枣十二枚　粳米三合　香豉六合

水六升，先煮薤白得四升，内诸药煮取一升半，适寒温服。一方有生姜一两。

延年无枳实，有茯苓、人参。

按：此以辛甘气味，和畅胃阳，推扬谷气，虚者延年方较良。

《本事》治脾肾虚弱，全不进食，二神丸

破故纸四两，炒　肉豆蔻二两，生用

上为细末，用大肥枣四十九枚，生姜四两，切片同煮枣烂，去姜取枣，剥去皮核，用肉研为膏，入药和杵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下。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药皆不效，予授此方服之，顿然能食。此病不全作脾虚，盖肾

气虚弱，真元衰劣，譬如金鼎之中，置之米谷，下无火力，虽终日不熟，其何能化。黄鲁直尝记服兔丝子，淘净酒浸晒干为末，日抄数匙以酒下，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亦此理也。

宽中进食丸 滋形气，喜饮食。

人参 炮姜 青皮各一钱 大麦芽炒 缩砂仁炒 炙甘草各一钱半 白茯苓 橘红 泽泻 白术各三钱 枳实四钱 豆蔻五钱 猪苓七钱 神曲炒 木香各五分 半夏七钱

上为末，汤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汤送下。食前。

谷 劳

谷劳者，胃受水谷，其气虚弱，不能传化，谷盛气虚，则令人怠惰嗜卧，肢体烦重，腹满善饥而不能食，食已则发，谷气不行使然也。

沉香汤

沉香 白术土炒 人参 白茯苓 紫厚朴姜汁炒，各一两 半夏姜制 木香 草豆蔻 甘草 陈皮 黑干姜

生姜、大枣水煎三钱，温服，日二。

《肘后》云：饱食便卧，得谷劳病，令人四肢烦重，嘿默欲卧，食毕辄甚，用大麦蘖一升，椒一两，并炒，干姜三两捣末，每服方寸匕，日三。

食 亦

内经曰：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谓之食亦。夫胃为水谷之海，所以化气味而为营卫者也。胃气和，饮食有节，气血盛而肤革充盈。若乃胃受邪热，消烁谷气，不能变化精血，故善食而瘦也。病名食亦，言虽食亦若饥也。又胃移热于胆，亦名食亦。以胆为阳木，热气乘之，则烁土而消谷也。

甘露饮 治胃热善食，不生肌肉。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门冬 片芩 石斛 枇杷叶 甘草 枳壳 茵陈各一两

上十味，水煎三钱服。

诸血统论

失血诸证，妄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内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积热膀胱则癃闭、尿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则血色紫黑。热胜于阴，则发为疡。湿滞于血，则发为痈痹。癜疹皮肤，则为冷痹。蓄之在上，其人喜狂。蓄之在下，其人喜忘。

血出上七窍为血溢，大小便下血为血泄，然《内经》云：溢则后血，是血下出，亦可云溢，正不必拘也。

先见血，后见痰嗽，多是阴虚。先见痰嗽，后见血，多是痰火积热。

凡吐衄血太甚不止，当防其血晕，用茅根烧烟将醋洒之，令鼻嗅气以遏其势，或喜然以冷水喷其面，使惊则止。

血虚眩晕卒倒，不可艾灸，惊哭叫动，动则乘虚而死矣。须以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芪、人参、白术、茯苓、陈皮、荆芥穗、甘草各七分，枣二枚，乌梅一个，同煎服之。

凡用血药，不可单行单止，又不可纯用寒凉，必加辛温升药。如用寒凉药，用酒煎、酒炒之类，乃寒因热用也。久患血证，血不归元，久服药而无效者，以川芎为君则效。丹溪。

凡呕吐血，若出未多，必有瘀于胸膈者，当先消而去之。骤用补法，血成瘀而热，多致不起。

业师薛一瓢先生治陆元宾劳伤吐血，后日渐消瘦，有时发寒热，饮食减少，微有干咳，四肢无力，语亦懒。师用大当归一只，重二两者，木器捶松、陈酒煎，令服三剂。以其人素不饮酒，改用酒水各半煎，果三服而诸病皆愈。

风热吐血

风，阳邪也。热，火气也。并人络中，则血溢络外。其证乍寒乍热，咳嗽口干烦躁者是

也，宜以辛凉入血之药治之。

《圣惠》荆芥地黄汤

荆芥穗为末，生地汁调服二钱。

骆隆吉曰：风火既炽，当滋肾水。此以荆芥发阳邪，而以地黄养阴气也。

《圣济》荆芥穗散

荆芥穗　山栀仁　片芩　蒲黄

水煎五钱，温服，晚再服，以瘥为度。

郁热失血

郁热失血者，寒邪在表，闭热于经，血为热迫，而溢于络外也。勿用止血之药，但疏其表，郁热得舒，血亦自止。若表已解而热不消，血不止者，然后以清热降血之药治之。若肺气已虚，客热不去，咳嗽咽干，吐血嗽血者，宜以甘润养血为主，而以辛药凉肺佐之，如大阿胶丸之类。

《宝鉴》大阿胶丸

阿胶微炒　生地黄　熟地黄　卷柏　干山药　五味子　鸡苏叶　大蓟各一两　茯苓　柏子仁另研　百部　远志　人参　麦门冬　防风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煎小麦麦门冬汤下一丸，食后。

大蓟饮子　解郁热，止吐衄，亦治辛热物伤肺胃，呕吐血，名肺疽。

大蓟根洗　犀角镑　升麻　桑白皮炙　蒲黄炒　杏仁去皮尖，各二钱　甘草炙　桔梗炒，各一两

水二盏，生姜五片，煎至一盏，不拘时服。

《和剂》龙脑鸡苏丸　治胸中郁热咳嗽，吐血衄血，凉上膈，止虚烦。

鸡苏净叶一斤，即龙脑薄荷　生干地黄末六两，后入　麦冬二两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蒲黄二两　木通二两　黄芪一两　柴胡锉，同木通以沸汤大半升浸一二宿，绞汁后入膏，二两　甘草一两半

上为细末，以蜜二升，先炼一二沸，然后下生地黄末，不住手搅，时时入绞下柴胡木通汁，慢慢熬成膏，勿令焦，然后以其余药末，同和为丸如豌豆大，每服二十丸，热水下。

侧柏散　治郁热内损心肺，吐血下血，其出如涌泉，口鼻俱流，须臾不救，服此即安。

侧柏叶蒸干，二两半　荆芥穗烧灰　人参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入白面二钱，新汲水调如稀糊啜服。

暑毒失血

暑毒失血者，脉大气喘，多汗烦渴，盖心主血，而暑气喜归心也。此病多于酒客，及阴虚之人有之。

《千金》治酒客瘟疫，中热毒，干呕吐血方。

蒲黄　犀角　栝楼根　甘草各二两　桑寄生　葛根各三两

水七升，煮三升，分三服。

《局方》枇杷叶散　治暑毒攻心，呕吐鲜血。

香薷二钱　厚朴　甘草　麦冬　木瓜　茅根各一钱　陈皮　枇杷叶　丁香各五分

为末，每服二钱，姜水煎服。

蓄热吐血

蓄热吐血者，热蓄血中，因而妄行，口鼻皆出，热如涌泉，膈上热，胸中满痛，脉洪大弦长，按之有力，精神不倦，或血是紫黑成块者，须用生地黄、赤芍、茜根、牡丹皮。三制大黄、滑石、桃仁泥之属，从大便导之。此非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夺火热上涌之势也。

海藏云：蓄血喜忘如狂，身热屎黑者，疾已甚也。但小腹满，小便不利者，轻也。

滑伯仁曰：血溢血泄，诸蓄血证，其始也，予率以桃仁、大黄行血破滞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虽往往获效，然犹不得其所以然也。后末四明遇故人苏伊举，闲论诸家之术。伊举云：吾乡有善医者，忘其姓字，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药下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则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血利

瘀，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予闻之愕然曰：昔者之疑，今释然矣。

按：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瘀者未去，则新者不守，人未易知也，细心体验自见。

简要济众

川大黄一两，末，每服一钱，以生地汁一合，水半盏，煎三五沸，服无时。

藕汁茯苓饮

生藕汁　小蓟根汁　生地黄汁　茯苓　蒲黄炒黑

后二味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用三汁调下。

按：虚人未可下者，宜此法清热，且利瘀也。

按：《千金》云：凡吐血后，体中但惋惋，心中不闷者，瘥自愈。假令烦躁，心中闷乱，纷纷呕吐，颠倒不安者，当急以瓜蒂、杜蘅、人参等，吐去清黄汁，或血一、二升无苦。盖谓中有瘀血不尽故也。然与其涌而上之，不若导而下之之为顺也。吐法昔人且不忌，而况于下法乎。

《直指》方

鲜生地黄捣汁煮饮，日数升良。

四生丸　治吐血衄血，热妄行乘于阴也。

生荷叶　生艾叶　侧柏叶　生地黄各等分

上捣烂为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用水二盅，煎一盅，去滓服。一方有生薄荷叶，无荷叶。

十灰散　治呕吐咳嗽血。

大蓟　小蓟　柏叶　荷叶　茅根　茜根　大黄　栀子　棕榈皮　牡丹皮

上各等分，烧存性，出火毒，研为极细末，用生藕汁及生萝卜汁，磨松墨半碗，调服五钱即止。

气逆失血

气逆失血者，血从气逆，得之暴怒而厥也。经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是也。必有胸胁满痛等证。宜芍药、陈皮、枳壳、贝母之属，行其气而血自下。或肝火因气而逆者，必有烦躁、燥渴等证，宜芍药、生地黄、丹皮、芩、连之属，降其火而血自宁。

小乌沉汤

乌药去心，十两　甘草炒，一两　香附子炒，用砂盆洗去毛皮，然后焙干，二十两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不拘时沸汤点。

按：大怒气逆，必有火热从之上行，宜以黄连、青黛、香附、柴胡、甘草、山栀等药，平其肝则自愈。独进温燥，宁无偏胜之弊。且非古人抑怒全阴之意。

劳伤吐血

劳伤吐血者，经所谓用力太过则络脉伤是也。盖络脉之血，随经上下，往来不休。若络脉有伤损之处，其血因得渗漏而出矣。如是者须和养血气，安顺谨调，使损者复完，则血脉循行如故，所谓劳者逸之是也。此等未关脏气，但体性坚凝，尚可望其生全。若不能如此，而或纵情违理，络脉完已复损，则必无幸矣。

发灰散

乱发烧灰

每服二钱，米醋汤调服，亦治小儿尿血。

治吐血不止。

将本人血，磁锅焙干为末，每一钱二分，以参麦煎汤调下即止。

凡吐粉红色痰涎者，是肺络损伤而血渗也。治以鲜藕、白糯米、红枣三物，煎汤频频服之，久自愈。此方系正白旗迟维职所授，用之良验。迟公曾任崇明及六合县，系一榜出身，三世明医。

阳虚失血

阳虚失血者，脾胃气虚，不能固护阴气也。《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剂。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是耳。外

证必有虚冷之状。其血色必黯黑而不鲜，法当温中，使血自归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甘草干姜汤，其效甚著。曹氏云：吐血须煎干姜甘草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若服生地黄、竹茹、藕汁，去生便远。

《三因》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最理中脘，分利阴阳，安定血脉也。

按：经云：荣气出于中焦，是以脾胃为统血之司，而甘温气味，有固血之用也。世医畏其能动血，虽遇当用而不敢用者多矣。厥疾不瘳，谁之过欤。或有仿《千金》例于伏龙肝、甘草、干姜、白术之中，加阿胶之润，黄芩之苦，以折炎上之势，而复既脱之阴，亦《内经》甚者从之之意也。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甘草　干姜炮，各三两

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甘草干姜汤

甘草炙，四两　干姜炮，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黑神散《和剂》

黑豆炒，半升，去皮　干熟地酒浸　当归去芦，酒制　肉桂去粗皮　干姜炮　甘草炙　芍药　蒲黄各四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酒半盏，童子小便半盏，不拘时煎服。

凡吐血脉微、身凉恶风者，须于地黄、芍药中加肉桂一钱，虚冷人多有此证。

伤胃吐血

伤胃吐血者，酒食过饱，胃间不安，或强吐之，气脉贲乱，损伤心胃，血随呕出也。

《简易》黑神散　治伤酒食，醉饱过度，胃络内伤，及低头掬损吐血，致多口鼻俱出。

百草霜不拘多少，村居者佳

上研细，每服二钱，糯米汤下。喜凉水者，新汲水调服。

鼻　衄

鼻衄有表寒、里热之异。表寒者，伤寒不解，而闭热于经也，详伤寒门。里热者，阳明热极，而血为热迫也，宜犀角地黄汤主之。或阳明之热，不得下通，而反上壅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汤，通其下而上自愈。

诸衄血家不可与白虎汤，虚者亦不可与。卒得之，腹痛而利者，但可温之。

罗谦甫云：经历晋才卿，膏粱而饮，至春病衄，易医数四，皆用苦寒之剂，俱欲胜其热而已，然终不愈。而饮食起居，浸不如初，肌寒而时躁，言语无声，口气臭秽，恶冷风，而其衄之余滴，则未绝也。彼惟知见血为热，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泻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为本者。今火为病，而泻其土，火固未尝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则胃虚，胃虚则荣气不能滋荣百脉，元气不循天度，气随阴化，而无声肌寒也。粗工嘻嘻，以为可治，热病未已，寒病复起，此之谓也。

项彦章治一妇患衄三年许，医以血得热则淖溢，与泻心凉血之剂，益困，衄出数滴，辄昏去，六脉微弱，而寸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虚也，心虚则不能主血，故逆而妄行，法当补心，兼养脾气。脾者，心之子，实则心不虚也。与琥珀诸补心药遂安。

按：心虚补脾，即《千金》脾旺则气感于心之意。然补脾药未议及，窃谓当兼补脾阴，不当专补脾气也。

犀角地黄汤　易老云：治鼻衄，此药为最胜。

犀角　芍药　丹皮各一钱半　生地四钱　甘草五分

水一盅半，煎八分服。《拔萃》加大黄、黄连、黄芩。

茅花汤

白茅花　水煎浓汁两碗，分二服，如无花，以根代之。

人参莲心散

人参一钱 莲子心一分

共为末,以水空心下二钱,以瘥为度。

一方:莲子心五十个,糯米五十粒,为末酒调服,治劳心吐血。

发灰散 发灰一钱 人中白炙研,五分 麝香研,一分

用少许吹鼻中,立愈。

《元珠》鸡苏散

鸡苏叶 黄芪 生地 阿胶 白茅根各一两 麦门冬去心 桔梗 蒲黄炒 贝母去心 炙甘草五钱

每服四钱,姜三片,水煎服。

麦门冬饮子 治脾肺虚弱,气促,精神短少,衄血吐血。

人参 麦门冬 当归各五分 五味子五个 黄芪 甘草 芍药各一钱 紫菀一钱五分

上㕮咀,分作二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温服,食后。一方有生地,无甘草、芍药、紫菀,名清肺饮子。

齿 衄

齿衄有手足阳明与足少阴之异,盖手阳明人下齿中,足阳明入上齿中,而肾主骨,齿又为骨之余也。大抵属阳明者多有余,故有便秘、口臭、齿龈肿痛等证。凡素嗜肥甘,或善饮胃强者多有之。属少阴者多不足,故口不臭,牙不痛,虽痛不甚,但齿摇不坚。凡阴虚羸瘦好色者多有之,而宜清宜补,为治迥别,不可不分也。

《元珠》云:齿衄多阳明热盛所致,缘手足阳明俱入齿中,而冲任二脉并附阳明。阳明者,多气多血之经也,阳明有热,发则随经上人齿中,血如潮涌,疼痛不已,甚则昏昧。予率用三制大黄末二钱,枳壳汤少加童便调下,并去黑粪数块,其血顿止。要知肾虚出血者,其血必点滴而出,齿亦悠悠而疼,决不如此之暴且甚也。

东垣清胃饮 治醇酒厚味,或补胃热药太过,以致牙疼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或龈齿腐溃,出血不止,此阳明火也。

生地一钱五分 升麻 当归 牡丹皮 犀角 连翘各一钱 甘草 黄连各五分

水煎服。

按:阳明热实,上熏口齿者,宜此清之。若大便闭结不通者,须加大黄,从下夺之。

《外台》方 治满口齿出血。

枸杞根洗,煎汤漱咽验。

《元戎》地黄引子 治肾虚齿衄不止。

熟地黄 生地黄 地骨皮 枸杞子各等分

焙干为末,每服二钱,蜜汤调服无时。

《宝鉴》用治衄血往来久不愈,日三服,良。

安肾丸 治肾虚阴火上炎,服凉药而愈甚者,宜淡盐汤送下三五钱,间进黑锡丹。方见喘证。

或用肾气丸煎服效。鹤年

舌 衄

舌衄者,舌出血不止也。心主血,在窍为舌。若心脏蕴热,血得热而妄行,或溢于心之窍,则有舌上出血之证,甚者出如涌泉。

《圣济》阿胶散

阿胶炒 黄芪蜜炙 蒲黄新者,一两

共末,用生地黄汁,空心调下二钱。

《千金》方

乱发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大 衄血汗附

大衄者,口鼻耳目皆出血是也。由热气乘虚入血,则血妄行,与卫气错溢于窍也。阿胶汤主之。

阿胶汤

阿胶蛤粉炒,一两 蒲黄五钱

水煎去滓,入生地黄汁服之,急以帛系两乳

神白散 治血汗

用人中白瓦上炙,研末,入麝香少许和

匀，空心酒下二钱。一方有发灰。

圣惠散　治大衄久衄，及诸窍出血不止。

人中白一团鸡子大，绵五两，烧研，每服二钱，温水服。

大便下血统论

许学士云：予苦疾三十年，蓄下血药方，近五十余品，其间或验或否，或始验而久不应者，或初不验弃之，再服有验，未易历谈。大抵此病，品类不同，对病则易愈。如下清血色鲜者，肠风也。血浊而色黯者，脏毒也。肛门射如血线者，脉痔也。亦有一种下部虚，阳气不升，血随气而降者。仲景云：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此下部虚而下血者是也。若是革脉，却宜服温补药。虫痔宜薰，《千金》用猬皮、艾者佳。予尝作，颇得力。

黑地黄丸颇佳。鹤年

结阴便血

结阴便血者，以风冷之邪，结于阴分而然。盖邪在五脏，留而不去，是之谓结阴。邪内结不得行，则病归血分，故为便血。经曰：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正此之谓。宜外灸中脘、气海、三里以引胃气，散风邪，内以平胃地榆汤温散之剂止之。景岳

《宝鉴》平胃地榆汤　治邪陷阴分，结阴便血。

陈皮　厚朴　苍术　甘草　地榆　人参　白术　当归　芍药　升麻　干葛　茯苓　神曲　干姜炒　香附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加姜枣煎，空心服。一方无香附，有附子、益智仁。

胃风汤　治风冷乘虚入客肠胃，水谷不化，及下血，或下清血，或下豆汁，久而无度者。即八物汤去地黄、甘草，加官桂等分，每服二钱，水一大盏，粟米百余粒，同煎七分，去滓稍热服。盖亦阴结之类，为阴气内结，故去甘寒而加辛热，结者散之也。

经验方

荆芥一味，略炒为末，米饮服二钱。

地榆汤　河间曰：阴结便血者，以阴气内结，不得外行，血气无宗，渗入肠下，致使渐多，此汤治之。

地榆四两　甘草半炙半生，三两　缩砂仁七枚。

㕮咀为末，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半，去滓温服。

湿热便血

湿热便血者，血浊而色黯，滑氏所谓足太阴积热久而生湿，从而下流也，赤豆当归散主之。若但热而无湿者，腹中痛，血色鲜，连蒲散主之。

赤豆当归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晒干　当归十两。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连蒲散

生地　当归　白芍　枳壳　川芎　槐角　黄芩各一钱　黄连　蒲黄炒，各一钱二分

水二盏，煎八分服。

《泊宅编》云：干柿烧灰，米饮服二钱。《本草》：柿治肠癖，解热毒，消宿血。又《百一选方》云：曾通判子病下血十年，用此方一服而愈。

王焕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陈宜父令其四时取柏叶，其方如春取东枝之类，烧灰调二钱，服之而愈。

洁古芍药黄连散　治腹痛下血有热。

芍药　黄连　当归各半两　大黄一钱　淡桂五分　甘草炙，二钱

每服五钱，水煎。痛甚者，调木香、槟榔末一钱。用淡桂者，略借辛温以助药力，且拔病本也。一方：平胃散加槐花、当归、枳壳、乌梅。丹溪。

中虚脱血

中者，脾胃也。脾统血，脾虚则不能摄血。

脾化血，脾虚则不能运化。是皆血无所主，因而脱陷妄行。其血色不甚鲜红，或紫或黑，此阳败而然，故多无热证。而或见恶心呕吐，宜理中汤温补脾胃。中气得理，血自归经矣。

理中汤

理物汤 即理中，四物合剂。

黄土汤

白术 甘草 附子 地黄 阿胶 黄芩各三两 灶心黄土半升

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肠痔下血

《本事》治肠痔在腹内，有鼠奶出血方

白芜荑 贯众 狼牙根 椿东引枝 槐东引枝白皮者，各一分 白蟒头一个，炙焦 雄黄半两 猬皮一分，炙焦

上为末，腊月猪脂和为丸，如弹子大，绵裹纳下部，日三易。

附方：

木耳五钱

浸一宿洗净，空心生食，禁茶汤半日许。如嫌淡，少加盐，三服必愈。但不能除根耳。鹤年自试验过。

溲 血

溲血有虚有实，实者下焦积热，血为热迫，尿血成淋。虚者房劳内作，血失统御，溺血不已。亦有心脏有热。热乘于血，血渗小肠而尿血者，当参合脉证治之。

凡小便血出，成淋作痛，或杂尿而出者，从膀胱中来也。如血出不痛者为尿血，乃心热移于小肠，血从精窍中来也。

《济生》小蓟饮子 治下焦结热之剂。

生地四两 小蓟根 滑石 通草 蒲黄炒 淡竹叶 藕节 当归 山栀仁 甘草炙，各半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煎八分，空心温服。一方有白茅根、阿胶。

鹿茸散 治下元虚惫，小便尿血，日夜不止之剂。

鹿茸酒洗去毛，涂酥，炙令黄 当归焙 生地黄焙，各二两 蒲黄一合 冬葵子炒，四两五钱

上为极细末，每服三钱匕，空心温酒调服，日二。一方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炒盐汤下。

如神散 治心脏有热，热乘于血之剂。

阿胶蛤粉炒，一两 山栀 车前子 黄芩 甘草炙，各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半钱，或一钱。井华水调服，日三。此方合犀角地黄汤用之良。

发灰散

乱发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以醋二合、汤少许调服，或以侧柏叶汁调糯米粉，和丸梧子大，汤服五十丸。

鹿角胶丸 治房事劳伤，小便出血。

鹿角一两，炒成珠 没药 油发灰各六钱

上为末，取白茅根汁打糊为丸，如梧子大。空心盐汤吞七八十丸。

金匮翼　卷三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膈噎反胃统论

膈，隔也。饮食入咽，不得辄下，噎塞膈中，如有阻隔之者，故名膈噎。又其病正在膈间，食不得下，气反上逆，随复吐出，故又名膈气。反胃者，饮食入胃，全无阻隔，过一二时，辄复吐出，有反还之意，故曰反胃。甚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有翻倾之义，故亦名翻胃。不似噎隔之噎，然后吐，不噎则不吐也。

噎膈之病，有虚有实。实者或痰或血，附着胃脘，与气相搏，翳膜外裹，或复吐出，膈气暂宽，旋复如初。虚者津枯不泽，气少不充，胃脘干瘪，食涩不下。虚则润养，实则疏瀹，不可不辨也。

饮食下咽，不得入胃为噎。食不下通，气反上逆为塞。东垣乃谓阳气不得出者为塞，阴气不得降者为噎，岂非谓入食从阴，而气出从阳耶？其文则深，其旨反晦，至谓先用阳药治本，后用诸塞泻标，吾不知其何谓矣。

子和论膈噎，累累数百言，谓三阳结热，前后闭涩，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夫膈噎，胃病也。始先未必燥结，久之乃有大便秘少，若羊矢之证。此因胃中津气上逆，不得下行而然，乃胃病及肠，非肠病及胃也。又因河间三乙承气之治，谓噎膈之病，惟宜用下，结散阳消，其疾自愈。夫脘膈之病，岂下可去？虽仲景有大黄甘草，东垣有通幽润肠等法，为便秘呕吐者立，然自是食入辄吐之治，非所论于食噎不下也。独其所谓慎勿顿攻，宜先润养，小著汤丸，累累加用，关扃自透。或用苦酸微涌膈涎，因而治下，药势易行。设或不行，蜜盐下导，始终勾引，两药相通者，其言甚善。盖痰血在脘，不行不愈，而药过病所，反伤真气，非徒无益矣。故以小丸累加，适至病所，无过不及，以平为期，则治噎之道也。但须审是痰是血而行之耳。

膈噎之证，大都年逾五十者，是津液枯槁者居多。若壮年气盛，非血即痰。近见有津液枯槁之剂，治一少年肥实男子，至死不悟，哀哉。鹤年。

先婶传一方云：用烧酒一斤，浸海蜇花头一斤，入磁瓶内，埋地数年，则海蜇化为水矣。取饮半酒杯妙。鹤年又识。

痰　膈

痰膈，因七情伤于脾胃，郁而生痰，痰与气搏，升而不降，遂成噎膈。其病令人胸膈痞闷，饮食辄噎，不得下入胃中，必反上逆而呕，与痰俱出。治法宜调阴阳，化痰下气，阴阳平均，气顺痰下，病斯已矣。

《和剂》四七汤　治喜怒忧思悲恐惊之气，结成痰涎，状如破絮，或如梅核，在咽喉之间，咯不出，咽不下，此七情所为也。中脘痞闷，气不舒快，或痰饮呕逆恶心，并皆治之。

半夏制，二钱　茯苓一钱六分　紫苏叶八分　厚朴姜制，一钱二分

水一盏，生姜七片，红枣二枚，煎至八分，不拘时服。

丁沉透膈汤《和剂》　治脾胃不和，痰逆恶心，或时呕吐，饮食不进，十膈五噎，痞塞不通，并皆治之。

人参 砂仁 香附各一两 青皮 木香 肉豆蔻 白豆蔻 丁香各半两 陈皮 藿香 沉香 厚朴各七钱五分 草果 半夏 神曲各一钱半 甘草一两五钱 麦芽五钱 白术二两

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三片，枣一枚，不拘时热服。

涤痰丸

半夏曲 枯矾 皂角炙，刮去皮弦子 元明粉 白茯苓 枳壳各等分

上为末，霞天膏如丸，量人虚实用之。

血 膈

丹溪治一少年，食后必吐出数口，却不尽出，膈上时作声，面色如平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间。其得病之由，乃因大怒未止，辄食面，故有此证。想其怒甚则血菀于上，积在膈间，碍气升降，津液因聚，为痰为饮，与血相搏而动，故作声也。用二陈加香附、韭汁、萝卜子二日，以瓜蒂散、败酱吐之；再一日又吐，痰中见血一盏；次日复吐，见血一盅而愈。

一中年人，中脘作痛，食已乃吐，面紫酱色，两关脉涩，乃血病也。因跌仆后，中脘即痛，投以生新血推陈血之剂，吐血片碗许而愈。

一中年妇人反胃，以四物加带白陈皮、留尖去皮桃仁、生甘草、酒红花，浓煎，入驴尿，以防生虫，与数十贴而安。

一人咽膈间，常觉有物闭闷，饮食妨碍，脉涩稍沉，形色如常，以饮热酒所致。遂用生韭汁每服半盏，日三服，至二斤而愈。

一人食必屈曲下膈，梗涩微痛，脉右甚涩而关沉，左却和，此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为痰，必食物所致。询其去腊，日饮酐剁酒三盏，遂以生韭汁冷饮细呷之，尽半斤而愈。

一贫叟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盐梅卤少许细呷，得入渐加，忽吐稠涎数升而愈。

此亦仲景治胸痹用薤白，取其辛温能散胃脘痰涎恶血之义也。愚谓此不独辛温散结之义，盖亦咸能润下，而酸味最能开膈胃，止呕吐，品味不杂而意旨周密，殊可取也。

一妇年及五十，身材略瘦小，勤于女工，得噎膈证半年矣，饮食绝不进，而大便燥结不行者十数日，小腹隐隐然疼痛，六脉皆沉伏。以生桃仁七个，令细嚼，杵生韭汁一盏送下。片时许，病者云：胸中略作宽舒。以四物六钱，加栝蒌仁一钱，桃仁泥半钱，酒蒸大黄一钱，酒红花一分，煎成止药一盏，取新温羊乳汁一盏，合而服之。半日后下宿粪若干，明日腹中痛止，渐可进稀粥而少安。后以四物出入加减，合羊乳汁服五六十贴而安。

江应宿治一老妇年近七旬，患噎膈，胃脘干燥，属血虚有热，投五汁汤，二十余日而愈。其方芦根汁、藕汁、甘蔗汁、牛羊乳、生姜汁少许，余各半盏，重汤煮温，不拘时徐徐服。

滋血润肠汤 治血枯及死血在膈，饮食不下，大便燥结。

当归酒洗，三钱 芍药煨 生地黄各一钱半 红花酒洗 桃仁去皮尖，炒 大黄酒煨 枳壳麸炒，各一钱

水一盅半，煎七分，入韭菜汁半酒盏，食前服。

秦川剪红丸《良方》

雄黄另研 木香各五钱 槟榔 三棱煨 蓬术煨 贯仲去毛 干漆炒烟尽 陈皮各一两 大黄一两半

上面和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食前米饮送下，吐出瘀血，及下虫为效。

气 膈

气膈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淳于意作下气汤治此疾，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愈。然下气汤方不传。

一村夫因食新笋羹，咽纳间忽为一噎，延及一年，百药不效。王中阳乃以莘拨、麦芽、炒青皮去穰、人参、苦桔梗、柴胡、白蔻、南木香、高良姜、半夏曲共为末，每服一钱，水煎热服。次日病家报云：病者昨已痛极，自己津唾亦咽

不下，服药幸纳之，胸中沸然作声，觉有生意，敢求前剂。况数日不食，特游气未尽，拟待就木，今得此药，可谓还魂散也。王遂令其捣碎米煮粥，将熟，即入药再煎一沸，令啜之，一吸而尽，连服数剂，得回生。因名曰还魂散。食之以治七情致病，吐逆不定，面黑目黄，日渐瘦损，传为噎证者多验，但忌油腻、鱼腥、粘滑等物。

《永类钤方》治噎膈不食，黄犬干饿数日，用生粟或米干饲之，俟其下粪，淘洗米粟令净，煮粥入薤白一握，泡熟去薤，入沉香末二钱，食之。

救急疗气噎方

半夏　柴胡各三两　生姜三两　羚羊角　犀角　桔梗　昆布　通草　炙甘草各二两

水八升，煮三升，分三服。

疗因食即噎塞，如炙脔在膈不下方

射干六分　升麻四分　桔梗四分　木通一钱　赤苓八分　百合八分　紫菀头二十一枚

水二大升，煎九合，去渣，分温三服，食远。

虫　膈

张文仲《备急方》言，幼年患反胃，每食羹粥诸物，须臾吐出。贞观中，许奉御兄弟及柴、蒋诸名医奉勅调治，竟不能疗。渐疲困，候绝旦夕。忽一卫士云：服驴小便极效。遂服二合，后食只吐一半；晡时再服二合，食粥便定。次日奏知，宫中五六人患反胃者同服，一时俱瘥。此物稍有毒，服之不可过多，须热饮之。病深者七日当效。后用屡验。

《广五行记》，永徽中绛州有僧，病噎数年，临死遗言，令破喉视之，得一物，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致钵中，跳跃不止。以诸味投钵悉为水。时寺中刈蓝作靛，试取少许置钵中，虫绕钵畏避，须臾虫化为水，后人以靛治噎疾，每效。

治梅核膈气方

取半青半黄梅子，每个用盐一两，淹一日夜，晒干，又浸又晒，至水尽乃止。用青钱三个，夹二梅，麻线缚定，通装磁罐内，封埋地下，百日取出。每用一梅含之，咽汁入喉即消。收一年者治一人，收二年者治二人，其妙绝伦。

昆布丸　治五噎，咽喉妨塞，食饮不下。

昆布洗　麦门冬，天门冬并去心，焙　诃黎勒去核，各一两五钱　木通　川大黄微炒　川朴硝　郁李仁汤浸去皮，微炒　桂心　百合各一两　羚羊角屑　杏仁去皮尖，麸炒黄　苏子微炒　射干各五钱　柴胡去芦　陈皮去白　槟榔各二钱半

上为细末，炼蜜和捣三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不拘时热酒送下，夜饭后用绵裹弹子大一丸噙化。

杂疗方

《普济方》云：反胃吐食，药物不下，结肠三五日，至七八日，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昔金州周禅师，得正胃散方于异人，十痊八九。君子收之，可济人命。用白水牛喉一条，去两头节，并筋膜脂肉，及如阿胶黑片，临时旋炙，用米醋一盏浸之，微火炙干，淬之，再炙再淬，醋尽为度。研末，厚纸包收。或遇阴湿时，微火烘之，再收。遇此疾，每服一钱，食前陈米饮调下，轻者一服立效。

《集验》疗反胃，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方

羊肉去脂膜作脯，以好蒜齑空腹任意食之，立见效验。

《圣济总录》治咽喉妨碍，如有物吞吐不利方

杵头糠　人参各一钱　石莲肉炒，二钱

水煎服，日三次。

虚劳统论

虚劳，一曰虚损。盖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积弱成损也。虚者，空虚之谓。损者，破散之谓。虚犹可补，损则罕有复完者矣。

古有五劳、五蒸、六极、七伤之名，而不一

其说。然五劳者主五脏，心劳、肝劳、脾劳、肺劳、肾劳是也。五蒸者主躯体，肤蒸、肉蒸、脉蒸、筋蒸、骨蒸是也。六极者，气极、血极、筋极、肌极、精极、骨极，合内外兼阴阳者也。七伤者，大饱伤脾，大怒气逆伤肝，极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大恐惧不节伤志，风雨寒暑伤形，合形脏神而言者也。外此所谓志劳、忧劳、瘦劳、思劳及阴寒、阴痿、里急、精速等为七伤者，皆非也。

损证有自上至下者，有自下至上者，而皆以中气为主。故《难经》一损损于肺，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心，血脉虚弱不能荣于脏腑，妇人则月水不通。三损损于胃，饮食不为肌肤。此自上而下者也。一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二损损于肝，筋缓不能自收持。三损损于脾，饮食不能消克。此自下而上者也。《机要》云：虚损之疾，寒热因虚而感也。感寒则损阳，故损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过于胃则不可治也。感热则损阴，故损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咸，过于脾则不可治也。夫脾胃居中而运水谷。脾胃气盛，四脏虽虚，犹能溉之。不然则四脏俱失其养矣，得不殆乎。故曰：过于脾胃者不治。

治损之法莫善于《难经》，谓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盖肺主气，益之使充也。心主血，而营卫者血之源，和之使无偏也。脾运水谷而主肌肉，调之适之，毋困其内，亦无伤其外也。肝苦急，缓之使疏达也。肾主精，益之使不匮也。后人不辨损在何脏，概与养阴清火，术亦疏矣。

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本出《千金》，此在初学，殊足以为准则。若夫得心应手，神明变化，端不在此区区形迹间也。

虚劳营卫不足

虚劳营卫不足者，脉极虚芤迟，短气里急，四肢酸疼，腹中痛，或悸或衄，或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宜甘酸辛药调之。甘以缓急，酸以养阴，辛以养阳也。

小建中汤方

白芍六两 甘草 桂枝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胶饴一升 虚甚者加黄芪一两半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深师治虚劳腹满、食少泄泻者，无胶饴，有人参二两，半夏一升。

《必效方》治虚劳失精，加龙骨、白蔹各一两。

《古今录验》治虚劳里急，小腹急痛，气引胸胁，或心痛短气，以干姜代生姜，加当归四两。

经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脾居四脏之中，生育营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失所育所行矣。必以此汤温健中脏，故名建中。中脏者，脾胃也。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故以饴糖为君，甘草为臣。桂枝辛热，散也润也。营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酸寒，收也泄也，津液不足，收而行之，故以芍桂为佐。生姜辛热，大枣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营之本，卫不足，益之必以辛，营不足，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营卫通，故以姜枣为使也。

大建中汤方 治内虚，里结少气，手足厥冷，小腹挛急，或腹满弦急，不能食，起即微汗阴缩，或腹中寒痛，或唇口干，精自出，或手足乍寒乍热而烦冤，酸疼不能久立，多梦失精。

黄芪 当归 桂心 芍药各二钱 人参 甘草各一钱 半夏 黑附子炮，各二钱半

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枣二枚，煎一盏，去滓，食前温服。

本方加白术、茯苓、麦冬、川芎、熟地、茯苓，名十四味建中汤，皆补益营卫之剂也。

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炙甘草四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冬去心 麻仁各半升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朱雀汤 治劳伤心气，变生诸疾。

雄雀一只，取肉炙 赤小豆一合 人参 赤芩 紫石英 小麦 大枣肉各一两 紫菀 远志 丹参各半两 炙甘草二钱半

上细锉拌匀，每服三钱，用水一盏，煎六分，去滓，食远温服。《奇效方》

肺 劳

肺劳者，呼吸少气，咳嗽喘急，嗌干气极，则皮毛焦干，津枯力乏，腹胀喘鸣。由预事而忧，或风邪久住而成，宜分邪正冷热而治之。

紫菀汤 治气极，皮毛焦枯，四肢无力，喘急短气不足以息。

紫菀茸洗 干姜炮 黄芪 人参 五味子 钟乳粉 杏仁麸炒，去皮 甘草炙，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三片，枣一枚，煎服无时。

葛可久保和汤 治风寒久嗽成劳，及肺燥成痿者，服之决效。

知母 贝母 天冬 麦冬 款冬各三钱 花粉 薏仁 杏仁炒，去皮尖，各二钱 粉草炙 紫菀 五味子 马兜铃 百合 桔梗各一钱 阿胶 生地黄 当归 紫苏 薄荷各五分 生姜三片

上水煎，入饴糖一匙服，三日三服，食后进。一方无地黄，有百部。若血盛，加薄黄、茜根、藕节、大蓟、茅花根；痰盛，加半夏、橘红、茯苓、枳实炒、栝蒌；喘甚，加桑白皮、陈皮、葶苈子、苏子；热盛，加山栀炒黑、黄连、黄芩、连翘；风热加防风、金沸草、甘菊花；寒甚，加桂枝、五味子；腊月加干姜。

心 劳

心劳者，恍惚惊悸，少颜色。热则烦心、口干、溺涩；寒则内栗、梦多恐怖。由曲运神机而成。热则清之，寒则温之，养血安神则一也。

远志引子 治心劳虚寒，梦寐惊悸。

远志去心 茯神去木 肉桂 人参 枣仁炒 黄芪 当归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五片，煎服无时。

麦门冬汤 治心劳虚热，唇口赤，烦渴溺涩。

麦门冬去心 远志甘草煮，去心 人参 黄芩 生地黄 茯神 石膏煅，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煎服法同前。

肾 劳

肾劳之证，面黑足冷，耳聋，膝软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八味肾气丸主之。此为肾脏不足，内生寒冷。王太仆所谓肾虚则寒动于中也。

八味肾气丸方

熟地黄八两 萸肉 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建泽泻 白茯苓各三两 附子制 肉桂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滚汤下。本方加五味子、鹿茸，名十补丸。本方去附子，加五味子二两，名加减八味丸。

薯蓣丸 补丈夫一切病不能具述方

薯蓣 枸杞子 续断 茯苓 牛膝 菟丝子 巴戟 杜仲各一两 苁蓉二两 五味子 山萸肉 蛇床子各一两

上为散，酒调方寸匕，日三夜二，禁酢蒜。

治肾劳精败面黑方

肉苁蓉四两，水煮令烂，薄细切研，精羊肉分为四度，下五味以米煮粥，空心食。《圣济总录》

许学士《本事方》，唐郑相国云：予为南海节度使，时年七十有五，粤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乳石补益之药，一切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献此方，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验。十年二月，罢郡归京，录方传之。其方用破故纸十两，拣洗为末，用胡桃肉去皮二十两捣如泥，即入前

药末，更以好炼蜜和匀如饴，盛瓷器中，旦日以温酒化药一匙服之。不饮酒，温熟水化下。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益筋骨，但禁食芸苔、羊血。蕃人呼为补骨脂丸。

脾劳

脾劳之证，食不化，心腹痞满，呕吐吞酸，面色痿黄。甚者心腹常痛，大便泄利，手足逆冷，骨节酸疼，日渐消瘦，由脾胃久积风冷之气所致，亦名冷劳。木香猪肚丸主之。

木香猪肚丸方

木香 附子 郁李仁 干姜 陈皮 麦冬各一两 肉豆蔻一两 熟艾 鳖甲 柴胡 神曲各二两 厚朴姜水炒，三两 钟乳粉 桂心各五钱

共末，用雄猪肚一具，去脂膜切细，入好米醋三升，煮烂研细入末捣和丸梧子大，空心温酒米饮任下二十丸。

《千金》治虚补劳方

羊肚一具，切 白术一升

上二味，以水二斗，煮取六升，每服二升，日三。

又方

猪肚一具 人参五两 蜀椒 干姜各二两半 葱白七两 白粱米半升

上六味，㕮咀，诸药令相得，和米内肚中，缝合勿令泄气，取四斗半水，缓水煮烂，空腹食之，大佳，兼下少饭。

《济生》白术汤 治脾劳虚寒，呕吐不食，腹痛泄泻，胸满善噫。

人参 白术 草果 肉豆蔻面裹煨熟 厚朴 陈皮 木香 麦芽各一两 炙草半两

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五片，枣一枚，煎服无时。

风劳

风劳之证，肌骨蒸热，寒热往来，痰嗽盗汗，黄瘦毛焦，口臭，或成疳利，由风邪淹滞经络，瘀郁面然。其病多著于肝，亦名肝劳。

《宝鉴》秦艽鳖甲散

鳖甲一两，醋炙 柴胡 地骨皮 秦艽 知母 当归各半两

上为粗末，每服半两，水一盏，入乌梅一枚，青蒿五叶，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临卧空心各一服。如嗽多可加阿胶、麦冬、五味。《元戎》有桃柳枝各七个，姜三片，为柴胡鳖甲散，大便硬者服之。大便溏者，半气半血，服逍遥散。《元珠》云：体虚之人，最易感于邪气，当先和解，微汗微利之，从其性而治之，次则调之。医者不知邪气加于身面未除，便行补剂，邪气得补，遂入经络，往往至死，不可不知也。

柴胡饮子太无

人参 黄芩 炙草 大黄 芍药 柴胡 当归各半两

每服四钱，水姜煎温服。

麦煎散 治少男室女，骨蒸黄瘦，盗汗肌热，口臭，妇人血风攻疰四肢。方见发热门。

《良方》团鱼丸 治骨蒸劳嗽累效。

贝母 前胡 知母 杏仁各一两 柴胡半两

用团鱼二个，同煮熟，取肉连汁食之。将药焙干为末，再以团鱼骨甲，煮汁一盏，和药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煎黄芪六一汤空心送下。病既安，仍服黄芪六一汤方调理。

《广济》疗骨蒸肺热，每至日晚，即恶寒壮热，颊色微赤，不能下食，日渐羸瘦方

生地黄三两，切 葱白一把 香豉一两 炙甘草五钱 童子小便二升

上五味，以地黄等，于小便中浸一宿，平晨煎两沸，绞去滓，澄取一升二合，分温二服，相去如人行七八里，服一剂，瘥止。

《直指》全鳖丸 此与《良方》团鱼丸治同。

知母 贝母 杏仁浸去皮，各三两 柴胡二两 川芎一两 当归 明阿胶炒酥，各半两

上粗截，入厚磁器中，用中等活鳖一个，生宰去头，以鳖肉并血并药，用醇酒五升，同浸一宿，密纸封，次早慢火同煮香熟，令病者

随意食之。只留鳖甲，并骨并药，焙干为末，以浸药酒汁调米粉为糊，丸桐子大，每七十丸，米饮下。

伤寒余热未尽，或失于调摄，致咳嗽寒热，吐血衄血，缠绵日久，状如劳瘵。此皆元气虚，邪气留著，例用养气生血药，兼小柴胡、青蒿、鳖甲，或前胡、犀角、石膏等，随证加减，无有不愈者。切不可纯用补剂，亦不可误认虚损劳怯，轻用杜仲、熟地、山萸等温补之药也。

热　劳

热劳者，因虚生热，因热而转虚也。其证心神烦躁，面赤唇焦，身热气短，或口舌生疮是也。《明医杂著》云：人之一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咳嗽，咯血吐血等证见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

补阴丸方

黄柏去皮，酒炒褐色　知母去皮毛，酒炒　龟板酥炙透，各三两　杞子　锁阳酥炙干　白芍酒炒　天冬去心，各二两　熟地酒蒸，五两　五味一两　干姜炒紫色，三钱，冬用五钱

上为末，入炼蜜及猪脊髓三条，和匀杵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寒月可用温酒下。丹溪原方，有陈皮、牛膝、当归、虎骨，无杞子、天冬、五味、干姜，用酒煮羊肉为丸。

琼玉膏　治虚劳干咳。

生地黄四斤　茯苓十二两　人参六两　白蜜一斤

上先将生地黄熬汁去滓，入蜜炼稠，再将参苓细末和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汤化服。臞仙加琥珀、沉香各五钱。

按：虚劳之人，气血多有郁聚之处，故虽形衰气少，而胁下迫塞，不得左右卧者，虚中有实也。臞仙于滋补之中，寓通行之意，如张僧繇画龙，一一经点睛，通体皆灵，而用之者，往往获效，是岂徒参、地、苓、蜜之力哉。

大造丸

紫河车一具，米泔水洗净，少加酒蒸极烂，以山药末捣和焙干　败龟板酥炙，一两　天冬　麦冬各一两二钱　熟地二两半　夏加五味七钱

上除熟地另杵外，共为末，用酒煮米糊，同熟地捣膏丸桐子大，或蜜丸亦可，每服八九十丸，空心临卧盐汤下，冬月酒下。妇人去龟板，加当归二两。

大补天丸　治劳妇虚损劳伤，形体羸瘦，腰痛疼痛，遗精带浊。

紫河车初胎者一具，米泔浸净，入小砂罐内，加水一碗，煮沸候冷取起放竹篮中，四围用纸糊蜜烘干为末　知母乳炒　龟板酥炙，各三两　黄柏蜜炙，三两　熟地五两，捣　肉苁蓉　牛膝　麦冬　山药炒　虎胫骨酥炙　黄芪蜜炙　茯神各一两半　杜仲　何首乌　人参　白芍各一两　枸杞二两　生地酒洗　天冬　当归　北五味各一两　冬加干姜半两炒焦。

上为细末，用猪脊髓三条蒸熟，加炼蜜和捣为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空心淡盐汤下，冬月酒下。

治骨蒸便溏口渴方

青蒿　乌梅　秦艽　甘草　小麦　水煎服。

草还丹　治阴虚骨蒸。

青蒿一斗五升　童便三斗

文武火煎，约童便减至二斗，去青蒿，再煎至一升，入猪胆七个，再熬数沸，用甘草末，收和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

又方

鲜地骨皮三钱　红枣七枚　煎汤代茶，日一剂。治骨蒸神效。若治童劳，加燕窝一钱。鹤年。

黄芪鳖甲煎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口燥咽干，颊赤心忪，日晡潮热，夜有盗汗，胸胁不利，减食多浊，咳唾稠粘，时有脓血。

黄芪　知母　桑白皮　炙甘草　赤芍药　紫菀各五钱半　地骨皮　秦艽　白茯苓　生

地 柴胡各六钱六分 肉桂 人参 苦桔梗各三钱三分 鳖甲酥炙 天冬各一两 半夏五钱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食后温服。一名人参黄芪散。

干 血 劳

干血，血瘀而干也。瘀则生热，内伤肝肺，发热咳嗽，日以益甚，不已则成劳。《金匮》所谓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者是也。

大黄䗪虫丸

大黄二两五钱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虻虫一升 䗪虫半升 蛴螬百枚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 水蛭百枚

上为末，蜜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王念西云：虚劳发热，未有不由瘀血者，而瘀血未有不由内伤者。人之起居饮食，一有失节，便能成伤。瘀积之血，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与日俱积，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润剂濡干血，以蠕动啖血之物行死血，死血既去，病根以铲，而后可以从事于滋补矣。陈大夫百劳丸可与此互用。

喻嘉言曰：此世俗所称干血劳之良治，血结在内，手足脉必相失，宜服此方。然必兼大补剂琼玉膏之类服之。按：相失者，不相得也。血结脉不通使然。

陈大夫百劳丸 治一切劳瘵积滞，疾不经药坏者宜服。

锦纹大黄去皮及黑心，四钱 乳香 没药 当归各一钱 人参二钱 桃仁去皮尖，另研如泥 虻虫 水蛭各十四枚，炒

上为极细末，炼蜜丸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

按：都作一服，服当作剂。剂，量也。量病之轻重而制其大小也。云取恶物为度，则非一服令尽可知。

传 尸 劳

张鸡蜂云：传尸劳者，缘尸疰，及挟邪精鬼气而成者也。大概寒热淋露，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积年累月，渐就委顿，即死之后，又复传易他人者是也。兹须以通神明去恶气诸药治之。

《**百一选方**》 治传尸劳。

天灵盖三钱，酥炙黄为末，秤 鳖甲极大者，醋炙黄为末，称一两，九肋者更妙 桃仁二钱五分，去皮尖，研 青蛇脑小豆许，酥炙色转为度，无蛇脑亦得 虎粪内骨安息香半两以上，为末，绢筛筛过 槟榔二钱半，别为细末 麝香一钱，别研 青蒿取近梢二四寸细锉，六两 豉三百粒 枫叶二十一片 葱根二十一个，拍破 童便半升 桃、柳、李、桑东引枝各七茎，长七寸，如著头大，细锉

上先将青蒿、桃、李、桑枝、枫叶、葱、豉以官升量水三升，煎至半升，去滓，入安息香、天灵盖、虎粪内骨、鳖甲、桃仁、童便同煎取汁，去滓有四五合，将槟榔、麝香同研匀，调作一服，早晨温服，以被覆出汗。恐汗内有细虫，以帛拭之，即焚此帛。相次须泻必有虫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并弃长流水内，所用药，切不可令病人知之，日后亦然，十来日后，气体复原，再进一服。

獭肝散

獭肝一具，阴干杵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未愈再服。《肘后》云：此方甚效。

《**宝鉴**》**紫河车丸** 治传尸劳，服三月必平复，其余劳症，须数服神效。

紫河车一具，用米泔水浸一宿，洗净，焙干 鳖甲酥炙 桔梗去芦 胡黄连 芍药 大黄 败鼓皮心醋炙 贝母去心 龙胆草 黄药子 知母各二钱半 芒硝 犀角 蓬术各一钱半 朱砂研，二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朱砂为衣，食前温酒服，二十丸，如膈热，食后服，重病不过一料。

发热统论

有表而热者，谓之表热。无表而热者，谓之里热。故苦以治五脏，五脏属阴而居于内，

辛者以治六腑，六腑属阳而居于外，故曰内者下之，外者发之。

饮食劳倦，为内伤元气。元气伤，则真阳下陷，内生虚热。故东垣发补中益气之论，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大补其气而提其下陷，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者也。劳心好色，内伤真阴，阴血既伤，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此谓阴虚火旺劳瘵之症。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不足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益气、补阴，皆内伤症也。一则因阳气之下陷而升提之，一则因阴火之上升而滋降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矣。节斋。

平日发热，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故用白虎汤以泻气中之火。日晡潮热，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故用地骨皮散以泻血中之火。白虎汤治脉洪，故抑之，使秋气得以下降也。地骨皮散治脉弦，故举之，使春气得以上升也。

治热之法有五：一曰和，二曰取，三曰从，四曰折，五曰夺。假令小热之病，当以凉药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药取之。取之不已，次用从，为热势既甚，当以温药从之。谓药气温也，味随所为。或以寒因热用，味通所用；或寒以温用，或以汗发之。不已，又用折，为病势极甚，当以逆制之。制之不已，当以下夺之。下夺之不已，又用属，为求其属以衰之。缘热深陷在骨髓，无法可出，针药所不能及，故求属以衰之。求属之法，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道也。如或又不已，当广求其法而治之。譬如孙子之用兵，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在平川广野，当清野千里。塞渊泉者，刺俞穴。把渡口者，夺病发时前。清野千里，如肌羸瘦弱，当广服大药以养正。

劳倦发热

劳倦发热者，积劳成倦，阳气下陷，则虚热内生也。其症身热心烦，头痛恶寒，懒言恶食，脉洪大而空，状类伤寒，切戒汗下，但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正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

补中益气汤

黄芪蜜炙，钱半　人参　炙甘草一钱　白术土炒　陈皮　当归各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加姜三片，枣三枚，水煎。本方加芍药、五味，名调中益气汤。

火郁发热

火郁者，阳气为外寒所遏，不得宣行，郁而成火，或因胃中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令人心烦，手足心热，骨髓中热如火燎，此为郁热。经云：火郁则发之。

东垣火郁汤

升麻　葛根　白芍药　柴胡根各一两　防风　炙草各五钱

上㕮咀，每服三四钱，水二大盏，入连须葱白三寸，煎去滓稍热服。

血虚发热

血虚发热，亦从劳倦得之。东垣云：饥困劳役之后，肌热烦躁，困渴引饮，目赤面红，昼夜不息，其脉大而虚，按之无力。经云：脉虚则血虚，血虚则发热，症象白虎，惟脉不长实为辨也。误服白虎，旬日必变。

当归补血汤

黄芪一两　当归二钱　生地黄五钱　生草一钱

上一服，水煎，温服食前。

阳浮发热

阳气虚浮，其端有二。或脾胃气虚，阳浮于外，其症上见呕恶，下为溏泄，其脉大而不实，身虽大热，切忌寒凉，宜甘辛温药温其中，使土厚则火自敛也。或肾虚火不归经，游行于外，其症烦渴引饮，而赤舌刺唇黑，足心如烙，或冷如冰，其脉洪大无伦，按之微弱，宜八味肾气丸之属，导火下行也。

理中汤

八味肾气丸方见虚劳门。

王肯堂云:相火寄于命门。命门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因嗜欲竭之,火无所附,故厥而上行,桂附与火同气,而其味辛,能开腠理,致津液,通气道,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火必降下矣。且火从肾出者,是水中之火也。火可以水折,而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则炽,得火则熄,则桂附者,固治浮游相火正剂欤。

痰积发热

积痰发热者,其脉弦滑,其证胸膈痞塞,背心疼痛。《活人书》所谓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

瘀血作热

瘀血发热者,其脉涩,其人但漱水而不欲咽,两脚必厥冷,少腹必结急,是不可以寒治,不可以辛散,但通其血,则发热自止。

当归承气汤

当归 大黄各四钱 芒硝 甘草各二钱

上㕮咀,入姜煎。一方无芒硝,有芍药,名清凉饮子。

骨蒸热

骨蒸热者,热伏于内,而气蒸于外也。其症肌热盗汗,黄瘦口臭,久而不愈,此骨髓伏热,营卫不通之所致也,少男室女,多有此证。

麦煎散方见虚劳门。

柴胡梅连散 治骨蒸劳热,久而不愈,三服除根,其效如神。

柴胡 人参 黄芩 甘草 胡黄连 当归 芍药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童便一盏,乌梅一个,猪胆五匙,猪脊髓一条,韭根半钱,水一盅,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原方有前胡,无人参、黄芩、甘草,当归、芍药,余盖从柴胡饮子增入,以备补虚泻热之用。去前胡者,不欲重散也。

食积酒毒发热

食积者,当暮发热,恶闻食臭,时时嗳腐,其脉滑或实,《活人》所谓伤食令人头痛脉数发热,但左手人迎脉平和,身不疼是也。酒毒者,脉数溺赤,经云:酒气与谷气相搏,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是也。

加味越鞠丸

苍术 神曲 香附 黑山栀 抚芎 针砂 山楂

上为末,糊丸。

酒煮黄连丸

黄连八两,用酒二升,入瓦罐内,重汤煮烂,取出晒干为末,滴水丸桐子大,每五十丸,食前温水下。

【分治脏腑上下血气诸热】

钱氏泻青丸 治肝热。

当归焙 龙胆草 川芎 山栀 羌活 防风 大黄

上为末,蜜丸鸡头子大,每服一丸。一方弹子大,竹叶汤化下一丸。

龙荟丸 治肝脏积热。

当归焙 龙胆草 栀子 黄连 黄柏 黄芩各一两 大黄 芦荟 青黛各半两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别研

上为末,炼蜜丸如小豆大,小儿如麻子大,每二十丸,生姜汤下。

《外台》麦门冬饮 疗心劳不止,口赤干燥,心闷,肉毛焦色。

生麦冬一升,去心 陈粟米一升 鸡子白二七枚 淡竹叶三升,切

上先以水一斗,煮粟米、竹叶取九升。去滓澄清,接取七升,冷下鸡子白,搅五百转,去上沫,下麦门冬,煮取三升,分三服。

《济生》黄芩汤 治心热,口疮烦渴,小便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 黄连 黄芩 麦冬 栀仁 泽泻

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三片，煎服无时。

泻黄散　治脾热口臭，咽干目黄。

藿香叶七钱　山栀一两　石膏半两　防风四两　甘草二两

上锉同蜜酒拌，微炒香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清汁饮。

《外台》疗脾热方

石膏一斤，碎，绵裹　生地汁一升　淡竹叶切，五升　赤蜜一升

水一斗二升，煮竹叶取七升，去滓，内石膏取一升五合，去滓，下地黄汁两沸，下蜜煎取三升，细细服。

泻白散　治肺热。

桑白皮炒黄　地骨皮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水一盏，入粳米百粒煎，食后服。易老加黄连。海藏云：加山栀、黄芩方能泻之。

东垣滋肾丸　治肾热

黄柏二两　知母二两　桂一钱半

上为末，熟水丸桐子大，每七八十丸至百丸，食前百沸汤下。

《外台》三黄汤　治肾热，大小便秘塞，耳鸣色黑。

大黄切，别渍水，一斗　黄芩　芒硝各三两　栀子十四枚　甘草炙，一两

上以水四升，先煮三物取一升五合，去滓，下大黄更煎两沸，下芒硝，分三服。

《外台》栀子煎　治胆实热，精神不守。

栀子二十一枚　甘竹茹一两，炒　香豉六合　大青　橘皮各一两　赤蜜三合

水六升，煎取一升七合，去滓，下蜜，更上微火，煎两沸，分再服。

导赤散　治小肠实热，小便赤涩而渴。

生地黄　木通　甘草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入竹叶七片，同煎至五分，食后温服。丹溪云：导赤散，正小肠药也。

泻白汤　治大肠实热，腹胀不通，挟脐痛，食不化，口生疮，喘不能久立。

淡竹叶　黄芩　栀子仁　柏皮炙，各半两　茯苓　芒硝各一两　生地黄三两　橘皮半两

上锉，每四钱，入姜、枣煎，空心服。

《千金》竹叶汤　治胃热。

竹叶　小麦各一升　知母　石膏各二两　黄芩　茯苓　麦冬各二两　人参一两　生姜五两　栝蒌根　半夏　甘草各一两，生

上㕮咀，以水一斗，煮竹叶、小麦，取八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老小分五服。

《千金》地黄煎

生地黄汁四升三合　茯神　知母　藏蕻各四两　栝蒌根五两　竹沥三合　生姜汁　白蜜　生麦冬汁　生地骨皮汁各一升　石膏八两

上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诸药取三升，去滓，下竹沥、生地黄、麦冬汁，微火熬四五沸，下蜜、姜汁，微火煎取六升。初服四合，日三夜一，加至六合，夏月作散服之。

东垣云：发热而不能食，自汗短气者，虚也。以甘寒之剂泻热补气。能食而热，口舌干燥，大便难者，以辛苦大寒之剂下之，泻热补水，当细分之，不可概论。

凉膈散　治上焦积热烦躁，面赤头昏，咽痛喉痹，口疮颊肿，便溺秘赤，谵妄，睡卧不安，一切风壅。

新薄荷　连翘　黄芩　栀子　甘草各一两半　大黄　芒硝各半两

上末，每服二三钱，竹叶七片，蜜三匙，煎食后服。与四物各半服，能益血泄热，名双和散。《本事》加赤芍、干葛，治诸热病累效。

《玉机》云：轻者宜桔梗汤，本方去硝、黄，加桔梗舟楫之品，浮而上之，去膈中无形之热，且不犯下二焦也。

八正散　治下焦积热，二便秘涩，口渴咽干，舌疮血淋。

大黄　瞿麦　木通　滑石　扁蓄　车前子　山栀　甘草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入灯芯，水煎服。

通膈丸《本事》　治上焦虚热，肺脘咽膈有

气如烟抢上。

人参 川黄连 茯苓各二两 朱砂一分 真片脑少许

上为细末，研匀炼蜜丸如梧子大，熟水下三五丸，日二三服。

四顺清凉饮子 治血分热。

大黄蒸 甘草炙 当归 芍药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用水一盏半，薄荷十叶，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洁古云：凉风至而草木实，清凉饮子，乃秋风撤热之剂也。

海藏桔梗汤 治气分热。

桔梗 连翘 山栀 薄荷 黄芩酒炒 甘草各等分

上为粗末，竹叶白水煎，温服。汗之，热服。

恶 寒

恶寒有阳虚阳郁之异，阳虚者宜补而温之，阳郁者宜开发上焦，以升阳明之气。丹溪所谓久病恶寒，当用解郁是也。

桂枝加人参附子汤 治阳虚腠理不固，恶寒自汗，其脉浮虚。

桂枝 白芍各一两半 甘草炙，一两 附子炮，半个 人参一两半

每服五钱，生姜三片，枣一枚，水煎服。

阳郁治案：

进士周，年近四十，得恶寒证，服附子数百帖而病益甚，脉弦而缓。遂以江茶入生姜汁、香油些少调饮之，吐痰一升许，减大半。又与通圣散去麻黄、硝、黄，加当归、地黄，百帖而安。

一女子恶寒，用苦参、赤小豆各一钱为末，酽水调饮之，吐痰甚多，继用南星、川芎、苍术、黄芩，酒打面为丸服愈。《元珠》云：上焦不通，则阳气抑遏，而皮肤分肉，无以温之，故寒栗。东垣升阳益胃汤用升发之剂，开发上焦，以升阳明之气，出于表而温之也。丹溪吐出湿痰，亦开发上焦，使阳气随吐伸发出外而温之也。故寒栗皆愈。二者乃阳郁表寒之要。

大建中汤 疗中虚怯寒。

黄芪 当归 桂心 白芍各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半夏 黑附炮去皮，各二钱半

上八味㕮咀，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枣二枚，煎至一盏，去滓，食后温服。

罗谦甫治佥院董诚彦，夏月劳役过甚，烦渴不止，极饮澼乳，又伤冷物，遂自利，肠鸣腹痛，四肢逆冷，冷汗自出，口鼻气亦冷，六脉如珠丝，时发昏愦。众大医议以葱熨脐下，又以四逆汤五两，生姜二十片，连须葱白九茎，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凉服。至夜半，气温身热思粥饮，至天明而愈。许鲁斋先生闻知叹曰：病有轻重，方有大小，治有缓急，佥院之病，非大方从权急治，不能愈也。

昔有一妇人恶寒特甚，盛暑亦必服皮衣数件，昼夜常坐卧床褥，饮食如常，亦一无所苦，更名医数四，终莫能治。补泻寒热温凉备尝之矣。一医以玉屏风散大剂煎水，以大锅令患者薰蒸半日许，汗出得愈。鹤年识

疟疾统论

少阳胆为风木之府，疟家寒热之邪，必归少阳，是以疟脉多弦。少阳居半表半里之间，其气从阳则热，从阴则寒也。疟者金火交涔，故其病寒热并作也。

气分受邪，发于六阳时；血分受邪，发于六阴时。浅者每日一发，深者间日一发，极深者三日发也。浅者属阳，阳性易动，故日行之气，触着便发。深者属阴，阴性常静，故日行之气，屡触而始发也。

疟发时，虽大热大渴，必以淡生姜汤适寒温饮之。若恣饮冷水瓜果，脾胃转伤，邪气不达，绵延难愈。

凡疟疾多热，久而不解者，其人必本阴虚，法当益阴除热，非当归、鳖甲、制首乌、牛膝之属，不能除也。多寒而久不解者，其人必本阳虚，法当甘温散邪，非干姜、附子、桂枝、

人参之属，不能已也。

疟邪在阳者，其证多汗，感而即发，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阴邪耳，阴邪不能作汗，虽以汗药发之亦不得，惟甘润和阴，如当归、牛膝之属，多服久服，自能出汗而解也。

伤寒往来寒热，劳瘵寒热如疟，伤食劳役，脚气疝气，肿毒初起，俱有寒热。阴虚证，每日午后发热恶寒，至晚亦得微汗而解。脉弦而数，但不大弦为辨耳，俱不可误认为疟也。凡病寒热，有期者疟也，无期者诸病也。

凡疟病自阴而渐阳，自迟而渐早者，由重而轻也。自早而渐迟，自阳而渐阴者，由轻而重也。凡感邪极深，发愈晏而作愈迟者，必使渐早渐近，方是佳兆。故治此疾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

疟邪必从汗出，邪在阴者，必汗出至足乃佳，然非麻、葛辈可发，但开郁通经，其邪热即散，而为汗矣。其虚者，非参、芪、归、地，则终不能得汗也。

古称风寒暑湿，皆能成疟，然必客于营卫之舍，然后成疟，不尔不成疟也。夫营之有舍，犹行人之有传舍也。营卫之气，日行一周，历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之界分，必其舍有邪，与日行之卫气相遇则病作；离则病休，故发作有时，与伤寒大异也。

俗有伤寒变疟、疟变伤寒之说，愚谓伤寒变疟者，本是疟邪，因其气特甚，故一发而不止，迨汗出气衰，乃复返于舍而后日作，非伤寒能变疟也。疟变伤寒者，本是伤寒，因邪气先中少阳，故寒热如疟，其邪递引递出，遍满三阳之界，因而发热不止，设不解，则又转而之三阴，非疟邪能变伤寒也。是以始先似疟之证，热虽退，身表尚有余热，不似疟之热退即凉也。始先似伤寒者，汗常涔体而热不退，过一二日，忽振寒而发热，或热退一日而复作寒热，非如伤寒之汗出即热退而邪解也。学者智识既具，自当独断，岂可习焉不察，自同众人也。

久疟不退，邪气陷入阴分，亏损营血，有热无寒，口燥唇干，有似伤寒，人皆谓之变伤寒，不知其为传劳瘵也，脉将散大，或细数，而死期至矣。

风　疟

风疟者，脉浮、多汗、恶风，多于春时得之。经云：以春病者，恶风是也。亦有发于秋者，经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是也。杨仁斋云：风疟是感风而得，恶风自汗，烦躁头疼。风，阳气也，故先热后寒，可与解散风邪。

温　疟

瘟疟者，先热而后寒，与风疟大略则同，其但热而不寒者，经所谓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夏阳气大发，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外台》云：病疟六七日，但见热者，温疟也。与夏伤暑而秋病疟者不同。又有先伤风而后伤寒者，亦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与此亦不同。

桂枝白虎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石膏一斤，碎　桂枝三两　粳米六合

上锉，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即愈。

延年疗温疟，壮热不能食，知母鳖甲汤

知母　鳖甲炙　骨皮各三两　常山二两　竹叶一升　石膏四两

水煎，分三服。

湿　疟

湿疟者，寒热身重，肢节烦疼，胀满，善呕，自汗。陈无择云：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所致。当从太阴论治，除湿汤主之。寒多者必兼温，行阳气也。

除温汤

半夏　厚朴　苍术米泔制，各二两　白术生　藿香　橘红　白茯苓各一两　甘草炙，七钱

上㕮咀，每服四钱，姜七片，枣一枚，水煎食前温服。本方去白术，加人参、草果、水姜、

乌梅煎,即《和剂》人参养胃汤。脉无力,寒多,加姜、附;脉有力,热多,加芩、连、柴胡。朴、苍、藿、姜,发散也;半、果、茯、橘,劫痰也,人参惟虚人最宜。

瘅 疟

瘅,单也,言独热而无寒也。经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此以阳脏而病阳证,与诸疟证亦不同,其治之之法有三:一者热气内蓄,而表有客寒,则当散以辛凉。一者客邪已解,而蕴热独盛,则当清以苦寒或甘寒。一者邪火虽盛,而气血已衰,真阴已耗急,急宜壮水固原也。

《备急》竹叶常山汤 治瘅疟及温疟。

常山三两 淡竹叶一握 小麦一升

水五升,煮一宿,明旦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牡 疟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金匮》云然也。然牡当作牝,传写之误耳。卫州书云:疟多寒者,痰多也,痰为水类,能遏绝其阳气于里,使不得外达,故寒多不热,虽热亦不甚也。用蜀漆散者,吐去其痰,阳气一伸,其疾自愈。夫牡属阳,牝属阴,寒多为阴,故宜曰牝。

牡蛎汤

牡蛎 麻黄各四两 蜀漆三两 甘草二两

上先取蜀漆三过去腥,水八斗煮蜀漆、麻黄等得六升,去沫内余药,煮取二升,吐勿复饮之。

痰 疟

痰疟由夏月乘凉饮冷,及卧湿地、饥饱失时、脾胃不和、痰积中脘所致。其脉弦滑,其证胸痞呕吐,或时眩晕者是也。微则消之,甚而实者,蜀漆、常山之类,攻而去之。虚者四兽饮之属,补而逐之。

常山散

常山一两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煮干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半盏,去滓停冷,五更服之,不吐不泻效。

四兽饮

半夏 茯苓 人参 草果 陈皮 甘草减半 乌梅肉 白术各等分

上㕮咀,同姜、枣等分,以盐少许淹服食顷,厚皮纸煨令香熟,焙干,每服半两,水煎,未发前并进三服。

食 疟

食疟,一名胃疟。饮食无节,伤胃而成。其证腹痛,中满不能食,食则呕逆,嗳腐吞酸,其脉气口独盛。戴复庵法:平胃散加草果、砂仁,吞红丸子。方见饮食门。

《先醒斋笔记》,梁溪王兴甫偶食牛肉,觉不快,后遂发疟,饮食渐减,至食不下咽,已而水饮亦不下,白汤过喉间,呕出作碧色。药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大便秘。医皆束手。仲淳忽至,视之,令仰卧,以指按至心下偏右,大叫,因询得其由。用丸药一服,至喉辄不呕,水道渐通。次日下黑物数块如铁,其病如失。丸药用矾红和平胃散作末,枣肉丸,白汤下三钱。

虚 疟

虚疟者,或体虚而病疟,或因疟而致虚,六脉微弱,神气倦怠,是以补养正气为主。经云:疟脉缓大虚,便用药,不宜用针。盖病疟而脉虚,气先馁矣,故不宜用针而宜用药。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补中益气汤 小建中汤

二方俱补虚散邪之剂。杨仁斋云:有中年人,脏腑久虚,大便常滑,忽得疟疾,呕吐异常,惟专用人参为能止呕,其他疟药并不可施,遂以二陈汤加人参、缩砂,倍用白豆蔻一二服,病人因自觉气脉顿平,于是寒热不作。盖白豆蔻能消能磨,流行三焦,营卫一转,寒

热自平也。

新定人参乌梅散　治虚疟、久疟，少气不食。亦治劳疟，劳疟者，遇劳即发，经年不差者是。

人参二钱　乌梅一枚　黄芪　当归　茯苓　陈皮各一钱　鳖甲　制首乌　白术各二钱

上都作一服，加姜煎。

痎　疟

痎疟者，老疟也。三日一发，其气深固，卒不得出。有累年不愈者，亦曰三阴疟。大抵疟病在二阳者，宜汗宜和；在三阴者，宜温宜利，甚者非吐下不能拔其病根也。其胁下有块者，名曰疟母，以鳖甲丸主之。

《千金》常山丸

常山三两　鳖甲二两，炙　知母一两　甘草五钱

蜜丸梧子大，未发前酒服十丸，临发一服，正发又一服。

鳖甲丸

鳖甲　香附各二两　三棱　蓬术各一两　常山一两　阿魏二钱

上并用醋浸神曲糊丸，白汤下梧子大五十丸，积消及半即止。

仁斋云：疟之经久而不歇，其故何耶？有根在也。曰饮、曰水、曰败血是耳。疟家多蓄痰涎黄水，或停潴心下，则常山能吐之；或结癖胁间，则常山能破其癖而下之。其有纯热无寒，或蕴热内实之证，投以常山，大便点滴而下，似泄不泄，须用北大黄为佐，大泄数下，然后获愈也。又妇人产后，败血流经，亦能令人寒热如疟，至暮则发，发则身痛如被杖，宜通经活血之剂，鹿角屑和血止痛如神。

金匮翼 卷四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尸 疰

五 尸

恶气所发，一病而五名也。其症令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无处不恶。或腹痛胀急，不得气息，上冲心胸，及攻两胁；或垒块踊起，或挛引腰脊是也。其得之疾速，如飞走状者，名曰飞尸。停遁不消，去来无时者，名曰遁尸。沉痼在人脏腑者，名曰沉尸。冲风则发者，名风尸。隐伏积年不除者名伏尸。然虽有五者之名，其为鬼恶邪气则一也。亦可通以一法治之。

雄黄丸 治卒中飞尸，腹痛胀急，上冲心胸，及攻两胁，或垒块踊起，或挛引腰脊。

雄黄研 大蒜各一两

二味捣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热酒化下，未瘥更服。

蒺藜子丸 治同上。

蒺藜子炒去刺，二两

为末，蜜丸小豆大，食后水下二十丸。

木香丸

木香 丁香各三分 鬼箭羽 桔梗 当归 陈皮去白，炒 紫苏微炒，各一两 白槟榔煨，十四枚 桃仁去皮尖双仁，炒黄色，十四枚

上捣筛，每服五钱，水煎温服无时，日二。

蒸熨方 治遁尸、飞尸，及风毒肿，流入头而四肢。

芥子蒸熟，焙，一斤

为末，以铅丹二两拌匀，分作两处，用疏皮袋盛之，更换蒸热以熨痛处。

麝香散 治卒中恶气，心腹刺痛。

麝香一分 犀角屑 木香各半两

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热水调下，日二，未止再服。

又方 韭根一握，切 乌梅十四枚 吴茱萸汤浸，焙干，二两半

水五升，煮，以病人柿内其中，三沸，柿浮者生，沉者死，煮三升，时饮之。

按：柿有通疏之用，浮属阳，沉属阴，阳主开而阴主闭，卒死客忤者，邪气暴加，诸阳乍闭，得阳而开则生，得阴而闭则死也。

《本事方》云：飞尸者，游走皮肤，穿脏腑，每发刺痛，变作无常。遁尸者，附骨入肉，攻凿血脉，每发不可得近见尸丧，闻哀哭便发。风尸者，淫跃四肢，不知痛之所在，每发昏沉，得风雪便作。沉尸者，缠骨结脏，冲心胁，每发绞切，遇寒冷便作。疰尸者，举身沉重，精神错杂，常觉昏废，每节气致变，辄成大恶。并宜用太乙神精丹，及苏合香丸，及忍冬叶锉数斛，煮令浓，取汁煎之，如鸡子大，一枚，日三。

顷在徽城日，尝修合神精丹一料。庚申余家一妇人梦中见二苍头，一在前，一在后，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后应云：到也。爆然有声，遂魇。觉后心一点，痛不可忍，昏闷一时许。予忽忆神精丹，有此一症，取三粒令服之，遂至府，过少顷归，妇已无病矣。云服药觉

痛止神醒，今如常矣。日后相识，稍有邪气，与一二服，无不应验。方在《千金》中，乃治中风之要药，但近世少得曾青、磁石，为难合耳。

太乙神精丹　治客忤霍乱，腹痛胀满，尸疰恶风，颠狂鬼语，蛊毒妖魅。

雄黄油煎七日　雌黄　朱砂　磁石　曾青各一两　金芽石六钱

上各研细，将雌、雄黄、朱砂醋浸三日，曾青用好酒浸铜器中，纸封曝七日；如天阴，用火焙干。六味同研匀，用砂盆盛令药满，得三分许，以此准合子大小，先以赤石脂末固缝，外以六一泥固济讫，候干透，以晴明六合吉日，别用泥作三个柱子，高五寸，令平稳如鼎足状，安合子，下置炭火三斤，逐渐添炭，常令及五斤，只在盆底，不得过口，煅五日为度。放冷水中浸合子候透，剥去泥，将合子轻手取开，其药精英五色，尽在盖上。亦有三色者，纯白为上，研细，枣肉为丸，如粟米大，每服一丸，米饮下，如噤口牙紧，斡开前齿灌下，醒。

诸　疰

疰者，住也，邪气停住而为病也。皆因精气不足，邪气乘之，伏于筋脉，流传脏腑，深入骨髓，经久不已，时发时止，令心昏闷，无不痛处。其因风邪所触者，则为风疰。临丧哭泣，死气所感者，则为尸疰。鬼邪所击者为鬼疰。其风疰之去来击痛，游走无常者，又谓之走疰。其他又有气血温凉劳泄等疰之名，病各不同，其为停住不去则一也。详见《千金》、《外台》、《圣济》诸书。

羌活汤　治风疰，心腹刺痛，上攻胸背。

羌活　橘红　大腹皮煅，各三钱　桑白皮一两五钱　芎藭一两　大豆炒，一合

捣末，每服三钱，水煎温服，良久再服。

杏仁丸　治尸疰。

杏仁去皮尖双仁，炒　乱发灰各一钱

研匀和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丸，猪膏酒下。

八毒丸　治鬼疰中恶心痛，癖积蛊注鬼气。

雄黄研　珍珠研　矾石煅　巴豆去皮心，炒去油　丹皮各一两　附子去皮脐，三两　藜芦一两　蜈蚣去头足，炙，一条

上为末，蜜丸如小豆大，米饮下二丸，得吐为效。

一方用雄黄、矾石、朱砂、附子、炮藜芦、丹皮、巴豆各一两，蜈蚣一条为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白汤送下，无时。

厚朴丸　治一切气疰，大肠结涩，背膊刺痛，及食物不消，奔豚气逆。

厚朴姜汁炒，一两　桂心　大黄醋炒，各二两　桃仁去皮尖双仁，炒，三两

为末，蜜丸如小豆，每服三十丸，米饮下，食后临卧服，微利即效。一方加附子二两。

鬼迷鬼击

鬼迷者，心气不足，精神衰弱，幽阴之气，乘虚而感，令人喜怒不常，情思如醉，或狂言惊怖，向壁悲啼，梦寐多魇，与鬼交通，乍寒乍热，腹满短气，不食，诊其脉人迎气口乍大乍小，乃鬼魅所持之候也。鬼击之病，得之无渐，卒著入如矛戟所伤，令人胸胁腹满急痛，不可按抑，或即吐血，或即下血，轻者获免，重者或致不救，治宜符禁之法，兼辟邪安正之剂。

治鬼迷不醒方

雄黄一味研如粉，吹入两鼻中瘥。安息香取一皂子大，焚令烟起，邪自退。

治妖魅病人不言鬼方

生鹿角镑　一味为细末，每服一钱，一言即瘥。

治卒中鬼击方

鸡冠血一味，沥口中令下咽，仍破鸡以拓心下，冷即弃于道旁。

《肘后方》　治鬼击诸病，卒然著人如刀刺状，胸胁腹内切痛，不胜抑按，或吐血、鼻血、下血。一名鬼排，以醇酒吹两鼻内良。

《千金方》　吹醋少许入鼻中。

癫狂惊痫

狂病多火而属阳，或以谋为失志，或以思虑郁结，屈无所伸，怒无所泄，以致肝胆气逆，木火合邪，乘于心则为神魂不守，乘于胃则为暴横刚强，故治此者治火为先，或痰或气，察其甚而兼治之。

生铁落饮 治痰火热狂，坠痰镇心。

生铁四十斤 入火烧赤，砧上捶之，有花出如兰如蛾，纷纷落地者，是名铁落。用水二斗，煮取一斗，用以煎药。

石膏三两 龙齿煅，研 茯苓 防风各一两半 元参 秦艽各一两 竹沥一升

上㕮咀，入铁汁中，煮取五升，去滓，入竹沥和匀，温服二合，日五服。

按：此以重下气，以寒抑热之法。易老治一人病阳厥，怒狂骂詈，或歌或哭，六脉无力，身表如冰，发则叫呼高声。因夺其食，又以大承气汤下之，五七行泻渣秽数斗，身温脉生而愈。盖铁落饮，以抑无形上怒之火，承气汤所以下有形内结之热也。

真珠丸(本事) 治肝经因虚，内受风邪，卧则魂散而不守，状若惊悸。

真珠三分，另研极细 干地黄 当归各一两半 入参 枣仁 柏仁 犀角 茯神 沉香 龙齿各一两

为细末，蜜丸梧子大，辰砂为衣，每服四五十丸，金银薄荷汤下，日午夜卧各一服。

许学士云：肝藏魂者也，游魂为变，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此方以真珠母为君，龙齿佐之，真珠母入肝为第一，龙齿与肝同类故也。龙齿、虎睛，今人例以为镇心药，不知龙齿安魂，虎睛定魄，盖言类也。东方苍龙木也，属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属肺而藏魄，龙能变化，故魂游而不定，虎能专精，故魄止而有守。予谓治魄不宁者宜以虎睛，治魂飞扬者宜以龙齿，万物有成理而不失，亦在夫人达之而已。

宁志膏(本事)

人参 枣仁各一两 辰砂五钱 乳香二钱半

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一方有琥珀、茯神、石菖蒲、远志，名人参琥珀丸。一方无人参，用酒调服，名灵苑辰砂散。

一僧忽患癫疾，不得眠卧，诸药不效。孙兆曰，今夜睡着，明后日便愈也。但有咸物，任与师吃，待渴却来道。至夜僧果渴，孙以温酒一角，调药一服与之。有倾再索酒，与之半角，其僧便睡，两日夜乃觉，人事如故。人问其故，孙曰，人能安神矣，而不能使神昏得睡，此乃灵苑中辰砂散也，人不能用之耳。

许学士云：予族弟缘兵火失心，制宁志膏与之，服二十粒愈。亲旧传去，服之皆验。《灵苑》云：服辰砂散讫，便令安卧，不可惊觉，待其自醒，即神魂定矣。万一惊寤，不可复活。吴正甫少时，心病服此一刻，五日方寤，遂瘥。

安神丸 治癫痫、惊狂、痰火之症，能镇心安神。

人参 茯苓 枣仁炒 当归 生地酒炒 黄连酒炒 橘红 南星姜制，各一两 天竺黄五钱 雄黄 牛黄各二钱 琥珀 真珠各二钱

为末，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米饮下五十丸。忌动风辛热之物。

《本事》惊气丸

治惊忧积气，心受风邪，发则牙关紧急，痰涎昏塞，醒则精神若痴。

附子 橘红 天麻 南木香 僵蚕 白花蛇 麻黄各五钱 苏子一两 干蝎一分 南星洗浸，薄切，姜汁浸一夕，半两 朱砂一分

为末，入龙脑、麝香少许，同研极匀，蜜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金银薄荷汤化下。

许叔微云：此予家秘方也。戊午年，军中有一人犯法，襁衣将受刃，而得释，神失如痴。余与一粒，服讫而寐，及觉病已失矣。山东提辖张载扬妻，因避寇失心已数年，余授此方，不终剂而愈。又黄山沃巡检彦妻，狂厥者逾年，更十余医不验，予授此方去附子加铁粉，

亦不终剂而愈。铁粉非但化涎镇心，至如推抑肝邪特异，若多恚怒，肝邪大甚，铁粉能制伏之。《素问》云：厥阳怒狂，治以铁落饮，金制木之义也。

茯苓丸

辰砂　石菖蒲　人参　远志　茯苓　茯神　铁粉　半夏曲　胆星各等分

为细末，生姜四两取汁，和水煮和丸，如桐子大，别用朱砂为衣，每服十粒，加至二十粒，夜卧生姜汤下。此医官都君方，余尝用以疗心疾良验。

镇心丸　治心风，狂言多惊，迷闷恍惚。

人参　茯神　犀角各一两　牛黄　铅粉各七钱半　朱砂水飞　龙齿研　胆草　天竺黄研　远志　生地各半两　金箔五十片　铁粉七钱半，研

为细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七丸，竹叶汤送下，无时。

温胆汤《三因》　治心虚胆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详，短气悸乏，或自汗，谵妄不寐，合目则惊。此气郁生涎，涎与气搏，故变生诸症。

半夏　枳实　竹茹各一两　橘红一两五钱　炙草四钱

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生姜七片，枣一枚，煎七分。

十味温胆汤　治症如前而挟虚者宜之。

半夏　枳实　陈皮去白各二钱　枣仁炒　远志肉甘草汤制　熟地酒煅　竹茹　人参各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炙草五分

水二盅，生姜五片，红枣一枚，煎一盅服。

滚痰丸王隐君　方见痰门。

按：癫狂之病属痰热相结，多在肝胆胞络之间，余遇此症，辄投礞石滚痰丸二三钱，下胶痰如桃胶、蚬肉者五升许即愈。若痰少热多，阳明内实者，当如罗谦甫之治丑斯兀阑，发狂热渴，用大承气一两半，加黄连二钱，以下其热，俾便通汗出乃愈。

丑宝丸　治一切癫痫怔忡，搐搦难治之疾，祛风清火，豁痰调气，开心定志，安神镇惊。

妙香丸　治惊痫百病，亦治伤寒潮热积热，结胸发黄，狂走燥热，大小便不通。

巴豆二百十五粒，去皮心膜，炒熟，研如面　牛黄研　腻粉研　龙脑研　麝香研，各二两　辰砂飞，九两　金箔九十片，研

研匀，炼黄蜡六两，入白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白汤下二丸，日二服。

通涎散　治忽患癫狂不止，或风涎暴作，气塞倒仆。

瓜蒂五钱

为末，每服一钱，井花水调下，涎出即愈。如未出，含砂糖一块，下咽涎即出。

鹤年云：予治昆山清水湾一人发狂，先为刺百会、神庭、人中三穴，后以蜀漆水拌炒熟，一钱、龙骨煅、牡蛎煅，各三钱、黄连五分、生大黄三钱，水煎服，一剂即安。

按：狂症未有不从惊得者，龙齿最能安魂者也。未有无痰者，惊则气逆，气逆则痰聚，蜀漆最善劫痰者也。未有无火者，火性炎上，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黄连能泻心火。病属阳明，故用大黄以泻之，斧底抽薪法也。鹤年。

黄　疸

已食如饥，但欲安卧，一身面目及爪甲小便尽黄也。此为脾胃积热，而复受风湿，瘀结不散，湿热蒸郁，或伤寒无汗，瘀热在里所致。是宜分别湿热多少而治之。若而色微黄，而身体或青黑赤色皆见者，与纯热之症不同，当于湿家求之。

加减五苓散

茵陈　猪苓　白术　赤苓　泽泻

大茵陈汤

茵陈蒿半两　大黄三钱　栀子四枚

水三升，先煮茵陈减一半，内二味，煮取一升去滓，分三服，小便利出如皂角汁，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出也。如大便自利者，去大黄，加黄连二钱。

寇宗奭治一僧，因伤寒发汗不彻，有留

热，面身皆黄，多热，期年不愈方。

茵陈 山栀各三分 秦艽 升麻各四钱

为散，每用三钱，水四合，去滓，食后温服。五日病减，二十日悉去。

搐鼻瓜蒂散《宝鉴》

瓜蒂二钱 母丁香一钱 黍米四十九粒 赤豆五分

为细末，每夜卧时，先含水一口，却于两鼻孔搐上半字，便睡至明日，取下黄水。

许叔微云：夏有篙师病黄症，鼻内酸疼，身与目黄如金色，小便赤涩，大便如常，此病不在脏腑，乃黄入清道中也。若服大黄则必腹胀为逆，当瓜蒂散搐之，令鼻中黄水出尽则愈。

孟铣方

瓜蒂 丁香 赤小豆各七枚

为末，吹豆许入鼻，少时黄水流出，隔一日用，瘥乃止。一方用瓜蒂一味为末，以大豆许吹鼻中，轻则半日，重则一日，出黄水愈。

谷 疸

始于风寒而成于饮食也。《金匮》云：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又云：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茵陈蒿汤即前大茵陈蒿汤 此下热之剂，气实便闭者宜之，不然不可用。

茯苓茵陈栀子汤《宝鉴》 治谷疸，心下痞满，四肢困倦，身目俱黄，心神烦乱，兀兀欲吐，饮食迟化，小便瘀闷发热。

茵陈一钱 茯苓五分 栀子 苍术去皮，炒白术各三钱 黄连 枳壳 猪苓 泽泻 陈皮 防己各二分 黄芩六分 青皮一分

长流水煎，去滓，空心温服。

栀子、茵陈，泄湿热而退黄；黄连、枳壳，泄心下痞满；热能伤气，黄芩主之；湿热壅胃，二术、青皮除之；湿热流注经络膀胱，二苓、防己利之。

胆矾丸《本事》 治男妇食劳，面黄虚肿，痃癖气块。

胆矾九石者，三两 黄蜡二两 大枣五十枚

用石器入头醋三升，下胆矾、大枣慢火熬半日，取出枣子去皮核，次下黄蜡再熬一二时如膏，入腊茶二两，同和为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茶清下，日三。

许叔微云：宗室赵彦才下血，面如蜡，不进食，盖酒病致此。授此服之，终剂而血止，面色鲜润，食亦如常。

治湿热黄病，助脾去湿方《乾坤生意》

针砂擂净绣水，淘白色，以米醋于铁锅内浸一宿，炒干，再炒三五次，候通红，二两五钱 陈粳米半升，水浸一夜，捣粉作块，煮半熟 百草霜一两半

上三味捣千下，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用五加皮、牛膝根、木瓜根浸酒下。初服若泻，其病本去也。

脾劳黄病方《摘元》

针砂四两，醋炒七次 干漆烧存性，二钱 香附二钱 平胃散五钱

为末，蒸饼如桐子大，汤下。

黄病有积神方《先醒斋笔记》

苍术炒 厚朴姜汁炒 橘红 甘草 楂肉 茯苓 麦芽各二两 槟榔一两 绿矾醋煅研细，一两五钱

为末，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一钱，白汤下，日三服。凡服矾者，忌食荞麦、河豚，犯之即死。

予每治脱力劳伤，面黄能食，四肢无力，用造酒曲丸平胃散，加皂矾煅透、针砂，淡醋汤下十丸，日二。

酒 疸

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时欲吐，面目黄，或发赤斑，由大醉当风入水所致。盖酒湿之毒，为风水所遏，不得宣发，则蒸郁为黄也。

茵陈蒿汤 治酒疸，心中懊侬，小便黄

赤。

茵陈蒿　葛根　赤芩各五钱　升麻　秦艽　栝蒌根各三钱　山栀五分

水煎三钱，温服，日二，以瘥为度。

小麦饮

生小麦二合，水煎取汁顿服，未瘥再服。

大黄汤　治酒疸，懊侬，胫肿溲黄，面发赤斑。

大黄炒，二两　山栀　枳实　豉炒，三合

水煎四钱，温服，日二。加茵陈亦得。

葛根汤《济生》

干葛二钱　栀子二钱　枳实　豆豉各一钱　炙草五分

水煎温服无时。

女劳疸

色欲伤肾得之。《金匮》云：额上黑，微汗出，手足心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盖黄疸热生于脾，女劳疸热生于肾，故黄疸一身尽黄，女劳疸身黄，额上黑也。仁斋云：脾与肾俱病为黑疸。

凡房劳黄病，体重不眠，眼赤如朱，心下块起若瘕，十死一生，宜灸心俞、关元二七壮，及烙舌下，以妇人内衣烧灰，酒服二钱。

范汪亦云：女劳疸气短声沉者，取妇女月经布和血烧灰，空腹酒服方寸匕，日再，不过三日必瘥。

阴黄

病本热而变为阴，非阴症能发黄也。韩祗和云：病人三五日，服下药太过，虚其脾胃，亡其津液，渴饮水浆，脾土为阴湿所加，与热邪相会发黄，此阴黄也。当以温药治之，如两手脉沉细迟，身体逆冷，皮肤粟起，或呕吐，舌上有苔，烦躁欲坐卧泥水中，遍身发黄，小便赤少，皆阴候也。

茵陈橘皮汤韩氏　治身黄，脉沉细数，热而手足寒，喘呕烦躁，不渴者。

茵陈　橘红　生姜各一两　半夏　茯苓各五钱　白术二钱五分

水四升，煮取二升，分作四服。

小茵陈汤韩氏　治发黄脉沉细，四肢及遍身冷。

附子一枚，炮，作八片　炙草一两　茵陈二两

水四升　煮取二升，分三服。一方有干姜，无甘草，名茵陈附子汤。韩氏

茵陈理中汤　治身冷面黄，脉沉细无力，或泄，自汗，小便清白，名曰阴黄。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茵陈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煎。

罗谦甫治真定韩君祥，暑月劳役过度，渴饮凉茶及食冷物，遂病头身肢节沉重疼痛，汗下寒凉屡投不应。转变身目俱黄，背恶寒，皮肤冷，心下硬，按之痛，脉紧细，按之空虚，两寸脉短，不及本位。此症得之因时热而多饮冷，加以寒凉过剂，助水乘心，反来侮土，先伤其母，后及其子，经所谓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时值霖霪，湿寒相合，此为阴黄，以茵陈附子干姜汤主之。《内经》云：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以淡渗之，以苦燥之，附子、干姜辛甘大热，散其中寒为君，半夏、草蔻辛热，白术、陈皮苦甘温，健脾燥湿为臣，生姜辛温以散之，泽泻甘平以渗之，枳实苦辛，泄其痞满，茵陈苦微寒，其气轻浮，佐以姜、附，能去肤腠间寒湿，而退其黄为使也。煎服一两，前症减半，再服悉愈。又与理中汤服之，数日得平复。

李思训谓发黄皆是阳症，凡云阴黄者，皆阳坏而成阴，非原有阴症也。茵陈干姜汤，是治热症坏而成寒者之药，学者要穷其源，盖即于本病主治药内，加热药一味以温之，如桂枝汤加大黄之意。

虚黄

病在中气之虚也，其症小便自利，脉息无力，神思困倦，言语轻微，或怔忡眩晕，畏寒少食，四肢不举，或大便不实，小便如膏。得之内伤劳役，饥饱失时，中气大伤，脾不化血，而

脾土之色自见于外。《金匮》云：男子痿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又《略例》云：内伤劳役，饮食失节，中州变寒之病而生黄者，非伤寒坏症，而只用建中、理中、大建中足矣。不必用茵陈也。

表邪发黄

即伤寒症也。东垣云：伤寒当汗不汗，即生黄。邪在表者，宜急汗之，在表之里，宜渗利之；在半表半里，宜和解之；在里者，宜急下之。在表者必发热身痛，在里者必烦热而渴，若阳明热邪内郁者，必痞结胀闷也。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发汗之剂。

麻黄去节 连翘 炙草 生姜各二两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生梓白皮一升 大枣十二枚

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茵陈五苓散 渗利之剂。

茵陈蒿末一钱 五苓散五分

水调方寸匕，日三服。

柴胡茵陈五苓散 和解之剂。

五苓散一两 茵陈五钱 车前子一钱 木通一钱五分 柴胡一钱五分

分二服，水一盏半，灯芯五十茎煎服，连进数服，小便清利愈。因酒后者，加干葛二钱。

急 黄

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名急黄也。有初得病，身体面目即发黄者；有初不知黄，死后始变黄者。此因脾胃本有蓄热，谷气郁蒸，而复客气热毒所加，故发为是病也。古云：发热心颤者，必发为急黄。

瓜蒂散《广济》 疗急黄。

瓜蒂 赤小豆 丁香 黍米各二七枚 薰陆香 麝香等分，另研 青布二方寸，烧灰

上为细末，白汤下一钱，得下黄水，其黄则定。

消渴统论

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有脂如麸片，甜者是消渴也。二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数者，是消中也。三渴饮水不能多，但腿肿脚先瘦小，阴痿弱，数小便者，是肾消也。《古今录验》

消渴大禁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慎之，慎之。

李词部曰：消渴之疾，发则小便味甜。按：《洪范》云：稼穑作甘。以理推之，淋饧醋酒作脯法，须臾即皆能甜也。人饮食之后，滋味皆甜，积在中焦，若腰肾气盛，则上蒸精气，化入骨髓，其次为脂膏，其次为肌肉，其余则为小便。气臊者，五脏之气；味咸者，润下之味也。若腰肾虚冷，不能蒸化于上，谷气则尽下而为小便，故甘味不变，下多不止，食饮虽多而肌肤枯槁。譬如乳母，谷气上泄，皆为乳汁。消渴疾者，谷气下泄，尽为小便也。又肺为五脏之华盖，若下有暖气上蒸，即润而不渴；若下虚极，即阳气不能升，故肺干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板盖之，若下有火力，则暖气上腾而板能润；若无火力，则水气不能上，板终不可得而润也。故张仲景云：宜服八味肾气丸，并不可食冷物，及饮冷水，此颇得效，故录正方于后。

八味肾气丸方见肾劳。 服讫后，再服后方以压之。

黄连二十分 麦冬十二分 苦参十分 生地七分 知母七分 牡蛎七分 栝蒌根七分

为末，牛乳为丸，桐子大，暴干，浆水或牛乳下二十丸，日再服。病甚者，瘥后须服一载以上，即永绝病根。一方有人参五两。以上见《本事方》。

又疗消渴、口苦舌干方

麦冬五两 花粉三两 乌梅十个，去核 小麦三合 茅根 竹茹各一升

水九升，煎取三升，去滓分四五服。细细含咽。

疗饮水不消、小便中如脂方崔氏

黄连　栝蒌根各五两，为末

生地汁和，并手丸如桐子大，每食后牛乳下五十丸，日二服。一方用生栝蒌汁、生地汁、羊乳汁，和黄连任多少，众手捻为丸，如桐子大，麦冬饮服三十丸，渐加至四十五丸。轻者三日愈，重者五日愈，名羊乳丸。

麦冬饮子　治膈消胸满，烦心短气。

人参　茯神　麦冬　知母　五味子　生地　生甘草　葛根　栝蒌根

上等分㕮咀，每服五钱，水二盏，竹叶十四片，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河间云：心移热于肺为膈消。膈消者，心肺有热，胸满烦心，津液燥少，短气，久则引饮为消渴也。麦冬饮子主之。

麦冬丸　消渴之人，愈与不愈，常须虑有大痈，以其内热而小便数故也。小便数则津液竭，津液竭则经络涩，经络涩则营卫不行，营卫不行则热气留滞，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当预备此药，除肠胃实热，兼服消渴方。

麦冬　茯苓　黄芩　石膏　玉竹各八分　人参　龙胆草各六分　升麻四分　枳实五分　生姜　栝蒌根各十分　枸杞根

为末，蜜丸桐子大，茅根粟米汁下十丸，日二服。若渴则与后药。

栝蒌根　生姜　麦冬汁　芦根各三升

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

冬瓜饮子　治消渴，能食，小便如脂麸片，日夜无度。

冬瓜一个，割开去穰，入黄连末十两，仍将顶盖好，热灰中煨熟，去皮细切，研烂，用布取汁，每服一盏，日三夜二服。

葶苈丸　疗消渴成水病浮肿方

甜葶苈隔纸炒　瓜蒌根　杏仁麸炒黄　汉防己各一两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茯苓汤下，日三。

白术散　治诸病烦渴，津液内耗，不问阴阳，皆可服之，大能止渴生津。

干葛二两　白术　人参　茯苓　炙草　藿香　木香各一两

为粗末，每三钱，水一盏半，煎至一盏，温服。

猪肚丸　治消渴。

猪肚一具，洗净　黄连　白粱米各五两　花粉　茯神各四两　知母三两　麦冬二两

上六味为末，内猪肚中缝密，置甑中蒸极烂，乘热入药臼中捣为丸。若硬加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加至五十丸，日二。

水　病

风　水

水为风激而上行也。其脉浮而洪，其症骨节疼痛，恶风，面目四肢皆肿，是宜驱散风气为主，风去则水自下也。

麻黄附子汤

麻黄三两　甘草一两　附子一枚

水七升，先煎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分，日三。此治风水挟寒之剂。

越婢汤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此治风水挟热之剂。

香薷丸《外台》

干香薷五十斤

细锉，内釜中，以水淹之，出香薷上数寸，煮使气尽，去滓澄清，慢火煎令可丸，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日三，稍加之，以小便利为度，无所忌。

薷术丸

干香薷一斤　白术七两

先将白术为末，后浓煎香薷汁和丸，如桐子大，饮服十丸，日夜四五服，利小便良。

五加皮散《和剂》

五加皮 地骨皮 生姜皮 大腹皮 茯苓皮

以上三方，并苦辛淡利之法。东垣云：风水宜以辛散之，以苦泻之，以淡渗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湿。

皮 水

从肺闭得之，盖肺主诸气而行水道，肺闭则水不下行而泛滥皮肤，状与风水相似，但不恶风为异。

防己茯苓汤

防己 黄芪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服。

崔氏疗大腹水肿，上气，小便赤涩，颈脉动，不得卧方

苦葶苈五两，炒黑色 杏仁二两，炒令色黄 大枣四十枚，饭上蒸去皮核

先捣葶苈一百杵，再另捣杏仁三百杵，总和枣膏捣烂，丸如枣核大，空心服八丸。日晚食消，更服五丸，米饮下。三日后平旦服五丸，晚服三丸。

葶苈散《圣济》 治十种水气，百方不愈，面目四肢俱肿，气息喘急，眠卧不安，小便渐涩，腹胀气闷，水不入口，命垂绝者。

椒目微炒，二两 猪苓 泽泻四两 牵牛 苦葶苈炒，六两

加姜、葱煎三钱，酒半盅冲服。良久吃葱白粥一碗，酒一盅，面东热服，百日消尽。

白前汤

白前二两 紫菀二两 半夏五合 泽漆根三两

水一斗，内药志水痕后，加水七升，微火煎令至痕边，去滓内药六种：

白术二两 吴茱萸五合 桂心三两 人参二两 干姜二两 栝蒌五合

微火煎取三升，分三服，小便当利，或溏下，勿怪，气即降，肿即减。

海藻散 治男子妇人通身浮肿，喘闷不便。

海藻 大戟 大黄 续随子去壳，各一两

锉碎，好酒二盏，净碗内浸一宿，取出晒干，后用白牵牛头末一两、滑石半两、甘遂麸炒黄，一两、青皮去白、橘红各半两、肉豆蔻一个，共前药一处为细末，每服二钱，平明淡茶清调下，至食时取下水二三行，肿减五六分，隔二三日，平明又一服肿消，忌盐、鱼肉百日。小儿只用一钱，五岁以下用半钱，孕妇不可服。

石 水

从膀胱不利得之。四肢瘦，腹大肿，是其症也。王太仆云：下焦为分注之所，气窒不利，则溢而为水也。亦名里水，其根在少腹是也。

鲤鱼泽漆汤

鲤鱼重五斤者一头，以水二斗煮汁，去鱼 泽漆五两 茯苓三两 桑白皮三升 泽泻五两

将后四味，内鱼汁中煮取四升，去渣，分四服，小便当利，渐消也。忌酢物。《千金翼》有赤小豆、甘草、麦冬、人参、生姜。一方无泽漆，有赤小豆、白术、陈皮、葱白。

《千金》疗膀胱石水，腹肿四肢瘦方

桑白皮六两 射干 茯苓 黄芩各四两 泽泻五两 白术四两 泽漆一升 防己一两 大豆三升

水五斗，先煮大豆取三斗，去滓澄清，取汁一斗，下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禹功散 张子和云：病水之人，如长川泛滥，非杯杓可取，必以神禹决水之法治之，故名禹功散。

黑牵牛头末四两 茴香一两，炒为末

每服一二钱，以生姜自然汁调下，当转下气也。

肾 水

肾为水脏而元阳寓焉。肾虚阳弱，水无所制而泛滥，肢体浮肿，咳嗽喘急，腰重足冷，小便不利，或因脾胃虚弱，治失其宜，元气复伤

而变症者，非《金匮》加减肾气丸不效。

金匮肾气丸

白茯苓二两　附子五钱　牛膝　官桂　泽泻　车前　山萸肉　山药　丹皮各一两　熟地四两

为末，和地黄膏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白汤下。

胀满统论

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噫者，肾胆同逆，三焦不行，气蓄于上也。

三阳盛入于阴，病膜胀而头痛，言三阳之邪盛也，盛则满，满则溢，而入于阴之分矣。夫头为阳，腹为阴，阴病故腹胀满也。

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腹胀属脾胃者，则饮食少；属他脏腑者，则饮食如常。其胀在皮肤孙络之间者，饮食亦如常；其在肠胃肓膜之间者，则饮食亦少。其气亦壅塞于五脏，则气促急不食而病危矣。是故病在表者易治，在腑者难治，入脏者不治。

腹胀满气不通者，加厚朴以破滞气，腹中坌闷。此非腹胀满，乃散而不收，可加芍药收之。是知气结而胀，宜厚朴以散之。气散而胀，宜芍药以收之。

脾　胀

湿气归脾，壅塞不行，其脉濡，其体重，其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畅。经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土郁之发，民病心腹胀，跗肿是也。又脾土受湿，不能制水，水渍于肠胃而溢于皮肤，漉漉有声，怔忡喘息，即为水胀是也。

小温中丸　治脾虚肝实，不能运化，不可下之。

陈皮　半夏　神曲　茯苓各一两　白术二两　生香附　针砂醋炒红，各一两五钱　苦参炒　川连炒　厚朴各半两　甘草三钱

为末，醋水各一盏打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白术六钱、陈皮一钱、生姜一片煎汤吞下。虚甚加人参一钱。病轻者服此丸六七两，小便即长，病甚者服一斤后，小便如常。

胃苓汤　和脾胃，去湿消胀。

苍术　厚朴姜汁炒　陈皮　白术　茯苓各一钱　泽泻　猪苓各一钱　甘草六分　官桂五分

加姜煎。

禹余粮丸《三因》　许学士、朱丹溪云：此乃治膨胀之要药。

蛇含石大者，三两，置新铁铫上，入炭火中，烧与铫子一般红，倾入醋中，候冷取出，研极细　禹余粮石三两　真针砂五两，淘净炒干，入余粮一处，用米醋二升，铜器内煮干为度。置铫中上炭火中烧红，倾净砖上，候冷研极细

以上三物为主，其次量人虚实，加入下项：

羌活　木香　茯苓　川芎　牛膝酒浸　桂心　白蔻炒　茴香炒　蓬术　附子　青皮　京三棱炮　白蒺藜　当归酒浸，各半两

为末，入前末拌匀，以汤浸蒸饼，捩去水，和药再杵极匀，丸如桐子大，空心温酒，白汤下三十丸，至五十丸。最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发疾愈甚。但试服药，即于小便内旋去，不动脏腑病去，日二三服。兼以温和调补气血药助之，真神方也。

肝　胀

怒动肝火，逆于中焦，其症口苦，脉弦，胁及小腹胀满或痛，发则身热气逆是也。

左金丸

黄连六两　吴茱萸一两

粥为丸，椒目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按：缪刺论谓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是火逆之外，又有血滞一症，火无形，以苦辛平之，血有形，故以利药行之。

新定

赤芍　生地　归尾　桃仁各一钱　红花　香附童便浸，二钱　大黄酒浸，一钱五分　丹皮

青皮醋炒,各八分

膨　胀即气胀

胸膈胀满也。经云:浊气在上,则生膨胀是也,宜升清降浊。盖清不升则浊不降也。又七情郁结,气道壅隔,上不得降,下不得升,腹大而四肢瘦削,即气胀也。

木香顺气汤

木香　苍术各三分　草蔻三分　青皮　益智仁　陈皮　泽泻　茯苓　半夏　干姜　吴茱萸各二分　升麻　柴胡各一分　厚朴四分　人参　当归各五分

水二盏,煎一盏,食前温服。

通幽汤　东垣云:浊阴本归六腑而出下窍,今在上,是浊气反行清道,气乱于中,则胀作矣。治在幽门,泄其阴,润其燥,使幽门通利,大便不闭,则浊阴得归下地,膨胀腹满俱去矣。

当归　升麻　桃仁各一钱　红花　甘草炙,三分　生地　熟地各五分

一方加枳壳五分。本方加大黄、麻仁,名当归润肠汤,治同。

血　胀

污血成积,石瘕之属也。经云:石瘕生子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益大,如怀子状,可导而下。

经验桃奴丸

桃奴　延胡索　雚鼠粪　香附　官桂　砂仁　五灵脂　桃仁去皮尖,各等分

为末,每服三钱,温酒调下。

鸡矢醴散《宣明》

大黄　桃仁去皮尖　干鸡屎各等分

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三片,煎汤调下。

夺命丹、治瘀血入胞衣,胀满难下。服此血即消,胞衣自下。

炮附子半两　牡丹皮一两　干漆一两,碎之,炒令烟尽

为末,醋一升,大黄末一两,同熬成膏,和匀丸如桐子大,温酒下五七丸。

食　胀一名谷胀

饮食过节,停滞中焦,其症吞酸嗳气,恶闻食臭,得食则益甚。经云: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膨满闭塞是也。是宜消而去之,甚则下之,所谓中满者,泻之于内也。

枳实导滞丸

大黄一两　枳实麸炒　黄芩　黄连俱酒炒　焦神曲各五钱　白术土炒　茯苓三钱　泽泻二钱

为末,蒸饼为丸。

人参丸《外台》　疗久心腹痛胀,痰饮不下食。

人参　白术　枳实各六分　厚朴　青木香　大黄　槟榔各六分　茯苓八分　橘皮五分

蜜丸桐子大,生姜、大枣煎汤,送下二十丸,日二服,渐加至三十丸。

无碍丸　治脾病水横流,四肢胀满。

木香五钱　京三棱炮　蓬莪术炮　槟榔　郁李仁汤浸去皮,各一两　大腹皮二两

为末,炒麦芽粉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生姜汤下。

热　胀

热聚于里,口干便闭。经云:诸腹胀大,皆属于热是也。

枳壳锉散　治热症胀满。

厚朴　枳壳　桔梗各半两　炙草一钱　大黄蒸,三钱

锉,每服三钱,姜五片,枣二枚,乌梅一枚,煎服。

愚按:热胀有二,假令外伤风寒有余之邪,自表入里,寒变为热,而作胃实腹满,仲景以大承气下之。亦有膏粱之人,湿热郁结于中,而成胀满者,宜清热导湿,东垣中满分消

丸主之。

中满分消丸　治中满热胀，有寒者勿用。

黄芩一两二钱　黄连炒，五钱　姜黄　白术　人参　炙草　猪苓各一钱　茯苓　干姜　砂仁各二钱　枳实　半夏各五钱　厚朴姜制，一两　知母炒，四钱　泽泻　陈皮各三钱

为末，蒸饼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热白汤下，食后，量病人虚实加减。

寒　胀

其症有二：有寒气袭表面胀于外者，经云：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鼓鼓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以手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有寒气人于里而胀于内者，盖阴气凝聚，久而不散，内攻肠胃，则为寒中胀满泄利之症，经云：脏寒生满病是也。在表者温面散之，在里者温而行之。

温胃汤　治冷则气聚，胀满不下食。

熟附子　当归　厚朴　人参　半夏曲　橘红　生姜各一两　炙草一两　川椒去合口者，三钱

锉散，每服三钱。

木香塌气丸（元戎）

丁香　胡椒各三钱　郁李仁四钱　白丑　枳实各一两　槟榔　木香　蝎尾各半两

为细末，饭丸绿豆大，每服十丸，加至十五丸，姜汤下。

此温行之剂，治单腹胀最妙。若胸胁胀满，一身面目尽浮，鼻塞咳逆，清涕出，当用小青龙汤二三服，分利其经，却进消胀药。

实　胀

胃气实则胀也。脉大坚，便秘，按之痛。仲景云：腹满按之痛者为实，可下之。经云：中满者泻之于内，又云：下之则胀已是也。

沉香交泰丸　治胀而大便燥结者。

沉香　橘红　白术各二钱　厚朴五钱　吴茱萸　枳实　青皮　木香　茯苓　泽泻　当归各二钱　大黄酒浸，一两

为末，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加至七八十丸，温汤下，微利为度。

四妙丸　治老幼腹胀，血气凝滞，用此宽肠顺气。

商州枳壳厚而绿片者，去穰，四两分作四份　一用苍术一两同炒　一用茴香一两同炒　一用莱菔子一两同炒　一用干漆一两同炒

炒黄后，去四味，只取枳壳为末，以四味煎汁煮面糊丸，桐子大，每食后米饮下五十丸。

虚　胀

中气虚衰，脾胃不健而三焦痞塞，是为气虚中满。经云：足太阴虚则鼓胀也。其脉软，其色白，其症腹胀，按之不痛，溏泄肠鸣，宜温养阳气为主，塞因塞用也。

参术健脾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半夏　缩砂厚朴姜制，各一钱　炙草三分

水姜煎服。一方无甘草，有麦芽、山楂，因甘能满中。

积聚统论

积者，积累之谓，由渐而成，重而不移。聚者，聚散之谓，作止不常，痛无定所。故曰积者阴气，聚者阳气。

积聚之病，非独痰食气血，即风寒外感，亦能成之。然痰食气血，非得风寒，未必成积。风寒之邪，不遇痰食气血，亦未必成积。经云：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血溢肠外，与寒相搏，并合凝聚，不得散面成积，此之谓也。经论心肝肾皆有积，心曰伏梁，心下坚直，如梁木也。肝曰肥气，胁下气聚如复杯也。肾曰奔豚，往来上下如豚之奔也。又有伏瘕、疝瘕、瘕聚、血瘕。伏瘕者，伏结于内。疝瘕者，冲痛如疝。瘕聚者，聚散不常。血瘕者，血凝成瘕也。《难经》又补脾肺之积。脾曰痞气，气痞而不运。肺曰息贲，响有

声也。巢氏又有癥瘕之辨，谓其病不动者，癥也；虽有癖而可推移者，瘕也。癥者征也，有形可见也；瘕者假也，假物成形也。张子和又分九积。酒积者，目黄口干。食积者，酸心腹满。气积者，噫气痞塞。涎积者，咽如拽锯。痰积者，涕唾稠粘。癖积者，两胁刺痛。水积者，足肿胀满。血积者，打扑肭疼。肉积者，赘瘤核疬。各治法详见本方。

许学士云：大抵治积，或以所恶者攻之，所喜者诱之，则易愈。如硇砂、阿魏治肉积；神曲、麦芽治酒积；水蛭、虻虫治血积；木香、槟榔治气积；牵牛、甘遂治水积；雄黄、腻粉治痰积；礞石、巴豆治食积。各从其类也。若用群队之药分其势，则难取效。

肥　气

经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复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痎疟，连岁不已。咳，肺病也。积气上攻至肺则咳，侮所不胜也。痎疟，三日疟也，肝所生病为往来寒热，连岁不已者，积不去则疟亦不已也。

温白丸《局方》　通治五积及十种水气、八种痞气、五种淋疾、九种心痛、七十二种风、三十六种遁尸疰忤、癫痫、翻胃噎塞、胀满不通。

紫菀去苗　菖蒲九节者，去毛　吴茱萸汤洗七次，焙干　柴胡　厚朴姜制，各一两　桔梗去芦　茯苓去皮　皂荚去皮子弦，炙　桂枝　干姜炒　黄连　川椒去目及闭口者，微炒出汗　巴豆去皮膜油　人参各半两　川乌炮去皮脐，八钱

为细末，入巴豆研匀，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丸，渐加至五丸、七丸，生姜汤送下，临卧服。有孕忌服。易老云：本方治肥气，加柴胡、川芎。

鳖甲丸　治肥气体瘦，饮食少思。

鳖甲一枚重四两者，洗净，以醋和黄泥固济背上可厚三分令干　京三棱炮，制　枳壳麸炒黄，　各三两　川大黄锉，炒，二两　木香忌火　桃仁去皮尖双仁，用麸炒微黄，细研如膏，一两半

上除鳖甲外，俱捣为细末，后泥一风炉子，上开口，可安鳖甲，取前药末，并桃仁膏，内鳖甲中，用好米醋二升，时时旋取入鳖甲内，慢火熬令稠，取出药，却将鳖甲去泥净，焙干，捣为细末，与前药同和捣为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温酒送下，空心临卧各一服。

伏　梁

经曰：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烦心。心为火脏，心受邪，则火内郁而烦也。

温白丸　加石菖蒲、黄连、桃仁。

桃奴散　治伏梁气在心下，结聚不散。

桃奴二两

为末，空心温酒调下二钱。桃奴是桃实著树不落，正月中采者是也。

痞　气

经曰：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复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脾气行乎四肢，脾气既痞，四肢无以受气，故不收，不收犹不举也。脾色黄而合肉，气痞不运，热郁于中，故黄色外见，而肌肤日削也。

温白丸　加吴茱萸、干姜。

息　贲

经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复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肺主气而合皮毛，肺郁成积，壅于内者不能卫于外，故洒淅寒热，痹于上者不复降于下，故喘咳发肺壅。壅，痈也。

温白丸　加入参、紫菀。

奔　豚

经曰：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肾为水脏而喜凌心，故上至心下，奔突如豚。肾居下焦，而善逆，故令人喘逆。肾合骨而为气之根，故骨痿少气。

二分 木香一钱半 辰砂 沉香各八分 铁花粉用米醋炒,一钱 天竺黄 阿魏 全蝎洗,焙干 芦荟各四钱 冰片五分

上为极细末,用雄猪胆汁炼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八分,重者一钱,五更酒送下,块消即止,不必尽剂,用黑狗胆汁丸亦妙。

通治诸积

《宣明》三棱汤 治癥瘕痃癖,积聚不散,坚满痞胀,饮食不下。

京三棱二两 白术一两 蓬术 当归各半两 槟榔 木香各七钱半

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

《三因》散聚汤 治九气积聚,状如癥瘕,随气上下,发则心腹绞痛,攻刺腰胁,小腹膜胀,大小便不利。

半夏 槟榔 当归各七钱半 厚朴姜制 枳壳 茯苓 附子炮 川芎 吴茱萸汤炮 炙草各一两 杏仁去皮尖,麸炒 桂心 橘红各一两

为末,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三片,煎七分,空心温服。大便不利加大黄。

诸积太仓丸

陈仓米四两,以巴豆二十一粒,去皮尖同炒,至米香豆黑,勿令米焦,去豆不用,再入橘红四两,为末,和丸桐子大,姜汤送下,五丸,日二。

万病繁蒐丸

即温白丸加羌活、独活、防风。

万病感应丸

即温白丸减去川椒,加下药:羌活、三棱、甘遂、杏仁、防风各一两五钱 威灵仙一两

金匮翼　卷五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头痛统论

头，象天，六腑清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会于此。然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逆，皆能相害。或蔽复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因与真气相薄而为痛也。因风而痛者，抽掣恶风，有汗而痛。因暑热而痛者，或有汗、或无汗，则皆恶热而痛。因湿而痛者，痛而头重，遇天阴尤甚。因痰饮而痛者，亦头昏重而痛，愦愦欲吐。因寒而痛者，恶寒而脉紧急。气虚而痛者，遇劳则痛甚，其脉大。血虚而痛者，善惊惕，其脉芤。

东垣治头痛，大率皆以酒芩、酒连、酒柏加风剂，如清空膏、安神散、清上泻火汤之类，但杂用羌、防、升、柴、藁、蔓等药，殊欠纪律，学者师其意可也，《元珠》茶调散，简要可用。

治头风久痛，须加芎、归、红花少许，非独治风，兼和血止痛也。细茶最能清上风热，久痛以之作引弥佳。东垣、濂甫常用之。

许学士荆芥散，独用荆芥治风，煅石膏治热，何等简要。东垣清空膏诸方，盖师其意而扩充之。

风痰头痛，多兼呕逆眩晕，若用风药，其痰愈逆，其痛益甚。《和剂》玉壶丸，乃是的药。东垣变为白术半夏天麻汤，则兼气虚而言之耳。

肾厥头痛、肝厥头痛，《本事方》论之最详。

玉真丸，硫黄、半夏，温降之力弥大，石膏、硝石，寒下之能甚长。夫阴气上逆，其来最暴，治以纯阳，必多格拒，故须膏、硝为之佐使，令其相入而不觉其相倾耳。黑锡丹亦见此意。

茸珠丹有二方，一用朱砂、鹿茸二味为丸。盖亦补虚坠浮之意。一用朱砂同草乌、瞿麦、黄药子火煅，独取朱砂为末作丸。此不特朱砂经火有毒，即草乌之辛散，瞿麦、黄药子之苦降，并已成灰，吹去不用，而顾需其相济，讵可得耶。

搐鼻诸方，《本事》独用辛温，东垣、河间并用辛凉。夫久畜之风，多化为热，而闭郁之气，非温不通，随病斟酌，从少从多，则贤者之责也。

头痛饼子，有用五倍子、全蝎、土狗各七个，醋和作饼者。用南星、川芎等分同连须葱白捣烂作饼者。有用蓖麻子、乳香者。有用大黄、芒硝同井底泥捣贴者。然外治之药，无论邪之寒热，并宜辛温开达，徒用苦寒，郁闭益甚，苟非热极，不可轻用。

头痛之因，非止一端，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兼气。兼气者，如火与湿合，《内经》所谓少阳司天之政，二之气，其热郁于上，头痛、呕吐、昏愦是也。有火胜水复者，《内经》所云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脑顶，发热是也。有胃实者，经所谓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是也。有肾厥者，经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是也。有心热者，经所谓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是也。有痰饮者，其病在脾，东垣所谓太阴痰厥，头痛眼黑，呕吐闷乱，亦湿胜也。有内风

者，风从火化，其病在肝，不特厥阴之脉与督脉上会于巅，盖即肝脏冲逆之气，亦能上至巅顶也。又有真气不守，厥而上行，天门真痛，上引泥丸，名真头痛，多不可治。古方云：与黑锡丹，灸百会穴，猛进参、附、乌、沉，或有可生。然天柱折者，亦难为力矣。

风 头 痛

风头痛者，风气客于诸阳，诸阳之脉，皆上于头，风气随经上入，或偏或正，或入脑中，稽而不行，与真气相击则痛。经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是也。其挟寒挟热，则随症审而治之。

经验治头痛、风热痛不可忍者方《元珠》名茶调散

小川芎一两　香白芷五钱　细芽茶三钱　片黄芩二两，酒拌炒，再拌再炒，如是三次，不可令焦　荆芥穗四钱　薄荷叶　三钱

上细末，每服二三钱，茶清调下。一方有菊花、防风、僵蚕。

石膏散

石膏二两，炭火烧，研细末，　川芎一两　炙甘草半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葱白、好茶同煎汤调下，食后日二服。

一方：决明子作枕，去头风、明目佳。

《本事》白附散　治风寒客于头中，疼痛牵引两目，遂至失明。

白附子一两　麻黄　川乌　南星各半两　全蝎五个　干姜　朱砂　麝香各二钱半

上为细末，酒调一匙服，略睡少时效。

三五七散　治风寒入脑，头痛恶寒目眩。

防风二两　茱萸　炮姜　茯苓各一两五钱　细辛　炮附子各七钱五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局方》。

芎辛汤　治风寒湿在脑，头痛眩晕呕吐。

川芎三钱　细辛　白术各一钱半　甘草一钱

上锉作一贴，入生姜五片，芽茶少许，水煎服。《济生》

东垣云：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味之薄者，自地升天者也。所以头痛皆用风药治之。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风药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养血，不可不审也。

热厥头痛

热厥头痛者，胃热气盛，不能下行也。其证头中热痛，虽严寒犹喜风寒，微来暖处，或见烟火，则痛复作，其脉数或大者是也。

小清空膏

片芩细切，酒拌匀，晒干为末，茶清调下。

治热厥头痛方

大黄酒炒三次为末，茶清调服。

热气在头，以风药引之，则热弥盛而痛益甚。大黄苦寒泻热，得酒则能上行泻脑热。昔人所谓鸟巢高巅，射而去之是也。茶性清上，故诸头痛药中多加用之。

新定

生地三钱　知母酒炒　黄芩酒炒，各一钱　薄荷　黑山栀　甘菊　甘草　荆芥各五分　红花三分

上作一服，水煎食远服。便闭加酒炒大黄一钱五分。此方治头痛烦热，喜见风寒，稍近烟火，则痛复作，或便闭不通者，往往取效。古法动作辄头重痛，热气潮者属胃。丹溪云：头痛如破，酒炒大黄半两，茶清煎服。

湿热头痛

湿热头痛者，湿与热合，交蒸互郁，其气上行，与清阳之气相搏，则作痛也。东垣云：诸湿热头痛，清空膏主之。又云：湿热在头而头痛者，必用苦吐之，或用搐鼻药。

清空膏　疗风湿热头痛，上壅损目，及脑痛年深不止。

羌活　防风各一两　柴胡七钱　川芎五钱　炙草一两半　黄连一两，炒　黄芩三两，一半酒制，一半炒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入茶少许，汤调如膏，抹在口内，少用白汤送下，临卧。

搐鼻散

青黛　石膏　芒硝　郁金　薄荷　牙皂

上为末搐鼻。东垣白芷散，有白芷，无牙皂、青黛。

又头重如山者，湿气在头也。用

红豆散

红豆十粒　麻黄　瓜蒂各五分　连翘　羌活各二钱，烧

上为末搐鼻。

透顶散《本事》

细辛表白者，三茎　瓜蒂七个　丁香三粒　糯米七粒　冰片　麝香各一黑豆大

上为极细末，每一大豆许，患人随左右搐之。良久出涎一升许则安。此药性味，视前搐鼻散稍温也，当随证审而用之。

子和神芎丸　治湿热壅滞头目，赤肿疼痛，大小便闭涩。

大黄　黄芩各二两　牵牛生　滑石各四两　黄连　薄荷叶　川芎各半两

上为末，滴水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温水送下。

缺寒湿头痛一门，鹤年补集。

头痛由于湿热上壅者颇多，然亦有因寒湿者。《金匮》所云：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愚以为《本事》透顶散，止治寒湿头痛之剂，否则丁香、细辛，治湿热头痛，无乃以火救火欤。

痰厥头痛

痰厥头痛者，病从脾而之胃也。夫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病则胃中津液不得宣行，积而为痰，随阳明之经上攻头脑面作痛也。其证头重闷乱，眩晕不休，兀兀欲吐者是也。

半夏白术天麻汤　治太阴痰厥头痛，眼黑头旋，恶心烦乱，肢冷身重。

半夏　陈皮去白　麦芽各七钱半　神曲　白术五钱，炒　黄芪炙　苍术米泔浸　天麻　茯苓　人参　泽泻各五钱半　黄柏二分，酒洗　干姜三分

稍热服食前。一方加生姜一片。

《外台》云：头痛非冷非风，此膈有痰也。浓煎茶啜一二升探吐之，吐已复吐，候苦汁出乃止，不损人，待渴自止妙。

茶调散子和

瓜蒂、好茶二味，等分为末，每二钱，童汁调，空心服之取吐。

半夏茯苓汤　治热痰呕逆头痛。

半夏二钱　赤苓一钱　陈皮去白　甘草各五分　黄芩五分　生姜三片，煎作一服。

头痛连眼痛，此风痰上攻，用雨前茶、川芎、白芷、防风、天台乌药、细辛、当归为末，汤调服。

防风饮子　疗风痰气，发即头旋，呕吐不食。

防风　人参　橘皮各二两　白术　茯苓各二两　生姜四两

上锉碎，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四服，一日服尽。忌醋、桃、李、雀肉、蒜、面。

《直指方》云：二陈汤加荆芥，治头风，兼治痰壅酒壅。又云：头风证眉棱耳角俱痛，投以风药不效，投以痰药收功，眼目赤肿羞明而痛，与之凉剂弗瘳，与之痰剂获愈也。

玉壶丸　治风痰吐逆，头痛目眩，胸膈烦满，饮食不下，及咳嗽痰盛，呕吐涎沫。

南星生　半夏各一两，生　天麻半两　头白面二两

上为细末，滴水为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水一大盏，先煎令沸，下药五七沸，候药浮即熟，漉出放温，别用生姜汤下，不计时。一方有白术五钱，雄黄水飞三钱半。

东垣壮岁病头痛，每发时，两颊尽黄，眩晕，目不欲开，懒于言语，身体沉重，兀兀欲吐，数日方退。洁古老人曰：此厥阴太阴合而为病，名曰风痰，以《局方》玉壶丸，加雄黄、白

术治之。

芎辛导痰汤 治痰厥头痛。

川芎 细辛 南星 陈皮去白 茯苓各一钱半 半夏二钱 枳实 甘草各一钱

上作一服，水二盅，姜七片，煎至一盅，食后服。

此导痰汤加川芎、细辛为引，使上行也。方殊简要。

肾虚头痛

肾虚头痛者，肾阴不足，虚阳无附而上攻，《素问》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许学士谓之肾厥头痛是也。

玉真丸 治肾气不足，气逆上行，头痛不可忍，谓之肾厥。其脉举之则弦，按之则坚。

硫黄二两 石膏煅通赤，研 半夏 硝石各一两，研

上为细末研匀，生姜汁和丸桐子大，阴干，每服二十丸，姜汤或米饮下。更灸关元百壮良。虚寒者去石膏，加钟乳粉一两。

黑锡丹《局方》 治脾元久冷，上实下虚，胸中痰饮，或上攻头目，及奔豚上气，两胁膨胀，五种水气，脚气上攻，或卒暴中风，痰潮上膈，并阴阳气不升降等症。

沉香 附子 葫芦巴 肉桂各半两 茴香 破故纸 肉豆蔻 金铃子 木香各一两 黑锡 硫黄与黑锡结砂子，各二两

上为末同研，酒煮面糊为丸，如梧子大，阴干以布袋擦令光莹，每服四十丸，空心姜盐汤送下。一方有阳起石半两，巴戟一两。

肝厥头痛

肝厥头痛者，肝火厥逆，上攻头脑也。其痛必在巅顶，以肝之脉与督脉会于巅故也。虽太阳之脉，亦上额交巅，然太阳头痛，必恶风寒，而厥阴头痛，必多眩晕，或厥逆抽掣也。

龙荟丸方见厥证。加甘菊、羚羊角，气实便坚者用之；虚者宜生地、羚羊角、甘菊、麦冬之类滋之清之，使肝柔则厥自已。

抑青丸

黄连一味，吴茱萸汤浸一宿，为末粥丸。

泻青丸

当归去芦，焙 龙胆草 川芎 栀子 川大黄煨 羌活 防风去芦，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鸡豆大，每服一丸，竹叶汤同砂糖温水化下。

食积头痛

食积头痛者，食气上攻，胃气不清也。子和云：邪在胃而头痛者，必下之。其证必兼痞膈咽酸，噫败卵臭，或饱食则痛甚，其脉右手滑盛者是也。

馆职张学士，嗜酒散诞，忽头痛发热，医作伤寒治之愈甚，孙兆脉之，右手脉甚数，左手脉平和，曰：此疾非伤寒，学士好酒啖食所伤也。遂用食药五七丸，经食久，膈渐宽，痛遂减，再进利膈药，遂获安。

红丸子方见饮食门。

治中汤 即理中汤加青皮、陈皮等分。

血虚头痛

血虚头痛者，血虚脉空，自鱼尾上攻头痛者是也。产后多有此证。鱼尾眉尖后近发际是。鱼尾在眉梢后陷中，即丝竹空穴是也。

川芎当归汤 川芎 当归等分

为细末，每服二钱，水煎温服。

一方 川芎半两为末，每服二钱，腊茶调下甚效。

一方 当归一两 酒一升，煮取六合，饮至醉效。

一方 四物汤加甘菊、薄荷。

新定

生地二钱 当归一钱 蔓荆五分 黄芩一钱，酒炒 白芍一钱，酒炒 炙草三分 甘菊七分 川芎五分

气虚头痛

气虚头痛者，清阳气虚，不能上升也。其

脉必弦微，其证必倦怠气短，恶风寒，不能食。

罗太无云：参谋柏仲实年六十余，二月间患头痛不可忍，邀往视之。其人云，近在燕京，患头昏闷微痛，医作伤寒治之，汗出后，痛转加。复汗解，痛益甚，遂归。每召医用药雷同。到今痛甚不得安卧，恶风寒而不喜食饮，诊其脉，弦微而细，气短而促，懒言语。《内经》曰：春气者病在头。今年高气弱，清气不能上升头面，故昏闷。此病本无表邪，因发汗数四，清阳之气愈亏，不能上荣，亦不能外固，所以头苦痛，而恶风寒，不喜饮食，气弱而短，宜升阳补气，头痛自愈。

黄芪一钱半　人参一钱　白术　当归　白芍各五分　陈皮　炙草　升麻　柴胡　蔓荆各三分　川芎　细辛各二分

上㕮咀，作一服，水煎食后温服减半，再服愈。

新定

人参　黄芪　白术各一钱　甘草五分　当归　陈皮各七分　升麻二分　蔓荆　细茶各八分　白芍一钱

上作一服水煎。

偏头痛

偏头痛者，由风邪客于阳经，其经偏虚者，邪气凑于一边，痛连额角，久而不已，故谓之偏头痛也。

王荆公患偏头痛，裕陵传禁中秘方，用生菜腹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

一妇人患偏头痛，一边鼻塞不闻香臭，常流清涕，或作臭气一阵，遍治头痛药皆不效。一医教服芎犀丸，不十数服，忽然嚏突出一铤稠脓，其疾遂愈。

芎犀丸　此方兼祛风清热之长，而得参、胶等安定气血，虽虚人亦可用之。安内攘外，并行不悖也。

川芎　朱砂水飞，内一两为衣　石膏　龙脑各四两　人参　茯苓　炙草　细辛各二两　生犀角　栀子各一两　阿胶炒，一两半　麦冬三两，去心

上为细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细嚼，茶酒任下。

节斋云：久病头风，略感风寒，便发寒热，头须重绵厚帕包裹者，此属本热而标寒，世人不识，悉用辛温散之。轻时得效，误认为寒，殊不知其本有郁热，毛窍常疏，故风易入，外寒束其内热，闭逆而为痛。辛热之药，虽能开通闭逆，散其表之寒邪，然以热济热，病本益深，恶寒愈甚矣。惟当泻火凉血，而佐以辛温散表之剂，以从法治之，则病可愈而根可除也。

雷头风

雷头风者，头痛而起核块，或头中如雷之鸣。盖为邪风所客，风动则有声也。亦有因痰热者，盖痰生热，热生风也。其法轻则散之，甚则吐之下之。

新定消风散热方

薄荷七分　连翘　黄芩　黑山栀　犀角　荆芥　牛蒡子各一钱　桔梗　甘草各五分

上作一服水煎。

二仙散　子和云：雷头风，每用此药吐之，次用神芎丸下之，一名茶调散。

瓜蒂　好茶等分

上为末，每二钱，蘸汁调，空心服之，取吐。

神芎丸方见湿热头痛门。

治痰火上升，壅于气道，兼乎风火，头中痛而有声，轻如蝉鸣，重如雷响。

半夏一两，牙皂姜汁煮　大黄酒浸透，湿纸包煨，再浸再煨三次，二两　天虫　连翘　橘红　桔梗　天麻各五钱　片芩七钱，酒炒　薄荷叶三钱　香白芷　青礞石　粉草各一钱

上为末，水浸蒸饼丸，如绿豆大，食后临卧，茶吞二钱，以痰利为度。然后用清痰降火煎药调理。

大 头 痛

大头痛者，头痛而肿大如斗，乃天行疫疠病也。

普济消毒饮子

黄芩酒炒 川连各一两，酒炒 薄荷一钱 橘红一钱 元参二钱 甘草二钱，生 连翘一钱 鼠粘子一钱 板蓝根一钱 马勃一钱 天虫炒，七分 升麻七分 柴胡 桔梗各二钱

上共为细末，用汤调，时时服。或拌蜜丸噙化，或加防风、薄荷、川芎、当归，咬咀，如麻豆大，每服五钱，水煎去渣，热服之。食后时时服之，如大便硬，加酒煨大黄一钱，或二钱以利之。肿热甚者，宜砭刺之。一方无薄荷，有人参三钱。

东垣监济源税时，长夏多疫疠病，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而肿盛，目不能开，上气喘急，咽喉不利，舌干口燥，欲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传染多死。张县丞亦患此，医以承气汤加蓝根下之稍缓。翌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缓，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诊之，谓曰：夫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肿痛，反以承气下之，泻胃中之实热，是诛伐无过也。夫安知适其病所为故哉。遂处方用黄连、黄芩味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元参咸微寒，甘草甘寒，泻火补气以为臣，连翘、鼠粘子、薄荷苦辛平，板蓝根味甘寒，马勃、白僵蚕味苦平，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升麻、柴胡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使气得升，桔梗味苦辛温，为舟楫不令下行，服之良愈。乃施其方，全活甚众，名普济消毒饮子。

项 背 痛

《本事方》云：一亲患项筋痛，连及背胛不可转，服诸风药皆不效。余尝忆及《千金》有肾气攻背椒附丸，予强与之两服，顿瘥。自后与人皆有验。盖肾气自腰夹脊，上至漕谿，然后入泥丸宫，漕谿一穴，非精于搬运者不能透，今逆行全此不得通，用椒以引归经则安矣。

椒附丸

大附一枚，六钱以上者，炮去皮脐，末之

上每末二大钱，好川椒二十粒，用白面填满，水一盏半，生姜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椒，入盐通口空心服。

回头散 治头项强急筋痛，或锉枕转项不得者，乌药顺气散加羌活、独活、木瓜。

顺气散

乌药 橘红各二钱 麻黄 川芎 白芷 桔梗 枳壳各一钱，炒 天虫炒 炮姜 炙草五分

加姜葱煎。

臂 痛

臂痛有痰、有虚、有气血凝滞，各随症治之。

《指迷》**茯苓丸** 治中脘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得转移，此治痰之第一方也。

半夏二两 茯苓一两 枳壳去穰，麸炒，半两 风化朴硝二钱五分

上为末，姜汁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十味锉散方见痹症门。 治中风血虚臂痛，举动难支。

眩 晕

《鸡峰》云：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足，胸中蓄热而实，故有头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与心火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闷瞀也。又云：头风目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牵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上为目系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血脉若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转，而目系急，故成眩也。诊其脉洪大而长者，风眩也。

按：眩晕虽为风病，而有内外之分。鸡峰所谓痰热相感而动风者，风自内生者也。血气虚风邪入脑者，风从外入者也。内风多从热

化，引之则弥盛。外风多从虚入，清之则转加。二者不可不辨也。

《素问》云：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下虚者，肾虚也，故肾虚则头痛；上虚者，肝虚也，故肝虚则头晕。徇蒙者，如以物蒙其首，招摇不定，目瞑耳聋，皆晕之状也。

高鼓峰云：肾阴不足，三阳之焰，震耀于当前，中土虚衰，下逆之光，上薄于巅顶，阴虚而眩者，目中时见火光，土虚而眩者，必兼恶心呕吐也。

按：中土虚衰，不能下蔽真阳，则上乘清道，所谓上入之光也。然亦有中虚肝气动而晕者，如土薄则木摇也。大抵眩晕多从肝出，故有肝虚头晕，肾虚头痛之说，虽亦有肝病头痛者，要未有眩晕而不兼肝者也。

《圣济总录》云：风头旋者，以气虚怯，所禀不充，阳气不能上至于脑，风邪易入，与气相鼓，致头旋而晕也。亦有胸膈之上，痰水结聚，复犯大寒，阴气逆上，风痰相聚而结，上冲于头，亦令头旋，治当用人参**丸**、祛痰丸之类者也。

风虚眩晕之方

守中丸　治风虚头眩脑转，目系急，忽然倒仆。

人参　白术　甘菊　枸杞子　山药各二两　白茯苓十两，去皮　麦冬三两　生地黄二十斤，绞去汁

上为细末，先用生地黄汁于银器内，入酥三两，白蜜三两，同煎，逐旋掠取汁上金花令尽，得五升许，于银器内拌炒前七味药，渐渐令干，入白蜜同捣数千杵，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送下。服百日后，五脏充满，肌肤滑泽。此药须择四季旺相日，或甲子日修合，亦名五芝地仙金髓丸。

防风饮子

《本事》治风眩头晕川芎散。

山萸肉一两　山药　人参　甘菊花　小川芎　茯神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酒调下，不拘时，日三服。

肝厥头晕之方

《本事》钩藤散

钩藤　陈皮　半夏　麦冬　茯苓　茯神　人参　甘菊　防风各半两　甘草一分　石膏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四钱，水一盏半，姜七片，煎七分，去渣温服。

下虚眩晕之方

沉香磁石丸　治上盛下虚，头目眩晕，耳鸣耳聋。

沉香　青盐并别研　蔓荆　甘菊各五钱　巴戟　葫芦巴　山药炒　川椒去目，炒　磁石火煅醋淬，细研水飞　山萸肉　阳起石火煅，研　附子各一两，炮

上为细末，用酒煮米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加至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热风头眩之方

羚羊角汤　治热毒风上冲，头目旋晕，耳内虚鸣。

羚羊角二两　菊花三两　防风　藁本　元参　黄芩　杏仁去皮尖　石菖蒲　炙甘草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煎，食后温服。　一方有羌活，前胡。

耳病统论

耳者肾之窍，而胆与胃之脉所过之处也。故其病亦有数种，有气厥而聋者；有肾虚而聋者；有风火壅闭肿痛，或鸣或聋者；有热气乘虚，随脉入耳，而为脓耳者；有耳出津液，结核塞耳，而为耵耳者。又有左聋、右聋、左右俱聋

之异。左聋者，有所忿怒过极，则动少阳胆火，故从左起，以龙荟丸主之。右聋者，多因色欲过度，致动少阴相火，故从右起，以六味地黄丸主之。左右俱聋，因醇酒厚味无节，则动阳明胃火，故从中起，以通圣散、滚痰丸主之。统三者而论之，忿怒致耳聋者为尤多也。

风　聋

风聋者，经气虚而风乘之，正气不通，风邪内鼓，则耳中引痛，牵及头脑，甚者聋闭不通也。

鱼脑膏　治风聋日久。

生鲤鱼脑二两　当归　细辛　附子去皮脐　白芷　菖蒲各二两

共为末，以鱼脑置银器中，入药在内，微火煮，候香去滓，入瓷盒中候凝，取如枣核大，绵裹塞耳中。

一方　以竹筒盛鲤鱼脑，炊饮处蒸之令烊，置耳中。

一方　以鲤鱼胆汁滴入耳中。

久聋方

蓖麻子二十一粒，去油　远志　乳香　磁石煅，各二钱　皂角半挺，煅去肉　生地龙中者一条　全蝎二个，焙

上为细末，入腊捣丸，拄入耳。

犀角饮子　治风与热合，上壅耳内，痛肿聋闭。

犀角　木通　石菖蒲　甘菊花　元参　赤芍　赤小豆各二钱　甘草一钱，炙

水二盅，生姜五片，煎一盅，不拘时服。若风热壅盛，便秘心烦者，宜防风通圣散。亦有胃中痰火壅热生风，上攻清道，因而耳鸣筑筑然，气闭而不通，鼻塞不利，口不知味，痰多腻热不清，脉滑数大，或弦。《内经》所谓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宜半夏曲、橘红、甘菊、茯苓、甘草、知母、酒芩、麻黄、石膏、桔梗、桑皮之属。

鼠粘子汤　治风热壅盛，耳内生肿如樱桃，极痛。

连翘　黄芩酒炒　牛蒡子炒　元参　桔梗　栀子炒　生甘草　龙胆草炒　板蓝根

上锉，水煎，食后服，随饮酒一二盏。

厥　聋

厥聋者，经脉气厥耳聋也。巢氏云：脏腑气逆，名之为厥。厥气相搏，入于耳之脉，则令聋。手少阳之脉动而气厥者，其候耳内焊焊焞焞也；手太阳厥而耳聋者，其候聋而耳内气满。然厥聋之候，大都肝胆气逆所致，其症必起于卒暴之间，盖肝胆并善逆，而其气多暴也，以龙荟丸泻肝胆，降逆气，中有辛香，并能通窍也。

龙荟丸

当归焙　龙胆草酒洗　山栀炒　黄连　黄柏　黄芩各一两　大黄　芦荟　青黛各半两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另研

炼蜜丸桐子大，姜汤下，二三十丸。便不坚者去大黄。一方无黄连、黄柏，有青皮、柴胡、胆星。

秘传降气汤，加石菖蒲，治气壅耳聋，大有神效。方见气门。

肾虚耳聋

肾藏精而气通于耳，肾虚精少，其气不通于上，则耳聋不聪。经云：精脱者耳聋是也。其候颊颧色黑，瘦悴力疲，昏昏愦愦，因劳则甚，亦谓之劳聋。

肉苁蓉丸

肉苁蓉酒浸一宿，切焙　附子去皮脐　山茱萸炒　桂心　巴戟天去心　石斛去根　干熟地焙　泽泻　兔丝子酒浸一宿，别研　人参　白茯苓　蛇床子炒　牡丹皮　当归酒浸　菖蒲米泔浸一宿　炙草　黄芪　远志　芍药　防风各一两　羊肾一对，去筋膜，炙

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后温酒下，渐加至三十丸，日三。一方有干姜、细辛，酒糊丸亦得。

益肾散　治肾虚耳聋。

磁石制　巴戟　川椒各一两　沉香　石菖蒲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用猪肾一具，细切，和以葱白，少许盐并药，湿纸十重裹，煨令香熟，空心嚼以酒送下。一方有附子无沉香、菖蒲。

大安肾丸，加磁石、羌活、石菖蒲良。丸见喘门。

忆有戈雨亭令郎，十余岁，痘后耳渐重听。日甚一日，几与聋无异。业师薛一瓢诊之云：此必痘涉肾经，幸而收功者，所以告乏，日甚一日，为之图惟于六味丸方中，加入盐水炒紫衣核桃肉三两，盐水炒杜仲三两，石菖蒲二两，蜜丸开水下，服一料而愈。鹤年

脓耳耵耳

《直指》云：热气乘虚，随脉入耳，聚热不散，脓汁时出，谓之脓耳。治宜蔓荆子散，外用石膏、明矾、黄丹、真蚌粉、龙骨、麝香等分为末，绵缠竹拭耳糁之。又耳间有津液，轻则不能为害，风热搏之，津液结鞕成核塞耳，令人暴聋，谓之耵耳。治宜四物加羌活、柴、芩、连翘、元参等分，外用生猪脂、地龙、釜底墨等分细研，以葱汁和捏如枣核，薄绵裹入耳，令润即挑出。

蔓荆子散

蔓荆子　赤芍　生地　甘菊　桑皮　赤茯苓　升麻　麦冬　木通　炙草各一钱

水二盏，姜三片，红枣二枚，煎一盏，食后服。

黄龙散　治脓耳。

枯白矾　龙骨研　黄丹　胭脂各一钱，烧麝香少许

上为末，以绵杖子掘去耳中脓水，以药掺入少许，日日用之，勿令风入。

鼻

鼻渊鼻塞

经曰：胆移热于脑，则为辛颁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王注曰，胆液不澄则为浊涕不已如水泉者，故曰鼻渊。此为足太阳与阳明脉俱盛也。可与防风通圣散加黄连、薄荷。夫足太阳主表之风寒，足阳明主里之热，云太阳阳明俱盛者，谓表邪与里热搏结，久之寒亦化热，郁伏于脑颁而不解也。

脑漏有老人肾经虚寒使然者，用八味及暖肾之剂而愈。《元珠》

鼻塞不闻香臭，或但遇寒月便塞，或略感风寒亦塞，不时举发者。世俗皆以为肺寒，而用解表辛温通利之药不效。殊不知此是肺经多有火邪，郁甚则喜见热而恶风寒，故遇寒便塞，偶感便发，治法清金降火为主，而佐以通利之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只作肺热治之。泻火消痰，或丸药噙化，或末药轻调，缓服久服无不效。若平素原无鼻塞之病，一时偶感风寒，而致鼻塞声重，或流清涕者，只作风寒治之。

防风通圣散

《元珠》去硝黄，其滑石、石膏减半，多加辛夷花，先用三五帖，再用此为丸，每七十丸，早晚白汤送下。

雄黄丸　治鼻齆。

雄黄五分　枯矾一钱　瓜蒂二钱　麝香少许

上为丸，取如豆大搐鼻，亦治瘜肉。

苍耳散　治鼻流浊涕不止，名曰鼻渊

辛夷仁五钱　苍耳子一钱半　白芷一两　薄荷一钱

上为末，葱茶汤调下二钱。

治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摇者方

以白矾末加硇砂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与胜湿汤、泻白散二贴。此厚味拥湿热

蒸于肺门，如雨雾之地，突生芝菌也。

铅红散 治肺风，鼻赤生疮。

舶上硫黄 白矾灰各半两

上为末，入黄丹少许，染与病人面色相同，每上半钱，津液涂之，洗漱罢，及临卧再上，兼服升麻汤，下泻青丸，除其本也。

舌

舌胀舌出

临安民有因病伤寒而舌出过寸，无能治者。但以笔管通粥饮入口，每日坐于门。一道人见之，咨嗟曰：吾能疗此顷刻间耳，奈药不可得，何？会中贵人罢直归，下马观病者，问所须，乃梅花片脑也。笑曰：此不难。即遣仆驰取。道人屑为末，掺舌上，随手而缩，凡用五钱。《医说》

又方 舌胀出口，以蓖麻子油蘸纸作捻，烧烟熏之。

治肿满如猪胞方

釜下墨末，以酢和，厚敷舌上下，脱去更敷，须臾即消，或先决去血汁，竟敷之弥佳。《千金方》名百草霜散

一方

釜下墨和盐等分，醋调涂。

余小儿师鲁幼时，忽患舌胀，余以煅过皂矾，取红色者少许研末，搽舌上，少顷便瘥。

口

口 疮

口舌生疮，其候有二。一者心胃有热，气冲上焦，熏发口舌。其症口臭作渴，发热饮冷是也。《外台》含煎主之。一者胃虚食少，肾水之气逆而承之，则为寒中。脾胃虚衰之火，被迫上炎，作为口疮。其症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手足逆冷，肚腹作痛。经曰：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寒雨暴至，厥阴乃格，阳反上行，民病口疮是也。宜附子理中汤，参、术、甘草补其中，干姜、附子散其寒，使土温则火自敛也。

《外台》含煎

升麻 大青 射干各三两 苦竹叶 栀子 黄柏各一升 蜜八合 生地汁 生元参汁各五合，干者二两 蔷薇根白皮五两

上以水六升，煎服二升，去滓，入生地、蜜等同煎如饴，细细含之，差止。《外台》云：蔷薇根、角蒿，为口疮之神药。

黄连膏《圣济》

黄连三两 猪脂一斤 白蜜四两 羊髓研，二两

上以慢火煎猪脂，取油去滓，入黄连又煎令黑色，下羊髓令化，以绵滤去滓，入蜜更煎成膏，瓷合盛，每含一枣大，日三五度，咽津不妨。

附子理中汤

生姜煎

生姜汁一盏 白蜜三两

同煎十沸，瓷瓶盛，时时以热水调一匙，含咽之。

按：《圣济》论口疮，有实有虚，实则清之，虚则温之，最为明晰。然二者之外，又有肾虚火动一症。而肾虚之候，又有二端，一者肾脏阴虚，阳无所附，而游行于上者，宜六味之属，壮水恋火；一者肾脏内寒，阳气不安其宅，而飞越于上者，宜七味、八味之属，温脏敛阳也。虽有元脏阴火上攻口舌之说，乃用巴戟、白芷、良姜等味，殊去妥协，惟附子蜜炙含差咽，为可耳。

《集简》方 治口舌生疮。

溺桶垢七分 枯矾三分

二味研匀敷之，有涎拭去之，数次即愈。

齿

齿　痛

牙齿者，骨之所终，髓之所养也。又手足阳明之支脉入于齿，故骨髓之气不足，与夫阳明之脉虚，风冷乘之而痛者，谓之风痛。虫居齿根，侵蚀不已，传受余齿而痛者，谓之虫痛。若足少阴脉虚，不能荣养于骨，因呼吸风寒，或饮啜寒水而痛者，谓之肾虚齿风痛。风痛者，齿龈多肿，或赤，得风则痛愈甚。虫痛者，齿龈有窍，甚则摇动宣露。虚痛者，悠悠戚戚，无甚大痛，而亦久而不已也。亦有肾虚阴火上冲作痛者，其候手足冷，腰膝软痛，气上冲，头面热色赤，颈筋粗大，舌不大赤，龈不甚肿，七味汤加骨碎补、牛膝治之。一服如神。

【去风之剂】

皂荚汤

皂荚　挺，去皮子，炒令黄色　露蜂房一枚　盐一分

三味掣碎，分为三帖，每帖以浆水煎，热漱，冷吐。

当归连翘饮

当归　川芎　连翘　生地　防风　荆芥　白芷　羌活　黄芩　黑山栀　枳壳　甘草　细辛

水煎服。

东垣蝎梢散

麻黄一钱　白芷　羌活　防风　藁本　柴胡　升麻各五分　当归六分　蝎梢少许　生地一钱半　细辛三分　草豆蔻一钱　羊胫骨灰二钱

上为细末，先用温水漱口净，后搽之，其痛立止。一方有熟地、黄连、吴茱萸。

【补肾去风之剂】

地黄丸　治肾脏虚，食冷热齿皆痛。

生地黄一两　白茯苓　防风　独活　枸杞子　山药各半两

六味捣罗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煎枣汤下十丸至十五丸。《圣济》

张文仲疗齿根欲脱方

生地黄捣，以棉裹贴齿根，常含之甚妙。

地骨皮汤

地骨皮　生干地黄各一两　细辛半两　戎盐一分

每用五钱，水煎三五沸，热漱冷吐，为瘥为度。

地黄汤

生地黄一两　独活一两

每用五钱，以酒一盏浸一宿，煎十余沸，热漱冷吐，以瘥为度。

【杀虫之剂】

白矾散　治龋齿，根肿出脓汁。

白矾烧灰　熊胆各一分　蟾酥　雄黄　麝香各半分

上为散，每用半钱，敷牙根。一方有干蛤蟆半分。

牛膝散　治风龋疼痛，解骨槽风毒痛。

牛膝一两，烧灰

每以少许末，著齿间含之。

又方　郁李根一握，水一盏，煎至六分，热含之，吐虫长六分，黑头。

又方　大醋一升，煮枸杞根白皮一升，取半升，含之虫立出。《肘后》

【补肾之剂】

地黄丸

人参　山萸各四两　生地五斤取汁　白蜜一升　枸杞根三两　白茯苓二两　酥少许

上将参、苓、杞、萸为末，以好酒一斗煎至三升，去滓，入地黄汁酥蜜同煎至可丸，即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温酒送下，日三服，渐加至五服。

八味丸

安肾丸

咽 喉

咽者,咽也。喉者,候也。咽接三脘以通胃,故以之咽物;喉通五脏以系肺,故以之候气。气候谷咽,皎然明白。《千金》谓喉咙主通利水谷之道,咽门主通脏腑津液神气,误也。

喉以纳气,故曰喉主天气。咽以纳食,故曰咽主地气。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谓心主,一阳为三焦,二脉并络于喉,气热内结,故为喉痹。

喉风喉痹,皆由膈间素有痰涎,或因七情不节而作,火动痰上,壅塞咽喉,所以内外肿痛,水浆不入,言语不出,可谓危且急矣。

两寸之脉,浮洪而溢者,喉痹也。脉微而伏者死。

热结咽喉,肿绕于外,且麻且痒,肿而大者,名缠喉风。缠喉风之症,先两日胸膈气紧,出气短促。忽然咽喉肿痛,手足厥冷,气闭不通,顷刻不治。缠喉风多属痰水,其咽喉内外皆肿者是也。

喉痹之症,宜速用针法、吐法以救之。若悬雍垂,则不可刺破,刺则杀人。悬雍者,生于上腭,音声之关也。脏腑伏热,上冲咽喉,则悬雍肿长下垂也。

乳蛾,俗名也。古方通谓之喉痹。以一边肿者为单蛾,两边肿者为双蛾。然双蛾易治,单蛾则难治。

嗌痛者,咽门不能纳谷与唾,而地气闭塞也。喉痹咽痛者,咽喉俱病,天地之气并闭塞也。盖病喉痹者,必兼咽痛,病咽痛者,不必兼喉痹也。

凡咽喉痹,不可纯用凉药,目前取效。上热未除,中寒复起,毒气乘虚入腹,胸前高肿,上喘下泄,手足厥冷,爪甲青紫,七日后全不食,口如鱼口者死。

客热咽痛

客热咽痛者,凡风邪客喉间,气郁成热,故为痛也。《统旨》云:有初得病发热而咽喉自痛者,此得之感冒后,顿厚衣被,或用辛热即卧,遂成上壅,或有壅热而欲取寒凉,为外邪所袭者,俱宜甘桔汤,甘以除热,辛以散结也。

喉痹咽痛,一乡皆相似者,属于天行运气之邪,勿用酸寒之药,点之下之,郁其邪于内,不得出也。

清咽利膈散

薄荷 防风 元参 甘草各五分 桔梗 连翘各一钱 大黄酒炒 芒硝 牛蒡 荆芥各七分 片芩酒炒 栀子各五分

上作一帖,水煎,温服食后。《医鉴》

甘桔汤

甘草二两,炒 桔梗一两,米泔浸

每服五钱,水一盅半,煎服。 钱氏加阿胶;海藏加牛蒡子、竹茹;太无加荆芥、生姜。

丹溪云:咽痛必用荆芥,阴虚火炎,必用元参。

《必用方》加荆芥、薄荷、元参、防风、黄芩各一两

《圣济总录》云:一切咽喉痛,紫雪为要药。

绛雪散 治咽喉热痛肿塞。

寒水石半两,煅红 硼砂 牙硝 朱砂各研一钱 龙脑半钱

上为细末,每一字,掺入口咽津。

《千金》乌扇散

生乌扇十两 升麻三两 羚羊角 通草 芍药各二两 薔薇根切,一升 生地切,五升 猪脂二斤 生艾叶六株

上㕮咀,绵裹,苦酒一升,淹浸一宿,内猪脂中,微火煎取苦酒尽,膏不鸣为度。去滓,薄绵裹膏,似大杏仁大,内喉中,细细吞之。

碧雪 治积热,口舌生疮,心烦喉闭。

芒硝 青黛 寒水石 石膏煅,各飞研 朴硝 硝石 马牙硝各等分。

甘草煎汤二升,入诸药再煎,用柳枝不住搅令溶,方入青黛和匀,倾入砂盆内,冷即成霜,研末,每用少许,以津含化,如喉闭,以竹

管吹入喉中。

牛蒡子汤

牛蒡子二钱　元参　犀角　升麻　黄芩　木通　桔梗　甘草各一钱

水煎食后服，此辛凉解散之剂。

《圣济》射干丸方

射干一两　香豉一合　杏仁去皮尖，炒　芍药　犀角各二两　升麻一两　炙草半两

蜜丸小弹子大，每一丸含化咽津，日三五服。

元参散

元参一两　升麻　射干　大黄各五钱，酒浸　甘草一钱半，炙

每服五钱，水煎，时时含咽。

客寒咽痛

《针经》云：寒气客于会厌，卒然如哑，此寒气与痰涎凝结咽喉之间，宜以甘辛温药治之。切忌寒凉，邪郁不解，则疾成矣。

《千金》母姜酒

母姜汁一升　酥　牛骨髓各一升　桂心　秦椒各一两　防风一两半　芎藭　独活各一两六铢

上为末，内姜汁中，煎取相淹濡，下酥髓等合调，微火三上三下煎，平旦温清酒一升下膏二合，即细细吞之，日三夜一。

半夏桂甘汤　治冷症无阳，咽痛喉闭。

辣桂　甘草炙　半夏制

上件等分锉，每服二钱，水一大盏，煎半盏，细细呷之。《活人》

伏气之病，谓非时暴寒中人，伏于少阴之经，始先不觉，旬日乃发，先发咽痛，次必下利，古方谓之肾伤寒，宜用半夏桂甘汤。

咽痛失音

咽痛失音者，风热痰涎壅闭咽门也。亦有阴虚肺损者，盖肺象金而出声音，金破则不鸣，金实亦不鸣，辨之之法，实者壅遏不出，虚者声嘶破也。

《宣明》诃子汤

诃子四个，半生半熟　桔梗一两，半炙半生　甘草二寸，半炙半生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用童子小便一盏，水一盏，煎五六沸，温服，甚者不过三服即愈。

海藏发声散　治咽喉痛，语声不出。

栝蒌一个　白僵蚕去头，炒，半两　甘草炙，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温酒或生姜自然汁调下，用五分，绵裹噙化，咽津亦得，日两三服。《宝鉴》有桔梗七钱半，炒为末，每一钱，入朴硝一钱匕，和匀口含咽津。

咽喉妨闷

咽喉如有物妨闷者，肺胃壅滞，痰气相搏，结于喉间。《金匮》所谓咽中如有炙脔；《千金》所谓咽中贴贴，状如炙脔，吞不下吐不出者是也。其症妇人多郁者恒患之。《圣惠方》云：忧愁思虑，气逆痰结，皆生是疾也。

《医学正论》：喉干燥痛，四物加桔梗、荆芥、黄柏、知母煎服立已。

咽喉干枯，常如毛刺，吞咽有碍者，风燥也，宜荆防败毒散，加薄荷、黄芩，倍桔梗，入生姜煎服。

厚朴汤

厚朴姜汁，炙　赤苓　紫苏叶各一两　半夏姜制，一两半

每服三钱，入生姜三片同煎，食后温服。

杏仁煎

杏仁去皮尖双仁，炒　桑根白皮　贝母各一两半　酥半两　生姜汁二合　生地汁二合半　大枣六十枚　紫菀二分　甘草炙　桔梗炒　五味子　地骨皮　赤茯苓去皮，各一两　人参二分

共十四味，研杏仁以水五升，滤取汁，将草药细锉，同煎至二升，以绵滤去滓，续下酥及地黄汁，慢火煎成膏，每食后含一匙，细细咽津。

按：喉间痰气结聚成核，久而不散，则生燥涩，厚朴汤用辛味以破之也。杏仁煎，假润

药以通之也。

发声散 治咽痛生疮妨闷。

黄瓜蒌大者一枚 桔梗七钱半 白僵蚕五钱,炒 甘草二钱,炒

上为末,每取少许,干掺。如咽肿红紫色,加朴硝一钱,如喉中有小白头疮,入白矾末五分。

通嗌散 治喉痛生疮,声哑。

白硼砂二钱 孩儿茶 青黛 滑石 寒水石各一钱 蒲黄 马牙硝 枯白矾各六分 黄连 黄柏各五分 片脑二分

上为细末,炼化白砂糖和丸芡实大,卧时舌压一丸,自化入喉神效。

一人但饮食,若别有一咽喉,斜过膈下,经达左胁而作痞闷,以手按之,则漉漉有声,以控涎丹十粒服之,少时痞处热作一声,转泻下痰饮二升,再食正下而达胃矣。

喉痹诸法

喉痹者,咽喉肿塞痹痛,水浆不得入是也。由脾肺不利,蕴积热毒,而复遇暴寒折之,热为寒闭,气不得通,结于喉间。其症发热恶寒,喘塞胀闷,不急治杀人,针刺出血,搐鼻吐痰,皆急法也。

文潞公喉肿咽痛,喉科治之,三日愈甚。上召孙兆治之,孙曰:疾得相公书判笔一管,去笔头,沾水点药入喉,便愈。孙随便刺,相公昏仆不省人事,左右皆惊愕流汗。孙乃笑曰:非我不能救相公。须臾呕出脓血升余,旬日乃平复如故。予尝治一男子喉痹,于太谿穴刺出黑血半盏而愈。由是言之,喉痹以恶血不散故也。

凡治此疾,暴者必先发散,发散不愈,次取痰,取痰不愈,次取污血也。娄全善《纲目》。火郁则发之,即发散之意也,血出多则愈。有针疮者,姜汁调熟水时时呷之。

治急喉痛,于大指外边指甲根齐针之,不问男左女右,只用入家常使针针之,令出血即效。如大段危急,两手大指多针之甚妙。《夷坚志》

挑背法,于暗室中,用红纸条点火照背上,隐隐有红点,用针挑破,喉痹将死者,破尽即苏。

元公章少卿,述闻德府上人,携仆入京。其一患喉闭胀满,气喘塞不通,命在须臾。询诸郡人云:惟马行街山水李家可看治。即与之往。李骇曰:此症甚危,犹幸来此,不然死耳。乃于筒中取一纸捻,用火点着半,烟起吹灭之,令仆张口,刺于喉间,俄吐出紫血半合,即时气宽能言,及啖粥,掺药敷之立愈。士人甚神其术。后还乡里,村落一医,偶传得此法,云:咽喉病发于六腑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瘀血即已。若发于五脏,则受毒牢深,手法药力难到,惟用纸捻为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后有人拾得其残者,盖预以巴豆油涂纸,故施火即着,藉其毒气,径赴病处以破其毒也。牙关紧闭者,以烟薰人鼻中,即时口鼻涎流,牙关自开。《医说》

周密《齐东野语》云:密过南浦,有老医授治喉痹垂死方,用真鸭嘴胆矾为末,醋调灌之,大吐胶痰数升即瘥。临汀一老兵妻,苦此绝水粒三日矣,如法用之即瘥。屡用无不效验,神方也。《济生方》用胆矾二钱半,白僵蚕炒,五钱,研,每以少许吹之吐涎,名二圣散。

孙兆治潘元从急喉痹,以药半钱,吹入喉中,少顷吐出脓血立愈。潘谢曰:非明公不能救,赠金百两,愿求其方。孙曰:猪牙皂、白矾、黄连等分,瓦上焙为末耳。既授方,不受所赠。

解毒雄黄丸

雄黄 郁金各一分 巴豆去皮油,十四粒

细末,醋糊丸绿豆大,茶清下七丸,吐出顽痰立苏。水浆不得入口者,醋磨灌喉取吐,未吐再服。丹溪云:姜汁僵蚕末,治咽痛喉痹神效。

喉痹吹药

白矾末一钱,同巴豆一粒同炒,去巴豆,取矾研细末吹之,即吐浊痰,名碧云散。再入轻粉、麝香少许,名粉香散。吹乳蛾即开。

玉锁匙

焰硝七钱半　硼砂二钱半　白僵蚕一钱二分半　龙脑一字

为末，以竹管吹五分，入喉中神效。《直指》

搐鼻透关散

雄黄研　猪牙皂荚蜜炙，去皮　藜芦各一分

上为末，每用一匙，分弹入两鼻中，关透即瘥。

凡人患喉闭及缠喉风，用药开得咽喉，可通汤水，急吸薄粥半碗或一碗，压下余热，不尔即病再来，不可不知也。咽喉既可，身热头痛不止，此感外邪，看脉气及大小便。有表症则发散，有里症则微下之皆愈。愈后虚喘而身不热者，必是服凉药过多而下虚也。当服镇重温药一服，如黑锡、正元之类，以粥压之。

冰梅丸　治喉风肿痛如神。

天南星三十个　大半夏　白矾　白盐　防风　朴硝各四两　桔梗二两　甘草一两　大梅实拣七分熟者一百个

先将硝盐水浸一伏时，然后将各药研碎，入水拌匀，方将梅实置于水，淹过三指为度。浸七日，取出晒干，又入水中，浸透晒干，俟药水干为度。方将梅子入磁罐封密，如霜衣白，愈佳。用时绵裹噙口中，徐徐咽汁下，痰出即愈。

时行喉痛，宜用普济消毒饮子。

神效散　治喉痹语声不出，猪牙皂角和霜梅为末噙之。急喉痹其声鼾者，有如痰在喉响，此为肺绝之候。宜用人参膏救之。用竹沥、姜汁放开，频频服之。如未得参膏，独参汤亦得。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全四，迟则十不全一也。

烂喉痧方笔友张瑞符传

西牛黄五厘　冰片三厘　真珠三分　人指甲五厘，男病用女，女病用男　象牙屑三分，焙　壁钱二十个，焙，上壁砖上者可用，木板上者不可用　青黛六分，去灰脚净

共为极细末，吹患处效。

笔友张瑞符，湖州府人也，予往来二十年矣。其为人也，敦厚和平，年过五旬，并未生育，虽置妾亦终不得怀孕。忽一日遇李相士，即道喜云：尔当生子矣。李乃张之同乡友也。张错愕曰：我半生已来，并未生育，尔何得相戏若此。李曰：我昔年曾看尔相，许尔无子。今尔阴骘纹已满面，岂无子之相。后果如其言。予因问张曰：尔一生如何为善？张曰：生平并未有善，只有两事，亦人所当为者也。一舍弟早亡，所遗一子，我抚养长大。而舍弟所有主顾，我已相与二十年矣。舍侄既长，我使之去，彼不愿。我曰：尔在我处，我甚有益。但尔不去，终身只作店伙，我所不忍，今于尔笔，同往各主顾家，相致曰：此即我舍弟某之子也，今已长，可仍用其笔。况此子自幼在我店习业，彼之笔即我之笔也。又此方甚效，我所不秘，余亦无所为。予曰：只此可称善矣。有侄少孤，抚之成立，并使其能继父业；有急救之方面公之于世，善莫大焉。予得是方，并述其始末云尔。鹤年。

金匮翼 卷六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心痛统论

方论心痛有九种：曰饮、曰食、曰风、曰冷、曰热、曰虫、曰悸、曰痓、曰去来。悸者动也，心虚则动而痛也。痓者住也，恶风所著也。去来者，作止不常，亦邪气也。但痓为阴而去来为阳耳。

心主诸阳，又心主血。是以因邪而阳气郁伏，过于热者痛。阳气不及，邪气胜之者亦痛。血因邪泣在络而不行者痛。血因邪胜而虚者亦痛。

五脏六腑任督支脉，皆络于心，是以各脏腑经脉，挟其淫气，自支脉上乘于心，皆能作痛。然必有各脏腑病形与之相应。经云：心痛引少腹，上下无定处，溲便难者，取足厥阴；心痛腹胀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短气，不足以息，取手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刺手少阳。此之谓也。

胃居中焦，禀中和之气，为水谷之海，三阳之总司。凡饮食、寒热、气血、虫邪、恶气，亦如心痛有不一之因也。惟肝木之相乘者尤甚。其症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病名食痹。食痹者，食已心下痛，吐出乃已是也。其肾水上逆者次之。肾水上逆者，寒厥入胃也。

胃者，上气也，主乎痞。故胃病者，或满或胀，或食不下，或呕吐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色浮而黄者，皆是胃之本病也。其有六淫五邪相乘于胃者，大率与前所列心痛之形状相类，但其间必与胃本病参杂而见之也。忧思忿怒之气，素蓄于中，发则上冲旁击，时复下注，若三焦无所阻滞，任其游行，则不能作痛，虽痛亦微，若有湿痰死血，阻滞其气而不得条达，两相搏击，则痛甚矣。

余家有治心胃痛丸方

白胡椒　枳壳　白檀香　红花　五灵脂去砂　广木香

各为末，于六月六日修合，水泛为丸。每用七丸噙化，少顷痛即止。余因名之曰灵香丸。此条宜注胃脘痛中，鹤年识。药共六味，五味各一两，五灵用五两。予忆昔年合药时，配分两仿佛若此。

热厥心痛

金铃子散《保命》

金铃子　延胡索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酒调下，痛止，与枳术丸。

左金丸

川黄连六两，盐水炒　吴茱萸去闭口，盐水浸一伏时，一两

上为末，水泛为丸，或粥糊丸，每服三十丸，开水送下。

《机要》云：热厥心痛者，身热足寒，痛甚则烦躁而吐，其脉浮大而洪，当灸太谿、昆仑，谓表里俱泻之，是为热病。汗不出，引热下行，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毕，服金铃子散则愈。痛止，服枳术丸，去其余邪也。

丹溪云：心膈痛，曾服香燥热药，复作复结，转深转痼，宜山栀炒黑二两，香附盐水浸炒一两，川芎一两，黄芩、黄连并酒炒，木香、槟榔各二钱五分，赤曲、番降香各五钱，芒硝

二钱，为末，生姜汁、童子小便各半盏，调二钱，痛时服。

心　寒　痛

大建中汤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二两

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复之。

扶阳益胃汤

附子炮，去皮脐，二钱　干姜炮，一钱半　草豆蔻　益智仁　官桂　白芍　甘草　人参各一钱　吴茱萸　陈皮　白术各五钱

上锉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盏，姜三片，枣二枚，同煎至一盏，去滓，温服食前。

罗谦甫治漕运使崔君长男云卿，年二十五，体本丰肥，奉养膏粱，时时有热证。友人劝进寒凉药，食寒物。至元庚辰秋发疟，医以砒霜等药治之，新汲水下，禁食热物。疟病未除，反添吐泻，脾胃复伤，中气愈虚，腹痛肠鸣，时复胃脘当心而痛，不任其苦，屡医未效，至冬不瘥。延至四月，劳役烦恼过度，前症大作，请余治之。诊得脉弦细而微，手足稍冷，面色青黄不泽，情思不乐，恶人烦扰，饮食减少，微饱则心下痞闷，呕吐酸水，每发作，冷汗时出，气促不安，须人额相抵而坐，少时易之。予思《内经》，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又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则卒然而痛，得热则已，非甘辛大热之剂，则不能愈。遂制此方。经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佐以苦温。附子、干姜大辛热，温中散寒，故以为君；草豆蔻、益智仁辛苦温，治客寒犯胃为佐；脾不足者以甘补之，炙甘草甘温，白术、陈皮苦温，补脾养气。水挟木势，亦来侮土，故作急痛，桂辛热以退寒水，芍药味酸，以泻木来克土；吴茱萸苦热，泻厥气上逆于胸中为使。三服大势去，痛减半。至秋先灸中脘三七壮，以助胃气，次灸气海百余壮，生发元气，滋荣百脉，以还少丹服之。喜饮食，添肌肉，皮肤润泽。明年春灸三里二七壮，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气，引气下行，又以芳香助脾，服育气汤加白檀香平治之，戒以恣怒窒欲，慎言语，节饮食，一年而平复。

《金匮》治心痛彻背、寒冷者方

赤石脂、干姜　蜀椒各四分　附子炮，一分　乌头炮，一分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不住稍增之。

余尝治一香山人，心痛，问之则服药已一月矣，向左卧则右痛，向右卧则左痛，仰卧则痛在前，偃卧则痛在背，坐立则痛在上，无一刻少安。余曰：此中虚，与以小建中汤重用饴糖、炙甘草，四剂而安。鹤年

心　虚　痛

《良方》妙香散　治心气不足，时时疗痛，按之则止，虚烦少睡，夜多盗汗，常服补益气血，养心止痛。

黄芪姜汁炙　山药　茯神去皮木　茯苓去皮　远志去心炒，各一两　人参　桔梗　甘草炙，各半两　木香煨，二钱半　辰砂三钱，另研　麝香一钱，另研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

按：此方宜去茯苓，麝香。盖心气已虚，惟宜收养，有木香之通，不宜更益麝香之散；有茯神之淡，不必加以茯苓之渗也。昔人云：按之痛止者为虚，宜以酸收之，勿食辛散之剂。又云：病久气虚血损，及素作劳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虚痛也。有服大补之剂而愈者，不可不知。

气刺心痛

气针丸　治久积风壅，心胸筑痛，两胁心胸有似针刺，六脉沉伏，按之手不可近，此药屡试神验，常服疏滞气，止刺痛。

木香　槟榔　青皮　陈皮　大黄各四两　牵牛取头末，半斤，半生半熟

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送下，食

前，量虚实加减。

新定乌附丸 治气刺攻痛，但忍气即发者。

天台乌药二两 白豆蔻五钱 沉香五钱 茯苓一两 香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淡生姜汤化下。

一粒金丹 治气痛。

鸦片二钱半 阿魏一钱 木香 沉香各五分 牛黄二分半

上将沉香、木香、牛黄为末，以鸦片、阿魏放碗内，滴水溶化，和蜜为丸绿豆大，金箔为衣，每一粒。热气痛，凉水下；冷气痛，滚水下。

神保丸 治诸气疰痛，心肠腹胁肾气皆治。

全蝎七个 巴豆十粒，去皮为霜 木香 胡椒各二钱半 朱砂二钱半，内一半为衣

上为末，蒸饼和丸麻子大，朱砂为衣，每五七丸，姜汤温酒任下。

血瘀心痛

拈痛丸《奇效》下同

五灵脂去净砂子 蓬莪术煨 木香 当归各等分

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橘皮汤送下。

手拈散

延胡索 五灵脂 草果 没药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无时。

经验失笑散

五灵脂净好者 蒲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用黄醋一杓，熬成膏，再入水一盏，煎至七分，热服。

丹溪云：死血作痛，脉必涩。作时，饮汤水下，或作呃，壮人用桃仁承气汤下之，弱人用失笑散和之。或以归尾、川芎、牡丹皮、苏木、红花、延胡索、桂心、桃仁泥、赤曲、香降香之属，煎成童便、酒、韭汁大剂饮之。

蛔咬心痛

芜荑散 治大人小儿，蛔咬心痛。经云：虫贯心则杀人。欲验之，大痛不可忍，或吐青黄绿水涎沫，或吐虫出，发有休止，此是蛔咬心痛也。宜速疗之。

芜荑 雷丸各半两 干漆捶、碎，炒令烟尽，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水七分盏调和，服不拘时，甚者不过三服。小儿每服半钱。

乌梅丸 治脏寒蛔虫动作，上入膈中，烦闷呕吐，时作时止，得食即呕，常自吐涎。有此症候，谓之蛔厥，此药主之。

乌梅三百个 黄柏炙 细辛去苗 肉桂 附子炮，去皮脐 人参各六两 干姜炮，十两 当归 蜀椒去目及闭口者，微炒出汗，各四两 黄连十六两

上异捣筛合治之，以醋浸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加炼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每十五丸，温米饮食前下。

化虫丸 治寸白虫。

黄丹半两，炒 锡灰一两，罗 定粉二两

上同研极细末，每服一钱，先烧猪肉五文，吃了，后以生油一口许调药服，至晚取下，妇人有胎不可服。

胃脘痛

痰积胃脘痛

丹溪白螺壳丸

白螺壳火煅 滑石 苍术 山栀子 红曲炒 香附童便浸 南星炮制，各一两 青皮 枳壳麸炒黄 木香 半夏 砂仁各半两 桃仁炒，去皮尖，三十粒

上为末，春加川芎；夏加黄连；秋加吴茱萸，用生姜汁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

海蛤丸丹溪　治痰饮心痛。

海蛤烧灰，研极细，过数日火毒散用之　瓜蒌仁带瓤，同研

七以海蛤粉入瓜蒌内干湿得所为丸，每服五十丸。

加味二陈汤　治痰饮食积，胃脘作痛，或胀或痞。

陈皮　半夏　茯苓　炙草　枳实　川连　滑石　木通　山楂　干葛

此中焦湿痰蕴热，痞滞不通，以二陈加连、枳、山楂，清涤中宫，妙在干葛升引清气，滑石、木通利除浊气，清升浊降，痛胀自除。

肝乘胃痛

新定吴茱萸汤　治胃脘痛不能食，食则呕，其脉弦。

人参一钱　吴茱萸三分，炮淡　川连六分　茯苓二钱　半夏一钱半　宣州木瓜七分

上作一服，水姜煎。

肾逆胃痛

新定桂苓汤

桂一钱　茯苓三钱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芍药一钱　生姜五分

一作一服，水煎空心服。

按：古法有生韭汁和五苓散为丸，空心茴香汤下。盖亦取泄水气，益土气之意。愚谓白术之滞，不如人参之益胃，韭汁之辛，不如生姜之散逆，且猪、泽亦过伤肾气，不如芍药之摄水下行也。

腹　痛

寒冷腹痛

腹痛属寒冷者，多是口食寒物，鼻吸冷气，脉涩气阻，则为疼痛。其症四肢逆冷，唇口变青，其脉沉或紧。经云：寒气客于脉中，则脉寒，脉寒则缩缩，缩缩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或吐清水，所谓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宜温散，或温利之。

《本事》温脾汤

厚朴　干姜　甘草　桂心　附子各二两　大黄四钱

上㕮咀，各一两，水二盅，煎六分，顿服。治痼冷在肠胃，泄泻腹痛，宜先取去，然后调治，不可畏虚以养病也。

温脾丸《外台》

大黄　麦芽　干姜各三两　厚朴炙　当归　附子炮　甘草炙　桂心　人参　枳实炙，各一两

蜜丸如梧子大，十五丸，日三，增至二十丸。

按：温脾丸，大黄多而用蜜丸少服，急法缓用也。温脾汤大黄少而作汤服，且不用参、归，缓法急用也。总之，病非实热，法不可下，而痼冷在脏，不下则病不去，故权宜于缓急之间如此。若其中无积滞者，则但宜温之而已，不必下也。或挟虚者，则兼补之。

《外台》附子汤

附子炮　甘草炙，各二两　宿姜一两　仓米半升　半夏制，四两　白术三两　大枣二十枚

水一斗，煮三升，去滓，分三服，治虚冷腹痛佳。

《外台》建中汤　治气血虚寒，不能荣养心脾，其痛连绵不已，而亦无急暴之势。按之则痛反缓，或按之便痛，重按却不甚痛，此正是虚证。经所谓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是也。

黄芪　白芍各三两　甘草炙　桂心各二两　生姜六两　半夏五两　大枣十二枚　饴糖十两

上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治当脐痛，便溏不利，怯寒脉虚者方

熟地三钱　肉桂五分　白芍一钱半　桂枝五分　当归　茯苓各一钱

水煎服。

治脐下冷撮痛，阴内冷如冰，延胡苦楝汤

方

熟地一钱 川楝 延胡各五分 附子 肉桂各七分 炙甘草一钱

上都作一服，水四盏，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服，空心食前。

温中汤 治戊土已衰，不能运化，又加客寒，聚为满痛，散以辛热，佐以苦甘，以淡泄之。气温胃和，痛自止矣。

厚朴姜制，一两 橘皮去白，一两 干姜七钱 甘草炙 草豆蔻 茯苓去皮 木香各五钱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煎一盏，去粗温服食前。

《局方》神保丸

全蝎 巴豆各十个，取霜 木香 胡椒各二钱五分

上为末，入巴豆研匀，汤化蒸饼丸如麻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七丸。此药大能宣通脏腑，治诸积气为痛。

热 痛

热痛者，二便闭赤，喜冷恶热。经云：热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也。宜寒宜下，勿遽补也。

《肘后》疗卒腹痛方

掘土作小坑，以水满中，搅取汁饮之瘥。

《统旨》清中汤

黄连 山栀炒，各二钱 陈皮 茯苓各一钱半 半夏一钱，姜汤炮七次 草豆蔻仁捶、研 甘草炙，各七分

水二盅，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冷 热 痛

冷热痛者，经所谓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搏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热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治之宜兼寒热而调之。

一方

草豆蔻七分 炒山栀二钱

上二味为末，以姜汁调粥丸服之。

苦楝丸 治奔豚小腹痛。

上三味，酒二升，煮尽为度，焙干细末之。每药末一两，入延胡索半两，全蝎一十八个炒，丁香一十八粒，别为末和匀，酒糊丸梧子大。温酒下五十丸，空心服。

风 痛

风痛者，邪风内淫肠胃，与正气相搏而痛也。其症恶风脉弦，腹中奔响急痛。仲景所谓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瘥者，与小柴胡汤是也。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半夏 甘草炙 人参 干姜 大枣

水煎服。

按：此方宜照仲景加减法，腹痛者去黄芩，加芍药。

《和剂》抽刀散

川白姜五两，锉，入巴豆肉一钱一字同炒至豆黑去豆 良姜五两，入斑蝥二十五个，同炒至蝥黑去蝥 石菖蒲五两半，不炒 糯米六两一钱，炒黄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下。

《仁斋直指》云：有一田夫醉饱之余，露星取快，一枕天明。自此脾疼攻刺，百药罔效。淹淹数载。后遇至人授以抽刀散，数服顿愈。则知风露之根，入在脾胃，良姜、菖蒲为能散其邪，巴、蝥借气为能伐其根，观此可以通一毕万矣。然而痛不复作，养脾之剂，独不可继是而调理之乎？疗病如濯衣，必去其垢污，而后可以加浆饘。医者意也，请借是以为喻。

食 积 痛

食积痛者，经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也。其症恶心恶食，吞酸嗳腐，其脉多沉实，当分三焦而治，在上吐之，在中消之，在下下之。

吐之方

烧盐半升，温汤五六升，和服探吐。

吴鹤皋云：凡腹痛连胁膈，手足冷，脉沉伏者，多是饮食痰饮，填塞至阴，抑遏少阳上

升之气，不得敷畅。两实相搏，令人自痛，肢冷脉伏，皆阳气闭藏之象也。经曰：木郁达之。故用吐法，咸能软坚，故用烧盐。

消之方

取其余类烧作末，酒服方寸匕。如食肉即以肉烧作末，然必得如所食者烧作末乃效。鹤年

又治杂食癥实不消，心腹坚痛方

白盐一升，以水三升，煎服吐下即定。

下之方

川大黄　干姜　巴豆去皮心，研压去油，等分

蜜丸如小豆大，温水下一丸，实者加一丸，未知服三丸，腹中鸣转下行便愈。此治寒饮食过伤，心腹卒痛，如锥刺之状。若伤湿热之物，不得化而闷乱便闭者，宜厚朴三物汤，或枳实导滞丸良。

厚朴三物汤

厚朴二两，炙去皮　枳实二枚，大者，炙　大黄四两

水二斗，煮枳实、厚朴二味，至五升，下大黄煮取二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死血痛

死血痛者，多从郁怒及饱食后急走得之，其痛必有定处，其脉必芤涩，微则和之，甚则下之。

桃仁承气汤

桃仁五十粒，去皮尖　桂枝二两，去皮　大黄四两　芒硝二两　甘草炙，二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虚者加地黄蜜丸，以缓除之。

一方

妇人油头发，烧如灰，细研筛过，温酒调下二钱。元丰中，丞相王郇公，小腹痛，国医治之，百药不止，服此即愈。

腰　痛

风虚腰痛

风虚腰痛者，肾虚而风冷乘之也，其尺脉虚浮而痛多抽掣，或拘急且酸，而上连脊背，不时速治，喜流入脚膝，为偏枯冷痹缓弱之疾。

独活寄生汤

独活三两　细辛　牛膝　桑寄生　秦艽　茯苓　白芍　人参　熟地黄　防风　杜仲　川芎　当归各二两　桂心　甘草

每服五钱，水煎空心服。

甘豆汤《直指》　治肾虚内蓄风热，腰痛，或大小便不通。

生甘草二钱　黑大豆二合

加生姜七片，水煎服。

治肾脏风，攻注脚膝痛。

连珠甘遂一两　木鳖子一个雄，一个雌，去壳

上为末，猪腰子二个，破开，药末一钱掺匀，湿纸裹数重，慢火煨熟放温，五更初细嚼，米饮下。如积多则利多，少则少也。宜软饭将息。若患一脚，却看左右。如左脚用左边腰子，右用右边者，药末止一钱。壬子年在毗陵，有马姓入赘酒，久不见，因询其亲，云：宿患肾脏风，今一足发肿如瓠，自腰以下，巨细通为一律，痛不可忍，卧欲转侧，必两人挟持方可动，或者欲以铍刀决之。予曰：未可，予有药当合以赠，如上法服之，辰巳间下脓如水晶者数升，即时痛止肿退，一月拄拐而行。予再以赤乌散，充涂贴其膝方愈。后十年过毗陵，率其子列拜以谢云：向年脚疾，至今不复作，虽积年肾脏风，并已失去，今健步自若矣。

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若不决而去之，而欲以补药攻疾，非徒无效而已也。余读《本事方》，有取乎此，故备录如上。

湿冷腰痛

湿冷腰痛者，坐卧湿冷，久久得之。《金匮》所谓肾著是也。其症痛而冷重，遇阴或久坐则甚，肾著汤主之。

肾著汤

生附汤

附子生，一分　苍术炒　杜仲姜汁炒，各半两　生干姜　白术　茯苓　牛膝酒浸，焙　厚朴制　甘草炙，各二两

上锉，每三钱，姜四片，枣二枚，食前服。

牵牛丸　治冷湿流注，腰疼不可屈伸。

黑牵牛　延胡索微炒　补骨脂三味另研，另捣，另炒，取末，各二两

上煨蒜研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葱酒盐汤任下。《杨氏家藏方》

子和禹功散　治水气流注腰痛。

黑牵牛四两　茴香炒，一两

上为末，姜汁调一二钱服。

湿热腰痛

脾有湿热，传之于肾，得之醇酒厚味，内伤中气，湿热蕴积，流注肾经，令人沉重疼痛，遇天阴或久坐而发，其脉缓者是也。

东垣苍术汤

苍术五钱，去湿止痛　柴胡三钱，行经　防风一钱半，去风胜湿　黄柏一钱半，除热止痛

水二盅，煎至一盅，空心食前。

丹溪治湿热腰腿痛方

龟板酒炙，二两　苍术　黄柏酒炒　苍耳　威灵仙酒浸，一两　侧柏半两

上为末，酒糊为丸，每用黑豆汁，煎四物汤，加陈皮、甘草、生姜，煎汤下。一方有白芍、知母。

肾虚腰痛

肾虚腰痛者，精气不足，足少阴气衰也。足少阴者，肾之精也。其脉贯脊属肾，抵腰中，精气不足，则经脉虚而痛。其症形羸气少，行立不支，而卧息少可，无甚大痛，而悠悠戚戚，屡发不已。经云：腰者肾之腑，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此之谓也。丹溪云：肾虚者，其脉大。

《本事》鹿茸丸

鹿茸鹿茸亦可　菟丝子制，各一两　舶茴香五钱

上为末，以羊肾二对，陈酒煮烂去膜，研如泥，和丸桐子大，阴干。如羊肾少太干，以酒糊佐之，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盐汤下。

青娥丸

破故纸四两，炒香　杜仲净，八两，姜汁炒　胡桃肉十两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三五十丸，空心温酒送下，蜜丸亦可。《百一》补髓丹有鹿茸二两，没药一两。

无比山药丸

赤石脂煅　茯苓去皮木　山茱萸去核　巴戟去心　牛膝酒浸　熟干地黄酒浸　泽泻各三两　菟丝酒浸　杜仲去皮，切，姜汁炒　山药各三两　五味子六两　肉苁蓉酒浸，四两

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下。

余治一姓顾妇女，患肾虚腰痛，用猪腰二枚，破开纲盐水炒杜仲末缝好，煮熟去药，任意服之而愈。

食积腰痛

食积腰痛者，食滞于脾而气滞于肾也。夫肾受脾之精而藏焉者也。若食不消，则所输于肾者，非精微之气，为陈腐之气矣。而肾受之，乱气伤精，能无痛乎。亦有醉饱入房太甚，酒食之积，乘虚流入少阴，腰痛难以俯仰者，疏瀹其源，澄清其流，此大法也。或云四物合二陈，加麦芽、神曲、杜仲、黄柏、官桂、砂仁、葛花、桔梗之类。

神曲酒

陈久神曲一块，烧通红焠老酒，去神曲，通口吞青娥丸，两服顿愈。

青娥丸见前。

瘀血腰痛

瘀血腰痛者，闪挫及强立举重得之。盖腰者一身之要，屈伸俯仰，无不由之。若一有损伤，则血脉凝涩，经络壅滞，令人卒痛，不能转侧，其脉涩，日轻夜重者是也。

茴香酒

破故纸炒香　茴香炒　辣桂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食前。故纸主腰痛，主行血。《仁斋》

《和剂》复元通气散　治闪挫腰胁痛

船上茴香炒　穿山甲蛤粉炒，各二两　延胡索醋炒　白牵牛炒　甘草炙　陈皮去白，各一两　南木香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食前。

胁痛总论

经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又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所以左属肝，肝藏血，肝，阳也，血，阴也，乃外阳而内阴也。右属肺，肺主气，气，阳也，肺，阴也，乃外阴而内阳也。由阴阳五脏气血分属，是以左胁之痛，多因留血，右胁之痛，悉是痰积，岂可一概而言乎。虽痰气固亦有流注于左者，然必与血相搏而痛，不似右胁之痛，无关于血也。

肝郁胁痛

肝郁胁痛者，悲哀恼怒，郁伤肝气，两胁骨疼痛，筋脉拘急，腰脚重滞者是也。

枳壳煮散

枳壳四两，先煮　细辛　桔梗　防风　川芎各二两　葛根一两半　甘草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四钱，水一盏半，姜、枣同煎至七分，去滓，空心食前温服。

悲哀烦恼，肝气致郁，枳壳能通三焦之气，故以为君；肝欲散，故细辛、川芎、桔梗之辛以散之；肝苦急，故用甘草之甘以缓之。其用防、葛者，悲则气敛，借风药以张之也。

戴云：胁痛，身体带微热者，《本事》枳壳煮散良。若只是胁痛，别无他症，其痛在左，为肝经受邪，宜川芎、枳壳、甘草；其痛在右，为肝移病于肺，宜片姜黄、枳壳、桂心、甘草。此二方出严氏《济生续集》。

柴胡疏肝散

柴胡　陈皮醋炒，各二钱　川芎　芍药　枳壳　香附各一钱半　炙草五分

水煎食前服。

调肝散　治郁怒伤肝，发为腰痛。

半夏制，三分　辣桂　宣木瓜　当归　川芎　牛膝　北细辛各二分　石菖蒲　酸枣仁去皮，炒　甘草炙，各一分

上锉细，每服三钱，姜五片，枣二枚，煎服。《仁斋直指》

《良方》香橘汤　治七情所伤，中脘不快，腹胁胀满。

香附　橘红　半夏姜制，各三钱　炙草一钱

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至一盅，食远服。

肝虚胁痛

肝虚者，肝阴虚也。阴虚则脉绌急，肝之脉贯隔布胁肋，阴虚血燥，则经脉失养而痛，其症胁下筋急，不得太息，目昏不明，爪枯色青，遇劳则甚，或忍饥即发者是也。

滑氏补肝散

酸枣仁炒，四钱　熟地一钱　白术炒，一钱　当归　山茱萸　山药　川芎　木瓜各一钱半　独活　五味各三分

上为末，每服五钱，水煎服。

肝体阴而用阳，此以甘酸补肝体，以辛味补肝用，加独活者，假风药以张其气也。一方有人参、黄芪、牛膝、石斛、柏子仁、桃仁，无山药、独活、五味。

补肝汤

干地黄三钱　白芍一钱半　当归　陈皮各一钱　川芎七分　甘草五分

上六味都作一服，水煎。此亦甘酸辛兼补

体用之法。

一方 阿胶为丸，梧子大，每服二钱，空心白滚汤下。

一方 鸡子黄一枚，调吞日二服。

以上二方，皆甘酸补肝体之法。

肾虚胸胁痛

房劳过度，肾气虚弱，羸怯之人，胸胁之间，多有隐隐微痛，此肾虚不能纳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气与血犹水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既虚则鲜有不滞者，所以作痛。宜用熟地、破故纸之类补肾，阿胶、芎、归之类和血，若作寻常胁痛治即殆矣。

戴云：曾有一人胁痛连膈，进诸药味并大便导之，其痛殊甚，后用辛热补剂，下黑锡丹方愈。此乃肾肝虚冷作痛，愈疏而愈虚耳。

肝火胁痛

肝火盛而胁痛者，肝气实也。其人气收善怒。经云：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善怒，又云：肝气实则怒是也，其脉当弦急数实，其口当苦酸，其痛必甚，或烦热，或渴，或二便热涩不通。

龙荟丸方 丹溪云：治肝火胁痛要药。

龙胆草 当归并酒洗 栀子 黄连 黄柏 黄芩各一两 大黄酒浸 青黛 芦荟各五钱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

蜜丸小豆大，姜汤下二三十丸。

《元珠》云：一人性躁，夏月受热，忽左胁间痛，皮肤红如碗大，发水疱疮三五点，脉弦数，医作肝经郁火治之，用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剂痛益甚，且增热，皮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以水调白郁金末敷，于前剂加青黛、龙胆进之，夜痛益甚，胁中如钩摘之状。次早视之，红已及半身矣，立泡又增至百数。后询黄古潭乃以大瓜蒌一枚，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药进而痛止。盖前药苦寒，益资其燥，瓜蒌之为物，柔而润滑，于郁不逆，甘缓润下，故奏效捷也。

污血胁痛

污血胁痛者，凡跌仆损伤，污血必归胁下故也。其症昼轻夜重，或午后发热，脉短涩或搏，其人喘逆。经云：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是也。

东垣复元活血汤

柴胡半两 瓜蒌根 当归各三钱 红花 甘草 穿山甲炮，各二钱 大黄酒浸，一钱半 桃仁去皮尖，研如泥，五十枚

上除桃仁外，锉如麻豆大，每服半两，水盏半，酒半盏，同煎至七分，去渣，大温服之，以利为度。

《针经》云：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肝胆之经俱行于胁下，经属厥阴少阳，宜以柴胡为君，以当归和血脉。又痛者急也，甘草缓其急，亦能生新为臣。穿山甲、瓜蒌根、桃仁、红花破血润血为佐，大黄酒制以荡涤败血为使，气味和合，气血有所归，痛自定矣。

芍药散 治妇人胁痛。

白芍药 延胡索 肉桂各一两 香附一两，醋一升，盐半两，同煮干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白汤下。

息 积

《内经》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病名曰息积。夫消息者，阴阳之更事也。今气聚于胁下，息而不消，积而不散，故满逆而为病。然气不在胃，故不妨于食，特害于气而已。治宜导引服药，药不可独治，善导引能行积气，药力亦藉导引而行故也。《圣济》同下

推气散 治右胁痛，胀满不食。

片姜黄 枳壳 桂心各五钱 炙草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调下，食远服。

赤茯苓汤 治息积，胁下气逆满闷。

赤茯苓 桂心 陈皮炒，半两 高良姜一两 大腹皮五钱 吴茱萸三分 甘草一分

水煎三钱，空心温服日二。

白术丸

白术陈土炒　枳实麸炒　桂心各一两半　人参　陈皮去白，炒　甘草蜜炙　桔梗炒，各一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丸，日二。

胸痛附

生地黄五斤绞取汁，微火煎三沸，投白蜜一升，再煎取三升，每服半升，日三。

四　肢　肿

经云：结阳者，肿四肢。河间云：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结故不得行于阴，阳脉不行，故留结而为肿也。

犀角汤

犀角屑　元参　连翘　柴胡各半两　麦门冬　芒硝各一两　升麻　木通各三钱　沉香　射干去毛　甘草炙，各一分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同煎至八分，食前去渣温服。

余曾治手十指独肿大者，与此药愈。有伤寒后手足肿而赤者，与此亦愈。但去柴胡、沉香，芒硝不用，加枳壳一味。盖柴胡散气，沉香行气，皆所以通留结之阳，然升、柴不必并行，而沉香之温燥，不如枳壳之和利也。芒硝泻阳明之阳，以其人便溏，故去之耳。

颤　振

颤振，手足动摇，不能自主，乃肝之病，风之象，而脾受之也。肝应木，木主风，风为阳，阳主动；脾应土，土主四肢，四肢受气于脾者也。土气不足，而木气鼓之，故振之动摇，所谓风淫末疾者是也。

按：手足为诸阳之本，阳气不足，则四肢不能自主，而肝风得以侮之。肝应木，热生风，阴血衰则热而风生焉。故犯此症者，高年气血两虚之人，往往有之，治之极难奏功。

脚气之源

《内经》曰：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寒暑风湿之气，虽本乎天，而皆人乎地，而人之足履之，所以往往受其毒也。始从足起，渐及小腹，甚乃上攻心胸，若不急治，遂至杀人，况五脏经络，脾与肝肾，皆从足指上走腹中，故脚气之候，或呕吐恶食，或腹痛不利，或二便闭塞不通，或胸中怔忡，不欲见明，或精神昏愦，错语善忘，或头疼壮热，或身体冷痛，时觉转筋，或少腹不仁，或髀腿顽痹，或百节挛急，或缓纵不随，症状不一，以其自脚得之，故均谓之脚气。而又有干湿之异。干脚气之状，血脉痞涩，皮肤麻痹，胫细酸疼，食减体瘦，脏腑秘滞，上冲烦闷。湿脚气之状，脚先肿满，或下注生疮，浸淫滋水，或上攻心腹，咳嗽喘急，面浮膝肿，见食呕吐，为病不同，盖阴阳体脏所分，其为风毒湿气则一，要当随其病症所在而治之。

脚气痹挛

脚气痹挛者，寒气多也。寒则筋急，热则纵；寒则脉闭，热则流。寒搏于筋脉则挛痹不能转移，艰于步履，甚则不可屈伸也。

肉苁蓉丸

苁蓉　牛膝　天麻　黄芪　首乌　木瓜各十两，酒五斤浸一日，晒入后药　狗脊　续断　萆薢各三两

共末，用木瓜三枚剜空，入青盐一两，闭口饭上蒸研成膏，入上件和丸，如干加酒，糊丸梧子大，盐汤酒任下三十丸。

石南丸　脚气挛痹，去风湿，活血络，益元气。

石南　白术　牛膝同上酒浸　天麻　防风　枸杞　黄芪二两　鹿茸　桂枝一两五钱

共为末，用木瓜一枚，去皮瓤蒸烂，捣膏入糊丸梧子大，酒下三五十丸。

《杨氏家藏方》　治寒湿脚气，腿膝疼痛，

行步乏力。

胡芦巴酒浸一宿，焙，破故纸炒香各四两为末，以木瓜切顶去瓤，安药在内，令满，用顶合住签之，烂蒸捣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下。

脚气脚膝肿痛

脚膝肿痛者，风寒湿气客于气血，不能宣通，则壅滞为肿，凝涩为痛。人之气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止故也。又邪气初中，但在于下而未及乎上，所谓伤于湿者，下先受之也。疏导其下，固护其中，法斯善矣。

防己汤

防己　猪苓　郁李仁　槟榔　木通　枳壳　紫苏五钱　赤茯苓　炙草一两

姜水煎四钱。一方有白术。

经验加味二妙丸　治两脚湿痹疼痛，或如火燎，从足跗热起，渐至腰胯，或麻痹痿软，皆是湿热为病，此药主之。

苍术四两，米泔浸　黄柏二两，酒浸晒干　川牛膝一两，去芦　防己　当归尾　川萆薢　龟板酥炙，各一两

上为细末，酒煮面极熟，糊丸如梧子大，每一百丸，空心姜盐汤下。

槟榔散　治风毒脚气肿痛。

橘叶　杉木节各一握

上用童子尿一盏，醇酒半盏，煎六分，滤清，乘热调槟榔末二钱。《仁斋》

脚气少腹不仁

《金匮》云：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肾气丸主之。盖湿淫之气，自下侵上，肾虚阳弱，不能御之，则渐入少腹而痹著不仁矣。肾气丸理肾之气者也，肾气得理，邪气自下，而不仁者仁矣。

肾气丸

熟地黄八两　萸肉　山药各四两　茯苓　泽泻　丹皮各三两　附子制　肉桂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为丸梧子大，每服三钱，空心淡盐汤下。

《三因》**吴萸丸**　治脚气入腹，腹中不仁，喘急欲死。

吴茱萸汤洗七次　木瓜去瓤，切片，日干，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至百丸，酒饮任下，或以木瓜蒸烂，研膏为丸尤妙。

脚气上气

脚气上气者，风毒湿气，循经上入于肺故也。肺主气而司呼吸，邪气入之，则气道奔迫，升降不顺，故令上气喘满，甚者不得偃卧也。

桑白皮汤

桑白皮炙，二两　陈皮一两　葶苈苦者炒研，一两　杏仁去皮尖，一两

共为末，水煎，姜枣汤，入末三钱，再沸温服，当利一二行，肿气下却瘥。三五日服一次。一方无杏仁。

《活人》桑白皮散

桑白皮　郁李仁各一两　赤苓二两　木香　防己各一两半　紫苏子　木通　槟榔　青皮各七钱半

每服三钱，姜三片，水煎。

脚气冲心

脚气冲心之候，令人心胸烦闷，呕吐气急，甚者脉绝不出欲死也。盖风湿毒气，初从足起，久而不治，则上冲心胃之分，最为急候。下气，除湿，泄毒，不可缓也。

吴茱萸汤

吴茱萸半两　木瓜一两　槟榔二两，鸡心者佳

水煎五钱，入竹叶一把，以快利为度。一法咬咀，每服八钱，水一中盏半，生姜五片，煎至一盏，去滓温服无时。

苏长史茱萸汤

吴萸六升　木瓜二枚

水一斗三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如人行十里久，进一服。或吐、或汗、或利、或大热闷，即瘥。

木香汤

青木香　生黑豆皮二两　大黄炒　紫雪一两

水煎五钱，入紫雪三钱，分二服，顷再服，当下燥粪。

杉木节汤

杉木节　橘叶一升　大腹七枚，连皮　童便三升

同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如一服得快利即止。

唐柳宗元患脚气，夜半痞绝，左胁有块如大石，且死，困塞不知人三日矣，家人皆号哭。荥阳郑洵美传此方服之。半日顷，气通立愈。

犀角散　治脚气冲心，烦喘闷乱，头痛口干，坐卧不得。

犀角屑　枳壳去瓤，麸炒　沉香各七钱半　紫苏梗叶　槟榔　麦冬去心　赤苓去皮，各一两　木香　防风各半两　石膏研细，二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中盏半，煎至一大盏，去渣，入淡竹沥一合，更煎一二沸，温服不拘时。

脚气肿满渐成水状

脚气肿满渐成水状者，邪气上攻脾肾也。夫脾，土气也。肾，水气也。脚气者，清湿之疾，其气最易感于脾肾，同气相求之义也。脾受邪则湿气不行，肾受邪则水气不化，水湿二气，内外合邪，积而成满，闭而成胀也。

赤苓汤

赤茯苓　防己　桑白皮　陈皮一两半　旋覆五钱　杏仁　麻黄去根节　白术　紫苏一两

水煮黑豆汁盅半，煎药五钱，姜半分。

脚气瘥后复发

脚气瘥后，邪气未尽，正气未复，或触恼怒，或感风湿，则其疾复发，与前症往往相似，然与前法辄不应，要在随时令、审气体而治之。

四斤丸　干湿脚气瘥后，常服令永不发。

牛膝　木瓜　肉苁蓉　天麻各一斤

酒五升，浸一日，晒干为末，用浸酒熬膏，丸梧子大，酒下三十丸。

痹症统论

《内经》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行痹者，行而不定，世称谓走注疼痛是也。痛痹者，疼痛苦楚，世称谓痛风是也。著痹者，著而不移，世称谓麻木不仁是也。夫痹者闭也，五脏六腑之正气，为邪所闭，则痹而不仁也。

《内经》论痹，又有骨、筋、脉、肌、皮五痹。大率风寒湿所谓三痹之病，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此行痹、痛痹、著痹之外，又别有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也。风寒湿三气袭人经络，入于骨则重而不举，入于脉则血凝不流，入于筋则屈而不伸，入于肉则不仁，入于皮则寒，久不已则入五脏。烦满喘呕者肺也。上气嗌干厥胀者心也。多饮数溲，夜卧则惊者肝也。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者肾也。四肢懈惰，发咳呕沫者脾也。大抵显脏症则难治矣。

行　痹

行痹者，风气胜也。风之气善行而数变，故其症上下左右，无所留止，随期所至，血气不通而为痹也。治虽通行血气，宜多以治风之剂。又寿夭刚柔篇云：病在阳者名曰风，病在阴者名曰痹，阴阳俱病，名曰风痹。风痹云者，以阳邪而入于阴之谓也。故虽驱散风邪，又必兼以行血之剂。又有血痹者，以血虚而风中之，亦阳邪入阴所致也。盖即风痹之症，而自风言之，则为风痹；就血言之，则为血痹耳。若其他风病而未入于阴者，则固不得谓之痹症矣。

四妙散　治行痹走注疼痛。

威灵仙酒浸，焙干，五钱　羯羊角灰三钱　苍

耳子一钱半 白芥子 一钱，炒

细末，每服一钱匕，姜汤下。

如意通圣散 治行痹走注疼痛。

当归 陈皮 麻黄 炙草 川芎 御米壳 丁香等分

上用慢火同炒令黄色，每服三钱，水煎服。

按：麻黄之猛而得粟壳之涩，则内行经络，不复外发皮毛，故得治痹痛之疾。芎、归所以行血，陈皮、丁香所以行气，气血以行，邪气以去，炙草则和药缓急之用耳。慢火同炒者，欲令气味和合，使不相戾而相就也。

丹溪治痹走注疼痛方

苍术 黄柏各酒炒，二钱 酒威灵仙 白芥子 羚羊角灰各一钱

生姜一片，水煎服。

摩风膏

蓖麻子 一两，去皮研 草乌头半两，生用 乳香一钱，另研

以猪脂炼去滓成膏，入药搅匀，以手心摩娑如火之热，却以药涂摩攻注之处大妙。

痛 痹

痛痹者，寒气偏胜，阳气少，阴气多也。夫宜通而塞，则为痛。痹之有痛，以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也。治宜通引阳气，温润经络，血气得温而宣流，则无壅闭矣。河间云：痹气身寒，如从水中出者，气血不行，不必寒伤而作，故治痛痹者，虽宜温散寒邪，尤要宣流壅闭也。

没药散 治遍身百节走注疼痛。

没药二两，另研 虎骨四两，酥炙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酒下，日三服。

一粒金丹

草乌头锉炒 五灵脂各一两 地龙去皮，炒 木鳖子各半两 白胶香一两，另研 当归去芦，一两 麝香一钱，另研

上为细末，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丸，温酒下，服药后微汗为效。原方有细墨、乳香各半两，没药一两。八神丹有防风，无当归、细墨、麝香、没药，面糊丸。酒服十丸，云汗出则群麻自散。

著 痹

著痹者，湿气胜也。夫湿，土气也，土性重缓，营卫之气与湿俱留，则著而不移，其症多汗而濡，其病多著于下，有挟寒、挟热、在气、在血之异，须审而治之。

经验加味二妙丸 方见脚气脚膝肿痛。

治湿热在下在血之剂，两足湿痹疼痛，或如火燎，从足跗热起，渐至腰胯，或麻痹痿软，皆是湿热为病，此药主之。一方无革薤，有虎胫骨一两。

又治妇人脚疼怕冷，夜剧日轻。

生地 白芍 归梢各五钱 黄柏炒 黄芩 白术 苍术 陈皮各三钱 牛膝二钱 甘草一钱

上分四服，水煎，带热服。

按：足三阴虚而湿热袭之，多为脚痛，二术、二黄并除湿热，地、芍、归、膝益阴，陈皮、甘草和中，阴气益则热易清，中气和则湿易除，与加味二妙同一机轴。

除热蠲痛汤 湿痹气分多者，用此分而消之。

苍术米泔浸，炒 白术 羌活 茯苓 泽泻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入姜汁、竹沥各二三匙。

大羌活汤

羌活 升麻各一钱 独活七分 苍术 防风 甘草 威灵仙 茯苓 当归 泽泻各五分

上锉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温服，食前后各一服。忌酒面生冷硬物。

罗谦甫云：真定张大，素嗜酒。五月间病手指节肿痛，屈伸不利，膝腕亦然，心下痞闷，身体沉重，不欲食，食即欲吐，面色痿黄，精神短少。至六月间，求予治之。诊其脉，沉而缓，缓者脾也。《难经》云：俞主体重节痛，俞者脾

之所主，四肢者脾之所属。盖其人素嗜酒，加之时助湿气大胜，流于四肢，故为肿痛。《内经》云：诸湿肿满，皆属脾土。仲景云：湿流关节，肢体烦疼，此之谓也。《内经》云：湿淫于内，治以苦温，以苦发之，以淡渗之。又云：风胜湿，羌活、独活苦温，透关节而胜湿，故以为君；升麻苦平，威灵仙、苍术、防风，苦辛温发之者也，故以为臣；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辛温以散之，甘草甘温益气，泽泻咸平，茯苓甘平，导湿而利小便，以淡渗之，使气味相合，上下分散其湿也。

热　痹

热痹者，闭热于内也。《内经》论痹有云：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所谓阳遭阴者，腑脏经络，先有蓄热，而复遇风寒湿气客之，热为寒郁，气不得通，久之寒亦化热，则痛痹燔然而闷也。

升麻汤

升麻　射干　甘草　芎藭各一两　麦冬　萎蕤　生姜各三两　赤小豆炒，三合　人参一两

每服四钱，入生地黄汁半合，青竹叶十五片，水煎，温服无时。

河间升麻汤　治热痹，肌肉热极，体上如鼠走，唇口反纵，皮色变。

升麻三两　茯苓　人参　防风　犀角　羚羊角　羌活各一两　官桂三钱

上为末，每服四钱，水二盏，姜二片，竹沥半酒杯，同煎至一盏，温服无时。

《千金》犀角汤　治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方见风症。

肠　痹

肠痹者，《内经》所谓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是也。夫大肠者，传导之腑，小肠者，受盛之官，皆水谷气味，出入之要路也。今风寒湿三气痹之，邪气独留，正气遂闭，由是水道不通，糟粕不化，则虽多饮而不得溲便，中气喘满而时发飧泄也。

吴茱萸散　治肠痹，寒湿内搏，腹痛气急，大便飧泄。

吴茱萸汤炮，焙干　干姜泡　甘草炙　肉豆蔻煨，各五钱　砂仁　神曲　白术各一两　厚朴姜汁炒　陈皮去白，焙　良姜各二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食前米饮下。

胞　痹

胞痹者，《内经》云：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是也。膀胱藏津液而禀气化，邪气痹之，水气不行，则蓄而生热，积而成实，故按之内痛，若沃以汤而涩于小便也。足太阳之脉，其直行者从巅入络脑，邪气不得下通于胞者，必反而上逆于脑，脑气下灌出于鼻窍，则为清涕也。

肾沥汤　治胞痹，小腹急痛，小便赤涩。

麦冬　五加皮　犀角镑，各一钱　杜仲　桔梗　赤芍　木通各一钱半　桑螵蛸一个

上水盏半，入羊肾一只，去脂膜切细，竹沥少许，同煎一盏去滓，空心顿服，日再服。一方有桑皮，无螵蛸。

按：肠痹、胞痹，同为内痹，而胞痹为肾虚，热壅膀胱；肠痹为风寒湿著于脾胃。肾沥汤用清凉以化热壅，吴茱萸散用辛辣以开邪痹也。

肾著汤　治胞痹，小便不通。

臂　痹

臂痹者，臂痛连及筋骨，上支肩胛，举动难支，由血弱而风中之也。

十味锉散

附子　黄芪　当归　白芍各一钱　川芎　防风　白术　茯苓　肉桂各七分　熟地酒浸焙干，二钱

上水一盅，姜三片，枣二枚，食后临卧服。

《本事方》服桑枝法。桑枝一小升，细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服二升，一日服尽无时。《图经》云：桑枝平，不冷不热，可以常服，疗体

中风痒，干燥脚气，四肢拘挛，上气眼晕，肺气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轻身，聪明耳目，令人光泽，兼疗口干。《仙经》云：一切仙药，不得桑枝煎不服。出《抱朴子》。政和间，予尝病二臂痛，服诸药不效，依此作数剂，臂痛寻愈。

治风寒湿痹，四肢麻木不仁，乌头粥法。

川乌头生末四钱，用香熟白米作粥半碗，慢火同熬，令稀薄不要稠，下姜汁一茶匙许，蜜三大匙，搅匀，空心啜之为佳。如若中湿，更入薏苡米二钱，增米作一中碗服。许氏云：此粥大治手足麻木不遂，肿痛不能举者。左氏风淫末疾，谓四肢为末也，脾主四肢，风邪客于肝则淫脾，脾为肝克，故疾在末，此以谷气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故四肢得安。此汤剂极有力，予尝以此方授人，服者良验。

挛　症

挛皆属肝，经云：肝主身之筋膜故也。有热，经云：肝气热，则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是也。有寒，经云：寒多则筋挛骨痛。又云：寒则筋急是也。有湿热，经云：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是也。有虚，经云：脉弗荣则筋急，屈伸不利。仲景云：血虚则筋急是也。

治案：杨吉老治歙丞张德操内筋挛，脚不得屈伸，逾年，动则令人抱。杨吉老云：此筋病，宜服下三方，一年而愈。

治筋极养血地黄丸春夏服之。

熟地　蔓荆各一分　山萸　黑狗脊炙　地肤子　白术　干漆　蛴螬炒　天雄　车前子各三分　菟蘑　山药　泽泻　牛膝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下空心。

治筋痹肢节冷痛，羚羊角汤秋服之。

羚羊角　肉桂　附子　独活各一两三钱半　白芍　防风　川芎各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生姜同煎至八分，取清汁服，日可二三服。

治寒冷湿痹，留于筋脉，挛急不能转侧，乌头汤方冬服之。

大乌头　细辛　川椒　甘草　秦艽　附子　官桂　白芍各七分　干姜　茯苓　防风　当归各一两　独活一两三钱五分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枣一枚，同煎至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

金匮翼　卷七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咳嗽统论

经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盖有自外而入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有自内而发者，七情饥饱劳伤是也。风寒诸气，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皮毛受邪，内从其所合则咳者，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饥饱，内有所伤，则邪上逆，肺为气出入之道，故五脏之邪，上触于肺亦咳，此自内而发者也。然诸气所感，有不为嗽者，病邪特甚，径伤脏腑，不留于皮毛。七情所伤，亦有不为嗽者，病邪尚浅，上留本脏，未即上攻。所以伤寒以嗽为轻，而杂病以嗽为重也。

咳嗽一症，其因实多。辨证不明，妄投希效，亦安赖有医治哉。当按昔贤所述，如咳嗽有风寒、有火、有劳、有痰、有肺胀。风寒者，鼻塞声重，恶风寒是也，宜发散行痰。又有咳喘声哑，或咽痛遇冷则发者，此谓寒包热也，解表则热自除。肺中有痰者，遇冷亦发，宜解表豁痰。火郁者，咳多痰少，面赤焦烦是也。劳者，盗汗出，痰多唾红，作寒热是也。痰者，咳动便有痰，痰出咳止是也。肺胀者，动则喘满，气急声重是也。丹溪以上数条，合而观之，参之居养，合之气体，虽有不中，亦不远亦。

治嗽最要分别肺之虚实，痰之滑涩，邪之冷热，及他脏有无侵凌之气，六腑有无积滞之物。虚者人参、黄芪之属补之，使气充则脏自固。实者葶苈、杏仁之属泻之，使邪去则肺自宁。痰滑者，南星、半夏之属燥其湿。痰涩者，瓜蒌、杏仁之属润其燥。寒者，干姜、细辛温之。热者，黄芩、栀子清之。气侵者，五味、芍药收其气，使不受邪也。积滞者，枳实、瓜蒌逐其客，使无来犯也。

冷　嗽

冷嗽者，身受寒气，口饮寒浆得之。盖肺主气，外合皮毛，而其经内循胃口，故外内得寒，皆能伤之。经云：形寒饮冷，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是也。其症呼吸不利，呕吐冷沫，胸中急痛，恶寒声嘶，得温则减，得寒益甚。

仲景小青龙汤　散外寒，蠲内饮。

麻黄　芍药　干姜　炙甘草　细辛　桂枝各三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升半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此散寒蠲饮之神剂。东垣云：肺寒气逆，则宜五味子同干姜治之。有痰者以半夏为佐。按：《金匮》厚朴麻黄汤，加厚朴、石膏、杏仁、小麦，减桂枝、芍药。《圣济》干姜汤，加紫菀、杏仁、减芍药、细辛、半夏。《外台》羊肺汤，加款冬、紫菀、白前、食茱萸，减麻黄、芍药、半夏。《易简》杏仁汤，加人参、茯苓、杏仁，去麻黄。其干姜、五味、甘草则四方如一辙也。盖本一青龙而各有裁制耳。

加减麻黄汤

麻黄去节，一两　桂枝　炙甘草各半两　陈皮　半夏各七钱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微炒另研

上细锉，每三钱，紫苏七叶，生姜四片，煎服。

三拗汤

麻黄 杏仁 甘草炙,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三钱,生姜三片,煎服微汗愈。深师有细辛。《外台》加桂枝,名小投杯汤。《和剂》加苏子、茯苓、桑皮,名华盖散。

《圣济》饴糖煎

饴糖 干姜炒,一两半 豉炒,二两 杏仁九十个,去皮尖

上分二剂,煎去滓,入饴糖、干姜末服。

按:咳嗽经年不愈,余无他症,服药无效者,得三拗汤恒愈。多用清凉,屡发屡甚,别无热症者,得饴糖煎遂瘥。不可不知也。《局方》于麻黄、杏仁、甘草中,加阿胶、贝母、桑叶、知母、款冬、半夏,盖杂清润于辛温之内,凡阴虚邪伏者,服之最宜,名款冬花散。

热 嗽

热嗽有久暴之异,暴者时热伤肺也,肺象金而恶热,得之则脉数,气促,口渴,胸膈不利,咽喉肿痛。子和云:热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热,手足寒,乳子每多有之。久者风寒不解,久而化火,肺受火邪,气从火化,有升无降,其候咳唾痰浊,烦热口渴,或吐脓血,甚者身热不已,则成肺劳。

六味竹叶石膏汤

石膏煅 淡竹叶 桔梗 薄荷叶 木通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又治热嗽,诸药不效者方

人参 石膏 甘草 半夏 麦冬 知母 五味 杏仁 枇杷叶

水煎服。

按:五味子治嗽,新病惟热伤肺者宜之。若风寒所客,则敛而不去矣。久病气耗者,非五味子不能收之,然热痰不除,则留固弥坚矣。

紫菀丸 《衍义》云:一妇人患肺热久嗽,身如炙,肌瘦,将成肺劳,以枇杷叶、木通、款冬花、紫菀、杏仁、桑白皮各等分,大黄减半,各如常制治讫,同为末,炼蜜丸如樱桃大,食后夜卧,各含化一丸,未终剂而愈。此泻肺中积热之剂。

人参清肺汤《和剂》 治肺痿,吐血,年久劳嗽,喘急坐卧不安。

人参 炙甘草 阿胶炒 杏仁去皮尖 桑皮 知母 粟壳去蒂盖,蜜炙 乌梅去核 地骨皮各等分

每服三钱,水盅半,姜一片,枣一枚,食后温服。

按:此方治劳嗽最宜,盖以温补虚损之阴,以酸收散亡之阳也。

元霜膏 治虚劳热嗽,咯血唾血神效。

乌梅汁 梨汁 柿霜 白沙糖 白蜜 萝卜汁各四两 生姜汁一两 赤茯苓末八两,用乳汁浸晒九次 款冬花 紫菀并末,各二两

上共入砂锅内熬成膏,丸如弹子大,每一丸,临卧含化咽下。

定肺丸

款冬花 紫菀 知母 贝母 人参 炙甘草 桑白皮 马兜铃 御米壳 五味子 麦冬 百部 乌梅肉等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樱桃大,噙化下一丸。

《直指》人参紫菀散 治虚劳咳嗽。

人参 五味子 紫菀茸 陈皮 贝母 紫苏叶 桑白皮炒,各一两 白茯苓二两 杏仁 甘草炙,各七钱五分 川芎 半夏曲 阿胶蛤粉炒,五钱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二盅,姜七片,乌梅一个,煎一盅温服。

郁 热 嗽

郁热者,由肺先有热,而寒复客之,热为寒郁,肺不得通,则喘咳暴作。其候恶寒,时有热,口中干,咽中痛,或失音不出是也。宜辛以散寒,凉以除热,或只用辛散,使寒去则热自解。若遽以苦寒折之,邪气被抑,遗祸不少。

《本事》利膈汤

鸡苏叶 荆芥 桔梗 牛蒡子 甘草 僵蚕 元参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沸汤点服，日三。

方古庵云：肺主皮毛。人无病之时，营卫周流，内气自皮肤腠理普达于外，一或风寒外束，则内气不得外达，便从中起，所以火升痰上，故咳嗽。宜用辛温或辛凉之剂，以发散风寒，则邪退正复嗽止也。

饮气嗽

饮气嗽者，其症喘咳上气，胸膈注闷，难于偃卧。许仁则云：由所饮之物，停澄在胸，水气上冲入肺，便成咳嗽，此而不治，则为水气。《医馀》亦云：此症宜利水道，化痰下气，不尔则成水。

深师白前汤

白前二两　半夏　紫菀各三两　大戟七合

水一斗，渍一宿，煮取三升，作分数服。

芫花散

芫花　干姜　白蜜等分

上用前二味为末，内蜜中搅令相和，微火煎如糜，服如枣核一枚，日三夜一。《备急方》用枳壳二两炒，水煮去滓，内白糖一斤，服如枣大。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不拘多少，炒金黄

上件细研，丸如弹子大，水三盏，枣十枚，煎一盏，去枣入药，煎七分，食后服。

孙兆治一人吐痰，顷间已升余，咳不已，面色郁暗，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当服仲景葶苈大枣汤，一服讫，已觉胸中快利，略无痰唾矣。《外台》用葶苈、杏仁各一升，大枣六十枚，合捣如膏，加蜜作丸梧子大，桑白皮饮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利为度。《本事》枣膏丸，无杏仁，有陈皮、苦桔梗，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五七丸，饮下。许叔微云：余常患停饮，久渍肺经，食已必噫，渐喘，觉肺系急，服此良验。

苏子降气汤　治年久肺气，咳嗽喘逆，上盛下虚，痰涎壅盛，胸膈噎塞。

紫苏子炒　半夏制，各钱半　前胡　甘草炙　厚朴姜汁炒　陈皮去白，各一钱　当归一钱半　沉香七分

水二盅，生姜三片，煎至一盅，不拘时服。虚冷人加桂五分，黄芪一钱。

一人痰嗽，胁下痛，以白芥子、瓜蒌、桔梗、连翘、风化硝、竹沥、姜汁加蜜丸噙化，茶清下。

按：痰饮有寒有热，凡咳而面赤，胸腹胁常热，惟手足乍有凉时，其脉洪者，热痰在胸膈也。宜寒润清膈之剂下之。面白悲噫，胁急胀痛，脉沉细弦迟者，寒痰在胸膜，宜以辛热去之。

痰热久嗽，气急胸满，知母、杏仁、萝卜子、贝母各二钱，生姜一斤，水煎服。

玉液丸　治热痰壅盛，咳嗽烦热。

寒水石烧令赤，出火毒，水飞过，三十两　半夏洗焙为末，十两　白矾枯，十两，细研

上合研，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淡姜汤下。

治妇人形瘦，有时夜热痰嗽，月经不调。

香附童便浸，晒干，上　瓜蒌中　青黛下

上为末，姜汁蜜调，噙化豆大一丸。

食积咳嗽

食积咳嗽者，谷肉过多，停凝不化，转为败浊，随呼吸之气而上溢入肺。肺者清虚之腑，不能容物，则有咳而出之耳。王节斋云：因咳而有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因痰而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但是食积成痰，痰气上升，以致咳嗽，只治其痰，消其积，而咳自止，不必用肺药以治嗽也。

瓜蒌丸

瓜蒌仁　半夏　山楂　神曲等分

上为末，以瓜蒌瓤拌为丸，竹沥、姜汤送下。

《元珠》云：食积痰嗽，非青黛、瓜蒌仁不除。其人面色青黄不常，或面上如蟹爪络，一黄一白者是也。

又方　杏仁、萝卜子，各二两为末，粥丸

服。

又方 治食积痰嗽发热,二陈加瓜蒌、莱菔子、山楂、枳实、神曲。

燥 咳

肺燥者,肺虚液少而燥气乘之也。其状咳甚而少涎沫,咽喉干,气哽不利。子和云:燥乘肺者,气壅不利,百节内痛,皮肤干燥,大便秘涩,涕唾稠粘。洁古云:咳而无痰者,宜以辛甘润其肺也。

延年天门冬煎

生天门冬煎汁一升 生地黄汁五升 橘皮 炙甘草 人参二两 白蜜五合 牛酥二合 白糖五两 杏仁一升 贝母 紫菀 通草三两 百部 白前二两 生姜汁一合

上以水六升,煮贝母等取二升五合,去滓,入天门冬、地黄汁煎减半,内酥、蜜、姜汁等煎,令可丸,取如鸡子黄大,含咽之,日四五次。

杏仁煎

杏仁一升,去皮尖 白糖 酥 生姜汁一合 蜜五合 贝母八合,别研 苏子一升,研取汁

上先捣杏仁如泥,内后六味同煎如稠糖,取如枣大含咽之,日三。

又有一种肝燥碍肺者,其症咳而无痰,胁痛潮热,女子则月事不来,此不当治肺而当治肝。盖本非肺病,肝血燥,则肝气强而触肺脏也,滋之调之,血液通行,干咳自愈。

《千金》豕膏丸

发灰 杏仁熬令黄色

上二味等分研如脂,以猪膏和酒,服如桐子大三丸,日三,神良。

上清丸 清声润肺,止咳嗽,爽气定神。

白沙糖八两 薄荷叶四两 柿霜四两 硼砂 寒水石 乌梅肉各五钱 片脑五分

上为末,甘草水熬成膏,和丸芡实大,每一丸噙化。

虚 寒 嗽

虚寒嗽者,其寒不从外入,乃上中二焦阳气不足而寒动于中也。或初虽起于火热,因过服寒凉消克,以致脾土受伤而肺益失养,脉微气少,饮食不入者,急宜温养脾肺为主也。

加味理中汤

人参 白术 干姜生 甘草炙 橘红 茯苓 半夏 细辛 五味等分

上㕮咀,每服三钱,姜枣煎,食前服。戴元礼云:饮水一二口而暂止者,热嗽也。呷热汤而得停者,寒嗽也。治热嗽以小柴胡加五味,冷嗽以理中汤加五味,皆已试之验。《直指方》理中丸加阿胶、五味。

《济生》紫菀汤 治肺虚实嗽喘急,无热症者。

紫菀茸洗 干姜炮 黄芪 人参 五味子 钟乳石 杏仁面炒,去皮尖 甘草炙,各五钱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五片,枣一枚,煎服。

肾 咳

肾虚气逆者,肾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肾中阴火上炎入肺则咳。肾中阴水随经入肺亦咳。《内经》云: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又少阴所谓咳呕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咳呕上气喘也。水则《济生》肾气补而逐之,火则六味、都气之属引而下之。又有一种少阴肾症,水饮与里寒,合而作嗽,腹痛下利者,宜真武汤加减治之。

真武汤

白茯苓 白术 白芍各一两 熟附子半两

上锉散,每二钱半,加生干姜、细辛、五味子各半钱,姜三片,食前煎服。

咳嗽失音

咳而失音,有新久虚实之异。新者多实,痰火闭郁,所谓金实不鸣也。久者多虚,肺损

气脱，所谓金破亦不鸣也。实者逐邪蠲饮易治。虚者补肺养气难治。亦有肺已虚损而风寒未尽，或痰火闭塞者，则攻补俱碍，其治尤难也。

诃子饮　治久嗽语声不出。

诃子肉　杏仁各一钱，炒　通草一钱半

分二服，每服水二盅，姜三片，煎一盅，食远温服。

一方　诃子四个，有桔梗一两半，甘草二寸。

杏仁煎　治嗽失音不出。

杏仁三两，研泥　生姜汁　蜜各一两　木通　桑白皮　贝母各一两二钱　紫菀　五味各一两

水三升，煎半升，去滓，入杏仁、蜜、姜汁，再熬成稀膏，食后卧噙化一匙。

又方　皂角一握，去皮弦子，萝卜三个，切片，水一碗，煎至半碗服之。不过三服，能使语出声。

治盛寒失音不语，咽喉痒痛。

桂心　杏仁各一两

为末，蜜丸樱桃大，绵裹咽津。

戴云：有嗽而咽痛失音，多进冷剂而声愈不出者，宜生姜汁调消风散，少少进之。或只一味姜汁亦得。又云：声哑者，寒包其热也，宜细辛、半夏、生姜之属，辛以散之。若痰热壅于肺者，金空则鸣，必清肺中邪滞，用清咽宁肺汤主之。

清咽宁肺汤

桔梗二钱　炒山栀　黄芩　桑皮　甘草　前胡　知母　贝母各一钱

水二盅，煎八分，食后服。

《和剂》款冬花散　治肺已虚而风寒未尽，喘满烦闷，痰涎壅盛，鼻塞流涕，咽喉不利。

杏仁　阿胶炒　麻黄去根节　半夏汤洗，姜制　款冬花　桑叶　知母　贝母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二钱，水一盅，姜三片，水煎，食前温服。《准绳》用炙甘草和半夏加一倍。

喘统论

《三因方》云：喘病肺实者，肺必胀，上气，咽中逆，如欲呕状，自汗。肺虚者，必咽干无液、少气不足以息也。王宇泰云：喘而无汗，烦躁、脉浮大者，汗之。喘而有汗，腹满，脉沉实者，下之。又云：喘而自汗，腹满便秘，气口脉大于人迎，下之无疑，外此则不宜轻下也。

咳嗽气急，喉声如鼾者为虚。喉中如水鸡声者为实。戴复庵云：有痰喘，有气喘，有胃虚喘，有火炎上喘。痰喘者，凡喘便有痰声。气喘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胃气虚喘者，抬肩撷肚，喘而不休。火炎上喘者，乍进乍退，得食则减，食已复甚。大概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入咽，坠下痰涎，其喘即止。稍久食已入胃，反助其火，痰再升上，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虚，治以燥热之药者，以火济火也。

痰实肺闭

肺虚如器而不容物，痰热实之，则气不得宣，呼吸壅滞，喘急妨闷，胸膈痞痛彻背者，宜《济生》瓜蒌实丸。此与水气相似，但水即饮也，饮体稀而痰质稠，饮多寒而痰多热耳。

《济生》瓜蒌实丸

瓜蒌实研　枳实去瓤，麸炒　桔梗　半夏等分

上为末，姜汁打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后淡姜汤下。

《元戎》葶苈大枣汤

葶苈二两，炒紫色，杵成丸

以水三升，大枣二十枚，同煮取二升，去滓，内麻黄、五味子各半两，取清，令二日服一剂尽，瘥。《外台》方：葶苈、杏仁二味，杵末，枣肉丸。此又加麻黄、五味，其用弥广矣。

水气乘肺

喘因水气乘肺者，经所谓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喘而不客也。古法：心下有水气，上

乘于肺，得卧者，以《直指》神秘汤主之。若肾中水邪干肺者，则《济生》肾气丸主之。

神秘汤

人参 陈皮 桔梗 紫苏 半夏 桑皮 槟榔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五味子十五粒

上用水姜煎，食远温服。

寒邪入肺

喘因寒邪入肺者，经曰：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咳动肩背，因背受寒邪，伏于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右寸沉而紧，亦有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小青龙、三拗汤之属。若内兼火热，外显烦躁者，宜散而兼清，麻杏甘石之属。

小青龙汤

麻黄 桂枝 芍药 细辛 甘草各三两 干姜三两 半夏 五味子各半升

上以水一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

三拗汤方见咳门。

令火烁金

喘因夏月火烁肺金者，上焦热甚、烦渴，多汗，肺主气而属金，金畏火逼，气不得降而反上行，从化于火也。

人参白虎汤

人参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肾虚气逆

喘因肾虚，气吸不下者，或因气自小腹下起而上逆者，但经微劳，或饥时即发。宜以六味补阴之属，壮水配火。若足冷面热者，须以八味安肾之属，导火归元。

安肾丸

肉桂去粗皮，不见火 川乌头炮，去皮脐，各十六两 桃仁麸炒 白蒺藜炒去刺 巴戟去心 山药 茯苓 肉苁蓉酒浸，炙 石斛去根，炙 萆薢 白术 破故纸各四十八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送下，空心食前。

小安肾丸 治肾虚冷惫，阴火上升、喘嗽、齿痛，腰痛。

香附子 川乌头 川楝子以上各一斤，用盐四两，水四升，同煮，候干切焙 茴香十二两 熟地黄八两 川椒去目及闭口者，炒出微汗，四两

上六味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空心临卧，盐汤温酒任下。

齁喘

齁喘者，积痰在肺，遇冷即发，喘鸣迫塞，但坐不得卧，外寒与内饮相搏，宜小青龙汤主之。若肺有积热，热为寒束者，宜越婢汤主之。

小青龙汤方见前.

越婢加半夏汤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五十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定喘汤

白果二十一枚，去壳、切碎，炒黄色 麻黄 半夏 杏仁 苏子 桑皮 款冬花各二钱 黄芩炒，一钱半 甘草一钱

水三盅，煎二盅，分二服，徐徐服无时。一方无黄芩。

按：仲景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越婢加半夏汤治之。又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汤加石膏汤主之。丹溪云：肺胀而咳者，用诃子、青黛、杏仁，佐以海石、香附、瓜蒌、半曲，蜜丸噙化。仲景之治，乃伤寒法也。邪从皮毛入肺，则肺胀，故治宜散邪之剂。丹溪之治，乃阴虚火动迫肺，及浊痰瘀血凝结于内，故治以收敛消瘀之剂。然亦有引动肾间虚气，喘不得卧，足冷如冰者，非《济生》肾气不效。丹溪治齁喘之症，未发以扶正气为主，八味肾气，温肾行水之谓也。已发用攻邪气为主，越婢、青龙，泄肺蠲饮之谓也。

定喘丸 治虚人痰多咳嗽，胸满气逆，行

坐无时，连年不已。

人参二钱半　南星　半夏各二钱　苦葶苈五钱

上为末，生姜自然汁糊丸黍粒大，每三五十丸，生姜汤下，亦可渐加。

血积肝伤

喘因血积肝伤者，经曰：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是也。

呕吐统论

《仁斋直指》云：呕吐出于胃气之不和，人所共知也。然有胃寒，有胃热，有痰水，有宿食，有脓血，有气攻，又有所谓风邪干胃。凡是数者，可不究其所自来哉。寒而呕吐，则喜热恶寒，四肢凄清，法当以刚壮温之。热而呕吐，则喜冷恶热，烦躁中干，法当以清凉解之。痰水症者，吐沫怔忡，先渴后呕，与之消痰逐水辈。宿食症者，胸腹胀满，醋闷吞酸，与之消食去积辈。腥气燥气，薰炙恶心，此脓血之聚，经所谓呕家有痈脓，不须治，脓尽自愈是也。七情内郁，关格不平，此气攻之症，经所谓诸郁干胃则呕吐是也。若夫风邪入胃，人多不审，率用参、术助之，拦住寒邪，于此犹关利害。其或恶闻食臭，汤水不下，粥药不纳，此则反胃之垂绝者也。辨之不早，其何以为对治乎。虽然，足阳明之经，胃之络脉也，阳明之气，下行则顺，今逆而上行，谨不可泄，固也。然呕吐者，每每大便秘结，上下壅遏，气不流行，盍思所以区画而利导之。他如汗后水药不入口者，遂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微热而手足厥者，虚寒之极也。识者忧焉。

洁古论吐，以气、积、寒，分属上、中、下三焦。大旨元从启元子食不得入，是有火，食入反出，是无火来。至中焦吐，则独以积字该之。夫中焦气交之分，主运行上下，和调阴阳，其病有虚有实，有寒有热，其治亦不拘一法，岂区区毒药去积，槟榔、木香和气所能尽其事哉。东垣论吐，以呕、吐、哕，分太阳、阳明、少阳，以其经气血多少而为声物有无之别，未见著实。

刚壮之剂

吴茱萸汤　治冷涎呕吐。

吴茱萸沸汤炮洗三次，焙干　生姜各一两半　人参三钱　大枣五个

上锉，每服四钱，水盏半，食前服。

《本事》附子散　治反胃呕吐。

附子一枚极大者，坐于砖上，四面着火，渐渐逼热，淬入生姜自然汁中，再用火逼再淬，约尽姜汁半碗，焙干末之，每服二钱，水一盏，粟米少许同煎七分，不过三服。

清凉之剂

《本事》竹茹汤　治胃热呕吐。

干葛三两　甘草三钱　半夏一两，姜汁半盏浆水一升煮，耗半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枣一枚，竹茹一钱，同煮至一盏，去滓温服。

许叔微云：胃热者，手足心热。政和中一宗人病伤寒，得汗身凉。数日忽呕吐，药与食俱不下，医者皆进丁香、藿香、滑石等药，下咽即吐。予曰：此正汗后余热留胃皖，孙兆竹茹汤正相当耳。急治药与之，即时愈。

庞老枇杷叶散

枇杷叶刷净毛　人参各一钱　茯苓半两　茅根二两　半夏一钱

上细锉，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生姜七片，慢火煎至七分，去滓，入槟榔末半钱，和匀服之。此方宜入行气项下。

新定清中止呕方

半夏一钱　茯苓二钱　陈皮一钱　竹茹一钱　干葛五分　生姜五分　芦根五钱　枇杷叶三片　麦冬一钱　白凤米百粒

消痰逐水之剂

大半夏汤　治痰症呕吐。

半夏制,二升 人参二两,切

上每四钱,姜七片,蜜少许,熟煎服。

小半夏茯苓汤 《金匮》云:呕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止。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局方》二陈汤 治痰饮呕恶,头眩心悸。

陈皮 半夏制,各三钱 茯苓一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盅,姜三片,食远服。

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痞塞而呕吐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故服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此仲景心法也。

《本事》神术丸 治呕吐清水,亦治呕酸。方见痰饮门。

经云:太阴之复,呕而密默,唾吐清液,治以苦热,是呕水属湿也。或一味苍术制炒为丸服之。

丹溪云:或问吞酸,《素问》明以为热,东垣又以为寒,何也?曰:吐酸与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而成积,成积既久,湿中生热,故从木化,遂作酸味,非热而何?其有郁积之久,不能自涌而出,伏于肺胃之间,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风寒,则内热愈郁,而酸味刺心;肌表温暖,腠理开发,或得香热汤丸,津液得行,亦可暂解,非寒而何?《素问》言热者,言其本也,东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东垣不言外得风寒,而作收气立说,欲泻肺金之实,又谓寒药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汤加二陈汤,俱犯丁香,且无治热湿积郁之法,为未合经意。予尝论治吞酸,用黄连、茱萸各制炒,随时令迭为佐使,苍术、茯苓为辅,汤浸蒸饼为小丸吞之,仍教以粝食蔬果自养,则病自愈。

消食去积之剂

治中汤 治食症呕吐。

人参 白术 干姜炮 甘草炙 青皮 橘皮等分

上锉,每服三钱,枣一枚,煎服。积聚大便多者,加大黄二棋子许。

二陈汤如缩砂、丁香,亦治宿食呕吐。

洁古紫沉丸 治中焦吐食,由食积与寒气相格,故吐而疼。

砂仁 半夏曲各三钱 乌梅去核 丁香 槟榔各二钱 沉香 杏仁 白术 木香各一钱 陈皮五钱 白豆蔻 巴霜各五分

上除巴霜另炒外,为细末和匀,醋糊为丸,如黍米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愈则止。

温中法曲丸 治食已心下痛,阴阴然不可忍,吐出乃已,病名食痹。

法曲炒 麦芽炒 白茯苓 陈皮去白 厚朴 枳实麸炒,各一两 人参 附子制 炮姜 炙草 桔梗各五钱 吴茱萸汤泡,三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前热水送下。一方有当归、细辛。

行气之剂

加减七气丸 治气郁呕吐。

半夏制,二两半 人参 辣桂 厚朴制,各一两 茯苓一两半 甘草炙,半两

上锉散,每三钱半,姜七片,枣一枚,煎服。加木香亦得。

去风和胃之剂

藿香正气散 治风邪入胃呕吐。

半夏曲 川厚朴制,各三两 藿香叶 橘红各一两 甘草炙,七钱

上锉散,每三钱,姜三片,枣一枚,食前煎服。

清胃丸 治呕吐,脉弦头痛。

柴胡一两 黄芩七钱半 甘草炙 人参各

五钱　半夏三钱　青黛二钱半

上细末，每姜汁浸蒸饼丸桐子大，每五十丸，姜汤下。

理中安蛔之剂

安蛔丸　人参　白术　干姜　甘草　川椒　乌梅

导利之剂

《金匮》大黄甘草汤　治食已即吐。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此上病疗下之法。夫阳明之气，顺而下行者也，若下焦不通，其气必反而上行，是以食已即吐。用大黄以通大便，则气复顺而下行矣。所谓浊气自归浊道也。

东垣通幽汤　治幽门不通，上冲吸门，呕吐噎塞，气不得上下，治在幽门。

熟地　生地各二钱　红花五分　桃仁泥七粒　当归　甘草　升麻各五分　大黄一钱

上咬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滓热服。

《准绳》云：阴虚邪气逆上，窒塞呕哕，不足之病，此地道不通也。当用生地黄、当归、桃仁、红花之类，和血、凉血、润血，兼用甘草以补其气，微加大黄、芒硝以通其闭，大便利，邪气去，则气逆呕吐自愈矣。

益胃之剂

《广济》豆蔻子汤　治反胃呕吐，不下食，腹中气逆。

人参一两　白豆蔻七粒　甘草炒，一两　生姜五两

水四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人行五六里。

丁香煮散

丁香　石莲肉各十四枚　北枣七枚　生姜七片　黄秫米半合

上以水一碗半，煮稀粥，去药，取粥食之。

咳嗽呕吐痰血饮食

咳而呕吐，痰食俱出者，伤于胃气。昔人所谓肺病连胃是也。呕血带痰而出者，伤于肺之络，《金匮》所谓热伤血脉是也。吐食者二陈汤加减治之，吐血者补肺汤主之。

加减二陈汤　半夏一钱　杏仁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炙草五分　橘红一钱　竹茹八分　生姜一片　粳米一百粒

上药用清水煎服，加枇杷叶、芦根佳。

补肺阿胶汤

阿胶一钱五分　兜铃五分　炙草五分　牛蒡一钱　杏仁七粒　糯米一百粒

都作一服，甚者加生地黄、藕汁。

泄泻诸症统论

戴复庵云：泻水腹不痛者，湿也。饮食入胃，辄泻之，完谷不化者，气虚也。腹痛泻水，肠鸣，痛一阵泻一阵者，火也。或泻或不泻，或多或少者，痰也。腹痛甚而泻，泻后痛减者，积也。飧泄者，水谷不化而完出，湿兼风也。溏泄者，渐下污积粘垢，湿兼热也。鹜泄者，所下澄彻清冷，小便清白，湿兼寒也。濡泄者，体重软弱，泄下多水，湿自甚也。滑泄者，久下不能禁固，湿胜气脱也。故曰湿多成五泄。

湿　泻

湿泻，一名濡泄，其脉濡细，其症泄水，虚滑，肠鸣，身重，腹不痛。由脾胃有湿，则水谷不化，清浊不分。久雨潮溢，或运气湿土司令之时，多有此疾。《内经》所谓湿胜则濡泄。《左传》所谓雨淫腹疾是也。又水寒之气，入客肠间，亦令人濡泻，经云：太阳之胜，寒客下焦，传为濡泄是也。

《本事》芍药丸　治风湿滑泄。

芍药　神曲　白术　附子泡，各等分

上为细末，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五丸，米饮送下。

许叔微云：左氏述楚子围萧，萧将溃，无杜告叔展曰，有麦面乎，有山鞠穷乎，意欲令逃水中以避，是知芎藭能除湿，予常加术、附以制方，治脾湿而泻者，万无不中，此药亦治飧泄。

刘草窗泻湿汤

生白术三钱　白芍二钱　陈皮炒，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　升麻五分

上锉作贴，水煎服。

此用风药以举其气，抑胜其湿也。河间云：有肠胃燥郁，水液不能宣行于外，反以停湿而泄，或燥湿往来而时结时泄者，此又湿泻之变。余见有老人久泄，饮牛乳而泄反止者，此类是耳。

胃苓汤　治脾湿太过，泄泻不止。

平胃散　五苓散各等分

上锉，水煎服。

平胃散治酒泄不已，饮后尤甚，加丁香、缩砂、麦芽、神曲各五钱为末，米饮调二钱，立愈。

升阳除湿汤方见飧泄。

东垣云：予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气短精神不足，此由阳气衰弱，不得舒伸，伏匿于阴中耳。癸卯岁六七月间，淫雨阴寒，逾月不止，时人多病泄利。一日予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下，而小便闭塞。治法诸泄利，小便不利，先分利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噫！圣人之法，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故必用升阳风药，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葛根半钱，炙甘草半钱，同㕮咀，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服。大法云：湿寒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去矣。又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医不达升降浮沉之理，而一概施治，其愈者幸也。

寒　泻一名鹜溏

鹜溏者，水粪并趋大肠也。夫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气衰弱，不能分布，则津液精粕并趋一窍而下。《金匮》所谓脾气衰则鹜溏也。又寒气在下，亦令人水粪杂下，而色多青黑，所谓大肠有寒则鹜溏也。

罗谦甫云：鹜溏者，大便如水，其中有少结粪是也。

补本丸

苍术　川椒去目，炒，各一两

末之，醋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温水下。一法：恶痢久不效者弥佳，小儿丸如米大。

桂枝汤　治太阳经伤动传太阴，下利为鹜溏。大肠不能禁固，卒然而又下，中有硬物，欲起而下，欲了而又不了。小便多清，此寒也，宜温之。春夏桂枝汤，秋冬白术散。

川桂枝　白芍药　白术各半两　炙草二钱

每服半两，水一盏，煎七分，去滓温服。

白术散

白术　白芍药各三钱　干姜炮，半两　炙草二钱

上为细末，如前服之。甚则除去干姜，加附子三钱，谓辛能发散也。

附子温中汤　治寒泻腹痛，或水谷不化

附子泡　干姜炮，各一钱半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白芍　炙草各一钱　厚朴　豆蔻　陈皮

上作一帖，水煎空心服。

热　泻

热泻者，夏月热气乍乘太阴，与湿相合，一时倾泻如水之注，亦名暴泄。《内经》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其症腹痛自汗，烦渴面垢，脉洪数或虚，肛门热痛，粪出如汤，或兼呕吐，心腹绞痛者，即霍乱之候也。

香薷饮

香薷去土，一斤　白扁豆半斤，微炒　厚朴半

斤，去皮，姜汁炙熟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七分，沉冷，不拘时服。一方加黄连四两，姜汁炒令黄。

六和汤

香薷二钱　砂仁　半夏　杏仁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赤苓　藿香　白扁豆姜汁略炒　厚朴　木瓜各一钱

水二盅，姜五片，红枣一枚，煎一盅，不拘时服。

久　泄

久泄不止，百药不效，或暂止而复来，此必有陈积在肠胃之间。积一日不去，则泻一日不愈，必先逐陈积而后补之，庶几获益。如果系脏虚滑泄，审无腹痛，脉微虚不沉滞者，可以温涩之药固之。

《本事》温脾汤　治痼冷在肠胃间，连年腹痛泄泻，休作无时，服诸热药不效，宜先取去，然后调治易瘥。不可畏虚以养病也。

厚朴　干姜　甘草　桂心　附子生，各二两　大黄生，四钱，碎切，汤一盏浸半日滤去渣，煎汤时和渣下

上细锉，水二升半，煎八合，后下大黄汁，再煎六合，去滓澄去脚，分三服，自夜至晓，令尽，不受，食前更以干姜丸佐之。

干姜丸

干姜　巴豆去心，炒黄　人参　大黄各一两

上除巴豆，余为末同研，炼蜜丸如桐子大，服前汤时，用汤下一丸。

震灵丹一名紫金丹　治一切沉寒痼冷，久泻久痢，脐腹冷痛，呕吐不食，及妇人血气虚损，崩漏带下。

禹余粮火煅醋淬不计遍数，手捻得碎为度　紫石英　赤石脂　丁头代赭石如禹余粮制法，各四两

以上四味，并作小块，入瓦锅内盐泥固济，候干，用炭十斤煅通红，火尽为度，入地埋出火毒二宿。

滴乳香另研　五灵脂去沙石，筛　没药去砂石，各二两　朱砂水飞，一两

上八味并为细末，以糯米粉煮糊为丸，如芡实大，晒干出光，每一丸，空心温酒下或冷水下。忌猪羊血，恐减药力。妇人醋汤下。

乳豆丸　治滑泄不止，诸药无效。

肉豆蔻生为末

上用通明乳香，以酒浸过，研成膏，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空心米饮送下。

《和剂》桃花丸　寒泻腹中痛，服诸热药以温中，并不见效，登圊不迭，秽物随出。此属下焦，宜桃花丸以温涩之。

赤石脂　干姜炮，等分

上为末，面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米饮下。日三。

河间诃子散　治泄久腹痛渐已，泻下渐少，宜此药止之。

诃子一两，半生半熟　黄连三钱　木香半两　甘草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以白术芍药汤调下。如止之未已，宜因其归而送之。子诃子散内加厚朴一两，竭其邪气也。按：收涩之剂，固肠丸、诃子散皆治热滑，扶脾丸、桃花丸皆治寒滑，盖滑泄虽同，而有阴阳之分也。以下食泄。

加味平胃散　治食积泻，噫气作酸，泄而腹痛甚，泻后痛减，臭如抱坏鸡子。《得效》云：伤食积而泻者，粪白可验，且腹必耕痛方泄是也。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缩砂　草果　山楂子　麦芽

水煎服。有停饮食数日乃泻，后屡作屡止，饮食稍多即发，名曰溏泻，宜枳术曲蘗丸。

治饮酒过多，遂成酒泄，骨立不能食，但饮一二杯即发，经年不愈方。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丁香　缩砂　干葛　麦芽　神曲

上为末，空心米饮调下二钱。

治伤酒暴起必泻方

人参　白术　干姜　炙甘草　茯苓　干葛　陈皮　川黄连酒浸，炒

上锉，姜水煎服。

肾泄

肾泄者，五更溏泄也。肾虽水脏，而中有元阳，为脾土之母。又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而开窍于二阴，肾阳既虚，即不能温养于脾，又不能禁固于下，故遇子后阳生之时，其气不振，阴寒反胜，则腹鸣奔响作胀，泻去一二行乃安，积月不愈，或至累年。此病藏于肾，宜治下而不宜治中者也。

五味子散

五味子一两　吴茱萸半两，细粒绿色者

上二味，同炒香熟为度，细末每二钱，陈米饮下。

许氏云：顷年有一亲识，每五更初欲晓时，必溏泄一次，如是数月。有人云：此名肾泄，感阴气而然，得此顿愈。

四神丸

肉豆蔻　五味子各二两　补骨脂四两　吴茱萸浸炒，一两

上为末，生姜八两，红枣一百枚，煮熟取枣肉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或食前白汤下。一云：夜食前更进一服。盖暖药虽平旦服之，至夜力已尽，无以敌一夜阴气之故也。《澹寮》无五味、吴萸，有茴香一两，木香半两。一方去五味、吴萸、入神曲、麦芽。

按：五更溏泄，不独肾虚一端，酒积、食积、寒积，皆作此病。概与温肾，非其治矣。食积、酒积，治法详久泄，吞红丸子，或单服曲蘖枳术丸。寒积者，积寒在脾肾，宜魏氏椒朴丸。

椒朴丸

益智仁去壳，炒　川椒炒出汗　川厚朴姜制　陈皮　白干姜　茴香炒，各等分

上用青盐等分，于银石器内，以水浸前药，慢火煮干，焙燥为末，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加至四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

伤酒者，湿热在脾，宜理中汤加干葛、黄连，或葛花解醒汤，吞酒煮黄连丸。

饮食过多，脾胃之气，不能运化，其人必嗳气如败卵，宜治中汤加砂仁半钱，吞红丸子，或单服曲蘖枳术丸。

飧泄

飧泄，完谷不化也。脾胃气衰，不能熟腐水谷，而食物完出。经所谓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不化是也。又清气在下，则生飧泄者，谓阳气虚则下陷也。又风气入脾，亦令飧泄。夫风者木气也，而行于土中，风性善行，传化疾速，则熟腐不及，经所谓久风入中，为肠风飧泄是也。又脾所生病，为胸满呕逆飧泄者，亦木气制土之所致也。又虚邪舍于肠胃，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者，土性喜温而恶寒，多寒则变化无权也。故飧泄之病，约有三端，一曰虚，二曰风，三曰冷，而皆以虚为本也，亦曰虚泄。

胃风汤　治风冷虚气，入客肠胃，水谷不化，泄泻注下，腹胁虚满，肠鸣疗痛。

人参　茯苓　川芎　官桂　当归　白芍　白术各等分

每服二钱，水一大盏，粟米百余粒，同煎七分去渣，稍热空心服。若虚劳嗽，加五味子；若有痰，加半夏；若发热，加柴胡；若有汗，加牡蛎；若虚寒，加附子；若寒甚，加干姜，皆依本方等分。

防风芍药汤　治飧泄脉弦，身热腹痛而渴。

防风　芍药各二钱　黄芩一钱　苍术三钱

水煎服。此治风入脾之法也。

鞠蒡丸方见溏泄。

吴茱萸散方见肠痹。

升阳除湿汤　治胃气不升，清气在下，飧泄不已。

苍术一钱半　柴胡　升麻　羌活　防风　泽泻　猪苓　神曲各七分　麦芽　陈皮各五分　甘草三分，炙

水二盏，煎一盏，去滓，空心服。如胃寒肠鸣，加益智仁、半夏各五分，姜枣同煎。

《灵枢》云：头有疾，取之足，谓阳病在阴也。足有疾，取之上，谓阴病在阳也。中有疾，傍取之，中者脾胃也，傍者少阳甲胆也。脾胃有疾，取之足少阳甲胆也。甲风木也，东方春也。胃中真气者，谷气也。饮食不化，谷气下流者，湿胜故也。故曰，湿多成五泄，宜助甲胆风以克之。又是升阳助清气上行之法也。大抵此症，本胃弱不能克化，夺食少食，欲使胃气不困也。若药剂大，则胃不胜药，泄亦不止，当渐渐与之，不可多服饵也。

经云：飧泄取三阴。三阴者，太阴也。宜补中益气汤去当归，加白芍。东垣云：清气在下者，乃人之脾胃气衰，不能升发阳气，故用升麻、柴胡，助甘辛之味，以引元气之升，不令下陷为飧泄也。

加味四君子汤　治气虚泄泻

四君子加肉豆蔻煨　诃子泡，各一钱　姜枣煎。一方加缩砂、藿香、炮姜各五分，山药、莲子、陈皮各一钱，乌梅一个，名参苓莲术散。

诸痢治法统论

痢疾古名滞下，亦名肠澼。以其滞涩肠脏，下多不快而澼澼有声也。或赤或白，或赤白相杂，或下肠垢而无糟粕，或糟粕相杂，虽有痛不痛之异，然皆里急后重，逼迫恼人。

痢疾古有赤热白冷，及五色分属五脏之辨，然脏腑寒热，当以脉症互参，虽有前说，存之而已，若执此认病，泥矣。

《准绳》谓后重因邪压大肠坠下者，当用大黄、槟榔辈。如罗谦甫水煮木香膏、东垣白术安胃散等方。泻其所压之邪，则后重自除。若邪已泻，其重仍在者，知大肠虚滑，不能自收而重，当用御米壳等涩剂，固其滑，收其气。用亦愈也。议论自正，但水煮木香、白术安胃二方，皆以御米壳为君，且有乌梅、五味子、白芍、诃子，并无槟榔、大黄，而云然者，岂未之察耶。

又谓大肠为邪坠下之重，其重至圊后不减，大肠虚滑不收之重，其重至圊后随减。愚谓邪坠之重，圊后当减；虚滑之重，圊后不减。兹反言之，亦有误耶。

又谓休息痢多因兜住积滞，以致时作时止，宜四君子汤驻车丸，再投去积，却用兜剂。按：四君、驻车都非去积之剂，然议论自正。

败毒散，发散风湿，益元散解利热邪，故俱治发热下利。

治痢大法：后重者宜下；腹痛者宜和；身重者除湿；脉弦者去风；脓血稠粘，以重药竭之；身冷自汗，以毒药温之；风邪内缩者，汗之则愈；鹜溏为利者，温之而已。又曰：在表者发之，在里者下之，在上者涌之，在下者竭之，身表热者内疏之，小便涩者分利之，盛者和之，去者送之，过者止之。

又曰：食寒冷者，宜温热以消导之；伤湿热者，宜苦寒以内疏之；风邪内陷者升举之；湿气内盛者分利之；里急者下之；后重者调之；腹痛者和之；洞泄肠鸣无力，不及拈衣，脉细微而弱者，温之收之；脓血稠粘，数至圊而不能便，脉洪大而有力者，下之寒之。

分治痢症诸方

寒下之剂

洁古大黄汤

大黄一两，锉

好酒二大盏，浸半日许，煎至一盏半，去滓分二分，顿服之。痢止勿服。如未止再服，取利为度。后服芍药汤和之。利止再服白术黄芩汤，尽彻其毒也，审系寒积留滞，则宜温下之法治之。

韩悉大黄汤

川黄连吴茱萸炒，一两　广木香一两　大黄酒浸炒，二两

上为末水丸，量人虚实，加减丸数。盖暑毒与食物相搏，结在下脘，则升降出入，不得循其正，糟粕欲行不得行，而火复迫之，则将脏腑脂膏逼迫而下，故取大黄驱热毒，下糟

粕，清肠脏也。如脓血相杂，而脉浮大者，慎勿以大黄下之，下之必死，谓气竭也。而阳无所收，不收则死。

和利之剂

芍药汤洁古 行血调气。经曰：溲而便脓血，知气行而血止也。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

芍药一两 当归 黄连 黄芩各半两 大黄三钱 桂二钱五分 甘草炒 槟榔各二钱 木香一钱

上九味，咬咀，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温服。一方无桂、甘、有枳壳，名导滞汤。

《先醒斋》滞下丸

川连姜汁炒，一斤 滑石八两，研末 白芍酒炒，五两 甘草炙，三两 槟榔四两 枳壳五两 木香二两半

上为末，荷叶汤稍加姜汁和丸，如绿豆大，每服四钱。

凡燥烦渴恶心者，勿用木香；元气虚弱者，勿用槟榔、枳壳；里急色赤者，加当归，惟恶心呕吐不思食勿用。白多加吴茱萸汤泡七次，七分，扁豆炒，二钱，陈皮一钱；赤多加乌梅肉一钱，山楂肉二钱，红曲一钱。腹痛加白芍三钱，甘草三钱；口渴及发热，调滑石末三钱，小便赤少，或不利，亦加方。恶心欲吐，即噤口痢，多加人参、石莲肉、绿色升麻，醋炒。久利不止，加肉豆蔻一钱，莲肉去心，炒黄，三钱，扁豆、茯苓各二钱，人参三钱。

刘河间曰：夫治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药治之，或微加辛热佐之。盖辛热能发散邪气，开通郁结，苦能燥湿，寒能除热，使气宣平而已。其湿热郁抑，欲利不利，宜以韩柔加大黄汤利之。

当归导气汤东垣

当归 芍药各一钱 生地二钱 甘草一钱半 槟榔 木香各二钱 青皮 槐花炒，各七分 泽泻五分

上为末用水煎，食前温服。如小便利，去泽泻；恶心去槐花，加姜汁炒黄连；燥渴减木香一半

丹溪青六丸 治血痢，及产后腹痛自利，能补脾补血，去三焦湿热。

六一散三两 红曲炒，半两。

酒糊丸。

按：和者，和养其肠胃；利者，通利其积滞，凡正不足而邪有余者，宜仿此法治之。

疏解之剂

《活人》败毒散 治下利发热脉浮者。

人参 川芎 羌活 独活 前胡 茯苓 枳壳 桔梗 炙草 柴胡 陈仓米

上咬咀，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生姜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服无时，一名仓禀汤。

藿香正气散

香葛饮

下利虽曰有积有热，如用药不效，即是肠胃有风邪。热者、赤者，与败毒散；冷者、白者，不换金正气散。治痢之法，大要经以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为先，不可遽用粟壳、龙骨、牡蛎辈，以闭涩肠胃，邪气得补而愈甚，不为缠扰撮痛，则为里急后重，所以日久淹延而未已也。肉蔻、诃子、白术辈，恐其补住寒邪，亦不可遽投。

温通之剂

葛氏疗痢色白，食不消者，为寒下方。

豉一斤，绵裹 薤白一把

水三升，煮取二升，及热顿服之。此不从暑毒而发者，或过啖生冷，或坐卧高堂大厦，寒气所乘，脾亦不运，故随感而为痢，以葛氏豉薤汤治之，如逾二三日，寒化为热，其病形与暑毒同也。

黑丸子

乌梅肉 杏仁去皮尖，另研，十四粒 巴霜去油，半钱 百草霜六钱

上为细末，和匀稀糊为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五丸加至二十丸，白汤送下。一方有半

夏、缩砂各十四粒。

感应丸

温补之剂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水煎服。如痢不止，宜加豆蔻、木香。有热加黄连。

真人养脏汤

人参　白术各六两　白芍　木香各一两六钱　甘草　肉桂各八钱　肉豆蔻面裹煨，五钱　御米壳蜜炙　诃子肉一两二钱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渣，食前温服。忌生冷鱼腥酒面油腻之物。如滑泄夜起，久不瘥者，可加附子四片。此温补兼收之剂，脏虚滑脱者宜之。若有热者，不可用也，宜冷涩之剂。

冷涩之剂

《外台》方　治伤寒八九日，至十余日，大烦渴作热，三焦有疮愿下利，或张口吐舌，目烂口疮，不识人。用此除热毒止痢。

龙骨半斤，水一斗，煮四升，沉之井底，冷服五合，渐渐进之。

《肘后方》　治热病下利欲死者。

龙骨半斤，研，水一斗，煮取五升，候极冷稍饮，得汗即愈效。

又治久利休息不止者。

龙骨四两打碎，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五服冷饮。仍以米饮和丸，每服十丸。

按：三方并用龙骨水煎冷服，盖以冷除热，而以涩固脱尔。

和养之剂

驻车丸　治一切下痢，无问冷热。

阿胶十五两，捣碎，蛤粉炒成珠，以醋四升熬成膏　当归十五两　川黄连三十两，去须　炮干姜十两

上为末，同阿胶膏，杵成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米饮下。日三。

凡蕴热血痢，里急而痛甚，虽已疏通荡涤，然其痛不减者，非热亦非积也。营血亏少，阳刚胜阴故尔。用药当以血药为佐，营血一调，其痛立止矣。

金匮翼 卷八

清 吴门 尤 怡在泾编集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梦遗精滑

梦遗精滑，虽皆属火，而有心肾之异。动于心者，神摇于上，则精遗于下也。不必治肾，但清其心而梦自已。盖精之藏贮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是以少年伶俐之人，多有此病，而田野愚鲁之人，无患此者。总由心之动静而已。动于肾者，壮年气盛，久节淫欲，经络壅热，精乃不固，经所谓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是也。而此病复有二：有出于木者，有出于水者，以二脏皆有相火故也。宜分别治之。又有脾胃湿热下流，肾经精气不清而遗者，得之醇酒厚味过多也。《直指》所谓心肾之外，又有脾精不禁，小便漏浊，手足乏力，腰背酸痛，当用苍术等剂，以敛脾精。敛脾谓何？精生于谷也。

清心之剂

安神丸

生地 朱砂水飞 当归各一钱 甘草五分 黄连一钱五分

汤浸，蒸饼为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五丸，或二十丸，津咽，或用温水送下。

导赤散 娄全善云：一壮年，梦遗白浊，与涩精药益甚，改用导赤散，大剂服之，遗浊皆止。

生地 木通 甘草等分 竹叶二十片

水煎服。一方加人参、麦门冬。

茯神汤 治思想太过，梦泄，夜卧心悸。

茯神去皮木，一钱五分 远志 石菖蒲 茯苓各一钱 枣仁炒，一钱二分 人参 当归各一钱 甘草四分 黄连 生地各八分

水二盅，莲子七枚，捶碎，煎八分，食前服。

莲子六一汤 治心热梦遗赤浊。

石莲肉连心用，六两 甘草炙，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灯心一小撮煎汤调下。

王荆公妙香散 安神闭精，定心气。

人参 益智仁 龙骨五色者，各一两 白茯苓 茯神去木 远志去心，各半两 朱砂研 甘草炙，各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服。

真珠丸

真珠六两，以牡蛎六两，用水同煎一日，去牡蛎，以真珠为末。

上于乳钵内，研三五日后，宽著水飞过，候干，用蒸饼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温酒送下。

珍珠粉丸

黄柏新瓦上炒赤 真蛤粉各一斤 真珠二两

上为末，滴水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温酒送下。

法曰，阳盛乘阴，故精泄；黄柏降火清心，蛤粉咸而补肾阴，易老方无真珠一味。《正传》

定志珍珠丸 治心虚梦泄。

蛤粉 黄柏 人参 白茯苓各三两 远志 石菖蒲 青黛各二两 槿根白皮一两

上为末，面糊丸梧子大，青黛为衣，空心姜盐汤下五十丸。《正传》

《本事》清心丸 治年壮气盛，久节淫欲，

经络壅热梦漏，心忪恍惚。

好黄柏皮一两，为细末，用生脑子一钱同研，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浓煎麦冬汤下。

大智禅师云：梦遗不可全作虚冷，亦有经络热而得之者是也。常治一人，至夜脊心热梦遗，用珍珠丸、猪苓丸，遗止。后服紫雪，脊热始除，或清心丸，亦佳。《本事》

清燥湿热之剂

神芎丸

大黄　黄芩各二两　黑丑头末　滑石各四两　黄连　川芎　薄荷叶各半两

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温水下。《局方》无黄连。娄全善云：一中年梦遗，与涩药勿效。改与神芎丸下之，后与猪苓丸，遂愈。

猪苓丸　治年壮气盛，湿热郁滞梦遗。

半夏一两破如豆粒，用猪苓二两，为末，先将一半炒半夏色黄，勿令焦，出火毒，取半夏为末，糊丸梧子大，候干，用前猪苓末一半，又同炒微裂，入磁瓶内养之，空心温酒或盐汤下三四十丸。常又服于未申间，以温酒下。此方以行为止，治湿热郁滞，小水频数，梦遗精滑良。盖半夏有利性，而猪苓导水，即肾气闭，导气使通之意。

一男子梦遗，医与涩药，反甚，先服神芎丸大下之，却服此猪苓丸愈。可见梦遗属郁滞者多矣。

经验猪肚丸　治梦遗泄精，进饮食，健肢体，此药神应。

白术面炒，五两　苦参白者，三两　牡蛎左顾者，煅研，四两

上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以瓷罐煮极烂，木石捣如泥和药，再加肚汁捣半日，丸如小豆大，每服四五十丸，日进三服，米饮送下。久服自觉身肥，而梦遗永止。

《和剂》威喜丸

白茯苓去皮，四两，切块，同猪苓二钱半于磁器内煮二十余沸，晒干，不用猪苓　黄蜡四两

上以茯苓为末，溶黄蜡搜和为丸，如弹子大。每空心细嚼，满口生津，徐徐咽服，以小便清和为度效。忌米醋及怒气动性。

三仙丸

益智仁一两，用盐一两炒，去盐　乌梅一两半，炒　山药一两，另为末。

上用山药末，煮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用朱砂为衣，空心临卧以盐汤下。

苍术丸

茅山苍术去粗皮，一斤，米泔浸一日夜，焙干　船山茴香炒，三两　川乌炮，去皮脐　破故纸各一两，炒，　川楝子蒸取肉，焙干，三两　白茯苓二两　龙骨别研，二两

上末，糊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空心缩砂仁汤下。粳米饮亦可。此《直指》所谓脾精不禁，当用苍术辈以敛脾精是也。若有热者，宜凤髓丹。

秘固精气之剂

葛元真人百补交精丸

熟地黄酒浸一宿，切，焙干，四两　五味子六两　山药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肉苁蓉酒浸一宿，切碎，焙干，各二两　杜仲去粗皮，慢火炒断丝，三两　泽泻　山茱萸　茯神　远志　巴戟肉　柏子仁微炒，另研　赤石脂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酒送下。一方有石膏一两。

固真散

白龙骨一两　韭子一合

上为末，每服二钱匕，空心用酒调服。此二药大能涩精，固真气，暖下元。一方有白茯苓、菟丝子，醋和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盐汤下，名玉露丸。一方加天雄、鹿茸、牡蛎，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日再，名内固丸。

玉锁丹　治玉门不闭，遗精日久，如水之漏，不能关束者。

文蛤八两　白茯苓二两　白龙骨一两

上为细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

空心淡盐汤下，临睡更进一服极效。加莲须或肉二两、芡实二两、菟丝子四两，牡蛎一两，山药糊丸尤妙。

赤白浊

有湿热下流而致者，病从脾而及肾也。丹溪曰：大率多是湿痰流注，治宜燥湿降火，珍珠粉丸主之。

真珠粉丸

黄柏炒 蛤粉炒，各一斤 珍珠三两

上为末，水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温酒下，黄柏苦而降火，蛤粉、珍珠咸而补肾也。

又方 加椿白皮、青黛、干姜、炒滑石等分，神曲糊丸。卢氏曰：病因湿热的矣，然亦不可专用苦寒药，故用炒柏之类，又以干姜之温而佐之也。

又方 海蛤、黄柏各三两，椿根白皮、青黛各二两，人参、白茯苓各三两，远志、石菖蒲各二两，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姜盐汤下，名定志珍珠丸。

又方加知母炒，牡蛎煅粉，山药炒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盐汤下。

萆薢分清饮

益智仁 川萆薢 石菖蒲 乌药等分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入盐一捻，煎七分，食前温服。一方加茯苓，甘草。

治肾虚白浊方《圣济总录》

肉苁蓉 鹿茸 山药 白茯苓等分

上为末，米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枣汤下。

小菟丝子丸

石莲肉二两 白茯苓一两 菟丝子酒浸，研，五两 怀山药二两，内以七钱五分作糊

上为细末，用山药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或盐汤下，空心服。一方有五味子，名元菟丹。一方无山药，名茯菟丸。

便闭统论

洁古云：脏腑之秘，不可一概论治。有虚秘，有实秘，有风秘，有冷秘，有气秘，有热秘，有老人津液干燥，妇人分产亡血，及发汗利小便，病后血气未复，皆能作闭。不可一例用硝、黄利药，巴豆、牵牛尤在所禁。按：仲景云，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为实，名曰阳结，期十七当剧。脉沉而尽，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期十四日当剧。东垣云：阳结者散之，阴结者热之。前所云实闭、热闭，即阳结。所云冷闭、虚闭，即阴结也

虚 闭

虚闭有二，一以阴虚，一以阳虚也。凡下焦阳虚，则阳气不行，阳气不行，则不能传送而阴凝于下。下焦阴虚，则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则津液不到，而肠胃干槁。治阳虚者，但益其火，则阴凝自化。治阴虚者，但壮其水，则泾渭自通。

苁蓉润肠丸

肉苁蓉酒浸，焙，二两 沉香另研，一两

为末，用麻子仁汁打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服。

益血润肠丸

熟地六两 杏仁炒去皮尖 麻仁各三两，以上三味各杵膏 枳壳 橘红各二两半 阿胶炒 肉苁蓉各一两半 苏子 荆芥各一两 当归三两

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余下，加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汤下。

五仁丸

柏子仁半两 松子仁 桃仁 杏仁各一两 郁李仁一钱 陈皮四两，另为末

上将五仁另研如膏，入陈皮末研匀，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

黄芪汤 治老人虚闭

绵黄芪 陈皮去白，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用大麻仁一合研烂，

以水投取浆水一盏，滤去滓，于银石器内煎，后有乳起，即入白蜜一大匙，再煎令沸，调药末，空心食前服。闭甚者不过两服愈。

实　闭

实闭者，胃实而闭。东垣所谓胃气实者闭物，胃气虚者闭气是也。其人能食，小便赤，其脉沉实。

麻仁丸

厚朴姜制　枳实麸炒　芍药各八两　大黄蒸焙，一斤　麻仁别研，五两　杏仁去皮尖，炒，五两半

上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临卧温水下，大便通利则止。

木香逐气丸

槟榔鸡心者　青皮去白　陈皮去白，各半两　南木香二钱半　川巴豆肉一钱半，研如泥，渐入药同研

上件并末，生姜自然汁，调神曲末为糊丸，麻子大，每服十丸，姜汤下，如气攻腹痛，枳壳、木瓜煎汤下。

按：实闭有寒有热，热实者，宜寒下。寒实者，宜温下。麻仁丸、厚朴三物汤治实而热者。逐气丸、温脾汤治实而寒者也。

风　闭

风闭者，风胜则干也。由风搏肺脏，传于大肠，津液燥涩，传化则难。或其人素有风病者，亦多有闭，或肠胃积热，久而风从内生，亦能成闭也。

皂角丸　治大肠有风，大便闭结。

皂角炙，去子　枳壳去瓤，麸炒，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米饮下，或加麻仁、杏仁、防风、陈皮亦得。

东垣润肠丸

当归梢　羌活　大黄煨，各半两　麻仁　桃仁去皮尖，各一两

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白汤下。

冷　闭

冷闭者，寒冷之气横于肠胃，凝阴固结，阳气不行，津液不通，其人肠内气攻，喜热恶冷，其脉迟涩者是也。

半硫丸

半夏汤洗七次，焙干为细末　硫黄明净好者，研令极细，用柳木槌子杀过

上以生姜自然汁同熬，入干蒸饼末，搅和匀，入臼内杵数百下，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无灰温酒或生姜汤任下。妇人醋汤下，俱空心服。

《准绳》云：热药多秘，惟硫黄暖而能通。冷药多泄，惟黄连肥肠而止泄。

热　闭

热闭者，热搏津液，肠胃燥结，伤寒热邪传里，及肠胃素有积热者，多有此疾。其症面赤身热，腹中胀闭，时欲喜冷，或口舌生疮。

大黄饮子　治身热烦躁，大便不通。

大黄湿纸裹煨，二钱　杏仁炒，去皮尖　枳壳麸炒　栀子仁　生地黄各一钱半　人参　黄芩各七分　川升麻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作一服，水二盅，姜五片，豆豉二十一粒，乌梅一枚，煎至一盅，不拘时服。

气　闭

气闭者，气内滞而物不行也。其脉沉，其人多噫，心腹痞闷，胁肋膜胀，此不可用药通之。虽或暂通而其闭益甚矣。或迫之使通，因而下血者，惟当顺气，气顺则便自通矣。

苏子降气汤加枳壳、杏仁煎。此药流行肺气。见饮气噎门。

苏感丸　即苏合四分，感应六分，研和别丸。大凡腹痛而呕，欲利其大便，诸药皆令人吐，惟苏感丸用姜汁泡汤下最妙。

六磨汤　治气滞腹急，大便秘涩。

沉香　木香　槟榔　乌药　枳壳　大黄各等分

上六味，热汤磨服。

闭癃遗溺

太无论小便不利二端：一者大便泻而小便涩，为津液偏渗，治宜分利而已。二者热搏下焦，湿热不行，必通泄则愈。二者脾胃气涩，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可顺气令施化而出。然津液偏渗，有脾肺之分；湿热不行，亦有肾与膀胱之别。更当参合脉症而分辨之。东垣以小便不通，皆邪热为病，分在气在血而治之。如渴而不利者，热在上焦气分，为肺热不能生水，是绝小便之源也。宜淡味渗泄之药，以清肺泄火，滋水之化源。如不渴者，热在下焦血分，为阴受热邪，闭塞其流，宜气味俱阴之药，以除其热，泄其闭塞也。此以上下二焦分气血言。然在下焦，亦有气壅血污之分；即在上焦，亦有气虚气窒之异，不可不察也。

《元珠》论遗溺闭癃，惟肝与督脉、三焦、膀胱主之。经云：肝足厥阴之脉，环阴器，所生病遗溺闭癃。督脉者女于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男子循茎下至纂，与女子等，其生病癃痔遗溺。三焦者，足太阳少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出贯踹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然刺灸之法，但取厥阴、督脉、三焦俞穴，而不及膀胱者，以膀胱但藏溺耳。其出溺，皆从三焦及肝、督脉也。按：经云肾开窍于二阴；又云肾合膀胱，余常见老医以白通、六味、肾气等药，辨阴阳虚实而治之，其效捷于桴鼓，而此论独不主肾，故当总统诸家，而参考之，则无遗义矣。

丹溪云：小便不通，有正治，有隔二隔三之治，如不因他故，但膀胱有热者，则宜黄柏、知母之属泻膀胱，此正治也。如因肺燥不能生水者，则宜车前、茯苓之属清肺气，此隔二之治也。如因脾湿不运，而精不升，以致肺不能生水者，则当苍术、白术之属燥脾利湿，此隔三之治也。但所谓清肺之法，自宜《外台》百合饮子之类，清润兼行，庶几得理，若车前、茯苓渗利之品，以求其水，益资其燥矣。

丹溪又谓：不论气虚、血虚、实热、痰闭，皆宜吐之，以提其气，气升则水自降，譬之滴水之器，必使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夫病在下，取之上，《内经》之旨也。天地之气不升则不降，吐亦法之巧耳。然必痰实气闭者，乃可用之，未可以之概治气虚、血虚等症也。

《元珠》闭癃遗溺不禁之辨，谓闭者，小便不出，塞而不通也。癃者，罢弱而气不充，淋淋沥沥，点滴而出，或涩而疼，一日数十次，俗名淋病者是也。闭则是急病，癃则是缓病；遗溺睡梦中溺出，醒而方知是也。不禁者，日夜无遍数，频频而溺也。

小便不通

有下焦蓄热者，《内经》所谓膀胱不利为癃也，巢氏云：膀胱与肾为表里，而俱主水，热气太盛，故令结涩，小便不通，腹胀气急，甚者水气上逆，令主腹痛呕，乃至于死，其脉紧而滑直者是也。

广济方

冬葵子　滑石　茯苓　通草各三两　茅根四两　芒硝二两，汤成下

水煮分温三服，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若不得溺，急闷欲绝者，以盐二升，大铛中熬，以布绵裹脐下熨之，小便当渐通也。曾试有验。

《圣济总录》方

独颗大蒜一枚，栀子仁三七枚，盐花少许，三味捣摊纸上，贴脐良久即通，未通涂阴囊上立通。

掩脐法

连根葱勿洗，带土生姜一块，淡豆豉二十一粒，盐二匙，同研烂，捍饼烘热掩脐中，以帛扎定，良久气透自通，不然再换一剂。

有肺热不降者，东垣曰：小便闭而不渴者，热在下焦血分，真水不足，膀胱干涸，乃无阴则阳无以化，法宜苦寒之属，以补肾与膀胱，使阴气行而阳自化，则小便自通。其渴者，热在上焦气分，肺中伏火，不能生水，膀胱绝

其化源，宜气味俱薄淡渗之药，以泻肺火，清肺金而滋水之化源。

百合饮子《外台》

桑白皮六分　通草　百合各八分　白茅根一分

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

有下焦阳虚不化者，夫肾开窍于二阴，肾中阳虚，则二阴之窍闭，闭则大小便俱不得出，如重阴沍寒，地道闭塞，惟与白通汤多加葱白，阳气一至，二便立通矣。

白通汤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加入尿五合尤佳。伤寒并用猪胆者，所以从上焦格拒之阴，此病独加人尿者，所以通阴中闭塞之阳也。

有下焦阴虚而阳不化者，其状脚膝软弱无力，阴汗阴痿，足热不能履地，不渴而小便闭，是不可以淡渗之剂利之，利之则阴愈竭，而水益不行矣。宜苦寒之属以补肾与膀胱，所云使阴气行而阳自化也。

滋肾丸

黄柏酒洗，焙，二两　知母酒洗，焙，一两　肉桂一钱

上为细末，熟水丸芡实大，每服百丸，加至二百丸，百沸汤空心下。

《内经》曰：热者寒之。又云：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以黄柏之苦寒，泻热补水润燥，故以为君；以知母苦寒泻肾火，故以为佐；肉桂辛热，寒因热用也。

丹溪云：诸淋皆属于热，余每用滋肾丸，每百丸，可用四物汤加甘草梢、杜牛膝、木通、桃仁、滑石、木香煎汤，空心吞服。兼灸三阴交，如鼓应桴，累试累验。

有转胞不得小便者，由胞为热所迫，或强忍小便，俱令水气迫子胞，屈辟不得充张，外水应入不得入，内水应出不得出，小腹急痛，不得小便，不治害人。亦有虚人下焦气冷不治，胞系了戾者，宜分而治之。

滑石散

寒水石二两　葵子一合　滑石一两　乱发灰　车前子　木通各一两

上锉散，水一斗，煮取五升，时时服一剂即利。

八味丸　治肾虚小便不通，或过服凉药而闭涩愈甚者，及虚人下元冷，胞转不得小便，膨急切痛，经四五日困笃欲死者，每服五十丸，温盐汤下。

小便闭尿满方

小青菜子　炒枳壳　不拘分两，煎汤熏洗即通。

小便不禁

有命门阳衰，不能约束水液者，经所谓水泉不止，膀胱不藏，乃失守之死候也。急宜温固肾气，多有生者。

《济生》菟丝子丸

菟丝子制，二两　肉苁蓉酒浸，二两　牡蛎煅　桑螵蛸酒炙，五钱　五味子　鹿茸酒炙，各二两　鸡胜胵炙干，五钱　附子炮，二两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

有脾肺气虚，不能约束水道而病为不禁者，《金匮》所谓上虚不能制下者也，宜补中益气之属为主，而以固涩之剂佐之。张景岳曰：小便不禁，古方多用固涩，此亦治标之意，而非塞源之道也。盖水虽主于肾，而肾上连肺，若肺气无权，则肾水终不能摄，故治水者必先治气，治肾者必先治肺，不然徒障狂澜，无益也。又古方书论小便不禁，有属热属虚之辨，不知不禁之谓，乃以小水太利为言，皆属虚寒，何有热证。若因热而小便频数，则淋沥点滴，不能禁止，而又出之不快，或多痛涩，非遗失不禁之谓矣。倘以虚寒误认为热，而妄投泻火之剂，岂不殆哉。

巢氏云：入睡中尿出者，是其素禀阴气偏盛，阳气偏虚，膀胱与肾气俱冷，不能制子水，而夜卧阳气衰状，不能制子阴，阴气独盛，则

小便多，或不禁而遗尿也。

治之方

雄鸡肠 桂心

二味等分捣为丸，服如豆大一枚，日三服。

交 肠

交肠者，大小便易位而出，由冷热不调，阴阳不顺，而气乱于下也。妇人多有此证。

加减四物汤

四物五钱 益元散二钱五分

水酒各半煎，空心温服。

按：此证前人有以五苓散为法者，此又一法也。

一法 以旧乌纱帽烧灰服者。

诸 淋

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也。肾气通于阴，阴，津液下流之道也。膀胱与肾为表里，为津液之府，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淋。其状小便数起少出，少腹弦急，痛引于脐，有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之异。

透格散

消石 一两 不夹泥土，雪白者，生研为末，每服二钱。

劳淋，劳倦虚损，小便不出，小腹急痛，葵子米煎汤下，通后便须服补虚丸散。血淋，小便不出，时下血，疼痛满急。热淋，小便热赤色，脐下急痛，并用冷水调下。气淋，小腹满急，尿后常有余沥，木通煎汤下。石淋，茎内痛，尿不能出，内引小腹，膨胀急痛，尿下沙石，令人闷绝。将药末先入铫内，隔纸炒至焦为度，再研，用温水调下，并空心调药，使消如水，乃服之。沈存中《灵苑方》

淋症所感不一，或因房劳，或因忿怒，或因醇酒厚味。房劳者，阴虚火动也。忿怒者，气动生火也。醇酒厚味者，酿成湿热也。积热既久。热结下焦，所以淋沥作痛。初则热淋、血淋，久则煎熬水液，稠浊如膏、如沙、如石也。夫散热利小便，只能治热淋、血淋而已，其膏、石、沙淋，必须开郁行气，破血滋阴方可也。古方用郁金、琥珀，开郁也。青皮、木香，行气也。蒲黄、牛膝，破血也。黄柏、生地黄，滋阴也。东垣治小腹痛，用青皮、黄柏，夫青皮疏肝，黄柏滋肾，盖小腹乃肝肾部位也。

沙 石 淋

沙石淋者，膀胱结热，水液燥聚，有如沙石，随溺而出，其大者留碍水道，痛引小腹，令人闷绝也。

人参散方

人参 通草 青盐研 海金砂别研，各一钱 莎草根炒去毛，半两

上为散，合研匀，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

海金沙散

海金沙 滑石 石膏 木通 井泉石碎 甘草炙

上六味等分为散，煎灯心汤调下二钱，不拘时。

鳖甲散

鳖甲烧存性，捣罗为散，每服三钱，空心温酒调下。

茅根汤

茅根细切，一斤 葛花为末，一两 露蜂房为末，二两

上分三服，每服以水三盏，煎温服。

《三因》石燕丸 治石淋，因忧郁气注下焦，结所食咸气而成，令人小便郁痛不可忍，出沙石而后小便通。

石燕火烧通赤，水中淬三次，研极细水飞，焙干 石苇去毛 瞿麦穗 滑石各一两

上为细末，面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食前用瞿麦、灯心煎汤送下，日二三服。

《外台》疗石淋方

石首鱼头十四枚 当归等分

二味杵散，以水二升，煮一升，顿服立愈，或单服鱼头石亦佳。

白茅汤　治妇人产后诸淋，无论膏石冷热皆治之。

白茅根五钱　瞿麦　白茯苓各二钱半　滑石七分　人参各一钱二分半　蒲黄　桃胶　葵子各七分　甘草五分　紫贝二个，煅　石首鱼头中骨四个，煅

上锉，分二贴，入姜三片，灯心二十茎，空心水煎服。

劳　淋

劳淋者，劳伤肾气，内生虚热，热传膀胱，气不施化，以致小便淋涩作痛。此证劳倦即发，故谓之劳淋，其候小腹痛引茎中者是也。

菟丝子丸　治肾劳虚损，溲便不利，淋沥不已。

菟丝子酒浸，别研　人参　黄芪　芍药　滑石各一两　木通　车前各一两　黄芩三分　冬葵子一合，炒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温酒或盐汤下，日二。

白芍药丸　治劳淋，小腹痛，小便不利。

白芍药　熟地黄　当归　鹿茸各一两

上细末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阿胶汤下。

血　淋

血淋者，热在下焦，令人淋闭不通，热盛则搏于血脉，血得热而流溢，入于胞中，与溲便俱下，故为血淋也。

白茅根汤

白茅根　芍药　木通　车前子各三两　滑石碎　黄芩各一两半　乱发烧灰，半两　冬葵子微炒，半两

上八味捣筛，每服三钱，水煎温服，日三。

鸡苏散

鸡苏叶　竹叶各二两　滑石　木通各五两　小蓟根一两　生地黄六两

每服五钱，水煎温服不拘时，以利为度。

四汁饮

葡萄汁　生藕汁　生地汁　蜜五合

上俱取自然汁，与蜜和匀，每服七分一盏，银石器内慢火煎沸，温服不拘时。

瞿麦汤

治血淋、尿血。

烂滑石　赤芍　瞿麦穗　车前子生　赤茯苓　石韦去毛　桑白皮炒　阿胶炒　黄芩　生地黄洗焙　甘草炙　白茅根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人发灰一钱，沸汤调下。

琥珀散

琥珀为细末，每服二钱，灯芯一握，脑荷少许，煎汤调下。

茅根饮子张仲文方　治胞络中虚热，小便赤淋，此心气虚而热气乘之也。

茅根一升　茯苓三两　人参　干地黄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五六服，一日服尽验。

又方陶氏

竺根十枚，水五升，煮取二升，一服血止，神验。

《本事》火府丹　治心经蕴热，小便赤少，五淋塞痛。

生干地黄二两　黄芩一两　木通三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五十丸，灯心汤下。

新定

生地三钱　麦冬二钱　茅根五钱　竹叶二钱　滑石二钱　葵子一钱　川木通一钱　黄芩一钱

上作一服，水煎服。虚人用缓，加甘草五分；实人用急，加川芒硝一钱。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

牛膝四两，去芦，酒浸一宿　桃仁去皮，炒　归尾酒浸，各一两　生地　赤芍各一两五钱　川芎五钱

上锉片，用甜水十盅，炭火慢慢煎至二盅，入麝香少许，分作四次，空心服。

气 淋

气淋者，气闭不能化水，病从肺而及于膀胱也。其候小腹满，尿涩常有余沥。许仁则云：气淋者，气壅小便不通，遂成气淋。此病自须依前疗水气法，然亦有气热不能化水者，当以清肺金为主也。

瞿麦汤

瞿麦 桑白皮 甘草炙，各半两 木通 赤茯苓 陈皮去白，各一两 滑石碎，一两半 冬葵子炒，一合

上共八味捣筛，每服三钱，入葱白二寸同煎，温服。

桑白皮汤 治气淋结涩，溲便不利。

桑白皮一两 茅根二两半 木通 干百合各二两

上捣筛，每服三钱，水煎，温服无时。

石韦散

石韦去毛 赤芍各半两 白茅根 木通 瞿麦 川芒硝 葵子各一两 木香一两 滑石二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温服。

沉香散 治气淋，多因五内郁结，气不宣行，阴滞于阳而致壅闭，小腹胀满，便溺不通。

沉香 石韦去毛 滑石 王不留行 当归各半两 葵子 白芍各七钱半 橘皮 甘草各二钱半

上为散，每服二钱，煎大麦汤下。

膏 淋

膏淋者，小便肥浊，色若脂膏，故名膏淋，亦曰肉淋。

磁石丸

磁石火煅醋淬三七次 肉苁蓉酒浸，切焙 泽泻 滑石各一两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不拘时。如脐下妨闷，加沉香一钱，以行滞气。

秋石丸 此《直指》方也。治浊气干清，精散而成膏淋，黄白赤黯，有如肥膏蜜油之状。

白茯苓一两 桑螵蛸蜜炙 鹿角胶捣碎，炒黄 秋石各半两

上研末，糕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参煎汤下。

《三因》鹿角霜丸

鹿角霜 白茯苓 秋石各等分

上为细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

疝症统论

昔人论疝，有专主厥阴经者，有专主任脉者，有兼言五脏者。主厥阴者，谓肝之脉环阴器，抵少腹，是厥阴之分，乃受疝之处也。主任脉者，谓《内经》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故任之脉，为疝之源也。兼五脏者，谓《内经》心脉搏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又太阴脉滑为脾风疝，太阳脉滑为肾风疝，少阳脉滑为肝风疝之类是也。以愚观之，则疝病未有不本于肝者，盖任为阴脉之海，其脉同足厥阴并行腹里，而五脏之疝，其脉曰搏急，曰滑。夫搏急是肝脉，滑则为病风，气通于肝，故任脉诸脏，虽皆有疝，莫不连合肝经。所谓有形如瓜，有声如蛙，或上于腹，或下于囊者，方可谓之疝病。其不与肝相干者，则不得谓之疝矣。至论疝病之因，有主寒者，有主湿热者，有火从寒化者。要之，疝病不离寒湿热三者之邪，寒则急，热则纵，湿则肿，而尤必以寒气为之主。其有热者，寒邪郁热于内，非热能病疝，亦非热能变寒也，故曰热为寒郁则可，热从寒化则不可。又疝者痛也，不特睾丸肿痛为疝，即腹中攻击作痛，控引上下者，亦得名疝。所以昔贤有腹中之疝与睾丸之疝之说。戴人且谓妇人亦有疝。凡血涸不月，少腹有块等症皆是，要不离乎肝经为病，盖肝者藏血主筋而其气暴，且善

攻冲也。

诸疝名状，巢氏、戴人言之最详。巢氏辨列七疝，曰厥，曰癥，曰寒，曰气，曰盘，曰附，曰狼。其厥热心痛，吐食不下者，名曰厥疝。腹中气乍满，心下尽痛，气积如臂者，曰癥疝。寒饮食，即胁下腹中尽痛，曰寒疝。腹中乍满乍减而痛，曰气疝。腹中痛在脐旁，曰盘疝。腹中脐下有积聚，曰附疝。小腹与阴相引而痛，大便难，曰狼疝。此皆痛在心腹之疝也。戴人亦分七疝，曰寒，曰水，曰筋，曰血，曰气，曰狐，曰癫。寒疝，其状囊气冷，结硬如石，阴茎不举，连控睾丸而痛，得之坐卧湿地及砖石，或冬月涉水，或风冷处使内过劳，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状如水晶，或囊痒搔出黄水，或小腹按之作水声，得之饮水，或醉酒使内过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为卒疝，宜以逐水之剂下之。筋疝，其状阴茎肿痛，或溃或脓，或里急筋缩，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挺纵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而下，得之房室劳伤及邪术所使，宜以降心火之药下之。血疝，其状如黄瓜，在小腹两旁，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得之春夏重感大燠，劳于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脬囊，留而不去，结成痈肿，脓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气疝，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号哭忿怒，则郁久而胀，号哭怒罢，则气散者是也，宜以散气之剂下之。狐疝，其状如瓦，卧则人小腹，行立则出腹入囊中，狐昼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此疝出人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亦与气疝大同小异也。宜以逐气流经之药下之。癫疝，其状阴囊肿缩，如升如斗，不痒不痛，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故江淮之间，湫溏之处，多感此疾，宜以去湿之药下之，此皆痛在睾丸之疝也。

温　剂　之　剂

温法有二，外入之寒，温必兼散。内生之寒，温必以补。子和论疝多从劳内得之，然并不立补法。愚谓寒从外入者，其病多实。寒从内生者，其病多虚。设不能辨而概与散法，难免虚虚之咎矣。余采当归、萸肉等方，以补子和之未备，且遵仲景之旧法也。

《和剂》葫芦巴丸　治疝气偏坠，痛不可忍，甚则呕吐闷乱。

葫芦巴炒，一斤　川楝子去核，炒，一斤二两　川乌炮去皮　巴戟去心，炒，各六两　茴香盐水炒，十二两　吴茱萸洗，炒，十两

上为末，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温酒下，食前。一方有黑牵牛。

乌头桂枝汤仲景　治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

乌头

上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得一升，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分，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桂枝汤和营卫，散寒邪，止痛。乌头直入厥阴，逐寒气，用蜜煎者，缓其毒也。一方只用乌头，水煮去滓，内蜜煎，令水气尽服之，名乌头煎。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精者

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十片；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

《金匮》治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衍义》云，服之无不应验。有一妇人产当寒月，寒气入产门，脐以下胀满，手不欲犯，此寒疝也。师将与抵当汤，谓有瘀血，非其治也，与仲景羊肉汤，二服而愈。

海藏附子建中汤

桂　白芍　甘草　饴糖　附子制　白蜜　生姜

此温养营血之剂，亦有虚在气分者。丹溪云：疝有挟虚而发者，其脉不甚沉紧，而豁大无力者是也。然其痛亦轻，唯觉重坠牵引耳。当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如桃仁、川楝、茱萸、木香、橘核之类是也。

逐水之剂

醉后饮水过多，脾气不化，则流入下焦，或房劳汗出入水，肾气不治，则渗入脬囊，此水疝之源也。子和以导水、禹功，治蔡参军疝痛，泻水二十余行，肿痛立消，盖必决去其水而疝乃愈。若杂进姜、附，水湿为燥热所壅，则三焦闭塞，水道不行，而肿痛益甚矣。

禹功散

黑丑头末，四两　茴香炒，一两

上为末，以生姜自然汁，调一二钱，临卧服。

宣胞丸　治外肾肿痛。

黑牵牛半生半熟，取头末，一两　川木通炒，一两　青木香一两，用盐盏七枚同炒香

上为细末，酒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

除湿之剂

水湿同气也。然水汪洋而湿淹濡，故水可逐而湿宜渗，水成形而湿化气，故水无阳而湿有热。子和水疝、癀疝所由分也。学者辨诸。

《元戎》加味五苓散

术　茯苓　猪苓　泽泻　肉桂　川楝子

上为末。

降心火之剂

治疝降心火之说，子和语焉而未详。戴氏有心火下降，则肾水不患不温之语，然与子和之治不同。子和所谓降心者，治在筋疝，茎肿痛，溃脓血。戴氏所谓降心者，治在木肾顽痹，结硬如石。大抵子和主清降，使心火下泄，如加味通心散之类。戴氏主咸降，使心火下济，如海藻溃坚丸之类，然而治法悬殊矣。

加味通心散　治膀胱实热，小肠气痛。

瞿麦穗　水通去皮节　栀子仁　黄芩连翘　甘草　枳壳去瓤，　川楝去核，各等分

上锉散，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灯心二十茎，车前草五茎，同煎，空心温服。

海藻溃坚丸　治木肾如斗，结硬如石。

海藻　昆布　川楝实　吴茱萸汤泡，各一两　木香　青皮　小茴香　荔枝核炒　延胡索炒　肉桂各五钱　海带　橘核炒　桃仁麸炒，去皮炒，各一两　木通七钱

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温酒盐汤下。

和血之剂

子和所谓血疝，即今人所谓囊痈也。睾丸肿痛，溃出脓血，以病在血分，故名血疝。血行则疝亦愈，故当和血。

桃仁当归汤　治疝因瘀血作痛。

桃仁去皮，二钱　当归梢酒洗　延胡索各一钱半　川芎　生地黄　赤芍药　吴茱萸　青皮醋炒，各一钱　牡丹皮八分

水二盅，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散气之剂

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是痛之休作，由气之聚散也。故曰治疝必先治气。

青木香丸

黑牵牛二十两，炒香，取末十二两　补骨脂炒　荜澄茄各四两　木香二两　槟榔用酸粟米饭裹湿纸包，火中煨令纸焦，去饭，四两

上为细末，清水滴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

寒热兼行之剂

疝气有寒束于外，郁热在内，攻刺急痛者，法必寒热兼行，如仓卒散之类。丹溪云：用之无有不效。盖川乌头，治外束之寒；山栀仁，治内郁之热也。

仓卒散

山栀仁四十九个，烧半过　附子一枚，炮

上锉散，每服二钱，水一盏，酒半盏，煎七分，入盐一捻，温服即愈。

丹溪方

山栀仁　川乌　吴茱萸　橘核　桃仁各

等分

上研，水煎服。

逐气流经之剂

许学士云：疝病多因虚而得之，不可以虚而骤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故必涤去所畜之邪，然后补之，是以治疝诸药，多借巴豆气者，盖为此也。

天台乌药散东垣，下同

天台乌药　木香　茴香炒　青皮去白　良姜炒，各五分　槟榔煨，二枚　川楝十个　巴豆十四枚

上八味，先以巴豆打碎，同楝实用麸炒，候黑色，去巴豆、麸俱不用，外为细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

川楝子散

川楝子锉散，用巴豆十四粒打破，一处炒黄色，去巴豆　木香　茴香盐一起炒黄，去盐，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食前，温酒调下。

诊候生死要法

五脏者，中之守也。中脏盛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脉要精微论》

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藏，曰难已。

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

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肺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平人气象论》

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名曰逆四时。

五实死，五虚死。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为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玉机真藏论》

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

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脱肉身不去者死，真脏脉见者死。

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症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也。《三部九候论》

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手足温则生，寒则死。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肠澼便血，身热则死，寒则生。脉澼下白沫，脉沉则生，浮则死。肠澼下脓血，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者，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

癫疾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癫疾之脉，虚则可治，实则死。

消瘅虚实，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脉实大，病久可治。《通评虚实论》

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

一上一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

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方盛衰论》

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本病论》

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寿夭刚柔篇》

热病七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死，脉代者一日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喘甚者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躁，躁不数散，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盛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止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龂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热病篇》

热病脉静，汗出已，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后血衄，血衄笃重，是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绝，此至之脉也。一呼一至曰离经，再呼一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绝命，此损之脉也。损之为病，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按脉来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为适得病。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脉洪大者，苦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沉细夜加，浮大昼加，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难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为死脉也。沉细夜死，浮大昼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损，人虽能行，犹当著床，所以然者，血气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无魂，无魂者当死也，人

虽能行，名曰行尸。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

扁鹊云：筋绝不治，九日死。手足爪甲青黑，呼骂口不息也。

《金匮翼》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医学大成　二　伤寒　金匮分册
作者=
页数=1015
SS号=11155361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伤寒九十论&（宋）许叔微　著述
阴证略例&（元）王好古　编撰
伤寒明理论&（宋）成无己　撰述　（明）吴学勉　校阅
伤寒兼证析义&（清）张倬　著述
伤寒贯珠集&（清）尤在泾　注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清）沈目南　编注
张卿子伤寒论&（清）张卿子　参订
伤寒补例&（清）周学海　撰著
伤寒来苏集　附：论翼、附翼&（清）柯琴　编撰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宋）赵以德　衍义　（清）周扬俊　注
沈注金匮要略&（清）沈目南　编注
金匮要略心典&（清）尤在泾　集注
金匮翼&（清）尤在泾　编集
附录页

知盈医学资源网 WWW.KNOWWING.COM

金沙医院 专业妇科疑难杂症治疗

廖艺 专家 咨询>>

杨碧玉 专家 咨询>>

点击咨询更多>> 医保定点医院/二级乙等医院 028 66250088 200032222

焦点图片

站内统计 | 站内公告

- 共有资源数量 541
- 今日更新资源： 0 个
- 资源总的容量： 7.512 G
- 共有书籍数量： 441 个
- 今日更新书籍： 0 个
- 共有文献数量： 100 个
- 共有视频数量： 0 个
- 当前在线人数： 0

下载更新 more

- [药膳食疗]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2012-05-22
- [美容养颜]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012-05-22
- [饮食健康]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2012-05-22
- [饮食健康]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2012-05-22
- [男性养生]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病 2012-05-22
- [男性养生]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自诊手册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当代男性病妙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2012-05-22
- [男性养生]妻子关爱丈夫健康枕边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健康管理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走进男性健康生活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健康202个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中国男人书——我们的身体秘密和健康选择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二十四小时健康保养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家用男性保健养生药酒666例 2012-05-22
- [男性养生]青年男性常见病自我按摩与养生 2012-05-22

推荐下载

- 骨桥蛋白通过MAPK信号通路上调MM
- 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HA蛋白
- IL-6、TNF-α在术后肠梗阻动物模
- 肠道病毒71型的层析纯化
- 耻垢分枝杆菌MSMEG_6402基因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1096的表达及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3717基因的克隆、
- 首次利用人iPSC产生HCV能够感染的
- 鉴定出产生培育造血干细胞微环境
- 揭示LSD1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起关
- 猪髂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模型的建
- 开发一种指导干细胞增加骨生成和
- 人源白细胞介素(h-IL2)基因克隆及
- 防腐固定心脏材料制作心血管铸型
- 兔抗Myosin X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 内质网应激与胰岛β细胞功能
- 负载人热休克蛋白抗原肽的树突状
- 人DC-STAM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 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对大肠癌细
- 血红素加氧酶-1高表达对大鼠同种

中医书籍 more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7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5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4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3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2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1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6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4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9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10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8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5册

养生书籍 more

-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 细说男性病
-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 男性自诊手册
- 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 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 当代男性病妙方
- 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本月下载排行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
5.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6.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7. 叶桔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9.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10.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1.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一日养生24法

中药功效 more

- 大黄蛰虫丸在络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丹红注射液治疗维吾尔族青年人急性脑梗死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COPD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70例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46例疗效观察
- 通督手法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中药药理 more

- 大蒜油拮抗酒精性肝损伤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 芦笋多糖、芦笋皂苷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 蒿红方止咳抗炎的药效研究和机理的初步探讨
- 黄芪丹参药对及其有效组分对肾纤维化JAK/STAT...
-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 生黄合剂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损伤...

本周下载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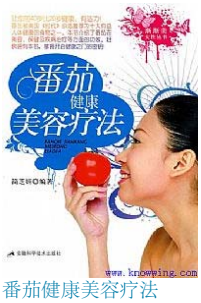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5.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6.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中药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95例疗效分析...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hs-CRP的...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循环动力学影响...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患者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对血浆TXB_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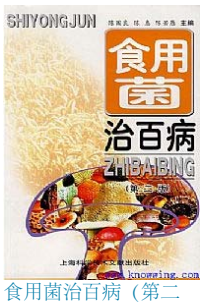
› 中药何首乌饮对衰老大鼠睾丸组织NO和iNOS含量...
› 中药吴茱萸活性成分吴茱萸次碱与牛血清蛋白作...
› 桂枝加葛根汤对组胺致大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
› 宁夏四种道地药材及其复方醇提物体外抑菌实验...
› 菩人丹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
› 大黄水提物对雄性小鼠睾丸影响的实验研究

7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9 一日养生24法
10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11 张镜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邹云翔——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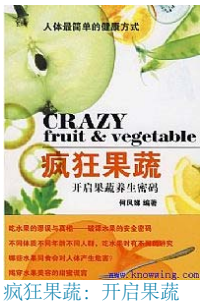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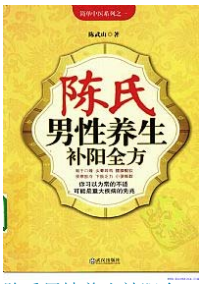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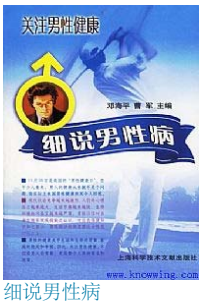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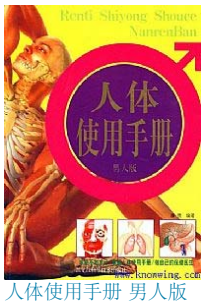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



细说男性病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首页连接(首页连接日IP>15000,次页连接无流量限制,欢迎合作连接!)

华夏中医网 华夏中医论坛 华夏医学视频网 华夏中药店 绵阳药品批发网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按字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按声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数字	符号	

Copyright © 2008-2012 KnowW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页面执行时间：250.00000 毫秒

Powered by：Www.Knowwing.Com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